叢書集成續編

三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三一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經國方略

中興備覽三卷　宋　張浚著　涉聞　一
世緯二卷附四庫提要、墓誌銘　明　袁袠撰　知不足　七

地方行政

州縣提綱四卷附學津本四庫提要、目錄　宋　陳襄撰　函海　一九
晝簾緒論一卷　宋　胡太初撰　百川　三二
陽明先生保甲法一卷　明　陳龍正錄　學海　四〇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四卷　清　尹會一著　清　張受長輯　畿輔　四二
公門不費錢功德錄一卷　清　撰人不詳　天壤　五一

地方自治

陽明先生鄉約法一卷　明　陳龍正錄　學海　五五

軍事學

六韜六卷附逸文、考略、四庫提要、辨證　周　呂望撰　武經　五七
司馬法三卷附二酉堂本、校記、志略、四庫提要、辨證　周　司馬穰苴撰　武經　七六
孫子三卷　周　孫武著　魏　武帝註　平津　八七
孫子十家註十三卷　清　孫星衍　吳人驥　校
孫子敘錄一卷　清　畢以珣撰　岱南　一七三
孫子遺說一卷　清　鄭友賢撰　岱南　一七八
吳子二卷　周　吳起著　武經　一八二
尉繚子五卷　周　尉繚撰　武經　一八五
素書一卷　漢　黃石公著　宋　張商英注　漢魏　一九二
黃石公三略三卷　撰人未詳　武經　一九九
握奇經解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　公孫弘解　夷門　二〇二
新書一卷　漢　諸葛亮著　學海　二〇六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卷附用陳雜錄　清　汪宗沂學　漸西　二一〇
衛公兵法輯本三卷附考證　唐　李靖撰　清　汪宗沂輯　漸西　二一四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三卷　撰人不詳　武經　二三四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附四庫提要　唐　李筌撰　守山　二四二
虎鈐經二十卷　宋　許洞撰　粵雅　二八〇
何博士備論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何去非撰　指海　三三四

九賢祕典一卷　撰人不詳　琳琅　三四八
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附四庫提要　明　戚繼光撰　墨海　三五六
救命書二卷　明　呂坤著　借月　四三〇
草廬經略十二卷　明　撰人不詳　粤雅　四三八
乾坤大略十卷附補遺　清　王餘佑著　畿輔　四九三

軍制

歷代兵制八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傅良撰　守山　五二六
旗軍志一卷　清　金德純著　學海　五四一

軍政

補漢兵志一卷并註　宋　錢文子撰　知不足　五四三
莅戎要略一卷　明　戚繼光著　學海　五五八
補晉兵志一卷　清　錢儀吉撰　史學　五六二

戰術

守城錄四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規　湯璹撰　墨海　五六四
八陣圖合變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龍正撰　學津　五七五
紀效新書十九卷附四庫提要　明　戚繼光撰　學津　五八〇
陣紀四卷附四庫提要　明　何良臣著　惜陰　六六二
愼守要錄九卷　明　韓霖著　海山　六八一
車營百八叩一卷　明　孫承宗著　畿輔　七一八
歷代車戰敘略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張泰交編　學海　七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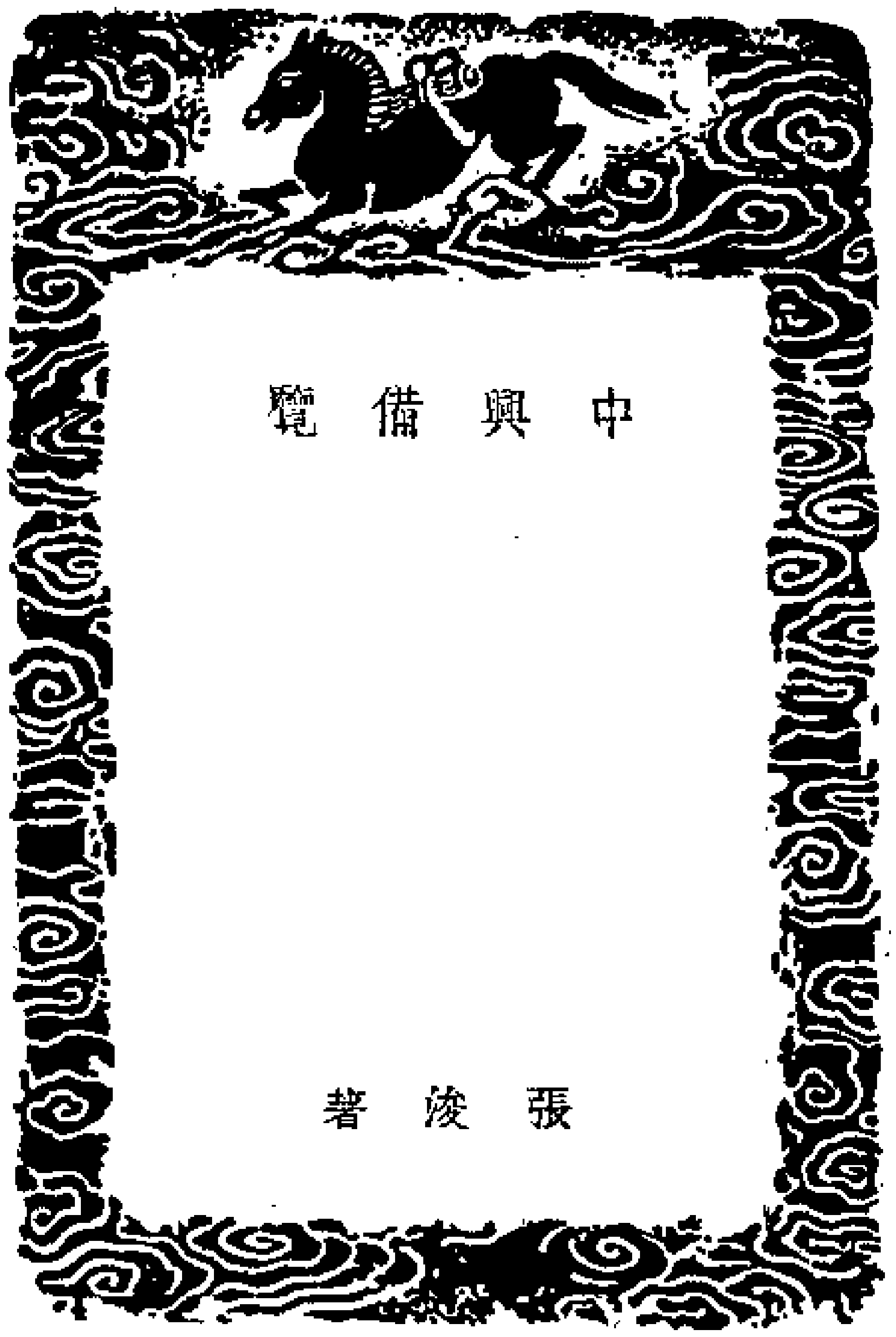
馬政

歷代馬政志一卷　清　蔡方炳述　學海　七二六

賑濟

救荒活民書三卷附拾遺、四庫提要　宋　董煟撰　墨海　七三一
救荒全書一卷附荒政叢書提要　宋　董煟撰　守山　七五六
拯荒事略一卷附四庫提要　元　歐陽玄著　學海　七六一
救荒事宜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張陛著　學海　七六三
荒箸略一卷　明　劉世教撰　守山　七六七

2D60/03



中興備覽

張浚著

目錄

第一

議征伐
議用兵
議姑息
議間諜
議指揮諸軍
議固結人心
議駕馭將帥
議親近之人
議君子小人
議名器
議分別邪正
議彈壓

議任人
議撫恤侍衛之人
議堂吏
議軍器
議民兵
議諸州兵官
議宣致人才
議刑罰

第二

議大勢
議將帥之情
議假竊威權
議道理
議諜間
議進取
議太廟
議朋友
議大軍屯駐
議出使

第三

議均節
議練兵
議任事
議祿廩之制
議行師
議親民之官
議堅忍立事
議皇極之道
議忠臣良臣
議進退人才
議聽言之難

中興備覽第一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臣張浚上進。臣恭被聖訓。令臣以所見聞。盈册來上。用備乙夜覽觀。顧惟遭逢之盛。無媿古人。謹齋戒沐浴。條列大綱百事以進。目之曰。中興備覽第一。臣之職此。又將有所獻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願陛下尚戒之。謹臣頓首謹序。

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顏拂意。惟善是賞。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遜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況兩宮遠狩。四方困窮。所責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也。斥去邪佞。登崇俊良。以顧天下。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爲中制。則雖敗而能勝。弱而能強。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失機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竊爲富平之舉。不能擇將循任之。紛紛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爲戒也。

議結恩

世之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結恩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爲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傒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敵熾。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願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爲。以惠天下。臣請以死效力焉。

議間諜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間諜之發。本以爲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別情僞。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即發兵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以應之。是惑於聞聽。而常制命於敵矣。臣願異時邊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誤鮮矣。

議措置軍

號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異論於內。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爲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搖。君人者偏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微而忽之。幸也。

議御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爲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制於外焉。若必曰某爲君子。某爲小人。一一別之。又未知其眞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眞爲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大小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貨幸予私。狥情納賄。此可爲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至於忘身。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爲消骨矣。至於詢之芻蕘。以罔利害。茲固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雖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納用總攬英豪.事失之過.

方今逆豫.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爲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邪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爲侍從尚傳而有所施爲.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贊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爲.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僞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爲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者.則亦哀矜拔狀.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駁

自昔爲諫諍之臣.通曉古今.深明治道者.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爲念.皆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姦術得以施.將爲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小下.政事差失.姑擬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倘可以爲朝廷之用.不爲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爲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固有深知其所爲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病發.爲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衛之人

臣嘗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偏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于此.無故而陵侮毀辱其類.則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婚嫁.時其衣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

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爲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爲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以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爲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督責戒約.使不爲過可矣.彼其謂個有素.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汰之證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嘗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足備.不爲之計.而不知臨發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闕乏.非旬月可辦也.

議民兵

臣竊謂往歲巡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祇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爲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爲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藩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宣政人才

臣嘗謂宣政之間.內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于天下者.或專事趣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怨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內.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起.曷若祿之於外.以發其身乎.惟陛下留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擢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爲帥者.皆謂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刑不當罪.下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今之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之不可輕失.豈特爲將者然哉.爲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中興備覽第二

議大勢

當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衰敗。豫何能爲。而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過虜莫能敵。爲朝廷之所甚憂。不思金人。譬之虎也。擒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霸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西備之憂。而曰坐待其弊。其說蓋已疏矣。況豫之乘暇因間。以繕治軍旅。而又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常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舉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有不勞而定矣。

議假稱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偏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

不亦甚哉乎。臣嘗謂爲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而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爲之辟易。而其威倍焉。曷若違而去之之爲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罔有知其操術之不正。庇爲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爲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輕碣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鼎亂。其故何故。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係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污。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爲將帥者。忠義之質。出於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遊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爲千載之盛事乎。

議讒間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置疑。然後乘間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間楚之君臣。范增卒以不用而死。讒間之爲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每聞論者。謂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禦。一旦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爲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豫爲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爲我敵乎。況其釁隙既開。怨讎交起。衰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爲吾之計者。是終無適而可矣。且將束手而待斃乎。

議太原

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圍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築長圍而去。留數千鐵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竭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殘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耶。夫猛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尙大而生尙存也。向使朝廷屯重兵于澤潞。大饗士卒。厚給廩糧。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審處自取顛覆。且國家創業之初。江淮兩蜀。半皆未下。秦晉之地。尙多賊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胸中有所定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讒譏之議。惑聽疑心。一有警急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爲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薄之。則父子君臣之間。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賣友欺友。而得寵於

君上者、風俗何爲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竊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滎陽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不能踰越也、故太原未平、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旁出他道爲疑、曾不識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已疏繆乎、

議出使

近者曰親、遠者曰疏、人之情也、況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戰、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爲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闕、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捭闔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中興備覽第三

議均節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賢聖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劬、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金耳、我乃捐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撥去大難、勳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賞、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劍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怨、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間投奸者、賜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爲然也、錫賚之間、亦所當然、

議練兵

士有好爲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爲此說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歇眞初敘之兵、僞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驅之以黏罕、輔之以僞太子、臣知其易爲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隣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圖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遺禍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迂闊之儒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著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爲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爲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祿廩之制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爲然、今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獎厲才智、何以風勵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人情而爲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宦不爲利祿計者、鮮矣、儒夷齊之操、人人爲之、則天下之士、盡爲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是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資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侵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益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農、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廉、則其從之也輕、哉有天下國家之計、人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竊觀易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己、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開、四海歸仁、上天眷佑、故用師爲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恣欲、寖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謙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成王之治、豈難致哉、

議親民之官

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故聖人體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爲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爲者、彼文辭巧麗、親爲推薦、期歲之間、可致倖要、豈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眞賢矣、況夫推薦者之未必盡公耶、後世坐廟堂、褒擬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民庶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瞢然不曉者、無復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竊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幾無成事、聞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

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束韝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爲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然自爲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爲鑑。而況不爲樂毅孟明者也。

論忠臣良臣

臣竊聞眞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爲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類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爭。豈不類於爲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觀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爲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讒僞。則爲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論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爲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至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爲善。況於不忍爲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遺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閒。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亂。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議進退人才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考之輿論。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爲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謂既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吾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進退人才。爲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閒。而況於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稍合意。雖無長才奇略。遽以柄用。或因一語少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寖以疏遠。方寸閒任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故小人之投隙乘閒者。得以行其姦也。天下人才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馴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爲得計。而失計蓋莫大於此矣。初以爲我之威福。得以大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豈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諺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

道而誅無道。遠近速小大。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爲之而已矣。往歲江淛會旱。獨二淛豐稔。故可以給軍須。贍百姓。向使淛亦被災。則大事已去。奈何議者之不思及此也。機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年。毀虛僭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避譏謗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觀覽也。

先大父忠獻。紹興初。嘗進中興備覽三帙。凡修德立政之本。聽言用人之道。選將用兵之策。與夫古今成敗之鑒。概見於此。高廟乙覽之餘。玉音嘉歎。雖已錄本宛陵郡齋。以廣其傳。亦恐有志於國者所欲見也。

定甲戌七月既望。嗣孫忠恕敬題。

世緯

袁袠撰

四庫全書提要

世緯一卷、明袁袠撰、袠字永之、號胥臺、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遴儁、曰備儲、曰降變、曰謗誅、曰廣薦、曰崇儒、曰貴士、曰裁閹、曰汰冗、曰拒僞、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懲墨、曰剷浮、曰革奢、曰正典、曰實塞、曰均賦、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激、而發時感事、發憤著書、亦賈誼痛哭之流亞也、當時狃於晏安、文恬武嬉、朝廷方以無事爲福、故袠自序有鑿枘異用、竽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之語、而拒僞一篇、譏講學者尤深嫉之、然袠之言曰、今之僞者、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註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黨同而伐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弊、有激言之、觀於明季、袠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得罪其書已指爲排抑道學乎、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慷慨奮迅之氣、跡先生生平、誠有不媿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言、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深有慨乎言之、然是書流傳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世、而吳中藏書家、猶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裔孫又愷、貽書京都領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寶、雖然此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今世緯廿篇、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襲聖賢之格言、尊陸以毀朱、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益信先生眞有體有用之儒、非竊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期不朽、蘇松減賦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乾隆壬子閏月既望嘉定錢大昕序

我胥臺先從父生明盛之時。邃天人之學。弱冠登朝。慨然以董賈自負。惜位不勝才。弗克大展。未幾而有苕霅之謫矣。嘉靖帝簡督學廣西。鼓琴之暇。爰協發編。題曰世緯。經綸之蘊。亦略可見。丁未歲公既辭世。幸茂陵猶存此槀也。躬自校閱。謄寫成帙。嗟。賢不必發。文未喪天。有同公志者。能無感也。

丁未年九月望。姪夢鯉百拜謹識於滴碧軒。

廷檮先世當明季。文章名節。照耀一時。故流傳藝文極盛。其版本刊布者。家藏略備。即先人手蓋墨蹟。近年搜羅。亦不下數十種。惟胥臺公所著世緯一書。文待詔謂鑿鑿乎經世之論。惜未梓行。幷失舊本。將以無從購求爲恨事。迺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中。載有此書。仰惟聖朝稽古右文。開獻書之路。雖卮言蕘論。咸登祕閣。實千古罕有之遇。潛德幽光。胥不終泯沒矣。於是致書館局。錄副寄吳。楚弓重得。如獲環寶。展卷敬讀待詔之言。洵非溢美。不敢祕爲私有。謀之鮑丈。以文刻入叢書。以廣其傳焉。謹錄四庫全書內提要冠首。幷以文待詔所撰墓志銘附後。俾讀是書者。可以考見公之節概云。

乾隆五十有七年壬子秋七月朔。十世從孫吳縣袁廷檮拜跋。

世緯序

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悲夫。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曷嘗不欲匡依明聖。興立事業者哉。而卒託之空言。命也。是以君子進則勒洪伐於鍾彝。退則修道文於方册。身雖不得躬行其道。文之所垂。亦足以自見。而爲法於將來。周秦而下。善言治理者。莫如賈誼。其次則王通、陸贄。又其次則蘇軾。王通太平十二策。亡逸莫考。我欲觀唐宋之事。舍陸蘇何適矣。夫欲考往而知來者。惡可無空言哉。是世緯之所由作也。客曰。古之立辭者。不得志則爲之。故屈平放而賦騷。虞卿窮而著書。今聖人在位。材傑進趨。言行計從。世緯之作。何也。袁子曰。否。非是之謂也。夫高居而遂聽者。天子之職也。設官而器緣者。大臣之業也。程功而累勞者。百司之分也。博稽而廣議者。衆士之虛也。古者庶人工商。有謗有誅。而況於士乎。袁也、嘗從大夫之後矣。官守有恆。言責無與。未嘗得排閭闔之門。趨文石之陛。一攄其愚。徒以強壯之年。嬰狗馬之疾。一旦恐溘先朝露。非託筆劄。何以自見。世緯凡二十篇。語多刺譏。且闇於事情。亦知其柄鑿異用。竽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有志於經世者。亦矜其狂愚。采其可用者云爾。

世緯目錄

卷上

官宗
簡輔
誘諫
崇儒
裁閹
遏僞
降交
廣薦
貴士

卷下

汰異
抑躁
惜爵
節浮
正典
均賦
距僞
久任
懲墨
革奢
實塞

世緯卷上

明　廣西提學僉事袁　袠撰

宗室

夫宗室日蕃。而祿不給。何也。封建之法壞。而仕宦之途絕也。昔在周室。並建諸侯。同姓封者什七。異姓封者什三。各治其國。以蕃王室。入爲公孤。出爲牧伯。親疎相制。外內聯絡。卒賴其力。享祚長久。秦壞周法。疎忌骨肉。鬬翦枝葉。二世陵遲。蕩然亡衞。漢興鑒秦發徵。損益周制。雖有七國之變。而犇攘之際。猶賴宗室來蹙。南頓中山之後。奮起徒步。光復大業。此則親親之明驗也。唐宋封建之法廢。而仕宦之途。猶足以敘其末流。侯王將相。布列中外。是以本根不蹶。而枝葉扶疎。卒受其蔭。我明肇創。高皇帝鑒周漢之所以得。懲秦之所以失。宗子分王。裂地而封。犬牙磐石。崇其位號。安享祿給。不任以事。內銷七國之變。而外資維城之固。謨朝京師。宴賞有度。十王有令。宗人有府。詩書禮樂。炳焉可述。仕進之途。禁防未設。逮及文皇帝。稍稍攝以文法。朝覲之典不行。仕宦之途以塞。生者日衆。而歲祿有限。分析微弱。下同甿隸。賢愚壅閼。莫能自效。分地則不足。益祿則無論。干法麗辟者。紛紛是也。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高皇之法。此特未之深考耳。古之哲王。莫不以親親爲先務。故詩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曹魏稱命。忽棄遠謀。忌嫉疎戚。

親賢弗用。大權下授。阼移司馬。詩曰。本實先撥。此之謂也。譬之懸黎結綠之珍。連城夜光之寶。委之他人。固弗若遺之子姓之愈也。是故固本者。莫若親親。親親者。莫若崇賢。崇賢之術。在昔之保傅。而升其俊秀者於鄉舉。三歲而簡之。升之於國學。而試之於鄉。試之於大宗伯。登之於天子。隨材以官之。詔德以祿之。賢者進。不肖者絀。而考課之法。黜陟之典。與疏遠者等。則忠勤之心生。而奸逆之節泯。且仕者有祿。則廣祿足。不仕者有數。則刑法省。施親親之名。而享賢賢之利。則何弗爲也。

選傅

考之皇明祖訓。凡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其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此高皇帝意也。夫宗室之才者。得仕於朝矣。而儀賓長史等官。乃不得爲京朝官。此豈祖宗法哉。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官。蓋止爲漢府設也。弘治初。布政雍泰。連姻秦府。得爲宣府都御史。國初楊士奇、以審理副入爲翰林編修。周忱、以長史累官尚書。弘治間、山霖、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此其證也。夫姻宗室者。不得爲京朝官。故衣冠之族。與宗室婚者鮮矣。官王府者。不得爲京朝官。故傅相率不肖矣。此非細故也。今之傅王者。率老死王國。終其身弗齒於有司銓衡者。必闕其則授之。耄昏則罷之。而其人亦且絕望於通顯。苟利其祿耳矣。是棄之也。欲宗室之循法軌。遵理道。而乃以闒茸耄昏者傅之。甚亡謂也。漢法。官王府者。必愼簡其人。如董仲舒之於江都。賈誼之於長沙。田叔之於梁。申公之於楚。王吉之於昌邑。諫諍論議。斐然可述。雖有邪心逆節。而猶存畏憚之意。今諸侯王皆血氣壯強。而不爲置賢師傅。此致之亂也。是故高煦反於漢。寘鐇反於安化。宸濠反於南昌。此非傅相官京朝之思也。置傅相不得其人也。欲宗室之賢。莫若遴選傅相。而訓之以禮義。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爲之。傅通古今明當世之務者則爲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略如漢法。以不失祖宗之意。是官傅相者。有仲舒賈生之稱。而宗室幾河間東平之賢。維城永固。而尾大之患自銷也。

簡輔

夫內閣者。即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理陰陽。和萬物。撫四夷者也。而徒取充位之人。甚亡謂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置丞相。專任李斯。漢以下諸相。多非其人。唯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臨時立業。固未有熙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之敗。鑒蒙古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設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勤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纘統。妙簡英哲。於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爵予稍輕。然當時兼保傅者。三楊蹇夏黃福錢山之外。無聞焉。景順之後。保傅諸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參機務。如黃子澄則以太常少卿入。薛瑄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助教入。

胡儼則以知縣入。楊士奇則以審理副入。周是脩則以紀善入。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夫及第者。徵一日之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掇拾。務諂時好。稍觸忌諱。即抑寘下甲。間有以直言及第。如羅倫舒芬之徒。復流落不偶。齎鬱以死。而庶吉士之選。尤多徇私。不協輿望。其選也。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其留也。亦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凡材識修潔之士。悉擯弗用。啓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莫此爲甚。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蕩無遺矣。方其未得志也。則攀權貴之門。是趨排擠同列。不顧廉恥。其既得志也。則養驕安祿。積日累月。坐致高顯。得位已極。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六曹之務。進退可否。必咨而後行。蓋有天子不知。而內閣先聞者矣。上壅下蔽。作威作福。可不畏哉。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後可以爲理。噫。是因噎以廢食。遭溺而棄舟也。權之所寄。不在此。則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如其材也。則拔之翰林。不必其及第庶吉士也。如其材也。則登之內閣。不必其翰林也。凡及第者。必直言是取。務采輿望焉。庶吉士之選。必端良者是留。務采輿望焉。破拘攣之牖格。塞請託之私穴。官內閣者。必極天下之選。而公孤之任。弗以輕授。兼收並用。以復祖宗之故事。庶乎其得人也。

降交

秦制。尊君卑臣。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視其君如天神。然漢興稍變秦制。百官得召見論事。面折廷爭。止輦以受言。臨軒以策士。前席之問。攬御之嘆。雖疏遠小臣。得與天子相唯諾。蓋猶有先王之風焉。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慶歷。莫不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遊讌之請。諫官有入閤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藹如也。明興。金臺數子。賛襄獻替。分雖君臣。而情猶父子。乃後復簡楊士奇等七人。以備顧問。下至牧守。咸賜召見。不獨察其器能。且得問民疾苦。周知情僞。觀其君臣同遊之歌。亦雍時卷阿宜篇之盛也。文皇仁宣。待下有禮。三楊蹇夏。日侍帷幄。射燕西苑。飲酒極歡。賞花賦詩。雍容可想。天順間。李賢王翱。親信倚任。事關機務。面決可否。孝廟勵精。寤寐英哲。尊禮元老。數開文華。講求政理。平臺煖閣。不時燕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等。呼以先生。非名也。六曹之長。皆民舉也。華容劉公。些日三接。訏謨密議。左右莫聞。君臣一心。虞廷之都俞。何以過此。今天子神聖。削資格而弗拘。拔奇材於不次。一言當意。立躋華要。士有起家六七年而秉鈞軸。斯亦曠消非常之遭也。亦嘗數御便殿。延見二三大臣矣。亦嘗敍容禮。觀宴賓廚數矣。然延見有時。不數諮而遽退。天威咫尺。分嚴堂陛。六曹之長。臺諫之司。文學侍從之官。咸不得與。敬大之禮已遜。而下交之情未通。流俗之見未能深識。不曰天子過勞。則曰大臣設議己者。噫。爲斯言者。非愚即諂也。人之恒情。逸則思欲。欲則驕縱之心生。勞則思艱。艱則兢業之懷切。安危理亂。鮮不由斯。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程頤有言。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甚矣。古人之愛其君也。今不思逸欲之喪邦。而徒慮延勤之勞其君。是非眞能好君者也。夫大臣者。天子所與燮調者也。臺諫者。獻替者也。文學侍從之官。論思啓沃者也。皆天子所親信者也。大臣論道於前。則臺諫拾遺於後。而文學侍從之臣。得以引經而對。據禮而議。面相詰難。不出一室。雖有邪說。弗行也。且以大臣而援人之議己。將焉用彼相哉。故曰爲斯言者。非愚即諂也。誠使國有大事。天子召大臣者面計之。而大臣亦得以其事請見。文學之臣。輪對以備顧問。而臺諫者許入閣以議。從容賜坐。務盡所言。謀無遺慮。動無過舉。政體之得失。以盡而羣臣之心術見矣。其經筵日講。必妙選端良忠讜。明於經術者爲之。講章之進。要在剖析經旨。切劘政理。剖浮泛之剿說。黜諂諛之故習。有疑焉。必辨問折衷。歸諸至當而後已。而外之方岳守令。於其來朝也。時召數人焉。賜之清問。以觀其材識。凡閭閻之情僞利病。悉周知之。上自親信以逮疏賤。若元氣之周流於一身。流通聯屬。無復間隔。壅蔽之患銷。而太和之休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之謂也。

誘諫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傳曰。興王賞諫臣。夫言路之通塞。國家之安危繫焉。言者賞。不言者罰。則言路何患乎弗通。古之哲王。臨殿有誦。工瞽有規。立進善之旌。設誹謗之木。患危言之弗我聞。弗忠言者之過訐也。古之忠臣。批龍鱗。探虎口。剖心而不悔。烹鼎而不懾。患吾言之弗直。弗患爲言者之不我從也。三代以降。諫諍者莫如唐太宗。敢諫者莫如魏徵。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有曰。大臣懷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夫有國家者。使人懷祿畏罪。而忠言不聞。亡無日矣。我明稽古建官。而特重臺諫之選。給事主封駁。御史專糾彈。士有材望者。乃得與選。而且許風聞言事。言雖不實。弗罪也。是以士希折檻之風。人慕引裾之節。竄逐誅去。而章疏纍陳。如英皇之北狩。武廟之南巡。伏闕死諫者。雖接於朝。是以王曹濁亂於前。錢江簸弄於後。咸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卒賴敢言之士。發覺其姦。得以亡敗。此則諫諍之明效也。夫人主莫不願治而惡亂。然順心則喜。逆耳則怒。人臣莫不慕忠而羞佞。然嘉奬則言。震怒則默。人情然也。是故上有容言之主。則下有敢言之臣。上有危亡之諱。則下多詖遁之辭。故世不患無魏徵之敢諫。而患無唐宗之容言。誠使言者賞。不言者罰。言之善者則施行之。不善者亦優容之。溫顏以來之。霽威以下之。弛諱忌之禁。寬指斥之誅。不以順逆爲喜怒。不以喜怒爲刑賞。聽言者有文皇之明。則進言者多魏徵之直矣。

廣薦

夫鄉舉里選。所以敦行誼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遺逸也。漢興去古未遠。興廉舉孝。數詔有司。而四皓之招。申公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猶足以勵士風而端教本。自科目之制興。而弓旌之招廢。士習之卑。日以污壞。國初取士之途甚廣。而刑新之典亦嚴。士皆避匿。不樂仕進。故設科無定額。而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帝初下金陵。首開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褘、陶安、章溢數子者。皆抱王佐之器。命世之材。稍起風雲。志存竹帛。雍雍乎亦疑時稷禼之亞。王魏之倫也。宣德以還。禁防漸弛。風雅寖微。請託繁滋。苞苴競進。薦舉

孝多非其人。而吏員任子。成監雜流。舉貢之選。一歸科目。勢之所重。不得不然。何則。糊名易書。拔十得五。綱羅低昂。鮮有遺者。法出乎畫一。而事存乎至公。誠不易之令軌也。然而科目所得。采浮華而遺行實。經義而闇時務。制不知作。策不通今。撥拾剽竊。以徼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雖亦甚矣。是以當官治事。往往疏繆。間有卓犖瑰瑋。脫穎軼羣。不爲俗學所困者。亦千百之一二耳。風頹而不可止。俗怙而不知怪。此有識者之所爲痛惜也。夫科貢足以得經學之士矣。而孝弟力田獨行者。非薦舉不進。薦舉足以得行。誼之士矣。而宏詞博學。明習政務。識達治體者。非制科弗庸。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爲經制既定。安用取高皇帝約束。妄紛更爲。曾不知薦舉之典。固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慮紛更之無益。不恤科目之未盡出於公。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而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卑。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科之法。或五歲一舉焉。或三歲一舉焉。詔天下之士。凡習知錢穀甲兵水利邊務。以至天文律曆書算詩賦技藝。咸得以所長自售。而登進之。因能以授官。使專於其職。而薦舉之法。則責之撫按藩臬。或一郡一人焉。或一省一人焉。其謬舉弗勝任者。則臺諫得以糾正。公卿得以論駁。甚者則罷職弗敘。其蔽而弗舉者。亦如之。如是則薦舉足以搜遺逸。制科足以羅異材。而科貢所得。明於經術者。兼而用之。均其殿最。覈其賢不肖。如此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遺材。責實之政成。而人無飾行。士習可振。而政理是觀矣。

崇儒

夫黌校者。俊秀之關也。師儒者。士民之表也。是風化之所自出也。賢才之所由進也。而俗吏忽之。蓋自黨庠遂序之制壞。而鄉舉里選之意微。哲王之彝典既墜。而人材亦浸不如古矣。明興。嘉尚儒術。敦崇教本。鄉社有學。郡縣有庠。即黨遂之規也。成均有師。國子有教。即辟雍之遺也。賢良有薦。耆逸有徵。即選造之風也。官祭酒者。前有宋訥、胡儼之儀軌。後有李時勉、陳敬宗之剛嚴。提學者。則陳選揃其舉。司訓者。則魏璞臧其美。身教克修。師道卓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觀。自青衿之刺興。而菁莪之嘆作。內之成均。循資計祿。苟取充位。外之鄉學。官卑祿薄。闒茸耄昏。俗所賤者。亦不過送迎以爲能。升散以爲職耳。蒙師里社。尤爲無益。絃誦滅息。教化陵遲。人才士習。愈趨愈下。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今縱不能得人如宋胡瑗。亦宜妙選天下之剛嚴端重。可爲人師者。以居之。不必其翰林也。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也。正統間。黃翰建議。始設此官。賜以璽書。許以言事。且令御史藩臬。毋有所侵越。權至重也。今之官此者。多以他途得之。進不以正。心乎患失。且畏御史之糾劾也。惟言是聽。侵撓不已。事權移奪。無復璽書之意。然則提督之任。即付之御史足矣。安用此紛紛爲哉。今宜精簡其人。專責久任。申敕御史。毋或侵撓。有不如敕者。許督學者得以上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歸一矣。其司鄉學者。凡府之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舉歲貢者參焉。增其祿秩。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臺諫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爲之禁。其年老

昏及闒於經術者。毋得濫貢。貢則督學者連坐焉。而又妙選弟子員之經明行修者。以主里社。如此則黨庠遂序興。而茂材異等出矣。

貴士

夫爵祿以勸功能。刑威以懲姦慝。二者馭世之大防也。然僭濫則士競進。而恬退之風微。刑繁則士苟免。而廉恥之道喪。記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可殺而不可辱也。秦漢以來。士也日賤。李斯相也。具五刑。蕭何侯也。縛縲紲。勳如條絳。材如遷向。幽囚械繫。宮腐髡鉗。辱已甚矣。王莽之篡。群臣咸頌功德以美新。死忠徇國者。遂無一人。賈生之言。亦略驗矣。光武中興。矯枉過直。獎高節。禮逸民。東都之季。黨錮禍發。而忠節愈勵。士皆駢首就戮。以扶漢鼎。暨乎宋祖。以忠厚立國。以廉恥養士。及其亡也。文陸張謝之徒。蹈東海而不悔。戮燕市而不挫。由此言之。士何負於國哉。我國家刑辟甚嚴。而養士有禮。罹大辟者有三覆之規。犯嚴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獄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懷于張之平恕。而恥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矜恤。而無羅吉之苛虐。愼刑貴士。蔑以加矣。然而畫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姦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評之大理寺。輕重之弗衷者。刑科又得駁正之。亦已足矣。今乃下之錦衣衛。鞫之鎮撫司。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胄之夫。而侵刀筆之吏。以閹豎奴僕之賤。而司執縛討捕之權。假狼虎之威。以濟其谿壑之欲。賂多則酌重以爲輕。賂少則理虛以爲實。事干宮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怨。絕命以滅口。窺意向以爲低昂。伺喜怒以爲出入。其死於搒掠者。不可勝紀。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憤激而不平。畏死者怯懦而不敢。銷剛直之心。沮浩然之氣。士風陵遲。其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衛者。則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間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瑄。禍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爲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鎮撫東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之賢也。未聞其發姦擿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馬順門達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爲世大戮。今不信士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胄之士。疑公卿之私。而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賄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於上。而利專於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乖畫一之規。而啓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於遠方。公求賄賂。廠衛之杖士於闕庭。立斃箠楚。夫事之在遠方者。詔御史捕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乎。束縛笞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其殺之可也。何至令官校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於衣冠。搒箠施於卿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尊朝廷也。是故欲士之死忠徇節。莫若養其廉恥。欲朝廷之尊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辜也。一付之法司。而廠衛弗與焉。如法司之破律舞文。而市恩以立黨。故出入人者。必以法治之。則士之寡廉鮮恥者。皆懷死忠徇節之報矣。

裁閹

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若此其備也。司昏晨以時啓閉，守門囿御苑正內路寢，給使令而已，未聞授以政也。故周之盛時，未聞有宦寺之禍也。巷伯孟子詩實所稱，豎乎伊戾禍宋，寺貂亂齊，趙高亡秦，石顯敗漢，而刑人之禍，不可說也。桓靈之季，王甫曹節侯覽等濁亂國經，操斷威福，廢立措權，高下在心，禁錮忠賢，誅夷陳竇，宮闈流血，大盜蜂起，自古刑人之禍，未有若此極者也。唐之中葉，殺軍權監，高力士、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雖擅專於前，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崇貽階於後，衣冠駢戮，道路橫屍，甘露之變，獨柳之禍，言之短氣，較之東京，尤為慘烈，而世主不悟，寄以腹心，假其寵祿，貢賄之徒，卒以亡宋，喪亂相尋，靡有寧已。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古事，深鑒前失，監局之官，不得過四品，掌宮禁，備灑掃而已。宣統以來，稍假稍勢，威福漸移，王振專與諸閹，權勢隆赫，兇焰薰灼，潛通僭廝，謀危社稷，遂使英王北狩，幾致永嘉靖康之禍，猶賴王竑之徒，危言正色，借劍尚方，廷捽馬順，以銷肘腋之變，壯矣哉，固足以遠紓陳竇之憤，近雪鍾劉之冤矣。然而吉祥構逆，外連亨彪，畢發倉猝，危而後濟。憲孝兩朝，汪直、李廣，表裏為姦，所幸朝政清明，不甚害事。暨武皇帝之初年，劉瑾、馬永成等，號為八黨，蠱惑聖心，斥逐元老，洛陽華容，鈞陽洪洞諸公，相繼竄殛，嚴廊一空，諍臣杜口，直士卷舌，殺戮之威，遍乎縉紳，誅求之慘，遍及黎庶，潛蓄異謀，肆行逆跡，向非高廟神靈，武皇獨斷，改玉改物，伊誰與之。夫考之古事既如彼，徵之今事又如此，然則興替之原，理亂之跡，斷可覩矣。而議者猶謂呂強之濟忠，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存唐，光顯史冊，惡可少也。嗟乎，求什一於千伯，亦已難矣。世非不悟王甫曹節仇士良田令孜等，如彼其多，而欲望呂強楊復光張承業三人者，如此其寡，非其惑歟。何則，婦寺之性，陰很賊戾，嗜利亡恥，朝夕左右，浸潰易入，甘言柔辭，首鼠兩端，伺察意向，動中所欲，苟非燭以至明，斷以至剛，其不惑溺者鮮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書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秦漢郎中謁者，多士人為之，猶有古意。我國家雖純用寺人，而不得與政事，所以消伏禍杜危機也。誠使政令予奪，皆天子獨運於上，而心膂耳目寄之忠賢，樞機之務，一切弗與，其在外鎮守守備織造等官，悉罷弗用，老耄者汰之，很黠者黜之，嚴閹割之禁，正交通之誅，有缺弗補，有罪弗宥，略如令狐綯之議，以復高皇帝之故事，吾見宮帷肅清，而肘腋亡患也。

世緯卷下

汰異

昔孔子作春秋，以攘夷狄，孟氏誠仁義，以闢楊墨，董生述周孔，以黜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為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孟氏下乎。世儒文雖，謝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沈溺其中，以清淨為宗，以虛無為本，以慈悲為教，以寂滅為歸，棄綱常，蔑禮法，隳政事，敗五等之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蠹，未有甚於佛者者也。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為三，以釋迦老聃與周孔並，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蠢蠢夷夷，顓蒙渾噩，無思無為，聖人者出，訓以彝倫，式以禮法，威以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嚮方。羲農堯舜之世，惡覩所謂釋老者哉，而曰鼎立為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防於周末，佛氏之言，興乎東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熄，而後異說售焉。世之蚩蚩，不究其本，而倡為三教之說，噫斯言也，佛老之徒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然則佛老之教，可遂疑歟。曰奚為而不可，韓愈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斯殲之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氏者，無如秦皇、漢武，惑佛氏者，無如梁武，秦梁以亡，漢以亂，斯亦足鑒矣。而庸君闇主，甘心為之，覆轍相尋，亦可哀矣。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滅佛老之教，當時議

臣、無傅奕之深識、而襲蕭瑀之庸愚、因循苟簡、漸以滋蔓、周顛仙、張三丰、夫服食者之徒、妖荒迂誕、悖亂不經、成化以來、繼曉李孜省崔志爲幻惑、百無一驗、伎窮智屈、終膏斧鉞、文成五利相繼誅戮、斯亦往事之明驗也、有王者作、焚其廬、火其書、人其人、習老佛之教者、必殺無赦、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距僞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辭之繁者、行之悖也、道之賊也、政之蠹也、周衰處士橫議、楊墨塞路、孟子昌言以距之、而後人知楊墨之非、唐季佛老之說、橫行乎中國、上自天子、下逮吡庶、翕然信之、韓愈原道以排之、而後人知佛老之非、夫楊墨佛老、與吾周孔之道、判若黑白、可以惑蠢愚而不可以欺賢智、故排之也易爲力、今之僞者則不然、其所誦說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則桀跖之所弗爲也、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慾、勦聖賢之格言、以文其膚淺鄙慾之說、黨同而伐異、宗陸以毀朱、凡其所言者、不出老生之常談、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趨富貴者、方以爲孔孟復出也、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創書院以聚徒、而叢殺幾廢、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舉士薄舉業而弗習、縉紳棄官守而弗務、以靜坐爲存養、以詩歌爲禮樂、互相標榜、私立門戶、以希終南之捷、利合則引援、勢傾則擠軋、吹噓聚臭、牢不可破、似是實非、固不特紫奪朱、鄭亂雅而已、今聖人御極、大道爲公、而邪說肆起、正學湮蕪、壞人心術、禍慘乎楊墨、災深乎佛老、世無孟韓、孰能距之、聖天子眷下明詔、示禁絕矣、而風俗頹敗、株連蔕固、勢莫能止、昔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惡其亂政也、然亦未有詆毀先儒、蔑棄明詔、亂王制、蠱人心、似是實非、如今之僞者也、距之如何、火其書、迸其人、不與同中國、舉文皇之所以罪朱季友者以罪之、庶乎正學明而異端息、邪說不至於誣民矣、

抑躁

今天下之最可憂者、莫甚乎士習之躁競、夫躁競者進、則恬退者遠、而賢不肖倒植、教化陵夷、風俗壞敗、而淪胥以潰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國初取士、先行誼而後辭華、獎純實而黜浮競、士皆避匿、不樂仕進、干旌賁乎丘園、束帛加乎巖穴、上下久任、內外均勞、大臣有羔羊之風、小臣懷羯尾之恥、司衡者秉公綽之廉潔、而當官者并顏閔之沈潛、士風樸醇、猶軼美矣、自久任之法壞、而速化之弊滋、重內而輕外、趨勢而喜逸、士希濟貴、人競要津、牧守臺諫之司、郎署殺翰林之選、視廨宇爲傳舍、剝脊血爲餉餌、苞苴公行、貨賄並入、諂諛成風、鑽刺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悉直醜正、反覆讒毀、由是清修者淹屈下僚、恬退者肥遯丘壑、而小人比周、爲鬼爲蜮、鴟鴞喈乎殿廷、蜩螗沸乎宮壯、陰凝冰堅、漸不可救、勢之所趨、誰能禦之、夫司銓者、人物之衡鑑、庶僚之儀表也、其進也既不以正、則律己也必不嚴、操守既輕、則人多侮易、而貨賄易入、不五六年、超遷美秩、既富且貴、士爭覬覦、

奔走權門、以求必得、先後居此者、率以賄敗、以若人而望其低昂賢否、甄陟幽明、得之者以戚、遠必不能矣、此官方之所由汚濫、士風之所由壞敗、躁競日繁、而廉恥道銷也、昔鮑宣進而王氏斂手、楊綰相而黎幹失色、故表儀立、則人知法式、名器慎、則士修行檢、崇純樸、則浮僞屏、崇正直、則回邪遠、擢修潔、則貪濁黜、獎恬退、則躁競消、風俗美而教化興、四維具張、而國家尊安矣、

久任

漢去古未遠、法制尚簡、吏咸久於其任、如倉氏、庫氏、類以官爲氏、故史稱吏皆老死、長子孫、終漢之世多循吏、自久任之法壞、而吏弊滋矣、夫數易長吏、則吏皆循資計日、以冀遷改、其所施設、因循苟簡、皆無終歲之計、而繼之者又好爲紛更、令方行而遽寢、政未成而終罷、下之人皇皇焉、無復法守、而吏胥得並緣爲姦、送故已去、而迎新未來、其代署者肆爲侵牟、狼貪虎噬、不厭不止、迨弊亦甚矣、國初官皆久任、內而公孤、六卿、臺諫、郎署、外而方岳、牧守、丞簿、掾史、率九載三考而後敘遷、其稱職者、有進秩而無改任、如蹇夏三楊胡濙周忱諸公、皆專任責成、上下相安、無苟且之意、列聖繼承、守而勿失、自正德以來、閹豎擅命、倖途旁啓、士希終南之捷、而端吏生之濫、然清議頗嚴、驟遷速化者、羣譏衆論、不旋踵而罷、久任之法猶未大壞也、自夫躐等之例數開、而士之待選於都下者、日以倖進、當衡者欲疏通之、遂是長吏數易、而遷轉無常、外之牧守丞簿、內之臺諫郎署、率不滿一考而即敘遷、不如是則人多缺少、而停廢者益甚、甚者三載考績、則令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概罷之、以處待選之士、下既數易、則上必遞遷、曾不數年、內而升京堂、外不失爲方岳伯者、往往是矣、遷轉既速、則罷黜亦易、賢愚莫分、略不愛惜、積薪之喻、良可慨歎、上下苟且、日冀月望於祿秩之崇庳豐薄、而久任之法、壞敗極矣、今天子明聖、深燭此弊、亦嘗一詔吏部行久任之法矣、當衡者不考其本、而急急焉救其末流、知停廢者之當疏通、而不知躐等之例之當禁、知守令之不可數易、而不知方岳之不可輕黜、知臺諫郎署之當久於其職、而不知公卿之不可易退、故欲行久任之法者、必自大臣始、上不數易、則下不得遽遷、而躐等之例、必閉絕勿開、凡府之貳、倅、邑之令丞、必秩滿乃授、如是則待選者不至於停廢、而當官者莫敢爲苟且、庶積其誠而九載三考之法可恆矣、

懲貪

記曰、大臣法、則小臣廉、夫大臣者、是民之表也、吏之帥也、天子之所尊信而禮敬者也、秩高而祿且厚矣、是奚所不足、而乃屑屑於小吏之賂遺、甚者視其貨賄之多寡以爲高下、即其有無以爲否臧、是教之貪也、假令小吏一再入賄、卻之而弗受、且顯黜焉、則甚也遠矣、是故苞苴行、則碩鼠之風滋、簠簋不飭、則羔羊之節毀、大臣取之小吏、小吏取之民、禁廢而俗敗、上不法而下亡恥、利聚而民日貧、而國之變亂無日矣、今天下之彫敝、其最者莫若贓吏、而吏之犯贓者、多出於小官、自丞簿以至雜流、其不貪者蓋百之一二焉、是皆入錢以濫僭者也、方國家用之不足也、經國者曾不與少知治體者熟計之、而濫僭之令下矣、

其上下令也.以爲是特取之富家大室而已.民不加賦而國以足用.是亡傷也.曾不熟計其利之微.而害之博也.夫入錢以躐捐者.皆非有曾史之行也.皆非有伯夷之潔也.皆非有卓魯之政也.是鄉里之所謂白丁也.而一旦儼然使之臨民.法令之弗習也.文字之弗通也.流濁而品卑.監司之弗禮也.胥吏之弗畏也.而其人亦無復敍遷之望.則其放縱.嗜利亡厭.計其初之所入於縣官者.必數倍而後止.國之所得者亡幾.而民之所損者亡算.害博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未有過此極者也.國初取士之途甚廣.而鬻爵之令不行.吏之作姦犯科者少.而丞簿以下.又多以進士爲之.其鄉舉歲貢者參用焉.慎名器也.正紀綱也.正統以後.邊陲多故.師旅數興.權宜之制興.而鬻爵之令開.於是乎有納粟買馬之例.蓋甚不得已也.而入錢拜官者.不過處以雜流.固未始有儼然爲令.得親民者也.今天下泰寧.非有金革之事.甚不得已也.而數開此例.其就選也.入錢多者.且得爲大縣令.名器之濫.流品之雜.未有如今日者也.司衡者稍加之意.凡以此例進者.悉視故事.處以雜流.而經國者.雖甚不得已.亦閉而勿開.塞僥倖之途.絕冒濫之端.懲貪黷之源.防衰亂之漸.一舉而四利附焉者.禁黷貨之謂也.

懲墨

司馬光嘗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之倉庫.所在空虛.曾無一年之蓄.而縣官所入.恆苦於不足用.箕斂日急.而田野日窮.農夫作苦終歲.焦勞不得一飽.禾稼甫納.而場圃已空.破釜無甑.敗突不煙.妻孥枵腹.相對而泣.催科棘下.突如豺虎.鞭撻不已.子女隨鬻.愁苦萬狀.言之痛心.今日之財.下不在民.上不在官.盡籍累橐.一歸貪墨.下車視篆.首籍富戶.剝削及屬.斂括入囊.脅以峻刑.羅以密法.百計敗謀.不盡不止.兩浙之民.以富爲賊.怨口載路.恐食其肉.而當衝者.方利其賂.餽苞苴一入.立登薦牘.貪濁之風.徧乎京畿.腥穢之臭.徧乎遐壤.墨吏之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昔桓靈之世.崔烈入錢爲司徒.史官書之以垂明戒.今之崔烈.奚啻百千.習以成風.恬不知恥.而清節之士.反蒙嗤笑.廉潔之吏.多見擯逐.官失其職.民不聊生.瀾倒隄潰.莫知止極.夫貪墨之吏.幸而不敗也.則捐其所有之什一.已足以贖情幸而僥倖.不幸而敗也.不過奪官.甚者發配極矣.一經肆赦.得歸田里.乃復以其所有者.美田宅.爲宮室.妖冶之妾.便給之僕.酣歌燕舞.蕩心娛意.窮奢極欲.遺之子孫.利及數世.揚揚里閈.自謂得計.良由贓鉅而罰太輕.利博而害甚小.遵之爲貪.奚所忌憚.我高皇帝洞燭民隱.深探化本.崇廉潔之賞.嚴貪墨之誅.吏犯贓者.寘之極典.枉法受賕.坐以死律.於是當官者懷刑.牧民者遠罪.吏稱民安.幾致刑措.乃機鈐法漸弛.贓吏太盛.誅殺不勝.不得已而從世輕之典.增雜犯之科.而墨吏亦漸以肆矣.正統以後.贓賄滋.益以例贖.贓多者發戍.甚者則遠配極邊.然發配未幾.而詔赦隨下.司刑者及貲而止.且無籍沒之典.高下任情.出入徇私.贓者不必問.而問者不必贓.戍者未幾.犯者相繼.建首者紛然禍之.而莫知變通之術.夫律誠不易.例則可增.如入官給主.罔有定律.而贓至鉅萬者.特以詔例籍沒之.其以贓罪戍遣者.永不得赦.且著爲令.夫戍者不得赦.則不得歸享其所入.而贓多者必籍.則無以遺其子孫.彼猶畏罪之不暇.而何利之有.將貧之不貪矣.國朝小吏之俸甚薄.而冗員日增.俸祿則不足以養廉.而中人之性罕克自樹.陳平所謂不受金則無以爲資.勢使然也.是故冗員旣增.則吏俸不得不薄.吏俸薄則犯贓者必多.此相因之勢也.假令天子下方尺之詔.詔吏部.凡冗員之無益者.悉汰之.而即以其祿冗員者.益小吏之俸.又有籍沒不赦之例以爲之禁.本旣正而末流寢止.贓吏知畏.而民其庶可小康矣乎.

節浮

夫承平久.則禁防閼.禁防閼.則姦僞滋.姦僞滋.則浮費冗食.莫知紀極.而財力詘.今六邊之士.朝廷之所賴以捍封守者也.而日不得一飽.寇至則京師震恐.人無固志.兩浙之農.朝廷之所賴以供軍國者也.而日不得一飽.歲飢則父鬻子.夫鬻妻.而道殣相望.夫人無固志.而道殣相望.則囂然變其樂生之心.而有思亂之志.不逃之塞外.則挺而爲盜.此非細故也.而當事者.莫之省.恬然以爲無虞.病伏於膏肓.而飲食如故.此扁鵲之所以駭而走也.夫歲入有常.而悖出無經.則財必詘矣.而土木不息.師旅數興.其最甚者.則官之冗者日益增.裁革之詔未乾.而添註之令驟下.額外之員.溢於常品.如工部.太常寺.光祿寺.中書科.太醫院.皆亡賴之淵藪.而耗財之螟螣也.正德間.官方濫極.聖天子嗣統.下詔清稽.凡傳陞乞陞者.悉汰無遺.薄海內外.歡聲稱快.今幾復舊矣.武官襲替比試之法.特故事耳.降革之例.曾不一行.其帶俸者.又數倍於正額.錦衣衛之緝獲妖言強盜者.陞俸累級.莫敢詰問.而邊將之上首級論功者.眞不知幾何也.軍士失伍.而支糧如故.上下相蒙.公私並竭.建言者方急急於理財之術.而不知節費之說.夫浮費不節.雖積如丘山.來如江河.日朘月削.終致匱竭.朝滲夕洩.立見枯涸.雖使管商執籌.桑孔司計.亡益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而後可以爲國.漢之文景.躬行節儉.海內富庶.宋神宗.銳於富國.而闇於知人.新法紛紛.卒基喪亂.由此觀之.則生財之不如節用.富國之不如足民.亦已明矣.今宜特詔吏部.凡額外之官.如傳陞.乞陞.添註.填註.自工部以下.如前所云者.一切革罷.復詔兵部.集議以聞.新官之襲替.一如舊官比試之法.必嚴其不如式者.不得襲.例應降革者.必如例.而功賞之濫者.必痛裁之.其軍之無丁有糧者.以法消之.使不得冒支.再詔戶部.通計歲之所入與所出者.而消息之.必入浮於出.而後可.凡營繕賜予.祠方藥局造物料.悖出不經者.悉罷之.行之數年.其盈羨之所贏.與太倉之所積貯者.悉以備邊.而復下令.時賜民田租之半.則六邊之士.皆樂戰.而兩浙之農.悉力田矣.其視不知節費.而皇皇於財利者.功相萬萬矣.

革奢

痛乎風俗之移人.而奢靡之蠹財也.夫一人耕之.十人食之.則飢者必多.一人織之.十人衣之.則寒者必衆.此必至之勢也.今匹夫耕之.匹婦織之.而衣食者千百其人.又不特衣食之而已也.窮水陸之珍奇.極

絲綿之織華，而欲民之亡飢寒，胡可得也。管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者、制用之上，禁奢之防也。今士大夫之家，鮮克由禮，而況於齊民乎。其大者，則喪葬昏娶，有同夷狄。古者哭則不歌，今乃雜以俳倡，導以挽縴，笙管鐃鼓，當哀反樂，會葬者攜妓以相娛，主喪者沈湎以忘返。古者婚姻，六禮而已，今乃傾貲以相夸，假貸以求勝，履以珠緣，髻以金飾，寶玉翠綠，奇麗駭觀，長衫大袖，旬日異制，京師則世祿之家，兩浙則富商大賈，越禮踰制，僭擬王者。是故巨室之昏喪者一，而中人之破產者幾矣。農夫號於野，紅女嗟於室，而貴遊之子，方厭粱肉而弗嘗，棄紈縠而弗御，侈也極矣。我高皇帝明服御儉，首重農桑，服舍有等，昏喪有制，賤不偪貴，下不干上，弘治以前，純朴未彫，禁防猶在。自逆瑾黷貨，繼以寧彬，姦臧百萬，籍沒無算，甚乎今日。人有鄧通之銅山，家有郭況之金穴，無和戎之策，而備魏絳之女樂，蔑造唐之勳，而侈令公之聲伎，臨食者笑何曾之萬錢，執袴者嗤元載之八百。而牧宰之吏，方賊民之膏血以奉之。上僭下濫，翕然同風，此賈生所以流涕，馬廖所以咨嗟也。夫俗奢而不知禁，財廢而不知節，當官者皆黷貨，而力田者多逐末，此亦民窮財盡之秋也。及今不理，後必無措，即不幸國家有方千里之水旱，胡以恤之。是故欲富國者，莫如足民，欲足民者，莫如節用，重農桑而抑末作，貴廉潔而誅貪墨，禮教以示之，刑禁以威之，天子公卿躬行於上，以爲之先，崇漢文之儉朴，以修高皇之法軌，則財何以不若水火，俗何以不若淳古哉。

正典

今之邊北，曾不足當中國之一大郡，而寇至則上下震恐，惟其所欲，無不如志，深入內地，殺略殆盡，而沿邊諸將，曾不敢發一鏃以禦寇，土崩瓦解之勢已成，而當事者弗寤，建言者皆謂天下已安已治矣，寇皆歲一再入，水土弗調，士馬多物故者，且所志不過金帛子女頭畜而止，是何能爲，嘔爲斯言者，可斬也。天下之勢，如腹心既瘠，而四肢痿瘵，筋骸脈絡，無不受病，外邪一觸，斃可立待，而猶謂宴安無事，此昔人所謂燕雀處堂，居火積薪之下者也。今天下財竭於東南，兵疲於西北，邊備日壞，而虜勢日以強，吉囊俺答士無息肩，俺答不孩，又爲婚姻矣，瓦剌朵顏兀良哈土魯番諸夷，相繼煽動，禍且不測，甘肅延夏宣大無歲不兵，山西又殘破矣，總鎮馬永、劉文、王效相繼老死，驍將欲盡，而偏帥得志，驕卒跋扈，公謀叛逆，許銘、張文錦、李瑾，橫遭慘酷，置之弗問，大同一軍，內殺主將，而外通酋豪，唐之藩鎮，曾不若此，是以寇敢深入，無復顧忌，長驅晉冀，遂寇井陘，所過殘破，殺掠士民四千餘萬，長平之坑，何以過此，此則大同爲之也。夫有功弗賞，有罪弗誅，雖堯舜不能以爲理。高皇帝之祖訓有曰：凡賞罰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斯言也，眞百王之龜訓也，況乎軍旅之事，呼吸之間，存亡立異，賞弗當功，則士弗勸也，誅弗當罪，則士弗懲也。勸懲廢則紀律隳，紀律隳則上下解體，雖有衞霍之勇，李郭之忠，無能爲也。是故孫武斬宮嬪，穰苴戮莊賈，世宗誅愛能，狄青殺陳曙，知此道也。今六邊諸將，覆軍失律，輒蔽諱弗以上聞，其聞也不

過送官往勘，輕者罰俸，重者降級而已。夫進有必死之危，而退無失機之戮，人情孰不樂生而惡死，此士之所以聞鼓而奔，望烽而遯也。寇退則拾其遺落，甚者俘邊氓以爲首級，上功幕府，邀求賞賚，遷秩任子，濫及末兵，夫功誠宜賞，罪亦宜罰，今捨丘山之罪弗誅，而惟毫毛之功是賞，其誰不效尤，以相蒙也。山西之事，尤可痛憤。丁璋以五千飢疲之卒，而迎十萬方張之敵，擁空拳，赴白刃，刳剔支解，無一人得脫者。山西士民，無不流涕。昔李陵以壯士五千，獨當匈奴，卒爲降虜，馬遷猶以爲有國士之風，以丁璋之忠壯，而闔家無殊異之典，死事之家，不蒙優恤，此忠臣烈士之所以喪氣也。夫失機逗留者，斬律至重也，今山西殘破，豈止失機，聲震乎原野，鋒鏑逮乎畿甸，積屍山委，流血川湧，而總兵以下，爭先逃匿，巡撫大臣，束手坐視，大同既壞，禍延山西，伊誰之咎，而誅殛未行，爵位如故，刑賞若此，殆非所以鼓舞士氣，而變移宿習也。假令寇復再入，又何以責人之盡死力乎。是故誅賞之典不正，而求將士用命，猶揚湯寧沸，吾懼其日以陵遲而噬臍無及也。

實塞

邊境之困於寇者，恆苦於兵之不足，兵不足而地遼遠，則戍守者少，而寇之出沒無常，彼衆而我分，彼聚而我散，此寇之所以數得志也。兵可以多，而食恆不足，故不繼事者，數議益兵，而曾不慮夫之食也。食足矣，或調或募，何患乎無兵，今秦晉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歲所賦者，曾不足以餉軍，而未求供億，宗藩官吏，廩傳諸費，又於是乎取給，烽火有警，輒仰給於太倉，銀至而寇去矣，士不得一飽，而主者輒盜竊，邊日益空虛，士馬日益彫耗，而淺謀者急急於增戍益兵，吾懼夫兵之不能枵腹以禦寇也。夫秦隴河湟，古稱富饒沃野，數千里，秦晉以一隅，而北攘匈奴，南吞六國矣，今舉天下之全力，而畏吉囊如虎，首反居下，足反居上，此賈生之所以痛哭流涕也。國初元裔遠遁，猶歲一命將，肅清沙漠，文皇帝三征漠北，數千里外，曾不見寇，守在四夷，屯田遍乎河湟，牧馬騁乎瀚海，鹽賈從利，而飛輓無煩，紅粟腐倉，牛羊被野，士飽而弗試，馬肥而弗乘，邊陲之樂，永宣極矣。正統以來，閹豎竊權於內，而偏帥惰偷於外，邊防漸懈，寇勢浸強，暨乎土木之禍，喪師蹙地，受降之城，河套之藪，悉爲敵有，士不得耕，馬不得牧，而屯田壞矣。屯田壞則鹽賈失利，鹽賈失利則飛輓不行，而延夏甘肅米價翔貴，率一鍾而銀二兩矣。食之不足，此其獘也。古今言實塞者，莫善於晁錯，雖一時權宜之術，而實萬世經久之利，今其言具在，消息損益，師其意而不泥其故，隨時以立制，因土以便俗，募民以屯田，因田以儲穀，因穀以益兵，因兵以制寇，時其衣糧，增其戍守，謹其烽燧，遠其斥堠，而又特詔戶部，講求鹽法，博稽其興廢之源，而熟計其利害之故，寬其成課，減其引額，杆粟以時，守支無壅滯，革其買窩賣窩之弊，而略寬夫餘鹽私鹽之禁，使灶丁不失所，而富商大賈樂於報中，且無令老饕貪墨者，以主之，凡鹽課所入，悉以餉邊，而營繕不急之務，一切停罷，若此數年，則飛輓之法通，而屯田之利舉，富強之形成，而祖宗之典復矣。

均賦

天下之賦。莫重於兩浙。而尤莫重於蘇松。松兩縣耳。歲賦一百二十萬。蘇之歲賦三百五十萬有奇。其始因僞吳張士誠之籍額已過重。後以謫遷之故。凡正糧一石。復加耗五斗。故其重至此。其他徭役科派歲料織造郵驛磚廠諸所徵納者。又歲不知幾何也。贓吏之侵漁。巨室之并兼。肆行而莫禁。蘇之困極矣。長民者思以救之。而未得其術。公田變而爲丈量。丈量變而爲扶號。扶號變而爲牽攤。齊前末廣。計慮不周。甲可而乙否。朝令而夕改。利未獲而害先滋。法未成而謗遍起。此則更張無漸。任用非人之故也。夫丈量之法。可行於秦晋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而不可行於兩浙。何則。北方沃野千里。地皆方幅。易於積算。高皇帝嘗命徐達等丈量田畝。事竟不成。至若兩浙之田。環以溝洫。錯以墳衍。尖斜曲折。勢難整齊。世無章亥。誰能步之。統泰間。周文襄公亦嘗行丈量之法。防於崑山。匹馬獨行。躬自履畝。尋復中止。今崑山有今量同田是也。夫以中山之謀略。文襄之心計。猶且難之。而況於今日乎。其勢必守責之令。令責之丞簿。丞簿責之耆長。耆長責之里甲。得賂則減多爲寡。不賂則加寡爲多。私截步弓。僞增畝角。以希上指。邀功賞者。什而九也。扶號之法。尤爲舛謬。夫自洪武以至今日。百七十餘年矣。田數易主。額則屢更。其魚鱗圖册。變亂湮爛。郡縣所攢造。後湖所藏者。且漫漶不可據。而乃欲以民間之圖籍爲定乎。此令一下。耆長之狡猾者。皆僞造圖籍。從以埃塵。刷以煙煤。以欺長上。至乃移易坵段。改換字圩。得賂則減官爲民。不賂則加升爲斗。紛紛變亂。雖絲棼叢棘。無以喻也。不得已而行牽攤之法。夫牽攤誠是也。裒多以益寡。法既善矣。而民不至大病。然地有高下。田有肥瘠。山田則病旱。水田則病澇。而圩江圩湖圩海及積荒拋荒者。又不可概均也。有田則有租。而城中之田。其無糧者如故。甚亡謂也。其法必通計一縣之田爲頃爲畝者幾。歲賦者幾。而齊均之。凡田之高下肥瘠不大相遠者。通爲一則。其最高下者。與夫圩江圩湖圩海及積荒拋荒者。又通爲一則。而城中之無糧者。必概科之。庶乎利多而害少也。抑此治其末耳。減額者既以爲恩。則加賦者必以爲怨。朝三暮四。無異乎狙公之術。而欲以蘇兩浙之民。未也。故欲修萬世之利者。有三術焉。均賦也。減額也。限田也。夫僞吳以一隅而抗天下。日事金革。其勢不得不重賦以足用。高皇帝定都金陵。

資吳會之殷業。因江東之財賦。蓋欲減而未能。非能之而不欲也。且今之天下。皆王土也。何獨天下之賦皆輕。而蘇松獨重乎。議者必以變亂成法爲言。夫謂變亂者。防姦臣之專權亂法。因上行私也。今朝野之人。皆知蘇松之重賦。法當變通。而莫有言者。畏變亂之律重也。誠使聖天子下明詔。集羣議以行之。又何變亂之有。無已。則減額乎。議者必謂軍國之需。一日不可缺。加賦且不足。而乃欲減額乎。昔漢文節儉。三十稅一。且時賜民田租之半。高皇帝亦嘗敕賜民田租矣。詔令具在。可考也。統泰間。周忱況鍾奏減蘇賦七十二萬。何獨可行於統泰。而不可行於今日乎。殆未有周況其人耳。誠使三冗既去。鹽法既修。屯田既復。則國課充盈。而蘇松之賦額。可漸減矣。限田之法。雖若闊迂。而尤爲要切。夫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

錐。無禍故也。今宜稍爲之限。使豪右并吞之家。有所畏憚。而貧者有恆產。以爲之資。擇循吏以爲民牧。而使之加意於撫綏。凡徭役科派歲料織造郵驛磚廠諸所徵納。皆以次議減。則蘇民小康。而天下亦永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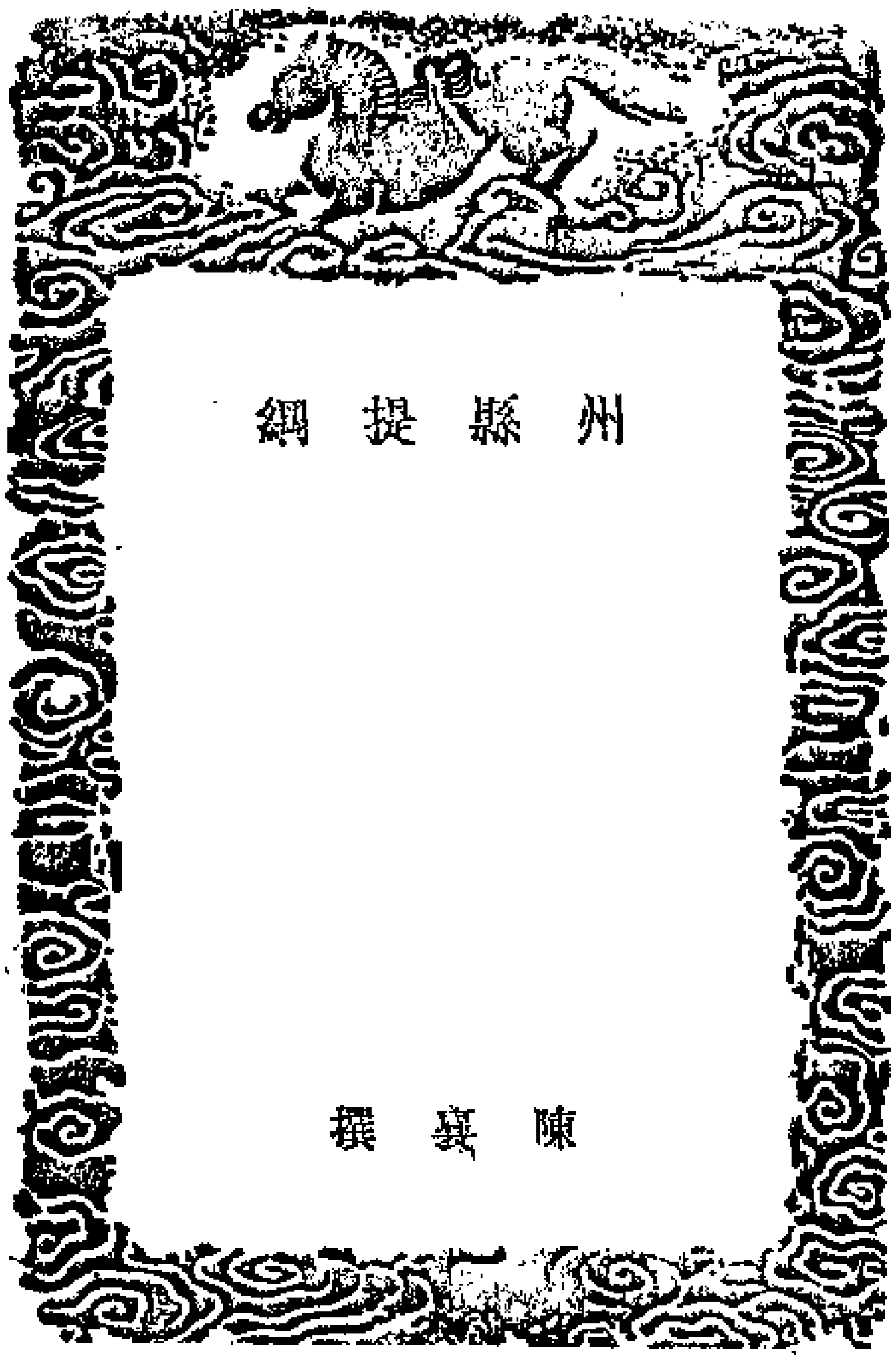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卓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以轢軼犇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科。歷仕。觀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厲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竟戚戚以死。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袠、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敞。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鼒。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濫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群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場屋所困耶。益淬厲精進。刺經質義。務究旨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摛衍揚搉。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器其擅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敍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輒幸用事。遂上言諸庶吉士斯强疲懦。不宜在禁近。悉擢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主事。適當徼巡。在法徼巡夫警。當謫官。獄吏承風旨。掠立文致。劾君縱火爲姦利。鍛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謫遣。君獨謫戍湖州千

兵所。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陞職方員外郎。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獻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尙書胡端敏公所知。簡莅本科。君析律詳明。剸拔敏利。而將以勸誡。案無留牘。有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挍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勳賉。有貼黃。及諸委項。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忤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爲姦。歷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尙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託。察賢否。勵精從事。考核精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廢。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浮。矜其不逮。傳徵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勤遊矣。君性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暫起守官。而懸窠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凡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若干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正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留情世緯所著。皆懇懇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遊傳與夫距僞諸篇。實維時慨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閎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氣合。即傾倒無閒。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夫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魯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員王子惎、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後四年辛亥十月十日。葬在南橫山金家塢之原。銘曰。

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厥道含宏。抱貞翼德。爰起高科。式揚用辟。載緝用明。奕其邦楨。維邦之楨。弗爲道屈。矧茲匪人。胡彼之卹。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玉之毀。匪瓦斯全。陷則有窪。守則爲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侃侃袁君。守貞用恆。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斁。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并書。



州縣提綱

陳襄撰

序

天子以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徧也。於是命州縣之官分土而治其命。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擇人。或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往往惟利己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事斯民而使此魚肉之也。吾鄉婁疊卿錄事任于蜀。忍貧自潔。遇事必究底蘊。惻然惟恐傷於民。前後所編州縣提綱一書。手之不置。蓋與其意無一不合故也。鄉貢黎志遠復爲鋟木。以廣其傳。嗚呼。州縣親民之官。人人能選是而行之。民其庶幾乎。疊卿之持身周謹。而志遠之用心亦仁矣。安得如此持身如此用心者布滿天下州縣哉。吳淵序。

州縣提綱卷一

宋　陳襄撰

潔己

居官不言廉。廉蓋居官者分內事。孰不知廉可以服人。然中無所主。則見利易動。其天資黷貨。竊取於公。受賂於民。略亡忌憚者。固不足論。若夫稍知忌憚者。則曰吾不竊取於公。受賂於民足矣。吏呈辭訟。度有所取。則曲從借料。未幾責償錢物。虛立領直。十不償一。私家飲食。備於市買。縱其強掠於市。不酬其錢。役工匠造器用。則不給衣食。勒吏輪具。以至燈燭樵薪。責之吏典。似此者不一而足。雖曲避竊取受賂之名。不知吏之所得。非官司欺弊。則掊民膏脂。吾取於此。與竊取受賂何異。思人生貧富。固有定分。越分過取。此有所得。彼必有虧。況明有三尺。一陷貪墨。終身不可洗濯。故可饑可寒可殺可戮。獨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雖有奇才異能。終不能以贖其後。故爲官者當以廉爲先。而能廉者必深知分定之說。

平心

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或者提首提尾。欲爲自全之計。每懷兩便之規持。至於曲法徇情。使小民有冤而亡告。有欲矯是弊者。又一切以抑強扶弱爲主。而不問乎理之曲直。不知富室之賢而安分者固多。貧民亦有無顧藉而爲惡者。在我不先平其心。而有意於抑強扶弱。則富者憎而不知其善。貧者愛而不知其

惡。其弊必至於佃者得以抗主。無籍之人。得以毆辱衣冠。甚而姦猾之徒。有故爲擾繞之狀以欺有司者。要知天下之非。惟其是而已。詎可必於抑強。亦豈可必於扶弱。惟平心定氣。因是非而論曲直。則事不失之偏。而人心得其平矣。

專勤

今日自一命以上。孰不知作邑之難。既知難。要當專心致志。朝夕以思。自邑事外一毫不可經意。如聲色飲燕不急之務。宜一切屏去。蓋人之精力有限。溺於聲色燕飲。則精力必減。意氣必昏。肢體必倦。雖欲勤於政而力不逮。故事必廢弛。而吏得以乘間爲欺。昔劉元明政爲天下第一。問其過。則不過曰日食一升飯。不飲酒爲作縣第一策。誠哉是言。

奉職循理

爲政先教化而後刑責。寬猛適中。循循不迫。俾民得以安居樂業。則歷久而亡弊。若矜用才智。以興立爲事。專尚威猛。以擊搏其民。而求一時赫赫之名。其初因亦駭人觀聽。然多不能以善後。歷觀古今。其才能足以蓋衆者固多矣。然利未及民。而所傷者已多。故史傳獨有取於循吏者無他。蓋所謂奉職循理。爲政之先（按此文乃司馬貞史記索隱述贊中語）是也。

節用養廉

仕宦有俸給之薄者。所得不償所用。貨產優厚。猶有可諉。若貨產微薄。悉藉俸給。而乃用度不節。日用飲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窺瞷之心。繇是而起。猾吏彌縫其意。又從而餌之。一旦事覺。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養廉。莫若量其所入。節其所用。雖蔬衣糲食。節儉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順。其心休休。豈不樂哉。

勿求虛譽

有實必有名。虛譽驟集。則毀言隨至矣。居官有欲沽虛譽而覬美職者。民本安靜。必欲興事改作。以脈上官之知。奸猾當治。必欲曲法庇護。以悅小人之意。以至修飾廚傳。厚賂過客。甚則爲矯激不情之事。外欲釣君子之名。而內實市賈之不若。此心一起。則朝夕之所以經營擾擾者。無非爲名。其實亡一毫實利及下。非惟名不可得。且適足爲識者之譏。豈知官職同自有分。詎可以沽名得。是是非非。久而自定。要當盡其在我。而民被實惠足矣。

防吏弄權

胥吏之駔儈姦黠者。多至弄權。蓋彼本爲賕賂以優厚其家。豈有公論。若喜其駔儈而稍委用之。則百姓便以爲官司曲直。皆出彼之手。彼亦妄自誇大以驕人。往往事亡巨細。俱輻輳之。甚至其門如市。而自爲立地官人者。彼之陷日厚。而我之惡名日彰。殊不知官長本不知也。凡事宜自察其寃。自執其權。不可徇吏。

同僚貴和

同僚宜和。而不和者多起於廳吏之間諜。彼此胷中蘊蓄。不曾吐露。至有一發而遂傷和氣。不可不察。始要須明以此相告語。凡有嫌疑。宜悉而白。毋包藏怒心。以中廳吏之姦計。間有兇險不可告語者。再待之以禮。而優容之。使彼潛消其狠戾足矣。若嘵嘵焉與之相較於是非之間。則我與彼一等人耳。

防閑子弟

凡在官守。汩於詞訟。窘於財賦。困於朱墨。往往於閨門之內。類不暇察。至有子弟受人之賂而不知者。蓋子弟不能皆賢。或爲吏輩誘以小利。至累及終身。昔王元規爲河清縣尉。民歌詠以民吏不識知縣兒爲第一。蓋子弟當絕見客。勿出中門。仍嚴戒吏輩。不得與之交通。又時時密察之。庶幾亡弊。不然。則禍起蕭牆矣。

嚴內外之禁

閨門內外之禁。不可不嚴。若容侍妾令妓輩教以歌舞。縱百姓婦女出入貿易機織。日往月來。或啓子弟姦淫。或致交通關節。蓋外人覩其出入深熟。囑之以事。往有所受。訟至有事干閨門。尤難施行。要在責閫人禁止。仍常加察。不然。恐有意外之事。

防私覿之弊

凡醫術遊謁之士。固不能絕其謁見。然謁見之數。不能亡嫌。間有私覿者。必接於公廳。蓋十目所視。可防其妄以關節欺人。頃年嘗覩一術士受賂於袖。詐言以與官人勞。則令所賂之人遠覷。彼見其接之私室。與之私語。以爲誠然。迨至興訟。無以自明矣。

戒親戚販鬻

士大夫閑居時。親戚追陪。情意稠密。至赴官後。多私販貨物。假名匿稅。遠至官所以求售。居官者以人情不可却。或館之廨舍。或送之寺觀。以其貨物分之人吏。責之牙儈。而欲取數倍之利。甚則縱其交通關節。以濟其行。一旦起訟。咎將誰歸。要當戒之於未至之先。或有爲貨而來者。宜待之以禮。遣之以倚俸。齎道之歸。毋令留滯。

責吏須自反

今之爲官者。皆曰吏之貪。不可不懲。吏之頑。不可不治。夫吏之貪頑。固可懲治矣。然必先反諸己以率吏。夫官者不爲吏。而爲吏者皆貧。仰事俯育。喪葬嫁娶。凡欲資其生者。與吾同耳。亡請給於公。若藉贓以爲衣食。大夫受君之命。食君之祿。尙或亡厭。而竊於公。取於民。私家色色勒吏出備。乃反以彼爲貪爲頑何耶。故嘗謂惟非躬其身纖毫無玷。然後可以嚴責吏矣。

燕會宜簡

爲縣官者。同僚平時相聚。固有効郡例。厚爲折俎。用妓樂倡優。費率不下二三十緡者。夫郡有公帑。於法當用。縣家無合用錢。不過勒吏均備耳。夫吏之所出。皆民膏脂。以民之膏脂。而奉吾之歡笑。於心寧亡愧。兼彼或匱乏。典衣質褐以殺撲逃。吾雖歡笑於上。而彼乃蹙額於下。況郡有郎將。如家有嚴君。子弟不

款狎。縣家同僚。彼此如兄弟。用妓之數。必至於褻。終招謗議。故縣官於公退休沐之暇。宜以詩倖爲文字飲。不妨因而商榷職事。物雖不足。而情有餘矣。

吏言勿信

爲政中和。則百姓有所恃。雖不喝吏。其心不恐。故吏大率多欲長官用嚴刑。則人畏其不測。彼得乘勢以挾厚賂。如催科本寬。彼則獻說曰。今虧常賦若干。寬則人玩而弗畏。故長官之信吏者。必轉而爲嚴。及彼得賂。則催科遲滯。而彼亦不問矣。期限本寬。彼則獻說曰。是民俗素頑。寬則人玩而不畏。故長官之信吏者。必轉而爲嚴。及彼得賂。則期限違戾。而彼亦不問矣。故凡吏有獻說者。須察其可行。不可遽聽。要在寬嚴適中。則亡弊矣。

時加警察

治一縣者。須一縣事常在胸次。治一州者。須一州事常在胸次。蓋州縣事繁。易至遺忘。留意者驗臥多不安枕。當反復致思今日有某訟事。當若何剖決。上司有某限期。當若何報應。禁繫有何人當釋。財賦有何色當解。晨出則擇要緊者記錄于牌。置之坐隅。起處以對。仍掌以應吏。隨畢隨銷。暮則具其所記未畢者。錄于次日。當公退無事。又時時審省。則政事無廢。期限無違戾。禁繫無冤民。財賦無稽緩。而公家事辦矣。

晨起貴早

彼庭放衙。昔者嘗以爲戒。凡當繁劇。要須遇雞鳴即起。行之有常。則凡事日未及俱辦。而一日優游閒暇矣。倦於起早。或遇賓客過往來迎送。奪其日力。則一日之事俱不辦。一日之事不辦。則明日之事益多。況凌晨神氣清爽。心無昏亂。故早起亦爲官第一策。昔敬文伯母言卿大夫一日勤事之節曰。朝考其職。然則古人亦審此久矣。

事無積滯

公事隨日而生。前者未決。後者繼至。則所積日多。坐視廢弛。其勢不得不付之胥吏矣。凡文書之呈押。與訟事之可剖決者。要當隨日區遣。無致因循。行之有準。則政有條理。事無留滯。終於簡靜矣。

情勿壅蔽

受狀當有定日。否則門禁稍嚴。或獄疑辭急。或捉追捕。或因垂命。急欲責詞。或被重傷。急欲驗視。多阻於閽人。而情不得達。兼有借於出廳者。使胸臆鬻行終日抱成案伺於堦前。幸其一出。紛擊呈押。或復憚其繁冗。往往漫不加省。不過隨其手蹟僉書字而已。民何賴焉。公廳叙袒非宜。宜於公廳之側。闢一室通內外。聽訟於斯。飲食於斯。閱書染翰於斯。嚴戒閽人。俾民吏凡有聲者。非時皆許直造。則情無壅蔽。事無稽滯。若燕居於內。俾吏民欲見其面而不可得者。誠當官之大戒。

四不宜帶

親隨僕。若醫卜。若僧道。四者。俱不宜帶。夫彼之隨來。其意必有所覬。人見其親密。往往有爭財事。多宛轉囑之。彼固自知其不敢言。然意在圖利。不可不陰靜以相防。或僥倖偶中。則人必以爲真此輩通測。節不

中則取賂至訟。在我無以自明矣。況親隨僕。寘之於中門之內。則往來之亡禁。妾婢之交雜。誠爲難防。寘之於外。則入酒肆。游妓館。交通吏民。無所不至。誠不若不帶之爲善。

三不行刑

一我醉。二彼醉。三獄疾。蓋我醉而行刑。則易至過誤。傍觀必以爲使酒。彼醉而行刑。則醉中忿怒。不知守分。或無禮過甚。則事干刑憲。難於施行。獄疾者多因監繫日久。飲食不時。僅存皮骨。若遽加刑。必有斃於杖下者。須賚以飲食。俟其稍甦。然後杖之。其他如夜不行刑。病不行刑。有法令在。

俸給無妄請

俸給茶湯有定制。職田添支有定例。其間有非所當得者。往往前後循襲冒請。不知其非。要當於始至之日。一一稽考。受其所當受。無專狗利。

防市買之欺

始至之日。必密訪市之物價。如官價有虧。則從市價。具起撥其所買。先以錢給買者。仍書于牌。俾賦錢付物。毋得除留。所用權衡之屬。務在公平。過重。則買者不過強取於市而已。旬日若月終。又須刷其虧欠之有無。不然。則彼得以恃勢爲姦矣。

怒不可遷

今日爲官者。事之不如人意。十常八九。或公家事偶拂其意。或閨門之內。方有私忿。怒見顏面。而臨事乘勢。將亡事人。決撻以泄怒氣。是遷怒也。故當怒時。必持之以寬。忿怒既消。心平氣和矣。

盛怒必忍

人有咆哮非禮。大拂乎吾意者。須且寘之。俟固優游和緩。處之以法。若一時乘其暴怒。而痛加捶楚。必求快意而後止。則恐至過悔之亡及。

疑事貴思

官司凡施設一事。情休戚繫焉。必致之於法。揆之於心。了無所疑。然後施行。有疑必反復致思。思之不得。謀於同僚。合同事緩以處之。無爲輕舉以貽後悔。

勿聽私語

姦吏有所求不如意。或受人私囑。將以中傷乎人者。知其不可明言。乃於長官燕處之側。自相告語。令其聽聞。往往有不察其實。遽將無辜人擾捉。以中姦計者。甚且言先入而終不可解者。不知無故之語。必有其故。豈可遽信。

勿差人索迓

閒居驛役私僕。往往多構以索迓。至則爽輪僃飲食。行則乘寘僉以與之。雖云有例。然先聲已不佳矣。邇來官所。多以是預占新官之賢否。而代者失歡。多起於來者欲速。去者欲緩。彼此失歡。故瓜期既近。俟見任交代。先通訊。不然。則或宛轉寄音。或批付典吏。若非愆期。不宜輒差人。

州縣提綱卷二

判狀勿憑偏詞

訟者之詞。人率自掩其過而歸咎於人。甚至鑿空撰造以欺有司。若今日甲訟乙。輙憑偏詞。以甲爲是。明日乙訟甲。又憑偏詞以乙爲是。追二詞並至。而吾之所判。已矛盾矣。故判狀勿憑偏詞。必得活法。若其詞無理者。不加詰問。則投狀者。必多一狀之出。牽聯追逮。未至有司。而其擾已甚矣。兼有一等無良人。本欲脫狀。牽擾良民。覓賂休和。其實不敢對辯。故覽其詞無理。必反復窮詰。灼無可疑。則易受斯妄詞者寡。而良民得以安居。未見情實。不若平辭而判。俟二競俱至。然後剖決未晚。成周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呂刑兩造具備而後師聽五辭。蓋懲其以偏詞定曲直也。

判狀勿多追人

訟者元競本一二人。初入詞。類攀競主之兄弟父子。動輙十數人。甚至與其夫相毆。而攀其妻爲證。與其父相毆。而攀其女爲證。意在牽聯人數。陵辱婦女。輙羈縻。若不自我點追。而一付之於吏。則吏必據狀悉追。亡一人得免。卒衆追一人。則有一人賂。執判在手。引帶惡少數輩。名曰家人。驅勵乞覓。雞犬一空。稍不如意。則穿聯滿道。未至有司。而其家已破矣。故必量事之緩急輕重。如大辟劫盜之屬。則追去勢須遠追。餘如婚田鬭毆之訟。擇追緊切者足矣。婦女非緊切勿追。

示無理者以法

官僚胥吏。明法律者寡。小民生長田野。朝夕從事於犁鋤。目不識字。安能知法。間有識字者。或誤認法意。或道聽塗說。輙自以爲有理。至謀於能訟者。率利其有獲。惟恐不爭。往往多甘其辭以誘之。故彼終於傷肌膚破家產而不知悔。原彼之意。蓋自以爲是耳。使自知其無理。何苦於爭。亦常念愚民之亡知。而遭其偏必詳覽案牘。反復窮詰。其人果無理矣。則和顏呼之近案。喩之以事理。曉之以利害。仍親揭法帙以示之。且斷何爲之解說。又從而告之曰。法既若是。汝雖訴于朝廷。與不出是耳。使今日曲法庇汝。異時終於受罪。汝果知悔。當從寬貸。不知悔。則禁勘汝矣。稍有知者。往往翻然自悔。或頓首泣以訴曰。某之所爭。蓋人間某有理耳。今法果如是。某復何言。故有皆願退避而不復競者。前後用此策以與訟者頗多。如頑然不知悔。始寘之囹圄。依法而行。自後往往不從觀諫者蓋寡。如不先委曲示之以法。而驟刑之。彼猶以爲無辜而被罪。宜其爭愈力而不知止。

勿萌意科罰

凡訟至有司。不宜先萌意科罰。設萌意科罰。則或發富家之陰私。或牽聯富家之婦女。往往以爲奇貨。其心必喜。喜則行之必嚴。追逮必衆。其事本細。張皇成大。指顧可以破人之家。殊不知設官設吏本爲理民曲直耳。今不問曲直而利於取財以破人之家。於心寧無愧。於君寧無負。於幽明寧無譴。可不戒哉。

面審所供

吏輩責供。多不足憑。蓋彼受賂。所責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牽合。變亂曲直。山谷愚民。目不識字。吏示辭不實。若憑所供輙斷。而不面詰之。則貧弱之民。無辜而受罪矣。凡吏呈所供。必面審其實。如言與供同。始判入案。或言與供異。須勒再責。若供不當廳而令其下司。則豪強之人教唆之徒公然據司案而坐指揮叱咤。變情亂。善良之人。有冤無告矣。

是斷憑元供

二競者之詞。悉見於親供。或憚案牘之繁。不暇遍覽。將結斷時。案吏則以案具始末情節引呈。意欲便於觀覽也。不知甲乙對說。甲之賂厚。則吏具甲之詞必詳。乙之詞雖緊要者。亦且節去。以此誤長官之判多矣。既有元詞。自當詳覽以定曲直。又且情節適爲詳耳。

詳閱案牘

理斷公訟。必二競俱至。券證齊備。詳閱案牘。是非曲直。了然於胸次。然後剖決。蓋人之所見有偏。若憚案牘之繁。倦於詳覽。遽執偏見。自以爲得其情。而輙剖決者。其過誤多矣。

詳審初詞

訟者初詞。姓名年月節目必須詳覽。蓋案牘動至數萬言。雖若繁夥。然大率不出乎初詞。儻後詞與前異。前詞所無。而其後輒增者。皆爲無理。若夫獄囚所招。則先匿其實。旋吐真情。又不可例憑初詞。

通愚民之情

健訟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詞熟而語順．雖譎詭獨辯．庭下走吏．莫敢庭忤．良善之民．生居山野．入城市而駭．入官府而慄．其理雖直．其心戰懼．未必能達．若又繼走吏輩訶遏之．則終於抵默受罪矣．凡聽訟之際．察其愚朴．平昔未嘗至官府者．須引近案．和顏而問．仍無走吏勿得訶遏．庶幾其情可通．

交易不盡鈔

田產典賣．須憑印券交業．若券不印．未及交業．雖有輸納鈔．不足憑據．蓋白券可偽造．賦稅可代輸．昔劉沆丞相知衡州時．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訴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出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為驗．沆不盡鈔而詰其元買非實．始服罪．事有適然類此者．宜加察焉．

誣告結反坐

近世風俗．大率初入詞．輒以重罪誣人者．不可不察．如白日相毆於路．則必誣曰劫奪．入於其家而相競．則必誣曰搶劫．與其婦女交爭．則必誣曰強姦．墳墓侵界．則必誣曰發掘骸骨．似此類其真實者豈可概無．但鑿空假此．以為詞訟之常．詞老可怪耳．甚至公然以大辟誣人．略不知懼．且有一人病且死．與甲初無預．而甲妄認親屬．誣乙毆死．固知其無罪．然事屬大辟．有司不敢不受．勢須委二官檢驗．吏胥之追求．里保之乞覓．一鄉騷然．爭俟明有司早得脫．而其家已破矣．或專用舉貨之謀執．卒未得直．故良善畏事之家．往往多厚賂求休息．為甲者無故而獲千金．故鄉俗目之曰鬮紀．萬一乙不訟．至有淹延日久．屍見實情．甲之罪不過杖一百耳．蓋縣家凡一事解郡．所費不貲．或郡吏來就疏駁．罪反及身．故縣家多從末減．此風所以滋長而無忌憚也．似此誣告．必先勘結反坐．果誣必結解依法而行．庶懲一戒百．內有畏反坐者．輒令老人婦人入詞．故老人須追子．婦人須追夫．詞結反坐後追究．

禁告訐擾農

頑民健訟．事或干己．猶有可諉．事不干己．可不力懲．且冒占逃絕戶產．若匿牙稅之類．在法固許人告．使告者得實．豈但追逮．奈有一等無圖之人．不務農業．當農事正急時．輒乘間以此誣告．擾農民遽挾證物．方其訴時．未必一一知其實．惟擇善儲貲有鄉之家．從無入詞．以僥倖其一中．且如告一戶冒占產一不下數十項．有司追究不盡．則恐終不能絕詞．若悉追究．則牽連動是數十人．淹延驗是踰月．都保之追逮．鄉里之供贍．一鄉騷然．良民業在農．耕耘一失其時．則終歲歉饑．往往不憚厚賂以求和．或不賂則至於有司窮究得直．彼不過負妄訴之罪．而被訴之家．所損已多矣．在法諸訴田宅之訟．自二月以後為入務．今縣家多畏誣告者之健訟．或無證驗郡若監司脫判送下．往往未必入務．故不務之人．得以乘其農急而規財．假務農者不得安業．要當候務開日追究．或係郡監司送下．亦宜具此利害以聞．

告訐必懲

鄉閭之弊．莫大於姦民得志．而良民受害．夫安分之人．業在田畝．自幼之老．足未嘗至官府．事切於己．尙隱忍不欲訟．其有不務農業．專事健訟者．欺其善儒．往搜求其短．誣告挾賂．縣令不明．則吏胥之黨．枝蔓

追究．必破其家．縣令苟明．追證既備．罪有所歸．則妄告者俛罪．不待理斷而妄飾其詞．今日走郡．明日走監司．脫其判送．或紫案．則又因循延迴以幸脫矣．此姦民所以終於得志．而良民受害．故凡投詞有事不干己者．必加懲治．無使脫判．以害良民．

措佃勿遽給

姦民密知人有產無契者．有契未印者．界至不明．輒詐作逃絕乞佃．脫判會時．屬里正耆鄰．扶同證申．姦吏利其厚賂．不加是非．遽與但詞給據．彼既得據．輒爭耕交鬮．倘有今日方攜據而去．而明白相來．甚至殺傷者．有司追究．附之里正．則曰鄰人．問之鄰人．則曰里正．其實皆里正受賕．勒此為鄰．而彼實不知．又或以佃者為鄰．或以親戚為鄰．故必反覆得實．仍勒里正結罪保明．俟差鄰都再會．如不實．或續有人競．必先抵里正罪．庶知忌憚．

證會不足獄

鬬毆必追證．而證不可盡一人之詞．爭界必會實．而會不可盡信耆鄰之說．蓋富者有賂．則可以非為是．貧者無賂．則可以是為非．非惟證會．則凡貧弱者皆無理矣．鬬毆之證．必察其人之強弱．情之是否．爭界之訟．須令詳觀地形．攷之契要．反覆參究．必得其實．然後可決．

再會須點差

里正會實．受賕但曲．或乞差鄰都再會．若雖更擬差．或受賕再差．其親故則偏曲如初．卒不得直．故必自我點差．使之不測．

鞫訟無枝蔓

詞有正訴一事．而帶訴他事者．必先究其正訴．外帶事須別狀．蓋鞫獄不宜枝蔓．枝蔓則一事生數事．曲直混殽．追逮必繁．繫累必久．吏因以為幸．而民乃以為病矣．若夫枝派異而本同一事者．又不可以是論．

立限量緩急

立限寬嚴．必揆事之緩急．不量緩急而一切以緊行之．則緊緩難辨．承限者抵罪必多．勢不可久．其終必至於緊與寬者俱為具文．是以信牌之類．不可常出．常出則人玩．惟上司禁限追會．及大辟強盜．時出而用之．玩者必懲．故人不敢慢．緩急可辦事．

立限量遠近

憑科若訟常限．須酌佐官廳同一日．如一鄉十一都二十一都．則以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都則以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之類．非惟整齊無雜亂．易稽考．且里正戶長一月止三日在公．餘則多矣．時焉有上司追會．有大辟．有盜賊．有冤抑者．不可拘常限．故不得已而用破限焉．破限必揆地遠近．蓋遠鄉往返有四五百里者．若例與一二日．追會不至而輒撻之．則是責人以其所不能．里正受斃．詐以所追人出外．或病而妄申者．則其常矣．其間豈無實病者．必酌情而庶亡冤濫．

備狀照前限

里正催狀違滯。詞首未免備限。蓋狀有常限。有破限。若再狀不照元狀日限。則前後限參差不齊。雜亂無據。故再狀必勒吏先照元展日限批於狀首。再判必同元限。以限無矛盾。易於稽致。如經久不至。則改緊限。或信限以速之。庶幾有寃不至無告。

欄不留人

訟者始至填委。慮其逸去。多先寘於欄。直欄者邀挾不如意。輒閉留終日。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遇盛暑數尺之地。人氣充牣。多至疾病。要須於始至時。即監召保。毋得入欄關留。

繁監繫人

二競千證俱至。即須剖決。千證未備。未免留人。承監人乞覓不如意。輒將對詞人鎖之溷室。故爲鎖餓。不容人保。人或受競主之賕。以無保走竄妄申。官司不明。輒將其人寄獄者多矣。凡承監須令即召保。不測檢察。如不容保。故爲鎖繫。必懲治之。仍許親屬無時陳告。或果會而無保。須度事之輕重。或押下所屬追未至人。

里正副勿雜差

里正副分上下半月。本欲受役均耳。有合受上半月者。重難事輒囑吏留於下半月。是遺利賂。事本下半月合受者。輒作妨嫌。差上半月。苦樂不均。弱者受害。要當嚴分上下半月之禁。無得雜差。行之有年。雖曰兩年充役。實則一年。故人皆樂充。罕有爭競。在處里正事體雖不同。或有似此者。因當知也。

用刑須可繼

縣官追逃。多責里正。里正違初限。未可遽杖。且要緊事追人。初限五日不至。遽撻之矣。次限又不至。不再撻則益見緩慢。而前杖爲虛設。再撻之則五日內杖瘡必未痊。非惟法所不許。兼恐過傷。罪在懷結。故初限未至。不若量執。或鎖身示以不測。不專用杖。蓋縣令之威。不過杖一百耳。用之未盡。則彼猶勉強以自遁。遽盡用之。其如不可繼何。

戒諭停保人

鄉人之訟。其權皆在信聽安停人。以爲有理則爭。以爲無理則止。訟之初至。須取安停人委保。內有山谷愚民。頑不識法。自執偏見。不可告語者。要須追停保人戒諭。庶或息訟。

執狀勿遽判

事有涉恐異時有競。而先欲徵本者。輒多端脫判執狀。以爲異時交爭之證。要當審其事之利害。未可輒判。如遺失契書之類。必究實。如婦人乞改嫁之類。必追會。果得實。然後坐條告示。其他非要緊執狀判語須活。不可偏執。

緊限責病詞

狀乞責病者之詞。必其人垂死。若立限稍緩。未責詞而已死。無緦麻以上親在傍。令委二官檢覆。非惟檢覆之官一出。鄰里騷然。兼格日申憲司。事無疏駁。要當榜示。許不拘早晚。披陳所判。須仰即往。不可如常

限三日五日。恐稽緩終至委官撿矣。

隨宜理債

官司有阿徇豪民者。凡借負不問虛實。利息過倍。一切從嚴追理。則豪民必至兼并。小民有寃亡告。又有矯是弊者。不問是非。一切不理。則豪民不敢貸。一遇歲饑或新陳未接。小民束手相視餓死。本欲恤之而不知反以害之。要在平心遵法而行耳。

受狀不出籍

出籍受狀。其間有作匿名假名狀。投於籍中者。稠人雜還。莫可辨認。兼有一人因便投不要緊數狀。及代名數人者。要當於受狀之日。引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隨喚姓名。當廳而出。非惟可革匿名假名之弊。且一人止可爲一狀。健訟者不得因便投數詞以紊有司。

判狀詳月日

覽狀必詳其發端月日。蓋事有要緊者。必即訴于公。經數月而後始入詞者。必非要緊。須詰其因何稽緩。如詞內隱其月日而不言者。必已經久。或在赦前。須令再供。然後施行。

籍緊要事

州縣一番受狀。少不下百紙。內不要緊者甚多。程限排一概主之於吏。若欲一一親檢察。則精力不逮。緩急俱廢。要當擇事干緊要。若情有寃抑。若詞委送者。別籍置之。案明載日限。日舉一閱。違滯則追。庶亡稽緩。

案牘用印

田產之訟。官司考之契要。質之鄰證。一時剖判。既已明白。無理者心服無詞。有理者監案日久。一得判輒歸。未必丐給斷憑。元案張縫。率不用印。數年之後。前官既去。無理者或賄元主案吏折換。或賂貼吏竊去。兼主案吏若罷與死。輒隱匿詐言不存。彼遂依前飾詞妄爭。有理者欲執前判。無所致據。則前判皆爲虛設矣。凡事判案。須即用官印印縫。仍候給斷憑訖始放。

無輒役民

公廨有傾則必備。有餓則必葺。無致因循頹毀。以貽後費。至利民之事。如建學校。開溝渠。隄防。立城壁之類。必於農隙盡心力而爲之。若起蓋樹植。營治以爲無益之觀美者。力有未及。宜小緩。蓋勞民役衆。率亡怨嗟。和買竹木。寧亡騷動。在審其緩急輕重耳。昔益川令政慘酷。惟事務亭臺。書榜額爲美名。宜其爲遠近笑耳。

籍定工匠

役工建造。公家不能免。人情得其平。雖勞不怨。境內工匠。必預籍姓名。名籍既定。有役按籍而雇。周而復始。無有不均。若名籍不定。而泛然付之於吏。則彼得以並緣爲奸。本用一人。輒追十人。藝之精者。反以賂

免而不能者任彼擧進不得脫，非惟苦樂不均且破壞未成而民間已騷然矣但設籍之始須括得實無使里正與夫匠首者因緣匿庇則其籍始可用耳

示不由吏

凡親民之官稍有知者孰不欲平必以決事然事有不得平者蓋由姦猾居鄉則蠹害細民在公則封持胥吏甚至有司胥吏奉承其意惟恐或忤以至以曲爲直以是爲非長官不明不公者則唯吏是從間有公且明者一切自出己見彼之訟不勝輒以胥役受賂妄訴吏者多矣吏何是恤但姦民得志吏益畏憚小民之屈愈不可伸故凡吏呈事案須先引二競人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斂手以退遠立于旁吾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並將以其曲直不出於彼非惟吏不得以詐取民財且使姦民無歸咎於吏而妄訴矣

詳畫地圖

涖事初至雖有圖籍粗知大概耳既事之後必令詳畫地圖以載邑井都保之疆界人民之居止道途之遠近山林田畝之多寡高下各以其圖來上然後合諸鄉邑所畫總爲一大圖置之坐隅故身雖廳事之上而所治之內人民地里山林川澤俱在目前凡有爭訟有賦役有水旱有追逮皆可以一覽而見矣昔呂惠卿雖不足道觀其以居常按視縣圖究知鄉村地形高下爲治縣法蓋亦有所見也

戶口保伍

縣道戶口保伍最爲要急苟不經意設有緩急惘然莫知始至須令諸鄉各嚴保伍之籍如一手五家必載其家老丁幾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幾人名某年若干幼丁幾人名某年若干凡一鄉爲一籍其人數則總於籍尾有盜賊則五家鳴鑼併救互相應援或遇差役起夫水旱賑濟皆可按籍而知誠非小補

備禦火盜

治舍及獄須於天井之四隅各置一大器貯水又於其側備不測取水之器市民團五家爲甲每家貯水之器各置於門救火之器分置必預備立四隅各隅擇立隅長以轄爲四隅則又總於一官月終勒每甲各執救火之具呈點必加檢察無爲具文儻有緩急倉卒可集若不預備臨期張皇束手無策此不備而甚急者宜加意焉

禁擾役人

爭役之訟多起於縣家非泛科擾（謂非泛寄科有此者）期限嚴迫不時鞭撻兼吏輩每過取役未滿而家破故力爭以冀倖免若盡絕非泛科擾有地遠近立限凡事皆酌其輕重而少寬之又嚴禁吏輩毋令過取則人樂其優他爭先願充又何競之云

差役循例

差役素有則例如某都里正元例差及稅一貫文止不可輒差未逮一貫文者如某保戶長元例差及稅三百文止不可輒差未逮三百文者或及元則例之家比向來頓減止三家二家長充而未及則例之家

有稅力優厚可以任役者又在隨宜更變

酌中差役

物力既高歇役且久充役無辭要其所爭多起於稅高而歇役近者則以輪差之法而科稅少歇役久之家稅少而歇役久者則以歇役六年再差之法而糾稅高歇近之家有司涂制多不能決（按戶役令諸歇役六年與批比差之文自紹興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指揮已刪去矣）今若將歇役六年者輒再差則此稅高者長充其餘力能任役六年者輒再差則此稅高者長充其餘力能任役者永得優閑其害在上戶矣若將稅及元則例人周而復始一概輪差則稅退五倍十倍者二者皆未均要當以見行條法參物力高下歇役遠近酌中定差如稅過數倍歇役十餘年則亦可以再差矣不然則且差稅及元則例歇役年深之家其間有析產自腳物力及則例者自合先充（原本此條疑有誤）

禁差役之擾

縣令不明則吏因差役並緣爲奸如差甲得賂輒改差乙差乙得賂輒改差丙本差一戶害及數家爭競優擾久而莫定故差役之先必嚴責所差吏罪狀如被差人有詞則令供合充之家當廳索案帳與籍參究定差無至再誤如始差不當必罪元差

役須預差

在法役將滿合先一月預差蓋爭脫遷延前者既滿勢須與替後者未定煙火盜賊誰任其責須先一月勒吏詳審定差如差已當枚辭未伏須令權就役候追究有理則將充過日月與將來應役月日通理

常平審給

常平義倉本給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之人每歲仲冬合勒里正及丐首括數申縣縣官當廳點視以給妄所妄冒然里正及丐者蓋是以求賂有賂者非窮民亦得預無賂雖窮民不得給兼由丐首括數而得給者往往先與丐首約當給米時則分其半疾病羸者不能行則所給或盡爲丐首奄爲己有不然亦衰當例而丐者所得無幾矣夫丐首強壯亡疾病一家舉數人霑食於常平而又強掠如是其弊可不革哉要當嚴禁其乞覓不公之弊優加多散榜令窮民自陳庶幾常平不爲虛設

安養乞丐

歲饑丐者惟賴縣無室廬以居之往往將多饑寒或犯霜雪凍餓而死者相枕籍於道矣州縣倘能給散條以安之豈不愈於創亭榭園圃以爲無益之觀樂乎昔范公嘗奏乞增置福田院官屋以處貧民至今爲盛德事士大夫毋以爲緩而不加之意

收恤遺棄

凡任宅生字民之寄要須視民如子一人號呼不得其所當任其咎且歲饑遺棄孤幼於道者紛紛不收而字之何以爲民父母凡周歲至四五歲者未能自支持從知收恤而不時時親檢察其終必死耳要當於要近處圍一室以處之仍專官一二人既字而又時時親檢察如惟己子焉則所活必多宅生字民之

職。始爲亡媿。昔元次山所得俸祿。悉以衣食人之孤遺。天下至今稱之。

月給雇金

縣有弓手手力。役於公家。悉藉月給以爲衣食。縣家常賦不辦。往往越數月不給。彼之仰事俯育。豈非嫁娶。道乎其身。弓手不過假捕盜擾鄉閭。執縛良民。騷擾百出。手力亦不過假賦擾害民。以覓厚賂。縣令有以致之。故財賦不辦。須措置有方。若雇金須按月而給。蓋在我無虧於彼。彼或害民以陷於罪。懲治雖嚴。而亦無詞無怨矣。

州縣提綱卷三

捕到人勿訊

大辟劫盜捕至之初。例於尉廳及州庭。輒訊杖數百。名曰入門杖子。然後付獄。不知其在都保或巡尉羈絆繫多日。飲食不時。飢餓羸瘠。兼爲承捕人考掠。其傷已多。若不先驗以備不測。又從而酷訊之。往往至獄即病。方鞫情狀。而其人或死矣。既死。合委官驗看。若痕在致命。罪關慘酷。至累終身。故始至須躬問大情。仍驗有無傷。始付獄。戒給飲食。然後鞫之。異時生殺。自有常憲。不必於其初輒酷訊之也。況饑至之初。罪辜未明。一例輒訊。異時鞫無犯。追悔亡及。

革囚病之源

囚之所犯。自有常憲。死於非法。長官不得不任其咎。若縣道則多無囚糧。貧亡供送者。多賚之吏。吏爲粥自不給。往往經日不食。或與之微。不能充饑。況又時加考掠。得疾以至於斃者多矣。又囹圄不掃。匣杻不潔。穢氣薰蒸。春夏之交。疫癘易發。至有負死囚枷鎖而出者。蓋罰業計人多。罪何所逃。故貧亡供送者。官須日給米二升。以爲飲食。重囚則差人入獄監給。輕囚則引出對面給。庶免減尅。食寒則深其獄之四圍。滌渠。蠲其穢汙。俾水道流通。地無卑濕。而又時時灑掃。使之潔淨。嚴冬則糊其窗牖。給之襖褲。庶令溫煖。盛暑則通其窗牖。間日灑滌。由是疾病無自而生。惟時時留心檢察。是數者亦庶幾古者欽恤之意。

疑似必察

昔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搒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蓋情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苟其辭未伏。不可不審也。若辭已伏而涉疑似。亦未可輒信。蓋在囚日久。考掠不勝苦。亟欲出獄。不免誣伏。不察其實而輒結案以解。或已殺之後。而真犯者敗。死者其可復生乎。昔薛雍爲溫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廚戶濺血汙衣。遂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已引伏矣。雍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他如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辨妾奴事。向公敏中在西京。辨僧殺婦人事。皆已誣服。後手反其獄。亦世所稔聞。史傳似此。不可枚數。凡事有涉疑似者。雖其辭已伏。亦須察之以緩。成於疑罪。須當從輕。古人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者。蓋爲是耳。

詳究初詞

昔劉公安世謂宋若谷治獄有聲。論曰獄貴初情。分牢處問而已。今之縣獄。初詞乃監之推與。郡獄悉之以鞫。凡里正及巡尉解至犯人。多在外經停。唆教變亂情狀。若縣令不介意。而輒付之主吏。則受賕偏曲。一律供責。其後欲得其情。難矣。如解至犯者十名。點差他案貼吏十名。各於一處隔問。責供詞。則可取。內有異同。互加審詰。既得大情。輕者則監。重者則禁。然後始付主吏。雖欲改變情數。攀摭平人。不可得矣。

入獄親鞫

吏胥之老成者。與百姓蹤跡多詐。隱見役須皆後生。不歷世事。不識條法。惟知乞取賂家。今以大辟及盜付之。則生殺在其手。豈亡冤濫。故凡獄事始至。須入獄親鞫。實得其情。若經久吏受賕。變亂其實。害及無辜必矣。

事須隔問

書云。察辭于差。蓋事之實者。不謀而同。凡有差者皆非真情也。獄事須分處隔問。無令相通。衆說皆符。始得其真。如有矛盾。必反覆窮詰。若付之於吏。聚干連人於一處。而泛然問之。則隨是非。衆口一律。不至誤入。必至誤出矣。

勿訊腿杖

訊杖。在法許於臀腿足底分受。然每訊不過三十而止。今人動輒訊至數百。蓋腿與陰近。訊多必驚作輒死。嘗見某郡官司訊人腿杖。過百即死者。不可不爲深戒。

獄吏擇老練人

獄吏若以惡少年爲之。則不識三尺。考掠苦楚。必求厭所欲而後止。甚至終夜酷絣。因於廁。至死而獄吏酣臥不知者。又有白日絣囚至重。旁無人守。已死而獄吏始知者。彼何所顧藉。待罪則在官耳。故凡獄吏須老成更練者爲之。有合鞫訊。勒主吏持勘囚歷取押。然後入獄。非時苦楚。切須嚴禁。

不時入獄

獄官不常詣獄。非惟獄吏自恣。將無辜人寄禁。且出外買飲。傳寄消息。或聚衆吏在獄博戲。往來如逆旅。甚至重囚竄逸而不知。須不時親詣獄。索牌點視。庶有忌憚。

病囚責出

獄官夜點獄時。或聞有呻吟之聲。必須翌旦亟令醫胗視。果病。非大辟強盜。並權出之。令保人若親屬同視醫治。或無保若親屬。須責承監人安之旅舍。然旅舍多令臥於地。飲食不時。病勢轉加。必責其令寢於牀。選良醫醫治。日以加減聞。仍責主案吏時檢視飲食。或至不可救。在我無愧。而人亦無詞矣。

病者責詞

獄吏受賕。或詐申囚病。擬出。至實有病不得醫。反不即申。或死於獄。事屬不明。須嚴戒有病即申。輕罪即出之。或病稍重。即委他官責詞。內有以無病詐申者。須親檢察。

病與別牢

重囚有病。須別牢選醫醫治。仍追其家屬看侍。或有患瘡者。亦須別牢。時其滌洗。毋使與餘囚相近。蓋因者同匣而臥。朝夕薰蒸。必至傳染。

檢察囚食

囚之二膳。送於獄門。係司門者傳入。往往所或不稱意。輒故爲留滯。致令飲食不時。饑稍成疾。須有責獄典檢察。不測親問。內有無供送而官給之糧者。獄吏早晚例以飲食當廳呈報。而後給。然所呈皆文具。其實減尅。所與無幾。當呈時。須差人依樣責給。無使減尅。徒爲虛文。

逐旬點囚

囚在獄日久。考掠苦楚。饑餓病疥。沿之牀室。無由得見。旬日必出於獄庭之下。一一點姓名。且令繫於獄之兩廊。一則病疥可見。二則有不應禁者。即釋之。三則令獄吏潔其牢匣。然後復入。不爲亡補。

獄壁必固

獄吏得囚賂。或夜縱其自便。重囚無路竄脫。或因飲水時。稍漸以水潑壁。浸漬泥濕。夜深則搦泥穴壁而出。獄吏莫知者。嘗有是事矣。故重囚夜臥。無令近壁。兼四壁須令板夾。仍堅其墻圍。有據卹避。

鞫獄從實

縲紲之下。何求而不得。若專尚威猛。考掠苦楚。勒其招伏。彼不得已。雖一時面從。非惟異時翻異。罪在失入。況死者不可復生。命誰與酬。又有矯是弊者。一切不加考掠。專以輕罪誘其承伏。愚民不識法。苦於久繫。意謂果輕。亟欲出獄。往往釋服。其後却加以重罪。則是以甘言誘人入於死地也。故鞫獄不可專用威猛。亦不可誘以輕罪。惟察詞觀色。喻之以理。扣其實情。俾之自吐之。則得矣。

健訟者獨匣

健訟之人。在外則教唆詞訟。在獄若與餘囚相近。朝夕私語。必令變亂情狀。以至翻異。故健訟者須獨匣。

不可與餘囚相近。

二競入同牢

二競俱禁。若令別牢。則獄吏受富強之賂。公然傳狀詞。遞信息。使之變亂情狀。不若俾競主與之同匣。非惟互相譏察。猶有忌憚。且同匣日久。情或親密。解讎爲和。亦息訟之一端也。

密囚勿對吏

主吏有勒囚招狀者。必戒其引問無翻異。囚畏不如所戒。必遭楚掠。若對吏引問。則囚必一切認服。不敢吐實。故引問時。須令主吏遠立。仍和言喻囚並案。反覆窮詰。必得其情。始可憑矣。昔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死獄將抵罪。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懼捶楚。不敢言。公引囚辟左右復訊。方得其實。非文恭之精誠。鮮不誤矣。

夜親定獄

縣令有憚其夜點獄者。或分之佐官。或委之典吏。皆於法不許。若有過失。罪將誰歸。凡嚴寒盛暑。須躬入逐牢。用燭照視。點姓名。或用縲紲有輕重其手者。亦可因而檢察。

勿輕禁人

不應禁人勿禁。若未欲訊決而權寄於獄。或係干證人。日當引對者。晚須出之。蓋法不應禁。或有不測。罪無所逃。若婦人當刑禁者。必先驗其有無孕。恐或墮胎。無以自明。

審記禁刑

禁刑日。或因事紛擾。吏失檢舉。或一時盛怒。倉卒忘記。或案吏結解。處所囑實稽慢。先作檢舉。立斷罪虛案。位之案各。當立虛案時。往往所用日印。不照禁刑之日。或被檢察。罪不可逃。故遇禁刑須大書于牌。寘於目前。庶幾自警。不至過誤。

革盜攞賊

盜者平時與人有隙。或受吏唆教。類以寄贓誣平人。平人憚其禁對。不敢辯。往往輙買贓賠償。官司見所納如數。意謂得實。不知悉非本物。夫平人典質衣裳賠償。以中盜賊復讎之姦計。其屈已甚矣。況吏得賂則俾認爲眞贓。不得賂又以非元贓而追逮。其害豈可勝言哉。必須親鞫得實。然後追索。

罪重勿究輕

諸鞫重罪。大情已明者。其餘輕罪並聽招結款追究。載在令甲。非不明白。邇來州縣。多不奉行。切宜留意。

州縣提綱卷四

廉則財賦給

有一邑之土地。斯有一邑之常賦。有一州之土地。斯有一州之常賦。或至匱乏者。多起於守宰之不廉。蓋守宰廉。則吏爲欺弊。猶有忌憚。守宰不廉。則已盜其一、吏盜其十、上下相蒙。恣爲欺隱。其終未有不至匱乏者。故理財當以廉爲先。又能時時檢核滲漏。無有不給。

覈月解圖

賬事之初。須計一歲所入之數。與所出之數。有無虧贏。有虧則公勤措畫。常賦月解。須預爲圖軸。置之坐右。朝夕以對。已解者隨即朱銷。故色色財賦。舉目可見。必不至於慒然不知。遂展期矣。

稽簿書

縣道財賦。本源全在簿書。鄉典姦弊。亦全在簿書。大率縣邑賦籍。每戶折色。必據税總數而科。如某戶元税若干。收若干。推若干。今總計若干。然後合科折色某物若干。逐輸即於折色每項注某月某日某號鈔納若干。遇點追揭籍。欠之多寡。曉然在目。或者不然。夏秋税籍。止載某戶收若干。推若干。不總結今計數若干。惟無今計總數。故鄉典受賕。隨時更改。或續添收一項。不見其多。或續再推一項。亦不見其寡。況既收矣。續受賄。輙注云誤收。既推矣。續受賄。輙注云誤推。或於誤推誤收之下。又有的推的收。自知欺弊已甚。

惟其覈究。則又故爲草書小字。令人不可曉會。兼甲乙交易。甲已推而乙不收。乙已收而甲不推者。比比皆是。惟無今計總數。故所敷折色。與税之多寡不相應。是以財賦走失。不可勝言。而差役無憑。習以成風。恬不爲怪。更加數年。則有賦者亡產。有產者亡賦。不可稽考矣。必須於賦籍勒一一大字。楷書今年某戶税元數、必照與去年今計總數同。仍於今年推收之後。總結一今計實數。折色則據今計數而敷。總數之下。斷不許改易塗註。凡有收者。必照推。有推者。必照收。故推收有準。折色與税始相當。而財賦無走失矣。

關併詭戶

今之風俗。有相尚立詭名挾戶者。每一正戶。率有十餘小戶。積習既久。不以爲怪。非惟規避差科。且緣縣年深。倚非本名。不認元賦。往往乾收利入己。而毫毛不輸官者有之。蓋詭名挾戶鄉典悉知。須勒從實關併。則賦不至走失。而差科均矣。

追税先銷鈔

二税之輸。簿曆不即憑官鈔銷籍。異時按籍而追。至有已輸而枉被擾者。凡未追之前。須勒鄉典以官鈔銷籍淨盡。結保明實欠。然後點追。

揭籍點追税

頑民違省限。不輸官物。未免點追。若縣令不親揭籍。惟憑吏具數呈點。故多者以賂獲免。而所追者。無非貧弱矣。蓋人戶拚欠之多寡。具在省籍。要當親揭點追。毋令具數。庶幾均平。

收支無紊

官司收支。必分委佐官。凡一日賦財出入之數。詳給文曆。既晚不可復請官。若錢在吏手多。輙令設法於當日晚。撤收於外櫃。差吏一名照數點入。用鑰封記。翌早即請官監入庫。無至因循。又旬終須計見存數委官點眡。庶無（奈此下原本有闕文。）

帑吏擇人

帑吏必擇信實老成人。仍召有物力者委保。蓋賦財繁夥。用之非其人。或至盜用。無可追理。異時不過誣攤平人。有司不令均償。則彼亡所從出。官帑有虧。若令均償。則擾及亡辜。要須防之可也。

搜求滲漏

長官日困於應酬。賦財文書。凡目既多。往往不暇詳究。兼前後交承。首尾不相應。以至滲漏者甚多。或支數與收數不同。細數與總數有異。或上曆支解而復收入己。或已解及數而濫數虛解。或以單子脫解而不上籍。或以鈔脫解而不上曆。假此之類不一而足。故收支須月終磨叢。解錢必持單子。若簿曆鈔同押始判支如印鈔及批曆稍遲。即須監索。

雜役不禁

邑有戶長。居於鄉村。其間平生未嘗至官府者。若必勒親身自充。非惟不知詭名挾戶。且不慣催科。徒遭刑責。費既不貲。甚至破家。於法計家者。合從其便。蓋一都戶長。必有平昔專代充之人。詭名挾戶。逃亡死

絕。彼無不知。故催科不勞而辦。要須擇信實人。仍召市戶一名委保。不然。則不許募亡賴慣受杖者應限。

催科省刑

縣官催科引蒐。戶長日不下四五十人。訊杖違法過數。則日不下三千。以月計之。所訊幾十萬矣。積而至於三歲不知其幾十幾萬。而決撻不預焉。雖云奉公行法。然呼號之聲。上徹于天。其間豈無濫及。痛楚誰其酬之。倘能遏弊源。出信令。嚴虛實。崇勸誘。固不必專尙訊撻也。

革催數欺弊

戶長皆限。引蒐催數。多寡率計於吏手。縣令豈能一一悉知。往往吏得賂。則以催少爲多。故僥倖免罪。不得賂則以催多爲少。故枉受刑責。要當於引蒐時。不測點一二覆數。則多寡顯然在目。而爲數者有所忌憚矣。

戶長拈號給册

民戶有樂輸。有抵頑。有逃絕。總一都內造册一扇。於中立一二人催理。且甲戶力厚。則囑吏以樂輸。則鮮載其名于册。故催理易辦。其不樂輸及抵頑之戶。別立其名。無使弱者受害。苦樂不均。須勒吏先以一都內所有逃移絕戶。均爲二册。各立號。仍別審干闕。令甲戶至官。隨意拈之。庶絕私囑之弊。

受納苗米勿頻退

輸納苗米。不中則退而弗受。蓋欲其換納耳。然所退動輒數十石。至百石。彼豈能盡易別米入納。不過稍幾易姓名。復將退米再輸。受納官既不能一一辨認。徒見出入擾擾耳。故除雜水濕者勿假外。其餘有糠粃或糯碎之類。不若止令就倉篩颺潔淨。然後領之。

優白輸人戶

邑井攬戶與倉斛深熟。鄉村自輸人戶。與斛子不識。當交量時。往往輕量其手。致令自輸人戶。折米與攬戶。要當時時覺察而優異之。毋令刁蹬村民。庶使其自輸。

禁攔入倉

凡倉受納。止可容斛子及輸納之戶。其無干預人。悉令出倉。毋使在內指倉斛等爲由。陽爲乞覓。陰爲偷盜紛然（原本紛然下闕文）

當廳給鈔

受苗每名數足。隨即印鈔。面發人戶。毋致出倉。其鈔於本廳印給。亦勿令吏收鈔自給。蓋遠鄉之民。固有因循不取給於無執手者。若夏稅則尺寸奇零。鈔數繁多。必須聚一日所輸。翌日印給。如苗鈔不即給。夏稅鈔翌日不給。許其不時執覆根究施行。

四庫全書提要

州縣提綱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題陳古靈撰。古靈者。宋陳襄別號也。襄字述古。侯官人。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從官所至。必講求民間利病。沒後友人劉彝視其篋。得手書數十幅。皆言民事。則此書似當出於襄。然襄所著古靈集。尙傳於世。無一字及此書。又所著易講義、郊廟奉祀禮文、校定夢書等。見宋史藝文志、福建通志。說郛中不言更有此書。晁陳二家書目亦皆不著錄。書內有紹興二十八年語。又有昔呂惠卿、昔劉公安世語。考襄卒於元豐三年。距南渡尙遠。不應載及紹興。且劉呂皆其後進。不應稱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樂大典所載本。蓋據元初所刻。前有吳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蓋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淵閣書目所題。當出譌傳。不足據矣。其書論州縣臨民之方。極爲詳備。雖古今事勢未必盡同。然於防姦摘弊之道。抉摘最明。而首卷推本正己省身凡數十事。尤爲知要。亦可爲司牧之指南。雖不出於襄手。要非究心吏事、洞悉民情者。不能作也。

州縣提綱目錄

卷一

潔己　平心
專勤　奉職循理
節用養廉　勿求虛譽
防吏弄權　同僚貴和
防閑子弟　嚴內外之禁
防私覿之欵　戒親戚販鬻
責吏須自反　燕會宜簡
吏言勿信　時加警察
晨起貴早　事無積滯
情勿壅蔽　四不宜帶
三不行刑　俸給無妄請
防市買之欺　怒不可遷

盛怒必忍　疑非貴思
勿為私謁　勿差人索迓

卷二

判狀勿憑偏詞　判狀勿多追人
示無理者以法　勿萌意科罰
面審所供　呈斷憑元供
詳閱案牘　詳審初詞
通愚民之情　交易不憑鈔
誣告結反坐　禁告訐擾農
告訐必懲　濟佃勿遽給
聚會不足憑　再會須點差
聽訟無枝蔓　立限量緩急
立限量遠近　催狀照前限
權不留人　審監繫人
里正闕勿輒差　用刑須可繼
戒論停保人　執杖勿遽判
緊限責病詞　隨宜理債
受狀不出箱　判狀詳月日
籍緊要事　案牘用印
無輕役民　籍定工匠
示不由吏　詳披地圖
戶口保伍　備禦火政
禁擾役人　差役循例
酌中差役　禁差役之擾
役須預差　常平審給
安養乞丐　收撫遺棄
月給屨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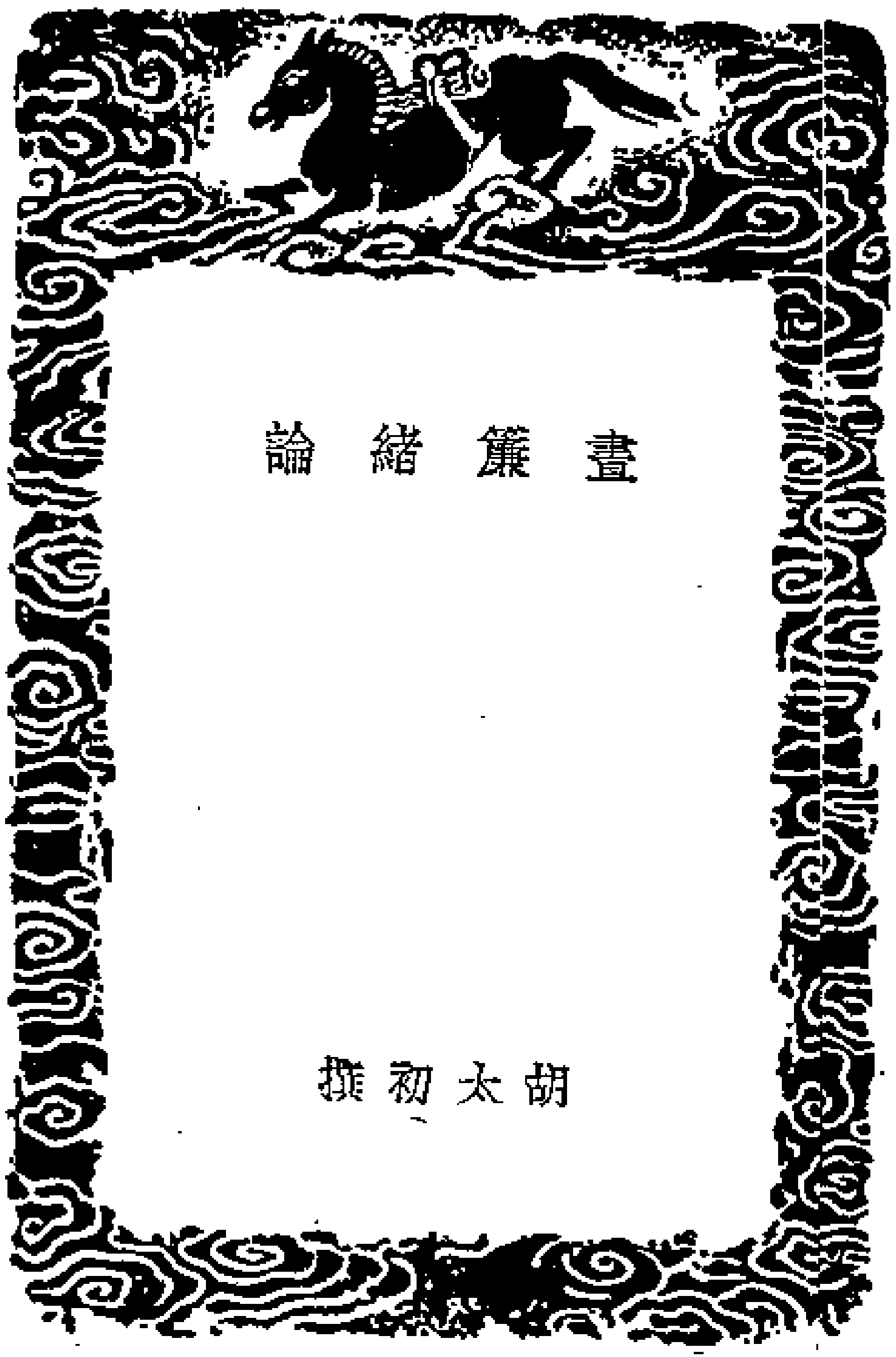
卷三

捕到人勿訊　革囚病之源
疑似必察　詳究初詞

入獄親鞫　鞫須隔問
勿訊腿杖　獄吏擇老練人
不測入獄　病囚責出
病囚責詞　病囚別牢
檢察囚食　過旬點囚
獄壁必固　鞫獄從實
健訟者獨匣　二競人同牢
帶囚勿對吏　夜親定獄
勿輕禁人　審記禁刑
革盜擬贓　罪重勿究輕

卷四

廉則財賦給　壹月解圖
整齊簿書　關併詭戶
追稅先銷鈔　揭籍點追稅
收支無緩　幕吏擇人
搜求滲漏　募役不禁
催科省刑　革催數欺弊
戶長拈號給帖　受納苗米勿頻退
優自輸入戶　禁攬入倉
常貼給鈔



畫簾緒論

胡太初撰

析圭分符。從政涖民。學術。而於治邑獨憚焉。鑊湯以喻其煎熬。債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嗜。邑非果不可爲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吞溪。游刃無全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衆所憚。不敢易視歟。諏訪再三。辭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昔趨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爲十有五篇。目曰畫簾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爲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粃。烏用是嘵嘵哉。昔傅琰父子爲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啓祕。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海云。端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畫簾緒論目錄

盡己篇第一
臨民篇第二
事上篇第三
僚寀篇第四
御吏篇第五
聽訟篇第六
治獄篇第七
催科篇第八
理財篇第九
差役篇第十
賑恤篇第十一
行刑篇第十二
期限篇第十三

勢利篇第十四
遜嫌篇第十五

書簾緒論

宋　胡太初撰

盡己篇第一

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而視民最親。故廉勤一毫或斷。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寖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豢養之需。茲釁一開。則飾厨傳以縱獻。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鬻田置產。皆取辦是資。雖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皆行之奚愧。供給賓客。例敷吏貼。吾循之奚怍。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實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講。厨傳不必豐也。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又孰不知勤吾職分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神。以扼衆人之姦譎。已非易事。況有燕昵無度者。一切聽可否於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隳智能於不用。甚則銜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宴遊之樂。遂至獄訟經年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於司敗之見詰。縱有銳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酬應日繁。心力日耗。方且稅駕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牘已備。僅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則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財賦某色當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令力役。託辭科斂。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交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則禍起蕭墻。若何拯救。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紝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閨闈。未易施行。僚屬輩。或有干謁。難以相從。勿徇親舊。處之內外。皆所不便。在己者既已由盡。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虞哉。故嘗以盡己冠之篇首云。

臨民篇第二

令為民父母。以慈愛為本。以明斷為輔。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今之為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城已矣。能背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究講之餘。便當延見衿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連及者。覆護之。其違辟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勸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己求見。必置酒登延。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曉然知傚。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譬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責令。非不勸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為文散行。舉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諭之。飲食鮮少。甚至折毀。事畢即自攜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為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則吏卒禁訶。箠朴交錯。畏懾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霽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鐸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為更革。非甚宜於民。不必輕為興舉。其餘節目。皆當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顓蒙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為趨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為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為令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敗也。公正自飭。廉讓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做闕。尤令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慮役與鹽課爾。不產鹽。不繫衙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敘役。與夫常平義倉之斂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爲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無或疏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飜異乎。有一于茲。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次本州。則視諸司爲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被害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搒捽吏貼。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懇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拉與威福。輪養娼妓。請覓器用。貸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史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給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爾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賦斷日額。酒稅斷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道吏監督。不然。告寬督勸。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爾。差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循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寮幕郡僚。或捭擻縱從。或移書請託。資饋稍有不至。奉承稍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易睽。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掘撫橫生。甚而使長會衆之時。譏謔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多矣。故令之待幕掾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怠。寧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災矣。

僚寀篇第四

縣之有僚寀。兄弟等也。兄弟有鬩墻之釁。則家用不和。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有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挾長以臨僚寀。僚寀復睢眦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知縣無州郡黜陟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僚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平心揣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窺易而無怨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遽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釁隙。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決遣。使之赧然愧服而無怨心乎。丞簿而下。俸入極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賒累月。令雖不明支己俸。却或於官錢移易貸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給。須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亦不當先支己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怡然相悅。能與縣家同休戚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寀。歷述弊端。傾倒無華。肝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怨以含怒。遞吏關

睽。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然無可慮。彼有沈鷙很戾者。或挾才以相陵。或倚權以相撓。或陰伺長官之短。或樂受讒者之言。則將奈何哉。令豈無假故疾病。勢必委佐官權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廢隳亦有爲佐廳司掌及有財賦。令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視爲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奈何哉。吁。此皆以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爲。以勢爭則意義日睽。釁隙日甚。或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圖者也。

御吏篇第五

人皆曰御吏不可不嚴。受賕。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吏。非若郡家比。若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人皆有愛惜己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星香間綵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遇郡文移。專人追逮。則資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嗟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貲產者。又孰肯爲吏哉。非飢寒亡業之徒。則鬻獄弄法之猾。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吾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救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始類談河。爲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饋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吏縱未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爲用。彼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小大。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僉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爲說於本官。以爲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矣。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設道理。曲爲游揚。使令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譎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覬望。知吏之不必賂。賂之不可行。已爲政之善矣。乃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潤澀。機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不拘日子。有狀即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引詞。則訴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卻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搀越。庶幾事簡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隔日消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日。此止可爲常事。設若鬪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卻如前之說。置鐘於縣門之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鐘鳴。令即引問。與之施行。若

有事情急迫。合教應者。使與教應。合追捕者。使與追捕。合驗視者。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假此以誑有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字。異時究竟果涉虛僞。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徒費有司之剖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即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令以兩月爲期。如兩月之外。不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嚚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寘于罰。此其當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投住其穀物。淩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審責供狀。待甚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應爲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爲令者。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子。見之施行。於是兇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論。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爲書。當職官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吏得以恐脅誘。而使之變易其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獄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悅而負者必不樂矣。然民愚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委。憚於稽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囑。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鋪說。以此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單。雖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逐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者。夫隨機應變。通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明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犴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自出之理。脫或差悮。胥吏奚恤。其咎。必歸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鞫視必親。三曰墻壁必完。四曰飢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繳人于獄。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道至者。類之寄收。長官多事。遂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圓戶抱

受。飽煖失時。疾病傳染。始有甚可虞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共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甚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勘必長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款僉署。使爲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小大。必令躬自晚上。詰問再三。須教不伏盡情。然後捶施笞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廳政無暇。則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執。況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宰贑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之虞。最爲可法。此所以鞫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州縣獄。多有頹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繕葺。然罪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因以飲水爲名。將水潑壁。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逝。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消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其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所。墻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然後發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責諸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事節他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巳晚申。立定程式。獄子遵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疏其戶牖。滌其穢汗。使不至卑濕臭穢。致與疫癘。如稍向寒。使當糊紉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煖粗適。可免疾患飢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奈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

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有貨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欺說。以覬責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寘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適司歲計人多。令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捉僱監繫。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己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嘗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過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寧無愧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

皆應當日而捷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即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則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獄事每不暇詳讞．罪之小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為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盡縣心哉．故急於此．反覆詳複．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為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催．偏抑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邇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為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為首．承帖拘催．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復令不當別為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為善耳．恐胥患之去官之病者．為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為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于縣．縣迨合抱稅額．籍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縣視產趣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廢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剗具事故數目．實計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趣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從也．其二曰起催稅物．例是勒逐鄉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即具上．或不盡具．甚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過合輸納．此只合遴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戶．令又自將前兩年疏稅簿點看．如吏人當具而不具．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為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時．彼豈因主簿易．而由則未嘗易．自可挨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廳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走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櫃行收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歷驅磨．其庫鑰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瞞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衆人填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當附．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蓋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瞞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為三數引．而常為甲下戶矣．無瞞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為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徵其分給人戶．有居于縣市者．有居于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為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足乞改付下次者．案吏不得邀阻遷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良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人誰肯先輸乎．此合責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豁．若泛常引標成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

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即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悉從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撥幹各於逐處領鈔入己．輒將移易．遂用遞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白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圖一時．且得抵賴數限．遂旋措辦．而被攤被追者．果何辜哉．下戶之頑狡盜猾者．計亦出此．要須每遇追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後方與追理．非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附．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關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蓋割．無推攤抵賴之弊．此則正本澄源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況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導迤巷陌．鳴鑼拽隊．逼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扭．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趁．甚至於飢餓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犯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幹番．數十為羣．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穢打墻圈．無異於大劫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兌退之撩．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買流通．利息增衍．則與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辜．故雖稽禁不嚴．縱之亦不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瞞隱爾．於是嚴搜邏之策．置差攔頭弓手等輩．於界首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厚賂則私與放行．稍不介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者．則被捉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為名．打毀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籠使．固有望風投逝．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怵促之嚴．征斂之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諭重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文者．

今只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干人等費用．一切痛革．商稅一出．便給由子證應．出縣吏不許攔與稽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逃去．為本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吏與勘斷．令衆候替．斷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衍．孰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牛驢酤息．與夫茶麥牙契．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催．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非法．今所許若縣道．藉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遽罷．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價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錢若干．人戶論訴理曲．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為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錢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沒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總役錢等．多關佐郡．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於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賄託。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破抑填賠。終則籠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止也。吁。破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既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不過排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懼。而巧計以求免也。況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愿樂舉行。馴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爲便。昔有持廣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因爲均適。而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斂金。及有嘗算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爲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貢金聚擬。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輪年掌管。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爲盡善。何必深惡之耶。今在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爲之。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則其要當先委佐官臚曆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僞籍書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役白腳。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則且差白腳。仍爲圖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知委。如差不當。仰即來陳理。不許臨役方行推托。蓋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否。且行推托。圖得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睚過若干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責。最爲利害。今之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則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簿籍。從公定差。當無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關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妄訴之漸。則所差既當。而民斯樂於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歉。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剽攘。若死者相枕藉。啼飢連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條興。則當遣吏抄劄家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並疾者。官爲庸倩巧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官爲辦給函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爲一甲。五小甲爲一大甲。保長統之。有聲則鳴梆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官支犒賞。激厲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隨宜行之。其有水火延災。人民離散者。當具白州郡。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贍則咨目稟白不被害上戶。量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饑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惟官而便民。最爲盡善。若但知賑給。則恐如曾南豐所謂。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勢不暇乎他營。吾恐官之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旱澇傷稼。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成。計貸過若干。官爲給文憑。仰作三年償体主。其逃遁逋負者。官爲追扑懲治。蓋田主貸佃戶。此理當

然。不爲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舖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糶。但要有米可糴。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廉平。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昔先君宰金谿。兩年值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飢。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爲災歉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放僦金斗。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遇寒。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太半者。不知僦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令果能以恤民爲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毋久繫。不以科斂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況行杖者。或觀望聲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之多。徒爲行杖者資弊耶。若杖一百。却當爲極典。非大過犯。大姦惡不施。須令人人畏憚而不敢犯。此則省刑之大略也。每姦盜辟因獲到之初。首行臘訊。多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途縶縛拷打。或飢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即從而訊決。多有斃於杖下者。孰若從押下獄。明正典刑耶。豪強之家。論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二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爲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稔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犯及盜不滿疋者。一爲勢利所撓。便與黥刺。不知鞭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瘢痕永無可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齒。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縶之尉寨。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既被囚。數口之飢寒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也。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非非審察。令甲備著。毋待多言。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屈辨。蓋我醉而行刑。則傍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酩酊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酒凌犯。取辱貽羞。屈辯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關違。氣力之困憊。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施折手足。尤爲殘忍。某事某罪。國有彝章。法外殺人。豈字民之官所當爲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況一邑之事。至爲總總。一令之威。無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常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決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催如前。然或恐縣道

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遲。斷欲必集者。則當給加牌不展引。此牌引違則有大罰。如勘錮。如仵都皆當先示戒。舜又須以不數用爲妙。一歲之中。才三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敢於故意隱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趁赴。其去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爲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爲約。此合先考遠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假籍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遇給限之時。須令直日監吏就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違限之程。又如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過關。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召索者爲難也。其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十引。追逮百餘頭。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應赴不及。必遭笞決。於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一切稽遲。抑逼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爲十逮二三。與十逮七八。被杖等爾。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當役之者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司立定規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違引一件。與免笞。兩件並加笞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逮八九。則勘杖錮身。不容輕貸。是此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中展者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訖之審封別作一沓。其止是申展者。罰之既申。又別作一沓。然後令親檢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擾。此亦拘限之大綱也。

勢利箴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爲能。其說曰。貴者勢焰熏灼。而喑嗚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麾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鋤貴沮富。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摧抑。噫。彼有搖首擺尾。偕偕焉勢利之途。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爲自全自媚之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爲說。亦豈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爲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非是。則此風既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姦猾之徒。飾爲藍縷。而市井小窶。凌辱衣冠。末流將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從往來。儻可以問政請益。植財潤屋。積粟盈囷。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巨室本未嘗得罪於我。而我乃逞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凌轢善良。欺侮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厥縱於平民。事若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以咆哮乘辭以凌傲。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挾勢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被害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猾行竊。謀賴主家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審酌可否判行。若兜攬關節。爲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曉白。雖拒絕力卻。其奚辭。謁賂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固有繼請。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力爲巽避。將之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己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意相過。彼雖

挾勢興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語相款。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然懼其持我。疑其浼我。思所以爲防閑抑遏之道。亦非爲政之善者也。

遠嫌箴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男子蓋已不便於此。況出而爲政。將正己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惰也。而人或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我未嘗貪且濁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蓋是疑也。我知之尚不可辨。況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籍籍。播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厥害豈淺鮮哉。故君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且賓則遊謁。所不可辭。自令廷之審院或別宴。於是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其款話甚久。情好必甚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往輻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賫廳角打筆套。甲乞我金若干。當爲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是。飛蓋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條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已爲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視。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爲慢也。且節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與僚屬燕飲。出入宅堂。其間子弟館客。相見既密。戲謔無間。賢者固不爲是。然瓜田李下。事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騰。動生風波。而非毀之謗興矣。其甚者多置嬖妾。抑令妓女之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淫媟之語。浸入於閨閫。惰好狎密。非體臣妾。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柅者。令亦何利而爲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與賓佐士友會聚。只爲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爲簡也。剖決公事。自有公廳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解怠多令吏人納案。候暇隙引問。或呼吏人入與計議。或令吏人擬撰判斷。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於公廳之側。幕帟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不必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封閉。吾亦何私其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羣吏侵貸。盜賊覬覦。乃令分管則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獵矣。要當謹固鍵鑰。精擇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徒涉離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汙吹毀。殆有不可得者。若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愚守栝之明年．親友陶甓翔寄晝簾緒論一編來曰．子前二十載．遺我先君．使善治邑香谿者也．我謹藏．不敢發．今子統邑七．治之者善．不善子之事．盍遂以徧諸．愚閱之赧然．既而喟然大笑．有客在傍．從臾．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愚所不敢也．與吾寮寀同歸於振職寡過．愚所深願也．敬聞命．筆吏錄以謄繕．頒頒告乃傳諸梓．寶祐改元仲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識．

陽明先生保甲法

陳龍正錄

陽明先生保甲法

明　嘉善陳龍正幾亭錄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短智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閒。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豈忍以狡詐相待。但欲防奸革弊。以安良善。則又不得不然。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勉體吾意。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十家共寫十行）

內開甲頭某

甲尾某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坊某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

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現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除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官不準。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一、男子幾丁。

某係某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係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接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逐名開寫。浮票粘貼。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南贛盜賊。多起於奸細。先生獲其大首一人。遂知要領。此牌乃窮奸細之良法也。或曰。是法也。齊之以刑乎。齊之以禮乎。曰。皆具。曰。不已繁乎。曰。後世繁文縟禮。無益民生者多矣。習而行之。不以為繁。獨于防民教民之道。耳目所不經見聞。則以為煩民而多事。夫所謂多事者。不過有三。勞民筋骨也。費民財力也。妨民工課也。然保甲行而一家之勞。九家逸矣。一日之勞。九日逸矣。則不勞孰如之。平居出宿火酒食之費。臨事無破家蕩產之虞。不費孰如之。每日以其餘晷為木鐸。無終歲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之患。不妨工孰如之。不繼其役而厭目前。不籌其總而為碎算。則淺見者過也。且唐虞之世。有九歌。周禮有孟春遒人之徇。今人見之。亦嘗訶繁。而不知其保長於無事。乃有人簡者存焉。能行十家牌法。真良守令矣。輔世者能使天下真行是法。亦謂之良輔矣。陳龍正識。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看得地方盜賊充斥。內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為先。顧莅事未久。尚昧土俗。撫緝之宜。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為狡偽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賊人。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為之盤據黨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繇。仰分巡道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從惡。而奸偽無所潛形。各府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諭牌告諭父老安民意多。此牌專督分巡。弭盜意多。其實無二法無二意也。所與言之人異耳。龍正識。

申行有司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為止息盜賊。若使每甲自糾甲內之人。不得容匿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糾察其十家之內。為力甚易。使一甲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為力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卻乃興師動眾。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為其易而為其難。皆由平日忽怠。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為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〇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守令不知教化為先。徒恃刑驅勢迫。是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子。安忍不施勸勉而輒加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此係平藩後巡撫江西時申飭。因十家牌法是為治第一要義。自縣令至督撫皆同。欲使觀者得一事之首尾。故總列之。後申諭二條倣此。龍正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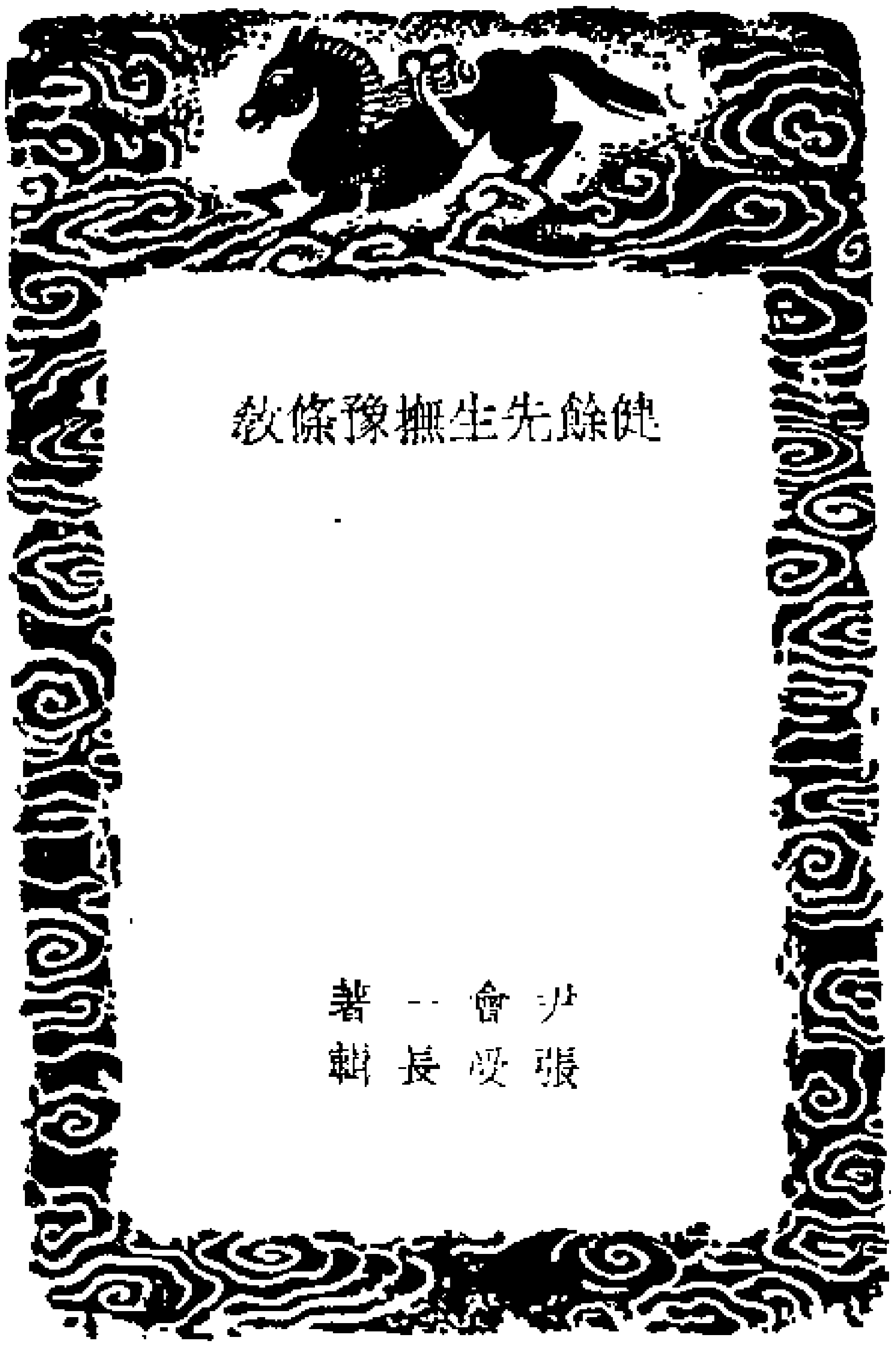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訪各處官吏。類多視為虛文。不肯著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甲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為立舍舊圖新之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〇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〇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

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禁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官所不能盡者。其各為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

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

先行十家牌式。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眾志齊一。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為眾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重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為之。不在牌例之內。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

尹會一　著
張受長　輯

撫豫條教序

經濟之學。緼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而發通見遠。文告所著。亦遂與古謨訓彪炳天壤。夫子稱書。通政之辭。與嘉謨嘉猷並存簡策。可攷而知也。漢氏醇儒。首推董子。班史稱其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科別分類。最爲近古。後世以上疏條教。統入文集。君子以爲猥矣并矣。受長猶先生沒世。而經世之文。不可沒也。竊謂蓋廬。商諸公子嘉銓。編輯遺稿。既刊奏議十卷。上疏略備。復謀梓行條教。嘉銓落然流涕曰。先公守荊襄者六載。鎮淮揚者三年。條教甚多。不肖子時因溺於舉業。不知收拾。隨侍豫州。始搜尋手澤。固已晚矣。又求與聞政事。斷有存者。受長益以所見。編爲四卷。卷一、與寮屬開誠布公。振興吏治。卷二、分社數教。力行規勸條約。卷三、飄俗型方。致嚴於非禮非義之禁。卷四、飢己恤災。賑濟事宜甚具。俱以分社而通上下之情。屢見乎辭。凡尋常檄示假手於幕府者。不與焉。僕在大梁。受長親承左右。目睹精敦。官樂愉誠。不事粉飾。民免煩苛。相安仁宇。雅意教化爲重。倣古家塾黨庠。設立社學。酌藍田呂氏鄉約。設誠致行。四境翕然蒸變。故豫中民諸。有易刑名而富強。進富強而道德之論。豈徒頌吾之盛哉。編次既竣。敬書簡端。俾後之覽者。知先生之學。原本經術。所居而治。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雜於道德。接踵董子。爲北學冠。而經世之文。即德行之措注。事業之標的。有志仕學者。具知所嚮往云。

乾隆十有五年秋九月庚子。渤海門人張受長謹識。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一

清　尹會一著

告誡寮屬

國家設官分職。以勤治理。務在大法小廉。殫盡誠而熙庶績。本部院德涼才薄。忝任封疆。吏治民生。仔肩至鉅。一省之官箴。即本部院之官箴。一省之休戚。即本部院之休戚。用是夙夜惴惴。履薄臨深。下車伊始。各官之賢否。雖未盡悉。兩河之吏治。略見一斑。大率文飾居多。廢弛不免。蕩檢踰閑者。亦有其人。本應劾奏。以肅官方。惟是綜核示威。本部院有所不忍。念自服官以來。凡遇僚友。一秉忠誠。共相勸勉。能改過者爲君子。受盡言者爲善人。惟期一路相安。不欲一家有哭。今特開誠告誡。與諸君子力圖更新。郡守牧令。古所稱民之師帥也。與民最親。德澤及民亦最易。願以存心愛物一言。時時內省。以勤謹和緩四字。拳拳服膺。一粟一絲。常切脂膏之念。一舉一動。不忘撫字之勞。愼毋闒茸貽羞。[illegible]亡節以及簠簋不飾。致干彈章。庶幾慰我衷心。不爲鷹鸇之逐。希循吏。長與共夙同寅矣。若夫方伯外臺。表率全省。守巡監司。分轄數郡。或承流宣化。或秉憲持綱。微特楷模羣吏。更爲本部院之所藉以匡不逮者。正直是與。共抒報國之誠。尤有厚望焉。

咨詢民隱

敷政在於安民。安民在於周知民隱。殫誠而致行之。此非使者一人聞見所能及也。惟賴良有司同心求可共成治理。中州當嚴厲之餘。刑名操切。蠹蔽多端。本都院不揣迂疎。思以道德更化。頒圖宣布豈仁。培養元氣。而體察民生疾苦。最爲先務。兩河幅隕遼闊。統轄十府三州。一百有九州縣。自難徧歷其境。牧令各子其民。實親理之。郡守各率所屬。實目擊之。異方殊俗。審厥情形。何者宜革。何者宜興。何者宜先。何者宜後。諒已籌之熟矣。其各據實條列。毋隱毋飾。夫恥於下問者。長吏之陋也。闇而不言者。有司之過也。本都院敷布腹心。求實政於斯。覩循吏於斯。若視爲具文。則大非咨詢之意矣。

士民約法六條

移風易俗。必先化導之方。彰善癉惡。首重勸懲之道。蓋百姓雖有醨氣。而天良悉秉彝好。本都院念切安民。心殷敷教。略舉大端。爲我士民約法如左。

一、端士習以重民望。學校爲觀摩之地。紳士乃教化所先。惟閉戶潛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儀型鄉里。倘或把持官府。欺壓鄉愚。蕩檢踰閑。干犯法紀。豈不貽羞門第。有玷宮牆。王章具在。各宜凜遵。

一、嚴訟師以遏刁告。豫省界聯吳楚。地多訟棍。往往哄誘愚民。譸張爲幻。或小事而釀成大獄。或睚眦而妄指奇冤。及至審虛反坐。而彼則脫然事外。是以訟師例禁甚嚴。爾等百姓切勿墮其術中。捏詞誣控。自罹罪戾。爲訟師者亟宜改弦易轍。各務本業。倘仍怙惡不悛。嚴究勿貸。

一、懲惡棍以靖地方。中州五方雜處。醇漓不一。歷有惡棍出入衙門。武斷鄉曲。顛倒是非。閭閻受其荼毒。良善何由安枕。本都院疾惡如仇。除惡如務。現在密訪查拏。各宜悔過自新。勿致噬臍無及。

一、禁鬬毆以肅令甲。中州民風。秉性強悍。微嫌細故。動輒格鬬。其始不過逞一時之忿。及至身罹縲絏。罪擬抵償。上危父母。下累妻子。追悔已晚。戒爾小民。當平情忍氣。因事三思。各保身家。共敦禮讓。倘有好勇鬬狠。生事不法者。地方官嚴拏究處。

一、儆游惰以勸職業。農工商賈。何事不可營生。有游蕩無賴之徒。不耕不稼。三五成羣。忽聚忽散。豈知一日失業。則一身之衣食何來。一人好閒。則一家之俯仰何恃。所以王政首禁游民。爲牧令者所當稽察懲戒。俾令各勤生理。

一、戒輕生以全民命。本都院蒞任以來。披閱各屬申報自盡之案。殆無虛日。或事起於細微。或釁由於忤肉。刎頸懸梁。俄頃畢命。不知此等命案。照例驗報。並無抵法。愚夫愚婦。徒自捐軀。殊堪憫惻。試念死者何心。生不可再。亟宜猛省。切勿憤激輕生。

以上六條。均爲人心風俗所係。其各悉心敬聽。講讓興仁。共爲平世之良民。勿蹈有司之法網。庶無負本都院殷殷告誡之誠也。

整理營伍四事

國家設兵衛民。文武並重。參遊而下千把而上。均有管轄兵目。經理營伍之責。本都院提督軍務。整頓維新。所有應行事宜。略具四端於左。

一、重糧餉。兵丁養家餬口。全恃糧餉。扣剋一分。即有缺乏之虞。遲散一日。即多借貸之苦。必須隨催隨給。不得短少絲毫。不許稽延時日。違者參究。

一、簡軍實。向來將弁多佔空糧。按籍則名存。核實則數缺。最爲大弊。有則立即募補。毋致空缺虛懸。至於馬匹務期膘壯。旗幟務期鮮明。盔甲務期堅固。器械務期銳利。鑼鍋帳房等項。亦須勤加收拾。毋致潮爛損傷。本都院不時委查。慎勿泛視。

一、勤操演。蓋聞王政所重。是兵可百年不用。武不可一日不講。如弓箭、鳥槍、籐牌、扁刀、長槍、連環子母礮等類。該將弁率教導。務期純熟。其技藝生疎。不肯學習者。革退。該管官與操廢弛。惰務即行揭參。

一、嚴約束。兵丁秉性悍強。最難安分。窩賭窩娼。習爲固然。好飲好鬬。無所不至。或把持市集。強賒什物。或牧放馬匹。踐食田禾。或借盤詰巡查之名。因而需索。或乘護偷解犯之便。封賭誅求。甚至微嫌細故。動輒結黨成羣。戕剴官長。種種惡習。難以枚舉。必須嚴加約束。留心稽察。有犯必懲。庶守分知方。乃爲其勇。毋得姑息養癰。自貽伊咎。

以上四事。均關要務。中軍有統領之責。轉行左右兩營。一體遵照。以收實效。本都院文事兼修。肯忘武備。以時考驗。優劣自見。其各勉旃。

飭戒貪婪

居官首重廉潔。察吏莫嚴於守。故爵位雖有崇卑。究以不貪爲寶。才具雖有長短。要必無慾則剛。是操守實立身之根基。而持廉乃計吏之先務。家本富也。素封之室。仕非爲貧。固當慎取與於一介。家本貧也。淡泊之風。安之者誰。尤當懍暮夜於四知。今有養廉。又存公費。地方無指賠之項。上司無需索之煩。廉吏可爲。正在斯時。胡不自愛。利令智昏。干犯科條。身家莫保。雖以本都院之居心寬厚。不矜明察。而見聞既眞。亦難開一面之網。可勝慨歎。現將偃師郎令貪劣款蹟。特疏糾參。用肅官方。仰司道府即飭所屬一體懍遵。務期各敦清操。共勵廉隅。常矢茹蘗之心。時切焚身之戒。勿聽家人衙役之慫慂。競啟垂涎。勿因饋遺嚮送之常規。肆行染指。至於知府直隸州。與州縣最親。必須身先表率。而後弊絕風清。杜絕苞苴。而後上行下效。正己正人。尤爲要務。各宜警醒。交相砥礪。刻刻以郎令爲前車之鑒。而不致有自簡之愆。此則本都院諄諄布告之心也。

飭戒濫刑

惟良折獄。載在尚書。以辟聽訟。詳於周禮。古昔聖賢。於兩造具備之時。猶必考察容貌。簡核實情。然後麗以法。而議其罪。未聞遽加以刑者。誠重之也。凡問刑衙門。自應虛衷研訊。惟明惟允。庶幾獄成而孚。乃若以刻深爲明察。以嚴厲爲才能。任意殘虐。罔恤民命。或未經鞫問。敲扑頻加。或業已招承。推求不止。哀號疾痛之狀。宛轉階前。具有耳目。皆無見聞。仁人君子。奚忍出此。至於據供定罪。擬作成招。出人之間。生死攸關。更宜詳慎。該州縣審理事件。必須平心靜氣。悉秉虛公。度理揆情。務歸平允。勿橫加捶楚。勿專事深文。則刑罰得中。和氣致祥。如任性濫刑。草菅人命。察出嚴參不貸。若道府爲方面大員。該臬司係刑名總

舉鎮撫之念。餘有同情。無俟本都院之諄囑也。

飭速結案

本都院披閱各屬詳件命盜等事。例限甚嚴。尙知黽勉辦理。至於外結事件。一詳之後。累月不報。則州縣自理詞訟。更可知矣。不知事犯到官。原被證佐。必有數人。各有生理。訟事一日不結。即一日不能脫身。差役借此需索。訟棍從中簸弄。土棍橫豎生波。莫不由延擱而起。故訟未結而家已破者有之。可爲寒心。至豫省自盡人命。婦女居多。果驗無僞痕。當場即應責令領埋完結。近見各屬竟有一審再審。以至牽連妯娌。涉及姑婦。拘至當堂質問。殊乖治體。豈必有意擾民。而其病在於不勤。其原實由於不敬。誠能虛心以求之。實心以行之。天下無不可了之事也。試思朝廷設官。原以爲民。身爲父母。豈可偷惰自安。使小民無限苦情。漠若罔聞。且一日有一日之事。日積則日多。何如完得一件。即少一件。案牘無叢委之虞。百姓免拖累之苦。公私兩便。而必以曠官自擾。抑獨何心。牧令其愼之最。至府州以上。凡有承審之責者。均以身先爲牧令勸。此又本都院之所殷殷屬望者也。

飭記功過

督撫之於屬員。向有記功記過之條。率皆視爲紙上空談。無關考核。非獨上司習焉不察。即下屬亦過而輒忘。功多者不足以勸。過大者無以爲懲。殊非策勵人才。整飭吏治之道。仰司即飭所屬。自本都院到任之後。起各州縣凡有記功記過者。俱申明該管府州。彙造一册。註明爲某事記功。某事記過。呈送本都院查考。嗣後按月登記。於月底申送。如有功一次者。准其抵過一次。倘積至大過五次。即行糾參。積至大功五次。定行奬薦。並飭各屬於詳驗文稟內。官銜之下。俱註明功過若干次。如此。則本都院既得不時寓目。知該員居官之賢否。而各屬亦可隨事警心。交相砥礪。賢能者自更加鼓舞。平庸者必爭自濯磨。未始非振勵官方之一道也。法在必行。愼毋玩視。

勸課農桑

勸課農桑四事。經本都院奏明通飭遵照。該州縣亟宜力行料理。即如老農爲勸導之人。曾否選擇。是何姓名。農時爲耕種所先。曾否將所定節候。徧行曉諭。至於量力授田以盡地利。曾否實力勸諭。多備機杼以勸女工。曾否設法製造。其最易辦理而刻不容緩者。又莫如種樹一事。大路兩旁。應補楊柳。村尾溝頭。隴邊屋角。並鹹鹻飛沙之地。不拘桑柘棗梨椿杜榆柳等樹。當此春氣方動。農務未興。必須及時栽植。過此以往。恐難成活。亦恐不暇。勢將延至來年。坐曠時日。應遵照本都院原奏。責成鄉耆保長。廣爲勸導。各就所宜之木。隨地種植。加意培養。其鄉耆保長。照種成數目。遞加奬勵。至地方官有能令民種成桑樹五千株。棗梨等樹一萬株者。核實册報。即記功一次。多者照數遞加。如有揑報。加倍罰鍰。仰司飛飭各屬一體遵行。毋違。

飭行保甲

保甲之法。非獨弭盜一節而已。即如窩賭窩娼。私鑄私宰。旗逃邪教。以及借穀散賑等事。無不藉此稽查。

最爲辦政綱紀之要。全在門牌開寫清楚。如男婦大小若干。現種地畝若干。應納錢糧若干。並作何生理。詳悉註明。如有增除。即不時改註。其循環簿內。亦即登一註明。則一目了然。易於查察。歷經本都院檄飭。今聞地方官奉行不力。尙有未經詳註之處。合再通飭一體遵照。該管府州於因公下縣之便。亦須隨地抽查。倘有前項情弊。即行揭報。愼毋輕忽徇隱。

憂旱問過

豫省自入夏以來。雨澤愆期。本都院憂心如焚。寢食俱廢。現在省身思過。竭誠祈禱。而甘霖未沛。自維德不足感格神明。實深惶悚。竊念水旱災祲。雖云氣化。實關人事。本都院明膺封疆重任。忝爲通省大僚。一事之措置未協。一民之情志未通。皆足以上干天和。司道諸君與我同寅協恭者也。所望直言規戒。以匡闕失。守丞牧令與我分猷贊理者也。所賴宣達民情。據實陳告。某弊未除。則爲革之。某利未興。則爲之。務期開誠布公。各抒所見。愼毋瞻徇顧忌。退有後言。凡我同官。知我有素。諒不以予言爲文飾之具。或詳或稟。將傾耳以聽焉。一久旱成災。如何撫綏經理。並望悉心籌畫。俱爲酌議。以資採擇。

飭議八蜡典禮

八蜡之祭。載在禮經。所以祈年報賽。典至重也。前飭各州縣建廟。以奉明禋。今夏亢旱。蝗蝻潛發。俱不爲災。麥秋大有。皆慶豐登。足見神明默佑。傳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信不誣已。茲屆冬月。正當索饗之際。所有應行典禮。應用祭品。及犒賞老農飲福受胙之處。該司速行妥議。造册呈送。俟閱定後。刊發各屬。定期致祭。一體舉行。毋違。

飭發明職

身教者從。言教者訟。昔有明訓。本都院撫豫以來。竊願與同官勉爲循良。而躬行不力。未能表率羣僚。深用自咎。惟是身爲長吏。職司舉劾。難容緘默。而各官遠近不等。又不能時時相見。面加提撕。每欲刊刻成書。迄今未就。近閱寧陵呂新吾先生明職各條。先得我心。而其言之痛切。尤能廉頑立懦。啓聵振聾。爰亟授梓。印裝多帙。通行飭發司道府廳州縣。以及佐雜等員。公事之餘。即取一條細加觀覽。各明厥職。自無曠厥實。循良輩出。治化可期。本都院與有榮施矣。

（原缺一葉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曰能理家務。

處鄉之善十。

一曰能事長上。二曰能睦親故。三曰能恤孤寡。四曰能周貧乏。五曰能受寄託。六曰能救患難。七曰能解鬬爭。八曰能舉公事。（如水患河堤樹畜保甲賑濟等務。） 九曰能導人爲善。十曰能規人過失。

服教之善八。

一曰能行聖道。二曰能習禮儀。三曰能讀小學。四曰能讀經史。五曰能習書法。六曰能講律令。七曰能絕異端。八曰能聯文社。（如供會飲饌賦詩之類。）

畏法之善四。

一曰敬畏官長。二曰能肅政教。三曰早完租賦。四曰恥入公門。

規過各條。

犯義之過六。

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訐爭訟。）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恃強陵人。）四曰言不忠信。五

曰遺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

不修之過五。

一曰交非其人。（不論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者。衆所明知。而朝夕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勿論。） 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疎野、及衣冠不完整者。）

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約後時、臨事怠惰者。） 五曰用度不節。

右規勸條約。各州縣舉行。該學生員多者以四百爲準。用仁義禮智信五字。於東西南北中立爲五社。每社約撥八十人。選端謹公直生員二人爲長。擇村寨就近居址相近者分上下社。各縣其學教官依式各置規勸簿四本。翻簿遞去分置各社。首列社長姓名。諸生次之。人各一頁。善則書其善。過則書其過。每月朔社長具簿遞學師。學師於下季月首十日內。傳齊諸生於明倫堂升座唱名。有善者令之列坐左右。登記優獎。有過則令立堂下。面責令改。如能改。下屆勸善時削去過籍。三令不改。則詳革斥。入過則登劣簿。以備申黜。其無故不到者加過。每季申底。教官分別核明。一善必錄。一惡不隱。庶勸懲了然。士習蒸蒸。至社長誑俗模稜。不直督責。或徇情不公。善過混淆者。除別另選。仍入劣簿。以三年爲期。有兩請依者。能如三年內能教導諸生善多過少。及有善無過者。教官同牧令照實詳請。以憑獎勵優獎之。如教官視爲具文。不實力奉行者。定行參處。其府學附生。郡縣於本學一體料辦。各社貫子有能背誦小學孝經及四書者。社長報見學師。面試獎勵。府縣考時酌列前茅。

再申規勸條約

勸善規過之法。原於藍田呂氏鄉約。前依寶靜菴先生訂本刊布各學。分社舉行。學者果能實體而躬踐之。則勸必由禮。而德自歸厚。相勸相規之中。已該相交相恤之義矣。惟是中州素稱淳樸。而近見士民禮教多疎。任恤罔聞。則草野倨侮之習未除。刻薄鄙吝之私未化。漸與淳樸背而馳焉。是誠可憂。則呂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二則。所宜酌古通今。明列各條。俾諸生有所持循。以遷善改過。返樸還淳。本都院實有厚望焉。

相交各條

禮俗之節四。

一曰尊幼輩行。（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二曰造請拜揖。（凡少者幼者於尊長。歲首節辭謝。皆爲禮見。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尊者受謁不報。長者令子弟以己名帖代行。凡敵者辭見賀謝相往還。○凡見尊長。拱立於門外。通名。將命者延入。客趨進見。再拜。辭見三拜。退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三辭。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使人通名。俟於廡下。續見則拜辭。見長揖。凡見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之。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退則就階上馬。○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過乃上馬。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遇幼者則不下馬。） 三曰請召迎送。（凡請尊長飲食。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謝之。○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以齒。若有親則別敘。若有異爵者亦不以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燕集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杯注於其上。主人執杯以獻上客。上客酢主人。主人親洗盞。俟執于上。兩向一揖。上客取酒酹主人。主人東向一揖。主人乃獻衆賓如儀。○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

（之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餘具所者以訓勿舉。從其家見之。少者以下。不必迎候。民既辭還其家皆之。）四曰慶弔贈遺。（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有凶事。則弔之。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則率同約者。衣服而往弔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冠衣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凡弔喪者。喪家具備蔬食。不可以酒肉以待弔客。○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

相恤各條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爲助。親往救。且弔之。）二曰盜賊。（守望相助。有警則協力追捕。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有疾病之家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闕人則助其幹辦。貧之則厚其賻贈。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值歸還。）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或擇人教之。貧者協力共濟。或聞於官司。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被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辨正。）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二則。社長與諸生。以時講明。有能遵者。即書於善簿以獎勵之。

嚴飭州縣分社

分社之舉。所以端士習。廣教化。法至善也。蓋士爲鄉里表率。倘讀書明理之人。尙不能遷善改過。恪遵禮法。凡厥庶民。無怪其放僻邪侈。陷於刑戮而不知矣。有牧民之責者。正宜勸學興賢。以昭訓俗型方之治。今本部院訪得上蔡縣並未實行立社之法。及詢之該處紳士。雖近在城中身列黌學者。亦茫然不知分社爲何事。乃知從前該縣詳報之文。竟屬搪飾。夫立社考察功過。或按季。或按月。俱係地方官自行酌量。因地制宜。並非繁苛難行之事。無論教官職司乘鐸。是其專責。即有繁劇之州縣。亦非朝朝術事。月日比糊則一歲之中。何難破數日工夫。而與士子講論勸規。以洗其俗吏之心。而睹其化導之賢。乃並此不爲。尙得謂之留心吏治者乎。該司即將上蔡縣撰飭緣由。新詳報。嚴飭各州縣。查照本部院歷次檄飭。實力奉行。毋得虛應故事。責成該管府州加意稽查。倘或有名無實。即將該地方官及儒學併該管府州詳揭。毋違。

飭責州縣分社

分社規勸一事。非惟振興教化。凡農田水利樹畜保甲一切令行禁止等務。俱有提綱挈領。潛移默化之權。但此中妙用。惟循吏知之。若俗吏庸陋之牧令。平時品望既不足以服人。辦此一事。又無一段誠心一番切語。作與諸生接見。誠如向政所謂乾燥枯躍。意味索然者。何能相強。該府州司確查所屬州縣。孰爲行之已著成效。孰爲奉行尙屬勉強。孰爲徒備無益。不如緩行。逐一分別開摺具報。以憑核奪。

通行分社事宜

乾隆三年十月初九日。據藩司呈稱。分社之法。重在敦品立行。先道德而後文藝。前奉檄令。恐諸生有規避不到之弊。於議詳八條內。請於社期不拘四書五經詩論。發題二道。聽其自試一藝。其或不願賦詩作

文者。隨意默寫聖賢格言數段。或臨諸家法帖數行。或講究算法數則。或射箭數回。註明榮辱。原欲以文會友。而非專重乎文也。乃州縣尙有不加體察。專以出題課試。及扃門考校。多分等第。詳定者。夫社中生監衆多。無故不到。則犯規條。而有記過之處。到則必須考試。在他學者固所樂從。但其中有不敢自信難以見長者。未免畏懼不前。是立法稽查。欲以杜其規避。而實望太過。適以阻其嚮往。殊非分社規勸之本意。似應再行通飭。凡社期命題。除能文而習於作文者聽之。其或有備帶小學一部。赴社中於嘉言善行篇內擇一二條。或三四條。互相講習者。此尤爲可嘉之士。其樸茂無文。及初學後進。無可獻長者。一體到社。從旁聽講。蓋周旋揖讓。皆可觀習威儀。正論格言。亦是增長見識。如此誘掖獎勸。日就月將。多士有優游之樂。無規避之弊。於品行更有裨益等情。到本部院。爲查以文會友。雖不可廢。而社期規勸究以德行爲先。今各屬多專重考試。殊未妥協。合再通飭。該府州縣一體遵照毋違。

通飭就近講社

據鄭州知州牛治國詳請。舉行社期一事。內稱州縣遵奉定例。巡民疾苦。勸課農田樹畜。又每月朔赴鄉鎮講約。今又奉憲立社規勸。此三事均關富教實政。似應於巡察之時。即行講約。講畢。即行考察社中功過。互相規勸。將見一巡察。而講約規勸並舉。三善俱備。事既不繁。民又不擾。於士民均有裨益。又查社中諸生。多有遠館他方。不在本境。而在鄰邑者。若必令每期親至。不但奔馳道途。並恐荒廢職業。若聽其終年不至社中。又非立法化導之意。應將該生報明儒學。即編入就近館地之社所。一體考核等情。到本部院。爲查巡察勸課。講約規勸。俱寓教之大端。有司之專責。今一時而三事並舉。官吏無往返之勞。士民有觀成之益。事屬可行。至遠館諸生。就近入社。亦爲妥便。合行通飭所屬。實力舉行。至編入別社之生。該管社長仍應一體規勸。秉公考察。該生亦不得故爲抗違。致干查究。

飭發古文雅正

士子讀書。首當實學。必知所養。乃可有成。中州向存重刊經史性理諸書。復經本部院請刻孝經、大學衍義、近思錄。文獻通考紀要。廣布頒行。現又多購十三經。廿一史。百餘部。撥發各學。以資多士研習。書籍亦略備矣。惟念漢魏唐宋以來。名儒輩出。古作如林。實爲肄業所必需。但操選之家。任意去取。純雜並登。以致家弦戶誦。徒擬其華而淪其實。殊非因文見道之意。今購得蔡聞之先生所選古文雅正二百餘篇。醇茂典則。內有關於身心意知之微。外以備夫齊治均平之道。其批評之處。單詞隻字。悉中肯綮。誠先正之典型。後學之津梁也。仰司即發各府州縣。於社期規勸之時。傳示諸生。令其鈔寫講習。仍諭各書坊速往江南多發古文雅正來豫。以便士子購買。毋違。

飭發規勸帖語

分社一事。本部院大費苦心。酌定章程。諄切告誡。務在必行者。誠以士子爲四民之望。學校乃教化所先。諸生果能立品敦行。視爲分內。則既無愧爲聖賢之徒。而儀型鄉里。化導愚氓。即可臻一道同風之治。所係匪淺鮮也。自立條約以來。將及一載。各屬蒸蒸向化者。固已漸知名教之樂。而勉強應從。未能心知其

意者，恐亦不少，今據署南陽守黃永昱送勸諭諸生帖語，甚爲明白婉切，仰該府州轉發所屬州縣，細加體認，實力奉行，仍查明每邑分社若干，各給一張，徧示諸生，講明切究，共相勉於德教之成，有厚望焉。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三

勸崇節儉

豫省素稱醇樸，俗尚儉約，自應餘九餘三，家給人足，使者比年以來，體察閭閻情形，未免今昔異致，亟宜加意節省，以裕蓋藏，庶幾有備無患。其一、在縉紳巨族閥閱之門，罔知稼穡，往往貴金玉而賤五穀，婦女習於奢侈，子弟任意揮霍，不知富貴無常，盈滿宜戒，奢侈之後，立見蕭條，朱戶飢寒，尤堪浩嘆，此縉紳巨族所當首崇節儉者也。其次、莫如商賈挾其資本，覓取蠅頭，朝夕經營，時權衡於子母，風波奔走，等性命於鴻毛，祇此錙銖所積，辛苦所餘，即使多方樽節，猶恐虧折有時，若再費用無度，則目前何以養生，將來何以餬口，此又商賈所當力崇節儉者也。若夫中等之戶，不下八口，上而父母，下而妻子，皆取給於一人，而且婚嫁有費，喪葬有費，疾病醫藥有費，歲時伏臘有費，豐年尚多拮据，一遇水旱不時，外而借貸無從，內而升斗不給，資生之策，轉徙仳離，勢所必至。夫人情平居無事，飽食煖衣，視爲固然，則日用起居，漸加擴充，及至一旦匱乏，省約轉覺艱難，追悔未免無及，必須早爲籌畫，通盤打算，每年收穫若干，贏餘若干，何事當用，何事當省，勿爲迎神演戲，以賭無益之費，勿好賭博酗酒，以耗有用之財，則今日之所餘，可以備明日之不足，一年之所餘，可以備他年之不足，富者固可長保，貧者亦可支持，時際豐登，無不安居樂業，即當儉歲，不至啼飢號寒，此節儉二字，所爲爾百姓勸也，務須屏絕浮靡，以還淳古，則節儉崇而衣食

足，衣食足而禮義生，禮義生而教化行，寔勉之望之。

飭發勸農里諺

牧民之道，不外教養兩端，而勸導之法，全在良有司感之以誠，要之於久，而後默化潛移，著有成效，若朝令而暮止，作始而輟終，雖有善政，又何裨益，即如勸耕作，備旱潦，廣樹藝，多畜牧，均係足民要務，茲當東作方興，農事伊始，本部院特製俗明里諺，以爲勸課，合發該道府州，轉飭所屬照刊斗方，給發老農鄉耆，徧行曉諭，仍於下鄉巡查講社之時，隨便詢問，令其背誦記則，獎之，忘則儆之，務使窮鄉僻壤，罔不周知，婦女兒童，亦能領略，庶幾傳聞熟習，互相勸勉，以臻家給人足之美，是所望於循良之吏焉。

計發勸農諺壹百張

要種田，莫偷閒，人勤糞大樂豐年，
要吃飯，防天旱，鑿井開渠早打算，
要滿收，通水溝，水來即去澇何愁，
要得富，多栽樹，木能不費利無數，
要省事，養畜類，雞鴨豬羊都好餧，
要如意，行善事，忍耐公平真吉利。

勸戒賭博

民俗之壞，賭博其最甚者也，良賤不分，長幼無別，士失其品，農工商賈失其業，游手無賴，開場誘騙，一人局中，莫能自拔，志氣日惰，家貲日蕩，親族鄙薄而不恤，父母妻子凍餒而不顧，甚至水窮山盡，進退維谷，行邪坐汙，流於匪類，更或賭場爭角，輸後索錢，忿起一時，禍延人己，命傷須臾者有之，身幽縲絏者有之，其爲害不可勝言，是以禁例森嚴，使之愛惜身家，杜患未然，匪徒繩之以法，實欲納之於善，所以爲人心風俗計者，至深且切也，爾等百姓，幾見賭博場中有成家之子，賭博銀錢，有致富之理，有害無利，有損無益，人人共見，觸刑犯罪，亡身敗家，比比皆然，安可不引以爲戒，本部院撫茲兩河，惟期蒸庶務，罔不厚生正德，凡我小民，各勤本業，家庭骨肉，不時勸戒，親族鄉黨，互相箴規，祖父所遺者，當思創業艱難，己身所積者，當念經營不易，浪棄生涯，困苦難堪，禍患駢進，悔更無及，務必敬聽吾言，安分守法，俾風俗日歸醇厚，倘敢開場聚賭，重治其罪，鄉地徇隱，併究不貸。

禁止販麴

足食以積貯爲先，耗穀惟販麴爲大，以有用之物，糜費無窮，殊爲可惜，長惡耽飲，貽害尤深，豫省本係產麥之區，每至收成，西商挾其厚貲，在於馬頭集鎮，開坊踹麴，如祥符之朱仙鎮，陳橋，陳州府之周家口，南陽之九子山，新蔡之方家集，上蔡之東安集，內黃之楚王，滑縣之道口等處，皆淵藪也，該管府縣嚴行查禁，如有廣收麥石踹麴私販者，許鄰佑鄉地首告，拏獲之日，照例給賞，徇隱不報，事發治罪，并通飭各屬關津隘口，一體稽查，如有車載船裝，騾馱背負，並無照票者，即行盤究，至民間零星製造自用者，不得概

轉滋擾，仍勸諭小民，務期撙節愛惜，以備荒歉，切勿止圖目前，浪行花費，此時賤糶者轉而貴糴，亦失算之甚矣。愼遵毋違。

嚴禁逼寡惡風

王政施仁，必先恤嫠，嫠家旌表，首重守貞。誠以婦人不幸，遭失所天，或上存衰老之翁姑，或下遺襁褓之子息，煢煢無告，孤苦伶仃，無論貧乏之家，有無賙勉，操作備極辛勤，即富厚之家，內外支持，憂患更屬甚外。夫以巾幗者流，而能明乎從一而終之義，以閱歷乎艱難險阻之中，其心良苦，其志可嘉。凡在鄰里親戚，自當矜憐之，敬禮之，保護之，扶持之，以成其志，而全其操，庶不失仁人君子之道。今本部院披閱案件，竟有鞏縣監生劉殿升、氾水生員張梅天者，名列膠庠，行同禽獸，一則強留兄嫂，一則逼嫁弟婦，揆其情由，皆因圖謀產業，覬覦家貲，私立婚書，糾衆搶奪，良心盡喪，倫紀滅絕，實為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現在斥革生監，按律杖徒，枷號兩箇月，嚴懲示衆。但此等逼寡惡習，出於宦紳名教之中，風化所關，殊非淺鮮。合行嚴禁，仰司道府轉飭所屬州縣，徧行曉諭。凡鄉黨親族內，如有寡居節婦，務須共相保護，倘有不法親族人等，謀產逼嫁，許族長、鄉親、鄉地、鄰佑即行赴官稟首，嚴拏究處。生監有職人員，速行詳革審擬，毋得輕縱。族長鄰佑知情容隱者，并發究治以罪。該州縣於講約所諄切勸諭，並行儒學教官及社長，一體規勸究察，毋得視為具文。

嚴禁節孝陋規

節孝為風化攸關，表揚實朝廷大典，定例題報節孝，以衙門經涉愈多，胥吏需索愈甚，行令州縣徑詳督撫，學政核實具題，立法最善。今本部院訪得州縣各衙門於節孝一事，操縱悉由書吏，其弊無窮，或册結不合，則借上司駁查之名，多方勒索，即已經批准，則又借題達之費，索取陋規，更有故意耽延，遲至歲底具詳，上司趕辦不及，批俟來歲彙題。又種種上房檢攔，哄騙錢鏹，總由孀姓身居閨闥，或殷或准，符否題請，無從查問，不得不墮其術中，甚將建坊銀兩預先許作謝儀，是以給領之日，盡為胥吏分肥，富者尚行，貧者無力，求其能建牌坊者，百不得一，殊堪痛恨。今乾隆二年詳報節孝，本部院業經纂本具題者共一百三十六名，其已經批准辦理不及，存俟來年彙題者共十六名，誠恐節孝之家未能知悉，致啓胥吏需索之端，合行鈔黏飭禁，仰司官吏分檄各屬，令該地方官傳諭通知，其建坊銀兩當堂給發，不得假手胥吏扣剋短少，并勸令本家無論木石，速行建立牌坊，以光潛德。該地方官倘漫無覺察，仍蹈前弊，官參役處，決不寬貸。至本院衙門書吏，有借規禮名色勒掯該管經承者，該州縣據實稟報，以憑究治，勿得徇隱干咎。再查儀封縣烈婦陳氏、孟津縣烈婦郭氏、偃師縣烈女楊氏、淮甯縣貞女崔氏，經前院題准，候部覆司，撥照乾隆元年順天府尹陳姐旌烈女孫氏之例，具詳前來，亦經本部院具題在案，合併飭知，一體建坊，務垂永久，以慰幽魂。毋違。

飭禁鬧喪

生養死葬，事親之常，而循禮守分，人子之道。今聞豫省陋習，凡遇喪葬之事，往往聚集親朋，廣招鄰坊閒

張，筵宴陳設，酒肴，醵飲放僻，自朝及夕，其富戶有力之家，則鼓吹音樂，演戲跑馬，並裝扮人物紙作，以為飾觀。是以民間一有凶事，則親友宗黨斂錢醵分，本家因習俗相沿，萬難從儉，多方設法，務為浮華，甚至喪裝不貲，則借貸質當，亦所不惜。夫臨喪以哀為本，送死以葬為重，而乃歌呼宴樂，甚於喜慶，繁文浮費，過於殯埋，在旁人固屬非禮，而人子更覺難安。本部院前於規勸條約內，曾經註明示禁，而此風尚未盡息。總緣人心不能反本細思，合行嚴飭禁止。該州縣徧貼曉諭，並於社則令社長諸生互相勸諭，倘有喪葬之事，務須遵循禮制，屏絕虛文，不得仍蹈陋習。違者按律治罪，各宜愼遵。

飭禁停柩暴露

禮莫重於殯葬，子職之常；義莫大於掩埋，仁人之事。故律載託故停柩在家不葬者杖八十，例載地方有暴露無收屍骨，務期設法料理，建立義冢，以妥幽魂。乃民間尚有停柩在家及暴露未葬者，一則富貴之家，惑於陰陽風水之說，此謂來龍未善，彼云砂水未清，東尋西覓，迄無一就，不知公卿巨族，雖不妨求吉兆，而子孫半係寒零，士庶齊民，豈能盡卜牛眠，而後來反多顯達。蓋云陰地不如心地好，此言最為有味。次則士民中等之家，欲求厚葬則力有不能，欲從簡略則未能免俗，往往延挨觀望，以待時日，不知資財難以預期，貧富自當隨分，不封不樹，足見古樸遺風，一土一邱，猶勝雨淋日曬。古云喪具稱家有無，此言何可不遵？又有一等鰥寡孤獨窮民，不知姓名乞丐，偶然路過病死，地方報官相驗之後，招訪屍親，往往經年累月，無人認領，甲地人等又不敢擅自掩埋，聽其暴露。有此數者，是以家有久停之柩，地多浮厝之棺，甚至狐竄兔穴，犬食狼嚙，觸目傷心，殊堪惻憫。該州縣曉諭百姓，如有停柩在家，浮厝在地者，責令死者之子孫，隨分殯葬，務期入土，一切虛費虛文，概行禁止。至於無收屍棺，地方官設法建立義冢，隨即掩埋。其路死貧人，察其生前果係乞丐，並非遠來行旅，亦責令保甲人等一體掩埋，毋任暴露，是在守土之官多方勸道，實力奉行，毋違。

致祭水源

時屆季夏，雨水稀少，百穀鮮潤澤之資，兆民有曉乾之慮。本部院日事虔禱，屢蒙降澤，而甘霖尚未普徧，苦思焦心，寢食俱廢。謹按春秋繁露雩祭而請雨，先儒鄭康成云，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必先祭其本。又禮書曰，或祈山林川澤，查桐邑乃淮河之源，濟邑乃濟水之源，輝縣乃衛水之源，嵩縣乃汝水之源，舊有廟祀，春秋祭享，由來已久。值此天時亢陽，需雨孔亟，是宜恪遵典禮，敬謹祭告，以祈霖雨大沛，惠此兩河。本部院敬製祭文一道，虔率祭帛一端，并備祭銀一封，特委該縣代祭，仰即潔治牲醴，齋戒行禮，務須當神肅虔，必敬必誠，昭格神明，愼毋泄瀆。

預防水患

中州地土平衍，宣洩無具，晴則易旱，雨則易潦，歷來如此。故講求水利，為豫省第一要務。今天氣收暘，倘月不雨，陰陽消長之理，無往不復，久旱之後，每患水潦，若不預為防範，必致臨時周章。仰道府州轉飭所屬，將境內舊有河渠隄堰及一切傍山臨河處所，親履查看，相度情形，或開渠以導之，或築隄以障之，渠

之淤淺者，立即疏濬深通，隄之卑薄者，立即增培高厚，務使來源之水，有所宣洩，下游之水，有所容歸，先事綢繆，方爲盡善，且興舉工程，俾貧民力作餬口，尤於地方有益，倘苟且偷安，不速料理，及至雨水既多，諉過於天而不咎人事之不力，則爲庸闒之員，溺職亦甚矣，戒之愼之。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四

水災罪己恤民

祥符等縣連朝大雨，房屋倒塌，田禾被淹，實爲異常災變，此皆本部院奉職無狀，上干天和所致，夙夜怵惕，寢食俱廢，念我小民，上淋下溼，坐臥水中，棲身無所，餬口無資，興言及此，不禁心碎淚下，查乾隆二年定例，如遇水災，確查果係房屋倒塌，無力修葺，並房屋雖存，實係飢寒切身者，均酌量賑恤安頓等語，該司速飭被水各屬，確查實在乏食窮民，度日維艱者，即動常平倉穀，按其戶口大小，先賑一箇月口糧，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其房屋倒塌之戶，動支存公項下，極貧一兩，次貧五錢，倘損人口者加倍，隨查隨給，該地方官身膺父母子民之責，務期加意撫恤，俾災黎均霑實惠，倘不悉心料理，以致流離失所，定以玩視民瘼嚴參，各宜懍遵。

飭舉賑給貧生

案查乾隆二年定例，被災各屬，凡貢、監、生員，實係赤貧乏食者，令報明該教官，確查造冊，轉送地方官，按其家口，酌加撫恤等因，今被水地方，見有生監，委係赤貧，而房屋倒塌，棲身無所，餬口無資者，深爲憫惻，合亟飭知該司，速行教官，確查貧生，造冊移送有司，其棲身無所者，給銀一兩，餬口無資者，並動常平倉穀，按其戶口多寡，先給一箇月口糧，事竣一體報銷。

檄委各道查賑

祥符等處，日前暴雨驟降，晝夜不息，兼之賈魯雙洎沙諸淇衛等河，水勢甚漲，隄岸漫溢，念我小民，蕩析甫宇，本部院時刻懸懸，如同身受，亟思躬親親查，詢民疾苦，但省會重地，職守攸關，不便擅離，合行委代該道，即便輕騎減從，前往所屬府州被水地方，察視情形，安插撫綏，宣布皇仁，查督賑務，其應納錢糧，即飭概行停徵，俟勘明成災之後，照分數蠲免，涸出地畝，查有缺乏工本者，速諭有司酌借籽粒，上緊播種，以俟秋成，此外應行事宜，該道隨便酌行，務期實力撫綏，毋使一夫失所，望切望速。

飛飭賑給麥種

今歲秋收失望，全賴明春二麥接濟，時屆白露，正當播種之候，誠恐無力貧民，籽粒維艱，因循坐誤，所係匪輕，仰司飛飭被水各屬，立即親赴四鄉，逐加察看，責令鄉保老農，徧諭播種，其有缺少籽種者，即將縣倉原徵麥石借給，如無麥石，則支縣庫銀兩，給發糴買，或貸以倉穀，令其通融易用，務期乘時早種無誤，此係民食攸關，萬難刻緩，該地方官須殫心竭力，速行妥辦，不得虛應塞責，以致田畝荒蕪，仍將種麥分數報查，本部院於此覘牧令之賢否焉。

通飭多種蔓菁

據新鄭縣知縣陳中選稱，蔓菁一物，乃係民間打油菜子，四時皆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六月種者，根大而葉粗，八月種者，葉美而根小，七月種者，根葉俱良，今正值其時，已多張告示，再加傳諭，並向鄉地人等，皆令多種等語，本部院查荒歉之年，務有可以充飢之物，自應預籌，蔓菁一物，即古所稱諸葛菜是也，武侯行兵所止，必令軍士種植，取其易長而利濟，隨時隨地，皆可佈種，堪備艱食之需，合行通飭被水州縣，各因土性所宜，酌量籌理，動支公項，多購菜子，分發貧戶，勸諭鄉民廣爲佈種，切勿忽視。

飭催興工代賑

被水州縣勘報之後，雖加賑恤，但自冬徂春，爲日正長，必須興修工程，俾貧民得以力作餬口，庶可接濟，查從前已經估報之城垣，本聲明於水旱不齊之年興舉，應即遵照原估，速行催辦開工，其現在被淹之城垣，以及應修隄岸、應濬河渠、並文廟、增城、考棚、驛號、墩臺、營房等項，或全被沖塌，或傾圮過甚，地方官實在無力捐修者，應作速確估，由司委員勘明，核實分案議詳，以憑本部院題咨興修，此係寓賑於工，非往年可比，不得藉口估計需時，貽誤民食，一面確查年力精壯，素無恆產之貧民，造具清冊，應用此又於恤貧之中，行弭盜之法，良有司其加意焉。

飭令隨地安民

豫省向有無業窮民，傭工覓食，行蹤莫定，凡遇歉歲，挈眷他鄉，若不論其願歸與否，一概資送，亦非撫恤之道，現行布政司委員在大路要隘處所，稽查勸諭，勿致流移他省，合再通飭府州各屬，確查境內流民，情願回籍領賑者，照例資送，如或資生有望，不願回籍者，即行隨地安插，俾得寧居，設立牌甲，一體稽查，並動常平倉穀，大口日給穀一升，小口折半，以資餬口，至來年二月春融耕作之日止，事竣報銷，該

地方官務須實心料理。撫綏安集。倘視爲具文。任聽流民往來。全不安頓者。一經察出。定行嚴參。仍將資遣流民留養若干。給穀若干。十日一次冊報毋違。

諭建棚舍做居

此番被水。塌房居多。有力之戶。自能及時修葺。至貧乏窮黎。餬口尙艱。焉能料理。而入秋以來。天氣漸涼。依棲寺院。作宿城郊。露冷風淒。實堪憫惻。本都院現同司道各官。公捐俸銀。於省城搭蓋棚舍。念及外府州縣。亦多被水。同係災民。棲身無所。惻隱之心。人孰無之。該地方官身爲民牧。亟應籌畫。各就城關鎮市。擇其高曠藏風之地。搭蓋席棚。或築草舍。先儘鰥寡孤獨。次及眞實貧民。查造册籍。俾令居住。仍於十家之內。設一牌長稽查。以防火燭盜賊等事。務必悉心經理。不得坐視干咎。

勸諭周恤災民

本都院自罹災禍。目擊災黎。夙夜靡甯。勤思補過。業飭被水各屬。銀穀兼施。一面飛章上達。請旨加賑。皇恩浩蕩。災民自免乏食之虞。惟是房屋傾塌甚多。雖給葺費。而地土未乾。磚坯莫購。實難修蓋。一遇陰雨。則存身無地。再四躊躇。頗無善策。緬念各屬生監。自分社規勸以來。睦婣任恤之誼。聞之熟矣。善行義舉。正在此時。如有所餘空房。無論一椽半舍。俱可招致災民作居。免致露處。轉徙他鄉。仁人君子。諒必欣然樂從也。該縣即同教官轉飭社長。有能招住十人者。記大善一次。二十人者。記大善二次。三十人者。記大善三次。五十人以上者。給匾獎勵。即不及十人者。亦記善一次。其有素封之家。慕善而不在社學者。亦照此數獎勵。至若瞻救桑梓。疾患與同。或將有餘糧食。減價平糶。或就眼見貧民。施行周急。或賙木料葦席。搭蓋棚舍。更有益於災黎。地方官按其所用銀米多寡。核實具詳。小則從優旌獎。大則題請議敘。該縣於講社時。并傳諭知之。

飭備棉衣恤貧

省城烟戶稠密。今歲被災。花布等物。無不昂貴。冬日窮黎。衣不蔽體。殊堪憫惻。前據不被水州縣報有助施銀兩。儘可製備棉衣。該司即發祥符縣星速製備棉衣。做完百件。陸續呈驗。一面密查鰥寡孤獨老病殘疾窮民。開造花名清冊。核實給發。仍將棉衣背縫之上。俱印義施二大字戳記。以備查考。

通飭收養棄兒

豫省設有育嬰堂。從未報有收養遺孩者。可見中州風俗之厚。惟是遭茲水災。恐有窮民兒女本多。衆口嗷嗷。難以兼顧。或覓食他方。不便攜帶。因而委棄者。深爲可憫。該司通飭各屬。徧行曉諭。無論本地外來貧民。如有三歲以下小兒。不能養活。情甘拋棄者。即送育嬰堂收養。該地方官動支堂內公銀。雇覓乳母。給以工食。加意撫恤。俟來年秋熟時。本生父母願領回家者。聽從其便。該牧令均有父母斯民之責。堂內又有公銀應用。不費之惠。諒必欣然辦理。仍將收養小兒若干。按月冊報毋違。

飭借倉穀畜牛

宰殺耕牛。例有明禁。但恐水災之後。愚民無知。止顧目前之食用。遂忘力田之本計。輕售屠戶。濫行宰殺。

追至來春耕作。倍覺艱難。地畝荒蕪。半由於此。昔林僉事荒政叢言。深用爲戒。良有以也。該司通飭各屬。一體嚴禁。如有私宰耕牛者。立即嚴拏。照例治罪。毋得寬縱。其無力畜牛者。即行借給倉穀。令其飼養。以資耕作。俟麥熟時。照例免息還倉可也。

刊發賑恤事宜

被水之後。賑恤多端。題咨繁雜。轉行稽延。恐有司不諳。未能悉舉。刊發飭明事宜十六條。以便遵循。

一、倒屋貧民。分別給賚。
一、乏食窮黎。先賑一月。
一、緩徵以紓民力。
一、減糶以平市價。
一、貸倉米以濟有無。
一、給籽種以資播植。
一、撥穀麥以備需。
一、留漕米以加賑。
一、與工代賑以資貧壯。
一、隨地安插以撫流移。
一、種蔬菁以佐艱食。
一、施藥餌以療時症。
一、建棚舍以廣民居。
一、勸義舉以助賙恤。
一、免米稅以招商賈。
一、委社生以勸賑務。

通飭便宜行事

救荒之道。原無善策。而濟衆之方。貴有權宜。豫省猝被水災。本都院日夜焦思。竭力補救。立賑法十六條。俾可爲災民計者。無不詳酌施行矣。惟是被水之輕重不同。地方之情形各異。本都院僅擧其大綱。而分任經理者。全賴司道諸君。以及各郡賢守。同心共濟。至牧令爲親民之官。人情土俗。尤所熟悉。因地隨時。須有變通。惟在實惠及人。不妨便宜行事。即事關錢糧。礙難專擅。亦可先發後聞。本都院自行擔當。無庸瞻顧。諸君子俱有父母斯民之責。目擊災黎。顛連危困。生平利濟。莫大於此。勿以空言具詳。勿以後言始稟。如果撫綏合宜。民生得所。定當破格薦揚。以風有位者。或怠忽畏縮。坐失機宜。亦干嚴糾。勉之愼之。

諭令社生勸賑

本都院撫豫以來。未能以德化民。而先以禮待士。分社規勸。煞費苦心。無非欲諸生以豪傑自待。不以庸儒自安也。遭茲水患。念我小民顛連重困。夙夜焦勞。多方拯救。諸生諒亦共見共聞矣。惟是賑恤一事。經理頗難。鄉地吏胥。因緣舞弊。移名更姓。冒領口糧。而煢獨無告。眞正貧黎。反不得普霑實惠。或僻處低洼。未及查造。或乏錢使費。故意刪除。或欺其鄉愚。不登冊籍。或知其孤寡。瞞領分肥。種種弊端。難以枚舉。惟身居是鄉。持公好義者。知之最明。而行之無弊。再四思維。不得不藉諸生之協力也。現檄藩司轉飭州縣。查賑下鄉。即同該村社生。核對烟戶冊。相符然後給票。如有遺濫。立行稟明。增減將來赴廠領賑。一體給以飯食。察有情弊。即行舉首。果能秉公協理。著有勤勞。定從優獎。本都院明知諸生閉戶潛修。不干外事。但明體達用。原無二理。濟人利物。皆屬分內。昔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則今日之居鄉救災。即異日之登朝理繁治劇。大展才猷者也。諸生勉旃。

公門不費錢功德錄

譔人不詳

公門不費錢功德錄

官長不費錢功德

忠君爲國。

潔己愛民。

勤求政治，以勵官箴。

自甘淡泊，以全介節。（不節必貪）

臨民矢公矢慎。（[illegible]）

事上不抗不卑。（[illegible]）

有利必興。（如社倉義學水利育嬰養老之類是）

有害必除。

勸課農桑。

力行保甲。

正士習，懲優劣。（[illegible]）

厚民風，勸務安良。

忠孝節義，有關風化之事，極力保揚。

縉紳耆老、賢良方正之人，虛懷咨訪。（地方利病風俗美惡皆須留心訪問庶可因地制宜但所問之人必須純正之士否則恐爲所欺）

力挽奢華浮靡。

嚴懲賭博姦淫。

禁宰耕牛。

禁汚字紙。（鞋上招牌尤宜嚴禁另紙刷印有何不可）

嚴緝盜賊。（奸宄斂迹則四野獲安）

嚴治擄賣。（[illegible]）

禁止非法淫祀，不令煽惑愚民。

毀除淫書淫畫，盡禁方，不使壞人心術。

勢宦豪強，武斷鄉曲，必按律嚴懲。

訟師地棍，訪拏重辦。

訪延賢幕。

勿濫收長隨。（此輩惟利是圖多一人即多一弊）

嚴防子弟官親在外招搖。（諺曰其用三親者亡[illegible]子壻妻兄弟也）

嚴杜幕友家丁藉事擾害。

不妄逞己見。

不曲狥人情。（此病最難除御）

寡差官者。（[illegible]）

審案貴精。（[illegible]）

不動怒。（[illegible]）

不作威。（[illegible]）

不輕拘婦女。（非關人命不得已者不令出官露面）

不輕用刑。（[illegible]）

不輕發火籤硃票。

不輕聽左右訪聞。

不出票取物。（[illegible]）

不擅興工作。

不斷離婚姻。

不拆散骨肉。

不輕送盜舖。（防誣若無贓誠仇私絕貪）

不輕拘窩家。（賊扳私）

疑獄務期得情。

雜事細心求理。（或故或關侍首尊從細事分則良宜其願）

平心中理冤抑。

公心審斷曲直。

誣告必坐。（請點誣也）

唆訟必懲。（患黠端也）

不徇私壞人功名。

不逞忿傷人性命。

不知情故枉。（一時不察枉序盡僞傳不寄收竭）

不執法太苛。（頭疑恍解例犯狃存情有可原者雖已成案必細處將憐）

不貪贓枉法。

不逢上虐下。（事不可行者縱有嚴檄必極力挽回）

不輕拘公犯。（點名公差創害有可擇詰受詞不批刑加體察事行勿輕討提討致蔽紛擾對吏累陳公非尤不可經附先）

不假權倚吏。（倚拼前入自篤操點不使吏胥上下其手此輩性情狡猾處刁擅摩甚其所長尤宜留心覆覈）

不以借端訛賴擾害富家。

不作搆煽耳目串沽買名譽。

案無留牘。

供無加招。

嚴禁濫索舖堂。

防範栽贓詐害。

凡事不輕累鄰右。

教誨頑民平其忿心，令息爭訟。

責人明告其罪，令人知改，須受者愧服，見者警戒。

耐煩聽訴，令原被告吐其情，不許吏役插口。

審案據理直斷，不嗔越訴。

無力犯人，當為之寬納贓。徒犯，亦准招保，不輕禁。

聽審比較，雖一時刻過，他事早示更期。

和息投遞，先日准出，免其伺候。

酒後勿准詞訟。

怒時切勿用刑。

老幼病廢不加撲責。

嚴寒盛暑勿易用刑。

姻族互訐勿輕笞撻。（兩造姻族互訐和故慨分曲直須判憐親若予為怨轉成重隙）

隨行途路慎勿加刑。

已拶夾者不再責。

已責過者不再夾。

凡傷必親身檢驗。（須使原告親臨不可遲延致傷痕變異有甚者親自檢驗不可假手他人）

命盜宜細心鞫審。（命案有盜案有偽冒不可不慎細心推問然後定罪）

勿濫監禁。（輕罪小故不可監禁）

勿用非刑。（刑具皆有定制不可法外濫用）

戒獄卒勿凌虐罪囚。（獄卒吏役每有藉端凌虐罪囚索詐多端者嚴禁之）

戒佐貳勿擅擾人犯。

徵比勿恣意敲撲。（尤不可積年）

巡行勿擾累鄉民。（實防吏役僕從）

里胥借貸挾騙害鄉愚，加等治罪。

差役借端抗誣人，倍法重懲。

賦稅勿致浮收。

晴雨虔心祈禱。

水旱早報災傷。（早報則早蒙恩）

飢荒竭力賑濟。

辦賑勿圖自利。（其實心為民是要）

勸戒僚屬行善止惡。（屬員有守有為者必加獎勸若行止貪污者必嚴懲戒）

協和同寅竭力效忠。（不可傾軋亦不可苟同）

吏役有奉公守法者，優待以示勸；有作姦犯科者，嚴究以示懲。

省一事，則民少一事之擾。

寬一民，則民受一分之福。

考試公明，勿令孤寒抑鬱。（嚴防關節切宜）

奉公守法，勿羅人笑迂拘。（不可因人笑迂拘而不守法）

設課備獎賞鼓勵多士。

識字人勸令時讀善書。（士人讀史足用。工農賈中有識字者。宜勸其收因果報應新書讀之。如感應篇陰騭文之類。久之必能改過向善。有益勸解。）

幕友不費錢功德

慎重公事。

勤理案牘。

不矜才使氣。

不倚勢作威。

不迎合諂媚。

不受昧心賄賂。

不聽關心囑託。

諫阻貪酷。（不聽以去就爭。）

力勸東家興利除弊。

力勸東家剖雪冤抑。

東家盛怒之時。婉辭之後。阻其出堂理事。

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勿輕易簽差。以免滋擾妨累耕織蠶桑。）

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婦女尤不可傳喚。）

批駁勿率易。須酌理準情。剴切諭導。使強者氣阻。弱者平心。

詞訟宜勸速結。

和息宜早批准。

命盜案宜慎防株累。

押犯須設簿勤查。（可省釋卽早押釋。）

遇命盜重案。必細心審度。務使情眞罪當。勿拘成見。出入人罪。

勿將重案化大爲小。致有冤抑。

勿以他案人犯。作此案正凶。

勿假公事洩私憤。

勿獻嚴法備徵酷比。

會計詳審不圖染指。

水旱凶荒勸宜及早報災。設法賑卹。盡心爲作襄辦。學識未到。勿急求得館。

吏胥不費錢功德

隨事方便。

不勒取人賣兒鬻女錢。

不唆人興訟。

不無中生有。

不指撥官長生事。

不捺案。

不妄引重律。

牌票招詳字眼。不改輕爲重。

辦理文案。不吹毛求疵。巧爲播弄。（不因所欲未遂。故意指駁。誤人毒成。入人罪名。貽害非淺。）

不詐嚇鄉愚。

不生枝節提人。（一夫到案。合家不安。）

不唆盜賊扳仇家。

不輕白嚇詐人。

不乘危索騙。

不敗人體面。

不受賄囑妄加鎖錮。

人罪不下死綁字眼。（筆下超生。此之謂也。）

詞訟細故案。勿苛求情備。

杖笞不濫一處。

不杖人腿灣。

不逼病人婦女到官。

不壞人功名性命。

不離人骨肉。

不牽連鄰右。

矜恤獄囚。

已赦罪犯勿稽留。

已蠲錢糧勿混徵。

水旱請官早報。設法賑濟。

批迴請速發。

解到請速審。

事屬曖昧。或關閨門。稍可緩止。務須留意。

承訪事件，務求確實。
多送正風俗，興利除弊告示。
失節事，無論貴賤，必爲辨解。
節孝事，不論低微，必爲表揚。
不輕傳劣跡惡款。

陽明先生鄉約法

陳龍正錄

陽明先生鄉約法

明　嘉善陳龍正幾亭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繇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繇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係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太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

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區處。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躱回原籍。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鳴官。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鬭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齎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稱家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是。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

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酒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就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六韜

呂望 撰

六韜卷第一

文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之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斂焉文王曰樹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

一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沈臨而無遠沈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

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愼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正也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

守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卽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尋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唱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鄣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愼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愼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愼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愼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愼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僞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眞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

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鋭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六韜卷第一

六韜　第二

武韜

發啓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壍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殷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之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姦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閒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敗九曰尊

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死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之陰納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三疑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六韜卷第二

六韜卷第三

龍韜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受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揔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灾異知人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壍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材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鋭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

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絜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閒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則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懽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將威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陰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祕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相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逃遁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伎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阻險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糧多者所以神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彊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彊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敗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祅祥士卒所告凡三軍說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祅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已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陳不固旌旗亂而相繞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如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日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農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冑

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六韜卷第四

虎韜

軍用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陳敗強敵大黄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陳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蜋武士共載可以縱擊横可以敗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蜋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陳敗步騎方首鐵棓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鎚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鎚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蜋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黄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寸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胷鋋矛千二百具張鋋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蜋矩内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胷鐵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胷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胷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刀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軍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

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柰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中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者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素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旗旌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來爲之柰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軍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隘路擊我便處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拽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動靜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陳相望衆寡彊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微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遇遠我旌旗疏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無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誡而約之各愼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過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柰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兵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

可久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陵廣澤平易之地吾盟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衛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略地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愼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還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勝矣

六韜卷第五

豹韜

林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疏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敗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鬭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之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鋭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柰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鋭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柰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鋭吾陳不敢當爲之柰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鋭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鳥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陳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其山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鳥雲澤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柰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宜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軍騎分爲鳥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彊爲之柰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彊者必得大國而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柰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路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各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陳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車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六韜卷第五

六韜卷第六

犬韜

分兵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柰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則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心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服習不可不察也

教戰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練士教戰之道柰何太公曰凡領三軍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彊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敗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柰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二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横相去百步周環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彀入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柰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柰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而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彊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薉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返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六韜卷第六

六韜序

六韜六篇列在藝文志儒家稱周史六弢六篇注云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班固以爲或惠襄王時或顯王時史臣所述武王太公之言又疑周史述此以荅孔子問是爲適周問禮所得書也顏師古注云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考之莊子徐無鬼篇女商稱金版六弢陸氏德明音義引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讖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六弢出於周顯王之前宜魏武侯時女商見之淮南精神訓篇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袁宏後漢紀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三國志注引先主遺詔稱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又云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是漢魏時見此書其即藝文志六弢明矣隋經籍志兵家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志所稱梁者阮孝緒七錄六韜自文師第一至三疑十七多言仁義道德愛民之道君臣之禮敬衆合親舉賢信賞罰之事又言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凡古人所引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之語皆在焉論將選將二篇義與文王觀人相出人五音兵徵篇通陰陽五行其餘諸篇詞亦古質且多見唐已前書傳徵引真古書也鄭樵藝文略載太公六韜五卷又載改正六韜四卷今意林通典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六韜不在本書者甚多如武王伐紂爲父報九及太公射丁侯之屬宋之迂儒疑其文義不純加之刪削或即元豐刊七書時所爲故唐人及宋初人尚引全書也六韜先以仁義道德取天下故班史列之儒家至當猶司馬法之入禮家軍爲五禮之一儒者應知其專言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事別列爲兵家言史臣有深意且亦有所本也隋志改六韜入兵家謬矣阮孝緒不察藝文

志周史爲顯王時人妄題姜望撰以滋後人疑惑尤謬之甚者孔穎達以爲後人所託非實事指謂周史傳述太公之言非文王時書事之書耳經生言終不背於義朱人無識不深究古書並不解班固自注之義晁公武則言藝文志無此書誤以爲權謀之言劉恕通鑑外紀直斥其言鄙俚煩雜疑藝文志無此書陳振孫亦言其詞鄙俚世俗依託王海引唐氏謂春秋以前中國未有騎戰六韜言騎戰當出於孫吳之後謀臣所託衆今六韜文應古韻如文子淮南陸賈諸書非後人所能僞託若以其詞義明白疑非古書今虞夏書明白於周書盤庚大誥左傳比之史記漢書易讀不得謂古人之文必應如韓愈所云詰屈聱牙也兵書自漢以來名將論次手寫列代傳述有本如醫律之在官守不能作僞禮記云前有車騎文子云善騎者墮說文騎跨馬也制字始於上古必以爲中國無之亦無明證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見蛛蝥而結網既已服牛乘馬豈不能效爲騎戰劉炫說左傳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謂爲單騎亦或然也宋人爲語錄與如劉恕所云鄙俚煩雜者前人不加非議反訾古書使後世束而不觀儒者委爲兵家言介胄之士不知好謀愼戰輕喪其師宋代之詆經蔑古貽禍甚烈不獨和議誤國矣六韜之分文武龍虎豹犬者當爲秘識軍行時藏之弓衣外書龍虎之文以爲識不關題分卷次故今本與釋文所引異耳其爲六卷五卷四卷後代分合未得其詳歲在庚申主講蕺山以篋中所錄本及明刻各本校勘文字明刻本互有脫誤因與家侍御志祖互相讐校項佐州墉爰付之梓其開元占經意林通典太平御覽等書引六韜或稱太公陰符或爲今本所無侍御子同元又輯佚文一卷刊附於後庶古書得永其傳云嘉慶五年斗指巳午二辰之月孫星衍撰

六韜逸文

仁和孫同元輯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禮記曲禮上正義）

單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史記索隱越世家）

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舊唐書禮儀志）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意林）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之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羣書治要）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太利太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沉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同上）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後漢書五行志注斂作役又御覽八百七十九引以主好聚斂人則多疫死）大宮室多遊臺則民多病溫（志作瘟）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御覽八百七十六引無不避時禁禾穀不實八字下有飄牛馬騷屋拔木民人罷暘數十里又九及二百六十六風下並有禾穀不實紂時如此八字又八百三十九引有禾穀不實四字）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志作不成）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志無不息二字）則日月薄蝕（志作薄食）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善哉（同上）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姦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同上以上引文韜）

文王在岐周（意林引無周字）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意林引吾地小寡何）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意林作牧）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意林引屈一人下伸萬人上唯聖人能行之文選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引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三句）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同上引武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

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遽不悔此妻子將也（御覽引夜臥早起雖劇不倦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御覽引長賞希言賦物均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御覽習作念）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御覽引知天文下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主也）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同上　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三　意林引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羞惡曰舌爲衆所皆夜臥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

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同上）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譎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同上）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同上以上引龍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藝文類聚二十引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天下仁之而治太平御覽四百一引作而天下治）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同上引龍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趍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引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稱矛殺百步之外者千人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三千人作十人汶三百人卅六十八人下引崇侯虎等舉五百石重沙二十四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同上）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同上引犬韜）

文王問散宜生卜伐殷（御覽作紂）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蓍不交而如折（御覽作數蓍交如而折）將行之日雨輜重（御覽無重字）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凶（御覽作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藝文類聚二[illegible]北堂書鈔一百十四引武王伐殷兵[illegible]）

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illegible]）

武王伐殷先（[illegible]）出於河呂尚爲後將（[illegible]）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illegible]）

商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謂散宜生（[illegible]）求珍物以免君之罪九江得大貝百馮（[illegible]）云詩作百朋（[illegible]）

夏殷桀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illegible]）

冬冰可折夏條可結（藝文類聚八十八太平御覽二十一案此二語亦見文子）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事類賦注無旦字）曰臣聞之（事類賦注無之字）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藝文類聚九十二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作餘胥事類賦烏賦注作儲胥）

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藝文類聚九十三事類賦馬賦注多羑免西伯一句）

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藝文類聚九十五文選閒居賦注太平御覽九百八引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貲楨學之邯尚熊得而獻於紂）

殷一夫而利天下（北堂書鈔十三）

世子爲政（北堂書鈔二十一）

廿七大夫者爲筋脈之臣（北堂書鈔五十六）

昔煩厚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氏之亾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侮羣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之誰曰弗克（北堂書鈔一百十四）

夫聖人者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無夫字者字）

太公對文王曰禮者天理之粉澤（初學記二十一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二作禮之粉澤也又六百十引無大字）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伍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御覽作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通典一百四十九太平御覽二百九十七案此段與發戰篇文相似而字句較多故全錄之又通典引六韜俱作太公曰）

又復申誡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搆代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進令者斬（同上）

又曰凡行軍吏士有死亾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瘡卽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卽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讙譁動搖有起離陳者斬軍門當交戰謹出入者若近敵當譏呵出入者（同上）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通典一百五十二太平御覽二百九十四引伏下有兵字齊起作齊赴衝其兩旁作衝其兩而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彼敵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而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察地形勢務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草爲固謹守關梁臨塞敵若卒去不遽未定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擊衆（通典一百五十七案此段與絕道篇文相似）

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爲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而（案向字之誤）破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凡三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注云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之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同上）

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強弩長兵處前怯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人車馬雖衆而至堅陣疾鬭材士強弩以備前後武王曰我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旣衆以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進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直而爲屯以強弩備我左右然則命我三軍皆疾戰而必勝也（同上案此段與戰步篇文相似）

周書陰符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故三軍同名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絕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車之困地容車賈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車之勞地隱帶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敵而不能破敵敵人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背踰限長驅不止敵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于天井頓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大澗深谷蓊穢林艸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于兩水之間乘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覩之廣易進退相敵此並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務避也（通典一百五十九案此段與戰車篇及戰騎篇文相似）

昔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若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糧吾欲徐以爲陳以敗爲勝柰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爲四衝陳以驍騎驚其君親左軍疾右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鼓呼而當（同上案此段與疾戰篇文相似而字句較多故全錄之）

又問曰敵疏其陳又遠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爲之柰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御覽作列）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於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阸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阸也（同上太平御覽三百十一案故曰以下又見吳子應變篇疑相傳古兵法語）

周武王伐紂師至汜（御覽作氾）水牛頭山風甚雷疾（御覽作風雨迅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御覽無之字）道未必吉逆之不（御覽作未宋本仍作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亾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智將不怯（御覽作發）而懸將拘之吾（御覽作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御覽作令時宜大歲宋本作令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書泰誓中正義引六韜曰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通典一百六十二太平御覽三百二十八）

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文選二西京賦注）

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文選十西征賦注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古之亂君夏桀殷紂積糟為丘以酒為池飲者常三千人文二十引糟為丘）

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同上）

堯與有苗（御覽作堯伐有扈氏宋本無氏字）戰于丹水之浦（文選二十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注北堂書鈔十三太平御覽六十三）

太公謂武王曰天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文選二十五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又四十一報任少卿書注）

賞如高山罰如深溪（文選二十七王仲宣從軍詩注）

武王伐紂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盈叔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文選三十四七發注又三十五七命注）

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與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殺不再藉一舉而得（文選四十三孫子荊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

先塗民耳目（文選四十八劇秦美新注）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文選四十九晉紀總論注）

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文選五十六石闕銘注）

武王伐紂（御覽紂字重）蒙寶衣投火而死（同上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九）

天之為天遠矣地之為地久矣萬物在其間各自利何世莫之有乎（宋本此下有大使世俗皆能順其有是十字）乃若（宋本若字無）溟洋鴻濛之時（宋本時下有為王二字）故莫之能有七十六聖發（宋本發下有起字）其趣使世俗皆能順其有（宋本無趣所至有九字）繫天下（宋本下下有而有之三字）豈一日哉（太平御覽一）

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太平御覽十三）

昔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北堂書鈔十五引此二句兩民字不重）此皆古之善為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農氏教化（宋本化作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四句文見意林無二氏字及化字）古之不變者有苗之有（宋本作有之）堯化而取之堯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太平御覽七十六）

桀時有瞿山之地桀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曰冬鑿地穿山是發天之陰泄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妖言殺之（太平御覽八十二）

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

大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又十一引征兵書云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雨如風如雷如電震震冥冥天下盡驚又[illegible]子武韜篇云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電冥冥天下皆驚皆與此同）

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後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太平御覽二[illegible]）

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四而受敵士卒惑迷為之柰何太公曰當為雲象之陣（太平御覽三百一）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無如天如地（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七）

從孤擊虛高人無徐（宋本作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氣者賊存在十里鳴條百里搖枝四百里雨濡衣裳者謂潤兵不盈者謂溢兵金鼓自鳴及焦氣（宋本氣下有軍字）軍疲也（太平御覽三百二十八）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illegible]）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白魚外入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到牧野天暴風雷前後不相見車軸發越轂衝摧折旌旆三折旗幟飛揚者精欽盛天也而以洗吾兵雷電應天也（[illegible]）

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河上雨甚雷疾正之（[illegible]）乘橫振而死旗旌折揚侯投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眾而先以造於殷天下從甲子之日至於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紂懸其首於白旗（[illegible]）

春以長不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四時應天之法也（[illegible]）

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鶩冥之車（此句又見北堂書鈔[illegible]）周且為御至於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胥車（[illegible]）飛鳧（[illegible]）電影（[illegible]）鐵鎚（[illegible]）渡溝飛橋（[illegible]）大柯斧（[illegible]）天船（[illegible]）天陣（[illegible]）地陣（[illegible]）人陣（[illegible]）飛樓（[illegible]）武衝大櫓（[illegible]）雲火萬炬吹鳴笳（[illegible]）

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太平御覽三百[illegible]）

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懷條塗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

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三）

文王聞殺崇侯虎歸至酆令具湯湶（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五宋本湶作沐）

以死取人謂之勇（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七）

文王拘羑里求天下珍怪而獻之紂大喜殺牛而賜之（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

文王問守土奈何對曰人君必從事於富弗富不足爲人弗與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散矣（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二）

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藝文引武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不得其謂）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藝文作得）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藝文作其）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然鐙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五藝文類聚三十五節引）

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

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

文王問太公曰（羣書治要有此句）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上（羣書治要無爲上二字）作事不法（羣書治要[illegible]）君不覺悟是大失也（[illegible]）文王曰願聞不法（[illegible]）太公曰（羣書治要作[illegible]）不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illegible]）不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illegible]）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誠哉（[illegible]）

文王問（[illegible]）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illegible]）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矣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奈何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則民利天下起法令利之必行大利人民也（同上）

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七又六百[illegible]）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illegible]）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七）

武王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千（宋本作什）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以身死勉不勉之王允言（宋本作諾）如有（宋本作無[illegible]）病者（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

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之（[illegible]）將亡亦有妖災（[illegible]）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有雨石大者如甕小者如箕（[illegible]）常六月而雪深尺餘（[illegible]）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illegible]）殷君喜殺（[illegible]）人喜割（[illegible]）人心喜（[illegible]）飼虎（[illegible]）殺孕婦（[illegible]）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illegible]）刑（[illegible]）以信爲欺欺者爲忠（[illegible]）忠諫者不實（[illegible]）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illegible]）侫爲相政苛令暴（[illegible]）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illegible]）飾爲臺（[illegible]）修池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illegible]）爲酒池（[illegible]）糟丘（[illegible]）而牛飲者三千人（[illegible]）功者賞（[illegible]）無尺（[illegible]）無錙銖無稱衡無（[illegible]）功賞無罪誅此殷之大妖也（[illegible]）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illegible]）

六韜逸文終

六韜考略

高似孫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疑焉。太公其節起之曰。行逍矣。勉之。武王乃親鱗翼之車。周旦爲之御。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扶胥車（戰具）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illegible]）方頭鐵鎚（重八斤一名天棓）行馬（廣二丈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丈轉關轆轤）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爲天陣）地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文武）積楹臨衝（攻具）雲梯飛樓（[illegible]城中[illegible]）武衝大櫓（三軍所須）萬物萬炬（火具）吹鳴笳。準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強。師率之武。爲可致歟。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騵彭彭者也。又致請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諸侯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無親。何急于元士。武王又曰。吳吏未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曰。無故無親。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于書者。詩之上章曰。保右命爾。變伐大商。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之謂也。

水心葉氏曰。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數。皆爲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至深不可測。而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以爲孫子疏也。其稱曹避正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論將有十過。近于五危。戰車十死。戰騎十敗。與行軍九地相出入。其勵軍立將將刀將止欲禁士各衆卒教戰威三軍。又本于吳起。然則孫吳固兵家所師用。至莊周亦稱九徵。則眞以爲太公所言矣。然周繼悔爲方術者。而不悟六韜之非僞何也。蓋當時學術無統。諸子或妄相詆訾。或偶相崇。出于卒爾。豈足據哉。

六韜六卷

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案今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陸德明所註不同未詳孰是謹附識於此）則戰國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爲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爲一書顏師古註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三國志先主傳註始稱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隋志始載太公六韜五卷註曰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唐宋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案路史有虞舜時伯益爲百蟲將軍之語雖說依託不足爲據）其依託之迹灼然可驗又龍韜中有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者不知陰符之義誤以爲符節之符遂粉飾以爲此言尤爲鄙陋殆未必漢時舊本故周氏涉筆謂其書並緣吳起漸與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讀書志稱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武學號曰七書則其來已久談兵之家恒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踳駁如右

余嘉錫撰

六韜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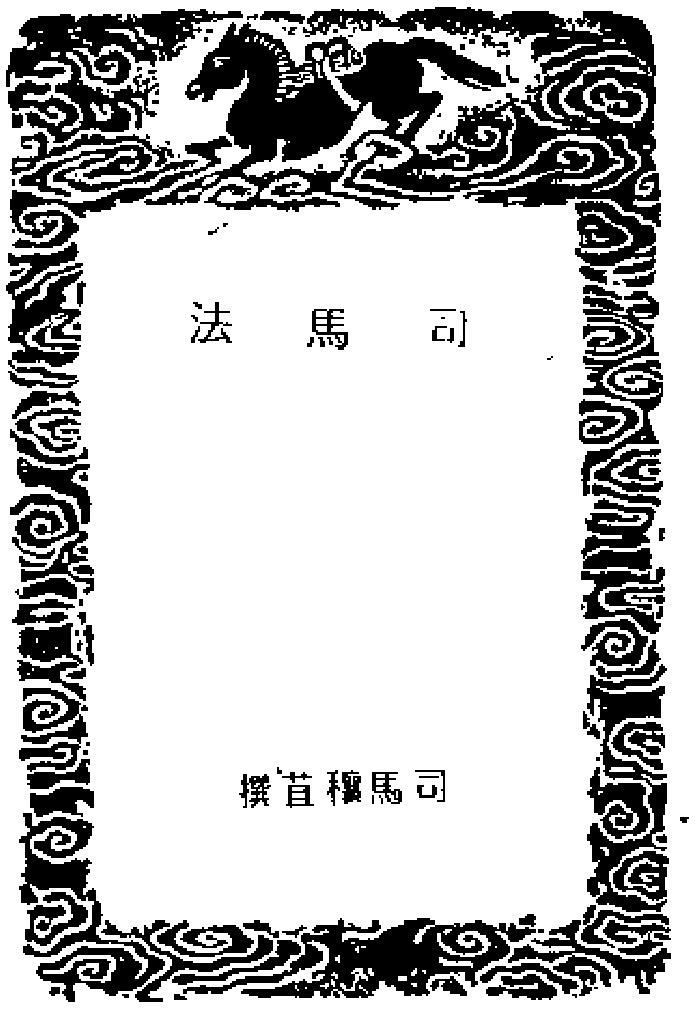
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illegible]）」（[illegible]）則戰國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爲太公六韜，未知何據。

嘉錫案：唐魏徵羣書治要卷三十一引六韜，其次第爲文韜、武韜、龍韜、虎韜、犬韜。唯不引豹韜耳。後漢書何進傳章懷太子注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illegible]）（[illegible]）郡齋讀書志卷十四云：「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玉海卷百四十兵法門云：「武經七書太公六韜，文韜一，武韜二，龍韜三，虎韜四，豹韜五，犬韜六。」小學紺珠卷四同，是唐宋傳本，均與今本次序相合。魏徵與陸德明同時，章懷去德明亦不遠，不應所見之本大相懸殊如此。且龍韜爲主將，亦不當列於豹韜之後。當是經典釋文傳寫有誤耳。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師古注曰：「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爲一書，顏師古注以今之六韜當之，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三國志先主傳注，始稱「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illegible]）隋志始載太公六韜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唐宋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illegible]）（[illegible]）其依託之跡，灼然可驗。

案淮南子精神訓云：「故通許由之義，而金縢豹韜廢矣。」注云：「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明指豹韜爲太公作，蓋即今六韜中之一篇。後漢書何進傳云：「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又徐璆傳及王堪傳注，幷引謝承書曰：「璆字伯進。（[illegible]堪之父。）逆謂太公六韜。」是則六韜之書，已盛行於後漢，不始於三國。且皆以爲太公所作，亦不始於陸德明。三國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及蔣欽曰：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此亦在先主遺詔之前，提要亦未之引也。孫權言省諸家兵書，大有所益，即指孫子六韜，與先主言益人意智語意相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其必有以取之矣。淮南以豹韜與金縢並言，金縢既記周公之事，則豹韜亦必託始周初，高誘以爲太公所作，其言必有所受之，初非曲說。淮南獨舉豹韜，不云六韜者，古書本自單篇別行，以豹韜中多陰謀，故取以與金縢爲對也。再徵之於莊子之金版六弢，則其名之所從來甚遠，更不始於後漢。漢志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而無六韜之名。蓋漢志著錄之例，只以著書之人題其書，而不別著書名，老子不名道德經，淮南不名鴻烈，莊子不名南華，故太公之書不名六韜、陰謀、金匱、兵法等也。至隋志乃著之耳。漢志又有一例，則以人類書，不以書類人。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分爲謀、言、兵，猶之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分爲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分爲太玄、法言、樂箴也。此三人著作，尚爲純粹，駁雜者其他則多合爲一家，幷不分著。如陸賈之二十三篇，其中有十二篇爲新語，明見於本傳，而志不載其名。況太公之六韜、陰謀、金匱等，皆兵八十五篇中之子目，自更不暇見於著錄矣。以六韜不著錄，疑其非漢時書，則新語亦不著錄，使其不見於本傳，亦將謂陸賈本無此書乎？漢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班固自注云：「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是太公之書，有後人增加之文，班固已明言之。班云近世，則增加之文，或出於西漢。其間有避正殿之語，將軍之號，固不足怪。特是六弢、豹韜之名，見於莊子、淮南，則是戰國秦漢之間本有其書，漢人僅有所附益，而非純出於僞造。周秦諸子，類非一人之手筆。此乃古書之通例，又不獨六韜爲然。至於漢志儒家之周史六弢，班固既明著爲惠襄時人，又云孔子問焉，則其人必非太公，其書亦必非兵家之六韜。師古之言，顯爲附會。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四云：「案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書無弢字，當即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以爲太公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illegible]）其所考證，極爲眞確，眞不刊之說也。路史以伯益爲百蟲將軍，誠爲怪誕不經，然其言亦有所本。水經卷十五洛水篇注云：「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也。」尋其文義，既云顯靈，則百蟲將軍之號，當出自後人追尊。路史遂附會爲虞舜時官名，可謂無稽之甚。提要但斥爲雜說依託，尚未能得其出處也。

又龍韜中有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敵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者不知陰符之說，誤以爲符節之符，遂粉飾以成此言，尤爲鄙陋。殆未必漢時舊本，故周氏涉筆謂其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說，淺駁無可施用。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文伐、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讀書志稱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武學，號曰七書，則其來已久，談兵之家，恆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踳駁如右。

案六韜之書，傳之自古。宋有譏議，已具見於前。提要所疑爲非漢時舊本者，尚無甚有力之證據。此節所言，雖亦未嘗無理，然此乃純駁之說，而非眞僞之說也。古人著書，不皆精粹，踳駁之處，所時有。九流百家，所出既異，故道術不同。宋明人讀書，好以當時理學家言，是非古人，尤非通方之論。此書實是漢時舊本，非後世所能依託。特其爲後人妄有刪削，遂致殘缺不完耳。（[illegible]）唐人自杜佑通典以下，談兵之書，引用是書者至夥。又不待宋元豐時頒之武學，始知其來已久也。孫星衍作六韜序，（[illegible]）深信其爲古書，然必以爲即儒家之周史六弢，牽傅舛駁，不能自圓其說，故詳考之如此。



司馬法

司馬穰苴撰

司馬法卷上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身信見信内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義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者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灋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白戎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灋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

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成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荅民之勞示休也

司馬法卷上

司馬灋卷中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智也鬪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灋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誰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灋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灋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尊立法一曰受二曰灋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灋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符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司馬法卷中

司馬灋卷下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爲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舍謹甲兵行陣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眾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鬭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洽自子以不循爭賢以爲人說其心效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用眾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寡利煩眾利正用眾進止用寡進退眾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眾若眾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眾則相眾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兼舍環龜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眾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戰眾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司馬灋卷下

道光元年辛巳新鐫

司馬灋壹卷

二酉堂藏板

司馬法序

案孫子注云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故其法傳於齊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古者卽有司馬法非穰苴始作亦威王時附穰苴兵法於司馬法中非附司馬法於穰苴兵法中也周禮疏誤矣晉張斝曰司馬法爲周公作當得其實考周官縣師將有軍旅田役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此司馬法卽周之政決也漢藝文志謂之軍禮司馬法者考大宗伯掌軍禮之別有五孔叢子有問軍禮之篇而周禮注引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當卽此書所載也竊嘗三代治兵田賦軍車廣狹纖悉數十年而後事具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夷吾九合一匡猶本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制葛相四正四奇亦原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之式馬遷稱其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豈不諒哉漢志原書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佗書所引亦有不見五篇中者皆逸文也又李靖問對世所傳兵家流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於馬法畫係任宏所論非司馬法本文史記注引宋均春秋少少陰云云握奇寬秋獨一段注文疑注握宋均作也吾鄉階邢雨民太守會輯握書乘之浙中字多錯譌仍有闕漏余爲而正之以授學侶乃序其緣起如此

司馬法

武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澍案玉海引司馬法注云司馬之職所掌者武事也治軍用兵皆用法也據縣師之職曰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說者謂司馬主將軍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得法則作起衆庶此後人之所以稱司馬法也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案御覽二百七十作古者以羣理謂之政然據注文必無理字羣書治要治之下有民字文選檄蜀文注引同今本無）【注】治民用兵止亂討暴必以義也（御覽案治要止作乎無也字）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本也仁者生而不害義者成而不有（文選生）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御覽中人作仁地據注地爲也字之譌）【注】分不均求不勝謂之不獲意權權也平輕重而爲之功以死易生以危爲安反復往來而以能成故曰不出於仁也（御覽卷上同）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案御覽無安人二字治要引有）【注】以殺止殺殺可以生也（治要案御覽作除民亂去君害）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治要御覽止作法可下有持字）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治要御覽說作悅）【注】將有五材民親恃方而信之（治要案御覽材字誅作林）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治要案御覽內上有故字愛作慈弁民作子）【注】和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治要案御覽作利加於人仁則守固威加敵於人則平字多誅）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案治要歷上有故字御覽歷作古者下脫以愛吾民也五字）【注】春秋興師爲違時飢饉不行所以愛已也（治要案已下賞有民字）廣五穀夏興師傷人民故役不踰時寒暑不易服飢疾不行所以愛民也（御覽）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治要引無夫字）（御覽無不加二字民作人）【注】敵有喪飢疾不加兵愛彼民如已民（御覽治要疾作要）（彼民下有也字無加已民三字）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御覽民上有彼字據注有彼字是一本兼愛下有其字）【注】大寒甚暑吏士懈倦難以警戒大寒以害則生外疾甚暑以暴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亡彼之民也（治要御覽[illegible]作德無也字）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史記主父列傳漢書主父傳治要御覽安俱作平唐類函一百八卷引北堂書鈔所引司馬法安作大今書鈔一百十三卷仍作安）天下既平天子

大愷（治要無天子大愷四字史記御覽愷作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治要無諸侯及下春秋四字御覽脫春字御覽獮作搜史記蒐書所引皆書有玉海一百四十四引獮作獮誤案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治要此段注文）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御覽綏誤縱治要過作遠無百步二字縱作從無是以下六字）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御覽病作痛無明字治要同此本）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御覽成列上有明字衍治要同今本又治要校語五爭無是以明其信也六字錯之據此校據本無此六字非）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治要御覽）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治要御覽舍作捨）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治要御覽作知始知終治要智作知）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治要六作五案上文及注作五為是數字治要御覽皆作數御覽紀下有者古二字治要此有古字又治要無自古之政也五字）〔注〕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會為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治要御覽施不無會字兩作之）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治要民作人御覽名下脫治字）〔注〕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官可治之（御覽治要則下作可法二字）立國辨職〔注〕立國治民分守境界各任其職也（御覽治要末句作各治其職）以爵分祿（治要脫此句）〔注〕以爵佐尊卑職其祿秩也（御覽）諸侯說懷海外來服（治要御覽說作悅）〔注〕服從已也（治要御覽）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治要御覽治要校云皆本治作至）其次賢王（御覽卷三百七無其大二字）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御覽典作弗累）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御覽有誤七治要背作北）而危有功之君（治要脫此句）〔注〕王者以有功德者為君長賊臣狀篡殺之（御覽）徧告于諸侯（御覽于誤浮）彰明有辜（治要彰作章御覽彰下有於字）將用師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周禮春官大祝注引乃字上有將用師三字今據補）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周禮注禱上有曰字御覽神上有之禰祇）〔注〕冢社者天子太社也（御覽）乃造於先王〔注〕造就也就造於先祖廟也（御覽）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御覽無後字誤）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其國會（周禮注日月上皆有某字至下無於字御覽日月上無年字又周禮注治要御覽俱無會字觀注文宜有）〔注〕至於所征之國與天子會（御覽）天子正刑〔注〕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治要御覽者下無正字下脫者字）王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治要御覽百官作伯誤令作命）入罪人之地（治要人作圖）無暴神祇（御覽脫暴字）無行田獵（御覽無行字田獵二字誤倒治要同今本）

無有暴虐（四字本無今據治要補御覽無暴字）無毀土功（治要毀作業）無燔牆屋（御覽燔作焚治要同今本）無伐林木（治要御覽林作樹）無取六畜無取禾黍無取器械（治要御覽案此原一本脫取字今據治要御覽補）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勿傷之（御覽治要）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御覽無脩字）舉賢立明（御覽作弗賢立明弗字誤）正復厥職（治要御覽無厥字御覽正作王霸注王字）〔注〕王者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誅其人民舉賢良置立為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立治要作盧製操御覽改）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御覽卷三百四無六字）以土利列諸侯（御覽利作地列作形令改）〔注〕列相也相諸侯優劣地而封之大德受土廣小德受土小也（御覽）以正令平諸侯（御覽令作命）〔注〕正者以道德督政教制諸侯平均之（御覽）以禮信親諸侯（御覽親作結）〔注〕謙恭受惠接待諸侯官命誠信以治民心（御覽案法何誤字）以才力說諸侯（才一作材）〔注〕才能也力者任事理煩能堪物邪違佐高力大故諸侯悅來各修其職任（御覽）以謀人維諸侯（御覽謀上有誠字據注正文維字宜作牧）〔注〕維持也諸侯遠方來不奉制命輔佐自取故立收伯維持督禦之（御覽）以兵革服諸侯（御覽無此句）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注〕盟約有功賞之者不以從罰之所以合諸侯信也（御覽作字誤案）比小事大以和諸侯（御覽作小比大）〔注〕比次也使小國事大國不失尊卑之序以協諸侯也（御覽夾作大誤）會之以發禁者九（御覽九上有所字案者九二字）〔注〕王者恐禁命不行以亂其風化故先設九禁以申（救御覽案御覽救作伐九作三均誤）憑弱犯寡則眚之（御覽眚作省眚作注沮二字誤）〔注〕弊弱侵寡則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御覽作賊傷人）暴內陵外則壇之（御覽陵作僐壇作僤）〔注〕言諸侯內外與下無釁而暴虐之外以人不恤成禁則壇之空壇無人之地（御覽案注暨字罷據字闕文）野荒民散則削之〔注〕（御覽無荒字）負固不服則侵之（御覽服作伏）賊殺其親則正之（御覽殺作弒）〔注〕悖逆人倫則攻殺之（御覽）放弒其君則殘之（御覽放弒作故殺）〔注〕蓋殘其惡甚數也（御覽）犯令陵政則杜之（御覽令作命政作正）〔注〕僭王者往川土塞不偷弁鄰國交通（御覽）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注〕諸侯淫亂失人倫外內不分與禽獸同行不可以示百姓（御覽失作夫分作川誤）則誅滅蓋矣（舊無此句據御覽補）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御覽二百九十九法作於）而觀於先聖〔注〕天子奉天地之道調和陰陽四時之氣順先王之法度也（御覽）士庶之義（御覽庶下有人字）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注〕士庶必從父母之教君長之命（御覽教作數誤）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御覽士作子）不可用也〔注〕雖有明君士不教習不可以受敵也（御覽）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御覽倫經作經綸）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御覽技作蔽）勇力不相犯（御覽無相字）故力同而意和也（御覽無而也字）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注〕治國以仁德（宜作容）軍以勇能以從化義以法斷以國容入軍軍容入國則軍國之亂也（御覽）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不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舊本無此句左氏卷十九文十二年傳注引亦無此句今據治要及御覽三百七十補又左氏傳注及治要縱皆作從）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左氏傳注引不遠不及上有逐奔縱綏字）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御覽以作故誤治要同今本）有虞氏戒於國中（虞報十六樓引戒作誡國中作中國）欲民體其命也（御覽民作人命作面）〔注〕舜以興戰教民以戰敢獵備患故民自之世（案注當作舜以興教戰漁獵備習故人皆讚之御覽）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御覽無后字遵書胡遵傳無夏后民三字舊上有三王或三字書也字）〔注〕禹會軍眾重復教以進退左右前後離合周（御覽案四當作之書當作服字本在下正文中誤其此宜例）周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御覽無以字遠書句又攝書殷作或）〔注〕殷既尊虞夏之教民又作於軍門外慢備試（御覽）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御覽民志作志達書同今本又達書則作武無之以二字）〔注〕周夏殷虞之教民有和柱兵又復聲誓之軍德薄民伎巧也（御覽案注案誤字文義不通）夏后氏正其德也（御覽二百七十后下無氏字）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注〕故軍不陳敵服故不用五兵（御覽）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注〕陳而不戰（御覽案二兵字據孫子德御覽引無）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御覽周誤用）〔注〕周不及虞夏之教討暴征亂戰后勝（御覽）夏賞於朝貴（孫子作錯）善也〔注〕以德化也（御覽）殷戮於市威不

善也（御覽無也字）注以刑禁也（御覽）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注以賞進以罰禁（御覽）三王彰其德一也（御覽彰作章）注三王皆道德又皆隨而施之（御覽）兵不雜則不利（御覽三百五十三作雜兵無不字又三百三十五同今本）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御覽三百三十五三百五十三引俱無雜字）太短則不及（御覽三百三十五無則字三百五十三太作大）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御覽三百五十三銳字皆作闕又三百三十五引同今本）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御覽三百三十五作太犯則不齊三百五十三又作大犯則不濟）注季氏曰兵長短相為衛守合同為用太長太短太輕皆不如法度者也犯者觸推也不齊不改者不違於利鬬者不固則破故奔北是擾亂煩也（御覽三百五十三案本卷所引皆長字下無短字推下無也字破下無故字今據三百三十九所引補又本卷所引推作摧還作還北作此亦據三十九引改又三十九所引無為字太輕字皆作習無度者也三字不濟作不齊上有故字不違於利作違於利也鬬者作鈍者北下無是字亂下無煩字）故矜列弓戟鬬焉（本無此文今據御覽三百五十三補又弓作劍今據注改）注一弓一戟相鬬也（御覽）次列殳矛鬬焉（亦據御覽補）注一殳一矛相鬬也（御覽）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御覽三百三十四無后氏二字案左氏宣十二年傳正義詩毛傳夏后氏云云曰其名司馬法之文也詩六月正義釋毛傳云夏后氏云云司馬法文也先正先疾先良傳因文以解之據此鉤下三字非司馬法文然從注文又擇下三字之義司馬法本文原有之提）注鉤設備車遠近計車量也以去量正者什伍之側也（御覽也疑地字之為案注量）殷曰寅車先疾也注寅敬也所有旌旗幟所以知變化示顧而不失（御覽）周曰元戎先良也注壽去伐惡去善之旗所以知善惡之所在先齊夏而後伐之（御覽案玉海引司馬法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車者曰戎車三百兩詩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是也三代之名見此書異同之制傳記未詳鉤者非謂馬備鉤擘四百名車也豈謂此車鉤曲發旋其行曲直有正可定兩樹先舉行[illegible]用兵刃先自正而已殷曰寅車先進也[illegible]先行兵擊嵒金冗陳用曰元戎先民也[illegible]之濟者在軍尚啓突敵陳之府如鉤車[illegible]六月皆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以也）旂（御覽三百四引無此字誤）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曰白（本無曰字據御覽補）天之義也周曰黃地之道也注旂皆有衿曰旂三王所以去不失天地人之道也（御覽）章夏后氏以日月（御覽引無此句）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注章旗備也三王皆名有所法也（御覽）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徐為主（御覽二百七十徐下有以字）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此十六字御覽引作注文民作人致作至雖作未有也字）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御覽不作無）注軍於攻為堅固也進退疾徐從金鼓之聲也（御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御覽容作庸下同又二語誤倒）軍容入國則民德廢（文選東都賦注民作人下同虞作虎御覽引同今本）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注軍國異容張弛殊任故不相入入則亂也（御覽各本作虞今改從正文）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御覽作孫）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注此申教國容之至（御覽容本作庸下同今改）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御覽式作軾）（注文脫一句案漢書李廣傳引司馬法云登車不式遭喪不服）城上不趨（御覽趨誤遙）危事不齒注此申敘軍容之宜抗者不待問也去者有慮於事而為不須令進必也果勝也介者不拜車不軾騎不下所以達屈而衛而也城上趨而驚眾也（御覽申敘亂中致去誤意今改亂下而字誤又城字本脫今補）故禮與法表裏也（御覽禮法二字誤治要引同今本）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也（御覽賞罰二字誤倒二所字作可試作救試字治要作誠也字本無今據治要御覽補）注民有一善慮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德棄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治要御覽引脫棄字脫二也字堪誤作甚）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御覽夏下有后字治要同今本）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御覽善之二字誤倒案漢書陳湯傳引作軍賞不踰月說苑亦引作賞不踰日速得作速覩）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御覽無速字治要遷作列又徐幹中論引此四語作二句云賞罰不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此是以意敝損之）注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轉列所以勸善懲惡誅速疾也（異御覽將作皆輯字之謂列誤作則駁轉字衡稱作功速下術者字）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本無也字御覽三百二十二引同今本治要補）注捷勝也一軍皆上下恥不取功勝也（御覽治要作一車皆解上下俱不車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治要亡等作不登御覽作用不左疾）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御覽無若字治要有）大敗不誅（御覽誅誅味治要同今本）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也（本無也字今據治要御覽補又治要無同字）注敗者負也一軍弃北人皆有與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治要無此句今據御覽補又御覽末二句作俱過三字有誤脫）不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御覽上有上字治要同）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御覽脫此二句治要有）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注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不求進也（治要）古者戍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案後漢書馬融傳注無此句戍一作甚典一作興御覽作引誤又覩民二字御覽誤倒）注遣師備兵俟卒三年不輕役以答人勞（御覽）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馬融傳注引無此二句御覽無若此二字）得意則愷樂愷歌（本作世今二字御覽作愷樂凱左氏傳正義作愷樂愷歌馬融傳也作凱樂凱歌今據補愷凱字通又馬融傳注無皆二字）示喜也（馬融傳注無）注聖主誅不義而百姓皆得其所喜樂各安其居樂其常（御覽）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馬融傳注及御覽作告不興也又馬融傳注民作人）注偃休也伯主兵也靈臺蓄德之臺以祭天示不復用兵也（御覽集錯字誤）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賞收遊士申教詔訊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眾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周禮司右注擇人穢御覽三百三十九二百五十三懷辭國名經補注引讓皆作國懷國字之語）殳矛守戈戟助注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御覽三百五十三引）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御覽三百三十九五十三引兵下皆無五字舊辭注無五實二字）迭戰則久皆戰則彊（御覽三百五十三迭戰作以彼三百三十九引仍同今本）注季氏曰迭謂更也言更更息則可堪久悉舉車戰兵多者彊（御覽三百三十九）見物與侮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眾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權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眾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注煩陳者煩煩於陳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

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注）言一火弁一火備人人殊之人人也卽信謂火伴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躁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之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注）有力者任重則可久可久師可息（御覽三百廿二）以固久以危勝（注）當量次舍器械具備行陳堅守可以量久也乘危乃以死易生與攻之心（御覽衆量久字有攜）本心固新氣勝（注）無疑心本堅固養而不勞固能制勝（御覽）以甲固以兵勝（注）甲以衞刃矢兵以斷獲敵甲堅則固兵利則勝也（御覽）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御覽作坐勝衆）（注）車卒衆則密陳步卒衆則坐陳（御覽）甲以重固兵以輕勝（御覽甲字作案無兵卒）（注）車步兼以重卒也以重卒持以輕攻取固勝也（御覽）人有勝心（御覽二百七十人作民勝作勇）唯敵之視（注）士卒勇銳進退前後離合左右見利之刑唯敵所在冀得其便也（御覽）人有畏心惟比之視（御覽人作民比一作陳據注文比字是）（注）士卒恐懼各有嫌疑不求便利擇其比心當安慰教撫以示勝形以服齊之（御覽）兩心交定（御覽交作支據注當作交）兩利若一（注）兩君相當兵相支持各求便利其事一勝之執在兩軍間有道者得之也（御覽）兩爲之職惟權之視（御覽惟作在又之視本作觀之今據御覽引改）（注）謂知己知彼稱輕重則多少進退之彼已虛實之所在也（御覽）凡戰以輕行輕則危（御覽無以字下同）（注）輕兵高材疾足能追奔逐北襲攻難退當須步出什伍爲卒節度行止輕兵無輕重救從之（御覽）以重行重則無功（注）重兵持險固守什伍不得進退不能得利故無功也（御覽功誤力今校改）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此二語御覽引無）故戰相爲輕重（御覽戰字作凡）（注）謂主持重而守輕兵主追兵取利相爲輕重也（御覽）（案御覽守誤作固舍輕重字）舍謹甲兵行愼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案一引瞬作皆非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戰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進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御覽二百九十七使可二字倒）使人可用難（御覽無人字）（注）使人盡心効力用必勝也（御覽）非知之難行之難（注）教習使人知進退之便左右之利自事事行之者難（御覽）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衆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鬭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爲人說其心效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用衆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追裹而闕之（御覽三百八十八作裹又追字本作遠據注文當是追字今從御覽改）（注）合有交兵衆者以數合對追逐裹圍也以衆擊寡遠而圍之開其去道無令死戰（御覽裹字本脫今據補）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御覽引無此數語）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御覽脫相衆而三字）（注）敵衆以寡則依利道而受圍以堅衆心分其四向而受敵則衆以死爲生故能衝逐逐四出以克勝也（御覽逐字作遂誤逐下係遂字又誤作比）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御覽避闕開誤闕）（注）敵衣少弱忠其者則開去道無令爲窮寇必死戰也（御覽案注文多誤字）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注）背風從天氣背高從地勢凡戰堂因天氣乘地勢也（北堂書鈔百十八）兼舍環龜（注）兼舍者晝夜行也四面屯守謂之環龜（書鈔）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御覽二百七十引無此句北堂書鈔百十八引有）寬而觀其慮（本無此句書鈔亦同御覽引有今據補）（注）寬者先以單弱示不能以示敵變化虛其利害所在也（御覽）進退以觀其固（注）遣輕兵在敵所在視察進退固恪虛實二所也（御覽）危而觀其懼（注）詭設危事以知敵恐怖得失之執也（御覽案怖一作作）靜

而觀其怠〔注〕敵靜而不動相觀吏士知懈惰（御覽）動而觀其疑〔注〕輕兵挑戰相見敵人知其疑否也（御覽）襲而觀其治〔注〕欲與敵先視其守備外內伍器械虛實治亂所在也（御覽）擊其疑（御覽引下句無也字）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御覽三百七十引無人字）則慮之〔注〕追敵奔北無休解則敵於路旁設伏當視察反覆意之自警戒也（御覽）凡近敵都必有進退必有返慮（御覽返作反）〔注〕深入敵地必知進退便利道路通塞利害所在避實從虛也（御覽從空作從）案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注〕兵先舉則勞後起則士心不定而恐懼（御覽）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御覽引據此數語）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彊（御覽人作民）〔注〕選良者擇取勁勇有才者爲冉當什伍相㠯接之死地及見勝則心專彊之（御覽）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御覽引無是字人作民）自古之政也〔注〕任者畜積群物芻儲畜服御之具節餘食戰之日不餘食示必死戰也開塞生意㠯專民心此五帝三王用兵之道也（御覽）

司馬法

逸文

春不東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師所㠯省戰〔注〕謂春生成秋不伐獻兵陰氣也月食則陰毀故息戰也（御覽二十）

軍中之樂鼓鐸爲上使聞者壯勇而樂和細絲豎竹不可用也（樂纂）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㠯爲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昔世輦少後世輦多禮（案說者㠯爲二十五字王溥引周鄉師注無有字詩車攻正義引自輦有起無一鋤二字版作板何輦不貴正義有作車梩誤作種無一鋤二字築下有又曰二字左氏宣十二年傳正義無有字築下有又曰二字爾雅釋訓疏無一鋤二字又案御覽七百七十三引云夏曰子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三代之輦疑即此文㠯意損減耳）

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所㠯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戉也有司背執殳戈示諸擢朴之辱〔注〕殿使不行不進者也（史記周本紀集解案後漢輿服志注引亦作鉞御覽一百五十三鉞譌越秉作執白所㠯下及注皆御覽）（引說文部白戉作白戚）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詩信南山正義案左氏成元年傳正義左成元年傳服注無上五句具下有備字左哀十一年傳正義引作方里爲井始有學作出無是曰云云六字四丘爲甸下作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左昭四年傳正義引曰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襄三年傳正義引同無十六井周禮遂人疏引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匠人疏同作一甸之田方八里又引鄭注亦同無方八里三字書牧誓正義引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左氏宣十二年傳正義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詩采芑箋閟宮正義論語學而疏引同無有字書牧誓正義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禮小司徒疏引論語鄭注作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文選答東阿王書注引六尺曰步廣韻四十五厚及世說離騷補注引六尺爲步二句後漢書仲長統傳注引步百爲畝王云四句公羊成元年傳疏引四井爲邑二句詩十畝之間正義引畝百爲夫句）

成方十里出革一乘（鄭康成注論語引案有脫譌字）

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禮小司徒注案禮記王制正義引自井十爲通起至二千人止匹作四論語學而章馬注引通十爲成下即云成出革車一乘孟子盡心下疏引同無成出云云六字孟子梁惠王疏引井十爲通下作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詩甫田正義引作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句左宣元年傳正義引方十里爲成詩閟宮正義左襄廿年傳正義穀梁哀十二年傳疏論語公冶疏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周禮考工匠人疏引作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

春㠯禮朝諸侯圖同事夏㠯禮宗諸侯陳同謀秋㠯禮覲諸侯比同功冬㠯禮遇諸侯圖同慮時㠯禮會諸侯施同政殷㠯禮見諸侯發同禁（周禮大行人注）

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㠯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㠯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㠯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㠯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注〕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陣故㠯正合㠯奇勝也（通典一百四十八案御覽二百九十八引作二百五十人隊無餘奇云云十八字下作餘其兵隊云云又頭餘作頭於握奇作幄奇大將下無軍字藏作臧輜作資百作一陳皆作陣各有一千作有一千各減作減一陳作二陳注四奇作四部署或字作者無是曰八三字陳作或末句作故㠯正合而奇勝）

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一作爨）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則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困學紀聞孫子作戰篇杜牧注）

五人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其餘七㠯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玉海一百四十引杜氏）

王國百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一切經音義十七案爾雅釋地疏引作王國百里爲遠郊禮記王制正義引作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儀禮聘禮疏引作遠郊作百里周趙上）

（師疏引作去國百里曰郊周禮鄉師序官疏引作王城百里爲遠郊書洛誥正義引百里爲郊）

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周禮載師注孟子梁惠王疏一切經音義廿一引無下二句案）

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周禮載師疏　案大司馬疏引作二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

大都五百里爲都（[illegible]音義下）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左氏宣十秊傳注案急就篇三注引車十五乘曰偏限群道引二十五人句在上又云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但注文）

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伍重故百二十五乘（周禮司右疏）

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左昭元秊傳注義案周禮司右疏引二十五乘爲偏又引百二十五乘爲伍左隱二秊傳注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又漢揚雄傳蕭氏音義引亦同無戰字）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書費誓正義　案孫子謀第三魏武帝注杜牧注彼文萬上有一字）

十人之帥（玉海引作長）執鈴百人之帥（引作師下同）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左氏襄十三秊傳正義　案周禮大司馬疏引鈴作鉦上鼓字作鼙將作主）

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殿依班屬（左襄廿三秊傳正義　案篇語卽也疏引同大作夫殿作殿）

天子之國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左氏成十八秊傳正義）

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周禮考工匠人正義）

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瑣（周禮大司馬注　案詩擊鼓其鏜正義引首句）

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縶變禮刑則放（晉書刑法志）

將軍死綏（注）綏部也有肩一尺無部一寸（文選潘岳馬汧督誄　案魏志引有肩一尺二句卽正文非注）

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文選刻漏銘注）

昬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晌（周禮鼓人注）

其有隕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隕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左成二秊正義）

上謀下闕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案孫子軍爭弟七魏武帝注本）

（無皆四字據通典補又通典闕作開　又孫子杜佑注下作不）

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文選阮中詩注）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文選馬汧督誄注　案弔魏武帝文注引下句）

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漢書李廣傳）

見敵作誓瞻功作賞（長短經九　案孫子九地第十一魏武帝注同王晳張預注下作字作行）

一師五旅一旅五卒（玉海百四十引李靖問對）

上下誠昆調燮之（周禮大司馬注）

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史記高祖紀索隱）

從遯不過三舍（史記晉世家集解）

上多前虜（周禮司勳注）

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左襄十九秊傳正義）

斬以徇（說文彳部　案漢書高帝紀一注彴作徇）

師多則人讟（說文言部　案廣韻十八隊引人作民文選魏都賦注無人字）

載獻聝聝者耳（說文耳部）

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說文心部）

小辠聅中辠刖大辠剄（說文耳部　案繫傳有之字廣韻十七薛引每句無之字）

晨夜內鈀車（說文金部）

驋衞斯輿（說文馬部）

執羽从杸（說文殳部　案廣韻十虞从作從急就篇十七注亦作從）

窮寇勿追歸眾勿迫（後漢書皇甫嵩傳注）

進退維時無曰寡人（長短經出軍第一孫子謀攻第三魏武帝注杜佑注　案御覽一百七十一引孫子注曰作白非三百廿二仍作曰）

火攻有五（文選馬汧督誄注）

始如處女（文選射雉賦注）

𩉥（說文冃部　案卽冑字）

輜車所載二春（左氏宣十二秊正義）

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曹操孫子序引見太平御覽　案路史引注云故爲故殺）

新氣勝舊氣（孫子軍爭篇孟氏注）

攻城者攻其所產（左氏僖六秊傳正義引攻城者攻其所產　案字典引蓋城攻其所產謀）

攻城者攻其所傃（禮記中庸正義）

司馬法校記

註一　指海本錢熙祚校曰羣書治要三十三御覽三百十三止並作去御覽此下又有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疑今本有脫文但御覽此條引作穰苴兵法而二百七十引司馬法與今本同按史記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則雖合爲一書而猶有區別也當考

註二　指海本錢氏校曰兼愛下原有其字依治要及通解刪宋本作兼愛吾民也御覽二百七十又作兼愛彼民也

註三　指海本錢氏校曰史記晉世家集解縱綏作從遜

註四　指海本作六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者古之道也錢氏校曰散原作教又脫者古二字並依治要及御覽二百七十補正

註五　指海本乃作五刑下依御覽六百三十六補以禁居民僻五字

註六　指海本興甲兵上依御覽補乃字以討不義下並依御覽補制瑞節以通使六字

註七　指海本會諸侯上依御覽補以字考不同下依御覽補正禮月正時歷名文章車服十一字

註八　指海本錢氏校曰御覽三百七無年字又六百三十六引司馬法云凡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廷聘則削爵貢職擅稱兵相侵伐廢天子之命則黜改歷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娶同姓以妾爲妻則變太子專非大夫擅立關絕降交則幽慢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稅累書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度官婦過數則削地損爵當是此篇缺文但御覽所引上文亦多刪節不知此文屬於何句之下也存以俟考

註九　指海本錢氏校曰此六句又見詩小雅六月傳據孔疏云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似後人誤以毛傳竄入司馬法中然御覽三百三十四引司馬法已與今同

註十　指海本作徒以坐勝錢氏校曰原作固依御覽三百二十二改

註十一　指海本依御覽改作兼以重固兵以輕勝又校曰御覽又有法云車步兼也以重卒持衆以輕卒攻取故勝也

註十二　指海本此下依北堂書鈔百十八補因其病攻其怠六字

司馬法志略

趙希弁

右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司馬遷謂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近亦少褒矣。穰苴爲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

陳后山師道。擬御試武舉策曰。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兵之用舍。興壞係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爲者也。臣竊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書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此先王之政。何所疑乎。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也。遷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

司馬法一卷

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編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爲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穰苴所言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不免駁疵附贅然要其大旨終爲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然別矣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頁無多併爲一卷今亦從之以省繁碎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司馬法一卷

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

嘉錫案：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司馬法序云：「按孫子注云：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故其法傳於齊。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古者即有司馬法，非穰苴始作，亦威王時附穰苴兵法於司馬法中，非附司馬法於穰苴兵法中也。書雖殘闕矣，晉張華以司馬法爲周公作，當得其實。（案張華之說蓋亦出書敍耳。）考周官縣鄙將有軍旅田役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此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漢藝文志謂之軍禮司馬法。考大宗伯軍禮之別有五，孔叢子有問軍禮之篇，而鄭禮注引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當即此書所載也。」其所考證，較之提要實爲詳盡。蓋司馬法爲古者軍禮之一，不始於齊威王之大夫，并不始於穰苴。穰苴之兵法，蓋特就司馬法而申明之，而非其所創作。其後因附入司馬法之中。古書皆時增益，不出於一人之手，類皆如此。至於齊威王使大夫追論，疑不過羣輯論次之，如任宏之校兵書而已。後人疑此書者甚多，說既無徵，所宜不論。

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胡應麟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編，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頁無多，併爲一卷。

案孫星衍司馬法序云：「御覽引古司馬兵法文，與今本多同。又引穰苴兵法，不在此書。」余考之信然，則今本所存之五篇，乃威王諸大夫所追論之軍禮，非其所附之穰苴兵法也。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復姚姬傳書曰：「伏讀集中論司馬法，以世所傳本爲僞，故漢書刑法志不載。竊謂漢志所載司馬法，與今所行司馬法，當是兩書。何以知之？考隋書經籍志三禮類大戴禮下注云：梁有司馬法三卷，亡。此即漢書藝文志禮類所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也。（原注云：「此書亡於江陵之燬。隋志據七錄著其目耳。」）又隋志子類載司馬法三卷，下注云：齊將穰苴撰。此即今所行本也。汪容甫明經因此書無傳記所引者，遂謂是宋人僞本。金謂之僞撰，又謂闕佚不全，皆不知爲兩書故耳。」淩氏謂司馬法當有兩書，是矣。然謂已亡者爲軍禮，今世所行乃穰苴所撰，則所考適得其反。其實不過以爲隋志既稱其已亡，自不容復存於後世。不知隋志凡稱梁有某書亡者，非亡於江陵之燬，乃隋武德五年所運煬帝東都之書，行經底柱，多被漂沒而亡者耳。然其書雖一時暫亡，而他處所藏者仍存，故凡所云亡者，兩唐往往復著於錄，不獨此一書爲然。至於隋志所謂梁有某書者，淸儒頗謂其是根據七錄，此亦想當然之詞，其實毫無所本。余謂當指梁時國家藏書有無言之，疑是據文德殿書目耳。（隋志附書詳考證篇）

孫子

孫武著
魏武帝注

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法三卷。皆宋雕本。嘉慶五年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行世。爲之序曰。孫吳司馬之書見漢藝文志者。孫子篇卷不止此。然史記已稱十三篇。則此爲完書。篇多者反由漢人輯錄。吳起書存六篇。或是亡佚。司馬法在藝文志禮家。證之史記。言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之曰司馬穰苴兵法。古本或爲一書。然經史傳注所引司馬法。多今本所無。疑在百五十五篇中。玉海則以爲今存五篇。太平御覽則引古司馬兵法。文與今本多同。又載穰苴兵法。不在此書。左思亦有疇昔覽穰苴之言。通典亦引司馬穰苴。豈今佚者爲穰苴書耶。（通典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此文又見太平御覽。又有注云。凡兵者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陣。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御覽又引穰苴兵法曰。以殺止殺。雖殺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殺也。後四語。今本無之。）阮孝緒作七錄時。孫子爲上中下三卷。見史記正義。隋書經籍志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帝注。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司馬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即今本也。賈注已佚。或即太平御覽所引注文。司馬法爲齊威王時大夫追論撰述之書。隋志題周穰苴誤也。兵家言自漢張良、韓信、任宏序次定著之後。魏武諸葛亮各爲寫錄。列代名將。行用流傳不絕。宋元豐時以此三書幷六韜三略尉繚李靖兵法爲武經

七書。列在學官。不得由後人妄自增損。如後世所存三墳子夏傳諸書僞造之本。今國家令甲。以孫吳司馬書校武士。伏讀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言應武舉者所誦習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是善本傳世最少。恐試官發題舛誤。文義乖違。所失大矣。嘗讀華陰道藏。手錄孫子十家注本。刊於歷下。又得明洪武時進士劉寅直解武經三書。校此本大略相同。補其缺葉。寅凡例以爲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據舊本增訂數處。蓋宋時別本耳。此本旣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不合六書字體。皆仍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識。又不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葉。不惑後人。當與顧茂才商搉。作音義附後云。軍爲五禮之一。儒者宜知戰陳。無勇。經言非孝。而孔子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豈愼戰之義。或學其書。未習其事。指謂不歷戎行。與夾谷之會。使司馬兵萊人反侵地。可知有武備矣。不佞遠祖孫子。家燕山。忠愍侯及子弟隨從。以明初佐命功。析圭分鐵券者數世。中葉以來。始以科名文學顯。愧將門之後。未究兵鈐。偶因搜舊書。與同志分別眞贋。又嘗得古印方半寸。文云孫武私印。藏於家。又得古辟兵錢。背有騎將象。面文云吳將孫武。以附篇翰林樹培。古人雖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其斯之謂矣。是歲庚申斗指巳午二辰閏之月。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孫星衍撰。吳縣學生顧廣圻書。

魏武帝註孫子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魏武帝註孫子卷上

始計第一（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教令.）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宜五德備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曰.主孰有道.（道德智能.）將孰有能.天地孰得.（天時地利.）法令孰行.（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不能定計.則退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兵者.詭道也.（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治去道.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治實.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以利勞之.）親而離之.（以間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傳、漏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購賞猶在外之也.）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鈍、弊也.屈、盡也.）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者.言無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用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糧食則因敵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丘、十六井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丘、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萁、豆稭也.禾、藁秆也.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故殺敵者、怒也.（威怒以致敵.）取敵之利者、貨也.（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與吾同也.）車雜而乘之.（不獨任也.）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益己之強.）故兵貴勝.不貴久.（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欲攻敵.必先謀.）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興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得之爲次也.）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全旅爲上。破旅次之。（五百人爲旅。）全卒爲上。破卒次之。（自校以上至百人也。）全伍爲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交、將合也。）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也。）其下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也。）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毀滅人國。不久露師。）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敵則能戰之。（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少則能逃之。（高壁堅壘。勿與戰也。）不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小不能當大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將周密。謀不泄也。）輔隙則國必弱。（形見外也。）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御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不得其人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引、奪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君臣同欲。）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此上五事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虛懈。）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見成形也。）而不可爲。（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也。（藏形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己乃可勝。）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力不足。所以攻者、力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喩其

深微。）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當見未萌。）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爭鋒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易見聞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察敵必可敗。不差忒。）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謀與無慮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用兵者、先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己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兵勢第五（用兵任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以至實擊至虛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以喩奇正之無窮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擊敵也。）故善戰者、其勢險。（險、疾也。）其節短。（短、近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爲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形勢所宜。）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以利動之。以木待之。（以利動敵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專任權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任自然勢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魏武帝註孫子卷中

虛實第六（能虛實彼己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誘之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故敵佚、能勞之。（以事煩之。）飽、能飢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攻其所愛。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出空擊虛。擊其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情不泄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而攻其君主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軍不欲煩。）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

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吳越讎國也。）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因敵形而立勝。）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不以一形勝萬形。故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軍爭第七（兩軍爭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陳也。）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左右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爲難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示以遠。邇其道里。先敵至也。）故迂其途。（迂其途者。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擧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不得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蹶、猶挫也。）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而至者多。故無死敗。）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用鄉導者。

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故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侵掠如火。（疾也。）不動如山。（守也。）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因敵制勝。）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懸權而動。（量敵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正正。整齊也。堂堂。大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無所依也。水毀曰圮。）衢地合交。（結諸侯也。四通之地。）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謂下五事。）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也。）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害其所惡也。）役諸侯者以業。（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趨諸侯者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無慮也。）必生可虜。（見利畏怯不進。）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汙辱而致之。）愛民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擇便利而行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併。故可敗。）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也。）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高而處。）

無迎水流。（恐溉我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恃其向水草放牧也。）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而水遽漲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爲天隙。）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蒹葭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蘙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爲障。欲使我疑。）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獸駭者、覆也。（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使來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詭詐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陳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卒疲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諄諄。語貌。諭諭。失志貌。）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力均也。）雖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廝養足也。）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魏武帝註孫子卷下

地形第十（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六者地之形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於人。）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戰者、延敵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料力也。）卒強吏弱、

曰弛。（吏不能統卒。故弛壞。）吏強卒弱、曰陷。（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心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爲將若此。亂之道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欲戰之地有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士卒皆輕返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擊強。）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道正相交錯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得其國助。）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難返之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少固也。）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交地則無絕。（相及屬也。）衢地則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畜積糧食。）圮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請人問之。）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養士并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投之無所

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死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兵士甚陷則不懼。（士陷在死地、則意專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拘、專也。）不得已、則鬬。（人窮則死戰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焚燒物。非惡貨之多。棄財致死。不得已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雖方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強弱一勢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齊一貌。）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謂淸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險、難也。）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使相交屬。）爭地、吾將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掠彼也。）圮地、吾將進其途。（疾過也。）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其心。）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心也。）故兵之情。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鬬。（勢有不得已者。）過則從。（陷之甚過。則從計之。）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也。）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軍法令不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

告以言。（兵尚非。）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勿使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必殊死戰。或在死亡之地亦有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於死地也。）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先示之以則空虛弱之處。敵則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巧能成事。（是成事之巧也。）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使通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規矩無常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火攻第十二（以火攻當擇時日。）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煙火必素具。（燒具也。）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晝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取勝明也。）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敵糧道。分敵軍。不可奪敵蓄積。）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若水之留不復還。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月。）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不以己之喜怒用兵。）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第十三（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禱祀而求。）不可象於事。（不可以事類求。）不可驗於度。（不可以事數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因間人也。）故用間有五。有因

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時任用五間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舍居止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伊尹也）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呂望也）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十家註

孫星衍
吳人驥　校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卽出于黃帝。故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陣。有苹車之陣。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荅。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卽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觕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設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

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雖予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眞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證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序（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有足食二字。）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御覽二恃字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之於兵也貴）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非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卽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鄭樵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皆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摭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卷一

清　孫星衍　吳人驥　同校

計篇

（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爲篇首。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　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　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

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篇內有五事之言又下文有校之以計句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經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測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證改爲七計乎貫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附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　王晳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缺通典補下四句同）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恩威。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　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從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遺畏字危作偷字之訛也）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

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　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　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陳皞註同杜牧。　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　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　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御上有順字誤御覽一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沈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　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煙非煙。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杜注故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　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　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淮南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

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尙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令可目視者國家自亡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養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氾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敍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寵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敍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敍之也。　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　梅堯臣曰。兵必

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末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　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衞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譎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如此也）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　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　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原本作主用誤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　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　王晳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群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　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知字）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下今改正）　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章皆也又御覽計字上有五字）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　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　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　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　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也法令孰行三也兵衆孰強士卒孰練四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文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為一節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為一節今杜佑注于兵衆士卒二句亦合解之然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所叙釋二句不害在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原本作主君也道德也此合注者改之今從通典御覽訂正）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原本作兩國之君誰知賢否也據通典御覽改正）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　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

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于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者。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　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　王晳同杜牧註。　張預曰。視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原本刪去此八字今據通典御覽補）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原本作校孰下不敢犯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　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　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　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臥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衆車多為強。　梅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晳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

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陣惶惑。將不素習。臨陣闇變。　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　王晳曰。孰訓之精。　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　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　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　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　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　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皥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當我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　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　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　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　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當復知應變、以佐其外、　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　李筌曰、謀因事勢、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　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　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據御覽補）　李筌曰、兵不厭詐、　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若孫臏減竈而制龐

涓、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觀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繫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之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　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　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　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　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原本作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按此後人改之以合二句爲一句、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陳舟句、原本刪去、今從御覽補、）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　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　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　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　王晳同上註、　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　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　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　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　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　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傉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　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　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　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　王晳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邿是也．

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　陳皥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　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　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彊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　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與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　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　王晳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　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敵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　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夫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　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輕戰．

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　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貍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塡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幷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　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皥曰．所欲必無所顧．傑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　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誘與取爲韻備與避爲韻撓與勞爲韻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　曹公曰．以利勞之．　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則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　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　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　何

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　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吳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間離之。　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按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　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爲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　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　陳皞曰。彼恡爵祿。此必損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戮。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間之。　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杜佑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乎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按通典同）　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　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　梅堯臣、王晳註同上。　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

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　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爲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爲虛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御覽先作豫。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按此用下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無曰字。今從御覽改正。）　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秘而不傳也。　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　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　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爲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　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通典作少算敗。此從改之也。）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　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爲未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爲多算。六十算已下爲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　杜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　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　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　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　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二

作戰篇．（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　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與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　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御覽作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據御覽補．按王晳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車也．一車駕四馬．（原本作萬騎之重車駕四馬．今據御覽補．）卒十騎一重．（原本作卒三萬軍．今據御覽改．）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廄二人．（御覽廄作廝．）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　王晳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晳謂馳車輔翼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晳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晳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　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　張預曰．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　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御覽無費字脫．）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通典御覽師作衆．）

曹公曰．謂賄賞猶在外．（原本賄作貨賂．今改正．杜牧亦云賄貨賂在外．）　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　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賄賞在外也．　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　王晳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　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　張預曰．去國千里．卽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賄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御覽無勝字．）則鈍兵（通典御覽俱作頓兵．下同．）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　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衄．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　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　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　王晳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　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　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通典御覽殫貨作力殫貨竭．）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

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輪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　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盡也．　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　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　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　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　杜佑註同孟氏．　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　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　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　王晳曰．晳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　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是可以自固．請凡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御覽作國利．兵）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　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曹注合．後作籍者．字之譌）糧不三載．（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　杜佑曰．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發而動．兼借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通典籍藉）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迎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之也．　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通典御覽作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

孟氏曰．兵車轉運於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　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御覽作百姓虛．虛則竭）

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　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　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　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　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　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晳謂將出界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御覽無財字．）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御覽無財殫二字．）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　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　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　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　何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　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御覽費作用．非．罷作蝬．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干櫓．丘作兵．戟其六作五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　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　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費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費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　王晳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　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萁．豆稭也．秆．禾藁也．石

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　孟氏曰．十斛為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　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　杜牧曰．六石四斗為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萁．豆稭也．秆．禾藁也．或言萁．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　梅堯臣注同曹公．　王晳曰．曹公曰．萁．豆稭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忌今作萁．秆．故書為芉．當作秆．　張預曰．六石四斗為鍾．一百二十斤為石．萁．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威怒以致敵．　李筌曰．怒者．軍威也．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　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　王晳曰．兵主威怒．　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悋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　李筌曰．利者．益軍寶也．　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

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偏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王晳曰、以財貨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李筌曰、令色與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雖然自乘之、官不錄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公曰、益己之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原本作生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御覽、皆無生字、今改正、）國家安危之主也、（潛夫論作而國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卻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晳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將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三

謀攻篇（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而得之、其次也、杜佑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王晳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誤也。今改正。）至一百人也。 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 杜牧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 王晳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按此注北堂書鈔引之蓋非王晳注也。） 何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 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 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 孟氏曰。重廟勝也。 杜牧曰。以計勝敵。 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 王晳曰。兵貴伐。不務戰也。 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 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 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非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處其勝敵作保毋勝於作此於） 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 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梅堯臣曰。以智勝。 王晳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 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 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不令合。（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皞曰。或云。敵已與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 梅堯臣曰。以威勝。 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 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 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 王晳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此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原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所害者多。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櫬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 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 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 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藝文類聚引作枌榅。）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蜚（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誤，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具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也。 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轒轀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塡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塡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闉者，積土爲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檳車、劉鈎車、飛梯、蝦蟆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 陳皞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用此櫓字。（按櫓櫓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櫓所以守，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不達字義，妄生區別，謬已。）曹公云大櫓，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闉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 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轒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 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轒轀，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

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尙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忿。）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 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一戰不勝，則禍搆矣。（原本搆誤作過，據通典改。） 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爲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 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待，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尙恐不啻。 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 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 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玆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鬭。（按此條杜佑語，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 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逃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句安、李歆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 梅堯臣曰，戰則傷人。 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 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酇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 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爲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

策靡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拔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　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　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　梅堯臣曰。久則生變。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敗利也。　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按杜佑作通典。錄全非曹注。義有未了。即以己意增釋之。不用十也。四字據通典補。）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　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

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　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　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通典五作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原本二術作一術者誤。據杜牧張預注改正。）　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　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　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　陳皞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梅堯臣同杜佑註。　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　何氏曰。愚智勇怯等。趡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杜佑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　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趨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　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　王晳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　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　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 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皥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 王晳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戰陳皆有揭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戰．則當自逃守．匿其形． 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墨．燒牛尾．卽殺騎劫．則其義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候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 陳皥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 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 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 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 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 杜牧曰．言不

若者．勢力交換．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遲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 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過敵攻必敗也． 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旣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 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敗匈奴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 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 王晳註同梅堯臣． 何氏曰．如右

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郞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 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國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 杜牧曰．才周也． 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愼．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 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 杜牧曰．才不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 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 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公曰．縻御也． 杜佑曰．縻御也．縻爲反．（按通典．縻爲反作又縻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閫

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 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驟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苻融揮軍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 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爲軍之患害也．夫受鉞凶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尙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 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 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 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作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欲同下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杜佑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通典無也字）．夫治國尚禮義（通典作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固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陳皥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荀林父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通典作軍覆疑矣擾杜佑注曰以覆敗釋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當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皥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則衆疑貳也．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縠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

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晳曰．引．諸侯勝己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提．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脅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荊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因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皥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縠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通典御覽無）．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陳皥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

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荊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　杜佑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據通典御覽補）將旣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　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其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昔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　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　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　王皙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効。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　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也。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　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作知己知彼者勝）

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　杜牧曰。以我之

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　王皙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　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　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　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誡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　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有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　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皙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　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北堂書鈔作必敗。非。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　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　王皙曰。全昧於計也。　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十家註卷四

形篇（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則勝、疏則敗也。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　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其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尙撬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原本作右山川兵陵、據下文注改正）背孤向虛、從疑擬間、善戰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爲可

勝也。　杜牧曰、自整軍事、是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　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　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　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爲。

不能使敵必可勝。（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證。）

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原本作在己被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彼人聽敵之以求合上句、今從通典御覽改正）策與道合、深爲備者、亦不可強勝之。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　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爲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　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爲、在敵故無必。　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陳皥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爲。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　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　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爲勝敗。　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　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爲之勝在敵、敵無形也。　張預曰、己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爲。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　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　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爲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　梅堯臣曰、且有待也。　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　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己、乃可勝。　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原本作彼衆我寡互誤、按杜佑作通典、引用曹注、下附己意、此云敵攻己乃可勝者、引曹注也、已下云云、杜佑語也、後人以其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有餘之言、故臆改爲彼衆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則可攻。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尙撬棚雲梯、土山地道、（原本無則尙三字、據上文注補）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從疑擬間、識辨五令、以節衆、犄角（原本無犄角二字）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　梅堯臣曰、見其闕也。　王晳曰、守者似於勝不足、攻者似於勝有餘。　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　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鬬也．後人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動於九天之上．　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為九天．後二所臨宮為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於道．以九地為山川．九天為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咎．則其義也．　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　陳皥曰．春三月．寅功曹為九天之上．申傳送為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為九天之上．子神后為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為九天之上．寅功曹為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為九天之上．午勝先為九地之下也．　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王晳曰．守者為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為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為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　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當見未萌．　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　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嚍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　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樽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　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衆人之所見也．　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　王晳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　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作曰軍舊）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原本作爭鋒也．據御覽改正．）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口．非良將也．（據御覽補）　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　陳皥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　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　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　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者．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眞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　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為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為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　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為智．力戰而勝人．不為善．　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為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為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為明．師曠聽蚊行蟻步．為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為知兵矣．　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此後人所改．今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難．見於微則勝於易．　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　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從御覽改．）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

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　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鬭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忒也。此筌以忒字爲忒也。　陳皥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　李筌曰。措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　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　何氏曰。善料也。　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　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　陳皥註同李筌。　杜佑註同杜牧。　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　王皙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　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　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亂。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　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兆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趑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　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　何

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　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　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　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　王皙曰。法者下之五事也。　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　王皙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王皙曰。斛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王皙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王皙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　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敗而禦之。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　王皙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

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　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　王皙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　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　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知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　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　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　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　王皙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　曹公曰。知其人數。　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　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　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則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　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　王皙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　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　陳皞、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　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　王皙曰。重勝輕也。　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　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　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　梅堯臣曰。力難制也。　王皙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　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御覽作仞七尺也。其勢疾也。原本云。其高勢疾也。衍。從御覽。）　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悍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　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王皙曰。千仞之谿。至陗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　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十家註卷五

勢篇（曹公曰。用兵任勢也。　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　王皙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　張預曰。兵勢以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能先定。　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旗。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　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　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　王皙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　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鐲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鬬衆如鬬寡也、夫形者、陣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陣間容陣、足曳白刃、故大陣之中、復有小陣、各占地分、皆有陣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陣、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陳皥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陣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雖有後先、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陣、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陣、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

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鏌鋣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碫（按碫當爲碬、从叚、唐以後多誤、音者以字之譌而作音也、至王晳又以治鐵之鍛當之、更誤、）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　孟氏曰、碫、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碫石投卵也、　李筌曰、碫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　梅堯臣曰、碫、石也、實以擊虛、猶以堅破脆也、　王晳曰、鍛、治鐵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張預曰、下篇曰、善

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　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　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　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匿陣、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等分統之、每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居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殂、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偏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作兵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注、讀爲奇耳、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李筌曰、通流不絕、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　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人八音，湊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北堂書鈔觀作視。）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　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法生之無窮。

戰埶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遞相掩覆，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　王皙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　何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耳。改從何氏。）　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倪也。　梅堯臣曰：變動周於不極。　王皙曰：敵不能窮我也。　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為變，如循環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　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埶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御覽作鷙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惟李筌本作疾。呂氏春秋云：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　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搏也。（搏，通典作鷙。搏，原本作摶。）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遂得尅折之節也。　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　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　王皙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　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　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擊。李靖曰：鷙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埶險，（原本埶并作勢。按鶡冠子云：埶急節短，不作勢者，古無勢字也。今改正。篇內并同。）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　王皙曰：險者，所以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為近也。　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　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　王皙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　孟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埶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　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　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　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及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　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遠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　梅堯臣曰：彍（音霍）。彍，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　王皙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騎者，騎從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幟（原本幟作職，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趣各有所嚮。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亂，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渾胡本反，沌徒損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

筌曰，紛紜亂鬭，示如可亂，旌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趨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心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禦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結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微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事，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迸，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　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紛紜鬭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

也，晳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　何氏曰，此言鬭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為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　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此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閒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散亂，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　李筌曰，特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為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為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　杜牧曰，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為偽亂也，欲偽為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為偽怯也，欲偽為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為偽弱也，　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　梅堯臣曰，治則能偽為亂，勇則能偽為怯，彊則能偽為弱，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言戰時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狀，破之必矣，　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　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　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　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　梅堯臣曰，以治為亂，存之乎分數，　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　張預曰，實治而偽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　杜牧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為實怯也，　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我為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怠，假勢以攻之，龐且輕韓信，鄭人誘戎師是也，　孟氏註同陳皞，　梅堯臣曰，以勇為怯，示之以不取，　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　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

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幷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强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强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　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　梅堯臣曰。以强爲弱。形之以羸懦。　王晳曰。强弱者形之變。　何氏曰。形勢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　張預曰。實强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　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强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强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原本作齊伐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　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强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强。則示之以强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士。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望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强。示之以强。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　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　王晳曰。誘敵使必從。　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　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　張

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忽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　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强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　曹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　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當於人。任己之形勢也。　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　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師。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

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　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　賈林曰。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敵。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　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　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　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勢者。（通典無任字）　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　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鬭。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通典無善字）　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此通典補）　李筌曰。瀾通以爲坂上走丸。言其易也。　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　梅堯臣曰。圓石在山乾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　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　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

虛實篇（曹公曰。能虛實彼己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　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御覽作據下同）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　杜佑同賈林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　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　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　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　何氏

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　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己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膝險而來。我不可膝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何氏曰。令敵自來。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　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　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　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　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杜佑曰。出其所必趨。（原本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譌也按杜注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上之所釋下文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猫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耳。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　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　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謂也。　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　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御覽作以利煩之丞罷）[illegible]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　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　王晳曰。巧致之也。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杜牧曰。高熲言平陳之策於隋

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趨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飢之。（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據通典御覽正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但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諸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文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致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　陳皞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　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　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愚謂火積亦是也。　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

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沘水。阻兩山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之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鬭。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尙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尙軍。與戰大敗之。正通衆潰而走。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愛。使不得不救也。　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　陳皥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公。　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　王晳同李筌註。　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臾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原本作不趨據上文諸家註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遂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　陳皥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

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　梅堯臣曰。出所不意。　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明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造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　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陳皥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　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　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尙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去。追破之。　陳皥曰。無虞敵不攻。虞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　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　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　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　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　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　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　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

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強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通典作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御覽作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爲敵司命。又通典本作故能爲變化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李筌曰。言二途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妙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虛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關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御覽速作遠。通典李筌本同。）

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杜佑曰。衝突其空虛也。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已者。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爲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皡曰。杜說非也。曹公之謂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躡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

曹公果敗。豈是敵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之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晳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袞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故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恆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兵。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袞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之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以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強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之地。使救相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城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王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義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眞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塹、敵人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自我未修壘以下據御覽補）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前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鬬且卻、公軍追至圍下、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侯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輒開門、掃地却灑、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逆疑不敢進、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陳皥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於逵市、縣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遁、　賈林曰、置疑兵於敵要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塹、敵人不敢來攻於我也、　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　王晳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　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臥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原本作玄今從通典改正、）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　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　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原本作以敵攻其一也、誤、今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爲十共擊一也、　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通典御覽擊作敵、）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溝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

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鬬左麾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觀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王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己、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夫勢聚則強、兵散則弱、以衆強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爲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　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　杜佑曰、敵散分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　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徧衛、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　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　王晳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　何氏同諸註、　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度道設期、

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士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 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 陳皞曰.杜注止言知戰之地.未敍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 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 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趨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是也.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知勝敗乎. 陳皞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 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 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爲我分之而寡也. 王晳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 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

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御覽作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按此因形篇語致誤.）

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何氏同孟氏註.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鬬.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也.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鬬勝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鬬. 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鬬. 王晳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鬬.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 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通典御覽並作候之.按此與下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撓變.爲其勝負也.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財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 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而勇者.將銳而擊.交河而北.北而勿追.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 陳皞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 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 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 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 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 李筌曰.夫破陣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

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弱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　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　陳皥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生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　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其死所　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通典作不足有餘）

曹公曰角量也　杜佑曰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數則長短可知也（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　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霽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　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　王晳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　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　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有跡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僞智者以謀料可得乎　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謀之哉　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雖窺測可謂知微　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視無迹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衆（御覽錯勝作作措非）衆不能知

曹公曰因敵形而立勝（御覽敵形作地形按下文云兵因敵而制勝作地者非）　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　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也　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　何氏曰因敵制勝衆不能知　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

制勝非衆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陳皥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　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　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擾亂逝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　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公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杜佑曰死宜也（按此句疑有脫誤）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　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　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　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誤今從劉寅子及通典御覽改正）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通典御覽上有故字）而制流（通典兩引皆作制形御覽一作制形一作制行鄭友賢作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杜牧曰因敵之虛也　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　梅堯臣曰隨虛實也　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　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　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　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通典四作闓）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　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　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　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　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　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　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杜佑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王晳曰。皆喩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十家註卷七

軍爭篇（曹公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晳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　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陣。　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　王晳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　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陣。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御覽旗作期）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　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

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　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故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通典補）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　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　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　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通典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　杜佑曰。已外張形勢。遇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典補）　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　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　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　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　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發。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賢同。據注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曹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杜佑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　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　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　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　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孫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據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王晳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利字。非。）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者疲是也，御所用字，）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十而一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　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罷羸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能皆疲（原本復作代卒作卒今改正）。　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　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　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　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愼勿爲也。　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

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　王晳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之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幷氣積力，增壘遣閒，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銳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勢，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據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來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　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半至。（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蹷猶挫也。　杜佑曰，蹷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蹷敗。　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

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　賈林曰，上猶先也。　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　王晳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　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蹷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旣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　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謂芻草之屬。（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　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　陳皞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　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　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　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　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　杜牧曰，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　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卽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　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　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

衍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餘闕．按此通典說也．御覽坑作坎．與張預注同．）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漸洳之所．必先審知． 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所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通典無鄉字者．脫．御覽鄉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卽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衞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揣事機．注心而覷氣色．視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皡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舉師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晉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隮險則有邀決之害．辟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變．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摧逆壘．蕩妖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畜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玆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察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蓄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晳曰．謂以迂爲直．

以患爲利也． 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 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 王晳曰．誘之也． 何氏曰．見敵可擊則擊．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皡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 梅堯臣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衞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 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堯臣曰．來無形跡． 王晳曰．速乘虛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晳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 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駐軍也． 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峻不可犯． 王晳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杜牧曰．如

元雲蔽天．不見三辰．　梅堯臣曰．幽隱莫測．　王晳曰．形藏也．　何氏曰．晦祕而不可料．　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震．（原本作雷霆按鶡冠子曰動如雷霆本此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晳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通典御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向又王晳云鄉當向則所見本異耳）

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　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向．　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道．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　梅堯臣曰．以饗士卒．　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　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錙銖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

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　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鐲鐃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鉦也．（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振也後人誤改鼓鐸爲金鼓故并其注改之今訂正）聽其音聲．以爲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淸．　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　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　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　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民作人從御覽改通典變作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　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

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壘。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　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　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慹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旣而三譟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晳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靑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

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旣奪氣。將亦奪心。　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晳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晳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下同。）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本云。曹劌之說是也。脫曹劌曰已下文。據此乃合引者改之也。從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　杜牧曰。陽氣生

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陣，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皥曰，有辰巳列陣，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陣，至申酉未勝者，不必專須晨旦而爲陽氣，申午而爲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　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　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死亡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鬭之氣，一旦乘而激之，皆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鬭，不啻諸劌，至於操刃而求鬭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卽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劓降掘冢之怒也，秦之鬭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　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皥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靜，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鎭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晳同陳皥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欒鍼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素，養之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晳曰，

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要正正之旗，（要原本作邀，案兵法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左氏曰，要我師前後擊之盡殪，其義可互証，又案王晳註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牧曰，堂堂者，無欄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權也，必有奇變，　王晳曰，本可要擊，以觀整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御覽背作倍，）

孟氏曰，敵背丘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原本改阜依據

邱陵險阻，按此注即高陵勿向句也，下背邱勿逆句又有注，合注者刪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原本作戰，从御覽改，）勢不便，有列行之衝也，敵背邱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地勢也，　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　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　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　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値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卽奔遁，　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却（原本作兵，今从通典改，）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　賈林曰，敵未衰，

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譏勒將士.勿令逐追.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　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眞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奔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旣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　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眞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眞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強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　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　梅堯臣曰.伺其氣挫.　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渠率衆保險阻.曜將劉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偏師乎.子遠壘門.左右勒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懾.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閒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　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戰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通典作勿貪.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皞云.食字疑爲貪.附正本故作食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己.士卒勿取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　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

可從。王皙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禹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也列河誘拔陵、覺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眞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遏截之（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志、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下十五字原本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夾原本作來誤）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皙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虞、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勿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者

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强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鎭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卽勑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鎭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梅堯臣曰、同曹公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登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强、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追。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淸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

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　梅堯臣曰。困獸猶鬬。物理然也。　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强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昔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檻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鬬。說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鄭氏說法字下有妙字并遺其衍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八

九變篇（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　孟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因。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

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鬬。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晳註上之五地。頗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路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敍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敍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厄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已下原本無此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則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塗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晳曰。塗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陝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

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陰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強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從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皥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晳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強。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弢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弢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脊。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攻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勤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illegible]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開其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令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晳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恐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鎭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鎭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晳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蜀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illegible]將成文杜佑略取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通典拘作獨）故曰。不從中御。（盤通典師）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雜．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晳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為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 王晳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 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為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為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口內役．諸侯者此而勞．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為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 王晳曰．常若為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強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筌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 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備以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亦不可攻也．御覽兩引并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晳曰．備者實也． 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為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為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恃陋而潰．

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鬬．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原本無案斷內孟氏註每先曹註下增際之今據御覽補）引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為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為大患也．　張預曰．臨陣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从御覽改正）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　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　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伏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為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臣曰．力疲則困．　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耳．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為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慎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十家註卷九

行軍篇（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御覽[illegible]作據敵）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　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　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　王晳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　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　杜佑曰。向陽也。（原本作高陽也據通典御覽改正）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皡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答曰。然則面東也。　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冒之物也。處軍當在高。　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　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　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設今從通典御覽補）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　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　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絕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絕水而來。始就敵人言之矣。起曹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下文語。杜佑沿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　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　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王晳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並作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據通典補）　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　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　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　王晳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　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候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通典御覽俱無者字）**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　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　王晳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　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王晳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晳謂謂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溉我也。疑當在此下。　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　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溉我也。　杜佑曰。恐溉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溉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溉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　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　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艦之戰。逆亦非便。　王晳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　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溉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皡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　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　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　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通典御覽若作爲逆）**必依水草而背衆樹。**（御覽背作倍）

曹公曰。（自此至上兩水字並節杜佑注原本誤於衆草多陰節下）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　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　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一本作背衆水。　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　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　王晳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　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　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倍）**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車馬也。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　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　王晳曰。凡兵皆宜向陽。旣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

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晳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晳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　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　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高一作好則故好正作喜也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　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　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據通典御覽補）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顯。處陰則晦逆。　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疫疾。且弊軍器也。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糗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　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通典云是則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從之於高陽。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當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王晳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　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濤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實待其定也。　李筌曰。恐水暴漲。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　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濤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遇字者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通典隙作郤御覽同下有大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通典作深水大澤葭葦所隱蔽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illegible]）爲天陷。山澗迫（[illegible]）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illegible]）　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蒹葭深遠。謂之天羅。　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爲絕澗。中之下爲天井。四邊險澗。險水草相聚。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爲天羅。地多沮洳。爲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　王晳曰。晳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濘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

然則服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　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旁（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軍之地、必西求之、故當首云凡處軍相敵是也、後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有險阻潢（原本無潢字、通典御覽俱有之、按李衛公兵法云、潢識翳薈、則必求其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井生葭葦（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既脫潢字、故并生字刪之也、今據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井生葭葦、）山林翳薈（御覽山林作小林注同、）必謹覆（原本無覆字、據通典御覽補、）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木也、潢者、水草之聚生也、（潢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之、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附己意、此所云乃用曹注也、後人妄刪之、井）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御覽又引注云、井生葭葦者、無井者下也句、）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屛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潢者水草之聚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屛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薈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翳薈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　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翳薈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王晳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　陳皡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　梅堯臣同陳皡註、　王晳曰、欲致人也、挑、謂撓敵求戰、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卽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易者利也、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誤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進輕挑、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陳皡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　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愼勿從之也、　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梅堯臣同曹公註、　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賈林注下、）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陳皡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　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　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銜故高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

入在前者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　王晳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　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疏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通典御覽並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樵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卽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　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　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　王晳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　張預曰。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條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　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

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　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　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卽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閒。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案曹注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字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　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　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強進。脅我也。　王晳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來日請相見。晉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通典無曲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曲字御覽同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　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驍車。在陳側。（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　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閒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卽其義也。　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疑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須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　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謂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執浚而滅之。　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王晳曰。無故求請和者。宜防他謀也。　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詐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赴列。　王晳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　張預曰。立旗爲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　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　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　王晳曰。詭亂形也。　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原本作杖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矛戟而立又梅氏張氏但云倚兵而立是故亦作倚仗也從通典御覽改正）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李筌曰。困不能齊。　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　梅堯臣曰。倚兵

而立者，是見飢羸之色。王晳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作汲設飲者，按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羸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梅堯臣曰，人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李筌曰，城上有烏，師其遁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皥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獲謹張之辨敵之情僞也。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烏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

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杜佑曰，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皥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皥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皥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皥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自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進注，當以正，原本誤於佐本軍而背衆獻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

視其轍亂，旗靡，故逐之。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傾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皥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今本通典作缶，按注云缻卽缶之類，則通典故作缻，以形近誤爲缶耳，御覽作甀，亦字誤，當爲缻，又按甀者缶之或體字也。）**不返**（通典御覽俱作不反。）**其舍者，窮寇也。**

杜佑曰，殺馬食肉，不復稽滯，無懸甀（原作甀缻，今改正。）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罃卽缶之類也。（據通典御覽補，按御覽云缻卽缶之類也，罐罐二字皆誤。）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也，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缻，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缻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缻，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缻，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兹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原本作徐與人言者，按入入猶如如，安徐之義，故注云徐言入入者，安徐之貌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眞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者，此將其失衆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顚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聞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誑安，恐衆離也。王晳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杜佑曰，軍不素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窘，渠殞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梅堯臣

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窮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窮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杜佑曰。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己者。此將不情之極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強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怯之極也。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晳曰。敵先行刻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己。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晳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杜佑曰。備奇伏也。此必有間謀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晳曰。晳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晳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厮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厮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幷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皥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厮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幷給役厮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間。取勝人而已。故雖厮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厮養之中。以幷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己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爲人所擒。（據通典補）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陳皥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晳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晳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怨懟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晳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王晳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張預曰。文恩以

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御覽同。）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爲用。　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原本作素行者按注當則故從，當爲信著者，從通典御覽改正。）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　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　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　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幷力勝敵矣。　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十

地形篇（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通典作掛，下同。）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挂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通典作以通地）先居高陽。（通典先下有據其地三字）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己糧道也。　李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形者。無有岡坡。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瞭候。向陽觀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道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挂者。牽挂也。

挂形者。（通典者作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通典無若字）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　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　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　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陳皞曰。此說理繁而蹐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愼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　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誘之。令必出。　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通典者作曰）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皆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　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　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　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通典者作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　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　王晳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

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營際晚下、塹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潦之患也、

遠形者、（通典作夫通形）勢均、（通典作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皥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晳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爲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晳曰、不待闘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坼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晳同曹公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坼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

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強陷也、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皥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闘敵之心者將之刑德、士之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晳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縠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皥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墜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鬬、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晳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乘之歸、又趙穿惡臾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禀、如此軍焉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晳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　杜牧曰．衞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勁勇．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　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趫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　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

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　陳皞曰．天時不如地利．　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王皙曰．兵道則在人．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通典作計度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微用之數．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　王皙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　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　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　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　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專逐於君．不逆士衆．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　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命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皙曰．皆忠以爲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陳皞曰．合納歸也．　梅堯臣曰．專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　王皙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　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　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　王皙曰．以仁恩結人心也．　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　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

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　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幷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　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　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風。黃蓋請間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　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王晳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涕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　陳皥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　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　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公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

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王晳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　張預曰。旣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通典不窮作不頓。御覽同。按注曰一云不頓。是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陳皥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並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　王晳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　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原本作知天知地。按上文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illegible]知彼知己也。上文又云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重言之也。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勝乃可全。（原本作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云勝不可以窮言也。上文雖言勝之半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爲韻。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杜佑曰。知地之使。知天之時。地之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殆。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九地篇（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　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　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　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鬭。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鬭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

意。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鄖人將伐楚師。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特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公曰。士卒皆輕返也。杜佑曰。入人之地未深。意尙未專。輕走謂之輕地。（據通典補）李筌曰。輕於退也。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鬬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捆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公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渴。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度此二要。雖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先所滅也。陳皡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晳同陳皡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趨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皋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公曰。道正相交錯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絶。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

交戰對壘。陳皡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絶。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梅堯臣同陳皡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絶之。絶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絶。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絶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絶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敵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絶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杜佑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助。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諸侯之助也。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功。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絶塞。故曰重難之地。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曹公曰．少固也．　杜佑曰．少固也．沮洳之地．圮音皮美反．（據通典補．）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沮洳圮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　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　李筌曰．舉動難也．　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　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　杜佑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阻礙．又乏絕糧．故爲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　杜牧曰．衞公李靖曰．我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縣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巖．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并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此乃是也．　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　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　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　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

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走散．　杜牧曰．已具其上．　賈林曰．地無關闔．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　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不勝．是不可以戰．　王晳曰．決於戰則懼散．　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　李筌曰．恐逃．　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

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王晳曰．無故不可止也．　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銜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　杜佑曰．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據通典補．）　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　杜牧曰．無攻者．謂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　王晳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　張預曰．我欲往而爭之．而敵已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

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通典作無相絕。）

曹公曰。相及屬也。　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　李筌曰。不可絕間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　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　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　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　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原本作交合。從通典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　杜佑曰。交結於諸侯。（據通典補。）　李筌曰。結行也。　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　梅堯臣曰。地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　王晳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強。　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

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　杜佑曰。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據通典補。）　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也。此筌以掠字爲無掠字。　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　王晳曰。深入敵境。則掠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　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踰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　杜佑曰。無稽留。不可止。（據通典補。）　李筌曰。不可爲溝隍。宜急去之。　梅堯臣曰。既毀

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　王晳曰。合聚軍衆。圮無舍止。　張預曰。難行之地。則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　李筌曰。智者不困。　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　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　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也。　陳皥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　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　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

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既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原本作收。從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

擊其右。惟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懾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王晳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公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秘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因奪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撓撓散亂。無所不至也。王晳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與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皞曰。此言亂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與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晳曰。兵上神速。奪愛給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給達以安之。達得書。猶預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侯來吾無患矣。及

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爲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杜牧曰。言大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梅堯臣曰。爲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公曰。養士并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王晳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

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荊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公曰士死安不得也。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公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王皙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鬬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鬬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謂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鬬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鬬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皙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吳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災。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王皙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皙曰是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偷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爲約未死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故說悲也。王皙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奪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荊軻與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忼慨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劌之勇。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御覽一引作擊其腰）則首尾俱至。（初學記引此文微有異）

梅堯臣曰地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　張預曰。吳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鬬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　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　陳皥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地。使懷必死之疑。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皆喩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　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勝取。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　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　陳皥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公曰。強弱一勢也。　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　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　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　王晳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　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柔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　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　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我

之命。喩易也。　賈林曰。攜手遞迭之道。使於回運。以後爲前。以前爲後。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　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　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公曰。謂淸淨幽深平正。　杜牧曰。淸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　梅堯臣曰。靜以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　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　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　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王晳曰。杜其見聞。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杜牧曰。所爲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

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　王晳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使。衆人不得知其情。　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

陳皥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　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　王晳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　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陣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皥曰。發其心機。 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 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 王晳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 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公曰。一其心也。 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 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 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 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 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随。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公曰。險。難也。 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 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 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 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 王晳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團𥼶之謂也。 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 王晳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爲鄰絶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由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 張預曰。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絶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 張預曰。敵當一面。旁有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尙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 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 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 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 梅堯臣曰。保城備險。可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之。 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通典之作其鄭氏遺說同今本）

曹公李筌曰。使相及屬。 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 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 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 王晳曰。絶則人不相恃。 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逭。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公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 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 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爲多字。 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 陳皥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以大衆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 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通典作固其結按此通典本誤也）

杜佑曰。交結諸侯。固其交結。（從通典增補） 杜牧曰。嚴壁壘也。 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 王晳曰。懼襲我也。 張預曰。不當阻絶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通典作謹其守按通典本誤）

杜佑曰。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鬻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始。使諸侯爭。（交通典增補）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 梅堯臣曰。結交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 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 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爲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公曰。掠彼也。　杜佑曰。將掠彼也。深入當繼其糧。不可使絕也。　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　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　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公曰。疾過去也。　杜佑曰。疾過去也。疾行無留。　李筌曰。不可留也。　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　張預曰。遇圮毀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公李筌曰。以一士心也。　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　杜佑曰。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　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爲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　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　王晳曰。懼人有走心。　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公李筌曰。勵士也。　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　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　賈林曰。焚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　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公曰。相持禦也。　杜佑曰。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　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　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　梅堯臣同杜牧註。　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鬬。

曹公曰。勢有不得已也。　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言鬬太過。戰不可以恐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據通典補）　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　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鬬。　王晳曰。脫死者唯鬬而已。　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鬬。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　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　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　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深陷于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　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　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　王晳曰。再陳者。勤戒之也。　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　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御覽敵下有國字下同）則其交不得合。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　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　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　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是己之強。則必敗也。　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己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　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　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恃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御覽不爭作不事）不養天下之權。信（音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　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畜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　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　賈林曰。諸侯既懼

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　不養一作不事.　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交合.則我當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　王晳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慎威.則國城不保.　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隳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此注原本脫今據通典補正）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　梅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　王晳曰.杜姦媮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　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　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　王晳曰.情泄則謀乖.　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鬭.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公曰.勿使知害.　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　梅堯臣曰.但令知利.不令知害.　王晳曰.慮疑懼也.　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　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　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鬭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　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　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鬭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與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陣.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　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羽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勝敗在人爲之耳.　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公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　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　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鬭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　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

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　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公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　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　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　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　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　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　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　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公曰、誅治也、　杜牧曰、勵、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　何氏曰、磨勵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　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　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　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

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公曰、據利便也、　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撓其用也、　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　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　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　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　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王晳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　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邇道而從之、恐不及、　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當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　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　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公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　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謂也、　王晳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　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火攻篇（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　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　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

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徑至，且闘速戰，帝軍出營，時宣陣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旂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陣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雁橋，又大敗之，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積聚也，　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皐，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之食，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　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姦人入敵營，燒其兵庫，（據通典補）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　陳皡曰，夫敵有變措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　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　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昔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　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

道。（御覽通典補。）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隊一作隊。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御覽通典補。）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御覽通典補。）李筌曰。薪芻蒿艾糧蓄之屬。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當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燥易燃。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箕東壁）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箕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子。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聞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御覽通典補。）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古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御覽早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

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眾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擾者。必有備也。王晳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譟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斂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葭。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以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爲所害也。（御覽通典補。）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束。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杜佑曰。數當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不知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爲之。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據通典補）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強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杜佑曰。水但能絕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從通典補）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王晳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爲功也。作爲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晳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也。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爲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尅捷之功。

非利不動。（御覽作不趨。據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通典御覽皆兩引作興軍）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晳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爲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以言戰。

合於利而動。（通典御覽兩引動皆爲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也。）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賈林曰。慍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鬥。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

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　王晳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　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及御覽無全軍二字。）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　梅堯臣曰。主當愼重。將當警懼。　張預曰。君常愼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用間篇（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脫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　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　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磽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鉤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　王晳曰。惜財賞不用間也。　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爵賞之細。不以昭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　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嗟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　杜牧曰。知敵情也。　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王晳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　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鎭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遠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　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　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　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卽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　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通典御覽爲作譜）人君之寶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鬼神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因間爲鄉間．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

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搶．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歸相語．是曰反間．（間通典御覽神）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紿之．或以厚利啗之．王皙曰．反敵間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

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雎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　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逸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縱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通典、御覽傳作待。按此與李筌本同也。）

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己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秘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　李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勵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　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下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　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　王晳曰。詐而聞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　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能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　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呑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卽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詒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　李筌曰。往來之使。　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趫捷勁勇。閑

於鄙事。能忍饑寒垢恥者爲之。　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當無所害。故曰生間。　梅堯臣曰。使智辯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　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己欲退。告敵以戰。或己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原本作事。從通典、御覽改正。）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　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　王晳曰。以腹心親結之。　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　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　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　梅堯臣曰。機事不密則害成。　王晳曰。獨將與謀。　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　梅堯臣曰。知其情僞。辨其邪正。則能用。　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　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　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　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　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通典本微妙作微密。御覽同。）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漏泄。杜牧曰。間者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晳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晳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間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王晳曰。間敵之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間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爲親善。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間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儒。可以利昭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晳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閽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名姓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通典御覽無必索二字。）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道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公曰。舍。居止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爲我反間也。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王晳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護舍之。曲爲辯說。深致情愛。然後昭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今本通典、鄉間作因間。後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倘可使爲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梅堯臣曰。其鄉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據通典御覽補。）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　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　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　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謂伯州犂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于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親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疑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僭以竭誠。不能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陳皥曰。昔伯州犂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犂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也。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行。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顯無人事之釁。恐有陰謀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纔用。事宜必濟。

聖賢一合。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　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　王皙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　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孫子敍錄

畢以珣撰

孫子敍錄一卷

文登　畢以珣　撰

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卒以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按孫子本齊人。後奔吳。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是也。

史記又曰。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按姓氏辨證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生臏。卽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說。則臏乃武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

又按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松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云。皆可依據也。

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按武惟爲客卿。故春秋左氏傳言伍員。而不詳孫武也。其史稱伐楚及齊晉者。蓋武以客卿將兵故也。

史記。闔閭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令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吳越春秋曰。吳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

史記曰。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又曰。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五戰楚五敗。遂入郢。

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

又曰。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拔六與潛二邑。

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

又曰。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作窮劫之曲曰。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

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劉向新序曰。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

漢官解詁曰。魏氏瑣連孫武之法。

史記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云。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闔閭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言聽從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

又按虛實篇云。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是爲闔閭言之也。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對闔閭言也。故魏武云。爲吳王闔閭作之。其言信已。

吳越春秋曰。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問答之辭。見於諸書徵引者。蓋武未見闔閭。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見闔閭。相與問答。武又定著爲若干篇。皆在漢志八十二篇之內也。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鬭。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鬭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

分伏險阻。敵人還鬭。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鬭後拓。左右犄角。

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旂。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已上皆孫子遺文。見通典。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吳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鬭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睹。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按何氏引此文。不云兵法曰。則知問答之詞。亦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已上見何氏注。

按此皆釋九地篇義．辭意甚詳．故其篇帙不能不多也．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見通典．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閒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按牧字誤當作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見通典及太平御覽．

按以上問答．皆非十三篇文．與吳越春秋所云．問以兵法．不知口之稱善者是也．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按此所釋計篇五事．亦答闔閭之問也．見潛夫論．

孫子曰．凡地多陷．曰天井．

按此釋行軍篇義．見太平御覽．

孫子曰．故曰．深草蘙穢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見通典．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

又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擊騎一匹．

亦見通典．

孫子曰．人效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

又曰．長陳爲甄．

又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

又文選注．

按已上七條．今十三篇內亦無之．

孫子八陣有苹車之乘．

見鄭君周禮注．

按隋經籍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其遺文也．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音店）然若雨．是爲天沾．其帥失．三軍將行．旍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師．是爲浴師．勿用陳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陳．先陳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見太平御覽．

按隋志又有孫子雜占四卷．此其遺文也．

又按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汙也．太平御覽以爲出諸葛亮兵要．又引孫子兵法祕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攻必克也．按兵法祕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爲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爲續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後世言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即名爲孫子兵法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孫武事吳闔閭而事不見於春秋傳．未知其果何代人也．

又曰．孫吳或是古書．

按孫子生於敬王之代．故周、秦、兩漢諸書．皆多襲用其文．陳氏于此．猶有不盡信之言．疏謬甚矣．

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走者．軍半至．（語本孫子軍爭篇）

又曰．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語本行軍篇）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語出計篇）

吳起曰．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語本九地篇）

又曰．凡過山川邱陵．亟行勿留．（語本行軍篇）

又曰．治寡如治衆．（語出勢篇）

又曰．以半擊倍．百戰不殆．（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語意本九變篇）

又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語出軍爭篇）

又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目．旌旗麾幟．所以威耳．（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晝以旌旗旛幟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過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語出行軍篇）

又趙奢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語意本地形篇）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始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語本形篇）

鶡冠子曰。發如鏃矢。聲如雷霆。（語本軍爭篇）

又曰。執急節短。（語出勢篇）

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語本謀攻篇）

史記陳餘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語出謀攻篇）

又黥布擊楚。或說楚將曰。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語出九地篇）

又高帝遣劉敬視匈奴。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語出計篇）

又韓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語出九地篇）

呂氏春秋曰。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語出勢篇）

又曰。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語本形篇）

淮南子曰。高者為生。下者為死。（語本計篇及行軍篇）

又曰。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語本九地篇）

又曰。主孰賢。將孰能。（語本計篇）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語本軍爭及形篇）

又曰。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語出軍爭篇）

又曰。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軍爭篇）

又曰。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語本勢篇）

又曰。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軍篇）

又曰。疾如彍弩。勢如發矢。（語本勢篇）

又曰。晝則多旌。夜則多火。（語本軍爭篇）

又曰。避實就虛。若驅群羊。（語出勢篇及九地篇）

又曰。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語本九變篇）

又曰。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語本虛實篇）

太元經曰。卵破石碎。（語本勢篇）

潛夫論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語出作戰篇）

又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語出地形篇）

按孫子惟為古書。故先秦兩漢多述其文。東漢以後。諸傳記所徵引者。更不可以悉舉。乃陳氏忽疑其書並疑其人。何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按孫子古書多存古義。今略舉數事。以祛陳氏之惑。

按同有冒義。故字從冃也。釋言云、弇蓋也、弇同也。是同有覆冒之義也。同三軍之政。同三軍之任者。猶言奄有其政。奄有其任也。此古訓不作同異解。向來注者殊夢夢。

又按尚書太保承同瑁。馬氏以同瑁為一物。天子所執玉瑞名也。

孫子曰。惎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按惎說文作萁。豆萁也。其忌聲同。故又作惎也。詩云。夜如何其。其語助。以聲同。又借忌為之。詩又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是也。此萁作惎者。春秋已後或體字也。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按廣雅。歸息也。列子云。鬼歸也。又云。古者爲死人爲歸人。是歸乃滅息之義也。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竭盡正與滅息相發明。今杜佑等以欲歸釋之。言若士卒暮而欲歸。不明古義疏矣。

孫子曰。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詳爲佯。古通用字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鬥。

按書內鬥字皆如此。說文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形也。今諸書皆假鬭爲之。鬥字弗著于籍矣。

孫子曰。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故誅亦得爲治也。又誅治聲近。故可假借爲之。猶且得爲此。期得爲近。析得爲斯之類是也。他字書皆不載。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按絕者越也。言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故上文云。絕山依谷。言過山而處軍。必依於谷也。又云。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言過斥澤則不可處軍。必亟去之勿留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正絕流猶言直渡水也。其名爲亂者。亦厲之意。即爾雅以衣涉水爲厲是也。詩云。涉渭爲亂。鄭君云。絕流而渡。是鄭固以絕爲越也。至孔穎達則云。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是爲隔絕之義。唐人不達古訓。無足怪也。又呂氏春秋曰。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有餓水旁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者。皆其淺者也。所脩守皆其深者也。是絕訓爲越之證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將者君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按周者無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對言之。古語之常。故云。圍師必闕。闕者隙也。此言將之智勇能周則強。不能周則弱也。今賈氏以才周其國釋周字。以內懷其貳釋隙字。不明對文之義疏矣。

孫子曰。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按曹注謂犯爲用。非當云、犯動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以用釋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無用意。蓋凡文字皆有本訓。有轉訓。犯爲侵。故又得爲動。魏武不明于聲音訓

詁之源流。以用釋犯。既不經見。妄爲之說謬已。

孫子曰。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按方者縶縛之也。曹注方縛也是已。說文。方象兩舟總其頭。謂聚束兩船之頭也。爾雅。諸侯維舟。大夫方舟。維繫四舟曰維舟。繫併兩舟曰方舟。故方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絞木方版。以爲舟航。言併其版。亦拘縛之意也。又爲法爲所。論語遊必有方。是方爲所。亦繫定之意也。論語又曰。子貢方人。鄭注。謗言人過惡。言以禮法拘縛人也。陸德明釋文云。鄭本方作謗。按此似所以後人不明注意。以爲言人過惡。無當於方人之義。率臆改之。非鄭原本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又按書內古義。多不經見。而精當不可移易。眞古書也。後之爲字書者。以其兵家言。不悉覽意。故多漏略。陳兵不察而妄議之。謬之謬矣。

又按今所傳孫子算經三卷。無名字。宋史藝文志云。不知名。考孫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而算經則云。度之所起。起於忽。稱之所起。起於黍。量之所起。起於粟。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篇首卽以度量數稱四事分爲四節。與他算書不同。則斷知其爲孫武之書無疑也。

又中興書目云。或云五曹算經。出于孫武。按此所說是也。五曹者。一爲田曹。地利爲先也。旣有田疇。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次集曹。衆旣會集。必務儲蓄。次倉曹。倉廩貨幣相交質。次金曹。而其意則以兵爲要。田疇食幣皆爲兵用也。又按夏侯陽算經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於忽。倉曹云。量之所起。起於粟。以孫子算經之文。而謂之五曹。則因知其爲一人之書也。書目之言信足徵已。

孫子篇卷異同。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未見闔閭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答若干篇。既見闔閭所作。卽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鬭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案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書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

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爲上卷。問答之辭爲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別出。又按宋藝文志有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卽此也。

隋書經籍志兵部。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梁三卷。（諸書皆云三卷。惟晁氏讀書志以爲一卷。文獻通考因之。）孫子兵法一卷。孫武王淩集解。（諸書無著錄。惟通志略有之。）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通志略云三卷。諸書無錄。）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

鈔。（諸書無錄。通志略有之。）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亦見唐志及通志略。）孫子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見唐志及通志略。唐志云三卷。通志略云二卷。）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亦見通志略。）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一卷。（見通志略。）孫子兵法雜占四卷。（見通志略。）梁有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諸書皆不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魏武注孫子三卷。孟氏解孫子二卷。沈友注孫子三卷。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通志略作三十三壘經。蓋字誤。）李筌注孫子二卷。（晁氏讀書志作三卷。文獻通考因之。通志略及宋史皆云一卷。）杜牧注孫子三卷。（通志略云一卷。案杜牧注最爲詳贍。故諸書皆錄爲三卷。作一卷者誤。）陳皥注孫子一卷。（晁氏志云三卷。通考因之。）賈林注孫子一卷。（晁氏志無錄。文獻通考同。）

按唐志又有兵書捷要七卷。孫武撰。此字誤。當云魏武也。見隋志及通志略。

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卷。陳皥注三卷。紀燮注三卷。梅聖俞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略云一卷。）王晳注三卷。（宋志無錄。）何氏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略云一卷。又晁氏云未詳其名。近代人也。按何氏名延錫。見通志略。）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孫子三卷。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杜牧之注孫子三卷。

按書錄解題惟載曹杜二家注。他書皆未及見也。

通志兵略。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又一卷。魏武王淩集解。又二卷。蕭吉注。（隋唐志無錄。）又二卷。孟氏解詁。又二卷。吳沈友撰。又一卷。唐李筌撰。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陳皥注。又一卷。唐賈林注。又一卷。何延錫注。又一卷。張預注。（宋志無錄。）又三卷。王晳注。又一卷。梅堯臣撰。孫武兵經三卷。張子尚注。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撰。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右兵書。孫子八陣圖一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右營陣。吳孫子三十三壘經一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右兵陰陽。

文獻通考。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卷。陳皥注三卷。紀燮注三卷。梅聖俞注三卷。王晳注三卷。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錄。悉本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兵書類。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魏武注孫子三卷。蕭吉注孫子一卷。或題曹蕭注。賈林注孫子一卷。陳皥注孫子一卷。宋奇孫子解并武經簡要二卷。（諸書皆不著錄。）李筌注孫子一卷。五家注孫子三卷。魏武。杜牧。陳皥。賈林。孟氏。杜牧孫子注三卷。曹杜注孫子三卷。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按今本十三篇。爲十三卷。又按惟何延錫張預四家注。宋志內皆不著錄。）

杜牧曰。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按孫子十三篇者。出於手定。史記兩稱之。而杜牧以爲魏武筆削所成。誤已。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陳皥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闊疎。重爲之注。

又曰。唐紀燮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

晁公武曰。王晳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仁廟天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旣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

按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卽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筌、三杜牧、四陳皥、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

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通典引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注云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詐趙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孫子本文不相屬。通典摘引之。又爲之注。求其意義。幾成一事。與孫子句各爲義者異已。

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說。後或不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間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後。孟氏爲先。見隋書經籍志。原本次于陳皥、賈林之後。誤也。今改正。晁公武以爲唐人。亦誤也。又按杜佑雖非爲孫子作注。然旣引用其文。不當次于賈林之後。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孫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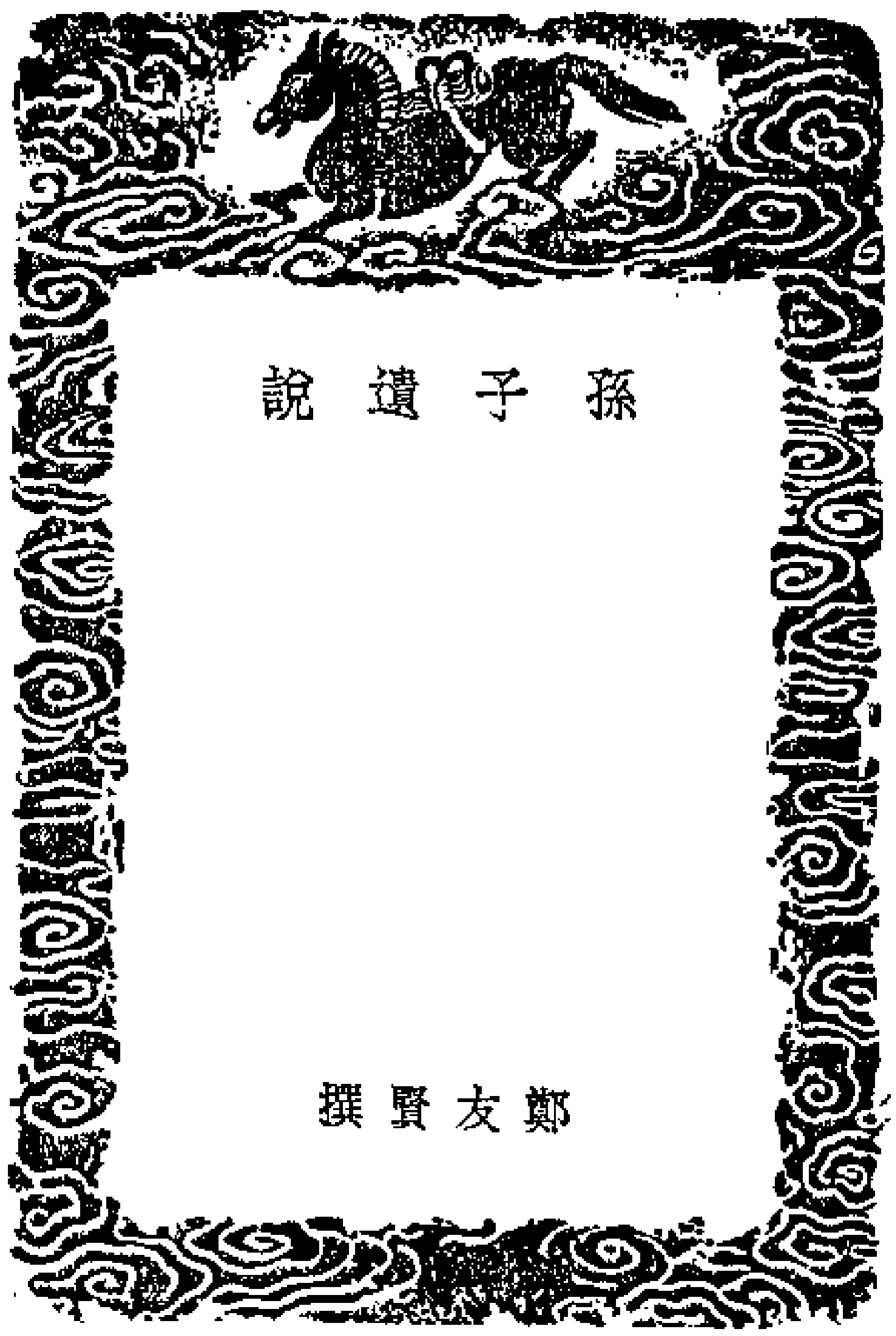
又孫子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本題曰注解。今改爲孫子十家注。從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見通志藝文略。今仍原本附刻於後。

孫子篇目。

計篇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篇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行軍篇第九。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間篇第十三。



孫子遺說

鄭友賢撰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鄭樵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摭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愼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闘[illegible]殺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戕。惟帷幄樽俎之閒。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閒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戕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勢。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便。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用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閫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宜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知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強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設術於其閒。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暱。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驁。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閒疎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勢離之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爲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

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強弱。亦非虛形眎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皆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皆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霆。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教首論以正合。以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譬諸之颷也。強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鸞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皆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鞠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敵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鬭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做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竟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鬬。將軍主於謀。鬬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鬬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鬬。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鬬。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鬬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閒。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迫。亦有不闕可迫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

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彙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經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本則乏芻牧樵採之利。面面受敵。則絕出入進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邱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隆向陵逆邱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奮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驅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虛。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爲方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爲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蓋車中之士。轄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轄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

外著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盖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幷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埸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衆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智熟者。爲之前導引。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不行其對。彊途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亦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誤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若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間使間。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間者。用間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使間者。使人爲間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間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

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眞伊呂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間道之深矣。嗟。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遞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勢。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瞭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吳子

吳起　著

吳子卷上

周　吳　起著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鬭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戰爭。其軍可敗。燕性愨。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

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刊木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祆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大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進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陰陽．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鐦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遠．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當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

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卷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

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彊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年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彊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對曰、大哉問乎、非此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人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力、此擊彊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柰何、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各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柰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

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被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馳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易、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尉繚子

尉繚 撰

尉繚子卷第一

天官第一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案天官曰背水陳爲絶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時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生於内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關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

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治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車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寛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絶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制談第三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常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内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絶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絶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彊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

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賊仗劒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寶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内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内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賢者也不能内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第四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

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以三勝者畢矣夫將卒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榮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生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本務兵最急本者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發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

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不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尉繚子卷第一

尉繚子卷第二

攻權第五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早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

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脩城險未設渠荅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守權第六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其勁弩彊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妄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彊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堅而救誠則愚夫惷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朞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惷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彊矢并於前分歷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據出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十二陵第七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因在於

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武議第八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外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是爲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粟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者必爲吾所效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後有憚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年餘而主不聽人人之謂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

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脩不脩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城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第九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移於

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鈎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尉繚子卷第二

尉繚子卷第三

原官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爲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均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姦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爲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遊說開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彫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爲有以爲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以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戰權第十二

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守可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敗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其言無謹偷矣其陵犯無節被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重刑令第十三

將自子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

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伍制令第十四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分塞令第十五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之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卷第三

尉繚子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

束伍之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經卒令第十七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胷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鼓行交鬭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進爲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有經也

勒卒令第十八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騖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讙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

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夫蚤決先敵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其舉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踵軍令第二十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尉繚子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已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乃爲之賞法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鬭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支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力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旗全曲不麾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者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日暮路遠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

客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常陳皆向敵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内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祕虛實者兵之體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内也内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已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内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内空虛自竭民歲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鬭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内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鬭也萬人之鬭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尉繚子卷第五

素書

黃石公著
張商英註

素書目錄

原始章第一
正道章第二
求人之志章第三
本德宗道章第四
遵義章第五
安禮章第六

素書

漢 黃石公著 南豐趙采蒨校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爲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蓋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慧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雨無不潤。慈慧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夫。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蓋謂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右第一章。言道不可以無始。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

孔子嘗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右第二章。言道不可以非正。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讓過。

讓。猶推讓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可以無讓爾。

貶酒闕色。所以無汙。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誤。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誤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宏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人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物。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擯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橛橛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右第三章。言志不可以妄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己。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係。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豔。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遂。而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為明為哲。為智為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狥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其勇。王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疏。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右第四章。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而知。賢人之過。遇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

自述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心行。

後令繆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雖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威於鈇鉞。

好衆辱人者殃。

己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敬。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

如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爲重。利近於實。於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羣情隔息。阿諛並進。私徇並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疏。

用賢不任。則失士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賞悋色者沮。

色有靳悋。有功者沮。項羽之刓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

有以德強者。有以人強者。有以勢強者。有以兵強者。堯舜有德而強。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強。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強。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強。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強。惡爲弱。其於身也。性爲強。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患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烖患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疆埸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亂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有無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右第五章．言遵而行之者義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飢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宏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柔．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常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才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冲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殘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爲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漢以閹宦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跡。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動而無爲。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

舜有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商紂之臣億萬。盜蹠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利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彫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時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醯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志同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行。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綯縶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則一。

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編。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祕誡。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嗚呼。其愼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地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序九疇。傅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子、老聃。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謀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疑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侯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夫。造精爽淳。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

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爲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以知其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而有而無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黃石公三略

撰人未詳

黃石公三略卷上

上略

夫主將之灋．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支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己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幷而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囚．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震．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

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斂重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譁諠。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咎。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奇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以。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黄石公三略卷中

中略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擥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者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爲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

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駮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世主祕焉。

黄石公三略卷下

下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正。政不正。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

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者（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握奇經目錄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華音五　金音五
麾法五　旗法五
陣勢八　八陣總述
四陳讚　天陳讚
地陳讚　雲陳讚　風陣讚
飛龍　翔鳥
虵蟠　虎翼
奇兵讚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遊軍　金革
鞉鼓　兵體

握奇經目錄終

握奇經解

公孫弘解

握奇經

漢平津侯丞相公孫弘解

嘉禾梅癲道人周履靖校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宋高似孫曰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備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既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識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雲）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後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弘曰傳頊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八字舊文在後此注下誤也故遷次以成文）或合而爲一因離而八各隨師之多少觸觸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爲左校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衝其次風衝其次雲衝）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公孫弘曰此爲地從天陣變爲地陣或郎張建布擊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一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皆錯出經文中）縱布天（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有雲象龍一句一作龍者象龍）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之一無下四地字）躡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一無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此爲動也四字一無虛實已下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兼今亦備錄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

變通之理奇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爲二款以相傳授予今於彙解之處增字發明則此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圓布大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以天有衡止軸賴而長列于續圖雲爲翔鳥之下今馬本尚如此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鬭

金音五　一緩鬭　二止鬭　三退　四背　五急背（背一本作趨）

麾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二革三金爲風　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三金爲龍　二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

舊注此八陣名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鼙音不止者行五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衡　十六陣風

八隊天前衡　十二陣地前衡

十二隊地軸（合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衡　十二軸地後衡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衡爲虎翼天地後衡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翔鳥

八陣總述

晉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馬　隆　述

治兵以信求聖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匹陣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陣陣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輪番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陣讚

天陣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衡其形象天爲陣之主爲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讚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衡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陣讚（自太公至蟲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下）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衡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胃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鷙鳥擊搏必先翶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翼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爲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衡變爲虎翼佚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今人奇兵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敵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衡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陣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犇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麾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目）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舊闕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陣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一作天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先變化不測蓋曆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千七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複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縛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顧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風后握奇經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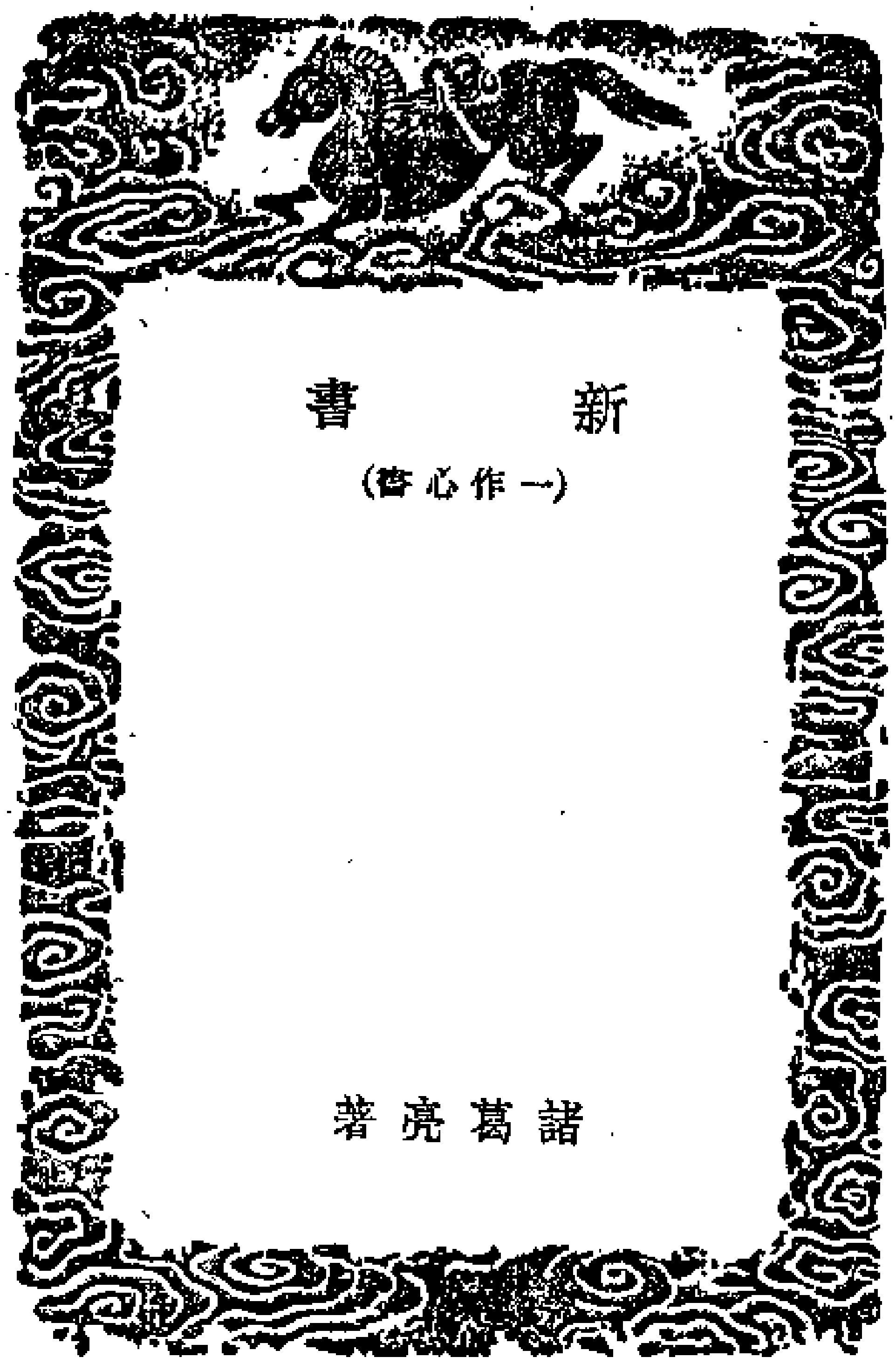
跋

按經解之孫弘定之士龍晉續以圖宋述以總鈞之奇正相生環之無端深乎易矣

說鈞齊豪士之顧

握奇經一卷

一作握機經一作幄機經舊本題風后撰漢丞相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讚案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風后十三篇班固自註曰圖二卷依託也並無握奇經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錄尚以爲依託則此經此解七略不著錄者其依託更不待辨矣馬隆述讚晉志亦不著錄則猶之公孫宏解也考唐獨孤及毘陵集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乃一一與此經合疑唐以來好事者因諸葛亮八陣之法推演爲圖託之風后其後又因及此記推衍以爲此經併取記中握機制勝之語以爲之名宋史藝文志始著於錄其晚出之顯證矣高似孫子略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則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多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名也似孫又云總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宏等語今本衍四字校驗此本分爲三章正得三百八十四字蓋即似孫所謂衍四字本也經後原附續圖據書錄解題亦稱馬隆所補然有目而無圖殆傳寫佚之歟



新書
（一作心書）
諸葛亮著

新書

兵機第一

漢 諸葛亮 著

夫兵權者。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也。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僞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埸。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之而以禮。

將志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悋。悋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厲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沈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强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强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擇才第十三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將授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近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智用第十四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爲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爲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爲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修典刑．皋陶作士．人不干令．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强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亂．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將誡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强．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强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强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號令申嚴．而人願鬬．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逾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無備．

習練第十八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則卽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凡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敗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斂削無度．營私徇己．不恤飢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無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陵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飢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外智者爲腹心．沈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慮．慮間諜明也．二曰詰．詰譏候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識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善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誡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諂諛登用．是以戰必敗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理。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服。相議以勇鬪。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鬪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衞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羣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

後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于細。先動後用。刑于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彊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車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便利第三十二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眾。利以日暮。以眾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逾淵隔水。風火晦昧。利以搏前擒後也。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恃其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狹。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槍矛之地也。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鬪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計而避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為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逼。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鬬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假揚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衆人乎。

察情第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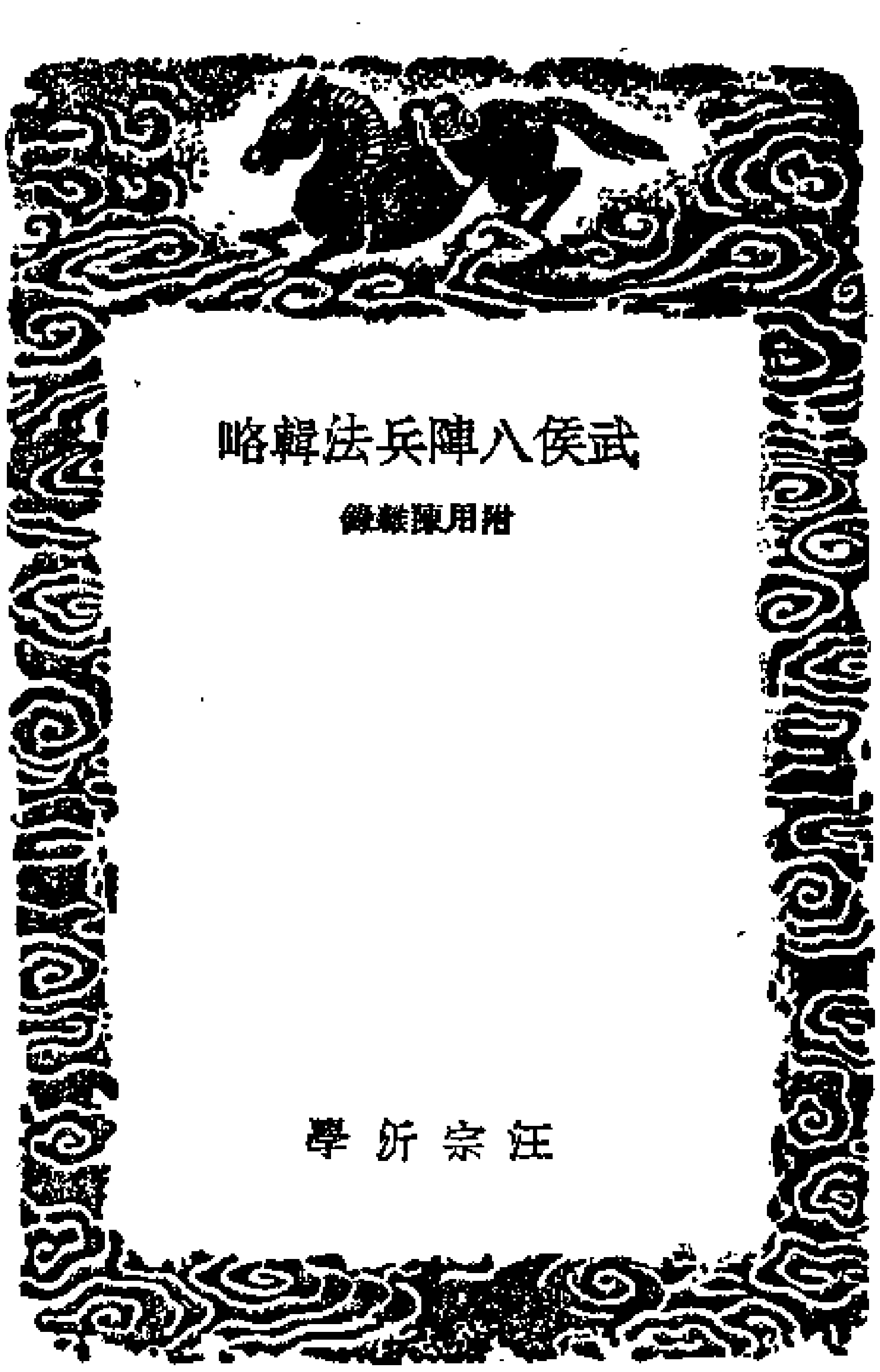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機也。見利而不進者。勢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故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然。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踵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

附用陣雜錄

汪宗沂學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序

宗沂自弱冠時．避寇輟舉業．居深山中．留意兵家言．得舊本握機經而寶之．爲作注補闕及伍法．凡三卷．曰握機八陣心法．自以爲有得．桐城方存之先生．及德清戴子高望、丹徒莊中白棫、吳縣石似梅師鈞、遵義黎蒓齋庶昌．皆嘗爲序跋以張之．然握機託始風后．其書出於天寶中．竊疑唯陽張公及李、郭、諸名將何以不依用．及推究久之．而後灼見爲李筌之僞託．卽其自爲之太白陰符經．已可取證．兵家固多僞書．乃自握機出而八陣隱．有志學八陣者．得見握機而惑．蓋以湘鄉曾文正師之知兵．而其初籌營制．猶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陣式之盡善．則僞書沿襲一二名．嘗之亦足以動聽也．余旣幡然悟所學之非．恐自誤誤人．考核益加詳愼．會臨川李小湖師課試八陣圖說．屬余條舉所疑之得實．目爲抱負非凡．偕余因慨夫自來名臣碩輔．得君行道．無侯著書以傳後．而其心力所注．經營結撰．必有不可泯沒者．今稽志所錄武侯八陣圖之本．旣不傳．不獲已而求諸壘石．又不獲已而求諸兵書之可信者．其皆出武侯所推演歟．余不得而知也．其不悖武侯而可以究諸實用歟．余亦未敢遽定也．他日者．道出夔府．謁武鄉之廟．登八陣之臺．以觀所謂質張翼舒者．不傳之祕．儻或更有得焉．師友期許之殷．庶幾可以無負矣．請拭目俟之．

光緒己卯孟冬之月歙縣汪宗沂序於從容而任齋．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

歙縣汪宗沂仲伊學

諸葛壘南．有亮所造八陣圖．自壘南去聚石八行．行閒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酈道元水經注．內曰八陣旣成以下．與荊州記同．惟記末作見者莫能了．）

古魚復縣驛井以西．石磧平曠．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行八聚．聚閒相去八尺．行閒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盛宏之荊州記．案此所記．陳後又別有一石壘．當卽此實一壘之分耶．）

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晉書桓溫傳．）

八陣在夔州奉節縣西南七里．（寰宇記．）

案水經注荊州記．或云南．或云西．劉禹錫亦言出市西．據此．則知近西南隅也．（同下．）

夔州瞿塘（武編引多四字．）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此句亦出武編．）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一本作丈．）廣十圍．歷歷然棊布．縱橫相當．中閒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在其後．每層各十二聚云云．今考御覽、玉海所引．均無此數語．似出後人所增羼．變附於下方．）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至冬水退．依然如故．（荊州圖副．）

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凸凹處．又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節蘇軾文．）

案薛士龍謂八陣圖可見者三．一河陽高平故壘．一新都八陣鄉．一魚復江灘水上圖．然高平遺略雖在．薛已自云難識．廣都士壘．葉季通亦謂其殘破不可考．藍章訪武侯八陣遺蹟．皆不可識．惟魚復者如故．蓋他處皆附會營壘．惟此則武侯所自造．精誠所注．不可磨滅也．抑亦以後世將有取用于斯圖．而特留奇蹟以待有識歟．（又案廣都八陣．益州記稱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方一丈．高三尺．面觀物．張行成自言嘗守廣漢令．巡兵執旗．立壘上數之．其魁百有廿八．兩陣俱立．閒四百七十二步．）

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傅子引兵法．傅晉時人．所引當武侯兵法也．云內外者．疑指虛實二端．而九成似指握奇言．）

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闇練之．（晉書職官志．）

隆於是西渡溫水．廚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閒發．出敵不意．（晉書馬隆傳．）

按仲達案行武侯營壘．歎爲天下奇才．本傳亦言推演古兵法．作八陣圖．而編集不及．且謂將略非所長．由司馬氏以八陣爲秘笈．但遣親信之臣習之．故史官不敢著錄．而後人易於作僞也．然壘石長存．陰謀果何益哉．

後魏時．柔然犯塞．刁雍上表．采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是時所制陣法十餘條．有飛龍鳥蛇魚麗之變．（太平御覽引北史．）

案飛龍乃變陣之一形．而僞書誤以爲八陣中之一．

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文選四十一五十六注．引雜兵書．李善唐人．疑所引即隋志八陣圖中語也．）

案方陣乃八陣正形．以下皆變陣也．圓陣衝陣．略見諸葛軍令中．牝牡又見周書陣法．

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奇零之奇．非機奇也．）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八（通典、太平御覽皆作六．李筌之太白陰經作八．）陣各有一千九十四人．八陣各減一人．以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十軍可知．（通典一百四十九．引司馬穰苴、御覽同．唐李筌太白陰經部署篇．握機外錄太白書．均錄此文．又推衍風注．以爲握機文．孫星衍以御覽所引注．爲獨孤及之注．其注云．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陣．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

五人爲伍．五（當作十．作五乃李筌誤．）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王應麟玉海兵制．蓋據所引司馬法．亦僞書所本．）

案古書不言握奇有八陣．惟孫子八陣．有苹車之陣．見周官鄭注．孫吳有六十四陣．見後漢志．則此當

是武侯八陣之隊伍法也．

陣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陣．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杜牧孫子注引此．以爲八陣遺制．）

陳閒容陳．足曳白刃．（此二句杜注．又引作戰法．）隊閒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八陣中有鴈行陣．見上文．）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杜牧孫子注引軍志．張預孫子注．引後戰法．作八陣圖．當是武侯兵法遺文．而阮逸僞託李衛公問對．取本文及杜牧注．雜組之以爲衛公語．其誣亂八陣也甚矣．）

案杜牧曰．此亦與曲禮之說同．（謂朱雀招搖等五隊．）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陳．奇正之生．皆出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此似指前握機之六陣而言．然則通典作六陣．殆未誤也．）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深知其能也．據此知陳閒容陳以下八十四字．確係諸葛八陣之原文．兵家言陳．以束伍爲上也．

若賊騎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陳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見附錄子．）而待之．（北堂書鈔引諸葛集．賊騎來教．）

連衝之陳．以狹而厚．令騎不得與相離遠．（又引軍令．）敵以（同）已來進．鹿角兵悉卻在連衝後．敵已附．鹿角兵．但得進踏．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防弩壞．（引同上．）

五鬪鼓皆舉．黃帛兩半幅合旗．爲三面圓陳．（御覽引諸葛軍令．）選三部司馬．皆限力舉二百斤以上．前驅司馬．取便

大戟．由基司馬．取能挽一石七斛以上弓．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止．二金音還．（同上．）

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著兜鍪．幔下及右陳各持彭排．（馬楯也．古曰大櫓．一名旁牌．同上．）

案此武侯用八陣之變法．蓋八陣首圖爲方形．而其施之於用．必以圓．其云三面圓陳者．前陳及左右二陳俱變也．云兩頭進戰者．以兩車左右分攻．中軍司其進止也．

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杜注所引．下云音機．或機將之四字．非正文．）

先出遊軍．定兩端．（杜牧孫子注引風后握奇文．以爲可信者止此．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輕其事耳．即此可見李筌作僞．在唐人固已知之．）

案此即諸葛兵法之文也．此外尚有虛實二壘．依孫子八陣三十二壘圖．其託風后．以兵家相傳有風后五陣旗法也．

風后曰．予告女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烏曰旟．西方法白虎曰旗．北方法元武曰旐．中央法黃龍曰常．（御覽引握圖．其旗物同周官．其言風后．亦假託．疑即出八陣圖．）

案八陣古法．由五陣而來．五陣正所以行八陣也．車僕掌五萃．而苹車正在孫子八陣中．魏舒毀車崇卒．亦用五數．皆可證也．

唐制又有仲冬講武教戰陣之法．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

陳。直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通典）

案此方圓曲直銳五形。本之周制。李靖謂實因地形使然。武經總要以五陳該八陳。總方餘即八陳。總闕。可用以守。圓陳八面皆對敵。無空闕。曲陳右軍在前右。左軍在前左。兩張兩翼。直陳以前軍居中。左右并列而戰。銳陳左右二軍在前後。左右三陳軍皆在陳後。奇兵列陳又在外。

用陳雜錄

握奇經最晚出。自漢訖隋不著錄。惟唐獨孤及作風后八陳圖記。與此書一一脗合。夫風后八陳。未見前聞。獨孤及何據而作記。其作記也。據握奇已行之本也。且記中明言之矣。曰。天寶中。客有爲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正謂李筌也。筌生天寶時。以少室山布衣談兵于世。始僞託握機。欲上於朝。未果。其自爲之書。有太白陰經。其託爲者。又有黃帝陰符。與此書假託風后同一例。陰符之僞。宋人知之。握奇之僞。宋人昧之。由有八陳爲之前也。

明唐順之武編。引宋神宗之言曰。今之論兵者。皆以李筌陰經陳圖爲法。妄相眩惑。無一可取。如其說。須兩敵相遇。遣使預約戰日。得一寬平之野。夷阜塞谿。伐草誅茅。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其不可用決矣。然宋朝士所演握奇陳圖一首。即上於其時。夫豈知斯圖之正本於李筌耶。

李燾長編。太平興國四年。契丹入寇。鎮州都鈐轄劉延翰帥衆禦之。先是上以陳圖示諸將。俾分爲八陳。至是虜騎坌至。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翰等方按圖布陳。相去數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今虜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若合而擊之。李繼隆亦曰。兵貴通變。安可預料。於是分二陳。前後相副。大破之。此臨陳不泥用八陳而勝者也。

元豐三年。趙卨言今欲大閱漢蕃陳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爲法。旌旗麾幟。各隨方色。其八陳旗。別給天

地風雲龍虎鳥蛇。樞密院審陳隊旗號。各給八物。庶士難辨識。且其間亦有無形可給者云云。此言足正牖將之惟僞矣。

郭逵倜儻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陳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數兵。久不就。遂擇諸校習金鼓屯營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習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陳皆盡其技。

明靖遠伯王驥沈靜有大略。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爲一字。聞鼓則變爲方圓斜直之勢。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四人立四面。從其進止。赴敵則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又倍而成五。爲百廿五人。再倍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總於中。以半分寄四隅。與中爲游擊出奇。而正兵堅駐不動。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聽令於主將。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以將令令衆。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可成哉。

曾文正公與王璞山書曰。陳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鴛鴦三才二陳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諸不可缺一。此外聽足下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陳法也。又云。陳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極善。茲定以五百人定爲四面相應之陳。以爲凡各陳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茲附去一紙。其每隊之鴛鴦陳三才陳。前已刻式。茲亦附去一紙。

初定營規云。出隊要分三大支。臨時再多分規小支。凡有房屋之處。須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後。須分一支。樹林之中。須分一支。又云。前隊用好手五百。以備衝鋒。後隊要好手五百。以備救敗。中隊大隊略弱些也不妨。前隊若小挫。後隊好手出去救敗。前隊若得勝。後隊好手不動。專等收隊時在稍尾行走。

陸軍得勝歌云。出隊要分三大支。中間一支且緊住。左右兩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應。再要一支埋伏定。隊伍排在山坡上。營官四處好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是去向。看他那路有伏兵。看他那路有強將。那處來的真賊頭。那邊做的假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說得人人都膽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銃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莫亂分毫。

日記云。零路打勝仗。全保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胡文忠致鮑春霆書論募兵曰。假如五百人六百人之營。放哨官五人。副哨五人。既已精選哨官矣。哨官又各選十長。可信者十人。十長各十人。只要同隊有可信者二人。則其餘六人均不能跑。何也。出隊不過六七成爲定。一隊不過六七人。有三人膽大。則其四人不能不同行。即有退縮。一查而知。打三五仗之後。膽小者亦變爲膽大矣。總之治兵在提綱領三字而已。擇營官。擇哨官。又擇什長。則萬無不勝之理。

又扎云。照得本營抬槍鳥槍與刀矛分隊。相間而行。是長短相兼。奇正互應之法。至李迪湘營陳法。則第一隊至十六隊。均是槍礮與刀矛相兼。雖悍賊四面攻擊。而我兵可以常勝。本部院心以爲然。故而師之。

該游擊擬抬槍百人爲一隊。鳥槍百人爲一隊。反復思之。仍不如師法李道章程。分哨分隊。刀矛夾雜爲穩。假如臨陣之時。或賊分五路而來。則我分五哨以應之。哨中各有抬槍鳥槍刀矛。或追賊之時。寄星四散。亦不能不分哨以追之。則各哨皆有抬槍鳥槍刀矛相雜。乃合長短兼用之法。又如一營深入賊中。賊來三面抄襲。則各哨分三面抵禦。各有槍礮刀矛。較爲得力。

又與左京卿書。丈之所長在遠謀大略。一旅之政不足談。然治軍必從十長百長營官起基。專意此五十餘人。乃有實際。而實則只須專意營官一人耳。

又與葉介唐書云。營官哨官十長。均須久經戰陣。實有成效可考者。乃可備選。蓋營官不得人。則一營皆爲廢物。哨官不得人。則一哨皆爲廢物。十長不得人。則十人皆爲廢物。濫取充數。有兵如無兵也。

又論練勇云。標式以選精銳。不可專用火器也。宜長短相間。長兵者、槍礮弓箭是也。短兵者、刀矛鐮棍是也。叔世人心怯懦。偏重火器。謂可殺賊於百步之外。無跳蕩搏擊之危。非特賊刃難加我身。幷賊血亦不得污我衣。且隱計於百步內外開礮。若見勢頭不好。棄鎗礮逃去。賊追不及。何便如之。兵因火器強。亦因火器弱。誠然誠然。昔冉子用矛入齊師。孔子稱其義。爲其奮勇直前。舍生以合事宜也。烏枝鳴用劍敗華氏。謂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二事乃兵家不傳之秘。後世得其秘者。岳忠武之背嵬軍五百人。本朝岳威信之馬兵三十六人。楊昭武長鎗手百人。皆是也。

後序

近人有爲西國練兵說者曰。其用騎兵也。進則居前。退則殿後。未陳爲衝突之需。既戰爲夾擊之用。其演法始成一隊。繼分兩翼。其用步兵也。礮隊在前。槍隊在後。刀附於槍。不設別隊。初戰尚遠。先以礮。漸近以槍。再近則手槍。逼近則刀刺。其演法一日兩次。七日一息。專習步驟。閑演手法。不加火藥。加火藥歲止數次。若新募之勇。先令排班齊立。教以前後左右旋轉方向。無有先後。然後教以步伐。脚必相同。步必有準。步法熟乃教以陳法。一行變兩。兩行變四。反本還原。復合爲一。其最佳者爲方陳。外密。如牆。內施火槍。利於平原曠野。以拒馬隊。騎兵遇之輒失利。此其說之大凡也。嗟乎。古法八陳之廢。於唐宋也。人人皆以爲不可行也。然西人固已行之矣。且行之得效。而談時務者。目爲西法。不復深攷其由來。然亦幸陳圖多僞託。西人得其粗。而不盡得其精。故倉猝遇大陳馬隊之包抄。而不易逃出也。能野戰制勝。而攻城專恃火器。不克捷登猛進也。其駐隊縱能堅忍。而以樹林隱翳之礮隊。擊而摧之有餘也。且貪用大衆。散住民房以擾民。及其陳而後戰。但能恃衆凌少。不能出偏師以用奇也。然得古法之一二。即可以練兵常銳。則又因以知實用之勝於空談萬萬也。故端居發憤。而述爲此篇。韜廬子跋。

衛公兵法輯本

李靖撰
汪宗沂輯

敍

衛公兵法輯本。凡三卷。歙縣汪子宗沂、合唐杜佑通典、杜牧孫子注、宋太平御覽、武經總要、明唐順之武編、諸書所引逸文。參互輯錄。區爲上中下三篇。曰將務兵謀。曰部伍營陳。曰攻守戰具。其子目則依原文附注篇下。又爲李衛公傳考證。詳求其用兵事實以附之。蓋經數易。然後乃敢定著於篇。蓋輯書若斯之難也。而兵家之言。係萬衆生死。尤不可以苟且從事也。有宋之初纂御覽也。其援引書目。即有衛公兵法矣。曾公亮等編武經總要。亦多引唐李靖兵法矣。及熙甯閒。嘗詔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等。校正通典所紀唐李靖兵法。分類解釋。令可施行。而未立學官。未見書目。當由書未編成。元豐之武經七書。竟以阮逸僞託之李衛公問對備其數。其時如蘇軾、何薳、鄧博、吳曾、陳師道之儔。皆稔知爲僞書。晁公武、陳振孫、之釋書目。亦僅指問對一書出於阮逸家。惟馬端臨通考。疑此即熙甯所定之本。不知阮逸僞撰。與樞密詳正。本出二事。觀熙甯校試七軍營陳。但據通典所引衛公營陳法而重校之。知校正別本初未就。阮逸欲自伸其議兵之議論。假衛公以微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而唐人李筌私撰太白陰經。多取衛公兵法。不加判別。欲乾沒入己。通典稱引。亦非一例。故或云衛公兵法。或云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且有係兵法而未經注明者。雖析識舛。在所不免。然猶幸有此二書之存。故李筌雖善於舊攘。亦不能盡掩其駢斑衛公之迹。如衛公軍令。臨敵失主將。隨從皆斬。而筌改作失三將者斬。隨從者不坐。攻城楯轒車七衛。筌書注云。衛、疑作衝。御覽因改衝。其懸門地聽。據衛公本改正筌說。木幔下又援筌書使趨卒蘇之一器以爲證。是不特以通典所取之攻守水陸戰具諸篇爲出自衛公。而引作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並以衛公兵法爲李筌書所自出。而資之印證。以是知衛公兵法單行之本。宋初當尚有存者。武經總要所引。字句多同御覽。可證也。觀通典敍兵。但述衛公以下諸卿相率兵之功烈。而不及李筌。所取筌書攻守篇中自爲之語。皆分注於兵法下。不闌入正文。其取五火之具。不借火杏並列。可知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皆大將開邊之所有事。於衛公爲宜有。不得謂開出李筌也。即造舟楫。習水戰。亦衛公從伐蕭銑。大造舟艦時之實用也。因是知宋史稱衛公所著兵法無完書。非無完書也。以經李筌竄亂之所致。而御覽所據單行本。初未刊行。故至元豐閒已不傳也。且兵事必由閱歷。非可空談。如衛公者。夙精兵略。宗孫子吳起而大其用。本太公尉繚而誇其術。乃猶韜晦浮沈。不輕一試。直至出入將相。宣威沙漠。成就功名。方著爲書。史傳頌其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止。可謂得實矣。而當世庸俗之士。震其重名。疑於風角雲祲。別有祕傳。反視此平實精確之兵法爲不足措意。不知兵危事也。當以穩著出之。又陰謀也。當以正道行之。公之言兵。正而不詭。宜可承用於後世。即云書缺不完。與其因彼妄作之僞文。不如存此不備之真本也。況李筌阮逸二子。於兵事從未著效。未諳甘苦。又好造僞書以欺世。逸之作僞。有元經、有關子明易傳。筌之作僞。有陰符經。又有握機經。而阮逸問對。即承言握機八陳奇正。明何良臣以其論奇正。謂數吏。意數變而疑之。謂談兵之雄。非用兵之傑。其敗闕固已顯著矣。綜而論之。筌之竊衛公書入己書。較逸之以己書冒衛公者。居心尤險而隱。後之言兵不爲筌逸所淆惑者。曾有幾人哉。近儒陸世儀思辨錄謂旗鼓步伐。今古皆不可廢。戚繼光紀效新書。詳於法制。源出通典衛公緒論。欲編輯之。以與司馬法並重而未果。今宗沂之所輯。倒得竟陸子之所欲爲矣。於衛公之所以張中國制四夷者。亦得其略矣。特今昔異宜。器械殊制。謂可循習沿用。斯泥古之說也。謂不可循習沿用。又趨時之說也。存古人之真。而神明其意。以參觀於行陣部伍之全。則是書又安可輕廢也哉。光緒十四年冬十一月歙汪宗沂自敍二十年秋校定。

凡例

一本非衛公兵法．而他書誤注者．當去之．如御覽凡敵有不卜而與戰云云．係通典節引吳子．玉海述通典引吳子亦同．武經總要引之．亦在吳起曰後．

一諸將隊給一旗．前後複出．各有意義．當並錄之．

一陰經軍令全依此書．凡兵法之因事當斬．未列入軍令一處者．卽未及．卽此可知其擇取．

一通典教戰之法．李筌改取教法令一節．以下取之不盡．其取王琚教弩法入己書．似同此例．蓋多乾沒古人法以爲己書．當分別標出之．

一凡兵法之逸在通典而未注．亦不見他書注明者．無憑取信．姑從闕．如若風雲氣候之屬是也．

一所據通典乃宋嶺南王文炳刊本、及武英殿本、凡崇仁謝本譌脫字．多從校定．因以知唐順之武編所引本之善．

一原注有引古書而略其名．如商子六弢之屬．亦見李筌書．今仍之．

一宋曾公亮武經總要所取唐李靖兵法．多從隱括．雖非全引．亦有異同．以其書出北宋人．間亦取校一二．用資考證．

一張預孫子注所引衛公兵法．多出問對僞書．預本南宋人．所稱引自非原本．故不採及．

一漢書藝文志孫武子八十二篇．今存內篇十三．吳起兵法六篇．至宋多所闕亡．尉繚子三十一篇．至隋逸其七．司馬法散逸尤甚．然尙傳習至今．蓋兵家言．傳者隱祕．寖多逸文．今編輯衛公兵法．乃較吳子司馬法殆有過之．讀者勿以其非完書．而不加討究也．

衛公兵法輯本卷之上

唐尙書右僕射司徒使持節都督幷汾箕嵐四州諸
軍事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景武公李靖撰

將務兵謀

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當作赴．或是對字之誤．）敵方始趦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藉．何異趣蒋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杜牧孫子注第四形篇引○將務○此極言庸將之害．以明良將之方也．）

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戒（王本今本作誡．）之．重芻粢以養之．浚溝塹（王本他本作壍．）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按奇正之說．詳見孫子．此但述古．知問對妄言奇正．必非出衛公也．）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杜牧孫子注作則．何氏同．）有所待（御覽作恃．）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武編作爭．）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御覽作唯．）主速．乘人之不及．（語出孫子．）然敵將多謀．戎卒欲（王本多欲字．）輯．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王本多而字．）犯之耶．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形．若

位待跼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通典一百五十四○兵機務速○杜牧孫子注十一九地篇、御覽二百九十二○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宗汝霖以計敗卻金人。念敵衆十倍，我今一戰而退，勢必速來，使悉其銳，踏夜擊吾軍，則危矣。乃移徙其軍。金人果夜至，得空營，大駭。自是憚公不敢犯。忠簡此舉，深合兵機。惜乎湘鄉李忠武公之不知出此也。毋亦有悖勢而陰沮之者耶。）

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一本作察。）敵之強弱，斷（御覽作料。）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語出孫子。）守地而（御覽脫此字。）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迷去（二字謝本倒。）就，士衆猜嫌，可振（覽同。）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擾亂，士馬屢顧，其卒或縱或（通典脫或字，從御覽補。）橫，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暑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合（御覽作會。）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爲（御覽爲作所、謂。）天贊我也，豈有不勝哉。（御覽哉作乎。○通典二百五十、御覽三百二十二○決勝○按尉繚子，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此節本其意。）

若（御覽若上有成字。）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不（御覽脫不字。）相親而各逞（王本多逞字。）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御覽多之字。）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隨（王本今本作阨。）者敗。勞逸無辨，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絕險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此亦以奇正設陣，仍本之孫子八陣，非若衛公問對之援據也。）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當十（御覽作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御覽作時。）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身，臣寧伏其重誅而（御覽無而字。）不忍爲辱君（王本今本作軍。）之將。

又戲顏謂張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重（通典作盡，此從御覽。），其名節，事（殿本闕。）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衄之恥，斯誠甚矣。（通典三百五十○御覽三百二十三○審敗。）

又曰（御覽有。），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算，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總要作備。）外爲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賄（據御覽總要作賂。宋本作後敗。）以相悅，移師（總要作軍。）則減竈，合營則假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武編作事。）而不侵，以多擊（總要作事。）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御覽同、謝本作侯。）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御覽作狀。），將有深謀（據御覽總要作圖。），理須曲爲防慎（總要作備。），不可失（御覽作入。武編同。）其規崇，故傳曰，見可而（御覽同、謝本作則。）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國（御覽作固。）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一本作則。）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鬭，乃智不逮於鳥獸，其將能乎（據御覽武編作能將。）。必須料敵制勝，戒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御覽曰下有凡字。），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御覽作客主。）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御覽作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功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貨（謝本誤玄。）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初刻誤脫以上十六字，今補入。）

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參會衆情，徐思其驗，鍛鍊而用（御覽作使。），不得逆詐自聰（武編作用。），挫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孱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虛（從御覽補。）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級，將闇不斷而罷賞之，忽敵無備，必爲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遲速（謝本作遽。）饑渴之衆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概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爲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搶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鬭也者，（御覽脫者字。）彼將怯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衆（御覽作兵。）力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王本作斷。）卒無攻（御覽作決。）戰之志，旁無車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爲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功不速，鬭不勝哉。（通典原注，衛公兵法悉出孫子，如本已具，不復更出。按據此則衛公書以與孫子符合，而爲杜氏所刪除者亦多矣。惜原本已佚，無可校補。）

敵有十五形可擊（武經總要引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十有五變，大法在審察敵人，其形之變。）新集（敵始至，行陣未整。）未食（敵已結陣，須待食也。總要作日高未飼食。）不順（逆風向月。）建後至（敵遠來，不得山川地勢利。）奔走（行軍失次，用力未齊，陣布不均。）不戒（我示羸誘敵，敵不設備。）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衣甲騎路，雖固不堅。）將離（大將已去，任小吏，衆不獨相成。）長路（馬疲爭利，日夜不息。）涉濟（半渡兵堅。）不暇（貪利求勝，不暇整陣。）險路（山路險狹，泥濘阻狹，馬單行，左右難救。）擾亂（行列失序，進退不齊，縱不相連，橫不相對。或學立。）驚怖（卒與路相逢，都無宿備，鼓動作驚，三軍猶豫。）不定（陣數移動，人馬數顧。）

陣有十過：勇而輕死（可暴。），貪而好利（可遺。），仁而不忍（可勞。），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誑。），廉潔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襲。），剛而（王本作戇。）自用，懦志多疑（可恐。），急而心速（可久。○通典一百五十○御覽二百九十一○料敵制勝。）

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擊（御覽作驚。）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戰國策孫臏引孫子。）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同上。）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正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御覽作以。下同。）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布陣已定，誓衆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王本作乃。）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蔽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

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王本作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御覽作蟠。）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張預孫子注引作之。）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浪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時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御覽作於。）機勢而用兵氣，仍須鼓而怒之，威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擢，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揣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乎。乃（仍字之誤。）須怒士厲衆，使知（王本今本作之。）

審勇，故能係強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御覽作自。）勢也。（奪敵勢破之〇〇通典一百五十八〇御覽三百一十三〇決戰〇〇據武經總要軍爭第十二。凡此逸篇易）（絕。雖有大利，不宜輕入，不得輕過。）

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杜牧孫子注作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御覽作蹤。）而印（御覽、武編同。一作附。）履於中途，或上託（王本今作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杜牧作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杜牧作觀。）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杜牧無此二字。）測（杜牧作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杜牧無此二字。）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御覽作止。）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杜牧孫子注引止此。與通典略殊。）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必審其機，（四字據御覽。）豈不得保其全哉。（通典注：必須先知敵國道路遠近，水源山川，溪谷險阻，城邑大小，溝塹深淺，蓄積多少，兵革之數，城將姓名，皆預知之，用兵之要也。〇通典一百五十七杜牧孫子注第七軍爭御覽三百二十二〇）（擊險。）

軍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軍困敗，饑飽勞逸，地利為寶，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沮洳幽穢，垣墻溝瀆，此車之害地也。有入無出，長驅迥騖，大阜深谷，涔泥漸澤，此騎之敗地也。候視相及，限壑分川，斯可以縱弓弩，遲塵相接，深林叢薄，斯可以奮矛鋋，蘆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蒔薈濛翳，（謝本作蒔薈濛翳，此據正依孫子注引通典。）晝則必率（一本作卒字。）其伏，平坦則方布，汚斜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銜。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遲為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以下杜牧孫子注引。）或有進師（杜牧作軍。）行軍，（杜牧作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巖，（杜牧作險。）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謝本有所字。）逃，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往（杜牧作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知（杜牧作智。）窮力極，（杜牧引武編同。謝本作竭。）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杜牧作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知（杜牧作失。武編同。）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杜牧有乎字。）事至於此，可不慎之哉。（二句杜牧未引。）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杜牧有疾字。）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杜牧作於。武編作於。）上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矣。（通典一百五十九〇杜牧孫子注十一九地〇杜牧地形。）

若敵人在死地，無可依固，糧食已盡，救兵不至，謂之窮寇。（尉繚子：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擊此之法，必開其去道，勿使有鬪心，雖眾可破。（類俟攻敵，匿注同。）當以精騎分塞要道，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通典一百五十九〇死地勿攻。）

夫戰之取勝者，（王本。）此豈求之（杜牧無之字。）於天地乎，（王本。）在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御覽下有也字。）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李（王本也本均作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睢等，皆憑此術（杜牧孫子注無術字。）而成功也。且間之道，其（御覽無其字。杜牧同。）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御覽作事。）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姑非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謝本說。）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洩我偽情浮計，使（御覽作死。）亡報之焉。凡此（王本作在。）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密字下三字，御覽脫。）始（王本作使。）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杜牧孫子注作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誂和親附，採（殿本作探。武編作採。）其情實而致（王本作志。）之。敵有親貴左右之多詞誇（殿本作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事，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謝本作返。杜牧孫子注同。）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御覽作乃旦。）暮令（御覽有令字。杜牧同。）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明（御覽作耳。杜牧同。）者潛於複壁中，聽其所聞，便既遲遠，恐彼怪責，必懸驅論心事，我知（御覽有事字。杜牧同。）計，遣使（御覽、武編無使字。）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此句王本無。謝本有。）彼（御覽作人。）以密來，理（御覽無理字。）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其（御覽作而。）厚利而（御覽無而字。）善啗（御覽無啗字。）之，舍止而善飯之，（杜牧孫子注。）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即（杜牧孫子注作則。）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御覽脫所字。）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杜牧無而字。）以為實，我即（御覽作即我。）乘（謝本作承。）其弊而得其（杜牧無其字。）志矣。夫水所以能（御覽無能字。武編有。）濟舟，亦有（御覽無有字。）因水而（御覽無而字。）覆沒者，（御覽無者字。）間所以能成功，亦有（御覽無有字。）憑間而傾敗者。（御覽無者字。）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通典一百五十一御覽二百九十二杜牧孫子注十三篇〇用間。）

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十殺其三。杜牧孫子注。）威振於敵國；一者，（十殺其一。杜牧注同上。）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以下至畏敵者必戰，杜牧未引。〇宋何博士備論引作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唐之善用兵者，莫如李靖，靖豈以卒為不足愛哉，以為殺一而百解，則畏者可期于勝也，從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于敗也。審而克敵，與夫怯而為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如曰盡忠益時，（益、御覽一作。）輕行（行、御覽作生。武編作利。）重節者，雖仇（御覽作讎。武編同。）必賞；犯法怠懈，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說，（武編作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杜牧作細。）而不賞，（御覽作賞。杜牧同。）惡無纖（杜牧作微。）而不貶，斯乃勵眾勸功之要術。（御覽下有也字。杜牧未引此句。）昔馬謖（御覽音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杜牧作垂。）涕而後斬；為逸犯麥，（杜牧作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㩲辭屈，黃蓋請罰而俱戮。（杜牧作斬。）故知（杜牧作能。）威克其愛，雖小（御覽作少。杜牧同。）必濟；如（杜牧無如字。）愛勝（杜牧作加。）其威，雖多必敗。（杜牧孫子注引止此。）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二字今本無。）未合，有（今本無有字。）一夫不勝其（其字御覽無。）勇，乃怒而（今本無此三字。）前，獲（今本有雙字。）首而返，吳起（起字下今本有立字。）斬之。軍吏（吏字下今本有諫字。）曰：此壯（今本作材。）士也，不可斬。吳子（今本子字作起。）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御覽二百九十六引至此，以下依通典一百四十九補入始令。）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視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視聽之，即無著不聞，無惡不見。故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三者並進，則明不可蔽。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聽，則千里之外，隱微

之事。莫不陰候而爲忠信。若賞罰在於耳目之前。其（武編作而。）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由是言之。則持軍之急務。莫大於賞罰矣。（武編公前一同通典。〇按令錄益〇衛公兵法。孫吳之外。得力于尉繚者甚多。惜今本尉繚子。亦非完書也。）

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責藥粥養（武編作食。）飼。及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殿本作損。）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將人巡營。將藥救療如法。仰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通前給驢二頭。傔二人。轉擎將行。如棄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檢校病兒官及病兒傔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

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恃己力強。欺傲火（宋本作大。）人。全無長幼。兼笞撻嫌弱。減削糧食衣資。并軍器火具。恣意令使。勞逸不等。（李筌曾改作不服差役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恐及強陵者同。）

諸應請甲數葉。（武編作數。）行數於甲襟上。抄記其袍秤知斤兩。於袍背上具注斤兩。并槍纛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爲文案。如事了卻納。取案勘數。長短斤兩同。即納。如有欠少。隨即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

諸兵士死亡。祭埋之禮。祭不必備以牲牢。埋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死者。單酌祭酹。瘞深四尺。主將使人臨哭。內地非賊庭死者。準前祭哭。遞送本貫。

諸軍士隨軍被（襪、武編作皮。）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衛作備、武編。）及己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押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即抄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檢衣資與簿不同。物有賸數。即是偸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即須勘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上文歷。縱使遺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遞相寄附。即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

諸拾得闌遺（王本作遺。）物。當日送納虞候者。五分賞一。如綠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內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取（今本作數。）而不申軍司者。並重罪。三日外者斬。

諸有人拾得闌物。隱不送虞候。勞人能糺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糺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

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

諸軍內不得扇動軍士。恐嚇隊伍。譊作是非。敗損營壘。

諸營幕（宗字。武編作幕。）作食畢。須及早天晡以後。即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讀及抄寫者。須先狀上營主。

諸軍內行偷。無首從同罪。資財沒官。（王本作官。）典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并被賊掠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物。計滿一疋。無首從同罪。應減截兵馬糧料一升以上。無首從同罪。棄擲軍糧二升以上。無首從。行盜一疋以上。無首從。並同罪。

諸軍中有樗蒲博戲。賭一錢以上同坐。所賭之物沒官。（李筌曾改作以強凌弱。樗蒲博爭。酗酒喧競。惡罵無禮。干犯不敬者斬。又增云。因公宴醉者不坐。）

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夾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並放。驢群四面周繞。趁羣知更牧放。狂賊偸馬。例須奔走。驢羣在外。驅逐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王本作是。）便。營別即令別放。

諸軍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時不離。（不離、謂各行也。）忽有不虞。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營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聚放牧。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

諸營除六馱外。火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馱如當隊。不足均抽比（王本作此。）隊比營。（比、音毗。）

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衝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

諸軍馬聚會。其數既衆。應行六畜。並仰明爲軍印。仍須別爲營印。防闌失。（武編作走。）擬憑理認。

諸營兵發以後。挺（武編作拴。）得闌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御驢馬。衣服馱運。不能勝舉。並仰於捍後虞候處取闌遺畜生。馱至前營。其六畜卻分付虞候。不得不經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還。（武編同。）并剪破印及毛尾者斬。

諸六畜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即是盜他六畜殺。

諸將六（今本作雜。）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街壙。諸軍內六（今本作馬。）畜。不得擅借人乘用。

諸非圍獵。不得乘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即聽。及迴換軍司六畜者。并（王本無者。有并。）重科。

諸應乘官馬。事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脊破。（通典注。以上并衛公軍令。其所科罪。若臨敵則須重。平居則量輕。臨時處定。〇通典一百四十九〇）

諸隊發旗。不許與主將旗號相犯。（武編卷四十一引李衛公兵法。與一條同引。疑通典所未採。）

諸將三日。（武編多一字。）巡本部吏士營幕。問其食飲麤精。均勞逸。卹疾苦。視醫藥。有死即上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於行陣。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狀。亦以禮葬弔賻。如但爲敵所損。即（宋本有。）各隨輕重優賞。

有糺告違教令者。比常賞倍之。（武編未引此條。）

有告得與敵通情者。其家妻妾僕馬資產。悉以賞之。有糺告主者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以上通典有。御覽無。）

搴旗斬將。陷陣摧鋒。上賞。

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每收陳之後。裨將虞候並收斂。對總帥（御覽作營。）均分。

與敵鬭。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

淵洩（御覽作泄。）軍事，斬之。（李筌書改作漏軍事者斬。漏泄軍中陰謀者死與。爲賊鬪出突。）

背軍逃走，斬之。（李筌書改作背軍走者斬。在道及臨難者同。○又擅出軍營失候。邏夜失號。擅宿他火者斬。）

後期，斬之。（通典注。有故不坐。○李筌書改作不容日時而後期者斬。阻雨、險水火者不坐。○尉繚子曰。期之。如過時則坐法。）

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明，御覽作鳴。）斬之。

與敵私交通，斬之。（通典注。言語皆疏並同。○李筌改作與敵人交通者斬。言語皆信者同。顯覈注文。）

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祥訛言，以動衆心，（御覽下有者字。）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李筌改作竊惑詐言者斬。妄說陰陽以動衆者同。）

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煙塵，斬之。（李筌改作無故驚軍者斬。叫呼奔走。妄言煙塵有賊者同。）

凡言（御覽言作令。）戰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兼復漏洩（御覽作泄。）者，斬之。

吏士所經歷，因便（二字殿本脫。）侵掠（御覽多者字。）斬之。

姦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李筌改作侵欺百姓子女。及將婦人入營者斬。又嘗云。軍中有女子氣。）

不戰而降敵，沒其家。（李筌書改作不戰而降者斬。背叛歸逆者同。叛亡過。且已降敵。何從斬之。）

凡有私仇，（今本作讎。）須先言狀，（御覽脫此字。）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陣報復者斬之

布陣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

陣定，或輒進退，或輒先取敵，致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斬之。

或有弓弩已注矢而過顧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斬，（御覽有之字。）前行不動行，斬干失（王本作矢。）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并斬之。（李筌改作守圍不固者斬。餘及一火。）

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李筌改作兩陣不相救者斬。爲敵所陷。不相救助者同。）

設奇伏襲掩，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接，（御覽作援。）乖者並斬之。

爲敵所乘，失旗鼓節鉞者，（御覽無者字。）全隊（御覽作陣戰。）斬之。（李筌改作失旗鼓節鉞者斬。與敵人所取者同。○又有出軍棄五兵並驗者斬。不護同旗從者同。）

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者，（御覽無者字。）免坐，不得者一旗皆（御覽作並。）斬之。

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李筌改作失主將者斬。○從者不坐。與此正相反。）

一將獨敵，裨將已下不等差，主來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伏（武編作伏。）法（御覽作任刑。）斬之。

吏士雖破敵，濫行殺戮，發冢（殿本作塚。）墓（御覽無墓字。）焚廬室，（御覽無室字。）踐稼穡，伐樹木者，皆（殿本無皆字。）斬之。

擒（御覽作禽字。）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御覽作令。）見總帥，不得訪問敵中事，若違，（御覽作因違。）因而漏洩（御覽作泄。）者，斬之。

破敵先虜掠者，斬之。（通典注。入敵營同。○李筌改作破敵先擄掠者斬。入敵營者同。）

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隱欺（謝本二字互倒。）其資物，兼違令不收恤者，斬之。

違總帥（御覽作率。）一時之令，斬之。（李筌改作違將軍一時一令者皆斬。未達。○通典一百四十九○以上教令。）

衛公兵法輯本卷之中

部伍營陣

諸兵士將戰，身已（王本通典下同。今本作以。）尪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以上七字御覽無。）仗，須徹札陷堅，（御覽及他本多皆須二字。）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御覽作始。）取中。（通典一百四十八○御覽二百九十七○杜牧孫子注云。衛公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驍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其說詳隊見下○。遊撲。）

每營中兩箱置士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擐甲冑，櫜弓矢，（櫜、音高。）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御覽二百九十七引在須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後○通典闕矣一百四十九未注明○暫士馬。）

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而（御覽有。總要引無。）即分爲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通典注。大率十分之中。以二分爲奇兵。○武經總要引唐李靖法。凡出兵。且以二萬人爲準。又今引李靖法。○御覽三百零六○軍制。）

中軍四千人，內揀（總要作收。）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奇兵五百人。（武編多步字。○王本分二列寫。）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總要。）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八隊。（王本作雙行小字。無隊字。）

戰兵內每（王本及總要同。今本作各。）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

人。

左右廂（今本作霸・輯要作兩廂・）各二軍。軍各有（王本及武編多此字・輯要引與今本同・）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一（同上・）千八百五十人。非計一百四十八隊。（輯要引多此一句・）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人。（輯要有・又云・於二萬內・取萬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隊。當（輯要作出・）戰。餘六千（輯要作千・本作十・）人守輜重。

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每十人共一幕・武編多此句・）且以二萬人為軍。（此下輯要多下之時一句・）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四軍各二十七口・謝本脫・）幕橫列十八。（武編有口幕二字・）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輯要多小字・下云每隊幕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方下幕・若地土廣闊・不在賊境・則五步之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武編無三字・）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步。（武編作部・）下計當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一（今本脫此字・）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武編作經・）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謝本誤作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幟。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今本作六・）寸地。併衡（宋本・今沿作衡・）塞總壘。若地土寬廣。不在城庭。（王本作城庭・謝本作賊庭・）即五步以上幕（幕字上武編多下字・）準算析。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凡以五十人（謝本脫一字・）為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大（輯要有大・）隊。餘欠（王本輯要引作少・今本均作又・）五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執旗（今本作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充五十。（輯要多人字・）至於行立前卻。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宋本多十字・）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陣散計會（謝本誤合・）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通典下附令制・乃作通典入採當時出之詞・今不敢入・○以上立軍○附繚子・束伍之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于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又曰・凡兵制必先定・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陣・則千人盡力・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諸軍將伍旗各準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皁北方水。碧東方木。（原注・舊是青・為與皁色相亂・故改為碧・）黃中央土。（兵法五方旗有五色・而間對錯當・則有四獸之說・附會商羽徵角・本於鄭注曲禮・又因方色目為五行陣・乃運作家言・衛公不屑為句・安得有此・）士既不動。用為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一作豎字・）即住。臥即遞番細。（玉海脫此二字・）看大將軍所舉方（據王本・）旗。須依節度。

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玉海脫・武編作在・謝本誤行・）前。住則立於旗（王本・）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武編作軍・玉海無・）引幡頭。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校多。軍營復眾。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謝本脫此五句・）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為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遞互為之。則更易辨。惟須營營自別。務使指麾分明。（凡將出師・其旗幟切須堅牢・若或傾側・致生嫌疑也・）

諸教戰陣。每五十人（玉海下有以字・）為隊。從營纛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以下御覽有・）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御覽三百五十四引至此止・輯要有之臥槍・）目看大總管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他本作角・）動。齊唱嗚呼嗚呼。（並去聲・齊口作聲・即唱也・）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鬬。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趁。（謝本作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叫卻行。膊上架槍。側行回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輯要作捺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輯要以此為加兵作大隊法・）其隊法及卷幡、（輯要作旗・）舉槍、簇隊、鬬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百人為一隊。其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鬬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角聲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第二角聲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角聲絕。即從頭卷引還軍。（一云・初出營・豎矛戟・舒旗幡・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旗幡・止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旗幡・鳴鼓角・至營復結旗幡・止鼓角・臨陣皆無諠譁・明聽鼓音・謹視旗幟・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顧所止・聞三金音止・二金違官・）

教戰練兵中閒隊、須知（王本・）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跳盪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為一隊。添入中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為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準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管處赤皁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為一隊。準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為一隊。如須教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卻為一百五十人為一隊。還依舊立。又兩旗臥。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迴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擘而錯擘入他隊。言語諠譁。不面鼓聲旗旗分擘。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通典一百四十九○教戰條・）

又教旗法曰。（五字通典無・御覽有・）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李筌作平原高山・輯要引作可以登高遠視之地・）大（李筌無大字・）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通典無一字・輯要同・）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具、輯要作枚・）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通典無纛・輯要有・）次之。（輯要有出監軍御史衙前六字・）左右衙（通典作・）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李筌作候・）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李筌作十將・左右決勝・輯要作十六・將一萬二千人・）分為左右。皆去（通典作要・）兵刃精新。甲冑（李筌作馬・）幡幟分

爲左右箱．（此下武經總要增入五以爲兵而出勇一營．）各以兵馬便（宋本通典．）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總要增入人間容人．出入往來．不關馳逐．）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李筌作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迸．（李筌作迸奔．）退無趨走．（以下李筌加七字句．宋待．）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覩（總要作望．）麾．（武編有此句．）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李筌作縱．）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通典、李筌、武編、同作則．）左右廂齊離．合（宋本．）之與離．（總要作離之與合．）皆不離（李筌作出．）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而旋．（武編、李筌、作左．）右廂陰向而旋．（李筌作右．）左右各復本初．（李筌作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疏．（殿本作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以上一段．李筌皆編．未全取．）前後左右．人立之疏密．使（總要多此六字．）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此字下通典有．）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武編作彈之．）務（武編有．總要作鼓．）從軍令．（李筌作可以軍法從事．）於是大將出五彩（李筌作色．）旗一十二口．（李筌作面．）各樹於左右廂．（李筌無廂字．）陣前每旗命（李筌作選．）壯勇士五十人奪守旗．（武編脫九字．李筌作復．）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箱奪右廂旗．（總要多一字．）右廂奪左箱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李筌脫此句．）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李筌作於．）是而教之．（御覽二百九十七引衛公兵法作教旗法．又引太白陰經曰．今附軍吏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則旗幟．任行列．知部分云云．可見李靖實述成法．蓋衛公兵法．蓋據吏所習用者．○通典一百四十九末注．武編依通典武經總要引此．作教卒閱兵．下多使習知立陣之法一句．）

（附）凡教陣．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場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廂相對．四隊夾一土盆．以次布戰鋒隊．第一隊爲戰隊．間一隊抽取一隊爲駐隊．隊隨多少．每廂各兩重布隊．凡入教場布陣．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鼓．次鉦．次招旗．次左右廂兵馬使．次第相續立定．一隊爲駐隊．一隊爲戰隊．皆取五方信旗爲號．（凡士卒動靜．皆覩信旗．）吹角一會．點青旗．兵馬使都虞候集．（凡旗皆須地上臥爲點也．）點赤旗．大將副將同集．點皂旗．小所由悉集受處分訖．卻歸本隊．（教歸本隊．須候卻揭立本色旗．乃還．）丁寧曉喻訖．兩頭第一隊．兩廂各出一旗以告辨．（辨、讀辦．比所教練兵馬已訖．）告訖．旗歸本隊．即覩信旗合擊鼓一撾．諸隊盡襄信旗．開鼓一撾．諸隊盡開．卻依本處立信旗．舉鼓一撾．諸隊槍旗並舉．齊唱𠰌聲．信旗亞．又鼓一撾．諸隊槍旗並亞．齊唱于聲．諸隊弩手齊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勢．（凡出並至前第三土河．）又鼓一撾．架箭．又鼓一撾．皆唱殺聲．即退至本隊立定．又鼓一撾．齊唱于聲．弓手齊出至土河．各爲架箭勢．又鼓一撾．齊唱殺聲．陌刀齊亞．不得背面．起陌刀頭．卻還本隊立定．（凡歸隊卻行．皆須前脚躡後脚．不得回面行也．）信旗又三點．一點一交聲．三點三交聲訖．鼓三聲．（一聲普衆．二聲排比．三聲隊長打．）便長打鼓．

皆作何何聲．左右廂並進．至中央出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祿交匝．右箱退．左箱還至本隊前土河．右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救．與戰隊齊立定．左廂退．右廂逐之．至本土河前．左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叫．與戰隊立定．右廂退．左廂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聽鼓聲歇．何何聲絕．鼓一撾．齊唱于聲．槍頭並舉．與肩齊．（若槍頭低．天地一尺已下也．）又鼓一撾．齊唱殺聲．槍旗盡亞．三于三殺．然後擊鉦．鉦發．左右廂齊退．並不得回面．起槍至本土河立定訖．候鼓聲一撾．齊唱于聲．槍旗並揭．立信旗．合鼓一撾．諸隊齊作羽林聲．聽角聲．發羽林聲．止．殺聲．（俗傳諸營咄嗏．）覩信旗點着地．即兩廂齊唱吟．覩五方旗及角聲．行左

右廂兩頭各出一隊．至第二土河．行依軍次．還營．（以上武經總要．）

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拆．（御覽作析．）爲五等．當軍序別．（二字御覽無．）各令一官押領．（御覽作令．）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鬪．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用．亦各一官（御覽下有人字．）押領．（御覽作令．）使堅壘．各令知其隊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二百九十○隊作．）

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得（御覽得作以．）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四字御覽無．）其統行（總要有行字．）法．每統戰鋒（御覽作鋒．）隊居前．兩戰隊（御覽作統．）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御覽作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總要作引．）齊行．後統（御覽作隊．）次之．如（御覽總要同作如．通典誤加字．）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御覽有隊字．）第三隊爲戰陣．（今本作隊．）第四第五隊爲駐陣．（王本作隊．）每隊（御覽無．）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五字御覽無．武編有．）擬戰日押輜重．邀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放（總要作做．）此類．（御覽作類此．）

諸軍當軍折衝果毅．（武經總要云．折衝果毅．今則諸軍候指揮使等．）每（御覽武編同有行引字．）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二百九十○行軍隊伍．）

危阪（阪、御覽作險．）高陵．谿谷阻難．（阻、御覽作險．）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復百里．（復、御覽作覆．）則用騎．故步（御覽作卒．此依王本．）爲腹心．車爲羽翼．（此句王本有．御本脫．）騎爲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迴（今本作週．）行．（通典一百四十八在注中○御覽二百七十一○行軍上．）

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御覽作副．）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總要作前列．）住則立於帳前．（注云．或作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軍（御覽、總要作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前軍戰隊．此軍行．非教出也．）

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旗幟．用爲節度．其方面叫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旗臥．卻迴審細看大將所舉之旗．（四字今本通典脫．從御覽補．○通典注．大將方面旗．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每將方色旗張處．即是其方賊來．但須并勢攻擊．具法制籌中．）

諸大將營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武編作嚮．設．）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寇賊．先軍即急擊鼓．（武編引脫鼓字．）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腰聞聲．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更須擊鼓傳響．使前後得聞．（總要以下未引．）

其諸營自須蓄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禦備．

諸行軍立營數多．則計或逢泥淖．（武編作濘．）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逐飼馬驢．臨發營第

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騎。（通典作騎）第二角聲絕，即被鞍，右一軍捉馬騎。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鞍，右二軍捉馬騎。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鞍。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鞍，準此。每營各出一戰（通典作隊，本作陣。王本）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使（王本作便）用騰躍。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過，（通典、武編作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準前排比催迫急過。（通典一百五十七）

其步兵隊、輜重隊，二千步外引；馬軍去步兵二里外引。（武編總要五引李靖法云：要行步兵同。）

諸（御覽無此字）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御覽作右）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御覽作右）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御覽無其字）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御覽無兵字）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四（一本作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面以候不虞，以後餘軍準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溺（通典、武編作濘），橋津，檢（御覽作險，武編同）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通典作狹）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伏（武編作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過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第準前。御轄其虞候軍職掌，準初發交換。

諸軍營各量當（御覽作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交雜（武編作參差）散行，

牽卒（今本作卒）雖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

諸軍討伐，例有（武編作具）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行列，（總要多二字）應行之兵，分為四分。（分字御覽脫）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謝本作隊，王本作隊），分為四道行，兩行下（御覽作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合（御覽作有，總要無合字），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總要作二）分戰鋒隊與前般（武編作隊）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又其次一分准（御覽作准）上。最後一分亦準上初發第一分引。（御覽作列）戰鋒輜重相當。（輜重橫列在內，戰鋒兩行在外，兩行為陣）如其逢賊，前後（御覽無後字），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御覽作列）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御覽作即）在外，使（御覽作伎）充兩面甚易。（武編無此二字）其次兩分，（武編有此句）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御覽有其字）戰鋒隊橫列相接，便伏（御覽作），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首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行，（御覽作引，武編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御覽無行字）即須相得（謝本誤作）。若得，（御覽無得字）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通典一百五十七行軍下，三百六十行軍下）

諸兵（今本作軍），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往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兩肋（御覽作助），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肋上即更（御覽作使，謝本誤作候）

且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須（本作）掩（此字），速展軍營見（御覽有其字）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御覽無先字）知賊來，得設機伏，邀截部伍，迎前出陣戰（御覽作前鬬）。其最遠及以（御覽無以字）次遣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御覽作擒）。將（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總要五引李靖法，以此上文立軍，又引作法曰）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營（王本）有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營在四畔，象六出（總要出下有著之字）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前，（武編有前字）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到丑未（總要作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卻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布陣，（今本作陳）得相統攝急緩（武編作援），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即便張布，（王本今作）務取營裏（武編作寬）寬廣，不使街巷窄狹。如其拓陣（今本作招隊），兵少且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準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諸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旨收並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軍發將發之時，當營跳蕩奇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成營四方（王本作面），今去捉敬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

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蕩奇兵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准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總要作仗各，武編引無各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武編作合）擊牧放。（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御覽三百六引止此，武編總要同）

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費衣資，廣為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城十里外。要（武編作若）有市買（王本），入城營司判官許，（武編無許字）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酗酒鬬打，偷竊姦非，亦不（總要無不字）損暴田苗也。

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勾當四司營（謝本作官）與（總要作與，謝本作與）司兵及左右（武編作佐），令分頭巡隊，閱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卻迎取。如其地（總要作遠）走遠，差人捕捉。

諸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隊，（武編作）檢驗驢馬等，先有脊破，即令剪毛洗瘡，傅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盤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罰。司胄及佐下營訖，即巡隊檢校兵甲等色，如

有破綻（總要同．謝本作綻．）損汚．須即修緝（緝、總要、武編、同作葺．）廨．如有棄失．申上所由．便爲案記．准法科給．（殿本作給今本作決．）司倉及佐．提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虛費．（通典一百五十七武經總要六〇通論下營．）

諸軍（御覽無軍字．）營下定．並須防禦於營外．去幕（御覽無此二字．）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列隊．（武編有此二字．）並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匹馬．幷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御覽、武編同．謝本誤作隊．）前百步外．各（御覽無各字．）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御覽多探更人三字．）探聽子（御覽多細字．）勿令眠睡．（御覽作令眠睡．）其晝日（御覽作夜．）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御覽、武編作有人字．）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三十一〇下營斥候．）

諸軍營當須慮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置抽三五人．總要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軍營（御覽無營字．）下定．（王本定下．）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相知作次．（總要乃改遞作番次凡四字．）每夜面（御覽無總要有．）別置（御覽有置字．）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弈．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通典一百五十七〇御覽三百三十一．）

諸營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

諸軍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將（王本作軍．）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總要亦引．無諸軍嚴警句．未得輒動．在如須兵救之上．）

諸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聲．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諸軍營擊鼓傳聲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准常法．於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止．

諸狂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聲訖．鼓音即止．當頭著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四字總要改作潛約．）或隨身將胡桃鈴爲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晨朝即共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先爲久（謝本誤作人．）長定法．則恐有漏泄．狂賊萬一得知．翻墮機便．（謝注．其胡桃鈴．或彈之類．皆不可先定．恐賊知謀人也．）

諸兵（武編作軍字．）以二萬人．軍用一萬四千人戰．計二百八十隊．有賊．凡（總要有．）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

出．即次右軍．即次前軍．即次中軍．即次後軍．即次左軍．即次左虞候軍．（總要有．）除馬軍八十隊外．（總要有．）其步軍有二百隊．其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共五十六隊．其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七（武編總要作五．）隊．共一百隊．（通典注．其分入定隊．且軍制稍中．）須先（總要作置．）造大隊．以三隊（三十隊．總要注又云．或作三隊．）合爲一隊．虞防賊徒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心．（總要作在陣中．）安置使均．其大隊一十五隊．（總要五十隊．或作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八隊．（武編作十五大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總要止七十隊．或作一百七十隊．）爲戰駐等隊．隊別通隊．及街閒空處．據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以八十五隊爲戰隊．據地計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隊爲駐（武編作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在當戰隊後．駐軍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武編作三．）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各（王本．）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各隊齊入奮擊．（奮擊下總要多戰鋒每隊齊行在戰陣前．跳盪擊即入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蹙迫．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武編作奮．）擊．步兵即須卻迴整頓緩（武編作向．總要作擬．）．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卻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驚怖散亂．然後可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前卻打賊．退敗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即軍別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使堅壘營．如其輜重牢固．不要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

諸逆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爲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武編作前．）並於本軍戰鋒隊駐（御覽無駐字．）隊前布列．待五（武編作諸．）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每入（御覽無二字．）山谷林木蒙密之處．並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卻抽左虞候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次之．（二字武編無．御覽三百零一．〇）

諸賊徒恃險固阻．（御覽同．謝本作固山．）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爲豎（武編作堅．）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駐（御覽無駐字．）隊兩邊相翊布（御覽作右．）列．既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黃旗向賊進．聞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騎槍大叫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而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卻立不張．及聞金鉦聲乃止．陣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幡．簇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總要．未排立．一聽角聲．即發．韜疑隊．如何故．若更聽遠聲角聲．依軍次還營．）

諸方陣既成．逢賊鬭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行（御覽無行字．）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有（御覽有作即．）斷絕．須面別各定總管都押勾當．勿（御覽作勾．）令斷絕．（御覽三百零一〇營陣．）

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武編作齊．）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

立第四行戰鋒十八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兼橫列鼎足.分布爲隊.隊副一人.於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傔人及（王本作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右肩行立依次.（不入下.據要爲加陣字.）

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用戰隊亦排後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十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准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鬭.（據要作凡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下馬當之.（下字.據要補.）隊別量（三字據要改作仍於隊內.）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鬭時.捉馬人有前卻.及應捉撩亂失次第.致失鞍馬者斬.若其賊退步遠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趁.審知賊退.撩亂驚怖.可（武編同.）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鬭之時.雖然下馬.賊從（武編作從.）敗退以後.即任騎馬檢校.騰逐.（武經總要教戰下.括此一節爲數則.）

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爲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給牌.將陌刀棒一具.各於本軍戰隊前雁行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十步內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有（一本作其.）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行旗發用.

諸隊頭共賊相殺.（總要作與賊鬭追賊.）左右傔旗急須前進相救.其左右傔如（武編無.）被賊纏繞.（總要作追賊.）以次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及（各本作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叁前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比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帥一人知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聲.

諸見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通典一百五十七〇分布陣.）

諸兵馬被賊圍遶.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即逐背揮戈.因此必敗.其兵共賊相持.事須抽拔者.即須隔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令持戈槍刀棒并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即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即放箭.有（王本作當.武編同.謝本誤.）獎.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隊.張施弓弩等待賊.既張施訖.准前抽前隊.隔次立陣.即免被賊奔趁.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被（武編同.）賊相逼.即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節度者.斬全隊.（通典一百五十六〇抽軍〇武經總要.抽隊本之大要.以爲隔一隊抽一隊爲生.）

諸兵馬發引.或逆（御覽作逆.）泥溺.（武編作澤.）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諸（御覽無諸字.）軍.取先虞候子右虞候.（四字.宋本無.）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濘.（宋本文作澤.）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道.（以上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零六〇防拒.）

諸戰鋭（御覽作鋒.）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遙叫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通典一百五十四〇追奔.御覽三百十四〇追奔.）

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晝日遊弈候視.至暮速即（殿本無.）作（御覽作分.）食喫訖.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煙火.夜深（御覽作間.）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宿止.（武編作止宿.）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烽燧（御覽無.）皆（御覽作家.）舉烽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武編同.）騎以下.即放一炬火.（御覽作火炬.）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一（御覽脫.）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准（御覽作準.）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即（御覽五千騎下作以下即同.）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鋒（今本作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潛密.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賊（御覽無.）路既置燧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煙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煙火起.大總管當須（御覽作須當.）嚴備.收拾畜（殿本作畜.）生.（御覽作生畜.）遣人遠探.（御覽探作拓.）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御覽令作火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三十五.）

烽臺於高山四顧（二字李筌無.）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各本作迥.御覽作道.）平地置.（李筌許洞皆有之字.）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許洞下有十字.誤.）五爲羣.臺五丈.下闊二（李筌作三.）丈.上闊（四字御覽無.）一丈.形圓.（以下御覽所無.）上建圓屋覆之.屋逕（許洞作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爲（李筌有之字.）上覆.下（李筌無下字.）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李筌無此句.許洞有.）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李筌有籠字.）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李筌無近字.）上下用屈膝梯.（李筌作梯.）上收下乘.（李筌作垂.）屋四壁開覷賊孔.（李筌作開四孔門.）及安視（李筌作覗.）火筒.置旗一（許洞作二.）口.鼓一面.弩兩張.拋石壘木.停水甕.乾糧.麻縕.火鑽.火箭.蒿艾.狼糞（李筌有糞字.）牛糞.每晨及（李筌無二字.）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因（李筌無.）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各本作則.）烽子爲賊所捉.（李筌捉誤.）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各本作如.許洞作和.）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李筌作卒.）知文書符牒轉牒.（許洞作傳.）（遊李筌改此作烽燧遊弈〇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五.）

馬鋪.每鋪相去三（李筌作四.）十里.（李筌增如歸近道四字.）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疋.與遊弈計會.有事警（許洞作驚.）急.煙塵入境.即奔馳報探.（李筌作則奔馳相報.）

士河.於山口賊路橫斷（李筌作截.）道.（李筌有之橫二字.）闊二丈.深二尺.（又作丈.李筌許洞作尺.）以細沙散（李筌無散字.）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李筌作狐兔入境.）即知足跡多少.（李筌改此爲馬鋪土河篇.殊不倫.）

遊弈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前與烽鋪（李筌有子馬二字.）土河.計會交牌.（王本作陣.）日夕邏（殿本反.）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遊弈人知.其副使子將並從軍行.（許洞從作、謝本誤久、用在中三字.許）人取善騎射者.兼（以下御覽三百三十.斥候門有之.）令人枕空胡祿（李筌作簶.）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李筌有有字.）響（李筌有應字.）見

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一○按地聽已見後存疑篇・此因游奕而及之者・故曰筐・李荃改此爲游奕地聽篇・又以地聽二字冠首・由不知本書文法也・○存疑・）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撾鼓一（通典無一字・）千搥，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通典下有之字・○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覽三百三十八○鼓角・）

衛公兵法輯本卷之下

攻守戰具

攻城戰具。（四字御覽無・）作四輪車，上以繩（李荃多上字・）爲脊，生（李荃改作犀字・）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土回切・）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李荃改作木石所不能及・）謂之轒轀車。（李荃改作首句・○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糧多而人少・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圍而勿攻・○通典卷一百六十○御覽三百三十七引作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今參合錄之・）

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謂以推輪爲腳・即可推移・）上立雙牙，牙有檢，（李荃作栝・）梯節長丈二尺，（[illegible]）又有四桄，（御覽注・音光・許洞同・又作枕・）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互（[illegible]）相檢，（御覽作栝・）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李荃作其・）上城梯。（李荃無・）首冠雙（李荃無雙字・）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李荃改作首句・）

以（御覽無・）大木爲牀，下安四獨（李荃無獨字・）輪，上（御覽上有牀字・）建雙陛，（李荃作陛・）陛（以牛車陛・）間橫檢，（御覽有桔字・李荃許洞無・）中立獨竿，（武備志有云・竿首施木上置炮梢・）竿首如桔槔狀，其（李荃有高字・）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首（御覽首上有竿字・李荃同・）以窠（王本作窩・）盛石，大小（李荃作小大・）多少隨竿（御覽無・）力所制，人挽其端而（御覽無・李荃同・）投之，其車（御覽無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逐便（御覽無逐便・李荃同・）而用，其旋風四腳亦可（御覽無可・）隨事而用，（御覽李荃下有之字・）謂之拋（[illegible]）車。（李荃改炮車作句首・）

作軸（軸、車軸也・又云轉・）轉（御覽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御覽弓字・本有・）以鐵鉤繩連，（御覽下有車字・）車行軸轉，引弩弓持滿弦，（御覽持作李荃・下有其字・）牙上弩爲七衛，（御覽作衛・許洞同・可見是張衛公兵法・李荃注云・）中衛（又作大・許洞作箭一・）大箭一，鏃刃（李荃無・）長七寸，廣（李荃改作闊・）五寸，箭簳（御覽作笴・李荃作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御覽作牒・）爲羽，左右各三箭，次（李荃作差・）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李荃改作隤・無下句・）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李荃改作首句・○今人謂之劉車・）（[illegible]）

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比轒轀車多二輪・）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李荃無內字・）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李荃上有其字・）直抵城下，木石鐵（李荃作金・許洞作鐵・）火所不能敗，（李荃作及・）則用攻其城，謂之小（御覽作尖・李荃同・）頭木驢。

於城外起（李荃作堆・）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此二句李荃止・）今謂（御覽無謂字・）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上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許洞上有地道二字・）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柱往建柱，積薪於其（御覽無其・）柱間（御覽作閒是・）而燒之，柱折城摧。（御覽下多謂之地道四字・）

以八輪車（李荃無車字・）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李荃作鹿盧・）以繩挽板屋，止（御覽上字・李荃同・許洞作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御覽作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李荃改二語易其次・）有十二孔，四面別（李荃作列・許洞作）布，車可進退，圜（李荃作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李荃無亦）字謂之巢車，如鳥（李荃作狀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

以板（御覽作版・）爲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李荃無閒字・）使趫捷者（御覽注・太白陰經曰・使趫捷者之・足見其參李荃書也・）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二字李荃首句・○通典一百六十○御覽三百三十七・）

以小瓢盛油冠（許洞作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李荃無木字・）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內簳中，（李荃作以火箭・）射油散處，火立然，（李荃然改作焚・）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二字李荃首句・○杜牧孫子注引火箭火杏條作兵法・）

磨杏子（李荃作核・）中空，以艾（李荃作內火・）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李荃有之字・）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李荃首句改作雀杏字・○通典一百六十○御覽三百二十一○攻城戰具・）

軍行沙磧鹹鹵之中，（之中下李荃作有水・磧極・）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李荃改作野鳥野羊之聚有水・非是・）烏（御覽作鳥・）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蘆菼（御覽敢反・）菰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通典一百五十七以在孔要地下・未注明兵法○御覽三百二十六・）

隔山取水，以大竹筩去節，（二字總要多・）雌雄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筩，入水五尺，即於筩尾取松樺乾草，當筩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

蹤越山阻，以繩繫竿頭，引挂高處，礙固（總要多一能字・）勝人，使即令上，又增繩，次引人，又加大繩，復更返上，則束馬懸車，可以立（他本作力・）辦。（識水次隔山取水越山險○通典一百五十七軍行取水・）

附武編煙泉法（武編云・入山遠道及砂磧之處乏水者・掘一穴・容一二石許・・用濕氈覆穴・穴中燒之・火藥而閉・留一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煙出處・不論遠近掘之・得泉脈也・・如石山中・即近石掘之・如土山・即草木潤之・砂磧探虛而之・此皆救急・但煙出多水・惟深更妙・一食頃卻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

城之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疏地下，灌溉可汎，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王本作守法。）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凡築城，（李筌作古今城之法者。）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李筌作以下闊加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李筌作乘之。）得一丈八（李筌作七。）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李筌作丈。）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李筌作工。）日築土二尺，（李筌作丈。）計功約四十七，（李筌作六，許洞作七。）一步五尺（李筌無二字。）之城，計（李筌無二字。）役二百三十五（李筌作七十八。）人，一百步（李筌作餘五丈。）計功二萬三（李筌作七。）千五（李筌作八。）百（李筌作二十，許洞異。）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篋，（王本他作簣。）並計之夫功之內。（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老弱爲一軍。三軍無令相過。壯男過壯女，則志散而力不專。遇老弱，則老使壯者悲，弱使強者憐。悲憐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此注本商子語。李筌取入太白陰經築城篇中。通典宋本附之李氏兵法者。）

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及（王本作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茭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粮糒、魚鹽、布帛、醫藥、功（許洞作工。）巧之（他本作伐。）具，鍛冶、秸稾、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氈、荊棘、筐籠、釜鑊、盆甕、壘石、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鐮、長梯、短梯、大鉤、連鎖、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爲稕，（稕，束之。）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抛（砲同。）石大小隨事，礨木長五尺，徑一尺，厚小至六七寸。

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通典注：謂之羊馬城。）

城門懸板木爲重門。

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李筌改作捨門。以泥塗門扇，厚五寸，以備火。○此條御覽在築扇下，小異。又見下文。）

城門先造迎拒，馬鎗壯銳，以鏁連之。

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二十口、竈十所。

卻敵（御覽作樓櫓。）上建堠（御覽作候。）樓，以版（御覽作板。）跳出爲櫓，（御覽引止此。）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

城（李筌無城字。）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李筌作則。）積數大半之，（李筌作三丈。）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李筌作工。）日出土（李筌有土字。）三丈，計（李筌作一尺。）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李筌誤作三千。）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千人，以此爲率。則百里可知。（李筌改此爲築羊馬城篇。）

弩（李筌無。）臺（御覽作上狹下闊如城制，面闊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臺上架屋，制如敵棚，三面垂以濯氈，以遮飛鏃板。）高下與城等，去城（許洞作地。）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謝本誤下。）建女牆，臺內通闇（許洞作暗。）道，安屈膝（李筌作膝，許洞同。）梯，人上便卷收。（李筌作之。）中設氈幕，置弩手（李筌作卒。）五人，（總要作十人。）備乾糧水火。（管敵近城壘，則攢弩射其首帥。李筌注。○案此即令炮弩所由來，似宜參以闞樓，如雉堞，左右夾）

（壘。若今之外羊馬城，則必以布袋盛土塞之。）

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宋本作五。）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搘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救。

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武編：夜則加火於表上。候同隊。翻架表出茲操。）

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擂（李筌作木檑。許洞作）極（殿本擂。）板，舉蒼旗；須灰炭稕（許洞作椽。）鐵，舉赤旗；須拙（許洞作鐺。）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殿本許洞同。）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𥿻，（許洞作蕠。）鍬钁斧鑿，舉雙兔旗。（宋本。）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許洞作婦。）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爲八隊，使識文者點檢當旗，備擬物爲分（他本作入。）部。城內（以上並見通典。御覽作突門於城中，從此起。李筌亦同。）對敵營自鑿城內爲闇（李筌作暗。）門，多少臨事（李筌作時。）令厚（李筌同。）五六寸，勿穿，或於（李筌無。）中夜，或（御覽有或字。李筌無。）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李筌作銳卒。）從突門躍（殿本躍，王本同。）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城門先自鑿扇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通典一百五十二。）

鑿門，爲敵所逼門，先自鑿門扇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以上李筌同。）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此上惟首句與通典小異。）塗棧。（棧又作門。）以泥塗門。（上一作扇。）木棧厚可五寸，以備火。（御覽三百三十七引陰經，許洞略同。○此從通典出，仍兩存之。）

轉關橋一，梁（梁作樑。李筌同。御覽下多爲橋梁。（李筌無梁。））端着橫檢拔，（檢拔，御覽作括。）拔（李筌同。）去其檢，（御覽無檢。李筌無其檢。）橋轉關，（關，御覽無。）人馬不得過度。（過度，御覽作過渡，李筌同。）皆傾水中。（御覽無中字。李筌同。下多秦用此橋殺燕丹之句。李筌皆無。）

笓籬（音籬。御覽無。）籬戟格，（戟，謝本作戟，疑誤。）於女牆上跳出椽（李筌無。）出，（御覽作去，李筌同。）牆三尺，著（御覽作內。）橫檢，（御覽作括，李筌同。）椽安鐏，（前端安鐏。李筌注。）以荊柳編爲（李筌無爲字。）之，長一（許洞作二。）丈，闊五尺，懸安（御覽無。）椽（李筌作椽子。）端（御覽無。）用遮（李筌作以蔽。）矢石。（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七。）

布幔（御覽有以字。）複布爲之，（之，御覽作幔。）以弱竿縣（御覽作懸。李筌作橫。）掛於女牆外（御覽多外字，去牆外七五字。許洞亦同。李筌無。）八尺，（御覽有以字。李筌無。）折拋（一作砲。）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此句李筌無，略同御覽。）

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御覽作弩。）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御覽有以字。）絞車張之，大矢自副，（御覽無此二字。）一發聲如雷吼，（李筌有以字。）敗隊之（李筌無之字。）卒。

燕尾炬，縛葦草爲之，（御覽作炬。）尾（殿本無，李筌同。）分爲兩（李筌作二。）歧，如燕尾狀，（李筌無二字。）以油蠟（許洞作蠟。）灌之，加火從城（李筌有上字。）墜下，使人（御覽作便，李筌改作黔。）騎木驢而燒之。（此言以制木驢攻城，更以鐵鎖施之。○如草潰成灰，須臾。）

松明。（李筌作炬。御覽有以木明。李筌作松木燒之夜六字。）以鐵鏁。（又作鎖。）縋下。巡城點（李筌同。）照。恐（御覽無恐字。）敵人夜中（御覽無夜中字。李筌作來暗上城。）乘城而上。（以下御覽無。）夜中城外每三十步。縣大鐙於城半腹。置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

脂（李筌作暗。）油（御覽有燭。）炬。（御覽多燃炬束燭四字。李筌同。）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李筌無得字。）絕。明用（李筌上有以字。）備非常。

行鑪。融（李筌上有鎔字。）鐵汁爐。（殿本無。許洞作爐字。）舁行。（御覽多於城上三字。李筌同。）以灑敵人游火。（御覽作火以。絡無人及以字。李）鐵筬盛火加脂蠟。（照。御覽作）鑠（鏁。御覽作）縣（李筌上有縣字。）縋（李筌有縋城二字。）下。燒（李筌下有孔字。）穴中。（李筌作孔。御覽作孔。）城入。

灰（李筌上有石字。）麩（李筌無麩字。）糠粃。因風於城上擲（李筌作揚。）之。以眯敵（御覽多人字。李筌同。）目。因以鐵汁灑之。

連挺（御覽作棒。）如打禾連枷狀。用（二字李筌無。）打女牆外（李筌無外字。）上城敵人。

叉（一本作釵。）竿如槍刃。為（李筌作有。）兩歧。又用飛梯及（李筌作上及。）人。

鉤竿如（李筌作有。）槍。（御覽有刃字。）兩旁（李筌作邊字。）有曲刃。（刃作鉤、李筌）可以鉤（作鉤、李筌作勾。）物。（御覽作搭。）

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李筌作出字。）火車中。囊敗火滅。（御覽作滅。）

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逆。（李筌作攻反。）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李筌無安字。）井中。加（御覽無加字。）火薰之。敵人自焦灼。（李筌下有焦字。）

地聽。於城內八方（許洞作四隅。）穿（御覽作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許洞作瓮。）用薄皮裘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許洞作上字。）託甖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為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熏燎之。敵立死。

地聽。於城內八方穿鑿（李筌無鑿字。）井。各深二丈。令（李筌有人字。）頭覆戴新甕。（又作瓮。）於井中坐聽。則城外（李筌有五字。）百步之內。有（李筌有聞字。）孔城地（李筌無地字。）道者。並聲（李筌無聲字。）聞（李筌有于字。）甕中。而辯知方所近遠矣。（兵法。設甕聽。以聲聞日人司之。）

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拋（亦同。）二。機關大拋一。雲梯槍拋等其（許洞無其字。）間。先從城身。用木出跳（許洞作跳出。）為重女牆。高於上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摸石下之處。出跳空中。縣生皮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貯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奸（許洞作姦。）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入部官人。領老小丁（許洞作婦。）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殿本有走字。）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許洞有手字。）拋石打車。拋既眾。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

凡攻城之兵。甃捍矢石。頭戴鉾（許洞作盔。）帽。仰視不便。施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師（本他作帥。）逼迫。人眾煩鬧。我作轉關女牆。勝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鐵鉤。向當聚鬧之處。擲下搭人。

敵若兵眾氣盛。將卒有疑。即迴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武編作日、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

書檄必誘我人。遂其馳逐。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遂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麻竹長一丈。錢（音擬。）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四石。將筒納放袋內。急縛如濺筒。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壓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筒。（許洞作截。）漆之而用。並小濺筒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漆用。（御覽作城守有防火攻法並備。）

敵若推輪車。我作麻鐵鏁。並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輪頭適到。速以鏁串輪（許洞作拉。）頭。於其傍使處。分令壯士齊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

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敵之。其法以熟鐵鑄。徑尺。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敵訖。以轆轤拘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升泥。敵著即飛。速放火炬灌油燒火。（即前燕尾炬法。）

凡敵攻城。多背旺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謝本作使。）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牆踊身。待其身出。十鉤齊搭。擧入城中。斧刀助之。

城若卑地下。敵人激水灌城。速築牆（武編有壁字。）擁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今本作圍。許洞作堤。）周匝。（許洞作匝。武編同。）視水高中而（許洞作下狹。武編同。）闊。別築（武編上有別字。）牆。（武編上有闊字。）牆（許洞無牆字。武編同。）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後於牆內取土。面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許洞作鈸。）每船載三十人。自（武編有開字。）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武編有以精兵三字。）急出兵助之。（武編又云。所選之士。須練習水戰。度力不足。則卻船以避。）

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穽。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奔走。自入穽中。（此防入城。）

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卽開門驍勇齊擊。乘馳（謝本作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為。

敵攻日久。眾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眾。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眾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擬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閒驍雄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門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齊發機關。自然先斃。

鐵菱。（御覽有杖字。）狀如鐵（李筌無鐵字。）蒺藜。（御覽作蔾。）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李筌無人馬二字。）

陷馬坑。（御覽多坑字。）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李筌作埋槍竹籤坑中。）其坑似（李筌無似字。）亞（李筌作十字。）字相連。（御覽上五字作十字相交。）狀如鉤。（李筌作勾字。）覆以草及細塵覆其上。（御覽依李作覆以芻草灌之。加之土種草實。令生苗蔽其上。）軍（李筌無軍字。）城營壘（李筌無壘字。）要路皆（李筌無皆字。）設之。（御覽作坑如亞字相連。以草及細塵覆其上。又引衛公兵法曰。坑如亞）

拒（李筌有拒字・）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事字李筌作用・許洞作時・）十字鑿孔。縱橫安檢。（御覽作插・又武經云・一作檢・明是引通典衛公兵法・校李筌本也・）長一丈。（李筌無此三字・）銳其端。可以塞城中（御覽李筌皆無中字・）門巷（御覽李筌皆無巷字・）要路。（御覽此下有巷字・李筌無・）人馬不得奔馳。（李筌移於前二字・）

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勢、李筌、許洞同作壁・）多石少土。不任板築。（築、李筌作築・）乃（李筌作其・）建立（李筌無立字・）木為之。（為之二字・要、李筌皆作柵・御覽作柵・）方圓高下隨事。（事、李筌作時・許洞）深（李筌多一淺字・）埋木根。（許洞作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李筌作為・有加字・）短（御覽有木字・）為閣（御覽作閤・）道。外柱木（御覽柱木作柱一・李筌作柱外・）重（李筌作居・）之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下據要接・）（柵外闊塹一重・深一丈云云・）柵內七尺又立附道。（上七字李筌無・）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要本作欄字・）杆。（李筌無杆字・御覽作竿・下有杆字・許洞同・）於柵上懸（御覽作懸・）門。壅（御覽作擁・）牆（四字李筌無・）壕（御覽作壕・）塹拒（又作柜・）馬（御覽有防字・）守。一如（李筌有守字・）城壘法。（守拒法○通典一百五十二・）

水槽、（李筌作水平具・以此為決水灌城之具・未必然也・凡決水灌城・本非上策・易失民心・用之者・恆不良於死・）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許洞作二・）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李筌作寸・）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李筌脫三字・）池各置浮木。木（王本無下木字・）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武編作闕・）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李筌作以・）為高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武編作勾・）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通典一百六十水平及戰○御覽三百二十一・）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許洞武編同・）闊三尺。柄長一丈。（王本作尺・）令大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五字李筌無・）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謝本誤缺・）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王本作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則山岡溝澗水源下高深淺。以分寸而（李筌作尺・）度。

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許洞作載・）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絚索沈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李筌無・）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李筌作旗・）開弩窗矛穴。（李筌作穿・）置拋（砲也・）車壘（礧同・）石（李筌作木・）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案此一條・李筌收作水戰具篇之序・）

蒙衝、（釋名作艨衝・以衝突敵船云・）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王本有一字・）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李筌作及・）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李筌改作迅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闘（李筌作鬪・）艦（釋名・上下重板曰檻・四方施板・以禦矢石・）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許洞作欄・）與女牆齊。棚上又建（李筌多一棚為二字・）女牆。重列戰敵。（李筌作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李筌改卒・）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鶻。（王本作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

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遊艇。（釋名・二百斛以下曰艇・李筌加以備探候四字・）無女牆。舷上置槳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御覽牀八尺・）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四字李筌無・）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以上御覽三百三十四・）

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以木罌渡。用（御覽作以・引從此起・）木縛罌。（謝本作縛・御覽作罌・）受二石。力勝一人。罌間闊五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而（謝本作勿・）方。前置拔頭。後置稍。（御覽作梢・）左右置棹。又用槍桄。（謝本作鎗・）以槍十根為一束。一束（王本御覽則作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桄。（謝本作束・）皆去鑽刃。（御覽作刃・謝本因誤加刃字・）以束為魚鱗次。橫檢（李筌作栝・）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以此為率。用少用濟。（以上御覽引作太白陰經濟水具篇・無以此為率八字・其詳減通典之迹具見・）又用蒲棑。以蒲九尺圍頭顛倒成。（王本御覽缺・謝本作捲・）束十道。縛以束槍為棑。計長短多少。無蒲亦用葦棑。量大小以濟人。又用挾絙。以善游（御覽作水・）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武編作柱・）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二字李筌無・）可為數十道。

舊唐書李靖傳考證

汪宗沂取附衛公兵法後

李靖、本名藥師。

衛公碑、新唐書、冊府元龜均作字藥師。蓋後以為字。又按名人年譜。衛公生於周武帝太和六年辛卯。

雍州三原人也。

雍京兆。今西安府。碑云。隴西成紀人。林侗謂公嘗為令三原。或因而家焉。

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

通鑑少字下多負志氣三字。

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

冊府作嘗曰。大丈夫若遇明君。撥亂有期。當建功名。寧作章句儒耶。按太平廣記、引國史記、及劉餗隋唐嘉話云。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而陳游亦雅云。李衛公少年。憤隋亂。上書西嶽。文甚激昂。後為桂州行軍總管。刻於句漏。其真跡用黃絹書。上半元時燬於火。後半餘四十字。筆法遒勁。其波拂處。如快劍斫馬。今入孫女思韓娘家。予跋其後。

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

通鑑作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

新唐書作仕隋爲殿內直長。碑云：爲隋汲縣令，歷三原、安陽，考績連最。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洪容齋隨筆：謂靖上急變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已死十餘年矣。杜光庭虬髯客傳大抵皆妄云。王銍仲豈題安吉金鐘山李王廟詩，并書夫人髮碑，辨小說虬髯客傳之誣云：公爲韓擒虎外甥，初見楊素，即有拊牀推坐之目，是必無私其侍姬爲申公巫臣之爲者，小說欲以英雄推夫人，故重誣衛公矣。詩以辨之。我讀虬髯傳不然，夫人故家象郡連。衛公謀且如平日，越國房幃況晚年。侍史忍辭袁蠡去，舍人深負謗言賢。唐書兩種難憑信，況是唐初九百篇。（按唐人行卷，多作小說以見才識，如今人傳奇院本，大抵多空中結撰，虬髯客傳，亦其一也。）

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舍之。太宗尋召入幕府。

劉餗隋唐嘉話、王讜唐語林均云：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除之。後高祖入京城，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成因見靖，引與語，固請於高祖而免之。按此說未甚確。高祖入長安時，衛文升已前死，所戮者陰世師、滑儀等耳，衛公亦未嘗俱收也。

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册府作在武德二年者誤。新書討作平。按竇建德救洛陽，惟郭孝恪、及記室薛收，決策據成皋以待敵，卒勝之。而衛公不言者，蓋新附孤立，不欲以材智先人，假他人主其議耳，觀薛收之策，識時審勢，非文士所及，當出公授意。

時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爲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克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敕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

通鑑作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不得進。唐主陰敕峽州刺史安陸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得免。

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

案峽州、今宜昌府。趙郡王、通鑑作趙郡公，要破其營，册府改營作城，非是。

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

通鑑云：峽州兵伐梁，拔荊門鎮；黔州兵伐梁，又拔其五州四鎮。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朝又云：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宏擢，實以爲質。又唐書孝恭傳云：孝恭獻平銑之策，兩事互見，知衛公實因孝恭得上所獻策也。册府作三年，詔以孝恭爲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教水戰。使靖爲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通鑑作九月詔發巴蜀，以趙郡王孝恭爲荊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新書作九月拔荊門、宜都，乃四年九月靖進兵時事。

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

通鑑作時峽江方漲。

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

通鑑作蕭銑鄂州刺史以魯山來降，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

鄂州、今武昌府。魯山在其西江北岸。荊門鎮、在荊門山下。宜都、今宜昌府，即夷陵也。

按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語出太公兵法，今六韜中亦有之。王頍勸楊諒、長驅深入亦引之。新書改爲震霆不及掩聰，非衛公引書本旨也。

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戰。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

通典作孝恭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語更詳。册府作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旦不戰，敵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擄力弱，擊之必捷。語尤明暢。通鑑作孝恭先擊破文士宏兵數萬於清江，追奔至百里洲，又敗之，進入北江，降銑江州總管。而以屯兵南岸，救敗取勝，爲銑悉見兵出拒戰之時，與情事不合。蓋文士宏所

屯者。精兵不易破。而屢敗之後。烏合之衆。何堪拒戰哉。又通典作委舟收掠軍資。御覽作賊委舟大掠。史傳脫委字。清江、在長陽縣。即夷水也。

孝恭遣靖率精兵五千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宏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通典、册府、御覽、作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又乘勝進入其外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艦。散江中。諸將皆謂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資賊耶。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使蔽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銑衆莫不震懾。遂圍城數重。銑內外阻絕。城中疑貳。由是懼而出降。

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荊郢。宜宏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鎭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寧眞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

通典梟狀既重上。無死者二字。碑作平江陵。授公嶺南安撫大使。通鑑作諸將欲大掠。以岑文本言於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戰鬬死者云云。靖曰。彼爲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

十六年。（册府作六年。十字衍。）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鎭州、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

公祏本傳作屯博望山。（即太平府之東梁山。）通典作柵斷江口。夾江築城。

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靑林山。

册府作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著勢殊銳。以抗大軍。通鑑亦作三萬。靑林山、即當塗之靑山。

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據石頭。

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欲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先遣偽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引援。公祏擁兵數萬。棄城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爲獲。江南悉平。

册府作公祏不敢復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通鑑作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又云。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率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惠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又云。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轉戰百餘里。博山靑林兩戍皆潰。惠亮、正通、等遁歸。胡三省謂李公此議。與長孫無忌安市之議略同。而李靖決勝。太宗無功。及安市班師。靖咎其不能用道宗之策。此用兵所以難也。案高麗一役。誤於李勣不從先攻建安之策。無忌不從先攻烏骨之策也。烏骨無備。丹陽有備。事勢本不同。不可以無忌與公並論。

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彫弊。靖鎭撫之。吳楚以安。

時以孝恭爲行臺右僕射。

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

御覽。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通鑑作張瑾與突厥戰於大谷。全軍覆沒。行軍長史中書侍郎溫彥博被執。

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并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

隋唐嘉話、及唐語林云。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衝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通鑑。八月丙子。突厥寇并州。京師戒嚴。渭橋一役。太宗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豳州以待之。

三年，轉兵部尚書。

劉餗隋唐嘉話，太宗將誅蕭墻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又云，太宗嘗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

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

通鑑，上以代州都督張公謹、陳突厥可取之狀有六，因謂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大（唐書宰相世系表作相）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

册府作頡利雖請入朝，納持兩端，待草青馬肥，將踰沙漠。通鑑以授大總管在三年，又紀此事於遣唐儉後。

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册府作戶部尚書）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通典御覽皆作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通鑑作若）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通鑑作往）襲之。（通鑑作不戰可擒矣）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

按册府張公謹傳，陳突厥有可取之狀，代州都督爲靖副將，而臨事乃遲疑如此。又册府引舊唐書李勣傳，以爲斯計出自勣，并謂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謀，乃韓信滅田横之策，於是定計云云。似非事實。通鑑謂靖引兵與李勣會白道，惜事亦未合。謂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方合。蓋勣方出雲中，大破突厥於白道，軍扼磧口，虜五萬餘口，是其功也。不得分衛公決策之功。由勣當國久，史多附會，致失實耳。

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偪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通鑑作任城王道宗引兵邀之，）西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以獻。

通典作靖前鋒乘霧而行，將逼其牙帳七里，蘇定方傳作正道府折衝蘇定方率二百騎，去賊一里許，

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李勣傳云，勣屯軍磧口，頡利餘衆不得度磧。

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通典作降）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勳。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

新書譖者爲蕭瑀，通鑑同。此作彥博，宋孔平仲續世說亦作溫彥博。彥博於是年二月己爲中書令，三月方擒頡利，似蕭瑀爲近。唐宰相世系表，御史大夫蕭瑀，七月癸酉，罷爲太子少傅。八月甲寅，以李靖爲尚書右僕射，則讒公者爲蕭瑀無疑。且彥博曾爲敵執，何顏進讒。或瑀之譖出於彥博授意，則未可知。觀議區處突厥降衆一事，太宗獨從彥博之策，其時正蒙主眷，則嫉公功者，或彥博主持也。案孫甫唐史論斷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閒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得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故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旦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奪其欲，下足思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果有無耳。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猶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詆毁，不然，君臣之閒，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是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黜陟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

宰相世系表作八年十月丙寅，詔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又八年十一月辛未，李靖罷爲特進。案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不在人，必將反矣。見隋唐嘉話。

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

孫甫唐史論斷曰，天子善任人，而所主威柄，則大臣不驕。不驕則中外均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小當世勛臣者，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太宗大悅，即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在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通典作五）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谷渾之衆遂殺其可汗（新書名伏允）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通鑑作任城王李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大河以南正路，爲今松潘廳。此道不可進，故改從庫山。又云，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窮其西境。薛萬均兄弟大破天柱王於西海，先敗後勝，何力助之。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選驍騎千餘，襲伏允牙帳於突倫川。通典、江夏王道宗固請追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倍道徑往，去大軍十日，追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遣千騎踰山襲其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李大亮傳作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侯君集傳亦云，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通鑑作侯君集謀策進攻，李靖從之，因分道。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地二千餘里，大破伏允於烏海。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靖軍合。

初，利州刺史（通鑑作岷州都督。）高甑生爲鹽澤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甑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案其事，甑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

通鑑，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案之。甑生誣靖謀反，案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爲此不敢赦耳。洪容齋隨筆謂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假謂衛公自請行，不知其出於太宗之意。事未核而論不實矣。又案九年十一月，特進蕭瑀參豫朝政。十年，罷爲岐州刺史，則甑生之譖，仍迎合蕭瑀意也。胡三省曰，以李靖事太宗，然猶如此，豈非功名之際難居哉。

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

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

隋唐嘉話，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於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

隋唐嘉話，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輿病行矣。至相州，疾篤不能進。上至駐驆山，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太宗望見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怱遽，不憶也。可見衛公無意居伐遼之功。容齋隨筆偏據唐書，不加參考，竟以爲將帥貪功，大抵宋人多不甚服衛公，此國勢兵勢所以日弱也。又案道宗策甚善而不應者，全軍深入，力支大敵，惟恐不足，不敢分兵也。且令偏師直進，地利不熟，恐冒險耳。孔明不從魏延子午谷策也亦然。凡行軍不預知地阨形勢，又不獲取資向導，故臨時無以決進止耳。太宗決三策以破高麗之衆，其不用道宗策，正由欲自專一戰之功，不肯分兵以自弱。至既勝之後，不攻建安，不攻烏骨，頓兵安市堅城之下，又有李勣克城之日男女皆斬之請，所以卒不能成功而退也。

二十三年，薨於家，年七十九。冊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

冊府，靖有疾，太宗親幸第，流涕謂曰，公是朕平生舊交，又於國有大功，忽聞疾病，深以爲憂。賜絹一千匹。又李嶠符記曰，公疾，文帝親臨數四。其一札云，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起居狀。權文公德輿視此詔涕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之勢烈，固有以感之也。又案賜陪葬詔作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又稱贈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公，明趙崡游九嵕記云，李衛公碑已殘破，與諸碑同，而上半特完好，冢中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士人謂之上三冢。林侗昭陵石蹟考云，墓在陵東南第八列第三區劉洞村東，碑爲王知敬書，今存千三百字。

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客師孫令問，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即位，以協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

中書左散騎常侍知尙食事、令問雖特承恩顧、未嘗干與時政、深爲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鷹犬、射獵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爲強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眄自恃、閒適郊野、從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㚟奏回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別駕、尋卒、太和中、令問孫彥芳鳳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衞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尙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雜物以酬之、

韋端符李衞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承彥芳者、衞公之胄、藏文帝手札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倚公、吾不從中制也、林侗昭陵石蹟考云、公廟在三原西關、有唐李衞公故里石碑、子孫尙有百餘戶、居縣西五里之橋頭村、歲業農、其地屬涇陽、今廣西籐縣有公廟、士人崇祀、若漢伏波、潞安府亦有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撰人不詳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案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却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爲奇奇兵變爲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案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拘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韓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爾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

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案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帥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案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案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案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案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焉

太宗幸靈州迴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尒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蕃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蕃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拜舞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案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案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部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尒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因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逆順遠至于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爲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虜卒出焉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略言其槩爾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案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前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合然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稱善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案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案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凡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案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預慮哉臣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惡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案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校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日時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陛下聖訓臣即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弈棋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

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鬬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

太宗曰李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與於致齋推轂邪蓋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靖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

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朕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所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常分爲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李衛公問對卷下

李衛公對問　志略

趙希弁

右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元豐中。并六韜。孫。吳。三略。尉繚子。司馬兵法。頒爲一書。頒之武學。名曰七書。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略見于通典。今對問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

陳振孫曰。亦假託也。文辭淺陋尤甚。今武舉以七書試士。謂之武經。其間孫吳司馬法。或是古書。三略尉繚子。亦有可疑。六韜問對。僞妄明白。而立之學官。頒師弟子。伏而誦之。未有言其非者。何也。何薳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爲武學博士。受詔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爲疑。白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後爲徐州教授。與陳師道爲代。師道言。聞之東坡。世所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僞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者。老蘇也。

馬端臨曰。按四朝國史兵志。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旼。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然晁陳二家。以爲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說。旣明見于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

李衛公問對三卷

唐司徒并州都督衛國景武公李靖與太宗論兵之語而後人錄以成書者也案史稱所著兵法世無完書惟通典中略見大槩此書出於宋代大旨因杜氏所有者而附益之何薳春渚紀聞謂蘇軾嘗言世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此書皆阮逸所僞撰蘇洵曾見其草本馬端臨撰四朝國史兵志謂神宗熙甯間嘗詔樞密院校正此書似非逸所假託胡應麟筆叢則又稱其詞旨淺陋猥俗最無足采阮逸亦不應鄙野至此當是唐末宋初村儒俚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而爲之諸說紛紜多不相合今考阮逸僞撰諸書一見於春渚紀聞再見於後山談叢又見於聞見後錄不應何薳陳師道邵博不相約會同構誣詞至熙甯元豐之政但務更新何嘗稽古尤未可據七書之制斷爲唐代舊文特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亦不至遂如應麟所詆耳鄭瑗井觀瑣言謂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斯言近之故今雖正其爲贗作而仍著之於錄云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

李筌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太白陰經八卷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詳惟集仙傳稱其仕至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陰經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即此書傳寫誤一字也考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於天地陰陽險阻終於雜占首尾完具又似無所闕佚殆後人傳寫有所合併故卷數不同歟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蓋兩失之筌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彊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其人終於一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靖諸人以將略表見於後世然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則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其攻城具篇則取為攻城具守城具篇築城篇鑿濠篇弩臺篇烽燧臺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則取為守拒法水攻具篇則取為水戰具濟水具篇則取為軍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戰具篇則取為火兵井泉篇則取為識水泉宴娛音樂篇則取為聲感人是佑之採用此書與李靖之書無異其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時已殘闕舛譌阮逸所傳又亂以偽本筌此經至今猶存惟篇首陰陽總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錄無書不知佚於何時今則無從校補矣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序（○臣等疑此序張刻本作之今姑存以俟考）

太古之時人不識其父蠢如嬰兒夏則居巢冬則居穴與鹿豕遊處聖人以神任四時合萬物於無形而神知之矣過此以往非神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非心不足以知勝敗之術夫心術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賢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勍敵愚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氏族故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傾命是以兵家之所秘而不可妄傳否則殃及九族臣今所著太白陰經其奇謀詭道論心術則流於殘忍以為不如此則兵不能振故藏諸名山石室閒承帝命欲備清覽敢昧死以進

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謹

秘閣楷書臣羅士良謄

御書祗候臣張永和監

入內黃門臣宋永中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品臣譚元吉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品臣趙承信監

進太白陰經表（○張刻本無此表今依鈔本補）

臣筌言太白陰經者記行師用兵之事也臣聞太白主兵為大將軍陰主殺伐故用兵而法焉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恭遠方納服罔有不庭雖武尚征伐而兵不可弭德貴柔遠而謀不可亡臣筌少年書生才非武職攻越將軍輒述兵書起天無陰陽終兵家心術凡一百篇勒成十卷（○舊抄本作六卷按六卷則止七十二篇與上百篇之語不相應唐宋藝文志並云十卷張刻本亦十卷此必以抄本不全而妄改之也今從正）號曰太白陰經人謀籌策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括囊無遺秋毫必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遠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錐刀大至城壘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三軍樞門有之雖桴鼓之吏厮養之卒亦可為萬人之將言無文飾理採玄微十載修成四方兵起識者以為將時之用臣自風塵擾亂收[illegible]逆臨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偏裨之職未展縱橫之謀挾經懷術寧負聖化職守有限不及蹈舞闕庭謹附表并經以聞臣筌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軍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臣李筌上表

夫太白陰經者有唐少室書生李筌嘗遊名山探奇術於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為兵書名曰太白陰經上宣天機以為將家之軌則也

卷一 人謀上
天無陰陽 地無險阻 人無勇怯
主有道德 國有富強 賢有遇時
將有智謀 術有陰謀 數有探心
政有誅強
卷二 人謀下
善師 貴和 廟勝 沉謀 子卒
選士 勵士 刑賞 地勢 兵形
作戰 攻守 行人 鑑才
卷三 雜儀
授鉞 部署 將軍 陣將 隊將
馬將 鑑人 相馬 誓衆軍令
關塞四夷
卷四 戰具
攻城具 守城具 水攻具 火攻具
濟水具 水戰具 器械 軍裝
卷五 預備
築城 鑿濠 弩臺
烽燧臺 馬鋪土河 遊奕地聽
報平安 嚴警鼓角 定鋪
夜號更刻 鄉導 井泉
迷途 搜山燒草 前茅後殿
擊鼓 屯田 人糧馬料
軍資 宴設音樂
卷六 陣圖
風后握奇壘圖 風后握奇外壘 太白營圖
偃月營圖 陰陽隊圖 教旗圖
草教圖 教弩圖
合而爲一陣圖 離而爲八陣圖
卷七 祭文 捷書 藥方
禡牙文 禡馬文 祭蚩尤文
祭名山大川文 祭風伯雨師文

治人藥方
治馬藥方
卷八 雜占
占日 占月 占五星 占流星
占客星 占妖星 占雲氣 分野占
風角 五音占風 鳥情占
卷九 遁甲
卷十 雜式
元女式 察情勝敗 主客向背
推神煞門戶 龜卜 山岡營壘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一

守山閣叢書子部

唐李筌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人謀上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乎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農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所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漂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東來草木甲坼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肅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傷陰陽寒暑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陰陽所變之哉昔王莽徵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備補吏及昆陽之敗會大雷風至屋瓦皆飛雨下如注當此之時豈三門不發（○案刻本作畢）五將不具耶亭亭白奸錯太歲月建誤殆至如此古有張伯松者值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皆廷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而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虜財物被掠桓譚新論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解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有何損哉太公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禳祀而得福無厚德而占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風雲小勇小力而望於天福怯不能擊而恃龜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指虛無之狀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將弗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臣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求於人人奚子曰（○案抄本脫此三字畢刻本備）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爲人事不作弗始天時爲敵國有水旱災害蟲蝗霜荒亂之天勝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爲譎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於兵有何陰陽

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兵之助猶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荒淫怠政武王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汧隴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苛酷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灞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浪右衡山刑政不修吳王終於歸命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邛僰南有瀘溪之險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時不能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因人而易無險無不險無易無不易存亡在於德戰守在於地惟聖主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之人壯崤崡之人武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勇韓魏之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言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崤關杜洪之將北於濊水則秦人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據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殭尸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虜王離殺蘇角威加海內諸侯俯伏莫敢窺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感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老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濬縛於薊門公孫戮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文淵閣本無此五字張刻本連上句云明處趙）（所稱本未必勇且銳也按舊本此下空三十餘格去原書疑缺傳寫者遂以意削改之）所以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此原作天從張刻本改）（此用淮南原道訓語）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尚譎詐聖人知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足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戰爭方起六國之君非疏道德而親權勢權勢用不得不親道德廢不得不疏其理然也唯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術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術用兵則天下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亂。（上二十三字原缺依文淵閣本補）擾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之原智者心之府。（文淵閣本智下有平字）神清智平乃能形物之情人主知萬物之情裝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人竭其理失於小人則物懼其殃故曰人不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有苗晉以賴窟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強強兵滅伯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國有富強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以富強者兼權以操柄兼數以御人謀畧者術之事而富在粟兼戰者權之事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桑農桑勸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植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用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者商旅不備也通四方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之財用資卑賈謂之農夫理絲麻以成衣服謂之女功羔羊之毛羽翳奚之丹砂荆揚之皮革角骨江衡之楩梓豫章之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枲絲苧鄴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之劍燕之角荆之幹汾胡之笴吳越之金錫此地之財也燕之涿鹿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陳之宛邱鄭之陽翟洛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鹿宋之孟諸此地之長也。（文淵閣本此下有其居其地四字）非有災害疾病而貧者非情則奢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貨。（文淵閣本貨作貴）而相兼并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事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貨財可貸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貧地誠任不患無財人誠用不畏強毀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武戰伐而服諸侯國患則智可以強國國智則力可以強人用智者可以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可以富於內而強於外。（原脫用力者可以五字據刻本有以下文致之正合）是以漢武帝南平百粵以爲園囿却羌胡以爲苑囿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騄駬騏驥實於外廄匹庶乘堅良人間服楯橘此謂智強於內而富於外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不得糴農不得糶廢逆旅禁山澤貴酒肉之價重關市之賦使農佚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廩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爲之資東向而并吞諸侯此爲力富於內而強於外也故知伯王之業非智不職非農不贍過此以往而致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勇或賢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順如投水於地先流其濕如燎火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湯得之於鼎俎之間升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賣漿周得之於垂綸之下殺紂而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矢乞食於吳闔閭向風而高其義下階迎之三日與語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至狂大夫種來觀而知其賢扣門請謁相與歸於越戶管夷吾束縛於魯齊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任之

以政虧信而輔之亡卒雖陰之莊夫漢高歸之以謀故曰明君之心如明鑑如澄泉闡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賢任能不失其時若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之視借人之聽其猶瞽者更以黼黻聽聾夫以韶濩玄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齊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廢興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賢之用非在兵強地廣人殷國富也

將有智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有栢皇氏至於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罰而人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虙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衰湯武廢道德任智謀此。（此下疑有脫誤張刻本云夏商周[illegible]存以俟攷[illegible]）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籍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許攸賈詡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劉備任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吳符堅任王猛之智而定八表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摧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辯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禽陳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取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王業也故曰將軍之事以靜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謀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重權不審不知輕重強弱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張刻本無靜字）重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戰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計謀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陰移謀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覡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繡使賤其菽粟令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熒其志。（文淵閣本此下有蕩其心三字）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竭其財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文淵閣本作闕）奢縱驕恣賢臣結舌姦臣匡助濫賞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道忠進諂。（文淵閣本逆作退）請謁公行而無聖人之政變而與官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赦罪怒則肆殺法在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蓍龜卜筮鬼神禱祠讒佞奇技此。（四字文淵閣本作[illegible]）亂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非非者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讜之路然後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為欺以欺為信以忠為叛以叛為忠忠諫者死諂佞者賞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已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驟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桀放周用此而紂殺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晉國弱韓魏用此而東周分脩生之言皆曰兵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亡是則小國之君無伯王之業萬乘之主無破亡之兆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傾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教聖人昭然獨見忻然獨樂其在茲乎

數有探心篇第九（○張刻本數作術）

經曰古者鄰國烽煙相望雞犬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起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鄰國往來用間諜縱橫之事用[illegible]括之人矣徐守仁義社稷邱墟魯尊儒墨宗廟泯滅非達奧知微不能架敵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情僞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實不真。（張刻本真作明文淵閣本作忠直不伸）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飛箝抵巇之篇以教蘇秦張儀遊說於六國而探諸侯之心於是術行焉夫用探心之術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謀略成敗渾而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伺人之情有所愛惡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陽發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無使反覆如養由之操弓逢蒙之挾矢百發無不中正猶設罝罦以羅魚兔張其會擽其腹腸其虛必衝網而掛目亦奚有孑遺哉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權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探好財之心必以廝勿以廉夫與智者言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博與博者言依於辨博師古而辨應今則博不可以應辨與貴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當則位不可以禁勢與富者言依於物富積財而物可貸則財不足以易貸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匱之而利豐贍則乏不可以賙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下而謙降下則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毅則勇不可以懾剛與愚者言。（已上二十一字原缺依文淵閣本補）依於銳愚質朴而銳聰明則朴不可以察聰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末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而不曉如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而獨來或縱而或橫如偃枯草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遵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己之所長蔽己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爪牙禽之動必先觜距螯蟲之動必以毒介蟲之動必以甲夫鳥獸蟲豸尚用所長以制物況其智者乎夫人好說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禦之好談法律者必以權術挫之必乘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無使出吾之右徐以慶弔之言娛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為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聲色喜說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其者談言弔則悲與賤者談言慶則悅將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弔以惑其志。（文淵閣本惑作感）情變於內者形變於外常以所見而觀其所隱所謂測隱探心之術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伯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者豪家權臣閹寺嬖昵為之軍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行私門公謁上發謀下沮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很如狼強不可制者皆謂之亂軍各宜誅之文宣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軍容肅魏絳戮楊干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而天下怖夫誅

豪者益其威勢強者增其權威權生於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庸豪強有兼才者則駕而御之教而尊之如畜鷙鳥如養猛虎必節其饑渴翦其爪牙絆其足獲其舌呼之而隨嗾之而走籠其心使歸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其惡積其凶縱其心橫其志禍盈於三軍怨結於萬人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爲將帥者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三軍之威哉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一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二

人謀下

善師篇第十一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周德既衰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說者以孫吳爲宗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技擊是亡國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國之兵（。此二句原脫依文淵閣本補）秦之銳士是干賞蹈利之兵至於齊桓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故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獨立於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放桀擒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南服強楚（。原脫桓南二字依文淵閣本補南服強楚與下北伐山戎爲對文）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所謂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兄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絶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下至末代苟任詐力貪殘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誅戮子孫不傳於嗣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災除兆民之害也

貴和篇第十二

經曰先王之道以和爲貴貴和重人不尙戰也春秋左氏傳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也是故晉悼公使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八年之間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羌戎亦歸晉惠公內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崤之師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掎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是勝易知勝難（。文淵閣本作異勝易知勝難）詩曰先王燿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有衣冠之會未嘗有歃血之盟有兵車之會未嘗有戰陣之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啗之啗之不來然後命上將練軍馬銳甲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懷既柔可以示德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廟勝篇第十三

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綱紀地貴定傾不失生長均平之土宜人貴節事調和陰陽布告時令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災不可先來地道無殃不可先倡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相乘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過差縱酒荒色違忠昵佞窮兵黷武人失也上見天災下覩地殃傍觀人失兵不決天不可動師不則地不可行征伐不和於人不可成天贊其時地資其財人定其謀靜見其陽動察其陰先觀其迹後知其心所謂勝兵者先勝而後求戰敗兵者先戰而後求勝故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矣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矣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沉謀篇第十四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陽不勝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事見於迹心與迹同者敗心與迹異者勝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惑其真疑其詐真詐不決則強弱不分湛然若玄元之無象淵然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術數不能窮卜筮不能占而況於將乎夫善戰者勝敗生於兩陣之間其謀也能不足驗其勝也形不足觀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故曰主謀不說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備萬物之情是故貪者利之使其難厭強者卑之使其驕矜親者離之使其攜貳難厭則公正闕驕矜則疲守廢攜貳則謀臣去周文利般（。原作殷依張刻本改）而商紂殺句踐卑吳而夫差戮漢高離楚而項羽亡是故屈諸侯者以言從諸侯者以策夫善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搗其虛敵必隨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從

陸不得城守分備不得併兵則我佚而敵勞敵寡而我衆夫以佚擊勞者武之順以勞擊佚者武之逆以衆擊寡者武之勝以寡擊衆者武之敗能以衆擊寡以佚擊勞吾所以得全勝矣夫將三軍氣奪一將心凝萬人力斷千里權不在武夫行師之勢而在智士權算之中弱兮柔兮卷之不盈懷袖況兮[illegible]兮舒之可[illegible]五寸之鍵能制開闔方寸之心能易成敗智周萬物而不殆曲成萬物而不遺順天信人察始知終則謀何慮乎不從哉

子卒篇第十五

經曰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籍斂不過什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冤獄武王行師士樂其死古之善牽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然後人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然後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者厚也上施厚則人報之亦厚且士卒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使冒鋒鏑突干刃死不旋踵者以恩信養之禮恕導之小惠漸之如慈父育愛子也故能救其阽危拯其塗炭卑身下士齊勉甘苦親臨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登不乘馬（○張刻本登作出）爾不張盖軍幕未辦將不言坐軍井未通將不言渴妻子補綻於行間身自分功於役作簞醪之饋必投於河挾纊之言必巡於軍是以人喜金鐸之聲勇鼓鼙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思欲致命而報之於將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妻諧可以攻齊小夫怒可以攻魯王須李牧吳起用撫其覓如此而兵強於諸侯也

選士篇第十六

經曰統六軍之衆將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揮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謀辨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奮其敢力者無所著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何所取於勝負哉故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用士以刑刑慎其退古之善選士者懸賞於中軍之門有深沉謀慮出人之表者以上賞而取之名曰智能之士有[illegible]辭理揣飛箝捭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閨闥之情性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川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鄉導之士（○文淵閣本云有圖險利宜爾要便[illegible]嫉以人我俟罪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illegible]君臣門闥請謁之情者以上賞而[illegible]禮之名曰鄉導之士文與此大異）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以上賞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攫蛟龍悍身捕虜搴旗摭鼓者以上賞而撫之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壘出入廬舍（○張刻本作壘壁）而亡形迹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蹻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得而聚之或二百四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陰陽詭譎者下賞得而存之名曰技術之士夫十士之用必盡其才任其道計謀使智能之士談說使辯說之士離親間疏使間諜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導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鋒捕虜守危攻強使猛毅之士掩襲侵掠使蹻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陷剛使巨力之士誑惑癡使技術之士此謂任才之道選士之術也三王之后五伯之將得其道而興失其道而亡興亡之道不在人主聰明文思在乎選能之當其才也

勵士篇第十七

經曰激人之心勵士之氣發號施令使人樂聞興師動衆使人樂戰交兵接刃使人樂死其在以戰勸戰以賞勸賞以士勵士木石無心猶可危而動安而靜況於勵士乎古先帝王伯有天下戰勝於外班師校功集衆於中軍之門上功賜以金璋紫綬綿以錦袱衣以緋帛（○原脫衣以二字據文淵閣本補張本同）坐以重裀享以太牢飲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賜紋綾坐以重席上。（二十字原脫據文淵閣本補張本同）享以少牢（○文淵閣本作太牢張本同）飲以酎酒大將軍捧觴偏將軍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奮不顧身功超百萬斬元戎之首搴大將之旗功高於衆故賞上賞子孫後嗣長稱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賞牢席有差衆士咸知次功賞以銀章朱綬綾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酎酒父母妻子賞以紺帛坐以單席享以羝豚飲以醨酒偏將軍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勇冠三軍功超百戰斬鯨鯢之首搴大將之旗功出於人賜以次賞子孫後嗣長爲勳給之家父母妻子皆受次賞牢席有差衆士咸知下功賞以布帛之衣坐以單席享以雞豚飲以醨酒父母妻子立而無賞坐而無席子將軍捧觴卒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戮力行間勤勞歲月雖無搴旗斬將賞以跋涉疆場賜以下賞子孫後嗣無所庇諸父母妻子不及坐享衆士咸知令坐命上功起再拜大將軍讓曰某乙等忝列王臣敢不盡節有愧無功叨受上賞大將軍避席曰某乙等不德謬居師長賴爾之功梟懸凶逆盛續美事某乙等無專善退而復坐命次功再拜上功曰某乙等無謀無勇遵師長之命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身受殊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退而復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等少猛寡毅遵師長之命共勝其於一時身受次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復坐夫如是勵之一會則鄉勉黨里勉鄰父勉子妻勉夫二會則縣勉州師勉友三會則行路相勉聞金革之聲相踐而出鄰無敵國邑無堅城何患乎不勉哉（○張刻本此句作勵）

刑賞篇第十八

經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州輔牧（刑○文淵閣本以下文改之）（者在）而好不犯其人醇湯武鑿五刑傷四肢以翼輔刑而奸不止其人淫有威非仁也湯武非暴也其道異者時也古之善治者不賞仁賞仁則爭爲施而國亂不賞智賞智則爭爲謀而政亂不賞忠賞忠則爭爲直而君亂不賞能賞能則爭爲功而事亂不賞勇賞勇則爭爲先而陣亂夫蒞衆以仁權謀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臨敵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質其常則致爭致爭則政亂政亂則非刑不治故賞者忠信之薄而亂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而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賞少則無刑賞多而刑少則無賞刑過則無善賞過則多奸王者以刑禁以賞勸求過而不求善而人自爲善賞文也刑武也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明主首出庶物順時以撫四方孰法而

操柄操非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功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而不能殺國必亡能生死而能赦殺者上也刑賞之術無私常公於世以爲道其道也非自立於堯舜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亂治亂之道在於刑賞不在於人君過此以往雖彌綸宇宙綿絡萬品生殺之外聖人錯而不言

地勢篇第十九

經曰善戰者以地強以勢勝如轉圓石於千仞之谿者地勢然也千仞者險之地圓石者轉之勢也地無千仞而有圓石置之窳嶺之中則不能復轉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方稜偏隘則不能復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石不因圓不能赴深谿故曰兵因地而強地因兵而固夫善用兵者高邱勿向背邱勿迎負陰抱陽養生處實則兵無百病是故諸侯自戰於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輕地彼此皆利名曰爭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名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名曰圮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擊吾衆名曰圍地（○圍原作貧下同依張刻本改與孫武子九地篇合）疾戰則存不戰則亡名曰死地故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無合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城有所不攻計不合也地有所不爭未見利也君命有所不聽不便事也凡地之勢三軍之權良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將非之欲幸全勝飛縋舞蛇未之有也

兵形篇第二十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革依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鑑神無物而不察形誑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圖事其內觀其形不見其神見其神不見其事以是參之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當敵而速去之形其怯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至形其進也油幕冠樹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凫氏之冶金爲方爲圓或鐘或鼎金土無常性因工以立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間諜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也

作戰篇第二十一

經曰昔之善戰者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圓則行方則止行者非能行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勢不得不止夫戰人者自鬬於其地則散投之於死地則戰散者非能散勢不得不散戰者非能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在於木石而制在於人散戰不在於人而制在於勢此因勢而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也見利而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故曰時之至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遺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戰人也夫戰者左川澤右邱陵背高向下處生擊死此平地之戰人也逼敵無近於水彼知不免致死拒我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於人乎令其半濟而擊之前者知免後者慕之莫有鬬心敵逆水而來迎之於水內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谿谷險狹與敵相遇我則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此勢之戰人也如建瓴水於高宇之上砉然而無滯留又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

攻守篇第二十二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愛焉所以攻（○張刻本作人盡以意也引馬出之以刺得要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此下文亦攻守並舉故內得愛爲之下有敵文）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城堅固而拔者攻之至力屈粟殫城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老弱爲一軍三軍無使相過壯男過壯女則費力而奸生壯女過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悴悲悴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行人篇第二十三

經曰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擁中兵其卒乘出則破人之國敗人之軍殺人之將虜人之俘羸糧萬里行於敵人之境而不知敵人之情將之過也敵情不可求之於星辰不可求之於神鬼不可求之於卜筮而可求之於人（○人字假設張刻本無此句文）昔商之興也伊尹爲夏之庖人周之興也呂望爲殷之漁父秦之帝也李斯爲山東之獵夫漢之王也韓信爲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荀彧爲袁紹之棄臣晉之霸也賈充任魏魏之起也提枯家晉故七君用之而帝天下大賢人出奔必有佞臣猜君之術是以失度佐有扈孤功取驩兜成均權三苗推移佞桀崇侯謟紂優施惑晉故曰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范蠡存而越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將能收敵國之人而任之以索其情戰何患乎不克故曰羅其英雄敵國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事有二一曰因敵國之人來覘我於我厚其爵重其祿察其辭觀其事得則任之虛則誅之任之以鄉導二曰吾使行人觀敵國之君臣左右孰事孰賢孰愚中外近人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其事夫三軍之重者莫重於行人三軍之密者莫密於行人行人之謀未發有漏者與告者皆死謀發之日削其草焚其草金其口木其舌無使內謀之洩若鷹隼之入重林無其蹤若遊魚之赴深潭無其跡離婁俛首不見其形師曠傾耳不聆其聲微乎微乎與纖塵俱飛豈飽食醉酒乎力輕合之將而得見行人之事哉

鑒才篇第二十四（○張刻本鑒作擇）

經曰人稟元氣所生陰陽所成淳和平淡元氣也聰明俊傑陰陽也淳和不知權變聰明不知至道夫人柔順安恕失於斷決可與循節難與權宜強悍剛猛失於猜忌可與涉難難與持守貞良畏慎失於狐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於局執可與立節難與通變韜晦沉靜失於遲回可與深慮難與應捷夫聰明秀出之謂英膽力過人之謂雄英者智

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君合於仁義則天下親合於忠信則四海賓合於智勇則諸侯臣合於貪愚則制於人仁義可以謀縱智勇可以謀橫縱成者王橫成者伯王伯之道不在兵強士勇之際而在仁義智勇之間此亦偏才未足以言大將軍若夫能柔能剛能弱能張能英而有勇能雄而有謀圓而能轉環而無端智周乎萬物而道濟於天下此曰通才可以爲大將軍矣故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是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明主所以擇人者閱其才通而周鑑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泉之深不可測然後審其賢愚以言辭擇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夫擇聖以道擇賢以德擇智以謀擇勇以力擇貪以利擇奸以隙擇愚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或攻取而觀其勇或貨財而觀其利或捭闔而觀其間或恐懼而觀其安危故曰欲求其來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偷自鬻於晉晉察而用之勝楚伊尹自鬻於湯湯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遠近仁人不因困阨無以窺其德智士不因時棄無以舉其功王者不因絕亡無以立其義術者不因強敵無以遺其患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離於巳無萬人之智者不可據於萬人之上故曰。（日字原脫依文淵閣本補此下八句乃孫武子謀攻篇文）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夫如是則君不虛主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使臣臣術知事君者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二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三

雜儀類

授鉞篇第二十五

經曰國有疆場之役則天子居正殿命將軍而詔之曰朕以不德謬承大運致寇敵侵擾攻掠邊陲日旰忘食憂在將軍勞將軍之神武帥師以應之將軍再拜受詔乃令太史卜齋三日於太廟拂龜太史擇日以授鉞君入太廟西面立親操鉞以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下至于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命跪而答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願生還請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以六韜立將篇校之此下脫君不許臣句）臣不敢將君許臣乃辭而行三軍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中無君命傍無敵人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伏戰勝於外功立於內於是將軍乃縞素避舍請於君君命捨之

部署篇第二十六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爲一或離爲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爲握奇聚散之勢節制之度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一萬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閏餘鄣陰極陽備物成功征無義伐無道聖人得以興亂人得以廢興廢存亡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部。（原本缺作五五爲伍伍爲部以人數計之不合張鈔本作二伍爲部亦據意改也以通典百四十八引衛公兵法文校正）部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每十隊以三爲奇風后曰餘奇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部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隊有二十一火八爲一陣之部署今舉一軍則千軍可知矣

將軍篇第二十七。（張刻本此篇闕）

經曰三軍之衆萬人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不可不察也一人大將軍智信仁勇嚴謹賢明者任二人副將軍智信仁勇嚴毅平直者任一人主軍糧一人主征馬四人總管旌識

軍容者任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左右押衙八人子將明行陣辨金革聽部署者任八人大將軍別奏十六人大將軍傔（悄從官吏○文淵閣本此下有八人副大將別奏句）一十六人總管傔八人子將別奏一十六人子將傔忠勇驍果孝義有藝能者任一人判官沉深謹密計事精敏者任懦鈍勿用一人軍正主軍令斬決罪隸及行軍禮儀祭祀賓客進止四人軍典謹厚明書算者任

陣將篇第二十八

經曰古者君立於陽大夫立於陰是以臣不得逾君下不得逾上則君臣上下之道偏矣夫勢均不能相使力均不能相勝權均不能相懸（○張刻本作援）道同則不能相君勢同則不能相王情同則不能相順情異則理情同則亂故大將以智御將以勇以智使勇則何得而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敢輕命好戰者任二人副偏將軍與謀於敵有死於力守成規而不失者任四人子將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號令宣布威德者任二人虞候擒奸摘伏深覘非常伺察動靜飛符走檄安忍好殺事任惟時者任二人承局宮點均平更漏無失科舉必中者任六人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偏將軍傔六人副偏將軍別奏十二人副偏將軍傔八人虞候兼充子虞候並忠勇驍果孝義藝能者任一人判官主倉糧財帛出納軍器刑書公平者任二人軍典明書記謹厚者任

隊將篇第二十九

經曰智者之使愚也聾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後用其命如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與之登高去其梯入諸侯之境廢其梁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謀語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則士可以得其心而主其身如此則死生聚散聽之於我是謂良將一人隊將經軍陣習戰鬭識進止者任一人隊管一人隊頭二人副隊頭主文書酬功賞知勞苦明部分行列疏密並責成於副隊頭公直明曉者任一人秉旗二人副旗並勇壯者任一人抱鼓主昏明發警進退節制氣勇志銳者任一人吹角主收（兵）退陣謹守節制情怯忠謹者任一人司兵主五兵銳利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一人司倉主支分財帛給付軍糧清廉者任一人承局主雜供差料無人情惡口舌者任五人火長主廚膳飯食養病守火內衣資樵採職陣不預仁義者任

馬將篇第三十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蹄甲狎其耳目無令驚悚習其驅馳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銜必先堅完斷絕必補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八表凡馬軍人支兩匹一軍征馬二萬五千匹其無馬者亦如五支令以兩匹爲率一人征馬副大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八人征馬子將軍中擇明閑牧養者任五十人征馬押官定見軍中擇善牧養者任五百人羣頭善乘騎者任一一云百人羣頭選亦羣頭中擇取一千人馬子軍外差又云五百人馬子驟馬在內

鑑人篇第三十一

經曰凡人觀其外足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九候三停定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其貴賤貧富夫欲任將先觀其貌後知其心神有餘法容貌堂堂精爽清徹聲色不變其志榮枯不易其操是謂神有餘形有餘法頭頂豐停腹肚濃厚鼻圓而直口方而稜頤頷相臨額耳高聳肉多而有餘（○文淵閣本作不餘）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紅鮮望下而就高比大而獨小是謂形有餘心有餘法遏惡揚善役已先人無疾人以自賢無危人以自安好施陰德常守忠信（○文淵閣本此下有不疾人之善不揚已之長二句）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是謂心有餘

鑑頭目鼻口舌齒法

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聳拱富貴鬱鬱象頭高廣福祿居長鹿頭側長志氣雄強遁頭卻縮喉塞酒肉獅頭橫闊志氣豁達駝頭參鴻福祿千鍾蛇頭平薄財物零落駱頭尖銳貧厄無計兔頭茂頭志氣下劣狗頭尖圓泣淚連連眉直頭昂富貴吉昌眉謝而睛少信多欺髮欲細密鬚欲稀疏眼目光彩明淨者貴眼鼻成就者魂魄強美眉目指爪者好施眼鼻口小者多虛少實眼鼻口大者有實無虛眼中赤脈貫瞳子者兵死雞眼捲頭不淫即偷羊目直視能殺妻子猪目應殺刑禍相仍亦主小貴蜂目豺聲常行安忍蠍螯口心難得魚目多厄猴目窮寒鷹視狼顧常懷嫉妒牛頭虎視富貴無比鼻圓隆直富貴終吉鼻孔小縮慳貪不足蛛蝦鼻少意智野狐猾無信期毀羊鼻多狐疑口如馬喙心難信制口如鳥嘴窮寒多死口如河海富貴自在唇如點朱才學代無舌紅且厚神識有守吐舌及鼻有壽很貴鋸齒食肉平齒食菜疏齒猛殺密齒淳和細薄長貧名曰鬼齒

鑑額耳胸背手肚器子面形法

燕頷封侯顯矣乏肉意志不足耳輪厚大鮮明者貴而且壽小薄者賤而且夭虎項圓粗富貴有餘鶴頸了了財物乏少頸龐短者富貴長細者貧賤胸背如龜富貴巍巍胸長而方智勇無雙手足尖瀉指密而厚者富貴手如雞足智意褊促手如豬蹄智意慵迷手如狸掌勤勞役倆肚如垂壺富貴有餘牛腹貪婪狗腹窮寒蝦蟆腹懶蜥蜴腹賤

凡人聲欲深且實不欲淺而虛遠而不散近而不亡淺而非壯深而不藏大而不濁小而不彰細而不亂幽而能明餘響激徹有若笙簧宛轉流韻能圓而長虎聲將軍馬聲驍勇雄聲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其賤人也

凡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隱處吉露處凶

凡人面欲圓胸欲方上欲長下欲短

凡人胸欲厚背欲負五嶽成四瀆好頭高足厚頸短臂長似虎似龍所謂行住坐臥飲食音聲似非一處也

鑑頭骨玉枕額文法

腦頭高聳起將軍☰三關玉枕萬戶侯近下將軍◎車輪枕封侯∴三星枕封王◡偃月枕封三公口四方枕封侯✚十字枕封二千石∞酒樽枕二千石☰三公凸上字枕封侯○圓枕封侯

北額上有北字文將軍‖額上有兩立文二千石Ⅲ眉間有四立文封侯八眉間有八字龍文將軍三眉間有三偃月文封侯○額上有覆月文將軍八眉上有文通髮將軍土眉間有土字文封侯文眉間有文字文者兵死

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傅漆紫如爛椹黃如蒸粟赤如炎火青如浴藍者三公將相也

相馬篇第三十二

經曰相馬之法先相頭耳耳如撇竹眼如鳥目麟脊麟腹虎胸尾如垂帚次相頭骨棱角成就前看後看側看但見骨側狹見皮薄露鼻衡柱側高低額欲伏蘭骨分明分段俱起視睛欲遠精神健氣高爽。（張刻本無此四句按下文云高舉而遠望遲視而遠聽又云前三臺骨欲起分段分明並與此文意無疑張本脫其真也今姑存之）立蹄攢聚行止循良走驟輕躁毛鬣輕潤喘息均細擎頭如鷹龍頭高舉而遠望遲視而遠聽前看如雞鳴後看如蹲虎立如師子辟兵萬里領鼻中欲得受人拳名曰太倉太倉寬易飼胸臆欲闊胸前三臺骨欲起分段分明鬐欲高頭欲方目欲大而光脊欲強壯有力腹脇欲張四下欲長耳欲緊小小即耐勞目大膽大膽大則不驚鼻欲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走腓欲小小則易飼肋欲得密口欲上尖下方舌欲薄長赤色如朱齒欲齵齊分明牙欲去齒二寸腹下欲廣且平方牙欲白則長壽望之大就之小觔馬也前視見目傍視見腹後視見肉駿馬也齒欲齊密上下相當上唇欲急而方下唇欲緩而厚口欲紅而有光如穴中看火千里馬也臆闊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頭欲高如剝兔能顧穴目平脊大腹脞肉多者行千里眼中紫縷貫瞳子者五百里上下徹者千里。（此二句原脫依文淵閣本補）凡馬不問大小肥瘦數肋有十二十三四百里十四十五五百里旋毛起腕膝上者六百里腹脊上者五百里項鬣大者三百里目中有童人如並立並坐者千里羊鬚中生距如雞者五百里耳本下角長一二寸者千里頭如渴鳥者千里馬初生無毛七日方得行者千里尿過前蹄一寸已上者五百里尿舉如一足大者千里腹下有逆毛者千里蘭孔中有筋皮及毛者五百里眼上孔是也蹄青黑赤紅白硬如蚌有隴道成者軟口又吻頭厚者硬口又淺者不能食眼下無伏蟲及骨者咬人目小多白驚後足欲曲腕耳中欲促凡馬後兩足白者老馬駒前兩足白者小馬駒

馬有五勞卸鞍不驟者骨勞驟而不起者筋勞起而不振者皮勞振而不噴者氣勞噴而不尿者血勞骨勞粹之邪行三

十步差皮勞以手摩兩鞍下汗出差氣勞長韁牽之行得尿者差血勞高繫勿令頭低而食差馬口春青色夏赤色秋白色冬黑色皆死此名入口病也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三

經曰陶唐氏以人戒於國中欲人強其命也有虞氏以豐教戰漁獵簡習故人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其慮也殷人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白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戮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兼貴文也夫人以心定言以言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辭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

誓衆文　某將軍某乙告爾六軍將吏士伍等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今戎夷不庭式干王命皇帝授我斧鉞龔將天威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軍無二令將無二言勉爾乃誠以從王事無干典刑

軍令　經曰師衆以順爲武有死無犯爲恭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而名聞諸侯威震鄰國令之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法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令於軍門付之軍正使執本宣於六軍之衆有犯命者命軍正准令按理而後行刑使六軍知禁而不敢違也

一漏軍事者斬漏泄軍中陰謀及告事者皆死

一背軍走者斬在道及營臨陣同

一不戰而降敵者斬背順歸逆同

一不當日時後期者斬詐事會戰同阻雨雪水火不坐

一與敵人私交通者斬籍沒其家言語書疏同

一失主將者斬隨從則不坐

一失旌旗節鉞者連隊斬與敵人所取同

一臨難不相救者斬爲敵所急不相救者同

一謠惑訛言妄說陰陽卜筮者斬妄說鬼神災祥以動衆者同

一無故驚軍者斬呼叫奔走妄言煙塵者同

一遺棄五兵軍裝者斬不謹固檢察者同

一自相竊盜者斬不計多少

一將吏守職不平藏情相容者斬理事曲法者同

一以強凌弱樗蒱忿爭酗酒喧競惡罵無禮於理不順者斬因公宴集醉者不坐

一軍中奔走車馬者斬將軍已下並步入營乘騎者同

一破敵先擄掠者斬入敵境亦同

一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擅宿他火者斬恐奸得計

一守圍不固者斬兼一火主吏

一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強梁者同

一侵欺百姓姦居人子女及將婦人入營者斬恐傷人軍中損子女氣

一違將軍一時一命皆斬

關塞四夷篇第三十四。（張刻本無四夷二字）

經曰關塞者地之要害也設險守固所以乖離隔夷內諸夏而外夷狄尊衣冠禮樂之國卑氈裘毳服之長是以荒要侯甸從此別矣

關內道自京西出塞門鎮經朔方節度去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里關五原塞表匈奴之故地以渾邪部落爲單于都督府斛律部落爲高闕州渾衛焦部落爲浚稽州曾羅塞下置六胡州黨項十四拓拔舍利僕固野利系乾飾子等部落牧其原野

黃河北道安北舊去西京五千二百里東京六千六百里今移在永清去西京二千七百里東京三千四百里關大漠以北回紇部落爲瀚海都督府多覽部落爲燕然都督府思結部落爲盧山都督府同羅拔拽古部落爲幽陵都督府同羅部落爲龜林都督府匐利羽爲稽田州奚結部落爲雞鹿州道歷陰山羊那山龍門山牛頭山鐵勒山北庭山眞檀山木刺山諾眞山涉黑沙道入十姓部故居地

河東道自京西東出蒲津關經太原抵河東節度去西京二千七十五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關榆林塞北以頡利左渠故地置定襄都督府管[illegible]等六州以右渠地置雲中都督府管阿史那等五州道歷三川口入三山冊谷道通

室韋大落泊東入奚西入默啜故地

隴右道自西京出大鎮關經隴西節度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七十五里南出關宕項雜羌跨據疊鱗可等四十州分隸緣邊等諸州西距吐番去西京一萬二千里北去鳳林關度黃河西南入邀樸柳谷彪祿清海大非海烏海小非海星海泊悅海萬海白海魚海人吐番

河西道自京西西北出蕭關金城關白河西節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十一里。（此句原脫依文淵閣本補）北海振日亭海彌娥山獨洛河道入九姓十箭三屆故居地

北庭道自北京西出經河西節度出玉門關涉河關昌蒲海東出高昌故地踰西州以突厥處密部落為瑤池都督府以雜種故胡地部落為庭州為北庭都護去西京一千七百五十六里去東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北抵播塞厥海長海關海曲地以突結骨部落置堅昆都督府管拘勃都督府為燭龍州北抵瀚海去西京二萬餘里

安西道自西京出涉交河出鐵門關至安西節度去西京八千五十里去東京八千八百五十里路入疏勒碎葉于闐黑海雪海大宛月支康居大夏奄蔡黎軒條支烏孫等國

劍南道自東京西南出大散關經甘亭關百牢關越劍門關松嶺關至劍南節度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十六里出蠻雅關過雜道雜羌六十四州分列山谷路入吐蕃南出邛僰。（分列下九字原脫依文淵閣本補）斷通越巂度瀘河雲南關西南徼外雜蠻皆冉蒙弄覽六十州路入甘河夜郎滇池身毒五天竺國去西京三萬五千里

范陽道自西京出潼關至范陽節度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六里北去居庸關盧龍關塞外東胡故地以契丹奚長置饒樂都督府回紇五部落分為五州以白霫部落為居延州黑車部落為寘顏州北至烏羅渾去西京一萬五千里

平盧道自西京經范陽節度東至榆林關至平盧（○此下舊鈔本並脫去因文淵閣本參張刻本補）節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三千里抵安東渡遼水路接奚契丹室韋勃海靺鞨高麗黑水

嶺南道自西京南出藍田關涉漢江越大庾嶺經南海節度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路入銅柱林邑九真日南高真臘劍勒交趾等國

河南道自西京出潼關經東萊節度去西京二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東涉滄海距熊津都督府北濟國又東抵雞林都督府新羅國又東南經利磨國爲雞涉海達倭國一名日本其海行不計里數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三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四

戰具類

攻城具篇第三十五。（此篇舊鈔本脫去文淵閣本參張刻補）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是故墨翟縈帶爲垣公輸造飛雲之梯無所施其功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孫武子曰具器械三月而後成拒城闉三月而後已其攻守之具古今不同今約使事而用之

轒轀車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犀皮蒙之下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火石所不能及

飛雲梯以大木爲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有栝梯長一丈二尺有四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栝飛于雲間以窺城中其上城首冠雙轆轤。（原本誤重雙字依通典百六十引此文刪）枕城而上

砲車以大木爲床下安四輪上建雙陛陛間橫栝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原本竿上誤衍高字依通典刪）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小大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腳亦隨事用之

車弩爲軸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連軸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挂牙上弩爲七槽中衝大箭一鏃長七寸圍五寸箭笴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差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崩潰樓櫓亦顛墜。（張刻本無此句今依文淵閣本）

尖頭轤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藏其下。（人藏二字原倒依通典乙轉）舁直抵城下木石金火不能及用攻其城。（張刻本無此句今依文淵閣本）

土山於城外堆土爲山乘城而上

地道鑿地爲道行于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復積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折城崩

板屋以八輪車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此九字文淵閣本脫去今依張刻）高五尺方四尺有十

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于營中遠望謂之巢車狀若鳥巢

木幔以板爲幔立桔槹於四輪車上懸逼城堞使趫卒蔽之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

火箭以小瓢盛油貫矢端射城樓櫓板上瓢敗油散後以火箭射油散處火立焚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

雀杏磨杏核中空以艾內火實之繫雀足薄暮放之飛入城中棲宿積聚廬舍須臾火發

鍋鑊鐵繫鑿鑊短柄鍛也（此鑊字[illegible]通典三百七十卷作）鐵鑿鑿井鑿城也（此句原脫鑿字據字並依通典補也）

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文淵閣本作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用也（張刻本作然不宜於今也）今述便於用者如左方

浚隍深闊濠塹也

增城增修樓櫓也

懸門懸木板以爲重門

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爲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或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塗門以泥塗門扇厚五寸備火又云塗棧以泥門上木棧棚也

積石積砲石大小隨事

轉關橋一梁爲橋梁端著橫栝拔去栝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秦用此橋以殺燕丹

鑿門爲敵所逼先自鑿門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

積木備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或六七寸拋下打賊

積石備壘石於城上不計大小以多爲妙充拋石

樓櫓城上建堠樓以板爲之跳出爲樓櫓

笓籬戰格於女墻上挑出去墻三尺內着橫栝前端安轄以荆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尺懸于椽端用遮矢石

布幔以複布爲幔以弱竿橫掛於女墻外去墻七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不復及墻

木弩以楊柘桑爲弩可長一丈二尺中徑七寸兩稍三寸以絞車張之發如雷吼（張刻本作巨矢一發聲如雷吼）以敗隊卒

燕尾炬縛葦草爲炬尾分爲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上墜下使騎木驢而燒之

松明炬以松木燒之鐵索墜下巡城點照恐敵人乘城而上

脂油燭炬然燈秉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以備非常

行爐常鎔鐵汁爐舁於城上以灑敵人土瓶盛汁拋之敵攻城不覺

遊火鐵筐盛火加脂蠟鐵索懸墜城下燒孔穴掘城之人

灰雜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之目因以鐵汁洒之又云眯目（張刻本作名目眯目無下文十二字）因風以粃糠灰擲之使不得視

連梃如打禾枷狀打女墻上城敵人

叉竿如鏟刃布兩歧用叉飛雲梯上人

鉤竿有鎖兩邊有曲鉤（通典有六寸引作曲刃）可以鉤物

天井敵攻城爲地道來反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邀之積薪井中加火熏之自然焦爛

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出火車中囊敗火滅

地聽於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頭覆戴新瓮於井中坐聽則城外五百步之內有掘城道者並聞於瓮中辨方所遠近

鐵菱狀如蒺藜要路水中着之以刺人馬之足

陷馬坑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竹籤其坑十字相連狀如鉤鎖覆以蓬草蔽不加土種草實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設之

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括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要道人馬不得奔前

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且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淺埋木根（通典無度字）重複彌縫其闕內重長短爲閣道立外柱外重長出四尺爲女

墻皆泥塗之內七寸（通典作七尺）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爲棧立闌干竹於柵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一如城壘法

水攻具篇第三十七

經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爲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浸營敗將也（御覽三百二十二引作浸營殺將）

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四寸（文淵閣本五寸通典百六十引作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三分（通典御覽並引作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空三分（張刻本作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以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數里目力所及隨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

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刻小分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黑映齊平則召主板人以度竿上分寸爲高下遞相往來尺寸相乘則水源高下（御覽[illegible]字下有山川高下四字）可以分寸度也

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經曰以火佐攻者明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於枯草宿莽之中月在箕壁翼軫之夕設五火之具因南風而焚之

推月宿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月二十八日夜一周天行二十八宿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強皆以月中氣日月合爲宿首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東方七宿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十七度營室十六度東壁九度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西方七宿共八十度東井三十三度輿鬼四度柳

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南方七宿共一百一十二度

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營室八度於辰在亥爲娵訾於野衛分并州於將爲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奎十四度於辰在戌爲降婁於野魯分徐州於將爲河魁

穀雨三月中日月合宿昴三度於辰在酉爲大梁於野趙分冀州於將爲從魁

小滿四月中日月合宿參四度於辰在申爲實沈於野魏分益州於將爲傳送

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東井二十五度於辰在未爲鶉首於野秦分雍州於將爲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星四度於辰在午爲鶉火於野周分三河於將爲勝光

處暑七月中日月合宿翼九度於辰在巳爲鶉尾於野楚分荊州於將爲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角四度（○原作亢八度依張刻本改）於辰在辰爲壽星於野鄭分兖州於將爲天罡

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氐十四度於辰在卯爲大火於野宋分豫州於將爲太衝

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箕一度（○原作十二度今以算改正）於辰在寅爲析木於野燕分幽州於將爲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斗二十一度於辰在丑爲星紀於野吳越分揚州於將爲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虛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於野齊分青州於將爲神后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月在營室八度至後二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強即至東壁五度至後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強二即至奎九度順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強二十八日一周天其晦朔二日月不見他皆倣此（○張刻本此下則爲一篇題元女式誤也今依文淵閣本改正）玉門經曰倍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即知月宿所在假令正月五日倍月成二加五成七從營室順數七宿至畢他皆倣此（○自玉門經至此舊鈔本並脫去以文淵閣本參張刻）

（本術）然東井三十三度與二度恐將不定故爲道算以決之而用五火之具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藂草藏火直抵賊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彼靜不亂舍而勿攻

火獸以艾蘊火置瓢中開四孔繫野猪麞鹿項下熱其尾端望敵營而縱之使奔彼草中器敗火發

火禽以胡桃剖令空開兩孔實艾以火燃野雞足針其尾而縱之飛入草中器敗火發

火盜遣一人剪提語言服飾與敵同者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中焚其積聚火發乘亂而出

火矢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端候中夜齊射入敵營中焚其積聚火發軍亂乘便急攻

濟水具篇第三十九

經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楫難以濟渡太公以天艎大船皆質朴而不便於用（○原脫質字用作事並依御覽三百六改）今隨事應變以濟百川（○御覽作隨事遷物變化而用之以濟巨川）

浮甖以木縛甖爲筏甖受三石力勝一人甖間五尺以繩鉤聯編槍於其上令形長而方前置板頭後置梢左右置棹

槍筏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槍爲一筏皆去鋒刃束爲魚鱗以橫栝而縛之（○原脫栝字依御覽補）可渡四百一十六人半爲三筏計用槍一萬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畢濟

蒲筏以蒲九尺圍顛倒爲束以十道縛之似束槍爲筏量長短多少隨蒲之豐儉載人無蒲用蘆葦法亦如蒲筏

挾絙（○御覽此下有善水者三字）以木繫小繩先挾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一大橛急張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豫多備（○此三字張刻本作豫之二字）

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緊縛其孔縛於脅下可以渡也

水戰具篇第四十

經曰水戰之具始自伍員以舟爲車以楫爲馬漢武帝平百粵鑿昆明之池置樓船將軍其後馬援王濬各造戰船以習江海之利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張刻本作一石）則人數率可知其楫棹篙櫓樓席（○通典百六十卷作帆）組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船字原本不重依通典補）列女牆戰格樹旛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晉龍驤將軍王濬伐吳造大船長二百步上置飛簷閣道可奔車馳馬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不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

蒙衝以犀革蒙覆其背兩相開掣棹孔前後左右開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張刻本此下有速退二字）以乘人之不備非戰船也

戰艦船舷上設中牆半身牆下開掣棹孔舷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已上七字原脫依文淵閣本補）重列戰格人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戰船也

走舸亦如戰船舷上安重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士精銳者充往返如飛乘人之不及兼備非常救急之用

遊艇小艇以備探候無女牆舷上槳床左右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飛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翅其船雖風浪漲天無有傾側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戰船之制

器械篇第四十一

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舉事上古庖犧氏之時剡木爲兵（○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此句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神農氏之時以石爲兵尚書砮石中矢鏃（○此句孔氏禹貢傳文也御覽引作兵書誤改）黃帝之時以玉爲兵蚩尤之時鑠金爲兵割革爲甲始制五兵建旗幟樹鼙鼓以佐軍威

纛六面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主之

門旗二面色紅八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

門槍二根以豹尾爲刃榼出居紅旗之後止居帳前左右建

五方旗五面各具方色大將軍中營建（○中字依御覽補）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六纛後建

嚴警鼓。（舊抄本警作驚張刻本又誤作擎今依御覽改）一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

角一十二枚於鼓左右列各六枚以代金

隊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衣陣同五幅

認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隊不同各自爲識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

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紛亂大將軍。（以字依御覽補又張刻本作不得與大將同用紅色）

陣將鼓一百二十面臨時驚敵所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戰袍四分五千領

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條恐揚兵縛栰

牛皮牌二分。（二字原在二千五百面之下依御覽移此）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

弩二分弦三分。（按下文當作六分然御覽已如此）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張

弩。（舊抄本作弓文淵閣本作弩今依御覽改正與上文合）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隻箭

弓十分弦三。（依下文當作二十分然御覽已如此）副箭一百五十分。（原本誤作三十六隻依御覽改）弓。（御覽此字在句末下二句同與上條一例）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千五百條箭三十七萬五千隻

射甲箭五萬隻

生鈋箭。（原本鈋誤作鈌依御覽改）二萬五千隻

長探箭弓袋胡鹿長弓袋。（原本誤作張弓袋依御覽改）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棓二分二千五百張

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鎚斧鉞代各四分支

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

軍裝篇第四十二

經曰軍無輜重則舉動皆闕士卒以軍中爲家至於錐刀不可有缺

驢六分七千五百頭鞍絡自副

幕一萬二千五百口竿梁釘橛鎚自副

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

乾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軍一千五百石

麩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韋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升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皆堅木爲之或熟銅受三升。（文淵閣本三十）冬月可以暖食

刀子錐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解結錐礪石各十分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事

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緉攤子氈韈襪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事

幞頭抹額六帶帽子氈帽子各十分六萬二千五百事

氈床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

皮裘皮袴各三分七千五百領或許爲蕃兵用柳鑵栲栳各三分。（依下數當作二分）五千口

皮囊袋亦得鐵鎚斧鋸鑿各二分。（已上張刻本但有皮囊十分四字按皮囊袋亦得句當屬上條）一萬二千五百事

鎌四分五千張

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張

布行槽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具

大小胡瓢二分二千五百枚

馬軍鞍轡革帶十分。（張刻本三十分按當云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具

人藥一分三黃丸水解散瘧痢藥金鎗刀箭藥等五十貼。（此條張刻本但云人藥一分金瘡藥一分又另提行云馬藥二分）

披氈披馬氈引馬索各十分計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鞴韉故以披氈代

插槌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

絆索二十分二萬五千條

皮毛及連枝中半中皮條。（張刻本但有皮毛皮條四字）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條備收賊雜使用

右各隊備辦公解軍裝並須賫行貯備使用勿令臨時有缺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四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五

預備總序

經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師患者有備與利者同功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境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國所以立甄場開邊亭瞭者將欲別內外乖戎狄置烽燧刁斗者所以警邊徼儆士卒也

築城篇第四十三

經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故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諸侯之城方兩京之城闊狹合五之一其高爲邊隅之守不可爲節制古今度城之法者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以下闊加上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原本半下誤衍半字依通典百六十刪）以高五丈乘之一丈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二丈計工四十六人日築城一丈餘七尺五寸一步計役二百七十八人土餘五丈一百步計工二萬七千八百二十八人餘一丈土一里計工一十萬一百九十八人餘一丈土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筐並計一丈土其羊馬城於濠內築高八尺上至女墻計工準上

鑿濠篇第四十四

經曰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闊積數三丈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工日出土三丈一尺計工五人一步計工三十人一里計工一萬八千人一里爲率則百里可知

弩臺篇第四十五

經曰臺高下與城等敵去我城百步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墻臺內通暗道安屈膝軟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設毡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等候敵近城壘則攢弩射其首將

烽燧臺篇第四十六

經曰明烽燧於高山四望險絕處置無山亦於平地高迥處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準臺高五丈下闊三丈上闊一丈形圓上蓋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

出三尺以板爲之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爐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上下用軟梯上收下垂四壁開孔望賊及安階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兩張砲石壘木停水甕乾糧生糧麻緼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夜平安舉一火聞警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早夜平安火不舉即烽子爲賊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遞知更刻觀望動靜一人烽卒知文書符牒傳遞

馬鋪土河篇第四十七

經曰每鋪相去四十里如驛近遠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則奔馳相報　置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截道築之橫闊二丈深二丈（○丈闕闕本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早夜行檢掃令平淨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跡多少況於人馬乎

遊奕地聽篇第四十八

經曰於奇兵中選驍果諳山川井泉者與烽子馬鋪土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事問敵營虛實我之密謀勿令遊奕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諳軍旅好身手者任地聽選少睡者令枕空胡鹿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有響見於胡鹿中名曰地聽可預防奸野猪皮爲胡鹿尤妙

報平安篇第四十九

經曰報平安者諸營鋪百司主掌官人五更有動靜報虞候知左右虞候早出大將軍牙前帶刀磬折大聲通曰左右廂兵馬及倉庫營並平安諸得過本班如有盜賊動靜緊急即具言其事若在野行軍即言行營兵馬及更鋪並平安

嚴警鼓角篇第五十（○張刻本此作鼓角）

經曰夫城壘野營行軍在外五更初日沒時撾鼓一通三百三十撾爲一通鼓音止則角音動吹一十二聲角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鼓三角而昏明畢（○張刻本無明字）行軍第一角聲動兵士起第二角聲動戎裝了第三角聲動內外辦角音絕兵馬齊動而發

定鋪篇第五十一

經曰每日戌時嚴警鼓角初動虞候領甲士十二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營及城上如在野巡營外定更鋪巡營坐者喝曰是甚麼人巡者答曰虞候總管某乙巡坐喝曰作甚行者答曰定鋪坐喝曰是不是行者曰是如此者三喝三答坐曰虞候總管過號頭及坐喝用聲雄者充

夜號更刻篇第五十二（○張刻本此作夜號）

經曰夜取號於大將軍處粘藤紙二十四張十五行界印縫安標軸題首云某軍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虞候判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取意於一行中書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於將軍前封鎖函付諸號各到彼巡檢所主者以本鑰匙開函告報不得令有漏泄一夜書一行二十四張三百六十行盡一載別更其簿

更漏牌一日一夜凡一百刻以竹爲一百牌長三寸闊一寸逐月題云某月更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探更人每刻徐疾行二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二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分一更傳牌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十四步二尺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寸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九餘一百一十八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十餘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二分一更傳牌十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右件古法多不合今。（本舊諸數以算術求之多不合各本盡同無從是正姑仍之）

鄉導篇第五十三

經曰即鹿無虞從入於林中不用鄉導難得地利夫用鄉導者不必土人但諳彼山川之險易敵之虛實即可任也貧之使厚收其心也備之使歸防其詐也是故錫之以官爵富之以財帛使有所戀匹之以妻子使有所懷然後察其辭鑑其色觀其言始終如一可以用之也

井泉篇第五十四

經曰沙磧鹵莽之中有水野馬黃牛之蹤。（文淵閣本牛作羊張刻本作野羊之蹤）尋之有水烏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菰蒲之處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迷途篇第五十五

經曰遠征迷途南北不分當以北辰爲正

正月昏參中朝尾中　二月昏弧中朝建星中

三月昏七星中朝牽牛中　四月昏翼中朝婺女中

五月昏亢中朝危中　六月昏心中朝奎中

七月昏建中朝畢中　八月昏牽牛中朝觜中

九月昏虛中朝柳中　十月昏危中朝七星中

十一月昏東壁中朝軫中　十二月昏婁中朝氐中

其陰雪則用老馬引前昔齊桓公伐孤竹值雪迷道縱老馬尋途不迷

搜山燒草篇第五十六（張刻本此以下七篇闕）

經曰軍至險阻溝澗林薄翳薈葭葦草莽之處鶴翔鳥舞不下伏獸驚起草木無風而動必謹察之恐伏奸也邊城十月一日燒草及惡山深谷大川連水左近草樹蹤騎若來無所伏藏

前茅後殿篇第五十七

經曰周禮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軍舍挈畚以令軍糧前茅慮無建旗幟以表之皆古法也今以先鋒令先探井泉水草宿止賊路與鄉導計會乃進軍殿則有鳴後背拔白刃以臨之使進知進却便斬敵來追我則後殿與戰無敢擬大軍也

擊鼓篇第五十八

經曰軍臨敵境使遊奕捉敵一人立於六纛之前而祝曰胡虜不道敢干天常皇帝授我旗鼓翦滅凶渠見吾旗纛者目眩聞吾鼓鼙者魂散令敵人跪纛前乃腰斬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釁鼓鼙大纛從首足間過兵馬六軍從之而往出勝敵亦名祭敵

屯田篇第五十九

經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是以商鞅入秦行墾草之令夷吾相齊富强功之術夫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務耕者其人不窮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四海之內六合之中有實貴同貴於土實貴於土曰人之本實貴於人曰國之本是以興兵伐叛而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勝按民務農則粟富粟富則國強人主恃農戰而尊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使士卒出無餘力入有餘糧所謂興兵而勝敵按兵而國富也

合屯田六十頃四十頃種子五頃大豆種子五頃麥種子五頃麻種子五頃蕎種子屯外五十畝菜不入至秋納宴設對四十畝蔓菁種子十畝雜種子已上種子各依鄉原種

一屯六十丁一丁日給米二升一日一石二斗一月三十六石一年四百三十二石

牛料一屯六十頭牛日給豆五升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一日三石一月九十石六月五百四十石

一屯丁糧牛料種子禾屯竪禾束以長三百七十八尺五寸三分三毫繩之四分之一長九十三尺六寸三分四毫四用㯮櫪繩內有田一畝對屯田官分三等田內上中下禾之以三尺五寸圍成束則禾數三等可知

禾屯苗子横禾取三等束對屯田官打下苗子斗升合數爲兩絹袋各乘苗子一梲與屯田官者禾使對一梲與禾使掌者屯官封其後恐有耗損者禾來取子一斗平量對屯田官據禾斛幾米爲率則一屯斛斗可知

等級殊等九千石第一等七千石第二等六千石第三等五千石歲無水旱災蝗滿四千石者屯官有殿

一軍藏粟一十二萬八千石六分支米九萬石以殊等屯一十四餘萬二千石方支一歲糧神農書曰雖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十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故充國伐西戎杜茂守北邊皆置屯田以爲耕植也

人糧馬料篇第六十

經曰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軍一日支米二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萬石

以六分支粟一人日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一月一石一年一十二石一軍一年二十萬八千石每小月人支粟九斗六升六合六勺六抄六圭六粒其大麥八分小麥六分蕎麥四分大豆八分小豆七分豌豆七分麻七分黍七分並依分折米

鹽一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一軍一日六石二斗五升一月一百八十七石五斗一年二千二百五十石

馬料一人二匹一軍二萬五千匹朔方河西一人二匹范陽河東隴右安西北庭則二人三匹平盧劍南則一人一匹計馬二萬五千匹爲一軍計二百五十匹爲一隊分爲十坊一坊秣馬五十隊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料

一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石六箇月一十八石計一軍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萬七千五百石六箇月二十二萬五千石

馬鹽一馬日支鹽三合一月九升六箇月五斗四升一軍馬支鹽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箇月六千七百五十石

茭草一馬一日支茭草一圍一月六十圍六箇月三百六十圍計一軍馬六箇月九十萬圍

油藥其油藥取逃亡兵士殘糧衣賜獸醫入於馬押官都頭中差取

軍資篇第六十一

經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夫興師不有財帛何以結人之心哉

軍士一年一人支絹布一十二疋絹七萬五千疋布七萬五千疋　賞賜馬鞍轡金銀銜轡二十具　錦一百疋　緋紫襖子衫具帶魚袋五十副　色羅三百疋　婦人錦繡夾襖衣帔袍二十副　緋紫紬綾二百疋　彩色綾一百疋　銀器二百事　銀壺瓶五十事　帳設錦褥一十領　紫綾褥二十領　食桌四十張　食器一千事　酒樽杓一十副　長幕二十條　綿帳十所　白氈一百事　床圍二十條　鷄袋綉墊一百口

宴設音樂篇第六十二（○按讌宴設作燕）

經曰寡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用賞主君之惠暢吏士之心古人出師必犒以牛酒頒賞有序殺席有差以激勵於衆酒酣拔劒起舞鳴笳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弦竹哀怨悽愴征夫感而泣下勦氣沮喪復安得而用哉

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

羊一口分爲二十節六百二十五口

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萬五千斤

白米一人五合六十二石五斗

餬餅一人兩個二萬五千個每一斗麪作二十個計麪一百二十五石（原作一百五十石今校改）

饅頭一人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三十枚（○此明舊抄本脫去依文淵閣本補）用麪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蒸餅一人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一百枚

散子一人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三十枚麪二十五石每麪一斗使油二十二斤（○原本每麪一斗使油一斤二十斤稱二斗今依文淵閣本）

餺饠一人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八十個麪一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

餻饌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

菜一人五兩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兩（○此數不符當云三千九百斤零一兩）

羊頭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羹

脊羊腦肝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

鹽三人一合四石一斗六升

醬一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

醋一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

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

韮一人一兩七十八斤零二兩

葱三人一兩二百九十六斤零十六兩（○此數不符當云二百六十斤）

隨筵樂例

大鼓　杖鼓　腰鼓　舞劍　渾脫　角抵　笛

拍板　破陣樂　投石　拔拒　蹴鞠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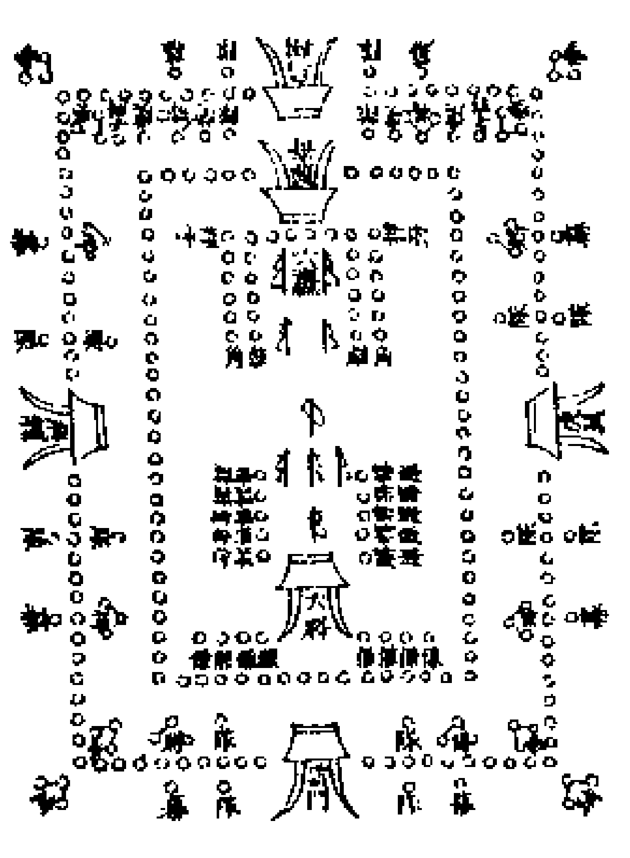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六

陣圖總序

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烏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沮巽也風后亦演握奇圖云以正合以奇勝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復有虛實二壘力牧以刹營圖其後秦由余蜀將諸葛亮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戰有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應敵戰陣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以教習之陣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

風后握奇壘圖篇第六十三

經曰自風后至於太公俱用此法古之握奇文不滿尺理隱難明其范蠡樂毅張良項籍韓信衞青皆用此法得其精粕而霍光公孫安霍浩亦採其華未盡其實今以八陣握奇人數爲壘班布守地闊狹頃畝列之如後（○此圖何氏刻本云惟諸葛孔明則能深明其法以八陣握奇壘畫爲圖本守地闊狹分寸丈尺毫釐不爽其圖以列于後焉）



風后握奇外壘篇第六十四○（文淵閣本惟有握奇外壘圖今按下文即謂前握奇壘圖之數不應別為一篇當從閣本為是然閣本以陣圖總序為六十三握奇壘為六十四篇前後卷然有以總序入篇數者悉握奇篇下錄去一篇後人因拆圖說為二以足其數耳姑仍之）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一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亦如之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陣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率為地一萬四千尺率成二千三百三十三步○（原作三百三十三步今以算校正）以餘二尺積率成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為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壘內得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餘一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為

外壘

天陣居乾為天門　地陣居坤為地門

風陣居巽為風門　雲陣居坎為雲門○（坎疑艮圖亦誤）

飛龍居震為飛龍門　虎翼居兌為虎翼門

鳥翔居離為鳥翔門　蛇蟠居艮為蛇蟠門○（艮疑坎）

天地風雲為四正　龍虎鳥蛇為四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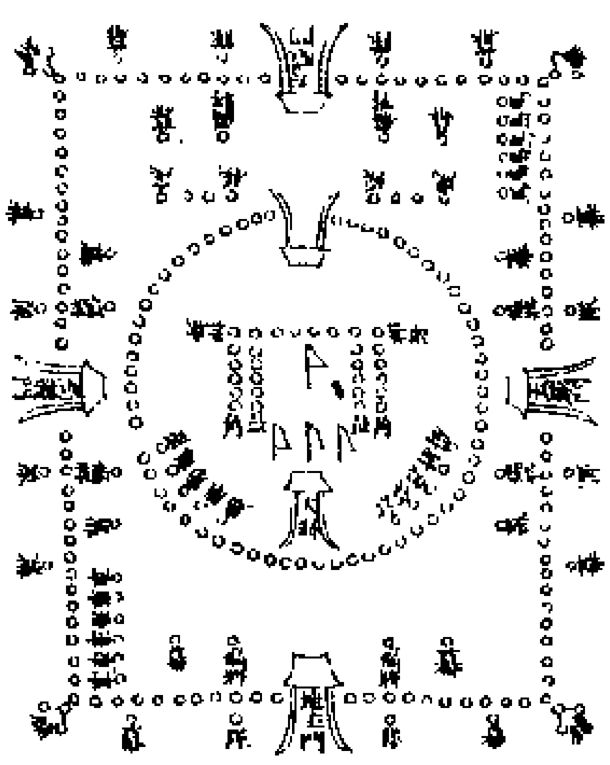
乾坤巽坎為闔門○（巽坎疑當從文淵閣本作艮巽）

震兌離艮為開門○（艮疑當從文淵閣本作坎）

有牙旗遊隊列其左右偏將軍居壘門內禁出入察姦詐壘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軸四隅有鋪以備非常中壘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壘內有地兩頃餘一百步　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居中壘

太白營圖篇第六十五○（從刻本次假月營圖後）

經曰參七星伐三星連體十星為十將軍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一將一千人十將一萬人率千人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七里餘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三百六步四尺營內有地一十八頃七十畝餘一百四十三步五尺三寸三分

地主居坎為地主門　和德居艮為和德門

高叢居震為高叢門　大炅居巽為大炅門

天威居離為天威門　大武居坤為大武門

太簇居兌為太簇門　陰德居乾為陰德門

四仲為開門　四維為闔門

外置牙旗遊隊四維門置鋪偏將軍居壘內以禁出入察姦邪十將幡旗圖畫以五色五行列之

右一將行得水黑幡幟旗圖熊額白腳青

右二將行得火赤幡幟旗圖鷄額白腳黃

右三將行得木青幡幟旗圖鷹額白腳赤○（原作青依左三將例改）

右四將行得金白幡幟旗圖狼額白腳黑

右五將行得土黃幡幟旗圖虎額白腳白

左一將行得水黑幡幟旗圖鷹額青腳青

左二將行得火赤幡幟旗圖鷄額青腳黃

左三將行得木青幡幟旗圖熊額青腳赤

左四將行得金白幡幟旗圖狼額青腳黑

左五將行得土黃幡幟旗圖虎額青腳白

中營二千人為左右決勝軍大將衛五百為幕二百五十人

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百六十六步餘四尺其中營小每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成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地二頃四畝餘一百五十七步一尺五寸九分

休門主一居子　生門主八居艮　傷門主三居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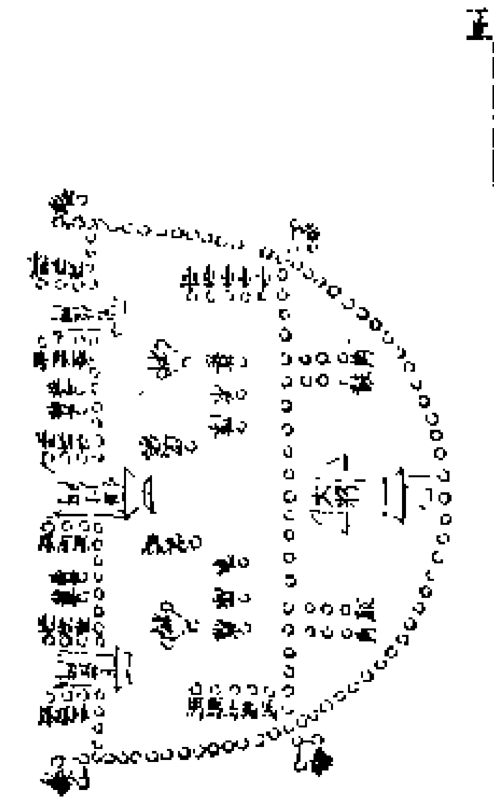
杜門主四居巽　景門主九居午　死門主二居坤

驚門主七居酉　開門主六居乾

右八門四維四仲准闕其門以致大將將軍旗纛金鼓如握奇法

偃月營圖篇第六十六○（此圖舊抄本錯亂參攷刻本）

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弦字依御覽三百三十五補正）地乘山狹之所下營也○（原本直下有形字山作小並依御覽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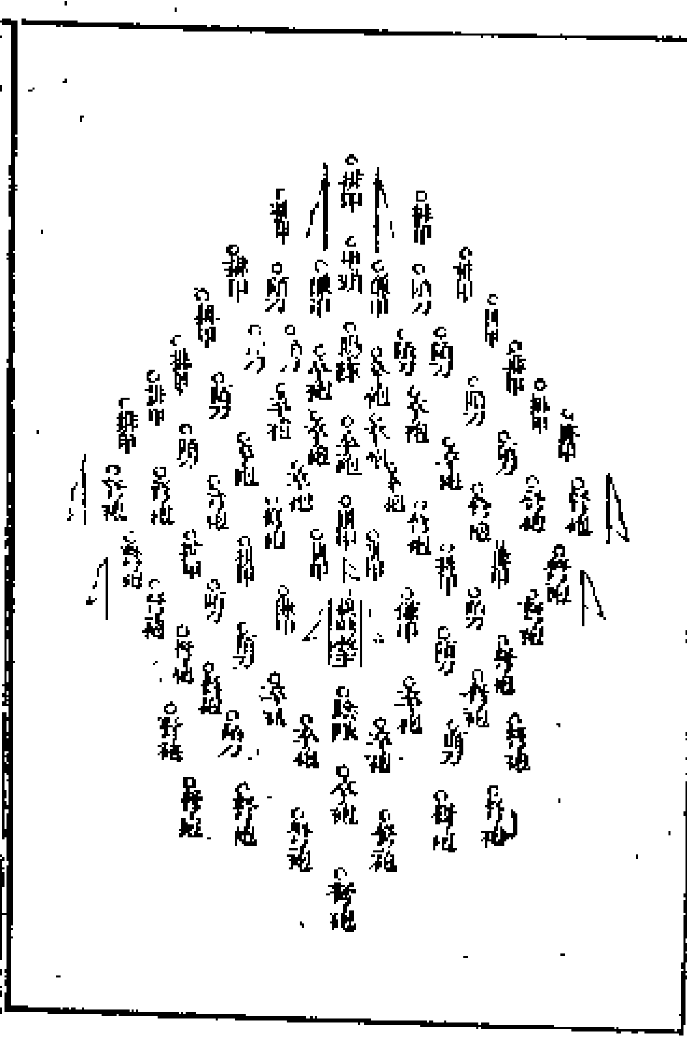


偃月外營幕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尺得一千六百步積步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為營輪四千人守地六千四百尺積尺得一千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二里餘三百四十六步四尺為弦弦置三門每門相去三百五十五步一尺五寸五分營內有地一十八頃八十畝餘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偃月中營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三百六步餘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中兩廂置土馬一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備鞍令士卒擐甲胄彎弓矢佩刀劍持矛盾左右上下以習騎射

陰陽隊圖篇第六十七

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爲火長一隊九人（○御覽二百九十九引此下有五九二字）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一十步其隊相去前後亦如之黃帝曰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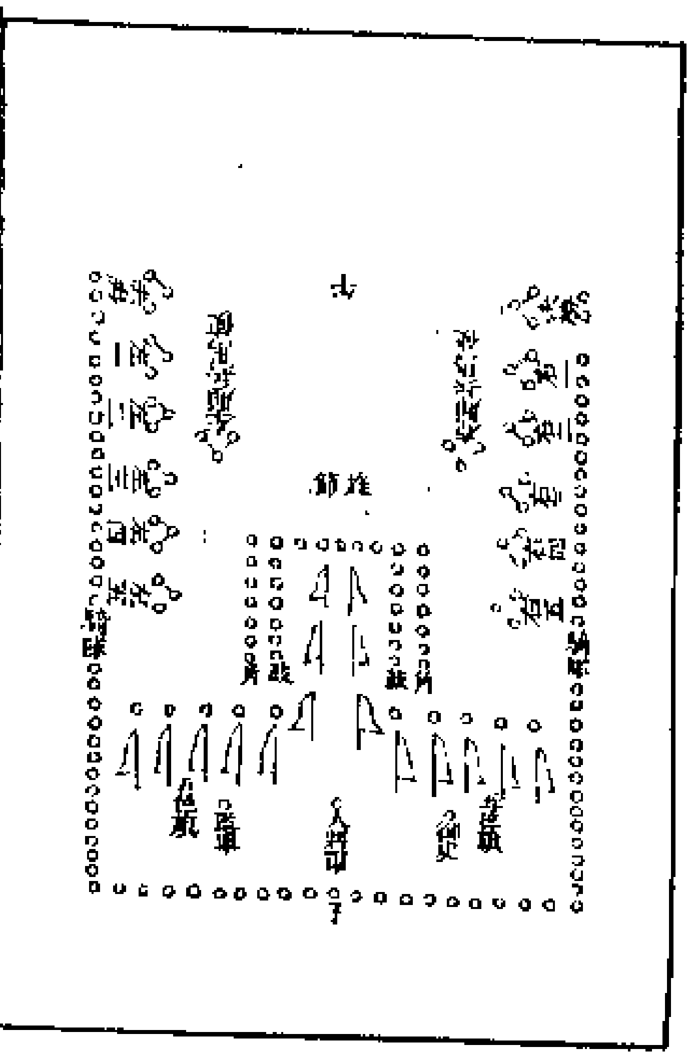
一隊布地三十六步一陣二十二隊布地七百九十二步方圓斜曲長短皆如之火長不預教習其支撥使亦在分數之內甲三十領六分戰袍二十領四分槍五十根十分牌十面二分弩十張二分陌刀十張二分箭四十副八分佩刀四十口八分棓十具六分



右守用陰隊左攻用陽隊弓弩布於各有行列前後陰陽不同

教旗圖篇第六十八（○此圖舊抄本寫脫參張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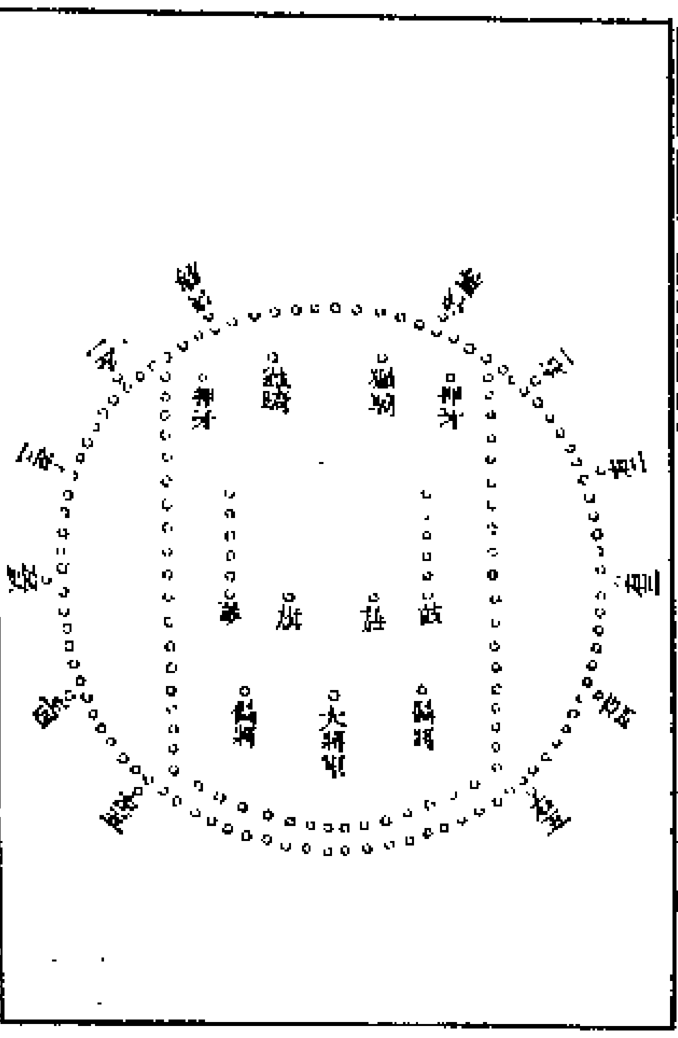
經曰春秋末並爲戰國將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競而春更名爲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此何處本脫大文衍一段字依御覽二百九十七改此用司馬法仁本篇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戰也孔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遊軍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別旗幟知行列詳部分乃一軍之節制也



凡教旗於平原高山大將軍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旌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副左右彀官騎隊如偃月形爲候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十將左右决勝將總一十二將一萬二千人兵刃精新甲馬旗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趨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奇正是也（○通典百四十九此五句有焉並文首有孫子所謂四字）進止有度徐疾有節以正合以奇勝聽音睹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離子午之地（○通典子午作中央）左廂陽向而旋（○通典有右字）右廂陰向而旋（○通典有左字）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寡散爲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隊伍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位前後左右無差尺寸經曰（○張刻本無此二字通典引同）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可從軍令（○張刻本云可以軍法從事）於是大將軍出五彩旗一十二面各樹於左右陣前每旗選壯勇士五十人守旗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右廂奪左廂旗左廂奪右廂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以教之

草教圖篇第六十九（○此圖舊抄本寫脫參張刻本）

經曰古之諸侯畋獵者爲田除害上以供祭祀下以習武事（○御覽二百九十七引此二句云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閱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鳥獸之肉衣鳥獸之皮後代人民衆多鳥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種植導其紡績以代鳥獸之命自是以後禽獸復爲山林下平土（○此句依御覽補）害禾稼人民苦之於是王公秋冬無事教習畋獵搏獸兵革習揚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臘日大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以伏乃具卒乘從禽於山澤以教之令知部分進退之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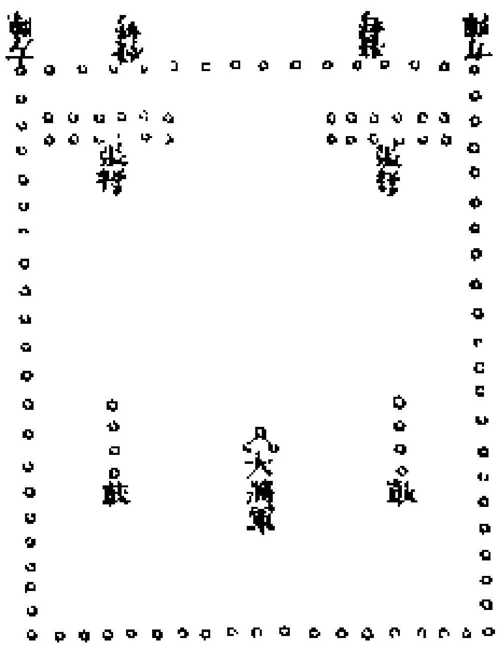


一人守圍地三尺一十二將守地三萬六千尺積尺得六千步（○原作得步六千依御覽乙轉）積步得一十五里餘六十步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二十步以左右决勝將爲校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爲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爲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處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騎其步卒旌幡守圍有漏禽獸者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

教弩圖篇第七十

經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響如怒故以名其弓也（○御覽三百四十八引作弩）弩剛洞堅自近及遠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名（○通典百四十九引作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射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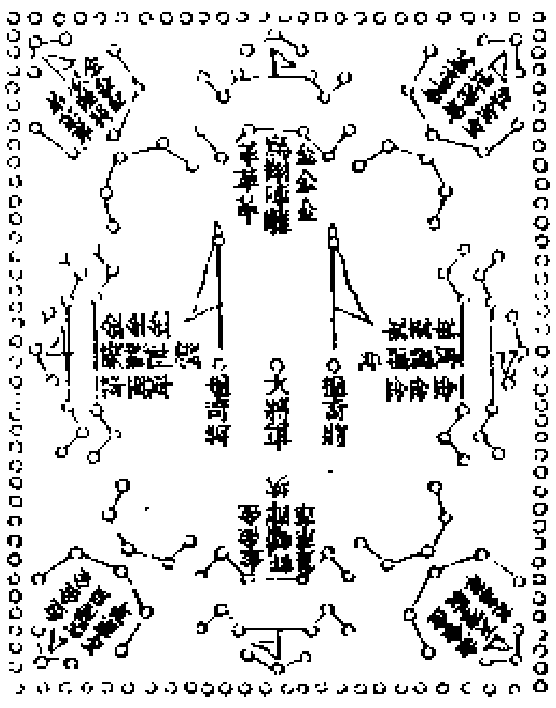
張弩射二百步步戰用之馬弩射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三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用弩也夫弩不離於短兵。（通典審作雜）當別爲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內陣中張陣外射排次輪回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置弩必處於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陣果非弩不利也。（此四句張刻本云爭奪山川隘塞之口摧堅破銳果非弩不克也）



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擡手垂衫襟左手承擡右手迎上當心開張張有闊狹左腿右轉。（通典轉作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賊若遠高擡弩頭賊若近平身放左右有賊迴身放賊在高處挈腳放放箭訖喝殺卻掣拗蜴尾擡弩還舊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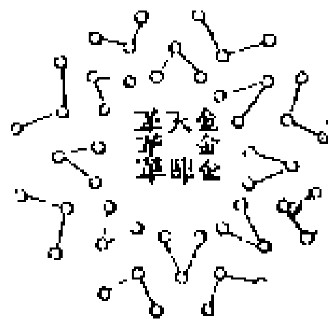
合而爲一陣圖篇第七十一。（舊抄本原圖錯亂參圖說及張刻本改正）

經曰從一陣之中離爲八陣從八陣復合而爲一（此句依張刻本補）聽音望麾以出四奇飛龍虎翼鳥翔蛇蟠爲四奇陣天地風雲爲四正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奇正二字依張刻本補此見孫武子兵勢篇文）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爲陽正爲陰陰陽相薄而四時行焉奇爲剛正爲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萬物無所不勝焉所謂合者即合奇正八陣而爲一也。（此二句依張刻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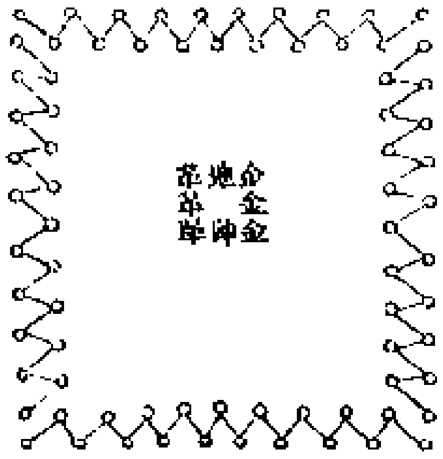


離而爲八陣圖篇第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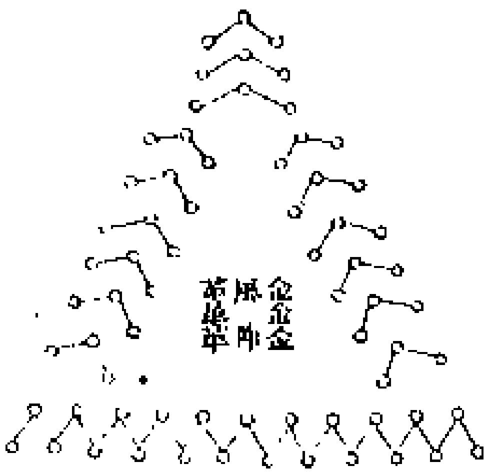
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爲八陣天有衡或圓布黃帝曰天陣圓。（御覽三百一引作方則爲圓張刻本無爲字）利爲主色尚元爲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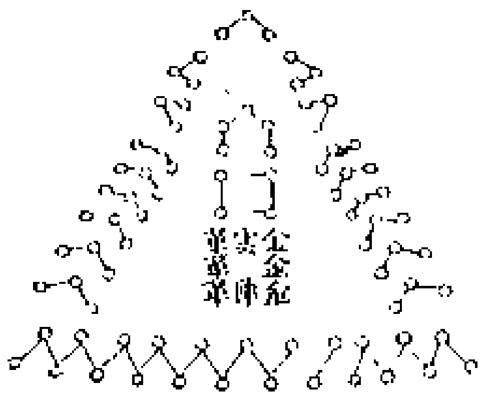
地陣方。（御覽此則爲方上有黃帝曰三字）利爲客色尚黃爲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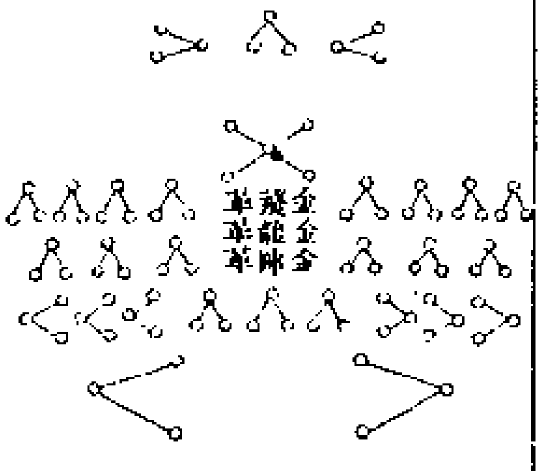
風附于天風象。（御覽此下有象字）其形銳首利爲客色尚赤爲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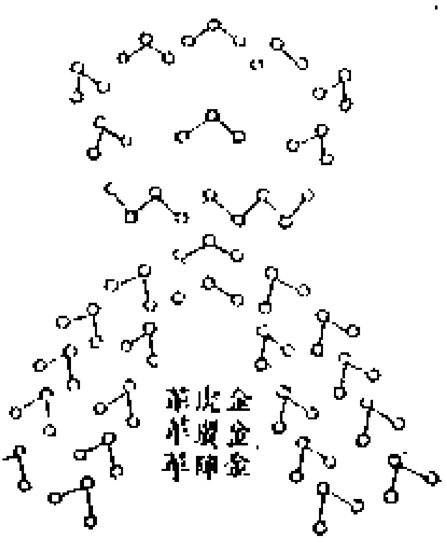
雲附于地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銳首利爲客色尚白爲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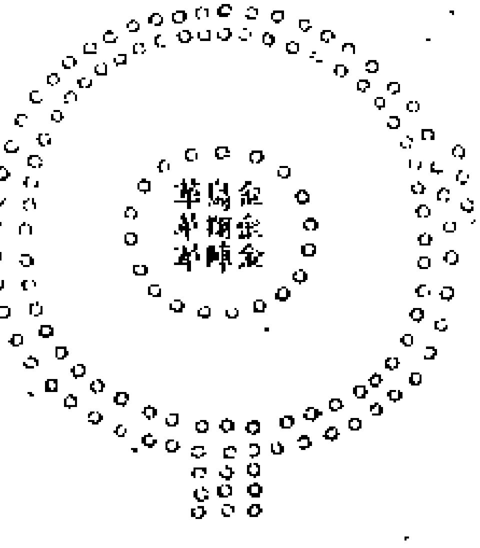
飛龍其形屈曲似龍。（張刻本云龍形屈曲變化莫測其陣象之敵亦莫得而測也）利爲主色上元下赤爲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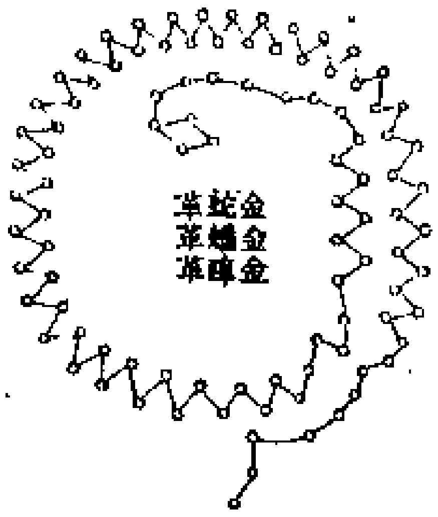
虎翼居中法翼而進其形空。（御覽法作氣空作斷）利爲主色上黃下青爲兌



鳥翔太公曰鳥翔者突擊之義也其形迅急利爲客色上元下白爲離。（此下二圖皆抄本傳蛇蟠陣從張刻本）



蛇蟠太公曰蛇蟠者圍繞之義也。（繞字依御覽補）其形宛轉利爲主色上黃下赤爲艮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六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七

祭文總序。（此下舊抄本並脫去以文淵閣本參張刻補篇題閣本作祭文叙也李方器序按序文中不及後持書藥方改依張刻本刪正）

經曰古者天子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諸侯祭其封內與雲出雨之山川神祇出師皆祭。（出師二字依張刻本補）並所過名山大川福及生人神祇爾雅云是類是禡。（禡字閣本並作旣依張刻本改與爾雅合）師祭也旣伯旣禱馬祭也師初出則禡軍之牙門騎馬擊牘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師用亦祭之其名山大川風伯雨師並祈禱則祭不過則否毘沙門神本西胡法佛說四天王則北方天王也于闐城有廟身被金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祇從羣神殊形異狀胡人事之往年吐蕃圍于闐。（此下原有吐蕃人三字今依張本）夜見金人被髮持戟行于城上吐蕃衆數十萬悉患疾莫能勝兵又化黑鼠咬弓弦無不斷絕吐蕃扶病而遁國家知其神乃令於邊方立廟元帥亦圖其形于旗上號曰神旗出居旗節之前故軍出而祭之至今府州縣多立天王廟焉一本云昔吐蕃圍安西北庭表奏求救唐元宗曰安西去京師一萬二千里須八月方到到則無及矣左右請召不空三藏令請毘沙門天王師至壽帝執香爐師誦真言帝忽見甲士立前帝問不空不空曰天王遣二子獨健將兵。（張刻本作獨健兵）救安西來辭陛下後安西奏云城東北三十里雲霧中見兵人各長一丈約五六里至酉時鳴鼓角震三百里停二日康居等五國抽兵彼營中有金鼠咬弓弩弦器械並損須臾

北樓天王現身

禡牙文篇第七十三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敢以牲牢之奠告於牙軍之神。（此軍字張刻本作旗）曰在昔三皇無師五帝有師所以伐叛內禦猾黠封豕逞凶。（張刻本作爲食）長蛇流毒寇掠我生聚殘害我邊陲我君恥不祥之器以伐謀爲兵要不戰而屈人借前箸爲籌策。（籌字依張刻本補）遂得東夷貢矢西旅獻獒川明海澄。（張刻本作晏）歷有年矣今戎狄遺噍醜虜還出。（原作起遼山今依張刻本）豺犬吠堯獍梟狼顧。（梟字依張刻本補）天子授我斧鉞錫我彤弓盧門分閫使專征伐惟爾乃神翼茲威武左霹靂右雷公天乙在前太乙在後風雹雨霰克勝羣醜枹鼓未揮元凶授首惟

衞英靈來歆斯酒。

禡馬文篇第七十四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衞騶牧馬之神曰古者庖犧氏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代人勞爾能簡齊和鑾舉應鼙鼓。（原字依張刻本補）附矢石殞奔衝聲嘶而涼風立至影滅而浮雲猶見穆滿八駿足迹接于瑤池王良驅馬入軍標于天漢國家恩覃八埏光宅九土。（原本八作無九作有並依張刻本改）王化潛謐。（張刻本作仁洽）白旗來庭浮鐵沈毛貢金納帛。（張刻本作蜀）而犲狼雖服反首逆鱗學三苗之不恭襲九黎之亂德叛而不討何以示威天子齋壇場拜飛將將軍身衞弭戈。（原作彌依張刻本改）手提金鼓揮陣雲。（張刻本作指風）以出塞乘明月而渡河晉將揮種埋落摘魑摘魅火烈具舉我武維揚。（張刻本虎加飄風）惟爾馬神使我馬肥風馳電轉龍驤虎奔。（原作龍驟虎奔今依張刻本）晶甲霜明草木皆偃飛矢星落江河斡旋一舉成功投戈脫甲示不復用休爾於華山之陽而已矣。（張刻本無此三字）

祭蚩尤文篇第七十五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牲牢之奠祭爾炎帝之後蚩尤之神曰。（此字依前兩篇後並補）太古之初風尚敦素摭石為弩。（張刻本作拋石為刃）弦木為弧今乃爍金為兵割革為甲樹旗幟建鼓鼙為戈矛為戟盾聖人御宇奄有寰海。（此二句張刻本作至人奄有寰宇）四征不庭服強畏威伐叛誅暴制五兵之利為萬國之資皇帝子育烝生義征不德。（張刻本作悳）戎狄凶狡蟻聚要荒今六師戒嚴恭行天罰神之不昧。（原作人之不昧今依張刻本）景禍來臻使鼙鼓增氣熊羆佐威邑無堅城野無橫陣如飛霜而捲木如拔山而壓卵火烈風掃戎夏大同允我一人之德由爾五兵之功。（原衍而已二字依張刻本刪）

祭名山大川文篇第七十六

祭名山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祭於某山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禍盈福謙亭育黎庶作鎮一方。（原本黎庶作黎蒸一方作方士今並依張刻本）國家天覆地載罔不宅心航海梯山來賓咸服。（張刻本[illegible]）獨彼凶醜千百成羣猾天虐人竊邊猾夏天啓其禍養成其凶皇帝取亂侮亡兼弱攻昧赫斯怒雷霆潛發雲風捲雷擊今則猛騎雲會八陣戎裝頓軍峰屯樵蘇林麓天道助順人情好謙天人共憤神鑑孔明何不雲蒸霧鬱。（張刻本雲蒸霧鬱）轉石飛沙助我軍威金師克獲牲牢匪馨明德惟馨

祭大川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少牢敬祭於某川之神曰惟神植德靈長善利萬物其柔也沈鴻毛浸纖芥其剛也轉巨石截橫山斷南限北決東奔西。（張刻本[illegible]越限奔）避高就下兵法形焉我君奄有萬國德洽四方伐叛懷遠詞文齊武是以扶餘肅慎左衽來庭夜郎滇池辮髮從事惟彼凶虜敢干天常負固憑山搖蜂蠆之毒乘危走險脅螳螂之臂。（張刻本作威）天子授我廟算不戰而屈人之兵士卒與我一心鬭敵有死難之志神居五行之長為百瀆之源藏蛟躍龍興雲致雨今大軍利涉全師既行。（張刻本作濟川）何不竭海若吐天吳驅風伯逐鯨鯢使波無漣漪屬有淺深成將軍之功。（張刻本作參）贊天子之威

祭風伯雨師文篇第七十七

祭風伯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少牢清酌祭于風伯之神曰惟神道出地戶迹遁天涯東盪而層冰斷散西烈則百卉摧殘鼓怒而走石飛沙翻江倒海安靜則雲屯浪息統柳開花暢百物以敷蕃使八方而寧謐達庶人之理暢大王之雄國家至德深仁豚魚服信杜絕奸慝。（張刻本左衽被髮）混一車書海晏河清遐安邇肅惟彼凶孽尚肆猖陵侮烏合之衆。（以下文例之下當脫一句）將蜂屯之徒險惡蟻壤蜉蝣朝菌背我天誅。（張刻本督作逆）曉露晨霜延彼性命。（原作延通特命今依張刻本）皇帝子育羣生。（原作羣[illegible]人今依張刻本）鞠養萬品乃威以斧鉞懷以惠和先誓居遂發殿臨境兩軍相見八陣將施惟爾神明號吼飈颷拔木偃草使旌旗指敵飛沙走石。（此一句下當）飛泰山之形蓋不見於虜目震雷霆之響近不聞於虜耳驟決偃仆敎我轅門兵不血刃而華戎寧謐矣。（原作兩中外寧謐而已今依張刻本）

祭雨師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此二字依前後文例補）某將軍某謹以

牲牢之奠致祭於雨師之神曰惟神禦陰陽而成氣馭風雲而施德感合風雷則禾木盡偃出霧露則卉物敷榮是賜惡盈蕩新室之衆驅茲助順濟全涼之師其賞善也如此其罰惡也如彼國家大業醇被休德洽如懷生之倫盡荷明德而戎胡倔強背竊邊荒使謀臣不得高枕武士不遑脫甲天子嗔目按劍發驍勇誅不道天下士衆蟻集星馳氣騰青雲精貫白日薰兔穴殲梟巢惟神何不傾湫倒海以助天威蕩寇清塵以張軍勢按劍則日中見斗揮戈而曜靈再晡。（張刻本作不晡）壯我軍之氣乃爾神之功

祭毗沙門天王文篇第七十八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稽首以明香淨水楊枝油燈乳粥酥蜜粽糉供養北方大聖毗沙天王之神曰伏惟作鎮北方護念萬物衆生悖逆肆以誅夷如來涅槃委之佛法是以寶塔在手金甲被身威凜商秋德融湛露五部神鬼八方妖精殊形異狀襟帶羽毛或三面而六手或一面而四目瞋顏如藍磔髮似火牙崒嵂而出口爪鉤兜而露骨視雷霆喘雲雨吸風飈噴霜雹其叱咤也豁大海拔須彌。（原本作擢依張刻本改）摧風輪粉鐵圍並隨指呼咸賴驅護國家欽若釋教護法降臨萬國歸心十方向化惟彼胡虜尚敢昏迷肉食邊氓漁獵亭障天子出師問罪要荒天王宜發大悲之心輕護念之力殲彼凶惡助我甲兵。（原作助我兵數彼內頭今依張刻本）使刁斗不驚太白無芒雖兵集於邊將而功歸於天王。（原衍業字依張刻本刪）捷書類。（此行依張刻本補）

露布篇第七十九

某道節度使某牒上中書門下破逆賊某乙下兵馬使告捷事得都知兵馬使某牒稱今月某日某時於某山川探見賊兵與戰俘斬略盡今乘勝逐北未暇點檢殺獲生級器械牛馬續申上者天威遐播。（張刻本[illegible]）狂寇敗亡將靖烟塵同增歡忭謹差某乙馳驛告捷具狀牒上中書門下謹牒某年某月某日某官牒

判官某官某行軍司馬某使某官某道節度使奏破某賊露布事拔賊某城若干所生擒首領某人若干斬大將若干級

斬首若干級獲賊馬若干匹甲若干領旗若干面弓弩若干張槍若干條旁牌若干面衣裝若干事件應得者具言之。（此條原脫上文今依張刻本補之下條同）

中書門下尚書兵部某道節度使某官臣某言臣聞黃帝興涿鹿之師堯舜有阪泉。（原作丹水二字依張刻本改）之役雖道高于千古猶不免于四征。（兩于字依張刻本補）我國家德邁唐虞功格虞夏。（張刻本作商字）蠢茲狂狄昏迷不恭大逆成羣犯我亭障臣今令都知兵馬使某官某都統馬步若干人爲前鋒左右再任虞候某官某領強弩若干人爲奇兵于某處設伏虞候總管某領陌刀若干人爲後勁節度副使某官某領蕃漢子弟若干人爲中軍遊騎以某月日時于某山川與賊大軍相遇塵埃漲空旌旗蔽野臣令都知兵馬使某官某大將軍當其衝左右虞候張兩翼勢欲酣戰伏兵竊發賊衆驚駭虞候某張強弩陌刀相繼而至鋒刃所加流血漂杵弩矢所及撤亂旗鼓。（此四句張刻本作白刃霜飛紅血星濺）賊人棄甲曳兵而走我軍逐北者五十里自寅至酉經若干陣所有殺獲具件如前人功何能天功是賴臣謹差先鋒將某官某奉露布以聞特望宣布中外用光史冊臣某頓首謹言某年某月某日掌書記某官臣某上

藥方類（。此行依張刻本補）

治人藥方篇第八十

經曰藥者和草木之性治人寒熱燥濕之病道達經脈通理三關九候五藏六府扶衰補虛夫稠人多厲疫屯久人氣鬱蒸（。人字依張刻本補）或病瘟瘴瘧痢金瘡墮馬隨軍備用藥與方所必須也茲錄于左

療時行熱病方

梔子（二十枚）乾葛（五兩）茵蔯（三兩）升麻（三兩）大黃（五兩）芒硝（五兩）

右六味爲末米汁調服空心三錢匕須臾利不利則暖粥投之利多服漿水止之陰陽毒不可服

療赤斑子瘡

梔子（二十枚）茈胡（三兩）黃芩（三兩）芒硝（五兩。張刻本多茵蔯）

右爲細末飯飲調下三錢匕以利爲度

療天行病方

瓜蔕（四十九枚。張刻本作瓜蔕）丁香（四十九枚）赤小豆（四十九枚）

右爲末井花水調服空心方寸匕次兩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良久乃愈。（療此文則作凡番書爲是）

療瘴疾方

鱉甲（二兩）常山（二兩）甘草（二兩）松蘿（二兩。張刻本無甘草）

右爲末用烏梅煎湯調服方寸匕日二服少加之以吐爲度如不差服後方

當歸六味散

當歸　白朮　細辛（以上各五兩）桂心（三兩）大黃（五兩）朴硝（八兩熬）

右爲末平旦空心服方寸匕加之以利爲度

療溫瘧者可服鬼箭十味丸方

甘草　丁香　細辛　蜀椒　烏梅肉（各三兩）地骨皮　橘皮（各四兩）白朮　當歸（各五兩）鬼箭（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烏梅湯送下再服加至三十丸三五日後覺腹中熱以粥飲壓之

療痢病方

黃連　黃芩（各五兩）黃耆　黃柏（各四兩）龍骨（八兩）

右五味爲散空心米飲下方寸匕日再加至三寸匕止

療裂痢方

白朮（六兩）附子（四枚炮去皮）乾薑（四兩炮）細辛（五兩）油麵末（一升熬黃色。張刻本作神麯）

右爲末以粥飲如前法

療血痢方

阿膠（炙）黃柏（炙各四兩）乾薑　艾葉（各三兩）犀角末（五兩）

右爲末如前法服

療膿血痢方

黃耆（六兩）赤石脂（八兩）艾葉（三兩）厚朴（炙三兩）乾薑（炮三兩）

右爲末服法如前

治霍亂方

巴豆（一兩去心熬）乾薑（三兩炮）大黃（五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米飲服三丸以利爲度不利以粥湯投之

治腳轉筋方

生薑一兩（。此四字依張刻本補）拍碎水煎五合服之即愈本方云生薑一斤煎二升半服之

入戰辟五兵不傷人方

雄黃（一兩）白礬（二兩）鬼箭（一兩）羖羊角（燒二分半）竈中土（三分。張刻本無此味）

右爲末以雞子黃並雞冠血爲丸如杏子大帶一丸於小囊中繫腰間及臂上勿令離身亦辟一切瘴

療馬藺瘡方

灰汁數斗暖者洗瘡處愈又以馬糞汁亦可

療馬腸垢者人作瘡方

馬鞭稍二寸燒灰飛鼠七枚各燒灰敷之

療金瘡方因發者及傷裂突出腸方（。方因發者四字似有誤張刻本云治金瘡傷因之及腸出者方）

黃耆　當歸　芎藭　白芷　續斷　黃芩　細辛　乾薑　附子　芍藥（各三兩。張刻本無細辛有鹿茸）

右爲末先飲酒醉次服五錢匕日三服又云服半錢匕日三服加至方寸匕效

療金刃中骨脈中不出方

白斂　半夏（各等分）

右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至二十日自出立愈

療金瘡傷中破驚方（。驚字誤張刻本云治金瘡破傷方）

火燒葱取汁塗之立愈亦用女人中衣裙者以熇灸熨之爲愈

療馬墜損有瘀血在腹內方

生地黃五升研爛以酒捎汁一盞日三服愈又方地黃二升擣令爛以無灰酒半升煮三沸重戶地暖飲之常令醺醺

療馬墜折傷手腳骨痛方

擣大麻子根（。張刻本作大麻根下同）并葉取汁服之氣下乃蘇若無大麻根葉研子溫酒服亦可

治馬藥方篇第八十一

經曰馬有四百八病（。張刻本作四百四十八病）蓋在調冷熱之宜適牧放之性（。此句依張刻本補）常加休息不可忽覷之也馬之係于軍也至矣重矣（。自不可忽覷以下並依張刻本補）

春夏常灌馬方

鬱金　苦參　當歸　大黃　升麻　黃連　細辛

今方不用當歸苦參細辛加入黃柏栗藍青葉梔子秋冬加官桂乾薑共爲末（○已上張刻本但云各等分爲末）每灌七錢蜜油各一合湯半升攪勻灌之其冷氣則加乾薑官桂各一兩令多以（○張刻本無此三字）糯米黃粥半升油五合豬脂四兩蜜三兩（○張刻本無此味）早飲了喫之候日色溫來日復喫之

馬熱不食水草方

芒硝　鬱金（○張刻本各等分）

右每灌七錢入酥半兩水一升攪勻灌之又云刺帶脈出血良

治馬漏蹄方

先以刀劙令穩便次以髮灰羊脂塡了以黃蠟封固之

療馬內黃不食水草鼻喘臥數起口張喘急頸微垂利方

青黛（三兩）大黃（二兩）白礬（五合）

右爲末每灌三七（○張刻本作三錢）油蜜各一合溫水一升灌之立愈馬有黑汗出臥不起汗流如珠顫喘氣急背汗淡即死鹹即不死取人汗襪燒湯接濃汁灌三升差又方刀子割馬尾小頭作十字使出血以人糞塗之良或燒人糞以亂髮附之差

療馬轉胞不大小便方

以人糞並大蒜搗湯成膏納尿孔內則立尿又鞭馬腹於後蹄間挽之令跳自止（○張刻本跳下有胞字止作蹲）

療馬結草方

以熱手捻令結消不消以火灸之摘蒂柄氣之

療馬蟲顙方

桑根皮　大棗肉　葶藶子（各一兩熬令黃另研作膏）

右和勻水三升煮之一時辰令低頭滴鼻中惡物愈次以大黃油雞子清灌之又曰桑白皮一握搗乾煮棗五十枚煮取漿葶藶子六兩熬令黃以水六升桑根大棗並煮取一大升汁去滓內葶藶子膏攪勻相得更煎取強半停令冷曉得所分爲兩度灌所患之鼻如人行八九里一灌乾地著草繫頭低即出鼻中惡物令甚走又以大黃油雞子清灌之愈（○又曰以下疑後人從他書竄入張刻本無此文）

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八

雜占總序

經曰天文者懸六合之休咎兵書者著六軍之成敗今約一戰之事編爲篇目其餘災變略而不書夫天道遠而人道邇人道謀而陰（○兩字依下句例當作於）故曰神成於陽故曰明人有神明謂之聖人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人若謀成策員（○張刻本作完）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合之人若謀缺策敗則雖使大撓步歷黃帝拔元（○拔字疑）甘德占星巫咸望氣務成災變風后孤虛欲幸其勝未之有也蓋天道助順所以存而不亡若將賢士銳誅暴救弱以義征不義以有道伐無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可博而解不可執而拘也

占日篇第八十二

經曰日者實也光明盛實布照四方神靈御之羲轡向之太陽之精積而成象光明外發體魄內含故人君法之吉凶禍變則必照臨下土

日珥者拜大將軍一曰（○二字依張刻本補）有軍在野珥南則南勝珥北則北勝東西準此

日兩珥相對（○原本珥作軍又脫日字依張刻本補正）將欲解和

日暈而珥外軍凶

日抱暈隨抱軍勝

日有白足破軍殺將

日有背氣色青赤曲向外爲背叛之象其下有叛臣將軍守邊有二心

日有玦氣似背有枝直向外如山字兩軍相當所臨者敗

日有暈氣傍日周員中赤外青（○外原作則依張刻本改）軍營之象對敵之士色濃厚者隨方軍勝

日月皆暈兵陣不合七日暈不解不可起兵暈而珥外兵凶

日抱暈而珥者易上將

日暈而玦者（○張刻本玦作抉下同）兩軍相當隨玦兵敗

日暈而直氣在旁所臨軍勝

日暈而背虹珥反直而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

兩軍相當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戴大喜

日暈而有兩珥在內外者並有雲聚不出三日下有圍城

占月篇第八十三（○占月下原有氣色二字依前後例刪）

經曰（○二字依前後例補）月者陰也盈極必缺太陰之精積而成象光以照夜女主之義比德刑罰吉凶休咎以警戒于下土

月有暈先起兵者勝

月暈抱戴有赤色在外外人勝在內內人勝

月暈歲星（○二字原作抱戴今依張刻本）赤色明客勝

火入月守色惡客敗色明客勝

月暈鎮星不明主人勝色明客勝

月暈太白色不明主人勝色明客勝

月暈辰星不明主人勝明客勝

月蝕光先起兵有客且勝

軍出月蝕凶

月蝕房嫌大風起

月蝕參伐兵起有軍不勝

占五星篇第八十四（○此下四篇原本並不分段今依張刻本析之）

經曰五星者昊天上帝之使也聚受帝命各司其職雖幽潛深遠罔不悉及之故福德佑助禍淫威刑或順軌而守常或錯亂而表異光芒角變色動衰盛居留干犯勾衛掩滅所以告示下土

凡五星各有常色木體青歲星青熒惑赤（如參左肩狀）鎮星黃太白白（如五車大星）辰星黑（○原本此下有凡五星青爲饑憂赤爲兵旱交爭黃爲女主吉白兵喪黑水疾二十四字與本條大同小異疑後人從他書錄入張刻本無此文）

凡五星黃角兵交爭赤角犯我城白角有邊兵青角憂喪生黑角死喪行

凡五星色變背者青憂白兵赤旱黑喪黃則天下大熟（○此句原本惟有黃熟二字今依張刻本）

歲星占

木乘金偏將軍死

木金合鬭將死

木守七星天下起兵

木乘斗鬭有憂番主死

木入畢中邊起兵

木犯畢附耳起兵

木守參伐有兵

木犯井起兵

木經柳有兵

木守軫龍兵

木入軫大將軍與兵吉

木入五車兵起

木守羽林兵起

木犯參旗大將軍出征凶

熒惑占

火用宜背火在鶉火之次宜背午地他皆倣此

火犯木土為大戰傳云亡偏將軍

熒惑與太白偏將軍死

火與太白相逮而鬬破軍殺將客勝

火入太白中上出破軍殺將客勝

火所不利先火起（〇此七字費解張刻本無之）犯左右角有兵

火守亢有兵

火入亢有兵水災

火入房馬貴火出房馬賤

火入犍兵起

火犯南斗破軍殺將一年吳主死中國飢

火入牛破軍殺將越主死

火入須女入危兵起

火犯東壁伏兵起

火守昴胡入不安入昴匈奴破期三年

火犯畢左角大戰右角小戰五星犯畢邊兵起

火犯附耳兵起

火犯觜趙凶兵起犯參兵起

火入東井一星將軍戮死

火犯輿鬼兵起

火守七星外有兵起

火乘張有兵火與張合兵起火守張大將軍驚

火犯鉞邊兵起

火入軫有兵

火行南河界有邊兵

火犯太微上將上將亡次相次相亡（〇張刻本云火犯太微宮門左右大將亡犯右右大將亡）

火犯角大臣亂而有變

火入亢有白衣會主將死人多疾疫

火入氐主兵起失國天子惡赦吉

火犯心戰不勝大將亡絕嗣大臣亂主出營有哭泣

火入尾臣下妖淫年多妖祥大亂

火入箕殺大貴妃后惡之燕主死

火入虛齊王死相出走兵罷

火犯畢人疫臣反主崩大水兵起

火入壁魏主死天下兵起留壁二十日有土功米貴女主惡之

火犯奎魯王凶大水大疫大臣謀主

火犯婁有暴兵死主大飢盜賊起

火犯胃趙有大兵主大勝

火犯鬼執法有誅天下大疫有女喪大赦吉

火犯柳有土功

火犯星大臣亂易服色

鎮星占

土犯左角大將戰死水災土守右角兵路不通

土守亢有兵臣下反

土守犍大兵起

土入天廟有兵起

土守旄出入有客兵至不過五日自去

土入奎兵起

土入婁邊兵起天下凶

土入胃客軍敗主軍勝

土入昴番人為亂番主死

土入觜兵起

土逆行守參有胡兵

土守井（〇原作牛今依張刻本）越兵起

土出入閶舍七星兵起負海大賓

土守張多盜賊兵起與土功

土入軫兵發而自敗

土入天廄有兵

土守南河蠻夷起兵邊界有變

土出東掖門為將事東出德門出西掖門為將守事西出刑事（〇按此有脫誤開元占經引石氏曰填星出東掖門為受將命東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門為將受命西南出刑事也）

土犯氐星皇后惡宮人死天下大疫

土犯房天下相伐皇妃亡胡兵起

土犯心天子絕嗣將相死放大赦修德吉

土犯尾天下不安后妃惡之

土犯箕大亂女主惡民流亡大兵起

土犯斗其國失地先水後旱（〇水字依張刻本補）大臣逆亂

土犯牛有奸賊牛馬斃于道天下急宜赦

土犯女更法令天子有行女喪

土犯虛有刑令大發（〇此二字張刻本作一日張）有客兵鈇鉞用

土入危天下亂國亡將死人哭泣

土入室關梁不通貴人死女子流橫

土犯壁遠方入貢（〇張刻本有日二字）國大水天下立主

土犯畢令不行將相亡

土入觜相死兵大起侵死有反者

土犯參多水旱邊兵起

土入井水旱大臣死

土犯鬼多戮死秦地有反

太白占

太白一名長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招搖之使其性剛其義斷（〇原闕斷字依張刻本補）其事收其時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兵馬為大將軍為威勢為割斷為殺伐故用占之是以重述其德異於常星也

金體大而色白光明而潤澤所在之地兵強國昌兵出則出兵入則入順之吉逆之凶出高深入吉淺入凶先起勝出下淺入吉深入凶後起勝

金晝見有軍罷無軍軍起

金出東方始出爲德月未盡三日在月南得行在月北失行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北國當之

金出東方月未盡三日（張刻本盡作望）在月北負海之國不勝在月南中國勝（○原作中邦不勝下又有在月北敗爲失行金入必敗兵二句按金在月北之占已見上文故依張刻本刪正）

金出西方爲德月三日金在月北負海之國大勝在月南中國不勝（○原作負海之國一度今依張刻本與上條一例）

金與月相夾有兵拔城偏將大戰金與月共出守者屠城

金與列宿相犯小戰與五星相犯大戰金在南南軍勝在北北軍勝

金出東方舉事用兵順之吉逆之凶西南北皆倣此

金守南斗三十日夷狄來侵

金入羽林兵起

金蝕昴畢胡王死

金光暗戰不勝將軍死

金變色戰勝（○張刻本作戰不勝）隨方色而占之色青主東方他皆倣此

金入月客軍大敗野有死將

金白而角支可戰赤而角武不可與戰金與木合無怒必戰

金應出而不出應入而不入此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將所受之邪不可與戰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必有敗軍于野金受十日後將軍死

金初大後小兵弱初小後大兵強

金有角兵敵戰吉不戰凶順角指處擊之吉逆凶

金行遲兵遲金行速兵速金大行用兵疾吉遲凶金入則兵入出則兵出兵行法此

金木一東一西者侯王一南一北兵乃伏

金犯畢左角左將死（○此下原有金入月客將死二句按金入月之占已見前故依張刻本刪正）

金出而水沒金水俱出東方東軍勝俱出西方西軍勝若水居金前前軍罷水居金南大戰在金北小戰金進則兵進退則兵退金出未高而敵深者勿與戰去而勿追

金赤角兵戰白角軍起黑角軍罷青角軍憂白角又主國喪軍亡隨角所指處應

金晝見是謂經天金犯五星有大兵起犯火大戰在南南勝他皆倣此

金犯角大戰不勝將軍死

金干亢大戰不勝將軍死（○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臨房赤色有兵戰

金入留守尾兵起于野將士滿道

金入南斗將軍死金犯南斗必破軍（○此下原衍將字今刪正）

金犯牽牛將軍失其衆守牽牛兵起

金入危犯守有兵起

金入營室暴兵滿野將軍死

金犯東壁大兵起

金入奎兵起一曰外國兵入（○此六字原作國兵來入殊不可解今依張刻本）

金犯婁將軍功

金犯胃兵起

金守昴胡王死四夷憂

金犯畢邊兵起金犯畢左角晉兵大戰金入畢口兵有僞

金犯觜兵起鈇鉞用

金守參邊兵起左右有大將憂金犯參伐兵起

金守東井將軍惡之金入東井大兵起

金犯輿鬼大兵起（○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入柳大兵起盈地

金犯七星將軍出塞（○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入翼大將死天下兵起

金犯軫其國出軍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爲覆軍

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在外解

金水俱在東方負海國勝

水入月主人敗兵亡地

水金合旗出（○張刻本無此二字）破軍殺將客勝視其所指以命破軍

水環繞太白與兵大戰客勝主人敗

水遇金其間可容劍小戰則客勝

水出太白左小戰磨太白又去三尺大戰水在金北利主人在金南利客

水守房番兵敗木守箕番兵起

水干昴夷狄兵起

水守心大臣相殺大水異姓立王

水犯尾大水

水犯箕有赦若守左角動色貴臣戮死

水犯斗大臣誅一曰兵守赤色天下敗兵犯斗（○張刻本無此十二字）五穀不成

水守女有婚娶事萬物不成犯虛天下亂多水

水犯危大水有後喪（○張刻本作文主喪）臣謀君主

水犯室有兵大水

水犯壁刑法苛朝廷有憂犯奎有火爲害

水乘昴出其北胡王死中國大水

水入畢有兵出北胡王憂出南中國憂

水犯觜發兵

水守參伐星移南南蠻下移北北胡侵

水入東井星進兵進星退兵退

水犯輿鬼兵起水入庫（○張刻本有積字）兵起

水入柳牛馬貴

水犯星臣下亂

水守張兵起大水

水入翼中刑及賢相大凶（○張刻本云兵大作大臣戮憂）

水犯軫大兵起（○張刻本云有大臣憂）萬物不成

水犯角大水舟航相望

水犯亢大水（○張刻本作大疫）

水干犯五車星兵起水留心南河兵起西方

占流星篇第八十五

經曰夫流星者天之使也自上而降下曰流自下而升上曰飛大者曰奔星小者曰流星星大則使大（○此句星字原在下句末故張刻本移置此）星小則使小此謂紫微宮太微宮出入而徐行漸經于列宿之次也或干列星之坐（○此下原有爲使也憂大兵之象行疾則兵疾行遲則兵遲十七字與上下文不相屬今依張刻本）非二宮所出者並爲妖星

流星赤色有角者四夷有兵前赤後黑兵敗將亡
流星入參不出先起者勝後起者敗
流星干七星者兵起
流星入建星者色青兵起
流星入河鼓者大將軍亡出河鼓兵出入河鼓兵入（○張刻本無此十字）
流星入王良馬盡驚
流星入天將軍中驚流星入將入星出將出
流星入紫微宮匈奴兵起
流星入三台大將出
流星入騎官騎官死
流星入羽林兵大起
流星抵北落兵大起
流星出天宮匈奴兵起
流星抵天市垣大將出
流星抵天狗犯弧矢將有千里之行
流星出天廄兵馬出

占客星篇第八十六

經曰客星者非本位之星故曰客星也色白如氣勃勃然似粉絮故所過之宿分野必有災害
客星出營室無兵則兵起有兵則兵敗
客星入奎破軍殺將
客星犯婁（○張刻本作奎）胡人亂
客星入昴胡人犯塞
客星入畢邊有急兵
客星干觜城壘虛軍儲少軍民餓死
客星守張（○張刻本有主大風三字）將軍有陰謀兵起
客星入招搖番兵大起
客星入天槍中兵起
客星入天棓兵起
客星犯文昌將星色蒼將有憂色赤將驚色黃將有喜色黑將死
客星守傳舍胡人入中國

客星守天雞天下兵馬盡驚
客星守天街胡王死
客星入庫樓與守南門（○張刻本作南河）守軍市守老人皆主兵起
客星守騎官將受士卒散
客星入北落師門虜人入塞兵起
客星入天倉粟大貴
客星入天廄兵起馬死
客星入天弓天下弓弩皆張
客星出天弓（○張刻本作大宮）匈奴兵起
客星守狼貳狄來降
客星守弧南夷降
客星守車騎西羌來降
客星守九州殊口貢海國不安
客星入天飾番王死

占妖星篇第八十七

經曰妖星者五星之餘氣也結而爲妖殊形異狀凶多吉少所見之分必有災害
奔星所墜之下有大兵來
流星前赤後黑客兵敗散
流星從敵營上來我軍上鋭者有鬭柴來試吾兵
流星尾長二三四尺者耀耀然軍使也色赤者將軍使也
流星色青赤有光尾長三四尺者名曰天雁將軍之精華也兵從星所指者勝
流星色蒼白爲使色赤有兵色黑將死
飛星如大瓮後大曉然白（○張刻本無此五字）前卑後高所謂頓頑大將死邑削
飛星後化雲者名曰大滑流血積骨之象
枉矢類流星色青蛇形如矢向枉道所指將軍死
天狗如奔星有聲墜如火光炎炎燭天其下有積尸流血狗來食之

占雲氣篇第八十八

經曰天地相感陰陽相薄謂之氣久積而成雲皆物形于下而氣應于上是以荊軻入秦白虹貫日高祖在沛形雲上覆積蓄之氣而成宮闕精之積必形于雲之氣故曰占氣而知其事望雲而知其人也

猛將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先發此氣如無將行當有猛兵起吉凶以日神占之（○張刻本神作辰）
猛將之氣如烟如霧沸如火光照夜猛將之處有赤白氣相遶猛將之氣如山林如竹木色如紫蓋如門樓上黑下赤如旌旗如張弩如塵埃頭尖本大而高（○張刻本多下有伏兵句）兩軍相當敵軍器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愈明此皆猛將之氣不可擊也
敵人營上氣黃白潤澤將有威德不可擊也氣青白而高將勇大戰前白如卑後青如高將怯士勇前大後尖小將怯不明
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敵上氣青而疏散者將怯然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裏山形將有陰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之上速戰大勝
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之氣不可當若在吾軍之上速戰大勝

勝軍氣

氣如火光如山隄如塵埃粉沸如黃白旗旌無風而飄揮指敵此勝軍之氣所在不可擊
雲氣如三匹帛前橫後大如樓櫓如赤色者所在兵鋭不可擊
軍上有氣如人持斧如蛇舉首而向敵者皆勝軍氣如匹帛者此助勝之氣所在不可擊
軍上氣如覆舟如牽牛如鬭雞所在不可擊
軍上有五色氣連天不可擊（○此條依張刻本補）
軍上有雲氣如華蓋如飛鳥如伏虎所在不可擊
軍上氣如五馬頸低尾高如杵如赤馬在黑氣中如黑人在赤氣中如杵在黑雲中如人十十五五旌旗在黑氣中赤色在前者皆精悍不可擊

敗軍氣

敗軍之氣如馬肝如死灰如偃蓋如臥魚乍見乍隱如霧之

隊朧此衰氣也若臨敵上宜急擊之

雲氣如壞山從軍營而墜軍必敗

雲氣白黃昏發（○原本但有氣昏發三字依張刻本補正）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

軍上有氣一斷一續者軍必敗

軍上黑雲如牛狀如豬脂如羣羊（○張刻本云軍上有黑雲氣狀若牛豬羣羊）名曰瓦解之氣軍必敗

軍上有雲氣如雙蛇繚擊勿失

軍上氣如塵灰如粉如烟雲霧勃勃撩亂者軍必敗

軍上有五色雜氣東西南北不定者或如羣鳥亂飛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敗船或如臥人無手足或如覆車散亂不起者皆敗軍之氣擊之必克（○此下係依文淵閣本其張刻本與閣本文全異今不具列）

軍上氣上大下小者士卒日減

軍上十日無氣者其軍必敗

軍上十日無氣忽有赤白氣乍出即滅者外聲欲戰實欲退散宜擊之

軍上氣出而半絕者欲散漸盡去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災深赤氣如火光從天而降入軍中兵亂將死

軍上氣乍見須臾散盡或前高後卑或黑氣如牛馬形從雲氣中漸入軍中名曰天狗食血其軍散敗

兩軍相當十里之內三里之外望彼軍上氣高而前白後青者敗氣也

雲氣如人頭雞兔臨軍上雲蓋蔽蒙暗晦者宜急走不然必敗

軍上氣先青而後黑者其將必死

敗軍之氣如燃生草之烟前雖銳而後必退

軍上氣如丹蛇者如尾在雲霧中臨軍上者中人與外人通

軍行有白氣如豬來臨者大驚宜備

日暈有氣如死蛇屬暈者不利先鋒

日暈旁有赤雲如懸鐘其下有死將

日月暈有背所臨者敗

白虹及蜺入營者敗

日暈有四玦在外軍悉敗散日暈薄及後至先去其下敗軍來降

氣如人十十五五皆低頭叉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為緣者

白氣如烏趣入屯營連絡不絕須臾下者當有來降

城壘氣

正白如旌旗或白氣如旗而赤界其邊或氣出于外如火烟或有雲分為兩截狀如城壘皆堅而不可攻

白氣如城中南北出者城中黑氣如星名曰軍精急宜解去

赤雲或黃雲臨城城中喜青雲從軍城南北出者不可攻

城中有雲青色如牛頭觸人外向者城中有氣出東其光黃大堅城也

白氣中出青氣入北反覆回邊不可攻

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者為城輔勿攻

城壘氣出于外如烟火者或如雙蛇舉首向敵或赤氣如杵自城中出向外內兵突出客敗

凡攻城有諸氣自城出兵不得入

濛氣繞城而不入城外兵不得入

日暈有青氣從中出四起者鬪中勝

凡攻城有黑氣臨城上者積土固險之氣黑者水之氣城池之象也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城我不可攻

凡圍城平旦視圍上氣鬱鬱如火光芒其勢翕翕然者其方救至無者救不至受圍者望外救亦以此占

伏兵氣

氣如赤杵幢節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氣中或黑氣渾渾圓而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紛沸起如樓狀其下皆有伏兵若軍行近山谷之間林坑甚防之

雲紛紛綿綿相綾及似蒿草長數尺者以車騎為伏兵如布席似蒿草長尺許者以步卒為伏兵

黑雲出營南賊逃我後有伏兵謹候察之

兩軍相當赤氣伏兵氣若前有赤氣則前有伏兵後有赤氣則後有伏兵左右亦如之

黑雲變赤及白形如山者有伏兵雲如山林或刑黑氣後有白氣者有伏兵

暴兵氣

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如八九而來不絕者有急賊至

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至

黑氣從彼來我軍者欲襲我也急宜備不宜戰敵逐從而擊之必得小勝

天色蒼茫而有此氣依支干數內無風雨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克時則凶時克日則自消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事告急一人來則氣一條依數計之若散漫一方必有眾至依日支干數內有風雨則不應

伏兵氣如人持刀盾或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

赤氣如人持節雲如方虹或如赤虹其下暴兵至或如旌旗如虎躍如人行或白氣如道帶竟天或白虹所出或赤雲如火或雲如匹布著天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

有雲如畨人列隨或白氣廣五六丈東西竟天有雲如豹五六枚相聚或如狗四五枚相聚四方清明獨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兵起

四望無雲獨有黑雲極天名曰天溝主兵起

壬子日候四方無雲獨有雲如旌旗其下兵起徧四方天下兵起

雲氣一道上白下黃白色如布匹長數丈或上黃下白如旗狀長二三丈或長氣純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謂之蚩尤旗見兵大起

戰陣氣

氣如人無頭如死人如丹蛇赤氣隨之必有大戰殺將

四望無雲獨有赤雲如狗入營其下必有流血或獨見赤雲如立蛇或赤雲如覆舟其下大戰

白虹或赤屈虹見城營上其下大戰流血

白氣如車入北斗中轉移者大戰雲如耕隴大戰

日旁黑氣如虹或白氣如虹交見兩軍相當必交戰無軍兵起

四五六虹見大戰

日月有赤雲截之如大杵軍在外萬人戰死兩軍相當不利先舉

月初滿而蝕有軍必戰

有白雲氣經天其下有拔城大戰

赤氣漫漫如血色有大戰流血

陰謀氣

氣白而聚行徘徊結陣而來者他國人來相圖謀也不可忽應視其所往隨而伐之得利

黑氣如幢出于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而無誠實言信相反七日內必覺備之吉

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謀亂國有小臣勾引宜察之

黑氣如引牽來如陣前銳者有陰謀

天沉陰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以上者陰謀也將軍宜慎防左右

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其名曰濛爲臣謀君

天陰沉日月無光有雲障之不雨此君臣俱有陰謀兩敵相當則陰謀也若晝晴夜陰臣謀君晝陰夜晴君謀臣

四夷氣（○此條依張刻本補）

東夷之氣如樹西夷之氣如屋南夷之氣如樓臺或如舟航北狄之氣如牛羊或如穹廬

遠近氣

氣初出桑榆一千五百里平觀一千里仰視中天一百里平望桑榆二千里登高下屬三千里（○此條依張刻本補）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似霧非霧彷彿若可見初出森森然若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以外氣也

凡候敵上氣敵在東日出候之敵在西日入候之敵在南日中候之敵在北夜半候之

欲知我軍氣常以甲己日及庚子戊午日未日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軍十里登高望之但百人以上則皆有氣

凡氣欲似甑出炊氣勃勃而上升外積結成形而後可占氣不結積散漫不定不能爲災祥亦必和雜殺氣森森然乃可論也

凡軍城上氣安則人安氣不安則人不安氣盛則兵盛氣衰則中衰氣散則衆散

凡氣得旺相色吉休囚色凶

軍上氣高勝下厚勝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

凡占災祥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其占乃準

凡候氣多假日月之光所照耀而形故暈珥抱背皆出日月之旁虹蜺相參真不因日而見是故晝候日旁夜候月旁耀光所燭無得而隱矣

凡氣見近三日遠七日內有大風雨則不應災祥故曰風以散之雨以解之

凡軍行先觀其氣兵有勝負氣有盛衰氣銳兵強氣伏兵弱兵行氣行兵止氣止兵急氣急兵散氣沒故曰氣是兵主風是兵苗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分野占（○此下文淵閣本亦脫去依張刻本補原本篇下並不著篇數今移之）

經曰天有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在地爲十二辰配十二月至於九州分野各有攸係上下相應故可得而占識之

角亢

鄭之分于辰在辰爲壽星于野在潁川父城定陵襄城潁陽陽翟汝南安豐城父新安宜陽河南新鄭屬兗州

氐房心

宋之分于辰在卯爲大火于野在楚州山陽濟平濟陽東郡須昌壽陽睢陽定陶等郡屬豫州

尾箕

燕之分于辰在寅爲析木于野在漁陽北平遼東遼西上谷代郡雁門涿郡范陽新城固安良鄉涿州昌黎渤海安定朔那樂浪元菟易定屬幽州

南斗牽牛

吳之分于辰在丑爲星紀于野在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陵廬江安陸臨淮蒼梧鬱林桂陽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屬揚州

須女虛

齊之分于辰在子爲元枵于野在高密城陽泰山濟南平原屬青州

危室壁

衛之分于辰在亥爲娵訾于野在魏郡黎陽河內朝歌濮陽屬并州

奎婁

魯之分于辰在戌爲降婁于野在東海泗州陰陵曲阜屬徐州

胃昴

趙之分于辰在酉爲大梁于野在信都真定常山中山鉅鹿高陽廣平河間武持文安清河內黃斥邱太原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黨郇郵屬冀州

觜參

魏之分于辰在申爲實沈于野在高陵河東河內陳留汝南新野舞陽河南開封陽武屬益州

井鬼

秦之分于辰在未爲鶉首于野在弘農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蜀郡廣漢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屬雍州

柳星張

周之分于辰在午爲鶉火于野在河南洛陽平陰偃師鞏縣二河屬豫州

翼軫

楚之分于辰在巳爲鶉尾于野在南郡江陵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南中屬荊州

風角

巽爲風申明號令陰陽之使也發示休咎動彰神教春官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妖祥故金縢未啓表拔木之徵玉帛方交起偃禾之異宋襄失德六鷁退飛仰武將焚異鳥先唱此皆一時之事且興師十萬相持數年日費千金而爭一旦之勝貪賓鄉導之說間謀之詞取之於人尚猶不信豈一風動葉獨鳥鳴空而舉十八軍投不測之國欲幸全勝未或可知謀既在人風鳥參驗亦存而不棄

夫占風角取雞羽八兩懸于五丈竿上置營中以候八風之雲凡風起初遲後疾則遠來風初疾後遲則近來風動葉十

里搖枝百里鳴枝二百里墜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石千里拔木五千里三日三夜遍天下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五音占風

宮風聲如牛吼空中　　徵風聲如奔馬

商風聲如離羣之鳥　　羽風聲如擊濕鼓之音

角風聲如千人之語

子午爲宮　　丑未寅申爲徵　　卯酉爲羽

辰戌爲商　　巳亥爲角

宮風發屋折木未午兵作

徵風發屋折木四方兵急

商風發屋折木有急兵

羽風發屋折木米價貴

角風發屋折木有急盜賊戰鬭

歲月日時陰德陽德自處陰德在十二子陽德在天

歲月日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各自相刑

子丑寅巳申爲刑上卯戌未爲刑下　　三刑爲刑上刑下自刑

風從刑下來禍淺刑上來禍深

凡炎風之來多挾殺氣起日濁塵飛埃

凡靜風之來多與德氣并日色晴朗天氣溫涼風氣索索不動塵平行而過

凡申子爲貪狼主欺紿不信亡財遇盜賊主攻劫人

巳酉爲寬大主福祿主貴人君子

亥卯爲陰賊主戰鬬殺傷謀反大逆

寅午爲廉貞主賓客禮儀嫁娶

丑戌爲公正主報仇怨主兵

辰未爲奸邪主驚恐

貪狼之日風從寬大上來（○此下原衍及寬大上來五字參虎鈐經删）所主之言（○言旋占）仍以貪狼參詳吉凶他倣此

有旋風入幕折干戈壞帳幙必有盜賊入營將軍必死

旋風從三刑上來其兵不可當有風從王氣上來官軍勝

大寒大勝小寒小勝

凡風蓬勃西方起或有觸地皆爲逆風則有暴兵作寅時作主人逆辰時作主兵逆午時發左右逆戌時發外賊逆

宮日大風從角上來有急兵來圍至日中折木者城陷

羽日大風瞑目無光有圍城客軍勝

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有自相殺者

商日大風從四季上來有賊攻城關梁不通

鳥情占

經曰巳酉爲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鳥鳴其上有酒食時加寬大有酒食辭讓時加丑戌有酒食口舌時加亥卯有酒食相害時加辰未有酒食婦人口舌時加申子有酒食爭財

寅午爲廉貞之日時加寅午鳥鳴其上有誣訐責讓時加巳酉有賓客時加申子辰未有口舌事時加丑戌亥卯有酒食又主相殺

丑戌爲公正之日時加丑戌鳥鳴其上有長吏來慰問時加巳酉有公正酒食相遺時加寅午有吏言陰私賊事時加申子有吏來言公正之事時加亥卯有吏來說陰賊相殺

辰未爲奸邪之日時加辰未鳥鳴其上有長吏來捕奸邪事時加巳酉有酒食陰事時加丑戌有吏捕陰私奸謀事時加亥卯有陰謀劫害之事

申子爲貪狼之日時加申子鳥鳴其上有賊攻劫盜賊事時加寅午有善人言攻劫事時加巳酉有酒食時加辰未有婦人爭訟事時加丑戌亥卯有羣賊攻奪事

亥卯爲陰賊之日時加亥卯鳥鳴其上有羣賊大議休廢因死鬭傷時加巳酉有婦人奸私相傷時加丑戌有吏逐賊時加寅午有婦人奸淫相傷時加辰未申子有賊攻討

右諸陰日有鳥羣飛飄颻從鬼門四季上來更時加四季主有搜索皆爲鬭傷事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八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九

遁甲總序（○原缺總序二字今補）

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衣元狐之裘而言曰某天帝之使授符于帝帝驚悟求其符不得乃問風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俄有元龜巨鼇從水中出含符致于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綈非綈以血爲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後黃帝受符再拜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爲陰陽二遁凡一千八百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征蚩尤以斬之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主金兄弟十八人日尋干戈恃甲兵之利殘暴不仁聞黃帝獨王于中央將欲勝四帝恃甲兵於涿鹿黃帝至道之精其神無所倚其心無所適淡然與萬物合其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乃授黃帝神符而勝之使黃帝行蚩尤之暴蚩尤行黃帝之道則蚩尤得符而勝黃帝矣黃帝因蚩尤之暴則黃帝得符而勝蚩尤矣天道助順所以授黃帝符者欲啟聖人之心特興聖人之事也吉凶成敗在乎道不在乎符今取其一家之書以備參攷耳（○舊前原錯譯式二字舉譯式在後）

（此乃總序也今刪正）

日辰

甲乙仲　甲乙季　甲乙孟（○三乙字疑當作己）

六甲

甲子乙丑至癸亥中間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并甲子爲六甲也

五子遁元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

陽遁　遁元　仲　孟　季　陰遁　遁元　仲　孟　季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四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穀雨五二八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滿五二八　芒種六三九
離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坤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四七　白露九七六
兌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

陽遁冬至後第一甲子爲上元第二甲子爲中元第三甲子爲下元　逆布三奇順布六儀

陰遁夏至後第一甲子爲上元第二甲子爲中元第三甲子爲下元　順布三奇逆布六儀

陽遁元用坎艮震巽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陰遁元用離坤兌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五日六十時爲一元五日竟一氣一氣用一元上中下陰陽二遁三百六十日當一歲之用其五日四分之一各用中元以遁餘閏始終用之然則冬至閏餘二五八

經曰以遁閏餘始終用之各用二五八是已五日之內與日合者

凡用遁之法當知九星明九宮定八門審直符直事

九星

天蓬水常主一天芮土常主二天沖木常主三天輔木常主四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宮

坎爲一宮坤爲二宮震爲三宮巽爲四宮中五宮乾爲六宮兌爲七宮艮爲八宮離爲九宮

八門

休門常主一死門常主二傷門常主三杜門常主四開門常主六驚門常主七生門常主八景門常主九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儀是也甲子常爲六戊甲戌常爲六己甲申常爲六庚甲午常爲六辛甲辰常爲六壬甲寅常爲六癸

三奇

乙爲日奇　丙爲月奇　丁爲星奇

直事

直事者直八門事也常以直符加直事上門加直事授出入之謂（○符有誤）故以其門名之直事五日一易局十時一易符十時一易事

課式

凡課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時干直符者六甲也時干者時下所用之干也假令陽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子在甲時也授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以甲子常爲六戊故也雞鳴乙丑授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乙盡癸酉十時皆以天蓬加至寅戌（○此二字舊作）戌則轉直符用天芮他皆倣此此其陽遁可知（○此下當有脫誤）陰遁逆行　以直符直事加宮直事者直事上之門也時干者時下所得之宮也然則直符十時一易其門十時一易也（○此條舊目以承錯誤則上當有闕文其門下疑脫亦字）

假令陽遁用天元中元七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以驚門加第七宮雞鳴爲乙丑即以驚門加八宮盡癸酉十時皆以驚門加乃至寅戊（○三字舊誤）甲戌則移生門加宮而[illegible]奇門所在及爲吉凶成敗捷而詳之他倣此陰遁則逆數

凡子加子直符直事各伏其位名曰伏吟子加午直符直事各易其位名曰反吟雖致奇門吉宿皆凶惟可以納財

凡三奇之日宜以出行奇者乙丙丁皆爲吉干與善神并故無凶耳若開休生三吉門有天上三奇合之臨一方即其方之門爲吉道路清虛可以出行修舉百事皆吉

假令用陽遁天元一局甲己之日日出爲丁卯天乙直符在四宮開門臨於三宮下有六乙與日奇合東方出行吉生門臨離九宮有六丁與星奇南方可以出行其陰遁可知

凡三奇直使者爲三奇得六甲所使奇也即乙爲甲戌甲子使丙爲甲寅甲申使丁爲甲辰甲寅使三奇爲吉門合得此時者爲尤良

假令陽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用甲己之日日入癸酉天乙直使在一宮以直符天蓬加六癸休門直事加一宮北方休門下有六丙日奇而臨甲子[illegible]六丙所使者是也他皆倣此

凡三奇與生門合太陰合得人遁奇與休門合爲天遁奇與開門合得地遁奇與太陰所合皆吉常以六丁所合爲太

陰天乙后二宮亦名太陰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戌在坤宮爲直事前一宮乾六甲在二宮天乙在后二宮皆合于六宮故曰裴遁用陽他做此（○此條有脫誤）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人遁奇休門與六丁合得地遁奇開門與六丙合得天遁奇所合之宮所向皆吉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天遁奇開門與六丙合得地遁奇休門與六丁合而在直符前三宮爲得人遁奇天遁奇者爲日精華所蔽地遁奇者爲月精華所蔽人遁奇者爲太陰之氣所蔽此時可以隱匿逃亡藏盜此宮有事出行吉

凡三奇合太陰而無吉門名曰有陰無門有門合太陰而無奇名曰有門無奇有吉門而無奇陰名曰有奇無陰皆可從之吉但避五刑舉事但從三吉而去若不得三奇并吉門者但三奇所加百事從之吉

又三奇在陽宜爲客在陰宜爲主若欲見貴人求財舉事出自奇門合生門吉若力勝舉百事出自奇門合開門吉若欲求陰私舉百事出自奇門合休門吉

凡三奇遊于六儀利爲公[illegible]和會之事謂乙丙丁遊于六甲之上若甲寅有乙卯甲子有庚午此爲玉女守門戶之時也天乙合會利爲其事要在三奇[illegible]在六儀者三奇吉門合太陰[illegible]以勝光小吉從魁加地四戶是謂福倉遠行出入移徙皆吉

凡欲遠行出入舉百事逃亡皆令天三門加地四戶出其下吉天三門者太冲從魁小吉是也地四戶者除定危開是也

假令正月建寅即卯爲除午爲定酉爲危子爲開他倣此太冲從魁小吉天之私門六合太陰太常地之私戶此[illegible]臨開休生三奇吉門從之出入遠行舉百事皆大吉又以月將加時上視之勿忘太冲太冲者天門也卒有急難天門出吉凡三奇入墓凶不用

假令六乙日奇雖得日奇未時不可出謂乙屬木木墓在未也丙丁火火墓在戌戌時不可出

一云六乙臨二宮六丙六丁臨六宮入墓出三奇吉門勿合五刑魁星螣蛇白虎在其[illegible]

凡九天之上可以力勝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太陰之中可以潛形六合之中可以逃亡即直符後一所臨之宮爲九天後二所臨之宮爲九地前二所臨之宮爲太陰前三所臨之宮爲六合

假令陽遁直符臨九宮則九天在四宮九地在三宮太陰在七宮六合在六宮他皆放此陰陽皆用天遁爲奇其九天臨甲九地臨癸太陰臨丁六合臨己爲大吉

凡六儀擊刑皆不可用

假令陽遁甲子天蓬爲直符加卯時爲擊刑謂子卯刑故也雖得奇門吉宿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宮格亦名天乙留符格直符加六庚名天乙飛宮格亦名天乙行符與太白格六庚加天乙名太白與天乙格戰于野若天乙與六庚同宮名天乙與太白格戰於國　六庚加天乙宮者謂臨太乙所在地宮也天乙與六庚同宮者謂此同地宮也凶時也

凡六庚加金日亦名伏干格亦名本宮干格之日干格加六庚名飛干格此凶時不可爲百事伏干格之時內外人取之古賊見之古人在古格則不在古人來古格則不來

凡六庚加歲干爲歲格月干爲月格日干爲日格一曰六庚加三奇爲時格不加三奇非時格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易地子星車破馬驚不利舉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熒惑六丙加六庚名熒惑入太白二逢相入皆凶時得奇門吉宿亦不可舉百事凶

凡六丙加直符爲勃謂天上六丙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宮加六丙亦名爲勃同六庚所加之義

凡時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得凶宿者凶時下得吉宿謂直符所勝（○疑加）時下所得三星此謂吉宿也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爲丙寅即以直符加六丙六丙在八宮八宮爲天任是謂時下得天任星也他倣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甲子爲天蓬即以天乙直使在天蓬宿雞鳴爲乙丑乙丑爲天芮即以天乙直使爲天芮宿

凡吉宿者天輔天禽天心爲大吉天冲天任爲小吉凶宿者天蓬天芮爲大凶天英天柱爲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小凶小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平其吉宿有旺相氣大吉

凡六甲加六丙爲青龍返首六丙加六甲爲朱雀跌穴此二時可以造舉百事又會三奇八門者爲大吉太乙經曰六丙加六庚爲孛六辛加太乙爲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龍逃走六癸加六丁名螣蛇天矯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江不可舉百事皆凶時也

凡時下得乙未丙戌辛丑甲辰戊辰名入墓時不得出入舉百事

凡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假令陽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爲丙寅三即三在寅也戊辰五即五在辰也他倣此

其陽遁可出入舉百事當避三避五可以名天道凡出行者亦可參用元女式三宮法所出之門有螣蛇白虎皆須避之不可犯大凶（○此下原有吉字按謂六乙之時時下得乙吉也十四字下十一字見時加六乙條與上不屬今刪）

時逢六庚抱木而行强有出者必有鬬爭謂六庚之時時下得庚凶也（○此下四條當在時加六己條後錯簡）

時逢六辛行逢死人强有出者罪罰纏身謂六辛之時時下得辛凶也

時逢六壬爲吏所擒强有出者非禍所勝謂六壬之時時下得壬凶也

時逢六癸衆人所覩不如六癸出門則死謂六癸之時時下得癸凶也

凡時下得天蓬宜安居保國修築營壘主不利客凶神也

時下得天芮宜崇道修德結接朋儕凶神也

時下得天冲不利舉事凶神也

時下得天輔宜守道調理凶神也

時下得天禽宜祭祀求福以滅羣惡吉神也

時下得天心宜避疾求仙君子吉小人凶凶神也

時下得天柱宜居守自固藏形隱迹凶神也

時下得天任宜請謁賞賀通達財利吉神也

時下得天英宜道行出入進酒作樂嫁娶筵宴吉神也

太乙貴神可向不可背白姦者天大姦神不可向可背也

又曰六丁爲六甲陰能知此道日月可陸沉可呼六丁神名

凡六合之中六己謂六己之位皆在六合之中也行陰密隱謐潛伏之術皆從天公上（○疑）六己所臨用之

凡天輔之時有罪勿殺斧鉞在前天乙救之謂甲己之日時加巳乙庚之日時加申丙辛之日時加午丁壬之日時加辰戊癸之日時加寅此時有罪自然光輝亦宜此時拔人之艱難

一日甲己之日時下謂巳丁壬之日時下謂辰戊癸之日時下謂申爲天輔之時也

凡天綱四張萬物盡傷謂時得六癸也此時不可造作百事又神有高下必須避也　假令天綱在一宮神高一尺在二宮神高二尺踰越避之

凡天罡加四孟天乙在內宜處百事天罡加四仲天乙在門出處百事皆敗天罡加四季天乙在外宜出行百事皆吉能倣此

凡要事在三宮在天乙大吉加四仲名玉堂時天乙理事於玉堂之中欲出行當此之時百事可利逃亡者得

神后加四仲名明堂時天乙出遊門垣之外遊行四野當此之時舉造百事皆吉逃亡者得

徵明加四季名曰絳宮天乙伏藏於深宮之中行於私寢當此之時不可出行逃亡者皆得用

凡天乙之理于三宮四時迭用要在于天乙大神背之必敗當從向克

春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玉堂宮大吉是也大吉爲生氣其冲小吉爲百鬼死

夏三月天乙大神理于明堂宮神后是也神后爲王坐其冲勝光爲負

秋冬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絳宮徵明是也徵明爲常生其冲太乙爲横刑

凡出入往來青龍上明堂出天門入地戸四入太華中即華

蓋者天藏天獄天牢貴不可犯

凡六甲爲青龍可以建福六乙爲逢星可以建德六丙爲明堂可以出入六戊爲天門可以往來六己爲地戸可以伏藏天乙至三丙神之宮六庚爲天獄六辛爲天庭六壬爲天牢天藏之中爲六癸可以隱藏也

凡九天之神在六甲朱雀之神在六丙太陰之神在六丁勾陳之神在六乙六合之神在六己白虎之神在六庚元武之神在六辛入地之神在六癸凡欲逃亡隱匿必須從天門入地戸又參之以太冲從魁小吉六合太陰加地戸將出入往來無能見者欲去者出天門而去欲藏者入地戸而藏太陰之中凡欲逃避百鬼常出天門入地戸中吉

凡欲行山中宿舍虎狼鬼賊不敢近者出天門入地戸中吉

夫開門遊伏休門生聚生門利息景門上書杜門閉塞死門射獵驚門逃道傷門傷害避惡伏匿背杜門向開門吉出行移徙遷官受職入官視事背景門向休門吉有所掩襲欲塞奸邪背開門向杜門吉三奇吉門合天輔天心天禽出入大吉出入開門宜見大將軍出休門宜見長吏出生門宜見帝王公卿出傷門宜捕獵征伐出杜門宜邀遮隱匿誅伐亡逃出景門宜上書出死門宜喪葬弔唁出驚門宜掩捕鬭訟

凡時加六甲一開一闔上下交接謂六甲之時時下得伏吟時也

時加六乙一往一來恍惚俱出謂六乙之時時下得乙吉也

時加六丙道逆清寧求之大勝謂六丙之時時下得丙吉也

時加六丁出幽入冥永無禍侵謂六丁之時時下得丁吉也

時加六戊乘龍萬里當從天上六戊出　挾　天　武　而行吉也

時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欲行且止謂六己之時時下得己凶也

向背擇日

經曰征伐皆有向背知之者勝不知者敗其太歲太陰將軍月建日時大時小時亭亭白姦遊都太乙黃旛豹尾五帝六符生神死神大雄死地雌日德孤虛歲月日時刑殺大小將而用之可以知其勝負易其成敗其臨（○疑有脱文）神者惟死神地雌虛星可向白姦亦可向

推五星所在法

常以天罡加太歲視亥上神爲歲星午上神爲鎮星酉上神爲太白子上神爲辰星五星所在之次國不可伐大客如此爲星有遲速跳伏以七曜算之方定太歲月日時下之辰不可向（○午上神疑當爲熒惑鎮星上疑有脱文）

凡小時月逢大時月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左行四仲周而復始

凡遊都正月丙二月丁三月[redacted]四月庚

推行八千四角天乙依元女式

所[redacted]月遊者一名刑法巳酉月理艮宮六日乙卯月理震宮五日庚申月理巽宮六日丙寅月理離宮五日辛未月理坤宮六日丁丑月理兌宮五日壬午月理乾宮六日戊子月理坎宮五日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按舊首總天乙月遊法月並當作日）

推[illegible]遊黃道法

常以正七月加子二八月加寅三九月加辰四十月加午五月十一月加申六月十二月加戌

凡天罡下爲建建爲青龍黃道次神太乙即爲除除爲明堂黃道次神勝光即爲滿滿爲天刑黑道次神小吉即爲平平爲朱雀黑道次神傳送爲定定爲金匱黃道次神從魁爲執執爲天德黃道次神河魁爲破破爲白虎黑道次神徵明爲危危爲玉堂黃道次神神后爲成成爲天牢黑道次神大吉爲收收爲元武黑道次神公正爲開開爲司命黃道次神太衝爲閉閉爲勾陳黑道次神

凡避死難從開星不吉春三月房爲開夏三月張爲開秋三月婁爲開冬三月壁爲開

推亭亭白姦法

常以月將加時辰神后下爲亭亭所　在次析　十二月時其寅申巳亥神后白姦所在神后時白姦在寅常行四孟亭

亭常以白姦囚于巳亥格于寅申。（此條有脫誤）

出師安營　一名眞人玉女反閉局

經曰諸有正宿安營四直頓兵深入敵境恐有掩襲乃作眞人閉六戊法逃難隱死作玉女反閉局法千凶萬惡莫之敢干故人精微去道不遠故能洞幽闡神非眞人逢時必不能行也

閉六戊法

先置營訖子某旬上以刀從鬼門行起左旋畫地一周次取其中央之土一斗置六戊上六戊者天罡神也刀即置取土之處埋之咒曰　太山之陽恒山之陰盜賊不起虎狼不傷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千凶萬惡莫之敢犯便于營中宿若令出入。（句有誤）驗之法取犢母在營中犢子安營外犢子終不敢入營中甲子旬戊在辰餘倣此

玉女閉局法

以刀畫地常以六爲數室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算長一尺二寸假令甲日從甲上入乙日從乙上入戊日從東西南北入入局竟從今日日辰起

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下六時亦依次去便呼云鼠行失窟入市。（此有脫誤[illegible]符應經作鼠行出穴入狗市）便逐（多）。（疑）子上算置戌上度算訖大呼云青龍下次移丑上算置卯上云牛入兔塗食時草。（符應經作牛入兔園食甘草）度訖就便呼云朱雀下次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躍來到虎。（符應經云猛虎晦晌來入巳）度算訖。（側脫字）便呼云勾陳下次移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欄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龍入馬廄因留止度訖便呼云元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螣蛇宛轉來。（似脫二字符應經云螣蛇宛轉來申）度訖便呼云六合下兩算夾一算先成爲天門後成爲地戶避難出天門入地戶乘玉女上去吉仍呼玉女所在之庚上玉女來護我。（之疑云符原經作者庚上便庚上玉女來護我）無令百鬼中傷我敵人不見我以爲束薪。（符應經句上有見我者三字束原寫米據符應經改）以開天門。（原本獨誤狗據符應經改）而閉地戶呪會交乎會。（句有誤與舉）以算閉門而去勿反顧以刀畫地即地脈不復得見。（句不可解）

（有誤脫）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九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十

雜式

元女式

元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六甲之上運斗柄設十二月之合神爲十二將間置十干次列二十八宿三十六禽以月將加正時課日辰用爲天乙所理十二神將以斷吉凶成敗

推月將法（以十二月合神爲月將）

登明正月將加在亥水神河魁二月將加在戌土神從魁三月將加在酉金神傳送四月將加在申金神小吉五月將加在未土神勝光六月將加在午火神天乙七月將加在巳火神天罡八月將加在辰土神太冲九月將加在卯木神功曹十月將加在寅木神大吉十一月將加在丑土神神后十二月將加在子水神

推四維法

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路

推三十六禽法。（此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五行大義所載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疑無所從其正又無別本可考姑仍原本）

東方貍虎豹兔貉蛟龍魚蝦　南方蚓蛇狙鹿獐雁羊鷹■

西方猿犺猴烏雞犬豕豺狼　北方熊猪貔蜚鼠蝠蟹牛鼈

推四課法

常以月將加正時視干日支辰陰陽以爲四課干日上神爲日之陽支　日上神本位所得之神爲日之陰支辰上神爲辰之陽支辰上神本位所得之神爲辰之陰支謂之四課四課之中察其五行取相克者爲用四課陰陽先以下賊上爲用若無下賊上以上克下爲用若三上克下一下賊上還以下賊上爲用若四上克下四下賊上與今日比者爲用俱比俱不比涉害深者爲用　涉害　俱深以先干後支爲用四課陰陽皆不相克以遙相克爲用若有干克神神克干先以克干爲用若干克兩神兩神克干以比者爲用俱比俱不比剛用干比柔用支比爲用四課陰陽無上下相克又無遙相克以昴星爲用剛干視酉上所得神爲用柔干伏視從魁所臨神爲用剛日先傳支後傳干柔日先傳干後傳支苦　天地返吟伏吟先以相克爲用

若無相克伏吟剛干以干上神爲用柔干以支上神爲用反吟剛干以干衝柔日以辰衝爲用以刑及衝用爲傳終八專日四課不相見剛干從干上陽神順數柔干從支上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爲用是以定吉凶當知所受用三傳以考終始善惡所致何先何後變化何從將安所極三傳之要訣在天宮各以神將吉其禍福將以併合所加日辰又以五行論其變喜欲取諸將以天乙爲首（○原本錯亂今據補六壬神定經改）

推天乙所理法

天乙者貴人也家在丑甲戊之日旦理大吉暮理小吉乙己之日旦理神后暮理傳送丙丁之日旦理登明暮理從魁庚辛之日旦理勝光暮理功曹壬癸之日旦理太乙暮理太冲天乙在東方西方則南方爲前北方爲後在南方北方則東方爲前西方爲後常以星沒爲旦星出爲暮

推十二神將法

用起天乙以將兵大勝鬬地千里用起螣蛇以將兵兵敗驚駭上下相克天乙前一神也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妄作口舌天乙前二神也用起六合以將兵戰勝得子女玉帛天乙前三神也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戰亡天乙前四神也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天乙前五神也用起天后以將兵不勝自敗天乙後一神也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怯弱天乙後二神也用起太常以將兵平平天乙後四神也用起白虎以將兵師亡天乙後五神也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死亡爲敵欺詐天乙後六神也天乙理十一將前盡于五後盡于六

推伏吟返吟法

凡興師動衆勿取伏吟之時必見國守行者不坐坐者不起返吟時前勝後負諸神自臨其衝曰反吟諸神自臨曰伏吟

推陰陽相覆法

天罡加太歲是陽覆陰也天罡加月建是陰覆陽也陰陽相覆之時兵必有奸計重陽將執于火爲驚重陰將執于水爲恐陽覆陰君欲害臣陰覆陽內姦生不利舉百事凶

推神在內外法

斗加孟神在內道路壅塞出軍凶斗加季神在外出師吉斗加仲神在門政戰勝密謀

推九醜法

乙戊己辛壬之日爲子午卯酉之神（辰○疑）合五得四交合爲九醜主攻軍殺將醜惡之日故曰九醜己卯辛卯戊午戊子壬子壬午乙酉辛酉己酉是也

推兵勢法

仰見其兵暮見其辰俯見其勢下賊上比時軍兵傷將死亡

推行軍本命法

軍出月時天罡不欲臨將軍本命及行年大凶螣蛇白虎小凶天乙青龍六合太常臨小吉歲月殺所臨之方不可往

推天門地戶法

以天二門太衝從魁爲地四戶除定危開從下而出萬夫莫當（○二疑當作三從魁下疑脫小吉二字）

推五帝法

春三月五帝任東出軍先鋒出城西門立營牙門向東常以青旗居前赤旗次之次引白旗次引黑旗四時倣此不向旺方也

推國君自將法

置營訖國君居北斗四星之下徵明是也前將軍居太微下勝光是也後將軍居華蓋下神后是也左將軍居天府下太衝是也右將軍居文昌下從魁是也旗鼓居逢星下六乙是也假衆居明堂下六丙是也軍門居天門下六戊是也小將居地戶下六己是也斬殺居天獄下六庚是也判事居天庭下六辛是也四禁居天牢下六壬是也軍器居天藏下六癸是也順何依法不可妄舉起甲盡癸則復旋改

推神位諸煞例

假令甲子旬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陽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終十辰至甲戌爲青龍倣此

推玉帳法

出軍行陣深入敵國止宿營壘休舍憩息大將軍居太乙玉帳下吉攻之不得以功曹加月建前五辰是也

察情勝敗篇

武侯曰田螺占兵之法其來甚遠絕易卦占雖有正文學者不精吉凶難準（○三字據[illegible]經補）吉甚逆叛皆有凶兆是循試之頗有靈驗見兵書此乃古法也取田螺時須自淨其身勿令女人見之即有靈驗

其法以甲乙日用盥湯向東灌之向夜取一大盤盤中畫一直墨界一邊爲己一邊爲敵注水一二升于盤內取二螺咒曰田螺索索風雨不作敵若不來各守城郭又咒曰田螺舞舞知風知雨敵若來迫入我城土咒訖明旦視之若己入敵則己勝敵入己則敵勝

右準前法置田螺于盤內明旦視其頭之所向定其緩急凡甲乙日頭向南三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不來向東不戰丙丁日頭向南九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即至交戰主勝向東不來 戊己日頭向西北皆不來向東三日至庚辛日頭向西與敵和向北無事向東敵來自敗向南九日至 壬癸日頭向北吉向東三日至向南敵來自敗向西不來

若春向東大勝向南小勝向西大敗向北平安

夏向南大勝向西小勝向北大敗向東小勝

秋向西大勝向北小勝向東大勝向南大敗

冬向北大勝向東自敗向南大勝向西自敗

推賊虛實法

常以月將加關賊時天罡加四孟爲虛加四仲來在道天罡加四季即至欲知賊來否以月將加關賊時遊都加日辰賊即至臨前一辰一日至二辰二日至四辰以上過去不來遊都旺相克日辰凶

推天地耳法

欲知賊消息往天耳聽之大吉小吉是也欲聽人之密謀隱事往地耳聽之太衝從魁是也

推賊兵數法

以月將加正時日上辰見天罡河魁五百五千五萬人見徵明太乙四百四千四萬人見神后勝光六百六千六萬人見大吉小吉八百八千八萬人見功曹傳送九百九千九

萬人見太衝從魁十百十千十萬人見其神旺氣十倍相氣五倍死氣減半

推迷路法

道路三叉不知何路可通以月將加時天罡加孟左道通天罡加仲中道通天罡加季右道通

推伏匿法

逃亡隱匿以月將加正時罡下可藏萬人神后是也河龍下可隱千人太衝是也陰精下可藏百人從魁是也

推三河九江法

三河九江天道獨通太冲爲三河從魁爲九江欲行間諜爲不可知事祝江河除定危開之道又前三後三并者可獨通出入其下人無知者

推三陣法

甲子旬陣形象畢幟曰孔琳臨前左將青衣赤頭右將白衣赤頭從酉入以臨子甲戌旬軍形象井幟曰皮城降前左將黑衣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未入以臨戌甲申旬兵形象翼幟曰梁邱叔前左將黃衣赤頭右將朱衣赤頭從巳入以臨申甲午旬兵形象尾幟曰羿陽多前左將白衣赤頭右將青衣赤頭從卯入以臨午甲辰旬兵形象斗幟曰許咸池前左將青衣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丑上入以臨辰甲寅旬兵形象虛幟曰王屈奇前左將赤衣赤頭右將黑衣赤頭從亥入以臨寅

推陰陽兵法

陽兵者以陽時出天門入地戸過太陰短行出九地六癸順入九地上升九天六甲百戰百勝

陰兵者以陰時從九天踐明堂出天門入地戸左行右回歷太陰分兵爲奇逆入太陰中楊■以探戰（○按作揚兵以出戰）

推雌雄法

用起戰雄吉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今日之辰起其後二攻其前四子日後二戌前四辰是也復以大吉徵明神后天罡四神爲雄小吉天罡勝光三神爲雌戰陣背雌向雄百戰百勝不得令青抵白黑抵黃金迎火陰就陽子攻母迷天道戰必敗不欲向勝日辰也攻其類衆還受其屬攻其所勝大吉勿使衰對相死皆旺故曰通三天勝可全順斗行一也攻其勝二也後二攻前四三也

推北斗戰法

左八八月攻左右二二月攻右是戰法也

推伏兵法

太冲神后傳送太乙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與殺併伏兵發大凶不與殺併伏兵不敢發

又曰以間事時斗加季有伏兵干傷支有伏兵在前支傷干無伏兵干支俱傷爲用神有伏兵戰凶

推突圍法

傷不傷視陰陽日辰上賊爲傷又惡得將爲重傷則凶不傷無咎又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必免難

又曰被圍時神在內可守神在門相傷神在外可出

又曰或在家或在野被圍四匝者當從青龍下去加旺時天罡是也所謂八極俱張刺如鋒鋋乘龍而出兵不敢當

推水軍法

兵衆行船將涉江海必有傾覆之患丙子癸未癸丑法爲江河龍（○按當有脫誤）此日濟必溺

又曰天河臨地井舟必覆壬癸小吉下得路爲天河（○按當云壬癸爲天）河卯酉辰爲地井

推迷惑法

月將加正時若天罡若小吉下得路山林野澤烟霧昏蒙忽迷四方以式投地出得送下自然開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者三百步得及路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以天罡加地戸頭戴式行則不迷加正時出小吉下三百步得天井太冲下得水出大吉下得糧凡支吉利涉歷路在前不知通者正時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

主客向背篇

經曰衆兵大同則先舉者爲主後舉者爲客陳兵原野則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

又曰天五音爲客地五音爲主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又曰辰爲客時下爲主辰行爲客位止爲主先動先發爲客後動後發爲主高旗爲客卑旗爲主兩人相見外來爲客內坐爲主兩人相見立爲客坐爲主兩人等先舉事爲客後舉事爲主人有氣者勝無氣者敗客利四季月日時欲得制日干克支主人利四孟月日時欲得伐日支克干

客利

推向背法

旌旗五色者軍之五德也難映衆心宜威兵月青旗舉一鼓則行二鼓則起三鼓則集受制也舉黃旗一擊令則止二擊令則列三擊則聽受命也陽時舉赤旗揚威儀而始之甲乙丙丁戊也陰時舉黑旗伏威儀而終之己庚辛壬癸也播旗各隨方色而行甲子甲申甲辰三旬弧矢在前甲寅甲午甲戌三旬刀盾在前春以長矛在前夏以戈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

推二十八宿騎戰法

以二十八人象二十八宿爲先鋒軍壓敵

角人赤旗青衣青馬東方七人

羽人青旗黑衣黑馬北方七人

宮人白旗黃衣黃馬中央七人

徵人黃旗赤衣赤馬南方七人

商人黑旗白衣白馬西方七人

右以二十八人卑近敵陣大呼若鬭桴鼓鼙柝之音我以商人爲前將兵象白虎也陣見火光以羽人爲前將兵象元武也陣聞金石兵刃之聲以徵人爲前將兵象朱雀也陣聞士人呼號者以宮人爲前將兵象勾陳也陣內寂無聲者以角人爲前將兵象青龍也是爲五行厭勝之法

推五行陣法

木直陣以金方陣應之金方陣以火銳陣應之火銳陣以水曲陣應之水曲陣以土圓陣應之土圓陣以木直陣應之

推當敵人法

背太歲當萬人大將軍當五千人太陰月建天魁三元五符各當五千人天乙遊都五百人歲德月德日德王方旬之內生氣歲星豹尾歲建並可背不可向也

推神煞門戸篇

凡戰陣之法須避神煞兼明天門地戶克勝制敵實在于此也

推大將軍法

孟歲以（登明）勝光（午）仲歲以小吉（未）季歲以傳送（申）加歲支天罡（辰）下是也

推豹尾法

天罡加太歲支功曹（寅）勝光（午）河魁（戌）有臨季者其下即是豹尾其冲是為黃旛

推太陰法

常以功曹（寅）加歲支神后（子）下是已

推歲建破法

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加太歲支魁下為建罡下為破陰陽殺用

推歲星法

天罡加歲支亥上所見本位辰是也

推歲支干德法

從魁加歲辰功曹是已支德申戌戌寅壬德自處乙丁己辛癸任魁鄉也（○此文有誤當云甲丙戊庚壬德自處乙丁己辛癸在所合也）

推歲殺法

天罡加歲支太乙（巳）從魁（卯）大吉（丑）有臨季者其下即是歲殺申子辰劫煞在巳災殺在午天殺在未他倣此

推孤虛大煞天狗法

登明加歲支天魁下為孤太沖天罡下為虛旬下日同大煞春午夏未秋酉冬子一名天地轉殺天狗孟歲巳仲歲酉季歲丑　天時天罡加月建也（○此文有脫誤）

推天道黃道法

天道寅午戌月寅戌南方行午酉北方行亥卯未月亥未東方行卯酉南方行申子辰月申辰北方行子東南方行巳酉丑月巳酉方行酉東北方行

推天耳天目法

春氐星乙下夏柳星丁下秋胃星辛下冬女星癸下是為天目也春箕星寅夏軫星巳秋參星申冬璧星亥是為天耳也

推遊都魯都月合法

遊都為都將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傳送魯都為天賊甲己日天罡乙庚日勝光丙辛日登明丁壬日傳送戊癸日功曹月合常以月合神上為月朔之始順數之盡末日也

推三元法

上元甲子日起五宮中元甲子日起二宮下元甲子日起八宮各以順日求之周而復始時同日法夏至後行反此

推亭亭白姦法

常以月將加正時神后下為亭亭寅午戌上見孟春五本位上是白姦（○春五二字有誤）

推生死神法

以功曹加月建神后下為生神勝光下為死神

推六害法

辰卯相害寅巳相害丑午相害子未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推天門地戶法

子丑日天門在丙地戶在丁寅卯日天門在庚地戶在下辰巳日天門在庚地戶在壬午未日天門在壬地戶在辛申酉戌亥日天門在甲地戶在癸

龜卜篇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靈龜負圖自河而出也是龜龍麟鳳四靈龜居其一託夢於元王何其賢也不避豫且之綱何其愚也生既不能全身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所以設此法者謂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聖人得之以興凡夫得之以殆不可輕舉矣愚人不自謂其愚皆自謂其智故立卜法假于陰陽亦惑愚人之心非為智也太公曰蓍朽草也龜枯骨也安知聖人之智慮哉是知神亦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智賢聖人之事者其猶破礪乎凡龜有五色隨其旺相而用之一龜之內有六尉左右翼君王用上尺有二寸大夫用中庶人用下後左足為春前左足為夏前右足為秋後右足為冬四季用中尉經曰何如我神骨白如銀何如我聖千里路正又曰其骨須白其色須鮮其皮如蠟其界如法

龜有五兆以定吉凶一兆之中為五段可以彰往察來內高為金外高為火五曲為木正直為土頭垂為水水無正形因金為名常以晴霧為水一兆之中從頭分為五鄉頭為甲乙次為丙丁次為戊己次為庚辛次為壬癸常以頭微高為上兆正橫為中兆春夏以內為頭秋冬以外為頭假令木兆甲乙鄉為本宮丙丁鄉為子孫戊己鄉為妻財庚辛鄉為官鬼壬癸鄉為父母但以此鄉斷吉凶及支入兆假令木兆金支是官鬼木支是兄弟土支是妻財火支是子孫水支是父母看支入鄉以斷吉凶成敗我往攻彼則彼為主兆欲頭伏足落及格橫身內摧折暗翳昏闇震動狷狂支不食墨火天穿者破軍殺將彼來攻我兆欲頭仰足舉彼支援助身內有力食墨鮮明肥濃安穩兆吉言吉兆凶言凶萬端吉凶一看兆身往往有驗無假日辰夫有動不如無動有支不如無支有支則被支吉格支凶故兆連新起動由人新兆連故起動無路　提頭足所作不成頭足銜芒所求無累君子動頭天下同憂小人動足天下馳逐兆身過度日向衰微兆不出日勢將微滅凡占賊被支有外救格支有外敵若吾擊敵兆旺相洪潤軒昂有力重假仰吉枯槁伏落霧悴黯摧分伏足落兆細而暗凶凡卜以支及動鄉賊數日月遠近里數生數三成數八旺相依數休廢減半凡卜兆為我為客支旺剋兆客勝支囚為兆所剋客敗支洪潤賊强支枯槁賊弱

乁飛鳥出林兆出軍行師吉安營入師凶

厂飛鳥入林兆安營築城吉行師凶

工驚鴿兆有賊奄至防閑城壘吉

爪走鹿兆有賊至主奔走之事

一土兆大橫安城壘社吉

八樓鳳兆自守吉

古靈兆安城壘吉

川天兆城壘襲人吉

山岡營壘

山有岡巒地有形勢斷其形則氣勢滅故秦築長城塹其山

岡之氣而成陽邱城隋疏汴河斷平土地之脈而江都荆棘成周卜遷伊洛得灃澗之利而王年八百吳晉奄宅建業得江山之勢而延期數葉夫建都邑築城壘必擇形勢雖成敗在人不在于城地然地形山勢足以爲人之助也故曰趙之地坦然平吳楚之地東南傾秦韓之地龍虎形南魏之地無邱陵夫趙無被險山岡溝澗故曰坦然平吳楚之有江海波潮故曰東南傾秦韓被山帶河岡巒重複故曰龍虎形秦得龍虎之形而東吞趙魏南併荆楚夫建都邑列營壘非地勢不王非山岡不固營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憑高岡左右襟帶地水東流乾上伏下過子艮寅卯重疊入巽

又曰戌連申酉坤未高前有迎山抱且朝或鸞或躍或蟠龍藏車懸馬若飛鴻支條散脈如蛇走氣車森聳似雞籠四維皆起四仲平與水遶遷出自庚天門倚伏癸壬直出地戶東南傾南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元武東有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隊既具八卦乃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與土工先本戊上起版築從中步至門夫草木不生不可居鳥獸不集不可居燋石沙礫不可居河水逆流不可居朱雀無頭元武折足白虎銜尸青龍悲哭强居之者兵敗將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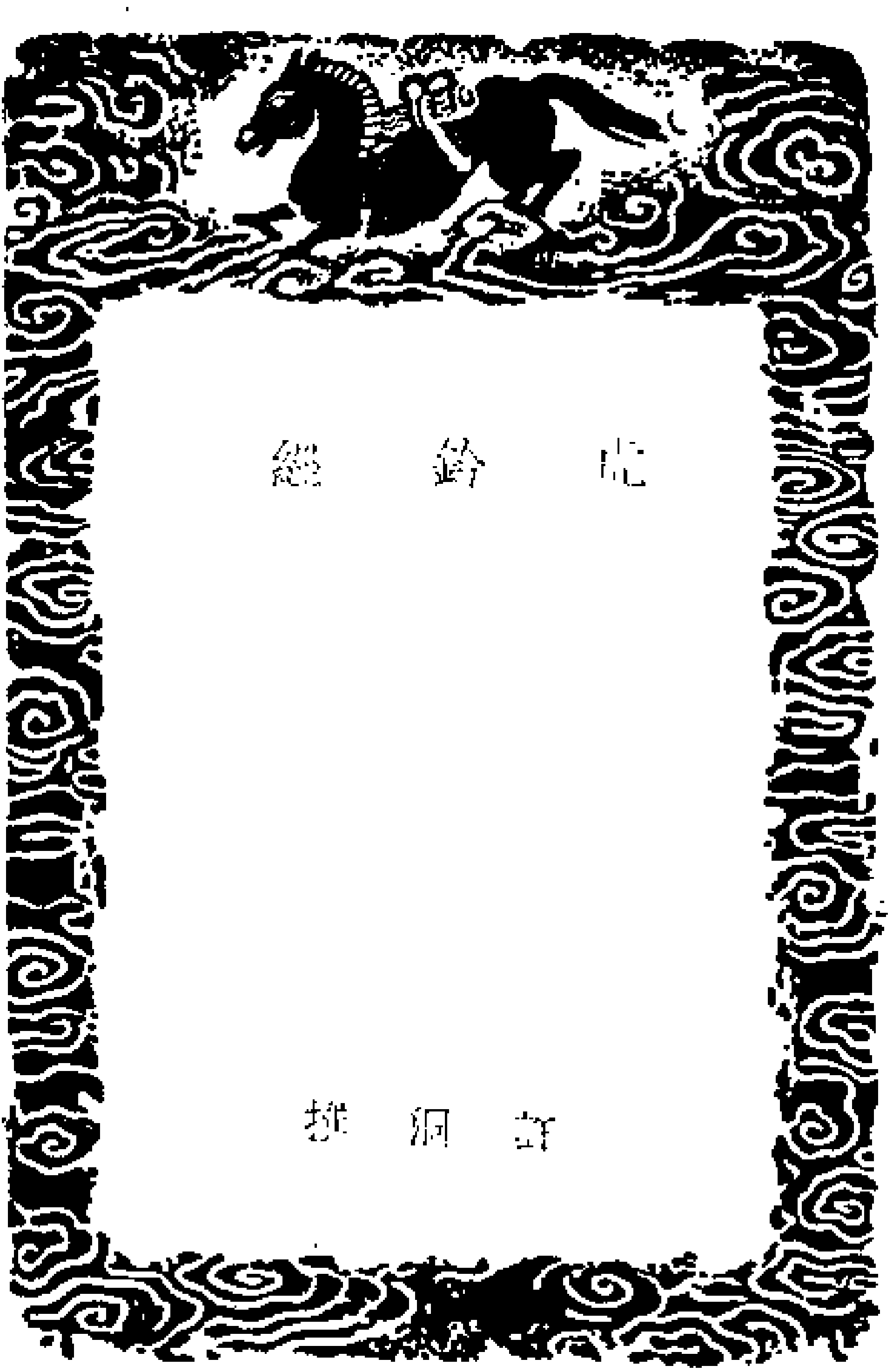
山形闕說

山若蟠龍玉案轂車宛轉邪曲首尾相從山若鳳皇翅翼開張羣隊千萬帶龍扶岡前有印綬後有回翔山若飛龍首尾遶同或驚或躍乍橫乍縱臺傾池潤舞鶴翔鴻山若臥狗頭牵尾就腹內乳見項連山首山若麒麟乍立乍蹲拏從千萬朝者數人山若長蛇或曲或邪後岡前谷蹲馬藏車凡此皆營壘之形勢也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十終

太白陰經跋

昭文張氏刻太白陰經十卷跋稱從影宋抄本錄出較四庫全書本多二卷與唐宋藝文志合首有李筌自序序後有內侍高班品進承信等列銜五行與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稱本合惟少御書祇候臣錢承顗勘一行或傳寫失去壬辰夏偶得舊抄本六卷以之互校卷三將軍篇張刻僅存其目卷五搜山燒草篇野戰數鼓屯田人糧馬料軍資宴設音樂等七篇則並其目而佚之其卷六陣圖竟有大不類者更以通典所引太白陰經校之合於舊抄者十之七八合於張刻者十之一二張刻多以意改竄證以舊抄本痕迹宛然然則所謂影宋云云者猶在疑似之間也惜舊抄闕末四卷無從校補今定前六卷主舊抄本七八卷主文瀾閣本仍參合異同於下惟九十兩卷則仍依張刻付梓云庚子長夏金山錢熙祚識



虎鈐經序

虎鈐經者．將軍之事也．臣素好奇正之變．由是而言之也．自古兵法多矣．然孫子之法奧而精．使學者難於曉用．諸家之法簡而淺．或用者喪於師律．淺深長短．迭爲表裏．酌中之理．誠難得焉．又觀李筌所著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以是觀之．誠非具美．臣今上採孫子李筌之要．明演其術．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見．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鈐經．然則奇謀詭道．或不合於六經．既爲兵家要用．故必貫穿條縷以備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雖遠於人事．亦不敢遺漏焉．至於宣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之相、得有補於軍中者．莫不具載．自爲一家之言．創意於辛酉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其書二百一十篇．分爲二十卷．其年書就於吳郡縣皇里．臣洞頓首謹序．

許洞上虎鈐經表

臣洞言．重門擊柝．所以待暴客．弦弧剡矢．所以利天下．闢龍韜而拓統．奮虎略而懲悔．自三代以來未有廢而不用者也．伏惟皇帝陛下．稟德自天．應時御世．恢張皇猷．啓迪帝範．辟兩門之祲沴．兪萬姓之塗炭．煥爀光明．照灼海內．臣叨生聖世．伏膺古訓．遊陛下豐草長林．沐陛下淳恩厚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鼓腹有日矣．臣竊者輒不揣淺陋．以蓄備之志．寓述作之道．歲月彌廣．卷軸斯備．著書二十篇．名曰虎鈐經．要其旨．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雖紛挐錯綜．終始備具．枝分派別．凡在師中吉者．必貫穿條舉．其有引正道．征不庭．則堯舜之謀具矣．伐四夷．馭異類．則周宣之武盡矣．建廟謨．開經濟．則良平之策存矣．用詭道．出奇謀．則韓白之機在矣．聽鳶鳥之聲．察風雲之變．則師曠離婁之議舉矣．撮古人之志．剖愚慮所得．叢萃乎其間．亦兵家淵藪也．臣今者伏覩勅命．高張六科．俯待多士．臣雖不佞．竊敢任狂瞽之識．贊聰明之化．備陳韜略．運籌決勝科．其所撰虎鈐經并目錄二十卷．謹齋沐修戒．燃香繕寫．隨表以進．干冒冕旒．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以聞．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虎鈐經總目

卷之一
天功　地利
人用　三才應變
三才隨用
卷之二
辨將　論將
出將　軍令
船戰　步戰
卷之三
兵機統論　軍謀
敎戰　先謀
先勝　勝敗

知疑　矜恃
襲虛　任勢
使間　分守
卷之四
十不可擊　五不可擊
五異　五機
被圍　圍寇
防敵　候敵
追敵　詭敵
困敵　周備
遠近
卷之五
料地　生地
死地　料山
料水　料塵
料敵陣　料敵營
料用天氣　料用地形
逆用古法

卷之六
水戰　水利
水攻　過水
尋水脈　火利
火攻　守城
築城　城壕
防城　反浸
弩臺　烽火臺
望樓　馬鋪
遊奕　守城具

攻城具　地聽
失道
卷之七
旗幟　大將旗鼓
陣將旗鼓　金鼓
鼙角　鼓角
漏法　傳籌
測影
卷之八
結營統論　六甲
地勢　山勢
四獸　提奇營
偃月營　教弩
教弓　教旗
校獵　軍樂
軍賜　大將軍員
陣將軍員　隊將軍員
征馬　牧放
卷之九
四陣統論　飛鶴陣

長蛇陣　重覆陣
八卦陣　飛轅陣
卷之十
相人　金瘡統論
治金瘡方　疫氣統論
治疫氣　治皸瘃
蟻脈　相馬統論
馬忌　馬毛利害

治馬金瘡　治馬雜病
卷之十一
天時統論　出軍日
四獸圖　孤虛
九勝法　地兵瀞
黃幡虎尾　遊門
八卦　五姓
天罡　雷公
十二將　三九
卷之十二
六壬傳課　遁甲遊都
五行勝負　戰位
八宮
卷之十三
占相兵臨利害　占兵已交勝負

占伏兵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
占偷城及擄掠　占疑有人謀己
占灾危　占野地立營正宿
占渡關梁探賊
卷之十四
占星統論　日
月　雜星
客星　妖星
流星　彗星
卷之十五
五星統論　木星
火星　金星
水星　土星

卷之十六
分野統論　老人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元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卷之十七
雲氣統論　雜雲氣
勝兵雲氣　城上雲氣
將軍雲氣　伏兵雲氣
姦賊雲氣　敗兵雲氣
卷之十八
天　地
虹蜺　雷霆
戰候　雜占
占風統論　五音占風
刑殺占風　十二位占風
占逆風　風雨雜占
八節占風
卷之十九
時加占鳥情　運加占鳥情
雜占鳥情　時加占鳥情
六甲占鳥情
卷之二十
誓文　祭毗沙門
祭風伯雨師　祭山川神

祭黃帝文　祭蚩尤文
祭八神文　祭當境神文
禡牙旗神文　禡門旗文
禡五方旗文　禡六纛旗文
禡五兵文　禡馬文
釁鼓文　回兵

虎鈐經卷第一

天功第一　地功第二　人用第三　三才應變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天功第一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爾。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靜。貴者運機。而賤者效力。上有其動。而下行其地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知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氣機動則應之以氣。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爲乎。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地也。將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負勝可知矣。王之於將也。闕外之寄。擇賢授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蔑敵。詎有輿尸之患乎。若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將不正應。內包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蔑敵。胥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爲乎。將之爲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審爲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勳業、以戡禍亂者也。反是、則吏士外無攻。內多離散之勢。勇怯見之吏士焉。豈吏士之爲乎。我之於敵也。夫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衝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明也。覆兵殺將。

弱國削地者。豈敵彊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內而造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夫必藉地力。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力。然後能立元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知）逆順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則不然。險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備。居易用易必內嚴。當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夷其政。要以節其動。用以緩其約。不以疎慢爲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虞。用其謹愼。不以暴急爲務也。如是者、乃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氣熱。北方之氣寒也。其氣異、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地脈。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疾。凌遽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北人之馬。南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東北南之所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長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撫御者勿類鬬。慮其勞疲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使進攻。慮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於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悍者使鬬。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固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捷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行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訾詈。奇材異識者、使預謀論。深謀大度者、使安衆。剛彊多力者、使斬關搴旗。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怯懦者、使發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糧儲。奇辭偉辨。能聚慮於大者。使鼓振威聲。耳目聰明、探察敵人情者。使伺候奸微。才健筆者使主牒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曆數之士。善占風雲吉凶者、爲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時之士。諳蓍龜者爲卜筮之士。是四人者。雖推驗禮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藥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醫人之數。大將軍權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不怨則動有功矣。

三才應變第四

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爲大。軍雖氣銳時勝。（一作天時遇）而行列散潰。旌旗紊亂。金鼓不節。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許洞曰、天之所祐、正也。怙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吏驕怠。謀畫不精。軍

陣散亂。如之何。洞曰、可擊也。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爲用乎。或曰、軍逆天時。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齊肅。進退有節。如之何。許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爲士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動將之如何。許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後攻之。必克敵也。曰、先後如之何。曰、利爲主。何謂主。曰、動爲客。靜爲主。觀敵之動何如。乃應之。（大寺言動者。不必戰陣時。敵人先動爲客也。但審擇敵人所爲之事利之動。則我以擬應之必勝焉。）先勝而後舉。神明之道也。

三才隨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一作有）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怯之用。在於閑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而遇於險地。天地冥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許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與交戰。俟天變少縱。觀弱彊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擾撓。則如之何。曰、以積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卽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士卒不自擾亂。許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過山川委曲。叢林茂密。晝不相聞鼓。恐不見旗。）第一騎見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馳告。夜用鼓如晝法。（恐敵聞鼓聲。急馳告。）烟霧蔽塞。風雷震蔽。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亟馳告。斯謂八卦探騎者也。是以偵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凡大兵出。常以輕騎數千人。別分部隊爲游兵。其將擇驍勇。）觀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坡嶮窄隘。或坳污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何。許洞曰、迴渠逵（一作汙）洳。可以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可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過也。草木隱隙。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茸蒲蘆荻。枝葉蒙朧。可以戈鋋（一作鋌）當敵。此皆隨地之性也。或曰、柴柵之間。三軍已憩。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此之時如之何。許洞曰、使勇者擁其前。怯者居其後。忽遽之時。怯者獨懼而前進焉。必挫鋒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別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擇彊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虞晦夜之急也。此皆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預備之道者也。故易之卦以豫者預也。取預備之象爲難之用也。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用兵者可不審於此乎。

虎鈐經卷第二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船戰第十　步戰第十一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令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須以精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巘者。語言而不純者。目反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行而瞻乎必顧後者。目睛多白而有赤焰、瞻視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熒朗。五岳相照。燕頷虎頸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昏蒙。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從者。心有隱也。於大人善唯恐不至者。篤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須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覷不定者。誣罔人也。言多以私事爲疑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

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於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嫉強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諂者。志下劣人也。事詘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諂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嬌而強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發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公正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撫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闊、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舉動。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擎者。方食而不覺衆起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駭者。方言物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視事畢已如不知、而目它視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詐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牯。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智度沉深。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人行事先己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事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衆庸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者。疏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豔人也。所措捨矜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因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獨動之者。事有難安而能安之者。此謂志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染也。言語也者、神之發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也大矣。況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者。恃將也。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是輕天下。將何以爲。謂小大者各有四焉。八者苟無。何足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聚衆。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度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者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一作利）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深淺。若觀諸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使其往來。戈戟叶其

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羈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野得水草之饒。使人馬無飢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攻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者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疎於酒。持身以禮。（一作公）奉上以忠。聲樂與士卒同。獲敵之貨賂而不畜。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而不陵物。仁而不喪法。匪（一作厭）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諱其親。有功者不忌其讎。老者扶之。弱者撫（一作恤）之。懼（一作懾）者偕之。疑者樂之。詭者決之。詐者詳之。賊者平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來者撫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一作暱）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者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裏。以人爲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者也。行師之時。無失天時。無失地利。無失其人。無有勇怯。鬭敵而卽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刑。敵鬭之卽段。（一作降）當之卽破。此之謂強將者也。師無多少。敵無強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其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者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者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天下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衆無遺算矣。威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武、所宜附也。）強將可附地將。（上明地利、下知進退、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銳擊敵、所宜附也。）良將可保四方。曰雖有敏捷之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召之。曰、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大史氏擇吉日。授之斧鉞。王入大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共濟。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請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忠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也。君命有所不受。唯遂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己也潔。其於人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泄。多好則智惑。寬則衆懈。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好賂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貶辭擇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機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速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昵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信賞必罰。所以正人。明今鑑古。所以照衆。卑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循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取其順健也）止欲如山。鬭欲如雷電。機欲如鬼神。思欲如形影。令欲如雪霜。（取其必殺也）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犒師於野。舉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之。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召之（一作引）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乖度。聲號不明。此謂懈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崛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學器械。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澀鈍。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託說夢寐。以流言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姦舌利嘴。鬭是搆非。搆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陵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屬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面有難色。此謂狠（一作很）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先亂後。言語諠譁。不遵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而逃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言而少。少言而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壘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時。大將以閱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扶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適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士卒無冤死。衆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夫水戰之時。擂一通鼓。吏士皆嚴備。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整持（一作治）櫓造戰。士各（一作爲）持兵器就船。各一（一作爲、）當其所幢幡鼓角。各（一作爲）隨所戰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拉越。違令斬之。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擂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皆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一作生）者結屯住（一作往）。幡後聞鼓音嚴陣。斥候者視之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一作爲）安部陣。兵皆舉曰。不如令者斬之。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皆無諠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應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督兵者殺之。督戰之法。將則拔刃在後。察進令不進者卽斬之。一步受敵。餘步不進。敵者斬。臨陣。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發者與同罪。無將軍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戰陣、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陣。

又騎次之。遊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陣。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馳騎從兩翼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即迴。此謂獨進戰之時也。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焉。

虎鈐經卷第三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謀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敗第十七　知姦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虜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爲用、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爲變也。兵者、既爲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文之風雲星辰有吉凶者、天將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者鈍。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之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爾。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知地理之險易者。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人事強弱利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強弱利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於時。時合於理者。無強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爲勝。勝勢可以爲敗也。苟不知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難可壯。吉凶交雜、而

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雜於險而事利。雜於易而事難。險易交雜、而能常虛其變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一作其）利而敵見其害。雜於害而我敗（一作取）其利。利害雜交。而不能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也。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中明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親者爾。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謀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行賞罰之公。愼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權。明成敗之圖。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捨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糧儲爲本。謀略爲器。強勇爲用。鋒刃爲備。祿位爲誘。斬殺爲威。強弱相援。勇怯相鬬。前後相趨。左右相趨。遠近相取。利鈍相蔽。步騎相承。長短相用（長兵短兵之用也）。敵欲堅陣。我則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則備其所從。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勤。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協。夫軍之爲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絕地。離在乎將失道。懼在乎將無勇。飢在乎遠輸。渴在乎窮井。軍之爲逸也。樂在乎安靜。利在乎賞罰。常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即於戰陣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害。從逸擊勞。從有餘擊困窮。中陵之戰。不仰高。不迷深。不衝險。不遠追。水上之戰。不違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逆翼。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平陸之戰。不遠離。此戰法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言必讙。不嚴令。行必亂。不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由於昧暗。（一作旺）在明察以正之。晦夜驚怖。在鎮靜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之來也。軍吏畏愛。將之要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在。非智賢孰能與此乎。

教戰第十四

諸教戰陣。每五十爲隊。從營鞯紲槍幡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伍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士卒一時即向大將麾下聽令。每隔一隊。定（一作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跪膝籠槍坐。目看大將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鳴乎。（譟去聲）齊向前。到中間。（一作界）一時齊喝聲殺。齊入。賊退敗訖。可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爲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聽去行。傳上架槍。側行回身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旗隊一看大將處兩旗交。即五隊合爲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旗隊鬬戰法。並依前。一看大將處五旗交。即十隊爲一隊。即是五百人合爲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旗隊鬬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士卒一時聽大將當下

謂進止。第三聲角絕。即從頭引隊伍還軍。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法。先謀爲本。是以欲謀行師。先謀安民。欲謀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疏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其邇。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爲損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務其本。本壯則末亦從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謀以禦敵。雖有百萬之衆。可不勞而克矣。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必勝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何其可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鬬。食無餘則怠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歸咎。不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耶。是以知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務大惠。善務有餘者。力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與勇斷去猶豫之謂也。衆是九者。務令預定之於前。則萬變千機。然後動乎其中矣。率此以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勝者。勝在我也。其在易曰先天不違之義也。

勝敗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專。專勝有必敗之理。戰敗不可專。專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審。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飢渴。所愛唱之。（所愛者。謂在急難之中。殺所愛騎馬愛妾以犒吏士也。）衆有倡之用矣。吏士恐懼。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者、謂所嬖倖、或子弟姻婭、同在軍中、若有主守者、犯命則先殺之也。）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鬼詐者。謂詐爲孤虛鬼神之類也。或假托卜筮。百端不一。）衆有天之用也。（天謂天所授也。）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決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姦第十八

敵使來。日數動。色數異。而言卑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爲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搆我密謀也。使來言語辨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媚強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細詳之。將爲挾之。（謂覸見之時以兵者挾輔而見。）以謀。謀者反其謀。（謂欲詐之。却掩其不備也。）驕者反其驕。（指其辭幣。使敵人信我驕也。）侮者陵之。（衆兵其無備。）搆者示之。（佯不知而反示之以虛事也。）將掩不備復之。（佯聽其說。反掩其不備也。）欺者誅之。（誅鑑懲以

擒敵）留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微。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審。

奪恃第十九

敵無恃不可以爲寇。欲奪者豫審而奪之。敵之爲使。或以強。或以險。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強以氣。奪險以勵。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敵以力有餘而加於人。我則以緩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以險地堅守。或依險而陣。我雖士兵豐逸。不可以強取。守者以利惕其心。否則以迦則攻之。陣者以勢逼其敵。否則俟勦隨而銜之。此奪險者也。關塞營壘粮糧所據。預於要路伏兵絕之。必力奪其輜重。敵可使飢。此奪緩者也。人逸馬良。恃強輕戰。可據險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術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恃。則彼力衰半矣。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佯攻其鄰。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於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出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能襲虛之道也。

任勢第二十一

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率由勢焉耳。勢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對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既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者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儼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張其旗。爲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之。此之謂隨勢者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敗以建大功也。又若累戰累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者也。（挫勢者。言曾敗於敵人挫辱。故言勢不利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者也。吏士諠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乘（一作五）勢在我。可以指揮進攻矣。任（一作五）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固守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於始到矣。俟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心稍以慢矣。當於中夜潛令驍勇襲其營壘。攻其無備。乘其亂。出精兵兩道擊之。（地勢便則兩道出。不便則一道出。）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敵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僞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精勢在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爲務。鮮能精謀。慮彼見老弱。必輕進棘（一作）陵之。堅陣以俟。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爲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到。旗鼓之盛。埃塵之多矣。（旗鼓或張。塵或以曳柴。）預料敵國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盈三萬矣。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盈三十萬。（謂其各有屯戍之地。及死亡之所。或發兵不能盡到侵伐之地。）以

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百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盈四十萬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盈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敵國大小。敵衆多寡。皆以此類數知之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卽詐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俟之。（先令細人密測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亦可。）過半則邀擊之。敵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觀之。持久則衆心怠失。得敵有對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攻爲用間得其敵心。然後擊之也。）敵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掩不備也。）此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漱（一作齧）隄漂石者。水之勢也。火之剿（一作勦）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木之勢也。故用兵之道。既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間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回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賂敵所愛倖。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與駿馬精佩之飾。以求和解。覘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一作泄）之。（謀皆虛者。非實也。）俾得聞焉。陰縱使逃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也。反事示之。敵將爲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諳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盛張皇我軍之強盛。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以強詞來間也。既行卽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心腹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內嬖爲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搆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爲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誠。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不講。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脈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甯矣。或一脈不來。一氣不通。未有免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顧而不窮。斯爲妙矣。

虎鈐經卷第四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異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被圍第二十八
圍寇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候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遠近第三十六

十可擊第二十四

敵人信鬼多祈禱者。必懷疑懼。不能任人故也。一可擊也。敵惟務天時。擇其方位。觀其雲氣。不顧地形之險易。不詳人心之逆順。二可擊也。敵近以地利爲擇。不能整肅號令。嚴戒行伍。三可擊也。結營分陣時多動移者。此多疑恐。四可擊也。軍發言無誠實。事多利己。吏士怨怒。五可擊也。將吏淫怠。六可擊也。結營之地。四要無防。（四要者。四面間道也。）七可擊也。將馭人無禮。八可擊也。賞罰顚倒。九可擊也。將士多輕。十可擊也。苟欲擊之。先令細人密搆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自爲戒焉。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僉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地之形勢。或汪污坳沮。或曲道相伏。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慮敵示弱而匿其強。示不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擊在

近如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傷殘卽棄其鼓旗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爲敵所獲一旦逝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盛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鼓旗嚴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知率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恐五曰畏窮途邃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壁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重固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旣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糧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歃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强禦之衆以我爲輕也常有輕之用由窮地而闢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强攻急師人大震衆以爲危我不以怨遲自亂常有危之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撫吏士外閑其貌內潛速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恐也常有恐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恐之道也窮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常有畏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之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卑驕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法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恐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利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動我取順息是謂地機審探敵事因而爲之以中敵情使敵不知爲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糧爲積儲士馬習閑凡敵境糧道通利是謂利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後失之於近動靜出入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臨敵未有不能攻城掠地者也

被圍第二十八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卽戰何謂必守許洞曰蓋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如光武昆陽水上·[illegible]而出·如田單卽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卽戰許洞曰旣圍卽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一作用）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

二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一面皆如之·）敵示以閑暇者此必殺我而欲求懈陰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安其內而後反其外可也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堡遁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敵之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樹土山溝渠池去圍百里廣途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縱其游兵分部往來捉邏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慮以可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敵路者·謂敵人要路及歸路也·）本圍實三面兵士嚴爲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在圍一心死守·出圍則心散各求生路·）奔則伏兵發戰則志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爲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防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秣馬勵士坐甲以俟結營之地夜於營數里四圍各以勁勇之士伏弦弩利槍多列鼓鼙有賊遠發擊鼓爲號賊擊備兵則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攻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以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過平川大澤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等差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處於中軍賞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怠遲周章當審其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淳淵雖使之奔衝馳突不可妄動何也曰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逆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且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俟之必有難撓却乘之困可不愼哉

候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人之情故其遇之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也機事速疾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伐者可間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擊也親愛人者可侮也（一作侮）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汚也詩者可辱也畏死者可驚也懦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臨陣諠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候而擊之無疑焉孫子曰候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候敵之情而浪與戰者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敵戰既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無鬬志矣。）輜重甲兵。散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也。又若敵人雖敗。銳氣不減。一不可也。阻溪澗水流怒（一作急）絕者。盜已過。二也。（慮其絕水之計耳。）敗軍道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欲我逐之。然後發其伏兵者也。）吏士奔走不甚顛躓。步騎不相參錯。四也。（慮其亦詐也。非門心安。故走不顛也。）敵敗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無路可走。必還而致死。）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追。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俟衆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不可使測之。（不可使測之、一作莫能知之。）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之。豐賓貨賂。試疑為結使者之術。使其信我不疑。然後以譖（一作讒）惑之。復以國家事泄。（皆以國家虛實假是而非者。）使者乃反搆敵意。料不以我為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期與地。以內應之。待期（一作奇）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外應之。其術一也。（內虛變背謀遂也。亦為我臨兵之害。）募勇敢者以為待。一旦作為怨咎之見血。即潛使詣敵。復因其妻子。俾知之而為怨（一作惡）。我以密事告。（亦虛事也。）使傳聞於敵。詐言以某時當加兵於某處。我潛應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為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耕植。撒而刈之。敵有良人。遂而（一作以）虜之。陰賂敵之寵人。使進敵美女以惑其意。獻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誤之。迫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解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功立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何敵之不克哉。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兵防禦。量人數多少。分為步騎。中營大將所居。外皆環列營陣。所備之地不空虛焉。敵來襲擊。四面皆救援。急則引中營之兵以避焉。表裏互相救也。慮敵人擊其一處。則立左右營陣以護防矣。

遠近第三十六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虛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善攻敵者。聲前掩後。聲東擊西。出敵所不趨。趨敵所不意。利而誘之。安而動之。逸而勞之。飽而饑之。視其無備。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豎林刈木。廣為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辦之。則令彼備此行。我則不然也。）中夜陰令精兵銜枚於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屯守。俟彼衆亂。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斷敵之路。大軍陰謀以詭敵。敵聞焉如以為然。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從間道以懸梯行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令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歧謀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即頓出

驍勇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戰後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唯以強弩劍楯戈鋌藏隱於身。埋伏山林深草之處。伺前陣大戰。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後應前陣兩向兵徐逼敵。佯敗誘追。伏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一作才）以奇勝。此之謂也。

虎鈐經卷第五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料山第四十
料水第四十一　料虛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敵營第四十四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防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彼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無備。伏兵絕其歸路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斷焉。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敵引兵而去。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擊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兩向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盈其營陣待敵。絕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言盈陣者。實陣隘口。）如攻不盈。則從其宅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營壘之遙。曰遠（疑有脫誤）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戰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為寶。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絕之地。通糧道。進退皆利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懸車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壯。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明令嚴。三可用也。我強敵弱。四可用也。天將夙著恩。使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者有三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前無利誘。士卒退心。二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三不可用也。茲生地之利害。可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糧道生路皆絕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力戰則利。畏戰則害。欲令吏卒死戰者。二也。爲敵所逼。糧匱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以用者三焉。彼衆我寡。一也。利害未審。矯衆強寡。二也。將心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勢迫而險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亞而邊林藪者。勿營。慮四邊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絕也。左右前後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蹊路。洞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者有林近我。我利。若得之。戰則爲伏。急則爲藏。守則爲薪也。苟能知山林之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黃濁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水黃黑。以膠投之。可以得清。）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勿食。水流而中有黑脈不定壅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糞草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彘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側穿井以汲。吏士營必以水。暫息必以水。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溢或減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機。水止而爲陂爲沮洳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即涉。先令輕兵搜驗山谷崎岸。慮有伏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得之上流者。美莫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抵亂者。鹿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潛潛而起者。步兵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將之令整也。塵埃左右前後起者。使人無常法也。軍動而塵埃條條而起者不散漫。軍止而塵亦止者。此皆大將威德行。部伍雅肅故也。列營結陣之時。有塵起飛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以塵爲候。亦料敵取勝之術者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常自堅其陣。先以勁兵力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來救於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俟敵陣稍動。則應我兩哨之兵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固。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肅如一者。此將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皆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使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法。金鼓應節。人無喧譁。此將有謀而善於得地利者也。不可輕擊。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列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內不能曉軍政。外不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陣左右山峽而不能危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知善戰者。莫不能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營第四十四

敵營糧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營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溼者。可過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固密而兵寬者。不可輕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前後左右有出入之便者。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陣法也。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於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旺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旺。他人皆懼怯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旺。以日時爲用。靜爲主。動爲客。敵上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杵如枝。或曰赤爲木。我則俟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上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伏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爲木能生火也。日爲火。亦俟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上勝氣。如白粉者。白爲金。水日金時皆不可也。苟金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可克矣。敵上勝氣。黃如土壇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金日金時。土日土時。皆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擊之。黃者土也。壇者亦土也。不言雲氣如水狀而及色黑者。緣黑氣多爲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頓軍稅駕。逼近於囚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與色。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師進戰。我軍上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整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下有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兵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上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常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再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

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因於險隘。圍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則曰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用戰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之謂何也。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壘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距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士。將戰之際。後顧斬之。臨敵而目不定、目數移者。斬之。有變色者。斬之。假寒者。斬之。相視而動目者。斬之。遺弓刀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而應。慮士卒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背險絕而夷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有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隘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其懈。其機狀如不密。俾敵見之。則泄謀矣。欲敵人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崖嶠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登之。或有深淵澗則爲罌缶渡之。發敵內擾。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戰佯敗。候敵兵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邐迤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衢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屆守備者。順則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副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

其雲勢。察地勢逆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也。有死地之危。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逆先知。必無圍地之患矣。高山大澤。險阻崤壁。沮洳谿邃。斷絕無以生道。此乃智士用謀之利也。當宜用奇兵。出不意。以衝寇敵而後擊之。出奇奔衝。或利用燧馬燧牛。如田單、陽班之類是也。或候夜昏。詐爲號令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使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以死戰爲期。苟敵兵益壯。我援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斃。當自殞。貂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死地之疑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期地利者不可一概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爾。兵貴設變。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舉兵用武。率以古法爲用。執之。亦膠柱鼓瑟無異爾。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興師之際。常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己任。我則順用古法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因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齊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諠譁寂嘿。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喧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

以此取功。苟敵人能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瓶不反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賞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觀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令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要衝。使其勢倦殘傷者。如飢渴失舉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喧譁。應敵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敵如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移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坂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前後可設伏也。旗數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防有伏也。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不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欲爲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爲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虛。爲反古之法也。多中。爲期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之載其物。則車之轉者、由輪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虎鈐經卷第六

水戰第四十八
水利第四十九
水攻第五十
過水第五十一
尋水脈第五十二
火利第五十三
火攻第五十四
守城第五十五
築城第五十六
城壕第五十七
防城第五十八
反泛第五十九
弩臺第六十
烽火臺第六十一
望樓第六十二
馬鋪第六十三
遊奕第六十四
守城具第六十五
攻城具第六十六
地聽第六十七
失道第六十八

水戰第四十八

凡水戰之具。船闊狹長短大小。載人多少。以米爲則。一人重米一石。則人數積而可知也。棹篙檣帆席絙纜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船上安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車礟檑木鐵汁。狀如守城。王濬伐吳。作大船。長二百四十步。建飛樓閣道。可以奔馬馳車。忽遇大風。則人力不能制。甚不便戰鬭。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蒙衝以犀革蒙覆。船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退。戰船也。鬬艦。船舷上設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孔。舷內五尺建棚

爲女牆重列。戰格上無覆。皆前後左右樹牙旗金鼓。戰船也。走舸。舷上重列女牆。棹篙多。戰卒選驍勇精銳者。奔走往反如飛鶻。乘人不及。旗幟金鼓列之於上。戰船也。遊艇。小艇。船無女牆。船上置木牀。左右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飛。虞候居止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小後大。如鶻之狀。左右置浮板。如鶻翅翼。雖風波漲大無傾倒也。覆上、左右皆張生牛皮。爲之建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

水利第四十九

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絕中流而柵。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柵絕而過。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士馬逆流。我得上游。可以攻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則爲崇隄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也。敵所以賴水也。當濟以水攻。審地理陰爲賊。潛導之他處。竭敵所賴。所謂賊也。絕水之用也。或以薪木土石實舟沈之於上。別爲長渠泄之。或爲沙壅於上流。以塞其水。欲水行則以決囊。所謂絕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爲所害。順則善矣。

水攻第五十

先量水之高下。水平水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橫闊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

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闊狹微少於池。箱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爲轉開。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因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上二尺。面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澗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

過水第五十一

罌筏。一。凡縛罌甖爲筏。甖闊五寸。深受三石米。力勝一。底以勾繩連之。編槍於上。形長而方。前置板頭。後置板梢。左右掉之。槍筏。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根爲一筏。去鏘鏃束爲魚鱗。次橫括而縛之。可度四百一十六人爲三筏。計用一萬二千五十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濟矣。挾絙以善水者。繫小繩於腰處。先浮大木。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及繫於樹。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分爲十道渡之。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而浮而渡。

尋水脈第五十二

無水之地。擇地有黃羊糞者必有水。砂鹵甘潤者下有水。細草叢茸與無水處不同者。亦如之。

火利第五十三

將有火之用。先知其日。（日者。謂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大風雨故也。）次順其風。（我得上風。則放火燒下風。一作赴風。）攻城寇寨。風助順利。爲飛火。（飛火者。謂火炮火箭之類也。）相守不動。利於姦火。（姦火者。因其人焚其積聚甲兵也。）兩陣相合。御風之便。揚（一作楊）塵鼓烟。利爲燒牛以佚之。若敵於上風放火。我亦縱火。爲解火法。（敵燒門盛火。勢大減我使勢。勢以伍外火。亦此類也。）凡入敵境。郡邑窮匱。城隍須燒。山川非設險之地而非敵所恃者則存之。苟披敵所恃之邑。皆火之以絕其望焉。敵境之林木蓑草皆火之。故火爲兵之大利也。

火攻第五十四

月對（一作在）東壁。觜箕翼軫之夕。則設火俟風以焚之。（四時亦。其火利偏攻。）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薪。及束縕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勿攻。火獸。以艾燼置瓢中。開四孔。繫野豬獐鹿項下。針其尾端。望敵營而縱之。奔走入草內則火起。火禽。以胡桃空中實艾。開兩口。復合之。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飛宿於草上則火發。

守城法第五十五

城不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人衆。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溉灌可設。人戶疲悴。脩緝未就。凡此類者。速從之。營壘高厚。城壁溝深。糧食衆多。地利險阻。所謂無守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築城第五十六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工。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積數一作利）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築士二丈。許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六（一作九）十步。計工八萬四千六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也。其出土負簣並計之於工內矣。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籠千所。却敵臺上建候樓。以跳板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以備警急。

城壕第五十七

鑿壕之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二丈加底闊一丈。積數大半得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丈。得數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丈。計工五人。一步五尺。計工二十五人。十步計工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工二千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計工九千人。率一里。則百里可知也。

防城第五十八

城上。一步（一作丑）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

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統領精銳驍勇．或十隊．或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一作爲）領隊巡城．曉諭．激勸壯役．城上分四隊．別立四表．以爲攻城之候．若敵欲攻之處．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摘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墻．舉四表．夜則舉火．如表法．城上四隊之間．各（一作爲）貫八旗．若須水標枋板．舉蒼旗．須灰炭銅鐵．舉赤旗．須礧木樵葦．舉黃旗．須砂石磚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之物．舉黑旗．須毛氈麻索鎌鎖鍬鑊斧鑿．舉雙兔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矢弓刀劍．舉鷙旗．當主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少婦女．除營食外．皆令應役於城上．分爲八隊．使識文字者、點檢常旗物與八部也．

反浸第五十九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墻．塞諸門及陷處．更於城內促爲周匝．視水高下狹闊築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於墻外．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守．不得容雜色人．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爲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一作紵）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鑊．每三十人．自暗門穴銜枚而出．決其堤堰．敵覺．即急於城上鼓噪．以精銳急出助之．

弩臺第六十

高下與城等．去地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墻．內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設氈幕．置弩手五人．備糧水火．

烽火臺第六十一

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之．築羊馬城．高低便當以三十五爲堆．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有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爲之．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灶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訖收之．屋四壁開觀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二口．鼓一面．弩兩張．礮石．擂木．停水甕．乾糧．麻縕．火鑽．火箭．蒿艾．狼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鼓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爲人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爲烽師．知文書符牒轉遞．

望樓第六十二

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四面開門．狀如斗．令人上望賊．賊有所攻．隨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衆賊往來聚散遠近．皆審而視之．以告于下．

馬鋪第六十三

每鋪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設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即報探．設土河於山谷口．當賊路．橫斷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土塡平．每日檢行迹．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遊奕第六十四．

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之．常與土河．烽鋪．計會交牌．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事．問敵虛實．我之密謀．勿使遊奕人知．其副使子將．並用久在軍中行人（一作番）騎射者充之．

守城具第六十五

雜物．守城之時．其什物五穀、粮糒、魚鹽、布帛、醫藥、工巧、戎具、鍛冶、秸稿、菲荻、蘆葦、灰炭、柴薪、松樺、蒿艾、脂蠟、麻皮、氈條、荊棘、筐籮、釜鑊、鍁錠、礧木、槌鑿、刀鋸、長斧、長刀、（一作矛）長錐、長梯、短梯、大鉤、連鎖、但人所用之物．一一預備．仍令修緝不得損壞．雜備．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礮（一作僞）二．機關大礮一．雲梯擂礮等．閉先從城身用木跳出爲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寸以上．以板覆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墻櫓．石下之處出跳．竅中懸生牛皮或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貯水防火．先約（先一作但）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放火．但令近便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少婦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親領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警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違者斬之．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手砲打．手砲既衆．所中傷必多．來者被傷．則力不齊矣．懸門懸板爲門也．鐵鐶之如棧板．用之懸鍾板繞城於敵棚上．上皆懸板．受敵之時．則板起發矢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內爲暗道．多少臨時．入五六寸力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則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不意．塗扇以泥．泥城門可厚三尺．備大鑿門爲敵所逼．先自鑿門扇十數孔．出弩射之．長矛刺之．敵且不得近門．棧塗以泥．塗門上．大棧可厚五寸、備火箋籬戰格於女墻上．跳出椽．去墻三尺．橫者檐椽安轅．以荊柳編之．長二尺．闊五尺．懸椽端．以遮矢石．布幔以複布爲幔．用弱竿懸倒於女墻外．去墻七八尺．柔石之勢．則矢石不復近墻矣．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墻外上城人．叉竿如槍．刃爲兩歧．用叉飛梯及人．鉤竿如槍．刃偏有曲．可以鉤人．長柄鉤．城上以木爲棚．客兵一隊．作長柄鉤鐮．隨安便以爲之備．若敵攀女墻踊身．待其身出．衆鉤齊拾．擧入城中．百刀錐斧助之．若敵以木驢攻城．我用鐵蒺藜而入之．其法以熟鐵爲之．闊徑一尺．四條縱橫如蒺藜形．以生鐵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鼻索鎖．直下致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有牛皮并泥致著．即速放火炬灌油燒之．鐵葽．狀似小鐵蒺藜．要路撒之．串鐶．敵若推搖車攻城．我以鏁鐵鐶并屋乘子爲之．用索相連．遇搖頭適到．我速以鐶串搖頭．於其次便處將士牽索．則搖車翻倒．弓弩齊射．自然敗走．眯敵石炭糠粃．回風．（一作羅）於城上以眯敵人目．因以金汁灑之．轉關橋．一梁爲橋梁．端著橫栝．拔去栝．（一作栝）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轉關墻．凡攻城之兵．鞠捍矢石．頭戴鍪帽．側覷不便．衣甲重厚．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歸遁追．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墻．隱出城外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鶻脚．當渠闊處擲下．發大木弩．以黃楊桑柘爲弓．長一丈二尺．中徑七寸．兩梢三寸．絞車張之．大矢一發．聲如雷吼．積木．備礧木．徑一尺．小頭六七寸．長五尺．候敵人上城．則擲下礧之．積石．備砲（一作礮）石．大小隨身．下從敵入地探．於城四隅穿井．各深二丈．令覆新甕於井上．坐而聽之．城外賊到．有孔城地道．并聞甕中辨遠近矣．天井．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

二丈。以新瓮薄皮鞔口如鼓。令聰耳者於井中枕瓮而聽。則去城五百步悉知之。既審其處。我則隨地鑿穴迎之。以乾艾一石燒令烟出。乃用板於穴下封之而令烟泄。更以鞴鼓之。則敵人焦灼矣、聲火。每城四面。夜開設行甇火油甕盛水。於城上擲安火上。甕敗火滅。救火用水甕。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鑿竹長一丈。鏤去節。以生薄皮爲袋。令貯水二三石。將筩納於袋內。急縛如唧筩。令將士三五人。撮水口急注之。救火・每門常設兩具。無竹。即以木合筩漆之。而用井水踐筩二十（一作百）具助之。門內常以甕貯火。用燕尾炬。縛葦草爲炬。分爲兩歧。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縱墜城下。使騎木驢而燒之。松明炬。以松木爲之・燒令明直。墜下。隨城照之。恐敵人乘暗上城。脂油燭炬・燃脂秉燭於城四隅要路門下。晝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擡昇行於城上以洒敵。遊火鐵箱。盛火加脂蠟。鏁鎚下燒穴孔中人。毒井。守城之時。城外有井。先沈以毒藥。陷馬坑。孔長五尺。闊一丈。深三尺。坑中埋鹿槍竹籤。沈（一作扤）十字相連狀如鉤鎖。覆以斜草蒔禾。加土種草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壘壁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時。十字鑿孔縱橫安栝。長一丈。銳其端。可用塞城門要路。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板築。則建立木爲柵。方圓高下隨時。深埋木根。纚穖其疎闕。內重柱爲閣道。外重柱長出女牆者入泥七八寸。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爲棧。立闌干行於柵上。懸門、擁牆、籧篨、拒馬、一如守城法。

攻城具第六十六

轒轀車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犀革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水火石所（一作俱）不能敗、飛雲梯一。大木爲牀。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栝。梯長一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相栝飛於雲間。以窺城中。其上城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鵝車・以大木爲牀。牀下安四輪。上建雙陛。陛閒橫栝。中立獨竿。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輪。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而用之。其旋風四腳。亦隨事而用。車弩爲軸轉車。車上定十四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軸車行。軸轉。引弩弓持滿。弦掛牙上。弩爲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幹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間（一作無）不崩潰。樓櫓以便隳墜。尖頭木驢。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頭高七尺。內可容六人。用溼牛皮蒙之。蔽人其下。昇至敵城下。木石鐵火。皆不能敗。用攻其城。土山。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地道。鑿地爲道。行於城下。因以攻城。往往建柱積薪於柱間而焚之。柱折而城崩。板屋。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下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望。謂之巢車。言如鳥巢也。木幔。以板爲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板逼城。其間使趨卒蔽之。蟻附而上。矢石亦不能及。燃火箭。以小瓢盛油灌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以火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

加火。於蒲莫竄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蜀鐵钁鋤。蜀钁。短柄著鋼鐵鑿。以鋤其城。將軍礮。置四柱長短爲之。其下四面著棧栝。半之。則前及左右著栝。後其下著。其頂上左右亦頂轉輪。致卒其竿。隨其架所宜爲之。其組索之類。隨其礮大小增減。竿稍懸其繩。盛窠。窠中盛礮。其架編全竹爲衣。以禦敵矢石。狗蹲礮。前設兩長柱。中著橫竿。如前礮狀與衣亦然。旋風礮。左右著二方木亦如之。鑿一孔通貫下柱。左右前後皆可運轉。埋之於地。其頂轉輪著竿如前狀。此礮不用衣。

地聽第六十七

令少睡者。枕空葫蘆臥。有人行四十里外。東西南北皆知之。

失道第六十八

夜失道。以北斗建爲正。以四時定之。然後知四方之路矣。如本路。則放老馬以從之。

虎鈐經卷第七

旗幟第六十九　大將旗鼓第七十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金鼓第七十二　蠡角第七十三　鼓角第七十四
漏法第七十五　傳箭第七十六　測影第七十七

旗幟第六十九

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爲首。竿上置金鋼珠大纛、深紅八幅。樹大將牙帳前。鼓坐其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將有事旗幟陣。大將齋戒。潔心淨服。俟天清星皎。中營立壇。率諸將校宣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五色旗導引之。衙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己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孔機）　或前後林藪險隘。下斧钁斫伐開道。舉青旗。前有山峽高峯深溪無避賊寇處。復風火相逼。即抽兵要逐風燒草以避賊。舉紅旗。前遇敵列陣。即排列輜重。引兵結陣。擇高勝地守隘以拒賊。舉白旗。前值山川池沼卑溼。溪澗不平。舉皁旗。前平原大澤無他患害。舉黃旗。五色牙帳旗。隨天地（一作氣）四時寄色舉之。見青雲舉青旗。他皆同此。賊土以青旗。賊火以皁旗。賊金以紅旗。賊水以黃旗。賊木以白旗。賊旌旗之上。文以熊虎者。象其猛也。文以鵰鶚者。象其鬭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鬼神雲氣者。如其變

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之於黑纛之下也。初得敵人，刳其心以祭旗，塗其血以釁鼓，爲我之號者，隨我所主焉。故春秋傳曰，建施旌旗以威其目，夜施火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幟之用，大軍之本也。

大將旗鼓第七十

纛六口。槍二根，以豹尾爲槍，居門旗後，前五方旗。隨所六纛在，營亦在纛後。嚴敬鼓一十二面，居大將前。左右列六纛，下用一十二具旗鼓，前列代金旗隊二百五十口，倚色圖禽，與諸隊同。每一旗五騎認旗二百五十口，倚色圖禽，與諸隊不同，各因爲認，出居隊後，恐卒伍交錯。

隨將旗鼓第七十一

門旗不得用紅色，嫌亂大將鼓。一百二十五面，恐疑擬敵人用之。甲五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縛（一作傳）筏牛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伐牌一伐，分支弩二分，（付弦三）兵一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隻。箭弓十分，（付弦三）矢二十六萬隻，一萬三千五百鞘。弓二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射甲箭、弓袋、胡祿、弁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三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三千五百口。棓二分，三千五百條。馬軍及陌刀並付以鎚鉞斧（一作斧）四支。

金鼓第七十二

周禮六鼓，樂人掌教六鼓，以節樂和軍旅。一曰銅鼓，二曰鐃鼓。凡在軍中金之制有四。司馬法曰，卒長執鐃，兩司馬長執鐸。進軍鳴鐸，退軍鳴鐃。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一作土）三曰錞，周禮曰，以金錞和鼓。四曰鐲，以節鼓。鄭元曰，鐲、鉦也，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鐸，周禮曰，以金鐸通鼓。鐸、鈴也，刁斗。按黃帝大傳曰，與蚩尤戰，擊之以警夜也。六曰鉦，樂志曰，鉦形如半鐘，旁有小柄，樂師持之以和樂節制。鉦者進退用之，有征之義也。

蠡角第七十三

黃帝戰蚩尤，吹角，長六尺，聲甚鳴，後有涿鹿之敗。帝問曰，所吹何物。蚩尤曰，角也。吹之則風霧俱集。後以六尺曰角，五尺曰蠡。近世列陣，金鼓之外，餘無他器號。或陣形長，爲山谷所掩映，慮不能照，宜於陣兩哨爲蠡角。（如牌大小擊之）值敵攻哨，則吹之爲號，中軍吹而應焉。

鼓角第七十四

鼓角者，大將之威德。十萬兵已上，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五萬兵已上，大角一十六具，大鼓四十二面。三萬兵已上，大角八具，大鼓二十四面。一萬兵已上，大角六具，大鼓一十四面。或深入敵境，欲敵人畏，謂我師旅大衆，但多著之，不用此法也。動鼓角之時，日沒前二刻，先吹小角，次吹大角，一會十六聲，三會計四十八聲，爲一曲畢。擊鼓三會閒，第一會五十六聲，六疊一閒三閒畢，吹大角一十六聲，引第二會鼓五十六聲，六疊一閒三閒畢，發鉦一百五十聲畢。軍門擊鎖，諸將各按部靜，吏士無敢諠譁，傳刁斗，

報更漏，謹巡警。曉起角在四更二點，吹小角畢。（一作吹）四更三點過，吹大角，引第一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閒三閒畢，吹。（一作叫）四更四點過，吹大角，引第二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閒、三閒畢，吹。（一作叫）四更五點過，吹大角，引第三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閒三閒畢叫。五更一點過吹，泊五更四點轉鼓，至天曉一十八轉叫、五更五點過，發鉦一百五十聲，絕聲，擊鼓三百聲絕，軍門鎖開。大將軍嚴裝，坐牙帳之上，引諸將以次朝。

漏法第七十五

木櫃一枚，八角，高二尺四寸，闊二尺三寸，雜色裝畫，金銅鍰紐，及蓋水匱三片，共闊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布黑漆。貯水生銅鑼一口，闊一尺九寸，深一尺五寸，重七十斤。金銅引水龍一條，長二尺六寸。前脚踏蘆雲朵一枝，重二十斤。龍腹中熟銅飲水渴烏一條，內空長四尺八寸，圍一寸五分。力士柱二枚，各長六尺，圍一尺二寸五分，并脚下卷荷坐水離獅子四箇，裝褫畫。力士柱頭鍍金寶珠二枚，及鐵涉一松，（一作枚）闊二寸五分，長三寸六寸。金銅釘鉸水秤一梁，身長五尺六寸，徑一寸五分。金銅鍰連鎖長一尺四寸，金銅象鎚一枚，連鐶九寸，共重七斤半。（一作平）準竿一條，長六尺，竿身八楞，闊八寸五分，向本上雕一隻脚踏蓮花，坐向下卷雲座，金銅鍰紐，及曲尺金銅工正一枚，長一尺五寸。熟銅鍍金壺一枚，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尺。金銅連鏁三條，各長二尺二寸，及連金銅小蓋一枚，闊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斤四兩。銅觜一枚，重十八銖。大鼓一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寸，蟠龍邊腔彩畫。鉦一面，厚四分。銅水斗一枚，平準竿一條，皆以約漏刻數之。

傳箭第七十六

每時有八刻二十分，一刻六十分，一日十二時，合一百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四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時八刻）每更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三日改第二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二分。小寒初日改第三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一作九）分。後九日改第四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大寒後三日改第五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立春前三日改第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十日改第七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雨水初日改第八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後第九日改第九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驚蟄後三日改第十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十刻十分，每點二刻二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

（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七分。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穀雨後三日。改第十五箭。晝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小滿初日。改第十八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寅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後三日。改第二十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六十刻。（日出寅時七刻）夜四十刻。（日入戌時二刻）每更八刻。每點一刻三十六分。後六日。改第二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八分。小暑初日。改第三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後九日。改第四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卯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三分。大暑後三日。改第五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立秋前三日。改第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第七箭。晝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處暑初日。改第八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後三日。改第九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白露後三日。改第十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七分。秋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十刻十二分。每點二刻二分。寒露初日。改第十三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霜降後三日。改第十五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立冬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小雪初日。改第十八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五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分。大雪三日。改第二十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

（中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一分。

測影第七十七

先定南北使正。樹八尺表竿爲勾。臥一丈四尺爲股。中節氣日中視影之尺寸。若與歷合則吉。不合則凶。冬至十一月中氣。律中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影長一丈三尺。小寒十二月節。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大寒十二月中氣。律中大呂。管長八寸三分。影長一丈一尺二寸。立春正月節。影長九尺八寸。雨水正月中氣。律中大蔟。管長八寸。影長八尺一寸七分。驚蟄二月節。影長六尺六寸七分。春分二月中氣。律中夾鍾。管長七寸四分。影長五尺三寸七分。清明三月節。影長四尺二寸五分。穀雨三月中氣。律中姑洗。管長七寸一分。影長三尺二寸六分。立夏四月節。影長二尺五寸三分。小滿四月中氣。律中仲呂。管長六寸五分。影長一尺九寸九分。芒種五月節。影長一尺六寸九分。夏至五月中氣。律中蕤賓。管長六寸二分。影長一尺五寸。小暑六月節。影長一尺六寸九分。大暑六月中氣。律中林鍾。管長五寸九分。影長一尺九寸一分。（一作九）立秋七月節。影長二尺五寸三分。處暑七月中氣。律中夷則。管長五寸六分。影長五尺三寸七分。白露八月節。影長五尺七寸。秋分八月中氣。律中南呂。管長五寸三分。影長六尺二寸三分。寒露九月節。影長六尺（一作八）六寸七分。霜降九月中氣。律中無射。管長四寸九分。影長八尺一寸七分。立冬十月節。影長八尺九寸。小雪十月中氣。律中應鍾。管長四寸七分。影長一丈二尺二寸。大雪十一月節。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夫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爲十二次。華夷共同。以至十二國王侯之所度。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月節遲疾。平行九道。故二十八日行三百六十度。餘日逐日度入朔。一歲十二月。行十三周天。與日同。夏至日在井。去極近。冬至日在斗。去極遠。日陽用事。則進北而影短。月陰用事。則退南而影長。測法極遠近以影。而知以定南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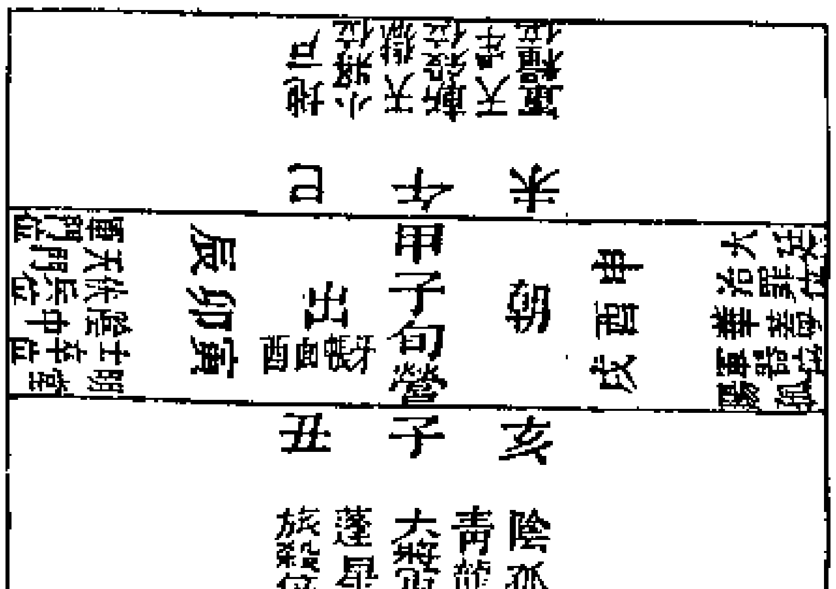
虎鈐經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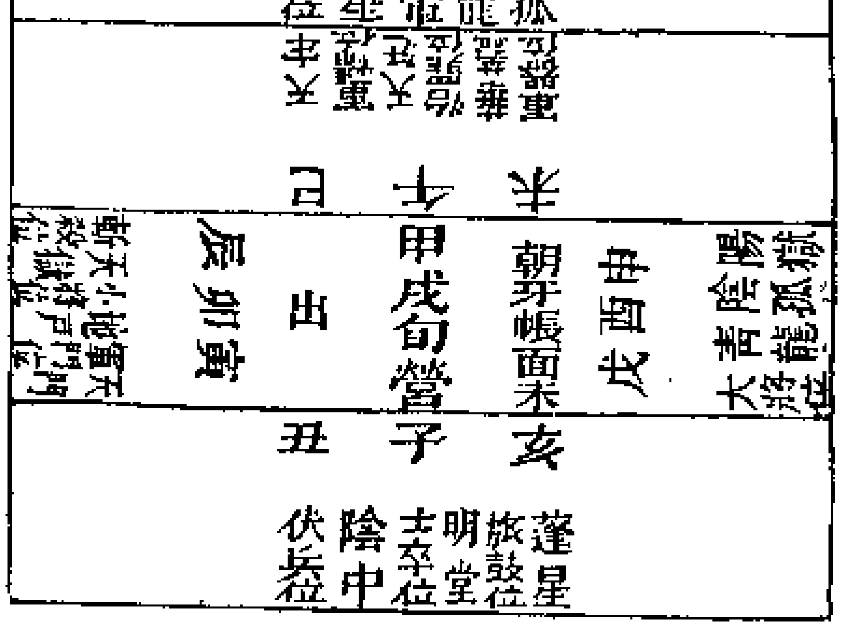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六甲第七十九　地勢第八十　山勢第八十一
四獸第八十二　握奇營第八十三　偃月營第八十四　教弩第八十五
教弓第八十六　教旗第八十七　校獵第八十八　軍樂第八十九
軍賜第九十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征馬第九十四　牧放第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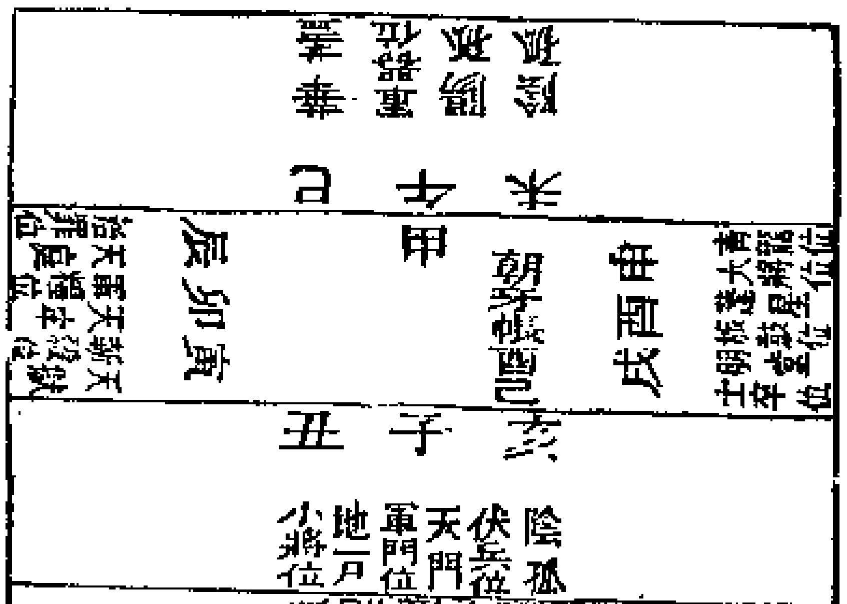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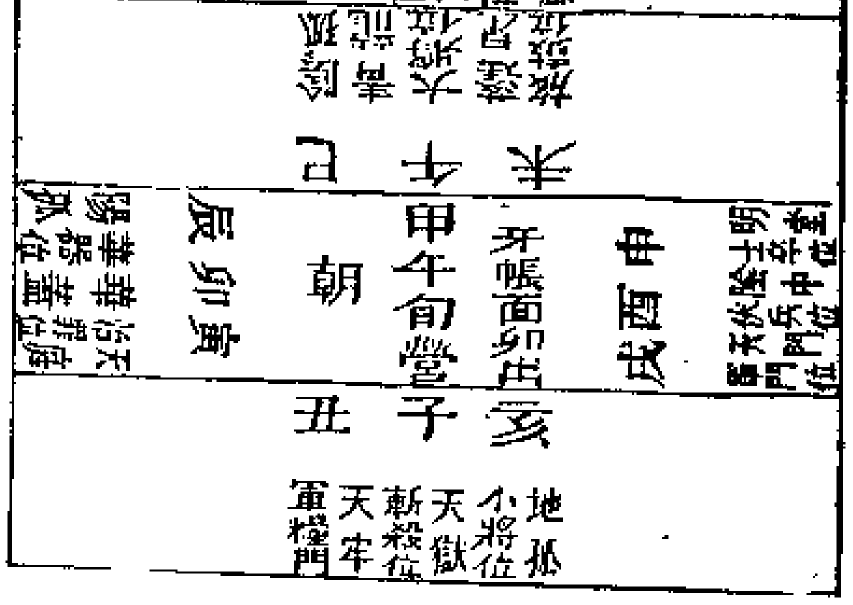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一作至）之。營居陽卦之上。以九爲法。（九十步。九百步。九里。九十里。並人數加之。）陰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之法。）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飲死水。不處死地。（死地。垢穢附也。）不居地柱。（地柱者。四下中之高也。）不居地獄。（地獄者。四高中之下也。）不居天竈。（天竈者。谷口也。）不居龍首。（龍首者。山之端也。）大將軍居九天之上。頓泊玉帳。（九天。青龍也。玉帳者。建前之三辰也。假令正月當居巳地是也。）已下類此推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大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糧居天牢。治罪居天庭。軍器居華蓋。此所謂立營居天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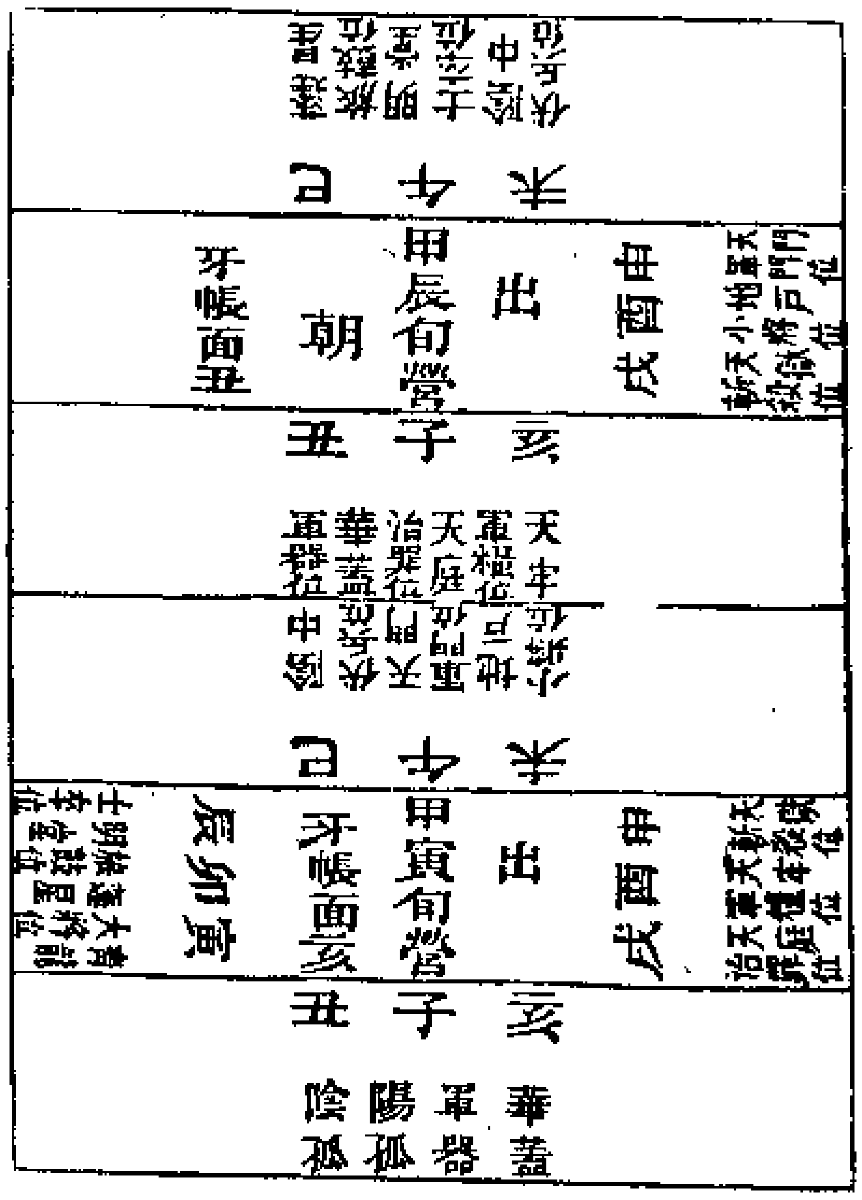
六甲第七十九


甲子旬營
朝
出
酉
申酉戌
辰卯寅
未午巳
丑子亥
陰孤
青龍
大將軍位
蓬星
旅鼓位


甲戌旬營
朝牙帳面未
出
申酉戌
辰卯寅
未午巳
丑子亥
蓬星
旅鼓位
明堂
士卒位
陰中
伏兵位


甲申
朝牙帳面
申酉戌
辰卯寅
未午巳
丑子亥
陰孤
伏兵位
天門
軍門位
地戶
小將位


甲午旬營
朝
牙帳面
申酉戌
辰卯寅
未午巳
丑子亥
地孤
小將位
天獄
斬殺位
天牢
軍糧門



甲爲青龍大將住。出呼門戶解領行。門神名號徐儀。直戶神孫齊甲子神。乙下蓬星鼓角過。丙下明堂士卒亭。丁下大陰伏兵利。戊下天門師入行。己下神戶小將位。齊衆斬斷天獄。庚治罪判斷天庭。辛囚繫糧儲天牢。壬。癸下天倉安庫藏。又爲華蓋敵避兵。

地勢第八十

凡立營之地。非生氣不旺。非山不固。營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憑高崗。左右襟帶地水東流。故自乾山伏下。旁連子丑寅卯之地。入于巽宮。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欲有迎生平穩。地勢欲支條脈散。氣候欲鬱。茂林叢篠。四維阜隴。欲如鷄籠缺起。巽上欲水順流。地欲順東南。凡造壘之時。先從戊己上起板築。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則去之。鳥獸不集則去之。古城古社則去之。窯竈古墓則去之。燋石砂礫則去之。河水逆流則去之。此六者營壘之大忌也。

山勢第八十一

山如蟠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山如鳳凰。翅翼開張。羣隊十萬。帶挾隴崗。前御印綬。後有回翔。山如飛龍。支翼遠通。或驚或躍。官橫乍從。巒嶺池間。舞鶴連鴻。山如母狗。頭挈尾就。腹內乳兒。項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崗前合。隱爲藏車。山如麒麟。乍立乍蹲。羣從數萬。朝者數人。山如臥牛。屈膝挈頭。三光照耀。南水分流。周帶林隴。依附土邱。山如伏龍。四方無缺。清泉東流。亢陽下歇。三門起高。一戶雙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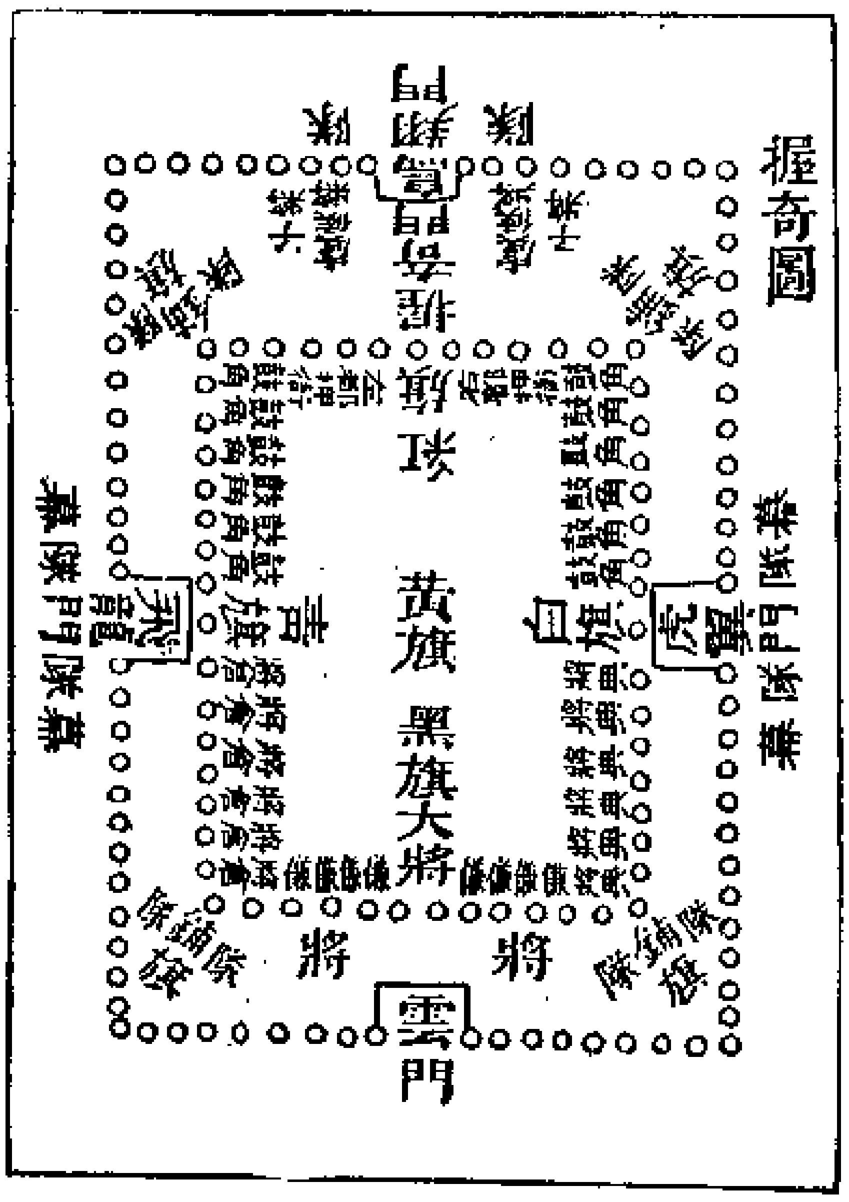
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美草茸茸。前如雀躍。後如鷄籠。剛柔順備。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仰撲。開拓胸臆。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四獸第八十二

南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元武。東有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立表法在前）若夫朱雀無頭。不可居也。元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銜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強居之者軍覆將死。

握奇營第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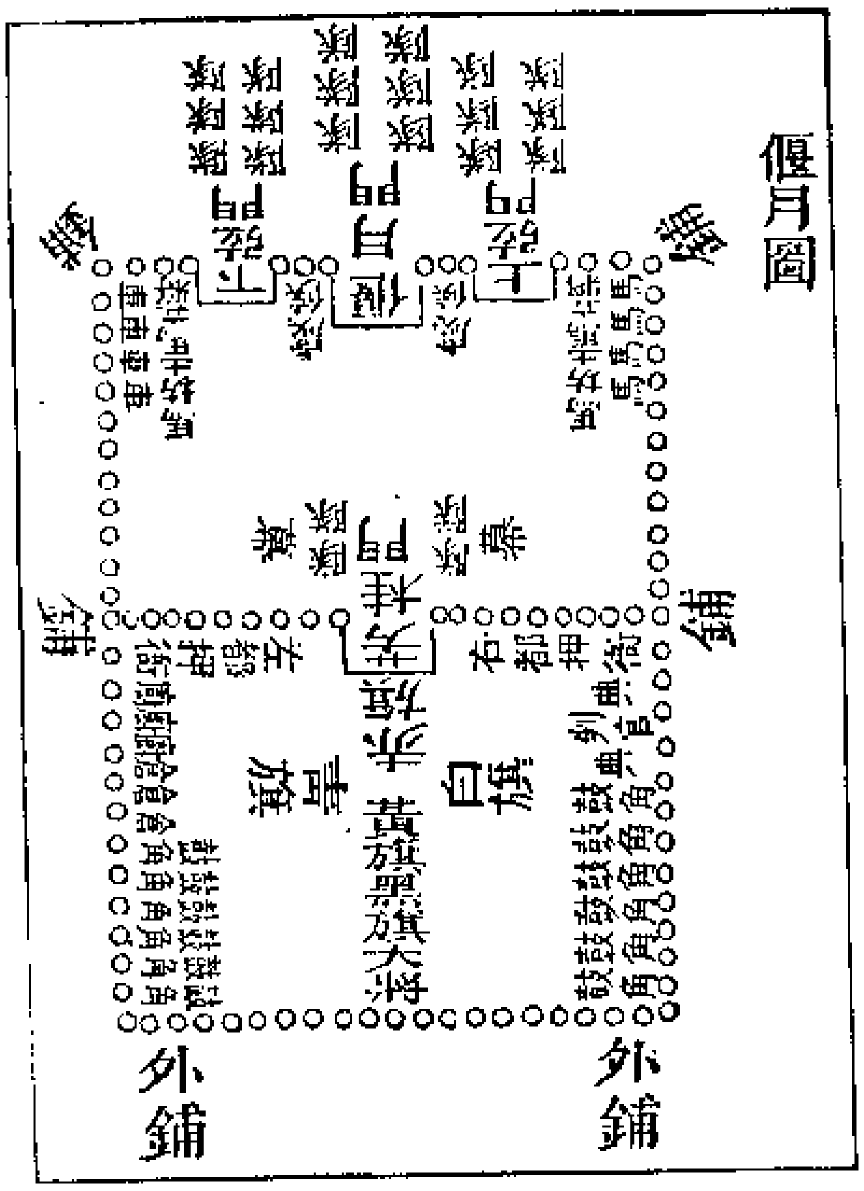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一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尺。積步二千三百七十二步。餘二尺。積里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壘內得地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爲虎翼門。鳥翔陣居離爲鳥翔門。蛇盤陣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闔門。離坎兌震爲開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



出入。外有遊軍。兩端前有衙。後有軸。四隅有鋪。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六纛、旗、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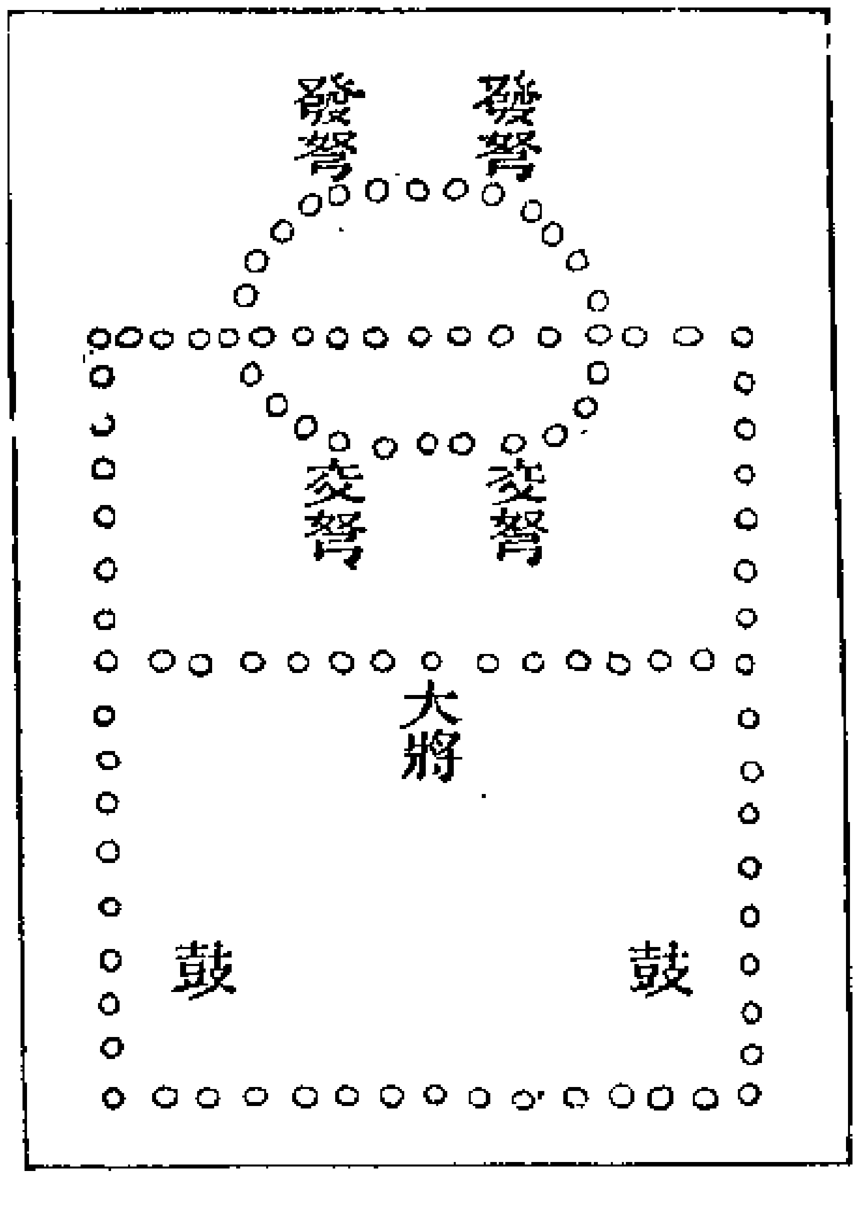
偃月營第八十四

背山岡。而坡澤。前後險阻。其地狹窄之營也。凡偃月外營。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得前一千六百步。積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爲營。轉以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爲弦。弦設三門。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營內有地一十五頃八十五畝五十八步四尺。右設上弦門。中偃月門。左下弦門。偃月中營。營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積得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營中兩廂。設士馬一十二匹。大小如常。馬被其鞍。令士卒披甲冑。韜弓矢。佩刀劍。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便習事。


偃月圖

教弩第八十五

凡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蹶張弩。中三百步。騎用之。凡臨敵用不過一二發。故戰陣不便於弩用也。弩不可雜於短兵。常別爲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如是。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矣。夫啓弩必處其高。爭奪山川守隘塞之口者。非弩不克焉。欲教之時。乃下命曰。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垂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開張。張有闊狹。左腋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敵遠、抬頭放。敵近、平身放。敵左右。回身放。敵在高、翹脚放。箭訖唱殺。却廻拗蝎尾。甕弩在地焉。此教弩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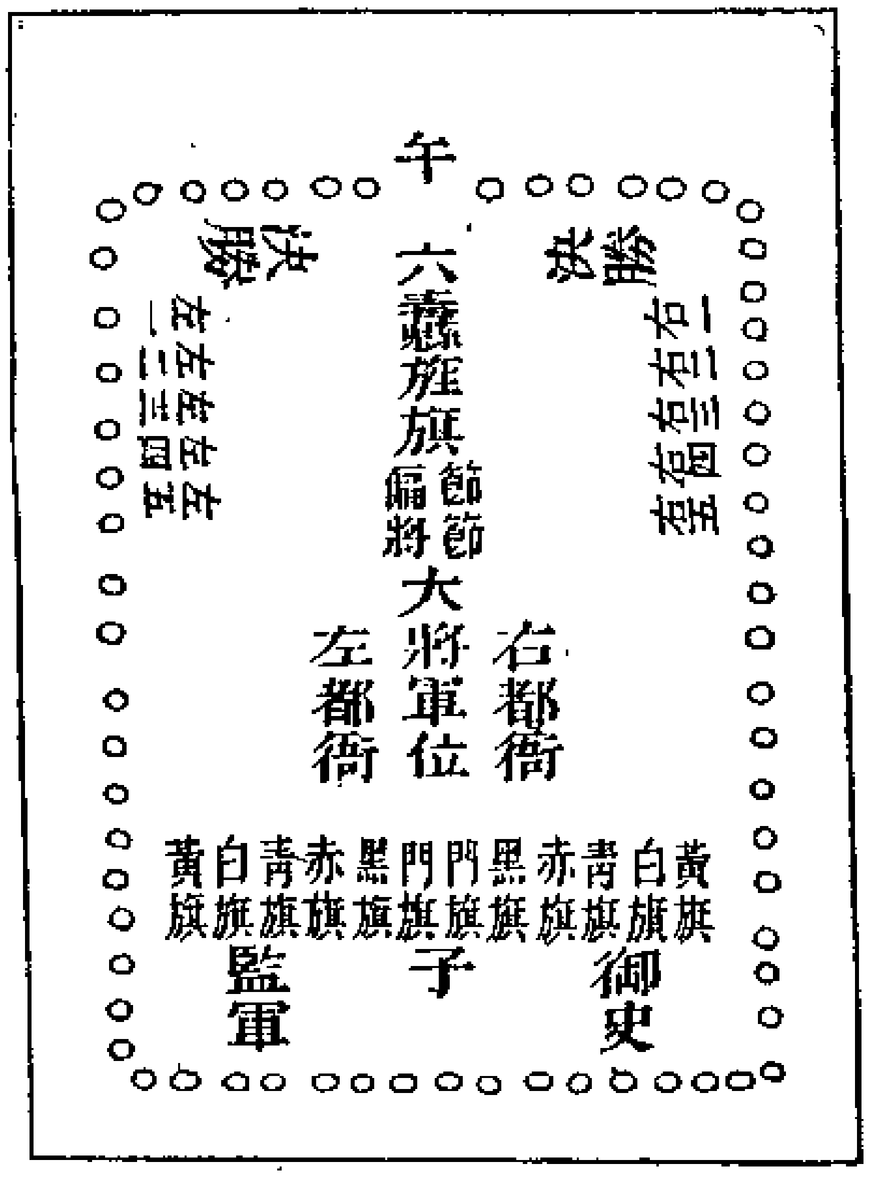
教弓第八十六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梁。一膝前。堅按席。稍吐下。稍向左。微令上頰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斜箭二。令節齊。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弓手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不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捻弓離席。目視其地。按手頤下。引之。令滿持其弓手與捻指、及右臂、肘平如水。佳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執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當弦畢。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去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惟善者能之。箭與弓地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皆信矣而術準。要令大指知鏃到。然後發箭。故曰鏃無（一作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到也。或以目視鏃。焉上與臂中則乖。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視在弓。箭發則靡其消。耿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注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其易。矢拔其弓。拔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指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軟。復當自遠。莫患力羸。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雖能制弓。定其體。然後射之。初去地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到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或致其的於下。或以微識爲的也。凡弓惡左（一作右）傾。箭惡直。懦（音濡）頤惡傍引。頭惡腳垂。（一作既）胸惡前亞。背惡後殺。皆射之骨髓病也。故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捧兒。欲鬪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穀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審也。控弦者二法。無名指壓小指。令中指壓大指。頭指當絃直立。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凝弦。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竪。則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步。古人以爲神而祕之。故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妙術。其執弓於便把箭入扼後。常四節指本節。平其大指。成（即承）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有聲而後快也。射之道備矣。

教旗第八十七

凡教旗幟。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植鼓一十二面。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之。監軍使御史裨副次。左右衙官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十將左右決勝。將總一十二將一萬二千人去。兵刃以精新。甲冑幡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獨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迸。退無趨走。（孫子所謂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此之謂也。）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覩麾。乍合而乍動之使也。每一陣分校。（四校皆有立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隊伍皆準闔之。（逐部兵器皆以精戢）戈鉦居首隊而包於弓弩焉。（包於弓弩。一作包弓弩於十。）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軒轅大將所處。左鼓右旗。四陣皆同。謂之一隊者。三十五人。一部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戰鬬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鸛鵝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重也。前出一部爲翼。次四部爲面。餘五部包

之於首。左右校出騎兵者。內以衞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鷙以搏擊爲俊。故陣欲冀爪之利。爲直設陣。衞其不動。即分兩翅從旁擊焉。故若猝亂。前校騎兵兩翅進擊。步士則不可輕進。但在本處受戰。若前衞騎退。即前校騎兵進。前校騎兵退。即前衞騎兵進。夫要假以開闔進退。不常其法。故前校騎兵。往來鼠逗以象之也。長虹陣、及八卦陣。皆有衞實。外以要敵之不虞。內以衞大陣也。夫長虹以爲名者。取陣形彎前扼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象也。凡四陣逐步結陣之法。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六隊爲尾。部兵每一部橫七十步。首橫七十步。厚十步。身亦如之。尾橫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步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步。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步。身亦如之。尾橫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亦如之。受戰之時。大陣不可輕動。敵衆未窮。則大敵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回而旋。右廂陰回而旋。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伍之疏密。朱旗掉。角聲動。左右各復本位。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令三離。三聚三散。不如法者。吏士罪之。務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每旗用壯勇士五十人。奪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校獵第八十八

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其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爲校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爲行列。皆以金鼓旗爲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騎。其步卒悄孀守圍。有漏獸者。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之節。亦教之一端也。

軍樂第八十九

夫軍中作樂。所以激揚壯氣。和其心悟其變而已。故其樂但清厲峭拔雄壯之音。至於彈弦並贊柔靡之音。使人悲感怨懟者。皆不可取焉。其戲亦取壯猛而可觀者。樂鼓、杖笛、觱篥、鉦拍、多少。隨部伍用戲板撕、角觝、馬騎、飛石、劍鬭、斫刀、搶牌。（御子）

軍賜第九十

錦袍。金帶。銀帶。銀壺瓶。金壺瓶。金錢。銀錢。每一文重一兩。所得敵人財帛。所得敵人婦女、酒食、鞍馬、弓箭、玩好等。皆充軍賜之物。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大將軍一人。智信義勇賢明者任。副將二人。一主軍糧一主支糧。智信仁勇忠義平直者任。總管四人。嚴勇諳識軍容者任。二主虞候。二主押衙。子將八人。明行陣金鼓曉部署者任。大將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大將。總管別奏。並同大將。忠勇有才者任。判官二人。沉厚密謀者任。偏僻腐儒不堪令禮儀賓客祭祀。典四人。兵會騎曹。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偏將一人。勇猛果敢揮戈掉劍。力敵百夫好勇者任。副偏將二人。子將四人。明旌旗金鼓節令者任。虞候二人。多機謀能擒奸擿伏者任。承局二人。點平更漏無失糾舉。偏將別奏六人。傔一十二人。副將。奏同傔判官一人。虞候傔充。子虞候八人。典二人。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押官一人。經軍陣習戰鬭。隊頭二人。副隊二人。主文書名目點籍論功行賞。知勞苦明部隊行列。纛旗一人。副旗二人。勇者用。抱鼓一人。主昏明警進止。吹角一人。主收軍司兵一人。主五兵利鈍。提轄承局一人。主雜差科。器口舌無人情者。即任火長五人。主持探等。

征馬第九十四

征馬副一人。副大將擇能養者。（已下並同）總管二人。副將子將八人。軍隊子將押官五十人。羣頭五百人。善騎馬奔走者任。馬子一千人。軍外差能者御之。

牧放第九十五

諸營各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認旗。放騾於外。其馬中央。令四面擐馬。牧騾馬子並宜於騾外四面圍遶。騾群知更。如狂賊偷馬。例須（一作到頭）奔走。騾在外驅趁稍難。以次防閑亦甚。尤便營別。卽令別放。諸羣不得相交并。直發引之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諸將軍立營。騾馬各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使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疾知騾馬處。所謂諸軍騾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送水草。合羣牧鼓。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令各分界牧放。不使參雜。

虎鈐經卷第九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飛鶚陣第九十七　長虹陣第九十八　重覆陣第九十九
八卦陣第一百　飛轅陣第一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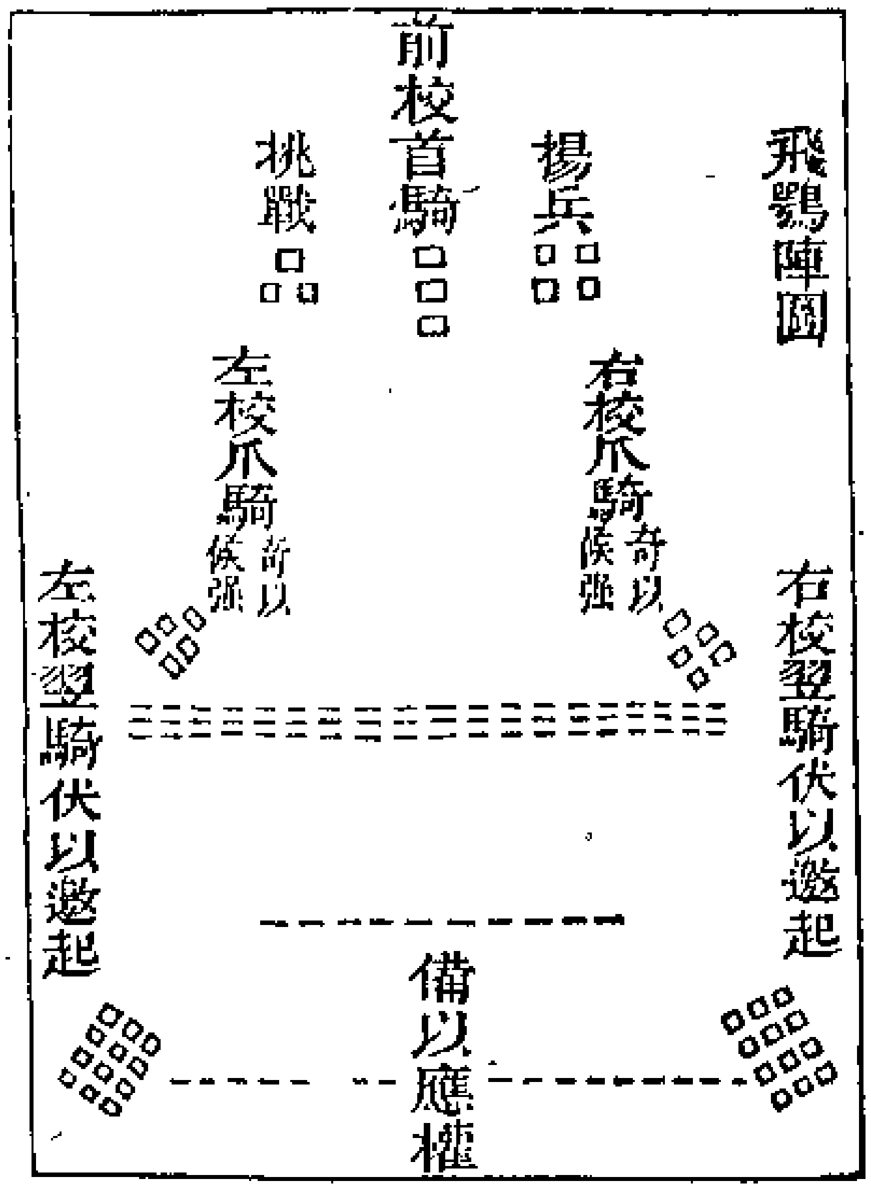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臣切見李筌纂聚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釋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臣因辨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爲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臣聞兵陣戰場。立功之所。不能規度以固法。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淩。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卽利）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執。蓋此十萬人爲准則焉。）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爲常准。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我應之法。若敵爲彎陣。我以飛鶚陣應之。敵爲直陣。我以重覆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用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其逐段所動。各因敵之去就焉。善結陣者。先結人心。何謂先結人心。賞罰明也。欲士伍應變之精熟。在日月敎習之。不能教陣者。是舉其師伍與

敵也。夫孔子云。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雖萬變之機。不對藉於陣戰之事。與爲者同也。然善戰者不陣騎兵也。一部謂之五百步兵也部如騎之數。

飛鷄陣第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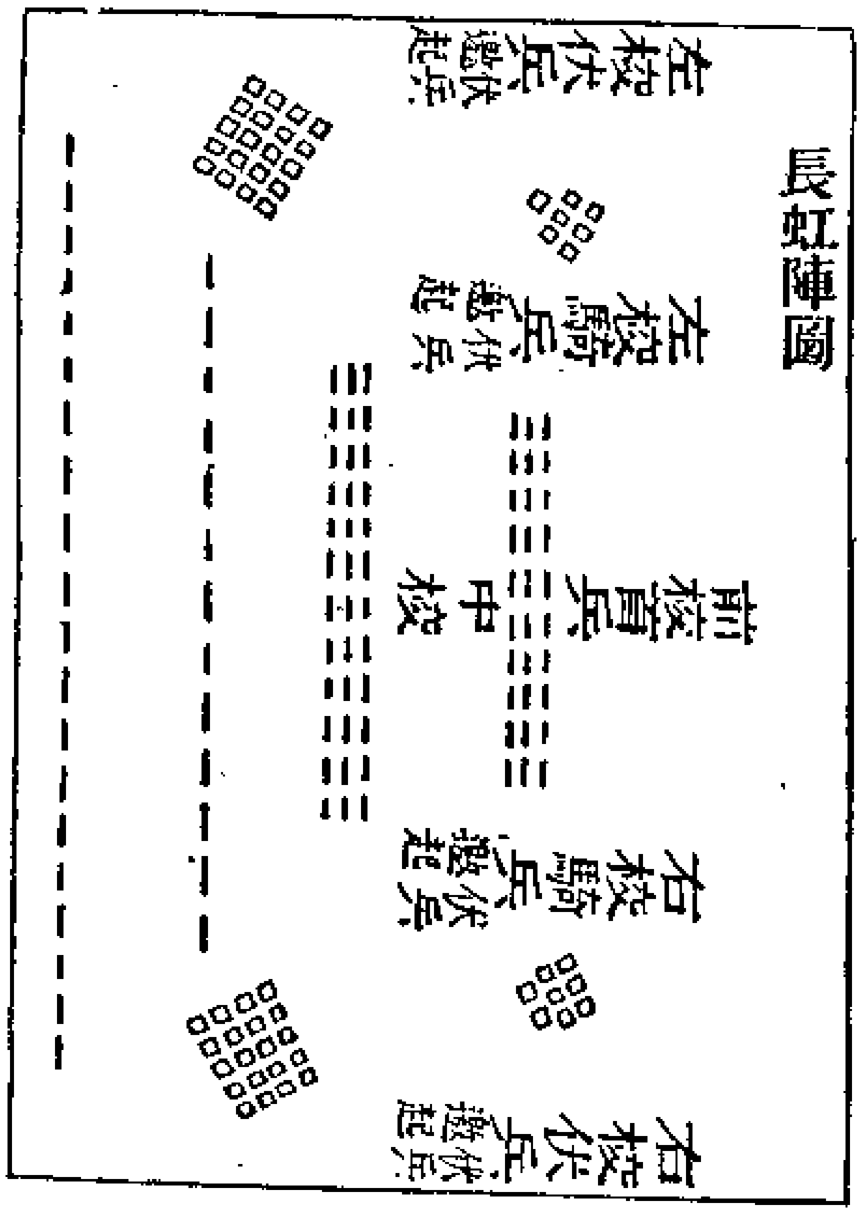
前校首騎三陣一十部。合成五千騎。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第二陣。四部。（右左各祇一隊大陣中並同）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步。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陣、并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步。合四萬六千人。第一陣。二十一陣。（卽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七十步）後校尾兵一直陣。步兵二十一步。合（一作谷）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左校爪騎二陣。五步。合二千五百騎。第一陣。二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第二陣。長一百八十步。右校爪騎亦如之。左校翼騎四陣。二十步。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右校翼陣亦如之。前校首騎三陣之中。兩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都厚三百四十步。前校項兵三陣之中。兩處各虛三四步。計六十八步。（一作一百三十步）虛實都厚三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六步。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右校爪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左校翼騎亦如之。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



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自前校首共之到後校之幷虛在內。共厚四里二百二十步。（計一千六百七十步）左校爪騎。居中校左校相接之地。中校稍前一百三十步。右校爪騎所居之地亦如之。左右校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各一里四十步。就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長虹陣第九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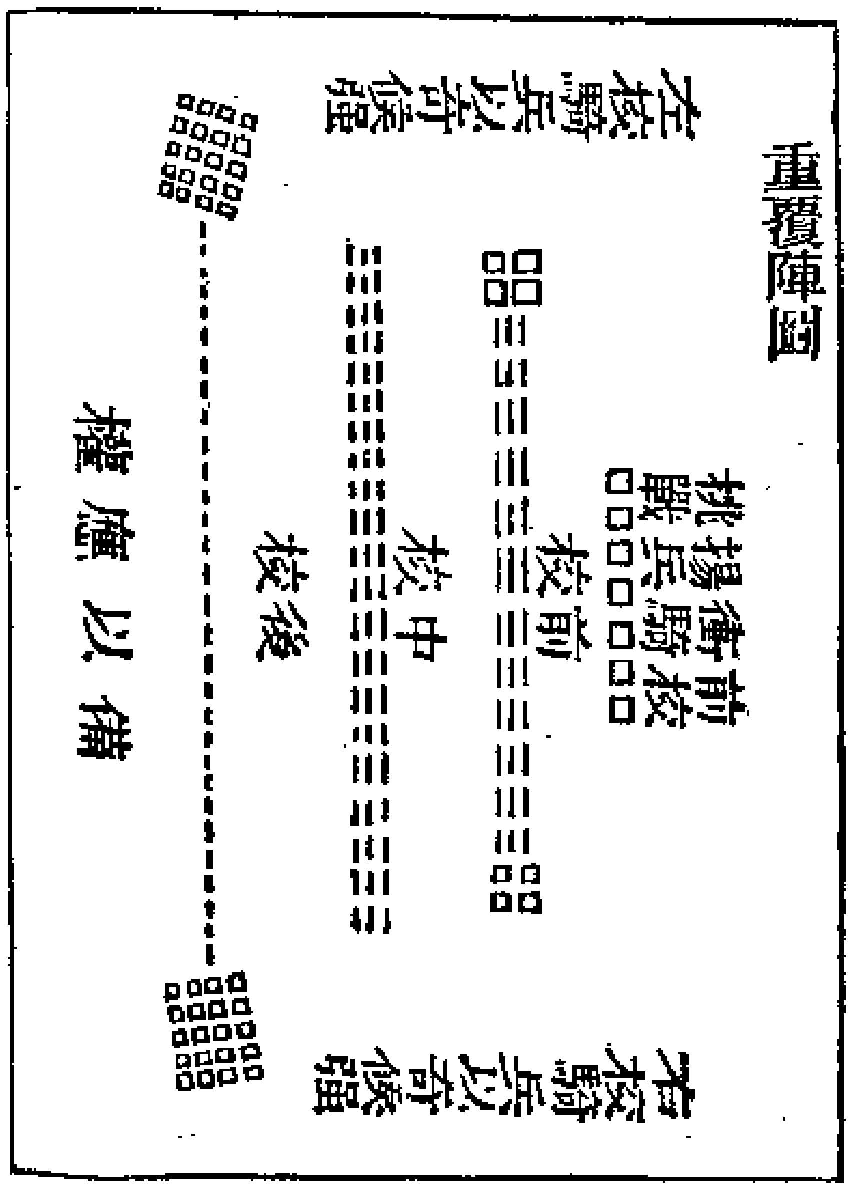
前校三陣。步兵三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一陣九步。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一萬六十（一作千）人。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二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第二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三、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一十步。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衝騎二陣。八部。合四十騎。第一陣五步。左右各抵隊。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一千步）第二陣亦如之。第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第四陣亦如之。左校四陣。與左校同法。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左內都厚一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都厚二百六步。後校一陣。都厚三十四步。左校衝騎亦如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都厚二百四步。右校衝騎亦如之。左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五十八步。計二百四十步。虛實都一里一百二十二步。（計四百七十二步）右校亦如之。中校之首。去前校之



末一百五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自前校之首到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步。（計七百八十步）自後校之首。左右校衛騎之末一百五十步。自左校衛騎之首到右校之末。虛實共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計六百七十六步）右校衛騎到左校之末亦如之。左右校角各去中校角一十步。計二十步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只同中校邊。各一部爲准。外府高於中校六十步。）左右校角第三、第四陣。皆掩一百在中之後。統成一、大陣。縛長七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五十步。

重覆陣第九十九

前校衛騎三陣。一十二部。合六十騎。第一陣。六部。左右各抵一隊。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第二陣亦如之。前校四陣。步兵三十五步。騎兵八部。兵四十三步。計步騎各二萬一千五百人。第一陣。步兵九部。步騎兵左右各二部。計一十三部。長五里一百一十三步。（計一千一百九十八之地。各虛步幷步騎二處相接四步在內。）第二陣。步兵九步。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三陣、與第四陣同法。第四陣。步兵八步。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一萬二千人。第一陣。二十一隊。四里三十步。（計一千一百七十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後校一陣二十一步。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四陣。騎兵二十部。合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右校四陣。與左校同法。前校衛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都厚二百四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步。計一百二步。虛實都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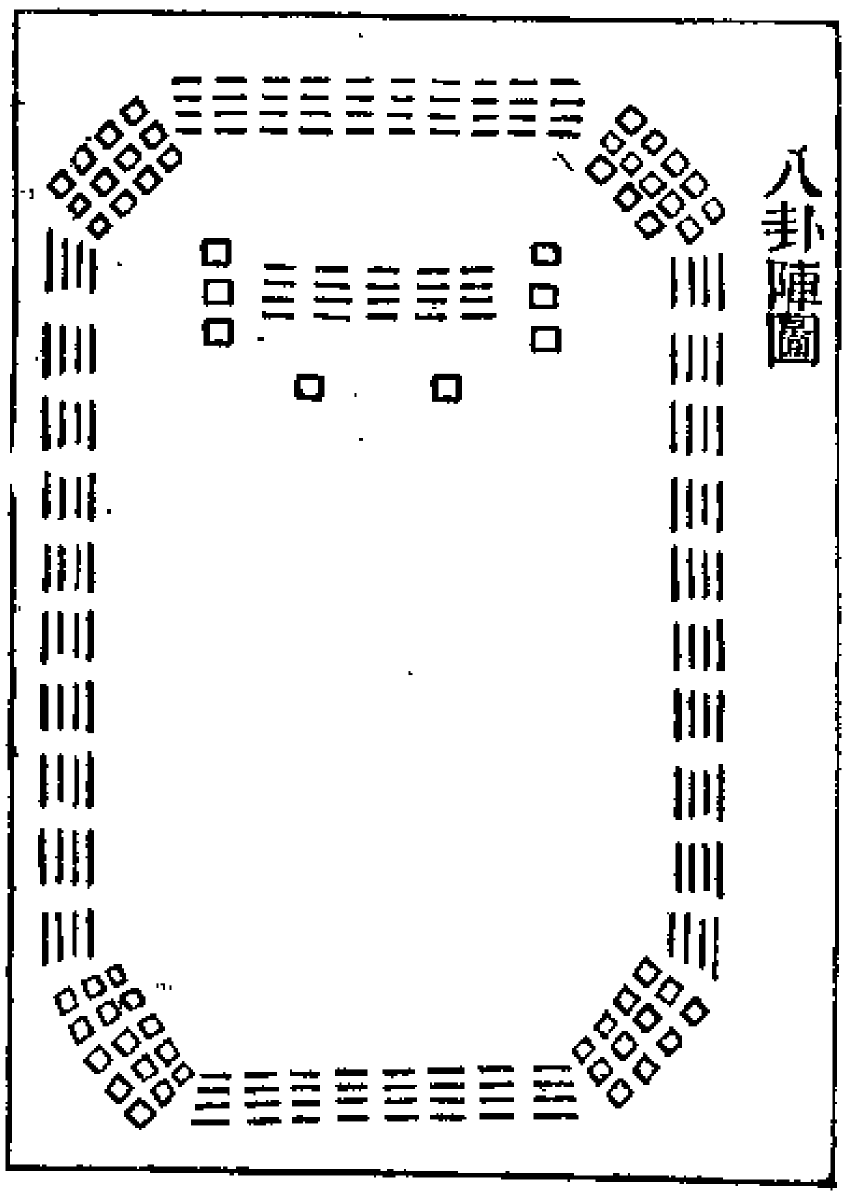


重覆陣圖

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即虛六十八步。厚薄同數。中校四陣之中。厚薄之數。與前校同法。無騎兵數。後校一陣。後三十四步。左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十步）虛實都厚一里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右校亦如之。前校之首去中騎之末二百步。自衛之首到後校之末。幷虛在內。共厚二里二百三十四步。（計一千三百一十四部）左右校於中校平頭。各相去四步。計八步在內。統成一大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計三千八百七十八步。

八卦陣第一百

衛騎四穗各五部。每穗一部居中。中部則居於左右前各二處。各相去二十步。虛實縛長二里二十步。（計七百四十步。每穗各二千五百。計四穗並同。）居大陣角前。披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薄之數。四陣並同法。前校四陣。步兵二十部。騎六部。共計六十四步。步騎合一萬七千人。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計一十一部。長二里三里五十八步。（計一千五百八步。幷步騎三處相接之地。各虛四步。）第二陣。步兵七部。長一里一百三十步。（計四百九十步）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計九部。長二里五十八步。（計七百七十八步。虛並同前。）第四陣。與第二陣同法。右左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共三十六部。（步騎合一萬八千人）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右各一部。共七部。長一里二百七十八步。（計六百八十六步。幷步騎二處相接之地。各虛四步。）第二陣。步兵五部。長三百五十步。第三陣、第五陣、與一陣同。第四陣、與二陣同法。第六陣步兵三部。長二百一十一部。第七陣。步兵二部。長二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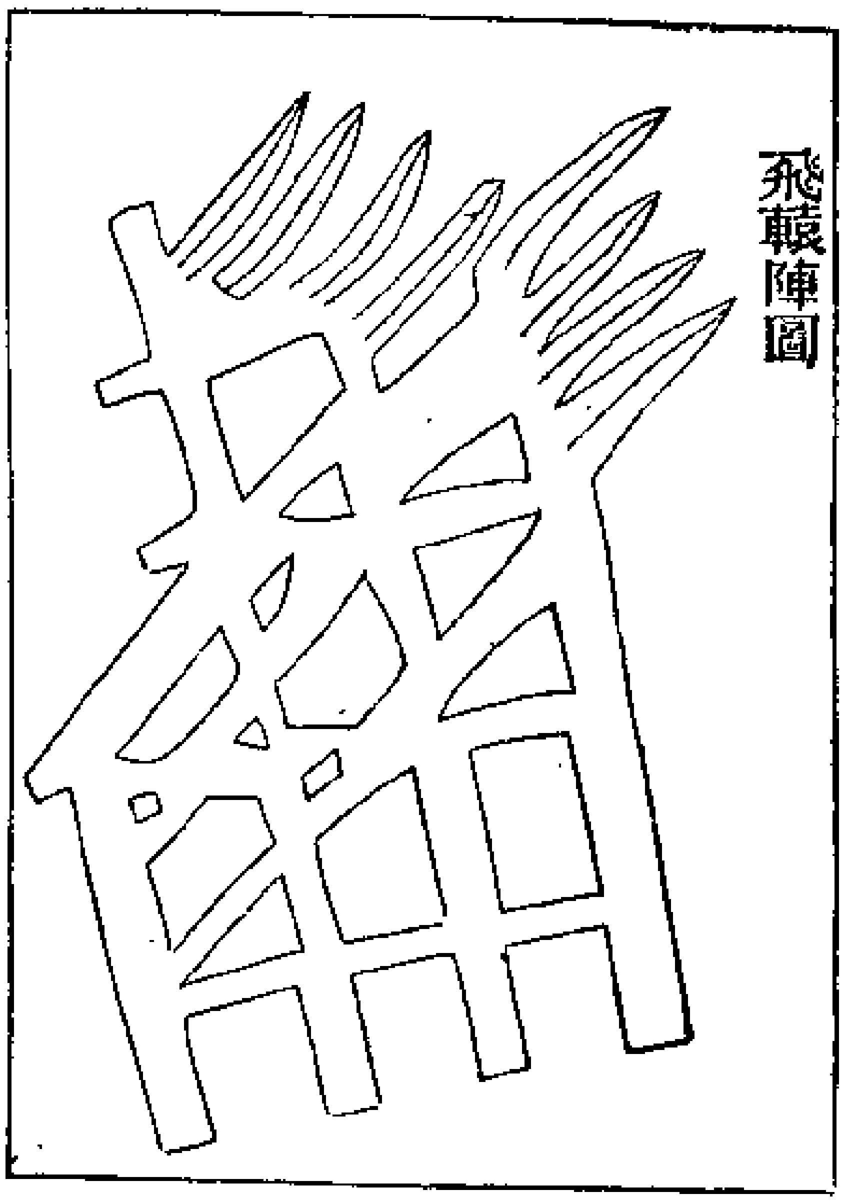


八卦陣圖

十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四部。計一百二部。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卻虛六十八步。厚薄同數。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之中。六處各虛三十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中校不常其地。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一部兩哨。指大陣相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法。（四面並同）統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徑三里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三百六十步。四方兼同外環一十二里三百一十三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兵四面俱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衝敵之進退。令無反自蹂踐我陣焉。

飛轅陣第一百一

飛轅陣者。非古陣也。臣切謂戎馬以衝突爲利。因此製以禦之。每一束。竿四條。每四條。長六尺五寸。徑方一寸五分。前閑一尺爲檜頭側立。（檜頭以好鐵爲之）一尺爲幹。過竿方八尺二寸五分。竿中閑二尺。近鑽方一寸五分。竿後閑八寸爲幹。三寸爲鑽。（鑽亦以鐵爲之）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鑿圓竅以扃之。其方兩頭。各鐩六寸三分。檜頭四條。每條。長二尺五寸。內一尺爲檜頭。一尺爲幹。（同前法）二寸五分入檜頭。方竿二寸五分五分。通過後以拴之。脚四庋。每庋長四尺。徑方一寸五分。搭腦竿入一寸。上閑一尺通竿。方入二寸五分。竿中閑一尺一寸。盈檜頭方入二寸五分。竿下閑一尺一寸。陷甏頭竿二寸。令透底脚。各居竿高中安置。兩畔閑各闊七寸一分。中闊一尺五寸七分。方二條。每條長四尺。徑二寸五分。穿脚兩頭。各露三寸。鑿竅各圓一


飛轅陣圖

寸五分。以脚穿之。近鑽方一條。長四尺二寸五分。闊一寸五分。搭腦方一條。長四尺。徑方以一尺五寸。甏頭。自四角起伏如車輞而起。闊一寸五分。厚三寸二分。轉長七寸一分。車通竿上用鐵鉤二。左右各一也。一照內面一垂下。以牛車挽之。如有所用。則衆車相鉤聯。周環如城。以拒衝突。欲戰則旋拆闢爲門。內鑽強彎爲守。行則剖之。止則聯之。每一車。用步士一人禦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數。或立營。或據險。皆可用之也。

虎鈐經卷第十

相人第一百二　金疥統論第一百三　治金瘡方第一百四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治疫氣第一百六　治皸瘃第一百七

觀獄第一百八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馬忌第一百一十

馬毛利害第一百十一　治馬金疥第一百十二　治馬雜病第一百十三

相人第一百二

凡欲擢用。先須辨人形神肌骨之貴賤。且人神隱於中。形藏於身。氣發於外。先觀其形。夫山有美玉。草木滋茂。人有貴相。氣色豐潤。人雖處下品。顏色、形神、器度、動止。與衆殊也。相有七等也。一曰看骨。二看神氣。三曰看肉。四曰看色。五曰看文理。黑子、赤子。六曰看毛髮。七曰看星文。人相有十成。一曰神氣清。二曰五岳濟。三曰笑語美媚。四曰聲色深沈。五曰鬚髮無間。六曰詞語穩重。七曰接對無僞。八曰不欺信行。九曰爲事正直。十曰風骨合度。此謂十成之相也。十成之人。其可信乎。經曰、七成八成。臣中（子一作竽）貴。位極人臣也。凡欲相人。先觀其頭。頭者。五臟之主。四體之父。百體之母。頭面之間。有五嶽。有四瀆。有四骨。四瀆、鼻江。口河。目淮。耳濟。四骨、龍骨、神骨、驛馬、伏犀。平滿爲類。高成爲岳。入耳曰龍骨。入鬢曰驛馬。耳濟爲將軍。

左目後骨爲日角。右目後骨爲月角。圓爲龍宮。鼻上天中曰伏犀。次兩邊滿。外神鎚。額間後爲中子。下萬爲龍角骨。主三公台輔之骨。腦後爲玉枕。此骨一十六般。並應頭面之主。且玉枕之相。自兩耳上中平爲百歲。前頭後腦。前爲星堂。後爲玉枕也。其一〇卒軸枕。其二㗊六字枕。其三∞連珠枕。其四◟仰月枕。其五⬯雙日枕。其六八兩背日枕。其七8上下相背月枕。其八◎如環日枕。其九✣十字枕。其十口一字枕。其十一ノ左稍枕。其十二◟右稍枕。其十三◡垂露枕。其十四○雞子枕。其十五〇犀口枕。其十六门懸枕。如此者。皆公侯之相也。又若人之形也。魂居肝。魄居肺。志居脾。精居命。神居心。故心有五輪。則目亦有五輪。五行各以居其位。且（一作低）觀其目。則知其心矣。是以心圓者上也。鈴次之。破地者主奸非。夫心如月形者爲盜。如弓形者。主非命。圓者。主非不慮妄之情。目多正視。主忠孝慈惠。心鈴形者。剛火。能辯明禮義。目視直大。回顧有常。聰明智慧。心破梯者。目視瞬息高下。主多作盜。言詞虛妄無信。心月形者。目視百迴高下。剛水。水流急不遠。少信行不忠孝。貶流在外而死。心如弓形者。目視左右高下方回。衆露白睛。必逐遠方。爲子殺父。爲臣殺君。至若解后如鬼神。有形而無骨。莽蒼無色。黃色亂翌。口藥舌尖。腸淺語薄。似欺不欺。似顧不顧。面毛半茸。若有塵灰。腦髮倒垂。拙頭露結。忽行後視。神朵昏茸。骨法不正。如是者。皆極賤人也。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人爲兵器所傷出血者。必甚渴。不可即與飲食。恐毀毛在物。須乾食。食肥膩之物。無所妨害。貴解渴而已。不可多食粥。則血沸出。人必死矣。所忌者有八焉。一曰嗔怒。二曰喜笑。三曰大言。四曰勞力。五曰妄想。六曰熱羹粥。七曰飲酒。八曰鹹酸。此八者犯之。未有不死者矣。夫金瘡不可治之者有九焉。一曰傷腦戸。二曰傷天窗。三曰傷臂中跳脈。四曰傷髀中陰股。五曰傷心。六曰傷乳。七曰傷鳩尾。八曰傷小腸。九曰傷五臟。此九者皆死處也。又曰。金瘡不可治之者有四焉。一曰腦髓出。二曰腦破、而咽喉中沸聲嘎。目直視。三曰痛不在瘡處者。此謂傷經也矣。四曰出血不止。前赤後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堅忍。其瘡難愈。此四者皆不可療矣。除此之外。復診其脈。脈虛細者生。數實者死。沉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傷在陽處。出血過度。而脈微緩者生。急疾者死矣。

治金瘡第一百四

金瘡方。右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於五里採一方草木莖葉。每種各半把。勿令脫漏一事。日午時。切確擣。令極爛。仍先燥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復選大實樹三兩株。鑿作十竅。令可受藥。然盛實於竅中。緊築之畢。即以麻皮繫之。用麻擣石灰。密泥。不令洩氣。更以皮纏定。令牢。到九月九日子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擣之。曝。令極乾。更擣用絹羅之。凡有金瘡傷所出血。用藥封裹。勿令轉動。十日即瘥矣。不膿不腫畏風。若傷後數日始得藥。須先用溫水洗。令血出。即敷之。此藥大驗如神。須多合之。金瘡之要。無出之者。

治金瘡中風痙口不語方。赤箭一兩。桂心三分。防風三分。去蘆頭巴豆二分。去皮及心。然後研之極爛。用紙裹壓又法。用吳茱萸半兩湯洗七遍焙乾微炒。天南星三分。炮令裂。白附子半兩炮烈。硃砂一兩。水飛過乾。蛩一分。泡烈附子三分。去皮尖臍。泡烈乾蝎半兩。生用右件擣羅爲末。用釅醋三升熬成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丸。不計時候。熱葱酒下。服後汗出爲效。金瘡辟風止痛方。當歸半兩剉微炒。川椒半兩。去蒂及開口者。微炒出汗。澤瀉半兩。芎藭一兩。附子一兩。去皮臍。右件擣羅爲末。若金瘡有出瘀血。以溫酒調下一錢。日三服。止金瘡出血不止方。龍骨一兩。剉微炒。芎藭一兩。熟乾地黃一兩。鹿茸半兩。塗酥炙令微黃色。先須去毛。烏樟根三兩。炙。蕺白一兩。右件擣羅爲末。敷在瘡上。血即止。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金瘡內漏方。金瘡通內血者。爲內漏。而腦脹者不能食死。瘀血擣在於腹內。脈牢大者生。沉細者死。其方以蟲蝨三十枚。去翅及足。微炒。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心麩炒黃。桂心一兩半。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水蛭三十枚。微炒黃。右件爲末。每服二錢。用童子小便一鍾。煎至五分溫和滓服。日五服。夜三服。如卒無小便。用水并酒代之服訖。然後以胡粉散敷上。瘡胡粉方。粉二兩。乾薑二兩。生栗子二枚。陰乾去皮爲末。敷瘡上。即痊矣。出箭頭方。蜣螂自死者一枚。土狗子三枚。婦人髮灰少許。右將蜣螂去殼取其白肉。與二味同研如泥。用生油塗中箭處。則如穿癢。佚肉微痒。即以兩手蹙之。其箭自出。骨中箭頭方。雄黃一分。蜣螂一分。研石灰末一分。牛糞火燒之。令赤色。威靈仙一分。朝牡鼠一枚。去頭取血。右爲末。入鼠血。并煉蜜和丸。如黃米大。內瘡口中。其箭鏃不拘遠年自出。出肉中箭頭方。巴頭一枚。去皮。膩粉一分。磁石少許。磁石半兩細研。蜣螂一枚。右爲末。以雞子清和丸如綠豆大。先以針撥開瘡疥。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撥在破處上。用醋麩紙封貼。當癢。癢極不可忍。其鏃自出也。多年者兩上。當年者一上。即出箭鏃出後服食方。牡丹皮半兩。醫半兩。白斂半兩。右爲末。每於食前以溫酒調下二分。中毒箭方。藍根一兩。藍葉一兩。紫檀半兩。石灰末二兩。以牛糞火燒。令赤。右爲末。不拘時候。以藍葉汁調下一錢。粥飲下。亦得。中毒箭後皮肉瘀腫方。梨母子一斤。爛研去核。鹽麩子五兩。擣之曝乾。更擣用絹羅之。去粗滓。蒺豆三兩。炒熟。石灰末三兩。牛糞火燒令赤。蓖子五兩。黃連三兩。去鬚獨顆栗子三兩生用。黑豆三兩炒熟。大黃五兩。赤芍藥三兩。右爲末。煉蜜調爲膏。每服以溫酒下一茶匙。日三四服。刀槍破腹腸胃突出方。磁石三兩。燒紅醋淬七次。擣碎研如粉。滑石三兩。鐵鏽三兩。右爲末。飲調腸胃上。後別以磁石末用粥飲調下一錢。一日三四服。腹破縫補方。又若皮肉斷裂。剝取新桑白皮作線縫之。以新桑白皮裹之。又以新桑白皮汁塗之。妙極。小瘡但以桑白皮裹。便如筋斷後。亦封於上。可以縮之。傳毒箭及馬汁方。五蟲大者去翼。於端午日收之陰乾爲末。每服一錢。撥破瘡口。以藥傅之。然後醋麪糊紙貼子貼之。即出毒也。又方。石灰末二兩。以牛糞火燒。令赤色。密佗僧一兩。黃柏半兩。剉。膩粉一分。右爲末。每用先以鹽水洗瘡。後用藥敷之。日一換之。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結營須避山川卑溼之地。其溼燥毒氣襲人口鼻者，則山嵐之瘴癘生焉。又若寒暑之氣不節，夏寒冬燠，或夏傷於大暑，熱氣鬱竄於皮膚之間，加以士卒之衆氣相蒸爲溫臭，則時疫生焉。抑又所營之地士卒不便水土之性，溫涼之氣致陰陽二氣紊亂於腸胃間，則霍亂吐瀉生焉。斯之三者，衆氣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故臨戎之際，得不預備之乎。

治疫氣第一百六

時氣疫方，用茵陳二兩，大麻仁五兩，研如膏，豉五分，炒乾，常山三兩，梔子二兩，芒硝三兩，細研，鼈甲二兩，塗醋炙令去裙襴，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色，巴豆一兩，去皮心，炒令黃，紙裹壓去油，細研。右爲末，合勻，煉蜜和搗五六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服粥飲下三丸，或吐或痢或汗，或不吐痢或不汗，再餌之。若更不吐痢，以熱粥飲投之。觀其症候加減。霍亂吐瀉方，桑葉一握（一作篇），竹一握，右細剉末，用水一大盞服。山嵐瘴瘧方，常山三兩，烏梅二十七枚，鼈甲三寸，獨顆蒜一枚，以酒二大盞作二服，初一服先未發時喫，次一服臨欲發時服，如不發即止。溫瘧方，麻黃一兩，去根節，牡蠣粉一合（一作分），蜀漆、甘草、犀角屑、知母各半兩，右爲末，用水兩大盞慢火煎一盞半，去粗，分爲三服，早起、午初、夜服之。

治皸瘃第一百七

士卒涉水蹈冰，蒙犯霜雪寒風，一切凌凍所苦，或失於飲食，肌體虛勞，故頭目手足皸瘃也。治手足皸瘃血出方，豬胰洗之立止。手足皸瘃方，右取川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滓，漬出令燥，須臾復浸，乾即塗羊豬腦髓尤妙。涉水冒霜手足凍裂方，又取蔓菁濃煎汁，熱洗之即愈。手足凍裂成瘡方，右以羊髓熬成膏油，入炒黃丹攪勻令稀，塗之三五次即愈。手足指節皸裂欲墮落方，萊州青石作器物者，以刀子細刮取末，欲落指節尚在文縷微迹，便以石灰末厚覆其上，以帛子緊繫之，其痛即止，其指十日即復安矣。

禳厭第一百八

厭敵兵法：中夜設於北斗，不致酒脯，焚香爲祭，藉用白茅，用五色綵爲幣，大將北面再拜禱祝，以所祈之事三奠而止。伐陰木之枝爲六甲符，符中書六甲名，祭罷以爲六纛，各盛一符，即以本旬符纛繫於旗纛內，勿令人覺之，遂舉而止，敵人當自駭走矣。厭疫法：大疫當取腐獲首級，不計多少，於上風焚之。人疫大盛，則有用此法；疫少亦假用之，令其烟氣衝襲（一作疫）者，經時撤去，可以辟腐氣矣。厭王氣法：敵之王氣久而不衰者，觀其氣王于何方，當六甲旬首正子時，于營中月空上環三九步，以朱書八卦壇位，成三界，其內畫十二辰及月將之名，東西南北相去數步，取蒼狗白雞各一隻，大將披素服，右手仗劍，左手按二畜，北面立，默誦敵將名氏，即斬之，埋于氣旺之方，深三尺，氣衰則去之。厭敵將法：敵將之命厭于我（命者謂五行納入。密擇其敵將之命也。宿命生年月日時也。）我即以所旺相之色可以剋彼者，隨所旺月日及時密制剋之（所旺日時假令敵將火命王，我則擇火日水時爲黑道床者之。勿令他人見。）戰陣當以皁旗爲衞（它者倣此）。厭鳥伏兵法：夜伏兵於林薄，慮爲鳥獸驚噪者，當以朱書十干之號、有十二辰之名、十二月之號、十二歲之處，有二十八宿之號，懸於巢上林上，則禽自不驚噪，而兵可伏矣。（干謂從甲到癸，辰謂從子到亥，月從陬到涂，歲從攝提格到赤奮若，星從角到軫也）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數其筋，得十即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一作扶）。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百里。五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黃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一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項如渴烏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七日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之駒也。放尿舉足者亦然（一作前）。腹下毛逆生者同。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此駑馬也。鼻中金字者（一作金人）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如有公王字者二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精多者，此多驚也。目白不深，脣不覆齒，口小又淺，不健食。齒參差不相當，難馭。齒欲得上鈎者好也。凡馬頭如欲側搏，耳欲得厚小，左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弩肉滿身。額前雙毛欲得濃盛。鼻欲得大。脣欲得緩，上脣欲得下中。口欲得紅，并方大。舌欲得（一作如）懸鈎而欲藏。骨脛欲寬。胸欲廣。雙肋欲得分明。蹄欲得厚。膝欲得開。胰欲得垂。陰欲得小。肚欲得方。腔肉垂足，足後欲得無毛。尾欲得毛散。尾核欲得長齊於梁骨。尾林欲得麤。汗溝欲得深。脾際橫文欲得分明。脊欲得平。身欲得短。毛欲得細而突（一作奚）。如是者，馬之要相也。

馬忌第一百一十

石灰泥槽損馬。不得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獼猴於坊內，辟患并去疥癬。戊寅日、及庚寅時，不得作廄，作之者不及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馬，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之日不取，并忌入廄，大敗。凡養馬作廄之法，當擇時日之良，而知所忌之凶矣。

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旋毛在吻後者，名御禍。白馬黑騣，鞍下有回毛者，名負屍。腋下有何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名曰帶劍。汗溝過尾根者，踏殺人。腿上有旋毛者，名目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通身白而四蹄黑者，或從前膊外從項去到胯腿䐐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爪黑而白者，已上馬毛病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平膊後近低處毛旋者，能行五百里。後膊近前低處毛旋者，行七百里。後前膊到喉中間有旋毛者，名印綬，能行千里，無益主也。

治馬金瘡藥第一百一十二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芎藭、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爲末，先將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一百一十三

灌馬方。春夏用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爲末。入湯中。以酒調灌之。啗馬方。鬱金、大黃、甘草、山梔子、貝母、白芍藥、黃芩、秦膠（一作艽）、黃柏、黃連、款冬花、知母、桔梗、藁本等。分爲末。右用油并蜜和啗之。每足二兩。治馬瘟方。右以獺肝肚肉去糞。煮汁灌之。治馬肚熱結寒顫不食方。黃連末二兩。白蘚皮末一兩。油五合。以臘豬脂四兩。白水一升半調下。牽行拋糞。立効。治馬卒熱肚結欲死方。以藍汁二升。并水二升同灌之。立效。治馬追起方。又取壁上多年石灰細研羅。又用油調二兩灌之。立效。治馬黑方。忽臥不起。汗流如珠。肉顫氣喘者。皆汗淡不死。汗鹹卽死。以人腳下汗韈。以水二升洗取汁灌之。立瘥。治馬不進水草方。芒硝一兩。韮賂半升。已上和鬱金散灌之。并剛帶血出一升。治馬傷水方。又以葱鹽油相和。搓成團子。納鼻中。以捉馬鼻。令不通氣。又待眼中淚出卽止。治馬傷食方。右以生羅蔔三五箇。切作片子啗之。立效。治馬喉中腫方。軟物裹□子啗一刺咽喉。令便瘥。又方。以乾馬糞於瓶中。將□□之。以火燒灰□□□中。立瘥。又方。以豬脊邊脂伴髮燒薰鼻中。立效。治馬草結方。以白礬末。分爲二兩服。每服和水。飲後卽啗之。神效。又方。以手捻令銷。如不銷。火燒掃帚柄燥之。效。點馬眼方。青鹽、黃蕤仁、馬牙硝。已上各等分細研。用蜜煎。以磁瓶盛水慢點之。治馬疥瘡方。臭黃、臘月豬脂。煎令髮銷。及熟塗之。立效。治馬瘡方。以鹵鹼石灰同擣。令勻擣作餅子。候曬乾。復擣爲末。先以口含水洗淨。用藥貼之。治駒兒肚瀉方。以藁本爲末。將大麻子研汁。調三錢灌下。便效。次將黃連末麻子解之。腸藥方。莨菪子、頭、芫花、茱萸、扣脊、蒼朮、木鼈子、葶藶子。右等分爲末。每咀用半兩。以醋麵椒蒜煎爲膏治之。

虎鈐經卷第十一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孤虛第一百十七
九勝法第一百十八
地兵法第一百十九
黃幡虎尾第一百二十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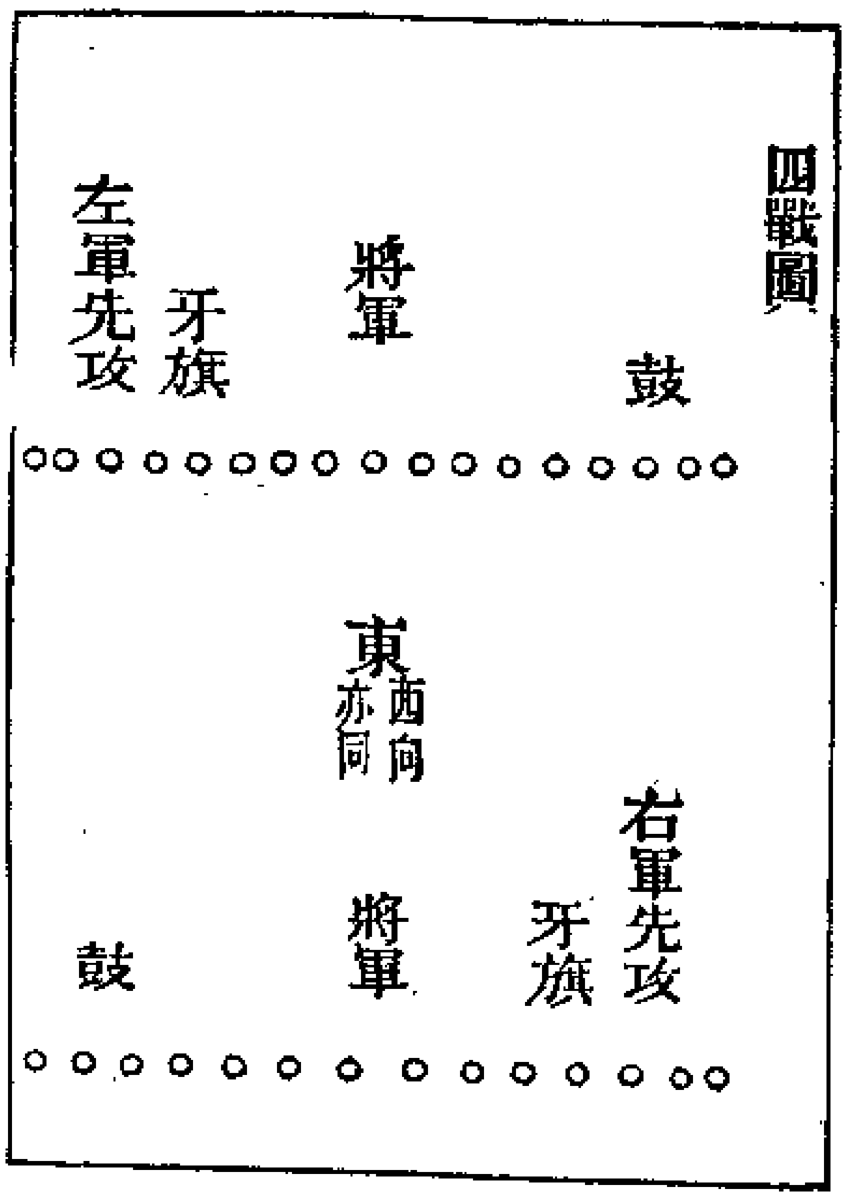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啓閉。鼙鼓之震響。禽鳥之示誥。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切謂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其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其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一作身）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通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雖然黑（一作黳）氣出營。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變。修政議

身卜地遷營。應天授日。恭受齋戒。（一作悲）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臣今所列時日雲氣歷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舉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吉凶日。正月。戊庚、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它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戊辰、己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一作丑）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己未、癸未、庚寅、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己酉、丁巳、癸丑、八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壬寅、己酉、甲寅。十月。己酉、甲寅。巳上用皆吉。十一月。十二月。九醜、八魁、無翹、大禍、反激、天賊、天門、四不出、六絕、血忌、大敗諸日。今悉刪而去之。不在此十二月吉日（一作月）中。唯犯九醜大凶。一說云。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攻戰。正月六月二月七月三月八月。以次周十二月。一說云。六窮日不可出軍。初九十九二十八。一說云。天門日。亦謂之往亡。不可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用此日。可也。


四戰圖

孤虛第一百十七

一人已上。用時孤虛。爲人已上。用日（一作月）孤虛。日內如或賊不在虛上。我已得其便地。卽用旬孤虛。若促逼迫。不得用孤虛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爲建。則酉爲破。是也。用日孤虛。子日亥孤巳虛。丑日子孤午虛。寅日丑孤未虛。卯日寅孤申虛。辰日卯孤酉虛。巳日辰孤戌虛。午日巳孤亥虛。未日午孤子虛。申日未孤丑虛。酉日申孤寅虛。戌日酉孤卯虛。亥日戌孤辰虛。用時。孤虛以時爲主。方位並同。用旬孤虛。甲子背戌亥擊辰巳。甲戌背申酉擊寅卯。甲申背午未擊子丑。甲午背辰巳擊戌亥。甲辰背寅卯擊申酉。甲寅背子丑擊午未。背者爲孤。擊者爲虛也。用孤虛之時。須觀年月所建。（一作見）兵刃如山何可爲。則如或敵在虛。久戰而不敗者。切不可引退。但併力擊之。必勝矣。故兵法曰。背孤擊虛。一女子當五丈夫。此之謂也。

九勝法第一百十八

黃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戊辰。甲戌旬。天目在庚辰。地耳在戊寅。甲申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子。甲午旬。天目在庚子。地耳在戊戌。甲辰旬。天目在庚戌。地耳在戊申。甲寅旬。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午。

地兵法第一百十九（惡殺地兵者六丙耳丙爲天氣故不可觸也）

太公曰。凡行兵向陣。勿可犯地兵。將軍忌之。甲子旬。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旬。地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黃幡虎尾第一百二十

凡戰。背虎尾。向黃幡。吉。午戌歲。黃幡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黃幡在辰。虎尾在戌。卯未歲。黃幡在未。虎尾在丑。酉丑歲。黃幡在丑。虎尾在未也。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出兵攻敵。常須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門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門在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門在卯。百死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死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門在未。百死在申。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兌。三日從巽擊乾。四日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兌擊震。七日從乾擊巽。八日從坎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死酉。刑禍申。材德在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

生氣午死子刑禍未德在亥陽子陰午生氣酉死卯刑禍午宮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亥以生氣擊死氣以陰擊陽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舊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內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凡在所用以天罡加地戶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事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一作小）通以爲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舍吉（一作凶）天罡加寅天地壅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衆天罡加辰天地初呼不可從人國界守巳地則敵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佑無憂患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即戰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縱橫之時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賞賜撫將校愼兵馬如是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地不遠揚兵壁壘設備吉天罡加酉天地關無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敵即敗大凶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地返逆吏士謀殺主將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路行者止占戰鬬天罡加孟（孟、謂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戰加仲（仲、謂子午卯酉是也）主客傷加季（季、謂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卒鬬敵出軍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鬬敵罷軍加孟不能加仲及季俱罷占聞憂加孟不足憂加仲小憂加季大憂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雷公者六庚耳庚爲天刑故不犯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攝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伯雨師其所在之處羣居響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營則雷之所處愼不可犯之主敗軍殺將也甲子旬六庚在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申旬六庚在寅甲午旬六庚在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用起天一以將兵大捷（一作提）闢地千里敵畏服用起六合以將兵主得子女玉帛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得敵之邦國府庫用起大陰以將兵士卒怯懦用起天后以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大常以將兵無功用起螣蛇以將兵士卒驚駭上下相尅多傷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或妄作口舌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敗車馬折傷用起元武以將兵軍多亡遁戰不利用起白虎以將兵師敗無救援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死亡爲敵所欺詐說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潛精而爲星在紫微宮下遊十二次則居己丑主慶賀事治大吉小吉臨甲乙寅卯假令天一治大吉小吉而臨甲乙寅卯是也餘皆例此凶神螣蛇者飄風之精也居大陽之丁巳雷公六律曰天一奉車都尉凶神也（一作而）大小殺並主憂驚朱雀者（一作星）月之精也居大陰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林下爲霹靂凶將也主刑獄口舌六合者大陰之精也居少陽之乙卯吉將也雷公六律曰天乙光祿大夫主和合吉事勾陳者雷電之精也居大陽之戊辰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將軍也凶將也主戰鬬多傷敗青龍者大陽之精也居少陽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將

也主喜慶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大陽之癸亥雷公六律曰天一綵女也吉將也主蔽匿事大陰者金之精也居少陽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將也主陰私事也元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壬子雷公六律曰天一之後將也凶將也主逃亡離別盜賊者與風伯雨師二神并必有盜賊大常者土之精也居少陰之己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常卿吉將也主財帛白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庚申雷公六律曰天一廷尉也凶將也主囚禁桎梏天空者斗魁之精也居少陰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宜師（一作日直）凶將也主欺詐事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一九命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二九業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三九胎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大將軍將有事即預按己所生之日以月將推之爲命宿（一室、二奎、三胃、四壁、五參、六鬼、七星、八角、九亢、十心、十一牛、十二虛）第一命宿次榮衰安怨成壞友親之類一九之法次以業宿爲準前三九周二十七宿而推之（假令大將生于五月九日胃宿爲第一命宿、二昴爲榮、三畢爲衰、四觜爲安、五參爲怨、六井爲成、七鬼爲壞、八柳爲友、九星爲親、次爲一九之法、十張爲業宿、後起之爲首、餘皆以類推之、然於三九、他皆倣此也）設或值命業宿值日宜舉號命（一作令）數習士馬建立營寨吉榮宿值（一作吉）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安宿值日移兵遷寨吉餘凶怨宿值日惟利結交於諸侯及延納賓客餘凶成宿值日設權詐及禳厭吉壞宿值日宜大舉師旅討伐叛逆及鎮厭咒咀皆吉友宿及親宿値日備藥餌治軍病犒勞宴賞此三九之用也苟欲求其值日之法即以二十八宿本值之日配於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虛宿值大陽受日（房虛昴星宿大陽受日、他皆倣此）是謂天元甲子第二奎宿值木星受日（斗角井所値同）是謂地元甲子第三畢宿值大陰受日（危心張所値同）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値金星受日（牛亢婁所値同）是謂鬼元甲子第五翼宿値火星受日（尾觜室所値同）是謂江元甲子第六氐宿値土星受日（女宿柳胃所値同）是謂河元甲子第七箕宿値水星受日（軫參壁所値同）是謂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値之內是以見九宿之日假令三月一日爲五元甲子即翼宿値火星受日二日乙丑即軫宿値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値木星受日以類次之凡七元起於天元終於海元周而復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首次當以長曆推之凡見所値之宿可以配於三九也行師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時孤虛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沈機用人未有不建拔世之功者也

虎鈐經卷第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凡用六壬。若占利害之時。先以月將加正時。假令正月占。以正月合神。登明爲月將。卯時占。以登明加卯。他皆例此。若占今日今時。而行四課之法。何謂四課。假令今甲子元。觀甲上所見神。爲第一課。號曰日之陽。次觀神本位上所見之神。爲第二課。號曰日之陰。次觀子上所見之神。爲第三課。號曰辰之陽。次觀此神本位上所見之神。爲第四課。號曰辰之陰。此謂四課。四課既畢。見有相克。取以發課。故金匱經曰。用兵當知刑克之忌。凡四課之內。上克下者。正月甲子日寅時用勝光。是也。又有下克上者。二月丁巳日午時用從魁。是也。兩俱克者。皆下以克上爲用。上以克下爲體也。下克上者。用兵之家要深。上克下者要淺。自兩上克下以此爲用。三月庚午日河魁是也。自有俱比以淺害深者爲用。四月戊辰日丑時勝光是也。自有涉害俱深以先見者爲用。五月己酉日戌時用勝光是也。自有上下俱不相克、以遙相克爲用。金匱經曰。交俱不入當獨立。此謂遙見相克也。假令正月甲辰日寅時。卽以正月合神登明加甲上。甲上見登明。

水木不相克。辰上見大吉。二克不相克。登明本位亥上見傳送是金遙見。甲木卽以傳送此謂遙見克。他皆倣此。自有俱遙見克以比者爲用。自有日遙相克神。神克日兩俱見以神克時日爲用。無神克者。乃用日克神爲用。自有兩遙克日亦以比爲用。自有俱比以此先見者爲用。先見爲先後辰課。四課者自有無遙相克者。當以仰伏觀之。此法爲用。何謂仰伏觀之說者曰。酉方白虎宿有昴星。主天獄也。剛日當從地下星仰望天上。隨所見神仍以爲用。柔日當從天上昴星伏視地下。所見辰以此神本位爲用。假令仰見大吉。卽以大吉爲用。假令伏視地下見午以天上勝光。他皆倣此。所謂仰伏視爲用也。昴星不可全信。以日辰上審之。剛日中傳辰後傳日。柔日中傳日後傳辰。自有八專日。唯有兩課見有相克。亦涉害深。爲用無克日。剛日從日上陽神順數。柔日從辰上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爲用。河謂八專。甲寅庚申己未丁未癸丑辰同也。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時。以月將加時。申上寅上見登明。此謂地上二神也。共見天下一神。假令正月甲寅日卯時。以月將加卯上寅上。共見河魁。此謂一神臨二神。河魁本位上見勝光不相克。卽以河魁爲用。無相克。乃用逆之之數焉。順數法。假令正月庚申日戌時。庚與申共見從克。從河魁本位上見河魁。皆不相克。庚剛日當從庚申上起從魁順數之。及三神到戌上登明。卽以徵明爲用也。逆數法。假令正月己未日戌時。以月將加戌己未共見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河魁皆不相克。柔日當從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從魁爲始。逆數到午上得小吉爲用。自有伏吟時。剛日用日上神。柔日用辰上神。皆前刑而後克。前破而後衝。以爲三傳。金匱經曰。剛以日。柔以辰。不共言無相克也。剛日起日上神。柔日以辰上神爲用。凡伏吟皆前刑後克。前破後衝。何謂刑。用寅刑巳。用子刑卯之屬也。何謂破。午無刑破子就卯。亥無刑破寅刑申之屬也。辰無刑破丑。酉無刑破子是也。自有反吟時。剛日以日（一作月）衝爲用。柔日以辰衝爲用。皆就衝而後刑爲三傳。何謂四衝。假令甲子日甲衝辛。辛上見天罡。以爲用天罡。而又反衝河魁。此爲戰衝。然後刑未。何謂辰衝。假令乙丑日丑衝丙。丙上見登明爲用。用登明而後破功曹。又辰衝太乙。此謂再衝。然後刑申。一云反毀猶有課。課發卦而後前衝後刑。玉曆詳之。凡加臨四課式。反伏二吟。皆須知發課之神。卽三傳也。何謂三傳。假令小吉臨寅爲用。卽小吉爲第一傳。小吉本位見神后。神后卽第二傳。神后本位見太乙。太乙卽爲第三傳。所以三者象三正。四者象四時。能於傳課以求相克之神。斯是以見用兵之利害矣。集（一作利）靈經曰。用式之時。朝向南。暮向北。避旋月二建說曰。甲乙日入時。丙丁日夜半時。戊己日平旦時。庚申日巳時。壬癸日晡時。（已上不可占也）一云。正月五月九月卯。二月六月十月子。三月七月十一月酉。四月八月十二月丑巳上以天罡加之增減式上。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璧玉經曰。元女言。皆可與人要孥。不可示人遊都。欲知敵人。必決遊都之法。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傳送。皆以月將加時。聞賊時遊都加日辰。敵卽到臨。一辰。一日到臨。二辰。

後二日到臨三辰已過矣。遊都、旺、相克日辰。凶益甚。凶死不克日辰。無以忠。說者曰。吏神、姦神、一名遊都。吏在天一前。姦在天一後。姦在後。加日辰在我家。年止謀我身。又說曰。以吏爲遊都。以賊爲房都。其法同加日。皆不可出軍也。甲己之日。吏神申。賊神寅。乙庚之日。吏神子。賊神午。丙辛之日。吏神寅。賊神申。（一作巳）盜神亥。丁壬之日。吏神巳。盜神申。賊神亥。戊癸之日。吏神申。盜神巳。賊神寅。說曰。申子辰功曹爲天賊。亥卯未太乙爲天賊。巳酉丑登明爲天賊。寅午戌傳送爲天賊。說曰。遊都將者。總護天賊、天殺諸將。若加臨辰。則立到。臨奸鄉。則不戰。有降兵卒。臨所畏。大戰。父子不相親。中外不相信。臨東方兵凶。西方兵威不可加。南方利臨。勸兵賜將士。加北方利禦敵。凡爲將皆須知是遊都。將不能知是者。與士位同耳。若欲都將之術。甲己之日大吉。乙庚之日神后。丙辛之日功曹。丁壬之日太乙。戊癸之日傳送。說曰。都將凡臨日辰而相克者。賊來疾速。加季刺史。亦爲來。（一作求）四孟神。不來。（一作求）若在天一。在一辰。一日來。（一作求）二辰。二日來。（一作求）三辰。三日來。（一作求）四辰。無賊來。後三辰爲過去。凡三都將所臨。賊在其下。說曰。欲知賊消息。往天耳觀之。天耳者。大吉、小吉是也。說曰。正時占火白入熒惑。賊來。熒惑入大白。賊不來。丙丁爲熒惑。庚辛（一作申）爲大白。說曰。天一加日。今到。天罡、小吉、太乙、神后、加日辰。敵來至急。又曰。天罡加孟。言虛。加仲。賊來至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巳在前。賊不知處者。正時天目所臨。賊在其下矣。天目者。春氐。氐乙下。夏柳。柳午下。秋胃。胃辛下。冬女。女癸下。一說。神后爲元武。加日時。敵急到。說曰。若聞敵三刑加日辰。到急。三刑者。天罡、大衝太乙也。又占敵。以月將加時。天罡或如房尾。或臨日辰。不可出軍。當逢剽掠。說曰。白虎、勾陳加。到巳地。隨離有巳即爲盜。或甲日。必有敵揚兵見血。騰蛇、朱雀。但驚恐耳。傳送。加孟。敵發。加仲。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占聞前後有奸賊。欲知何所在者。以月將加時看大吉。大吉加子午。賊在大衝下。加丑未。在太乙下。加寅申。在傳送下。加卯酉。在從魁下。加辰戌。在登明下。加巳亥。在大吉下。勿避。此等必有傷害。聞有賊。用月將加時。便看大吉前在也。正時大衝、神后、太乙加日。賊在前。加辰。賊在後。說曰。甲己之日。子爲吏。亥爲賊。乙庚之日。亥爲吏。酉爲賊。辛丙之日。寅爲吏。巳爲賊。丁壬之日。巳爲吏。申爲賊。戊癸之日。申爲吏。卯爲賊。占賊有氣。其賊必來。占死氣。賊不到。又此時言吉凶以意消息之可也。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五行者。順行五所值之時日。以定主客之利害也。金日金時。無所害也。行師不遇敵。旗色上白。報兵馬事來。（一作求）虛聲也。金日水時。若值申子辰日。忌申子辰時。當避之。行師不遇敵。旗色上黑。報兵事。事來則不到。見賊亦無戰。自相休解。金日火時。若寅午戌日。忌寅午戌時。避之。行師宜客。爲我利。乘敵未動。亟引兵擊之。旗色上赤。若敵先來攻。我不與戰。報兵馬事凶。急備之。金日木時。宜主。我不可往。旗色上白。敵來。堅陣待之。與戰必勝。報兵馬事。大吉。金日土時。不遇敵。亦無戰陣。旗色上黃。報兵馬事來。勿疑。若值子日子時。避之。火日火時。無所害也。不遇敵。遇亦不戰。旗色上赤。報兵馬事來。虛聲也。火日水時。宜客。報兵馬事

凶。急避之。見敵若未動。則我先引兵赴戰。并力擊之。旗色上黑。若敵先來攻我。我則堅壁固守。不可應之。火日金時。宜主。不利往。敵來攻我。我舉赤旗。反往擊之。必勝矣。火日土時。亡所害也。見敵亦無害。旗色上黃。報兵馬事來。虛聲也、火日木時。亦相生不相克也。更觀時之衰旺如何。宜主。敵來攻我。則舉赤旗擊之。報兵馬事。（一作來）木日木時。亡所害也。不宜動作。事多不就。亦無戰陣。報兵馬事。虛聲也。木日火時。宜客。利速引兵赴敵。旗色上赤。（一作黑）若敵先來。不可應戰。報兵馬事凶。亦觀時之衰旺如何。值巳酉丑日。當忌巳酉丑時。避之。木日金時。宜客。利我速引兵擊之。旗色上白。若敵先來攻。利固守。勿與戰。木日水時。不遇敵。遇亦自退。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虛聲也。水日土時。宜主。若敵來攻。舉青旗擊之。報兵馬事凶。（一作吉）水日水時。無所害也。不遇亦自散。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虛聲也。水日火時。宜主。慎勿先動。若敵先來攻。當舉黑旗。放兵大擊之。報兵馬事大吉。水日金時。見敵不爲害。旗色上白。報兵馬事虛聲也。水日木時。旗色上青。報兵馬事。虛聲也。水日土時。不可動衆。報兵馬事。安靜勿疑。夫土能克水。水又能決土也。更審時之衰旺如何。若敵來乘土。土旺勿與戰。土衰則又舉黑旗擊之。土日土時。無所害也。不可動衆。旗色上黃。報兵馬事。虛聲也。土日木時。宜客。利敵先動而擊之。旗色上青。若敵固守。勿與戰。報兵馬事凶。土日金時。不遇敵。遇亦無害。報兵馬事。虛聲也。土日火時。主不可動。敵來攻。勿與戰。戰者少衰。報兵馬事來。小有焚燒驚恐。土日水時。先觀時之衰旺何如。然後動靜焉。土旺宜主。水旺宜客。敵來氣旺。勿與戰。衰則擊之。報兵馬事凶。甲子甲午金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水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乙丑乙未金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丙寅丙申火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水時。丁卯丁酉火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戊辰戊戌木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己巳己亥木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庚午庚子土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辛丑辛未土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水時。壬寅壬申金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酉癸卯金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甲戌甲辰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乙亥乙巳火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丙子丙午水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丁亥木時。丁未丁丑水日。庚子辛丑土時。

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戊寅戊申土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己卯己酉土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庚辰庚戌金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辛巳辛亥金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壬午壬子木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未癸丑木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甲申甲寅水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乙酉乙卯水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丙戌丙辰土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丁亥丁巳土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戊子戊午火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己丑己未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庚寅庚申木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辛卯辛酉木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木時．

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壬辰壬戌水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巳癸亥木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龍首經曰．將欲出兵．初以木日開事．闘四方舉兵及讐怨．皆是不利．我欲攻之．日必以火日．火時行．火日出．出必火門．此謂父母與子除害．子爲父母報讐．故以火日火時出行火門．愼勿出金門．勿合金神加年上．（謂大將年也）吉．金木也．假令三月甲子從魁加戌．聞警事．甲木日也．到其行時．以丙丁日巳午時往．爲火時出．勝光太乙火門也．太乙又火時也．假令大將年加木．傳送加之．爲（一作如）金神克其年也．西南抵申．又況從魁加之爲出金門也．則運不可．金大凶．太乙勝光加人年上．吉也．龍首經曰．諸欲（一作求）陳兵．必伺（一作同）向白虎．六甲爲青龍．六丙爲朱雀．六戊爲勾陳．六庚爲白虎．六癸爲元武．假令甲子旬．青龍在子．朱雀在寅．勾陳在辰．白虎在午．元武在酉．大將處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勾陳．以白虎加敵人．伏勾陳．抵元武．他皆倣此．白虎不以克大將軍年上之神．假令大將年立從魁．傳送加之．而甲子旬白虎在勝光．此克年上之神也．奎婁向左．角亢向右．北斗向柳．張權衡而從斗魁．陰攻陽．以河魁到大衝．陰也．以天罡

到從魁．陽也．大吉攻小吉．是其常日加四仲．以陽攻陰．往攻大吉．是逆兵也．又不令青抵白．甲乙不可西行．向攻我也．黑不可抵黃．言壬癸不可向四季鄉．可向離攻．他皆倣此．又言春庚辛不可向南攻戰也．春戊己不可東攻也．立今日之神．起其後攻其前．而甲寅日後二在子也．又言天乙吉將加所攻之處也．今年上神往制所攻之神．及其上神．即擒敵矣．又不可攻有氣之神．後自爲忠子攻父母．大逆天道．威不能强．必主折兵自傷．甲乙日北向攻焉父母也．逆天之理．兵不成威．將受戮．南攻者攻其類．衆人莫肯避受其屈．西南攻者其不勝．是自窮．東南攻者此謂自攻也．攻四維．攻其所勝．大吉有禍．他皆倣此．首察於死生之理．謂神之後二通神．又乘之以天乙之道．謂六壬癸之吉將也．故曰通於三天者．順斗行．一也．攻所勝．二也．其後二之辰攻其前面．三也．十二月甲子將加壬從戌攻辰．是後二也．大將年五十立卯．功曹臨之．甲子旬白虎在勝光．不與將年上神相克也．東西攻辰地攻所勝也．又有四將勾陳攻所勝之辰．年上之神．勾陳神皆制所攻之鄉．若上之辰克下辰．是謂敵降．此又背胃昴攻房心．隨斗擊乃行．政一當百矣．諸欲戰鬬者．必以先爲客．後爲主人．先起者令下克上．後起者無令上賊下．謂勾陳所臨之辰也．若辰勝將則主人勝．客將勝辰則客勝主人．反此．兵雖強．上將必不勇也．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八宮之地．結陣立營必居一焉．以順陰陽動靜之用．師之屯致於東方．東方震宮也．震之象．一陽在內．二陰在外．以陽爲主將之位也．牙帳宜深軍中．利作樂．利先震其威聲．大將不可使敵見其利爵（一作雀）殺罰．而甲乙日祭青旗．合戰之時．大將不可暴露於外．師之屯致東南方．東南巽宮之象．一陰在內．二陽在外也．以陰爲主將之位．牙帳宜深．大將宜（一作利）先宣明號令．愼其舉開．以直以正．自近及遠．主將深隱．令出必行．師之屯致於南方離宮也．離宮之象．一陰得中．二陽在外．以陰爲主將之位．牙帳宜居中．大將利外嚴威號令．不可與人狎．使人畏而提之．內則虛以待賢者．利多聽明視爲務．以丙丁日祭赤旗．出戰．利處中不宜深隱．亦宜顯揚．師之屯致西南．坤宮也．坤之象．三位皆陰也．牙帳利於西南．戰將宜嚴厚寬順．以色容善馭爲務．動不妄．順則吉．以戊己日祭黃旗．出戰及在營．不利暴露於外．師之屯致西方．兌宮也．兌之象．一陰在外．二陽在內．以陰爲主將之位也．牙帳宜近外．大將宜剛嚴肅政．多所決罰制斷．以順布澤．

以庚辛日祭白旗．出戰宜近外．按部伍不宜深隱．師之屯致西北方．乾宮也．乾之象．三位皆陽也．牙帳利不常立其地．大將宜剛正圓轉．任其智慮．應變不窮．出戰之時．不可使人知．慮麾軍運動左右．順用之．師屯致於北方．坎宮也．坎之象．二陰在外．一陽居中．主將之位也．牙帳利得中．大將宜柔容貌．以禮接賓客．中多剛斷．運動不惑．以壬癸日祭黑旗．出戰之時．利居中．不利暴露於外．亦不利深匿（一作匿）．師之屯致於東北方．艮宮也．艮之象．一陽居外．二陰在內．以陽爲主將之位也．牙帳利近外．大將宜愼重敦厚．游言勿聽．敵言勿驚擾妄動．出戰之時．利近外指揮吏士．如是者．居其方而順性者善也．動靜與天地鬼神合．加

之以不私於心。斯謂之善矣。

虎鈐經卷第十三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占兵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占疑有人謀己第一百三十八
占災危第一百三十九
占野地立營止宿第一百四十
占渡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金匱經曰。戰不戰。視勾陳。勾陳克日。則戰與刑克。必戰。甲子日刑在東方。傳送與從魁。爲勾陳臨甲。又相克。必戰鬬。勾陳上下相克。亦鬬。又曰。軍出時。大吉小吉臨日辰。兩解不戰。他皆倣此。神皆合戰。又說曰。斗加孟。神在內。宜止。加仲。神在門。兩相傷。加季。神在外。宜出戰。必大勝。

占兵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金匱經曰。敗不敗。視六害。說者曰。酉戌相害。子未相害。午丑相害。巳寅相害。辰卯相害。假令本命在子。而小吉爲白虎加之。此爲見六害。以此將兵。今日戰將能此者。可校之戰矣。淮首經曰。先起爲客。後起爲主。

先起不可下克上。後起不可上克下。謂初辰（一作陣）也。辰勝神將。主人勝。神將勝辰。客勝。說曰。（一作假令）三傳終始見。前三五。後二四。（一作之）有氣天一之神臨。主帥行年本命。或用起天一。而治（一作值）有氣之鄉。元武（一作都）立四死之地。則戰勝矣。若元武臨日辰而遙光時。勿戰。必不利矣。用戰起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戰起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一云。都將旺相而臨囚死。賊勝。都將囚死而臨旺相。討賊者勝。審察之。說曰。決勝敗者。勾陳克都將。官軍勝。都將克勾陳。賊軍勝。都將三相加臨囚死。亦賊勝。說曰。將軍年克勾陳白虎。大勝。不勝者。勾陳克元武。以攻之。必克。說曰。將。勾陳所軍神。往攻所制之神。勝所攻之勝神。與勾陳并氣自下。制其所臨之辰。是爲敵降。必有大攻。說曰。初起者。欲勾陳下克上。後起者。欲勾陳上克下。辰勝將。將勝神。主人勝。神克將。將克辰。客人勝。干克支。客勝。支克干。主人勝。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卯子甲巳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相與殺并。太凶。必血戰。伏兵發必不與殺并。伏兵不敢發也。說曰。以聞事時斗加季。有伏兵。說曰。干傷者有伏兵。支傷者無伏兵。支干俱傷。必有伏兵。戰必不勝。大凶。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若疑賊有伏兵在左右近地。欲知所在者。於斗下求之。說曰。大吉過日辰。賊已出界。不過。未出界。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說曰。以月將加時。勝光元武。不可行。娶人城壘擄掠之事。以元武所畏爲厄會。木神爲元武。則庚申辛酉勿須行。

占疑有人謀己第一百三十八

正時說曰。日上神爲己身。辰上神爲他人。日上克辰上神。有怨傷。又言辰上克日上神。將見。螣蛇、白虎、魁罡、或在辰上見者。事成。非辰上見者。不成。但有意。說曰。欲知他人有所謀。假令七月時加寅。七月甲死於申。今復過庚。二生（一作王）金。逢一死。木是二人欲殺一人。他皆倣此。

占災危第一百三十九

吉辰、與良將、并臨日辰、及行年。勾陳制所欲出之辰之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必克。免難。金匱經曰。傷不傷。觀陰陽。說曰。今日是乙丑加一爲不傷。將得天后爲重。不傷。若神后加丑。從（一作可）魁加一。爲傷人。爲兩二重傷。皆凶也。

占野地立營止宿第一百四十

金匱經曰。怖不怖。視五墓。怖懼墓加日辰。亦不當。說曰。聞有敵兵。士卒行疲。日晚欲停。此宿遁式占之。遇三刑加日辰。必不可停。敵欲來攻。三刑者、卯辰巳也。說曰。絳宮時宜止。登明勿留也。己止宿未定而心動眼瞤。若吏士驚者。以月建此三字往。一云。將加時。魁罡加日辰。急去之。夜必有賊來攻、一云大吉曰急

去不可止。一云辰上見大衝。有風雨。見神后太乙。有盜賊。說曰。絳宮時宿。利在中。徵明時。利在寅。玉堂時。利在後也。一云。大吉干日。急去不可宿。說曰。辰巳見卯。夜有風雨。子巳加卯。有盜賊。帶旺相氣。卽來。帶囚死氣。卽不來。說曰。安營止宿。以月將加時。魁罡加日。逆氣蹴騰蛇、白虎臨日辰。軍載驚一去。魁罡加日。大將（缺）

占渡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金匱經曰。凶不凶。視破衝。說曰。行年在歲月日時破衝下。皆凶也。日辰上神上相生。宜進。反此。宜止。說曰。命在一處日辰上罡光明。急去勿住也。說曰。間此賊干傷、或支傷。勿度。或吉。度支干俱吉。說曰。欲入賊營。視二門天罡、六合、大常、大衝、勝光臨之。可行。若出入見勾陳、朱雀、騰蛇、白虎。勿行。必爲賊所擒。

虎鈐經卷第十四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日第一百四十三　月第一百四十四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臣謹按星經及諸傳記。凡諸星宿中外羅列對天。蓋顯見變化。下應人事。七曜往來以爲經緯。災變之作。實在於茲。凡爲大將不可不詳察星位。以占休咎焉。或興受命之術。或起敗亡之兆。鮮不由此矣。中宮大極。其一明者。大乙常居也。旁三星。曰三公。或曰子屬。後四星。末（一作未）大星。曰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此。（一作北）耑銳微曰陰陽。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天槍。右三星天棓。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一作閤）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杓。斗柄也。龍角。東方也。迦也。）衡中南北。魁抗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蓋以西北。（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者。斗之尾爲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也。）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濟之閒。（假令杓昏建寅。夜半小建寅也。）衡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魁第一星法。爲（一作於）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北用在明。陽爲明。盛在東方。故主東北方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利（一作制）四海。（一作極）分陰分陽。建四時。均五行。移（一作利）節度。定諸紀。

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魁中貴人之牢。（魁中四星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曰天理。）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主輔臣親强。暗小。主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近北斗者。天子星也。招搖更河三星。天矛。天鋒。天楯。招搖。一星也。）一外爲楯。天鋒。（一曰北斗也。在招搖南。一星也。名曰天鋒。）有勾圜（一作圓）十五星。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也。若夫天一、天槍、天矛、天楯。動搖其芒角。則天下之兵戈大起也。東宮蒼龍房心。（前房心爲角鬼。尾若龍也。）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爲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二星（一作房）鈐。鈐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衆者。曰實。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一作李）右角將。大角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傲客。後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陣戰。犯房心。王者惡之。南宮朱雀權衡。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太微三光之庭。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曰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順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中坐者。犯帝坐也。或形者成禍福之形也。羣下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四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黃龍體。如騰蛇也。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爲敗。東井曲星曰戉。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輿鬼。五星。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者。兵起之象也。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五帝車舍也。）傷成戉。（敗傷之兆。占成利於戉也。）誅成質。（熒惑入輿鬼天質者。占曰大臣有誅也。）禍成井。（東方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柳爲鳥喙。主草木。七星頸爲圓官。主急事。張嗉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兵大起也。軫南衆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西宮咸池、天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入。兵起。水。澇。水中有二柱。柱不具者。兵起。奎曰封豨。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曰小星附耳。搖動。有讒亂之臣在側。畢昴間爲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陰胡也。陽中夏也。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參三星白虎宿中東西直。有以稱衡也。下有三星銳。曰罰。在參間之星也。上小下大。（故曰銳。銳曰。罰三星小。邪列。無銳形。）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一作[illegible]）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葆。守山。旅。軍衆。言佐參伐。芟除凶惡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白及青則凶。其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一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則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見則天下治平。不見兵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附耳星入畢中。天下兵起。北宮元武虛危。危爲蓋屋。（危上一星高。旁二下。似蓋屋也。）虛爲哭泣之事。東（一作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虛危一作營室。陰陽始終之處。際會之間。常多姦邪。故設羽林爲兵衞。）天軍之西曰壘。或曰鉞。旁

一大星曰北落。若微天（一作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天庫。（一作軍）兵火起。火金水犯之尤甚。火犯多變兵事。水犯變水患。木土犯之軍吉。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一作空）營室為宗（一作清）廟。四（一作月）離宮閣（一作閤）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漢星。旁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黑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為上將。左右者為左右將。婺女。其北為織女。織女者天孫也。是以聖人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明。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皆之。當時禍亂輒應。上下交怨。諸侯奔走。戰伐並興。（一作與）不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是知元象示變。吉凶之徵也。凡為將者不可不詳之也。

日第一百四十三

無雲而日色昏晦者。主將不明也。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晝夜不見日月者。此時不可妄委兵於人。大將不忠之象也。日色青。軍令創弱。吏士多陵正也。或日邊雲氣文成五色者。破軍殺將之象也。其大禍在二年之內。或赤雲截日如杵形者。兵將大戰。血氣先勤者敗。或日月旁有物如枯樹。起兵者勝。或雲氣如青衣人垂手在日西立者。所見之軍。當有帝王。此勝候也。兩軍相當。日暈等者力均。曰殺將。抱且戴者。有喜。圍在中者內兵勝。圍在於外者外兵勝。日弭（一作珥）拜大將。有兵在野。日有足白者。所臨破軍殺將。有背氣青赤色。曲而向外者。為背叛之象也。其將有二心。日背有缺。氣破直向外如山字者。兩軍相當。所臨者敗。兩軍相當。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戴。（一作載）大喜。日外青內赤。則兩軍以和相去。日外赤內青。則兩軍以惡相去。日之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若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病。小勝。必亡功。見半日上有功。暈（一作而）缺。兩軍相當。隨缺擊之。缺方敗。抱暈者隨抱擊克。日背暈而珥外。軍凶。暈有青氣在外者。所臨克。日月背暈。兵陣不合。七日暈不解者。不可起軍。暈而背抱珥。及值而實之者。順從擊之克。暈而兩珥。一在外。一在內。并有聚雲不出三日。兩軍和解之。又有他軍圍城。凡有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日下有雲氣如龍形蜿蜒者。凶。日鬬。有大戰。天下亂。日失行。凶。日月揚光。重輪。日五色。當之大吉利。日無光而赤暈。主將變。黑暈敗。白暈誅。子日日食。兵起魏分。丑日日食。兵起趙分。忌六月十二月。寅日日食。兵起燕分。忌正月七月。卯日日食。兵起晉分。忌二月八月。辰日日食。兵起楚分。忌三月九月。巳日日食。兵起宋分。忌四月十月。午日日食。兵起周分。忌正月七月，未日日食。兵起齊分。忌六月十二月。申日日食。兵起魏分。其禍最深。忌五月十一月。酉日日食。兵起鄭分。忌二月八月。戌日日食。兵起宋分。忌正月七月。亥日日食。兵起秦分。忌四月十月。夫日食之食向上者。不出九十日征伐。日食從下向者。百姓更有侵奪。日從旁食者。兵動鄰國。

月第一百四十四

黃虹貫月者兵起。月旁氣漸漸大者。不可攻城叩陣。宜屯兵以自守。敵來勿與戰，月旁氣細細從外侵輪。

但攻城小戰勝。月旁氣遶之。不得攻城。切宜堅自守備。或氣繞月而光明者。主人吉。但守勿變。外賊。或星在月背。城中兵欲敗走。星在月角。軍內有智謀之士。勿輕敵。月之下角有星。敵人潛入我軍。宜精守四門。詳別詐偽。或三星上下在月之上下角及在月背。用兵不利。攻城不拔。或三星俱在月背。攻戰（一作城）皆不利。軍中亦有失叛之事。宜精慎明察。恤撫三軍。或三星俱在月上者。攻戰不利。或三星俱在月形中。敵中兵亂。三日內降。（月形中者。月之虛氣也。[illegible]）三星俱在月中。敵中當有詐降。大造戰具。欲乘間大戰。月入太微。出北座。若犯北座。則下謀上。月出房戶北。為兵亂。出房戶南。為兵敗喪。月暈七重在參畢之間。兵大戰。辰星在翼。月犯之。大將死。太白入月。胡兵退。月暈先起兵者勝。抱戴（一作載）赤色在外外克。在內內克。月暈之時。歲星、鎮星、色暗則主克。若明客勝。月暈太白。色暗主勝。色明客勝。月起房箕。大風起。暈於參畢。大兵起。軍出之時。郭蝕即凶。大星入月。色暗惡客敗。色明客勝。月暈赤色。客勝。月垂四珥。敵來攻。月帶四彗而出。密備奸人謀。主將不忠。兵大起。月在天獄中。吏士多犯禁。星貫月中。主將多淫亂之事。亦防奸人亂軍。兩月相重。吏士爭亂。（爭一作大）日月並見。將弱士強。月食。謀者不明。入井中者。兵起。月逼近太微者。大臣謀亂。月臨天獄者。從四邊周回食向心者。大亂。食於八月九月者。敵兵勝。苟欲詳日月星辰之變。當以二十八宿之分野驗之。則知在於彼我矣。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福旋之星。其化者何。積天地淳（一作純）粹之精氣也。精氣動而化之也。飛流之星。其化者何。五星之精氣也。五星有變。則精氣散而為妖星。是故讖曰。天暒而景星見。（暒者有赤方與青方相連。赤方氣連中有兩黃星。青方氣中有一黃星明也。三星相合。而明則為景星者也。）景星也者。黃而潤澤。其伏無常。常出有道之國。苟或見於君上。此乃應天之兵。大凝之兆也。若在當速自退軍。不可與抗也。或流星長四五丈。如龍蛇動搖者。大將凶。或白雲如車輪。下有流星旋入北斗者。主人皆走。星有勃於招搖者。夷狄將亂。或流變於天心者。敵盛。或流衝、太白而過者。大將凶。或流星貫日而滅。敵凶。或流星貫於紫宮。備奸賊下謀上。流星前赤後青黑者。客軍敗。流星從敵上來立吾營上者。常有奸謀來說吾軍。流星尾長三尺輝然者。人主使也。赤色者。將軍使也。凡用兵攻其星見之所。則克也。流星色蒼白者。為使。赤則有兵。黑則喪。星有曳光如匹練墜軍中者。尾有色如血。及星有光奕奕。細碎墜軍中者。敵兵陰到。多殺傷。或星無尾。形色如橘。或有拖光如劍形墜軍中者。敵兵則猛。我必敗。或大星無尾。狀如斗。及火星狀如橘大而色黑。或墜軍中者。主大殺害。星有五色。曳尾或有圓光。大如斗。內赤黃而外青。及有頭如血而尾白。墜軍中者。敗兆也。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客星者。非主座之星也。故曰客星。色句如氣。物物以絜。所過之宿。必有災害。出營室。無兵。亦不能入。壅破兵殺將。犯婁。胡亂。入昴。胡入犯塞。入畢。邊有急兵。（一作木）犯觜。傷虛。軍儲少饑。犯柳。兵起。守張。將有陰計。兵

起。入招搖。胡兵起。入天槍。兵起。入天棓。兵起。犯文昌星。蒼色。將有憂。色多赤。將鬬。色黃。將喜。色黑。將死。守傳曰。胡入中國。守天雞。天下兵馬鬬。守天街。胡王死。入婁。庫兵起。守南河。兵起。守騎宮。將憂。士卒疲。守北落師門。將入壘。兵起。守天倉。粟貴。入天苑。兵作。馬死。入天宮。天下弓弩皆張。出天宮。匈奴兵起。守軍騎。西羌來降。守九洲殊口。負海不安。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天腹星、將軍之精華也。色皆赤有光。尾長三四丈。天猾星者、飛星。忽作為彗者也。所以兆地者。流血積骨之象也。頡頏星。如大鎰。前卑後高。見則大將死。燭星者、狀如大白。其出也不行。纔見而滅。所燭之地城邑拔。兵破亂也。天狗星者。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其形類狗。遠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而下圓如數頃田。而上銳。黃色。見、則千里破軍死將也。（一曰有尾如狗形也）。蚩尤旗。類彗。而尾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天蓬者。類十小星。綿聯如絮。所見之野。常有兵起。虎頭星者。其落如大月著地（一作賊）則光星。類黑犬。聲如雷。所墜之地。兵火起。句始星。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怒則青黑。象伏鼈。見、則兵亂。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色起地。上銳（一作鈍）而下大也。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枉矢星者。類大流星。蛇行。色蒼黑。如有毛目。長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則天下兵起。昭明星者。白而無角。乍上乍下。所見之地。兵多變動也。五殘星者。出正東。東方之星也。其狀如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六賊星者。出正南。南方之星也。去地（一作行）六丈。大而數動。有光焰。司詭星者。出正西。西方之星也。去地六丈。其狀如太白。大而白。咸漢星者。出正北。北方之星也。去地可六丈。而赤。數動。察之則中青。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當起兵為亂。衝擊者不利焉。四鎮星者。出四隅之地。去地可四丈。城維藏光星者。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之初出。所見、則下有亂兵興動。有德者昌。或二赤星在月背者。利宮姓為將。或三赤星從西北向東南者。利徵姓為將。或一赤星從西向東者。利角姓為將。或二赤星其尾一處。從東向西者。利商姓為將。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利羽姓為將。夫星象所見。兵家禍福之本。不可不詳之。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流星者天使也。自下而上者曰飛。自上而下者曰流也。飛、大曰奔星。小曰流星。大使大星。小使小星。謂紫微大微宮也。徐行漸進。經於列宿之次。或於他星之座。為使也。聲大者。怒象也。疾出遽出者。並為妖星。入角。四夷兵起。前黑後赤。兵敗將亡。入參不出。先起者勝。後發者敗。犯七星。兵起。色青。兵起。入河鼓。大將亡。一云河鼓。兵起。入王良。兵起。入將軍、及羽林。兵大起。抵北落。兵起。使星出入天庫。匈奴兵起。抵天市垣。大將亡。抵天狗。犯弧矢。將有千里之行。使星出廄。兵馬起。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彗星。長而亘天。兵大起也。引尾入城。城將拔。近則八日。遠則十二日有應。彗直垂入軍營者。凶。宜（一作遁）拔

之。否則士卒俱死。若在敵。宜急擊之。彗出於月之左右者。不出三十日有兵起。抵觸月者。暴兵起。若色白者。有大喪也。蒼黃者。臣下謀也。黑者。兵大起也。從中天出。曳尾向西者。奸人害主將。從南曳尾向北者。妄殺害。從天中出。身尾向東者。士民多饑。曳尾向東者。民凶。從北出。曳尾向南者。士人凶。彗形如寶冠。來疾速。形如幢節者。寇強不可妄動。色如血者。敵兵陰到。光焰燦爛而尾長闊者。敵盛。凡彗所指處。皆凶地也。

虎鈐經卷第十五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

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也。熒惑之行。常十月入大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同無道。出於無常也。太白之行。常以正月甲寅。見營室與熒惑俱晨出東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日。而復出西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也。辰星之行也。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一作四）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辰候之東方也。戌候之西方也。鎮星之行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八宿（一作歲）而周天也。凡四星與鎮星合。則為內亂。與星辰合。則為變謀。為饑。為旱。與太白會。則為白衣之會、及為水。熒惑太白合。則為死喪。用兵者凶。與鎮星合。則憂。與辰星合。則軍困。先舉兵者大敗。鎮星與辰星合。則有覆軍亡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病。為內亂。（一作兵）辰星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矣。凡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與辰星鬬。皆大戰之象。兵不在外。與（一作興）內兵帶

亂。一曰。火與水合爲淬。與金合爲鑠。（一作爍）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與木合。國饑。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鬭。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鬭。）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無傷也。（鬭者。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者相過也。）凡五宿所聚之宿。其國當亡於下。從歲星以義。從熒惑以禮。從鎮星以重。（重者。以威重者也。）從太白以兵。從辰星以法。二星若合。是爲替立絕行。其國內外皆舉兵。人民饑饉。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盪。（大盪者。兵盪也。）其國兵喪並起。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一作立）王（一作正）者奄有天下。主持泰平。五星大。其事立。五星小。其事不立。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兵。赤爲旱。青爲憂。爲水。口黑爲多疾。黃吉。五星皆角而赤。兵大起。黃有爭地之役。角白喪。角青亦興兵。黑殺。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樂。夫太白主中國。而辰星主胡貉也。凡五星。早出爲盈。晚爲縮。盈爲客。縮爲主人。五星盈。必有天應。五星入大將軍。興兵吉。五星犯畢。兵起。用兵之道。不能先備五星之休咎。是舉其師（一作兵）與敵也。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木星者。東方之宿也。木之精也。所臨之地。必有（一作施）福祐。天子布德。人君之象也。其下爲太和之神。以逆行。爲不軌。爲賊殃。其木星小則多病。大則喜（一作嘉）。以作之宿。爲有禮有福。苟無禮則無福。所見之分野不依位。而見其色光芒動搖。謂之怒。此則無禮也。故有殃。其精所居之地。或爲婦人。或爲近臣。揚其殃禍。亂其人民。謠諺異語。興勵盛衰。凡木星出若非常之處。青黃之色。物物然有光芒三角者。名曰攝提。亦名應星。亦名重華。若角邊見者。名重華。久住有災。過則無災。兵喪應之。木星所臨之國。不可伐。伐者受禍。可以征（一作往）伐人。凡木星之行也。進舍爲盈。退舍爲縮。盈則其國有兵無傷。縮則其國有憂而將死。軍敗。設有所去焉則失地。所到焉則得地。亦曰。當居不居。國亡。所居（一作到）之國昌。已居之而東西去者。凶。不可舉事用兵。以安靜中度吉。凡木星守亢。則天下兵起。乘昴。陰國有憂。胡王死。入畢。邊兵起。犯及附耳。兵亦起。犯參。伐兵起。經柳。兵起。守軫。兵起。入五車。兵起。守羽林。兵起。犯參旗。兵起。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火星者。南方之宿。火之精也。爲執法之星。歲一周天。其形焰。其行速。與諸星遲逆不同。所臨之地。主兵饑喪亂妖孽。常以十月入紫微宮受制。取無道之國。出入常以勾芒爲凶。一云。東西南北無有常定其位。下爲風伯神。一名罰。罰者。其形類留。其勃勃。赤焰如火。見於分野。有疑國人饑亂。父不父。子不子。中兵起。征伐不息。其精在無道之國。化爲童兒。著赤衣。在於國（一作壘）里教爲歌謠。使國人相惑。或爲異鳥飛入軍營。皆有災。星此星者。五星中最爲妖惡。災異甚於諸星。或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所臨之分野國。有災。五月受兵。七月國叛亡地。九月大敗亡。且夫火星之精氣也。爲亂、爲賊、爲饑、爲喪、爲兵。所居之國受殃。角而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者。災愈甚。若火星臨敵。我利之。可以力攻之。臨我則勿妄動。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旋止散。乃爲死喪寇盜也。臨其地則亡地。以戰則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

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其北爲女子喪。火星。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火居所在。凡鶉火之時。宜背午地。他皆做此。火犯土木。主大戰。金星搏之。亡偏將。火環金星。偏將死。與金星相逢而鬭。破軍殺將。入金中。士出者。破軍殺將。客勝。火出所在不利。先起。犯左右角及守亢。兵起。入房。馬貴。入鍵。兵起。犯南斗星。破軍殺將。火入女、及入危。兵起。守昴。胡人不寧。匈奴破在三年。犯畢左角。大戰。右角。小戰。犯附耳、及角。兵起。犯參。兵起。犯東井一星。將軍野戰死。犯鬼。兵起。守七星。有外兵起。火乘張。及與張合。兵大凶。守張合。大將誅。犯翼。邊兵起。入軫。兵起。火行河南界。邊兵起。犯大微宮門之右。大將亡。左。小將亡。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金星者。西方之宿。金之精也。歲行分方。主義。主將軍。主姦謀。主誅伐。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爲風伯雨師。所在之宿。止其分野。其芒色搖動。可以隨形見災。以出入不時爲凶。其星日不依。狀若沒色。大（一作木）其光（一作火）大者。表帝王之德正也。若合伏不伏。合見不見。不以常道者。此主君之失政。臣下用權之兆也。或見非常之處。芒角七鋒。色多似赤者。名曰七公。亦曰般公。亦名太公。（一作心）表帝王革政大喪之兆也。或出東方。不依伏沒。其精名啟明。亦名天相。乃在左右大臣不赴（一作附）君子也。萬姓蒼皇（一作黃）流移。異國兵革伏起。其星凡（一作九）鋒色白暈。其精伏於昴酉四十五日。若依位而見。則災消名更見於非常。其名大囂。亦曰大澤。亦曰爽星。芒角所臨之國。其大災有七。一曰大水。二曰大火。三曰亡散。四曰兵聚。五曰大兵。六曰大饑。七曰諸侯死。燒燬。獸食人。天下大亂。日南方金星居其北者。曰盈。王侯不當用兵。進吉退凶。日北方金星居其南者。曰縮。王侯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亡之兆。一曰。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入而入。未當出而出。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一作斯）而出。其國昌。出青（一作東）爲東方。入黑爲北方。出白爲西方。入赤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疾過。其鄉凶。入七日而後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而後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一作沒沒）入三日而乃復盛出。是謂耎（一作央）伏。其下國有軍。將死。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發師。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行。夷狄兵敗。出東方失行。中國兵敗。一日出早爲月食。出晚爲天矢。爲彗星。將發於無道之國。金星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焉。）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分天爲三。在戌酉過其一也。金星經天。天下革。主曰陽也。金星陰星也。日出則星亡。晝見於午上。於經天。是謂亂紀。金星晝與日爭明。彊國弱。女主昌。金星者兵象也。出而高用兵吉淺凶。金星庳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有芒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吉躁凶。金星出則兵出。入則兵入。順之吉。反之凶。赤角有戰。金星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火星從金星。軍憂。離之軍舒。出金星作陰。有

分軍。出金星之陽。言偏將之戰。皆其行。金星還之。破軍殺將也。辰星者。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金星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金星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則金星爲客。辰星出。則金星爲主。辰星與金星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若辰星出東方。金星出西方。辰星出西方。金星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金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者。破軍殺將。客勝。下出者。客亡地。辰星抵金不去者。將死軍敗。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水星繞環金星若鬬。大戰。客勝。主人吏士死。水星與金鬬。可械劍（械劍者其）（鬬可容一劍也。）小戰。右勝。居金星前。三日軍罷。出金星左。小戰。歷金星右。數萬人戰。主人吏士死。出金右去三尺許。軍急約戰。凡金星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隨地而敗向也。（雖色黃而赤者小敗。來色黃而赤黑者小敗。色赤黑小敗。雖色黑黃小敗。移卻則勝之。）避金星。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大白行得其度。則勝色也。）行其度盡勝之。凡金星與月和夾。有兵拔城。偏將戰。與月俱出守城者敗。與列宿相犯。小戰。與五星相犯。大戰。金星在南。南軍勝。在北。北軍勝。出東方。背之吉。逆之凶。西南亦如之。金星守南斗三十日。夷狄來使。入羽林。兵起。貫昴及食畢。胡王死。金星之光暗。戰敗將死。金星變色。隨方色戰吉。若背則東克。餘亦如之。入月。客兵敗。將死。色白而角。可與戰。金星之亂也。初大後小。兵弱。初小後大。兵彊。金星與木星一東一西。害王侯。一南一北。刀兵伏藏。犯畢左角。左將死。右角。大戰將死。陵房色赤。兵起。勾已。大戰不勝。將誅。金星出入而留守於尾。兵起於野。將士滿道。入南斗。將戰死。犯河鼓。敗軍殺將。犯牽牛。將失衆。守兵作。犯房。（一作危）亦兵起。入室。暴兵滿道。將死。犯東壁。大兵起。守奎。外國兵入犯塞。守婁。征無功。守胃。兵起。胡王死。四夷多變驚。犯畢。邊兵欲戰。入畢口。馬貴。軍傷。犯觜。兵起。犯參。邊兵起。左右廂。大將變。犯參伐。兵起。犯井。將軍惡之。入井。兵起。犯輿鬼。兵起。入柳。兵起。益地。守柳。大將死。犯星。大將入塞。入翼。天下兵起。犯軫。其國兵大起。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水星者。北方之宿。水之精也。出於仲月。天下和平。若仲月不見。則災變生。大饑。陰陽錯亂。國家傾危。多溫夏涼。害人傷物。主制五刑。偏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爲先農之神。以不效爲凶。一名紐（一作丑）極。變色出已所見不當之處。其光青白輝輝然者。此帝王之爲德及（一作正）也。如此星見。多夜雨晝晴者。臣下用陰謀。其上也。至於偏裨地皆放此。其星若不見四仲。見於四孟之月者。其神明名勾星。光芒勃勃然如片雲。大如發星燦爛。九月所見分野。人多流亡。迭相噉食。白衣聚會。兵起。吞併九州。十年大荒。其變如此。審詳候之。其久而不沒。光聚兩角。變彗勃勃然者。象海鯨魚死。易王迎新之象。其神又名蠻星。芒急輝輝然。其芒角五鋒。狀如勵劍。形于萬物者也。早爲月食。晚爲彗星。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一作嘗）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一作以）擊卒。兵大起也。與他星遇而鬬。天下大亂。凡水星入月。主

敗兵。與金星合而出。破軍殺將。客勝。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金星。大戰。客勝。守房。胡敗。守斗。兵起。犯畢。夷傷主人。客勝。出昴北。胡主死。守畢昴。邊兵起。守參。伐南。胡人入塞。入井。則兵進。出井。則兵退。犯鬼。兵起。入要。兵起。守柳。牛馬貴。守張。兵起。入翼。兵大起。犯五車。兵起留心。兵起四方。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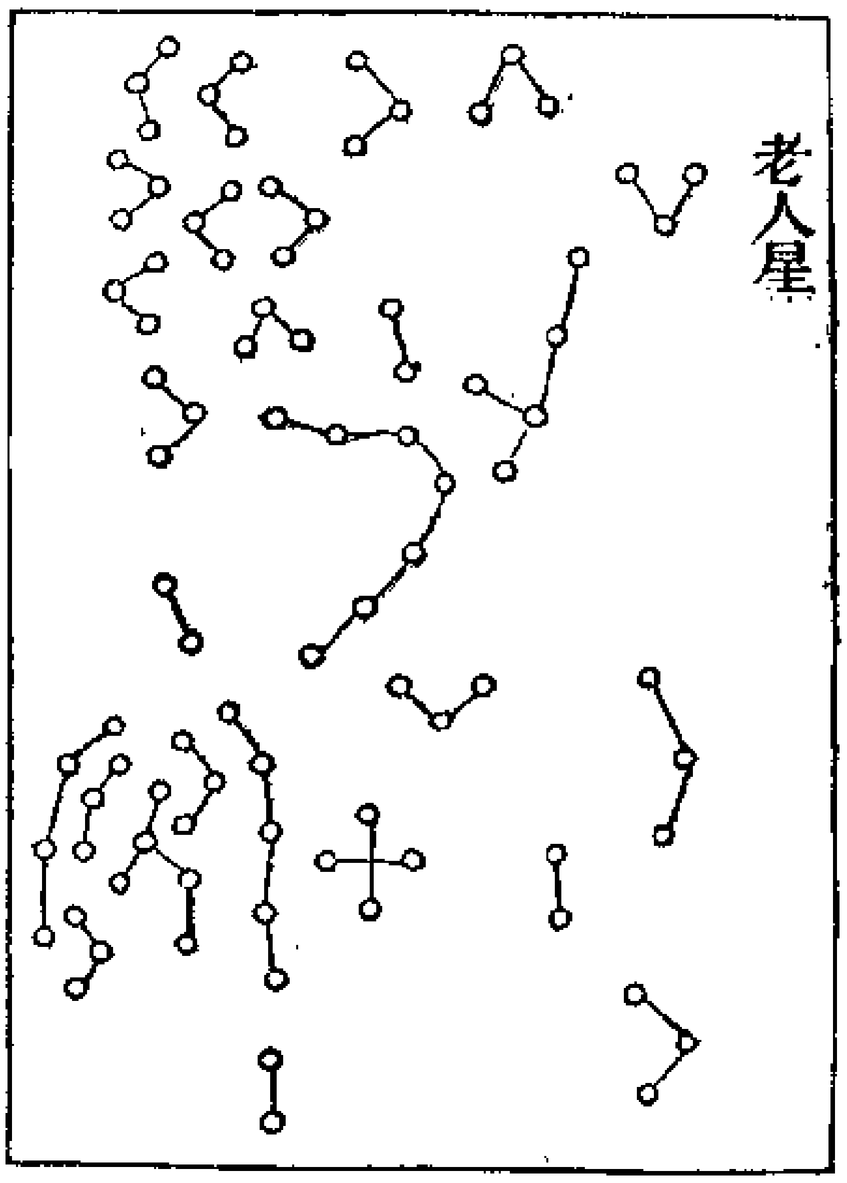
土星者。中央之宿。土之精也。若見於四季。表主之盛衰也。其神隱於大微。或下於人間。爲妖異。爲豔女。起亂亡。破國家。爲妖言惑亂人心。或爲近臣閒鬬忠良。若其星光潤鮮明。見井鬼之間。伏沒依常道。則王道不失。不依常道。則三綱錯亂。夫此星之色本黃。而光明獨鋒在上。如火焚（一作炎）之狀。四面象光細而附上發然。即土星之本體。土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地。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居其宿久則福（一作福）厚。居其宿易則福薄。當居不居。爲失鎮。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盈爲王。不當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兵將亂。不可舉事用兵。失次二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然將有大水。凡犯左角。大將戰死。守右角。兵起。守糠。兵不起。入天廟。兵大起。守虛。有客兵至。不過五日自去。守奎入奎。有邊兵起。入婁。亦如之。入胃。客兵敗。主兵不用。入昴。胡主死。入畢。臣下爲亂。人殃。兵起。逆行守參。胡兵起。守井。越兵起。入胃舍七星。兵起。負海大飢。守張。多盜賊。與土工。兵起。入軫。兵發。事自敗。入天庫。兵起。守河南界。蠻夷兵起。出東掖門。爲將軍費事。出西掖門。爲將軍受事。西出受刑。

虎鈐經卷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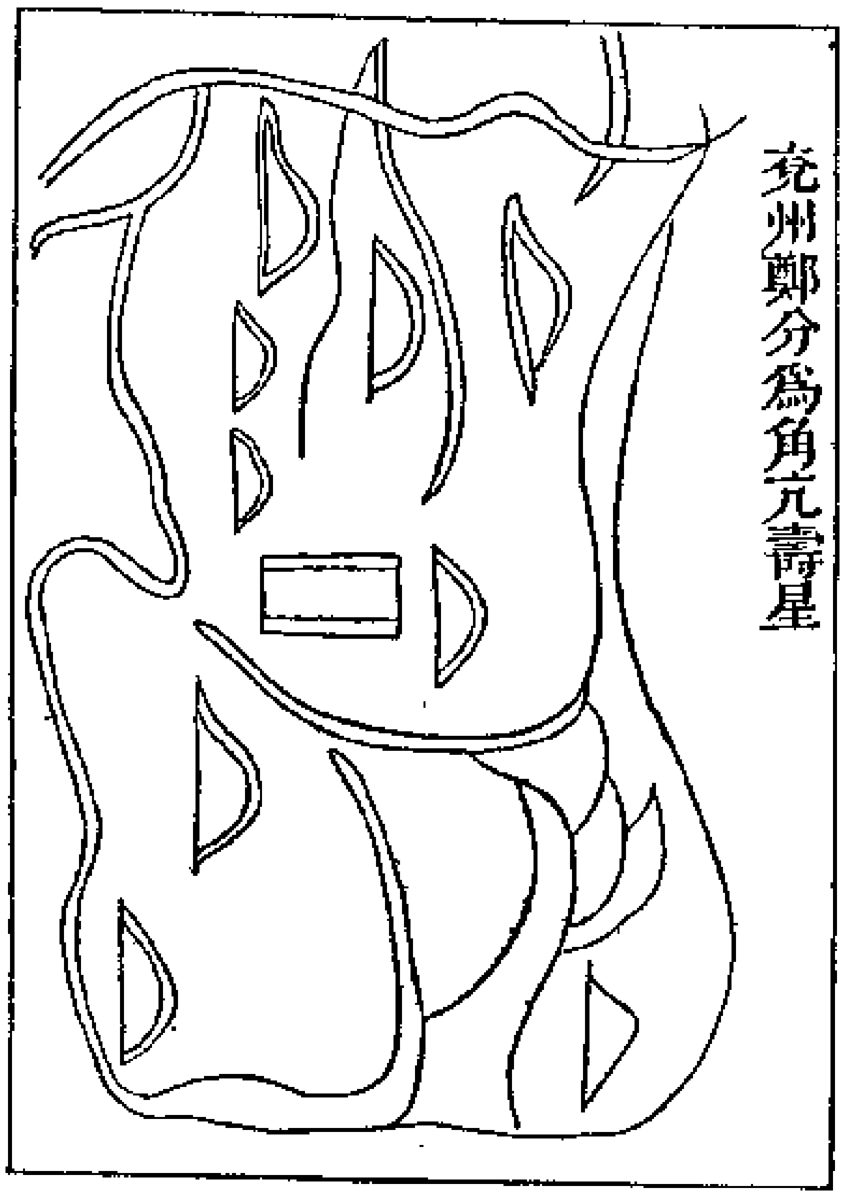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老人星第一百五十七
大火第一百五十八
析木第一百五十九
星紀第一百六十
元枵第一百六十一
娵訾第一百六十二
降婁第一百六十三
大梁第一百六十四
實沈第一百六十五缺
鶉首第一百六十六缺
鶉火第一百六十七缺
鶉尾第一百六十八缺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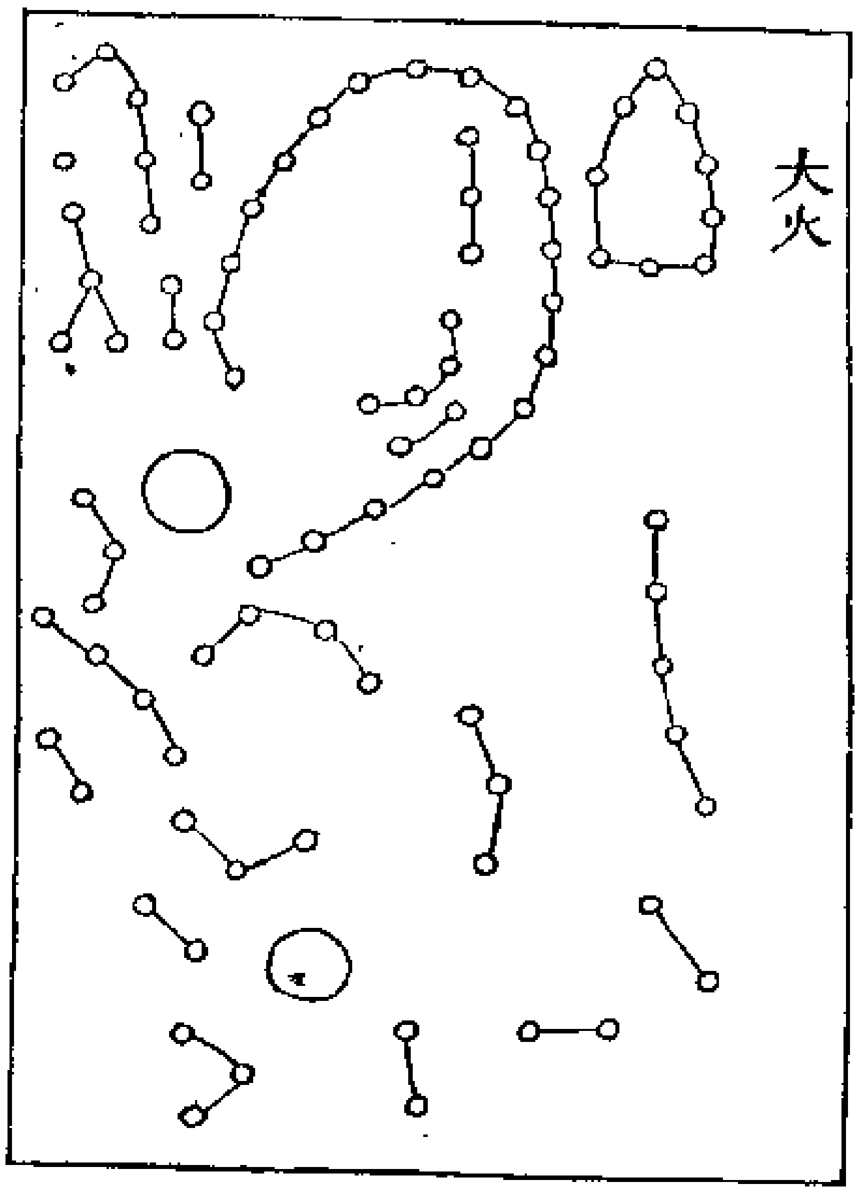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又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此皆前聖人洞吉凶興亡之道。然而天文地理。兵象之要略。得不審而用之哉。行師之際。五星伏沒遲順。兩曜盈虧薄食。飛流示變。孛彗爲妖。既知之矣。必審必詳所居躔度焉。其躔度既詳之矣。必審所管分野焉。苟如是。方可以精別災異。順其舉動而已矣。今臣輒上據天文。下推地理。以別十二分野。外以觀星辰之變。內以備山川之用。天地之體。燦然在目。其圖其狀。以示於來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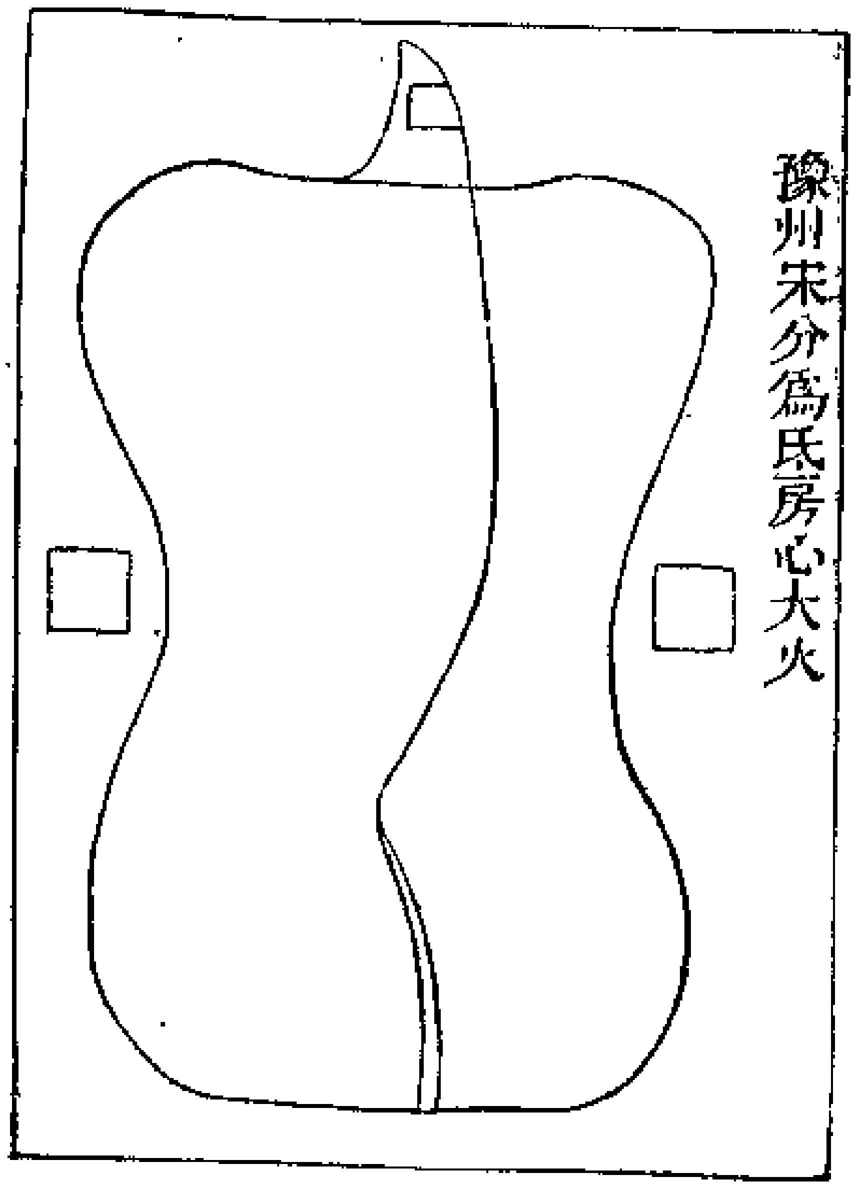
老人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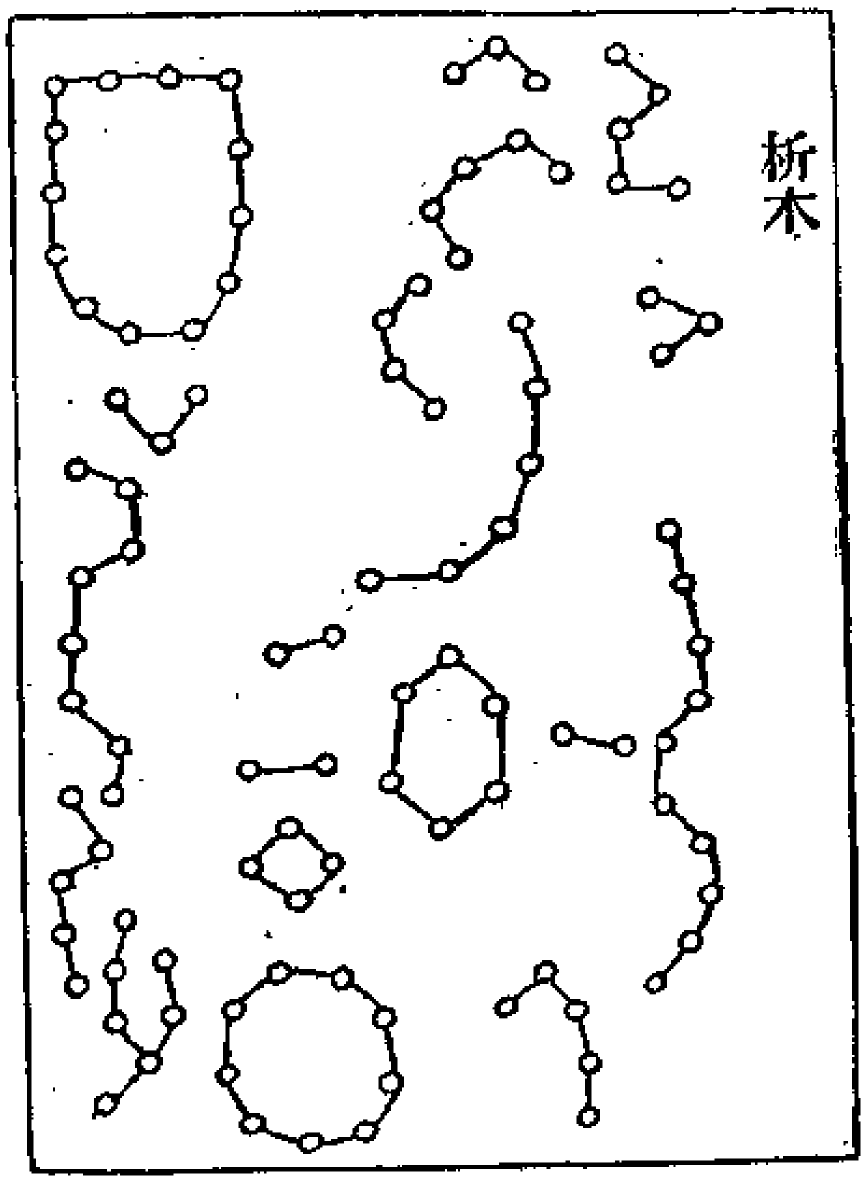
兗州鄭分為角亢壽星



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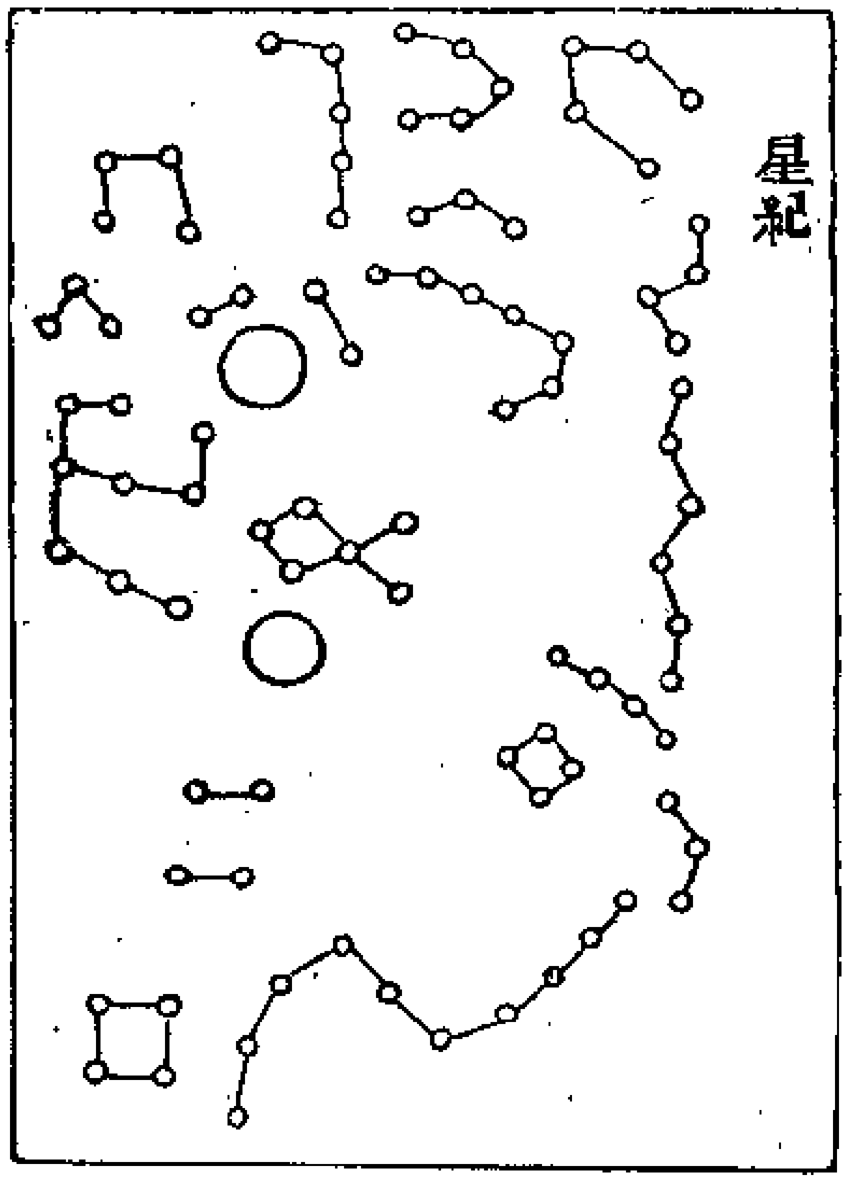


豫州宋分為氐房心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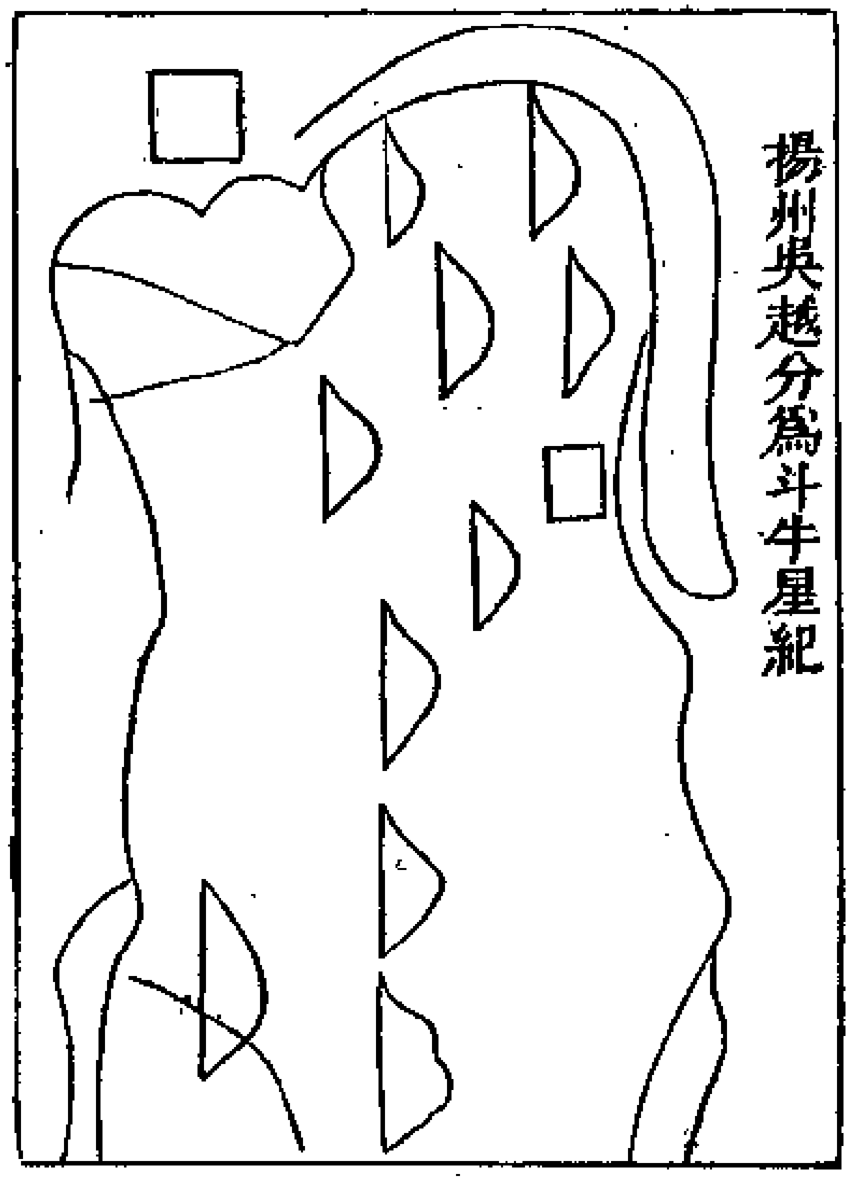


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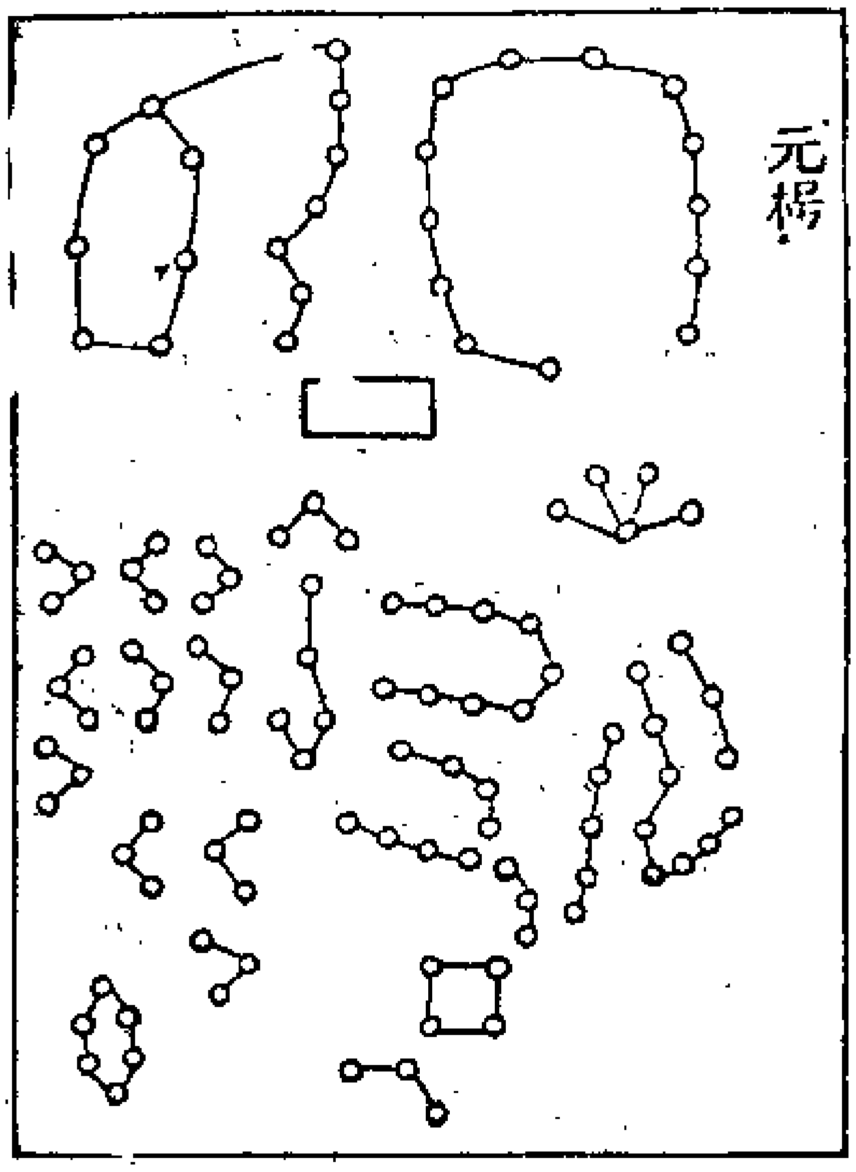
幽州幽分爲尾箕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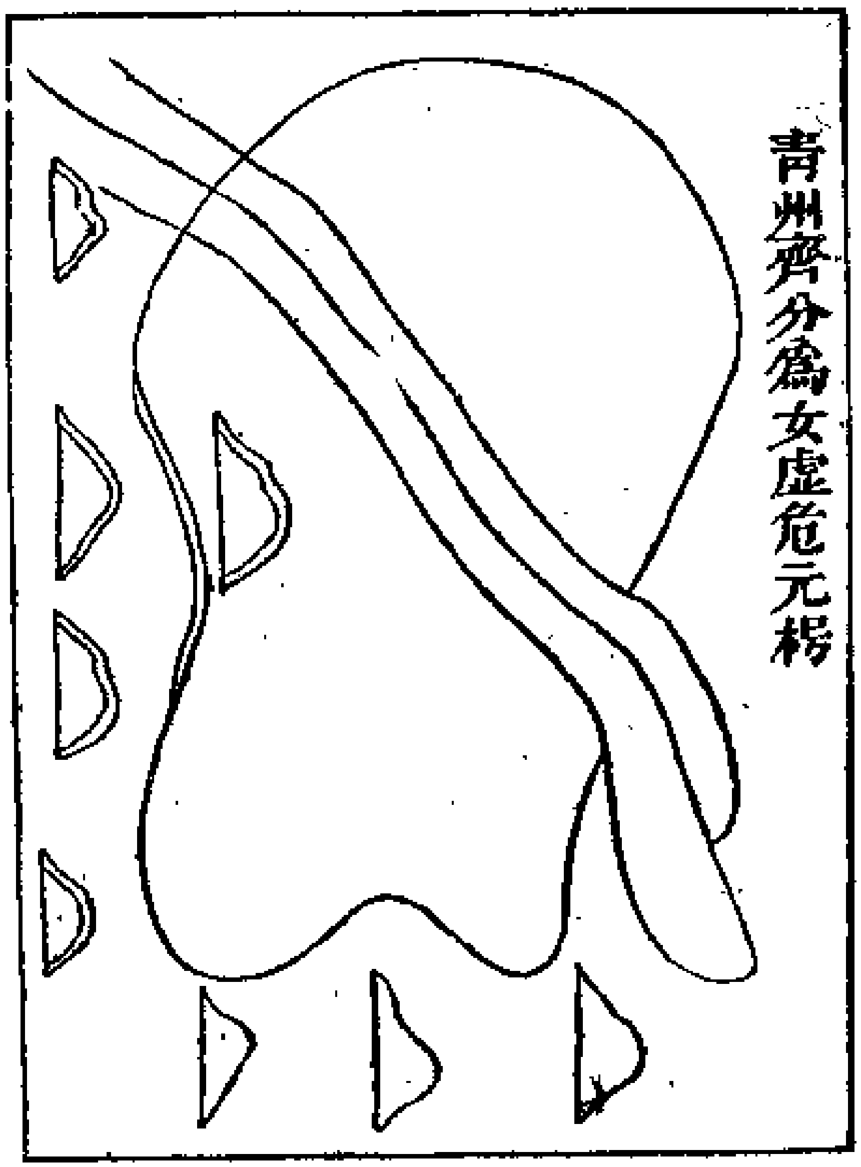
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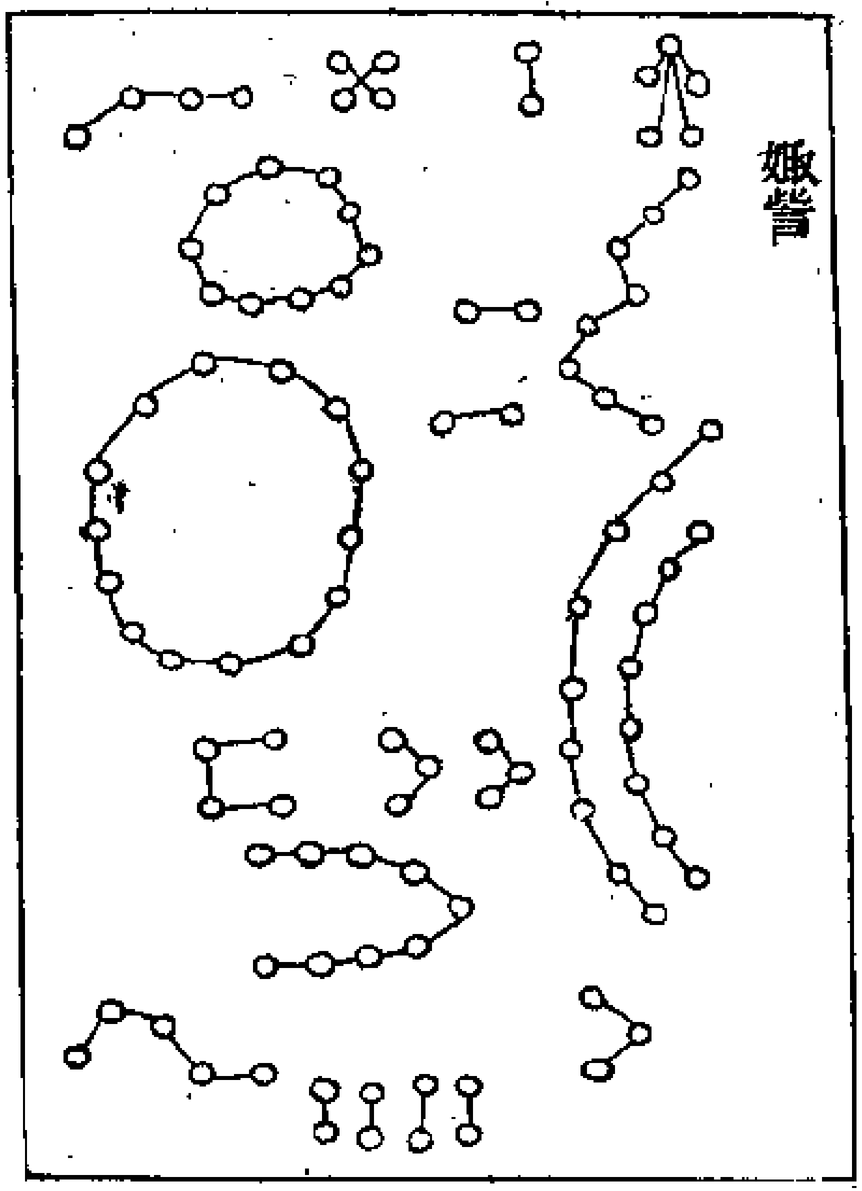
揚州吳越分爲斗牛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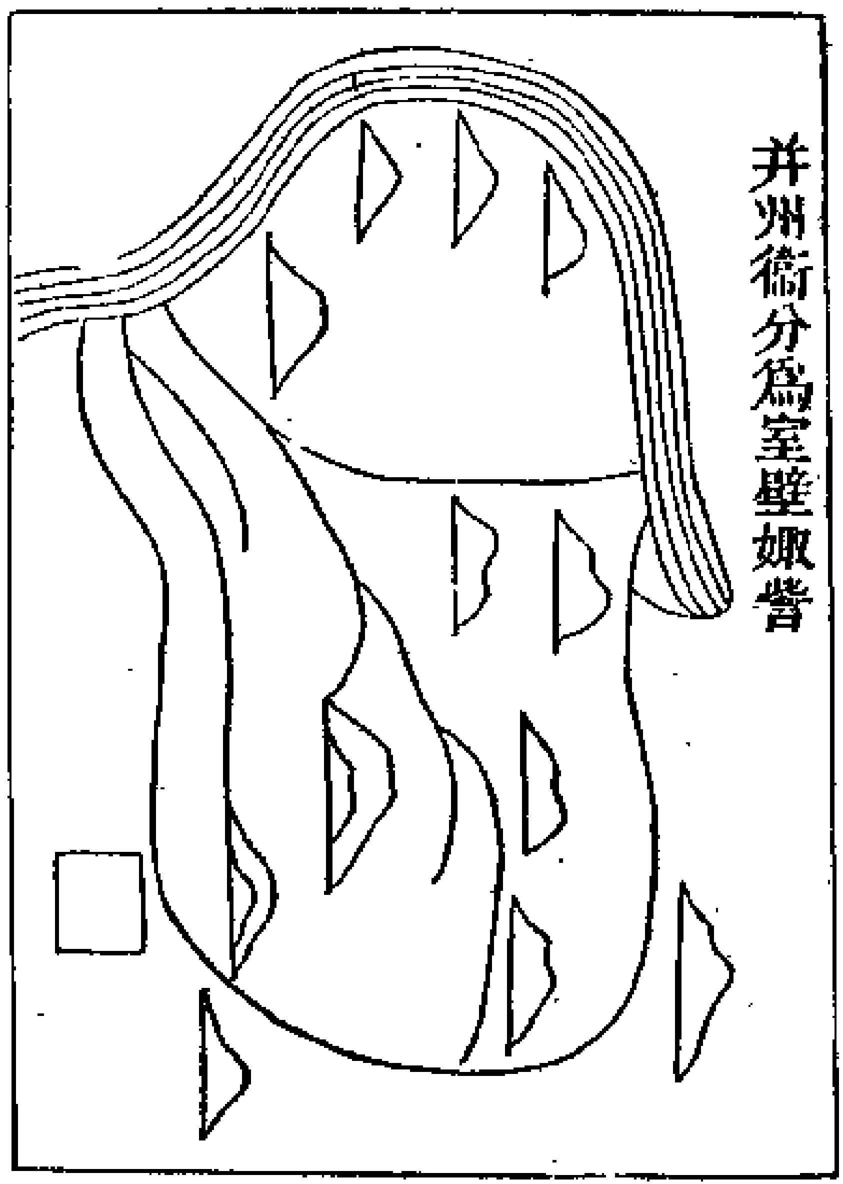
元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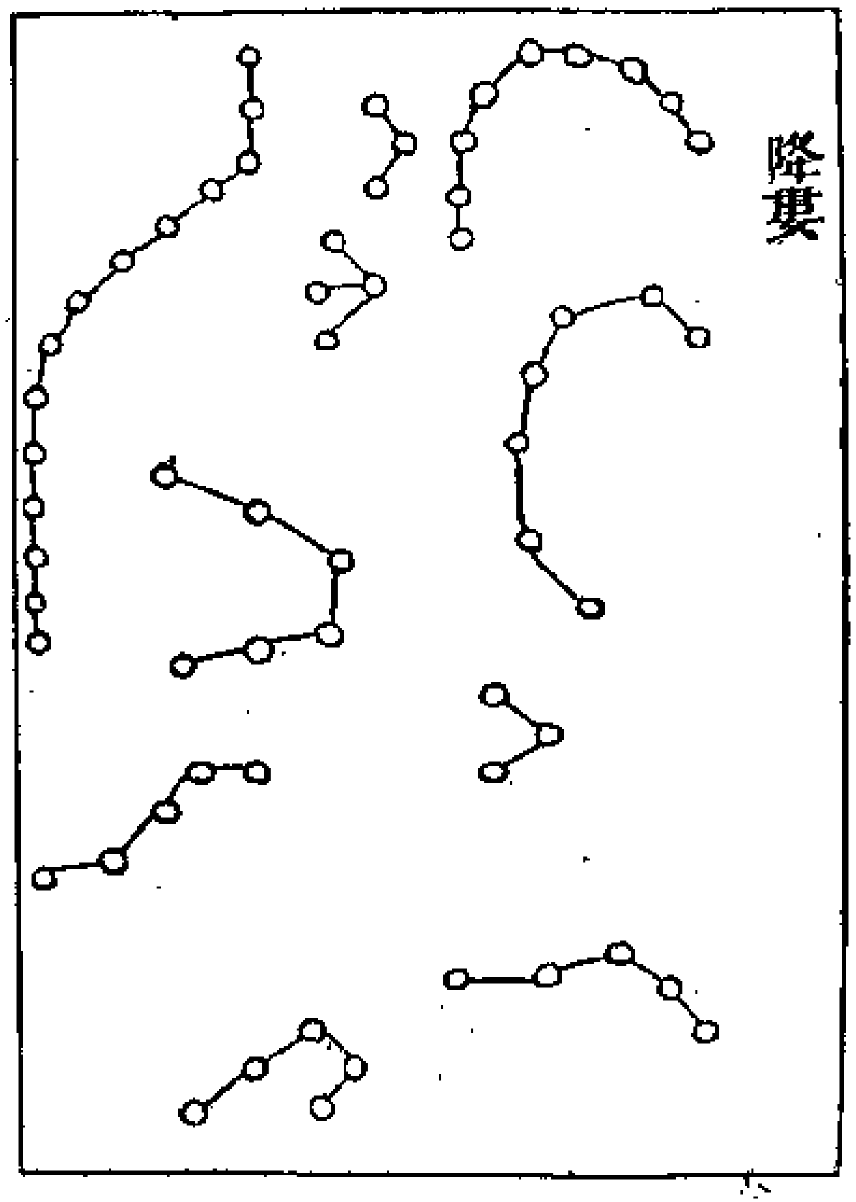
青州齊分爲女虛危元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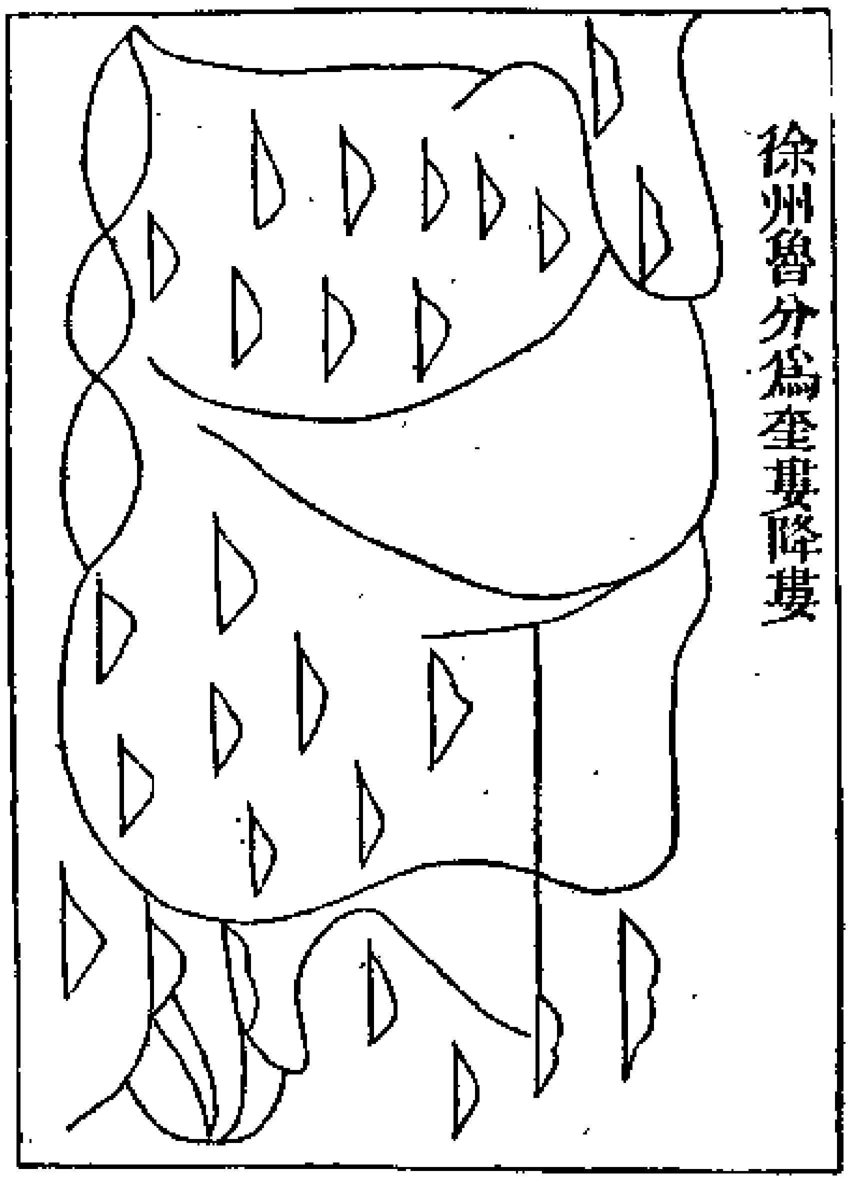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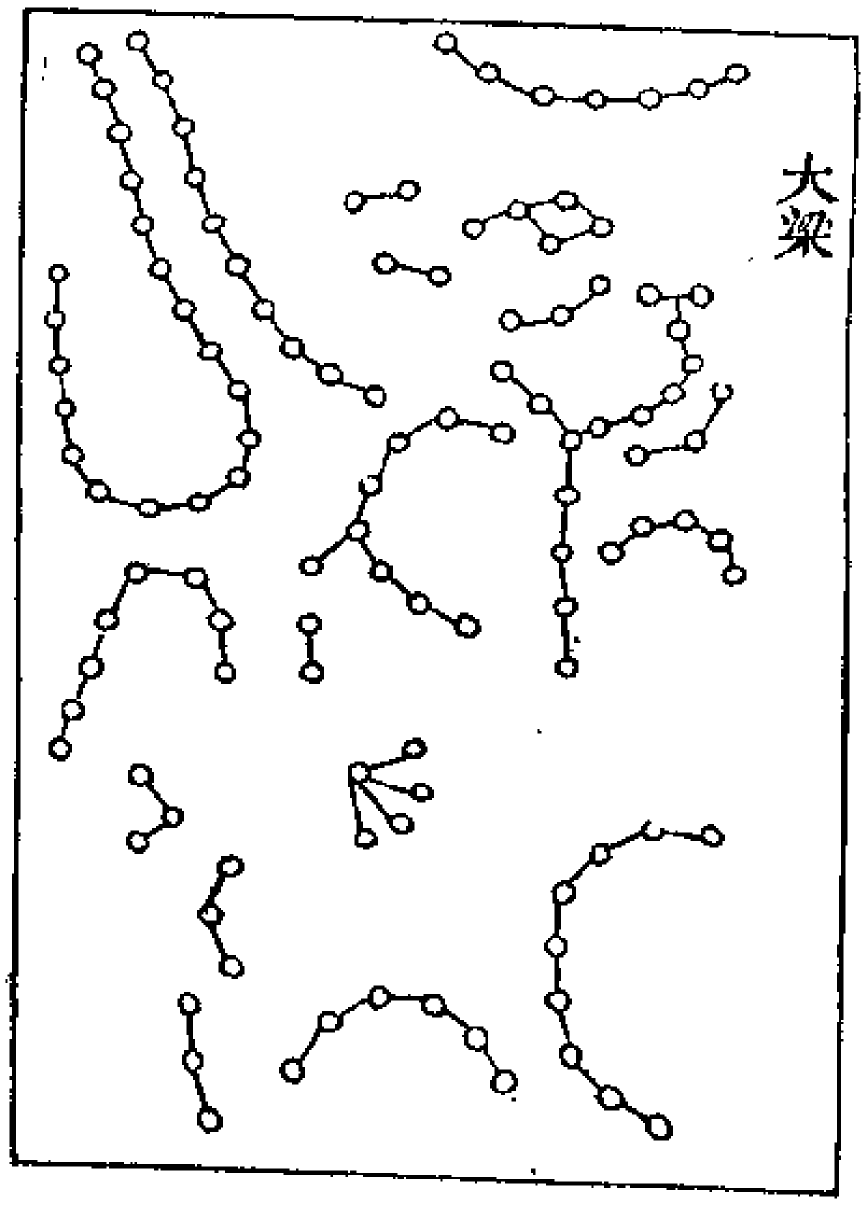
娵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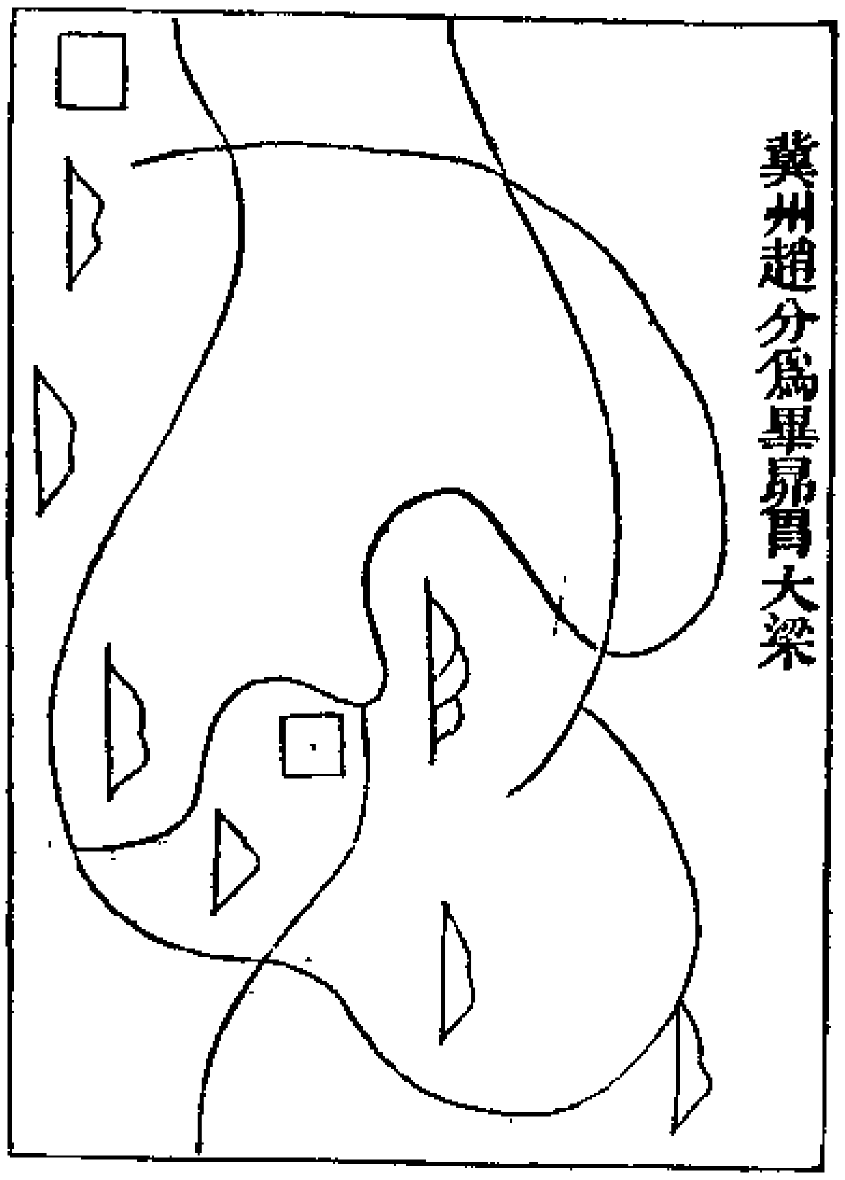


并州衞分爲室壁娵訾


降婁


徐州魯分爲奎婁降婁


大梁


冀州趙分爲畢昴胃大梁

虎鈐經卷第十七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臣聞百人已上。勝敗之氣必具焉。是以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地無言。吉凶以象。占雲氣有異。必契災變。占氣之時。候氣之初出。如甑上雲。勃鬱上騰。氣積而爲霧氣陰氣。結爲虹霓暈珥之屬。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須知雜殺氣。森森然疾起者。乃可占。當以平明下晡。日出沒時。候之。其內於風雨爲解者。不成災也。若出軍之日。天氣濛濛。雲彩陰沈而寒者。必戰之象也。若晴陽靄和。風雨不動者。不戰也。如或有青氣見若王相上者。大勝。青屈旋留注者。下流血。大戰五十日不散者。其境當有兵馬。蒼色若黃者。亦有災變也。白雲如匹練。經丑未者。兵之象也。或雲如人行。排列如陣。或壬子日四面無雲。獨見出雲如旌旗。皆兵象也。或雲三道。如霧非霧。如塵非塵者。敵人發軍之徵。隨其起處防之。或白雲如匹布。起於東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青者大喪。黑者亦如之也。或黑雲三道。首尾銳而中裂者。其下將有大戰。或雲

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權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疑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篡亂之象也。（象一作紫）或雲氣如弩弓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山。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億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能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闕。當嚴號令。肅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平目望在桑榆上。千餘里。登高望之。下屬地者居三二千里。雲氣有如獸踞上者。戰。自華而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已北。氣下黑上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卓無（卓一作半）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徐行。前高後卑者不至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來卑而修速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十餘里。二十里。見來高。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精白而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昂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如杼柚。雲摶而端銳鉤。雲如城者亘天。其半雲蜺者。類鬭其故劍。雲鉤曲者。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必戰鬭。其且五蹴所候。交於日旁雲氣。人主人象。皆如其形。故北狄之氣如群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航旛旐。（一作旃）若冬至之後夜明者。陽氣之動也。不足占。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處敵臨陣之時。紫氣出於軍上者。大疑之兆也。即日有喜。或軍上雲氣如覆隄。前赤後白者勝氣。利進兵攻擊。在敵則勝。或軍上氣凝成雲。中天而住（一作往）堅固不變者。名曰剛氣。在敵則勿攻之。或軍上雲氣作盤踞之狀者。此之謂天威也。宜用精兵。因以漸進戰。或軍上雲氣如華蓋。先動者。或雲氣上赤下黑。臨軍者。此弱彼強。然終破強。小能擊大。大戰大勝。小戰小勝。或雲氣如黑人在赤雲中。謂之捷（一作梯）氣。或雲氣如十十五五童子。氣中赤氣在前者。強兵之氣也。或雲氣如山隄林木。或白氣紛（一作分）澤如樓。繞以赤氣。或雲氣如火光。或湧如火烟。或雲氣如山蓋。分爲（一作高）兩穗蓬蓬然。又類草煙之狀。此得天勢也。或雲氣凝日而成五色。或雲氣十十五五如赤鳥躍黑氣中。或氣如黑煙。或雲氣如馬。頭高尾低。或雲氣如人持斧向敵。或雲氣如二匹練。此十者。勁兵之氣也。在敵則宜避之。在我則所向皆克矣。黃雲氣黃白厚潤而重者。或雲氣動廣如三匹帛。前大後狹。軍行其中。有雲如鬭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陣上有五色氣連天。或雲氣連天如烏衣人在赤雲中。或黃氣亘天。此五者。應天之兵也。擊之大凶。或軍上氣如蛇舉頭

與敵。或赤黃氣干天。或雲氣如日月。而赤氣繞之。或雲氣如日暈有光者。（者一作）或氣旋聚而不散。或赤雲如翡彩色。鬱鬱衝天。或雲和穆。又如鳳凰之狀。或雲氣光潤如城門。隱隱在白雲中。或氣內赤外黃。此九者。强兵之勝氣。一曰王者之氣也。雲氣如是者在我軍上則出擊敵。若在敵上則慎勿妄動。又若在我軍上及敵人軍氣如常者。亦勝兆也。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進兵攻城。及敵來圍我。亦審雲氣之吉凶。或城上或營上。有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者。軍人願降也。（此章一條勝敗之氣雜論之。又多言城中之事。故別立此章。若於營寨及陣上言吉凶亦同。）或雲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相和解。或城中氣如白旗者。不可拔。或黃雲臨城者。城中有大喜慶。或青色氣如牛頭觸人者。城中不可居。（居一作啓）或城中氣出東方色黃者。此天鉞不可伐。伐者大禍。或城上氣如火煙分湧者。主人欲出戰也。其氣無極。不可擊。諸色但出而無極者。不可居。或赤色、或黑氣如杵形。從城內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大勝。或城上雲氣分爲兩穢火之狀者。不可攻。或蒼氣繞城而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塞。有諸氣從城中出入吾軍者。勝氣也。謹備之。或攻城。赤氣在城上。黃氣在四面繞之者。城中大將死。城降。或城上赤氣如飛鳥者。急攻之。立可破矣。或氣出入於城中者。城中居（一作軍）民欲逃散。無鬬志。急攻之。或氣如死灰而覆其城寨者。吏士（一作徒）病。城可屠。或城上全無雲氣者。士卒必散。或城上赤氣如衆人頭向下者。其下多死喪血流。或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之可拔。或白氣光如劍形。長百餘丈。自敵上起而橫城上者。攻之者受禍。城不可屠。八十一日內應。或黑雲高起。以黃爲緣。長凝於陣前。橫列如跪。其狀如手相牽。三三五五。低頭拱手營陣之上者。人必降。或雲氣如雞雉及走兔者。賊當來攻城。急備之。或雲氣三條五條。橫列成陣文如虎斑者。所臨之軍。必拔城殺氣。見之急攻之。或雲如龍行於城上者。必有大水。凡城上勝敗之氣如是者。勝在敵。不可攻之。敗在敵。可攻之。勝在我。則利出兵進擊。敗在我。則堅壁清野。嚴以守之。雲氣所見。天地心也。可不慎哉。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欲知敵將之賢愚。亦以雲氣占之。夫軍上青雲帶赤中黃白。自旦日至夜不散者。其主弱臣强。大將軍驕忿。法令顛倒。可急攻之。或軍上雲氣昏昏暗濁者。主將不明。賢良不附也。或軍士雲氣如蛟龍者。主將軍神魂散亂。可擊之。或出自白日。沒之後。有青氣西亘天者。經十日不雨。大將當失位。强在三年之內也。已而變赤者。大敗之兆也。或軍上青氣漸黑者。大將軍死。或雲氣黃白而潤澤者。將有威德也。或軍上氣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識也。或雲外黑而中赤向前者。或兩軍相當。雲氣如囷倉者。或赤氣如山者。此三者。將悍精驍勇也。或雲上與天連者。將有智也。或雲氣如龍虎在殺氣中。或如火煙猗猗。或如火光變變。或如林木鬱從者。或如塵埃頭大而卑者。或色紫黑狀如門上樓者。或如紫紛（紛一作紫）霏拂者。或如龍游黑霧中者。或如日月有赤氣起繞者。或狀如門上黑下赤者。或如卑旗者。或如弓形。或蜿蜒如蛟蛇者。

此十三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青而疏散者。將怯弱也。或前大後小者。將不明也。或內黑綠以白氣者。將懦而無謀也。如此者可以詐動。可以事惑。可以威懾。可以强逼。決勝矣。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進兵之時。先於山川四面。望其雲氣。彈彈圓長。赤氣在其中者。或如赤杵在黑雲中者。其下有伏兵。或氣青黑色掩北斗者。敵將設伏兵以待我也。或兩軍相當。赤氣在陣前後者。亦有伏兵。隨氣所在之方。或雲絞絞綿綿者。此以車騎爲伏也。或雲氣發然類山邱形者。此皆精猛之伏兵也。或雲氣成布席狀者。此以步卒爲伏也。所見之地急防之。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白氣羣行。徘徊結陣。往來者。他國人來。欲圖亂我。不可應之。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深入。謀襲營柵。或有黑氣游行中含五色。臨我軍上。必謀合諸侯而伐我。諸侯必謀反敵軍。敵軍當自敗。或有黑氣如幢節之狀。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人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及。九日內必發。備之吉。凡雲氣如是者。敵之姦謀也。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軍上氣如死灰。或如馬肝。或如偃蓋。或如羣羊。或如豬鹿。或如臥人無手。皆敗徵也。或黑如壞山。（壞一作敗）墮軍。軍敗將死。臨我。亦（一作移）當避之。或雲氣白黃昏發。迎夜襲敵者。軍士散亂。擊之吉。或軍上氣卑而一絕一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或雲氣五色而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欲敗。或赤氣炎隆于天者。大將軍死而衆軍潰亂。或黑氣如牛馬。從霧中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食血。必營于遠處避之。或雲氣蓋道濛蔽而晝冥者。立敗之徵也。爨不暇熟。急避之。若雲氣或青或碎如瓦礫。所臨之軍即敗也。若雲氣或赤或白如人無頭。如人臥伺地低頭。所臨之軍敗也。當流血百餘里。在吾而欲禳之者。大將移營他處。即吉也。士卒合其歡心上。臉可以解禍。或雲氣如水破堤。士伍潰之兆也。敵將潛兵襲我之後。或夜雲氣長如引索垂下。所臨之軍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陰謀。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戾之兆也。或黑雲如車輪轉而入軍者。小人謀逆。急察備之。或雲氣狀如犬者。其下多流血。或雲氣黑色而黃色在上者。士卒怯懦。內亦有反亂之計也。或黑雲如幡幢在氣中者。或赤氣如血。飛鳥在黑氣中者。皆敗兆也。或黑雜碎如羣豕。或如羣牛馬。或如羣驚鳥者。皆敗兆也。或雲氣如浮塵散漫者。士卒謀反逆。或赤如火之猛焰燭天而起者。大敗流血。或赤雲如人三三兩兩。或行或坐者。暴兵將至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大敗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雖前勇後當自退。能以歲月候而避可勝。或赤雲氣而漫漫如垂蓋者。軍當自亂。或赤雲兩向狀如八字。各有首尾。銳而復大者。大戰血流。先動者敗。言先動而敗者。謂有兩軍交刃之時之兆也。或雲氣如壞衣。敗兆也。雲氣如轉蓬者。敗兆也。或兩軍相當。敵上全無雲氣者。擊之可破也。或兩軍

相常。敵上雲氣極天如陣者。此之謂橫海氣。力攻之可破也。或兩軍相當。望彼軍上有火照人者。此失將士之心。攻之可敗也。或雲氣如羣鳥亂飛者。敗兆也。或雲氣稽稽。如虎尾垂于軍上者。軍欲降。不然。將有奸人爲敵應。或兩軍相當。去十里內。望見彼軍上氣白又高。後有青雲者。立敗之兆也。宜速鼓行而擊。或雲氣若黑者。敗兆也。或雲氣如行牛。或如鼓車。或如羣蛇亂走。或黑雲如人牽牛。皆敗兆也。或雲如壞屋之狀。兵亂將死。或淡黑雲中有深黑雲黯黯而如星者。謂之敗軍之氣。兵大災。夫興師動衆。天以勝敗之氣告人者。有以也。當勝氣者不可恃之。當修軍政。精智慮。嚴號令。正賞罰。此可以答天地之貺也。苟或恃勝氣。而軍政不修。荒怠敗度。此可以反勝爲敗也。遇狀氣者。未能必敗也。當以嚴教令。謹智慮。責躬罪己。恭答天譴。此可變敗爲勝也。大將得不以勝敗之象。立修德之方乎。

虎鈐經卷第十八

天第一百七十七　地第一百七十八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雷霆第一百八十　戰候第一百八十一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占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天第一百七十七

天裂（一作制）于敵上者。敵人自亂之兆也。天色如血。兵戰之兆也。天雨甘露。所雨之地。兵大勝也。雨雖在敵。敵敗也。在我軍。避之。天雨魚蟹。在敵。敵敗也。在我。亦當避之。天雨血。在敵。急擊之。可勝也。在我。避之。或在我彼兩界者。將大血戰。吏士俱傷。天雨絜及粟。在敵。敵凶。在我。避之。天雨海鳥毛。大亂之兆也。天雨毛。所雨之地。大將信任邪謀也。若煙非煙。慶雲也。雲開有德。若星非星。歸邪也。歸邪有人。若霧非霧。泣軍也。泣軍多殺將。若雷非雷。天鼓也。天鼓多敗軍。不雲而雨。天泣也。天泣多覆國。凡天下之事變異於人者。急慎之。

地第一百七十八

地裂者。兵戈之兆也。營中地生錢者。下謀叛也。急備之。營中地上生毛者。吏士多亡敵。嚴令防之。軍在野營地震者。有災星到也。營地生五穀者。將士有喜慶。大將有封邑。營中地色忽變黃者。大慶之兆也。營中地忽拆裂。有敗軍將死也。急移營避之。地忽陷者。主將破黜之兆也。營中地忽生血者。賊來急。速避之。城中與營內山或有夜崩者。吏士有分散。移營避之。屯兵之城山春崩者。敵來伐。城山夏崩者。有大水至。山秋崩者。有暴兵至。山冬崩者。軍民饑。結營之地吼如雷者。敵來急。速備之。流水無故絕者。設伏兵至。水忽赤如血者。軍士欲自亂。急備之。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攻敵人之城。有虹蜺屈曲從外入者。三日內城屠。五色虹蜺飲軍井者。大凶。移營避之。虹蜺垂營中者。亦敗兆也。五色虹蜺繞城。城中將亂。急攻之。白虹見於軍上者。軍敗流血。白蜺貫中師不可出。白虹繞城而不匝者。從不匝處攻之。必拔矣。繞城而匝者。即候從漸錯處攻之。赤虹從天直垂地者。所垂之地。敵兵至。十一月屈虹出。破軍敗將。天有白虹如霧者。營中防姦將及兵將反。黑虹所見之地。大水到其處。利於高處置營。赤虹半隱雲上。有火災。亦當敗。黃虹在營上。吏士多驚擾。青虹亦如之。不爲災。

雷霆第一百八十

營中雷折木者。大將凶。利修軍政。春三月內。甲子、乙丑、戊寅、辛卯、戊午。有雷及霹靂。下有殺人者。軍在野營。將有大戰。一月內應之。雷一聲而止者。將軍有重命。行將戰之時。雷聲自我陣後起。漸漸入敵者。必勝

也。隨其聲而擊之。吉。從敵處迅而來者。凶也。急抽兵避之。天陰不雨。雷霆在我軍上。隨而擊之者。大勝也。合戰之時。大雷一聲而止。先動者勝。揮圍長者。從來處吉。聲四起。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有大血戰。兩軍傷。大雷疾速自我入敵者。勝也。自敵來。凶。霹靂當牙帳。急按檢（一作驗）之。營中有姦人爲賊應。亦慮暴兵至。或夜半無雲而雷者。吏士不從軍令也。火急施恩布惠（一作謀敘）以禳其禍。

戰候第一百八十一

交戰之時。五色采旗。掣拽不動者。大勝候也。敵強力戰。愼不可追之。臨戰之時。鼙鼓之音鳴於常者。勝候也。角聲清激者。勝候也。風不起而旗旛悠揚。前指敵陣者。勝候也。馬騎嘶而奮躍欲進者。勝候也。牙旗無故倒折者。敗候也。鼙鼓之音。重濁不清徹者。敗候也。角聲洪濁不清潔者。敗候也。焦頭四亂者。敗候也。倚而不聞者。內亂將發。旌旗撓亂不整者。敗候也。馬亦多驚嘶退縮者。敗候也。臨陣之際。勝敗之候。能詳愼者勝矣。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結營之地。天火焚其林野者。賊兵疾到。火無故自發。焚其帳幙者。有大水到。溪澗中水忽出至。有陰賊到

其地．凶．移營避之．或出軍之時．或將戰之際．有兎及麋鹿之類走過者．勿殺之．勝兆也．營中黃龍見者．大勝也．營中山池沼溪澗忽自然自外而入者．士卒陵主將．礁鬪營中及左右者．賊大至．亦防大木．羣蛇集營前道上者．有急兵至．營中竹樹忽然有血者．大將有重疑．營中不雨而樹溼者．賊中起．營中忽得五色魚者．勿殺之．殺則大水立至．不然暴兵．或有魚上下于樹者．水亦至．急移營高處避之．鷄有重距重翼飛來營內者．勝兆也．殺則大凶．兩軍相當．遙見敵上有龍者．不出一月．敵當大敗．犬尿溺營內大道者．移營避之．有災至．營中馬忽嘶嘶者．卽起卒兵．立具兵器備之．恐賊潛到．馬前脚生角者．多殺傷．馬毛無故而赤．主將災也．將帥之馬．夜無故嘶者．其主凶．城忽出水者．賊兵相侵．鼠嚙（一作齧）甲冑及兵器者．損吏士也．鼠羣行．卽有大水．鼠頻出軍中．防叛逆．虎狼入營者．賊兵至傷人．大凶．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凡災風之來．多有殺氣克日．滿塵飛埃．蓬勃四起也．凡祥風之來．多與佳氣併．而日色清朗．天氣涼索．合條長去地少高．不動塵而過也．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宮風聲．如雷吼空中．（一作風）商風聲．如離羣羊．徵風聲．如奔馬．羽風聲．如擊濕鼓．角風聲．如千人語．子午爲宮．丑未寅申爲徵．卯酉爲羽．辰戌爲商．巳亥爲角．宮風發．屋折木．米貴．來年兵起．徵風發．屋折木．四方有急．羽風發．屋折木．米貴．（一作情塌）商風發．屋折木．主兵．角風發．屋折木．急鬪戰．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歲月日時．陽德自處．陰德在天干歲月日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丑刑巳．巳刑寅．（一作申）辰午酉亥．各自相刑、子丑寅巳申爲上刑．卯寅巳爲下刑．大風從三刑上來．官軍克．大寒大克．小寒小克．風從刑下來禍．從刑上來福．從三刑爲上．從自刑爲下．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申子爲貪狼．主欺紿不信．強奪橫取．盜賊攻劫．巳酉爲寬大．主福祿賞賜．衆宴酒食．貴人君子．亥卯爲陰賊．主戰鬪殺傷．謀反大逆．殺人之非．寅午爲廉宜．（一作貞）主賓客、禮樂、娶嫁、國議、誠信．丑戌爲公正．主執仇殺兵誅．辰未爲奸邪．主欺慢人．貪狼之日．風從寬大來．仍以貪狼參說吉凶．他皆倣此．有殺氣從三刑上來．或五墓上來．有伏兵．不戰必克．

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蓬勃四方起．或上來觸地．此逆風也．暴兵至．寅時發．主人逆．辰時發．客逆．午時發．親戚逆．申時發．左右逆．黃昏發．外賊逆．宮日風從角上來．卒急有兵圍．至月中折木者．城陷．羽日風喧喧．日無光．深霧．兵圍城．客克．商日風從四季上來．斷梁不通．路絕．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日（一作賊）月相殺．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攻城圍邑．經旬不雷雨者．城中有輔．疾去之．征去之日細雨沐．兵捷之徵也．若大風雷雨不見日．辰午戌亥自刑之日．兵家大忌也．臨戎之際．忽來陰氣勞勃．牙杠折．陰不見日．旌旗抑揚．此敗徵也．慢風與氣從敵所俱來．我勝．急擊之．反是則凶．旌旗若能．順風指曳．舉向賊者．卽擊之勝也．大將牙旗之日．風勢順勁．旌旗前指．鼙鼓之音清亮．此勝兆也．持此可以勝定．安三軍之心．風旋塵如穗．如蛇形屈屈來譟者．凶．急備之．風來卑而掃地者．敵兵至．速高則來緩．營中大風折木者．大將失位．風無常而無定者．賊卽至．合戰之際．大風沙揚塵．衝敵大勝．反是凶．兵初至所伐之城．天色陰翳．又無風而細雨空濛者．軍將敗．若初臨敵．而大雷雨隱而至者．大勝之兆也．有旋風入營．折絕旗幟干戈．吹壞帳幔．必有盜賊入營．將死．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候風之次．（一作數）常于其節寅時候之．立春之日．位應艮宮．本宮風緯緯然和風徐徐而至者．此之謂條風也．風自人門起者．軍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應震宮．本宮風來．抑之非低．颺之非高．習習然得風者．此之謂明庶風也．明庶風應候．軍民常泰之兆也．風自金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應巽宮．本宮風至．陶陶然圓緩而不散亂者．此之謂清明風者也．清明風應候．軍民常泰之兆也．風自天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應離宮．本宮風蕭然融和而暄者．此謂景風者也．景風應候．軍民常泰之兆也．風自水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應坤宮．本宮風來．宜蠲而論（一作諭）者．此之謂涼風者也．涼風應候．軍民常泰之兆也．風自鬼門起（一作來）者．軍民不利也．秋分之日．位應兌宮．本宮風來肅然者．此謂閶闔風也．閶闔風應候．軍民常泰之兆也．風自本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應乾宮．本宮風潔清肇爽而至者．此謂不周風者也．不周風應候．軍民常泰之兆也．風自土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應坎宮．本宮風來．淒涼不怒者．此謂廣漠風者也．廣漠風應候．軍民常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風之來也．順者爲祥．逆者爲妖．皆人志正邪也．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節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師者能以順正之道．應乎天．欲風之不祥也．其可得乎．

虎鈐經卷第十九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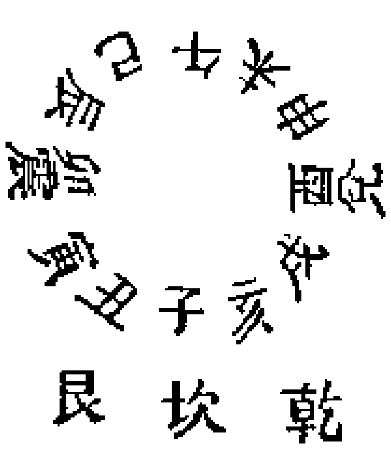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三　六甲占烏情第一百九十四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

巳酉爲寬大之日.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酒食禮讓.時加丑戌.烏鳴其上.有酒食詞訟口舌.時加卯亥.烏鳴其上.有酒食.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酒食婦人口舌.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酒食.寅午爲廉貞日.時加廉貞.烏鳴其上.有王相長吏休廢.有謀諍資讓.（一作靈）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資主.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酒食相殺.時加丑未.烏鳴其上.有資主.時加丑戌.烏鳴其上.與上同.時加亥卯.烏鳴其上.有酒食.丑戌爲公正.日時加公正.烏鳴其上.有王相當其吉.長吏公事休廢因死者.有來獄問事.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公正酒食相遺.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公正獄貨事.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使（一作吏）士來說陰私事.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吏（一作人）來作公正事.時加亥卯.烏鳴其上.有士來說賊相殺事.辰未爲奸邪日.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王相來.長吏奸詐.休廢因死口舌事.時加寅午.烏鳴其上.誰讒人說奸訟事.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陰賊事.時加丑戌.烏鳴其上.有吏捕姦邪私事陰謀鬬爭劫

殺盜事.時加亥卯.烏鳴其上.除賊兵劫.申子時爲貪狼.日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吉豬盜攻劫休廢因死.有盜賊事.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攻戰事.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善人說攻劫事.時加丑戌辰未.烏鳴其上.有婦人說羣賊事.時加亥卯.烏鳴其上.有羣賊攻奪事.亥卯爲陰賊.日時加亥卯.烏鳴其上.有王相說羣臣大義休廢因死鬬傷事.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相傷.時加丑戌.烏鳴其上.有使遂賊相傷.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婦人姦私相傷事.時加辰未.烏鳴其上.亦如之.時加申子.烏鳴其上.賊攻討事.諸陰日有烏鳴.若猝飛狩飆風門.從四季上時加四季.有攻奪皆爲開閉之事.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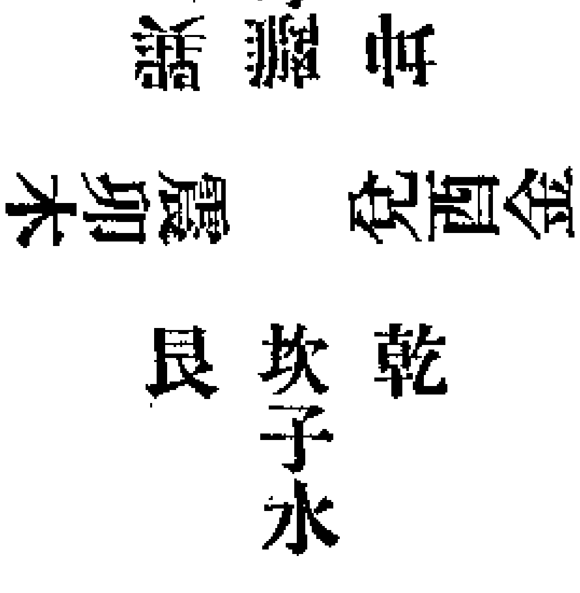
烏從子上來.大將不可震威武.敵來勿與戰.必不利.丑上來者.不宜出戰.兵進戰.內有陰謀將變.細察備之.寅上來者.吉音至.卯上來者.利進戰.大將有祿慶之事.辰上來者.有吉信至.營中忽見牛羊.大吉.見死物凶.巳上來者.不利戰陣.兩軍俱傷.午上來.不利出兵.未上來.戰鬬.主吉客凶.申上來.不利出兵.酉上來.利出兵.有喜.戌上來.吏士有異心.潛備之.亥上來.不利戰.此十二辰位.占烏之情也.常以怪字居甲上占之.假令甲子旬.即在子上是也.又若烏從四散併來.到營上.居.惡聲而止住之者.賊兵已入境矣.急飛過者.賊勇銳疾如雷電.速爲之備.但疾與戰.我可以勝.驚烏飛來將軍牙帳上搏擊者.有賊.不可出戰.三足烏飛來營前後.謂之災飲烏也.賊將來.至營中者凶.急備之.赤烏入營者.防奸人刺客.羣烏三三五五.營上往來無聲而四散者.吏士有逃潰之心.鵲雀忽來營上作巢而鳴.速移營避之.大水至.烏至營.棲于牙帳者.吏士謀大將.即有禍.速避之.烏鵲忽來破上作巢者.吏士謀大將.潛驗之.方戰之時.有白烏狀如鷹鵲.飛赴敵者.并力擊之.大勝兆也.自敵來赴我者凶.急退軍.勿戰.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出師之日.烏于軍前逆飛者.征無功.在左則吉.在右則凶.逆軍而作惡聲查查者.大凶兆也.或從右發聲和順.自大將後而過左復聲者.大兵有慶之兆也.烏及相呼于（一作子）者.吉也.烏于軍前一足卓立地者.進必（一作不）寇者在.枯卉上鳴者凶.振迅疾飛.視顧周陣而不止者.前賊也.烏來牙旗上立者.急移營避之.其

地不祥。烏立牙帳上作惡聲者。有吏士潛謀逆。速搜驗之。必得奸狀。烏來鼓角上鳴者。將軍吏士心雄猛齊也。器械上鳴者。即有戰陣也。遶營而飛鳴者。所來之處賊兵至也。凡烏之來。大將別令一人候之。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時加占鳥情第一百九十三



登明方鳴者凶。神后、大吉、功曹等方者。大衝、天罡、太乙方者。勝光、小吉、傳送方者吉。從魁、河魁方者凶。更看神與月將、相克。假令登明是凶神。在寅卯申酉即相生。爲吉也。假令傳送是吉神。在寅卯巳午即相克。爲凶也。他皆倣此。宜細認方位。辯其吉凶。

六甲占鳥情第一百九十四（六甲門圖在第八卷但以圖按其方可也）

鳥在上　鳴者。賊聞不來與戰。大吉。　鳴者。合有吉音。無他戰陣。鳴者　惡信之兆也。鳴者。防愼在內。當有細人潛爲賊應。不然有謀叛者。察防之。　鳴者。軍無他戰。　鳴者。有賊信者。當有戰陣。鳴者。即賊不來。急備之。不利戰。凶兆也。　鳴者。亦愼之。或有小盜。必殺之。不然常有大驚。　鳴者。防吏士亡逝。　鳴者。將有戰之事。主者　鳴者。有賊信者。　鳴者。防內有奸人潛爲賊應。謹備之。夫占鳥之法。立營之地。非鳥所巢而有烏來鳴。方可論占。若聚林群烏之所棲泊。而嘲噪無常者。不足占也。

虎鈐經卷第二十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祭毗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祭風伯雨師第一百九十七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祭蚩尤文第二百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禡牙旗神文第二百三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禡馬文第二百八
釁鼓文第二百九
回兵第二百一十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有虞氏戒于國。夏后氏誓于軍。殷人誓于軍門之外。周人將交刃而誓。所誓不同。吾從周誓之誓曰。惟天至仁。亭毒萬物。其有逆於道德者。激雷以震之。惟神至幽。游乎大氣。其有淫於禍亂者。潛靈以殛之。惟王至明。順御九服。其有悖於教化者。興師以除之。此四者同條而共貫也。是知軍（一作君）天下者。揮長戈以賓

不臣。未爲不善也。滌穢淬以廣王化。未爲不嘉也。今孽廝不庭。亂常反德。吾爲天子。恭行天討。督翦大憝。決垂元功。帥出（一作卽）凶門。已卽敵境。咨爾衆士。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生死榮辱。在是一舉。勿使自貽爲邦之羞。爾其勉之勉之。

祭毘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維年月日。某官謹以香火蔬果。祭于毘沙門天王。惟天王神鑒通暢。威德晉震。據大陰之正位。降昔天之妖魔。左手擎塔。脊神獻于西土。右手仗戈（一作戟）。赫天威于北方。一舉而羣魔駭。再舉而沙界裂。目激電以日暗。髮聚雲而雲委。卓犖萬古。鬱稱元神。今妖孽未除。生靈塗地。凶醜逆氣。溢天而浮。皇帝命某領雄師權。剿殲羣黨。大勳未立。壯心徒奮。天王受佛敕印。廣揚道術。能卷大地于掌中。納須彌于芥子。今此小醜。豈不能祛伏。惟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神兵右迴左旋。翦滅賊衆。脫苦惱于刀兵之劫。登濟投于風火之輪。則某也處心皈依。實在此日。尚饗。

祭風伯雨師文第一百九十七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一作羊）香酒之奠。祭于風伯雨師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也。動息無間。遊潛大虛。大塊噫氣。鼓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合雲雷而作解。茫茫禹跡。民其賴之。今某出師有期。惟靈是禱。冀神陰嘉（一作佳）。祐以贊我師旅。或則倒舟楫。濟巨川。神其施九霄之怒號。或則陟嶔岑。歷險阻。神其滅十期之霧露。然後扇腥膻之氣。如塵飈之捲凶奴（一作妖）之血。爲波注海。大事苟濟。敢忘元貺。尚饗。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山川當境之神。始疏山濬川。所以應天文。裂地紀。限夷夏。宣風雨。惟神者必靈。有祈者必應。蓋山川爲之府。人爲神之主也。禍淫福善。神其掌之。故聖人列于典禮。國家配於羣望。所冀發善者之福。神殲不善之屍。皆惟神稟天地之命。爲山川之靈。鑒我懇誠。贊我兵力。使收功於須臾。滅元惡於頃刻。尚饗。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黃帝之神。惟神大資懿睿。首弄兵戎（一作戌）。敷演三才。披攘九極。陶精顧（一作碩）粹。蠢立食古。纘踰述之不腆寔（一作實）。伊聖之有作。方今天人合發。夷夏稱忠。屈幽於黃屋之尊。告廟起自旄之命。惟神素草元聖。開闢往世。驅（一作馳）逐凶慝（一作遂）。倫揭天功。綿歷千載（一作祀）。光靈不泯。陰垂嘉祐。以贊我師旅。收闢土地。誅鋤鯨鯢。幽明合誠。幸享多福。尚饗。

祭蚩尤文第二百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蚩尤之神。惟神雄材（一作才）自任。命世特立。卓絕萬古。鬱爲人豪。在昔（一作官）炎帝不御。士（一作德）德丕熾。公部自天之職。纂卽戎之緒。足踐九土。手掉五兵。而奮臂一呼。四溟飛水。以目再順。

雨曜晦色。吁氣而煙霧蒸。吹鑑（一作角）而風雨作。猛虎亦病。神龍亦屈。然公之丙靈首（一作豈）。萬萬世不泯。冀垂嘉祐。贊衛我師。殲所樹勳。戩答（一作以）神貺。尚饗。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八方之神。兩儀設象。八卦成文。中含粹氣。結爲神靈。聖君則之。以奠萬民。悠悠姦醜。敢有不賓。逆天反道。擁殃道迹。吾今有告。神順所聞。天門地戶。人門鬼戶。靈虛（一作古）洞洞。火靈爍爍。水澤之神。聚類合斛。茫茫大極。靈氣誅誅。掃殄凶悖。鄉掃妖氛（一作氣）。神靈之。神靈之。尚饗。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年月日。具官某謹備酒牢奠。祭于當境山川之神。惟神受天明命。辨位司民。禍淫福善。神之恆德。今姦醜肆逆。聚謀不軌。汚瀆我境土。廝掠我生（一作士）靡。尚未伏鑠（一作誅）。首豈神禍淫之道耶。俾我元戎。肅埏命將。提戈遠征。大憝未誅。元勳未輯。豈神福善之道耶。今某虔統大軍。以涉靈境。倘當饗我血膻。潛勖其力。贊應天之兵。誅悖道之廝。則神正直之方。于是乎在。尚饗。

禡牙旗神第二百三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澤祐元王。純精播社。元德勝光。茲樹醜廝。取（一作敢）謀亂常。虐惑黔首。鼠嚙邊鄙。天子命我。仗鉞專征。赫厥威武。討彼不庭。旨開天地。福謙鬼神。害盈善終其祐。惡殄其生。咨爾（一作示）；陰祇。固將效靈。召太乙。呼計公。馳白虎。走青龍。元龜鎮後。朱雀衛前。濯蕩皎日。掃除妖虹。兵不血刃。告厥成功。神其知之。鑒于尚饗。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門旗之神。惟神與兵作元。揚靈戎首。關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龍規。指麾師徒。于實賴汝。今醜孽尚肆。長驅未清。是致伐鼓建牙。磬號秉律。翻神陰祐。俾建殊功。誠宜磨五兵之威。比三軍之氣。納羊犬之地。收扇華風。鑠黥鯢之屍。盡爲京觀。神其聽之。尚饗。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稟命吳穹。寶同所識。體國經野。正位辨方。前指則摧撲凶頑。當位則表列師旅。伊靈有用。由古賴諸。我國家自奠丕基。遐宣惠正。鯨零旌桂。總八極以天臨。本乎金鈴。震九醜而雷動。方資廣破。孰敢不賓。何羊犬之遊魂。豎梟獍而背惠。鈐宗既輿於嚼聚。在予戕堂于車徒。我有征事。厥元無爽。冀神垂祐。陰贊六師。前朱雀以前驅。命元龜以後殿。背旆鼓蒼龍之氣。素旃宜白虎之威。黃旌鎮中。爲我軍主。誠宜內順指麾。外威姦雄。一揮而龍塞生塵。窮廝塗殺。收鼓而狼居破膽。收廝將虢。播大憝于礙關。耀殊勳于簡牘。廓清萬里。藉神之靈。尚饗。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年月日某謹禱于六纛之神。夫行殺氣者北方。表戎事者大纛。是故以祟于飾。順其位也。爲君之表。嚴其令也。師徒猗節。右在于誠。宜我大用。威彼元凶。所當者皆摧。所指者皆靡。則神順成之功。斯亦至矣。尙饗。

禱五兵文第二百七

年月日某謹禱于五兵之神。天道不謟。助厥元王。我作五兵。以征四方。鑑星爲衆。刃名大房。角星示本。弓名曲張。二宿主弩。曰遠望。熒惑主矢。曰彷徨。彼長戟名大將。頼參星而抑揚。今則羶腥聚臭。孛彗騰光。流血如水。傷竹成岡。苟不翦滅。孰爲忠良。咨爾五兵。爲天大刑。大元之垂象。方子之淳精。順我勤使。以撲不庭。神靈之。尙饗。

禱馬文第二百八

年月日某謹禱於馬神。東方蒼龍。質曰天駟。考星史而立象垂休。觀大易則乾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爲邦家之大利。何輕傷之邊陲。聚羶腥之黨類。列旗幟而星叢。掉戈矛而蝟起。將耀武于三軍。當載揚于六轡。所賴者。駑昊儁獻。明神效祉。苟獨飲之叶宜。庶陰口之不味。尙饗。

祭鼓文第二百九

年月日某謹祭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旗之用。鑑爲鬼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兵之命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今則五兵暴露。羣醜維横。（缺）

回兵第二百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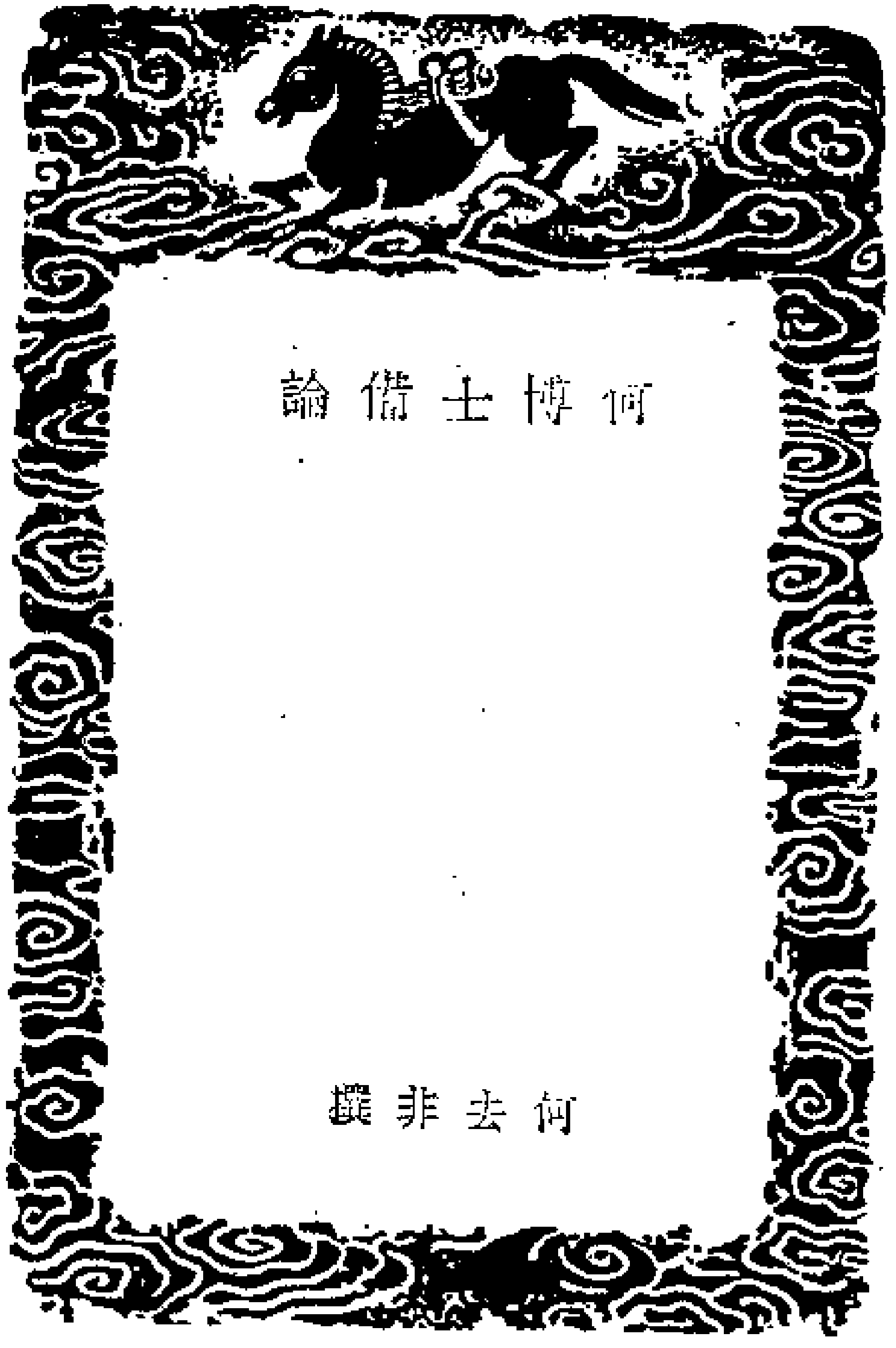
回兵。建五方旗。依色配方位。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爲四旗之主。常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處。回兵。南方有賊。大將軍舉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舉青旗應之。西方有賊。舉白旗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應之。無賊常偃之。舉旗者令諸軍知賊所來也。旗却偃卽回。

右虎鈐經二十卷。宋許洞撰。按洞字淵夫。吳興人。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范氏天一閣刻於二十種奇書內。此爲坊刻。譌舛極多。經竹冢士廣文手校數次。爰借以付梓人。而魯魚帝虎。仍恐未免。綠此益嘆校刻古籍之難也。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有許洗序。而此無之。洞事蹟具見提要及竹廣文跋語。龔明之中吳紀聞。記其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及贈潘逍遙詩。殆亦不羈之士。致宋史稱馬知節年十八。以嚴涖下。衆憚如老將。慕何承矩以文雅飾吏治。因折節讀書。又稱是時朝廷方尙符瑞。知節獨不謂然。侍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自陳年齒衰。尙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又稱其賦性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賓禮儒生。所與善厚必一時豪傑。則知節亦知兵而愛士者。而洞以狂狷忤之。遂奏除名。信乎休休有容者之難其人矣。又宋稗類鈔稱宋太宗議北征。趙普一代宗臣。極斷爭抗。至曰此際官家何須留意。不須留意四字。浸入士大夫之心腹。幼而聞。壯而行。而宋之社稷斷送金元之手矣云云。蓋宋本孱國。當時名將如曹武王者。且不能與契丹角。而邊患益滋。燕雲永棄。迨至眞宗。澶淵孤注。不惜金帛以餌敵。永敦和好。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而馬知節且與陳堯叟寇準輩座喫酒戴花之恩寵。宜洞之老死牖下。三十八年而成此書矣。惜哉。咸豐壬子季夏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右虎鈐經。宋主簿許洞撰。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以狂猖不遜。忤知州馬知節。會輒用公錢。奏除名歸。越數年。當景德二年。應洞識韜略運籌決策科。獻是書於朝。是時眞宗皇帝方厭兵。思休養天下。歲不惜三十萬幣輸契丹。定和議。洞以是報罷。除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嗟乎。惜哉。洞不逢時。使常建隆乾德時。洞以進士起佐太祖。經營天下。安在不侯。卽不卿。咸平中旣以進士通籍。又嘗天子發北邊。晨夕出陣圖及地圖險要。示宰相議戰守方略。洞於時苟不黜。究其機宜。致之樞臣。薦之天子。一旦以推官召爲戎臣師。建策樹績。佐大將軍謀帷幄中。功名豈出當有終馬知節下。雖然。洞果爲戎臣師。建策樹績。佐大將軍謀帷幄中。則追奔逐北。上功幕府。何暇假毛錐子。著兵經垂於今無疑。自序創意於辛酉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考辛酉爲太祖建隆二年。迄甲辰眞宗改元景德。蓋歷三十八年所而書成。史稱洞精左氏傳。著春秋釋幽五卷。又演玄十卷。集百卷。檢今四庫書目。已湮不傳。惟兵經二十卷。卓然與陰符六韜等書著於錄。司馬遷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余於洞亦云。是書缺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四篇。文字譌舛尤甚。就其可知者爲之正一百有二十字。乙者四十有五。減者二十有四。不可意測者闕之。俟再校焉。歲在癸酉中夏一日。曾釗識。

是書見宋史藝文志。而晁氏讀書志、陳氏書目解題、馬氏文獻通考、藝文考、明陳氏世善堂書目、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菉竹堂書目所錄僅一册。四明范氏刻入二十種奇書。歸安茅氏刻入武備志。亦非完書。

唐荊川武編、何維聖陣紀引之。稱爲元人。蓋未得完書讀之。不見其進表故也。表明言備識韜略運籌決策科。此科開於宋眞宗景德二年。元世無之。以荊川之淹通。若見其表詞。必不稱爲元人決矣。然則是書之不顯於世久矣。是書以發揮孫子十三篇。李筌太白陰經之秘要。爲宗筌之所略。又據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開元占經、乙巳占等書補之。致爲賅博。而風角鳥情六甲壬遁。又近世儒者所不講。宜其傳者尠也。此刻不知自何人。譌脫顚倒。幾不可讀。今春重爲校勘。復正六百四十六字。減二百字。乙三十四字。添注一百九十字。於其所不知。仍從蓋闕。昔人云。校書如掃落葉。余之從事此書。十得六七。略可讀而已。錢氏讀書敏求記載宋刊本。前有許洗序。何從訪得之。再爲釐理。更愉快耶。咸豐壬子正月釗又記。



何博士備論

何去非撰

四庫全書提要

何博士備論一卷。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五年。以特奏召廷試。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博士。元祐四年。以蘇軾薦。換承奉郞。五年。出爲徐州教授。軾又奏進所撰備論。薦爲館職。不果行。是編卽軾奏進之本。軾狀稱二十八篇。此本僅二十六篇。蓋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對策論兵得官。故是編皆評論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涌。去蘇氏父子爲近。蘇洵作六國論。咎六國之賂秦。蘇轍作六國論。咎四國之不救。去非所論。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軾屢稱之。卷首惟載軾薦狀二篇。所以誌是書之緣起也。卷末有明歸有光跋。深識是論之謬。且以元符政和之敗。歸禍本於去非。夫北宋之亡。由於用兵。而致釁之由。則起於狃習宴安。廢弛武備。驅不可用之兵而戰之。故一試而敗。再試而亡。南渡以後。卒積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潰亂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轉咎去非之談兵。明代通儒。所見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歟。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郞、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詩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郞、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寔有過人。維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郞。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勵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策。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郞、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御廷唱名。先帝見其策對。詞理縱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

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何博士備論

宋　何去非撰

六國論

秦得所以幷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於必可幷。六國有可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爲工於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秦之爲國。一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抗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於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皆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擯秦。卽秦誠巧於攻鬭。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首西嚮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二而夷滅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斃而終爲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爲從。莫害於爲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爲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爲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懽。卒至於地盡而國爲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爲衡之害。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讎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幷夷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特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幷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

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賂秦。唯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實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爲蔽於我。委國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讎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旣歸而休兵。則四國之乘斃者。尙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力燬之。是使二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反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更各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聚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爲術。主於揣摩辨說之巧。人皆賤之。然其策謀之所出。皆足以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幷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爲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爲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效。則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幷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幷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爲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權而離其交。終於一二而夷滅之。悲夫。

秦論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擾抶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御之也。圖拒以御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殽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幷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稍皆山林偏起之匹夫。其存亡勝敗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鶩。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揭袖而下控函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鬬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傅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逐縱以搏敵。而坐關闔守。當彖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

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成皐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皐者數十起。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志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地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漢論

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爲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羽其亦不幸遇敵于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則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疎矣。以其能得眞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羽之於力。皆強矣。以其不知眞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蓋於一時。手裂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覩其所賴以爲資。蓋有類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搏捽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嚮。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強。所謂眞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輕捐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逞其暴。卒舉而遺之二三降虜。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賤丈夫之志。安足爲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於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謂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惟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爲是之爲者。可勝罪哉。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祖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議者不罪者。以其爲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帝挾其在己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此所謂眞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還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非其婉奕。乃怵於妄議。一旦扼關。無納東兵。以逆其衆集之鋒。幾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卑而驕之營。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歡心。奠枕而王關中。撫循其衆。徐爲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猶聽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并三秦。定齊趙。收信越。以與項羽親角者數歲。僅乃得之。向使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黥之徒分顯錯據。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士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

者也。

晁錯論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兆。弭蠹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撥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卒而錯之危。世治矣。汩而亂之者。非愚臣。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晁錯皆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一人之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爲申韓之學。銳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以知能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爲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斃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士猶或知之。獨子雲乃謂之愚于竊之愚錯也。非以其知不足以衞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於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其理也。然而東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弱削其地而彝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爲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向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其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習軍旅。爲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孱稚。非有高材絕器。挾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徬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爲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濞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爲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縻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覬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翛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濞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微愆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爲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蹈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爲濞役也。吳王反虜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致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爲曉兵者也。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親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衡其脰。梁擣其脊。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爲功者。固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洛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馳入梁楚之郊。以整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爲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洛。此所以頓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趣洛

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軍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徬徨無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爲曉兵者也．向使吳王甫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邱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遂．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晁錯非眞愚者哉．

漢武帝論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當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靡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方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終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即位未幾．卒然罹於七國之變．故其志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爲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爲漢之世．亦浸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臣．外無強偪之國．而世爲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嘗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嫚書之辱．隱溺而虛然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遺宗女以固其權．蓋疑車未返．而彼已大舉深入矣．候騎達於甘泉雍都．其後乍親乍絕．益爲寇患．至於近殿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寬仁鎮靜．攝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乎慨飯搏髀．而思頗牧之良將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紛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爲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倡誅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捧首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縣之．刷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於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顙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侯．雖曰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胡患．其戍役轉餉．以發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而猥曰文景爲是慈儉愛民．而武帝黷於兵師祈祀．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誚之．豈不痛哉．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以重耗天下．擴廣之役．止於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

李廣論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爲法制．在軍爲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

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爲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而大小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衛霍之出．克敵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輩．而廣每至於收功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勳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衆．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爲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爲之死敵．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爲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於草盜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illegible]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爲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復所謂素撫循之師將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安人之誠．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爲禍莫大於此者．亦已疏矣．

李陵論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爲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爲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恥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蹴．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所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待佚．爲致敵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歷懈．爲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不之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敵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爲降虜．辱國敗家．爲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鬪萬里．安得不爲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荊．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

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衆[illegible]言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怒。自往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願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之將之。卒破荊而滅之。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謝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寡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皆勵氣節。遇擊鏖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僨蹙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衞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爲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之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爲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遂。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擯指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恥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僥倖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爲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難。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勳名自終。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爲將。無以異於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殆於敵矣。嗚呼。任人者世祖者幾希矣。

霍去病論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惡欺詐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衞青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驕童。轉戰萬里。無彊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曉兵矣。夫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必出於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於人。而俯變之於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爲工。察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略之如何也。夫歸師不追。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賈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銳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illegible]。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對敵。忽焉而歸。卻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矣。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其於論兵。雖父奢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爲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奢之無益於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於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存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劉伯升論

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亂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肝腦塗潰於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爲天下笑者。何也。怙氣而易人。矜衆而忽禍。卒然而發於非意之所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盜漢也。而劉氏宗國。誅夷廢錮。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屏竄不肯。習爲佞媚。苟生而已。獨伯升慨然有興復絕緒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莽。雖莽亦深憚之。方其起也。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誘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光武之師亦倡於宛。是以斬甄阜、梁邱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不數月而衆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漢宗以從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懼其威明。且樂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衆。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將帥。故群盜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已而逆卻大敵而擁衆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衆而屬之懦弱之更始。則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權分於人。而又因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誅矣。昔者呂后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陳平。王陵力爭而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擠諸呂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心固未嘗忘新市平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爲人發之。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斬之。其意

固在乎項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發而誅之。使其不先發。卽羽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爲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李密之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爲鼎足之資。人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密使臣於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間言。密卽誅之。其權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勒兵誓師。以誠新市平林之驕將。而黜更始。則中興之業不在世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於負人。而終爲人之所負者。以其相伺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之遣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宅計。乃甚過之。蓋伯升類項羽。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祖馳詣更始。逡巡引過。深自咎謝。不爲戚傷。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遂形憤快不平於伯升之禍。則亦併誅而已矣。

漢光武論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蓄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羸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

之弱者。易能也。逆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驕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人。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衆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睢水爲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發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臨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几上肉也。是以勝。雖然。是役也。人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雖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眞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眞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

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眞情之與權術歟。厭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魏論上

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斃。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鬬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時。天下之窺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猶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呂布而收濟兗。驅袁術於淮左。彷徨無歸。遂以窮死。而曹公智謀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消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爲無敵。而以袁呂爲不足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懼而共賊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

視敵甚輕。爲無足虞。於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征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爲之深變而易計者。亦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僥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顚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禍敗者。詢無殆於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傑。橫大河之北。包四州之士。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駑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爲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卽遼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爲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搖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爲此舉而幾覆廟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兵萬里。後背寇讎。而前向夷虜。且甚易之而不慮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祐魏耳。嗟乎。人惟智之難能。苟惟狃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愼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公所以屢蹈禍機而幸免者。天資全之耳。後之人無求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

魏論下

晉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爲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爲書、曹公雖爲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爲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讀之者、未必皆能辨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爲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所未能盡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能斬陳餘、過其歸師而與之死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倫也、誠衆固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論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變詐、不獨用于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持必勝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敵、故容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爲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預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爲失道之敗也、然而韓信爲此者、以至寡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情、所以奪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據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袁紹追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白、乃令解鞍縱馬待焉、有頃、縱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疑矣、故以僞喜僞安示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實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誅秦蹙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天資機警、挾漢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吳蜀、此其故何也、議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計畫有出於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睚眦之怨、眞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嘗自謂以帝王之志業、則有以駁駭後世、然稽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公自爲之、而老期迫矣、此其爲烈與漢異也、

司馬仲達論

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於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於甚懼者、何也、君非有惡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略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懼之也、懼其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懼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懼、以其得無所當懼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苻堅之與王猛、是也、至於曹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懼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懼、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矣、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爲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爲己用、此其相期於始者、固已不盡君臣之誠矣、則忌懼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臣之、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懼者、此所以爲人豪以成夫取魏之資也、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爲蓍龜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啓之以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而文若沮之以悖其情、已而文若出於直言、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爲之腹心、而遂去其懼、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師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爲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往不殄、雖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懼、天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略自將其身者、可得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求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爲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於此舉也、亮之術、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表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請於君、徒示武於衆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於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悻然輕用其衆、爲忿懥之師、安足爲仲達也、昔之朱伺號爲善戰、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曹公攻鄴、袁尙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遏、當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尙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向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袁尙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鋭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爲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饑退、今千里負糧、餉師十萬、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求全於一勝也、然而孔明倏死、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尙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易伏、疑其僞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於相持、則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詭、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爲曉機者道也、

鄧艾論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乎權、而其不濟、常主於固、夫以人爲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爲非、以人爲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爲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

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興禍者．適足以爲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句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令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因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爲臣與師之順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詔．挾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兇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他也．蓋以衛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爲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擒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略．以爲閫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論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今爲召禍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常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劍閣．姜維以摧折之師．勉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爲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援崖木．投隙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毡自裹．轉運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能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倖迫．即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爲以肉餧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爲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掩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則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爲鄉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僥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略．觀其爲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爲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驚絕之効．卒至勝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計．而獨收其成効．他將無與焉．雖於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吳論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輔其不逮．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爲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資．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都督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幾．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遶三輔．身扼成皋而定京洛．迎天子而奉之．伏順討逆．以濟其志．乃反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爲己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懼．乃遣腹心請堅和親．成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伺之．若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握兵．以大其勢．徐西起而躡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督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汴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計．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膺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爲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遠矣．孫策壯武術略過於其父．又有周瑜呂蒙之儔以輔其起．惜乎堅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衛於中原以競天下．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爲鼎足之資．使之不死．當爲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蓋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隙以投之故也．以劉備之間關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餘．渡江轉鬬．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無以逮其父兄．然審機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雌雄強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幷天下．蓋不失其爲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爲雌弱．權惟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衆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徼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嘗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爲謀．審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

蜀論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蓋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寄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於羈窮困蹙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荊取益．而自爲資．孔明豈以中州爲不足起．而以區區荊益之一隅足以有爲耶．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下之未爲吳魏者．荊益而已．願備不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雖然孔明之於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壤．界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取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順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

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窺其後，爲之鎮撫則安，動役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羽之勇，使舉其衆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後，殺關羽而盡爭其荊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荊也。然後備之所有，獨蜀益耳。雖然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矣。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衆之仁，而無用衆之智，故嘗數動其衆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衆已疲，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爲國，險僻而固，非圖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爲大小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於此，不能因備之亡，深自抑損，以養息其心，使其無意於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變，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奚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借爲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即以饑退，此其亟於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爲兵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於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於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強大，未嘗出於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萬兵趨他道以爲奇，亮每抑之，而魏延深以猶惋。孔明之出者六，蓋嘗一用其奇矣。聲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於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銳於動衆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湯武之師，而惡夫出奇，卒以喪敗其衆者，可屢爲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賢者也，要之，黠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范蠡之謂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強於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於蜀，大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

陸機論

捕境內之衆而屬人以將，持疎遠之身而將人之兵，於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於人，善爲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於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得其君，而爲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於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於吳王闔閭，田穰苴之於齊景公，周亞夫之於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王試之以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夫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寵，豈皆知枹鼓之約束，而識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也。吳王果不卹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爲其將，故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而吳以強霸。齊景公以田穰苴之爲將軍也，受鉞之始，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穰苴豈真以人微權輕而有賴於賈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忿於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爲與否也。景公固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卻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胡，躬勞其軍，至於細柳之壁，

夫。雖天子之詔而屈於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悖君臣之分而爲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於景帝以爲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閫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救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徇衆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爲術也。微非特主乎徇衆立威而已也，至於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毀敗，而以勳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爲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羈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恃，其於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怨於衆。司馬穎強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爲托身之主哉。機以怨讎之府，一朝身先卒士，都督其軍，而衆至數十萬，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以屬我者之事，乃方欣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廝，而機不以爲戮，而含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故鹿苑之潰，死者如積，衆毀因之，遂致其誅，爲天下笑。才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顛躓隨之，乃歸禍於三代之將，豈不繆歟。或曰，機雖世將而儒者也，軍旅之事，非其素所長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琯之徒，皆以招敗也。嗟呼，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道哉。

晉論上

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間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異者焉。然則享天下者，亦概夫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示晉以所取漢之迹，晉襲魏以所取魏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啓之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見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得漢，而於所以取魏之道，最爲無名，蓋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雖然，晉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昔者，秦爲無道，天下之民，惟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與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歃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爲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求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策以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漢嘗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則魏猶爲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稍藏禍姦於操之世，操嘗恃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於丕，而丕昏弱，加全信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發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達，南擒王凌，而內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續其既絕之大勳，若魏之於漢也。蓋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竊收

其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假然無事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故爲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戎夷外起。至於陵夷而不可勝嘆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戎狄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戎夷種落而錯居之以扞蜀寇。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

晉論下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視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遐。有迹之可視。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遐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深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闊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究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視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擯而措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得與夫備物盛禮之觀。而隱寓其羈縻勿絕之義。甚深遠也。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樂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能徙塞之蠻貊。籍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渙然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撻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拔之漠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之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促其來而不之卻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羌。錯亙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隴。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美。而其桀驁貪悍樂鬬喜亂之志。顧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遐而爲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內徙而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狃夫中國綱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而樂用其力。惟恐其不能媾合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偏據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

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區晉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將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聲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致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邪。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悟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所隱之禍也哉。

苻堅論上

兵以義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爲是役也。貫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謬。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所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違其衆叡之難。必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爲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甚強。足以必勝。棄其大軍。身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蓋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謀。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國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上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嬰其會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襲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爲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長淮大江千里之險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向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蹂踐。惡在其爲百萬之卒也。使堅之師雖爲十道。併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爲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遐矣。嗟夫。堅之於諸國也。固所謂鐵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蓋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而分之爲四。會之爲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

嘗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自爲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身率其敵。將以其身率敵。而士不自爲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衆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爲苻堅也哉。

苻堅論下

荊陽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事爭亂。自周之微。爲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爲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爲孫氏之吳。已而爲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爲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乘舉荊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歎息而返。苻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惟其後世屠脅驕虐。上下攜叛。而中州之主。爲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江淮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師之衆皆退敗於五至。而不以爲虞。是以晉武之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於拾遺也。而苻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強。未有遂能併兼天下於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忘於歸晉。而苻融惓惓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爲愧。而銳於東南之并。逆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寇讎因之。遂亡其國。不惟失天之所祖。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資。奮於俘伍。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境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咈衆圖之。其廷臣咸屈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爲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而奮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惛悖歟。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趨而不以爲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來屯於鄴。光武忠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喜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衆。而武於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於江東。策請勳曰。上繚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蔑不克也。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勳之衆。故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於既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謀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于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惛悖自用。雖苻略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宋武帝論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爲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爲妄赴。後機而發。於機爲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己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延之而求於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怠於必應。嗚呼。人能知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棲。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其臣逢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爲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羣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而羣雄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於苻堅。并吞略盡。乃空國大舉而闚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亡燕之裔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沖亂關右。苻丕坐困鄴城。求救請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餓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沖相持。其勢俱殫。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蹤。鎮撫士民以殄餘燼。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淮梁以規其既來。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投袂而起。平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荊豫。滅南燕於三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懾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隴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強。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於一朝。相與諠泣而留之。以其爲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蓄騎而留撫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荊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褓之兒。引兵邀還。無復顧慮。大失秦民之望。盜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爲當指而趙魏爲足憚也。然其輒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業。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歸者。徒欲成敗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爲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羣胡遂爲不討之讎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卑而失機。宋武犯之矣。

楊素論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敗。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楊素之於隋。可謂一

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評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爲統帥矣.其克敵斬將.功策爲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寇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閫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誠.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靖邊氛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爲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豈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尺寸之效.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曰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斷世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至百潛.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卻者.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堅敵.此弼之所以得目之爲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爲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爲書曰.提我者不提敵.提敵者不提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于三軍.靖豈以卒爲不足愛哉.以爲殺一而百懼.則懼者可期於勝也.縱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於敗也.懼而克敵.與夫惰而爲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爲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其苟忍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爲勝之上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於其傍.或瞰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既交.其鬪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衝.士皆殊死.突冒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偶.方和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審敵之堅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議矣.

唐論

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蓋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日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強.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已.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已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愼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倒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藉兵於府.留將於衛.據閫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外挺之患.然猶以爲未也.乃大誅四方之侵傲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饗遂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爲窮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專制.挾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平內難.遂與大統.可謂誼主矣.然狃於承平晏安之久.府衛之制.一切廢壞.盡推其權以假邊將.祿山虎視幽薊.橫制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陽之變.一起天下大震.徒驅市人以嬰其鋒.使微肅宗召號忠義.鳩取豪武.猶不顧身與之從事.則兩都不復矣.雖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爲方鎭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宗.僅夷殘盜.乃瓜裂河朔以帥寇黨.遂相爲脣齒.世襲不禁.陵夷至於大歷貞元之間.兩河方鎭.日以強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姁嫗不暇.以苟旦暮之無事.而陵犯益至.雖內設禁軍.統以閹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涇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者.從奉天之幸者.四百七十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鎭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赦.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鎭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叛.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內之權.閹尹執之.而在外之權.方鎭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寔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爲之深痛而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乎.後之爲天下者.苟無意於所執之權而爲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郭崇韜論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勳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據其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滅.蓋由高祖封賞過制.陷之驕逆.其於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爲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勳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逆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陰忮桀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爲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而就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略.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於彭城.隨何不能綏頰於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乘約不會.微張良之謀.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王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三人者.皆若養虎.飽者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於須臾之頃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特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臥乎.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戶.莫不志欲盈足.惟恐持保之不獲.爲光武者.獨何願以誅除也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勳舊之術.高祖於功臣

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變。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取之。乃有天下。可謂勤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講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常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悟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疏。讒疾日熾。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歸其征蜀之兵。莊宗擧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擧蜀。捷奏才上。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強。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提。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遂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權臣窺伺釁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議之執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議也。使崇韜之不死。擧全蜀之衆。圖東歸之士。後雖嗣源撤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董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發其禍者。莊宗無寇鄧之略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於操權而速禍之機。莫重於制兵。崇韜謀還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與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五代論

唐以陵夷寖弱。遂亡天下。而異主末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家賊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禍亂之興。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觀起於寇賊篡竊之衆。已而挾篡命之唐。遂有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何爲李氏。其業已大觀。奮氣吞噬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當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巍蹟也。後唐武皇殺平讎之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里。奄蹤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遂翦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略定。強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偏而叛之。不及反踵。而天下遂歸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強臣新兵。以乘其失。敵其能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嫌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驕昏。肆易而戎爾功恃強。輕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貪敝之欲。乃負反之。及其所以發禍辱者。不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兵戈擾攘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亂天下。復無英雄傑然拔扶而作者。乃建號而遂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借首聽役於漢。然一旦委柔而強臣巨室已不爲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蹈之。使倅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於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嗣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與人德業日隆。已爲天下之所歸戴。則其宜代。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至於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鬬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庸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於并門。彼二王者。乃低摧俯迫。兒女悲啼。垂閉拱手以俟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強臣驕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致天下者。常有

強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強也。恃勳賞之積。而卒至於強。兵非故驕也。恃驕役之勤。而卒至於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使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慮大臣之威強。驕士之域驕。故常先事而兼治之。使其操之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強。擧而遺之神人。驕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創集也。日責功於將而責戰於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優將者。未嘗抑其威至於抗。責戰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禁其威至於橫。是以天下略定。強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強臣而覬覦。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待役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特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彼也。嗟乎。國天下於衰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與亡而已矣。

跋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符秦論頗有脫誤。又變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皆於功之不競。而妄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僖、滿注、熊本、沈起之徒。嗣之而輒敗。天子時以爲悔。元符致和開邊之業復起。剛致亂亡。嗚呼。兵豈易言哉。歸有光書。

何博士備論跋

何博士備論二十六篇．全載歷代名賢確論．其苻堅二論與此並同．歸潁川謂有脫誤．非也．確論第五卷．何去非鄧禹論一篇．當亦在二十八篇之內．其一篇則不可考矣．簡明目錄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今止十卷．檢係完帙．四庫所據本．殆以每卷析爲十耶．譽枝．

九賢祕典

撰人不詳

九賢祕典目錄

太公軍鏡要術
鬼谷子風雲氣候訣
孫武子行軍風色雜占
吳起軍錄
張子房行軍災異錄
諸葛武侯行軍風候
袁天罡。古風雨訣
崔浩氣色占
李靖行軍術要

九賢祕典

太公軍鏡要術

五姓上將出旗一

宮姓土．黃旗在前吉．　商姓金．白旗在前吉．
徵姓火．紅旗在前吉．　角姓木．青旗在前吉．
羽姓水．黑旗在前吉．

應旗二

彼赤旗．黑旗應之．　彼黑旗．黃旗應之．
彼青旗．白旗應之．　彼黃旗．青旗應之．
彼白旗．赤旗應之．

五行應陣三

彼直陣．以方陣應之．　彼銳陣．以曲陣應之．
彼方陣．以銳陣應之．　彼曲陣．以圓陣應之．
彼圓陣．以直陣應之．

鬼谷子風雲氣候訣，

兩軍相對候天時．有氣深詩一似衣．料想伏兵宜且住．莫教後悔不如歸．
如人再覩有三足．出現依依在日西．若我軍中須是勝．覆令彼上莫相持．
雲氣如馬又如龍．雜色昏蒼橫在空．貴氣若臨吾陣上．我軍此是大英雄．
五般氣色如斑雉．貴氣臨身漸漸低．我勝彼輸皆此氣．不須再審驗駝嘶．
忽然有氣似牛蛇．向此橫空勢莫遮．猛將當時昂上氣．見我頭上勝氣斜．
凡雲四面有白氣．橫向空中千里勢．此祥應是節度正．猛將氣沖。難可制．
橫空有氣五百尺．惱怒都從山皓積．氣長百尺猛將藏．彼卒頭中我兵失．
忽然氣色變空中．將有深機不可攻．彼卒頭中他定勝．我軍頭上彼須凶．
空中雲氣火假光．百尺英雄不可當．忽若彼軍頭上見．吾師決勝彼須傷．
有氣空中似覆舟．吾軍決勝我。軍憂．此般氣色禎祥見．臨陣他軍定是柔．
陣上如蓬五色雲．相逢數氣□均分．兵家生惡凶軍象．戈倒臨時必敗眞．
空中雲氣如白色．必有敗軍相助力．臨營在彼軍自然．此氣古人皆取則．
雙雲頭上象吾軍．白氣前後中黑雲．彼軍遇時我必敗．天生貴氣要分明．
黑氣初收白氣從．必知將帥智謀深．忽然此兆來軍止．定是今朝得順心．

白黃有氣兩軍諸．氣入營門將用才．氣出之時軍退戰．順而必勝退而災．
雙氣初生有若氣．又如霧氣昧軍多．得見凶兆深宜固．怠惰須臾被亂誅．
十砦安營十日強．又無雲氣將無傷．忽然軍賊應難測．此地名爲軍敗行．
氣雲如粉又如煙．欲待與軍難可全．臨陣忽然逢此□．必須退守得安全．
如羊氣色又如豬．覆我軍前將必輸．在彼軍頭宜急戰．入如聚屯莫教遲．
似青似熱在雲中．□惡常言不得終．自古皆知敗。軍精．枯河深道莫逃蹤．
陣前有氣如軍馬．乍高乍低時復下．此名天狗斂人來．索戰不宜軍且能．
城上剛氣似星．此之名曰敗軍精．剛城急急宜失散．恐有潮波逆我軍．
城頭有氣出東方．氣色之中天變黃．天乙守城攻者敗．能知此氣將無傷．
無雲城上亦無氣．城內三軍同一志．雄雄萬卒不可攻．別候天時再爲制．
從中赤氣出城來．主將英雄有俊才．外弱內強因此兆．攻城計策且沉埋．
軍頭赤氣如飛鳥．似入軍前無衆少．此般赤氣且攻之．遲慢應須爲衆笑．
盤遊赤氣彼軍上．此兆三軍疑猛將．黃氣應爲節度正．爲帥要自看衰旺．
軍頭白氣狀如樓．其下藏軍百萬周．更有伏兵於此地．令人遠救用心搜．
有氣白如兩人衣．千萬相逢君可知．八九百千雖遠地．兵來緩急要防隄．
覆軍如馬天氣白．必是伏軍要我敵．切須遠探在前程．守隘恐他藏惡賊．

軍氣雜占

凡初出軍．天色昏沒、雲氣褰慘者．必敗．若清明和暢、風塵不動者．不戰．有青氣．見軍之旺相．上當城．交戰．不見．則不戰．

出軍向東伐．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之．若有赤雲、或青雲、從東來逆軍者．急宜屯守．做△此．

凡對敵．敵在東方．白雲東去．而有雲東來相逆者．須臾雲已去．而又有順隨之．望雲有龍虎之狀．不可壓．

兩軍相當．赤雲氣加西方．客勝．加北方．客敗．加東方．不戰．加南方．軍還．餘色做此．

凡遇四方盛氣．不可向之戰．

甲乙日．青氣在東方．　丙丁日．赤氣在南方．
庚辛日．白氣在西方．　壬癸日．黑氣在北方．

凡△戰得此者勝．向此者敗．

凡出軍．有黃氣臨營．西向東向．戰皆凶．向吉則不安．

凡氣盛則衆盛．氣衰則衆衰．氣散則衆散．

十干占

甲日大風　主丙丁雨．海中兵起．

乙日大風　主穀貴邊夷內侵.

丙日大風　主邊城兵起□兵作亂.邊城圍.

丁日大風　主歲大旱.人多疫病.

壬日大風.　主胡兵侵邊境.

戊日大風　主興土功.食物貴.人遷徙.或遷邑.

庚辛日大風　主蝗.□兵作亂.宜備邊.

孫武子行軍氣色雜占

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居發其上.則其將氣鋭.或如虎.在殺氣中.其將欲行動發此氣.主有暴兵起.

凡氣如煙火.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樓.或上黑下赤如黑旗.或如張弓.或如塵埃.頭鋭而本大者.皆猛將之氣也.鼓不可擊.

凡氣清白而高者.將有勇.大戰.前白後青而高者.將強士勇.前大後小者.將弱而怯.

凡敵上.氣黑下赤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凡氣青而疏散者.將怯懦.

凡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速戰大勝.

凡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之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凡赤氣上與天連.軍中必有賢明之將.

軍勝氣象

凡氣上與天連.此軍士強不可擊.若在我軍.戰必可勝.

凡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旌旗無風而風指敵.此軍欲勝.不可擊.在我軍上.戰必勝.

凡軍上.氣如火.將猛士勇.不可擊.在我軍上.戰必大勝.

凡軍營上.氣黃白色厚潤重者.勿與戰.

凡兩軍相當.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必勝.

凡軍上.有赤黃之氣.連天.不可擊.

凡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

凡軍上.氣上尖下大.其軍旅日增.士卒勇鋭.

凡軍上.氣如匹帛者.此雄兵之氣.不可擊.在我軍上.戰必勝.

凡軍上.氣如牽牛.不可擊.

凡蓋營髮如鬪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之助.不可擊.在我軍.必勝.

凡軍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暈狀.有光者.所尾之地.大勝.不可擊.

凡雲氣如虎.踞在軍上者.勝.

凡軍上.氣如花蓋.勿與戰.

凡雲如飛鳥者.戰必勝.

凡雲如旌旗.如飛刃者.向人.勿與戰.

凡軍上.氣如馬、首低尾高者.勿與戰.

凡軍上.雲氣如杵者.勿與戰.戰必敗.

凡四方有赤氣如赤烏.在黑氣中.如黑人在赤氣中.方如杵.赤氣在黑氣中如人.十十五五.不可擊.在雲長如引索.如陣前後鋭.或一或四.黑有陰謀.青黑兵.赤氣色顯黃者勝.

凡虹直指.順之而擊敵.可取勝.

凡暈有抱如虹.順抱者勝.

凡日旁半暈而兩頭尖.有□戰者.隨所指擊之.勝.

城吉氣占

凡白氣城中出者.不可攻.赤氣不可居.

凡城中有黑氣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災。軍出客必敗.

凡城中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其邊.精鋭不可當.

凡赤氣臨城.大有慶.

凡青氣從城中南北者.不可攻.

凡黃雲臨城者.大慶.

凡青氣如牛頭觸人.不可攻.

凡城中有氣出於東.色黃.此天城.不可攻.

凡白雲從城中出.青色從北入.及回旋者.軍得入城.

凡城上氣不見外者.攻之.

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城中有賢輔．疾去之．勿攻．

城中氣出如火煙．主人欲出戰．其氣若極者．可不攻．

城中氣如雙蛇者．難攻．若前後高低．攻不可拔．後。高前低者．不可攻．

凡赤氣如杵．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

城中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內兵勝．宜備之．

戰陣氣象占

凡陣上氣白而高者．將勇大勝．陣上氣如臥雞頭．及敵上氣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損將．

四望無雲．獨有赤氣如覆舟．其下有戰．

凡紀行．天氣晴暢清和、風塵不動者．敵亦不戰．

四望無雲．獨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流血．赤氣如蛇．亦同．

凡白氣如車．入斗轉移者．其下流血．大將滅．

雲如耕隴者．必大戰．

凡日旁氣．相交背出．或相背．軍有不和．

凡日中白氣如蛇交者．從上擊下勝．無軍而見者．下必流血．

兩軍相當．必交戰．有白雲四五六見者．必大戰．

凡日旁有雲一缺．萬人死其下．

凡日。初滿而食．有軍必戰．

陰謀氣象占

凡白雲恭行徘徊、結陣來者．爲他國人來欲圖人．可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

凡日月蕩蕩無光．士卒內亂．將軍且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及有功而發用．嚴刑而伺奸人者．勝．

凡陰天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皆有雲陣而不雨．此爲君臣有陰謀．兩軍相當．共謀機事．

凡晝陰夜月出．上謀下．夜陰晝日出．下謀上．

凡黑雲游行軍中．合五色臨軍上．敵必合敵謀來伐國．及謀軍自攻．

暴兵氣占

凡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八九者．必有急兵至．

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當有千里兵來．

凡黑氣從敵上來我軍上者．敵欲襲我．宜備不宜戰．。敵向從而擊之．勝．

天氣蒼茫．有紫氣依日支干數內．無風雨．則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尅時．則凶．時尅日則吉．自消散．此氣所發之方．皆有吏人來告急．一人來氣一條．二人來氣二條．三人來氣三條．若散滿一方．有他來期．至依支干數內有風雨則伏．

凡壬子日候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下兵徧起．四方天下盡有兵．

伏兵氣占

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其中必有伏兵．不可擊．

凡兩軍營欲陣．或對壘相守．望彼軍上白氣粉沸．如起樓閣狀．其下伏兵萬人．不可輕舉．

凡軍行近山林、陂谷、谿澗．當善防之．既是伏兵之地．而上有氣．不可行．

凡雲氣粉沸相連．及似茜草長尺許．此爲步卒．爲伏兵．

凡伏兵之雲．如幢節狀．在黑雲中．或如赤杵在黑雲中．或如黑雲在赤雲中．勿先動．

凡黑氣出營．兩賊赴我後．有伏兵．謹備之．

雲霧占

霧、昏以亥壬子日．黑氣色黑利雨行．

凡興軍動衆．雲氣如亂穰．大風至．視所來避之．雲潤厚而大者．雨必暴至．

四始之日．有黑雲如陣．後重大者．多雨．

凡氣似霧非霧者．衣冠而濡見者．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黑者驚．三日內有雨．災解．

凡天上有青氣入營者．兵弱驚恐．赤氣入營者．有暴驚．

吳起軍鏡

凡初出軍．及三日內．風帘逆來．衝突我軍．旌旗不舉．人馬懾怯．塵吹沙走．人馬行步無迹．此名鬼風．必有挫折．當且止．察便宜．

出軍行道．逢急雨霑溼衣甲．鞍轡成不能行．兆不吉．宜少緩以伺之．

凡軍連日昏晴濛沉．風聲錯亂．密雲不雨．爲下有人謀．

出軍有急風．牙旗摧倒．旗旛繞竿．或垂下者．戰爲殺將．

凡軍行．旗指後者．不利戰．風逆來．雨不沾衣．名曰天泣．軍敗．若交戰而風雨從前來．謂之落戶．當其衝者．大敗．軍纔下營．旗旛方張．而有暴風來掩．軍隊傾倒．散干戈．或摧折者．大凶．

出軍之日．風從五行之地來．天色晴朗．不昏不亂者．行必有功．天氣昏濁．風勢滿勃凄慘．往必有戰．以時方日辰分主賓．以歲月日時德因風分勝負．以五音六律占之．

軍初出．有旋風從旁起．直至軍前．飄轉引道．軍必大勝．若從敵上來．宜謹備．

軍中有回風．相觸中道而還．無功．

軍行．有大旋風起軍前．卻迴者．得敵糧．

五行主客占法

凡辰納音爲客．風所從來之主．日辰納音者．甲子乙丑商．丙寅丁卯徵．是風來之方．子午爲宮．丑寅未申

爲徵．是也．假令今日甲子．納音商爲金．而風從丑寅未申上來．爲商動徵．徵火剋金．主人勝．若風從巳亥上來．爲商動角．角木受制於金．客勝．他做此．

又日辰納音爲客．加時爲主人．假令今日丙寅．納音是火．風起之時．時加卯酉．爲徵動羽．羽水剋徵火．主人勝．時加辰戌。爲徵動商．商金受徵火剋．主人勝．得商敗．爲客勝．他做此．

又如今日甲子．商剋也．時加丑未寅申．爲主人勝．而風又從丑未寅上來．卽是兩火共致一金．主人於是大勝．他做此．

又風從日刑上來．客勝．時刑上來．主人勝．此亦謂時與日相剋刑也．

凡言主客之法．軍從遠來者爲客．居其地爲主人．又先起者爲客．後應者爲主．

若兩軍相持．先動者爲客．後動者爲主．

如兩相搏．先舉手爲客．後舉手爲主．

有氣勝．無氣敗．凡言主客．準此．

張子房行軍災異錄

衝太白

凡三軍出戰．衝太白者．損三軍．用一人執紅旗於陣梢頭走見陣．必勝也．

衝太歲

凡出戰衝太歲者．多妨大將．要五人執香爐於陣前．排陣入．必勝．

衝飛廉

三軍出戰．如犯飛廉者．主損三軍．要七人如獵戶裝束．如見陣．於陣前亂走．反凶爲吉．正月午日．二三月四月申日．五六月戌日．七八月子日．九十月寅日．十一月十二月辰日是也．

火災

凡軍中頻失火者．壬癸日．於營門立皁旗一面．數日除之．吉．

鳥入營

凡飛鳥入營相打．不過百日有凶災．可令營內人出營三十里以外．唱歌而回．大吉．

鵶鳴

凡鵶鳴軍上．可開甲仗庫一七日．禳之發吉．

野獸入營

凡野獸入營鳴叫者．大敗．

占鳴

鵶鳴軍上一二聲吉．去復來．賊謀必來相害．鵶鳴或鞍飛城寨上．不過□日．敵人必至．

朔望占旗倒

旗倒指北．賊必來．　指西．三軍合戰．

指東．軍中有驚．　指南．旬日火災．

諸葛武侯行軍風候

凡出軍．順風旋旗前指日晴明．此爲天助．必勝之兆．去而勿疑．

凡軍中忽有暴風逆吹．氣候濛濛．旗旛不舉．急須移營．

凡出軍布定陣勢．忽有偏風旋起寒冽。敵人埋伏之兆．須備之．

凡三刑方來風三日不止．防邊寇作亂．

卯酉子時．黑霧風起．主賊來．□歲刑上風來．寇必至．

凡下營避殺方風．急移生氣方吉．

子年月日忌卯地三刑．如北風來．宜備之．

丑年月日忌戌方三刑．如巽風來．宜備之．

寅年月日忌巳方三刑．艮風來．宜備之．

卯年月日忌子上三刑．坎風來．宜備之．

辰年月日忌辰方風起．宜備之．

巳年月日忌申上刑尅．忌墓上風來．

午年月日忌子上行兵．午風凶．

未年月日忌丑上行軍．戌上有風爲大煞．宜禳之．

申年月日忌寅上行兵．坤上風來．避之吉．
酉年月日忌兌上風來．預防之．
戌年月日忌未上行兵．乾上有風．須避之吉．
亥年月日忌巳方行。亦忌亥．乾方風來．

日占

子日卯風．利客．若還歸子上．主利．
丑日戌風．利客．若還歸丑上．主勝．
寅日巳風．利客．若還歸寅上．利主．
卯日子風．利客．若還歸卯上．主勝．
辰日辰風．自刑．主客皆不利．移天德方吉
巳日申風．利客．風歸巳上．主勝．
午日午風．自利．不宜向南征．
未日丑風．先舉者勝．
申日寅風．利客．風歸申上．利主．
酉日卯風．利客．風歸酉上．利主．
戌日未風利客．風歸戌上．主勝
亥日酉風客不利．

袁天罡占風雨訣

高天上啟．日月星辰．沉潛下載．風雨龍神．魁畔星氣．見溜枝於當夜．虹前黃氣．知潤葉於來辰．偏掩而三日．獨淺而半旬．戊子六龍．若黑行而大漉．斗間黑氣．如龜動以長津．類南天以炎火．同中兵以飄塵．

白氣大．造風雨．節丹渡而益甚．農入甲子旬空．一旬媽旋雲山．氣渡五行遂回．紫馬白兔．降未升而雨霑．素白升渡．升未降而災旱．陽碧陰綠．天交而景色將寒．奇黑偶青．未滅而虹蜺欲見．若乃重占卯日．雲發中央．寒冽風□．樹坼四方．竟窮須頻．無之則別生災沴．兵潛必急．有之則便起災殃．拆玉音之宮羽．裁六意之柔剛．壬子至丁巳．濃雨瀰過諸鄉．丙子至辛巳．行盡一日．占候五辰．詳認連窺天漢蛇經．雨霧集屯．

每顧銀河．滿日．有風調雨順．無雲暎掩．當旬而草木不滋．有氣經過．見處而田園溢溢．黑牛夜半。如龍在處以反．則青龍日前．似馬當離而午信．日初雨曜．青黑潤明．如晴數雨．黃赤乾晴．日候孤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歸四面以頻行．朝視四方積玉．而利雲便瀉。喪窺至上螺蓋．而□氣卒頹．

崔浩氣色占

凡天子氣．內赤黃裳．爲君之象．四方所發之鄉．必出天子． 或欲有遊往處．其地赤光先發．或如城門隱隱．氣霧中帶殺氣森森．或如華蓋在氣中．若象靑衣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雜色．森鬱衝天．皆爲帝王之象．

猛將氣

猛將之氣．如虎．如龍．如煙火之狀．或如粉沸．或如火光夜照人．

勝軍氣

勝軍如堤板前後磨地．或如火光．或如山林．或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

或如鬭雞赤白相隨．皆猛將勇士之氣也．

敗兵氣

敗兵之氣．如馬肝．如寒灰．如壞山．如奔豬羣羊．如縣衣．如人相隨．如布匹交引亂穰．皆敗兵氣也．

堅城氣

上有黑蜺如星．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如脊雲．如牛頭觸人．如煙火．如雙蛇杵臼形．臼外或雲如山．此皆不可攻．

敗城氣

敗城氣．或赤色如飛鳥．如奔牛．如衆人頭．如貍皮．此城必降．

伏兵氣

黑氣渾而長．赤其中．白氣如沸粉．如樓櫓．如旛節．在烏雲中．如赤杵．其下必有伏兵．

暴兵氣

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隨．須臾罷而復出．如仙衣千萬連結．如人持刀盾在雲中．

李靖行軍術要

六十甲子吉凶

甲子爲天元．禽名角木蛟．（辰巳午三時・寅卯時小吉・出入宜從水邊走・）

乙丑日亢金龍．（出北方得財・宜子丑巳酉四時吉・）

丙寅日氐土貉．

戊辰日心月狐．

庚午日箕水豹．

壬申日牛金牛．

甲戌日虛日鼠．

丙子日室火豬．

戊寅日奎木狼．

庚辰日胃土雉．

壬午日畢月烏．（辰亥午未四時・得外財・）

甲申日參水猿．

丙戌日鬼金羊．（宜辰巳酉申四時・出北方・得財大吉・餘皆不可・）

丁卯日房日兔．（百事大吉利・）

己巳日尾火虎．

辛未日斗木獬．（宜戌子二時・近水邊得財吉・）

癸酉日女土蝠．

乙亥日危月燕．

丁丑日壁水㺄．

乙卯日婁金狗．

辛巳日昴日雞．

癸未日觜火猴．（宜戌亥二時・出入得外財利・巳亥二方吉・）

乙酉日井木犴．

丁亥日。柳土獐。（未申酉戌四時得財於南方）
己丑日。張月鹿。
辛卯日。軫水蚓。
癸巳日。（同前）
乙未日。（寅亥午戌四時得外財吉。）
辛丑日。（不用）
癸卯日。（巳申酉三時得財吉。）
乙巳日。（巳子二時吉。）
丁未日。（不用）
己酉日。（不用）
辛亥日。（不用）
癸丑日。（申酉戌三時得財吉。）
乙卯日。（不用）
丁巳。戊午。己未日。（不用）
辛酉。壬戌。癸亥日。（俱不用。）

戊子日。星日馬。（得貨財。）
庚寅日。翼火蛇。
壬辰日。（戌子二時。由北方。求財得財。南方亦好。）
甲午日。（子未申酉戌亥六時。出南方。得財大吉。）
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此五日不可用。）
壬寅日。（午申酉三時得財吉。）
甲辰日。（不用）
丙午日。（午未二時吉。）
戊申日。（申酉子丑四時。東方得財吉。）
庚戌日。（不用）
壬子日。（巳卯戌三時吉。）
甲寅日。（寅辰午戌四時得財吉。）
丙辰日。（巳午二時得財吉。）
庚申日。（辰申戌亥四時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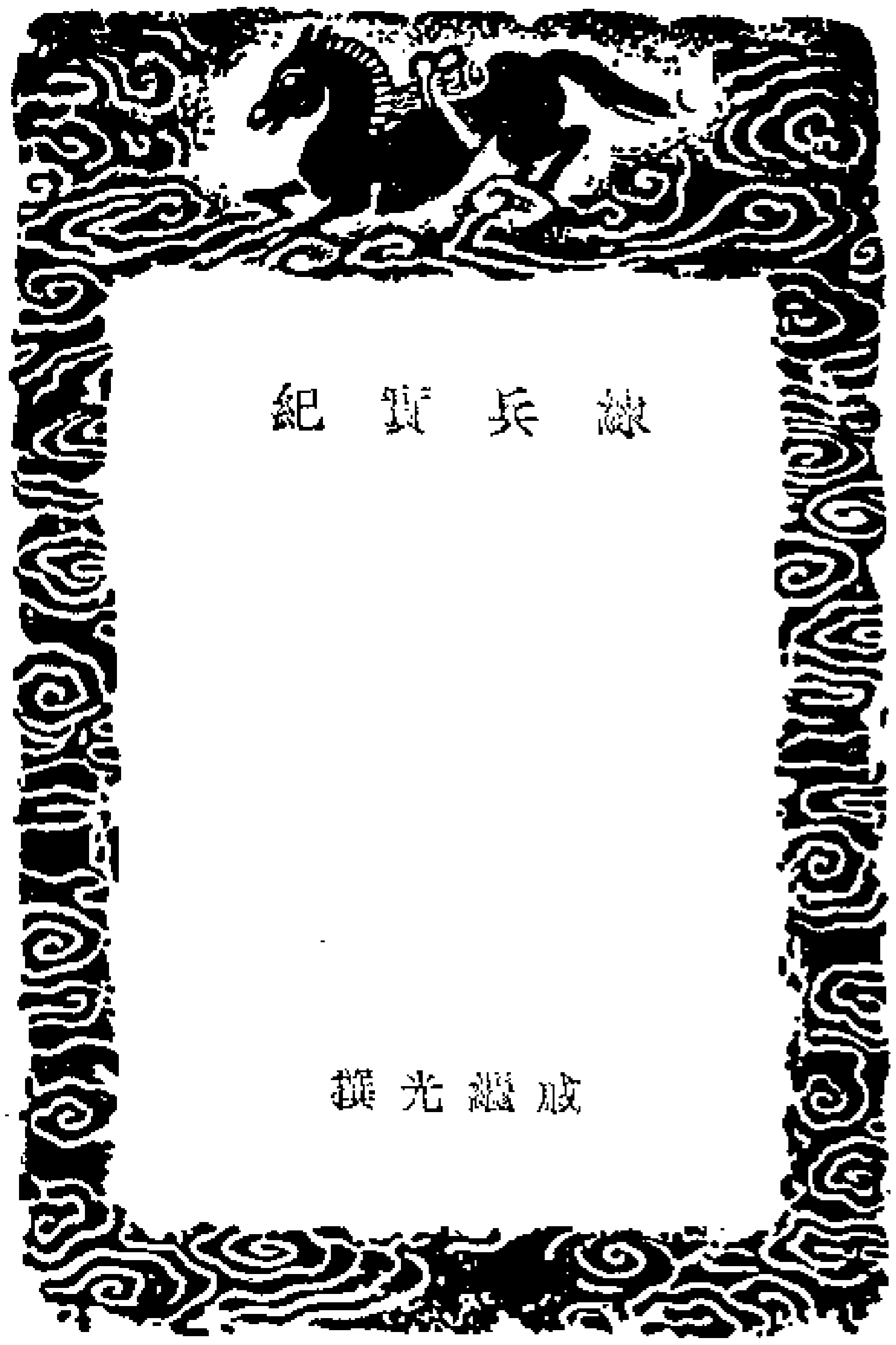
九賢祕典校譌

錄目一頁八行。（罡。當作綱。）
本書三頁三行。（令。疑含字。形誤。或陰字。形誤。）七行（神。當作衝。）
三頁十一行。（我。當作被。）
四頁六行。（政字。誤。原作敗。）十二行（众。古衆字。）
五頁五行。（做此上。當有倣字。）十一行。（凡戰上。當空二格。以承上文首也。）
六頁七行。（祖有己癸二日。今擬去。）
九頁一行。（稜。香飯。府米餅。）七行（隻。疑追字。訛誤。）
十頁三行。（後高二字。應乙轉。）
十一頁二行。（日。當作月。譌日與滿決也。）十二行（敵向二字。應乙轉。）
十四頁四行。（戊字。誤。原作戌。按二字有別。）
十七頁四行。（偪字。誤。原作偪。）十五行。（辟。疑評之誤。或當作闢。）
十八頁四行。（亦。當作兵。）
廿一頁一行。（罡。當作綱。）十行（夜半。誤。原作夜半。）十二行。（奠。當作尊。古通用。）
廿三頁一行。（雀字。誤。原作推。）

九賢祕典補校

會稽銳吾氏董金鑑輯

五頁五行（做此上。脫倣字。說見胡氏校譌。應加〇記。今誤△。）十一行（凡戰上當低二格。說見校譌。應加〇記。今誤△。）
十頁三行（前後高低。當作前高後低。說見校譌。應加〇記。今誤在下句。）
校譌一頁二行（目錄。誤作錄目。應乙轉。）



練兵實紀

戚繼光撰

練兵實紀提要

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明戚繼光撰.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歷官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進太子太保.事蹟具明史本傳.考隆慶二年.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至鎮.上疏請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訓練.此書乃載其練兵實效.一練伍法.二練膽氣.三練耳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陣.六練將.其附載雜集一儲將通論.二將官到任.三登壇口授.四軍器制解.五車步騎解.蓋繼光爲將.精於訓練.隨事則飈發電舉.當世稱爲戚家軍.今以此書考其守邊事蹟.無不相符.非泛摭韜略常談者比.繼光初到鎮.疏有云.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此書標曰實記.徵實用也.考登壇口授云.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肇建過半.奏奉暫停.以舉練事.庚午爲隆慶四年.又考繼光請刊此書移文云.擬定教練.已經二年.今將條約.通集成帙.則是書成於隆慶五年辛未矣.明史本傳.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又稱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此本題曰練兵實紀.與史不同.或史偶誤一字歟.

練兵實紀凡例

分給教習次第（凡十五條）

一、行伍之卒.皆夫也.介冑之士.未閑文墨者也.故其爲辭必鄙近通俗.條約貴簡.但欲成桓桓節制之師.十全無一隙漏.卽此十册未見其多.總而約之.一語足核矣.請求之.

一、給習之術.必須先以練將册給將.練卒册給卒.每隊一册.每一旗擇一識字人誦訓講解.全隊口念心記.

一、尋常比較武藝.點卯不到.小有過失.事干人衆.應責治者.卽以條約爲賞罰.凡能誦五條免打一棍.如此行去.不待戒而自熟.

一、俟熟.將此本見之行事之實以信之.習而未通者.因其行事而通之.

一、練伍一册.止是選兵練伍之將宜全習之.此開練第一首務也.兵法鬪萬衆如一人.將指節制之根要.咸屬於此.不可不詳玩而信行之.

一、次將練耳目一册.給將卒通習之如前.

一、次將練手足一册.給大小將領.豫備什物.分撥教師教習之.

一、次將行伍一册.給發習之如前.

一、次將野營一冊。給發習之如前。

一、次將戰約一冊。給發習之如前。

一、士卒聽許背條款蓋。不必一字一句順文背出。但每款內能記念得大義是要如何。即准爲背熟之例。

一、將領偏裨而上。須條條款款背記。即練卒條款。將官亦必誦熟。

一、士卒每次只與一冊。每冊多不過數十條。一日限定短條記三條。長條一條。一月可記二冊。俟一冊熟再給一冊。今所刊書冊。每一卷爲一本者。正謂便於刷印。頒給隊伍耳。

一、附儲將材料一卷。論練兵一卷。皆將兵之官與將將者之所有事也。不必用以訓士卒。如卒中能自奮習者聽。

一、如此教之。庶愚蒙士卒。日誘其入而不見其多。大約一軍之義。即至愚者皆得通曉。如此。可以人自爲戰。謂之節制之師。謂之兔罝干城。舉行伍之下皆知兵之將矣。以一教十。擴而充之。一年之內。節制數十萬。可以立就云。

練兵實紀目錄

卷一
練伍法（計四十三條）
卷二
練膽氣（將卒共四十三條）
卷三
練耳目（計十六條）
卷四
練手足（計二十條）
卷五
練營陣一（場操計十八條）
卷六
練營陣二（行營計十八條）
卷七

練營陣三（野營計二十九條）
卷八
練營陣四（戰約計三十條）
卷九
練將（計二十六條）
練兵實紀雜集六卷
儲練通論上　儲練通論下　將官到任寶鑑
登壇口授　軍器制解　車步騎營陣解

練兵實紀卷一

明　戚繼光　撰

練伍法第一（計四十三條）

騎兵

第一。選騎兵。預日先將部下官生凡守軍令習知束伍之教者。各分執事。填于白牌或紙上。其填營伍次第者爲一號牌。填年貌籍貫者爲二號牌。填疤記武藝者爲三號牌。總填隊伍姓名者爲四號牌。抄隊伍清冊者。卽隨之爲五號牌。每一牌用桌一張。縛竪一號。卽守主將之傍。餘號各于空地分設。挨號而下。又一面將腰牌隊冊。照各種式樣。預日刊刷齊備。式開于後。次日早。將投發見在軍士人等。以次喚進。如一千先定千總一員。令千總選部下把總幾員。驗中。又令各把總選百總幾員。驗中。又令各百總選旗總三名。先以一百總下一旗總。令選隊總三名。先以一隊總自行揀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一伍二伍長。充鳥銃手。以鳥銃爲長兵。仍習雙手刀爲短兵。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第三第四。充快鎗手。各執長柄快鎗爲長兵。近用柄代棍爲短兵、以有殺氣者二名。爲第五第六。各充鐵鈀手。以鐵鈀爲短兵。發火箭爲長兵。以有殺氣能射者二名。爲第七第八。充刀棍手。以刀棍爲短兵。以射爲長兵。以有力習射者二名。爲第九第十。充大棒手。以大棒爲短兵。弓矢

爲長兵。以庸碌可役者一名。爲第十一名。充火兵。總隊長管束。此馬營左右二部也。中部輕騎。每司第一局俱銃手。爲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鈀手。兼火箭爲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矢鈎鎗。第九十俱鈀兼火箭。以上俱聽隊總管束。凡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俱橫列爲偶。一伍在左。連兵五名。一三五七九是也。二伍在右。連兵五名。二四六八十是也。先塡隊總牌。連人進一號塡營伍次第訖。連人傳與第二號。塡籍貫年貌畢。連人傳與第三號。塡記武藝畢。連人傳與第四號。塡全隊姓名于腰牌。將牌送塡淸册。又以一名與腰牌紙一張。連人挨次挨塡如式。又喚一隊。如此三隊畢。卽喚一旗總照此塡完。領于空地。將隊伍擺箇式樣。一面卽將預日做就如式方色認旗一面付執。以辨行伍。三旗總俱完。付與一百總。軍是三千二百以上。每把四百總。軍止三千以下。每把三百總。俱完。卽命本把總領于空所擺明。申明約束領回。如此。每一營將官下旣完。一面照腰牌造册五本。有式在後。出示于第二日點名。隨卽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關前鋒者。與第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營三部。雖同一體。而驍健伶俐好漢。須多歸各頭司。卽暗寓選鋒法矣。束伍畢。覺又約日于教場。公同再三訂論。宣明德意。卽取各官挨次呈遞無有不堪甘結狀式開于後。

第二騎旗鼓。每營旗牌六名。號銃手三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執五方旗五名。執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夜不收五十名。火藥匠二名。鐵鋥匠二名。弓箭匠二名。醫士一名。家丁一名。醫獸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騎雜流。每營將官下識字三名。家丁不拘數。務要同死生。可抵好漢。聽自設法豢養。伴當八名。軍牢二十四名。廚役二名。俱馬軍。軍伴十八名。養馬三名。薪水三名。俱步軍。中軍官每員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千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把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百總每名下旗丁馬軍一名。

第四騎隊牌。

軍士腰牌

軍○門

營　部　司　局　宗旗
隊　伍第　名　年　拾
歲　人在　處在
面　鬚　上　處
習藝無牌者不給月糧軍法治
伍長　同伍兵
年　月　日考驗遞此

伍長腰牌

軍○門

營　部　司　局　宗　旗
隊下　伍長　年　拾　歲
人在　任
面　鬚　上　處習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仍軍法治
同伍長　伍下兵
年　月　日考驗遞此

隊總腰牌

軍○門

營　部　司　局　宗　旗
隊長　年　拾　歲
人在　任　面
鬚　上　處習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仍以軍法治
同隊　管下伍長
年　月　日考驗遞此

旗總腰牌

軍○門

營　部　司　局　宗　旗總

年　拾　歲　人

在　任　面　發

上　處習　藝

無牌者不給月糧仍以軍法細打

同　管下

旗　隊長

年　月　日考驗憑此

隊兵冊式

營中部司局宗

三隊總		一隊總		二隊總	
銃刀	銃刀	銃刀	銃刀	銃刀	銃刀
棒鎗	棒鎗	棒鎗	棒鎗	棒鎗	棒鎗
鈀箭	鈀箭	鈀箭	鈀箭	鈀箭	鈀箭
棍矢	棍矢	棍矢	棍矢	棍矢	棍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火	擔	火	擔	火	擔

營（左右）部司局宗

三隊總		一隊總		二隊總	
銃刀	銃刀	銃刀	銃刀	銃刀	銃刀
棒鎗	棒鎗	棒鎗	棒鎗	棒鎗	棒鎗
鈀箭	鈀箭	鈀箭	鈀箭	鈀箭	鈀箭
棍矢	棍矢	棍矢	棍矢	棍矢	棍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棒矢
火	擔	火	擔	火	擔

輕騎殺手冊式

營中部一司（一三）局宗

一隊總		二隊總		三隊總	
弓	刀	弓	刀	弓	刀
右伍	左伍	右伍	左伍	右伍	左伍
弓	刀	弓	刀	弓	刀
弓	刀	弓	刀	弓	刀
弓	鎗	弓	鎗	弓	鎗
弓	鎗	弓	鎗	弓	鎗
鈀	箭	鈀	箭	鈀	箭
火	兵	火	兵	火	兵
棒	刀	棒	刀	棒	刀

右册式解。

夫册式行位有限。悉填不全。故載其文。恐讀之不得其詳。復加解說于此。用者先于此辨之。俾知册內字眼。即盡知各軍所習技藝。然後考校爲便。夫刀銃者。鳥銃長刀也。鳥銃遠射極準。長刀近用先及。鎗棒者。鎗亦銃。北方呼爲快鎗。痼不可變。今加長柄。遠則用火藥鉛子彈放。近則以柄代棒擊之。習則用木棒。但銃藥子數製。原粗濫多。致不準中。今有新法。可謂詳盡。鈀箭者。叉與火箭也。火箭遠發。鈀近用。用因鈀有股。可架火箭而放之。故併爲一卒。棍矢者。夾刀棍兼弓矢也。夾刀棍即白棍加刃。遠則用弓矢。近則用夾刀棍。可刺可擊。棒矢者。白棒兼弓矢也。馬上不敢用擊。且一擊必一刺。故又加如鋒于頂。以使馬上刺之。步下擊刺兼用。棒即挺也。孟子曰。執挺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眞筲挺之可禦堅利也。蓋言人心齊一。即挺非可與堅甲利兵敵者。用之亦取勝。今夫敵甲誠堅矣。兵誠利矣。而我人心何如。適以白棒當敵爲長技。迷而不悟。即孫吳復起。拼能轉移。何其謬訛入人之深也。弓矢遠不如火器。命中不如鳥銃。而敵以堅甲當之。每每射不能入。亦明知而不肯變其習者。緣上司操閱偏于此耳。火器不精。不如無。今知以火器當敵而不知精。亦無埒也。火擋者。火兵也。擋扁挑也。用鐵尖扁擋。便于肩挑。又可擊刺。亦陣中戰器也。

第五。騎旗號。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營將官下各部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黃應總。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總。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

軍士盔有纓而無旗。

隊總盔旗長六寸。上書隊甲分數字樣。方色照營將旗。

旗總背旗一面。身方二尺五寸。斜角用邊。旗桿長三尺六寸。

百總認旗一面。身方二尺。斜角用邊。桿用鎗頭、長九尺。上書字。一局書振勇。二局書揚勇。三局書威勇。四局書武勇。

把總認旗。長三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一尺。用纓頭號帶一條。長五尺。

千總認旗。長四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三尺。號帶一條長七尺。

營將認旗。長六尺。斜角有邊。桿用纓頭雉尾。高一丈五尺。號帶一條。長八尺五寸。（以上俱小尺）

前營將官認旗。紅心藍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前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紅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紅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以後照此。

中右司把總旗。白心。黃邊。紅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左部千總旗。藍心。紅邊。黃帶。

左左司把總旗。藍心。藍邊。紅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紅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右部千總旗。白心。紅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紅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紅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後營將官認旗。黑心。白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後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黑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黑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黑帶。

旗總旗。黑。

隊總盔旗。黑。

中右司把總旗。白心。黃邊。黑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黑帶。
旗總旗。黑。
隊總盔旗。黑。
左部千總旗。藍心。黑邊。黃帶。
左左司把總旗。藍心。藍邊。黑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黑帶。
旗總旗。黑。
隊總盔旗。黑。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黑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黑帶。
旗總旗。黑。
隊總盔旗。黑。
右部千總旗。白心。黑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黑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黑帶。

旗總旗。黑。
隊總盔旗。黑。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黑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黑帶。
旗總旗。黑。
隊總盔旗。黑。
左營將官認旗。藍心。黑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左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藍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藍。
隊總盔旗。藍。
中右司把總旗。白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藍。

隊總盔旗。藍。
左部千總旗。藍心。藍邊。黃帶。
左左司把總旗。藍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藍。
隊總盔旗。藍。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藍。
隊總盔旗。藍。
右部千總旗。白心。藍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藍。
隊總盔旗。藍。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藍。
隊總盔旗。藍。
右營將官認旗。白心。黃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右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白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白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中右司把總旗。白心。黃邊。白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左部千總旗。藍心。白邊。黃帶。

左左司把總旗．藍心．藍邊．白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白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白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白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中營將官認旗．黃心．紅邊．黃帶．珠纓．雉尾．聽中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黃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黃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中右司把總旗．白心．黃邊．黃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左部千總旗．藍心．黃邊．黃帶．

左左司把總旗．藍心．藍邊．黃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黃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黃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第六騎什器．

旗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

隊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長刀一把．鳥銃一門．搠杖一根．錫鼈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銃套一箇．備征火藥每三錢爲一出．備三百出．另備空藥六兩．通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銃以可容三錢鉛子爲合式．藥比鉛子分兩每一錢加二分．餘皆做此．

快鎗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快鎗一桿．搠杖一根．鏟一把．剪一把．藥袋一箇．藥管三十箇．藥線筒一箇．藥線五百根．硫黃醃兩頭鉛子袋一箇．備征鉛子三百箇．火藥每出五錢．備三百出．共備藥九斤六兩．銃口不同．子藥照鳥銃例加減．火繩三根．鋒利腰刀一把．每局鉛子模一副．火鐮石一副．椰瓢一箇．

鎲鈀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鈀一把．火箭自負三十枝．備帶三十枝．箭簍一箇．油罩一箇．火繩三根．

刀棍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刀棍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棒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大棒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弓刀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腰刀一把。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弓鎗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鈎鎗一桿。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根。臨時即充棍擊之用。鐵尖可刺。俱習棍法。鍋一口。椰瓢一箇。

馬。每匹鞍仗一副。轡頭一副。肚帶二條。滚肚一條。木絆一副。絆馬繩二條。馬椿一件。草鍘每隊一口。

虎蹲砲。每位鐵錘一把。剪一把。錐一把。藥線盒一箇。藥升一箇。木送二根。木郎頭一箇。火藥每出八兩。共備藥三十出。火繩三根。火線四十五根。木馬子三十箇。合口石子三十箇。鉛子如重一兩者用三十箇。重三錢以下者用一百箇。分大小輕重定數。合口大鉛子十箇。每箇重五錢。皮韈二箇。每二位馱架一副。隨二位藥子什物馱架一副。

騾。每頭鞍仗一副。轡頭一副。肚帶二條。滚肚一條。韁繩二條。鐵撅一箇。木椿一箇。馱架一副。

第七。騎神器。凡騎兵營有虎蹲砲。各有馱騾。平時仍屬一宵名爲管神器把總。專爲管束操練點察備辦。什物餵飼騾頭。出征。分與各部。每旗一位。專責隊總管放。下營時。十部不用。俱貼出外圍。每二旗一位。與外圍原砲。每二旗合三位。

第八。拒馬柞。每一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馱。每營左右中三部。俱同。下營時。中部拒馬俱貼外圍。每一旗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層在子營不用。門角間俱下單層。便于出入。

步兵

第一。選步軍。預日備牌號桌次并刷腰牌册。俱與騎兵束伍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旗隊等總。亦同騎兵例。先以一隊總自行檢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一伍長。二伍長各爲鳥銃手。兼雙手長刀一把。第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又二名爲長柄快鎗手。鎗柄即代短棍。爲第三名第四名。以便捷骨柔者二名爲藤牌手。爲第五名第六名。又以力大貌黑而粗猛者爲狼筅手。二藤俱有短無長。爲第七名第八名。以年少有精神殺氣者二名爲鎲鈀手。仍兼火箭。以其鈀上可架火箭。便于放也。爲第九名第十名。以廝役者一名爲火兵。橫看一伍者。即在左之伍也。所管者三五七九四名。二伍者。即在右之伍也。所管者四六八十四名。火兵總于隊長。管束列陣照此。凡出戰于銃鎗火箭放過之後。牌爲一層。筅爲二層。鈀爲三層。長刀爲四層。鎗棍爲五層。

第二。步旗鼓。與騎兵同。車兵亦與騎兵同。無馬者聽。

第三。步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無餵騾。

第四。步隊牌。俱同騎兵册。只三層用藤牌。四層狼筅。五層鎲鈀之異耳。

第五。步旗號。同騎兵例。

第六。步什器。

旗總。每名背旗一面。旗鎗桿一根。明盔一頂。甲一副。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鋒利腰刀一把。椰瓢一箇。

隊總。每名色旗一面。長旗桿一根。有刃。明盔一頂。甲一副。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鋒利腰刀一把。椰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長刀一把。鳥銃一門。搠杖一根。錫鼈一箇。銃套一箇。鉛子袋一箇。藥管三十箇。備征火藥每出三錢。備三百出。另備藥六兩。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子藥合口配搭。照騎銃例。

快鎗手。每名快鎗一桿。搠杖一根。錐剪各一件。藥袋一箇。藥線筒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備征火藥每出五錢。備三百出。共藥九斤六兩。鉛子三百箇。藥線五百根。火繩三根。鋒利腰刀一把。火鐮火石一副。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子藥合口配搭。照騎銃例。

牌手。每名藤牌一面。鋒利長腰刀一把。椰瓢一箇。好水光拳石六塊。

筅手。每名狼筅一把。椰瓢一箇。

鎲手。每名鎲鈀一把。火箭三十枝。椰瓢一箇。

火兵。每名鍋鍬一口。鐵尖扁擔一根。照式椰瓢一箇。

車兵

第一。選車兵。預日備牌號桌次并刷腰牌册。俱與騎兵束伍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隊長。亦同騎兵例。但騎兵人數無拘多寡。有大營小營。可以從權。此以車爲定額。每營一百二十八乘。方足外圍。庶馬步入營。不疎不密。中軍望竿車一乘。將臺車一乘。鼓車二乘。座車一乘。大將軍車四乘。子藥什物車四乘。火箭車四乘。共一十六乘。除望竿車在營操壯觀。出征不用。餘俱從征。其編派行伍。若是一車之用。須用四大隊。每隊十二名。共四十八名。今因額定每營車不過三千。除雜流外。正得二千七百之數。車人兩爲所局。勢莫由我。姑以二十四名爲一車。分奇正二隊。先令該管百總將車正隊長二人選到。俱令坐下。蓋不坐不得齊肅也。凡選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主張者。隊長必有膽者。于內先喚第一車正。就將衆軍中取二十名前來。內選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爲舵工。又以有力伶俐者六名。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俱充佛狼機手。以一三五三名在左。管狼機一架。以二四六三名在右。管狼機一架。又以力弱伶俐者二名。爲第七第八。管火箭與舵工。車正共十名。此正兵隊也。機手仍給有刃大棒各一桿。火箭手給鈀一柄。便於放火箭也。又於二十名之內。仍選奇兵一隊。將先選到隊長給長

穉鎗一根。上用該色隊旗。爲隊長自揀兵九名。內以年紀伶俐有力者四人爲鳥銃手。各給長倭刀一把。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選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籐牌手。爲第五名第六名。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籐牌。又以有殺氣者二人。充鐺鈀手。爲第七名第八名。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鐺鈀。火兵爲第九名。專管各隊炊飯。共十名。此奇兵隊也。又有新製輕車。利于遠出。經過險隘。有時用之。每營二百一十六輛。每面五十四輛。每乘車正一名。卽隊長也。舵工一名。卽火兵也。第一二三四五六名俱銃手。第七八名俱鈀箭手。第九十名俱狼機手。爲一隊。凡選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主張者。于內先喚第一車正。就將衆軍中選有力伶俐者六名。爲火器手。火器不拘鳥銃快鎗。第九十二名爲狼機手。肯爲人下者一名爲火兵。車輕不用舵工。一車完卽給方色如式認旗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營所。照圖擺成二隊。車正隊長各領一隊。如行伍圖式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其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

一將官下完足。示日于教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派宗城司哨明白。

第二車旗鼓。每營旗牌二班。各三名。號銃手三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五方旗五名。五方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火藥匠二名。木匠五名。鐵匠五名。醫生一名。家丁一名。醫獸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車雜流。每一營將官下書記三名。家丁撫定數。照騎兵例。軍伴一十八名。軍牢二十四名。伴當八名。養馬三名。薪水二名。廚役二名。

中軍官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軍伴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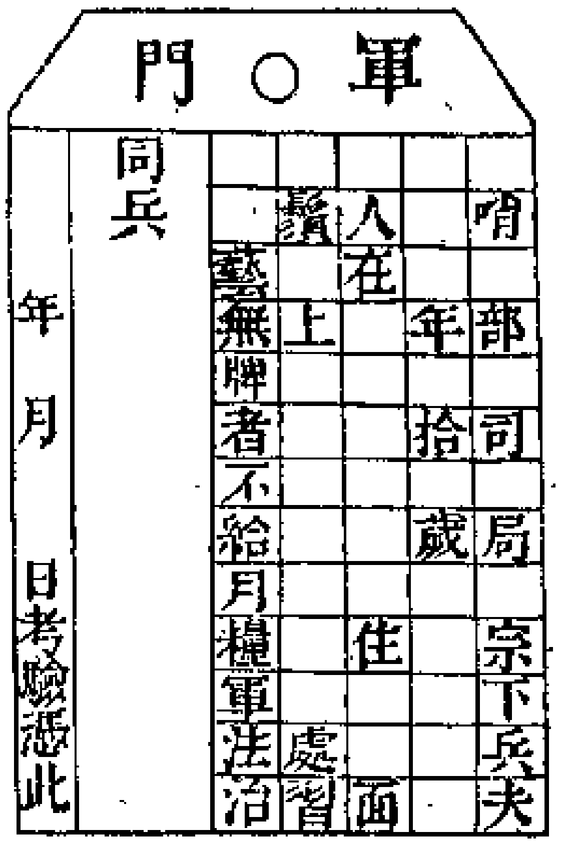
每千總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軍伴四名。

每一把總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軍伴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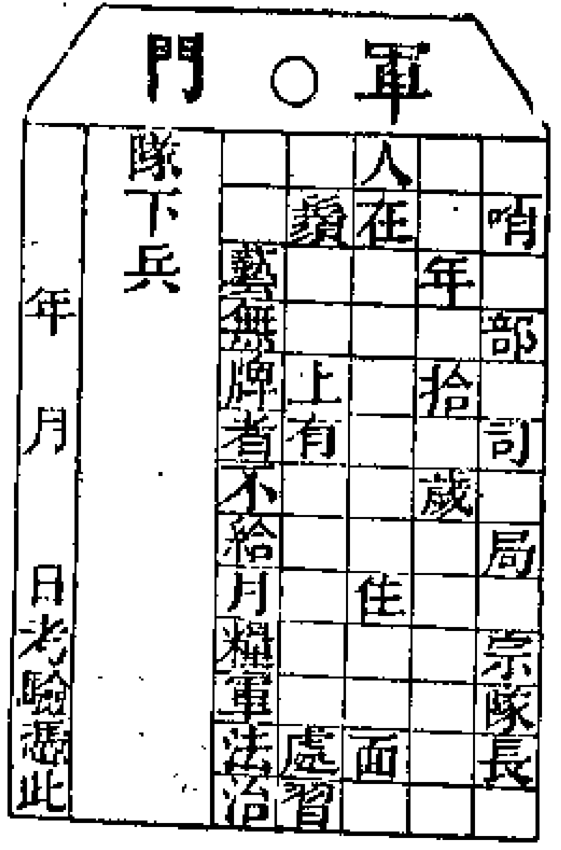
每一百總旗丁一名。

第四車兵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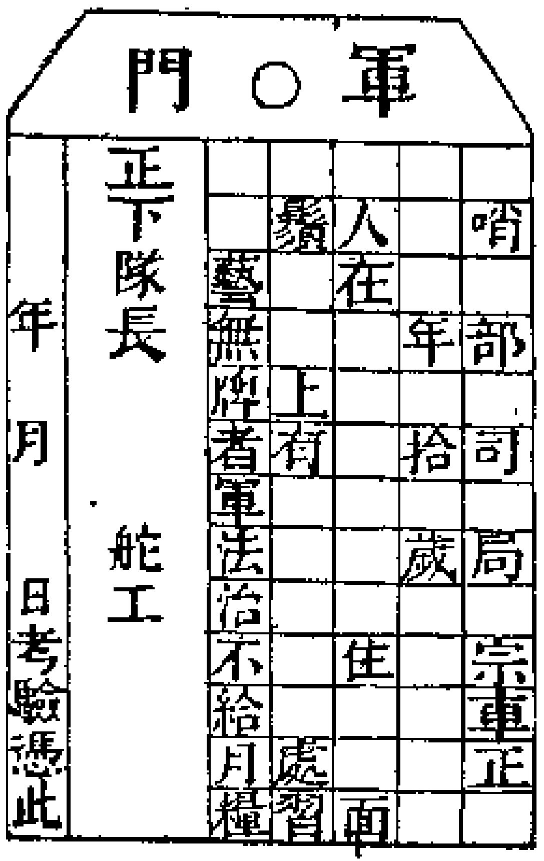
軍士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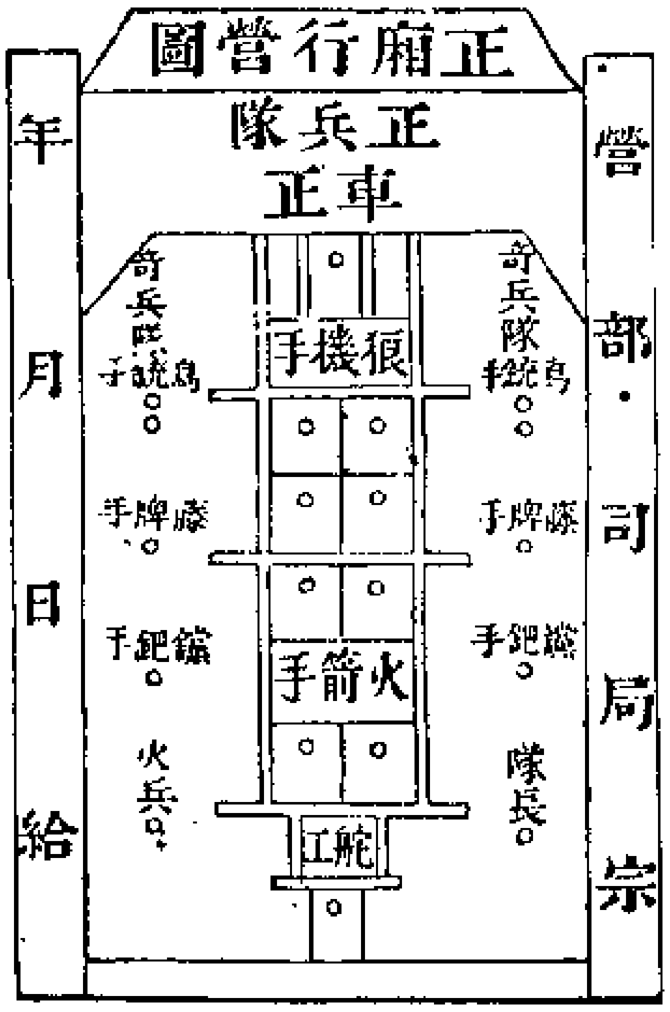

軍○門
哨部司局宗下兵夫
年拾歲
人在住面
鬚上處習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軍法治
同兵
年月日考驗憑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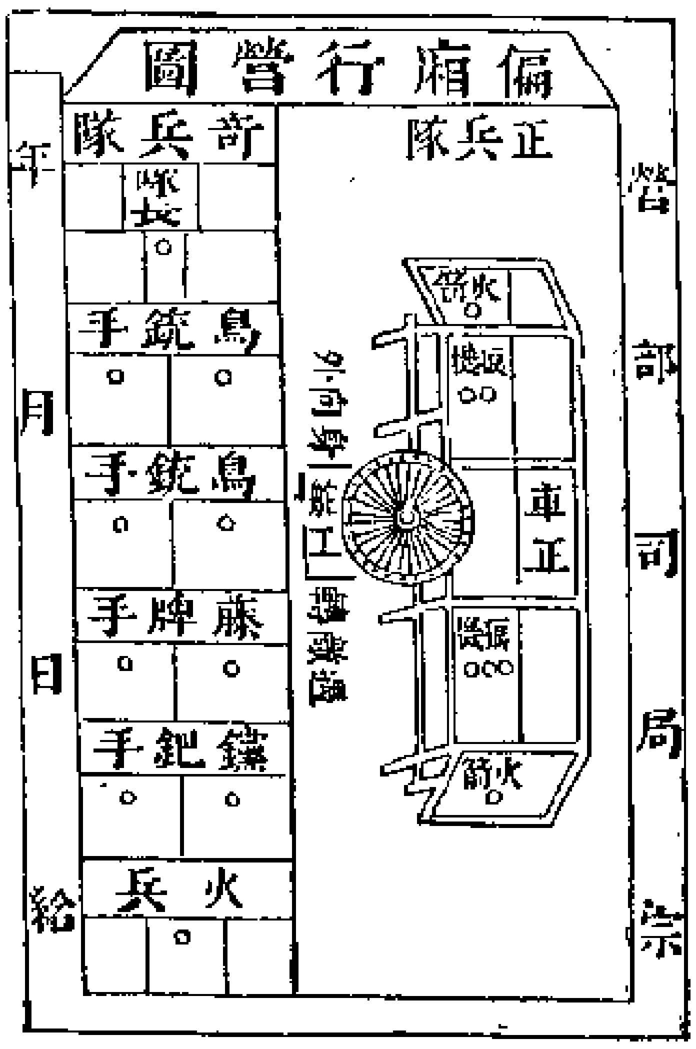
隊長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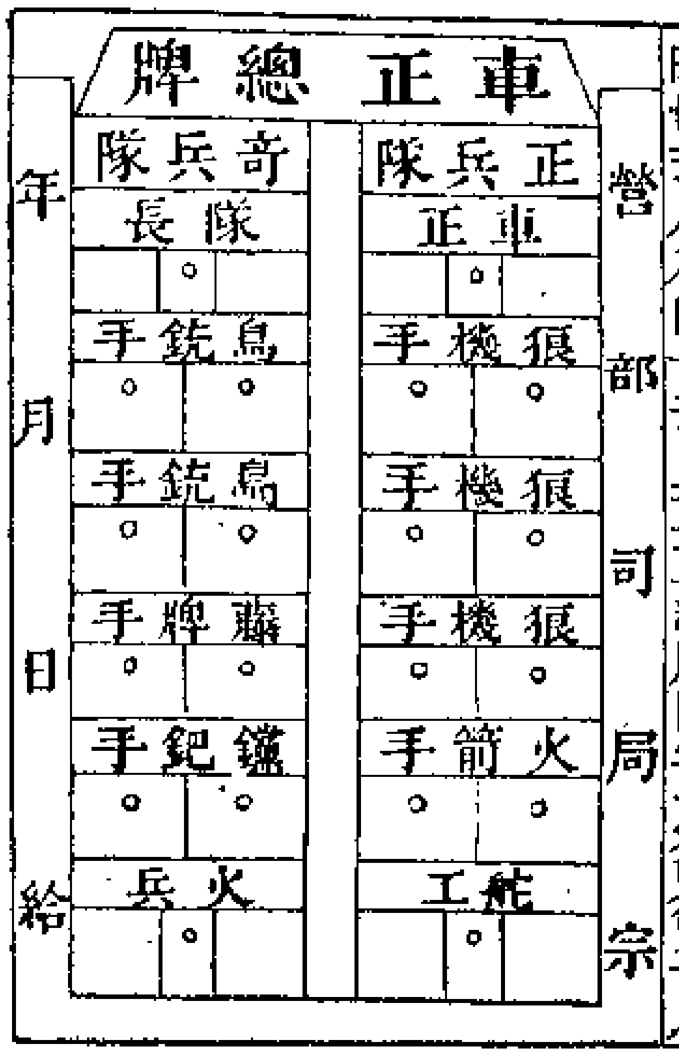

軍○門
哨部司局宗隊長
年拾歲
人在住面
鬚上有處習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軍法治
隊下兵
年月日考驗憑此

車正腰牌


軍○門
哨部司局宗車正
年拾歲
人在住面
鬚上有處習
藝無牌者軍法治不給月糧
正下隊長
舵工
年月日考驗憑此


正廂行營圖
正兵隊
正車
奇兵隊
鳥銃手
鳥銃手
狼機手
藤牌手
藤牌手
鎲鈀手
鎲鈀手
火箭手
火兵
隊長
舵工
營
部
司
局
宗
年
月
日
給


偏廂行營圖
奇兵隊
正兵隊
隊長
鳥銃手
鳥銃手
藤牌手
鎲鈀手
火兵
火箭
狼機
車正
狼機
火箭
舵工
營
部
司
局
宗
年
月
日
給


車正總牌
正兵隊
奇兵隊
車正
隊長
狼機手
狼機手
狼機手
火箭手
舵工
鳥銃手
鳥銃手
藤牌手
鎲鈀手
火兵
營
部
司
局
宗
年
月
日
給

隊冊式用爲隊冊去上車正總牌四字及後行年月

輕車照大戰車一同。但每輛只兵一隊。以大戰車二隊各分半用二輕車。即是一大戰車也。

第五。車旗號。

車兵不用盔甲。

車正用盔甲。方旗長二尺。

百總旗。長三尺。

把總旗。長四尺。

千總旗。上角闊三尺。長五尺。帶長五尺。

營將旗。上角闊四尺。長六尺。號帶長七尺。

前營將官紅旗。藍邊。黃帶。凡旗上字與騎兵同。

左千總藍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紅色。

右千總白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紅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後營將官黑旗.白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黑色.

右千總白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黑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左營將官藍旗.黑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藍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右千總白旗.藍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營將官白旗.黃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黃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中營將官黃旗.紅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黃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黃色。
右千總白旗黃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黃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第六車什器。

車正每名旗一面。鎗桿一根。明盔一頂。甲一副。縧帶一條。鋒利腰刀一把。椰瓢一箇。

狼機手每名共管佛狼機一架。每架子銃九門。鐵門三根。鐵錘剪錐匙凹心送子各一件。大鉛子一百箇。火藥三十斤。火繩五根。椰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鳥銃一門。搠杖一根。錫鼈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銃套一箇。備征火藥每出三錢。備三百出。另備藥六兩。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子藥合口配搭。照騎兵銃例。

火箭手每名火箭六十枝。負三十枝。備三十枝。火繩三根。箭甕一箇。油單一箇。椰瓢一箇。

大棍手每名大棍一根。棍頭用刃有式。椰瓢一箇。

舵工火兵每名銅鍋一口。水桶一隻。椰瓢一箇。

戰車每輛佛狼機二架。子銃一十八門。鐵門四根。鐵錘剪錐匙送各二件。火藥六十斤。鉛子二百箇。火繩十根。鳥銃四門。搠杖四根。錫鼈四箇。藥管一百二十箇。鉛子袋四箇。銃套四箇。細火藥二十四斤。鉛子一千二百箇。火繩二十根。火箭一百二十枝。火繩六根。火箭甕二箇。油單二箇。大棒六根。銅鍋一口。水桶一隻。圈幔一條。大油單一張。

第七車神器。每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每子銃一門。備征子藥十出。共三十出。每出火藥四斤。共一百二十斤。鐵子三百六十五箇。共一萬九百五十箇。木馬三十箇。石子三十箇。

第八計車乘。凡用車數目。已在前款選車兵內。但創車之初。營制不一。本府初到。創議用車之時。先用正廂車。隨又加以偏廂。四方行俱如牆。又兼以布牌。以防斷續不聯之患。每陰陽二乘。爲一隅。隨可爲門。隨可爲壁。緣重費難運。望亦參差。今改爲行陣。發舒向往。只用前後二門。門車用活扇。每門八乘。廂牆者十乘十二乘不等。餘俱左右偏廂。爲隅在兩傍行。如運城然。無丈尺之隙矣。

第九車分數。計二十四人爲一車。每一車每一宗。用車正一名。每四宗用百總一員。是爲一局。每四局用把總一員。是爲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爲一部。每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爲一營。餘多倣此。

第十車責成。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機手舵工火箭等。尤爲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而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佛狼機手六名。專備狼機。鎲鈀藤牌手專放火箭。鳥銃專打銃。火兵專備炊爨防火之用。

第十一車戰隊。凡出車迎敵。除正奇隊先在車內各照責成條下供役外。其奇兵隊。仍將鳥銃四名。藤牌二名。狼筅二名。鎲鈀二名。聽令攙鶩接陣備戰。詳于營陣條款內。

第十二車行營。將正奇二隊分爲二班。每班一隊。輪流拽車。單日奇兵隊。雙日正兵隊。每五里一換。遇有泥水及上坡。全隊合力。不許輪班。

第十三。蘇騾力。每車雖有騾二頭。緣車重騾少。運拽不前。必得四頭。乃可長行。近因設有騾頭。軍兵遂盡倚于騾。以致騾力爲竭。行不聯束。今已將騾革訖。如仍用騾。不過長途一時借力。須是車兵分班輪推。與騾同力。不然。既有騾拽。又用車兵何爲哉。

第十四。兩戰法。論戰車本不常用騾。近加騾者。爲長途蘇軍之力耳。至于臨賊十里之內。雖日操軍士。尚且倉皇失錯。差了號令。無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規矩。況拘牲之騾乎。臨賊必去騾。只可用馱軍士行李。軍士二班。合力挽運。庶前後各車頭尾相聯。稀不致斷。密不致擠。方合號令。乃保萬全。

第十五嚴巡車。凡造完車乘。派到營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損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兵勇。每日每車輪撥一名守車。每日輪把總一員。車正每一總一名。巡邏過夜。至次日平明。交代與換班之人。赴主將處回話。稱云巡車無事。如有車什物釘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事。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正車兵賠償。交代之時。接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損失。即扭前班之人。赴該營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而方覺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刊寫輪班水牌二面。撥兵填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遲誤者。軍法治罪。此條與軍器通寫在牌上。

輜兵

第一。選輜兵。預日備牌號桌灰并刷腰牌冊。俱與騎兵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隊長。俱同騎兵例。計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騾十頭。戰車二乘。元戎車一乘。各騾四頭。先選正兵一隊。將車正一名。省令側立。驗該車正將先已領過騾頭軍兵。扯出相認識八名。一面先編車正爲首。騾兵八名。挨次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平列。以舵工一名爲第九。內以第一二三四五六名。放佛狼機二架。以第七八名專管騾頭。以舵工與車正管車。又選奇兵一隊。先選隊長一名。責令於各部軍中揀出九名。八名給火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仍兼長刀。以第五第六各兼鎲鈀兼火箭。以第七第八名各給藤牌。以老實可役一名充火兵。一車完。即給方色如式認旗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二隊。車正隊長各領一隊。如行伍圖式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

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於教場派宗城司哨明白。領車給器聽演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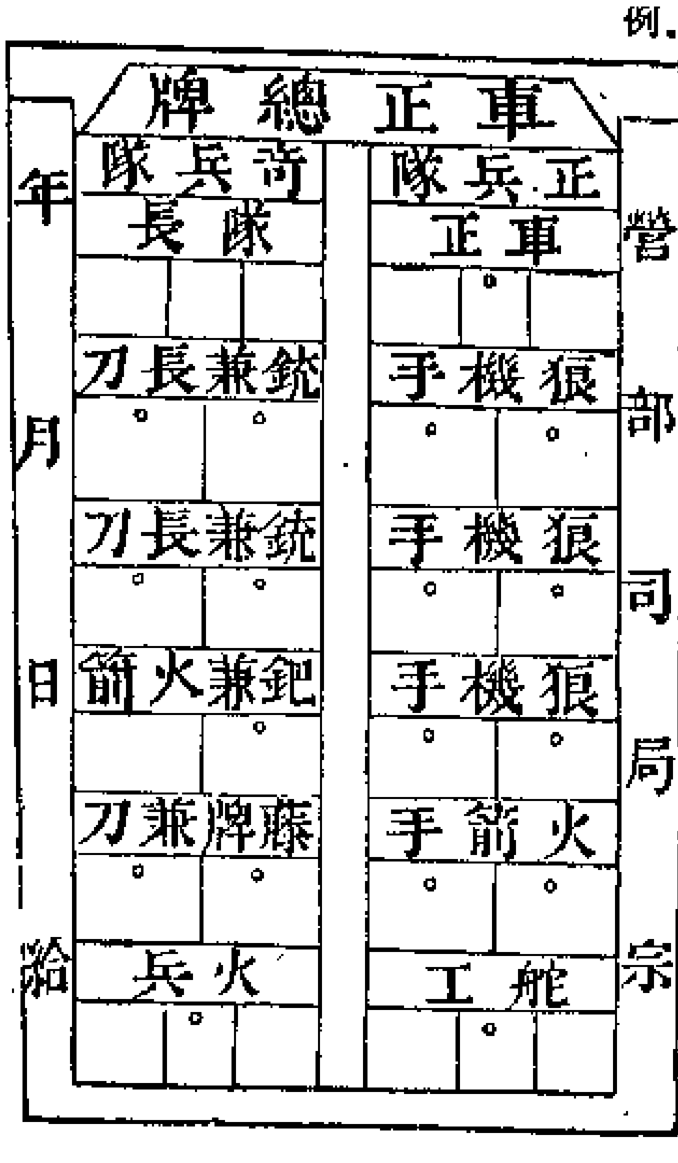
此車不用正廂不用門車。俱是左右偏廂。開營兩路而行。遇敵合爲方營待戰。並不移動。

第二。輜旗鼓。同車營例。

第三。輜雜流。同車營例。

第四。輜兵牌。同車營例。

隊冊式 用爲隊冊、去上車正總牌四字及後行年月。



車正總牌

正兵隊
車正
狼機手
狼機手
狼機手
火箭手
舵工

奇兵隊
隊長
銃兼長刀
銃兼長刀
鈀兼火箭
藤牌兼刀
火兵

營 部 司 局 宗

年 月 日 給

第五。輜旗銃。同車兵。但每千只有二把。左部一司。卽前司。二司卽左司。右部一司卽右司。二司卽後司。

第六。輜什器。

車正。旗一面。有鎗頭旗桿一根。明盔一頂。甲一副。纏帶一條。椰瓢一箇。

每車。狼機二架。每一架管放兵三名。每架子銃九門。鐵門二根。鐵錘。錐。剪。匙。四心送子各一件。備征火藥每出三兩。備三百出。共二十斤。大鉛子一百箇。火繩五根。椰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鳥銃一門。搠杖一根。錫鼈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銃套一箇。備征火藥每出三錢。備三百出。另備藥六兩。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子藥合口搭配。

同騎銃例。

大棒手。每名大棒一根。棒頭用刃。有式。椰瓢一箇。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條。銅鍋二口。水桶二隻。椰瓢一箇。

每車。圈蓆一條。拔轄繩二條。稍坡繩一條。出索繩六條。撒繩二條。迎撒繩二條。大鐵鍁二箇。小鐵鍬二箇。鐵索二條。皮肚帶一條。皮後鞦一條。麻攩子十條。麻搭子共二十條。木鞍一座。屜子一箇。草簾一口。柳筐一口。水桶二隻。盛水大甕一箇。

每車。應載糗炒二石五斗。米三石七斗五升。豆六石二斗五升。

第七。計輜乘已在前款。選車兵條下。今新立三營。在三屯爲中營。在密雲爲前營。在遵化爲後營。卽民間

大車。每車上加板。平分爲左右廂。

第八。輜分數。計共二十人爲一車。每一車爲一宗。用車正一名。五宗爲一局。用百總一員。四局爲一司。用把總一員。二把總爲一部。用千總一員。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爲一營。

第九。輜責成。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騾兵狼機手舵工。尤爲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騾兵管騾。恐有跳躍。騾兵內以六名專放佛狼機。奇兵一隊鳥銃快鎗手六名。一二三四名專執鳥銃長刀。五六名鳥銃兼藤牌腰刀。七八名鐺鈀兼火箭。在車內藤牌收在車上。俱放鳥銃。鐺鈀手專放火箭。出車下作戰。以四名遠放鳥銃。賊近用長刀。第五第六將鳥銃收在車上。執藤牌刀。各仍懷水光石三塊。賊近用石遍身戰用牌。第七第八遠放火箭。賊近用鐺鈀。俱結鴛鴦陣勢。

第十。輜戰隊。同車營例。

第十一。輜行營。凡征行軍兵各執各藝。遇有坑坎水泥。通爲合力推車。以防騾力。速拔出險。

第十二、號令車。與車營同。隄防火燭。尤爲要務。

第十三。輜餱糧。每營計該糗炒二百石。米三百石。黑豆五百石。平日于駐劄處所建立倉廒一所。將糗炒米豆查照新定事例于該衙門倉廒領出。俱用布袋裝盛。蓋恐一時有事裝運不及也。每于夏天晒揚一次。過三年聽給軍支用。卽將各軍應得行糧。就于該倉總領委官裝備。或收折色糴買。以抵輜糧。尤爲潔淨。

合車步騎營

第一。車騎併營。每步兵一枝。馬兵一枝。合爲一營。其法以選定過騎兵營車兵營。各預操行伍。慣熟聽合。將車兩行列定。廂俱向外。前後門車俱合。除前門車八乘。後門車八乘。左右翼車各二乘。不派騎兵外。左右廂車每兩車一聯。派騎兵一旗。計騎兵凡三局爲一司者。照此。若四局爲一司者。門車俱一體派就。將騎兵旗總與兩車車正三人互相認識。任是縱橫輪轉。開合進止。三人者不許相離車廂。只是向外車正認定旗總。但若相失。必催相傍。旗總專看二車正之車。但若相失。務要湊近迴轉湊合。間只以騎就車。不以車就騎。如致相離。俱責旗總。任是如何行營。內外轉折。騎兵只在二車廂裏。第一旗總不過第一車之頭。第三隊火兵不出第二車之尾。緊緊相隨。車向何轉。騎兵向何轉。如此記定。就是一營十營一萬十萬。再不錯亂。前亦不礙後。亦不斷。亦無車前馬後馬前車後之誤矣。

第二。車騎責成。凡戰車遇遠行。或加騾。或加人。另載車營款內。輜重營每車八頭。遇陷亦難各運。配到馬兵一旗。遇過泥濘水阻溝數。下馬合力運車過之。此隨險從便行事。不在號令之內。設又十分險陷人力不足。卽將各軍馬匹就用所帶繮繩接起。拴于車杌。併力拽過。若車車到險。方才收拾。必誤行路。但凡前途險阻。一車收拾。卽便轉來各車一齊收拾。及至過險。則如在平地。庶不躭誤時光。

車步騎保結式

第一。取保結。自上而下。保無不堪。

某參遊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哨下千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某千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部下把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某司把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司下百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某百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局下旗總。並非怯懦不堪。及冒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某旗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宗下隊總。並非怯懦老弱。及冒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某隊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隊下各兵。並無老弱怯懦不堪。及冒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第二。取保結。自下而上。保本營不致失陷。

千總某某等。今當

處質保領過本管將官某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把總某某等。今當

處質保領過本管千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旗總某某等。今當

處質保領過本管百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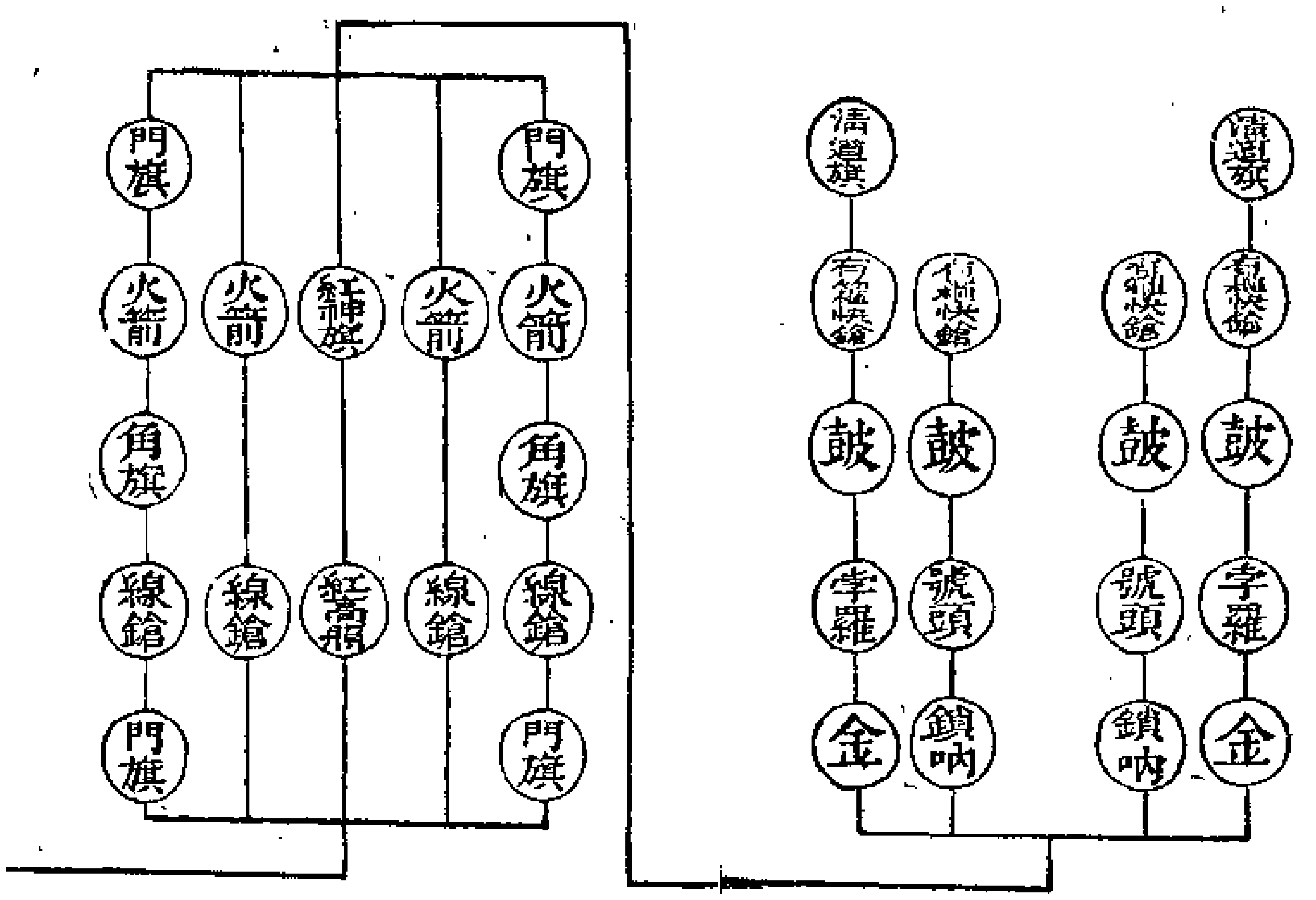
隊總某某等。今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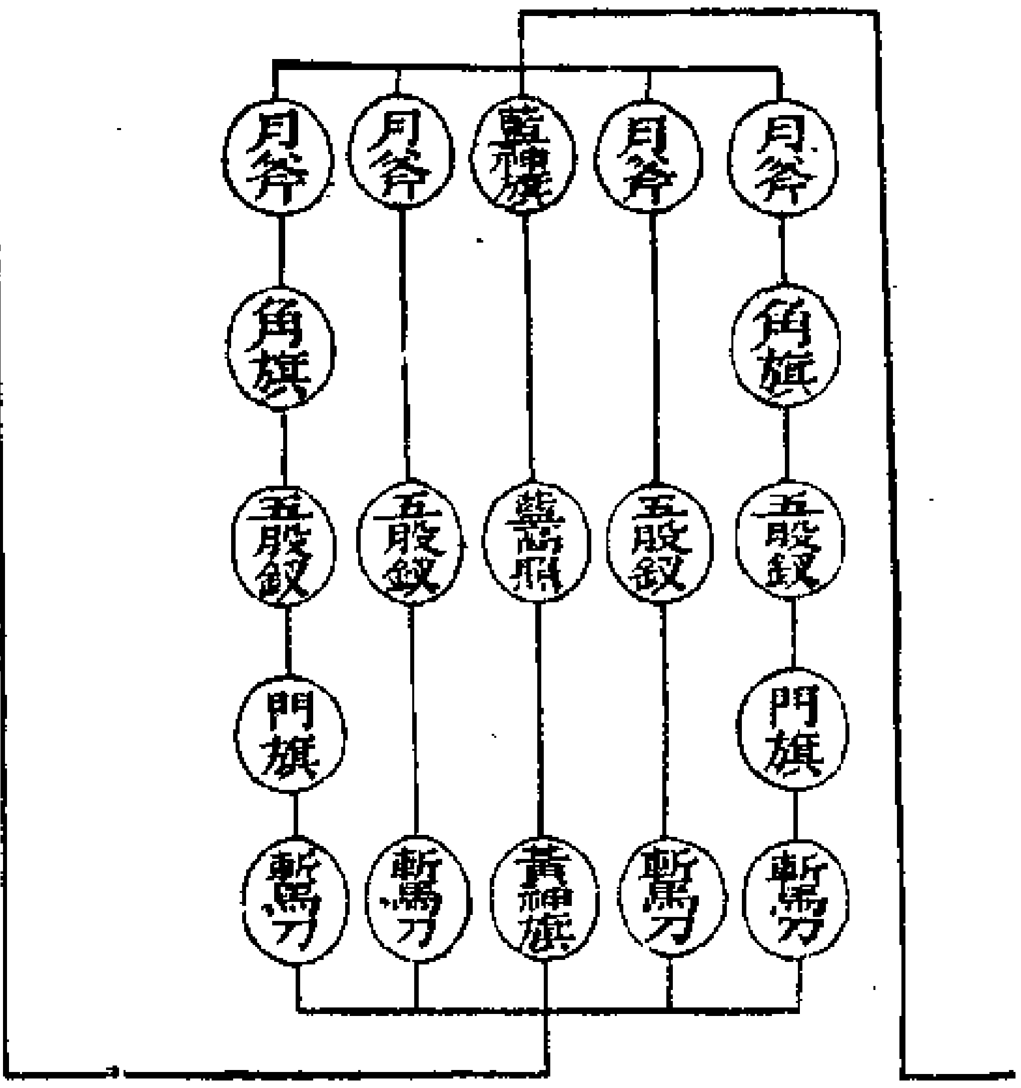
處質保領過本管旗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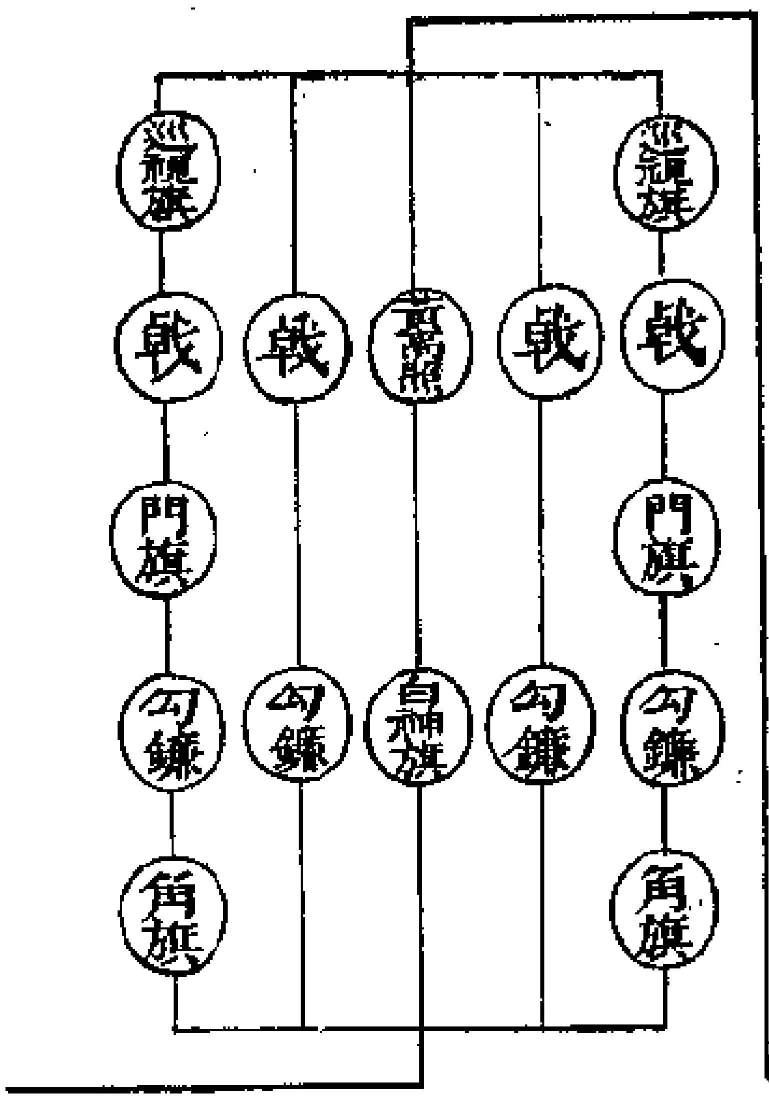
中軍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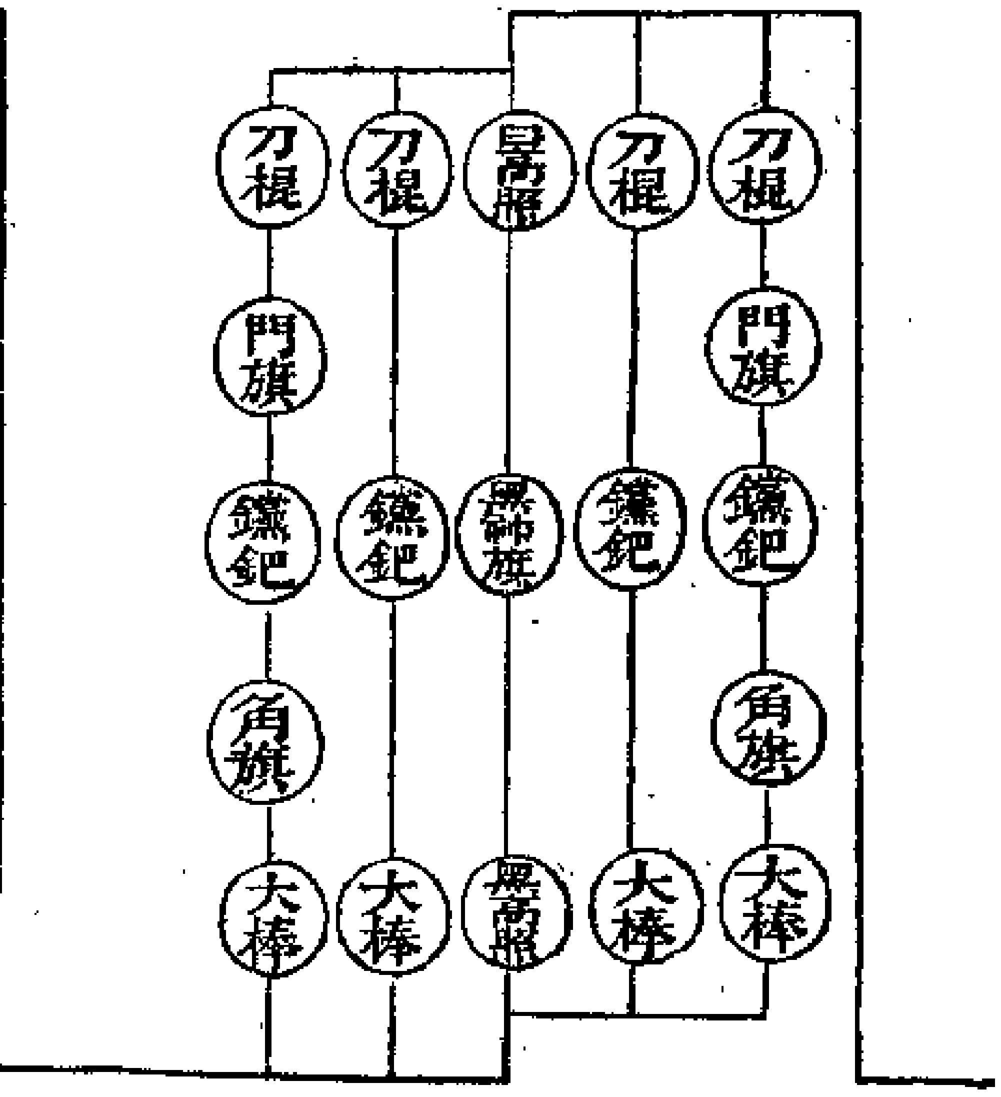
列清道。夫雖大將旗鼓。非爲美觀。自近世之將。不用旗鼓以戰。故遂廢而不知講。適只用爲擺列之虛具。以充瞻視壯威儀而已。此大謬也。蓋無事日。軍行則爲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警。卽爲分札營壁之用。立表之需。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人見其紛紛紜紜。交雜于途。而不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悉寓其中。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畢。人見其各有趨附。而不知全憑旗鼓以舉措。及其復收。悉依號令。又照圖爲行營矣。自非知兵者。鮮能得此中之妙。莫不視爲贅疣耳。圖列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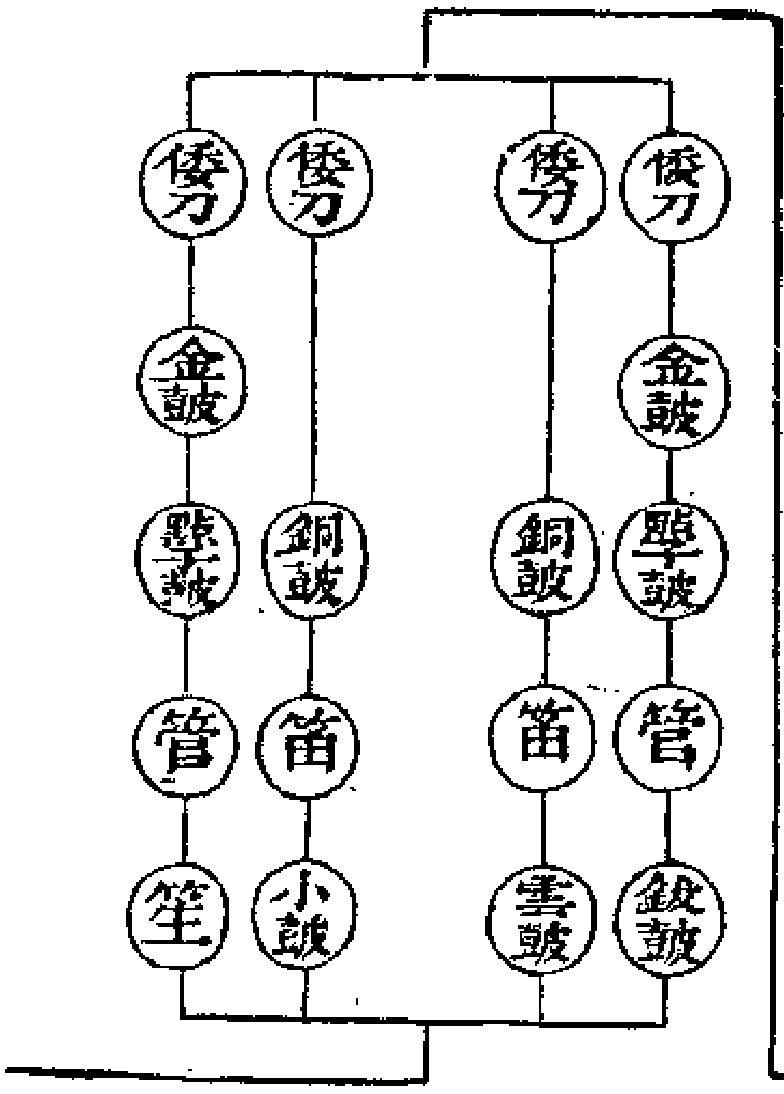
清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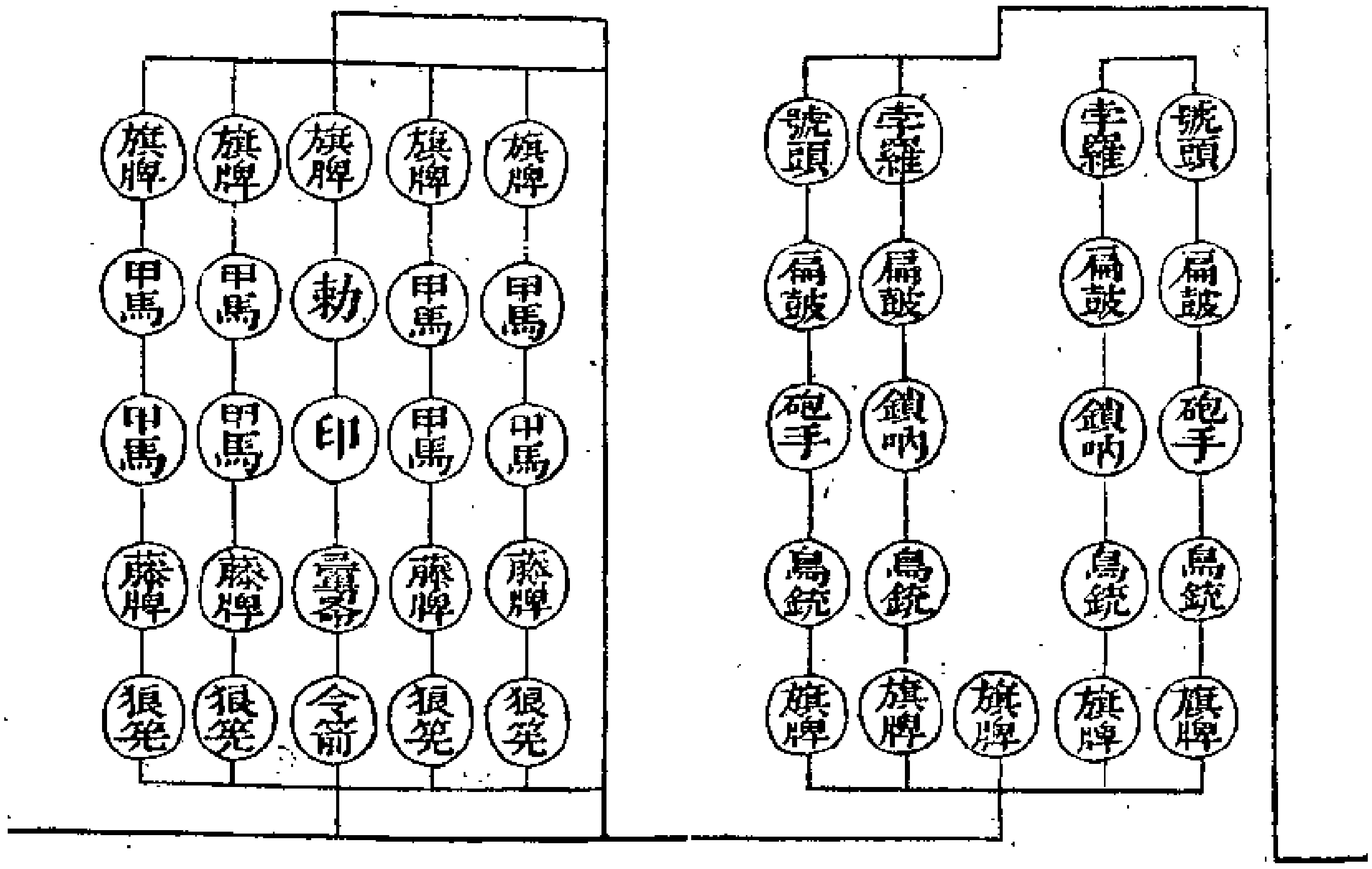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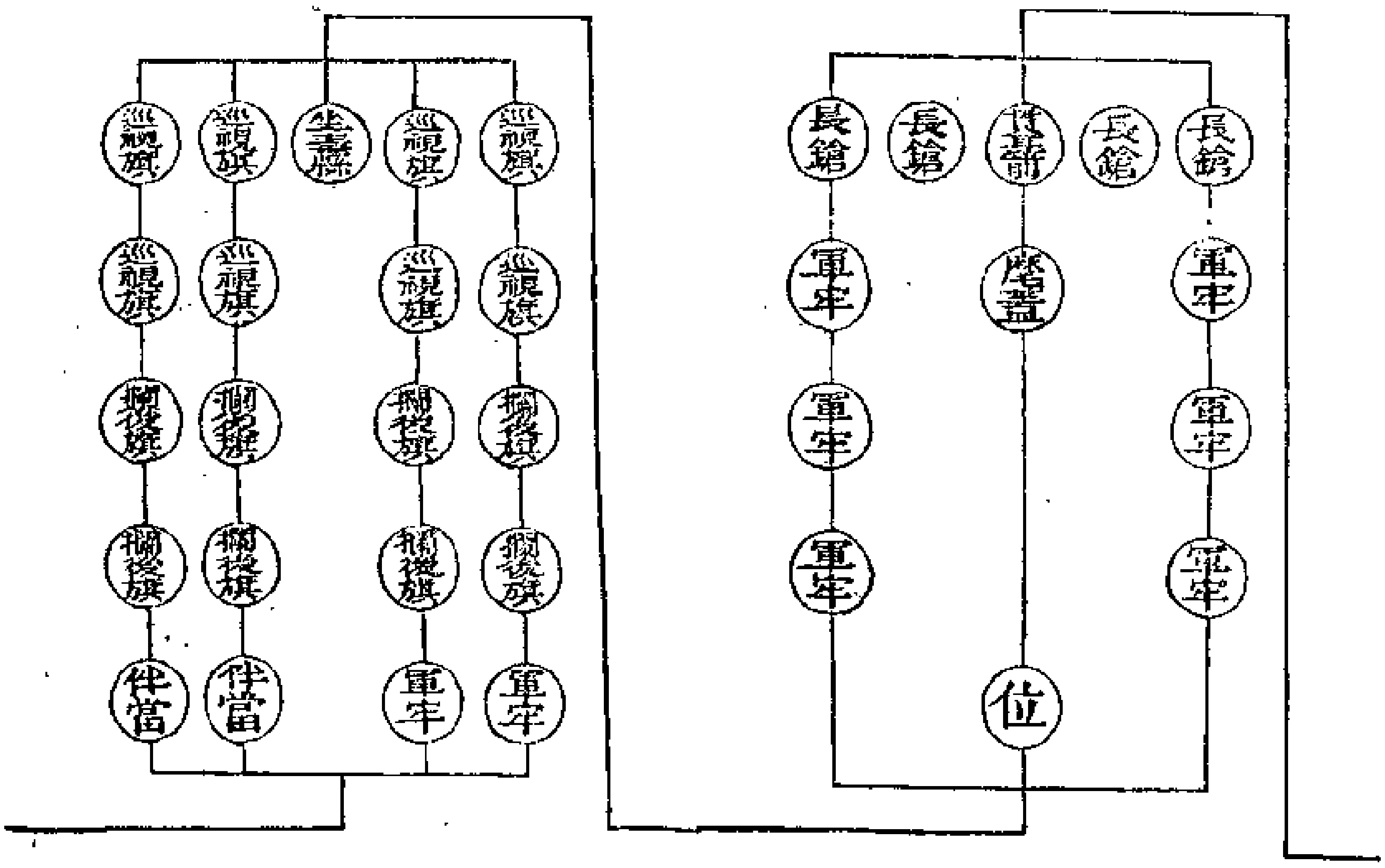

月斧
角旗
五股釵
門旗
斬馬刀
月斧
五股釵
斬馬刀
藍神旗
藍高照
黃神旗
月斧
五股釵
斬馬刀
月斧
角旗
五股釵
門旗
斬馬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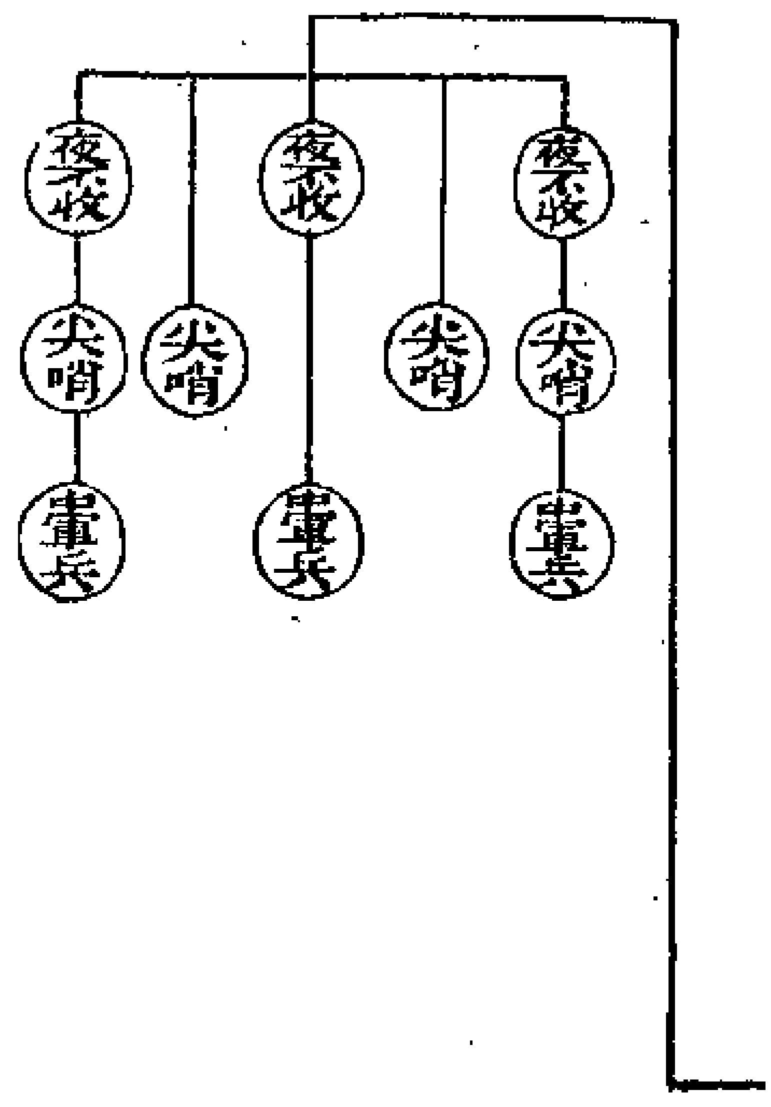

巡視旗
戟
門旗
勾鐮
角旗
戟
勾鐮
高照
白神旗
戟
勾鐮
巡視旗
戟
門旗
勾鐮
角旗


刀棍
門旗
鎲鈀
角旗
大棒
刀棍
鎲鈀
大棒
黑高照
黑神旗
黑高照
刀棍
鎲鈀
大棒
刀棍
門旗
鎲鈀
角旗
大棒


倭刀
金鼓
擊鼓
管
鈸鼓
倭刀
銅鼓
笛
雲鼓
倭刀
銅鼓
笛
小鼓
倭刀
金鼓
擊鼓
管
笙


號頭
扁鼓
砲手
鳥銃
旗牌
孛羅
扁鼓
鎖吶
鳥銃
旗牌
旗牌
孛羅
扁鼓
鎖吶
鳥銃
旗牌
號頭
扁鼓
砲手
鳥銃
旗牌
旗牌
甲馬
甲馬
藤牌
狼筅
旗牌
甲馬
甲馬
藤牌
狼筅
旗牌
勅
印
賞寄
令箭
旗牌
甲馬
甲馬
藤牌
狼筅
旗牌
甲馬
甲馬
藤牌
狼筅


長鎗
軍牢
軍牢
軍牢
長鎗
背箭
麾蓋
位
長鎗
長鎗
軍牢
軍牢
軍牢
巡視旗
巡視旗
攔後旗
攔後旗
軍牢
巡視旗
巡視旗
攔後旗
攔後旗
軍牢
坐纛
巡視旗
巡視旗
攔後旗
攔後旗
伴當
巡視旗
巡視旗
攔後旗
攔後旗
伴當



練兵實紀卷二

練膽氣第二（計四十三條）

第一．辨真操．夫陳師鞠旅．列衆于場．謂之操練．術等知之矣．殊不知教場操練．不過明金鼓號令．習射打擊刺手藝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門院牆內做得．故設教場操練之．平時在各散家之時．若肯心心在當兵．起念一心．以殺賊爲計．當養鋭氣．脩治軍裝．講明法令．通之以情．結之以心．何嘗不是操練也．

第二．循士情．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氣和則心齊．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人．

第三．公賞罰．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卽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忠雖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亦要依法施行．決不許報施恩讎．有此者．以其所報之罪坐之．

第四．信口耳．發號施令．須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値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笛．各偏裨．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聽面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管者．便是．如職位相等．則惟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笛．各同傚中軍千把百旗總以上．俱赴其行．佮計遵守．夫主將一人耳．車步騎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旗總只傳隊總．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干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躲閃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于街上．或散家．喚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內查治所由．

第五．一號令．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共．乃一時同事位稍尊者．）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

第六．謹漏泄．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事宜文字．只可傳到將令等人員自知．當作提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第七．定軍禮．中軍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合營主將亦如之．路遇．從便．別營主將官銜拜帖角門庭參．一跪兩揖．後堂旁坐待茶．

凡千總待中軍．以長官禮．因人馬．則併坐于次．

凡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本堂上發放．則跪面禀之．私論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遇合營千總．待如本管禮．路遇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立馬候過．

凡隊總之於旗總．旗總之於百總．百總平時與教場．俱照兵士之於隊總．其途遇本管．俱下馬．偶見還下馬稍誤．不必加罪．但終于下馬卽已．非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

凡議過禮節．定要遵行．諺云．軍中立草爲標．但一字一言出口．就是軍令．更易不得．雖卑如隊長．所管數人．旣知惡屬下數人抗違．不能行事．卽知己身不可又效屬下之人復抗在上頭目．夫軍機乃國家重務．情雖掩法．敢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通以軍法重治．

第八．止躐越．隊總旗總文移．只至千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營將．營將只至鎮道．鎮道轉達督撫鎮．轉達

兵部．偏裨以下．不許擅往部會．說人是非．退己功勞．如有躐越各上司經行者．查究參治．甚或有仍前結交京要．私寫揭帖．有所傾害人．遇調發臨敵．臟布功罪者．訪出定行重治．明有天道．幽有鬼神．決不佑此奸心險行之徒．

第九．詳責成．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誤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十名以上者．六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二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先呈舉者．免坐．至于賞亦如之．若逃去奸盜等事不詰首．疾病患難不報官．專罪隊總與同隊甲兵．器械損壞不充足．專罪旗總．武藝不精習．專責百總．號令不明通．專罪千把總．所謂專者．特于此等人加重

也.并是只罪此項人員.而本管大小頭目使不相干.

第十.正名法.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者.立則傍立.坐則傍坐.所睡床炕.不拘方向.飲食之際.軍士候旗隊總.旗隊總務先取其次者.以成揖讓之風.凡有當行事體.軍士務聽旗隊總言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幷一隊之人.合辭諫止.一次不聽.再諫.又不聽.三諫.稟百總知.若因諫止.旗隊總既不知過.又計嫌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避之.不可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亦曉諭旗隊總知過.再不知過.若與軍挾怨者.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即時口責.三次不聽.先將令出供在桌上.無桌則懸于壁.命犯兵跪.旗隊總立傍云.你這箇人所爲.今對號令某一款所犯相同.我念同歇處.恕你二次.你又不改.今照令審處治.多不過五棍.不服者.徑送本營將官處.凡軍士與不係本管旗隊總同歇者.亦讓以兄長之禮.凡事遜避.不許衝犯.其餘則平處.係百總.則照旗總禮.百總與旗隊總同居者.照依軍士共旗隊總同住例.

第十一.連坐察.同隊之人.即不同住.同住之人.雖不同隊.務要互相覺察.彼此奸弊.三勸不改.即報在本管.如軍士犯法.報在隊總.隊總犯法.報在旗總.旗總犯法.報在百總之類.各先行量處.如處過不悛.報在營將.再處不悛.報在主將.必以軍法重治.

第十二.達士情.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即時放入.不許攔阻執稟.把百總以下.不拘暮夜食寢之時.即穿衣領進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論其自往.務要耐煩待他.如或厭惡作性.不與他好好曉諭者.或被訪出.或問本人得知.定將該管官記過類論.

第十三.禁尅減.本管官尅減錢糧者.許本廳軍士及廳官告治.此不坐犯上之罪.若係責比武藝.督治逃過.因而懷恨或刁誣者.定以軍法從事.

第十四.分軍餉.軍士月糧賞賜.出先將數報知.即時委官.幷請主將委官.眼同包封.先刊印板一方.上書某月糧餉該若干.每人以一分爲耗.委官某人.限二日內完足.請主將下教場.或在衙門.通候軍士集到.唱名給與.先取一封秤兌.如一封不足.則所包諸封.盡行算數.倍俱治罪.軍士已散到手.若復情原送人者.日後告狀.亦不許扯引在內.如未散到手.而本管官私兌.並不稟監包封而徑散者.通坐以邊海錢糧論.擬贓告理.

第十五.蘇勞役.凡軍中除教場外.將領不得以無要緊事勞擾軍士.務令休息.即用一人.如勞自己一般.

第十六.戢濫差.凡軍稱曰軍士、戰士、力士、勇士、義士.士卒夫必稱曰士者.所以貴之也.朝廷之命名貴士如此.所以望之出力疆場.衛國保民.其責非輕.今却使之爲轎夫厮役.以厮役待士.而欲其出死力.捐命剿寇.有是理哉.緣往日貪黷未至.習弊成痼.慾人占用.迎送上司.無不安然順承.只恐結下怨恨.陷爲營害.未思將軍馬累壞失損.復失其心.萬一有事.不能戰禦.利害在誰.即使平日執持得罪于人.比敗軍失守之罪孰重.況主客將領既定.有雜流以供差用.復以何辭擾役伍軍.如有私情應迎送者.准于雜流內差撥.敢將編定戰兵擅遣差使迎送者.各以貪贓款內分數治罪.坐區副參遊守把等官.除

正額應用人役外.凡守堡守墩遠哨守口之人.一名不許擅行差遣.凡各處公差人到.亦不許擅作威福.強取跟用.今置差簿一扇.其頂缺帶糧不該輪差者.俱不必開.只將實在軍士.逐名一字小列.開在冊內.馬軍另爲一起.步軍另爲一起.該營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發各中軍提調收候.凡差一軍.必須填票一張.明註爲某事見差某人.票收軍人之手.差註該簿之內.每半年查比外.仍聽不時調票查對.如票有而冊無.或票無而冊有者.俱係將領私用及賣放之弊.並不准作數.其軍士買票者.定從重懲治.補差.如填某差而却私用者.許各軍即時將票赴府陳告.定與查處.審出定將填票官識重治.本告免差半年.決不許各隊抽差致亂行伍.違者.營將而下.通以軍法責究.

第十七.勵火兵.編過火兵.有能留學武藝精熟者.陞爲戰兵.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疏者.降改火兵.待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陞.

第十八.恤病傷.凡軍士有疾病.同夥房即報本管隊總.隊總報旗總.同到歇處驗過.即報百總.徑赴本營將官幷主將處報知.遣醫胗看病形輕重.百總一面再報該管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營將知會.所以百總即報主將者.蓋病人一時感患.立待救濟.若循資挨報七八處衙門.何時報達得遍也.凡報病者.不論大小衙門啓閉宂暇.即時投入.如有把門人阻攔.及將官施行遲誤者.罪坐所由.報病遲過一日者.罪在報遲之官.若因遲報致病兵身死者.究其遲誤之人以軍法.

第十九.視病期.凡病兵初病者.視之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一看.營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第二十.戒居常.同夥住歇兵士.入晚則安眠靜睡.以養精神.不許枕上謳吟唱山.以耗精氣.勾惹淫念.鼓惑思鄉.仍輪流餵馬.務要勤起.添草.白晝早起梳洗畢.各團聚一處.將所給號令.逐款聽一識字人講說一遍.早飯畢.各出當差.放馬.買賣等事.午間休息.或坐或睡.務在安閑.日西各于便處習學武藝.或學弓馬.或學披甲.至昏而止.每五日一次.將自己器械.應磨光者磨光.修利者修利.以上俱該管隊總旗總督率行事.百總于磨器械之日一查.

第二十一.遵節制.軍中惟有號令.宋時人稱岳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百斤氣力.如何比山難撼.蓋山是土石.可以掘取鏟挖.軍士萬人一心.一箇百斤力.萬箇百萬力矣.如何撼

得動.若人各一心.百萬之衆各是一箇身子.即賊一箇.便可衝動之.古者.義勇武安王.即今天下廟中關王也.生前曾獨馬單刀于萬衆中斬顏良.正是顏良之兵人各一心也.或者又謂萬人各具一箇身.如何使得一心.要我一箇身子.合得百萬斤力氣來.不亦難乎.是不然.你只看用人拴巨石大木.萬萬斤本石.用千數箇人便能拴得來.蓋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扛子.則可均在衆人身上也.如今操練的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連坐之法.都是拴木石的繩扛一樣.人人遵守號令.便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違令.死于賊手.尚有優恤立廟祭祀.犯了軍法被殺.空喪了性命.又無前項許多恩典.人人只得揀着好處死.且與賊對敵.固恐殺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見他走了.被他快馬趕來.却也是死.走在

水裏。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但愚衆不怕死。只是怕賊。若將走了死的念頭。肯向前與他厮殺。殺他一箇。做箇好漢死。也報了我的仇恨。自然萬人一心。萬身一力。況俗語與人爭說。一句一言。都要報復他。却被賊殺來。不肯動手。與他一對。低頭聽他殺死。全不想我若殺死賊。賊必不能又殺我。有功生遊。登時富貴。何等是好。爾輩愚人。何不肯萬衆一心。一齊殺賊。所謂天堂有路不肯往。地獄無門自撞入也。思之思之。今日號令。決要比岳爺爺軍。又如一株大木。一塊大石。繩子杠子。不拘千萬人同擡。都要壓到肩頭上來。斷然不難。你們人各異心。如往年兒戲也。

第二十二。思衆役。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少不得行月二糧。這銀米都是官府徵派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箇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量今日食糧容易。又不用你耕種。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定不放過騙食官糧之人也。

第二十三。稽功過。各營將立功過總簿一扇。每千各與一扇。凡遇百旗隊總及兵夫尋常勤勞。譬如多差他行了幾十里路。多差他幹了一件事。紀在功條一次。與人言語之爭。不至軍法處者。紀在過條一次。兵之功過。隊旗總開送百總。轉送把總。紀之。凡百把千總與中軍家丁夜不收雜流功過。俱營將紀之。附于總簿。每積一季。聽吊查一次。類行賞罰。

第二十四。體初犯。官兵除犯有行營野營對陣軍機及謀逆、殺人、奸盜、詐僞、賭博等項重情。不論初犯二犯。必行軍法外。其餘一切小過。并違犯新出號令。係平時操行者。初犯免究。二犯紀過于簿。三犯方綑打。

第二十五。省己過。凡你們本爲立功名報効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是不要你們去殺賊。官府豈是好爲作賤輕視你們。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官府如何不愛重。只是你們到箇地方。百姓不過怕賊搶擄。你們也會搶擄。百姓怕賊焚毀。你們也會折毀。百姓怕賊殺。你們要討功也會殺他。這百姓如何不避而遠之。如何不關門鎖戶。官府爲爾糧餉。千思百慮。東那西處。日日只見運糧運草。及至敵入時。却並不見你一人出力。只是任敵縱橫。官府如何不作賤。如何不惡棄也。今練之後。但凡軍行。必是依令擡營。一人不得攙越生事。詳見行營款內。

第二十六。勸謙忍。他人惹我爭鬬。說是他人理短。亦好好避他。稟赴本營。轉送應該上司。定與處分得平。若與爭競。縱是軍士十分理長。先打軍士不忍之故。然後另與審處。若強買民物。虧折價值等項。因而爭競者。不論曲直。只將軍士先處。然後聽有司剖斷。

第二十七。稽逃故。凡遇有逃故。本伍即刻報隊總。隊總報旗總。旗總報百總。百總報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哨將。即于本日開手本呈遞營將。一面行令該管隊伍。將故者一切衣裝財物點齊。并身開有無銀兩。備詳給付本生家屬。有敢匿留者。以軍法論。仍加倍追償故軍之家。

第二十八。補軍限。凡遇事故頂補。每月初一十五二次呈送驗發。

第二十九。擬捕拘。各營官軍有犯事同一起者。不許擅自拘捕鬪理。須呈本營將官。轉呈右營。取來。仍令各中軍官會問。通詳主將定奪。不許一營偏斷。違者察治。

第三十。明勾攝。軍衛有司提取官軍。一面留差人等候。一面呈請主將。酌量時勢緩急。事體輕重。摘發收問。如不詳請而擅聽拘去者。同隊同夥。該管官員。把總以下通治。若已呈詳。而本總哨將不爲留人轉詳。及遲延者。拿審手治罪。若差人強拿。不由分說者。先將此令與看。說之不聽。一面拘守。一面飛報主將收監。定以打擾軍政。阻撓練兵參治。

第三十一。申軍紀。平時恃強凌弱。酗酒忿爭。喧譁無禮。詐取人果菜。作踐人盛器。分別輕重治之。貫耳遊營。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軍法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舉首。除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相容隱。同夥同隊之兵。俱以軍法連坐。

第三十二。立逃約。凡募兵必取保結。若遇逃走。同隊之人各連坐一半。送贓一半。保舉革去月糧一年。不發。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軍從重綑打。發落收伍。准支半糧。聽日乃復。

第三十三。究冒頂。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綑打。所僱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僱之人分支一半。

第三十四。禁爭毆。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鬬毆。不論曲直。各綑打。然後查其所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隊總與非管旗總。車正旗總車正與非管百總。百總與非管把總。把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其卑者以不守分之罪。然後另剖曲直。若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從事。

第三十五。禁喧譁。凡軍中要緊。第一件只是不許喧譁說話。每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第三十六。禁竊盜。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在軍中以軍法從事。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第三十七。禁博奕。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不禁。若將條約隨俗改爲唱曲。習學以相戲樂者。有賞。凡別項博戲。俱皆禁止。違者照條治。

第三十八。禁妖妄。訛言誹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誤事者。軍法從事。

第三十九。禁乖異。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妒忌。因而誤事者。軍法處之。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決定。違與執拗者處治。

第四十。嚴途令。凡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奉金鼓號令者。一惟號令是聽。不必迴避。

第四十一。寄器械。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各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爲檢給。或臨操易爲辦賞。官器不必書名。以便吏代者。

第四十二敎騎什馬上鞍轡什伍．每一月營將點驗一次．千總點驗一次．把總點驗一次．每三操過．旗隊總行查一次．仍須身率以爲士倡．況營將千把總各有坐馬．有家丁馬．百旗隊總各有騎馱馬．必照條約．先將己馬逐一點檢．然後方可責軍以不如式之罪．爲下有不自爲倡率者．營將査出．輕則自行責治．扣廩糧處辦．重則解送主將重治．營將之馬．聽主將驗治．

第四十三養戰馬．夫國之大事在戎．兵之馳騁在馬．西北原野．以馬爲命．所繫不亦重乎．但馬之饑飽勞佚．濕燥疾病．有口無言．不能自白．必須在我領馬官軍．時其水草．適其性情．節其饑飽勞佚．加意調息．戕其蹄耳．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冬歸深廄．夏入涼廠．今者既無深廄涼廠．可不思所以處之乎．每于盛暑之時．務將馬匹拴繫就陰所在．如城市無陰涼之隙．可牽于城外人家村落林木陰鬱之所．與東西北三面城牆之下拴喂．盛寒則拴于南牆之外．向陽明與近人煙處．入夜將屜用肚帶縛在馬脊上．遮冷．庶堪戰陣之用．但各該官軍率無敵愾之心．惟是奉身之計．尅減草料．飲飼不時．再加差役繁多．以致馬匹損斃勞傷．不知臨時以何爲命．況今降罰之例甚嚴．主將偏裨悉所不免．誠不可不嚴加稽考．各哨將設立等第循環文簿二本．將該管見在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親驗選．其往時原以超上中下及下下五等比驗．近該本府操閱三屯標下軍馬．驗得各兵馬騾．如頭等之內．有十分膘壯．應擬頭等之上者．有膘分正合頭等者．有膘分稍次．難作二等者．二等之內．有膘分出于二等之上．次于一等之下者．三等之內．有瘦弱而可騎者．有瘦弱不至猥猥者．有十分瘦弱垂死者．五等不盡其選．臨時執筆．猶豫難決．擬之不得其平．何以使人激勸．近照武蘇一體．定爲九則．如上等內滿膘過當．則註爲上之上．滿膘而不至溢肥．則爲上之中．有膘而不滿．則爲上之下．膘壯而未至平楸．則爲中之上．半膘則爲中之中．擬下等則稍肥．擬中等則未及．乃爲中之下．雖瘦而不至弱．擬屬下等．則爲下之上．瘦弱而不至不可騎喂．則爲下之中．瘦弱不堪騎喂．則爲下之下．如此驗註．當時流水擬去．人既不枉其勞．馬又擬得其當．無再疑難．頗稱得意．合行通遵改擬．自今以後．凡點驗馬騾膘分．分別上等三則．要見某馬爲上上等．卽俗之超等．某馬爲上中等．某馬爲上下等．卽俗之上等推廣也．中等三則．某馬爲中上等．某馬爲中中等．某馬爲中下等．卽俗之中等推廣也．下等三則．某馬爲下上等．某馬爲下中等．卽俗之下等推廣也．某馬爲下下等．卽俗之下下等也．庶便稽考膘分進退．以憑賞罰．其上中等六則馬匹省令各軍自行取便用心喂養．下等三則．責委勤慎官一員．專管攢槽喂飼．逐日查驗各軍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知少草料者．徑自責治．將責治過緣由塡註簿內．該管將官每三箇月一次點驗膘分．如二等喂至頭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比責．卽於循環內明開某人原係二等．今入頭等．某人原係三等．今入二等．各令自行喂養．如三等喂至頭等．亦要明開某人原係三等．今入頭等．免其攢槽．仍具名呈來．以憑犒賞．免工免差．如三等馬匹膘分不加．各綑打二十．其間如有頭等反爲二等．二等反爲三等者．責如之．三等反致瘦弱者．綑打四十．各照舊攢槽喂養．每季一次．將塡註循環．責令經管書手齎送赴鎭．倒換查考．通以三箇月爲則．一等者俱

要喂至頭等．中間如有膘分不增．呈請發落．仍係三等或瘦弱者．各綑打四十．責令變賣．買壯好馬解路．若將瘦弱馬匹不行明白開報．挪移作弊者．定將作弊人役．痛以軍法懲治．將領連坐．將軍加倍重處．斷不輕恕．

凡夏秋．輪隊趕就水草收放．至晚歸交各主．如其放收不以實．致令各馬饑餓者．將該日之人送把總處治．登于簿上．各軍情願自出割草喂馬者聽．

凡春冬．馬匹上槽．須多留夜草．每日飲水以時．如無夜草及飲水失誤者．隊總旗總查治之．一次責五棍．如事重．仍開送把總．附過于簿．

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避我也．凡走驟之時欲住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毋致喘損．

凡戰馬．除本軍自馱馬草馬料之外．若代他人馱物．及僱人騎乘者．僱者與者各罰馬一匹．本軍以軍法綑打一百．枷號示衆．

凡馬軍除器甲及飲食外．不得馱物過十五斤．

凡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馬．採草備馬一日之食．以便次日進操．

凡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爲定例．但各軍只將本色三日者．勻作六日喂馬．而三日折乾．遂爲已用．是本折兼支．本爲體恤軍之意．而今反資尅落之奸．致減馬口之食．馬安得不瘦損哉．今後三日草準作四日喂養．其餘二日須用折銀買草買料喂之．若仍再減．不行買料草喂馬者．定行軍法重治．折銀追究下落．以上一法．全在哨將之督責．千把總之考查．而哨將總之稽考也．

凡關支本色草料出日．該隊總一日一查．哨將千總時常差人緝訪．若將草料賣借與人者．査舉得出．本軍軍法綑打．旗總免罪．如被舉獲．而非該隊總檢報．一體連坐．買者賣者同罪．

凡馬雖畜類．其効汗血之勞．戰陣之間．爲國家宣力．與官軍無異．又爲爾等騎乘代勞．且最有功于爾也．死在出征地方．止許割耳蹄回報．該衙門全體掩埋．不許開剝食用．如違者．軍法重治．凡官府有責其不以皮張送驗者．執此條爲證．

凡比較武藝之日．馬匹或付火兵出放．或留在槽喂養．火兵看守．不必進操．軍士亦不必着盔甲．

練兵實紀卷三

練耳目第二（計十六條）

第一。明旗鼓。各官兵、耳只聽金鼓之聲。目只看旗幟方色。不拘何項人員。口來分付。決不許聽之。如鼓聲不絕。便前面是水火。也須跳入。如鳴金該止。就前面有財緞帛如馬匹。亦不許一回顧。應資令旗令箭令票者。便是主將自來。三件物內必有一件方放。無亦不準放。

第二。明笛號。吹嗩吶謂之掌號笛。要聚各官旗頭目。發放軍務。必須吹得到齊方止。

第三。明喇叭。大小將領門前。及教場內行營處。吹喇叭是掌號。第一次是頭號。要人收拾行李。做飯食。再遲半筒時辰。又吹第二次喇叭。要人喫飯。收拾出門。詢問劄營地方取齊。吹第三次喇叭。是要起身。主將自本衙門出。到各兵劄營地方。另擬向往。其在營中。或在教場。或正行正操之處。及各人飯已喫過。俱已出門。只掌一號。便聽令行營或演操。不必仍用二號三號也。

凡喇叭吹長聲一聲。謂之天鵝聲。是要各兵齊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聲。是要軍步騎三兵。就於腳下挨營擺隊伍也。

凡吹長聲喇叭。放銃一箇。磨旗。是要轉身。各兵俱看旗所指處。俱向某處轉身轉車。

凡擺隊已完。喇叭稍歇。復又吹擺伍者。是要軍步騎主兵一字列開成陣備戰也。

第四。明哱囉。凡吹哱囉。是要各兵起身。再吹一次。是要馬兵上馬。車兵附車。步兵執器械立齊。

第五。明銅鑼。凡打鑼。是要各馬兵下馬。車兵下車。再打銅鑼。是要各項兵俱坐地休息。旗幟俱偃臥。

第六。明擂鼓。凡點鼓。是行營點鼓一聲。約行二十步。點緊鼓一聲。行一步。則將擂鼓交鋒矣。但聞擂鼓是交鋒。要各兵向前與賊厮殺。

第七。明黃旗。下營定。放銃一箇。豎黃旗擂鼓。是放各兵出營汲水取柴放馬。

第八。明摔鈸。凡摔鈸鳴。是要各兵收隊。再鳴成大隊。旗幟通回中軍。

第九。明砲號。每要新起一號令。必放砲一箇。使人有耳者先共聞之。然後方用旗幟號頭等項示行。凡官軍但聞砲響後。其已前行過號令進止俱歇。專一看有何旗幟更變。有何號頭之聲。即速遵照。庶不誤事。

一。用砲分數。

升帳砲。（三舉。即鳴金。大吹打。）

升旗砲。（一舉。即擂鼓。鳴鑼升幟。）

靜砲。（聲放後三舉。營中斷許候令。）

吶喊砲。（一舉。喇叭吹天鵝聲。吶喊一聲。三舉止。）

開營砲。（一舉。即隨點鼓。聞砲營行。）

分合砲。（一發。二舉。緣分某營某調。爲某營某集定營。舉。若旗幟照旗色依數分之。合營同。）

閉營同。（一舉。即大吹打。閉營門。）

定更砲。（過夜擂鼓畢。二舉。喇叭吹天鵝聲。）

變令砲。（凡號令止行之間。欲更號令。人衆隨遵。一時更變。恐人不知。失於照料。故先舉砲聲。一切前令即止。專心側耳。望新起何令而行。）

第十。明鉦號。凡軍士一切鼓樂行音如號笛哱囉喇叭鼓鈸等類。每欲止。必鳴金一聲。其已舉者。聞金即止。聽更令後。即如所更之令行。打金三聲。是要退兵。及止吹打。打金二聲。是大吹打。及退兵下方營時鳴金邊。是發五方旗招出營立表。立表營內。所以分別門角。以便出入識認。立表營外。所以分別營盤。防守界限。賊來舉之。以應遠近緩急。

第十一。明旗次。各營隊總看本旗總所執旗。旗總看本百總所執旗。百總看本把總號旗。把總看本千總號旗。千總看本哨將號旗。哨將看主將號旗。若主將五方旗招。俱起立點動。則五方之營俱照旗而動。如止於一旗立點。則該應之旗俱點立。別旗照常。若主將五方旗招俱偃。則五方之營俱照旗偃止。若只一旗偃。則該應旗俱偃。別旗照常。某旗磨。則該應旗俱磨。別旗照常。某旗向某方點指。該應旗俱向某方。各兵隨旗而往。

第十二。明旗應。凡主將旗舉時。先哨將應之。千總不許先應。哨將旗舉。先千總應之。把總不許先應。千總旗舉。先把總應之。百總不許先應。把總旗舉。先百總應之。旗總不許先應。百總旗舉。先旗總應之。隊總

不許先應。旗總以下。口傳身率。不用旗鼓號令。要與旗鼓令同。差錯以軍法治之。

第十三明旗色。黃旗屬土。中營中軍所用。但見黃旗。即知爲某中營某中軍也。在五營。則爲五營之中。在一營。則爲一營之中。在一千。則爲一千之中。少至五人。則爲五人之中。凡人面向者爲前。紅旗屬前。凡營壘所在向前者。則用紅旗。但見紅旗。俱想向前。凡人就本身之左手爲左。藍旗屬左。凡向左者則用藍旗。但見藍旗。俱想向左。凡人就本身之右手爲右。白旗屬右。凡向右者則用白旗。俱見白旗。俱想向右。凡人就本身之背爲後。黑旗屬後。凡向後者則用黑旗。但見黑旗。俱想轉身向後。是故曠野。衆人若說東西南北認辨不眞。凡人背有左右手面向背後。故即以其易知者教之。人人只以大營中軍分左右前後。又以本身前後左右爲向。再不必論東西南北也。

第十四明望旗。凡常操及發兵。於主將未到場之時。先將望竿繩索等項收拾停當。候主將升帳。案升旗。即放砲擂鼓陞旗。旗正若甲。執白旗一面上斗。聽中軍號令。凡掌哱囉。兵立則旗立。凡打鑼兵坐則旗收。旗向前點。官軍俱向前行。向左點。俱向左行。向右點。俱向右行。向後點。俱向後行。車步騎大小將官旗總車正。俱視此旗向往。如遠行。俟掌頭號畢。案放砲擂鼓。將望竿眠行。迴報有弊。擂鼓。再立望竿。賊從左來。則旗向左磨。賊從右來。則旗向右磨。賊從前來。則旗向前磨。賊從後來。則旗向後磨。賊從兩面來。先將賊近一面。三磨三立。又向一面磨。賊從四面來。將旗繞竿頭轉遞。賊遠。則旗頭向上磨之。賊來近。則旗頭小低磨之。賊近百步來。則旗低垂向下磨之。賊退。則立某方。賊退立在某方。亦如報賊來事例。事定。將旗捲訖。若緊急追賊。無望竿車。此條不用。

第十五定發放。凡操期前一日。懸操牌各營傳知。次日五更不拘時。但聽主將門前掌號。各將官門前皆掌號。各兵做飯。將官亦做飯。以做熟食畢爲期。乃掌二號。各兵備馬。收拾軍裝。往教場列成行伍。掌三號。主將出至教場。中軍官稟放陞帳砲。喊堂開轅門。稟陞旗。望旗同陞。在對則陞望旗。幕屬等官先行參見回避。中軍官稟掌號笛。聚官旗。聽發放。望旗向左右前後磨轉一次。官旗用手旗引於場前。轉身向上。挨次先騎兵、次車兵、次步兵、各頭目。自隊長以上。皆赴。事急只同旗總以上。隊長守伍。至臺下。立定。笛止。中軍傳云。官旗過來。各旗應一聲。以卑而尊。先隊長、次旗總、次車正、次百總、把總、千總。俱跪。次營將於臺上跪。先起。乃發放衆曰。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手熟擊刺。步閑進止。馬習馳逐。誠哉衆齊。車熟分合。嚴飭火器。萬人一心。有進無退。從輜重。皆軍法有常。每一項人員班內一人。先行。後舉行。高聲報曰。某官叩頭。命起。至百總止。又發放曰。車正聽着。凡車戰進止號令。俱車正之責。臨時差誤。責有所歸。車正起去。又曰。舵工聽着。凡左右前後縱橫曲直。俱着車旗聽命車正。擺營不合。高下失誤。責有所歸。次巡視南旗過列。再發放曰。凡入操喧嘩不肅。下營行伍不齊。行營搶前越後。臨陣舉動違令。斬賊強奪首級。戰畢妄殺降人。種種作奸犯科。俱聽爾舉來處治。臨陣摘牌。當戰破耳。回兵查明。分別輕重以行軍法。若故縱需索。治備之罪。發放畢。分付各官旗下地方大吹打得勝鼓樂。聽各回營。各哨將一體掌號笛一照臺上發放。即使金鼓班響相聞無妨也。哨將發放畢。千總用旗招把總以下

發放。亦照臺上。但云奉臺上號令畢。把總招百總以下發放。只傳臺上分付親口之言。不用耳聽金鼓等文。亦云奉臺上號令畢。百總招隊旗總發放。先發放所聞把總之言。次發放已完畢。旗總集隊總各隊兵士發放。亦云奉臺上號令。將前本各上官話頭。一一講說分明。畢。隊總亦令各兵跪聽。分付云。奉臺上號令。發放畢。但凡謂發放。係奉臺上號令。凡卑一等者。必跪聽。敢有違者。即時巡視旗發送臺上。細打遊營。

第十六稽傳令。凡發放過訖。候大小將領發放畢。主將抽隊下一軍向前。問今日所發放何事。若能知其大略則已。如全不知。則取隊總問之。隊總能言之。則治軍以不聽受之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之。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不能言。則取本百總問之。百總能言。則治旗總以罪。百總不能言。則取本營把總問之。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於各千總下。取一軍千總。於各把總下。取一軍把總。於各百總下。取一軍百總。於各旗總下。取一軍問之。不明者千把總聽營將官發落。百總以下所抽問者。紀過一次。即仍於上一等頭目。再照發放之法。挨次說諭一遍。通畢赴臺報。

練兵實紀卷四

練手足第四（計二十條）

第一校武藝。夫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你來當兵防身殺賊立功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喫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教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安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鎗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人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戰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齊退縮。都查得你出。決照條內施行。你們既無躲身之法。不想學武藝。都是與性命爲讎。若身上盔甲堅好。賊被他戳砍我一下。不能傷入。我就手藝熟。第二下也殺到他身上。思之思之。

凡哨將通將各兵花名分照見定武藝。造武藝冊一本。送印發收。百總每入操日比一旗。輪比週而復始。把總每月初六日一比。又比過一人。即打一把字小印于中式等第格內。千總每月十六日比。即打一千字小印于格內。營將每月二十六日比。即打一將字小印于格內。惟撫鎮道比驗無時。過該比之日。每百總下抽取數人試過。只對比舊册。查其印之高下。相去不遠。即照册以爲賞罰。若比較之日該閱操。則從操而移比。或非操期。則從比而免操。此在臨時酌擬。凡過千把總比期。預日于本營將領遞

討出册本註完．次日送交册式開後．其賞罰連坐自旗官以至將領．查定分數之法．載于練膽氣條下．
茲不重開．

連坐領兵官賞罰例．

一部下俱賞無罰者．爲超等．
賞數十分之九者．爲上上等．
賞數十分之八者．爲上中等．
賞數十分之七者．爲上下等．
賞數十分之六者．爲中上等．
賞數十分之五者．爲中中等．
賞數十分之四者．爲中下等．
賞數十分之三者．爲下上等．
賞數十分之二者．爲下中等．
賞數十分之一者．爲下下等．

超等將官．金緞二疋．紬二疋．臺盞一對．銀花一對、重一兩．中軍千總緞一疋．紬一疋．臺盞一副．銀花一
對、重一兩．把總紬二疋．銀花一對、重一兩．
百總緞一疋紬一疋

上上等將官紬二疋．臺盞一副．
中軍千總紬二疋．
把總紬二疋．銀一兩．
百總緞一疋．銀一兩．

上中等將官紬二疋．銀花一對．
中軍千總紬一疋．
把總賞緞二疋．
百總賞紅綢布二疋．

上下等將官緞二疋．銀花一對．
中軍千總緞一疋．
把總中紬一疋．
百總粗布一疋．

中上中中免究．

中下等將官抗罰．

中軍千總．打二十板．
把總．綑打二十．
百總．綑打四十．

下上等將官重罰．
中軍千總．綑打二十．
把總．綑打四十．
百總．綑打六十．

下中等將官參降．
中軍千總．綑打二十．降把總．
把總．綑打四十．降百總．
百總．綑打六十．降隊頭．

下下等將官．以抗違練兵．綑打參革．
中軍千把百總．俱綑打八十．革回．照例半俸．百總發哨．

比較武藝例．

弓箭、狼機、鳥銃、快鎗．俱九發爲額．
九中者準超等．

八中者準上上等．
七中者準上中等．
六中者準上下等．
五中者準中上等．
四中三中者準中中等．
二中者準中下等．
一中者準下上等．
不中者準下中等．
不知者準下下等．

比較各項武藝以九則分．

上等三則．
上上．上中．上下．
中等三則．
中上．中中．中下．

下等三則。

下上。下中。下下。

極精極熟。出乎上上之外。得心應手。自知機彀。可以傳教者爲超等。

舞對二事。全然不通。與未習者爲不知。

舞對俱疾速。力猛不差。正彀者爲上中。又稍純熟者爲上上。比上中稍鈍弱者爲上下。

舞對。猛力不差。正彀俱稍生澀者。爲中中。比中中又稍熟者爲中上。比中中再生者爲中下。

藝雖純熟。而不知彀者。雖合彀而不熟。與合熟而遲鈍者。爲下上。能舞而不知對。能對而不知對。雖精只作下中。或能一事而生。與俱舞對俱差正彀者。雖熟亦爲下下。

比較馬營雜流例。

凡雜流武藝與鎗銃射箭。只比一件。

官比射。仍比藝一件。不知射者聽。

旗牌比射。不能者比武藝一件。仍比下操號令。

吹鼓手比吹打。仍比下操號令。

五方旗手比磨旗。幷用旗號令。

號帶旗手比磨號帶。幷用號旗號令。

金鼓旗手比旗號令。

門旗手比旗號令。

坐纛旗手比旗號令。

認旗手比旗號令。

角旗手比旗號令。

醫生考醫。

獸醫考醫。

火藥匠。凡考各放火箭九枝。火線三條。大將軍等砲裝放法則。

號銃手比銃號令。

巡視旗比各武藝一件。巡視號令。

隨營擺塘爪探夜不收比弓矢。仍各比武藝一件。以射爲主。

將官中軍千把總。

書記比射。不知者比武藝一件。

軍牢伴當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

百總執認旗軍聞旗號令。

家丁一名不考。

家丁一名不考。

家丁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

駃駝兵比武藝一件。

厨役免比。

薪水免比。

軍伴免比。

以上俱隨各便益武藝。不拘種色。

賞罰比較冊式

比較冊等第式凡比較須將兵名塡在下下之下空中空內點閱等第點在各等簡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右仍另刻板

片用時不拘刷印數百張以每兵名足爲數每張用前後割由一張在簡

凡入操下營畢。或不下營。各營將各千把總俱立私把。分頭習學。先尊者射打舞對起。以尊而卑。不必唱名。不必設鼓。乃私習也。中軍把子聽調此者唱名等項如常儀。

凡武藝務照示習實敵本事。眞可擣打者。不許仍舉花法。

第二。校遠射。北方之習。最重于射。但射不在闊中。能扯硬弓射重箭。又去得平。又去得遠。又多中。中必深入。此超等射手。不可以尋常待也。射得不遠而平。開硬弓發重箭。能中者二等也。射得遠而不平。箭輕弓軟多中者三等也。倭人之箭射皆不遠。蓋箭重故也。箭重故中人不可當。聽主將立藍旗一面。是調射手的旗號。各箭手官軍撥隊把。以八十步爲止。步弓以五尺爲準。每一千立把四面。每會五名。照把唱名以射。

凡把材把衣步弓。俱各馬兵千總做。每總大小把四箇。俱用布畫人于上。用木桿二根。縫邊以繩。四角釘之。以便帶行。高七尺。如人騎馬狀也。闊二尺。

凡射箭立身大架。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主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者爲上等。其有潤腰騎馬等射已精熟者。不必改習。所謂失邯鄲之故步也。射尚生者。務使改從大架射。

第三。校火器。俟射畢打箭過。將把子再移二十步。聽豎紅旗。是調銃的旗。虎蹲礮、佛狼機、鳥銃、快鎗、火箭。俱集中軍聽候。

凡鳥銃快鎗手。但點過。先看銃口大小。平日各該管將領。督令將銃通行選較。以銃口相同者。各爲一旗。督令造合口鉛子模範一箇。督令鑄出鉛子。磨光逐箇稱驗。是否正合各銃之口。流入稍澀。用攔杖送下。乃爲合格。庶打出有力而正。攔杖以堅直爲式。火門以小爲式。火繩以乾爲式。火藥以燥細性急爲式。火線點放一二根。看其緩急長短。務合前式。藥管以銃之大小裝藥。不多不少爲式。什物線藥錫鱉鉛子袋。逐一査驗合式。大銃不用藥管。用小升一箇。上刻幾升爲一銃。

凡銃把必以百步爲準。每把六人爲一班。鳴鑼一聲。一人舉放。大銃以長號喇叭一聲舉放一位。大銃每人以三發爲止。鳥銃快鎗。每人以六發爲止。報名下等。俱照射箭例。凡鳥銃手。須眼看兩照星。銃去不動手。不轉頭。又中多者爲上。打放如式而中少者次之。轉頭搖手。雖中而在下等。放完一班。第一銃又裝畢再放爲快。

凡過銃手。當俱令一手拏在銃前。銃身夾在腋窩之內。不轉頭。不搖前手。又中者爲上。轉頭搖手。雖中不取。一班放畢。照鳥銃手又裝起爲快。

凡佛狼機每座提銃九箇。三人中以一人定銃管放。以二人裝提銃。運送平時學習。只用三箇提銃點過一架。先看母銃腹內是否光圓勻淨。子銃口週圍牙肩是否齊整。子母二銃合入是否嚴謹。鉛子是否亦合子銃口一半。火藥袋內藥是否分兩。火線是否長短合式。鷄剪是否鋒利。鏈送搗否。架機條高條下條左右。是否活便。乃看裝藥安位下子。是否如法。一架連放三次。提銃裝運速而如式者爲上等。又中者超格另論。

凡虎蹲礮。先看礮身。次看藥須細。迅藥線燃之是否疾躍。鷄剪是否鋒利。藥升有無大小。袋藥稱足分兩。火繩是否乾緊。送子木鍾是否堅固。大石鉛子是否合口一半。木馬子是否鬆下平口。小鉛鐵子有無足數。次看裝法是否合式。藥至某處。木馬至某處。子土至某處。必一一合式。乃令舉放。必高下正合。遠近安平。不致跳躍。又能中把爲超等。

第四。校圓牌。北方無藤。以柳木加革代之。每人長腰刀一把。北方戰馬疾速。又有盔甲。不必用標鎗。聽放礮一箇。中軍豎起黑旗。是集牌手的旗。各牌手俱集中軍伺候。習時二人一排。務要遮得身過爲妙。先于界河插棍四枝。粗五分。高可二尺以上者。約與二人闊狹相等。聽各人使牌上前。專砍樹枝。砍盡者以下等行罰。此即馬脚也。臨陣時。以牌向頭上緊架。遮當敵箭。只是低頭下砍馬脚。原有退步使法。今不必學。試牌木棍。各牌手自備。每人一次一根。

第五。校腰刀。敵專用刀。我兵亦用刀。手力不殊。刀之長短相似。而又頑鈍不敵。夫短不接長。自是定論。況我軍力不壯于敵。必須比他長了一寸。乃有一寸便益。便砍不着他身上。必先砍着他馬頭。今除箭手另給腰刀。銃手特給長刀外。凡豎立白旗。是集刀手的旗。各馬步軍長短刀手俱集中軍聽候。每馬兵一旗。預備長短棍二根。一根長七尺。一根長三尺五寸。短棍在前。長棍在後。相去二尺。馬軍各馳馬。步軍各趨跑向棍來。馬軍用分鬃箭射長棍三矢。馳上先砍短棍一刀。如馬頭。次砍長棍頂頭一刀。如敵人。步軍長刀俱聽令。如原習倭刀進法。向前低頭下砍短棍棍一刀。如馬腿。轉身上砍長棍一刀。如馬頭。中式者賞。違式者登簿。三次不中者。比較落馬及生疏者通行責治。

第六。校刀棍。正所以比敵馬討一寸便益之物也。俱用大棍。教師之法。一打一戳。乃爲正。餘皆花法也。只專戳馬腹入喉。馬眼人面。聽中軍豎紅高招。刀棍手俱集中軍聽候。亦照前備二項木棍。聽擂鼓。騎馬飛馳。向短棍戳一下。即戳馬眼馬腹也。次將長棍戳一下。即戳賊喉面也。先將鋒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爲上。務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第七。校大棒。聽中軍立起藍高招。各棒手俱集聽候。每隊備短枝一根。長一尺。長枝一根。長四尺。築安訖。兵以六人爲列。聽擂鼓。飛跑向前。一齊打去。先打短棍一下。如打馬脚同。又高打長棍一下。如打馬頭同。賞罰例與刀棍同。

第八。校大鈀。聽中軍豎起黑高招。各鈀手集候。蓋北方無長鈀。我今器械。件件長過他的。鈀法一打一戳。只戳馬眼人眼人喉。卽以棍手所用高棍立起。飛身向前。一戳短棍頭如馬眼。一戳長棍頭如人喉。中者爲上。其平日學使。依教師鈀法。有進無退。

以上射箭打銃有定數外。其比鈀棍刀鎗牌手。俱以二次爲準。凡係大比。其進退坐作俱用臨陣金鼓號令以習之。及至操演營伍。則舉動卽合號令而已熟矣。此第一不可廢者。

第九。校戰隊。凡各武藝比完。通將各旗先行挨次列定。掌擺隊伍喇叭。先鳥銃手爲第一層。一字列定。次快鎗手爲第二層列定。次火箭手爲第三層列定。次射手爲第四層列定。次大棒手各爲第五層列定。

打鑼坐息。吹哱囉起身。照常操號頭。鳥銃照令分番打把畢。火箭手照把子放火箭。每人三枝畢。射手照把子一齊射各三矢畢。摔鈸鳴。收了火器。執起殺器。快鎗倒用。照號令一齊向把子。以鴛鴦陣衝向前去。至把而止。聽金鳴。退回原札地方立定。候照常收營號令。各旗領各隊回各營。

第十。核吶喊。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舉來治以軍法。

第十一。核麾旗。隨鼓緊慢行。如麾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舉作高舉。伏身轉腰。繞頭一遭。方緩收起。

第十二。核打鼓。夫打鼓之勢。用堅木爲鎚。起延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鼓沉重。則聲齊且遠。

第十三。察遺失。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火線匙鉤刀剪油單火藥一有不全。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棄不乾燥。各不如法。隊長同罰。本犯加治。

第十四。稽損廢。凡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即明稟各總。轉報處置給用。

第十五。收火器。每放過即行洗晒。陰雨後初晴之日。即晒一次。平日收架。務要如法。不許濕損。如收架不如法。不行晒晾。致有濕壞者。本役軍法重處。旗隊連坐。仍罰賠償。

第十六。小比較。不用旗招。不聚軍兵。或營上自行喚某營某項。或分投委官赴各營內。

一。鳥銃手把子。仍一百步。二人一隊。鳴鑼一聲放一門。每六名放過。又裝完又放。則合式矣。其取法已在大比較內。茲不重開。

一。鳥銃本爲利器。臨陣第一倚賴者也。夫何各軍兵不思倚賴之重。其在操內并臨陣。人衆齊發。煙火障蔽。非一目可視。一手可指。俱不平執銃身。貼腮面對照星放打。却垂手抵執。與快鎗一同。此則何貴于鳥銃。況名爲鳥銃。謂其能擊飛鳥。以其容準多中也。如此打去。勢不由人。不知所向。安得中賊。況求之可中鳥乎。査得各隊長只管四銃。又分兩層。每層二銃。舉目可見。稍有差謬。舉手可指。相應責成。以後凡放鳥銃快銃。隊總即隨銃手監看。若仍前垂手放鳥銃。不貼腮面對照者。及鳥快等銃。或不點放。或就火門火線。朝天放。向地放者。許隊長平時或摘牌。或取藥筒。或取帽。務獲隨軍輕便什物一件爲證。隨操畢送處。如遇與操臨陣。或割耳或割鬚髮。即送本營。斬首示衆。該隊長免其連坐。如互相容隱。聞操查出。定將隊長一體連坐。臨陣。隊長與軍同斬。

一。快鎗。

一。佛狼機。

一。虎蹲礮。以上火器弓矢。俱載大比較條內。不拘大小比。俱同。今不重開。

一。火箭車。先驗火箭看堆否。抽放三枝。次看車是否堅固。有無損壞。箭架藥槽聯線。逐一合式。然後一架一架。面看裝入。將各把湊成五丈闊。如賊擁衆之勢。于六十步立定舉放。

一。大將軍。先看子母合口。次看鐵門豎狀。郎頭送子。査堆木馬。試合平口藥線。放一條。要迅速。長短合格。藥袋斤數相同。子藥什物不欠。先看裝當如法。照火箭打把。

以上火箭車。大將軍車。大小比較。俱不調集。每防間試比較一次足矣。

一。放火箭。先看火箭如法。以安置火箭于鈀上。執發正直準放。雖放出高下。勢不由我。只不回頭。不搖手。知以前手主定。以後手高下之。即合式也。

一。藤本牌。二人一排。先自跳舞。能遮身嚴密活利者爲合式。舞過。即用長鎗手對戳。鎗到不慌忙。不先動。鎗一戳即隨鎗而進。鎗頭縮後則又止。進時步步防鎗。不必防人。牌向鎗進。刀向人砍。只至鎗手之身爲上等。舞生而對熟者爲中等。舞熟而對生者爲下等。鎗到先動慌忙者。膽小之故。其人不可用牌刀。亂使不知防鎗者爲下下等。

一。鐵鈀。共用二人一排。平使。致柄顫者乃有力也。舞熟而緊疾者爲上等。舞畢即以長鎗對之。大都短不接長。鎗十戳九入。第鎗誘不動。執鈀有勢。進鎗時步步以鈀頭照管鎗頭。一擊一戳而入者。爲上等。鎗來手動身搖。進鎗不知隄防。騎鎗而入者爲下等。其舞敵生熟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一。倭刀。共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爲上等。次以木刀對砍。舉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爲上等。其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一。長鎗。共二人一班。舞過柄顫手熟者爲上等。二人相對。分鎗即進者爲上等。若鎗分不知進。欺鎗等他入者爲下等。生熟例一照藤牌擬之。

一。大棒。二人對打。打下聲重有力。不做等候相待之套。打合拍位。下下壓着他根而入者。又路多者。爲上等。打無力而熟者。與有力而生者。爲中等。力怯打遲。緩舉待敵者。爲下下等。

第十七。練心力。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大人且然。况兵乎。不宜過於太甚。是謂練心之力也。

第十八。練手力。凡平時各兵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于交鋒時所用之器。蓋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也。

第十九。練足力。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謂練足之力也。

第二十。練身力。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陣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也。

練兵實紀卷五

練營陣第五（計一十八條）

第一．操馬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稟放升帳砲以後．至稟掌號下營止．照練耳目條內舉行．此只從舉變令砲起．掌哱囉一通．各起身披執．又吹哱囉一通．上馬．本營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該營亦向本方點．乃點鼓．本營下兵馬依營旗所向．架梁馬先報前途險隘．一路行營．左部常先．爲前路．中軍繼之．中部爲中路．右部爲後路．每旗三隊．六馬平行作一路．圍繞教場．行至原起處轉角．舉變令砲一聲．俱立定．打鑼．各下馬．再打鑼．各坐息．中軍稟稱兵已過險．前途平曠．變三路行營．中軍豎旗三桿．舉變令砲一聲．大衆聞砲響．即舉首看藍白黃旗三面豎起．吹哱囉一通．俱立起．再吹．俱上馬．舉變令砲一聲．聽吹擺隊伍喇叭．即變三路．左部立定．候中部趨至中路．右部趨至右路．中路與左右二路相去．路各三十步．點鼓前行．又行過一遍．約至教場中排馬執小黃旗．旋馬．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擺隊伍喇叭．則左右二部即爲外圍．中部左右二總前後．各收進．中間分明．即爲子營．標下人員．兩行列於中軍．再吹單擺開喇叭．每一小隊連人馬中分．橫去各一丈．營定．鳴金．邊發旗立表．表有內外不同．臨時口定．旗行．打鑼．俱下馬．外圍兵將馬退入隊後．仍照鴛鴦陣．二馬一列．聯絡拴絆如式．務要隊伍分明．兵俱趨出馬前．立成鴛鴦陣勢．鳴鑼坐定．一面將拒馬列

如式．虎蹲砲安各旗空前去人一丈．使賊在一百步外．舉砲一聲．吹哱囉起身．子圍馬軍上馬．再吹哱囉．賊至一百步內．掌天鵝聲喇叭一遍．外圍步戰之兵．第一層鉛銃手舉放一次．又吹天鵝聲一遍．第二層鉛銃手舉放一次．但每大操．鉛銃手因其人衆難查．多失放態．全不照比較時打把之勢．却只以一隻手執向上．以一手點火於門．不平不中．是將火器盡歸無用．安能中賊．而奪魄耶．今須務破此病．賊至亦如官府單名比較一般．不許單手執點．向天放去．亦不許向地倒放．出口不遠．凡望煙圍向上．即是向天放者．煙向地衝起土色．即是向下放者．俱要拿出重治．且問你放銃的人．有何巧計．又將煙留同你作弊乎．又吹天鵝聲一次．第三層鐺鈀手．就於鈀上架放火箭．不拘幾枝．畢．放虎蹲砲．又吹天鵝聲一次．第四層五層俱出．將殺器放在地．與隊總俱射箭．賊至三十步以裏．摔鈸即響．止各兵收了長器．俱執起短兵．擺鴛鴦陣．鎲居第一層．刀棍居第二層．大棒居第三層．快鎗居第四層．倒用木柄爲銃．居第五層．用長刀．俱候所殺．六層馬兵亦聽點鼓出．在步兵之後．步兵聽點鼓．盤隊緩步向前．聽擂鼓．趨跑向敵．吹喇叭天鵝聲一吹．吶喊一聲．每一陣始以三擂三吹三喊三進．於第三進之時．將原擺鴛鴦陣一齊擺上．不拘第幾行．不許仍守次數．不敎前列．其前列亦不要離了本伍三擂三吹三喊之後．長擋長賊．持夾刀棍之兵．只戳其人而馬腹．大棒只打其馬頭．只是不圖他活馬．打他馬倒．不慮賊不殺死也．各兵只管打砍向上．並不許割取首級．只要打他一齊敗走．步兵就於戰所立定．中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標旗爲號．原出馬兵．出步兵之前．吹擺開喇叭．銃手又出馬兵殺手之前．即下馬舉砲．但凡舉砲．必用下馬．放畢立定．馬兵開空衝出．再不下馬．就於馬上射箭．刀砍鎗戳．全勝乃止．銃手隨即裝銃．列立以待．凡馬兵衝陣．必聽擂鼓．吹天鵝聲一次．吶喊一聲．三擂三吹三喊三進．一二進隊伍要清．第三進馬兵擁爲一列．混戰．金鳴鼓止．聽摔鈸響．各認各宗．收小隊三隊．前後長列．又聽摔鈸響．每一旗三隊．六馬平列爲一聚．聽金鳴大吹打．挨次先馬軍由中角三門回．各到信地．吹打止．再鳴金三聲．步兵退至一半．賊做復來之狀．鳴金二聲．各兵即轉身．口發虎聲．向前立定．賊人不敢逼來．再鳴金三聲．照前退至營邊信地．仍前鳴金二聲．各兵口發虎聲而止．退法要鴛鴦陣明白．將執把鋒芒俱向前．照依原受教師所傳執使之勢．人首人身俱向後．舉步行時．凡遇金二聲．立定．只回頭．便是出鴛鴦陣矣．此則執把俱在外．人身俱在內．循捷至妙之法也．再聽鳴鑼．馬兵下馬．步兵立起器械．再鳴鑼．坐地休息．少間．又報賊如前．又衝一門．四門不許齊衝．其過往上司看操．不必盡門輪衝．只齊衝四門．此套亦所不可廢者．依令操畢．聽舉砲一聲．擂鼓．中軍豎磨黃旗．開營門．一面先差旗牌官四員．每門一員．數放軍馬．待官到各營門．舉變令砲一聲．擂鼓．各營火兵通出樵汲．完．再豎黃招黑旗磨動．夫黃招則司中部．黑旗屬水則應飲水．又擂鼓．中一部馬兵出營飲水．中軍雖類同去．掌號收回旗招仆．又豎藍旗黑旗磨動．擂鼓．左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仆．又豎白旗黑旗磨動．又擂鼓．右二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仆．每飲馬．約定去水遠近．定以放出收入時候．飲水馬收完．再磨黃旗掌號．收樵汲人進營．吹打閉營門．各差出官回中軍．報稱數出收入軍馬名匹．放起火三枝．各軍炊火務

嬰安鍋。係應午時。與正餐飯。一面掌號笛。點發放。各頭目到中軍。人齊鳴笛止。不必又用臺上大發放。擬定套話。就將戰陣行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已前戰陣合格違令者。通於此時賞勸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俱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乃稟傳鑼解甲。鑼由營面週行。鳴過俱解甲。傳飡畢。又差中軍官赴將臺。稟稱收營何地方。請鈞旨訖。放開營砲三箇。先掌一號。穿盔甲裝束。掌一號。各軍收拾執把。吹哱囉起身。又吹哱囉上馬。摔鈸響。收各方旗招。其兵馬每一旗為一聚。舉變令砲一聲。點鼓。立中黃右白左藍大旗二面。向前點。喇叭吹擺隊伍人馬。調哨為三路。金鳴鼓止。放開營爆三聲。吹喇叭天鵝聲。吶喊三次。聽大吹打。回營。金鳴吹打止。各照教場未下營之前。立過地方。打鑼一次。下馬。再打鑼一次。坐地休息。將官赴大臺上。回稟操畢。另聽比較軍務。以上如仍下車。馬營則馬兵先。下營時至攻打畢。即收營。其樵採飲馬發放等項。俱於車馬合營內行之。此不重舉。

第二。操步兵。以一營為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稟放升帳砲以後。至稟掌號下營止。照練耳目條內舉行。此只從舉變令砲一聲起。就掌哱囉一通。各起身。本營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亦向本方點。依營旗所向。三部取齊。每路一旗。三隊頭平行。三部為三路平行。中軍在中。行至教場中道。聽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轉身向上。鳴鑼。各於腳下坐定休息。塘馬舉旗。知有賊至。舉變令砲一聲。各立起。吹擺隊伍喇叭。點鼓。一字擺列。中部居中。左部居左。右部居右。每部一司在前。二司在後。為二層。旗鼓居中。金鳴鼓止。又喇叭吹單擺開。每一隊為一行。每隊相去各迸入腳中分各一丈。金鳴。喇叭止。打鑼。坐息。賊在一百步內。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一通。起立。吹天鵝聲喇叭。第一層鳥銃舉放。再吹天鵝聲。第二層快鎗舉放。若準打賊。禁約之法。亦照騎兵。但每云云等句。號令倒行之。再吹大鵝聲喇叭。鈀手出前。用鈀架火箭點放。再吹天鵝聲喇叭。鎗棍手與隊長出前射箭。賊至三十步。摔鈸響。收放弓矢等器。悉列為鴛鴦陣。藤牌在前為第一層。狼筅為第二層。鈀為第三層。快鎗為第四層。即將鎗柄倒充棒用。鳥銃為第五層。改用長刀。知兵相接。三擂三吹。三喊三進。第三進不拘鴛鴦陣。盡數擺拼上前血戰。只以敗賊為功。不許取首級。賊敗。鳴金止。摔鈸響。收成一旗一隊。再摔鈸響。分成小隊。鳴金三下。退回戰地。約有一半。又扒賊追回之狀。鳴金二聲。各轉身向前。口發虎聲。立定。如賊果追上。照前戰殺。如賊不追來。仍鳴金三聲。再退。至營前。再鳴金三下。又轉身向前。口發虎聲。立定。再鳴金。徐退入原營壘內。聽鳴鑼。坐定休息。稟稱賊已敗遁。請軍令下方營。舉變令砲一聲。鳴金遂發立表旗。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各兵照旗色分地方擺成方營。四門應衛之例。俱照馬兵施行。中軍豎黃旗擂鼓。發兵樵汲。有馬者即出飲馬。本營先差官四門。數兵出入。以至回話。俱照馬兵例行。出完仆旗。中軍掌號笛聽發放。各官旗到中軍。齊笛止。不必又用臺上大發放。擬定套話。就將戰陣行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以前戰陣合格違令者。通於此時賞勸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俱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仍掌號一通。收樵汲兵完。吹打閉

營門。放起火一枝。營中舉火。傳鑼解甲畢。間或照出征實做。飯吃畢。稟收營。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一通。各俱鳴金發響收隊。每旗為一聚。中軍原發旗招收了方營。仍變為二疊立定。放開營砲三箇。喇叭吹天鵝聲。吶喊三次。中軍大吹打。一路行回各信地劄定。

第三。廣行營。如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營變三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三路在前之左。左營變三路在前之後。右營變三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五營行。則前左右後四營俱照四營行例。惟中營獨行於中。大中軍又在中營之中。下營之法。已寓其中。每添一營。加放分營砲一箇。起火一枝。領隊大旗一面。再加一枝。再做此增。所謂多多益辦也。

第四。廣下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其四部為外圍。以各中部為子圍。自前門平分。又如三枝合營。則以二營俱為外營。一營為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左右部為外營。各中部為子營。中軍各居中。四角。次中軍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為外營一層。各中部為二層。中營一枝為子營。計兵三層。各中軍居各營角內。中營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為一萬五千之營。謂之一小成也。再添幾枝。照此加增。所謂多多益辦也。大而十營百營。小而一局一宗。以至一伍五人一開三人。平時則在教場。急時則在對壘。學戰實戰。皆照此。以為攻營進止。一字不易。

第五。謹禁馬過放砲等項。若各官軍馬匹不行拴繫。有亂營跑走者。治本軍。並看馬人役之罪。

第六。操車兵。平日先將推車生兵車正舵正。將車推運上下山坡。行使熟利。要兩車合推。再兩車前後聯推。務熟。一面立佛狼機教師。每車取一架。使佛狼機手習放。務熟。一面立鳥銃教師。習鳥銃。務熟。一面做無鏃小大箭。立教師。火箭手務習熟。然後將各兵派入車。別於教場東西。聽舉變令砲一聲。掌哱囉一通。裝車務要齊肅快便。擺列齊整。再吹哱囉。車正上車。各兵俱依車。聽舉變令砲一聲。點鼓。望旗向何方點。車正將旗亦向彼處點。照練耳目內旗鼓例行。每營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塔。左右廂車各廂向外。後廂車轉正。則旗直立。向車之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際不可留。行至前面。金鳴鼓止。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向賊。點車旗亦點車轉向賊。金鳴鼓止。立定。看塘報旋馬。望旗向賊。高舉點鼓。務要從容向賊在行。至六十步。賊以零騎數十衝至車前。以試我者。我兵俱靜守不可應。又待賊百數前來。我且攢鳥銃。每車照準一賊打放。只用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急點。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一次。隨車銃手每車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門。齊打一次。又吹天鵝聲。又打放。輪打不絕。候放起火一枝。又吹天鵝聲一次。火箭放無次。佛狼機一齊舉放。鳥快等少停。又吹天鵝聲一次。仍前放銃。與機前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乃為合殺。且行且戰。賊敗。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再行。塘報稟稱。前途平坦。賊勢衆大。或將天晚路長。稟下方營。舉變令砲一聲。豎起四方中大旗五面。大招五面。鳴金發旗。立表。候旗行。吹擺隊伍喇叭。車皆挨次魚貫劄方營。營定。鳴金。喇叭止。鳴鑼。車正下車。再鳴鑼。坐息。賊至約六十步。中軍舉變令砲二聲。吹哱囉。各兵起立。再吹哱囉。各車正上車。各兵整束火器。又舉變令砲一聲。吹大鵝聲一

次車兵打銃放火箭等項俱照行營例賊至車前不退方用火箭車大將軍車預爲推向各營而左右此時聽中軍主將號令傳示舉放賊仍作不回之狀勢將衝入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出奇兵由車門出戰每車一隊每隊約自人脚外邊起相去一大步約五尺餘除隊長爲四層金鳴鼓止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喇叭一次第一層銃打放吹天鵝聲喇叭二次第二層銃打放吹天鵝聲喇叭二次鉋手放火箭弩射手者射箭賊將近身牌鈸響壁隊籐牌在前隊伍在牌之內次鉋手次長鎗手次鳥銃手改用長刀列成鴛鴦隊伍點鼓前行交鋒三擂三吹三喊三進於第三進盡數向前一擁廝殺賊敗鼓止摔鈸響收整隊伍鳴金三聲器向前身而向後退步約有一半路鳴金二下各轉頭執器口發虎聲立定又聽鳴金又退至車前仍聽鳴金二聲如前轉頭執器口發虎聲立定云云照馬兵內步戰退回例行再聽鳴金退入車坐息稟發樵汲舉變令砲一聲豎黃旗擂鼓發樵汲各門發官數從以至回報驗放出入軍數俱照馬兵例行又豎黃招舉黑旗盡放馬騾飲水俱照騎兵例一面掌號笛舉官旗聽發放到齊笛止發放如騎兵內不必又用大發上發放話頭云云大吹打各回信地聽舉變令砲一聲掌號廝旗收樵汲飲水軍馬依法收回大吹打閉營門起火炊煮傳鑼解甲食畢稟收營閘地方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一次起身再吹哱囉車正上車摔鈸響收隊再摔鈸響收回旗幟又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三吶喊三點鼓吹擺隊伍喇叭仍舊收回行營放閑營砲三聲大吹打由舊路回信地候車尾收至中軍候報賊有伏起仍照行營衙打一陣舉稟柵敵賊盡敗四面無聲營歸信地大吹打回

營候軍金鳴吹打止鳴鑼下車又鳴鑼坐地休息凡車分合如一城分而爲兩城兩城分而爲四城號令俱同但聽放分營砲幾箇立旗幾面即如之如出白藍二旗放砲二箇變爲二城夫城即營也一車營謂之一城即如一全城也以一車營分而爲二左右二部各爲一城每一城把總四員每總一而先左部左司向右手推出三十餘步止前司從右角起移就左司右尾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門起退向左而來接左前之角起推與左司對後司從退來前合左右二角爲一城其右部左司亦先向左推出三十餘步止前司從後角移就左司前角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門起退至右而與前司右角合角擺與左司對後司從退來前合左右二角爲一城一時開合齊變不可先後

第七分車任凡車下出戰照例其後一名緊在車頭之下不許遠離前一名務要押駐隊頭不可離車五步之外戰陣間一面斯殺一面顧隊伍不可亂營將只在車內固守車城營放火器不領兵出戰千總領兵出戰把總管車百總管車城又領兵出戰車正專管車內攻打隊長專領兵出戰在車內俱仍管車上攻打載束五車責成條下此與彼一條並觀相濟

第八操車騎聽掌號一遍少間中軍官稟稱將息尚遠前路且窄一路發兵行營請鈞旨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各兵起身又吹哱囉馬兵上馬車兵附車中軍旗鼓列出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旗鼓由中道趨前馬兵照配到車輛驅入車內鼓止放砲一箇再點鼓兩列車營前面各合門爲行營係有正偏廂者以一乘正行一乘倒行兩車尾相合兩廂向外係獨廂者車頭俱向前行有仍負補空之具者俱

行於車內配車馬兵左部在前兩把總兵分爲左右每一旗配車二乘一旗總與二車正配定中部在中按左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右部在中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空中路其車兵將官當車之頭居中行後接主將旗鼓接車將後尾望竿將稟糧壓等車行於主將清道之中主將行於將臺車前主將從人接騎兵將官之前騎兵將官接主將從者之後至車尾止務要行動相聯若過於延長彼此不互相救援車車不能包裹差誤不小人人用心記省臨時攢簇乃可行列既請聽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一次竪旗向上車馬俱轉身向上點鼓前行候車行近將臺下約留車騎轉身之地舉變令砲一聲如向左行則行者之右角車頭少止吹轉身喇叭竪旗先向左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頭平點鼓齊行至教場左盡頭照前留轉車之地又舉變令砲一聲立定吹轉身喇叭看號旗先向前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平頭又聽點鼓行至前面舉變令砲一聲仍留轉身之地吹轉身喇叭竪旗先向右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平頭又聽點鼓右行至教場中道訖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竪旗先向上點直行至教場中半賊馬先伏候然突起不及報聲就於車門舉變令砲一聲打鑼下馬各整軍器照操車號令馬車兵一體輪班且行且打但不出步騎之兵賊退休息差中軍官馳馬到臺下稟伏賊敗退敵勢益衆從衡我軍而來地勢不曠下方營對敵請軍令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表候旗出吹擺隊伍喇叭竪旗直立車推向中以中爲門左部前司前角二車右部前司前局一車相合係有偏正廂者俱頭向外仍候各司第二

輛車各合本廂務須每百總四車爲二對如車頭不轉則兩部頭車皆差錯矣係獨廂者只以頭相抵擺營之際要速完而齊有箇便宜妙法只是一車定又合一車且速且整如諸軍一時合來必致稀密不均凡不均者須儘上手之車一角合起不論已合未合者皆湊動一遍一車移則一面之車皆移合營畢有塡空之具者即塞完車兵附車馬兵仍分三部照馬兵營分外子爲二層不必論原配車去車兵約丈餘地隊伍所留空地即如城下馬路一樣中部兵在中一司居左二司居右前後首尾相接是爲子營子營內近後閫爲車騎二將雜流家丁居之大將車神箭鼓座等車列於馬兵中部之內爲將垣望竿居將臺之左將臺居中鳴金喇叭止鳴鑼各馬兵下馬車兵下車又鳴鑼坐定休息馬兵每旗總一名隊總三名共管虎蹲砲一位旗將撥每門旗牌一員家丁一隊守門或餘兵亦可車將亦撥每門旗牌一員謹車該管百總守門一面各人收拾軍火器又候四門探馬一齊報賊已近三百步望旗四面繞轉向上聽舉變令砲一聲聽吹哱囉馬兵下馬者整火器備更番車兵照責任再吹哱囉中部馬兵上馬車正上車營將抵車城之下賊至一百步之內望旗平舉四繞不止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喇叭一次車兵鳥銃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又吹馬兵各第一伍銃手放一次又吹又放一次又吹又放一次放完放起火一枝火箭齊放無次又吹將佛狼機齊放一次又吹仍輪鳥銃放過仍又輪機箭如此週而復始更番不歇若一日賊不退便輪放一日不歇鳥銃快鎗手速裝專聽吹喇叭便放一次以助大銃之遲也如打賊不退賊已逼車用虎蹲砲齊放塘馬又扮作進攻之狀逼近乃放大將軍火箭車其大將

軍火箭車．初報警．卽時運在四門等候．此待賊聚衆逼營．別項火器打襲不退．臨時聽主將相機有令方放．無令不放．不在常令之內．望旗向下垂．綾金鳴銃止．點鼓．外圍下馬戰兵．由各車小門出．中軍亦點鼓．車內奇兵隨其後．爲二層策應．子營馬兵急點鼓．卽隨步兵之後接踵而出．照依車騎各常操號令．用鴛鴦陣對敵．任是如何厮殺．步兵不可去車三十步之外．車內噴筒火箭．此時俱出車．焚燒其馬．俟賊敗退．舉變令砲一聲．馬陣高招急點．卽點鼓．馬兵由步兵隊空內出．前追賊．如操馬兵戰法．收回同．其車馬步下殺手．照單操號令收回．聽鳴鑼．下馬下車．再鳴鑼．坐地休息．此其後．其樵汲發放解甲收營回兵．俱照車馬常操號令．挨操巡營中差中軍．稟請軍令收營．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起身．再吹哱囉．馬兵上馬．車正上車．步兵器械立齊．擂鼓鳴．馬步兵收隊旗．招俱回中軍．放開營砲三箇．吹天鵞聲喇叭．吶喊三聲．大吹打．車騎仍調爲行營．以車頭向原信地而行．俟車尾將至中軍．候報賊有伏起．一照操車營例行．俱到原列地方．金鳴．止．馬兵出車．仍還馬兵信地．鳴鑼．下馬下車．再鳴鑼．坐息．聽比較．其下營時．如要分營．俱如操車兵例同．馬兵各照配過車數．隨半分行．下方營時．地方小．馬兵不用子營．

第九．正車誤．夫四面操車．將來．誤入殆甚．蓋操熟．中軍一令．四面齊舉．倘賊止一面而來．或一面已近．應該舉放銃矢步數．一面尙遠．或有車營相對．或本營因地環曲．每每一齊打放．擺傷我軍．平時如此．臨敵可知．徒耗火器．難以相繼．令以四面．每面各只聽本面號令．本面千把總看中軍所立旗是何方色相同．本面卽應作戰．如無本方旗者．不許應敵．不拘幾可幾營．但立向一面者．卽聽該一面號令行．

第十．明用騎．凡馬兵出戰．不過習之使熟．其實臨時輕易出不得．賊衆臨車．豈可放馬兵追逐．無是法也．所在相機用之．未可執方用藥．

第十一．稽差遣．凡遇操之日．營遊以上．各置紅油小圓木牌十面．自收過關後．馬與立表之後．若大小將領差人出入．須稟各哨將給牌驗放．如無牌卽係私出．與後期者都擊送處治．在行營對壘之時．出入須憑令箭旗號．

第十二．正等威．凡教操各哨．自中軍以上．一體擺列．隨從人役旗鼓頭踏威儀．各隨本營騎乘．至中路散出．不許候送主將．

第十三．續行伍．凡騎兵雖不離所配之車．但又常將馬路分明毋雜．車上諸手．以便緩急射打．非應下馬步戰者．又要依令速出．無滯爲妙．

第十四．稱地形．凡遇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車爲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斜．只以地方爲準．並不相拘．

第十五．置衝車．每營別當有單輪小戰車數十輛．平分於前後．行則備補空．止則列於車城之內爲子營．以衝中軍．賊至則馳出車城之外．專備衝鋒．

第十六．操輜管．平日照依戰車營束伍已定．卽將各軍．遂車舉習．稍成．將車平時並載士石．亦約千斤以

上之物．臨時則用完全輜重之屬．先於教場分與地方．兩行平列．車正上車．騾兵牽騾．掛機手管掛機．騎兵附車之內．聽本營亦照戰車馬步搭配．車正旗總認定．舉變令砲一聲．掌哱囉一遍．點鼓．只有兩分．分行相去．不過十五丈．但容得馬兵一路而已．行至路盡．再聽舉變令砲一聲．鼓止．聽吹轉身喇叭．轉身．點鼓．行至場中．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點鼓．向上行．至劄營地方．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表．俟旗行吹擺隊伍喇叭．就劄方營．如遇營不及．或地勢不便．就將兩路車合了門．不拘幾輛．寬窄若干丈步．就隨方隨圓．隨地爲營．將車聯齊．急收騾在車內．各車廂俱向外．舉變令砲一聲．打鑼．馬兵下馬．步兵整隊．營定．有賊之方．約賊至百步內．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鵞聲．放砲一次．再吹再放．每隊砲手一對爲一層．每天鵞一聲放一層．放盡．約賊至六十步上下．狼機大砲火箭一齊舉放．將鳥快鎗銃裝完．又輪放過又裝．務使砲聲不絕．卽終日達夜不止．乃爲萬全．賊至二十步內．奇兵聽放砲一箇．點鼓．整隊．速由車下出戰．戰法俱照車營例行．步戰行伍號令．賊敗退收回．亦如之．賊遠．聽打鑼．下馬．將隊．鑼再鳴．坐地休息．其發放以下．稟行營下營人自賊近起．以至樵汲伏騾閉營解甲放哀守夜傳更等項．前後通如戰車大營法例．

第十七．分輜責．該營車大負重．每行必在戰車馬步營之後．而敵勢重大．散漫百數里．必有攻劫之虞．尤當嚴備戰與．惟以自保爲主．不責力戰．不責首級．賊自不苦苦索敵．只是輜重無失．便爲奇兵．

第十八．馬輜合營．一照車騎合操例．

練兵實紀卷六

練營陣第六 行營計一十八條

第一．練啓行．將領自己并家丁．與各兵士．行李什物．軍火器具．時時備辦．如將行狀．聽主將示以出行之期．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俱掌頭號．各官軍做飯喫．騎兵將官預夜先將塘馬、探馬、架梁馬、派定．于未掌號之先．預行喫飯．收拾停當．俟掌頭號．俱到騎將門首取齊．依令前去哨探架梁．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劄營．將完．掌三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投委官數兵．攔後馬于總路．專拏後期者．舉有後期之人．送發落．無故而遲者．綑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仍補綑打．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打鑼坐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哱囉．站起．再吹哱囉．車正上車．馬兵上馬．放砲三箇．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面．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照場操三路行營例．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報前去路窄．中軍鳴金．站定．作報聲息在三十里之狀．請兵過險．報訖．先發騎兵中部并家丁．以健將一員帶領．馳前險隘高處．及所出山口．架梁訖．放變令砲一箇．點某色旗．某營左右部門車先行出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左廂車一對行．如此左右挨行．但出險丈餘地．卽依行營挨劄向前．續留後到車地方．過盡．營定．金鳴．止．鳴鑼坐息．但遇車不得方

軌之地。便少止。俟探明賊情乃過。但每過險。必割長營。太平時割方營。必無徑行之理。俟探馬報前途路寬。約路約車作幾路行。但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起身。再吹哱囉。上車上馬。又舉變令砲一聲。竪某營旗幾面。放分營砲幾箇。卽爲幾路。點鼓行。又至險。仍鳴金營止。前後帳寨。照前號令。凡過險隘。必擇好將一員。嚴督後車。專管營尾。馬兵恃車爲險。而車借馬兵爲前後拒。此專爲臨敵行營而言。平日須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俱單車馬兵相配從行。不必防險。不用下營。必去賊六十里乃解。又照馬上臨陣踏鐙。與時常不同。若稍短則站脚有力。身且出人一頭。此卽一寸長一寸強之意。但行遠路。又須鐙皮長。則腿膝不致酸疼。合行立法。仰各該營路將領。卽便傳諭各馬軍將馬上鐙皮。俱隨人腿股長短。各爲三四眼。一二眼稍長。以爲常行遠路之用。一二眼稍短。相去長眼一二寸許。臨敵則聽鳴鑼下馬。將鐙皮當舌改移上眼。應得便利。

第二。明行禁。凡行營之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亦不許在營尾後行。軍馬不許錯亂行伍。過營之時。應進應止。應下營。俱聽在營主將號令。各軍務要湊令。主將方才下營。如聞報而千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輒便下營。及將官輒帶家丁離營。假稱先鋒哨探者。並將官一體俱以軍法從事。各隊長在前領隊。各旗總俱在後押隊。凡路上行走不齊。前後不分者。俱旗總之責。

第三。請行伍。途間行營演操。隊伍行哨。務要明白清肅。但有紊亂隊伍。搶前越後。稀稠不一。緊緩不同。斷絕不湊者。除旗總重治。連坐如例。

第四。遇卒警。正行之間。或失探報。或遇埋伏。倏然賊起。或在營前後。或在營腰股。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卽于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聯。若中間車湊得及。則湊成一長營。若湊不及。便以斷處合爲一頭一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令。且一車內府火器敵打。勿出馬步兵于車外。須看賊勢多寡。待我人心已定。臨時相機發兵也。戰畢。鳴金止。打鑼坐地休息。俟賊敗去。再發塘馬、梁馬。再照令行。如賊雖倏起。向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營。便用長營。照常對敵。此惟相敵緩急。難以定方教授。如平地土闊。預知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號令俱同。

第五。請火器。凡缺欠軍火器械之類。須於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於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

第六。定報事。前哨差清道官役。給與清道藍旗令旗。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遇有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賚送緊急公文之人。審實差人。只送號旗下聽令。自有人承報。不許面于主將處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各百總以上。亦許將自己號旗立在僻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說與守旗人知。屬下一應人等。要來稟白公私事情。只于號旗下尋守旗之人。守旗之人卽代爲尋自本將該總候示。其差人并所屬官軍。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該總稟白爲名。違者通治以法。

第七。傳號令。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聲。一旗挨一旗。不許越過。或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挨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接傳報者。挨

査到絕處上一旗總。說傳過某語。下旗總說不知。則傳過之後。不知之前一旗總不知者。卽係他誤了。若因而誤事。臨時軍法示衆。

第八。防解手。凡行途有解手官軍。下道之時。該管隊內卽以一人在傍守之。俟畢追趕入原伍。遲三里不至者。貫耳示衆。

第九。病軍馬。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稟到主將。給與信票。聽差人押送近地城郭府衛州縣營寨所屬巡司調理。病者親識隊夥。仍許留一人看侍湯藥。病痊卽追赴本營。該地方先具痊痾結狀申査。如病痊而不赴軍行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有死于行軍所者。本隊伍掘坑瘞之。仍立標記。哨將舉道目以隨帶飲食與之。違者以故棄論。事後再來取回。

第十。謹途道。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卽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第十一。渡水阻。凡渡水處。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于四遠高處架梁不斷。先以一哨。割營于河岸據水。然後依次以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卽割成一局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如法。卽如賊在面前。就要戰殺一般。然後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局過完。割成局營。一司過完。割成司營。一部過完。割成部營。一營過完。割成大營。則一營方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卽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臨渡而嘩。爭渡而縱橫者。平時細打。臨敵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第十二。辨分兵。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晝辨旗幟。夜辨音號。

第十三。過山林。臨賊遇沮澤深林大山。不可擅卽暗過。須據形勢。一面搜索。一面稟報中軍。聽令再行。

第十四。送怪異。軍行見奇禽異獸神鬼怪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輒傳揚。聳衆讙呼爭競者。並治以軍法。

第十五。嚴哨法。凡行營夜不收不覩見賊。爪探不的。風聞欺詐。架梁塘報軍馬。賺報失眞。漏下伏賊。因而誤事者。登時斬。傳調官軍遲延後期者。罪減一等。亦必至死。

第十六。擬駐宿。所至地方。如係安野營。另見野營款下。如皆入人家安插。各兵前行至城外空所。前局第一旗總傳報云。已到某處某城外了。箇箇旗總挨傳回來。中軍傳云如何劄營。仍挨傳到前局第一旗總。仍傳回云知道了。各官兵每一營爲一路。一字劄定。每一營兵到齊。放砲一箇。打鑼坐定休息。俟到完。吹單哱囉。各隊總起身執旗進城。尋討歇家。每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卽分間壁中有衙門士夫等家間者。卽間一段。亦必挨去。一隊完然後再歇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局在一街。本局百長隨之。一司在一隅。本司把總隨之。一部在一方。本部千總隨之。一營住處。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局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上。出城稟云。歇家討完。然後吹雙哱囉起身。聽放砲三箇。吹喇叭吶喊三聲。點鼓擺營入街市。大小將領于各所管兵歇處街而擺坐。待各項官軍

都到人家門首立定．總放砲一箇．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方進人家．即主將亦如此．若未待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拏出綑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其歇家一面先尋討已定．只是不入耳．

第十七．撥巡視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定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揮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第十八．治買易．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糧折工食白銀兩平交買．務讓毫釐．使市人心悅．不日諸貨並集．物價自賤．如有強買爭鬪．及擅取人田園瓜菓．有主薪菜．砍伐人樹木．作踐人田產．燒毀人房屋．姦淫婦女．偷盜財物．犯必以軍法從事不貸．

練兵實紀卷七

練營陣第七（野營計二十九條）

第一．安野營．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主將同前營營將．幷車步騎營將．各遣中軍一員．同前哨行．至未時．主將領前項各官同嚮導騎高熟視．擇其地形．或守平野．或據險寨．或進退便利之處．牲畜水草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纛．舉變令砲一聲．發旗立表．吹擺隊伍喇叭．各營接號．照表旗地方安營．如教場操閱營定．金鳴．喇叭止．若塘馬夜不收四哨塘報無事．將旗三點三捲不放．仍照場操號令．放樵汲飲馬者．發放如例．收完．如應打馬草．每馬軍三人內以二軍步牽一馬出打三馬之草．一人在營看馬．先傳令抽兌停當．依令而出．一體數記如前．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哨將官選的當家丁夜不收領令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有擄回士民．或夾來奸細．該營便當挨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探馬．每面二十四騎四撥．每撥五名．各帶燈籠一箇．起火三枝．三眼銃一門．號鼓一面．車將于每車通融．每撥一名備差．四面伏路撥完．俱候機探．飲馬者各進畢．即赴中軍請令箭．授夜號．諭令巡警．倘緩放火箭一枝．銃一箇．警急則放火箭三枝．銃三箇．有警之而準放．無警之而不準輕放．俱出營畢．探馬擺墩馬架梁馬望見探伏出訖．各回營．至門取齊．請令箭開放．赴中軍回話．一而裏放閉營砲三聲．落旗吹打．封閉營門．

第二．遇人畜．行營之間．行伍之內．與劄定營後．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不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總營將差夜不收由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遠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稟．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盤備以待．若十步之內．喝之不退．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即開矢射之．甚則開鳥銃打之．日間差二人請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第三．謹營壁．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便是何人何官到夜．要行闖過者．定行拏住．決不許放過．放者容者．俱以軍法重處．本車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由門．若由車下車傍出入者．一體以軍法重治．賊在三十里內．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綑打．

第四．嚴營門．凡營門每日夜．該營內馬步將官輪發兩百總把門．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朝暮吹打開門外．以後閉門時．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陣以待．遇有公差人員到來．止于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到號旗下．中軍官稟白主將．請令旗領入．其閉門之時．若無令旗令箭．便是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令旗或令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應訖．大聲命云有令開門．方才放入．如主將出營外．則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正此時耳．昔周亞夫細柳營可爲師鑒也．公差人員馬疋．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警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入．

第五．慎啓放．各營放出放入．各由本營門內．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辨．若別營之軍誤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俱以軍法連坐．如能拏來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紀功一次．

第六．稽出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綑打一百棍．遊營示衆．

第七．恤病軍．凡軍下營訖．有病馬病人．俱送中軍醫治．不許遺在外營．

第八．查軍器．凡下營訖．車騎軍火器械．各頭目即逐隊檢校．如破綻損壞．即須修葺磨礪．如有棄遺．申上所由．即爲紮記．准法科決．

第九．放厠所．凡白日登厠員役．由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開門而出．畢即還繳腰牌．取帶回營．

第十．革抽差．行營排陣間．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騎者．軍法從事．

第十一．備火警．與敵對壘之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飛火．若輒叫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拏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燒軍營盤者斬首．

第十二．止擾害．劄營之處．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姦犯人婦．及將婦女入營者．軍法從事．

第十三．報機密．士衆有聞．自家變動．或聞賊情消息．來報主將．不拘晝夜．即時引報．不得時刻延滯．亦不許高聲大叫．以惑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第十四.治喧動.凡不拘晝夜.遇有賊警.各靜守信地.聞營聽令.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

第十五.戒透漏.漏洩軍事及夜號者.斬.

第十六.嚴交通.賊使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及擒獲敵人與來降者.並須見主帥.不得而問彼中事宜.若途問及因而漏洩者.軍法重治.

第十七.惜水草.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各營.人監守.不得令溷亂.及非理蹂踐.

第十八.嚴夜解.每馬軍一旗.每車兵二車.各開廁坑一箇.于本地方.遇夜即于廁中大小解.天明吹打時.遇起行.則埋之.遇久住.則打掃.候開門.送出營外遠遠棄之.夜間不許容一人出營解手.

第十九.教夜巡.約黃昏已後.將發鼓時.鳴金.吹角.擂鼓.舉號.登車.步騎俱舉.畢.發擂三通.各營斷滅燈火.巡邏人赴臺下跪聽發放.發放云.官兵聽着.（齊應）.夜巡謹慎.（齊應）.毋得懈惰.（齊應）.說了軍法不饒.（齊應）.起去.（齊應）.放定更砲一箇.吹喇叭一聲.打鼓一下.起更.每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胄代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人火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一更.交換.敲刁斗者.即此人也.其餘俱聽休息.

第二十.申夜號.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于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凡兵是夜相遇.先問曰.何來.各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言名.言名者即行拏.便是本管參遊主將.也要守住.請令.就是本管將領.即面認已熟.須是取得自己標旗令旗到.方准送回.次早軍士赴所犯本官處.扣頭謝罪曰.軍令如此.小的衝撞.將領曰.我自犯令.足見爾奉法.今後正當如此.並賞諭回.

第二十一.辨巡箭.主將發箭傳時.不拘何處.巡箭過于車上.敲三下.彼車守更之人.接得即傳.失誤者.軍法重治.馬兵守夜者.不傳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綑打.合營內兵足三營.即輪將官一員總巡.各營中軍千總各輪一員.各巡本哨.各司把總各輪一員.巡本部一司.內各局百總輪一員.巡本司.各局下旗總各輪一人.巡本局.車正每總之車輪一人.巡八車.巡法嚴於三更四更五更.

第二十二.設燈火.大吹打畢.發放夜巡.即知其爲明更也.每車懸燈一盞.馬兵每旗懸燈一盞.務要高下合式.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習燈籠.遵依各營視中營之燈.各千把總視本營之燈.各隊視本旗總之燈.各兵視本隊總之燈.如視靠旗一般.巡者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如燈難認.各加記號在上.不許重.每去本營分三十步.燃火一堆.庶我可望見賊來.賊不得測我也.燃火人每一旗總撥一名.各請暗號.

第二十三.備雨晦.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于各把總處.只聽各把總傳示的道號令遵守.把總差各二人于千總營將處聽令.千總營將差人各二.緊隨主將.聽調度.以口傳的確爲真.而必有令箭令旗.或自用物件爲信.其言方可聽.遞傳到哨.號務要恪遵.

第二十四.下暗營.凡要下暗營者.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置藏于車內.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藍桿棍縛在一處.傳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

一根.交一司把總收查.仍傳一根回令.人下暗營.衆人俱知.候傳長令箭一枝.各人收拾.立起聽令.再傳小短箭一枝.即挨哨密行.前有預差官軍在彼.問他暗號.對着即聽他調度.密密下營.四便下營.差錯.只許一人暗行低聲批改.不許開口大叫.違者斬首.

第二十五.變明暗.如正下明營.倏然要改暗營.仍留明營者.看中軍雙燈搖點.各營燈火通點明亮.候照前傳暗箭.各將燈火蓋藏.以便移營.照前下暗營.候移營既畢.留的當好漢每一營五十名.將燈火各開.仍行傳鑼梆鼓以示之.

第二十六.詰來人.遇有人至.不許聲問.只以一人向門問.是何人.低聲令到門前.坐在地上.即差一人報主將知.門上差二人由門隙出門.扭住問他端的.一人守他.一人轉報聽示.

第二十七.重夜令.與賊對壘之時.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失火者.斬.無故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驚者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第二十八.出夜奇.夜中有賊犯大營.其遠設奇伏等兵.各躡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躡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而斬屯處.預先于樹林山石之底.縛大火把.或主將遣人設機械.臨時燒起.庶使大營可辨兵賊.以奪賊氣.以見伏兵之衆也.

第二十九.明再發.五更三點.掌號一通.擂鼓一通.各軍舉爨.發擂畢.掌二號.下號燈。車騎燈俱下.微明.陞臺.放砲.陞旗.吹打.各軍馬步兵赴各營將處回話.營將千把總赴主將處回話.夜巡無事.如有事.云某處驚營失火.絕更有警之類.回話訖.掌號收伏路兵.發架梁.塘撥馬畢.掌號笛聚官旗發放.或不吹號笛.聽用旗號招聚.畢.再掌號一通.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起身.再吹哱囉.上馬.放開營砲三箇.吹天鵝聲.三吶喊.三點鼓.開營起行.

練兵實紀卷八

練營陣第八（凡共計三十條）

第一.練戰實.夫金鼓號令.行伍營陣.習戰事也.必曰實戰謂何.只緣往時場操.習成虛套.號令金鼓.走陣下營.則是一樣家數.及至臨戰.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習器技舞打使跳之術.都是圖面前好看花法之類.如至臨陣全用不對.却要眞正搏擊.近肉分銖.如何得勝.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臨時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大砲平日不演習.臨時遠近如何着對.又如火箭.平日不放過.臨時都放高了.或落花眼前.安得實用.便是晝夜在教場不歇手習.一不合式.徒費勞苦.還是不習一般.若是平日教場所操練.金鼓號令.行伍營陣.器技手藝.一一都是臨陣一般.件件都是對大敵實用之物.使學一日有一日受用.學一件有一件助膽.所謂藝高人膽大也.學則便熟.不學便生.學的便會殺賊.保得自己性命.立得功.不學便被賊殺.你們知道這箇緣故.豈肯不學.今凡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旗.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是臨陣時用的實事.臨陣行不得的.今便不操.器械不是臨陣實用的.不做與你領.不是臨陣實用的舞打之法.不使你熟.到彼時實行出.實用出.爾官軍方信之.

第二.戒用命.往年將官.多弄虛套.冒功避禍.軍士無節制.任其退走.騎馬者望風而奔.步行者躲奔山林.挑壕而營者爲上等.今番皆用車營.車不能上山.車過不得溝險.凡是平原曠野.明明白白.列爲營壘.

馬兵在內.四面車圍.就有快馬.亦無處跑去.車兵多是步卒.使走亦不能過敵馬.車城稍疎.如失城事同.不思拚命與敵砍殺.何處逃避.設若無功僨事.大將自有朝廷典刑.決放不過.一切頭目軍士.可不深遵.甚至說謊彌縫之套.必當痛禁.寧拚死.決不合同你們欺心欺國.各宜細思.毋蹈覆轍.悔之晚矣.

第三.查火器.凡將近賊之時.火器什伍.該管把官總再行點閱.臨時少火線銃馬鉛子并燒火藥者.軍法斬首.

第四.作怒氣.臨陣.各人壯起膽來.發起怒來.想起來.我與他殺.因怕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被圍在內.不奮死戰.更有何計.敗走時.敵馬一齊追上.都殺了.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去回也免不得死.既食朝廷錢糧.身屬戎行.命在人手.何處可避.各各一心發猛.虎斷靜靜.惟主將號令是聽.主將不必大官府.但一營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一隊只有十箇人.在彼再無別人.則隊總便是主將.以上類此.

第五.申連坐.你們自來不知節制.大小不相鈐束.以故進前者.徒死而無賞.雖欲賞之.無處查考.退後者.倖生而無罰.雖欲罰之.無査考也.今定有節制.取有甘結矣.如一伍同退.只殺伍長.一隊同退.只殺隊總.一旗同退.只殺旗總.一局同退.只殺百總.一司同退.只殺把總.一部同退.只殺千總.以上皆然.如此看之.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你衆人無干.還可退走也.你不曾細思.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所殺幾箇人.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聽我說其故.且如一部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但見他一部人退時.他決不退.若是他不退.必被賊殺了.我便將他管下把總都殺了.償千總之

命.把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了千總.就該償命.便是把總.亦不敢退.他所管下百總.見把總不退.恐賊殺了把總.所管下百總怕我殺了.就守着把總不敢退.百總不退.若被陣亡.他部下旗總都該殺.旗總怕殺.便不敢退.他管下隊總怕賊殺了旗總.必然官府殺他.他也不敢退.就護着旗總站住了.伍下軍恐怕賊殺了隊總.其一伍軍都該殺.便都護着隊總站住.如此.不是我所殺止於陣亡的部下三五箇人.便是百萬人也要同心.那箇還敢輕先退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部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而以首級先恤死者.然後分與生者.

第六.齊士心.殺賊只是萬人一心.強者不得先進.弱者不得退後.如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即斬賊首得賊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

第七.禁貪利.法云.射人先射馬.馬仆賊自敗.往時只因愛他馬.要得活獲.故難取勝.你們看賊馬頭有三尺.人在馬頭高又五尺.我步兵衝在馬頭.前有馬頭馬前足相隔.賊刀三尺.豈能到我身上.我只將衆軍聯作牆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長刀大棒.砍打馬頭馬腿.馬傷跌倒.此時賊被跌落.身方未轉.就用大棍劈頭打下.無有不死者.你殺得賊取首級.每顆賞銀五十兩.盔甲衣杖.那件不是便宜.何必要馬.況一賊有數馬.我欲殺者.賊身下所騎一馬也.大勢一敗.以後馬匹.那箇不是你的.若臨陣不先砍賊馬.與乘取賊馬者.俱斬首.千把總以下放縱.同罪.砍傷馬匹.戰畢即於營前燒熟代飯.生存好馬.

俱與衙鋒之人．以十四爲率．只扣一馬與收馬者．餘皆均散．

第八治貪級．自來北軍臨陣．專好爭功．殺倒一賊．三五十人互相爭奪．却將敗賊忘了追殺．每每致賊以數人爲餌．誘你上前都去爭功．他却大衆一擁殺來．一箇首級又不得．不知倒被他殺了多少．被衆乘勢將營盤衝破．全軍沒了．迷而不悟．其故何也．此乃將官平日無嚴制．教場內不曾千言萬語說得明白．臨時又不曾殺了幾箇違令的．以此養成風弊．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殺倒首級馬匹．都不必管他．殺手只管殺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級．收馬匹．但以殺退賊爲主．即將級銀先賞衙鋒首級以十顆爲率．衙鋒者六顆．銃手二顆．割首級與割營者一顆．俱係陣前同營均分．倘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斷者斬首．各官旗隊百總一體連坐．把總各以分數坐罪．

第九戒銃手．夫銃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散．自可保銃手之命．即各藝雖有不同．均爲彼此救援保全．何況擇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放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頗搖後顧者斬首．交鋒時．許殺手隊總并本營隊總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把總在近．就逐斬首．

第十懲虛銃．凡鳥銃等手．遇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於數百步外鉛子所不到處．大小銃砲只管浪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盡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與擁衆衝來．却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束手送死．可乎．今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軍中放銃一箇．吹天鵝聲．就要銃手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點放．瞄準打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軍中銃響．不吹天鵝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銃者．便一銃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第十一飭銃器．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誤事者．一體斬首．

第十二懲傷害．陣上血戰之時．遇有我兵戰傷．就聽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傷．你只管向前殺去．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卽是與父子報仇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賊馬追來．就守之伕之．向何處去也．自己命不保．如何救人．違者斬．

第十三罰故避．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梁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査治本管旗隊人役．

第十四報私讐．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軍法從事．

第十五處水陷．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卽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第十六經山谷．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第十七棄旗鼓．凡失旗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有功准贖．

第十八失戰馬．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

第十九救追兵．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摔鈸響．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鬭．軍亂難救．此令俱出於同賊

將領爲主者．不必稟中軍．以其去遠．不相關也．候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處山頭林木都要留人搜瞭．恐賊埋伏作敗．從來如此．果係大敗．亦卽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有前功不敍．

第二十給戰獲．凡軍中擄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輒取．聽主將從宜分之．

第二十一分客功．凡難則客則．俱不開世襲紀錄．只作賞．聽各手下之人自報．不必均論．亦無衙鋒之賞．若報功已完．又復報有斬獲者．非趕散零賊．必有不明．斷然不准．驗係眞正．亦只報賞．假僞者斬．

第二十二處陣降．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之前向者．今給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呼．丟了鎗刀不殺．若係丟了鎗刀者．令徑往白旗下．聽他投附偸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和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徑持鎗刀前來者．聽於陣上殺之．仍以取功併論．報功之日．卽與開說明白．

第二十三刑俘姦．凡姦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婦女．未奉明文配賞而姦淫者．以姦法論．比在南方．有此一事．犯者曰．此婦被賊擄去爲妻奴．今某無知收留．倘是一遍人．本府亦曾折之曰．他是賊．你也是賊耶．遂無言可對．斬之．

第二十四愼妄殺．你聞釋家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居．浮屠造塔也．地獄輪迴之說．變作生畜．償他寃債．天道好還．鬼神報應不爽．且你要掙得功來．紀錄世襲．子孫要用．賞的銀子．又係百姓膏脂．朝廷設來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與子孫受用．此等無天理之人．天決不宥．今後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不許殺取首級．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報功者．不特紀功宜不准．主將臨敵時．而見鮮血猶存．驗有節弊．查眞勦手提級來報之人．卽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盡洗此方第一弊也．

戰後六條．

第一報戰場．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把總．卽開戰傷者爲一手本．先遞．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爲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三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爲超等．傷手足面者爲一等．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亦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若雖傷背．亦准作等數．須取營將及臨陣將官．畫字於手本末．若衆軍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准恤．卽不必開報．若有幾人能於衆人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能阻賊回者．卽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等超等者開超超等．

第二報陣亡．凡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須面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於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有一傷在前者．卽准血戰陣亡之數．

第三報功級．凡首級另開手本．本哨共斬若干．衙鋒某人某人．斬取首級某人某人．聽主將照前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己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其首級聽紀錄．衙鋒者除

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第四。報人口。凡獲生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第五。報軍器。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第六。報馬匹。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并有功人員。

練兵實紀卷九

練將第九（計二十六條）

第一。正心術。將有本心術是也。人之爲類。萬有不同。所同賦者。此心也。近而四海。遠而外域。貴而王侯。賤而匹夫。紛如三軍。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怒而威。古今同轍。萬人合一者。皆此心之同。相感召之也。是以不待造作。而自相孚照。夫爲將者。上副君父之恩。中契僚寀之交。下服三軍之衆。豈奉承阿諛。財帛恩徠。而盡能之乎。惟有正此心術。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純忠純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愛軍。惡敵。強兵。任難上做去。盡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難易其念。堅持積久。久則大。大則通。通則化。幽可以感動天地。轉移鬼神。君父寵之。僚寀敬之。三軍樂服。莫有異同。衆皆尊而親之。諺云。皇天不負好心人。皇天不負苦心人。是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非外至。皆我心術所作。善與不善。祥與殃隨之。鬼神亦隨之。故稱心曰心神。又曰心之神明不可欺。凡俗語罵人曰欺心。語曰。自作孽。不可活。是鬼神不在廟宇內。只在我心上。心神之神字。卽鬼神之神字也。善報惡報。地獄輪迴。豈眞有哉。輪迴亦在我心上。地獄亦在我心上。試問吾人日間作些不好事件。夜間夢寐顚倒。此正欺了心神。故心神就作此模樣。皆如一人出外。夢中依然在家。夫婦同眠。彼在外之肉身。不曾到家。在家之少婦。不曾隨行。此正心神所爲。緣平日結愛之熟。故儼然生前一箇景象。皆如心術不正之人。平日居將位。僞生謀

利。避難巧爲。不幹實事。不忠君父。捫夜良心發見。思慮驚恐。只怕犯出。久久作成驚恐畏人之態。思思念念。于此纏繞。解脫不得。夜間惡夢。就從這念上生出。是白日爲官轟烈。黑夜已下地獄。死後卽是做夢相與。墮地獄輪迴。苦惱再無出期。若能心術光明如前。所存心內。無有私曲殺事相闘。其彰于夢寐。死于冥府。依然還是這等所爲。正直無私。揚眉吐氣。我不怕人。人皆敬我。就都是天堂快樂之境。此爲將之根本。建功立業。光前裕後的一道通天符契也。

第二。立志向。此志卽心也。心之體則爲神明。心之用則爲志向。譬如花草樹木。種子小者如沙如塵。大者如卵如拳。純然無一物可覩。微寂之甚。一入土中。乘春萌芽。勾甲之細。蟻可食而盡之。及其長成。參天合抱之木。五色燦爛之華。悉由乎此。爲將根無志。志定卽如此種。而加眞精力行之功。自然取信于上下。大利于施爲。爲國家賢臣良將。撥難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一定條理做出。無不收效。但吾方立志之初。未能大通于人。不無困難拂鬱阻撓讒害之患。卽木種初生。蟻可食而盡之之類也。若于此時。以爲立志無益。以爲做好人行好事無效。便改了初志。其人終如此而已矣。竟亦與落塵土而已矣。卽出種子。初出見其難長。遂縱牛羊踐害之。生意一盡。根種永絕。若愛之護之。不計歲月。待其根脈堅固。發榮舒長。盡其種子所有之力而後已。嗚呼。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亨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業。爲將者。凡千古之忠臣義士。今之明將丈夫。一切爲國爲民英雄豪傑。所爲事業。如某人純心報主。百死不回。某人文錢不取。某人愛士如身。某人溫恭有禮。某人練兵有法。凡耳目不聞不見則已。但見之聞之。必曰彼亦人耳。如何能如是。吾亦人也。如何不能如是。便發立志氣。凡于艱苦利害。死生患難。都丟在一邊。務要學個相似。豈有不成之理。此所謂立志也。此所謂好種子也。

第三。明死生。人之生也。于大塊冥冥之中。忽有此身。其死者一死不復再返。是生死之事。可謂大矣。故凡血氣之類。莫不愛生畏死。但死生有數。不專在水火兵戈之中。試看城郭之內。富貴之家。旣無官事拘

攝之難。又無工作行役之苦。不曾當兵。不曾上陣。若皆不死。如今該有幾千歲之人矣。有朝生而夕死者。有數歲而死者。有二三十歲而夭死者。彼富貴之家。何愁不遂。微得疾病。便請數十醫。奇藥盈几。曾不可救。是豈水火兵戈獨能夭死人哉。必待受苦上陣才死。天下無有將與卒矣。今看那箇將領。不是自少年爲下官。下陣殺賊。一級一級。掙到大將。果是陣上能死人。如今也無人等得到大將。還活在世。又有勇士。屢經戰陣。刀瘡遍體被面。猶且享有高年。故諺云。人是苦蟲。我命在天。況使死得當。立廟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後還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傳。是一日活在世間。若生前無聞于世。就活在世間。已是死了。爾將士之情。臨陣只思退縮。乃是見陣上殺傷。想說就一箇死。焉知不到我。指望退縮的必生。殊不思一動了腳。箇箇死。若同心力戰。我勝過他。務使他退縮。我如何得死。卽死亦有數。何不想說便只一箇活。焉知不是我。如何只怕死到身上。再不尋路求活到身上。又有愚之甚者。偷生畏罪。百計戀此肉身。卻不想神仙佛老聖賢王侯。那箇肉身于今還在。爲將者不必計死生。但要做得箇忠臣義士。便此肉身受苦受難。不過數十年之物。丟他去了。換得名香萬古。立像廟庭。那箇便宜。勘破此關。便

能眞心任事。上陣不懼矣。

第四辨利害。今之通弊。率以眼前虛套奉承。一時喜悅。爲利爲能。却將賊到時一箇失機大法。置之毅玩。無可柰何。似謂哄過一時。便可免害。殊不思理欲不並立。實事虛聲不同道。平日習弄虛套。將軍務廢墜。一遇賊來。失守又不能戰。莫說平日奉承的上官。便父爲上官。子爲將官。亦免不得參究。亦逃不得公論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好。便使守正盡職。不合時好。致怒上官。無事之時。不過去官。至重則提問。比之失事問死罪如何。況提問不過滯以錢糧役吏。此等必須勘問。若我平日錢糧支銷。案卷明白。軍士實實充伍。豈能盡無公道。成了戰守之功。不錄我功業已矣。捨功業而復加之罪。有是理乎。縱不能立功報國。却堂堂血戰一番。死于馬革。即有宿怨。不郵臆已矣。顧于一死之後。復有罪可加乎。加罪于死後。必是叛逆。世間無陣亡叛夫也。爲吾將者。只當以禮義爲利害。一觀理之是非。毋計人之毀譽。心心念念。着實幹當。毋干錢糧。毋犯行止。時時點檢。事事正大。盡其在我。固不可捨己以徇人。亦不可恃已以欺人。分所當爲。固不可非禮以取容。亦不可失禮以凌傲人。將責我以理外之事。聽之而已矣。人將我害。義不可免者。此身可辱。此志不可辱。此命可死。此氣節不可死。即加我以禍。以此命付于數。以公論付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口。凡輕于死者。皆無足惜。語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未必死。況公論流行于天下乎。審取舍者辯之。

第五做好人。爲將者。或立功而不蒙酬錄。或行好而人不見知。或有守而人譏以貪。或用心職務而暫被

斥逐。或任怨而被讒。或向上不遂。便生憤心。或疑于其所守。或怨天尤人。遂放肆改節。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官有譽議。不過一任。改易地方。再能勵志向上。即稱爲好官矣。好人變節。壞却一生。卽晚年再要立德。譽議在人。人不相信。便是苟免利害。苟得順利。還須思量做了一場好人品。一旦盡行改變。以前成立之難。何如却將不死之名。爲易死之身所換耶。不獨將官。卽搢紳士民。恐亦當省之。凡吾爲將者。須學做好人。天之付我。原來有善無惡。如此做去。人知也可。不知也可。其見他人壞却心術。圖得幸一時順利者。任他快活。我只守己。到頭來巧僞敗露。畢竟有我受用之日。寧要先難後易。毋使先易後難。便到底不亨通。亦是命數。夫公論不棄好人。與私情黨扶邪小。數亦相當。此已試之效。非誑吾徒也。

第六堅操守。夫士之廉。猶女之潔。此本等修身立己之事。況朝廷俸祿。豢養爲官。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正要你不貪取軍財。不尅剝糧賞。況將官要軍士用命。立功揚名。保位免禍。必當如此。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內所該。軍士月糧一石。又是他們本等所該。只一不科斂剝削。殆見感之若父母。愛之如骨月。卽嚴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軍士應得之財。以將領分內之守。而得軍士感服之心。死報之力。何憚而不爲之乎。蓋有說焉。凡人生在世。父母妻子。一箇凍餒不得。已身衣服飲食。件件要彼人受用。皆人欲之至願。且見同僚富家。肥馬輕裘。鮮不動心。而眼前苟且朦朧彌縫。未必刑法到身。以此從慾則易。守己却難。殊不思武弁之利。無非侵落官錢。科斂軍士。彼軍士人衆口多。皆如每軍科糧幾分。罰紙一

刀。百金之入。卽出數于人之手。彼豈無朋友父母親戚鄰里相告。一人之口。又播數十人之口。豈得掩耳偸鈴。終不可敗耶。總計一年所取。不過數百金。不如有勢者一啓齒之多。一字之瘉。何不堅心忍性。苦心窒慾。凡粗衣糲食。不過飽煖而已。父母妻子不至凍餒足矣。後日賢久名著。人人如我爲清操德人。三軍服我爲愛士賢將。所成所就。功立位高。自然足用。官久必富。豈不信然。卽不能終落得做好人品。日後有意外之患。人亦憐我。況平日任我令行禁止。做了好官。上司到日。刮目待我。又無人敢爲指告。行動之間。揚揚得色。所謂半夜敲門心不驚是也。貪汚之徒。平日因轟轟烈烈享用一切。上司按臨。惟恐讎人告密。暮夜敲門。驚得魂不附體。披衣而出。從酒退賊踉蹌哀告。免其訐發。事露之日。忘身喪家。彼時披枷帶鎖。坐獄受刑。不知還有往日受用的快活在否。還是羞恥苦難難過也。昔有不才子云。強如借債要利錢。臨時還他便了。又有甘於事敗而死欲悔無門。乃曰。該當。嗟乎嗟乎。果是何人遺命。勢不由我所致。此不才子之自敗也。如此。固無足惜。又有操如冰雪。守如處女者。可謂完器矣。但每每恃廉傲物。專糾人之短。犯上凌下。罔思顧忌。數年以前。邊將之賢者。率不免有此病。竟致名位不終。無以善後。嗟乎。天雖高。獨於廉官子孫視聽甚近。何不返照自己。祇爲本等職分。完全做箇德人。天未嘗不有厚報於子孫。何用傲物爲哉。廉而傲物。不如不廉者能取容於世。可以保身矣。

第七寬度量。事無大小。以量爲主。量能容一人。則一人之是也。一家之主。必度量足以容一家之人。以放父子兄弟親戚嬪姬。莫不稱賢。和氣致祥。動罔不吉。況爲三軍之主。馭數千萬血氣之夫。非度量寬容。

豈能使之各得其所。各無怨尤也哉。爲將者有主帥上司。皆我父師長上。我從他易。他從我難。僚案勢位相敵。朋友外至之事。多有兩不相應之變。三軍愚人。無知最多。在我當將自己心常清常淨。不可先著一毫己意。不可先要望人如何讓我。凡僚友之事。便冥目細想。我今日就是他。他的事就是我。所爲當如何而可。至於不通之人。不可就發性與之爭較。且看下落。當退後一步。當將著數放在後手。自然受用。亂是行間士卒。有犯公私罪過。或凡百情罪。亦瞑目坐想。設我是此人。遇有此事。心下如何而可。卽如打人一板。打至六七板。且止。再思。或且怒去。再思之。其待一切有非禮之來。必當報復者。猶且思之。恐其人言之過也。恐其我發之暴也。或其他人眞是。而我之性識有偏。再查再省。自然能容。不是付之於人。是處亡常在我。自然度量寬宏。先讓一着。與人自然行之不錯。無量受用。庶免後悔。是誠然也。但將道貴嚴。國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於下。僚案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彼撓於中。若一概以寬容含忍處之。所謂委靡。所謂罷軟。此人卽爲一人之長。一家之長。亦且不堪。況馭三軍而將將乎。嗟乎。法果宜民。當爭則爭。此爲力量而非抗傲也。令果當行。何忌僚案。此爲任事而非執拗也。法果當行。何厭誅戮。此爲威斷而非狂悖也。中間在吾輩有志向上者。辨而審之。審而力行之。動與道合。而功業成。既不失爲有容之士。又可免委靡疲軟之禍矣。

第八聲色害。淫聲美色。易以動人。緣血氣之軀。本以情勝。投情之好。豈不易動哉。古今人爲此敗壞者。車載斗量。夫淫聲過耳。便如大風吹去。隨吹隨滅。何似看些好書。操些武藝。教習士卒。皆入心記。便不可

忘.武藝到手.年年得用.士卒一熟.使不能作輟.皆爲我有用之物.古人何惜分陰.猶一會淫聲.誤了幾箇分陰.美色與人相爲終始.緣陰陽之道.實此性生.但不思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於此.卽責任利害.士伍苦甘.皆不在心上.戰場之臣.一有疎虞非死.臨陣士不能戰亦死.此身死後.還有美色受用否.何不兢兢業業.跳出此關.迨歸休林下.誰復我禁.子當見繫念於此之人.百事無心.一片暮氣.夫三軍恃我爲強弱.豈可以暮氣臨之.甚至敗倫傷化.奪軍士之妻.家丁之色.卒至全家受禍.名喪身亡.不可枚舉.戒之戒之.

第九.貨利害.貨利者.財帛珍玩也.此物雖天地生之以給人用.而能資人之乏.養人之身.但天地鬼神.又忌多取.有聚必有散.且財物與怨相聯.利入則怨隨.子孫恃此.墮志益過.況天地間運氣流行.未有富而不貧.盛而不衰者.諺云.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且將軍之富.何所來乎.不是軍士身上膏血.必是朝廷帑藏.國朝軍士之養.月僅一石.耗於官私.十僅得五.却乃巧立名目.斂千萬貧乏之資.而歸之一人身家之奉.飽飫烹宰.鼓瑟吹笙.快口體于目前.致使精神淹廢.奪有限之年.充一朝之慾.猶之可也.且以此斂怨.失士卒心.敗戰場事.身死名喪.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甚至奴僕害其主.隊伍叛其上.樂極生悲.死於刑戮.冥司報應.六道輪迴.遠則害在子孫.唾罵萬世.何苦以此易彼哉.惟有知止知足.以淡薄節儉爲務.則無慾.無慾則心淸神爽.智慮生焉.奉職爲將.大得人心.周詳防禦.古人所謂武臣不惜死.文官不愛錢.天下太平矣.是故不惜死.由不愛錢中生來.不愛錢.由無慾而充之.平居可以延生.爲將可以濟事.天之加報.子孫昌盛.爲萬世長久之計也.今吾爲將者.勿用心於貨利.毋百計以求償.毋爲兒孫作馬牛.諺云.兒孫自有兒孫福.又云.天不生無祿之人.悉當推此念頭.加意職任.施恩士卒.使之爲我用命.保我艱危.立我功名.爲天下大丈夫.豈不美乎.

第十.剛愎害.堅志而勇爲謂之剛.剛.生人之德也.恃強而自用不回謂之愎.愎.剛德之賊也.吾人患其不剛.固然矣.剛而愎.又不如不剛之爲愈也.故爲將者.一有自用之心.士情不鬬.人人解體.敵情不得.耳目瞽瞶.忘身敗家.可立而待矣.善將者.凡於古今名將成敗之故.一時山川形勢之殊.敵情我軍微隱之變.必廣詢博訪.集衆思.屈羣策.雖不撓於非禮.而轉環於聽納.人之有技.如己有之.卽其人不足取.而言可採.略其人而取其言.師其言而不必用其人.使吾之言行因皆盡善當理.豈無一二之訛.宜忘其盡善當理之美.而急急求吾一二之訛.改過就中.行之以強健不息之志.如此.庶剛爲吾之德.而通下情.知敵變.來衆善.成功業.轉凶爲福矣.

第十一.勝人害.古人謂士立志.惟恥不若人.夫恥不若人.正欲勝人也.何以爲害.彼恥不若人者.見人好處.敏己以求之.極力以行之.眞積力久.出於彼上.則彼自讓我.我自勝彼.設將自治之功忘却.只存一點不許人勝我之念於胸中.見人有能.必思所以忌之.見人有功.必思所以沒之.使謂人不如我.如此推之.像剛之才者.但行事有一長.必思所以忌沒之而後已.他人有寸能.必思所以攘爲己有而後已.如此.必至損人利己.不顧天理.無所不爲.是必樹怨.怨厚則禍成.天地鬼神本爲福善.而善者爲勝人

之徒所枉.天地鬼神肯容之乎.故天災人禍.立足可待.戒之戒之.

第十二.逢迎害.將者.死官也.兵者.危事也.一有處置不宜.安危存亡所係.何今九邊之將.不顧安危與存亡.是非與利害.凡於上司勢要.當面唯唯.不顧事理之通否.卽曰山可挾乎.亦且依唯曰.我當遵奉彼山.不惟自己欺心.遺患將及上司.逢迎迷亂.遂謂我此舉也.可以爲千百年之計.可以興利.可以除害.殊不知非議於背後者.已紛紛矣.逢迎之徒.更不思他日地方以此乖張.致失軍機.禍必逮夫身.夫無責於身.而逢迎以取悅.已不可也.有責於身.而逢迎之.是自責其身於禍患之中.不亦左乎.吾人有疆場之責.遇上司之命令.當道之諮詢.必須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卽曰不宜.某事力不能率行.卽曰力不能.直以告之.雖一時有拂上官意.終必無失於己.他時功求成事求可.其上官且感我矣.故忠心有德之將.必蹇蹇諤諤之風.斷不逢迎以爲悅.

第十三.委靡害.人之生也直.委靡者.直之反也.爲將而委靡者.必是平日貪濫狗私.虛冒帑餉.臨陣偸生怕死.不肯用命之徒.此固無足道者.或守廉志謹.而亦委靡.何也.良以兵凶戰危.易于媒孽.而世人公行報復.責其足非爲賢.遂以軍務爲趨承人情之具.寄耳目於委命.而低昂於顏面之間.柔媚足恭.不顧名分.不思廉恥.互相習効.只於奉承鑽刺一道.用盡心機.專事虛套.所謂朝廷不管官府管.官府無權吏有權.是也.意者如此可以免禍.可以得恕.殊不思凡官斯土者.豈皆好汝輩奉承之人.一遇豪傑在位.底蘊盡露.平日賤惡.甚如糞土.萬一地方失事.彼將捨柔媚僞勤而恕之否乎.吾恐畏人議彼.且落井而下之石矣.夫人之所最愛重者.此生也.將官先以捨生爲本.生旣可捨.復有何事又重於此.而故爲委靡之態.委靡則號令不行.雖賞罰三軍.彼且不感不畏.他日僨事.如執左券.何其愚耶.何其愚耶.究而言之.委靡之徒.君可負.國可賣.父母可棄.妻妾可以與人.皆所不屑計也.嗚呼.世有此將.禽獸所羞.尙足齒於人類乎.善爲將者.剛不可吐.柔不可茹.禮體吾循蹈.果與典章太戾.必不可從者.酌中而處之.其人過我過甚.吾只如是.其人厚以遇我.吾亦只如是.軍中名分稍從損益.惟可行則已.如無可損益.亦惟安之.和平之中.而有必不可假借之力.持守之下.而令人有可親近之慈.君子之中.不過如是.矧將領乎.

第十四.功名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功名乃太上所與.何謂害.夫功名有分.天地最忌多取.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則受之不爲過.享之不爲侈.天地鬼神亦安然付我矣.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益功名.專事粉飾.而實事不濟.實苦不受.最難瞞是久遠.一旦敗露.天怨人懟.鬼神陰爲褫奪.甚至壽命且不永.吾人只當盡力以報朝廷.功名之事.安命以俟其自至.卽有功而不見錄.則當曰吾命僅止此耳.有功而錄之過.便當兢兢業業.多加勤苦以副之.免爲造物所忌.諺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吾人常常使勞苦功業.適於身上之功名.寧發達遲.挫抑多.卽不受用於身.亦必受用於子孫.他人有功.揚之.他人欲取吾之功.讓之.積累旣深.屈困旣久.自然其蹤發見.公論有歸.是又在於的知暫飾之非.多取之害.然後能不攘功.而功歸於我.不求人知而人無不知矣.

第十五.尙謙德.謙者.美德也.不獨士君子當力行之.爲將者.處功伐之間.當危疑之任.非虛不能受益.非謙不能永保終譽.全身完名.此爲上計.今將之通弊.專以委靡爲美德.而視謙虛爲委靡.節謙虛委靡大有不同.夫卑以自牧.有功能忘.有勞不伐.謂之謙.取人爲善.收服人心.謂之虛.凡人有德.我必翕之效之.一道一符之長.我必求之納之.凡遇上司僚屬.必盡禮盡職.立功建業.視爲職分所該.辛勤勞苦.須知臣子當然.上則愛之.下則感之.所謂謙念稍生.吉人天相.言無怨尤.行無悔吝.卽萬一疆場之敗.人將謂之身死而名存.大易惟謙卦無凶辭.古之大將.惟謙善終.此之謂也.

第十六.惜官箴.箴者規戒也.明其守官之道.而時時有所規戒耳.何世之爲武弁者.自襁抱時.父母溺愛之.則曰縱不讀書.當有官做.父母之過.已不勝嘆.及長有知覺.亦自曰我有俸祿.可無憂貧矣.我有世官.可無憂位矣.遂至無所顧惜.不惟不能榮顯門閭.且併其故物而失之.夫朝廷一命之寄.思所以號令乎.一命之下.亦必有體.況爲將者.三軍司命.表率數千萬人.而欲使之盡力於我.我得假此以報國.期使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我不自己愛惜官箴.恪守正道.立身行己.凡百點檢.務可以率下事上.以身爲衆人之法程.以官爲衆人之觀敎.否則人心解體.萬法叢脞.不職之罰.覆餗之誅.斧鉞在前矣.豈直曰不能保此位此職而已.吾人但居一職.毋闒茸卑.務要使此官門面相稱.獨處則無愧於神明.自思則無愧於此心.上無愧於上司.中無愧於僚友.陞堂無愧於公座.庶幾乎.

第十七.勤職業.語云.惟勤有功.毋論職之崇卑.藝之大小.商賈勤則致富.農夫勤則收穫豐.工勤則器精.家給.士勤則德進業修.一命之士.勤於職則職修名顯.況夫爲將之道.疆場之安危.三軍之死生.係焉.譬如農夫種田.春則勸耕.下種以時.糞多力勤.夏耘不失.秋乃有穫.倘有天時蟲災水旱.未卜.若有美田.春惰下種.不耕不耘.不糞不力.到秋來也要與他農同樣糧粟.有此理否.兵中事件.一一預先勤苦教練.見見成成.時時等候待用.還恐備久則損.氣久則惰.否則求守固戰勝.卽與不耕不耘望地內收糧粟之徒何異.爲將者.須將所守疆域.時時放在心上.軍士有疾病患難.顚連無告之事.時時訪詢.隨其所聞.卽時處之.軍器時時辨驗.一有不堪.卽便修之.行伍時時點檢.一有姦宄.卽清編之.烽火哨報.城池營垣.稍暇卽一巡行.隨目所見.卽爲修繕.文移案牘.時時檢行.如一事未完.卽忘其饑勞.務必終之.不拘夜半.久勞之後.必不使軍機文案.姑待來時.如此行之旣熟.自然忘勞.精粗巨細.無不畢舉.自然有備無患.若夫百務廢弛.且顧眼前妻孥之樂.宴飮之歡.致將事務躭擱.行伍廢敗.卒然遇變.束手受死.而爲市曹之鬼.是自取之也.

第十八.辨效法.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則無足.術斯下矣.況兵事須求於實際之間.而可無效法之辨乎.爲將者.何所取材.必於經典中求之.前言往行.而史册浩瀚.豈武弁所能檢習.幸而有百將傳焉.人品心術事業.俱已概見.吾人當熟玩而習之.每一將傳中.不獨習其用兵之事.凡爲人存心立行.一一細玩.有不二之心.純忠之行者.我則師其德.長於兵識而知於德行者.我則思其術.某將覺致敗壞.尉之自取.我則鑒而戒之.某將忠廉智勇.無愧於己.而無妄得禍.我師其行.苟無彼之禍.是我

所遭之時幸也.卽有不虞之變.古人已然.我何道何嫌.如此辨法.眞心思向.自然完名全節.成古人之事業.有古人之榮遇.而無古人之禍難矣.此可以參取影隨.非浪說也.

第十九.習兵法.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誦習而後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卒爲名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無窮者.卽有之.亦於實陣上經歷閱見日久乃能.否則吾知其斷不能也.但古人兵法.如七書之類.就同藥肆五金八石.草木鱗蟲.無所不備.蓋不如患者何症.所宜何藥耳.必須醫家診認病勢眞正.宜用某藥.卽取諸肆中.藥無不效.儻誤診病患.取藥肆中.服之不瘳.將歸罪曰藥之不靈.烏乎可哉.七書內百法俱備.卽藥肆也.爲將者.要先知士伍之情.山川之形.認察敵人動靜.卽問病診脈之醫也.稍有差誤.用法不效.將歸罪於法曰.前人兵法不效.烏乎效也.吾人童而習之.幼而學之.又須長壯之日.服名將之門.處實境之間.方知兵法爲有用.方能變化兵法.以施之行事之際.至於見任將領.付以邊場之寄.遂有桴鼓之擧.可謂事法於實境之間矣.却恃其驍勇.或因幼年失學.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之有助於實用.遂又乘之而不講.夫有資可習者.無實履之地.有實履之地者.無可學之資.如何而得全材爲干城之器乎.以後將士識字者.於冬月長夜之時.宜將兵法將傳.每夜飯後.服看數頁.然後或有室家之樂.或庭階散步.以舒其懷.睡則枕上且細細玩味.內有不省義意者.次日仍復質問於先知之人.自然有得.不識字者.端坐澄心.令書手識字之類.或通文武生秀才.爲之高聲朗讀數頁.省其大概.復令講說數遍.歸枕之際.亦如前玩味.自然有得.久則開口議論.誰謂此人不事耶.古人謂開卷有益.學不誤人.況我國家疆場之計.而可以懵然一白丁克濟乎.嘗是任者思之.

第二十.習武藝.一物一事.有象有則.況乎五兵.制器尙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卽彀也.在藝中得法者.謂之入彀.爲將者.身司統率.似不必以技藝爲高.但士卒全以器械爲爪牙.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利之一字.不專爲鋒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習之精.習矣而不得正彀.大陣之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閒.前行未動.後行先誤.若夫以少擊衆.人疎分散.尤貴於藝精.爲將者.己不先學.何以倡人.己不知花法實法之殊.何以辨別士卒所習之高下.如憑教師而高下之.人不服矣.諺云.藝高人膽大.將軍者將軍於前.使無技藝在身.安得當前不懼.且身當前行.恃我之技.可當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相隨.人人膽壯.惟看將軍氣色.氣色係於膽.膽係於武藝.是所關非小小也.欲爲全才之將.凡種種武藝.皆稍習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須專習一二種.務使精絕.庶有實用.庶可練兵.背專心致志.不過一月.可熟一種.各種教師.從于左右.每日飮食之餘.無所消遣.則用一教師習之.以爲消遣之地.他功不妨.而武藝自精.

第二十一.正名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惟皇建極.以率諸侯.諸侯以率大夫.大夫率四民.秩然莫可紊也.卽如織錦者.千絲萬縷.爲經爲緯.一絲亂不得.況將領統馭千軍萬馬.縱橫進退.使非名分平日素定.誰肯甘當誅戮.豈敢仰視乎.孔子論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則上下相安.

備指相使.莫敢有違.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爲始.但軍中之正.以聯情義爲首務.恪執名分.情義頗隔.須於名分之間.寓以聯屬之道.尊嚴之地.通以共難之情.如此.在下事上.則尊而親之.在上使下.則順而悅之.三軍之衆.可使赴湯蹈火矣.

第二十二.愛士卒.將者.腹心也.士卒者.手足也.將誠勇.以力相敵.不過數人極矣.數十萬之衆.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皆同生死.齊勇當鋒.兵法愛士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人吮士之疽.殺愛妾以犒士.投醪於河以共滋味.此何等作爲.如今將領不惟不如此推恩.且使之肩輿.使之供爨.使之厮役.死亡不恤.凍餒不問.甚至科斂財物.尅減月糧.到處先擇好歇處安眠.將領已熟睡.而士卒尚有啼饑號寒於通衢者.將士夜臥美榻.甚乃倖以侍女.而士卒終夜眠人簷下.枵腹而宿者.種種不可枚舉.如此而欲人共性命.人誰肯哉.夫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而甘死不辭者.却是將領頭目千思百慮.負義忘恩何也.愚卒心竅尚少.又有軍法驅之.易就善路故也.第士卒之衆.吾豈能人人而惠之.惟我與有是心.自然人相觀感.固不必其人人及之.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後謂之愛.而後得其感耳.愛行恩結.力齊氣奮.萬人一心.何敵不克.功成名立.捷如影響.

第二十三.教士卒.士卒愛矣.與我同死生而不辭矣.苟不加教習之.亦是以卒予敵耳.語云.愛而不教.禽犢之愛也.故凡禮義名分.行伍進退.營陣武藝.不教不能知.徒有親上死長之心.而無親上死長之具.所謂乳犬犯虎.伏雞搏狸.雖有鬭心.隨之死矣.是徒魚肉我衆.必懸爲賞格.輔以刑杖.先正名分.習威儀.上下秩然.然後授以號令.操之於場.練以武藝.教之於夙.俾人人有勇知方.人自爲戰.庶有不勝敵者.

第二十四.明恩威.烏合之衆.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爲將.夫賞不專在金帛之惠.罰不專在斧鉞之威.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費數金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於前而不畏於後者.有言詞之威而畏如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此蓋有機.機何物也.情也.理也.理與於心.情通於理.賞之以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而命.務俾人人知其所以賞與罰之故.感心發則歡心消.畏心生則怨心止.微乎微乎.用之正則聖人所謂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不以正.則聖人所謂五霸智者之事也.

第二十五.嚴節制.兵有二用.數十百人.隨意對戰.風雨之勢.非罰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之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峙如山嶽.不可撼搖.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亂猶整.百戰不殆.擬定勝算.以全制敵.舍節制必不能軍.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箏.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衆.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制工夫.始於什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令不敢不守.此命可捐.此節不可不遵.視死爲易.視令爲尊.如此.必收萬人

一心之效.必爲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勝.萬里無危.萬戰無失.豈直曰百里趨利已哉.將見天下莫當此兵矣.

第二十六.明保障.天地之道.惟陰與陽.治世之具.惟文與武.文武者.陰陽之義也.故治亂相尋.本陰陽迭運.必文武並用.乃相濟有成.粵稽三代而上.井田事興.兵農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則爲將.入則爲保傅.聲氣既同.緝用有底.迨至春秋戰國.民無寧宇.卒有常征.井田漸廢.兵農攸分.顧孫吳者出.立爲一家之言.特設軍容.不由民禮.以是文武異途.門戶漸立.秦開郡縣.漢封同姓.唐設藩鎮.歷代沿革.雖各鑒一時之弊.而曲爲更張.成邊制海.官制罔有不同.然且文武職銜.互相加授.名義相關.判途未甚.職軍實者.猶詰責於事定之後.以故議論非權.勢常相埒.所以蔡功惟斷乃成.迨至宋室.立國本弱.儲衛鮮多.故分者決不可合.而合者亦分.迄於我朝.一時提戎者.輒以汗馬自驕.紛然多事.以故防微慮重.軍政財賦.承平二百年來.文法日密.不惟分黨而治.抑且嚴異而攻.催駁衆隨.蠱爲將士之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予奪.纖細之事.悉在有司.卽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縉紳預其章程.復不關於利害.故文武勢分情隔.陰陽之義判.而相成之實隳矣.蓋嘗思之.朝廷設官分職.外而百里之令.五百里之守.上而旬宣之司.激揚之位.皆所以保民也.凡我將士.躍馬食肉.握符當關.其所統軍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徵民商之稅課.爲之供養.毋問風雨寒安.坐糜廩餼.無非用其力于一朝.除亂定暴.則民生遂.民生遂則國本安.亦所以保民也.故文武之職不同.所司之政雖異.而其所以保民則一也.顧今反其道者.止知軍士是我統馭.其於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狗情而偏愛之.每到地方.縱容騷擾百姓.不肯克己.皆見東南受兵之處.有諺語云.賊是木梳.兵是竹篦.蓋言梳還有遺.篦則無遺矣.及有軍卒生事.相訐到官.又輒右兵而左民.以致軍士縱志.紀律不嚴.百姓失望.比臨陣時.不惟無以戡定患亂.且殺平民以報馘.劫避寇之家以充食.姦淫被難女婦.誣捏敗設詐冒功.此輩不遭人禍.必受天刑.於是文吏恥武夫之無術.視軍士如仇讎.凡軍民相干之事.一切肆其妬毒.務要軍將受虧.而護小民.以爲仁愛.而小民亦只顧目前便宜.那管隱禍在後.等而在上.惟以刻抑將士爲得體.爲有風力.互相倣效.稍有通念者.衆共笑而排之.以爲同流合污.遇有警時.卽錢糧軍器餉饋應付.率不究心.一意只要軍士殺賊.要將官驅不飼之馬.不哺之軍.不許入人家居宿.無論賊勢衆寡.機宜何如.一到便殺了賊來.庸才將就.何其不通之甚也.夫平日於凡軍伍氣勢.被其摧抑已盡.將官事權.被其覊肘莫展.臨時又不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强調度.豈能殺賊.是以賊得猖獗.蹂踐閭閻.搶掠子女.損傷國體.不知幾何.與平日偏愛私恩.孰爲得失.卽將士粉身碎骨.何補於民社也哉.今後爲吾將者.須是看定兵馬眞爲安國保民之物.事事報恩之本.無問文武分途.展布難易.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爲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恩威明而教不行.事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然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習武藝.如兵法.身率之藝也.非本也.本不端.則萬目叢瞧矣.必先辨古人而效法之.先勤職業.則效法有日進之益.先知謙德之利.則我爲官箴借.而人亦爲我借之.但欲

知義之所趨者。必先知害之所伏。於是而審功名之害。功名之害小。委靡之害大。故先審委靡之害。委靡自逢迎而生。故先審逢迎之害。逢迎之害。未若勝人為害。足以取禍也。故先審勝人之害。勝人之害。生於剛愎。故先審剛愎之害。大都諸偏之為害。未為甚於欲之為害也。而貨利聲色尤害之大者。貨利猶可勉強。無如聲色易以惑人。故聲色先於貨利。能審害之所伏而不為。須知大本大端之所先。而定其趨寬度益焉。德之次也。故先之以堅操守。操守勉乎外。無若先做好人以立其基。做好人而傷於褻禍。甚難定也。故先辨利害。利害莫大於死生。明死生利害自辨。死生利害。惟其昧於志向。故為所奪。志向定。雖死生不足以移之。故曰。先立志向。然志向先起之於心。故以正心術為首。是故心術正。則志向自立而不惑。志向立。則死生自明而不畏。死生明。而利害自辨。利害辨。人品自好。做好人而未有不知堅操守者也。操守堅而狹隘者有之。故次之以寬度。益心廣體胖矣。而拔難窒者慾也。慾莫如聲色與貨利。真能拔除難窒之欲。而尚德不可以不能。剛愎害、勝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皆以輕重次第而切磋琢磨之可也。夫惟諸害既去乎身。善美已歸諸己。於是而驕吝或生焉。非所以受益也。故尚謙虛之德焉。謙而無箴。其弊也弱。故次之以惜官箴。則謙不至於弱矣。勤職業者。官之箴也。辨效法者。官之箴也。官箴正矣。或於將之職未盡也。將以戡亂為務。戡亂有具。兵法為要。武藝次之。治軍有方。名分為切。教授次之。教授有術。故次之以恩威也。節制也。合而言之。無非以保民為職。故終之以明保障約之以一言曰。正心術而已矣。於戲。大本既正。百行翼張。實將兼征。文治廣被。王國之楨。邦家之光也。

以上每一款內。多有不盡之意。不出乎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儲練通論。互相發明。假為重複。但略言之。恐無以發揚學者生意。故重其言。而不重其意者有之。重其意。而不重其言者有之。學者惟自擇之。

練兵實紀公移

欽差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戚。為敕練稗有成效。通集節次條約。以便責成事。蒙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批。該本府呈。照得本府謬役行伍。往歲待罪閩浙。創練浙兵。幸收節制。雖云轉弱為強。實是因人成事。倏遷薊北。與蒙聖恩。授以三鎮練兵。是始終以練兵為本府專責。而無可以他諉矣。但南北異用。職性顓蒙。敢謂無聞於橘枳。而舉一能反以三隅哉。無非仰奉推擇。智罄力悶知。徇情避忌。此則本府之志也。復思西北邊陲。用兵最久。老師宿將。咸有奇猷。何待本府贅疣於間耶。但西北之習。專屬家丁。伺客竊級。每遇大舉。輒望風縮首。無可奈何。而薊鎮既無客敵搗巢之利。且敵騎數歲一騁。動以數十萬。非堂堂正正。莫可當鋒。若使竟不與敵見面。不惟疆臣之職無以服稱。而練兵之術終成虛負矣。況薊鎮見有兵馬十餘萬眾。就中擇練。亦可以當一術。但用眾之近。進退難以輕易。而舉動當出萬全。非有節制。必不能軍。顧節制條件。其用雖約。為目則繁。譬如遴選營陣。行伍號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車營。車步騎合營。野營伍營。野戰戰勝。教養曉諭之數。一切未備者。本府逐漸擬定。教練已經兩年。各路與八衛將士。曾以藝工未及詳舉。而標兵六營耳提面命。頗皆挑閱。今將先後給與將士教習過條約。通集成帙。計八卷。一卷大約數十條。又附以練將一卷。通

聽將官自習，不係士伍程督，計共九卷，或謂行伍愚夫，豈能章章記誦，與其煩多難入，不如隨宜爲便，抑不思行伍既愚不能頓悟，必須教習，令方，語之以十而得其二三，亦庶幾節制之師矣，故本府復又分次先後學習，及將士卒伍專教之別，列綱於前，以便授受，謹裝帙呈覽，伏乞本部院軫邊陲之寄爲重，念堂堂之舉，久湮，而練兵之役，尤本府特奉綸音，無容他諉之責，倘言有可採，不以人廢，允賜施行，如或偏拗之見，無裨實用，懇乞痛賜斤削，赴及存宜，務使有益練兵，庶乎免致覆餗，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同實紀九卷共某等因，蒙批，若得送到新書，治兵訓將，悉有章程，可以想見古名將用師之律矣，悉依擬著實舉行，仍刊刻成書，以垂永久，此繳，又准巡撫楷手本，亦爲前事，爲照薊邊兵政廢弛已久，一切營伍行陣，志趣識見，類皆延襲舊套，是以將不知兵，兵無節制，已非一日，今閱練兵傾書，鬚髮皆老成壯略，章程條貫，極爲明備，將士非此無以通其志，營伍非此無以並其成，穰苴復出，亦當退舍，從此字字責實，分科考驗，臨敵用衆，何往不利，轉弱爲強，無出此書，眞兵家上乘也，亟應梓行，用廣其傳，等因，准此，除通行外，今將集過條約，定爲次序，繕寫成帙，計共九卷，遵照督撫尤准事理，刊刻成書，合仰鎮屬大小主客將領等官，一體遵照，務要著實舉行，每一卷習知，再授一卷，凡給習之法，已具凡例，其第九卷，適專爲練將而設，不必強士卒以所不能，須至書冊者，

練兵實紀跋

明季武備廢弛，邊事大壞，登壇口授所論，抉摘弊竇，不啻燭照數計，罕譬曲喻，激發天良，遂使諸將卒回心革面，一變向來疲玩之習，觀其訓練諸條，深切著明，有如面語，百世而下，猶想見當日軍容之盛，固宜戚鎮薊門，數十年而邊境無事也，此書練兵之法，與紀效新書同異參半，蓋倭寇烏合之衆，得其節制，易於殲除，備邊則勁敵當前，非百倍精嚴，未易言守，情事既別，方略亦殊，故言之尤詳且愼，新書答問云，北方之事，須革車二千，練騎萬餘，甲兵數萬，乃可收功尺寸，又云，十萬之才，非余所及，其不自足如此，然用之北方，卒收其效，乃知世之高談韜略，大言以欺人者，眞不可以寄三軍之命哉，秋分前一日，錫之甫書，

練兵實紀雜集卷一

明　戚繼光撰

儲練通論

爲議儲將材事，案照先准巡撫都御史劉手本、前事爲照國家承平日久，未嘗言兵，夫天下危，注意將，今固其時矣，第世胄之子，率狃於紈袴之習，無復騰驤虎之氣，又或拔自隸卒行伍之間，足擋一劍之任，而韜鈐不諳，終非全材，今國制三年一開科，以弓馬策論別殿最，定去留，選士亦既精矣，而養士之法則未備，屢奉明詔，令中外臣工，得舉所知將材，各以名聞，又令廢閑將官，類得甄錄，用將亦既廣矣，而儲將之典則未講，夫不蓄于平時，期取用于一旦，則無惑乎臨時多乏才之嘆，近該本院調取所屬遵化等衛應襲舍人，親臨演武場，聊一試之，得年力精健騎射閑習者三百餘人，竊欲將此輩萃之武庠，擇立師長，授以武經總要孫吳兵法、六壬、百將等書，俾各習誦講解其義，仍於騎射之外，如矛戟戈鋋鉤弩礮石火攻車戰之法，各隨所長，分門析類，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閱一試之，或令之赴邊，使習知山川之勢，士卒之情，或習隨在營，使熟識旌麾金鼓之節，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復教之，如此數年之後，必有異材，但事在謀始，規條未定，一切教養之方，供贍之體，合行會議，以便題請，爲此除行薊州、永平、密雲、昌平、灤州各兵備道，會同計議，要見各衛所應襲舍人應否選入密雲遵化等處武學作養，應以何項衙門總爲提督，何項官員立爲師長，應習何書，應學何藝，作何考校，作何優養，應否比照儒生，別爲三舍之等，應否一

體議與膳糧優免供給之例。亦要量定名額。以防濫觴。將酌情理。求可爲繼。中間未盡事宜。悉聽一一計議停當。通呈軍門及軍院。以憑議題施行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前項事宜。一體會議施行。等因到府。准得所議。此本院作人儲材。爲國爲民。長慮舉也。但今可教之材未乏。而乏師爲難。歷觀古之能兵者。必有鬼谷子之師。而後有孫臏之劍術。必有韓擒虎之舅。而後有李靖之兵法。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曰今擬爲教將之師者。果其誰歟。必不得已。姑開學館。擇實心眞志教習文行者爲發蒙師。兼而取之。俟其應讀諸書。稍能讀誦。考其文行。果可實用。即多選熟知各色武藝之人。不拘行伍遊方之流。厮役極色人目。或爲藝師。或爲藝友。每學數人。日夕教演。大約不過三年。則諸藝俱通。然後付各實用營中。習教陣法操法。俟其習有成效。然後總調一處考校之。果爲精通。又再付各有事地方將領。隨營出征。習臨敵眞戰眞法。俟效而量才擢用。其肄習一節。雖吾夫子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爲今之計。先選年力資幹相應者。每道爲一會。俱附各道常住地方學宮之內。列于儒生之後。總聽學官提調。另擇合格師長。老成生儒。曾歷邊方及遊將門者尤善。有號房則于號房。無號房則別求館舍以教之。俟一年之終。則分立三等。以後每一季一考。以所進等差爲賞罰。每季月放假一次。以恤其情。每名量給客費。俟其考中一等者。照依生員另給廩糧一石。而客費與衆同者仍不廢焉。若因調習不便。過其隨在隸籍讀習。此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必不能有成。何也。彼分散諸庠。孤陋寡聞。一也。不能便得許多合格之師。二也。賢否未專。三也。至於提調一節。歲必總之于撫院。每年約日。將撫屬地方各道所屬教養官生。盡數調赴道化。會同總兵官。擧而校之。以行賞罰。在各道則月季而章程之。儲之之方。如此其密。則習之之效。當捷于影響矣。管窺之見如此。深愧無能少助一時之盛舉。有辜下詢之美意也。別撰儲練七段。爲此合用手本前去巡撫右僉都御史劉處。煩請裁酌施行。

儲將

戚子曰。將之于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于骨。而運虛靈之理。酬酢萬變。猶將附于法。而本虛靈之運。指揮三軍者也。心蔽于物。將蔽于心。一而已矣。或者曰。爲兵之將者。材官也。藝士也。藝而材。將職理矣。使貪使詐使愚。皆可也。子專以心言。毋涉經生迂談乎。戚子曰。謂若是。則文武爲二矣。夫人無二身。則文武無二道。材藝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苟有人焉。以不二之心。發于事業。晝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材。必盡一尺之用。至於多才之徒。或巧爲身謀。或陰習齷齪。用之自私。雖良平之智。孔明之術。我何所賴。故曰。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無將心。斯無將德。將德靡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有矜忌之行。有矜滿之禍。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爲始終完器矣。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夫以託孤寄命。必曰君子。孰謂付之以疆場之責。授之以太阿之柄。而詐也愚也貪也可使之乎。其在今日也。所以不得已而用才。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貪使詐使愚。蓋由養之者乏道。取之者失宜。習之壞者久且痼。不得已而求其下焉。幾何而得良將哉。悲惟太祖高皇帝。懲兵燹梁。統一函夏。北極沙漠。南窮瀚海。無不賓服。內而禁旅圍營。外而九邊海寓。與武弁襲授諸政。

悉屬司馬。猶文職之掌于冢宰。事體相等。凡此皆所以蓄養武弁。爲求將設。如張大罟于深淵。寔無遺鱗而後已。憲宗設立武科。法制至今益備。漸埒文場。雖草莽九流。咸許在試。凡此皆所以搜求材伎。爲求將設。如布大羅于深林。寔無遺羽而後已。爲武弁者。豢食幾二百餘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將。爲科目者幾歷七十餘年。而科目不足以得將。中間寔有關。足爲邊鄙輸力稱名偉著。不過數人。多出甄拔。未聞成由豢養。科目之徒。僅有是人焉。方且恃廩傲物。伐功上人。求其始終無二心。明義欲之辨。純忠勤節。無周公不足之觀者。誠未見其人焉。戚子嘗求其故矣。嗚呼。用非所養。養非其用。教之與其施。施之者不繇于所教。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耳。今之練將者如何。戚子曰。無分于武弁也。無分于草萊也。無分于生儒也。遴其有志于武者。聚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誘。明其忠義。足以塞于天地之間。而聲色貨利。足以爲人害。以正其心術。其所先讀。則孝經、忠經、語孟、白文、武經七書白文。次第記誦。其所先講。則孝經、忠經、語孟、武經七書。毋牽章解。不尋句讀。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其義庸有諸身乎。其理果得于心乎。擬而研之。研而擬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復恍惚。俟熟。即讀百將傳。將傳中諸將人品心術功業。某何如而勝。某何如而敗。孰爲奸詐。孰爲仁義。孰爲純臣。孰爲利夫。孰爲烈士。孰爲逆臣。某如何而完名全節。某如何而敗名喪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爲罔生幸免。某能守經。某能應變。逐節比擬。以我身爲彼身。以今時爲彼時。使我處此地當此事。而何如可。俟其向志既定。仍復如前。曉以禍福利害之數。成仁取義之道。須心中有定主。不爲害撓。不爲禍惕。無見于功。無見于罪。常惺惺矣。然後益之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以廣其材。又授之學庸大義。使知心性之源頭。源潔流清。悟見鳶魚。常活潑矣。又如醫者之于醫。先習藥性脈訣醫方。而後進之以岐伯難經素問。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悟于法而不泥于法。于是爲純臣之性。吉士之材矣。然後進之以雜習器伎行伍之務。將之以桴鼓實用之間。則將材成矣。

練將膽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利害不撓而膽不壯者。未之有也。

練將藝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養將之德也。養將之材也。養將之智識也。未曾養將之藝也。或者曰。如子所言。則藝事非大將所急矣。戚子曰。不然。將所以督率乎三軍也。三軍之藝。有正法。有花法。山林險阻。以數人而與數人戰。一藝也。平原曠野。以萬人而與萬人敵。一藝也。是故藝一也。而不同者用也。山林險阻。敵寡我衆。則人人得盡所藝之巧。進退轉側。各從其便。惟預示明諭。使吾後行悉知其說。非因前行退側。疑爲奔北。不可一齊動腳。則庶幾矣。若數萬人之敵。勢如蜂擁。背隊而前。一步不可那移退跳。一人用進退之法。則後行傍行以爲奔北。遂使萬衆奪氣而走。是故其用不同。其習自異。主將不知諸藝之習。何以得知諸藝正法眼。必致花法混乎其中。花法入而正法昧。急遽難變。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況主將率三軍首鋒。非藝曷以作勇。非勇曷以前率。是故爲將者。不拘三軍各色武藝。長短器具。必一一習之。即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餘技亦必習知其槩。他如火器之具。軍中利用。而品制多門。一器之用。什物數種。最難求精求

偏非爲將者自信之眞自知之熟弗能適用也雖一物之微弗親查校弗能適用也至於車之爲用例之之宜馬之調習飼害之方皆將之事也一事不知則一事廢斯之一事之濟爲將者可不知藝哉當與諸習之工分日並講然講論既明必實將是器是藝親見而親作之作之不止至于熟則一藝工矣復加一藝知而實習斯得其用藝之妙矣

正習訛（此當併于學故厠斷論之中）

習武者不外于孫吳是習孫吳者皆孫吳之徒也自夫世好之不同也試文之餘每于篇中必肆詆譏請其師無所不至試使今日之毀師者受國家戡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內如孫吳者幾人哉夫業彼之業而詆彼之短是無師矣以無師之心而知忠愛之道有是理乎況夫武弁之子受娠于父母之懷已有嫡長倫次承襲其官此朝廷所以豢我命我以武者也較之生長閭閻從事俎豆而棄其本習非王伯之談得已而不已者不同也及其長也受官行伍則二百年國恩望以報之于其身非執凶器誅叛亂無以塞責實塞者衆負者法當死并其祖父之續而廢之非歟爾將曰軍旅之毋學五伯之羞稱却乃藉其豢養之貲用心逐時之末謂之人品高談于賓筵竊取于文藝佛老盜商人之名雜縉紳之伍固皆未嘗不爲之榮矣第朝廷豢養武夫正爲今日將材之需今所學非所職所習非所用緩急之際求將于武弁而不得其人求將于草莽而不得其人臨場之事付之無可奈何是所負者惟君父而已夫此輩之于時謂之叛臣可也謂之賊臣可也加以不忠之戮其何辭哉雖然苟能執事畢而文藝兼備者謂非全器乎

練眞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而不履夫實境是猶瞽目者談五色之綵雖辯甚不足過之遽以綵付手命之曰某爲某色則依然瞽矣況兵凶戰危場肆營陣之習因所必由而不可廢亦不過筌蹄之學而非忘言之境也必也無論南北但于用兵地方將所儲蓄士輩分營行間出戰則資之戰陣之後于實境以試之試之既眞且小委以資之審之無疑然後可用

分將品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能是數者純乎純矣而衆以文淺雖有德望則大將也能是數者優于技藝偏于鼓鋒短于文學則偏裨也才有餘而志不足以當之勇有餘而志不足以承之皆小將也夫如是而教養之矣或既而爲愚爲詐爲貪而皆有一長者收之幕次因其事變偶一使之優以金帛勿輕示以爵位一事竣則仍復幕次一事起則暫復任用有事則寵之而足其欲無事則絀之而嚴其處此養鷹之法所以爲馭將之要論而御使裨偏無往不濟者也若曰待大將之道如何夫如是而教養之矣功由序進德與功孚尤加慎而擇之務應其人無欲焉無所爲而爲善焉功日高而心日下爵位愈隆而志愈堅焉果爲純臣無二心焉推誠心以致之絕疑間以重之歸其事柄假其殺施言必行焉計必聽焉財穀無問夫出入總有裨于用而已矣機宜無掣其肘腕總爲有成功而已矣幾間無聽總爲乃心王室而已矣食之盡其材鳴之通其意務使展千里之足馳九軌之道圖有良將軍行罔功未之有也

練心氣（此成材之精練兵之綱故次于末）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氣發于外根原于心匪心則氣曷出故出諸心者爲眞氣格于物而發者爲客氣練心則氣壯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心也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心者內氣也氣者外心也故出諸心者爲眞氣則出于氣者爲眞勇矣是故走陣于場習藝于師召耳目以金鼓齊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輕重緩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爲人亦與大命無干何也不足以該全體也即如三軍之政行伍號令旗鼓技藝之數少一件固不足以爲萬全之師少一件亦未必不能爲一戰之勝故大命所係在氣而內關乎心心之所係則神明之威自然之應也故誅一人而千萬人順誅心也賞一人而千萬人奮賞亦心也不怒而威豈斧鉞之力哉不言而信豈金帛之惠哉視死如歸得其心也視敵如讎心之同也苟不求于心而務求于氣誠以北方之兵驍悍勁猛氣孰尙焉往年徵役于奧一敗而不可復振蓋其所發爲勇者乃浮氣之在外者非眞氣之根于心也氣根于心則百敗不可挫天下莫當父子之兵矣戚子于營兵東南時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大浮畏心漸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墮賊之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之者鮮矣善將者宜如何而練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又如嬰兒啞子飲食爲之通疾病爲之恤患難爲之共甘苦爲之同彼有情焉如嬰兒不能自通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爲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爲之謀諄諄論以忠君之義禍福之辨修短之數死生之理使之習服忠義足以無忝所生其爲榮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觀感之下積感之久感于愛則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于義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感于禍福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堅感于修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爲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萬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無敵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得心而一其氣何以致此于民哉故感通之神孟賁失其勇良平失其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民之可使湛湯蹈火趨仁如水趨下況三軍之士佐之以不時之賞斧鉞之威而行吾仁義于其中爲有本之治耶或謂嘗操之說果可用于臨敵否而眞操貴將精微之處亦在此否耶戚子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閒居坐臥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亢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撙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妙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乘畏競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譁肆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畏懼爲將者辨此爲急如此可以語韜鈐之秘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恆人之情也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以偉其生非果于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

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爲惻。操之于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鑿踏也。而兵雖靜處閫閾。亦謂之操。乃眞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元之又元。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章句之可擬耶。況諺之曰。弓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烏乎可。或曰子用兵酷嗜節制。遂至成效。節制工夫。從何下手。戚子曰。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不能傳也。當於經籍中採其精華。師其意而不泥。實事中造其知識。衡於己而通變。推而進之。於其武而取上乘。孔子云我戰則克。是已。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特無才之小勇。倖狙詐之一中也。嗚呼。

正選練（此兵不在將。故以終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而率倡之機。存乎上。不有以轉移之。拘夫今日之俗。好將材亦不可得也。故曰。十條之于家。而壞于壯行之時。是也。我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不同。最重莫西北若也。其取將也。顧指氣使。屈體無骨。德中選矣。阿諛取容。何意作止。才中選矣。鄉愿勢位。不立名分。識中選矣。大言不慚。自以未嘗學問。爲美行。陽貿嗇殺之口。陰爲貨祿之計。單騎斬馘。撫劍疾視。爲將之上選。其實則單騎亦僞。斬馘亦僞。撫劍吾人之前。而實未嘗撫劍。當數萬之衆。擁三千之營。而供百餘之家丁。鼠竊狗偷。張大其說。以爲功伐。雖大將亦由此而立躋之。至于所恃取將之耳目者。又皆未經事少年。識見不同。好尚情殊。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任者也。況將之用以氣。氣之發未免有過中之差。使其一不投好。卽才如孫吳。皆加以不馴之名。立賈奇禍。夫將亦人耳。中才者多趨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極少。幾何而不爲習好所移乎。其在東南也。凡所以取材于武弁者。俗尚術雅。比見武魁。必其峨冠博帶。高談闊論。繪文賦詩談古之雅。下之得于觀感。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希世而竊名位。其于行伍分數。刑名法令。姑視爲贅疣而已。且凡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時。或用其一長。或恕其任怨。稍稍譏其展布。一事甫竣。前勞盡忘。舊怨早起。督過者紛紛。修復日前之恨。或謂不合時格。或謂令得反之。惟恐弃之不速。爲吾俎豆之恥。嗚呼。得人以强吾疆事。公心于君父者。可若此乎。是則不在將。而在擇將者之責也。

練兵實紀雜集卷二

儲練通論

一。原軍禮。夫軍中可使必鬬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鬬衆如鬬寡。刑名是也。意正在此。彼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可踰閑。則知死長。若事急而惡。常陣殺人。皆無救于成事。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皆平日之威儀習之有素故也。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慾多無厭。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不興也久矣。禮不興則名分不正。名分不正。故履加于冠上。太阿倒持。臂豈能使指哉。爲今之法。宜將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場。主將臨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卽得以徑行細打。重則責斷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尅一節。不在禁例。妄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咸抵于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其同甘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長。亦如之。哨長之承哨官亦如之。哨官之承把總亦如之。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如是而威儀名禮旣明于夙。一旦臨敵。偏將于把總。把總于哨官。哨官于哨長。哨長于隊長。隊長于士卒。皆舉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少有玩者。一怒而三軍懼。凡各相上一等者倡之。總不敢棄偏裨。哨不敢棄總。隊不敢棄哨。卒不敢棄隊。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焉。指之令于臂。臂之令于身。行之有素。習成自然。軍禮之

關于鬪，豈不切哉。

一原用人。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誠僞難知，如深淵求珠。兵法雖云使詐使愚，酒色財氣之人皆在不棄，彼前項之徒，只可使于一時一事，因其所迷而激之，爲我盡一藝之力則可也。若夫寄一旅之衆，當臨塲之責，有死生利害之相加，有饑寒給散之相近，有患難艱苦之共嘗，齊一行伍之耳目，感召烏合之人心，使之赴湯蹈火，從吾所向，豈貪詐奸愚足以當之哉。故用領兵之人，莫過于誠實。北方所謂老實，南方所謂獃氣，是也。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顧身家，而怠所事，明恃其才足以此緩急，至於抱鼓之間，先看得利害分明，特能顧傾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感召不能化之，我之號令不能信之，而在我細馭之道窮而滑矣。誠實之人，威恩而不忍負，畏威則不敢負，雖才有不逮，而誠現不忍遽捨，則吾耳目不眩于是非。然又有一等衝鋒陷陣之徒，而不堪于管練統馭者；又有一等調度知方之徒，而膽力不堪領鋒率衆者。于此處之，盡其道而使偏于勇力者可以將兵，偏于調度者可以衝鋒，是誠在我，良工之心苦矣。唯官以上弓馬技藝，皆其末節，不足爲重輕，然亦須各有一藝，然後使此無恐，庶可當先。且平時教練頭目，先知此藝之利病，庶可以示人之習向，苟不可得，兼事用有膽而無藝者，然則貪詐愚不可用於統衆，誠實足以付一軍，似矣，又何加焉，必也奉主將之命，事使下怨而奉行惟謹，不苟取士卒之財，而與之同其甘苦，略知文字，有志向上，庶幾于人之將矣。此所謂幹實事之人也。幹實事之人，臨陣而不捨命率衆者有之矣，好詐伶俐之人，臨以死敵者，未之有也。

一原性氣。夫人之生，稟天地之氣，天地有南北寒暖之殊，故人稟有强弱直詐智愚之別，南北之不可同，若天地之寒暖不能一也。江以北，大端氣浮而輕躁，易挫而難振，此蓋一時迫切之浮氣，非眞勇氣也，似當先挫抑其浮氣，發其眞勇。南兵氣雖平和，而處周多慮，激之氣而無刎頸決腹之志，似當播其虛氣，作其眞勇。教馭之方，亦自不同。大抵江北土平水少，兵法所謂十步當一騎，正其地也，當重騎兵，然騎兵不便短戰，砲銃可以遠及，因騎形之大，射易中，倭步騎必須兼用，但騎不可逼步之技，步若教練未備，亦不可使當騎之前，騎旁攻而步正出，或者其可乎。騎于弓矢之外，可用鎗弩，平野之地，衝騎散列，直衝賊營，以鎗弩射之，尤非弓矢所能比也。步兵乘險打銃，而捧之以騎，亦無不可。雖然臨機應變，因敵易形，又在主將，不能遠制也。

一原感召。夫民心至愚而神，無令之政，不誅之威，若地而守，不賞而勸，貴賤異養，尊卑異位，豈盡是智力所能驅之哉。然古今人無賢智，自王侯以至于庶人，有同焉者，昭然而不昧也，惟盡我之所與行伍同者，而行伍以同應之，彼亦自不能知，故立得脚根定，蹈水火而不辭。凡爲主將者，主將非大將之謂也，一隊之中，隊長爲主將，一哨之中，哨長爲主將，以上做此。至誠待下，平居之時，識其疾病，察其好惡，實心愛之，眞如父子一家，又諄諄忠義之辭，感召乎衆人，操之時，虛心公念，犯必不赦，至親不私，必信必果。出征之日，同其甘苦，身先矢石，臨財之際，均分義讓，如此則無怨，無怨則瞻明正直，足以使人。下卒雖愚，朝夕得乎觀感，義愛皆于平時，害氣發于臨用，將見利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性命于是乎輕，恩

威于是乎重，而油然眞知其使之將矣。但將士色貨之驅，鮮能自振自立，必吾上人諄諄教導，嚴切察訪，隨過曲防，以納于軌，不可化誨者，嚴以重刑，加以連坐，萬人一心，所向無敵，不在茲乎。

一原信。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政，誠諸條例，頒諸陳奏，充棟累牘，集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暮輟，而卒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故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爲故事，如此而雖日出一示，何益哉。苟着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枚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兵，行伍既就，首因懶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軍禮既正，在南則紀效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場，先令每隊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聽，日限若干。如兵老背誦，聲徹外，至有兵人害之曰，我雖能背，皆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論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誅。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爲戰。今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向敵，人出己意，謂之人自爲戰，謬矣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領馭衆，統萬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强于己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蓋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旣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敢以敵營一二官事爲對，如一把總平日從禮于頭目，而嚴察于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輕處，恩必遍及，有當治以法者，必多責成頭目，如一把總平日寬愛兵卒，而操切頭目，凡是營之兵犯必重處，威必全加，及有當逆坐以法者，必並責之。其有優于調度而知于衝鋒者，委司前行，必佐之以强兵勇士，其有優于膽勇而知于調度者，委司前行，必付以伶便之佐，授以不移之令，是皆因材而加造就，無分智勇，盡可收功，實不容一毫己意爲之增損也。由總而哨，哨官而哨，哨隊長，隊長于十人之中亦當因乎素十人性稟何如，人人異趣，如勇者勸之，合十人以爲勇，不可獨恃其勇，勇者未必皆被害，曉其義命，以作其勇之類，務使十人各盡其所長，而改其所短，破其所疑，此須主將諄諄而誨，刊刻遍及，賭以賞罰，不時抽查，所謂比及三年，有勇知方，此其知方之教乎。

一原技藝旗鼓營陣。夫技藝旗鼓營陣之于軍中，猶人身之手足五官也。手足痿痺，五官病廢，固不足以爲人。然元氣腹心，實非手足五官所能爲，至使手能舞，足能蹈，目能視，耳能聽，鼻能聞，口能言，各效用而盡職者，元氣腹心之事也。元氣腹心，總統萬事，其在兵中，于本體則感召之道，于效驗則爲立得脚根定。雖然技藝不精，以卒予敵，旗鼓不明，是爲浪戰，小陣不整，節制何居，又皆必不可缺，而亦不可獨恃者耳。

一原練兵。夫器械不習，與赤手同，教習之道，須先重師禮。古云：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師之類，于位甚卑，然

在兵卒之間。卽師傅之尊也。兵卒素未習藝者。不知藝之皆好。略聞外習者。心中有物而不化。自恃舊習以爲佳技。師道不立。則言不信。教之不遵。學之不習。習而不悅。師道廢而教無成矣。須子兵卒尊隆以師禮。付以便宜。凡兵士之不聽教者。得從行責治。具官示以軍法。將士耳目。皆習其業。小卒相視而謂曰。其尊者信之如此。吾輩當何如耶。如此師教行。習服速矣。但教師之類。皆血氣小人。一技在身。如獲至寶。便不肯盡其法以誨人。且或需索供養。以厚薄爲是非。如此卒心不服。習藝復爲虛文。故不假之師權。則教習不行。若假之師權。則分外生事。在吾善操其縱斂之柄而已。

一原火器。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是火器之濟于戰陣久矣。但今之制火器者。獨愈多而愈無實用。用火器者失法。而每以自誤。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臾柴可以敗劉。況精器乎。諸器之中。爲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大砲火箭鳥銃。皆爲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類同。而非陸戰所宜也。前項火器。往往打放無節。賊未至而打放已盡。賊既至而空手無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場操時不曾照臨陣實演。及至對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殺手立得脚跟定。中軍復無主令。以爲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知用。業已載之新書。惟是平時卽以草人約臨陣打放步數。教之如對敵。及臨敵之際用之。則如在場可學。聽中軍何令。方才打放。先者有誅。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

一原火器。夫北方之火器。惟有夾把鎗、快鎗、神鎗、佛狼機、碗口銃、大小將軍、等項。種色尙多。就中夾把鎗之制。卽快鎗也。但多一鐵把。以備急時尤鐵棍之用耳。緣所製之人。洞曉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無一毫認眞之心。不過權成鐵筒而已。腹內未曾用鋼鑽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銃身單捲成器。時有炸損人手。不敢托架于前。却以雙手把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以藥力。既可炸損銃。豈兩手之力所能禦。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斜。鉛子何由得準。又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鉛子而泄。則鉛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爲其銃身長。腹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則無力。子輕藥多則子化。子去多中而準者。爲其火發而銃不動也。火發而銃不動者。爲其一手把于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必中。銃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皆執銃而臨發穩正。此鳥銃之所以爲利器也。此鳥銃之所以較中。雖弓矢弗如也。此鳥銃之所以洞重鎧而無堅可禦也。馬上步下。惟鳥銃爲利器。其車上守城。必用佛狼機。今之佛狼機。鎔造失法。其有母銃口大。子銃口小。欲將鉛子如母銃之口。則小銃之力不能發。蓋機銃子母爲二。子銃口邊有隙。泄火氣。火氣常弱也。如照子銃裝子。則子小母銃腹大。藥氣先出。子必凝落。卽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銃之口多與母銃口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于後。不復俱逐子向前。裝放之法。又每以土石實子銃。或用木馬。而浮鉛子于面。以輕激重。必不能遠。求其審用。必將母銃口鎔與子銃口合。子銃須深銜于母銃之間。放法將鉛子務與子銃口一平和合。用圓心鐵彈逐入子銃腹內。不用木馬。此狼機之妙用也。碗口砲腹小口大。頭短藥少。子重發出無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須腹長三尺以上。而鉛子合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備一位。以防要路大勢冲突之寇。今取名虎蹲砲。卽是。又神鎗國初之製。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斯箭發多落跌。有鐵向內而尾踡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一二發而已。大小將軍。不可行用。只可守城。而每遇試放。多炸破傷人者。放之無法也。因用藥太多。土石築之將藥縫實。內無轉力。遂乃橫攻。今須用藥僅約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下至腹口。虛其內四五寸。使藥有轉旋之空。上用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壓之。若無大石子壓而激之。口大如盂。小子如栗。出口便落。不能遠中。惟其腹之虛也。故火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不橫及矣。他如千里勝、自發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道意浪造。皆不如式。習之茍精。投石可勝。用之不精。雖多無益。何況火器。惟無逃于多端。可也。又其最利遠者。其火箭乎。利近者。其噴筒乎。以火箭言之。頭須鋼鐵。鋒須兩刃。取刃自脊。鏃長三寸。中間以銷矢與火筒輕重得宜。鑽眼須直。眼不直則發不正。發準遠近以爲高下。自天而墜。擾亂後隊。着人馬皆洞燃。攻火盡而後止。以噴筒言之。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入須圖緊無破。每子不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成煙霧。揚威驚馬。近敵之具也。

一原戰器。夫今強敵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鈎鎗。乃乘吾陣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趨前擁鬭。敵矢不過三發。則短兵相接。弓矢無用矣。此無是畏也。腰刀用于馬上。前有馬頭。馬頭已長于刀。我兵步下列擁向前。舉刀擊馬。豈馬上之刀可以及吾身者。由此言之。敵無足畏矣。而邊兵每每陷亂。視敵若神鬼出入。此皆我兵之拙也。何以見之。薊鎮之防。九邊腹裏。悉、有入衞之兵。俱屬本府過堂。人馬器技。俱經面閱。而人計之。我所恃以爲勝。而且利且遠。可以代矢者。惟非火器乎。除大砲佛狼機碗口等銃。已於原火器款內詳言矣。鳥銃尙未傳至北方。知用者少。臨陣無有捍蔽。銃盡發。則難以更番。分發則數少而不足以却衆。隊乖鎗打。造腹口欠圓。鉛子失洞。發之百無一中。則火器不足以與敵矢敵矣。況用器之術。短不接長。且如南方狼士之兵。士官軍令最重。人人用命。宜戰無不勝也。初調殺倭。每得一勝。旋卽敗衄。何也。所用皆長牌短刀。而倭寇則以長鎗重矢。此所謂短不接長。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謂以不能而鬬能也。余乃因擬思。使以敗求勝。乃精放鳥銃之法。以代矢。矢不及銃。步下短兵。有若長鎗。手握于根。而倭則持鎗中截。鎗法惟長彼一寸。則必勝。乃較倭長可五尺。是倭鎗不足以敵吾之鎗矣。狼筅鈀棍。皆倍倭刀之長。藤牌捍身而進。刀不可入。是以率而壓捷。此後百戰。未有一挫。固中閫感召之道。立定脚根之效。雖不全繫于器技。匪此是又以袒裸搏虎。不幾以卒予敵乎。今之邊兵入衞兵。火器既已如前不足恃。而弓矢之外。惟有短刀。弓之勁旣不如敵矢之利。復不如敵臨時膽定力舒。近發必中。又不如敵。及至近身。敵在馬上。我兵亦以馬交鋒。則馬不如敵強。刀不如敵利。且軍士之刀。平時砍木砍柴。芒刃已喪。白鐵尺餘。僅有刀名。卽謂之赤手可也。如以步鬬。敵在馬上。我兵步下。持二尺短刀。欲仰逆馬首。上砍賊頭。雖倍兩刀之長。亦不相及。是

今日所以禦敵之技。件件短于敵。件件不如敵。而悉使敵得其長。尚可以語戰乎。今日之計。以與戰言之。必須各項器械。各長彼一倍。相持之勢。各得便宜。數倍。庶可蹶膽怯之卒。不堅之陣。而當強悍之敵也。精利火器。火箭。鳥銃。噴筒。則可以長于敵之矢。矢長柄鈀。可打可戳。以革刀。步下仰戳。則可及敵面。馬上則先加于刀。夾刀棍可打可戳。步下則可戳馬腹。馬上足能敵刀洞甲。則可長于敵之鈎刀矣。中原之地。兼防內盜賊。可用長鎗與敵戰。則長鎗難用何也。敵馬萬衆。齊衝。勢如風雨而來。鎗身細長。惟有一戳。彼衆馬一擁。鎗便斷折。是一鎗僅可傷一馬。則不復可用矣。惟有雙手長刀。藤牌。但北方無藤。而以輕便木為之。重不過十斤。亦可用。以牌蔽身牌內。單刀滾去。只是低頭砍馬足。此步兵最利者也。

一原用器。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也。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敵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敵近。與大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于場操素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于敵。非此之用也。今當先將銃手交與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違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償命。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于報賊將近時。銃手雖列于外。專聽中軍號銃。中軍主將自當號銃。看敵至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個。向敵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長聲喇叭。放一次。看中軍放起火一枝。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號銃。便敵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敵者。即一銃打死二敵。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敵。打敵必能多中。敵亦不敢衝我矣。此放火器時第一要務也。至于叉鈀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鎗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舟。叉必盡柄著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照前從容酬應。如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學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敵時。死生呼吸所繫。面黃口乾。手忙腳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已為好漢。如用得平時一分武藝出。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矣。雖諺有云。藝高人膽大。殊為不然。必須原是有膽之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其火器尤為誤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頭已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子而後入藥。或裝舉而滅其火繩。或濕其藥綫。或自焚其藥。十銃之中。僅有四五銃發出。四五之中。僅有一中。為難矣。此蓋懸劣于百敗之中。百勝之際。一一而見熟試而知之也。難矣哉。

一原將秘。夫制勝之妙。如珠轉圜。將何有秘。蓋有不可以言喻。而可以意受者。感召之道也。忠誠惻怛。實心實行。艱苦居士之先。便利居士之後。知我士情。使衆由之而不覺。知敵虛實。使衆蹈之而忘危。驅萬人以意而不在於威刑之寬猛。悅萬人以心而不在于財貨之重輕。材有大小。各適其宜。佐之惟斷。惟信無適莫。方體謂非秘哉。

一原練兵分數。軍禮節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連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宜而當居二十分之二。劄而當居二十分之二。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二十分之一。利軍火鋒器。居二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二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之一節也。仍有五分。則在使結得腳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為結得腳根之一事。雖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該全體。所謂五分者。實心任事。至誠取下。同甘苦。恤患難。以威信為工夫。使三軍心服。恩威信于平日。必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兵法所云令民與上同意。諭語云。有勇知方。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其庶幾矣乎。

一原器秘。夫人無牙爪。天設五兵。長短相差。新舊已備言之。但倭寇以必死為念。且從童稚時即懸刀而習之。法甚熟。故利于短。大端短不接長。我兵必死之念。與習服之熟。與倭遠甚。故必多用長以制短。此不易之論也。兩長相對。惟有法者勝。兩法相同。惟有膽者勝。為甚陣長短相差。嘗見盡于此矣。

一原戰秘。夫戰之有秘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密。此平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尤妙。列畢。火器在前。擁營而進。或敵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士乘火煙如雲一齊擁進。須是飛走密布長器。如蜂叢蟻附。一齊擁上。不可毫髮遲疑。短兵救之。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煙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為軍務事。照得各營路軍器什物甚多。遇有損失。如體恤軍貧。盡為之官製。則軍無責成。愈不用心收拾。如盡責軍賠。則貧軍又無力能前。除將各項器械。于會計之時。已行三協督各將領從長計議。分別某項官製。遇有損失。依法責治。不令賠償。某項初則官製一次。以後損失。自行賠補。某項俱係各軍自辦。並不官給。議擬已定。呈覆前來。為照各器俱有官號字樣。若遇不時損失。官給者務要即時報官。其官給一次者。與自備者。若有損壞。各軍亦要即行自備完美。每月一次類報本營。各將領皆填字號。免其責打。若大衆一同損失。及出征用去者。臨時另行通備。或屬官督。或屬對補。不在此例。擬合通行遵照。為此牌仰本官。即便轉行所屬管路。查照單開款項。轉諭各軍。遂有損壞軍器。應官製者。即行報官。呈請官銀修製。應各軍賠補者。各軍即行賠補。永為定例。各將領仍每月類報本府一次。查考。取各遵依繳查。毋得違玩未便。

計開車馬步器具。

一盔甲。　臂手。　鈎鎗。　鐺鈀。　夾刀。
鴨嘴棍。　大棒。　長刀。　藤木牌。　狼筅。
腰刀。　大將軍。　虎蹲砲。　快鎗。　鳥銃。
提砲。　皮韃。　鑼鍋。　鑼鼓旗。　狼機。
關帳。

以上俱干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宜估明。請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失者。

若責本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頗多。軍力不貲。非又市集易買可得之物。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管官呈報本將官處。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無出者。重加責治。以示其懲。官爲之處頗自納價者俱免責。

一鐵門。　鐵錘。　鐵剪。　鐵鏟。　藥匙。
鐵送子。　攪杖。　錫鱉。　火繩。　木梆。
車縣鞍屜。　繩索。　木枕。　木郎頭。　馱架。
油蓬單。　木桶。　柳筐。　火鐮石。　鉛子模。
木馬子。　鐵钁鍬。

以上器具。遇有損壞。應行官給一次。以後遇有損壞。所費工料不多。軍力可辦。應該本軍照式賠修。

一腰帶。　椰瓢。　解手刀。　弓。　箭。
弦。　撒袋。　火線。　子藥袋。　藥管。
火線筒。　銃套。　燈籠。　水袋。　馬鞍仗。
夾板。　料兜。　繩絆。　釘鐝。　解錐。
草鞭。　䩞鞋。　號衣。　大帽。　石子。
鐵斧。

以上器具。俱應各軍自辦。

練兵實紀雜集卷三

將官到任寶鑑

將者。三軍司命。惟悔吝固人事所召。然時日吉凶。所以定衆志而作氣。擬之他任不同。今將緊要應驗用忌日辰。開略于左。

道藏經論。本命支干對沖。凡上官赴任。移居入宅。嫁娶出行修作。一應等事。先看作主之人。本命無犯沖尅。然後選用。今人但求日吉。而不知本命沖尅所犯。是宜詳察。

甲子生對戊午、庚午。
甲申生對庚寅、戊寅。
甲辰生對庚戌、戊戌。
乙丑生對己未、辛未。
乙酉生對己卯、辛卯。
乙巳生對己亥、辛亥。
丙子、戊子生對壬午。
丙申、戊申生對壬寅。

甲戌生對戊辰、庚辰。
甲午生對庚子、戊子。
甲寅生對戊申、庚申。
乙亥生對己巳、辛巳。
乙未生對己丑、辛丑。
乙卯生對己酉、辛酉。
丙戌、戊戌生對壬辰。
丙午、戊午生對壬子。

丙辰、戊辰生對壬戌.
丁丑、己丑生對癸未.
丁酉、己酉生對癸卯.
丁巳、己巳生對癸亥.
庚子生對甲午、戊午.
庚申生對甲寅、戊寅.
庚辰生對甲戌、戊戌.
辛丑生對丁未、乙未.
辛酉生對乙卯、丁卯.
辛巳生對乙亥、丁亥.
壬子生對丙午、戊午.
壬申生對丙寅、戊寅.
壬辰生對丙戌、戊戌.
癸丑生對丁未、己未.
癸酉生對丁卯、己卯.
癸巳生對丁亥、己亥.

丙寅、戊寅生對壬申.
丁亥、己亥生對癸巳.
丁未、己未生對癸丑.
丁卯、己卯生對癸酉.
庚戌生對甲辰、戊辰.
庚午生對甲子、戊子.
庚寅生對甲申、戊申.
辛亥生對乙巳、丁巳.
辛未生對乙丑、丁丑.
辛卯生對乙酉、丁酉.
壬戌生對丙辰、戊辰.
壬午生對丙子、戊子.
壬寅生對丙申、戊申.
癸亥生對丁巳、己巳.
癸未生對丁丑、己丑.
癸卯生對丁酉、己酉.

紫微鸞駕帝星.直日一應選用.合得此日.百事大吉.

玉皇帝星一名顯星.
孟月.丙子、壬子、丁卯、癸卯、乙酉、辛酉、甲午.
仲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庚申.
季月.乙丑、辛丑、癸未、己未、甲戌、庚戌、壬辰.

天皇帝星一名曲星.
孟月.丁丑、癸丑、甲辰、戊辰、丙戌、壬戌、乙未.
仲月.丙子、丁卯、壬子、癸丑、乙酉、辛酉、甲午.
季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紫微帝星一名傳星.
孟月、庚辰、丙辰、辛未、丁未、戊戌、己丑.
仲月.丙午、庚午、乙卯、己卯、戊子.己酉.
季月.戊寅、甲寅、己巳、乙巳、丁亥、癸亥、庚申.

論上官赴任.十二月吉日爲上.後通用日次之.亦當兼查.

正月.上官赴任.丁卯、庚午、己卯、壬午、辛卯、甲子、癸卯、丙午、乙卯、戊午.
二月上官赴任.甲戌、丁丑、甲申、丁亥、甲辰.
三月上官赴任.丙寅、癸酉、戊寅、乙酉、庚寅、丁酉、庚子、壬寅、己酉、壬子、甲寅、辛酉.
四月上官赴任.庚午、己卯、壬午、己丑、甲午、丙午、戊午.
五月上官赴任.丙寅、戊辰、戊寅、丙戌、戊戌、丙辰.
六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己亥、壬子、甲寅.
七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壬子、庚子、戊子.
八月上官赴任.庚辰、癸未、庚寅、庚戌.
九月上官赴任.庚午、壬申、乙亥、己卯、甲申、乙亥、辛卯、丙申、己亥、癸卯、丙午、戊申、辛亥、乙卯、庚申、癸亥.
十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乙酉、戊子、庚子、壬子.
十一月上官赴任.壬申、甲申、壬辰、甲辰.
十二月上官赴任.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申.

四不祥日.

上官初四不爲祥.
十九更兼二十八.
逐好任中人馬死
若是寫官知此日.
給由考滿　致仕歸老同.

初七十六最堪傷.
凡人不信定遭殃.
改任終須有一場
官陞職顯祿高強.

宜黃道、天恩、要安、天解、益後、續世、生氣、民日、守日、旺日、復日.
民日、　春午、夏酉、秋子、冬卯.
守日、　春酉、夏子、秋卯、冬午.
旺日、　春寅卯、夏巳午、秋申酉、冬亥子.
復日、　正卯、二寅、三丑、四子、五亥、六戌、七酉、八申、九未、十午、十一巳、十二辰、
猖鬼敗亡日.　丁卯、戊辰、壬辰、戊寅、辛巳、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庚戌、辛亥、戊午、庚申、壬戌.　此日已上、上官赴任求名俱忌.

論進星箋上書陳言參官見貴.
宜天恩、黃道、天德、月德合、黃道、月空、母倉、又宜建、除、滿、定、執、成、開日.
求謀文書印信.
宜天貴、天恩、天德合、月德、六合、黃道、吉慶、福星、貴人、官印、喜神、左輔右弼.　忌赤口、大小空亡.　已上.
俱可看後卷十二月黃道通用吉日選用則吉.

逐日黃道吉時用之亨通。

子午日。

子時、月僊星、福德星。　丑時、天德星、寶光星。

卯時、天開星、少微星。　午時、日僊星、鳳輦星。

申時、天貴星、太乙星。　酉時、明輔星、貴人星。

丑未日。

寅時、月僊星、福德星。　卯時、天德星、寶光星。

巳時、天開星、少微星。　申時、日僊星、鳳輦星。

戌時、天貴星、太乙星。　亥時、明輔星、貴人星。

寅申日。

子時、天貴星、太乙星。　丑時、明輔星、貴人星。

辰時、月僊星、福德星。　巳時、天德星、寶光星。

未時、天開星、少微星。　戌時、日僊星、鳳輦星。

卯酉日。

子時、日僊星、鳳輦星。　寅時、天貴星、太乙星。

午時、月僊星、福德星。　未時、天德星、寶光星。

卯時、明輔星、貴人星。　酉時、天開星、少微星。

辰戌日。

寅時、日僊星、鳳輦星。　辰時、天貴星、太乙星。

巳時、明輔星、貴人星、　申時、月僊星、福德星。

酉時、天貴星、寶光星。　亥時、天開星、少微星。

巳亥日。

丑時、天開星、少微星。　辰時、日僊星、鳳輦星。

午時、天貴星、太乙星。　未時、明輔星、貴人星。

戌時、月僊星、福德星。　亥時、天德星、寶光星。

夫天時不足忌。在盡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祿。所謂人定亦能勝天。陰陽時日何爲者哉。但吾儕武夫。罔習吏事。到任之初。手足無措。已失先後緩急之序。故其設施顚倒。如向風理絲。無怪其然。予與諸將明有一日之長。師率之責。乃撰其節要。爲到任寶鑑。吾儕眞肯信而行之。決無不利。凡吾將領。無論大小。不拘邊腹地方。奉有欽命推擢之日。或生長此地。或昔爲屬伍。日夕而見。地方事宜。似不必徇衆而後知也。但一官自有一官之體。或內而衙門之猝務。或外而上司之新政。便是宦遊。終隔藩籬。況曾未經其地者。安得

不爲先事之圖乎。悉遵于未任之前。于曾經彼地遊宦。或士大夫。或前官。或開知彼中事情者。先行多方諮訪。其時人皆倘公語云。禮失求之野。閭閻小人。心無所爲。詢訪一二謹愼知事之人。亦無不可。是皆未至之先。已得地方之情矣。姑默存之。未可就信。蒞任之日。見過官屬。且勿輕論地方事情。本日只了應酬。雖對賀客。亦勿論地方。輕開此口。左右便莫測我意向所在矣。應報上司。先具揭帖。掾書左右。和以遞之。即有不是。亦且勿分可否。惟存于心。次日即將衙門內要緊號簿文卷檢覽。備知大義、三日行香禮畢。投文後。且收在退居親行檢看。稍知任內之略。乃將錢糧兵馬城池地里各文冊于案牘中擇出。粗涉一過。先取大數。抄爲手摺。常在袖中。應參上司。則赴參見。詢以職守兵邊之事。只云卑明過主司。罔敢不竭力報國。心雖切切振作。練兵飭武。除弊興廢。以保地方。但初至未諳。容回任非事講求。應該自行者。不敢遲怠。應該請詳者。請詳遵奉。節以設施之初。人信未信。不無耳目之異。望主司姑爲主持以需其後。如果行不逮。言。甘蹈明法。倘設施果合時宜。果中利弊。而人言市虎。亦望主司堅執投杼之嫌。以神責成于終。如此對人。方見老成。回任之日。務信其言。不止務信其言。當終身以此言爲鑑戒。務副之于其行。時當巡行境內。每到一城。先將城池形勢邊牆看過。詳問四方險易。建設始末。保障緣由。入衙門。將地方父老延入。優以禮見。問其弊病。大率如係邊牆。步步親行。備問牆外。所對何項敵人。部落某處。某年深入。因何失事。因何成功。夫前人之事業。後人之龜鑑。今當如何。庶可固守戰勝。諮訪在心。且勿就言方略。次則送點軍藏。如神器。則云庫在某處。即視諸件件驗過。某件某年造。如何用。見今堪否。且待十人與守者言之。勿出己意。乃又卜曰。入操其軍馬。逐名點看強弱。器械堪否。使地方形勢。人情土俗。軍馬強壯。衙門利弊。一一在我心中。有如素遊之地。乃先將極貧無告之軍查出。優以言辭。省其差役。問其疾病。次革科斂之弊。次將衙門內役吏賄賂之弊。儘行痛革。次爲各軍清楚糧餉。務得實惠。次將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親行存問其家。式其門閭。如此。人心大定。人人知我是爲民之吏。愛軍之將。然後仍行擇訪名望才猷素重一方之人。虛心求教。蓋彼于我初至之日。未知我作用何如。即有要言。未肯盡吐。稍見我作用。知爲賢者。必以嘉言告我。必以地方利弊宜軍宜民之略導我。凡有不忠之言。偏拗之人。自然不敢誑罔于我。此後任我所爲。皆宜軍宜民之政也。如有利弊。所當行革。事重而不可專者。明白申報上司。如力可自舉者。便宜行之。凡有大事申報上司。于文書之外。仍附以揭帖。備言其事之始末。情節利害緣由。上司無不過允。自此之後。既得上司之歡心。下人之悅服。可謂盡善矣。但人情難測。忠奸無常。又須日甚一日。無敢少安。在內地常若上司督責于上。在邊方常如敵虎臨前。愼之又愼。敬以勝怠。如此戰勝守固。完名全節。爲賢將。爲美官。永無災患矣。

一居官不難。聽言爲難。聽言不難。明察爲難。凡將官所聽言係軍卒之利弊。士氣之盛衰。戰場之得失。初任如有多方博問。得言之後。必俟經驗。言合者。信而無疑。則即行之。言不合者。再以未任與初任所聞質之。質之非利。其爲吾言之人亦非也。我則漸漸遠之。而不用其言。所言皆驗。行之有益于地方。則所言之人必心地光明。識見高遠。我則時時請教。以匡不逮。以開所未聞。又勿彰人耳目。使言者獲謗。百

計投抒。則我之好必不終。善言不復入耳。不忠之言必勝。如此。而邪人日密。所行日非矣。愼之愼之。

一、一切軍馬錢糧強弱等第數目。錢糧出入緣由。邊塞城池里至形勢。駐軍防邊方略規則。應興應革事宜。一一手。到任一月之內。務要取勘明白。書圖貼說。其一手冊隨身。以便次第舉行。上司詢問查取。卽以手摺擇出對答登報。　到任之後。卽設號簿。所屬設簿赴比于我。我亦自設一簿。以此我應行及查掾審遲早。以防奸弊。凡要緊者。復索書帖粘于暗室。毋容人見。及不急之務。人不在意者。每一月之內。提記一二。不時覺察之。掾書將謂我爲神明。屬下將謂我爲記事不忘。自然尊畏。爲官之道。臣子之職。堅戒苛飭。亦不能盡。第一要緊在練兵殺敵。實紀一部。蓋之茲三言以蔽之。曰勤敬廉。

練兵實紀雜集卷四

登壇口授（係副總兵李超胡守仁述）

超、守仁、等。猥以庸劣待罪薊鎮。恆懍敗負非宜。深懼覆餗在疚。入任以來。仰蒙督撫按關碩暨總鎮司道軍機首興臺工。以固天險。並舉教練。以振雄風。邊習邊機。雖頗有所聞見。而動輒扼腕。亦皆竊爲我總鎮兵主覆疑。至于超等滴毛身命。此不足計也。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雖建過半。乃奉制府會同撫院奏准習傳。以舉練事。隨于六月下旬。蒙兵主檄文奉行。間竊惟是舉也。往者總鎮分治三屯。諸路損益興革。勢若秦越久矣。所部獨三屯標下勇壯家丁約五千餘人。能使軍容整治。卽爲盡心厥職。闢之上等品色矣。超等忽奉前檄。且喜且懼。夫所喜者。我兵主運橫十一路全鎮之力。深得撫大衆之道矣。所慮者。諸將積習。未可言轉。而一二日登壇口語。期據數十年來已成已信之痼病。不易易也。迺于六月二十一日。東路協守守仁、西路協守超、遵化標下遊擊孫朝梁、張士義、三屯標下遊擊史宸、王通、王撫民、中軍都司謝惟能、分守山海參將管英、石門寨參將李珍、臺頭營遊擊谷承功、燕河營參將史綱、太平寨參將羅端、松棚谷遊擊張拱立、馬蘭谷參將楊鯉、入衛固原遊擊劉葵、延綏遊擊侯服遠、其密雲標下參將李如樹、蔡勛、遊擊王祿、牆子嶺副總兵張臣、曹家寨遊擊王濂、古北副總兵董一元、石塘嶺參將陳勛、各以道遠。西防緊要。未至。迺用提調等官張懸時、甯標、劉尚仁、韋延賓、方相、李天樹、

朱維藩等代。及各將官部下中軍官管操官記室號吹鼓手俱集三屯鎮城。是日晨鼓戒嚴。我兵主肅盛冠服。儼列威儀。陞帳啓轅門。超等戎裝序秩趨跪。敬謹謁畢。退出。更衣以入。兵主迎至臺中。延超、守仁、于庭內面北行揖禮。西序立。諸將各下行兩跪禮。兵主面南受之。次各都司提調中軍等官參畢。附門。兵主乃降容悅色。揖超等以入止止堂。南面而坐。超、守仁、垂手僅去尺許。諸將分序于東西。坐超等之後。次都司提調皆序坐。次中軍等官立于東西壁下。次旗牌管操書手掌號吹鼓手俱環侍於廳戶之外。禮畢。超等知兵主之誨必諄諄不止萬言。恐其聽記弗全。有辜登壇授受之盛舉也。乃與守仁及各將領預擇聰慧書手各一人。以從暗攢文房之具。布于廳事西壁。每書記一人。記一句。各分擬編次。迺而復始。是以兵主三日之訓辭。雖不假思索。出諸口而無不中節。其役夫之紀錄。亦不敢魯魚編。既令而如出素成也。坐頃。天氣正炎。諸將士汗下如雨。莫敢有揮之者。兵主出吳扇百千餘柄。自超以至吹鼓手各給一把。因命揮之以拂汗。復出冰中瓜獻者于超等各三葉。士識而下各一葉。兵主曰。位有貴賤。身無貴賤。自兵主而下以至士識皆兩葉。于是將士不覺爽熱默涼。自爲異數。食訖。兵主屏氣澄慮良久。諸將皆作。兵主曰。語長復坐。曰。諸君以今日共坐之處是何處耶。衆莫知意所在。不敢對。曰。此非三間房子。乃是一隻船。且漏又當風波之中者。睡的自睡。坐的自坐。憐人反目。各不同心。將船被風浪飄搖打碎。彼時無分貴賤。無分恩讐。都是溺死。遭此之際。便是異心憐人。既在一船。說不得平日不相識。說不得平日讐怨。推此共患共難之心。掌舵的掌舵。掌繚的掌繚。同心同力。將此船撐過江海。到了上岸時。任從衆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也。今要求漏船過得風浪。卻人人不齊心。不共拼一箇死力。那

箇人能免得去。況諸君起于世官者。受國恩有年。崛起布衣者。榮耀逾分。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當捨身。姑且勿論。本鎮舊聽人言。武職兩手握着便宜。成功則顯親揚名。加官進祿。是一手握着便宜也。陣亡則廕子立廟。血食百世。是又一手握着便宜也。是生得便宜。死亦得便宜。但本鎮見武職舉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舍了便宜以圖僥倖。第不知五十年前將官陣亡之時。同陣偷走者如今還在否。諸將曰。還有今日走回。明日死在家下者。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幾日。做了箇帶罪的鬼。當時偷活在世。誇他便宜。直到今日立廟祭祀。天報忠臣子孫興旺。還是誰便宜。諸將默然。兵主乃更端諭曰。夫諸君所以不講戰者。病在理欲不並立。實事與虛套不同行。因有虛套行得慣。故不講戰。諸將平日何怕督撫者。總鎮操守清嚴也。略怕他。到了報警時。便不怕總兵了。蓋知兵馬由不得總兵調度。政出多門故也。及至敵入之時。督撫也不怕。卽有小過。料督撫拘泥俗套。恐有臨敵易將利害。必然姑容。且總兵不惟不能做主將。更爲諸將所執拗。甲曰左。乙曰右。嗷嗷衆口。以致主將無所適從。其故爲何。蓋逆知敵未出邊。錦衣官校至矣。督撫總兵。或亡于陣。或逮入京。其時雖與他算帳。欲便追論諸將之失。雖復聽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預爲己地。且並加優賞。冀其感我。必然盡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騙過了多少上司。此諸將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又將官甫赴隨征之日。本官未起程。先差人分布於入京道路及兵部門首內府諸處。計約某日可追及。敵不待報至。便紛紛擬

昔曰某將官追上敵了殊不知三千軍內遝無二三百到遝有相去一二百里者誰爲查究遝未見敵及約期相近又是前項之人各處稱揚曰某官如何被圍如何砍殺其欲姑人之功報已之怨者則曰某官在某處劄營如何不救豈曰本官如何殺砍突圍而出矣甚至喧聞聖聽至有千金賞之賜彼人此路既熟決可僥倖復肯出死力耶平日結識此套不知用了多少心機費了多少金銀又肯捨死耶諸君多係西將率以家丁爲利器決不可以此視薊鎮也家丁之名本爲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遇有小警一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親養恩深之人相救相護令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將此二三千衆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卻斷此道彼要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俾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以有用之軍置之不用之地是費朝廷二三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爲求精適致冗費本爲求多反以致寡既視二三千爲冗數又視之爲必不可練用如是而厮役益多益快其欲諸將又且利于此習于此偸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爲備邊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此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偸竊零騎拆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其在薊鎮將士又以大兵所向無敵積威所劫亦謂決不可論戰本鎮試爲言之若謂戰爲容易倘遇賊入薊鎮必是大衆必要大戰大戰之道在我必要合十一路全鎮之兵合衆人之心爲一心合衆人之力爲一體除合衆人之心力另說且以欲圖大戰試問諸君夫大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腔血報朝廷敵來只是向前便了卻將行伍等項平日通不知整飭是也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算勝就與諸君今日在此算之敵惟以弓矢爲強我也是弓矢況又不如他使射得他一百人死他也射得我七八十箇官軍死彼近身惟有馬上短刀鉤子我也只有短刀況不如他兩刀相砍我砍殺他一百他也砍殺我七八十我砍他一百他不退動他砍我十箇我軍便走了敵以一人而騎牽三四箇馬且馬又是經年不騎喂息膘壯我馬每軍一匹平日差使羸瘦臨時只馱送盔甲與軍之本身也不能若與他馬對衝萬無此理如下馬地鬭能捨命頂當須要盔甲令我之盔甲外面新表可觀內裏鐵葉一片數箇眼銹爛惟存鐵形還是好的其空落如篩子一般敵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盔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我所長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況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爲繼只得分爲五班每班不是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撚不得入用指引唾而撚者而將火線滅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溼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得中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其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他死其中他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敵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是

如今我與諸君還未出門還未見敵先已算輸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殺不得他明日有兵來卻要昧着心腸糊塗與列位去上陣取勝列位以爲何如天下道理只有平日件件算勝他件件強如他到了臨時尚不知地利敵情何如戰不勝者有之今卻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靠天世間無此用兵之理無有不較多算邀天之勝諸君今日出去可用心思想明日來件件細答我今日以利害爲諸君告之敵若進入內地自入至出必經要堂堂正正血戰一場必有數千真正功級方可塞責若不及此決是大家棄了身命死于戰場以報國恩諸君就要偸生本鎮決無生回之理我猶可也今之軍門撫院志存報主心在死綏諸君若不信我與軍門周旋兵間十五年矣軍門平日臨陣只是單騎爲諸君先軍門生平抱負志念我所深知若不能以功報國決是成仁取義斷不爲獄吏所辱休論本鎮曰這個面皮進不得城撫院同體軍門者也彼時司道等衙門孰敢不從督撫而往督撫司道在軍就是紀功之人我不厭功賞不明我只慮諸軍平日套子無處使平日怯懦者無處躲軍法在前無可遮飾且如往日調兵火牌軍門只是開云星夜隨敵向往將官恐誤限期軍法嚴重初出揀其壯馬健軍三千之中不過二千餘名以往飯不及炊電奔星馳一晝夜便走二三百里再不管行伍何如軍士有無隨上何如一日之內沿途疲人倦馬已少了一半再日又少了一半及至到敵所多不過二三百便稱某人已追上了其得勝與否又做支吾軍門各上司亦不査本官有多少兵多少到如此即使全鎮十一路主客將官二十餘員不過五六千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是以只拆壕自守如今題奉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限內不到已開罣累之謬所定援兵俱係三分中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敵所必尋主將個個軍定要于正行之間設法見數彼時所到不齊復有何說又往日因無行伍因無分辨某營因無左右前後營陣故到個地方任諸將各擇便地各自爲家以致對面視其危亡而不救甚至坑陷主將而不顧今以十路分東西各五路主客援兵務各合一營每營有定執方色旗號營如遠遠但見一片白自東而來便知某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屬白便向某方安營一個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揀不得又若某營前進稍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之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爲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雁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將將官預令旗牌伺候齊鵰綁來此時那得工夫細打只是一馬馱送軍營督撫所在之處任你如何辯解就着同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每援兵一枝必設主客將官二三員正爲臨時拿了一個就有一個代替再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了其廣布流言說謊京要一節凡遇敵入之時一切將官只報總兵各道轉報軍門撫按幷不許差一人入京亂報一面預請各衙門差人于沿京大小路幷九門兵部門首訪候但有前項之徒即行拿住本官後日使有功亦從誑論又往往朝廷法度只行于督撫總兵蓋朝廷之上總其大綱將將之法要當如此偏裨而下每每好了多少說謊的人守邊不問退縮先走畏避之徒每每漏網總鎮陣亡與諸將若無干預何曾連坐一人至于部下軍士曾來未見事後一行查究以此衆不用命本鎮今奉敕諭

自副總兵以下抗違練兵。使聽以軍法處治。況臨陣乎。我必先于練兵時一試之。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多。平時操練之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婁遊不如法。就是細人。便曉得怕。去年軍門做一本。說的甚是利害。直待有事時方上。我也做一本在這裏。也待有事時上。都是謊將謊差人入京及一向不什連坐好了偸生的苦了向前的言語。反覆思維。舊套用不得。軍法決到身上。無慮推奸躲死。故曰。活人卻走死路。死人卻走活路。何也。凡將士若肯將實心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必思勝彼之法。軍火器具。件件用心精製。將此性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忙整飭行伍。倘得一日無事。我且活一日。一旦有事。父母妻子身家。各預打點停當。出門便與使們永別了。只做死的般看得。方才得勝。卻又有功。又得生回。方是大家掙揣得這遭漏船過海。這便是死人走活路。若不如此思量。不是敗了被敵殺。必是軍法殺了。都是丟了生路。卻是自己尋着無解救的死路行也。這便是活人走死路。大都今日只是要轉移念頭。改個肚腸。最爲要緊。諸將唯唯。兵主又曰。不獨望諸君信我而改圖。還要部曲信諸君而改圖。不獨部曲信諸君而改圖。還要士卒信部曲而改圖。致此之效。不獨我諄諄告諸君。還望諸君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個個改圖。必須數萬人聯異爲同。聚少成多。合寡爲衆。方爲勝算。諸將默然。兵主曰。無已。還有一着。頗省力。諸將復請。兵主曰。薊鎭山川險阻。守圉最易。若能守于墻上。拒打敵回。見有明例。各陞世襲三級。所謂重賞之下。諸將曰。然。兵主曰。奈何二十年來。僅見一二次守。因彼時想敵人適值大兵所集處。是守之一策。亦甚難遂。亦不敢信其決固也。一將曰。比如城在平地。又四面受敵。尙可守。況邊墻在山上者乎。兵主曰。不然。城小法令易及。平地耳目相聞。誰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係。誰忍先走。出城之外。再無保全身家之處。何處可走。又一堞數人。官府多頭目聯束。是以守而必固。邊墻遠近高下。十一路幾二千里。雖有山險。墻在高處。不能得許多頭目節節而制之。高山之上。經過邊墻。僅十里者。山內邊行使有二三十里。應援之兵不可易及。將官督察之時。步行力有不及。馬足不能登險。輿乘又虧遲誤。故將數十里之山。付之軍士。人自爲守。彼無身家在墻下。彼無督責于墻上。就使軍士用命。誰則知之。即或先走。誰則見之。況邊墻高不過丈餘。厚不過五尺。敵衆數萬。乘山梁之勢。徑衝墻下。矢如蝟集。墻上即使數十軍一堞。人相挨擠。舉足跌落。亦不能展手。況以數軍孤立而當重敵。勢已懸殊。又望軍士用命于不賞不罰之地。詎可得乎。今來既奉督撫肇建空心敵臺。各騎墻相映。軍士據臺爲守。正面可禦山梁擁衆之勢。兩面可打拆墻之兵。便是敵馬得向臺空。拆墻而入。兩臺上暗認敵首。數銃齊發。縱敵中人馬驍健勇猛。一時皆死于我空心臺銃石之下。未可知也。然欲致此之效。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尊卑上下相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便畏如大將。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嶺。儼如主將在上。故人方用命。所謂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況今臺座俱當馬衝。墚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覩臨。屈指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籍而審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能守固。所謂全軍臺上。不戰而屈人之

兵。爲第一着。爲最上策也。兵主乃出節奉督撫方略司道議擬者。特集爲二冊。一曰明哨。恐其爲所毀也。二曰暗哨。又恐其敵哨截路也。三曰架砲。敵將到邊則賴之。四曰烽火。以便調度援兵。五曰臺墻敵至下據臺乘墻而攻打之也。六曰關禦。每防禦兵之後。當防偸衆掩襲也。于是逐句分讀。字字講解。與諸將士聽之。其六項哨守教習詳細級由。別有守哨皆冊載之。茲不復贅。講畢。目視諸將。諸將曰。唯唯。兵主乃作色曰。唯唯者。薊鎭之虛套。諸將之痼習也。其於責躬之實。全未全未。試爲諸將言之。今日之事。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與諸將共聚一堂。開心見誠。議論無虛數萬言。只爲改移痼習。督幹實事。圖實戰實功。以報國耳。邇年薊鎭習爲痼套。凡上司有言。不論是否。只是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說。俗語云。馬上房子。何謂馬上房子。只是眼前奉承過去。心中已不然其言。才一出門。便生訾議非笑。凡有不便子己者。不顧有無益于時事。或爲謠言。或爲異議。或布諸京師。或托諸親戚鄉遠。或鼓舞軍士謳告。定使上司竟食成議。由從伊欲而後已也。不要固守。也不須練戰。也不必精利器械。只是苟圖安身得利。一無所爲。束手享過太平日子。縱他日十一路賊來。不過止進一路。知道由誰的路分進來。破着一個頂綱。只是將督撫總鎭擒赴朝廷法綱便了。爲今之計。利害責成。我已說盡。須將議論不便的事體。直言無隱。一一當面就說。事必求可。功必求成。大家保全。卻不是好。本鎭聞過如食飴。一年以來。諸將所知督撫愛才勇之將。誠實之言。任事之人。無異子弟手足。此套不除。邊機如何轉。決無守固戰勝之理。諸將于是姑有以守方路請者。有以戰車方路請者。有以器具請者。有以哨守請者。雖言人人殊。要之皆爲守戰實事圖也。兵主隨問隨答。或檢列督撫所示公移酌劃。與之講論再三。各歸于守固戰勝。諸將曉然而後已。又無慮數百萬言。時有向兵主言士卒之苦者。兵主曰。主兵月糧。客兵行糧。此國朝兵食定制。無敢議矣。但在諸將隨事撫恤節者。本鎭衙所炊薪。皆派于近路諸軍。今已之乃自造家丁採用。十二月除日。薪乏。衆宅閤釜至夜始得薪。至其他類此者多。軍士雖不盡惠。亦盡吾心焉。諸將曰。如退役以歸伍。減隨從以充戰。革薪炭以蘇軍。諸將尺帛不致及門。此兵主之所以恤士也。諸將雖不敏。近日改積弊事者多矣。上如督撫諄諄教戒。無非欲諸將恤士耳。但如月糧關給于二百里外。撫賞官給十不及一。軍士每月身既修守。復督採柴變價。以充軍中之用。且採柴惟二三處可貨。深山窮谷。孤寨村即有柴莫售。雖設以採柴之名。皆扣月糧以充之。每軍一月止得領銀一錢。入己他如差使應付之繁難。委吏之推挫。以禮貌恭敬爲是非好惡。不可枚舉。兵主曰。守邊將士之苦。恐諸將言尙未盡。吾且盡吾心。且以教練守戰爲圖。我若做得效。堂堂正正戰殺一場。盡得職分。上項苦事。本鎭保爲諸將士轉移之。若不能盡職。不看習練兵殺賊。臨陣走了。死無葬身之地。那時分文錢糧都是我朝廷百姓的。還敢說苦。無別引他辭。進飾已過。不覺日已晡。後兵主乃命廚人具飧。與諸將飲。已薄暮。諸將竟是鬱鬱而退。是日登壇論令禮畢。次日方曉。兵主復陞帳。諸將謁禮既竣。登壇如昨。諸將肅然。兵主聞曰。昨日所言多算之策。諸君必有奇見。何以教我。諸將無可對。兵主曰。凡吾所以諄諄千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改念。捐舍一身。實圖一戰。非爲驅將士數萬一刻而就死也。此正所以爲諸君與將士求

生耳.吾將士要保全功名性命.正在此捨.世間人處天下之變.捨得是.未有捨而不達者.兵法云.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置諸亡地而後存.皆此意也.敵馬遠來.五十步內外.不過弓箭射我.我今有鳥銃、快鎗、火箭、虎蹲砲、佛狼機.皆遠過木箭.狠過木箭.中人多過木箭.以此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馬近身.惟有短刀.長不過三尺.我今有鈀、棍、長鎗、鈎鎗、大棒.皆七八尺長.兵法.短不接長.一寸長.一寸強.是亦得五件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以數萬之衆.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軍.我有車營.車有火器.終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營.要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來人自爲戰.萬人齊力.我以節制刑名.使萬人齊力.使人不得不戰.戰中又何其隙.攻其悖.就使益他許多了.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又敵馬方來百餘里外.節節險要云云.此一算也.係秘機.超等不敢害.兵主又曰.凡我標兵.先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手.調赴邊牆上.將車于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爲衛.重器還宜在車.城車相恃.先保無虞.若能禦拒.敵回.萬全之勝也.萬一潰入.車兵趨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衆迎敵.中間臨時方略.今雖口授諸君.但變不可預圖.諸將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傳也.先是諸路所撥尖夜步下.隨調撥.兵但遇敵入某處.各山沿邊來至.云云.此係秘機.超等不敢害.兵法.乃蹤其情歸也.車營在後.督撫居之.漸次前進.本鎮與諸將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害.若功不借恨.遲有某一着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害.計凡五種方略.所謂多方以誤之.必有一中.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邊兵寡弱.本鎮非不知在精強而不在多也.當道置將.亦只要箇箇是孫吳.箇箇能用寡.但衆寡不同.勢不在我而在彼.彼入薊鎮.動以十數萬.薊鎮主客亦有十萬餘.非他鎮人少莫柰何之比.即使隨機應變.相敵治軍.亦須五六萬之上.兵到萬數以上.就用不得巽散爲合之法.就用不得將領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逍.就要以全取勝.一些虧吃不得.若用兩家相等伎倆.決是不得便宜.譬如彼以弓矢.我亦用弓矢.彼以短兵.我亦用短兵.彼以馬衆.我亦以馬衆.就先勝他.畢竟要敗.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對砍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衆.堂堂之戰.豈是待交手之後.方決勝負之物耶.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算箇全勝.使他寸刃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益.乃爲用衆之道.本鎮雖不敏.然二十年前.經歷薊鎮.有日矣.後十餘年.于役東南之地.血戰者無慮百數.陣山川.敵情伎倆.雖有不同.而兵家法理.實無不類.爲今之算.譬如賊以弓矢來.我須使他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彼以刀來.我先使他刀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彼以馬衝來.我先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先殺他.件件事事皆如此.是以一交手就勝.衆力不屈.衆勝不怯.方才是堂堂用衆之道.由此思之.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鈀棍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又有人謂鈀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鈀棍之不便.蓋人習之未熟.用之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況騎之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及得一雙手用器械.豈能用數尺長鎗鈀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已.殊不知此皆步下所用之器.只是借馬馱送甲冑軍身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止好步下用.到陣上你

們只愁短不得長.方知我言的是.若平時將器具知小.馬上一時閃奔馳便利.到了臨時.馬上又站不住.還還下馬.挑列.則向所執于馬上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爾多士思之思之.但只肯眞心實信.收拾軍馬.振作志氣.臨時如我所云云.未有不勝.是本鎮所以決遍諸君捨身拚死之因.實爲立功揚名之計.到此地位.是使諸君死乎.是爲諸君生乎.是教諸君立功做豪傑乎.兵主議畢.于是超等諸將豁然而歎.躍然而喜.咸有勇氣生于眉睫間矣.兵主復東西讓.虛心遜詞.特請諸將教其所未逮.復設案執筆.凡諸將一言之善者.皆錄之.凡諸路一事未之修舉者.皆錄之.備次第興革.時已逾午.大雨如注.兵主又曰.連日與諸君所論.雖俱軍中急務.語夫合萬人爲一心之本.則不在是焉.適值大雨.無他事可做.試與諸君論練守戰之本.本在何處.以手指胸下曰.在此內.乃心也.心之所嚮則志.如木種入土.雖兩甲之微.有參天合抱者.有不滿拱把而萎者.僅有丈尺無疑者.其種已定.即吾人志之已定也.此志即是至誠.誠至而才不能充.即好種.旣播.而地土不肥.亦與常種同.苟無誠心.而聽論萬言.亦秋風過耳.是以鄙弱之極.而望參天之材者.同班超志在萬里.竟以三十六人而取西域三十六國.古人無尺寸之基.皆能成大功.今吾鎮所將者見成軍馬十餘萬.誅戮鞭撻.莫敢不服.此豈吾班之長.蓋仗朝廷紀綱.持此忠義.以號令三軍.即今全鎮諸將.不下班生三十六人之數.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只要我們志堅種子好.本鎮縱不才.以位則爲諸將之長.以責則在諸將之先.今日之事.只是要信我之言.無有不效.若肯拚死.決然得生.不止得生.決然立功.兵主乃出自紀効.悉稿一册.逐章解示.諸將盡皆談兵祕訣.治心做好人.龜鑑.諸將始帖服.無敢他議.日晡.復留諸將飯畢.將各路軍數.取置于案.諸將輪至案側.命坐.以本路實在軍數.逐款詢于本將.親爲擬註.先定墩臺烽火時.得諸路廢弛狀.有十餘里無一墩者.烽火何以接傳.于是擬定墩軍.授以傳守之法.再擬尖夜.部伍練法.分明哨暗哨.架砲.沿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墩臺.而照信地專一應援.遇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哨尖夜.團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將墩之法.前軍皆布守墩臺.敵入乃調.次擬路將自練下軍.專守墩臺.而不聽調.次餘數百.以備老弱.事故而仍派墩臺.凡係雜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遺.諸將無不樂服.復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略.多屬秘機.不可預泄者.超等不敢備書.別有專行.次日于教場設大宴.日亭午.兵主服錦臨席.諸將接于臺下.兵主舉酌授超守仁.次諸將.次提調.皆四拜.告超等曰.今日犒場大事.同舟患難.聊以托諸將.衆效順行.則公等皆鱗附凌煙之流.策違顧限.則吾等皆一時覆舟之鬼.願諸將勉之.兵主南向中坐.超守仁東西向.與兵主位相近.參遊左右.坐于廳內.都司提調.坐于簷外.中軍官坐于臺下.旗牌書記吹鼓手.皆坐于旗鼓之下.我兵主逐人親酒.加以誨言.畢.各就次.酒行.優人扮三國傳.兵主曰.三人同心.則能立國.吾等三十人同心.便不能報主.不爲三人愧乎.繼出所獲倭夷盔甲鎗刀銃具之屬.諸將觀之.皆吐舌曰.一向只說倭寇易殺.如此觀之.驍利已不可當.方出新製禦敵飛鎗之類.諸將盡知爲利器可恃.又將各項新製軍器.如快鎗.如佛狼機.如大刀.如腰刀.如長鎗.如鈎鎗.如火箭.皆薊鎮所有而未精利.雖多無裨實用者.今製件件有法.又如舊日毒虎大砲.粗惡不堪打

放。須設于軍馬營壘數十步外。今加以新法。名爲虎蹲。卽于行內可發。其一切什物。無物不備。無物不精。皆兵主件件手試。以教諸將。每路一副以爲式。委官分投處造。我兵主每次召一將。復于案側共酌。以殺心曲。存問家門卑產。爲子弟之慮。亦無不至。諸將無不願爲國效死者。兵主乃再問于衆曰。今番凡百節省軍士或可少蘇乎。諸將又備陳軍士之苦。兵主泣數行下。至于諸將挫抑之狀。乃自卑屈固無足訝。但沿襲日久。雖有豪傑。亦不能一變而興起之。兵主俛首嘆息。衆亦揮涕而已。酒徹。兵主率諸將向西北叩首而散。次日兵主陞帳。仍復如初。諸將入謝。兼辭歸信地。兵主曰。今日本鎭與諸君。一以恩勝。一以法勝。一以信勝。有請者曰。蒙諭短不接長。諸將部然起釋。不得其旨。乞再示。兵主卽于公堂命一官騎馬執刀。自儀門馳道而前。兵主自持軍士鎗迎之。馬高三尺。人在馬上亦三尺。腰刀僅三尺。馬頸且長三尺。果不及兵主身。而兵主鎗鋒已及馬腹人喉矣。每一殺器。如此試之。諸將士讙譁踊躍。以爲前所未有。又請曰。初登壇日。蒙諭萬人一心。卽大略已逾萬言。超等感焉。彼臨陣時。數萬人一擁列陣向敵。便退縮不齊。臨陣亦斬不得許多。若取先退縮者斬之。兵衆喧亂。塵土飄揚。必是敵逼身傷得兵着。方纔退走。比差人認得誰先走。況所差之人。旣有敵逼身。自家也要走。躱矢石刀鎗。還得工夫拏人。便拏得一二。不眞正之人。行法。萬衆奔北。拏與誰處。本鎭曰。此俱載于練兵條約內。行且備矣。諸君未之思耳。本鎭試爲諸君再論之。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箇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箇箇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誅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萬不着緊。此正節制。云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以簡馭煩之法也。所以今定擬兵三千一營。都是一色旗號。譬如一色白旗。爲某營。三部有中有左有右。臨時遠望一片白色向前。便知是某營衙鋒。若少間一片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齊退走。只拏本營內參遊等將一二人來斬首示衆。其餘再不問他了。若是或左先動。或右先動。或中先動。只拏該部千總來斬了。別箇就不問他了。超曰。如此只處得一二箇人。與衆人走的何干。兵主曰。如前。擡營而退。必殺本營主將。主將不敢走。不敢走的。必然陣亡。陣亡了本營主將。其中軍千總都拏來殺了。中軍千總臨陣思量起。就退走必問本營主將何在。若見主將不走陣亡。累他斬首。中軍千把總就拚命護着主將。站在陣上。中軍千總與主將才四五箇人。豈能支得敵兵。決然陣亡。其中軍部下雜流千總部下把總退時。必看本營千總何在。看得在陣上不走。各思我們走了。千總陣亡。我把總決是該償命。尋思不如死在陣上。護着千總站住。百總見把總不走。但係本管下旗隊軍退走。百總恐怕陣亡了把總償命。護着把總站住陣上。百總不走。旗總怕陣亡了百總殺他。旗總就不走了。旗總不走。隊總怕陣亡了旗總無功贖罪。也是殺了。必然護着旗總站住陣上。隊總不走。陣亡了。只查隊下九箇兵殺了償命。九箇兵若見隊總不動腳。那敢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千人箇箇似刀在頭上。箇箇似繩子縛住脚。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卻是那一箇逞好勵的身。卻不是萬人一心。萬人齊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超曰。弱者不得獨退。是了。強者不得獨進何也。兵主曰。此卽是用衆抵當大敵之法。數萬人併做一

箇力氣。一齊拚死當鋒。故兀朮稱撼山易。撼岳家一箇軍難。乃其明效大驗。連日以來。我的言語已說盡了。我的心你們已看透了。只是你們的心還不知怎麼樣。你若肯用心聽。只這幾日也彀了。你不用心聽。就留你們住了一年。與你們講了一年。有何用處。大段如今事體。我們受朝廷爵賜重寄。只是以死報朝廷。此是千眞萬眞的念頭。但只是這等徒死于國事無益。不若死中求生。這死中求生功夫全在萬人一心上。如今敵來。我有牆可據。有壕可守。哨探明。號令明。法度明。趕上堵回。此大功也。萬一堵不住。敵進了牆。便要戰。今校量他的手段伎倆。我的器具法令件件已說過了。今不重說。只是要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功夫雖多。本鎭所說連坐。亦是一件平日功夫有箇節要。只是聽信軍門撫院本鎭諸將號令便是。且如道經佛法。說天堂地獄。說輪迴報應。人便聽信他。天下人走進廟裏的。便怕他。你們如今把我的號令當道經佛法一般聽信。當輪迴報應一般懼怕。人人遵守。箇箇敬服。這便是萬人一心了。只如今說敵來。定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先年好走了。如今沒處走。走的拏來照前說連坐走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求便益。就有生路。這萬人不一心。不得勝他。這便是地獄了。這便是惡報了。你們如今眞箇萬人一心。敵來時一齊守。務要守得住。萬一進了。一齊戰。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大衆。那時節成了功。陞官廕子。這便是天堂了。這便是善報了。豈不是萬人一心報應。你這教操的書記。你極辛苦。我自有重重的賞你。你這鼓手。不比常時的鼓手。你要用心。你一聲鼓。幾萬人都要進。一聲金。幾萬人都要退。這號令一些差不得。你的干係非細。你們這一回去。只是要將說話傳與軍士。要人人信服。要字字遵守。萬人一心。這便是報朝廷的大事。今日薊鎭之事。惟有堂堂決一大戰。大戰之術。只是萬人一心。數萬人共爲一死。若是要學往年盜套。不見敵面。無功殺平民之頭充數。決是成不得的。殺了村落平民。亡兵等各首級。傷害天理。絕滅子孫。你我都在這刀尖上掙功名。還好做沒天理的事。我從軍門東南經百戰。全是憑天理報應。故有今日。今我寧以無功受戮。決不聽你爲此。若是首功。無有千數之多。我決不與敵干休。此所謂立志也。我今只恐一時氣容。你們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無志氣如何鼓動三軍。言盡于此。勉之勉之。

練兵實紀雜集卷五

軍器解上

五兵之制固多種。古今所用不同。在于因敵變制。今將所宜于馬于步。或可南北兼用。或邊塞獨用。見今本鎮禦敵器具。細開于後。

一。軍中祕訣。稱干比戈。用衆首務。一向邊塞不知較垃異用之術。惟以敵爲師。彼以何器。我即以本器當之。不惟不敵。使精長于彼。且諺有云。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此相敵說也。殺人三千。我不損一。則稱比之術也。譬如彼以何器。我必求長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衆器先殺到他身上了。他應手而死。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無用矣。是以我不損一人。而彼常應手便靡。此用衆之法也。若用衆只待見肉分勝負。未有不敗者。何則。用衆有進無退。有勝無敗。一步挪移不得。故必以萬全萬勝爲術焉。兵識云一寸長。一寸強。此六字其祕訣乎。

馬兵。

一。馬須膘肥。習慣人與馬意相通。使馬如臂使指。且看世人有教黃雀汲水取旗者。有弄猢猻者。有弄蛇者。有教蝦蟆讀書者。有令巨象聲似喇叭吹者。有馴獅子者。有弄螻蟻擺陣者。夫物之極微。螻蟻是也。且習于人物之極大。象是也。物之極悍。獅是也。皆能馴之。受人指揮。而人乃不能調習一馬。不亦異

哉。信非刻實留難也。

一。什物。

鞍一副。要堅。

木夾板一副。

釘鐝一件。拴馬。

鐙一副。

備馬皮條一副。

打損藥一包。（防損破。即擦敷之。）

轡頭一副。

韁繩二條。

捘肚二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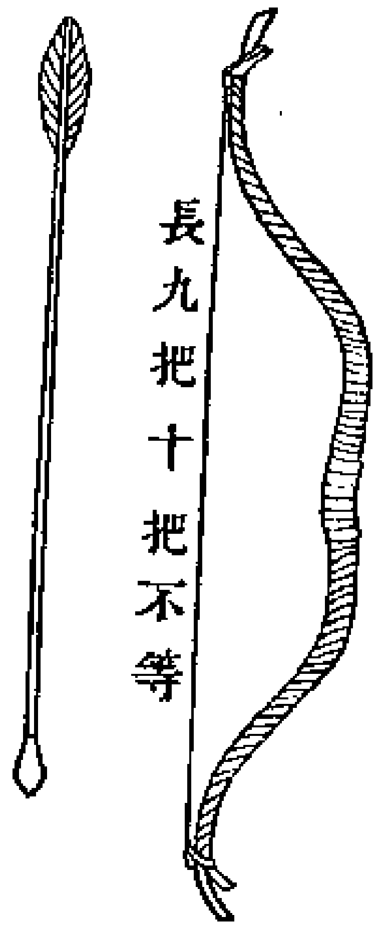
通屉一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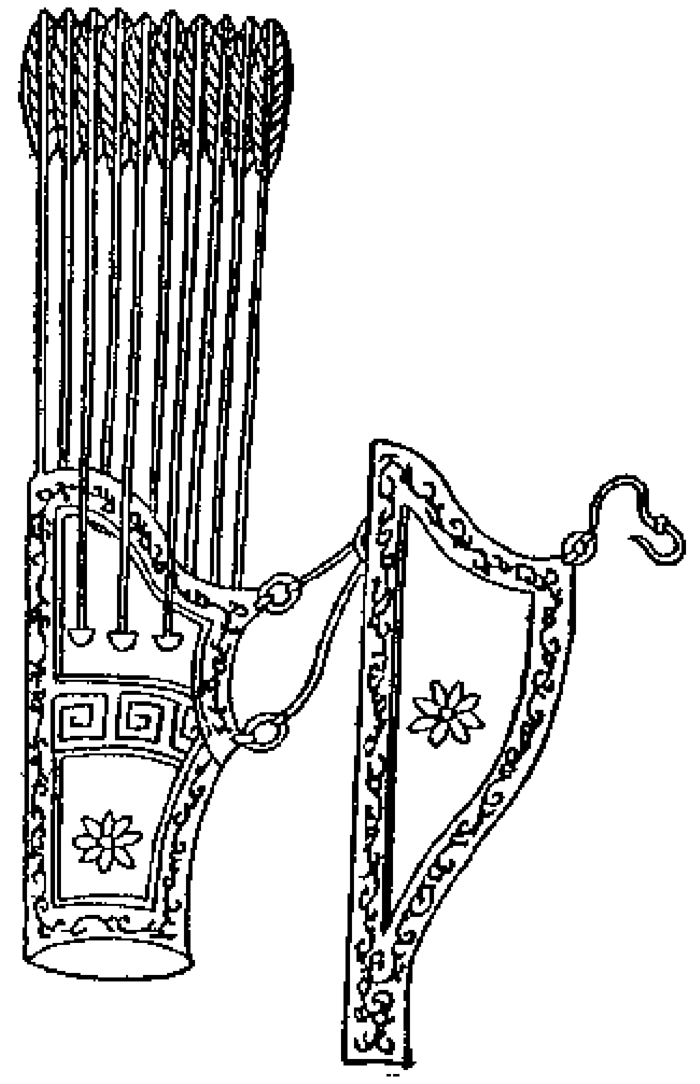
布料兜一箇。

鞭一根。

馬上器械

一弓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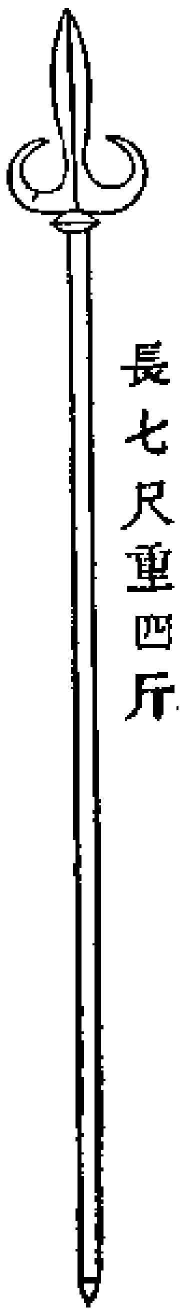




弓矢解

每名應給弓箭者．弓一張．體輕膽正．油漆防雨箭三十枝．粗木桿．有力．箭鏃用透甲錐點鋼．試則射石不捲爲佳．鏃信要長．射入則深．弦二條．防斷絕．弓插一件．輕小爲佳．箭插一件．須角圓．則不乖指．機一枚．近世做者無式．眼孔背圓．入指卻扁．孔圓必竅以楮布．外則杜血指黑．裏則兜弦．致掯食指根之皮．宜將孔做前後稍長．橫入指中．轉正則背扁．機長．不復打落．而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逼矢掯皮．此法鮮有會之者．射法別有專刊．

一鐺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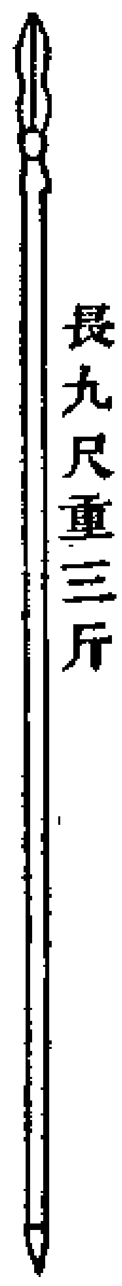


長七尺重四斤

鐺鈀解

此器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刃．橫以彎股．刃用兩鋒．中有一脊．造法須分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自脊平減至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彎股四稜．以稜爲利．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鎖之．于馬上最便．可禦可格．利器也．此自殺倭始．

一線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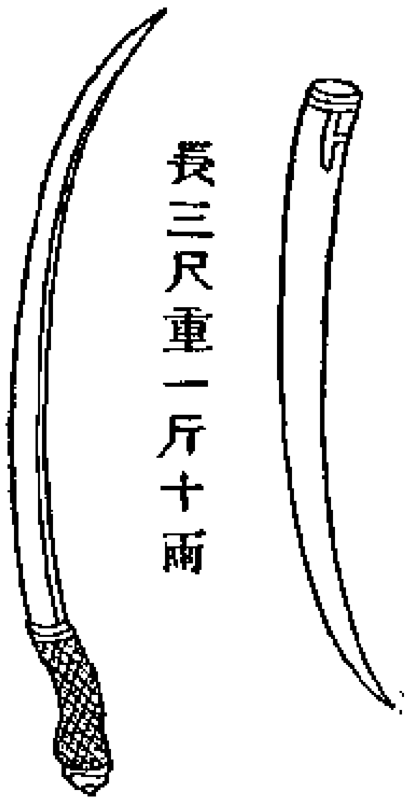
長九尺重三斤

線鎗解

北邊舊有之．柄短刃禿．粗惡不堪．新製鐵頭長二尺．蓋因柄細．防敵刀砍斷及用手奪去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形稍扁．至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刃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劃至刃左右面平．乃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如長鎗．但終不能禦長器．于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一．大棒說．見步兵內．馬上用亦可．但必不能雙手齊打．須加鴨嘴頭一箇．馬上則戳．步下則擊．罔不利矣．

一腰刀圖



長三尺重一斤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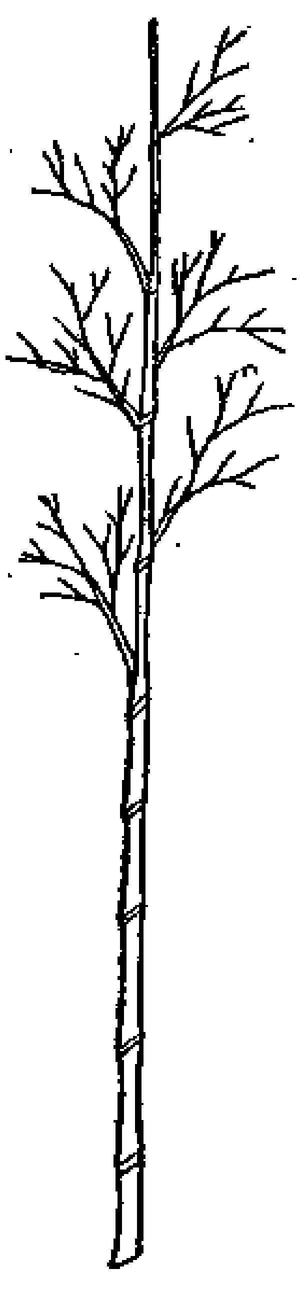
腰刀解

腰刀造法．鐵要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劃平削．至刃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銼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禿．即爲頑鐵矣．此當辯之．用法別詳實紀內．但以外與敵角鬬．勢均之器．殆不可勝敵也．

一．馬上惟利輕捷鋒芒．他如斧鉞鏈錘大刀鉤鐮之類．膂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堂堂當大敵．

步軍器具

一狼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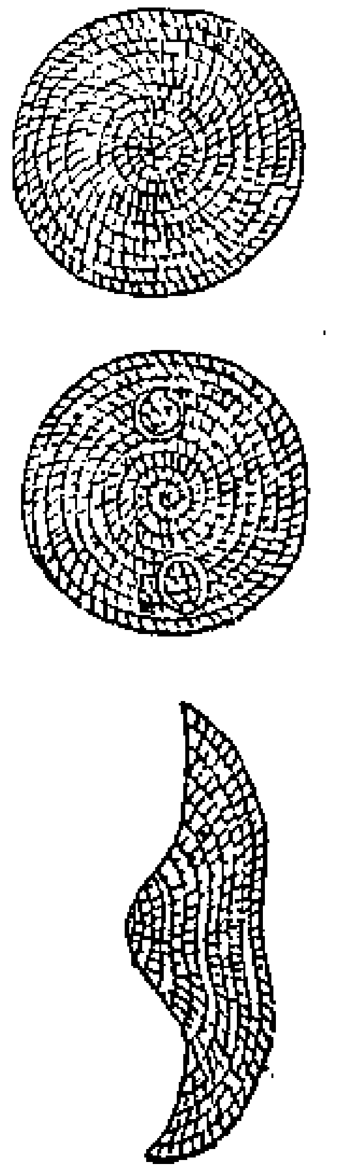


長一丈三尺二寸五分重六斤有竹鐵二種

狼筅解

狼筅乃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附枝．節節枒杈．視之粗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叢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爲前列．適南方殺倭利器．往日浙江等處兵士未練無膽．執至臨敵．每每棄之．反以截阻我兵馬．幾乎棄而不用．比因練兵既成．硬反人言．必以爲前列．遂百戰全勝．特此爲第一．今用之以拒敵馬．尤爲可用．用法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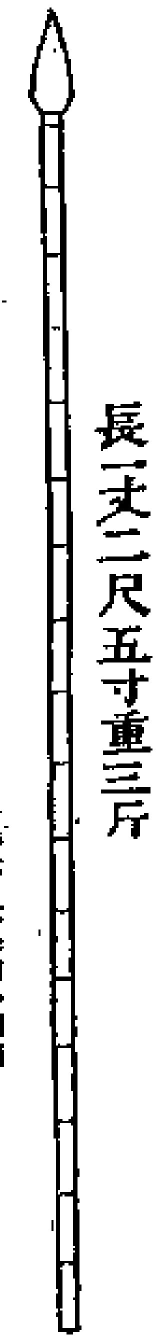
一藤牌圖



藤牌解

以藤爲之。中心突向外。內空可容手肘轉動。週簷高出。雖矢至面。不能滑泄及人。內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重不過九斤。圓徑三尺。兵人一手持牌。一手持腰刀。此卽岳飛旁牌麻札刀之制。令軍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朮拐子馬。是也。其制雖稍有不同。其用則一。此牌兵持必以狼筅爲恃。蓋此皆短器。不能當敵馬。用筅拒其馬。以牌出筅下砍其馬足。此器出入陣中行伍之內。進退便利。且衞且殺。南北通用之利物也。用法別見。

長鎗圖


長一丈二尺五寸重三斤

（此用竹。北方乾燥風勁。多脆折。用攢竹腰杆。用木。北方無此木。夫長鎗必利用。但不知以何物爲之乃可。今將竹桿內二尺餘實以木心。外用藤札。亦可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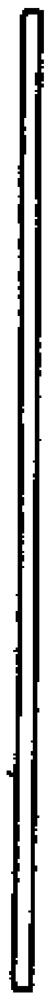
長鎗解

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刃。造法亦自脊平劃至刃乃利。必執持正根。用楊家法。初則用之南方殺倭。全賴于此。此利其長。倭刃短。卽所用精慣。然來及我身。彼已受刺。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所圖折。今視之。更可與敵戰。蓋狼筅當鋒。藤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藩衞去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戳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筅空戳去。徑刺人馬喉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疑細弱也。設若敵馬乘羣齊來衝我。前無筅牌。徑用鎗以當之。戳馬。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遁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之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用法別見。

一。線鎗說見前。亦可用于步軍。繼長鎗之後。

一。鐵鈀說見馬兵內。此由步下直進敵軍。一鈀一刺。且格殺之器也。

一大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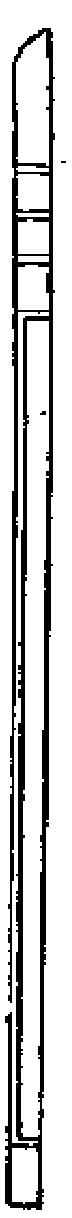


大棒解

西北原野之戰。舊傳但用大棒。並其他器。悉置不問。大棒亦無式。不知用法。緣以敵人盔甲堅固。射之不入。戳之不傷。遂用棒一擊。則身間甲冑之堅皆靡。雖然但勢短難以刀交。又須雙手舉用。而馬上不得齊用力下擊。必然閃墜。此步技也。而今用之馬上。不亦左乎。今製法長八尺。粗二寸。用一打一刺。棍法習之。位在五兵後。步卒習用。倘鈀之不密。刺之不得。則以棒擊落馬之賊耳。必欲馬軍兼用。須加一短刃。可三寸。如鴨嘴。打則利于棒。刺則利于刃。兩相濟矣。用法別見。

以上之外。又有飛鏢、毒弩、鎗刀戈戟等名不一。皆可俾素習精熟者圖或用之。不可以齊大隊。爲堂堂陣也。譬如戟則偏一隅。斧鉞則形短兵細。一擊過者多自摧折。毒弩中人不深。必待解乃死。倘可以敗我于陣。藏秘鞭簡、雙頭棍。用之紺補零竊則可。其蝟叢蟻附。轉動非利。惟有鉤鐮稍宜行伍。然造皆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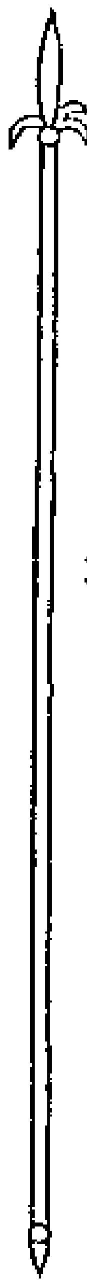
一夾刀棍圖



夾刀棍解

此卽大棒也。但加一利刃如解首。異其名。擊刺皆便。柄亦如棍。刃長五寸。更短更妙。末柄向刃下稍存微稜。庶倉卒及夜間用之。知其刃所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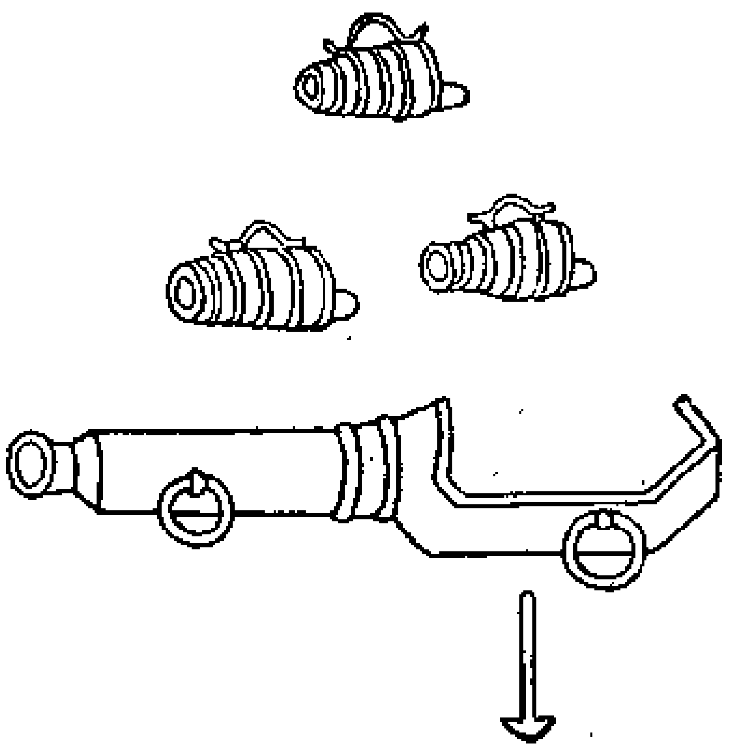
一鉤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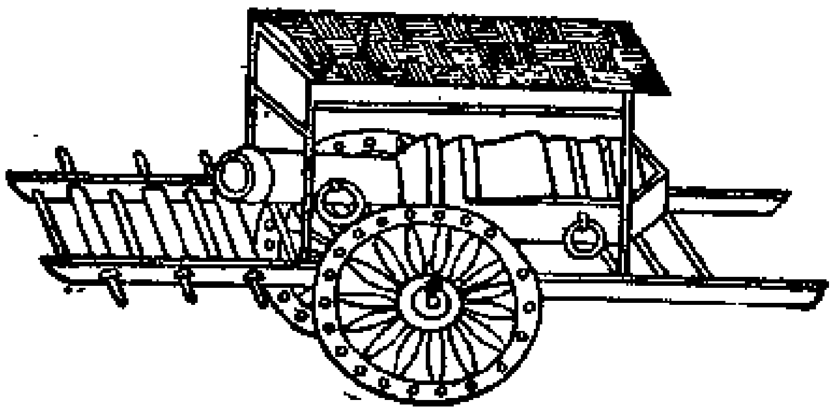
軍火器

一無敵大將軍圖

（共重一千五十斤）



一載無敵大將軍車圖



無敵大將軍解

此器所以擊衆也。夫敵馬動以萬數擁來。毋論溝塹。須臾塡溢。踏之而過。快鎗等器。一銃一子。勢小難禦。但能斃死有限之敵。不能阻其直前之衝。我軍以故每每不支而敗。舊有大將軍發熕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難移。預裝則日久必結線眼生澀。臨時裝則勢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敢入藥。又必直起非數十人莫舉。今製名仍舊貫。而體若佛狼機。亦用子銃三。俾輕可移動。且預爲裝載。臨時只大將發母體安照高下。限以木杖。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銃云。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動衆。固有不懼而退者。其放法先將子銃刷淨。用藥線一條撚入。外以布裹之。恐擊下馬子推動也。次下藥三升不等。以紙一層蓋之。亦防藥被打馬子擊迸。斗藥不過二䉶下口。次用木馬厚三寸。馬初試不用力。向與上口平。下至二䉶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可用。其馬着上。以少土塞之。所以防木馬與銃腹有隙處。次下鐵子一層。又下土一層。俾子銃皆以土實之。再用木送築之。如此五次。如尚不滿。土子一層。鐵子不拘六七層。以平于上。第五層。離下口而止。此層不用生土。就于子藥上加微濕泥粘。高過銃口。築實。毋使子擾出。乃將母銃酌量遠近。以木杖之高下。所至爲準。下子準入腹。門定舉放。又每位用載行大車一輛。內用活軸十數道。卽三四人可以上下。車制另開。

每無敵大將軍一位。

子銃三門。

備征火藥一百二十斤。

生鐵子一萬九百五十箇。

木榔頭一箇。

木馬子三十箇。

木杖二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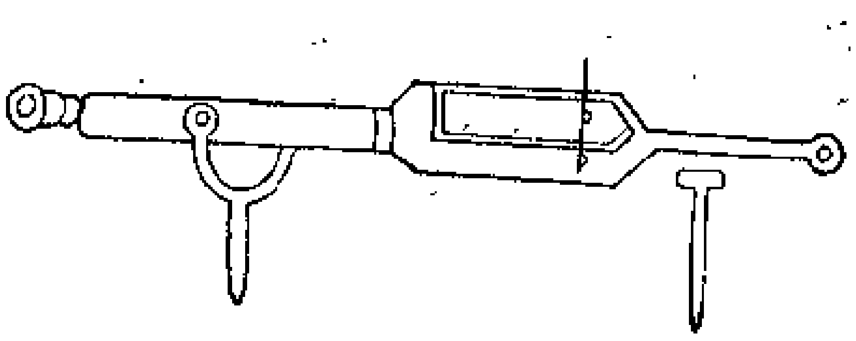
木送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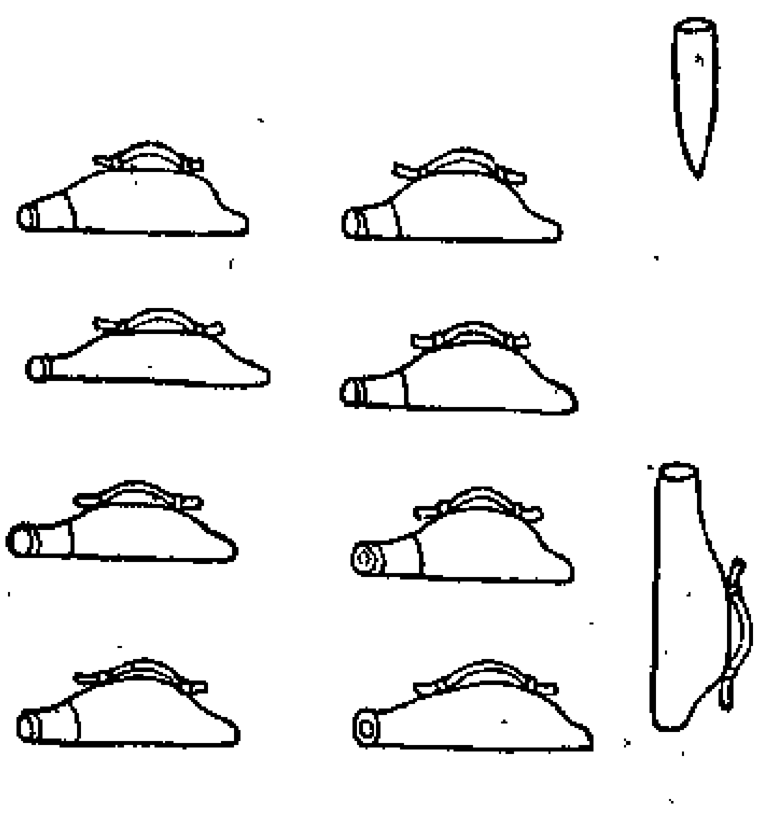
鐵閂一根。

鐵鏟一把。

一佛狼機圖

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三尺五寸四尺五寸不等・
重亦隨之隆殺・
銃門隨母銃大小・
子銃隨母銃大小・
鐵錘隨母銃大小・
大繩長一丈五尺・重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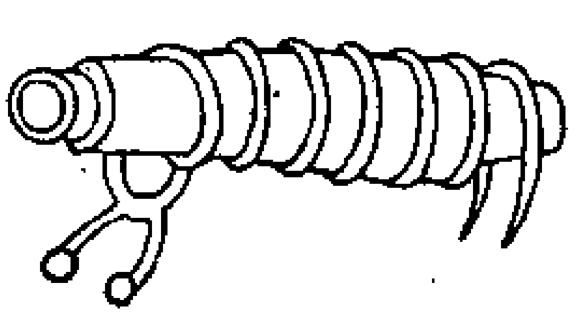
佛狼機解

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但其體重。不宜行軍。北無車營。只可邊牆守城用之。今有車營。非有重器。難以遏敵衝突之勢。其造法銅鐵不拘。惟以堅厚為主。每銃貴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築矣。五尺為中。三尺則近可耳。再短則不堪也。腹洞與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子銃口大母銃口小。必致損傷。子銃口小母銃腹小。出則無力。子銃後尾須抵門前後緊逼無縫。乃不傷門及他處。其放法。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藥。倘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推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今用入藥。不必築。不用木馬。惟須鉛子合口之半。舊以平頂送桿將子打平出。則不利。今製鐵凹心送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八公。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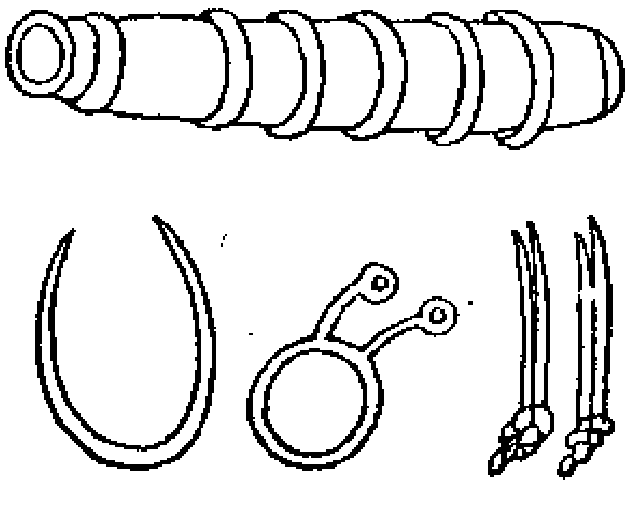
每佛狼機一架。
子銃九門。
鐵門二根。
鐵凹心送一根。
鐵錘一把。
鐵剪一把。
鐵錐一件。
鐵藥匙一把。
備征火藥三十斤。
合口鉛子一百箇。
火繩五根。

一虎蹲砲總圖

長一尺九寸・重三十六斤・大釘每根長一尺二寸・重三斤半・鐵絆每根長一尺二寸・重三斤・大繩每根長二丈五尺・重四兩・鐵鎚每把重四斤・



一虎蹲砲分圖



虎蹲砲解

此器因其形得名也。國初分在邊方。有所謂三將軍、樓子砲者。近時有所謂毒虎砲者。固亦利器。但體輕易躍。每放在二三十步外。我軍當放此砲時。必出營設衛至砲所。則營牆大小砲火皆不敢發。發之適足以中放砲之人耳。砲大不可多得。數砲不能退敵。而舉砲在後。不得齊放。適敗我事。將欲置前。砲于壁間。則火發易躍。必傷營內之人。故用之適以害之。今乃特造熟鐵砲。長二尺。腹內粗二寸餘。外用五箍。光磨如鏡。稜面可愛。用法。先入藥線。縛之以布。次用藥六七兩。上用木馬以合口者爲準。送至二箍平。上用土少許。入鉛鐵子一層。又用土少築。再下子。子小以百數。子大以五十數。口用石子一枚。下口一半。慢慢築實。口平而止。後尾稍用鐵。去土三四寸不等。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釘。後用雙爪尖絆下。在四箍後。將前後箍俱前抵砲身大箍之爪。庶不退走。此砲只去人五寸。無虞矣。庶放大小砲之人無避也。此砲可退敵則已。倘此砲用壺。則諸銃砲可以併發。而此砲又可取裝如前。

每虎蹲砲一位。

鐵鑽一把。

鐵錘一把。

鐵剪一把。

鐵鏟一件。

藥線盒一箇。

藥升一箇。

木送一根。

木榔頭一箇。

皮挺二箇。

木馬子三十箇。

石子三十箇。

火藥一十五斤。

鉛子九百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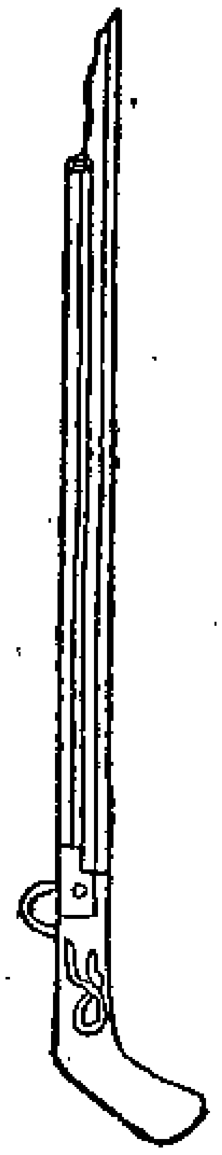
藥線一十五根。

火繩二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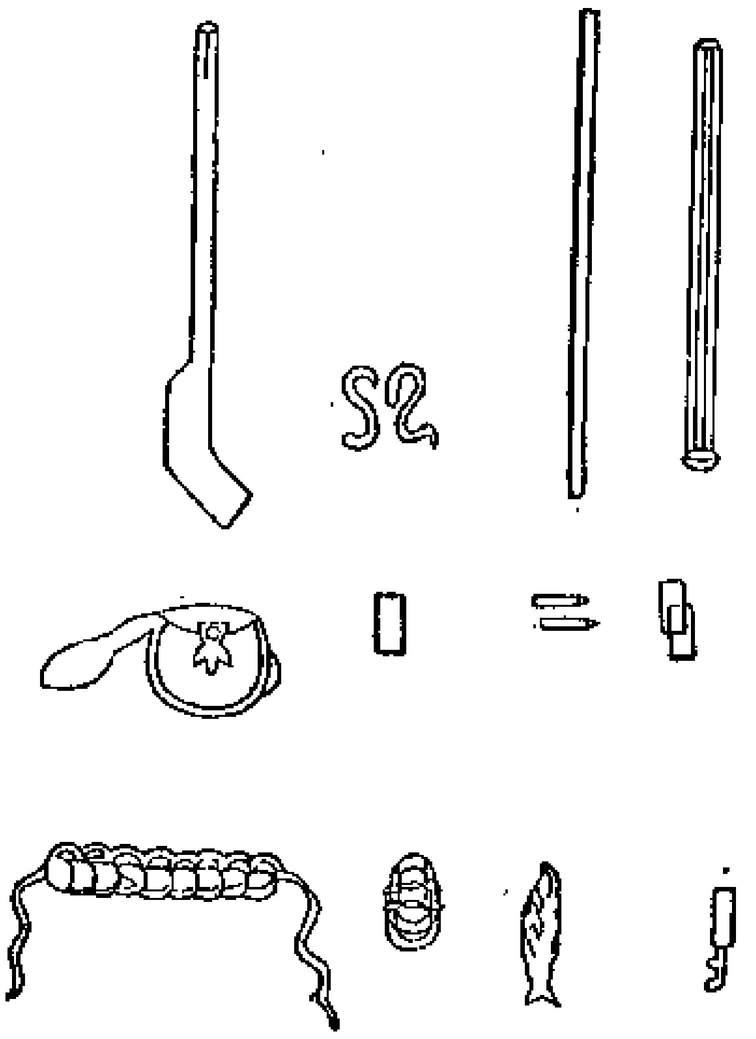
馱架一副半。

一鳥銃總圖

（重六斤，五斤尤妙．搠杖一根．重三兩．火繩一根．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一鳥銃分圖



鳥銃解

此器中國原無傳。自倭寇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猶可中金錢眼。不獨穿楊而已。夫透重鎧之利在腹長。造時腹無孔。用鑽鑽處。欲光直無礙。出口直。其射能命中。在于火藥之發。不能掣手。其不掣手者。緣以一手擎在腹前。其手所以擎在腹前者。以有木爲托。即有腹炸。不能傷手。方敢加手于木。譬如人焉。以手挽其髮。雖有力者。莫能與之爭。後手不用乘把點火。則不搖動。後手執定一目照。直以指勾執。則火自然入藥而銃發矣。目照之法。銃上後有一星。口上有一星。以目對後星。以後星對前星。以前星對所擊之物。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火藥用水舂如造墨法。舂多爲上。藥如粒不爬。可以掌上燃之。皮不熱。言其急也。精者可于掌紙上燃去而紙不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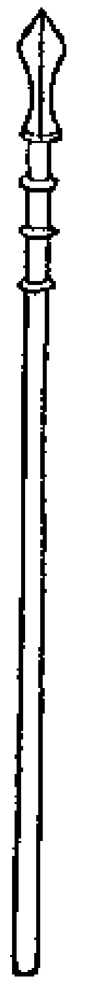
每鳥銃一門。
攔杖一根。
錫鱉一箇。
藥管三十箇。
鉛子袋一箇。
銃套一箇。
細火藥六斤。

鉛子三百箇。
火繩五根。

攔杖解

攔杖頭大有筍。每遇銃放完過夜。恐其中藥滓化濕。夜歸以湯醮布如錢。鑽在杖頂有筍處。帶入腹內洗銃。築藥子須用杖。

一快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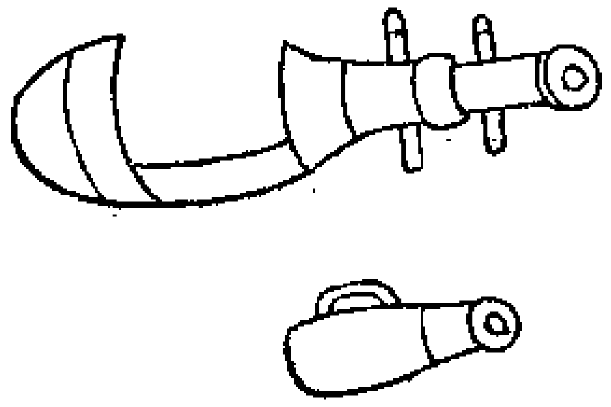


長六尺五寸重五斤

快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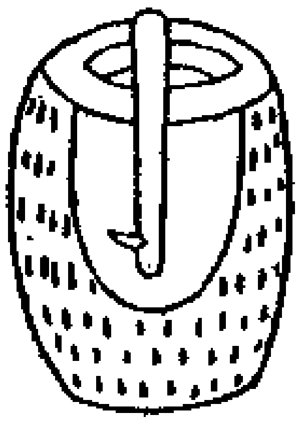
北方遇敵。惟有快鎗一種。人執一件。但成造本拙。工尤粗惡。身短體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無定製。不堪擊敵。而鉛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什物不具。裝放無法。度爲虛器。故雖敵畏火。而火具又不足以下敵。惟有支吾不見敵而已。且柄短貲重。將欲兼持軍器。則不能兩負。將只持此器。則近身無可恃者。今製必以腹長二尺爲準。腹用鑽洞光圓如口。每口可吞鉛子三四錢。藥有竹木筒盛就。封貯候用。俾臨時不至增減。藥線待時隨用隨撚。或長線見截。誤事更甚。今教發放之法。先將藥線寸半長剪斷。每數十爲一束。以硫黃醮兩頭。不惟平時不致散撒。臨時點燃亦易也。入藥線之後。用竹木筒內藥。每次一筒。用攔杖築實。下鉛子一枚。不宜用二三枚。二三枚者衝擊彼時不知一錢藥一錢子。則去直。中途不落地。可以計步命中。藥多子輕。則未出腹而化如水。藥少子重則出腹至半途必墜地。敵之再發。不惟不可中。且中不殺人。下子後。人須屈前膝架銃。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搖易。但用後手燃線。須乘銃柄而燃之。線燃用手回執銃柄。則已遲矣。況銃低在腋下。而目視在上。終不若鳥銃之準。畢竟不能命中。然人情見常。未可輕議棄置。即盡棄之以精鳥銃可也。什物俱同鳥銃。惟不用錫鱉而用藥線筒耳。

一飛山神砲圖



長二尺七寸重二百八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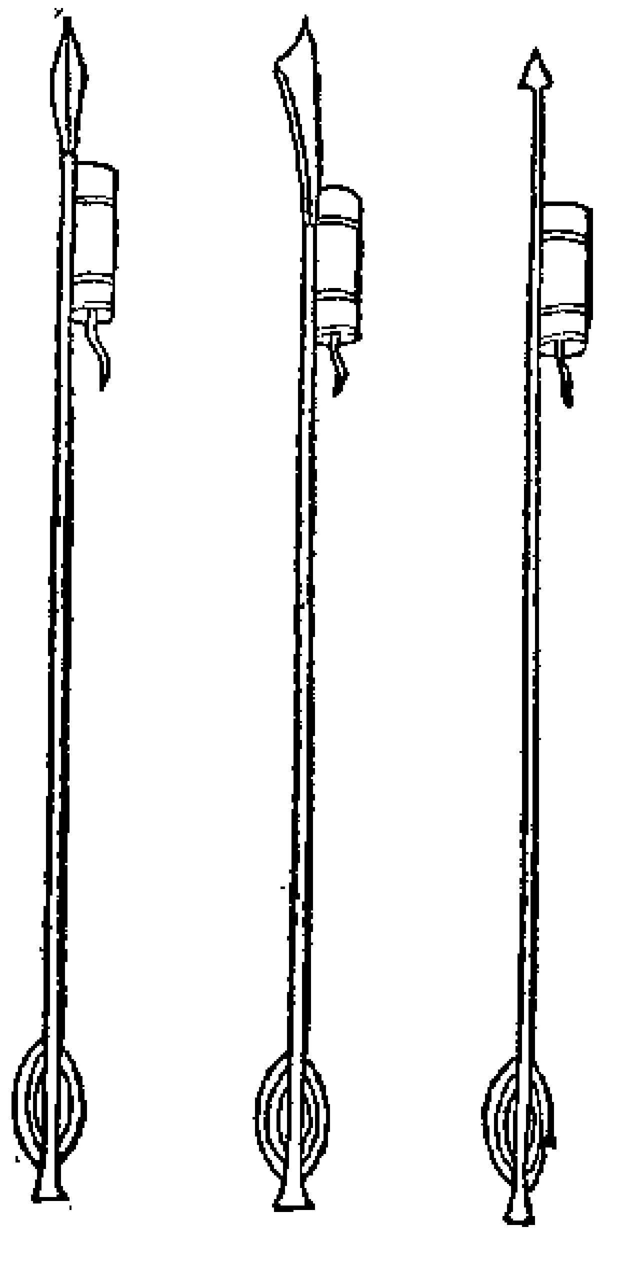
一石砲圖



石砲解

此砲乃是前巡撫今戎政劉公始.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須安攔線藥筒.置于邊牆垛口.遇敵至牆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敵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爲我拋擊不中.不再堤防.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測所向.故人人自危.此爲第一利器.且不費官帑.一時數萬可備.節財威敵.誠爲妙策.仍有大至千斤者.又有走兔引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固爲千變萬化而不窮.然皆有滯.未可期必.不若牆上推下之爲妙也.夫敵至牆下.勢不可阻.如出頭窺敵.而外方叢矢如蝟.即拋一石.不過擊一人.況仰觀石下.每可迴避.十未得中其一.此砲一落.即有百人莫知中誰.莫大提備.人人奔逭.此所以爲利也.

一飛鎗飛刀飛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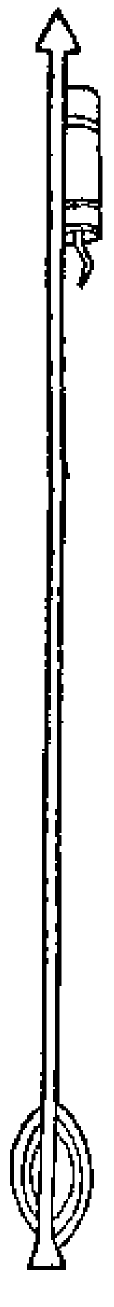


俱長五尺五寸重二斤

飛鎗飛刀飛劍解

三種飛器.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惟其兩製不同.所以得名各異.造用徑六七分.荊木爲柄.長可五尺.後杪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長可七寸.粗可二寸.他人製之.悉墮地不起.惟近日所造之法.其鐵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光瑩芒利可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北方所未見.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馬皆倒.不獨穿而已.但命中則不能擊大隊齊衝之敵.敵人畏此.甚如神鎗鉛子.若神鎗鉛子所擊中只一人.不見其至.則不知其畏.惟前行受之.後行無畏也.此器其聲如雷.則馬驚跳躍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行者不可避.使敵未測所向也.凡有枝枒之物.皆可架放.

一火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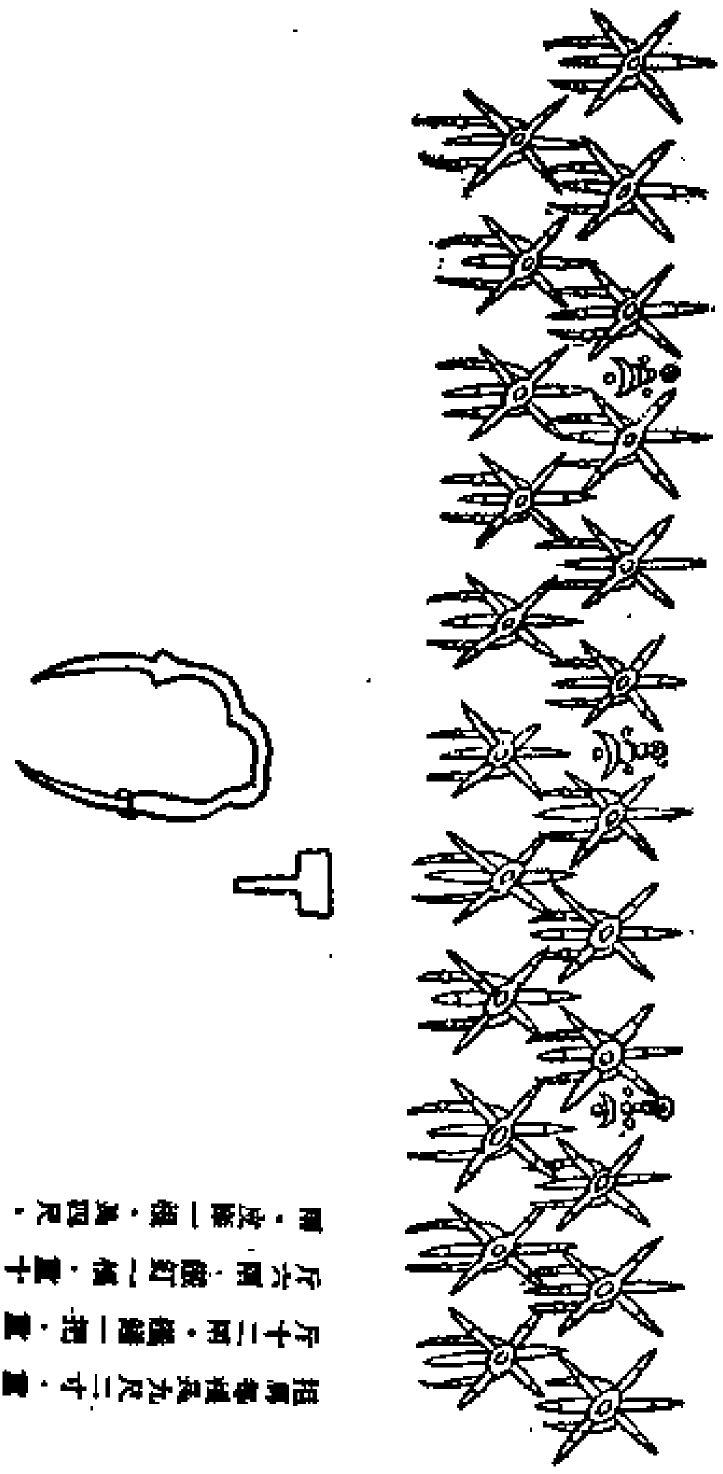
長四尺三尺不等重三兩爲佳

火箭解

此箭即三飛中之小者。但桿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即塲火藥。頭粗不及寸。鏃鋒長可四寸。三稜頭。柄粗二分。裝入後線。人人自危。莫測所向。製法。捲褙紙作筒。以藥築之。務要實如鐵。以鑽鑽孔。務要直。孔斜則放去亦斜。須用繩牽鑽頭。常用水沃。鑽不過五箇。輒換鑽。多則鑽頭熱。熱則藥燃。每每傷人。每頭長以五寸計。所鑽藥線孔必三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或墜。太深則火突箭頭之前。遂不復行。鑽孔須大可容三線。則出急而平。否則線少火微。出則不利。

以上之外。有火磚、一窩蜂、地雷、千里砲、神鎗等。百十名色。皆不切于守戰。故不備。今皆一切禁之。以節靡費。惟有子母砲、倘可用。未嘗終棄。亦一奇品也。

馬兵下營拒馬虎蹲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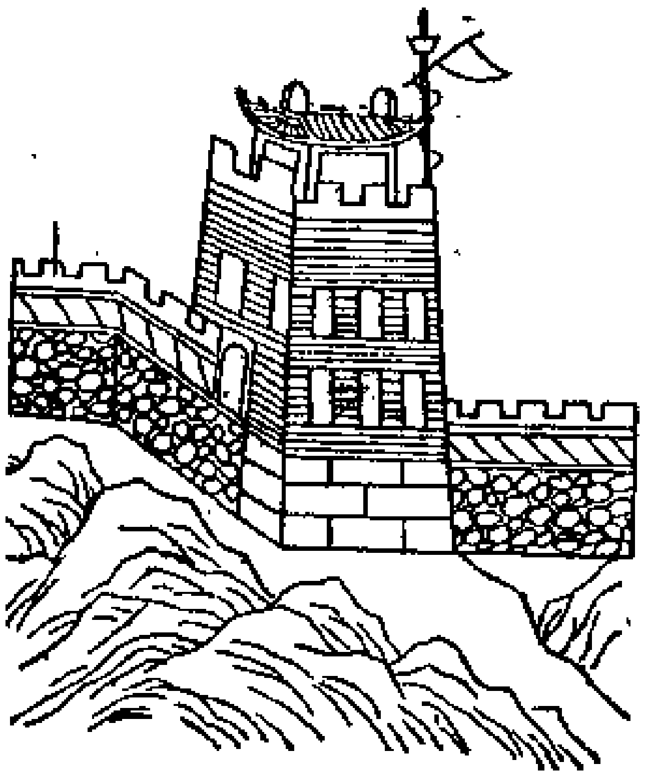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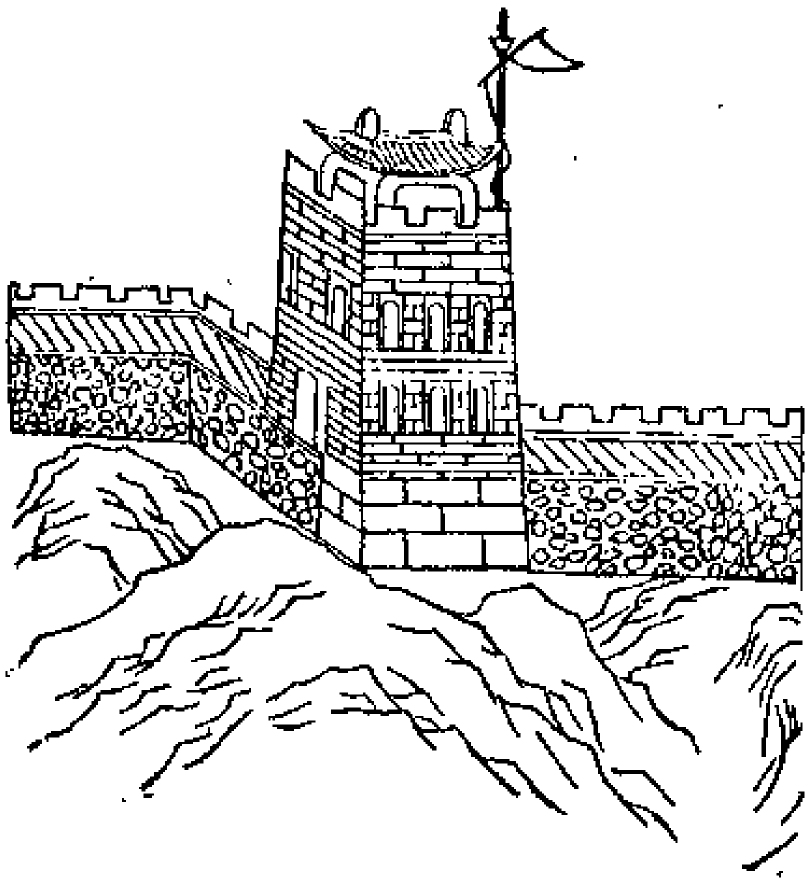
拒馬每根長九尺二寸。重三斤十二兩。鐵鏈一把。重二斤六兩。鐵釘一個。重十二兩。皮條一根。長四尺。

練兵實紀雜集卷六

車步騎營陣解下

一敵臺圖





敵臺解

先年邊城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上。則無可藏處。敵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莫之能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者為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窗。上層建樓櫓。環以垛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敵人。敵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旁主將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月日之炊。每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為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敵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敵衆大舉至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效最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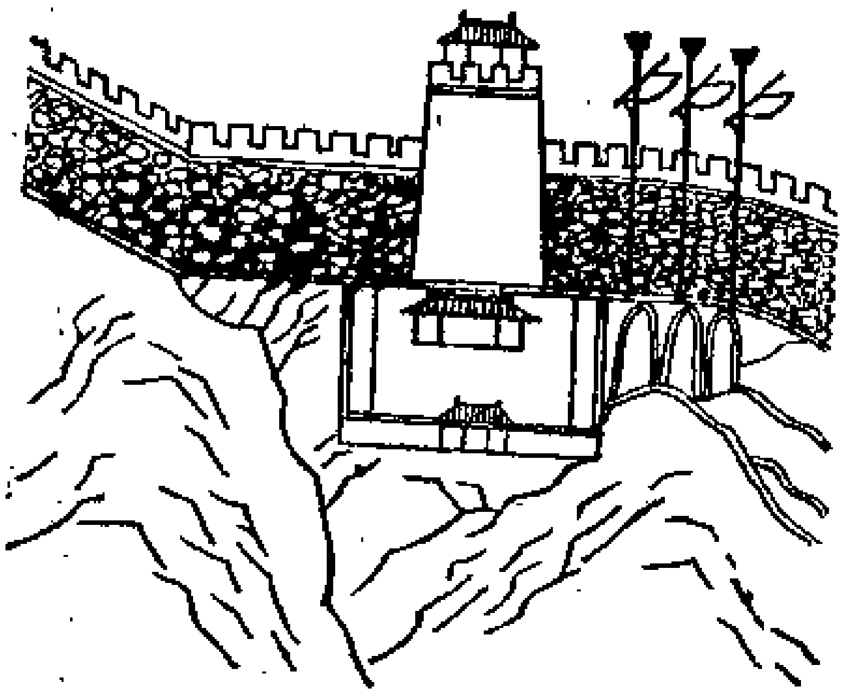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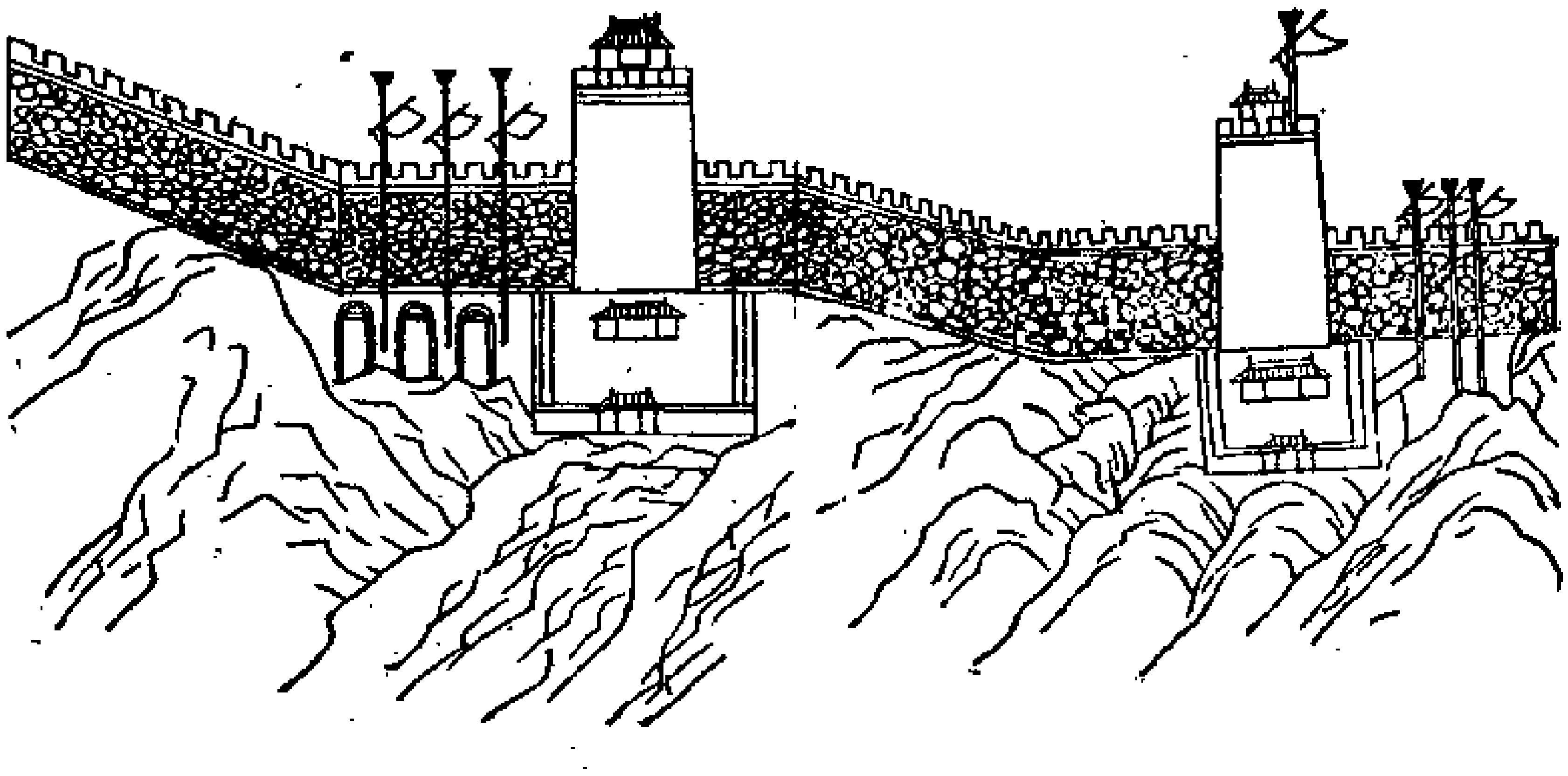
佛狼機八架。　子銃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根。
鐵剪八件。
藥匙八件。
圓木座八箇。
合口鉛子二千一百六十箇。
神快鎗八桿。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鎚八把。
藥匙八件。
火藥四百斤。
火箭五百枝。
鑼一面。
旗一面。
大水甕四口。
河光大石四百塊。
煤炒二石。
鍋二口。

鐵鏟八把。
鐵錐八件。
鐵送八根。
木挺八根。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鏟八把。
剪八把。
藥碗八箇。
火繩二十根。
鐵頂尖棍八根。
鼓一面。
木梆一具。
石砲五十位。
河光小石四千塊。
食米十石。

一烽堠圖





烽堠解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嚴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廢弛．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爲無用．今該議擬呈督撫參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礮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造設墩軍不下數千．省發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敵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計薊鎮邊牆．延袤曲折二千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各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守備．軍士乘牆．晝夜固嚴．設備既速．馳援不誤．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兩層二中間．向邊外中間墩軍住．向內中間百總住．）

炕各一座．

米一石．

鍋竈各一口．

水缸一箇．

碗五箇．

碟五箇．

種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空心臺係充墩者．亦備一分．

大銃五箇．（邊口直口碗口纓子皆可．）

三眼銃一把．

白旗三面．

燈籠三盞．（白紙糊蓋籠．徑一尺五寸．高三尺．）

以上俱官給

大木梆二架．（每架長五尺．內空六寸．深一尺．要性響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擊梆必雙．庶聲合而可遠．該路採木造用．）

旗杆三根．（好木三副．）

發火草六十箇．（用草一捆爲之．每合兩綑．）

火池三座．（連草苫蓋．總用．）

火繩五條．

火鐮火石一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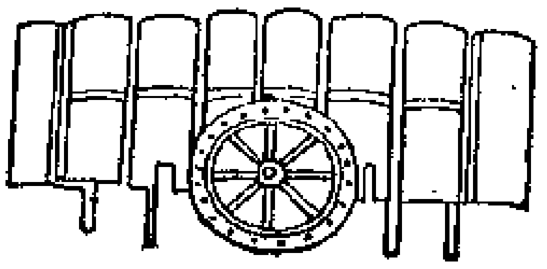
旗杆三根。（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每根相去五丈。）

扯旗繩五副。（務要粗扭，每半年一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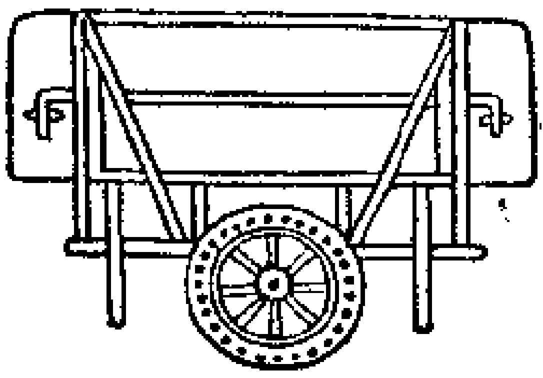
火炬。（每座方五尺，強口，塵草多火爽。）

以上俱車採辦。

一戰車圖只用向外面一廂。卽偏廂車也。（每輛重六百斤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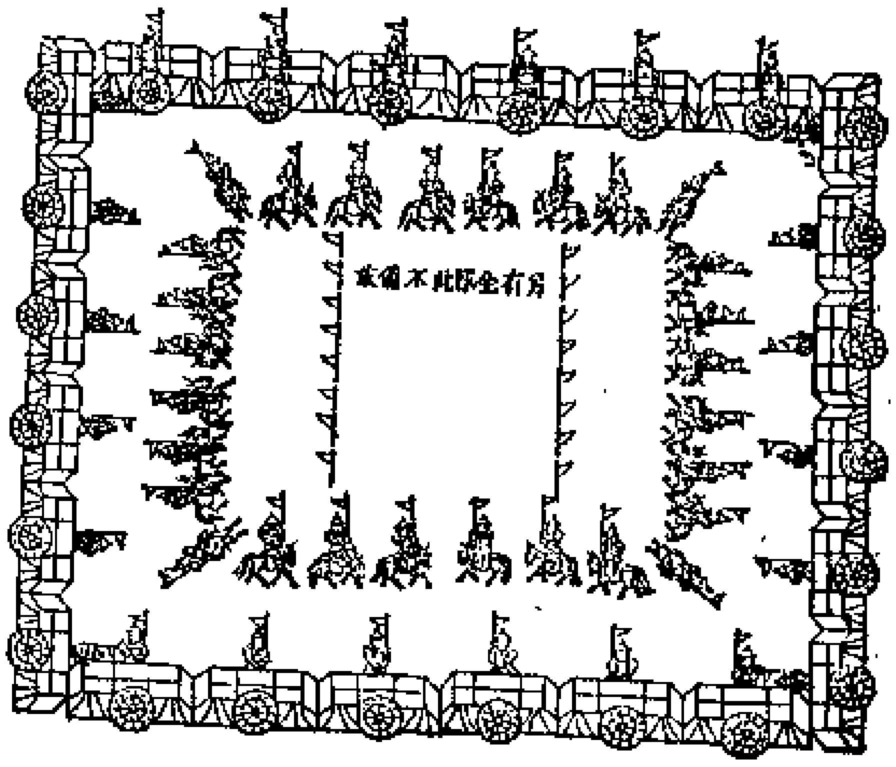


一輕車圖（每輛重三百斤以上）



一車營圖。幅小只載其略而已。

另有全營。此不盡載。



車營解

往事。敵人鐵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車陣伍未定。輒爲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敵欲戰。我軍不得不戰。敵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餒。勢不能振。自總督譚、今總督前巡撫劉、楊巡撫王、及職創立車營。近該閱視侍郎汪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搭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啓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狼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趕車。左右前後。分合疏密。奇兵一隊。旗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敵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敵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充鐺鈀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敵近用鐺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環衞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敵馬擁衆而來。無計可遁。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軍一員。又鼓車二輛。即以鼓手充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即以火藥匠充車正。幽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舵工一十七名。逕車軍兵大將車每車二十名。計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充

戎鼓車火箭車每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兼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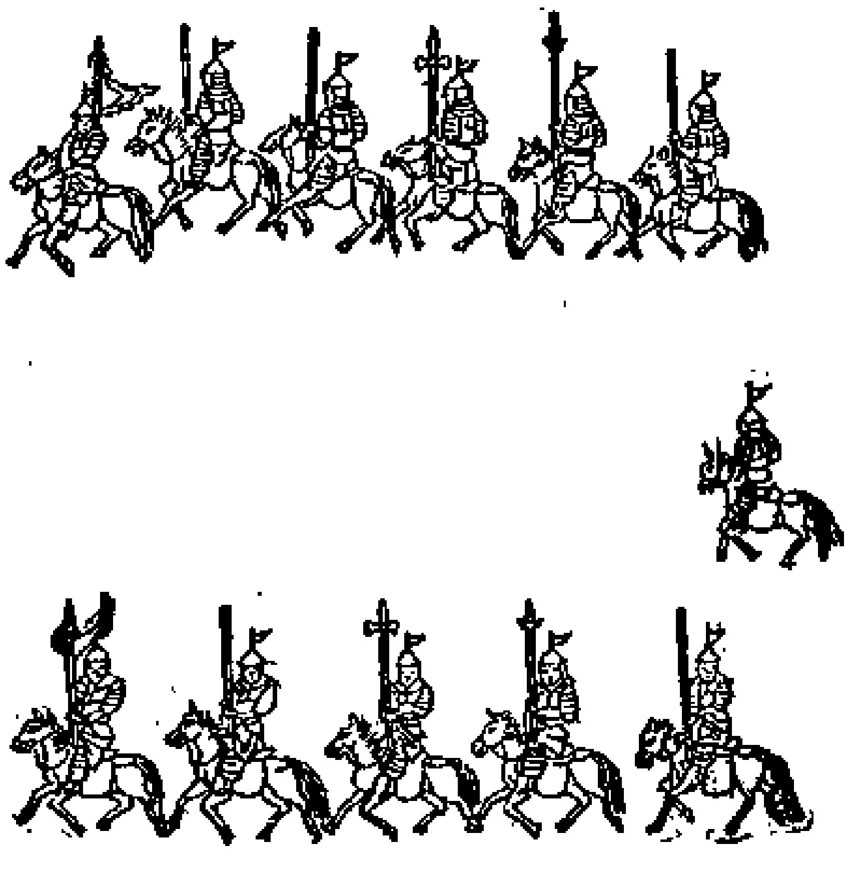
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狼機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鎲鈀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十九員名。

每車一營。旗鼓幷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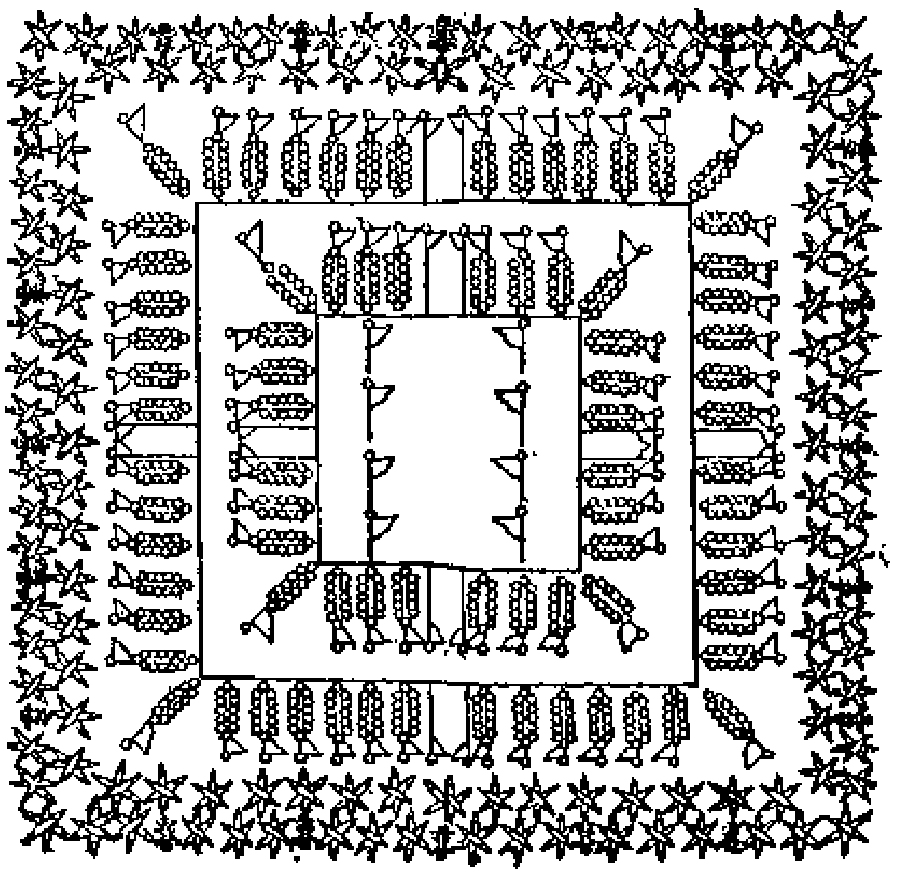
將官認旗一面。
金鼓旗二面。
門旗二面。
五方旗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坐纛一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三面。
把總認旗九面。
百總認旗三十四面。
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二百六十五架。
子銃三千三百四門。
鐵閂五百一十二根。
鐵錘鐵剪各二百五十六把。
鐵匙鐵錐各二百五十六把。
凹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
鉛子二萬五千六百箇。
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
火繩一千二百八十根。
鳥銃五百一十二門。

銃袋五百一十二箇。
藥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
藥袋五百一十二箇。
細火藥三千七十二斤。
火繩二千五百六十根。
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
棚杖五百一十二根。
鉛子模三十四副。
火箭一萬五千三百六十枝。
火箭簍幷雨罩俱二百五十六箇。
大棍七百六十八根。
銅鍋一百四十四口。
桶一百四十四隻。

一馬隊圖



一馬營圖



馬營解

每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名。次鳥銃手二名。次快鎗手二名。次鈀手二名。鎗棍手二名。大棒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隊計隊總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爲一旗。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員。共一百一十二員名。四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以上爲中營。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勇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馬騾九十匹頭。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爲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每馬軍一中營。旗鼓幷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坐纛一面。

門旗二面。

五方旗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三面。

把總認旗七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

旗總認旗七十二面。

隊總認旗二百一十六面。

旗總背旗桿七十二根。

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

金鼓一副。

虎蹲砲六十位。

鐵鎚六十把。

鐵剪六十把。

火線九百根。

藥線盒六十箇。

火繩一百八十根。

鐵錐六十把。

火藥九百斤。

大鉛子五萬四千箇。

木馬子一千八百箇。

石子一千八百箇。

皮韈一百二十箇。

藥升六十箇。

木送六十根。

木榔頭六十箇。

獸架九十副。

鳥銃四百三十二門。

搠杖四百三十二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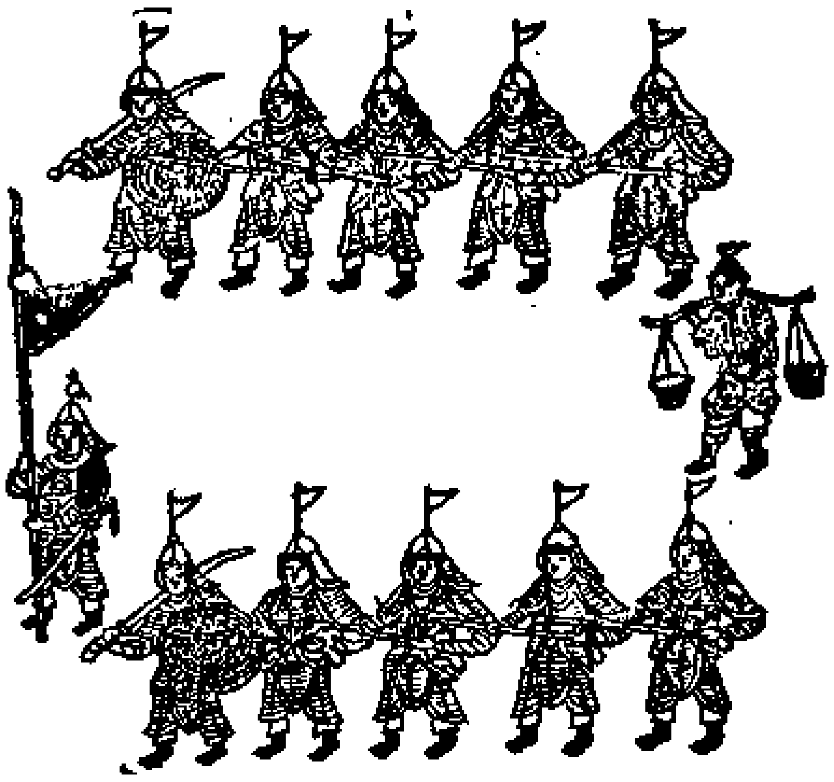
藥管四百三十二箇。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
銃套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二千五百九十二斤。
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箇。
火繩二千一百六十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快鎗四百三十二桿。
搠杖四百三十二根。
鐵鏟四百三十二把。
鐵剪四百三十二把。
藥袋四百三十二箇。
藥線筒四百三十二箇。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四千五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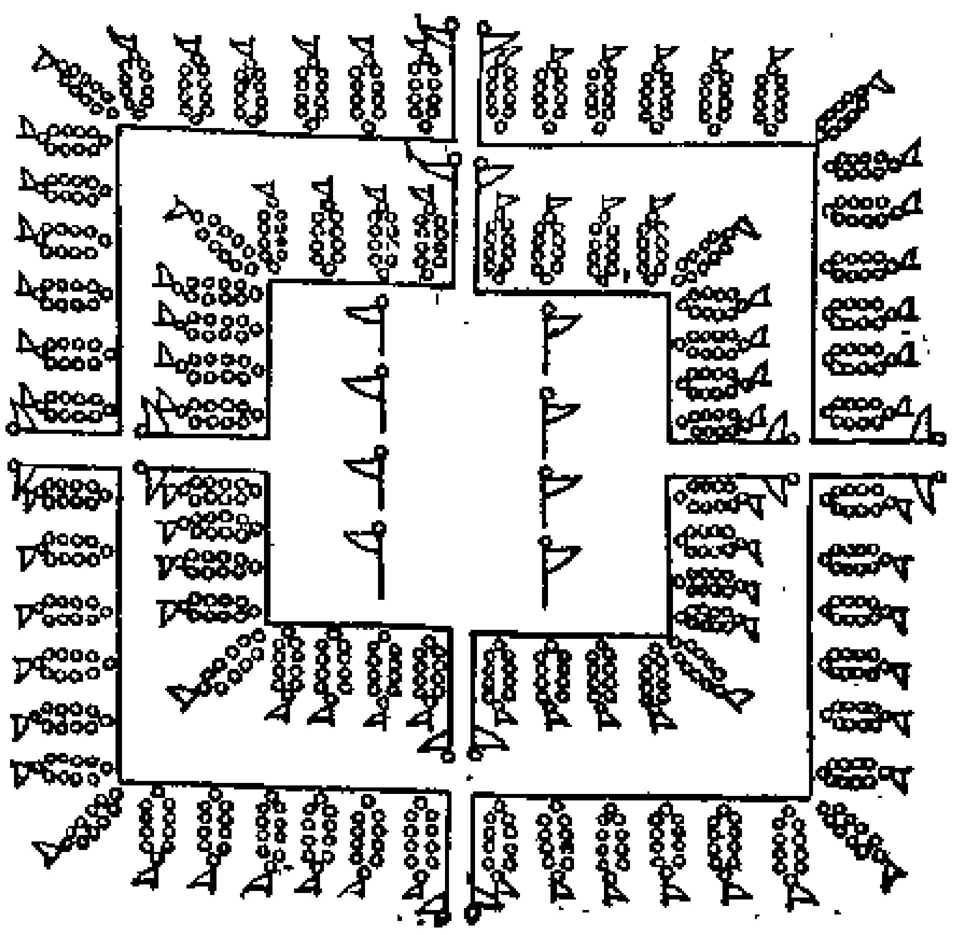
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illegible]。
藥線二十一萬六千根。
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
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
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
火箭簍四百三十二箇。
油單四百三十二領。
盔二千七百九十頂。
甲二千七百九十副。
[illegible]帶二千七百九十條。

撒袋一千三百四件。
弓一千一百五十二張。
弦二千三百四條。
大箭一千一百五十二把。
雨罩一千一百五十二箇。
腰刀一千一百五十二把。
雙手長刀四百三十二把。
鎲鈀四百三十二把。
鎗桿四百三十二根。
大棒六百四十八根。
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拒馬六百四十八副。
短柄刀四百三十二把
水桶一百二十二隻。
喂馬筐子九十三箇。

一步隊圖



一步營圖



步營解

每步軍十二名爲一隊。火器手每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殺手每隊隊長一名。圓牌二名。狼筅二名。長鎗二名。鈀二名。大棒二名。隊長長旗鎗一桿。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筅手狼筅二把。鈀手兼火箭。鎗手兼弓箭。大棒手兼弓箭。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根。三隊爲一旗。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內鳥銃一局。殺手三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鳥銃四局。殺手四局。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千總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以上爲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內銃手一千八十名。殺手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每步軍一營旗鼓幷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金鼓旗二面。

門旗二面。

坐纛一面。

五方旗五面。

高招五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四面。

把總認旗六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

隊總旗鎗桿七十二根。

隊總旗鎗桿二百一十六根。

腰刀二百一十六把。

金鼓一副。

鳥銃一千八十門。

攔杖一千八十根。

錫鱉一千八十箇。

鉛子袋一千八十箇。

藥管三萬二千四百箇。

火藥四千三百二十斤。

鉛子二十一萬六千箇。

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根。

鉛子模一十二副。

長刀一千八十把。

藤牌二百一十六面。

狼筅二百一十六根。

長鎗二百一十六桿。

弓二百一十六張。

弦四百三十二條。

大箭二百一十六把。

雨罩二百一十六箇。

鐵鈀二百一十六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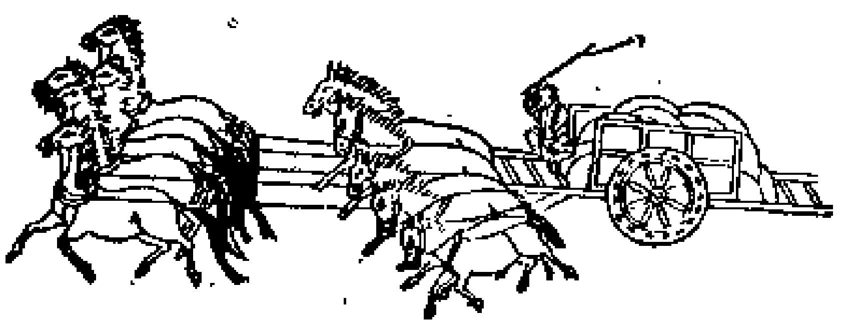
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

大棒三百二十四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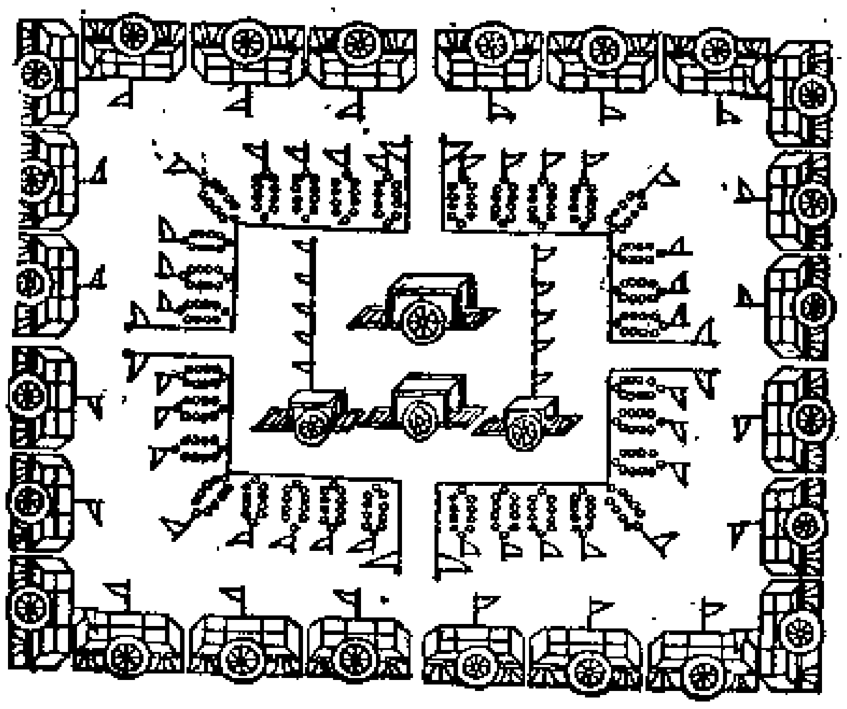
銅銃二百一十六口

一輜重車圖

（每輛重二千上下斤。）



一輜重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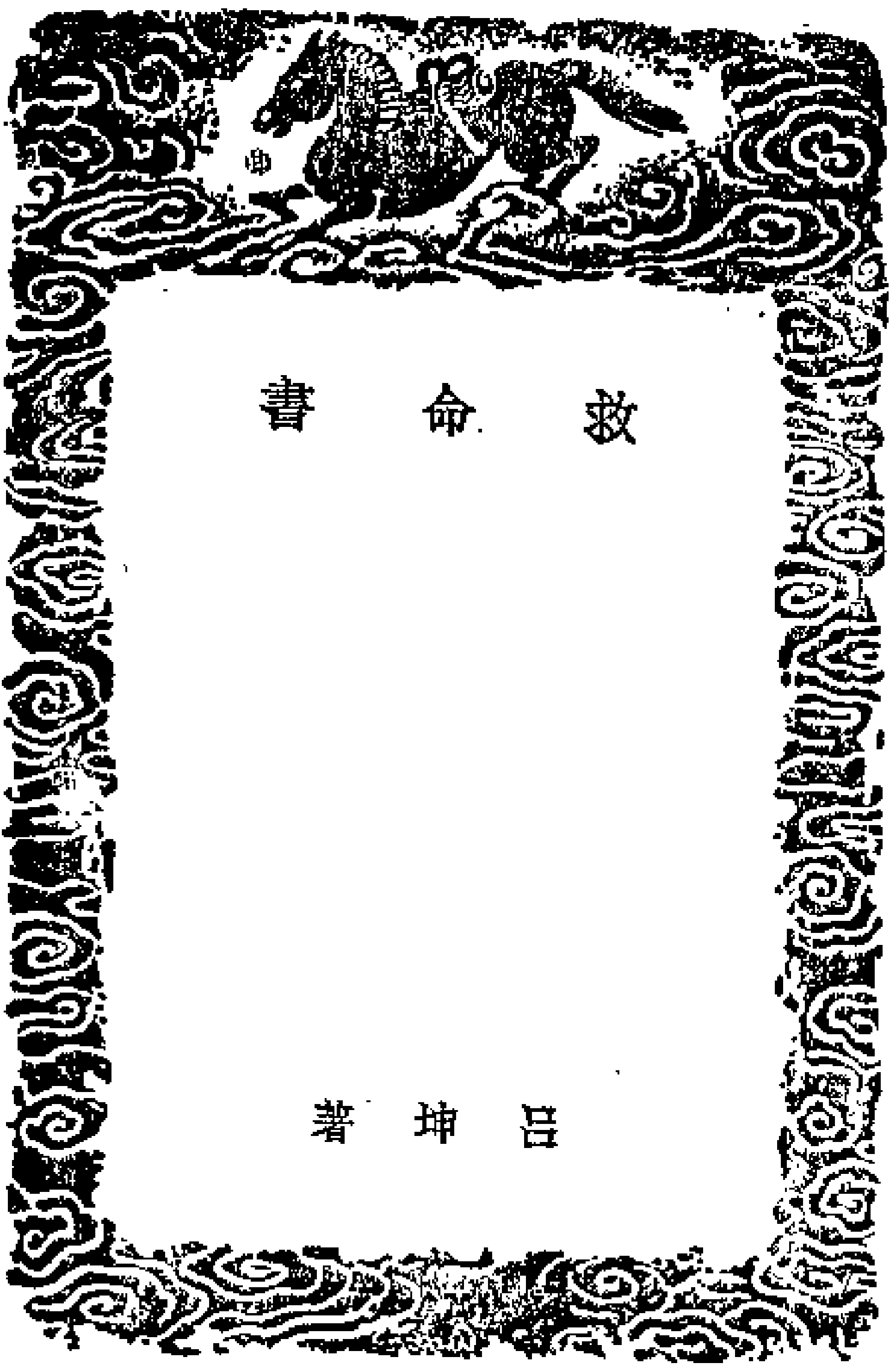
輜重營解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邇來敵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敵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餘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關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誤追敵。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候。椽倉場門小。株粒干係錢糧。唱名給支。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敵。敵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後。饑疲甚矣。氣息懨懨。支步不前。安能勝敵。即敵有可乘之機。徒付嘆息而已。近該題奉欽依。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覺發者八人領挽車騾。內以六人為營狼機二架。每架三名。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正一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鑼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車裁米豆糗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于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三日。計敵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常飽。而敵儀不銷金顆于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裝米二石五斗。糗炒三石七斗五升。熟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裝米三百石。糗炒三百石。熟豆五百石。

每輜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坐纛一面。
五方旗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八面。
千總認旗二面。
把總認旗四面。
百總認旗十六面。
車正旗八十面。
隊總旗一百六十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一百六十架。
子銃一千四百四十門。
鐵閂三百二十根。
鐵錘一百六十把。
鐵剪一百六十把。
鐵匙一百六十把。
鐵鑿一百六十把。
凹心凳子一百六十根。
火藥三千二百斤。
鉛子一萬六千箇。
火繩八百根。
鳥銃六百四十門。
棚杖六百四十根。
錫鼈六百四十箇。
藥管一萬九千二百箇。
鉛子袋六百四十箇。
銃套六百四十箇。
火藥三千八百四十斤。
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
火繩三千二百根。
鉛子模一十六副。
大棍七百二十根。
銅鍋一百六十口。
木桶一百六十隻。
喂騾柳筐八十箇。
草鍘八十口。



救命書

呂坤著

救命書序

人生之急。有急於性命者乎。人事之重。有重於救性命者乎。使千百年常常享太平。千萬家人人有造福。則高城深池。勞民傷財。已爲病狂喪心矣。而況謂武備乎。自古聖帝明王。最重農時。興作則曰至冬乃役。講武則於四時農隙。雖春夏萬物繁昌。不免千人田獵。萬馬追逐。帝王豈非人哉。知民之死於兵刃。甚於苦以饑寒。欲救民之生。故不暇恤民之怨耳。夫以成周盛時。尚任張皇六師。易當泰運。猶且思患豫防。乃今世道民情何如哉。寒號繼日。燕雀處堂。嘻嘻悠悠。無愁無慨。此長慮者之所痛哭流涕。彼且哆口而笑之。否則掩耳而惡聞。面是而心非之矣。夫古今遭兵變者。父東子西。夫南妻北。或八口僅存一二。甚者闔門死絕。無一存焉。皆此箇念頭誤之也。設人人有先憂。處處有武備。何至如唐時二十四郡無堅城。一百八縣斷烟火哉。故聖人備萬一。智者備百一。今一一可憂。一一無備矣。嗟我衰暮之年。獨切先時之慮。既叢衆怨。新此城堤矣。倘不謹守備法。委成敗之運。任死生之數。雖有城堤與無城堤同。王公設險要。重門之關何。豈爲太平壯觀美哉。倘爲賊所破。滿城性命。何待余言。是書也。信之則爲活人。忽之則爲死鬼。中谷之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他日之謂乎。園桃之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其今日之謂乎。苟思矣。則知我言不多。而爲計尚疎。必有高擧遠見。秘法奇謀。出於我之上者。爲之調度安排。何暇笑我乎哉。噫。公署從來稱傳舍。擊鼓催花。畜艾沒人聽藥言。隔靴搔癢。固知此書之萬萬不行也。然亦不

可無吾言在。萬一餘魂有知。必曰悔不用呂某之言也。萬曆丁未二月初吉寧陵呂坤書。

救命書卷上

明　呂坤新吾撰

城守事宜

一、縣父母當平居無事。宜先將本縣鄉居士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某人。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麻。男幾口。孫男幾口。官票字樣。各家領去。待警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於門外照牌點查。婦女只驗兩足。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即時擒拏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爲賊內應。

一、城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

一、城門將閉之時。守門官將城中流來閒人。仔細搜索。除各家正身。及有力家僕。深信同心者。不妨留用外。其餘三年內寄住傭工作僕。及老幼不堪費人養活。應逐出者。盡數逐出。盜賊欲攻城。每每先托心腹之人。與傭工作僕。探聽消息。默觀道路。預備開門發火放盜。師伍之陷歸德可鑒已。賊無內應。雖開門不敢逕入。此守城第一緊要者。慎之慎之。

一、本縣倉積。須有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遇凶年。人不至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許借

不許賑。救死不救饑。即借。春出秋必收。即收。利必加三還。縣倉名爲預備。非但救荒年也。城一被圍。缺食五日。豈能食紙喫靴。羅雀掘鼠哉。安慶緒據鄴郡。郭子儀與九節度圍之。城中食盡。一鼠値錢四千。倉廩萬分要務。此圍城第一緊急者。但遇小民告賑。衙蠹開端。一時申請賑借放出。再不催還。到那兵荒馬亂之時。百姓死活。誰能相顧。但遇小饑中饑之年。上司輕動倉糧。本縣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強止之。萬曆甲午春。斗粟百錢。江夏劉初陽父母以失意去任。猶丁寧云。無開倉。署印吳二守至。在官三月。不敢指言。卻將倉穀六千。盡散於人。甚者饒送紳衿。不分貧富。倉廩一空。奸貪小人。十分備喜。明年大飢。人相食。穀至今未還。余紀之以志感恨。

一、城中寺廟空閒之地。或者甜水之泉。務須深井三五十眼。以備城上城中緩急之用。

一、賊入境。先搶鄉村。一則燒燬房屋。姦汚婦女。二則殺其老幼。三則搶其財帛糧食。資其供給食用。四則驅逼丁壯男子攻城。鄉村集店之人。既無山寨。又無地洞。何處逃生。若賊在五七百里外。聽得聲息。速諭鄉民早將家中用度糧食柴草牲口家火箱櫃。盡數搬入城中。不止救了全家老小。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即使鎖房埋窖。不過爲窮人掠搶之資。一入城中。誰能救久困之性命乎。早見豫待。清野招民。在敝巢之縣主耳。若催到不從。門閉不許放入。

一、富足人家。聞有聲息。將各莊積聚收入城內。城困之時。但有不足者。不分親疎。除自己足用外。盡數借貸與人。救緊急之性命。百倍陰騭。借衆人之精力。萬分保障。仍將所借記一簿籍。令本借親筆畫押。人有良心。得命之後。誰不補還。如不補還者。官爲加倍追償。決不相負。不然。自己亦不得受用也。

一、賊一近城。四關民居。先受其害。房屋得拆毀者。自行拆毀。可焚燒者。送入城中。賊去之後。尙得再蓋。若舍弃以爲賊資。彼拆其梁檁。填架海壕。取其草束。攻焚城門。內外不便。古人守城。先將城外積聚一切焚燬。正恐借資也。萬萬無忽。

一、父母爲主守。居中調度。城上分爲四面。一面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丞尉。或大小鄉宦。舉監。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爲之。總斷一面之事。撥成民壯二十名。督率城衆。教演守法。守城原是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以便行事。寬緩柔懦。避事狥情之人。決不可用。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萬口之命。付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付之十數個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一、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飭。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雪夜。賊遠賊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愼也。

一、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以飽待我之饑。以寧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安我之意。聲言增兵。以寒我之膽。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緊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

智謀。築壘柵欄。以示彼之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內門雖閉。須留甕門。不時開閉。練就敢死士三五百人。重加賞犒。三更以後。我軍與賊一樣打扮。自有暗號。乘其困倦。密砍其營。放大砲鳥銃。分其賊心。自相亂殺。吹角聲而散。五更點名。令隊長認進。謂之鬼兵。鬼兵三兩行則已。防備後卻用排鎗。將炕炮鳥銃。佛郎機。俯赫大擒擾之。若有積聚。乘順風。用油薪縱火焚之。如此兩三番。賊自不能存也。其委曲不具詳。

一、賊欲攻西。先在東面鑿此。撤得人護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卻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爾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城上之人。分定人數。各照粉壁日夜防守。不許越過一垛。面目只向外邊。看城下賊。如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城中有遊兵。多者千人。少者六七百人。極少亦不下三四百。立一中軍統之。常在鬧首屯聚。以防策應。東面緊急。放大砲三聲。南面緊急。擂大鼓。西面緊急。急撞鑼。北面緊急。速鳴鑼。遊兵火速向緊急方齊力防護。一千者分爲兩廠。以備兩面受敵。六百四百人少難分。看賊勢緩急。緩者六百四百亦可分爲兩應。急再行催促。全調專守一面。極力防護。若更有餘人。一城樓屯聚三四百。賊急而人不足。再調一枝。似更便也。

一、每五十人。用有身家精壯勤謹男子二人。作爲巡警。亦令分番歇息。但査有怠惰豪強執拗收錄之人。違亂紀律者。報知守正。轉報主守。甚者以軍法從事。如有寬縱。通同一例治罪。

一、每垛定要二人。鄉縣各一。預寫垛上。一人歇息喫飯解手。一人常川瞭望。昔劉大王守寧陵時。令其甥在西北隅。擬日外窺。不許回頭。其甥回頭內顧。王即斬首示衆。守城四十日。無人敢犯。城賴以全。

一、城上夜間。最要安靜無聲。以聽賊之消息。四城門俱要有更鼓。每交一點。放炮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色。使賊不得以掩彼之形聲。探我之消息。

一、懸簾萬分緊要。或氊條褥子亦可。兩角綴兩鼻。掛於垛邊勾頭釘上。中間亦綴兩鼻。將丌字木根入鼻內。丌脚轄於垛口之斜坎。夜臥。則取以蓋藉露。晝懸。則取以招砲箭。丌本根柱高下隨便。下調登城之賊。

一、夜間城上燈籠。萬不可無。但懸之垛口。是我在城上不能看暗處之賊。賊在城外。卻能見明處之我。只可用油紙懸燈。縋於城下。離地八尺。以觀賊之遠近。

一、旗幟依四方顏色。每一垛樹一竿。竿高垛三尺。臨時用婦人裙幅鋪蓋。表裏皆可。

一、守城男子。務要十分飽煖。婦人小口。但不饑死足矣。知城圍到幾時。男子日夜要氣力精神。萬萬不可忍餓受凍也。

一、城上鍋竈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二十人設一火頭。一日三飯。早飯麵食。下晌乾飯。三更時麵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縋取。每垛索纏一籃。有送私飯者不禁。

一、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

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從下城來。賊遂登城。原來只是曹處用了個妖營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只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即斬首。懸在高竿示衆。

一、賊挖城根。當頂桌子門扇。須用擂吊石將扇下擊之。或用油鐵索縋下油薪焚之。如果剜挖不止。當記對挖之處。將穿透內城穴邊。備五十餘人。執利鎗快鎗鳥銃截打之。或用秸薪爇火投添不斷。令不可進。

一、守城之人。城上作積屎尿。盛一木桶。或缸或瓶。賊在城根。以糞筒噴之。或劈頭澆下。令其徧體。且城滑亦不可上。

一、守城緊急需用之物。偶有缺乏。何處措買。凡城中大家小戶。果有收藏。爭先送出。父母官即記一簿。各家器物各記一號。事寧之日。除義施外。照其原數。或領價。或還物。必不相負。若慳吝不與。致悞大事。賊一入城。汝父母身家妻子尙不知屬之何人。況財物乎。石州張鄉宦家。興化各鄉宦家。可爲萬古千年悔禍之鬼矣。

一、城東南無池。而地寬平。可容萬寇。守此面者。人須倍於三面。而委任擇有膽有智之人以統率之。或縣主坐鎭此面。不然。此處失機。三面雖堅。無救於敗矣。

一、賊至城根。扒城挖城。守垛之人只用擂石灰瓶糞筒之類。箭不得加。全憑墩臺箭手。兩下交射。故墩臺只可五十步一座。令既大稀。須用有力量挽強弓發勁弩者守墩臺。否則遠不相及矣。

一、守城之人。見賊遠出放箭。即以草人當之。可收其箭。切勿張弓對射。對射何益。賊到城根下。用梯扒城。也不須動手。只等兩手扒住城口。奮力用鏟斧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此是要緊一著。勝敗關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其餘任他千叢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着。不可一毫動心。此箇筋節。譬如生產。雖腹痛下迫。產婦聽其自然。全休使一些氣力。待兒頭向下。弩力要出。母就其力一脹則生矣。近日產婆一見努陣。便勸使力。不知早一刻不得。晚一刻不得。使力既早。不但逼兒橫倒迷失產門。到將產用力之時。卻返無力。奈何。

一、守城必用之人。

鐵匠　木匠　泥水匠　紙劄匠　裁縫　漆匠　編竹匠　練成民壯

必用之物

羊油柏油燭　油　三眼乖頭砲　鏟斧　斑貓　焰硝　柳灰　硫黃　四門將軍砲　連滾架枕
坐。丌字架　碎頓石　石灰　石炭　大杆　圍杆　板　蒺針　長鎗　擗衞火車每門　狠筅
每門　搭鈎鎗　鉛鐵子（以上宜備。）　燈籠（升口大。斗口大。）　穀亂杆　席簟　麻　弓　箭　雜糧　鐵杴
杵頭　雜柴（以上俱備。）　擂吊石　草苫　屎尿筒　高牌紙　水缸　筆　硯　墨。桌　眉齊檎根　桑
棍棍　鐵

遇變事宜

一、聞有警息。四城門內十數步間。挑攔路壕坑。闊五尺。深一丈。坑中鋪板。釘以長釘。坑面釘席。覆以薄土。每坑邊用三眼鳥銃十杆。硬弓十張。營車五輛。以備巷戰。賊若徑入。必墜坑中。賊欲前行。急發箭銃。二十步外。再掘一坑。如上法。賊未入。以板棚坑。人在板上行走。庶不失脚。

一、賊若盡數入城。先搶倉庫獄囚。次及居民財物。此時家口得一刻空隙。不早出城遠避。第二日再不得出城。若得空出城。身帶五六日乾糧。急投燒殘小院人家。暫且寄身。晝伏夜走。直向賊曾殘破州縣逃命。賊無經月戀一城之理。亦無又攻殘城之理。食盡財空。自攻別處。然後慢慢撥取回家。亦死裏逃生之一算也。但怕乖賊先守四門。則無路矣。婦女不死。無以免辱。早尋求死之計。

一、賊入城。官先督催各家將桌椅床櫈諸物。塞滿街路衚衕。令礙賊行。裏面用槍砲拒戰不住。以火焚路。陸續添薪。令不得前。

一、賊入城。多先撲入後門。家後多挑壕塹。宅內道巷。多壘窄隘。得將闘者捨死盡力。或曰。恐益其怒。予曰。但恐膽落氣喪。鑽穴踰墻。閉戶蒙頭。逃命不得耳。賊既入城。縱即頭叩謝。豈有饒命之理。富者獻金銀衣服首飾。乞命箭以防後來。或是苟活之計。士君子素患難自有道理。死則死耳。決不卑汙乞命也。

預防事宜

一、城中城外居民。修蓋房屋。托坯燒磚和泥。務於城根五丈外三十丈內取土。其官府修理官衙。責令徒夫托坯。該日帶鍬作工。貧民犯罪輕者。責罰推土。凡百車入韓城角。免其笞杖。務令數年之間。池深及泉。凡遇陰雨。城內之水。盡令入海壕中。雖旱不乾。方爲長計。古諺云。池深一丈。城高一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

一、城根邊土。宜栽蘽根諸草以固土。近裏宜栽酸棗枸橘以拒賊。其海外百步之內。切不可栽樹。遮城上望眼。藏城外賊身。若堤上栽柳。則不妨矣。

一、城堤既完之後。宜於城上委在城有才望義民。或修城官民子孫。或候缺吏各一名。專管巡城。於斷廂內。照上選委二人。併快手一名。專管巡堤。每月朔望遞結。如城堤照常。則結云并無獾鼠穴竅。及雨水坍塌。奸民盜掘取土。折損草木等事。如有甘罪。至於伏秋多雨。一兩一報。城上自有傳籌之人。即日報與巡城。具偶報官。如有損壞。則云某處因何損壞若干丈尺。若干淺深。原係某人監築。除責罰外。即命在官應擯附人。及城內火夫。及守城堤夫。作速補築。堤壞。則巡堤人吏具結到廳。用四關火夫作速補築。巡守之人如有偷安廢弛。廢墮故事者。重責枷號。此城池第一重務。賢父母以留意焉。

一、城堤兩旁。于四五六七月。覓十歲以上小兒。倒栽連根結爬草鶩茅馬蘭等物。務令固結盤據。其堤內外插柳樹。一丈一株。每年刈取條稍。以備水患。砍伐椽柱。以修官房。有擾鄉村小民。但有盜伐。及私自有折損者。除十倍加罰外。仍重責枷號。

一、城下池中。須有暗深暗淺之處。淺不過及膝。闊可一丈。深則池中掘爲十井。口闊一丈。深須及泉。以陷

賊.逢處用暗識表道.以救緩急出城之人.插杖可過.此最萬分緊要者.

一、護守城池.盤詰奸細兩牌.四門上都有.兩京十三省所同.蓋祖宗舊制.近來城門大開.看城之人.只是一二老幼替身.常常不在門下.個個不知盤門.假使三五十反人.騎馬提刀.忽然自四門如飛而至.進縣堂.劫庫放囚.封了四門.一城生靈.何所逃命.縱有救兵.三兩個月調到.賊仍驅我百姓上城嚴守.誰敢不從.大平日久.大家只恃天命耳.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托言奉旨入洛陽.送家眷入縣衙一寄.卻以強兵戴婦女羃䍦.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一、平日城堤之上.作窩招娼.小兒擅自登扒.挖壞縣縱及猪羊牲口緣上喫草者.看城之人寬知.重責枷號.責令補築.猪羊牲口.發養牲院.此法若輕.城堤速壞.萬分愼之.

一、方今天下無真兵.人人不知兵.纔說練鄉兵.個個氣偏死.不管他日死活.且綴眼前驅援.守土者離任之後.各有職業.只我鄉井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離不了個故園.奈何不爲長久之計也.自今以後.務要各鄉隨個性命會.十月初一日以後.三月初一日以前.共四個月餘.除六十以下.十五以上.殘疾寢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務選強壯百人.或長鎗.火鎗.鐮斧.背朵.齊眉棍.弓矢.腰刀.火銃、繩鞭.鐵稍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清晨晚上.吶喊鳴鑼.彼此配對.習學戰鬥.每遇酒席.以此爲輸贏賭酒.如猜枚投壺一般.振作一番.四鄉四關幾千人講武.如有武藝精通.能爲領袖者.公舉到官.給免帖一二張.如犯杖笞.納帖准免.如此.不止鼠竊狗偸.雖三五十強盜.不敢打家截道.縱使流賊攻城掠寨.亦知此處兵強人練.不敢生心.就來臨城.亦自積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間可以自爲.有司但可每月試聚校藝.行賞罰以鼓舞之耳.城上所積器物.申上造入查盤.父母官督責典守者.每遇五月初一日以後.九月初一日以前.每月晒晾一遍.不許抛撒.典守之人.三年更替一番.坐審殷實人戶.與倉家相同.照數承接.其交代籍冊.官用印信.查盤官到.比照邊堡事例.申造查盤.損失者賠償.竊取者坐贓.

余昔巡視三關.委太原趙同知.將城中人丁.王府除府第.士夫除住宅.及僕隸流民不派外.其在城居民.盡數報丁.各就四面近處.將丁名兵器.書於垛粉壁上.城外四鄉居民丁壯.除在近堡保聚.不願入城者不開外.其情願入城者.亦就四面近處.將丁名兵器.書於垛上.務要一垛二名.平居各認信地.庶有聲息.火速上城.不致紊亂爭嚷.仍有密檄.委太原何知府廳擬城守之法.然後出巡.趙同知查點無法.人情稱擾.秋防完日回省.郡王謝勞.一王曰.老先生防守儘密.賊安在.余應之曰.待殿下見賊.今日安得此座.明日晉府開之.責讓言者.差長史來謝.人情大抵如此.本縣城檄.亦須平日如此器識.十月後.三月前.歇三操五.演城數次.務練城守之法.庶登城不致倉皇.守城不犯法令.不然.高城深池.祇爲盜賊之資耳.

一、提口要一年一修.勢與梢欄門關板相平.若一年不修.提口必減三四尺.儻河水奔至.勢已倉皇.夜至奈何.昔曾縣提高.幾與城平.城中地下如沼.四提口終日車馬.歲久無人省問.一日.巡提老人請派夫修.勢通學遞呈.稍提高.不便車馬行走.老人指稱修理騙錢.令怒.杖而止之.是年秋夜.河水暴發.自提

潰城.縣令一家.升屋而免.止傷一女.次日.募取河舟.令曰.活一人者錢一千.雖救出頗多.三日後.城中浮屍已數千矣.出水之民.盧居提上.後來者添築大提.重重如山.雖補亡羊之牢.何救於陷溺之鬼哉.愚民圖目前之便.忘不測之變.以後巡提人役.但有雜擧.揹路破提之人.及折柳拔柴之衆.准越城法.除重責枷號.仍罰土築城.又於犯人名下.追賞能捕之人.

救命書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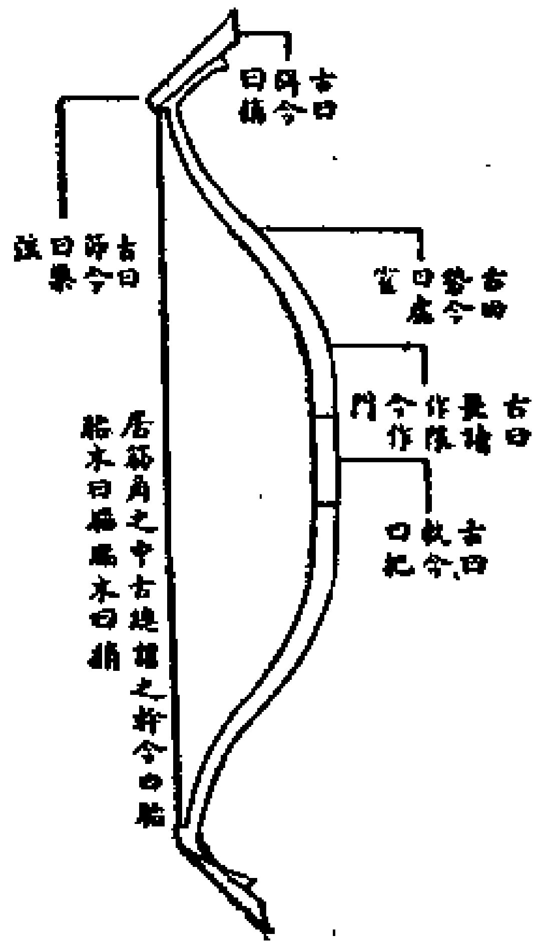
郭宗昌二戎記

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故弓人爲弓.矢人爲矢.盧人治兵.爲矛爲殳爲戈.冬官掌之.所謂國有六職.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自教戎之禮廢.而五戎之制士大夫不問也.今中國禦邊長技.無先火礮.夫火礮信長技.顧敵之出沒剽疾.如風雨鬼神焉.誘之發即發.怒之竭即竭.三鼓而火礮不復能再矣.守國之器.用之攻國.其所以制之者在將.器無與焉.吾師海閩先生甫拜臨洮之命.即慨然有勒石燕然.封狼居胥意.下問兵事.夫禦邊無事戈戟諸矛.而敵人長技.與中國共者.復無先弓矢.于長作二戎記.先生行.將埋輪揖轡.請之天子.以復教獵習戎之禮.以殿內治.茲可發而無事矣.夫承敵易變.使人不倦.制器之道.擬於天械.故范之古.酌之今.爲圖左方.而又爲之記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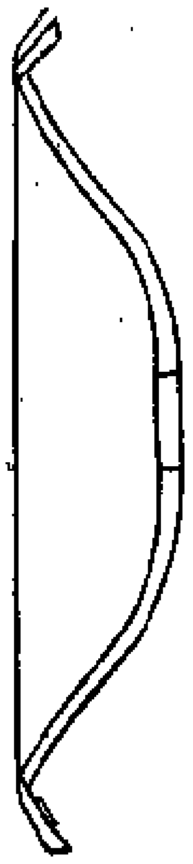
圖一

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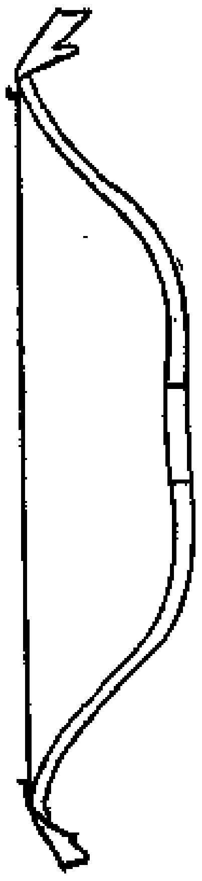
異名


古曰弭今曰梢
古曰簫今曰彙弦
古曰[illegible]今曰處宮
古曰畏讀作隈今作門
古曰弣今曰把
居筋角之中古總謂之幹今曰胎
胎木曰腦腦木曰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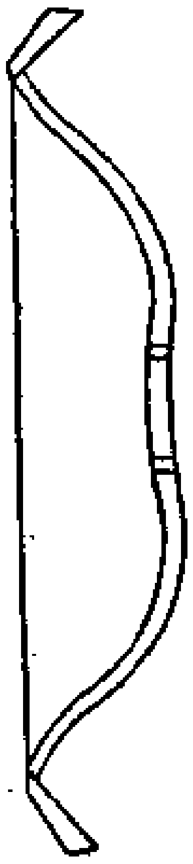
圖二　國初濮府大梢張形。俗名獼耳朵。又梢微減小者曰鵓鴿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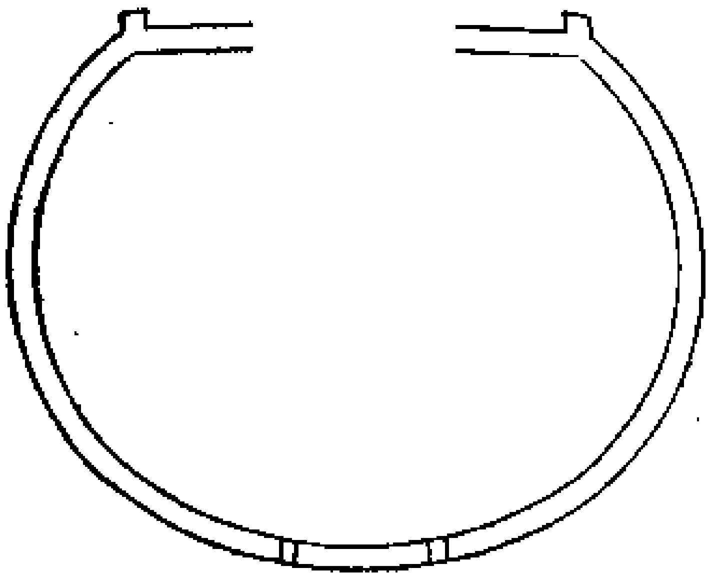
圖三　高腿梢。俗名蚱蜢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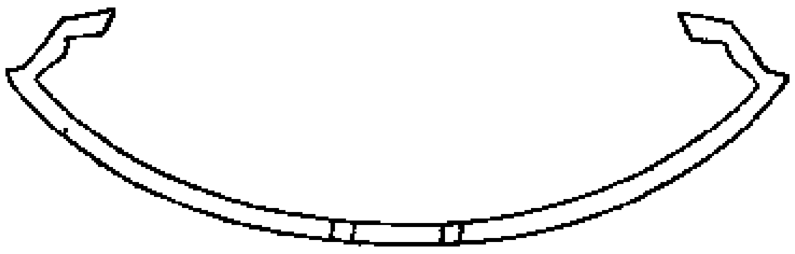
圖四　今大弓梢鋭闪長而力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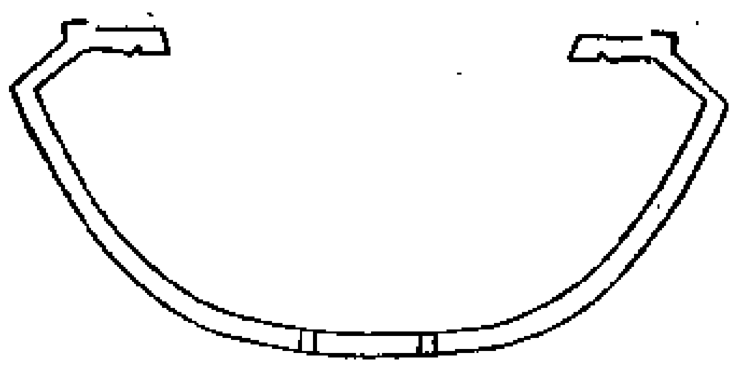
圖五　小弓釋形。



圖六　大弓釋形。今邊地常式。



圖七　大弓釋形。小弰於舊制。便可射深及遠。東嘉趙常吉式。



古之爲弓篩六材。所謂幹角筋膠絲漆也。自用魚膠而絲可廢。所謂漆也者。受雨露也。何可產也。

古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今江右吳越山中。貓竹勁緻。遠出諸木之上。六膠之篩。今獨用魚。匈奴猶用鹿。以其地無魚故也。此皆古不及今也。

角之貴牛。無古今一也。故相角之道。所謂秋䊮（音殺）者厚。春䊮者薄。稚牛直而澤。老牛紾而昔。（讀爲錯）疢疾險中。瘠牛無澤色。欲青白而豐末。今不擇角。雖有上工。亦弗可以爲良矣。此今不及古也。

角斲之欲其正也。然正而合幹。筋膠濱之。則復掎。故角欲涅之。復燥而後斲。涅之欲其透也。由涅而燥。掎斜定矣。雖有筋膠濱之。弗之能動也。

㪅欲強。隈欲弱。㪅弱。則隈與㪅皆失其主。粗工所知也。然㪅太強。則隈與㪅之力短。故引之㪅欲其微動而無失主。皆之持挺擊物。餘其端而執之。其擊必輕。盡其端而執之。其擊必重。執之欲活。又欲其固也。故欲微動而無失主。此則精工弗知也。

角古尚燕產。今以吳越閩廣爲上。古六膠。今惟取魚。欲其韌而長。白而鮮者。溫台二郡三月顛木爲上。魚水產。故其爲膠也。雖濕氣撼之。莫之能解矣。魚膠興。而餘五膠可廢也。

梢欲短欲銳。塞地爲善。舊制。鵲頭猴耳蚱蜢以口崎射則弗能拾矢矣。

淇府高麗諸制。隈小而㪅直。能遠不能深。利輕矢。不利重矢。弗重弗深。則弗能貫甲也。惟射侯者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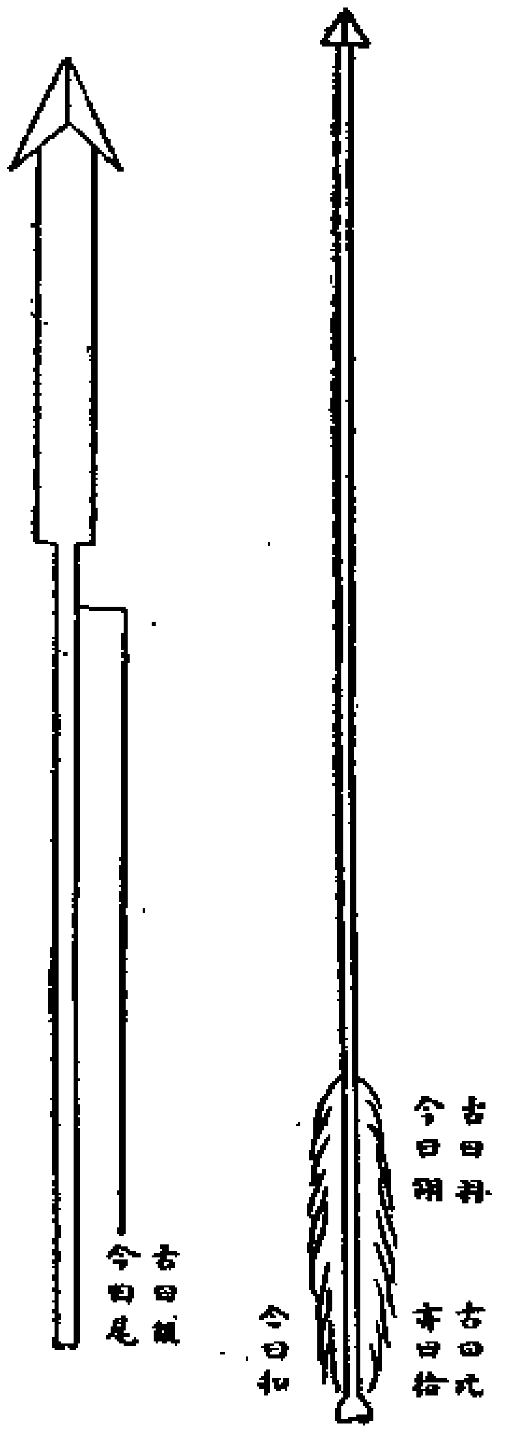
今塞上大弓。隈廣而㪅柔。致重及深。雖弗能貫矣。田獵戰陣之利器也。

大弓釋之體直。直欲其無翻脫也。今制大直。引之乏回性。故曰。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隈如環。釋如環。則太曲。微曲之如七圖而博其隈。斯無翻脫之患矣。

漆欲其薄。薄則引之弗裂也。西番弓入土入木而筋角不解。此有秘法。非中國之所能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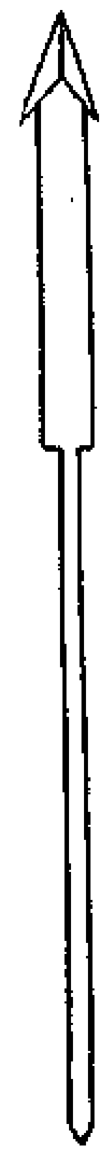
圖一

古今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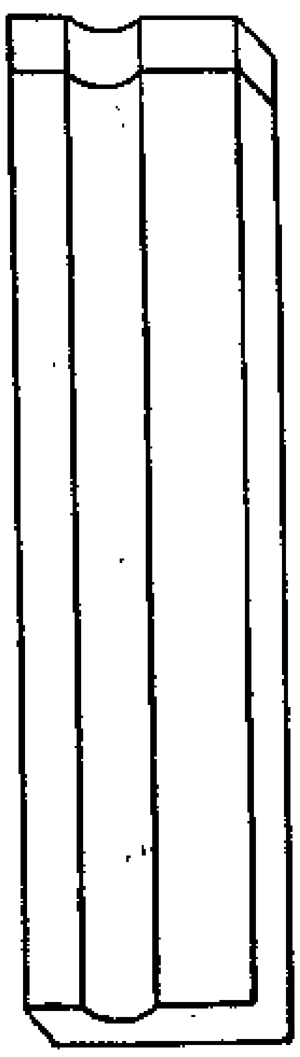
圖二

此俗工所造。鋌尾尖銳。幹中空。善于劈幹。



圖三

用以陷箭於中。以曲尺施墨線于箭以施羽。則無施轉病也。



古矢人爲矢。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今大矢十搵。而羽其三。（以今布帛尺及七寸餘大矢也·）殺之不過寸。羽必皂雕。相羽與相角同。角尚稚。稚非積也。故羽亦不取雛。

設羽欲正。欲其無旋轉也。幹自羽前寸餘漸殺之。漸深及比而止。九分殺其二。復豐其末。如幹中而設其比。豐殺不一。故設羽不得其正也。俗工故斜設之。矢發必翔轉無已也。非所以爲疾也。設羽之道。取木長如羽。博寸。直其兩傍。均其兩端。而中分之。陷幹于中。圍其幹。夾其比而三分之。以矩施墨而後設羽。雖弗正也。

鏃。古以銅雜錫爲之。今以柔鐵鍊之。欲其精也。冷砧之。欲其利也。以煉鋼施之鏃末而淬之。無堅弗入也。鋌居幹中。自鏃及末。漸殺之如錐。此俗工弗察也。夫幹孔以受鋌。無豐殺。而鋌復殺其末。則中空。末如錐則易入。以之射堅。則幹易劈也。故鋌末視其近鏃。欲其豐殺均也。又齊其末。則不能入也。雖遇堅。勿之能劈矣。

羽。今豐其後。前殺之幾盡。是虛設也。故前之視後。三分殺其一。

比。視其弦而微殺其末。不欲其衝也。古殺比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所謂夾者。陰陽各居其半。不得中分陰陽爲二也。

幹。竹爲上。勁直剽疾。而以之射。鏃易敗也。古今尚樺。取其叢生鋌直。獨植者爲上。色欲白。理欲口。體欲堅。欲直。剖者次之。柳爲下。

口木之道。叢生新刈者大材新伐而剖者。釜之一遊夜。曝之百日。釜之曝之。欲其均也。齊之。欲經臘及夏也。

猶之爲弓。亦一年之事。

矢行。風必束之。前不欲銳。欲破風。所以爲疾也。兼受鋌豈厚。所以爲固也。

王朝麟城守補（攻戰法附）。

一、遇敵警。環城四五里之內。快令民間於井池之中及平昔積草處。俱下毒藥。謂之天雨毒。

一、多設水缸水桶。防積薪燒城門樓櫓。

一、賊若於城外設起望樓。于高山上觀城中虛實。須多設假擂堆。及婦女披掛。束草爲人。以壯衆勢。令賊生解散心。

一、城內多用泥草及濕毡。搭蓋積聚。令人嚴防賊火。

一、城牆須剷削壁立。不可使有蓬[illegible]以蔽賊身。

一、城垛口不可大高。大高則舉擲大石無力。又不可大窄。大窄則不能容大石。

一、守城須多備鍬钁。聽挑掘月坑。以阻賊入。

一、救兵臨城。且勿輕信。須擇勇敢者縋城而下。認識的真。方可延入。或相約舉事。恐賊有假我衣飾以賺我者。

一、用金汁守門。須將垛墻及女墻下留數孔。順墻根疏砌一渠。以便傾灌。

一、巷戰須城中食少。又無救兵可望。縱于城中暗設機穽。故縱開一面。以誘之入。蓋巷戰雖未必全利。較之坐以待斃者不同。

一、守城火藥拋擲。以風塵炮爲最。點然柴草。以流星爲最。燒亂營陣。以橫放起火上帶走突火爲最。

一、城中於各門一直大巷兩邊挨門築墻。墻須高房簷二尺。於直巷將轉彎處。掘深闊火坑。內下竹木籤。上用木柴席薄等物遮蓋。覆以微土。其傍通小巷。俱築墻杜塞。待賊將近坑。城上急擲柴草。將城門路燒斷。兩邊房上。各多擲柴草。仍擲點著火把燒之。復用磚石拋打。城上多備砲弩。一齊奮力擊射。庶城中之賊。無一得脫。城外之賊。無一敢入。

一、守城有善使鳥銃者。使于認打頭領。然頭領多與衆賊裝成一樣。不易認識。須令能遠射者。懸書一紙。上寫謊語。射至賊營。衆賊拾起。必送頭領觀看。此時正好下手。

一、城虛者不可攻。謂無人馬。無糧草。又無外救。止可深溝高壘。以待之。其賊計無所之。自然求出。又必詐爲抽軍。點集人馬。空其一隅。夜則詐燒火炬。令城中望見。必從空缺處突出。我于要害處多設奇伏兵。強弓勁弩。邀斷首尾。使不相救。

一、城實者可攻。謂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援。勢不可緩。久則變生。外援必至。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

一、攻城之具。首轒轀車。內可容十餘人。竟堆城下。矢石砲弩。俱不能加。

一、擇臨城去處。險阻要害。當設奇伏兵。以防外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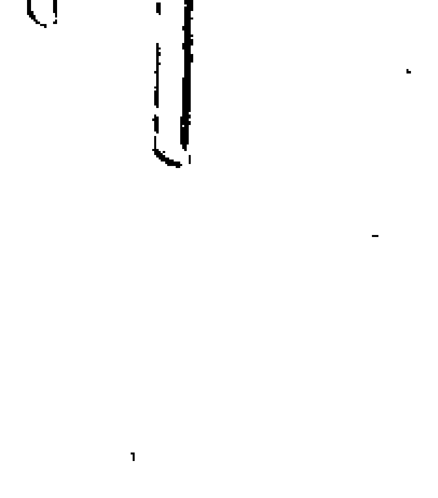
一、用離間之法。中夜之時。用強弓勁弩。射箭入城上。繫書。寫間牒反害之意。許以厚賄封賞。士卒收得。亦可令內外相應。

一、用善諜之卒。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才幹之人。訪獲字跡。摹爲降書。令善射者拴貼箭上。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書批原書帶回。亦可令上下猜疑。自相殺害。

一、對敵惟火器最爲緊要。而火器之最善者。莫如滾車大神銃。蓋賊之來也。或左右馳衝。變幻莫測。惟此銃力大。而便于運轉。且安頓索定。倉皇之際。不至過于低昂。又無火門偏側。致旋轉倒傷之患。更須鎮定不搖。如有零賊誘我。我陣前有車營。有品窖。有釘板。有拒馬。彼安能飛越。直待大陣近前。隔三五十步。方縱發之。無有不中。不過三四番。賊自潰滅。又近神銃處。須用濕毡遮護。以防誘火。

懸簾架圖

將此架安設垛口。用毡一條覆於上。下垂二尺。懸在垛口之外。新製上添橫梲一道。以便安足。下添橫梲一道以免動。



塵砲圖

用大口小底瓶一个。底開小孔。內安大紙砲一个。（藥線用松香點了極炸。）信從竅出。將毒灰入瓶內。以生牛皮封口。麻繩札極牢實。上風放之。或賊臨城。從城上擲之。砲炸瓶破。灰毒順風飛揚。賊目。不能開眼。蹈之不能喘息。

做灰毒藥　藥隨地方有無加減。不必過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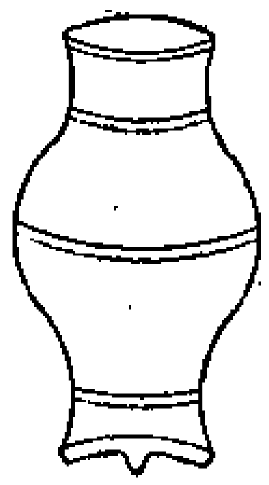
黑砒　桃花砒　瑞瑙砒（川巴油浸三日上三味俱浸二兩。）牙皂（一兩）

石黃（三兩）　雄黃（一兩）　川椒　竹黃　常山　半夏　烏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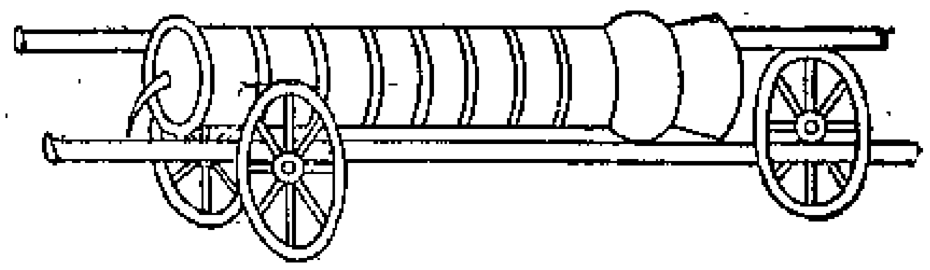
草烏　川烏　巴霜（以上各一兩五錢。）箸灰（三兩）　硇砂

砒霜（一兩五錢）　蝮蛇　虺蛇（各二兩。）干漆（研碎。煙盡炒過。二兩五錢。）

右各毒藥。照分量配合。炒燥極乾。和勻爲極細末。密羅羅數次。見風即飛起。方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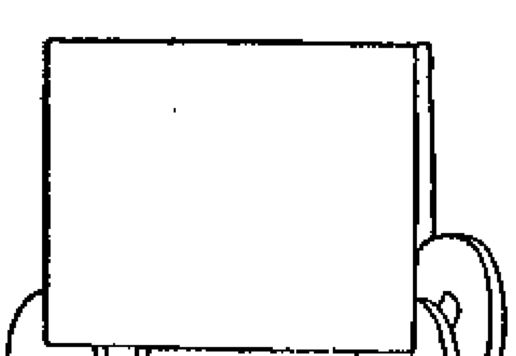
大神銃滾車圖式



參政葉公夢熊製大神銃滾車。轅條二根。長九尺。闊六寸。厚四寸。橫檔五根。長二尺四寸。立柱四根。長七寸。蓋板一片。長四尺六寸。闊一尺八寸。前車輪徑過三尺二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分。前車頭長一尺。徑過一尺。後車頭長六寸。徑過六寸。單耳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俱稱之。每銃一位。淨鐵用一千斤。長四尺五寸。鐵箍九道。點火眼處。加大鐵箍一道。制多可疑。尚俟考正。

轒轀車圖

此車用堅實木。方上下七尺。高前後八尺。長前作魚脊。合脊處用鐵貫裹頭。兩廂直立。去地止寸。信前後四輪。輪各一尺五寸。大其穀。穿輪徑透兩廂。廂方七寸厚。橫六尺。



草廬經略

許未人撰

草廬經略之目

卷一
操練
丁壯
精器械
習技藝
教部陣
訓將
忠義
任賢
招撫
軍刑
軍賞
卷二

將謀
將勇
將勤
將識
將信
將廉
約己
戒驕
責己
受善
致身
一衆
選能
料敵
卷三
遠略
戰權
部分
號令
軍容
誓師
陰陽
禁祥去疑
矯言定衆
假托鬼神
預防
屯田
護糧道
因糧於敵
地形

號謠
卷四
恩信
果斷
持重
迅速
貴和
尙暇
尙靜
尙嚴
尙忍
尙整
治力
治氣
卷五
用衆
用寡
正兵
奇兵
車兵
騎兵
步兵
進兵
退兵
卷六
客兵
主兵
形人
虛實
堅壘

避實
立營
軍號
斥堠
間諜
鄉導
督戰
卷七
救援
攻營
襲人
致人
伏兵
防伏
避兵
疑兵
招撫
受降
卷八
禁暴
逐利
乘勝
應卒
因勢
出圍
嚴備
內應
安衆
感衆
虛聲

先聲
卷九
避強
避衆
度險
搜險
守險
奪險
築險
間道
誤敵
惑敵
餌敵
卷十
疑敵
驕敵
懈敵
饑敵
待敵
彌敵
離敵
追敵
臨敵
駐敵
火攻
卷十一
水戰
山戰
險戰
野戰

夜戰
暑戰
雨戰
風戰
烟戰
分戰
迭戰
死戰
逆擊
必戰
邀擊
横擊
夾擊
反擊
卷十二
首尾擊
擊後
掩擊
突擊
衝突
先擊強
先擊弱
用弩
備邊
禦戎
平蠻
禦倭
平羌
平盜
定亂

居功

草廬經略卷一

無名氏撰

操練

從古國家巨弊。莫巨乎平時武備廢弛。卒聞有警。招募而即使之戰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不教之民。蓋市民也。即韓淮陰之出奇。豈驅市人而戰乎。予藉操練不可不講也。然觀今時。操練雖窮年。無益於事。旌幟雖有。不諳指揮。金鼓雖有。不曉進退。器械雖有。不堪攻擊。部陣雖有。不識奇正。士卒雖有。不汰老弱。手足雖有。不習技藝。將帥雖有。不精兵機。惟竊操練之名。模倣故事。而分立。而奔走。而喊躁。有同兒戲。將官據高案而觀之。亦不知何以趨蹌如斯。殊可歎也。夫操練之法。在上選器械。教師咸備。三令五申。驅而用之。必能臨陣殺賊。爲國報効。第操之云者。非止操步陣也。操其技藝。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驚。操其心志。使之不亂。操其膽氣。使之外不畏敵。內不愛身。故萬人可操。百人可操。雖數人亦可操。必使羸士可爲賁諸。百人可當萬衆。此操之最上也。夫善操之將。即善戰之將。三軍卒衆。愛如父母。畏如神明。上下之情相通。兵將之法相習。故可與蹈湯火。可以赴深谿矣。然而圖有此臣。善將將者。使嘗諒其心跡。責其後效。假令謗讒心疑。息讒易信。操之一人。用之又一人。兵不識將。將未必習。臨事易將。兵家之忌也。久任成功。其昔人所貴乎。

操之之法。操器甲。習攻擊。尙矣。而所謂操其膽氣心志者。古之人嘗試之。昔者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劍刃入肩。流血被體。民不惜。而後用之。句踐試其民於疑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此豈好死而惡生哉。鼓舞振作之效也。

國初兩淮郡縣。多爲張士誠所據。高皇帝欲取之。乃命鎮撫居民。率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賞銀有差。且偏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至血指。舟不素操。必至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募兵多冗濫者。故特爲戒之。苟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鼓舞之道。固難悉數。而貴勇賤怯。尤屬先圖。誠於勇猛絕倫之士。貴而愛之。禮而重之。恩出異常。事經破格。當者思齊。聞者景附。古人式怒蛙而勇士至。齊桓引車避螳螂。以其似勇士而禮之。夫其似者猶且禮遇。故南征鋒不留行焉。夫鼓舞士卒。不愛其身而能殺敵者。以其所好。易其所惡。堅其所好也。武侯兵要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役。智者爲謀主。器械鋒銳。甲胄堅密。則人輕其戰。進者賞。退有刑。行以當。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雖絕成陣。雖敗成行。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也。

丁壯

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所謂選者。選其人於未教之先而教之。再選其人於既教之後而用之。以材力雄健者爲衆兵。仍於衆兵之中。選其武勇超羣。一可當百者。爲選鋒。所謂先登陷陣。勢如風雨。全恃此輩也。善乎周世宗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取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怯不分。衆何所懲乎。於是大簡諸軍。其士卒精強。每戰必勝。此選於既教之後者也。未教時之所選者。或以武藝。或以強力。或以膽氣。或以雄貌。須用鄉野壯人。無取市井遊猾。蓋野人力作而性樸。力作則素習勤勞。性樸則畏法奉令。易以誠信感之。恩愛聯之。不難就我彀中。而不測我顛倒之術。市井遊猾。不習勤動。不畏法度。其在軍中。巧爲規避。滑倡邪說。引誘羣輩。故不宜用。然市井中果有武藝精熟。膂力軼衆。膽勇過人者。又不在此論。在收用之得其術耳。

國初立領民萬戶府。諭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其精加簡拔。編緝行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暇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愛寓兵於農之意也。此選於未教之先者也。

馬隆討樹機能。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遂西渡溫水。斬樹機能隆。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騎。皆皁衣元甲。分爲左右。使秦叔寶、程知節、翟長孫、尉遲敬德、將之。每戰自披元甲率之。以爲前鋒。所向藉敵。

杜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嘗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謂爲退怯所致。即殺之。所獲貲財。皆以賞士。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如安祿山之曳落河。韓世忠之背嵬軍。此皆拔其尤選於既教之後者也。

精器械

方今各衛軍器。無論朽鈍不堪。亦已強半不備。宜妙選良工。大將監冶。極其精利。以物試之。不如法者。懲之。即令改造。閱器之法。須親細驗。毋旁委他人。毋信手抽閱。任非其人則見欺。十觀一二則遺漏。於是工匠皆以苟且塞責耳。士雖執器。安能取勝。以卒予敵。古人所忌。至若火器。古惟火箭火礮。迨我天朝。可稱大備。蓋陸續得之南中諸番。而時創以己意也。竊以爲神機之營。不必仍前秘其法。須令郡縣廣其傳。而私鑄私藏。嚴法禁革。然火器易發難裝。臨陣常竭。敵乘我之竭而衝突。便至不支。須廣造毒弩勁弓機石。互換迭出。而火器仍旋裝旋用。庶無竭之患矣。

桓公問管仲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仲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夏主勃勃之臣阿利。性巧而忍。每程較器甲。工必有死者。射甲不入。斬其弓人。入則斬其甲匠。勃勃以爲忠而任之。由是器械精嚴。近代無比。

夫管子罰罪入爲甲器。雖至今行焉可也。阿利之忍。固不可師。而閱器之嚴。試器之法。略當倣此。

習技藝

今日之操練。不教諸軍以技藝。而第教以陣法。已非矣。況所謂陣者。又沿習久而易訛。即使盡善而無技藝。猶金弓玉矢不可得而用也。一十八般武藝。人雖不能全習。亦當熟其一二。而弓弩槍刀。則人人不可無。又人人不可不熟。教之者第無務用花法耳。蓋花法進退回旋。止可飾觀。而與敵相對。務宜前進。稍卻回轉。敵必乘之。勝負之機。於茲決矣。故但當教以臨陣正法。使之精熟。蓋臨陣對敵。非若暇豫從容。白刃交前。存亡繫念。心手張皇。成法易忘。藝雖夙勝。到此能用其半。亦足以制敵矣。倘從前生疎。角刃之際。必將一技不施。安望執馘獻俘也哉。是以教習之欲精也。一人教十。十人教百。百人教千。千人教萬。時時按閱。評第高下。優者賞之。劣者罰之。令在必行。斷無寬宥。罰者、不惟罰其本軍。且罰及其教師。賞者、不惟賞其本軍。亦賞及其教師。上專於此日務其事。日務其事。庶人必鼓舞。武藝嫻熟。三年之後。定爲精卒。

李抱眞之鎭澤潞也。策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大亂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耗。乃籍戶三十而税一。令閒月得曹耦習射。歲大校。親按籍。第其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精。由是澤潞步兵爲諸路冠。

种世衡之鎭環慶也。嘗課吏民射。有過失者。射中則釋。有訟某事者。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勵。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

夫弓弩鳥鎗。中多者賞。中少者罰。人所易知。而槍筅鈀鈒刀牌。皆各有較之之法。說備於戚繼光紀効

新書。其較長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又二鎗對試其眞正交鋒。復以二十步立木把。一面高五尺。上分喉目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毬在內。每人執鎗於二十步外。聽擂鼓擧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於鎗尖上。如此遍五孔內乃止。

一試狼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用鎗對較。凡長鎗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爲熟。

一試鈀鈒。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復以長鎗短刃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翼狼筅出入殺人。爲熟。

一試刀。以能衝鈀鈒狼筅。不及遮隔。爲熟。

一試挨牌。令與長鎗對較。任長鎗上下左右殺來。牌隨敵應之。不能及身。爲熟。

一試藤牌。先令自舞。試其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及雖閉藏而目猶視敵。又能管腳下爲妙。次以標鎗一枝近敵標去。乘彼膽搖。便抽刀殺進。使人不及反身。爲精。

一試標鎗。立斲鍵三個於三十步內。命或上、或中、或下。標中不差。爲妙。

以上諸藝。各試其優劣。分上中下三等。上賞。下罰。中無及焉。肄初賞罰稍寬。令人易企。習熟。則嚴無假借也。

教部陣

昔人有言。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若區區依古陣法以求勝。愚將也。夫陣亦何常之有。而可拘泥爲哉。八陣六花。以前雖可考。而俱不能用。五行陣今雖可用。而亦不可拘。爲其奇正皆備。而迭進迭退。使力不乏而敵難乘。此其宜於今者也。大都陳師於野。部陣要整肅。隊伍要分明。毋諠譁。毋越次。毋參差不齊。毋自行自止。或縱或橫。使目視旌旄之變。耳聽金鼓之聲。手工擊刺之方。足習步趨之法。能圓而方。能坐而起。能行而止。能左而右。能分而合。能結而解。每變皆熟。而陣法於是乎在矣。

嘗按古史有云。孫吳嘗談兵而不言陣。何也。或曰。孫子之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吳子之圓方坐起數譜。皆言陣也。第孫吳之所謂陣者。不泥法而法自在。非如今人侈談古陣。膠柱鼓瑟也。

張睢陽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部各以意教之。或問其故。睢陽曰。今與賊戰。雲集鳥散。變態不恆。數武之間。勢有同異。臨敵應卒。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勢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所往。如臂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睢陽之說。在分戰則可。蓋睢陽之用兵多分戰也。

五行陣。按金木水火土。假令寇處高巘。我兵居下。仰而攻之。不便進退。利於防禦。宜先爲不可勝以俟之。擁在陣可也。此以處待不虞之道。其陣爲木。

假令敵居其下。我處高陽。俯而臨之。勢可衝突。利以進兵。宜乘人之不及而攻之。則銳陣可也。此進而不可禦之道。其陣爲火。

假令地勢險阻。跨斜岡。使無堅守之策乎。吾爲圓陣焉。俾敵不知所攻。其陣爲金。

假令我兵處高廣平四達。得無晉鄭之策乎。吾爲方陣焉。俾敵不知所守。其陣爲土。

假令與敵相對。左右勢高。可以吞敵。吾爲曲陣而擊之。所謂先奪其所愛也。其陣爲水。五者之用。各因地形。是謂五行陣也。

戚繼光鴛鴦陣。皆自謂殺賊必勝而屢效者。其法、二人執刀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擊牌人。後列長鎗。每二枝各管一牌。筅在牌後緊隨殺賊。短兵一枝在長鎗後。以防長鎗進老了即便殺上。交鋒時刀牌手低頭前進。如聞鼓聲而遲疑不進者。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緊緊相隨。而從刀牌之後。大抵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以殺爲務。退後者斬。前隊戰酣。後隊即進。輪流更換。庶兵力不衰。而可以制敵之疲。精騎相機衝擊。遊弩以時往來。諸般火器先陣俱發。俟兩陣交後。仍於陣後裝藥以備再用。

十人爲隊。隊長領之。四隊爲哨。哨長領之。四哨爲官。哨官領之。四官爲營。營有將帥。五營爲一大營。大將領之。以正兵合戰。以奇兵取勝。此其大較也。兵多則依法而漸加之。可以數萬。可以數十萬。此步陣也。車騎之陣。雖自不同。統宜嚴肅而布列之法。詳見六韜。大抵車以密固。徒以坐困。甲以重固兵。兵以輕勝。騎以捷勝。此常理也。車步騎三者皆備。則有戰隊騎隊之分。戰隊步騎相半。騎隊兼車乘而出也。亦有純用步者。雖各因其所長。亦各隨其地利。惟車不可以獨用。須以步騎佐之。圓而應之。存乎其人。凡爲戰陣。先立家計。家計既固。則可以勝。不可以敗。否則一敗即潰。不可復支。故大將總統萬衆。列陣向敵。須分兵先立老營。固壁壘。備炊爨。其正陣。或用井田。或用五行。或用鴛鴦。或不拘於此。隨意營列。俱宜分兩翼以待戰。兩翼者分敵之勢也。中陣以精兵衝突。餘爲揚奇備伏以佐之。揚者、挑戰之兵。即選鋒也。奇、用以出奇制勝。伏、用以襲其兩旁。備、則設伏於後。以備不虞。斯家計固密矣。井田大陣。非衆多不可。敵境平廣。我欲深入。則此陣極爲堅固而有節制者。輜重糧食。悉處中軍。可免侵掠。是爲行陣。即握奇也。其陣形體即方陣。但方陣不必列而爲八。開方爲九也。李嗣源謂莊宗曰。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太公之四武陣者。其方陣乎。（四武陣。即四武衝陣也。）

訓將

世之論兵者。以爲不必用古法也。夫霍去病、張睢陽、皆未嘗傚古。而亦未嘗不合古法。彼其天資甚高。心多靈變。故能自踐懸合兵機。而豈可論於恆人哉。自古未有無方之醫。斯無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膠於法。可也。倘以古法爲可廢。則節制之師何從而有。所貴在無事之時。集世將之子。及武勇出羣之人。敎之古名將用兵之術。務精求其義。必可試之當事。而不窮於應變。非徒誦其空文而已。萬一有警。出其所知以應事機。指揮操縱。料敵設奇。持重老成。才猷練達。雖疇昔未臨戰陣。而宿將有所不及。何患夫無將才也。嘗觀今日之將官。其下者目不識一丁。而其上者工詩作賦。坐消壯氣。或習武場論策。拾人唾餘。以博一第。其於兵家要義。終身不學。絕口不談。即有談兵者出於其間。反爲楚咻。雖文藻闒然。議論有餘。究其實用。終無一效。脫遇緩急。心驚意怖。縮首脇下。於敵猶何益哉。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乃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須學。當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

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太祖嘗朝罷坐東閣。召諸武臣而問曰。卿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功名者、何人。驕奢淫佚。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爲鑒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與古名將並矣。

忠義

操練之法既行。是有兵而有將矣。第將非忠義。何以爲立功建績之本。而使三軍感動興起乎。雖忠肝義膽。天植其性。臣子應當自盡。原非爲鼓舞人心計。而軍心之向背趨合。事業之成虧興廢。皆由此焉。此裏一定。斷不回移。有時勳業光天壤。於素志固愜。即身與時屯。心隨力盡。亦足灑此一腔熱血。稍報君恩。圖身念重。徇國心輕。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即萬年以下。猶令人唾罵矣。諸葛武侯之輔蜀。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食少事煩。流汗終日。嘗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是以觸強漢中。三分鼎足。郭汾陽之復興唐祚也。櫛風沐雨。先復二京。單騎講好。身爲勝餌。魚朝恩等讒間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入道。此兩人者。皆仗忠義以立功者也。張睢陽之與尹子期也。每與賊戰。皆裂齒碎。羅雀掘鼠。九死一生。身死之日。猶云、生不能報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而人倫天道之言。尤分晰燦暢。岳武穆之圖恢復也。長驅京洛。志飲黃龍。身死權奸。赤心報國。字入膚理。而機關不露。害埀地、心鏡無虧。月在天。兩語至今猶令人氣壯。此兩人者。抱忠義而殉死者也。成敗雖殊。凜有生氣。九原可作。願爲執鞭。

任賢

一賢可退千里之敵。一士強於十萬之師。誰謂任賢而非軍中之首務也。天生賢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無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用。知而不善用之。與無人等。知人者先詢其言。漸任以事。若以爲能言者未必能行而遂棄之也。則不能言者未必能行。是惟在聽其言而觀其行耳。夫磊落奇偉之英。得試其才。其作用自別凡流。大試則大效。小試則小效。非碌碌無足見長者也。第碔砆亂玉。令人易眩。倘輕信其浮誇之詞。而遽試之於臨敵。此房琯之所以誤唐。而劉秩之所以誤琯。故大任未投。先授之事。其號令果明肅也。其器械果精利也。其治事馭衆、果嚴整得法也。其三軍之心。果愛且畏也。同舌而稱之。無心非而巷議也。若是者賢矣。萬一謗言入耳。未可遂以爲非。蓋認眞立事之人。必不使於人

之私、而爲人所惜。必默而聽之。徐而察之。其眞與僞自昭也。眞、則不妨屏棄浮言。僞、則顯罪言者以謝過。則賢士益勵。智人結舌。故袁紹非曹操之敵。以袁聽信讒言。而曹毀譽不行也。大抵拔擢匹夫。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情窺。亦不可以常例拘。凡其情之所欲。事之必爲。無傷於道理者。吾且要之若谷應之若響。彼旣不艱其肘。其作爲必有可見者矣。甄別賢豪。法無踰此。而謙恭下士之禮。尤不可少。主將務攬英雄之心。三略首語也。軍以士爲輕重。士以禮爲去留。得其人而折節禮之。推誠待之。厚以破格之恩。隆以望外之典。而士有不鼓舞激勸爲樂致死者。從古未有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不然。天下未嘗無士也。將不下士。故士有遠引耳。卽有所得。又皆雞鳴狗盜之雄。何稱大用哉。

四臣在齊。而鄰封不敢侵。慕容垂在燕。而秦王堅不敢謀。是一賢可遏千里之敵也。

孫武獻兵法十三篇於闔閭。王每誦一篇。未嘗不稱善。先覘其言也。至與伍胥共理國政。內練女兵。外銷隱患。是漸任以事也。然後授以將柄。五戰入郢。北制齊晉。稱霸中原。是徐試之臨敵也。

盜嫂受金。不以擯棄。關張不樂。魚水益懽。是讒慝不行也。

捐黃金四十觔以間楚。而不問其出入。執赴闕上言之人。以與郭進。而使誅斬得行。是不艱其肘也。

趙奢爲將。身奉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能下士矣。李抱眞聞有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必卑辭厚遺。卽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遣。能委曲收士心矣。

拊揗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則欲軍中之親附。必盡拊揗之道。饑寒困乏之。如以身嘗。疾病醫藥。親臨診視。解衣推食。哀死問孤。殯殮哭傷。恩逾骨肉。言語頻煩。諄必與其甘苦。與分。卒雖最下。得以情通。三軍未食。將不先炊。三軍未次。將不先幕。軍井未成。將不先飲。親裹贏糧。與分勞逸。以父母之心。行將帥之事。則三軍欣從。萬衆咸悅。

齊穰苴禦燕晉之師。凡士卒次舍、井炊、飲食、疾病、醫藥、身自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奮出戰。晉師聞之引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

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岳武穆之爲將也。卒有疾。爲之調藥。或解衣以殮死者。諸將遠戍。遣妻勞問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

夫吳起之吮疽。唐太宗爲李思摩吮弩血。均使軍中感動。蓋非常之恩。勢難遍施。故雖愛及一人。而三軍勸者。此用恩之巧也。將軍三軍相倚相關。三軍與將。生死其命者也。今之將。德澤不加。休戚不顧。惟知用笞杖以立威。剝軍資以充橐。此而欲責之以赴難。必不得之數矣。

軍刑

拊揗之久。士旣親附。倘威刑不肅。何以令人。嘗見純用恩者。兵驕將縱。居恆則犯上而無等。臨敵則未戰而先退。鼓之不進。令之不止。譬之驕子不可用也。夫天之道。雖春生不廢秋殺。將之道。豈以姑息掩我威稜。苟在所統。犯法有刑。卽位已崇高。親如子弟。斷不可宥。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所謂罰必上究也。蓋萬衆雲屯。科條備具。告戒分明。三令五申。已嚴約束。欲節制則不得不立法。欲立法則不得不行誅。迨令者旣以必誅。奉令者倍加競守。殺之而衆不恐。宥之而衆不服。至若臨陣猶且峻刑。軍心無兩侮。畏我則侮敵。畏敵則侮我。爲所畏者勝。爲所侮者敗。善哉。古人之言曰。爲將者必使三軍畏我而侮敵。或臨陣退縮。或陷陣不入。無問貴賤。必斬之。以令其餘。蓋必勝在乎死戰。死戰在知必死。軍知退却之必死也。是以大呼陷陣。所向無敵矣。爵罰不遷列。亦不逾時。遷列則衆疑懼。逾時則人必生奸。姦亂取敗亡。是智將過。故小犯則宥。大犯則誅。無心之犯則宥。有心之犯則誅。持之衡平。濟以機術。用法雖嚴。軍中咸服矣。

穰苴斬莊賈。孫子斬妃嬪。皆能戮君之寵愛、以正法。所謂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也。二將竟以此著名。人亦竟以此畏二將。而不敢犯其令。一生得力。在此一舉矣。

晉將荀晞。屢破汲桑石勒。威名大振。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軍法貸之。將無後悔耶。母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其從母叩頭求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隋楊素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大率軍刑之嚴。必在乎恩愛旣施。人心固結之後。世之爲軍者。平時不知用恩。有罪則加刑戮。每激軍中之變。至激變而始驚惜。惟恐一夫變色。故三軍得窺其底裏。而事之所以不濟矣。豈知嚴刑之將。卽三軍不忍叛。將罰施於亂法之人。刑加乎自犯之罪。雖旣行誅。解衣厚斂。欲貸之而無計。非好殺以張威。苟此念昭明。而三軍悅豫矣。

軍賞

將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惠。無不關小者。倘無遺賞。則膺功豈肯忘心。此三軍之士。所以舉命向前。計無反顧者矣。昔人有言。賞不踰時。故不獨貴小而貴速。遲則爲屯膏。而人懷觀望。不獨貴速而貴溢。溢則出望外。而人咸激勸。不獨貴溢而貴公。公則如天地。而人咸傾服。不獨貴公而貴信。信則不負人。而人思盡力。三略一書。惓惓重禮賞以羅致英豪。良以人雖聖賢。必不效力於孤功之人。將雖明智。必不能得死力於不賞之士。賞不下及。而冀再用其人。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將顧可得之於三軍乎。故有功不賞。濫賞不速不溢不公不信。均將之所忌也。然而尤貴不濫。濫則得者不以爲榮。貪者輒圖僥倖。有限之財源。旣不勝其漏卮。資澤之難遍。且將令其觖望。故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此魏武之所以稱明肯舉約。沿濁成澤。三軍欽之。其心亦悅。此秦王世民所以一羊可以分食。而楊行密錫予將士。其帛不

過數尺者。蓋惟艱難之際。雖儉可以得人心也。

晉文公將伐鄭。趙衰言所以勝鄭。文公用之而勝鄭。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衰言所以勝鄭。今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郤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孔子曰。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也。此之謂從於賞。

諸葛武侯之治蜀也。人評之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微而不罰。又曰、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戮。所以既沒之後。能使李嚴致死。廖立痛哭。而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此之謂公。

尉繚云。賞及牛童馬圉。是賞下流也。此之謂賞小。

狄青既殲儂智高於廣南。上顧謂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又古名將多有賞人於陣者。此之謂速。

韓信謂沛公曰。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之所謂婦人之仁也。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沛公從之。竟滅項。則能賞與不能賞者。其功效自別矣。

黃石公之三略。則以爲無財、士不來。荀子之五權。則以爲用財之欲參其餽。蔬食厚賞。而兵法又曰。無使仁者主財。恐多與。多與則近濫。而少與則亦不足以繼矣。賜賚無厚薄。惟宜則例之術。圓融通變。軍中費財。當令有餘。出納之數。應須明白。

草廬經略卷二

將謀

三軍之事。以多算勝少算。以有謀勝無謀。而孔子言行三軍。亦曰好謀而成。故昔人論將之失者。不曰好謀無斷。則曰議論多而成功少。斯言蓋中兵家之膏肓矣。凡爲將。攻不必取。不苟出師。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夫必勝必取而後攻戰者。卽孫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戰。言先得勝算也。豈如庸將、不料彼我之勢。不決制敵之機。不設奇謀之變。不講地形之利。統軍而進。偶爾合戰。亦偶爾分勝負。而將不能自主也哉。夫勝負之數。將不先定。安能爲三軍之司命。如果敵勢方强。未可與角一朝之勝負。必堅守而不輕爲一戰。及其得機決策。則策勝如神矣。故敵不能誘。亦不能徼。中詈譏之而不以爲嫌。衆人非之而不爲之惕者。蓋謀先定也。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不亡失。匈奴以牧爲怯。卽趙邊兵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將代。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復强李牧。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知士之可用。而匈奴之已驕也。佯誘匈奴入。而多爲奇陣以待。大破

之。十數歲不敢近趙邊。此其謀在怒我而怠寇。而不操於君命也。趙充國擊羌。意欲降罕幵。而使先零自破。議者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物議紛然。充國堅不肯從。天子詔讓之。充國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策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屯田十二利。天子從之。卒大破羌。振旅而還。此有謀而不操於羣議也。

周德威事莊宗。帝勇而輕。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每伺敵之隙以取勝。及胡柳坡之戰。莊宗竟不從其言。而德威敗死。

劉鄩爲梁招討使。莊宗嘗稱其一步百計。及河上之役。末帝不聽其言。促之使戰。鄩敗而梁亡。此皆有謀而其主不能用也。

將勇

吳子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言血氣小勇也。大勇者。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隳之而不撓。加之而不惱。雖折而氣不挫。雖小而不可欺。事機宜赴。有直往而不逗遛。地所必爭。無心搖而有死守。豈非神武之威。凌駕萬夫。有以等摧鋒陷陣者而上之也。脫若不然。見敵先撓。未陣思退。將而無勇。三軍不銳。喪師殺衆。職此之故。又不然而誤認勇之說。第曰喑嗚叱咤。所向披靡。戈揮千將。力敵萬夫。此偏將之事。非大將任也。

吳漢志強力健。每從光武征戰。帝未安枕。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將軍何爲。還言方脩戰攻之具。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然若一敵國矣。

梁韋叡攻後魏合肥。堰肥水以灌城。魏將楊靈胤帥大將乘勝至叡堤下。衆懼。衆勸叡退。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命織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竟克合肥。久之。魏中山王元英攻徐州。衆號百萬。連營四十里。梁遣叡救之。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不從。旬日而至。破魏。降衆百萬。

智勇之道。一曰忠義。二曰利害。三曰見定。凡將怯無勇者。必喪師而覆衆。誤人國家。何在。其衆旣覆。身亦難存。久而念之。不鼓自躍。見定者。深知彼我之勢。朗燭事機之要。是以不惑人言。萬夫必往。昆陽之戰。光武身先諸將。衆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怪也。帝當此存亡之會。非秀殺莽。則莽殺秀。起義以來。此爲緊著。帝之明遠。窮之熟矣。豈容再怯乎。

將勤

六韜曰。將不勤力。則三軍失其勢。未有身膺明主之知。職任安危之責。而玩愒爲務也。殫心畢慮。尙恐挫衄。投大遺艱。豈容兒戲。或一人之未察。或一事之偶失。或厭倦而旁諉他人。或憚改而姑待明日。纖端雖小。寸穴潰堤。漸至難圖。悔之何及。此爲將者所以惟日不足。兆遑寧處者也。營寨部隊。躬爲督視。軍資器械。親董其事。撫綏隷下。情意懇惻。賓客遊士。不妨折節。詞訟聽覽。曲直欲明。簿書旗幟。校讐欲精。擢選衆職。務得其人。賞罰羣類。務服其心。外察敵人。欲詳以審。內職軍情。務密以精。千綱萬目。無不畢舉。非有奇

術。總由將勤。田單之守卽墨。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而身忘其貴。當此之時。魯仲連所以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也。

韋叡日接賓客。夜算兵書。三更起張燈達旦。且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士爭歸之。

諸葛武侯手執簿書。流汗終日。食少事煩。敵人相疑。盼主簿楊顒之諫。而終不改。夫田單當宗社覆亡之秋。値主憂臣辱之日。勞瘁捐軀。固將軍事。武侯韋叡夙稱多疾。羸弱若不勝衣。辛勤自難負荷。而惓然就之若赴。甘之若飴者。非眞好勞苦而惡安逸也。治軍應敵。衆務紛紜。慮或一隅。所失非小。故士雅運甓。習勤劬也。

將謙

易曰。勞謙。謂有功而能謙也。惟有功而不居其功。故天下莫與爭功。有能而不居其能。故天下莫與爭能。蓋功蓋天下。不過了人臣職分。何必炫燿以施勞。況亟欲自鳴。反開讒者萋菲之門。豈保身之長策哉。故有歸功於廟算。有委重於天威。有暢言羣帥效力。而自視缺然。有方念士卒用命。而瘡痍可憫。有引辜於平賊之晚。而俯首請誅。有負咎於靡費勞人。而功不贖罪。側身縮行。抑損似無所容。推功讓能。避譽若將染己。遑言摧鋒拔地之勞。發縱指示之妙。昂然作功臣之色。而冀分茅土之榮耶。

鞌之戰。晉旣勝齊而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人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信陵旣矯晉鄙兵符。以破秦救趙。趙王多公子之功。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命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有自驕爲功。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飮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

韋叡曹景宗旣全勝魏人。乃設錢三十萬。官賭之。博有梟盧雉犢塞五等。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叡勝矣。叡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及報捷。羣帥爭先。叡功高羣帥。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晉三帥有功不居。誠有君子之風。魏公子自責若無所容。客因稱奇。亦微公子能受善。能得士乎。大抵人非聖人。即勛勞赫奕。誰曰無疵。纖懷疵纍。爽然自失。則矜驕念頭不覺頓消。是亦致讓之術。韋叡以勝爲負。人先我後。特加委蛇。介好還之人對之面慚。尤自高人一等。

將信

將者三軍之所仰也。一語之出。萬人傾聽。倘有言不踐。云賞不賞。云罰不罰。期約有如兒戲。許可一語無

所恐。則禁令徒嚴。科條徒設。人必將心非而巷議曰。此空談耳。其陳師鞠旅之也。賞格雖立。人不以為勸。刑章雖示。人不以為畏。令之而不行。禁之而不止。統馭難多。雖皆烏合。不可得而用。以其信不足以結人也。其戒三軍。遵守將令。如奉神明。若尉繚所稱如羊角如水弩。人人禁不雞睦彊麝致死於敵者。大不侔矣。節信貴豫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是以秦人徙木立信。豫之說也。

晉文公伐原。與軍中期攻十日。攻原十日而原不下。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三日即下矣。羣臣輔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卒期十日。不去。是忘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

諸葛武侯數四伐魏。憫士卒勞苦。分為兩班。輪流更代。方攻圍西。長史楊儀曰。代者將至。前路公文已出川口。內四萬人。遊歸休息。武侯令其歸蜀。兵將起程。魏兵突至。楊儀請留之。諸葛武侯曰。吾用兵命將。以信為主。使有大難。決不留也。軍中聞此言。皆不願歸。武侯諭之曰。汝等皆歸之人。父母妻子皆倚門而望。何可留此以誤歸期。諸軍曰。丞相如此隆恩。我皆願殺魏兵以報。數雖不從。乃命出城而陣。蜀兵多廉隅以待。魏兵遠來初至。攻之大獲全勝。

此外如賞罰之信。無將不然。不可枚舉。蓋千乘萬乘。司命一人。心志難嗣。耳目難一。上非好信。何以必人之從。何以必舉之濟。即夙號有孚。而一言與約。且令信從之衆。轉念生疑。況芒芒無足據者乎。故信為至重也。

將廉

債事之將。恆由於貪。貪則剋剝軍中。覬覦盈外。是以軍怨而怨之。敵謀而嘗之。失機墮術。士卒離心。即有平生宏遠之謀。竟為阿堵中物所昏。而半籌不展矣。將能心澄如水。則德盛而威自張。萬衆仰之惟謹。敵人聞風而畏服。大率貪墨之病。由於干進。將惟干造。故事錢神。借帥之名。古人所笑。曾不思爵祿富貴。惟有功者得之。倘碌碌無功。即重賂何益。剋貪婪壞法。國典昭彰。能耳贏澤乎。國有常刑。何若清心寡欲。勵志功名。

後漢張奐。威鎮羌夷。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貨財。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德盛行。

國朝廣西都督同知山雲。冰清玉潔。始終如一。帥府有老隸鄭牟者。性鯁直敢言。雲佯呼而問之曰。世謂為將者不忘貪。廣西素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牟曰。公初到時。如一件新潔白袍。一沾點墨。不可滌也。公曰。人言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怨。奈何。牟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舉手謝牟曰。教我教我。雲固武臣中之矯矯者。而牟亦可尚矣。

都督同知王信。撫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飄然疏爽。故人婚喪。傾囊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廄無肥馬。鈴閣之中。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常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奢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多為子孫乞官。信絕不為。嘗撫膺潸泣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江水洗滌腸腑。少盡區區耳。故劉大夏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如王君實若人。

邪討得來。是數將者誠廉士。凡人為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實係斯人。任大責重。非大器必不能堪。倘懷染指之情。即是無心策勵。雖智勇有足錄。終庸夫也。故嘗謂觀人品格。先察貪廉。

約己

夫兵之興也。國家推轂。內以專閫之將。主上寄肝。任人露處。而將顧可安樂肆志。矜侈富貴容乎。三軍之士必將偶語曰。吾曹千里從軍。櫛風沐雨。若彼怡然錦衣玉食。曾不以我為念。我何以為之死也。如是則將之陷心逸志。不幾為忘身誤國之階乎。是以有投醪而味河水。有使鋪而親士功。有暑不張蓋。勢不坐乘。饑不求食。寒不服裘。臥不設席。舍不平剛。橫織蓋之以蔽霜露。躬身擬糧。遇險必步。與士卒同甘苦。同勞痡。同饑飯。而心忘其貴也。故軍中感激。士卒用命。爭為先登陷陣。身死而有所不悔矣。

吳王夫差不恤其下。方黃池之會。其大夫有與會之大夫公孫有山氏相好者。乃為之乞糧曰。佩玉纍兮。予無所係之。旨酒一盛兮。予與褐之父睨之。觀吳大夫之言。吳王厚自奉而不愛人。安得不為越虜誠乎。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遣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皇甫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士。審其必敗。乃上疏。以為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衣裘。今賢野次垂幕。珍餚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其將士不盡命。必有高克潰叛之禍。不獨賢果敗歿。

戒驕

嘗觀將當戰勝之後。輒有驕心。其甚者或一勝而驕。或小勝而驕。皆敗道也。蓋將之輕敵也。始於驕。則自高其功。自矜其智。自矜其勇。不憂其寇。不恤其下。忠言逆耳。良士疎斥。戰則輕進。守則弛備。敵窺其情。故卑其辭而降其禮。佯為敗以示怯。以玩弄於股掌焉。靡知敵之敗者。為偶失而無傷於勝勢。或一蹶而力猶可再舉。或為怒我怠歸之謀。俟我將驕卒惰。方始乘焉。有一於此。必蹈其阱。古人軍勝彌警。良有以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也。以多寡勝不寡。以有備勝無備。深戒乎驕之說也。

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若以詐勝之。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觀文公軍勝而憂。矧曰驕乎。此能戒者也。

項梁既勝秦。有驕色。宋義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走死。此以驕而敗者也。楚屈瑕亦然。

關羽長擒于禁等。威鎮華夏。吳陸遜謂呂蒙曰。關公矜其驕勇。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倘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蒙乃稱病。遜代其任。偽為謙遜。盡忠之書上關公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兵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公見書大安。悉撤備。為吳所擒。此書雖若戒驕。實玩弄之。益其驕也。

夫驕之生也。生於捷虛而寡謀。將有深謀。即使犁庭掃穴。尚思亢極必亡。豈其成敗未分。便曰前無所

提。雖心不期驕而自驕。亦由始隱伏而不覺。故伍胥有言。天之亡人也。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災。夫小喜何以致亡。則驕誤人也。

責己

司馬有言。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也。上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罪。以能易危爲安。轉敗爲功也。將惟自護其短。而以失歸人。此衆口所以嗷嗷。而三軍之所以不用命。人非堯舜。安能盡善。惟不文己非。不難改悔。引咎責躬。若無所容。以示日月之無私焉。庶萬衆聞而仰之。悅而附之。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第責己之道。須出至誠。非徒矯飾。實取後圖。苟盡詞以希衆。必取笑於三軍。倘後效之無聞。將前愆爲滋甚。故自咎與自艾交儆。心局與事局更新。然後諸軍激勸。戰無不勝矣。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楚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莊王俛首而泣。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在己。而君下其臣。所謂上下一心。君臣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武侯之敗於街亭也。或勸公更發兵。公曰。大兵軍祁山箕谷。皆多於賊。不能破賊。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過在一人耳。今欲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功可趨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深自貶損。布所失於境內。勵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也。

渾瑊之敗於吐蕃也。以宿將史抗等不用其命。元帥郭子儀詔諸將曰。敗軍之將在我。不在諸將。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瑊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趨朝那。大敗虜兵。盡歸所掠。夫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爲己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汾陽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夫人之常情。鮮不是己而非人。以楚莊、武侯、汾陽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然瑊之敗也。瑊始欲設槍壘以自固。史抗以爲示怯而命去之。出而力戰。師還。虜躡以入。是以敗。渾瑊、史抗之罪皆可原矣。假令逗遛而不力戰。或違律而致喪師。郭公不執而誅之。而第責己也。何以正法乎。

受善

集衆思。廣忠益。古人之名言也。蓋智者有千慮之一失。愚者有千慮之一得。矧將非明智。顧可輕物傲人。薄羣策爲不足詢乎。苟其言可裨軍政。佐勝算。即芻蕘可採。安問從來。降虜可師。何嫌折節。參微言於利害。盡以受人。酌可否於胸中。務求允當。所由算無遺策。動有成功。脫若自矜智術。恣逞胸臆。漫行獨斷。無論謀士止而不來。即至而必去。知其不足與共功名。亦有獨斷於衷。不撓羣議而立功名者。必其謀越衆客無過慎之思。明羣情有先事之察。原非憒憒然也。亦有因聽人言而墮績者。必所聽非其人。聽於近倖而違於正人。聽於一二而違於僉謀。聽於浮論而違於至計。即有明智君子。列三策而陳之。或從其中策下策。而違其上策。皆足以敗事者也。昔人有言。謀之欲多。斷之欲獨。竊以爲斷之欲明。方是眞能受善者也。

繞角之戰。晉之羣帥。皆欲與楚戰。惟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可。晉師乃還。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

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從之不亦可乎。此其所從者。正人言也。若梁武之於朱异。隋煬之於虞世基。是偏信必倖。似是而非者也。

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不進。令其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此爲將者默有主張。恐羣言惑衆。故斬以令衆。是獨斷也。

楚屈瑕伐羅。狃於蒲騷之勝而自用。使徇於軍中曰。諫者有刑。竟敗而死。是驕而愎諫。似獨斷而非者也。

趙奢既斬諫者。留二十八日不進。忽一日一夜趨至閼與。軍中許歷請諫。奢兩從其言曰。謹受命。卒以是而敗秦。是可聽即芻蕘可採也。

韓信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而師事之。竟用其言。而北收燕、東下齊。

李光弼得賊將安思義。委心問計。對曰。今軍行疲敝。逢敵不可支。不如按兵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炎銳。非能久持。圍之萬全。光弼善其言。而破史思明。是皆降虜可師也。

大抵將之聽諫。當觀其人品。校其深情。察其至計。可以從衆。可以從寡。可以獨斷。夫從善之心。如衡之平。如鑑之明。物至而照。妍媸自見。自非智略宏遠。城府深密。未有不僨事者。蓋能獨斷之人。即是能受善之人。原非專執己見。屛棄忠言。但勢有不同。識有獨到。機不可窮。故不得不斬妄言者。以息浮議耳。

致身

岳武穆有言。文官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而孟德之議袁本初。亦云幹大事而惜身。則信乎致身之義。當講矣。夫乘軍離地。與逗遛不前之將。何嘗不是愛惜其身。而非外見殺於敵。則內見戮於君。生可得耶。何如慷慨激昂。以一身殉國。腥血濆戰袍而愈厲。矢石落左右而不驚。孤城。拌強敵而神閑。深入、抵賊巢而不懼。蓋三軍勇怯。恆視其將。將畏縮而士氣萎。將奮毅而士氣張。與其貪生畏死。遺臭萬年。孰若舍生取義。垂芳百世。況必死不死。幸生不生。旣以身任國事。滅賊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何能作兒女之態。奉身縮首而已耶。

韋叡救鍾離。魏軍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中潬。將刃納於靴曰。戰危事。吾任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勝。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張巡每與賊戰。將吏有還者。巡立戰所不動曰。還爲我決之。諸將還致死。由是戰無不勝。

劉錡至順昌。虜勢張狂。軍中勸錡去。錡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謂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連戰金兵。兀朮遁去。

夫中潬之勝。由靴中之刃。順昌之捷。由寺門之薪。而韋叡與睢陽。堅立蝟集之場。不移跬步者。已將此

身存亡。置之度外矣。蓋與敵相薄。如入虎穴探虎子。非舍生不可。舍生則勝。惜身則敗。勝則我生而敵死。敗則我死而敵生。但務出奇用智。毋空爲匹夫必死之勇耳。故孫子云必死可殺。必生可虜。三復斯言。堪爲軍主。

一衆

兵法曰。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衆心不一。則彼此互諉。進退疑二。敵人薄之。前陣敗頹。後陣欲走。雖百萬之衆。竟亦何益。故一衆之說。兵家所同。三略曰。士衆欲一。司馬法曰。氣閑心一。孫武子曰。齊勇若一。六韜以一爲獨往獨來之兵。尉繚以一爲獨出獨入之兵。所謂獨者。謂能使三軍之衆。一心同力。齊至死戰。一之之法。拊揗欲厚。激勸欲勤。號令欲嚴。賞罰欲信。俾士卒戴我而樂於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頓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萬人一心。奮勇直前。人莫能禦。如吳子所稱父子之兵者是也。

昔考紂有臣億萬。維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維一心。是以一舉而牧野成功。此以仁義一衆者也。

吳起說武侯以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次功坐中行。餚席器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行之三年。秦人興師。士不待吏令。介冑而擊之。起乃率無功者五萬人破秦五十萬衆。此以恥一衆心也。

項羽救趙。既渡河。破釜沈舟。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大呼而進。楚兵呼聲動天地。英布、蒲將軍等。皆死先登。所向無敵。於是九戰勝王離。諸侯從壁上觀。莫不震恐失色。此頓兵死地而以致死一衆者也。

至於善拊揗以一衆。以忠義一衆。是又不可勝數。雖然。衆宜一矣。尤宜精備器械。士衆素非精練。羸怯

弱無用之人。置之必死之地。是猶以肉投餓虎也。惟器械精。造士卒精選。多則數萬。少則數千。鼓激之餘。拊揗之下。馭以道術。乃可橫行。

選能

兵家之用人。非一途也。貴在因能而器使之。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使才使藝。惟視其長。盡歸擢用。謝安將其姪元。郗超以爲元之才。是以不負所舉。嘗與之同在桓公幕府。觀其使人。雖履屐之間。未嘗不得其任。信斯言也。將固重選能矣。蓋聾者善視。瞽者善聽。原無可棄之人。惟用違其才。始有難成之績。夫楩柟寸蠹。良匠必收。奇士跅弛。良將必用。故雄才碩彥。推誠禮之。卑恭下之。智用技藝。恩晉聯之。資給厚之。俾人人自以爲得將之親任。無使流落不偶。心懷去志。一才一能。悉覽其用。與人付任。各當其職。建功立名。此爲先務。

太公云。王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蓋士藏器草萊。銜迹塵下者。古來不乏。故大將受任。先訪奇才異能之士。悉置幕府。高識遠見。可使助謀。巧詞善對。可使遊說。能致敵情。可使間諜。熟知敵境者。可爲鄉導。踰溝越壘。往來無迹者。可使密覘。達天象、善卜筮者。可使佐議。陟高歷險。馳射如飛。進則先行。退則殿後者。可使爲騎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弓弩者。可使爲步將。深知水性。諳

權若飛。縱橫出沒。射疏及遠者。可使爲水將軍。如宋末劉師勇、水將軍也。而使統步卒。張世傑、步將軍也。而使統水軍。宋竟以亡。文種有牧民之才。則使居守。范蠡有應變之才。則使隨君。越是以伯。則選任賢能。隨身器使。其關係豈小也哉。

料敵

夫敵情叵測。當勝之家。必先悉敵之情也。其動其靜。其強其弱。其治其亂。其嚴其懈。虛虛實實。進進退退。變態萬狀。獨照數計。或謀慮潛藏。而直鉤其隱伏。或事機未發。而預揣其必然。蓋兩軍對壘。勝負攸繫。一或不審。所失匪細。必觀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凡軍心之趨向。理勢之安危。戰守之機宜。事局之究竟。算無遺漏。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以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姬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也。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齒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也。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諸侯之師乃皆敗。

唐王晙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稽落水上。毗伽大恐。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必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姬光、暾欲谷可謂料敵之審也。孫子有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故知敵之可擊。又知吾卒之可以擊。知地形之可以戰。然後能全勝焉。世之爲將者。無論不能料敵。亦且不能自料。遇敵則戰。戰敗則遁。自守猶不足。乃欲出師以攻人乎。

草廬經略卷三

遠略

天下良將少而愚將多。故多狃近利而遺遠略也。務遠略者。雖無一時可喜之功。而有制勝萬全之道。不以小勝而喜。不以小敗而沮。不以小利而趨。不以小害而避。洞達利害。兼覽始終。其靜俟若處女。其秘密若神明。其期許也若落落難合。其持衆也愼。其處事也詳。其料敵也審。其應變也舒。其投機也捷。非必取不出衆。非全勝不交兵。緣是萬舉萬當。一戰而定。國無遺寇。勛無與匹。譬若奕者。高著低著。人謂可略。到頭一著。則乾坤老而始信敵手之綿。譬若良醫平和之劑。似無速効。而起死回生。則衆不能而獨妙刀圭之用。爲將亦然。

趙營平伐羌。軍初至。羌以數十騎出入軍旁。諸將欲擊之。營平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爲誘兵也。擊羌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

李愬已克蔡州。諸將請曰。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之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小。若矜小勝。恤大敗。先自亂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張浚使張彬詢曲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浚不以爲然。故有富平之敗。端之言蓋慮遠者。奈何浚不從。而僥倖一戰。遂使關陝竟不可復也。惜哉。

吳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而蜀賴以安。

夫遠略與近利相反也。不觀近利之害。而無以知遠略之功。將苟近利。則敵小懲而大誡。謀慮必周。險阻必備。親賢愛民。和衆固交。無隙可投。務遠者。潛完吾力。潛脩吾備。佯示不能。佯若不進。敵玩易之。決無戒心。因而乘之。事半功倍。

戰權

閫外之事。敵情變態不測。機權伸縮若神。固非淺諳者能謀。亦豈千里之外所能遙斷耶。嘗見古來大將臨戎。自非明主在上。則議論風生。謗書盈篋。無可擊而姑待。謂之逗遛。機已可乘而速進。謂之專擅。城築險。謂之糜費而勞人。佯怯示弱。則曰畏懦而難任。刑及當路貴重。則曰擅誅。賞及牛豎牧圉。則曰濫與。搖手足觸干文網。救過不暇。安望立功。此而督責使之。是猶欲騏驥之走而縶其足。欲孟賁之擊而掣其肘也。故君必假之以不御之權。然後可以奏師中之吉。其進其退。其緩其速。其戰其守。其罰其賞。概由大將。君無與焉。萬一事涉可疑。當如漢宣故事。不妨以璽書頻於軍中問趙將軍不戰。庶幾外結君臣之義。內溫骨肉之親。由是大將得行其志。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氣厲青霄。疾若馳鶩。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死。雖其將之善將兵。亦緣君之善將將矣。

唐德宗之世。命將出師。皆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於是將帥趦趄。莫敢自決。

安祿山既克東都。阻潼關之險不得西進。會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中使趣哥舒翰出兵復陝洛。翰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將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而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上聽楊國忠言。遣中使促之。項背相望。翰慟哭出關。遂大敗。

劉鄩爲梁禦晉。末帝怒其不戰。謂諸將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從事。終敗大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應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擊。諸君籌之。末帝促之。鄩不得已出戰。大敗。

甘茂之息壤在彼。許翰之杜郵二字。岳武穆之金牌十二。成敗懸殊。一從中制也。戰權不獨忌中制也。即長子帥師。而弟子參之。是分權也。李顯忠之撓於邵宏淵也。良將之軍。而豎子監之。是奪權也。李德裕之請勿遣監軍是也。不立主帥。而分任各將。是無權也。唐肅宗以六十萬衆而敗於史思明也。甚矣將權之宜一也。

部分

大將之部分諸將。欲得其勢。即如奕者之起手下著。必須先得其勢。以成勝局。然而最忌太遠。從數路進

兵者。兵家常事。所以分敵勢。令其救此則失彼之意。但此必我強敵弱。我可憑陵而後用之。如或敵人既強且智。知我數路進兵。偏師阨險。綴我諸兵。令不得進。復併力一路。出奇設伏。反令我一路之兵。應時而潰散矣。蓋兵力弱。聲息不通。懸隔難援。而客主之勢自然不敵。此定理也。昔武平吳數路而克。曹彬伐薊。數路而危。故武侯不聽魏延子午谷之計。良有以也。蓋非可輕之敵。須從一路依法進兵。犄角爲援。臂指相使。即不大勝。亦不大敗。入人之境。前軍分數道。以防擁併難行。且使應敵。號令進止。金鼓相聞。發縱指示。氣脈相應。仍令數軍於後。以備虞之後襲。且爲首之聲援。前鋒在前軍之前。遊騎在前鋒之前。亦僅四五里許。專爲探視敵人之動靜。奪險守伏。見可而進。恐太遠則救應不及。將令不聞也。兵多地廣。似此爲宜。倘遇險阻。必須權變。必訪求別徑奇道。可以躡襲。可以邀擊。可以設伏。可以劫糧。可以爭利。可以據城奪寨者。別令死士乘間疾出。此奇兵也。恆與正兵相爲表裏。大都伐人之國。師期宜速宜密。使敵不備。故尉繚子有云。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外。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恐其淹久。敵聞而從容成備。非我利也。韓安國諫伐匈奴上言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今將捲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行則乏糧。徐行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故曰弗與便。此言深入宜愼也。司馬仲達拒諸葛武侯。張郃勸懿分兵駐雍郿。爲後陣。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懿之言。謂軍宜有後。不可分駐太遠也。凡軍無後援。謂之孤軍。輕進鮮有不敗也。李陵受困。無後圖者也。

隋文帝時。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往討之。啓民可汗發兵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起。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以殉。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是部分之明也。

號令

大將有號令。是三軍之所懍而奉者也。號令不嚴。則玩而易之。何以責人之用命哉。是令之出也。必明如日月。凜若雷霆。迅若風行。方其欲發。必躊躇。既定。可以必人之能從。可以原事之必濟。然後渙汗從而施焉。蓋軍有常刑。將無反令。故寧審而發。毋發而可以轉移之也。皆見庸將之令。或中格而不行。或朝更而夕改。或逸令而不誅。此雖三令五申。祇取煩瀆耳。令苟必行。衆無不遵。故邾人不信魯之盟。節信季路之一言。以其言在必踐也。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匈奴。漢文帝親自勞軍。至霸上、棘門兩軍。直馳入。將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騎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士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夫將軍之令。不以天子而撓。而其主又如其令。俾將威之必伸也。可謂明良相遇矣。

李光弼之鎭朔方也。號令出。旌旗壁壘皆變。軍中指顧。諸將皆不敢仰視。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

昔武穆討楊幺。賊黨曰。岳爺爺號令如山。不可敵也。因而降。其從紫巖張先生北伐之詩曰。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觀此而武穆之令可知矣。

軍容

軍之有容也。所以振揚威武。壯三軍之魄。而奪敵人之氣者也。軍容不盛。則軍威不雄。軍威不張。則將之能否可知矣。是以器械務取其精銳。旌旗必求其絢爛。甲冑務欲其鮮華。人馬騰驤。三軍生色。眞將軍也。

魏圍昌義之於鍾離。梁曹景宗等救之。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

後五代時。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精兵七萬人擊趙。晉遣周德威救之。梁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目。晉軍望之色動。此其能張軍容以奪敵之膽也。

誓師

吳子有言。百姓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勝。未有義聲煌煌。而三軍之銳氣不倍爲鼓舞者也。故出兵之際。則陳師而誓之也。其聲罪欲明。約束欲嚴。賞格欲厚。刑章欲肅。夫聲罪明則軍威張。約束嚴則紀律正。賞格厚則士樂趨。刑章肅則人警畏。此自甘誓湯誓以來所必重也。故爲將者。毋以爲故事而漫誓之。忠義慷慨。激揚士。庶賞刑罰。申飭再三。爭先用命。同立功名。貴賤相忘。禍福與共。自可目無虛敵。威自百倍矣。

啓即位。有扈氏不服。王征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之師。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遂滅有扈。

秦王猛攻燕。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兼任內外。今與諸臣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主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善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夫甘誓則聲罪明而賞罰備。王景略之誓。其立功報國。則激以忠義。受爵稱觴。則歆以寵澤。深入賊地。則示以利害。宜乎人之踴躍也。

陰陽

夫天官時日之禁忌。元象物兆之吉凶。其因人僞造者。本矯誣以爲使愚之計。即瞭若冥定者。其轉移又在人事之勸。未有眞倚仗鬼神。拘依俗禁。侈談奇門遁甲。金甲神將。而可爲決勝之策者也。蓋千軍萬衆。疑惑易生。而鼓舞激揚。操之在將。是故不憑虛以蠱軍實。不拘常以失事機。或見怪不怪。矯凶爲吉。或托鬼托神。若夢若狂。罔非因人心之疑畏而激之使前也。孫子曰。能愚人之耳目。使之無知者。此其一端歟。

禁祥去疑

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人事既脩。我操其必勝之勢。即天象茫茫。尚不可拘。況卜兆時日。何足深信。而乃營惑於此。自失機會。從古以來。蹈之者多。如此溺習。亟宜破除。

武王伐紂。龜卜不吉。風雨暴至。群臣盡懼。惟太公強之。焚蓍龜不卜。以爲腐草朽骨。豈可爲憑。竟滅紂。

此亂兆之不足信也。

劉裕伐慕容超。超曰。今歲星在齊。以天道言之。吾不戰而克。遂不守大峴之險。爲裕所滅。此歲星之不足信也。

冉閔攻後趙襄國時。救之者多。閔欲閉壘以挫其銳。道士法饒進曰。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從之出戰而敗。此元象之不可深信也。

唐莊宗欲襲梁。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郭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可因之而阻大衆。莊宗從之。滅梁。

魏主伐燕。其日往亡。太史諫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所忌。魏主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獨不以甲子日興乎。攻燕克之。

李愬攻吳房。或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吳房。人亦有以此諫劉裕者。裕曰。我往彼亡。何忌之有。

鄧禹爲王匡、成冉、劉均所敗。諸將見兵勢挫。恐賊乘之。勸禹夜去。禹不從。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卽出兵以乘勢襲禹。鄧禹因得更理兵衆。其勢復振。次日乃攻禹寨。賊大敗。此歲星時日之不足信。而拘之者誤軍計也。

今日軍中。動輒臨摹太乙、六壬、奇門、遁甲、六丁、六甲、神將、太乙。辨方向之利否。爲趨避之指南。卽使其方不利。獨不可伐人之國。而値外侮之來。可以不禦乎。卽使其方向利。而敵勢強不可擊。我兵不足擊。亦可趨利而不顧其後患乎。此太乙可知而不可恃也。明矣。六壬京房諸家神數。亦宜放錄。第託名於此而無一驗者。擧目皆然。軍機何等大事。而可嘗試爲耶。須以目前小事。試其驗否。果驗而後用之。如其小者不驗。則其大者遼遠之可也。奇門丁甲神將。大概雖其言則有。施之用則無。祇可誑惑凡庸。豈能鼓賢明智。卽奇門雖有。而武侯誠意不可多得。今直藉其虛名而已。觀雲望氣。星歷之辭。亦須驗試。方與諸家神數並用。

矯言定衆

興師出征。勢不容已。萬一妖兆突起。士衆驚疑。不戰而先自風矣。故必矯以爲祥。而使人心之徐定。然後審勢觀變。相機而動。料勝而出。而毋輕擧以貽不追之悔。毋躁而失可趁之機。庶幾以持重獲長算。以明斷樹奇勛。

謝艾禦麻秋時。謝艾少年書生新將兵。而麻秋百戰之強將。方出兵之際。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夫博得梟者勝。今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麻秋戰。大破之。

李孝恭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卒。杯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耳。顧我不負於物。無煩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飮罷衆心始安。進擊公祏。滅之。俱矯凶爲祥。恐衆士之驚疑也。至其進兵而捷。又在人事之強。非凶兆之果爲吉

兆也。

假托鬼神

大敵在前。勢且莫支。吾三軍怯弱疑沮。此而欲令其奮。非可得之賞者。計必依附神道。以陰鼓其銳氣。正人畢也。未有廢人事而不脩。信鬼神爲可恃。可恥如王嶷之與宋靖康之君臣也。

燕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燕復以騎劫代樂毅。齊人疑之。後勢弱而兵怯。田單乃陰鼓之。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旋舞下食。燕人怪之。單令城中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田單曰。子勿言也。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衆信之。乃奮。遂破燕師。殺騎劫。

劉聰遣劉暢攻滎陽時。李矩守滎陽。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此均托鬼神而勝者也。

孫恩自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大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其屬請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備鬼兵守要津。不足慮也。恩遂破會稽。殺凝之。

金人攻汴。郭京自言能祈六甲神兵。可擒金之將。直驅至陰山乃止。孫傅、何㮚尤信之。或有諫傅者。傅曰。此人殆天爲時生也。時又有觀孝端等。或稱六甲士人。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東所爲。擧國若狂。無敢明言其非者。金人攻通化門。何㮚趨京出師。京敗而遁。汴梁遂陷。

梁之後主。尊信佛道。于謹之師入境。戎服談元曰。吾至釋梵境上。忽然口爲偈。羣臣亦有和之者。江陵遂亡。此均信神而取敗者也。

糧餉

法曰。兵無糧食則亡。信乎三軍之事。莫重於食矣。必士有含哺鼓腹之樂。而後有折衝禦侮之勇。而不然者。不戰自潰矣。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不以時而食亦饑。況以數十萬之衆。所費旣奢。千里饋糧。又非旦夕可至。嗷嗷待哺。安能俟西江之水。而蘇涸轍之魚乎。是故久守則須屯田。進擊則繼糧道。深入則必因糧於敵。古今之定理也。

屯田

屯田之設。始於漢開西域。道遠難餉。乃設屯田吏士。夫漢以前非可無屯也。三代之法。寓兵於農。故不必屯。自兵農分而兵出力以衞民。民出粟以養兵。轉輸千里。絡繹不已。所運旣遠。勞費過半。如秦人起負海之粟以餉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鍾。單得而食者。觀幾何。民貧士餓。公私俱困。則致乘其外。變起於內。如此而國安者。未之有也。欲無運輸之害。不得不議屯。以萬人論。分三爲守。分一爲屯。給糧給牛。人數十畝。計除衆費。一人之獲。可食數人。如敵稍緩。分半爲守。分半爲屯。新獲盈奢。則一年耕而有三年之食。且臨敵之境。荒涼極目。而設險開塹。置壘立城。遏敵之衝。以蔽耕者。仍令耕者不得離百里遠。萬一有警。朝呼夕至。伺敵觀變。且耕且守。行之得法。敵不能擾我耕穫矣。且極邊之城。處處有兵。近敵者守。居內者屯。敵

又安能越而援乎。昔武侯伐魏。每遇糧運之難。不克伸志。乃令諸軍屯田於渭。夫深入敵境。耕人之土。猶不虞敵之侵擾。況關我之境。而乃畏敵不敢為屯田也。倘謂國有人乎。故用兵之久者。當以轉運為權宜。以屯田為長策。庶幾可以息百姓之肩。軍無枵腹之憂也。

趙充國擊先零。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以力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願罷騎兵分屯要害。就草為田者出賦人二十畮。充入金城益蓄積。省大費。帝從之而羌平。

晉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士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也。乃有十年之積。

郭子儀之鎮河中也。患軍中乏糧。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宋將如岳武穆、吳玠等。皆兼屯田大使。由是觀之。無代不屯。無屯不富。即趙充國所謂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也。

至我國朝沐英。請屯田於雲南。高皇帝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民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國家。有志古人矣。乃敕天下衛所盡置屯田。

護糧道

夫糧餉之道。係吾軍咽喉。存亡通塞。成敗攸關。長慮卻顧。豈容怠緩。我入敵境。敵若善兵。或以遊兵往來。抄掠吾食。或以偏師塞險。截我後途。或以奇兵出我不意。焚吾積聚。有一於此。為敵所制。故凡糧食轉運之徑。廩庾充溢之所。遠其斥堠。守以精兵。敵若潛來。自應無患。且寇雖善襲。必不蹈營。防守既嚴。陰圖自寢。上兵伐謀。是之謂也。

袁紹攻曹操。遣將淳于瓊等督運烏巢。操自將取之。張郃曰。曹公兵精。必破瓊等。瓊敗。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紹不從。竟敗。此不知謹者也。

曹操下河東。周瑜欲往聚鐵山取操之糧。諸葛武侯曰。曹公生平慣斷人糧道。豈無重兵守之。往必敗。瑜乃止。此防守之嚴。而陰謀自寢也。

因糧於敵

兵法有之。得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得敵一石。當吾二十石。夫敵一何以當吾二十也。蓋飛輓遠餉。費我居多。未若因糧於敵。悉為實用。況深入重地。餉運不通。恃敵饒野。為我懸餌。分衆掠地。取其秋穀。破地降邑。取其倉糧。或德盛而恩深。民咸餽獻。或以權而濟事。抄襲為資。三軍足食。謹養勿勞。伺隙出奇。乘機疾戰。謀施不測。志在必取。無務淹久。此智將也。

劉裕伐南燕。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且不得還也。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則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此必不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及過大峴。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大峴。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兵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王全斌伐蜀。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三泉。獲軍糧三十餘萬斛。克利州。獲軍糧八十餘萬斛。軍賴以濟。遂平蜀。此皆因糧於人以成大功者。我無食而敵有食。在我則反客為主。我既飽而敵饑。在彼則反主為客也。

地形

地形之說。備載乎孫子九形、九地、行軍諸篇矣。他如吳子之天竈、龍頭。太公之車地、騎地。司馬之歷沛、歷圯、兼環龜。皆言地也。大都屯營設陣。得地者強。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營陣處高陽。依險阻。堪設伏。便樵汲。利糧道。無餘蘊矣。而戰地則不一端。總宜居己於崇高。居敵於卑下。居己於寬舒。居敵於隘塞。居己於陽潔。居敵於坑阱。居己於可藉之鄉。居敵於無所可恃之處。居己於有勝無敗之境。居敵於敗莫救之中。居己於先至逕勝之明。居敵於後至失據之拙。兩軍交戰。地不兩利。我先得之。敵為我制。雖可利人。實由人擇。固分險易。還務通權。無論車騎與用衆者利易。步戰與用寡者利險也。欲三軍之力戰。則置之死地。慮勁敵之侵軼。則尤宜阻水與傅山。要害形勢。死守不移。倘或難憑。須當設險地為我得。敵不敢攻。尤慮致人。使之自墮。此勝算也。

耿弇攻巨里。費邑救之。弇開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

馬服君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馬服君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縱兵擊之。大破秦兵。

狄青攻儂智高於崑崙關。賊鋭甚。右師孫節搏戰死山下。時賈逵將左軍。私念兵法云。先據高者勝。引兵疾趨山。始定。賊至。逵揮劍而下。斷賊陣為二。賊遂敗。此得地利者也。

李光弼受命攻史思明。師至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利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師殲矣。賊致死於我。不如險阻。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伏發。官兵大潰。

張浚合諸軍四十萬人於富平。以禦金人。會諸將議戰。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浚不從。竟敗於金人。此失地利者也。夫與敵相持。猝然遇之。須按視地形。趨利避害。戰地不利。不妨引退。選勝而居。敵或乘此而薄我。則阻澗依阜。先為自固之計。是應卒者也。而軍容既定。敵未即臨。尤不難於審處。百里內外。將引輕騎。周視旋遶。孰是戰場。孰堪設伏。孰宜先據。孰當避忌。因地待敵。懸權而動。敵趨而來。勝之易矣。

詭譎

兵者、詭之道也。以詐立、以利動者也。夫兵不出奇與正。奇之外。詭譎之名。何自而立也。蓋其為術小。而施

之於用則鈍。戍以爲外患士卒。令入我彀中而不覺耳。是故敵交非詭不疑。敵情非譎不致。敵謀非詭不誤。士衆非譎不鼓。誰謂詭譎而可廢也哉。若曰仁義之兵。不用詭譎。此宋襄成安之迹。安得不敗也。第詭譎之用。須當度敵情。揣事機。達微隱。料始終。知情有所必至。機有所必應。變有所必通。局有所必結。乘敵之隙。舞智弄術。因而轉之。神而用之。初若無奇。終知微妙。斯巧於譎者也。

陳平六出奇。盡詭譎。其以惡草進楚使。而以太牢進亞父。使項羽疑之。竟不用亞父。其事與慕容廆相類。高句麗與段氏、宇文氏、共攻廆。廆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歸。而宇文敗。此以譎疑敵者也。

李光弼潛李日月而高廷暉降。

岳武穆數譏者而曹成出。此以譎致敵者也。

虜圍于謐。于謐有馬二匹。一紫一騧。使勇者乘之而出。虜以爲謐而追。謐乃乘閒得脫。此以譎誤敵者也。田單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齊人見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恐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者。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此以譎疑敵。又兼以鼓士卒者也。

夫兵不厭詐。何必諱言詭譎。計必敵愚如騎劫。暴如項羽。非素相親愛之交。如宇文、段氏。則譎可行也。蓋愚則不復覺。暴則不及察。不素相親愛。則疑忌易萌。巧投易中。而敵無不誤矣。至於士卒尤易鼓舞。以吾機術。惑其耳目。第可試之臨敵制勝。而非上下之交。可以幾詐鬼蜮爲也。

草廬經略卷四

恩信

世之論將者。地位之高。撻伐之威。俾敵聞風遠避而已。至招攜懷遠之略。則鮮有知者。綏德化而先驅除。罰爲勝算可乎。夫豺狼之性。誠不可以禮義感。然善惡亦須分別。則德刑還宜並施。是故撫之以恩。示之以信。收仇敵爲腹心。但在酌事宜。達權變。知情僞。洞幽隱。毋徒慕恩信之名。而自貽其害也。倘智不及此。敵或因我廣開恩信。便冀乘機挾變。傳寨探爲窟刃。或姦行帷幄。或臨陣反戈。或暗洩軍情。或竊焚糧車輜重。或約賊內外咸進。或設計陷誘人馬。稍爾不察。爲患非輕。此又爲將者所宜預防也。

羊祜鎮襄陽。開市大信於吳人。降者欲去皆聽之。綏懷掠近。甚得江漢心。與敵人交兵。尅期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進譎詐之策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使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母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之。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而降。自是降者前後不絕。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而不名也。陸抗每告其戍兵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神世衡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日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不能至。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有官至吾部。公乃不疑我耶。率其部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悅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者使討之。無不剋捷。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二。是皆恩信之效也。穆宗時。所以待俺答者。酷與此類。釋犯順之深仇。遣來奔於亡子。因其迎請。厚遇遣還。信使往來。情逾父子。遂令五十餘年。邊徼烽息。總之。恩信之施。出自明智。察來降之誠念。不墮術而隳功。有推誠以安邊。無招尤而起禍。不至如蔡牟、岑彭之被刺。郭綱、李元平之致賊內應者。斯爲善矣。

果斷

大將臨戎制勝。未有不敗於畏縮。而成於剛決者。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或延攬忠告。或獨攄神機。參伍詳審。料敵設計。得策輒行。豈容留滯。是故不模稜而墮可底之績。不後事而失可趁之機。閒轉迅發。決斷如流。才明練達。稱良將也。昏瞶剛愎自用者。亦未始不藉口於果斷。彼其所謂斷者。不度可否。不聽良謀。作事憒憒。恣行胸臆。敗所由來也。夫果斷之道。此甚在明。明則無不當矣。

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許攸謂紹曰。操盛兵在此。許都必虛。遣兵從間道襲之。不勞而下。奉迎天子。首尾相攻。操可擒也。紹疑而不用。攸奔曹操。勸操襲烏巢屯糧之所。操即從之。紹潰。夫攸事袁最久。而於曹操爲新奔之虜。心事未可托。紹不行其言。乃操不疑而用。此緣袁紹多謀無斷。而操能斷也。荀彧、郭嘉嘗謂操曰。公有十勝。紹有十敗。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將之不可無斷如此。乃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一則以好勝而智昏。一則以納忠言而明。信乎斷生於明。明生於從善。愼無偏任己衷以執拗也。

持重

六術有云。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參以伍。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此其銳。大率多持重也。否者僥倖乘危。輕進而易退。銳於見敵。事至而周章。或矜己之長。而爲人所誘。或忽人之計。而嘗試其軍。或變動無常。急遽無漸。兒戲無備。過險而不戒。布陣而不整。營壘而不堅。料敵而不審。處事弗精。馭軍弗嚴。決勝弗周。是數者、皆持重之反也。明於此而反其所爲。則進不可禦。退不可追。隨不可襲。明不可攻。何敵能謀而勝也哉。

程不識之爲將也。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而不得休息。虜不得而犯之。

趙衛尉之爲將也。遠斥堠。正部伍。行則必爲戰計。守則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務遠略不務近利。規遠光虜。詳審周悉。辛武賢欲齎三十日糧。分道出擊罕开。衛尉備言其利害。不爲僥倖之計。皆得持重

之道也。將持重則舉有所失。由此而迅速也。是安舒中之敏捷。而發以時也。由此而詭譎也。是鎮靜中之奇變。而投以機也。由此而果斷也。是精詳中之神武。而出以愼也。夫亦安往而不善也哉。用兵綱領。全在於此。

迅速

兵者、機以行之者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批亢擣虛。能使敵人前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若從天降。若從地出。若飛電閃爍。令人倉皇四顧。不可方物。大要料敵欲審。見機欲決。原非履險蹈危。倖功於萬一者也。倘虛實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敵情有未諳。我勢有未審。徒效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輕易。當敵之有備。用率孤軍。深入重地。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擄掠無獲。糧道既絕。救援不通。雖韓、白不能善其後。亦有先緩而後速者。緩者令其弛備。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備而不虞我之至。則往無不克。發無不中也。

昔者秦攻六國。獨與齊好。置而不攻。齊亦善秦。坐視六國三晉燕楚之亡而不救。以爲秦好可恃也。五國亡。始發兵備西境。秦將王賁佯言巡守燕地。自北領兵猝入臨淄。民莫敢格。遂滅齊。

韓世忠既滅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餘里。羣賊不虞其至。舉城遂降。此皆先緩而後速也。

岑彭攻蜀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至墊江。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其將侯丹率萬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楊翕、臧宮、拒延岑等。自引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敗散。以迅速也。速之道。其過藏也。先之以密。其偵敵也。知之以悉。其欲得也。操之以必。藏之不密。敵知備。偵之不悉。投無益。操之不必。失所恃也。深入而失恃。吾不知所終矣。

貴和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信乎師克在和也。三軍既和。上下一心。貴賤同力。勝則相讓以歸功。敗則各引以爲過。投之所往。如臂之使指。可合而不可離。是謂父子之兵也。其不和者。有善歸己。有失歸人。有功則爭。有急不救。名位頡頏。妒忌相仍。軍帥猜疑。上下攜二。即倖勝焉。敗可立待也。然和輯之法。當在主將。勢位相忘。過失相隱。強弱不較。嫌隙不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不可理遣。主之以仁義。佐之以忠恕。出之以謙恭。戒之以退讓。猶曰有不和者。吾勿信矣。

韋叡禦魏時。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來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二虎勿復私鬭。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然。

魏攻徐州。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無功。乃詔叡會焉。時景宗久貴。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里。宜善奉之。

見敵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卒破魏人百萬衆。吳陸遜敗劉先主於夷陵時。諸將皆耆舊。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每優容之。及破先主。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初何以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遜曰。臣受恩深重。任過其才。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喜稱善。此皆以和而成功者也。

隱公十年秋七月。鄭人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馬燧與李抱真同奉命攻魏博。李抱真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乃共解邢州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沮之捷。軍進薄。魏田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艽救之。擕抱真不平。請獨當一面。由是逗遛。帝數遣使諫解。不聽。王武俊掠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耶。將引還。李晟和之。乃罷。識者謂燧私忿交惡。卒未成大功。此皆不和而僨事者也。今之患正在於此。經撫不和。故臨敵相觀望。戶兵不和。故取貲爭持譽。言路不和。故議論不歸一。天下事。本一家事。乃各立一門。各豎一隊。不致於潰決不已者。誠不知何所見也。正吳子所謂不和於國。不和於軍。豈亦能和於戰陣乎。故決勝之難也。

尚暇

大敵在前。干戈倥偬。將無疾言。又無動色。神情悠適。有如平日。自非器局宏遠。城府深密。有以養至勇於至恬者。而能若是乎。故其與寇對壘。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臨機決策。氣勢益發。揮霍如流。自是高人頭地。倘終日皇皇。心懷意亂。事至而驚。罔知攸措。徒勞而持拙。此庸將也。然至暇之術。非可矯情鎮物。妙在綽有主張。主張既定。物不能移。可以試之震盪而不驚。可以試之紛紜而不擾。可以試之盤根錯節而不留滯。由是三軍之士。見吾將之從容自如也。莫不有所恃而不恐。有所依而思奮。是皆閒暇以成其功者也。

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卜以射犬御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也。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而鼓琴。楚軍問晉國之勇於欒鍼。鍼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曰好以暇。

宗澤爲汴京留守。金人來侵。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澤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徐選精銳出擊敗之。

晉大夫致師而鼓琴。以暇而示勇也。宗澤當危而閒暇。以暇而安衆也。蓋兵者死地。人心方危。而將亦危疑皇遽。失其常度。轉相搖動。潰散因之。故亞夫、軍中夜驚。擁被而堅臥自若。安石、大敵方至。而圍棋賭墅。大爲有見。

尚靜

夫三軍之事。囂則亂。靜則治。必至之理也。以靜待譁。以治待亂。未有不勝者也。顧萬衆紛然。致靜爲難。非大將號令之嚴。束約之豫。何能轉致紛爲至寂乎。靜之說。不獨臨敵在陣爲然。即平居市井閭里之同羣。道路關津之履涉。莫不皆然。就中進止分合。科條多。告誡明。第許耳聆將令。目視旌旗。有妄出一語者。必按軍法。是故非嚴刑不靜。非節制不靜。非主將靜以鎮之。又不能靜。致靜之由。固未可求之旦夕間也。

晉楚鄢陵之戰。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士卒以厲。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我必克之。楚果敗。

安太清與周摯合衆三萬攻北城。登陣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此兩人者皆敵之不靜也。

宋將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出。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名將也。

劉錡之在順昌也。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夜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聲。此兩人皆能靜者也。靜則定而致暇。耳目不驚。心志不亂。志氣漸張。齊勇若一。而所以奮擊必前者此也。故治軍者主靜。而覘敵者亦覘其靜囂。而可知強弱勝負之分。

尚祕

兵者、機事也。機不深藏。使士卒得窺其際。敵人聞之而預備矣。故兵之所加。兵不先知。且示安暇。偵敵無備。然後速進。此進師之祕也。至若陰謀奇計。夢寐之間。猶恐宣洩。務令幽深元遠。莫可端倪。則鬼神不能窺。智者不能謀。然後惟吾之所爲。無不如意。有時祕藏如處女。有時飄忽如風雷。有時擧言交非。而我不求是。有時任怨任疑。而我不求白。蓋智在人先。機關難以告人也。或博訪羣帥。咨訪僉謀。亦不得彰明播揚。陽棄陰收。顚倒不測。軍士靜以幽。其是之謂乎。

國朝三廣、公陶魯。爲兩廣保障四十餘年。其行兵不令人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調兵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懼爲之備。或屯兵不進。賊解弛備。或屯久不得耕以食。或即數路進兵。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殪。爲行兵撤。裨將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殪。故將征賊。賊無遁。常宴客。樽俎未撤。報捷。坐客駭愕。且賀曰。陶公神算云。發後。兩廣賊熾。有司不以時聞。禍慘乃議征。司道上撫按。撫按復數月議。乃復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遁山谷。乃戮逋賊之良民以爲功。兵退。賊未殲。而賊已復出矣。

沈希儀參府柳州。柳離城五里。皆盤夷巢穴。賊之耳目遍官府左右。動息皆知。希儀或討某溪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軍皆集。諭之曰。今日出某門。而潛腹心爲旗頭。引諸軍。軍隨旗頭而行。莫知所之。問旗頭。旗頭曰。我亦逐往耳。軍行十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是以賊不及備。輒有功。舊制。始議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希儀以爲吾治文書上府。檄下。掾吏知之。人知則

洩。又相去督府千里。待報險時。坐失機會。且恐撤皆往來。爲賊所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旣勝則上首虜。而以邂逅遊賊爲解。

戚繼光。自浙奉命平閩建倭賊。徘徊建寧道上下不進。人謂將軍新將兵。而逗遛。禍難未可知也。未幾。乘北風渡水。一日抵大義。詰朝而殲牛田之倭。於是莆陽守令。率父老迎將軍。將軍固遜曰。我奉命平田耳。不問莆陽。無已。請借莆陽休士俟命可乎。及暮方入甯。詰朝而林墩之倭又殲矣。諸如此類。尙祕者也。而其妙又在知之以素。發之以速。窺敵不素。則不能知其懈弛無備。發機不速。則無以令其應接不支。我以偵敵固深。敵之偵我亦審。惟默籌之精。捷應之巧者。乃勝焉。則信乎尙祕爲兵家第一義也。

尙忍

從來兵家之所敗。由其將之急於求逞也。好逞則可以激而怒。可以誘而來。可而擾而勞。可以籠絡之。玩弄之。俾其輕動焉。墮我術中而不覺。此非大受之器也。將之堪大受者。銷剛爲柔。泯強爲弱。激焉而弗怒。誘焉而弗動。辱焉而弗慚。堅忍尊耐。藏謀不測。弗惑羣議。及其敵狃而欺。莫爲之備。方始乘隙而出。應機而動。突然忽然。人莫能禦。一舉而收全功者。是由其先之所見甚明。所圖甚大。不屑爲一擲而已。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其是之謂歟。

晉江夏太守楊珉。問騎督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軍相對。惟能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吳陸遜禦蜀。堅壁不出。蜀人嘗之。遜令諸軍塞耳勿聽。諸將不平。悉請戰。遜不從。諸將嘵嘵不已。遜曰。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軍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蜀破。諸將乃服。

隋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環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罵之。義臣乃謂曰。汝明且來。我等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兵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壘。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遂滅金稱。

蓋敵人對角之初。謀慮精專。警守無懈。我忍而不出。嚴以俟之。不得我便。兵疲意沮。氣索備弛。況復驕橫內萌。虛實外露。而吾之力方蓄。氣方銳。乘閒而出。直等摧枯耳。李牧之滅匈奴。正得此法。

尙整

軍之常勝而無敗者。以整故也。整則部陣肅齊。隊伍森列。鼓之而往。無一人敢後者。是爲節制之兵。故戰無不克。第其練習不可不豫。要在平日操之以陣。隊與隊相比。伍與伍相耦。人與人相倚。矩步之閒。不失尺寸。行則以此爲序。居則以此爲營。戰則以此爲陣。旣無縱橫不一。行止自由。或先或後。或後或先者。有誅無赦。以此而遇敵。俱依故法。號令一出。軍陣立成。星羅棋布。敵人望之而氣奪。然尙整之說。以正陣言也。即出奇制勝。雖以掎角分合進退。蹤跡不測。要亦井井然條理自如。所謂離絕成陣。雖散成行也。就中

切要之妙。總在分數。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故韓信多多益善。止是分數之明。

齊、宋共兵攻魯師。次於郎。魯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魯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

魏武救襄樊時。諸軍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獨徐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武帝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余玠按嘉定。都統王夔率所部迎謁。有羸弱兵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乃盡見其兵。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旂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即此見王夔治兵之整。紀律之嚴。夫晉人之自許也曰。好以整。而其論楚之可擊也曰。鄭陳而不整。整爲兵家之首務也。則奚竊嘗因我朝兵制而斟思酌之之法。高皇帝所立兵制。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以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則以自總小旗外。止百人也。五人爲伍。二伍十人。則以小旗領之。十伍爲隊。總旗領之。二隊爲一百戶所。蓋二十伍也。百戶領之。十百戶爲一千戶所。蓋二百伍也。正副千戶二人領之。五千戶所爲一衛。蓋千伍也。指揮領之。一衛之兵。分左右中前後所。屯營佈陣。前者居前。後者居後。左者居左。右者居右。中者居中。兵出途閒。前所前行。右所次之。中所次右所。左所次中所。後所次左所。蓋兵家以右爲先者。前所之兵一百戶先行。次二百戶。次三百戶。次四百戶。次五百戶。次六百戶。次七百戶。次八百戶。次九百戶。次十百戶。五所皆如此例。一百戶之兵。右隊先行。左隊次之。十百戶之兵。皆如此例。右隊之兵。一伍先行。次二伍。次三伍。次四伍。次五伍。次六伍。次七伍。次八伍。次九伍。次十伍。左隊一如此例。一伍之兵。亦分一二三四五之序。伍伍皆如此例。人人照序。亂序者誅。伍伍皆然。亂伍者誅。與敵相近。則伍伍排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人分先後。是雖散成行也。或各百戶結隊森列而行。或各千戶結陣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伍分先後。是雖絕成陣也。或一衛之兵結一大陣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所分先後。俱視敵人之遠近。地形之廣狹。相機而動。如軍行營內。遇夜投宿。則同伍之人。各同一家。同隊同所之人。各同一處。不得混亂。違令者誅。營中屯駐之法。照左右前後中所各守信地。所之隊。隊之伍。伍之人。俱照原列。不許拉相錯雜。擅自開遊。違令者誅。布陣亦如屯營之法。各守應管信地。人人俱照原行。隊伍森列。遠近疎密。俱有尺度。參差不齊者誅。小旗各整其伍。總旗各整其隊。百戶各整其陣。千戶各整其軍。是以號令一出。軍陣立成也。同伍之人。有闕即補。不得更易。平素同飲食。同禍福。同行同樂。生同和。死同哀。即與我鄰伍之人。其倚之綢繆。亦如同伍也。相親相睦也有如兄弟。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晝則目相視。足以相識。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如同舟遇風。緩急相救。原不可解。所謂人自爲戰也。且使奸細無所容。是尙整之效。而反此者。將無定軍。軍無定伍。號令未習。儕類未分。無論烏合難整。適令奸宄易入。如此而戰勝者。未之有也。故整治之法。非曰臨時。必須有豫。

治力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誘待來。以靜待譟。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是九者。兵家治力之法也。大要使我力常完。敵力常歉。自不能敵。然我力常完矣。或戰當歉時。貴有以使之完。敵力歉矣。或當完時。貴有以使之歉。有要在勞敵。而我仍善息也。勞敵、則敵之力常處其不足。善息、則我之力常處其有餘。第善息還宜善用。勞敵必先誤敵。誤之而不得暇。我始奮力以擊之。勝斯易矣。

王翦率六十萬人伐荊。荊聞王翦益軍來。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不出。荊兵挑戰。翦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荊軍數挑戰。不出。荊軍乃引兵而東。翦令壯士追擊。大破之。是以重待輕也。劉錡順昌之戰。時方暑甚。兀朮遠來。兵不解甲。錡騎皆更番休息。方戰時。倘戰士如平時。此以逸待勞也。韋孝寬守玉壁。齊神武悉山東之衆以攻之。久而不克。使人說之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佚。韋孝寬關西男子。不爲降將軍也。此以近待遠。以守待攻也。任福敗績於好水川。兵出趨利。所以甚敗。此以誘待來也。

夫遠者、來者、攻者、客也。近者、誘者、守者、主也。主兵安坐以致人。故佚者、飽者、靜者、重者、嚴者、治者、常在主。客兵爲人所致。故勞者、饑者、躁者、輕者、懈者、亂者、常在客。是以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今之將家。動輒爲人所致。卷甲趨戰。欲不勞也難矣。轉餉而食。欲不饑也難矣。移徙無常。士心罔定。蹈足俟戰。銳挫備弛。欲不輕且躁、懈且亂也難矣。客主之勢。原自不敵。將常使我爲主。敵爲客。不則我雖爲客而反客爲主。敵雖爲主而反主爲客。斯得勝算矣。

治氣

嘗謂尉繚之書。謂國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誠是矣。而七書獨不言養氣。吳子氣機。雖少露之。而不覺其說。是窮其流。而不溯其源也。何也。兵勝在氣勝。士能負氣。而不能自司其氣。氣有消有長。在司氣者治之何如耳。人之壯氣。值大戰後。敗則必挫。即全捷而氣必泄。後漸漸蓄之。漸漸鼓之。養之使盛。以圖再舉。庶幾常盈而不竭矣。司氣之道。休衆享士。大將鼓舞而率作之。俾相勉以忠義。相賞以威武。相勸以建績。相激以犯難。相慚以無功。相恥以退卻。相怒以敵驕。相指以敵胞。人人無不眥裂髮豎。萬夫必往。則氣斯勝矣。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發弛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誠哉是言。將固不可逭其責矣。爲將不肯節制。豈能盡諳養氣之說。第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夫是之謂治氣而已。豈能推廣其義。發古人未蘊之旨也哉。

吳起以三行享士大夫。士不待吏令。而奮擊秦者以數萬。是相慚以無功也。

李晟討朱泚。芻糧既具。乃下令軍中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傑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霑泣曰。惟公命。晟家爲賊質。左右有言及者。晟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顧恤家乎。是時朱泚、李懷光、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兩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

不衰。是相勉以忠也。

韓世忠鎮楚州。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發。是相慚以退怯也。

僞吳李伯昇。率二十萬寇新州。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避之。李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敵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誤三軍。遂馳而進。將士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萬數。是激以犯難也。

三軍氣盛。舉而用之。宜猶星馳。誰能抗禦。如值屢敗之後。人心怯弱。懲熱吹齏。語及交鋒。面無人色。遇欲治之使盛。必非旦夕可能。便當據險守要。堅壁不出。休衆習戰。多方撫養。使其心神暫定。氣魄漸完。然後窺敵之隙。相機而投。未圖大勝。先務小試。再四試之。人情欣悅。而爲大將者。又加以鼓舞率作。則可以轉弱爲強。易餒爲壯。倘其氣既以摧而復用之不止。必且望風奔北。其何能免輿尸之咎乎。

草廬經略卷五

用衆

從古用百萬之師。戰必勝而攻必取者。良將也。第衆不難於聚而難於用。有衆而不善用之則敗。用衆之道宜易地。宜整治。宜持重。宜分拆。故李靖曰。分不分爲縻軍。夫以十倍於敵而致敗者。皆緣合而不知分也。嘗稽古人大衆之陣。有橫亘數里。或十數里。或數十里者。人衆則易亂。睽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知。萬一不利。概相貽誤。容易潰散。況將帥不尊。分數不明者乎。則甲兵糧餉。適足爲敵資也。假令敵一而我十。則以二爲正兵。而以八爲奇兵。或獵其左右。或衝其正中。或擊其後陣。或斷其援兵。或伏其奔路。或襲其營寨。而抄其輜重糧餉。其餘屯據老營。以爲家計。設伏陣後。以備不虞。而正兵以強弩勁弓火器。堅陣以待。不必責以輕進。第使敵挫銳無能衝入。俟我奇兵四合。敵必奔逃。然後正兵拔陣而追。務期殄滅。蓋始以正兵綴之。而終以奇兵勝之也。且甲士雖衆。更宜權歸一人。號令進止。不撓二三。庶諸將協力。無敢觀望而不前者。大將統偏裨。偏裨統部曲。部曲統卒伍。分數井井。如此。即百萬之衆。亦何難用哉。

李牧擊匈奴。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入彀者十萬人。多爲奇陣。張左右翼。誘而擊之。大破匈奴。

魏主冉閔圍襄國。姚襄、石琨、及燕悅綰。皆引兵救之。其勢甚衆。閔勇甚而兵精。欲自出擊之。將軍王泰

諜曰。今襄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敗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鋭。徐伺隙以擊之。閔不從。出與襄戰。悅綰以燕兵至。去魏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綰、琨三面擊之。魏兵大敗。閔十餘騎走還鄴。

李敬、悅綰等。其衆雖多。而能爲奇陣以分擊者也。如劉曜之敗於洛陽。苻堅之敗於淝水。楊元感之敗於潼關。皆因其衆結一大陣。不知分而爲奇也。

唐以郭子儀、李光弼、及諸道節度使。六十餘萬人討安慶緒。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帥。難相統攝。故不置元帥。止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以監之。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皆顧望。史思明乘之。遂大潰。此用衆而權不歸一者也。

夫提數十萬之卒。與強敵爭衡。固以分而不以聚。然合者其屯駐之常。而分者其破敵之暫也。屯駐分別。號令難通。聲勢不接。敵聚而攻。一營受敵。急應不能。一營既破。衆營搖動。即使分屯要害。扼其吭而擊其肘。覘其旁而尾其後。要宜周悉聯絡。糧道通而脣齒固。靜可守而動可攻。以正堅守。以奇出戰。毋爲僥倖之計可也。

用寡

兵在精不在多。我之師誠鋭矣。寡亦何嘗不可勝敵哉。顧其將之智勇何如耳。用寡者。宜險隘。宜昏夜。宜

短兵。宜致死。宜進退迅速。宜煩數變化。宜設陣堅固。宜撤備而不爲自保之計。險阻。則敵有所備不得施。宜夜戰。則敵不測我之多寡。短兵、則深入敵陣而薄敵。致死、則敵百不能當我之一。疾速、則敵捍禦不知我向。陣固。則敵無由來我之隙。撤備、則士無倖生之心。於是而衝其中軍。出其後陣。往復盤搏。橫跞其衆。力戰不已。使敵人前後不能相及。左右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保。則其陣必亂。其衆必敗。雖大敵不難破矣。

宋華氏作亂。華登、吳師已入。齊烏枝鳴謂宋君曰。彼衆我寡。用少莫如齊致死。致死莫如去備而用短兵。請皆用劍。遂破華登。

陳慶之攻魏。滎陽未拔。魏將元天穆等至。梁之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彼等殺人父子。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讐也。然我衆纔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其未盡至時。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衝入其城。俄而天穆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此皆致死以取勝者也。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兵七千。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居山谷爲奇兵。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敵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勑軍士各齎短棒一枚。於馬側。至戰。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布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衆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待出百里之外。乃使分道押領。隨便安置。

夫爾朱榮之慮廢騰逐。進退疾速也。潛兵分衆。煩數變化也。身自陷陣。致死於敵也。深得用寡之道。

廣西猺猫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沈希儀以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

者告賊俯而歸。將及江。儀曰。滑石灘狹。牽緣而濟。難矣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將伏其闕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篾以爲縿。切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使羸卒數十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儀分兵伏兩岸。而濟以勁卒乘艦。伏葭葦之中。賊濟且半。水陸夾攻。賊後行擠擁墜淵。其前行悉俘之。是用寡宜險阻也。

用寡而勝。雖緣將勇兵精。亦須審敵虛實。或伺其無備。或乘其饑疲。或敵衆雖集。而衆志未協。法令未齊。士情疑沮。妖祥數起。地利又失。天時未得。吾兵縱少。第使齊勇致一。必也前無勁敵。古以寡而克衆者。無如白起、岳武穆、誠得此道也。

正兵

正兵之說。亦紛然矣。有以聚爲正。分爲奇。有以前向爲正。後卻爲奇。有以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有以受之於君爲正。將所自出爲奇。而曹公新書。則以旁擊爲奇。是向正中者爲正矣。又云。己二而敵一。則以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己五而敵一。則以二術爲正。三術爲奇。茲數說者。皆是也。孫子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旨哉其言乎。而李靖又以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鬭將也。又曰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是又判然各出。而非相生之謂也。大抵善用兵之將。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諸家之說。奇正之常也。孫子之言。奇正之變也。非道其常。不足以辨奇正。非極其變。不足以盡奇正之妙也。兵正者其陣堂堂。其隊整整。退如山移。進如不可當。前卻有節。左右應麾。可以更休而迭戰。可以致遠而無弊。敵人卒來。撼之而不動。敵人暗襲。當之而不亂。由此而變化不測。倏忽無常。是以正生奇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是以奇歸於正也。奇正之用。其無窮矣。

唐太宗命李靖伐高麗。靖請兵三萬。曰。兵少地遠。何術臨之。靖曰。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用奇。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靖所言馬隆治力前拒部伍之說。而可得正兵之義矣。正兵入人之境。部陣整齊。不煩擾輕動。是治力矣。且戰且前。是束部伍矣。力足部整。徐徐而進。未有不勝者。眞致遠之道也。

奇兵

兵、險謀也。其所擊之處。或緩或速。或分或合。或怯或進。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或隱或顯。或闔或解。或動九天。或藏九淵。因應投機。變故萬端。大都趨弄敵人。伺隙而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兵無奇不勝。故將非奇不戰。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者。是其將不知用奇。止爭勝負於一戰之間。即勝也。倖而勝耳。善用兵者。臨陣出奇。因敵制勝。敵無常形。勢自然之理也。

吐蕃寇渭源。王晙率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潰自相殺傷。死者萬計。此以隱擊之也。

晉伐吳。杜預遣周旨等。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武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此合隱顯而並用也。

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城佛口。敵至。壁葫蘆河。師道陳兵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山完。徑出橫嶺。揚言兵至。敵方駭顧。楊世可濟師衝其後。姚平仲以精兵襲擊。敵大潰。斬首五千級。卒城而還。此合前後隱顯而俱用也。

沐英攻大理時。理倚點蒼山、臨洱河、以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尾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命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河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岸而上。立我麾旗。遲明我軍踴躍讙呼。斬關而入。海帥上山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此隱顯分合前後之俱用也。

靖難時。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成祖遣劉江率衆救之。謂江曰。爾至永平。賊必遁還山海。爾揚言還師北平。旣出。則以卷旆韜甲。乘夜復入。敵聞爾還。必復來。俟速出擊之。必捷。江如其諭。遂敗遼兵。此以退爲進也。

車兵

戰陣之以車也。最盛於春秋戰國時。乃今世謂建車之議者。謂之[illegible]車盲行不得也。夫豈古今之異宜。時勢之格也哉。良由古之人皆用之。今人罕用耳。從來明智能創制物始。況古法昭然。可遂廢置而不講乎。勝地死地之說。詳見六韜。固應熟曉。而所以陷堅陣強敵。遮奔北、禦衝突者。誠莫如車。行則以爲陣。居則以爲營。輜糧器械俱恃以載。而士卒其逸。車之利誠溥矣。登車而戰。有進有退。強弩神鎗。機銃砲石。更發迭注。敵及數百步外。敵逼則以長槊巨斧臨之。且戰且進。敵騎雖勁。車上勢高。我俯而擊。彼仰而禦。泰山壓卵。敵騎敢當者。誰其布陣也。欲密以固。其時行也。宜陽而操。推之以人。則操縱自如。非若駕牛駕馬者。急切不能取調於物。造之欲堅。斯可致遠。蔽之牛革鐵甜。則刀鎗不能及其身。捍虜騎。御踩躪。計無踰此。如以古法不可行於今。則韋叡、魏勝。何以皆用之而制勝。但宜雜步騎。相機取勝。而以車爲家計。籍以自守。敵雖強。吾步騎有所恃而不恐。斯可以無敗矣。且令火器弩砲俱有所憑。而不虞敵之衝突。以致用盡不能再裝。欲發有所不及。然必地平如砥。乃可用之。而戰車、輜重車。又自有別。戰車固以人推之。輜重車則駕以牛馬。遇賊戰酣。我欲少息。連車環外。人憩其中。周布森列。乘隙而出。此有足之城。不飼之馬也。運用之法。旣審地勢。又防火攻。更慮設險以誘陷我。敵或拒遏。亦須預備解脫之計。詳審詭伏之奸。不容輕忽也。

衛青擊胡。出塞千里。單于遁北。遠其輜重。以精兵待幕下。青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擊之。青老成之將。因單于有備。故先立家計以防衝突。然後從容出擊之。

韋叡邵陽之戰。魏驍將楊大眼以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爲陣。大眼不能入。車上萬弩俱發。洞甲穿中而

走。是以車制突也。

魏勝守海州。常自創如意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爲獸面大旗。牌木檐數十。垂氈幕楔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械衣甲。止則爲營。卦搭如城壘。人馬不能進。遇敵又可以禦箭。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槍弓車當陣門。其上設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射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矢石。砲亦可發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石。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捷則拔陣追擊。稍怯則入陣憩息。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戰車。兩竿雙轂。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衞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設鐵索。行布以陣。止聯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車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乃衞兵伴當八十乘。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居其中。此與魏勝制同。皆出近代。而非古制之不可施於今也。至於防火攻、則古有車上貯水者。防陷、則預先令人察地形。或以重物試之。開掘塹置物以拒遏物。則令人去之。防塹、則軍中預設木板以安人足。遇之則布板渡輪而過。蓋臨陣掘塹。必不甚廣。故板可渡也。

憲宗時。本兵余子俊上疏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察大同地面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一車用步軍十人緝挽。行則從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之空虛。用鹿角樹木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駝。乾糧不煩自齎。倘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神鎗火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騎。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遂有足之城。不飼之馬。此誠萬年守邊簡易之良法也。從之。造戰車數十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焉。

騎兵

兵之不能敵騎也。明矣。爲將多用騎以出奇。取其神速也。騎之用。可以衝突。可以掩襲。可以追逐。可以攻堅。可以侵掠。布陣淺草。介而馳之。則徑奇道。趨而出之。迅速倏忽。須臾數里。戰酣之際。鐵騎蹂躪入其中軍。襲其左右。薄其前後。縱擊橫突。出而復入。敵雖強。行陣必亂。險阻傾側。宜避而遠。平原曠野。宜利而就。調其水草。習其馳逐。與敵相對。尤宜觀機而動。愼勿輕用。以致煩勞。至于十勝九敗之論。武成王已言之。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慕容恪追及冉閔於魏昌之廉臺。閔所將多步兵。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旣合而佯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閔兵還就平地。遂敗。

周德威救趙。遇梁兵於柏鄉。莊宗欲戰。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乃退兵鄗邑平廣之地。德威誘梁兵來戰。遂勝之。

李成與岳武穆．左列騎於江岸．右置步於平曠．飛曰．騎兵利平坦．步兵利險阻．今成左列騎於江岸．右置步於平曠．雖衆十萬．何能爲．乃以長槍步兵擊其騎．以步兵騎兵擊其步．戰馬皆應槍而斃．擁墜江岸．此騎兵利易地之證也．

唐蘇定方討都曼．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計窮遂降．此騎兵迅速之驗也．

馬燧在河東．騎士單弱．乃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此因其所長而教之也．故其教易成．與教捍卒爲水兵同．騎兵固利平地．而破騎之法．或以長鎗先斃其馬．或以牌遮馬上兵刃而以刃斫馬足．其馬既蹶．則馬上之卒爲無用矣．此法尤利險阻之地．或列鐵蒺藜．與三刃一脚之鐵釘於地．俾敵騎踐之．其破鐵騎．宋人多用長柄巨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蓋鐵甲騎兵．兵刃難傷．故利用巨斧．斧中之未有不骨折者．鐵蒺藜與三刃鐵釘．昔則置之草中．黑地陰狹亦可．蓋夜戰敵不見．險則敵不散．能於此地誘之使來．或以神鎗火砲．強弩勁弓．逼而逐之．伏銳卒於旁．乘其顚而擊之．蒺藜形圖在紀效新書．而三刃一脚之鐵釘．其三刃曲而上虛．其中以安斧首．脚直而下．以斧擊之．俾入地焉．刃長寸餘．脚長三寸餘．入地中牢不可拔．此器可以陷人．亦可以布營外．爲固守計．郭登大同忠騎之難制也．造攪地龍、飛天網．發其機自相銜擊．頃刻數十里皆陷．亦破騎良策．

步兵

大將統軍．車騎恆少．步卒恆多．勿謂步卒八人．僅可當一騎．八十八可當一車．顧用之者何如耳．戰於易地．劍戟刀矛．長短之間．用以相雜．所謂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也．戰於險地．則刀盾居前．與敵相逼．去就相薄．以殺爲務．所謂用短兵．莫如齊致死也．遊弩往來．相機而發．陣勢密布．堅不可入．隊伍森列．尺寸不爽．交鋒之際．火器弓弩引滿而待．遇敵相近．火器先發．弓弩次之．戰士分坐作進退．坐者休息．作者待戰．進者接刃．退者倦休．循環不已．氣閑心一．兵力不疲．此即司馬法所謂以坐固也．吳璘疊陣法．亦與此同．亦有分爲兩隊者．前者接戰．後者待戰．接戰者致死向敵．待戰者整隊以俟．番休代換．但聽金鼓．庶士氣常新．恆有餘勇．以制敵之敝．戚繼光常勝．亦此法也．騎兵或具．則以步兵爲陣心．騎兵爲羽翼．伺隙而馳．我步彼騎．避易蹊險．先據高阜．攢鋒外向．則敵衝突莫施．有勝無敗．此步訣也．

段頴征羌．過先零諸種於逢義山．虜兵盛．頴衆恐甚．頴乃令步卒萬人．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右左翼．激怒步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必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大潰．

蘇定方征賀魯．至曳咥河．賊率十姓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原北．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

李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餘類．乃力戰而陣復整．仍以步卒二千人．執陌刀、長柯斧、如堵而進．所向無敵．

王德柘皋破兀朮．亦是此法．夫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涉阻越險．去就相薄．固步戰事．而練之之術．則有成法焉．其練足也．蠶米或沙．束之於足．積久而去．則輕捷矣．綁手則以重甲．臨敵則以輕而易進．使可赴赴而騰躍．從古已然．宜倣而用之．

進兵

兵之進也．非可貿貿然也．必先知其道路之夷險．積聚之有無．甲兵之衆寡．人心之向背．城池之堅瑕．守將之賢愚．備禦之嚴懈．政令之治亂．情曲之微隱．或以聲東而擊西．或暫止而疾趨．或佯卻而忽進．或潛兵掩襲．或批亢擣虛．或明白搆擊．而以力戰破敵之堅．或振揚威武．而以先聲奪敵之膽．或取其積聚．俾三軍足食而不饑．或據其名城．俾形勝有恐而可恃．能奪敵之所恃．則敵屈矣．能出敵之不意．則敵潰矣．總以所長攻所短．不以所短攻所長．勿舍易而圖難．恆避難以圖易．所以疾如風雨．勢若泰山．矢戈所指．到處肅清矣．

燕王慕容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河隥．以擊西燕王慕容永．永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兵鄴西．兩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乃斂軍儲．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太行兵還．自將拒之．垂陣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追之．澗下伏兵斷其後．諸軍四面俱起．大破之．此則暫止而疾趨．後則佯怯而忽進也．

宋沈文秀降魏．攻青州刺史明僧暠．走之．衆心恟懼．卻保郁州．劉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鹵．計齊之士民皆甘心耶．今揚兵直前．宜布威德．檄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阻礙乎．遂進．文秀不降．衆謂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百騎襲其城．拔之．文秀降．此批亢擣虛也．時申纂守無鹽．魏遣將軍白曜等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以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此亦陽退而忽進也．

慕容皝伐高句麗．有二道．北平闊．南險狹．衆欲從北道．慕容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兵從南道攻其不意．九都不足取也．且偏師出西北．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肢無能爲也．皝從之．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備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皝破之．入其都．此出敵之不意．又奪敵之所恃也．

周梁州獠中有二路．平險各一．有獠數人來見．請爲鄉導．趙文表曰．此路寬中必須鄉導．但慰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帥謂我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出其不意．從險路入．乘高而望．果伏兵．獠既失計．舉衆而降．文表皆撫慰之．此聲東擊西也．

馬援伐五溪蠻．有二道．一壺頭．道險而近．一充縣．道途平而運糧遠．耿舒欲從寬道．而援以爲費糧．不如從壺頭搤其咽喉．賊乘高守隘．援不得進．天暑疫作．竟以疾卒．此不知道路之夷險也．

退兵

兩敵相持．貴進忌退．退則士心必懈．銳氣阻喪．敵乘而蹙之．敗道也．然亦勢有不得不退者．則又安可不善其術也．歸路在前．防閑在後．設伏防追．誠是矣．然或敵既敗于我而再追．則害之伏不可不以爲常．或

敵不尾擊而邀擊。則吾之防不可不固而密。或一營退。復駐一營。更退迭駐。所謂退如山移。或佯爲進。復倏而退。速不可及。所謂退不可追也。蓋引退之兵。士卒多歸志。強驅之使戰。則勝不可恃。被追之兵。士已多疑。無奇策以衞之。則敗不旋踵。故敵以急。我以舒。從容指麾。則敵自畏而不敢前。士心危疑。我心寬泰。徐定以安之。則軍雖退而士不損。皆退之法也。

曹操征張繡。爲繡所敗。聞袁紹謀襲許都。乃引還。劉表與繡共追之。賈詡諫曰。去追必敗。表、繡、不從。果敗而還。賈詡揆至半途。勸再追之。表不從。而繡追之。果勝。繡問曰。吾以勝兵追敗兵而敗。以敗兵追勝兵而勝。何也。詡曰。此易知也。操雖退。必自斷後以防追。將軍雖善用兵。非操之敵也。故敗。操既勝。將去。力未盡而一朝引兵退。必國內有事而先歸矣。諸將雖強。亦非將軍之敵也。故勝。此防追之兵。不可不以爲常也。

吳嘉禾五年。孫權北征。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奏報。爲敵所擒。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必知吾之虛實。且水乾。當亟引兵。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聞之曰。伯言多智謀。其必有爲也。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使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督舟船。張拓聲勢。遜悉衆率士馬向襄陽而進。魏人以爲吳兵動。且素憚遜。遽還城守。不出。遜退去數日。方知。魏主叡曰。遜之用兵。不亞孫吳。江南未可平也。此所謂徐定以安之。且佯進而忽退也。

宋檀道濟伐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歷城。以糧盡引還。降魏者具說糧盡。道濟唱籌量沙。方魏人來追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疑有伏。不敢逼。得全軍而返。

魏拓拔英圍齊南鄭。久之。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齊將蕭懿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懿遣追之。英下馬與戰。懿不敢逼。此所謂敵以急。我以舒。從容指麾。則敵自畏而不敢前也。

草廬經略卷六

客兵

大將登壇受命。仗節興師。破賊降邑。所向披靡。當此之時。大將之功。不深入不成。三軍之心。不深入不專。法當足我糧餉。張我聲勢。巧於誤敵。俾敵不知所備。速於攻取。俾我鋒不留行。電掃星飛。深戒淹緩。恐久則我糧盡而銳挫。敵謀足而守堅。非第無功。且不能善其歸路矣。敵或據險不出。以老我師。堅壁清野。以坐困我。須察其虛實。諳其土地。攻其必救。令欲守有所不及。預設伏以待。恐襲我空虛。深謀密計。如鬼如神。激揚吏士。示以必死。使其相親相睦。戮力同心。遂鬬窮戰。計無反顧。敵人降者。禮其君子。撫其民人。旌其善。舉其能。薄其賦徭。招來懷服。更其虐政。至於納叛。尤審眞僞。毋墮術中。變生不測。

秦王命武安君攻邯鄲。白起堅不肯出。王曰。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疏斥。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兵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以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氣。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敗以是之

故。故能立成功名。此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懼而滅之。長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設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貴。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見其利。秦王不聽。果無功。凡大將伐人之國。必先料事揣情。然後興師動衆。可攻則攻。可戰則戰。而又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無庸執一以應。膠柱而不知變也。觀白起之論楚趙韓魏。信是名將。

桓溫將伐蜀。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險要。可一戰而擒也。溫從之。軍至青衣。漢大發兵拒之。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力以取一戰之捷。不如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以爲然。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抵成都。進遇漢兵李權。三戰三捷。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鳴進鼓不斷。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門。漢人憂懼無鬪志。遂降。白起入楚。桓溫入蜀。皆致死於敵。因糧於人。攻其不備。是以能成功名。客兵大率如此。

主兵

強寇侵軼。勢如風雨。可無禦之之術乎。是當無求一戰之利。蓋敵之所欲惟速戰。必堅守以避其鋒。出奇以撓其謀。彼懸軍深入。往返千里。就令八約輕齎。計日負食。勢必疲勞。又有衣裝軍器。勤勞而至。未有不資之轉運。與因糧於我者。法當收我邦畿之積。悉入城堡。遷我居民。以免侵掠。據我前險。斷彼後阨。分遣精兵抄其穀食。焚其輜重。高城深池。堅壁不戰。如藏九地。無隙可投。彼糧食不繼。野無可掠。攻城不拔。求戰不得。俟其飢餒。漸見引退。吾以奇兵擊其旁。重兵躡其後。乘其惰歸。掩諸險阻。斯坐而獲全勝矣。

韓信攻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說。斬張仝。此乘勝而遠鬪。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君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後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不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從。遂敗。

韓信之伐齊也。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戰其地。兵易散。不如深壘勿戰。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從。韓信擊殺龍且。

南燕王慕容超聞劉裕伐之。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入。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選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糧。儲餘悉焚刈。使敵無所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中策也。縱敵入峴。出

城逆戰。下策也。超行下策。乃敗亡。

唐太宗伐高麗。拔遼東。攻安市城。延壽惠真、帥衆十五萬救之。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守要。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我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量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果出下策。高麗有對盧者。亦諫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兵敗而降。從來明智爲主兵設策。未有不主堅守而主速戰者。敵人深入。兵精勢銳。轉運於國。致死於我。以求一戰之利。然千里饋糧。餽者易饑。士衆遠涉。有勢無逸。饑勞騈集。不得我利。銳氣盡折。勢必返旆。爲自全之計。前軍思歸。慮不返顧。後軍皇皇。復無固志。乘機掩擊。必勝之算也。況我堅壁清野。據險出奇。未圖大捷。先令饑疲。以速其歸。倘見不出此。而使我兵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而偷生。彼兵去國窮鬪。致死而決勝。且得我蓄聚。克我城邑。所謂藉寇兵、資盜糧。而反客爲主矣。

形人

形人者。以強弱虛實之形示之也。孫子曰。形之則敵必從之。予之則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此言形也。又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此言形人之道。極其祕密也。夫強敵在前。與我相持。吾往則彼無可乘之隙。欲退而守則彼有躡我之勢。計惟有示之以形。以觀其變。則彼之隙自開。

而我可乘矣。吾欲東也。而形以西。欲西也。而形以東。欲進而形以退。欲退而形以進。欲攻而形以守。欲守而形以攻。欲緩而形以速。欲速而形以緩。治也而形以亂。飽也而形以饑。衆也而形以寡。勇也而形以怯。備也而形以弛。敵以我爲然。吾以輕兵卷甲而赴之。先據其地利。飽食蓄力。以正合戰。以奇取勝。以明示敵。以暗襲敵。蔑弗勝矣。示之以強者。古之人或晝則多旌旗。夜則多火鼓。或增竈以示衆。或量沙以示足。或左實右僞。疏陣以疑敵。或曳柴揚塵。循環以恐敵。使之欲守而懼難保。欲進而不敢前。未戰而先奔。務此而失彼。我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此形人之效也。

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而軍。增壘自固。此欲進而形之以怯。故秦將不知所備也。

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與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此欲東而形以西。故敵不知所守也。

諸葛武侯在西城。開門洒道。焚香操琴。而魏師不敢進。此無備而示之有備。故敵不知所攻也。

虛實

虛實之勢。兵家不免。善兵者。必使我常實而不虛。然後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如破竹壓卵。無不摧矣。使我常實者。由兵食常足。備禦常嚴。使敵常虛者。即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治能亂之。嚴能懈之也。虛實在敵。必審知之。然後能避實而擊虛。虛實在我。貴我能誤敵。或虛而示之以實。或實而示之以虛。或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爲實。或實而實之。使敵轉疑我以爲虛。元之又元。令不可測。乘其所之。誘之無不

來。勵之無不從者。深知虛實之妙而巧投之也。可以語此者。其惟孫子乎。

虞詡守武都。羌衆來寇。詡恐陳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換衣服。回轉數週。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因遁去。

臧宮伐蜀。屯駱越。是時征南大將軍岑彭。與蜀將田戎、任滿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數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享賜。慰之納之。越人遂安。此皆虛而示之以實也。

孫臏伐魏。佯退減竈。冒頓寇漢。匿其壯士。此實而示之以虛也。關公華容蒸烟引操。此實則實之。而轉疑以為虛也。

衛國鄧愈守徽州。苗帥楊元者率衆來攻。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而胡大海攻婺源未下。城中守兵甚少。苗軍掩至。愈乃激厲士卒。大開城門。寂若無兵者。以待之。苗兵疑不敢入。寂若無兵。是虛而虛之。亦虛虛實實之隱其情。故敵不得而測也。然知庸將之虛實易。知智將之虛實難。賈詡曰。孫權知虛實。則權亦人傑也哉。

擊虛

良將之用兵也。何以戰無不勝哉。孫子曰。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勢虛易於至敵。故良將恆擊人之虛焉。所謂虛者。非僅其兵之寡弱也。凡守備之懈弛。糧食之匱乏。人心之怯懦。士衆之潰亂。城隍之頹決。兵力之勞倦。壁壘之未完。禁令之未施。賢能之未任。陣勢之未固。謀畫之未定。羣情之未協。地利之未得。若此者皆虛也。亟選銳衛之。潛兵襲之。未有不得志於敵者。貴在知之極審。一或不審。敵偽虛以誘我。我貿試以漫報。非計矣。如吳子姬光所謂。前者去備撤威。後者敦陣整旅。則外虛而中實也。如宋將吳璘所謂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則先虛而後實也。如甲士精銳。而外示羸弱。部伍整肅。而佯為散亂。欲進攻而偽不敢

爭。實嚴備而虛若弛慢。移軍而減竈。以示寡。合營而掩旂。以示孤。頻託忠告。以示相親。顯行厚賂。以示相悅。凡若此類。兵多詭道。將有奇謀。勿誤以為虛而擊之也。

劉裕伐南燕。與戰於臨朐。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孫臏所以救趙也。裕遣藩潛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自海道至。遂克之。

唐莊宗召諸將問梁事。郭崇韜曰。段凝本非大將材。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留。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從之。遂克中都。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莊宗以為然。遂克汴。此皆擊人之虛也。

夫出禦之盛。則留守之虛。固可擊之。而事勢緩急之間。則兵之虛實亦為之轉。左急而右緩。則右虛。右

急而左緩。則左虛。故良將於所擊之處。姑且緩之。而聲所加。必先於所不欲之地。即我之兵銳既指。彼之抗禦以嚴。而我所擊之處不可知。則彼之虛實亦自見。未必皆實而無虛也。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斯虛實之謂矣。

避實

將之所以可尚者。奚必避逗遛之名。而爭為先登哉。不審敵勢而輕犯其銳。所謂螳臂而拒走輪。以三軍之命為兒戲也。故寧蓄銳無浪戰。寧鬬智無鬬勇。即戰有可勝可敗之間。亦必不戰。非權且避之者。正欲需其時。而不為退避之計者也。敵之氣不能常勝而不餒。敵之備不能常嚴而不懈。則吾安可不待其衰。不俟其隙而僥倖於旦夕乎。章邯曰。為將固有怯時。真知兵者也。避之之道。增城浚池。堅壁固壘。精器積糧。厚撫死士。激厲三軍。張皇銳氣。蓄力而不輕用。乘間以待一舉。如孫子所謂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者也。

司馬懿之禦蜀也。以堅守為務。不肯戰。賈詡魏午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武侯屯五丈原。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亦不以為嫌。終不戰。此所謂實而備之。強而避之者也。

吳子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諸將自知其必敗且死也。將戰。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名。示必死也。）陳子紆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使問遺之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音而已。不聞金也。果大敗。齊將皆死。竊怪齊人既知吳之強。何不權且避之。孫子曰。必死可殺。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乃知古今之如國書輩者不少。而司馬仲達者。真知機善守之將也。

立營

立營之法。須據險阻。前阻水澤。右背山林。處高陽。便糧道。前有險隘。可以設伏。後有間道。可以出奇兵。據險阻則敵不敢攻。就水草則軍用不匱。兩營分屯。則互相犄角。三營分屯。則鼎足而居。若兵衆分屯數營。

或數十營。亦須各擇勝地。前後左右互相顧盼。聲勢聯絡。毋居卑溼。以防水攻。毋相去太遠。毋隔越長水大澤崇山峻嶺。以致救應不及。天竈龍頭。背水向坂之地。古人所避。故包原隰險阻以為營。兵之所忌也。其法外周深壍。內設壁壘。外布蒺藜竹馬。深栽鹿角。壘上立柵。守以強弩。亦有傅壁壘立柵者。亦隨其便。營門之中。高設櫓壘。以時啓閉。敵雖衝突。必不能入。營中士卒。按部而居。列隊而處。各安其位。不得私相訊問。逐伍遊行。樵汲亦有其時。出入俱聽號令。驗實方行。營門之外。或以事至。俱止三百步之外。審真偽。待將令方許入。守門之士。持刃彀滿以待。恐奸細因而闌入。至於昏夜。禦備尤嚴。嚴示儆戒。雖當達旦。無敢橫行。不分晝夜。有誅無赦。非止防奸。且嚴軍令。是謂立營。

吳漢討公孫述。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勑公千條萬端。何臨事多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

未到。遜果使其將謝豊。督衆三萬。分二十餘營幷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荷。令不得相救。漢兵敗走入壁。因潛兵夜襲劉荷於江南。復勝之。

昭烈伐吳。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曹丕聞蜀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乃謂羣臣曰。劉備不曉兵法。豈有七百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後七日吳果破蜀。此皆隔越山水。相去太遠之害也。

馬謖禦張郃於街亭。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此當龍頭之說也。

元攻金。金主走歸德。元史天澤追之。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不花全軍皆沒。此背水而營之害也。

司馬懿禦武侯于隴西。亮旣登山掘營。不戰。夫登山立營。仰不可攻。軍無百疾。正合孫子處高陽之法。此必求水草之使。與其營前險阻。足以屈敵也。否則如馬謖街亭之失矣。

軍號

軍營之有夜號也。特以防奸也。或以物。或以字。大將將昏而發。任意而言。傳布滿營。咸使知之。若夜往來遇軍。必低聲詢問。不知號者必奸細也。號須記載。以便稽查。毋得重複。亦勿有心。恐有心則爲人所覺。而重複則嘗同。尤使敵易測也。營外巡視伏路之軍。亦別有號。盤詰外奸。使無所容。先發外號。遣之使出。始發內號、勿令預聞。恐敵擒獲因而洩露也。

曹操兵敗陽平。欲進恐不能勝。欲退則以爲恥。先錄入中軍請夜號。適庖官進雞湯。操見其湯中有雞肋。以爲食之無益。棄之有味。因感於懷。命曰雞肋。此以物爲號也。

宇文泰遣奚達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歡營去數百步外。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具知敵之情狀而返。

李光弼攻邳州。令郝廷玉自地道入。得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安太淸。送京師。

韓世忠討長沙賊劉忠時。忠據白面山。有衆數萬。世忠乃與對壘。奕棋張飮。堅壁不出。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穿賊營。候者呼問。世忠先得軍號。隨聲應之。周覽而出。喜曰。天賜也。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連營而進。賊方迎戰。所潛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傳呼如雷矣。賊回望潰。斬忠。

蓋軍容野處。入路良多。賊非得我軍號。僞詐吾人。安能入虎狼之穴。以覘虛實乎。猶慮不密。爲其所知。況無軍號。而又能辨賊乎。韓世忠先伏精兵誘賊使出。從後襲營。與韓信拔幟入趙營相似。

斥堠

斥堠之軍。古法所重。大將總軍臨敵。百里內外無不盡知。而可視斥堠爲泛常。以致賊至而不覺乎。大抵斥近則敵易至。故貴在遠。堠少則來路多。故所貴在周。堠懈則敵潛入。故所貴在嚴。堠不時時提撕。則人不儆。故所貴在主將之督責。晝則視烟旗。夜則視烽火。百里之遠。頃刻可達。小徑蹊澗。伏路軍人。無不設備。瞭望探聽。更迭不休。出沒如神。足無停歇。又嚴而不懈。是以敵人將至。動輒先聞。指揮處分。出奇設伏。

明不可攻。暗不可襲矣。

呂蒙襲荊州。皆伏精兵䑸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關公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關公不知而敗。

王武平浙東賊婁市。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喩者。敢問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武曰。此易知耳。聚穀以誘饑人。悉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堠無守兵。則倉廩適足以資賊。其不置烽燧。何也。武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軍盡行。無以繼之。待警士民。使自潰亂耳。令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武曰。若使勇士操利兵。遇敵不量力而鬬。鬬而死。賊至不知矣。衆皆拜曰。非所及也。斥堠之卒。毋使鬬而死。襲而執。誠是矣。而輕卒善走。機巧黠猾者。宜選用之。此又隨材任使之法。

間諜

兵誌有言。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敵之情者。必資於間。間事詎可緩乎。用間之法。孫子詳言之。其所謂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則尤極其精。不可不闡其義。五間俱起。固當總而角其同。卽一間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覘言果同否。則始爲眞。五間各不令相知。生間之人。亦當擇其彼此素不相識者而遣之。則其所謂敵情各述所聞。吾始得較量其同否。而察其眞僞。何者。爲間之人一相知識。則必符同其說。以巧用其奸。而吾反爲間所誑矣。故爲間之人不一。而知間之人惟我。詳詢而覈其誠。參訂以抉其微。幻如烏有。祕若鬼神。敵雖奮厲。能遁其情乎。不然。或用間以成功。或爲間以傾敵。間可常恃耶。至若綏之以仁義。勸之以重賞。是不待言矣。

种世衡守鄜州。間行敵部族。慰勞酋長。或解所服帶賜之。嘗會客設飮。有得敵之情形而來告者。世衡卽以所飮之酒器與之。此以重賞而得間之實也。

唐李愬討吳元濟時。舊制有爲賊諜者。屠其家。不赦。愬至。因令使厚待之。未幾諜反以情告愬。愬由是益知賊城中之虛實。此卽孫子所謂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明魏國公徐達攻姑蘇。張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遊水。莫天祐常遣茂從水裏至士誠所。往來通信。爲徐達邏卒所獲。達釋其縛而慰勞之。待之以腹心。於是茂感其德而爲之用。縱游水往來伺便。因得獲其彼此所遣書報。盡知士誠、天祐虛實回報。此卽孫子所謂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宋南渡時。韓世忠新提騎兵至大儀禦金。會魏良臣使金。世忠遇之。卽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進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以待。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喜甚。引兵至大儀。爲世忠所敗。卽孫子所謂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洩於敵也。

漢之酈食其。唐之唐儉。人皆以爲死間。

廣西參將沈希儀守柳州。以爲使官卒入賊巢爲諜。賊必生疑。於是陰求素與猺商販者數十人。密謂之曰。吾素知若嘗通猺。吾不罪汝。今更予若金爲販貨。若肯爲吾詗賊情否。衆咸諾。是時諸猺雖凶暴殺人。然販商者至其地。必傳送護衛而飲食之。誠恐損一販者。則諸猺販不至。由是每有動靜。販者輒先奔走以報希儀。希儀厚賞販者而祕其事。肘腋親近俱不得與聞。每遇某賊某時出寇某處。則希儀先在。轉寇某處。則希儀又先在。人驚以爲神。而莫知其故。此所謂生間者也。如韋孝寬等皆善用間諜而得敵情。孫子曰。將受命以爭一日之勝負。而愛爵祿白金。不知敵之情者。非人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善哉言乎。

鄉導

大將揮軍入人之境。何處可以頓舍。何處可以進兵。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截殺。何處可以通糧。何處險阻可據。何處關梁可涉。何處別道可襲。何處曠野可掠。何處須防火攻。何處爲吾之害。可以避。何處爲吾之利。可以趨。城池何大何小。何堅何脆。何路徑。何險何夷。何遠何近。大將非身歷其境。安能洞知哉。知之在乎鄉導也。從古以來。或用土人。或用俘虜。第懷奸誘誤。爲患非輕。須察其形色。觀其誠僞。其可託者結之以恩。仍遣腹心之人與之偕往。庶可以無失矣。或有不用土人。而止用熟諳其地者。是又一道。不可不知。

漢大將軍衛靑擊匈奴。令李廣引兵出東道。軍亡鄉導。以致失道。後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自剄。此無鄉導之失也。

義寧賊寇桂而還巢。沈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於丁嶺隘以俟。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官軍入丁嶺。欲誘丁嶺陷之。希儀策之。斬閉隘而入。巢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牽以趨巢而熟猺亦以希儀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巢。大破之。此土人爲鄉導者所當防也。

兵之方進。固重鄉導。不若以間使交好之秋。兵形未動之際。密遣腹心。圖其山川形勢。道路迂斜。俾廟在目中。尤爲勝算。稽之於古。諸葛武侯則有呂凱之平蠻指掌圖。宋祖高皇之於蜀也。則隱畫工於介紹之內。俟旌麾雲動。欲卜前途。而以鄉導之言質之丹靑。萬無一失矣。

督戰

今之總戎大將。有離軍數里者。遇敵交兵。亦不與知。夫將受命。以爭一戰之勝。即身自鼓之。猶恐三軍不爭先用命。茲乃不親臨鋒鏑。肯爲我致死也哉。督戰之法。所宜亟講也。蓋人之所以冒白刃而戰不旋踵者。非惡生而好死。爲求爵賞而避刑誅也。督之者須速其賞賚。峻其誅戮。有功者即於陣賞之。退卻者即於陣誅之。則人知有進戰之利。反顧之害。故人自爲戰矣。何也。死於敵與死於誅。均死也。況與敵相角。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誰肯舍可生之路。而就不赦之誅哉。將能使人說賞而樂戰。畏死而不敢不力戰。所攻無堅城。戰無堅陣矣。

李光弼中潬之戰。先出賜馬四十分給郝廷玉等。光弼執大旂曰。望我旗麾若緩。可觀便利。若三麾指地。諸軍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擊堞。望廷玉馬不能前。趨命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怯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戰不戰而怯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之。光弼麾旂三。諸軍爭奮擊。賊衆奔敗。斬首萬級。俘八千人。

沐英攻緬。分兵爲三衙。勝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再三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誅。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時緬兵三十餘萬。戰象百餘陣。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轟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皆剸。亦殊死戰。我師少怯。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鏖戰不移時。賊衆大敗。

廣西參將沈希儀。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斬首。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盡死力。希儀笑曰。人以貲財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非計哉。此數將者。皆以善督戰而制勝也。

魏辛雄上疏曰。夫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誅。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能行。罰必能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鼓鐸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矣。誠哉是言乎。

草廬經略卷七

救援

有必救之兵。然後有必守之城。謂其知救至而守愈堅也。諺云。救兵如救火。患在將帥畏縮不進。則敵勢愈張。而城危。或恃勇輕進。無奇策以撓敵。使敵困不支。而城危。救之者。必審察敵可以擊。則乘我初至之銳。內外合勢。可以策勝。如未可也。無務急與敵戰。須嚴爲備禦以待敵。先據勝地以陵敵。與城犄角以分敵。廣張疑兵以恐敵。抄其穀食以饑敵。尾擊其後以擾敵。扼其歸路以危敵。奪其所恃使之進退無據。堅壁以臨。使之欲進不能。彼腹背受敵。所謀不遂。必解而引退。吾以重兵躡之。伏兵邀之。乘險而擊。如拉朽矣。嘗見寡弱之將。總兵而還。不爲持重必勝之計。其合戰也不知虛實。其逐利也惟恐不及。我兵遠來新至。兵力既已勞困。地利又所未熟。敵人乘勝出奇以佚待勞。則不支。設伏誑誘。則必勝。外救已敗。內勢愈孤。如此而城能守者。未之有也。

韋叡救鍾離。或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不及。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叡遣使人報城中。城中戰守日苦。一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未幾大破之。此救兵如救火。謂知援至而守愈堅也。其救馬仙琕也。魏人欲復邵陽之恥。仙琕自北還。爲魏軍所躡。三關擾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固有怯時。魏人聞叡至。乃退。此

殷爲備禦以待敵也。

桓沖率衆十萬伐秦。攻襄陽。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孟珙救江陵。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往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此廣張疑兵以恐敵也。

王韶救河山。至熙州。選兵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山。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夏爲外助也。今知救兵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奪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也。乃直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此奪敵之恃也。

齊將陳伯之攻魏壽陽城。魏將傅永救之。時彭城王勰守壽陽。喜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寔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外。與勰并勢。擊陳伯之于肥口。大破之。此與城犄角以分敵也。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安慶緒于鄴城。史思明引兵救之。不卽戰。日于城下選精騎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史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諸軍皆潰。此抄掠其穀食以餓敵也。

僞夏將王守仁率衆三萬寇濮中。傅友德救之。領兵二千。徑過黑龍。將夜。襲木曹關斗山砦。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守仁軍見列炬。乘夜遁去。此先據勝地以臨敵。又廣張疑兵以恐敵也。

夫敵援至。必使城內知之。固令堅守。不生二心。猶恐內外隔絕。孤使往來。易爲所得。敵知吾之虛實。售彼之變詐。非內爲其所愚而失守。則外爲其所愚而敗績。古來蹈此者。未容一二數也。卽令有如晉陽之智辨。與國初張子明之丹忠。能幾人哉。將之遣使。尤須預防。

攻營

攻營之具。櫓盾居前。刀斧隨之。伺敵之懈。銜入營門。或越塹開柵。去其蒺藜。入其壁壘。短兵接戰。縱橫突擊。銳不可當。則敵必不支。且入中軍。取其元戎。元戎旣遁。餘衆自潰。此之妙在勇鬬也。至于暮夜。我欲攻之。則敵不測我之虛實。須廣其計。相機而動。厚募死士。乘間疾趨。以蔽其衆。縱火以焚其壘。蓋昏夜無知。變起倉卒。敵懼有伏。是以我進彼不敢逆擊。我退彼不敢長追。況大衆營屯。夢寐之間。一聞敵至。易以潰亂。故偏師銳卒。亦可成功。第恐敵先知。按伏以俟。更遣精卒邀擊于途。或乘勢反襲吾壘。則攻人者適以自攻也。故必審勢料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可以決勝。仍遣一師隨後策應。而大衆復合營警備。以防不虞。斯爲善矣。

田悅使大將軍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馬燧。燧率軍營二柵間。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矣。燧募士以戰。必勝之術。燧乃推火車焚

朝光柵。自辰迄晡。大破之。斬朝光。此以火攻敵不支也。

金兀朮趨杭州。岳武穆邀擊至廣德。六戰皆捷。俘其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武穆乘亂縱擊。大敗之。兀朮趨建康。設伏牛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

金兵至順昌。與守將劉錡戰。不利。乃移砦于東城。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光募壯士五百人。入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卽聚。金人亦不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此以奇計攻營也。

韓世忠聞王淵守趙。遂頭往。金人聞世忠至。攻益急。會大雪。世忠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國回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刺死。故衆不能支。

粘沒喝兵至濟州。以城小易之。守臣楊粹中命將姚端夜擣其營。沒喝跣而走。此以勇鬬而攻無備出不意也。至攻金人水寨。多用火攻。而旱寨亦用之。以火起則全寨難救。而我可全勝矣。是在爲將者酌宜而用。大抵攻營必乘其懈。而昏夜劫人之營。襲人之城。多在三更之後。以守者已不虞敵人之至也。白晝攻營。非乘敵出而中虛。則我勢強而氣盛。

襲人

兵家之有襲也。所以攻人之不備也。近則安。遠則危。勞師而遠襲。敵必聞而備之。吾以疲兵頓堅城之下。勢孤糧竭。敵必乘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間亦有遠襲者。非必得不可。又非便得不可。法宜詳審虛實。按兵不動。先之以靜息。韜之以祕密。出之以神速。靜則敵不戒。祕則敵不聞。速則敵不支。襲城則城拔。襲險則險收。襲營則營破。襲陣則陣亂。然後爲善襲人者。不觀六韜之言乎。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用此術以襲人。眞知箇中之妙者。

秦杞子戍鄭。使人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之蹇叔。蹇叔曰。勞師而遠襲。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師至滑。鄭果有備。還徒晉。敗諸崤。師盡殲。此遠襲之害也。

燕王慕容垂。命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主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

鄧艾之襲蜀也。亦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山崇谷峻。頻幾于殆。遂平蜀。

大凡山險遼遠。敵必不備。故易克也。高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川。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律俄彌突。此神速也。

唐節度使李愬率李祐、李忠義等大城柵。令曰。引而東。會大雨雪。衆皆罔投不測。始發。問所向。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士皆失色．然業已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絕洄曲村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鵝鴨湖．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賊恃吳房村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攻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入駐元濟外宅．蔡吏曰．賊陷矣．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寒衣矣．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遂滅蔡．擒吳元濟．夫兵發而後語人．此祕密也．夜半卽至．此神速也．愬向初至軍．謂其衆曰．天子使我撫養士卒耳．戰非吾事也．佯示無能以安敵．是靜息也．

致人

孫子曰．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致之使來者．或啗之以利．或激之以怒．或示之以懈．或挑之以害．或誘之以北．使敵心樂而願至．不察而輕至．勢極不得不至．皆多方以誤之也．敵人已至．入我彀中．吾先得地利．復出奇兵．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虞制不虞．必勝之道．第致人者．我務其機．隨敵而轉．方其初至盛氣．則少待其衰．機便則乘勝疾擊．或橫突．或旁擊．或反擊．或夾擊．或截殺．以斷其後應．或設伏以掩其不意．或頻而擾之．使其營柵不成．樵爨不給．或迫之于險．使其行伍不列．陣勢不就．彼欲進不得．欲退又難．饗士秣馬．觀變設奇．從容而指揮．得坐制之策矣．至若佯北之兵．尤須隱其詭詐．夫敵陣整旋．半進半退．以誘人．人所易覺．故又有隊伍參差．旂幟潰亂．先以羸兵試敵．佯誠居多．皆與敗之狀也．凡若此者．敵雖智將．亦必長驅．

耿弇攻張步．步將費邑之弟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多伐林木．揚言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其降者．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邑耳．今來適得所求也．乘高合戰．破邑斬之．此挑之以害．使不得不至也．及取臨淄．遂據其城．以激怒步．謂諸將曰．無得往掠劇下．須步至乃取之．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及大彤帥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此激之以怒也．弇先臨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之．弇以爲挫其鋒．則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兵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攻之．劉歆等與步合戰．弇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大破之．此實而示之以虛也．

楚子使鬭廉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城濮之戰．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也．既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敗績．此誘之來而橫擊夾擊也．

梁晉柏鄉之戰．周德威曰．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濟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高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矣．莊宗從之．而退軍鄗．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我轉戰．且來必不暇齎糗糧．縱其能

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遂大敗之．自鄗追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十餘騎免．此誘而饑且勞之也．

梁淵明伐齊．初侯景密謂梁人曰．逐北莫過二里．齊將慕容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佯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入．將卒以紹宗之言爲然．爭擊襲之．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爲所虜．此追敵者須防誘兵也．如韓信誘龍且而因水以攻．其類甚多．不能詳述．至李牧誘匈奴而先以數千人委之．是又舍小敗而圖大勝也．

大抵兵家之致人．亦必審彼我之強弱．地勢之險阻．機術之巧拙．我必勝而萬無一失．彼必敗而莫之能逃．然後引而招之焉．卽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如敵未可擬．吾又不能以敵．方以其來爲良．況致之使來也哉．設法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俾猶豫而不敢催．可也．

伏兵

兵伏詭道也．善伏者必勝．遇伏者必敗．伺敵之至．或舉號旂．或舉號礮．伏兵卽出．適當其中．不得太早太遲．恐早則敵見而備．恐遲則緩不濟事也．號令一舉．齊出死鬭．毋趦趄不前．先後不一．擊其左．擊其右．勿遮道．勿留行．常開生路以待其走．而夾擊之．尾擊之．遮道留行．恐敵生路已絕．必致死於我．非計也．敵張皇駭愕．四顧難支．吾之正兵．亟回策應．無得觀望．所伏之處．宜險阻隘道．俾敵不得整陣而戰．突出而薄．我處其逸．敵處其勞．我處其高．敵處其下．掩其不意．莫能當也．兵之伏者．有一伏．有二伏．有數伏．有數十伏．俱視賊勢與吾勢之強弱．及吾卒之多寡．如沿道設伏．伏有前後．賊前至者勿先發．俟賊深入我地．戰敗而歸．吾兵隨後追．吾伏隨後而應．不惟以勝攻敗．亦且以銳勝疲．故賊無遺類．將有全功．亦有同時並起者．必廣地可以分伏．是謂合擊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必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戎師大敗．

王世充防兵擊李密．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未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從高馳下．密衆大潰．

淮西大將軍陳仙奇奉詔發兵於西京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歸．上聞之．急勅李泌發兵防遏．泌陰選士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陣間．北燕子楚將兵趨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法超率衆趨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此前後伏也．

韓世忠之敗金人於大儀也．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金人至．過五陣東．世忠傳令鳴鼓．伏兵五起．旂色與金人旂雜出．金軍亂．遂大敗之．此四面伏也．

劉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石勒．命箕澹率騎二萬爲前驅．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奔代郡．西士震駭．

防伏

兵之伏也．敵欲擊我不虞也．大將總統三軍．入人之境．凡山林險阻．堤岸谿谷．及叢茂翳薈之處．可以伏人者．必先遣遊兵察而索之．無伏而後可進．假令有伏．彼見我之索也．自應潰散矣．卽不然．而以諸軍分爲前後．前軍過伏．後軍可解．又或以精兵據其要路．則伏亦不敢出．或分遣死士．潛出其後而擊之．蓋其銳氣前往．不虞我之擊其背也．未有不驚恐喪膽．望風而逃者．倘其途險路迴．難遽其後．卽以精兵向伏而擊之．其伏必敗．伏兵已敗．賊計自窮．乘勝而攻．可以得志．

周亞夫擊吳楚．警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矣．太尉如其計．至洛陽．遣使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此索伏兵之妙也．

唐與回紇討安慶緒．攻長安．陣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賊將李歸仁伏精兵於陣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擊．盡殺之．

張浚帥岳武穆等諸將討李成．旣敗李成之將馬進於筠州．引兵追賊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據險設伏．浚遣步兵從間道直擣椒山．殺伏者殆盡．乘勝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此皆能殺伏者也．至於其偵探之密．提防之嚴．俾敵之設伏預先燭照者．尤宜爲將者所當加意也．

遊兵

遊兵者．謂其兵無定在也．必士果銳而騎超捷．將勇悍而善馳驟．時而東．復時而西．時而出．復時而入．敵怒而迎．我引而退．敵倦而息．我臨而擾．擊其左．擊其右．擊其前．復擊其後．擊其懈弛而無備．倉卒難禦．抄其發食．焚其積聚．劫其輜重．襲其要城．取其別營．絕其便道．或朝或暮．伺敵之隙．乘間取利．飄忽迅速．莫可蹤跡．於我爲軍之聲援．於敵爲肘腋之後患．夫使賊腹背均患．進退維谷．則不難於翦除．全勝之策．是一道也．

楚漢相持於滎陽成皋之間．彭越常爲漢將遊兵．以擊楚．取睢陽以北數十城．項羽攻漢．越輒擾其後．楚諸將非越之敵．數爲越所敗．羽怒．自將軍擊之．越復退．及下十七城．羽聞之．使曹無咎守成皋．戒曰．卽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竟不得越而還．而曹無咎已爲漢所敗矣．相循不已．楚因是以敗．漢之有天下．大都多其力也．

徐道覆率衆三萬趨江陵．奄至破冢．劉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百餘級．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或謂強敵在前．惟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至是乃服．此皆得遊兵之利者也．

疑兵

兵之以疑勝也．全是虛張聲勢．使敵望而憚也．憚則城有所不敢攻．軍有所不敢擊．途有所不敢由．軍心皇皇．思爲走計．躊躇不決．所謀必誤．亟乘是勢而出奇取之．選銳衝之．敵必潰而北矣．若是者．必緣兵精而衆．將勇而智．故能以虛爲實．以少克衆也．疑之之術．晝必多旌旗．夜必多火鼓．或廣張其幟幟．或疏布其陣勢．或曳柴揚塵．或疑或棲．或更換服色．或以旌旗徽識山林．儼若伏狀．或鼓角夜過敵壘．一似旣營．或結草爲人．眞僞相半．布列示多．或開門待敵．佯若閒暇．以乖其向．總使敵人不測多少．不知虛實．則將必亂．此兵家詭謀也．

沛公以二萬人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者子．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乃使酈食其往啗以利．秦將果畔．欲連和．爲五萬人具食．以餉疑之也．益張旗幟．以旌疑之也．

丹陽賊費棧受曹公印綬．煽動山越．爲作內應．孫權遣陸遜討之．棧黨多而遜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周訪討杜弢時．賊衆倍訪．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採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未曉而退．

王鎮惡襲江陵．取劉毅．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舸留三人．對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揚言劉藩西上．洋戍及百姓．皆以爲劉藩西上．晏然不疑．將至城．毅將張顗之迎之．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卽馳告毅．而鎮惡已入城．毅自縊．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

靖難時．平安圍北平．劉江救之．以礮聲爲號．一礮至．二礮決圍．三礮入城．又軍士多．十礮方至．一響之後．爲礮者放礮常不絕聲．平安以爲大軍至．駭而散．大抵疑兵在後．必勇鬬在前．特恃疑兵恐敵．使之不敢抗耳．若敵之心旣恐．吾之鬬不力．致成敗莫決．稽日延時．虛實自覺．敵知而乘間用奇．不但無益．且取敗矣．

招撫

夫有能之將．非必以殺爲務也．要在乎定安戢之耳．則有識將相奇謀．只是招者．豈吾言也哉．顧其所招何如耳．元惡不可不誅．脅從不可不撫．戎狄豺狼不可不誅．赤子雖誤不可不撫．亂世思亂．叛者四起．不可不且誅且撫．治世同倫．一夫倡亂．不可不有誅無撫．撫寧行而回心向化．則撫可以爲常．急則降而緩復思亂．則撫斷不可．用撫之說．毋論天地好生．並育並載．卽好兵惡殺．恐誅之而不可勝誅矣．是以道家忌三世爲將．而曹彬．曹翰之後．一倡而不復振者．蓋殷鑒也．故大將入人之境．凡遇父老童稚歸誠請命．輒停車慰勞之．卽有俘獲．倘非正戰．亦用美言叮嚀告戒．犒而遣回．所以彰吾大德．釋彼戰心．天戈所指．

到處稱降矣。

建武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率歸降。諸將乃賀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賀若弼伐陳。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軍士於民間酤酒者。立斬之。所俘獲六十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此宜撫而用撫也。

朱儁擊黃巾賊韓忠於宛。賊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惡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成化初。平廣西。猺亂。守臣懦不能制。以招撫縻之。本兵王竑曰。峽賊稱亂。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乃屬韓雍。付之兵事。卒平兩廣。此不可撫而討之也。

受降

兵家之務。武而伐之。服而舍之。則受降固其常也。第降有眞偽。為將者須度其勢。察其心。覘其人。如敵勢方相親附。敵心尙爾堅銳。其為人素稱忠義智謀。其甲兵猶強。力量猶全。非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其降偽也。非眞也。倘其事勢離沮。讒間方興。糧食已匱。兵民既竭。惴惴焉朝不保夕。欲更新而易向。避禍以圖存。則其降眞也。非偽也。即使眞降。而受降之際。必張吾甲兵。嚴吾備禦。以防不虞。所謂受降如受敵者。恐其以降襲我之懈。誘我之師。緩我之攻。且以降為賊之內應。而變起肘腋。智慮及此。斯為老成。而殺降之戒。尤應書紳。殺降不武。無以勸來。天道昭然。報施不爽。況殺戮良民。偽稱賊級。其罪寧可勝言耶。

魏遣將慕容白曜擊宋。宋將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於魏。白曜欲遣兵救之。酈範曰。文秀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戰強則據。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頻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樂陵等處。然後按兵前臨徐州。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悅。此能料敵之偽降也。

魏遣將軍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救縣瓠。宋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元。元受而陰為之備。及師至。纂果閉門拒之。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出迎。未即入城。博士鄭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

梁蕭脩討長沙賊陸納軍於巴陵。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脩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襲至鼓譟。軍中皆驚。脩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長沙。此皆有備而無患者也。

周將于謹從宇文泰攻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

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大軍以此得全。

隋涿郡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自效。絢以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此皆無備而取敗者也。

韓襄毅兵入大藤峽。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至。官軍屢征。未嘗深入。無緣滅絕。今公在此。我等必得脫罪戮。韓乃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皆有短兵藏于衣。受降之不可輕信如此。

白起獲怨於秦王。行至杜郵。賜劍令之自盡。起長吁曰。天何使我至于此。既而曰。吾死既晚。長平坑卒四十萬。是故當死也。

李廣嘗謂望氣王朔曰。自漢擊匈奴以來。吾未嘗落後。竟無功以取封侯。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試思之。抑曾有數于心否。廣曰。吾取隴西時。嘗殺降虜百人。至今悔之。朔曰。殺降大不祥。此將軍之所以不封侯也。是皆為誅戮降人之鑒。

草廬經略卷八

禁暴

兵之興也。所以遏亂安民也。暴而不禁。是滋之亂。而民愈不安。殊非從來征伐本意。故王者之師。倡仁而戰。扶義而征。喜其來而悲其晚。良以拔諸水火。而厝之生全也。師到之處。無褻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墳。無燔牆屋。無焚林木。無掘邱墳。無取六畜禾黍器械。無掠婦女。見其老幼。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可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秋毫無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將禁戒之嚴。故其下奉命而不敢違也。由是仁風遐揚。士民謳呼鼓舞。有若更生。簞食壺漿。迎降載道。敵雖暴令不行於效順之民。我即孤往。可藉力於新附之士。兵家所謂反客為主者。此其是矣。暴若弗禁。民必悉其所歸。逃匿大城。與之竭力死守。或竄谿谷。蹤跡無朕。吾糧食無從得。攻取又無效。然則向之不戢其衆者。寧非自害歟。

樂毅伐齊。既勝於齊西。留徇齊城未下者。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脩舊政。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乃下齊七十餘城。

呂蒙入荊州。盡得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於民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夕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食。府庫財寶皆封閉之。以待權至。成手書示關

公。人設。私相參議訊問。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關心。秦王猛伐燕。長驅至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

岳武穆士卒。饑死不擄掠。凍死不撤屋。常駐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

魏拓跋英圍齊南鄭。禁士卒無得掠發。遠近悅附。爭爲租運。

高皇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乃免。徐達曰。爾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既克鎮江。兵不血刃。號令嚴明。城中晏然。不知有兵。及常遇春圍贛州。命汪廣洋諭之曰。汝與遇春言。熊天瑞處孤城。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家國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鄧禹不妄殺戮。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之戰。友諒既敗。生降之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前克湖廣。諸軍士無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遇春如命而歸。仍褒諭曰。予聞王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太祖此諭。眞三代時雨之師也。至有不能戒輯其衆者。如王僧辨。雖有誅侯景之功。而取下無法。軍士擄掠。驅迫居民。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此豈伐罪弔民之義耶。

逐利

所謂逐利者。凡要害之當據。積聚之當取。空虛之處當襲。懈弛之當掩。機勢之當乘。地利之當爭。皆兵家之所便也。孫子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故只用偏師銳卒。日夜不處。捲甲趨之。輕兵赴之。使敵失其所恃。而徐以大軍繼之。則所爲無不如意。蓋利之所在。我與敵皆爭。惟先至者得之。得則人爲我制。不得則我爲人所制。是以寧速無緩。寧我制人。毋人制我也。倘遷延觀望。見利不趨。敵得從容成備。謀慮已周。險阻盡守。後時失機。底績爲難。第宜參伍詳審。必得則往。恐敵餌以利而誘我。我輕趨之。必爲所敗。如委棄輜重、畜牧、糧食、貨財之類者。是謂餌兵。斷不可逐也。

桓溫伐蜀。封孚問於申允曰。畢將何如。允曰。以溫聲勢。似可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溫驕以恃衆。怯於應變。大軍深入。値可乘之會。反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廩糧匱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

夫逐利過則不可。況見利不逐。能無後悔耶。是故江陵有軍資。昭烈留連不進。是以敗於當陽。而窮於夏口。蜀中一日數驚。孟德得隴不望蜀。是以遲於七日。而悔於終身者。是乎利不可不逐。而逐利不可不速也。

乘勝

兵何以宜乘勝也。勝則敵之心膽已攝。我之銳氣益壯。以方勝之氣。當已疲之敵。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也。乘之云者。謂吾之銳氣過久則衰。敵之衰氣漸養則振。釋此不乘。因循荏苒。機會一失。悔無及也。第患乘勝之時。驕而玩敵。戒備不嚴。忠謀不納。彼懼而深計。我忽而寡謀。我欺敵以長驅。彼多奇以待我。一蹶不振。弊在陵人。故軍勝彌警。將之明鑒也。

徐道覆因劉裕北伐。勸循乘虛取建業。循從之。何無忌禦之。敗死。劉毅與戰於桑落。大敗。其衆皆爲循虜。尙書孟昶懼自殺。劉裕兼程回救。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一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銳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斃。以大勢言之。當計日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爲所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劉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州。乃悅。遷延數月。裕率諸軍齊力擊循。大敗之。循走死。此不乘既勝之勢以蹙人。故反爲人所敗也。

秦王敗薛仁杲之將宗羅睺。因帥騎擊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杲降。此乘勝而收全功者也。

宋臣謂其主曰。金人非眞能善用兵。不過乘勝耳。蓋當勝之後。乘而直進。無論邊城外破。士女內徙。有驚聽之形。而備禦未收。人心未協。無自保之策。故雖英雄到此。亦難展手。第乘之心與愼之心宜並用耳。

臨卒

強敵倏臨。精兵奄至。如火發於袖。蜂起於懷。未有不張皇失措者也。夫將先自擾也。則三軍之士。不戰而自潰矣。故必處以堅忍。鎮以定靜。從容指揮。佐以奇謀。俾士卒爭死而用命。駭愕而狼奔。自非智勇之將。必不能矣。蓋變起倉卒。雖士伍容易紛擾。然敵亦未必遽知我之虛實。定靜則我神恬而衆有所恃而不恐。奇謀則我之設施巧而敵乖其向以救逆。茲所以免於敗也。既免危機。然後徐圖勝算。此於事急猝亂。漫無主張。敵因而躡之。遂大敗不可救者。相逕庭矣。

石虎遣麻秋攻枹罕。張重華遣謝艾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帽。鳴鼓而進。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據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懼不敢進。艾命將張瑁自間道引軍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勝進擊。大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魏梁州刺史拓跋英擊齊軍於漢中。將還。齊軍已至。將士皆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揮。狀若處分。然後整旅而來。齊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梁韋叡攻魏渦陽。魏王奄至。叡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叡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殊死戰。莫不以一

當首。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伏。不敢攻而退。珪縱兵擊之。虜敗走。

劉鄩攻河中。李守貞遣死士數千人夜入其營。將士恟懼。不知所爲。鄩神色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慮也。遂免冑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敗退。

韓世忠遣王淵討方臘。次杭州。賊奄至。勢甚張大。衆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關堰。賊過。伏發。衆躁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斂兵千。在大同周視邊所。虜兵猝至且衆。永欲走。越厲聲曰。勿復言。即揮兵上山。屯札嚴守。曰。若走擾陣。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今我已占上游。與戰必利。遂麾兵下馬。於中選勇士三百。自將於後。餘七百人。永帥而前。俱令銜枚。不許前兵反顧。違者斬以徇。務使一一如魚貫。少有參差。亦斬以殉。列爲陣行。時已向暮。虜兵遁懈。越急命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此臨變之法也。

因勢

凡兵定有一勢。惟因其勢而利導之者。爲得算。蓋敵勢萬變不齊。善戰者惟隨勢以應。而我無定局。是謂勝於易勝也。敵欺我則驕之。敵畏我則恐之。敵勇而愚。則誘之。敵糅而躁。則勞之。敵過慎而葸。則疑之。敵上下猜嫌。則間之。敵好誤入。則佯爲無備。敵好侵掠。則委利以餌。敵務於進。則設伏以致之。敵志在退。則開險以擊之。凡如此例。難容悉數。皆因敵情以導之耳。敵既入我彀中。乘勢出奇。選鋒突擊。覆之猶反手耳。

齊人數敗。直走大梁。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號齊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遂減竈而退。龐涓追之。行三日見竈日減。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已逃者過半矣。遂追至馬陵道。遇伏而敗死。此敵欺我則驕之也。

突厥史德反。唐遣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都護蕭嗣業討虜不克。死敗接踵。皆爲糧車數爲虜抄掠。以致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疑。掠車。羸兵走險。虜驅就水草。解鞍秣馬。方取糧。而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此因敵之侵掠。故委利以餌之也。

出困

軍之爲敵所困也。必其勢不足以勝人。然後敵乃憑陵之。而我之力不能支。倘無奇策以應。而第與之角力也。其何能解。故必陰其謀。祕其機。詭其途。祕用其銳。匿其伏乎。蓋困人之心。心無反顧。而其所慮。祇恐潰圍。惟出其背傾而覆之。勢必驚奔。或僞遁而伏奇兵以爭利。或設疑而藉虛勢以誑敵。如敵強據險。攻之難取。則有太公必出之法。審知虛空之處。命強壯居前。材士伏後。弱卒居中。鑿山開道。擇地設奇。敵覺而追。左右疾發。多其火鼓。若從天降。若從地出。莫我能禦。是謂必勝。凡此之謀。皆非昏夜不可用也。萬一敵兵圍合。地無空虛。當諭軍中所有大實三軍。明示以力戰則生。不力戰則死。欲東而佯擊其西。欲西而佯擊其東。彼野闊遼闊。勢不得堅一處受敵。還相救助。則各處抽兵漸薄矣。視其薄處而疾擊之。可以得出。既出之後。伏奇待追。轉敗爲功。將之善算也。

段熲遷幷州刺史。進軍擊當煎種于湟中。熲兵敗。被圍二日。用謀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田豐說袁紹。乘操南討。發兵圖許。奉迎天子。曹操聞之。解襄圍而還。張繡率衆擊之。劉表亦遣兵救繡。屯於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率軍來追。操縱奇兵擊之。大破之。

李密使麾下李勣率兵五千。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圍黎陽。密使勣守倉。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擊。化及敗引去。

成化初。寬河衛千戶王信。以功遷指揮使。移守荊襄。值石和上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留不援。信乃多張旗旂。舉火鼜夜不息。歷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噪。賊以爲援兵至。且驚走。追斬有功。進都指揮同知。

段熲李勣潛于圍外反攻也。曹操僞遁以誘也。王信設疑而藉虛勢也。或出其不意。或多方誤之。皆皆陰其謀而用其銳者也。

嚴備

夫有備之勝無備也。自古然矣。與其倉皇於敵至之秋。孰若預防於未至之日。爲將者。慎毋謂我糧餉足而城池固。遂可弛備也。嘗見無備之將。皆緣有所恃。是以敵得因其無備而襲之。況無所恃乎。備之之道。城必欲其高厚。池必欲其深廣。器械必欲其精利。糧餉必欲其充足。猶未也。關津必飭。阨塞必堅。強銳必聚。英雄必用。巡邏必嚴。斥堠必遠。偵探必密。此守法也。至若我師野處。賊寇將臨。須擇險阻以立壁壘。須擇勝地以設堅陣。仍設伏於前以爲奇兵。再設伏於後以防不測。軍行而備之者。地廣不廢陣。地狹不廢隊。最狹小不廢行伍。毋使敵至而亂。至則先據險要。俾敵莫能攻。而偵聽探視。尤宜絡繹。備禦已嚴。斷難侵軼。即不勝。亦不至於敗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人。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楚子伐鄭。已服楚矣。晉人救之。軍於敖鄗之間。彘子欲戰。趙括、趙同黨彘子。激怒楚人。郤獻子曰。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不如備之。楚人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楚至而上軍不敗。

梁遣馬道根守阜陵。初到。脩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

法宗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綏服登城。選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安閑。戰又不利。遂引去。

魏勝在海州。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饋。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襲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恆如敵至。

內應

內應之兵。多緣納叛招降。然令人心疑而易識。是以其策常洩。洩則敵因而詭我。鮮有不敗者。臨陣始降。不暇詳審。然亦非萬全策。不若選我黠點之士。其精銳一可當百者。佯爲商賈。先事而往。兵臨城下。應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徹。詐呼敵入。兵民習亂。乘機成事。或久而圍之。猝解而遠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賈薪負販。彼必無疑。外兵倍道而襲。無有不克。營應陣應。差爲稍難。俟彼召募。方可乘間。至於羣盜烏合之衆。應尤易入。大抵奸細在內。宜早應之於外。久則敗露。非勝算也。

魏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顧邏等於安定。討醜奴。軍威甚盛。醜奴待以輕騎挑戰。兵未定。輒退去。延伯恃勇乘擊之。有賊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賊將宿勤明達引兵至。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

李希烈據許時。有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事。關播異之。薦於上。以爲宰相之品。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爲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盡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於內縛元平馳去。

相州有劇賊陶俊、賈進利、爲亂。岳武穆請以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武穆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利以歸。

安衆

劇寇強寇。勢若風雷。兵士鮮不恐懼危疑。是不戰而有自潰之機矣。爲將者苟無術以安此。敵乘勢壓我。斯敗壞不可收拾。故必處以恬靜。示以從容。或躬親不急之務。或矯語不足畏之言。或虛張有可恃之勢。或假托於鬼神。或巧依於術數。雖矯情鎮物。事出非眞。實所以安之而使之無恐。然後設施變化。因敵出奇。弱可使強。危可使安。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之。

吳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卽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張奐爲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并同反叛。焚山燎林。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中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周訪討杜曾時。曾勇冠三軍。兵勢甚盛。訪惡之。鋒刃方交。訪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

魏主冉閔旣克襄國。因游食常山諸郡。慕容恪等擊之。閔趨常山。恪追於魏昌之廉臺。燕十戰皆不勝。燕人憚之。恪巡陣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矣。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

魏跖跋英圍南鄭。城中洶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定。

他如陸遜之種豆。謝安之圍棋賭墅。皆因人心之危疑而安之也。

愚衆

凡戰勝攻取之妙。可藉三軍爲之。不可使三軍知之。故曰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所謂將軍之事靜以幽者。皆所以愚士卒之耳目。而使之無畏敵也。或激之而使奮。或誘之而使趨。或置之死地。令有決勝之心。或絕其生途。令有必守之念。施無法之賞。而令貪者忘其身。懸無政之令。而使懦者勇於赴。大都籠絡衆心。鼓舞衆志。如驅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此非萬衆獨愚。一人獨智也。駕馭之權。操之在將。而受其馭者。必受其愚。卽間有微知。而法施於不敢逆。勢極於無所逃。又不得不勉從之也。

曹孟德討張繡。見沿途麥遍田疇。乃下令蹂躪者斬。操馬誤入麥田。卽下營召主簿擬罪。欲自刎。郭嘉力諫曰。春秋之義。罪不加於至尊。操曰。吾自制令。而自犯之。何以服衆。乃斬其髮曰。權代吾首。於是萬衆竦然。過麥田下馬扶麥而行。惟恐其倒。

何蹤伐吳潛。取重囚而誅之。佯示三軍曰。此犯某令者。未幾復取重囚而誅之曰。此犯某令者。如是數四。故其士卒奉令惟謹。此皆愚衆而使奉令者也。

漢度尚募諸蠻夷破賊。軍中大得鹵獲。士衆驕富。無戰心。尚患之。宣言兵少。未卽進兵。縱士卒出獵。潛焚其營。珍貨皆燬燼。衆歸而泣。尚曰無恤也。卜陽潘鴻爲盜數十年。珍寶山積。若能克捷。所獲必倍於前。由是鼓進而攻破之。此犯之以利也。

白起入楚。其所過皆伐梁焚舟。而士逞鬬窮戰。計無反顧。此置之死地而戰益決也。

劉錡守順昌。命鑿舟沈之。以示無去意。而衆心乃固。此絕其生途而守益堅也。

馬隆募壯士救梁州。武帝命其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拘常典。此謂施無法之賞也。

尉繚子云。離地逃者。身死家殘。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妻子公於官。此所謂懸無政之令也。投醪吮疽而士樂死。此以愛愚衆也。斬嬪誅賈。而人人不敢犯。此以法愚衆也。

虛聲

夫虛虛實實之防。固無窮矣。善兵者詭張遠誑。能以虛聲悚敵之心。而乘其所向。使東西顧盼。進退躊躇。心搖而弗能定。見利而不敢趨。低徊延緩。然後我得乘間抵隙。以戰則利。以攻則敗矣。其間或聲東擊西。或聲彼擊此。或聲遠擊近。或聲近擊遠。俾敵不知所備。則我所攻者。敵所不守也。兵法云。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斯其然乎。而措勝之方。亦在察敵之將而用之也。

耿弇攻張步。步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藍兵又精。臨淄城大而易攻。乃勅諸部兵。俟五日後攻西安。藍聞之。日

夜爲備。至期蓐食。脅明至臨淄。出其不意而拔之。

蕭寶寅使薛脩義圍河東。魏使楊侃救之。脩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魏乃使其子彥與侃率兵北渡。據兵堆壁。命送降民各還其村。候臺軍舉火三烽。亦舉烽以應。無應烽者。皆賊黨也。當進擊屠戮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脩義降。

陳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

張士誠遣呂珍率兵十萬圍諸暨。守將謝興告急於李文忠。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邇桐廬賊境。而衢信兵出江西。無兵應援。乃與下議曰。兵貴虛聲。乃張榜于賊境。詐云。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具告呂珍。退五十里下營。以待決戰。胡德濟夜半乘勢出擊。大破之。其退北鹵至阿魯河渾也。鹵騎滋多。文忠據險爲營。以示單弱。仍椎牛具食。爲犒大軍狀。鹵疑有伏。相率引去。

宸濠反。王守仁恐賊順流東下。速出而留都無備。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南京、淮浙、福建、廣東、廣西、討賊之兵。俱以遣發。期會江西。以疑宸濠。使不敢出。賊見檄果疑四路兵至。不敢直趨南京。遲回數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已大集矣。賊遂敗。

夫耿弇之佯北攻西安。文忠守仁之揭榜投檄。是虛其聲於言也。楊侃之烽燧。永業之馬槽。李文忠之椎牛具食。是虛其聲於事也。虛聲在我。實信在敵。信則情乖。必致之事也。而欲覘敵之爲虛。又須籌度其事勢之符遂。出吾明哲。料敵論事。縷縷逼真。不爲虛惱。乃爲得之。

先聲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謂之先聲。奪敵之魄。故不煩兵而敵自服也。必其戰勝之威。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無攻不破。無陣不摧。然後可以張大其辭。敵心怖。則彼無見戮之危。我無力戰之苦。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且數戰之後。兵力既疲。以既疲之兵。圖不可必之勝。鮮有能濟者。故張我軍實。震我先聲。俾敵聞之。或恐懼投降。或未戰自遁。皆兵之機。所謂用力佚而成功捷也。

韓淮陰既克趙。聽廣信君之策。遣使宣威。招降七十城。燕從風而靡。

曹操既平荊襄。遣書孫權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荊襄之人。望風歸附。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欲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張昭等皆勸迎之。惟周瑜、魯肅不從。倘國無人焉。孫氏不血食矣。

魏將軍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白曜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

梁攻魏渦陽城。魏救之。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陳慶之銜枚夜出。陷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四城皆潰。

元伯顏攻破宋之陽邏堡。斬王達。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誅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以貴代吾使。不必追也。自是伯顏東下。勢如破竹。皆先聲所及。宋主不支也。

草廬經略卷九

毀強

大敵在前。兵精勢銳。志在深入。陵我郊圻。此而欲與之浪戰。非策矣。當阨塞險阻。堅壁守之。使不得進。分遣奇兵。斷其運道。截其後援。奪其所恃。乖其所之。清我之野。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治能亂之。漸見困敝。乃可乘矣。於是微而惑之。佯而誘之。令入險阻。乘高布伏。四面夾擊。彼縱欲衝突。而地不可施。縱欲爭長。而四面難支。如與猛虎相持。先縶而擾之。敵而餓之。使其搏噬莫加。氣力漸弛。徐施陷穽。令其自斃。此法蓋持久以待其衰。多方以誤其趨。先務高城堅壘。精器足糧。庶有所恃。而曠日緩之。是善守者藏於九地。復蓄士卒之力。因戰地之利。爲無窮之奇。是善戰者動於九天。既以守而待攻。復以戰而乘敵。敵雖強直驅策使之耳。

金兀朮會諸將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怯。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後又攻仙人關。殺金坪。玠以萬人當其衝。與弟璘死據其坞。力戰不退。戰士少懈。急屯第二隘。用駐隊矢迭射。金人百計攻之不下。玠度可戰。明日大衆出。衆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兵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胥遣。道統制張彥劫其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玠兩扼強敵。先用駐隊矢迭射而兵

不出者。所謂強而避之也。繼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所謂飽而饑之也。度其困且走。與金人百計攻之不下。而玠度其可戰者。是佚能勞之也。伏神坌、河池以擊之者。用地利以戰也。深得擊強之宜。從來良將擊強敵。未有不先避之者。

陸遜之擊元德曰。備。猾虜也。更事常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是誠見之審矣。蓋敵之始進。其鋒正銳。當之未有不碎者。彼求速戰。吾枝日延時。堅壁臨之。銳者挫矣。況延遠懸隔。糧餉愆期。野無所掠。餉者饑矣。既挫且饑。吾復勞之。敗形自露。猶惟敵之侵軼我也。而乘險以敵。是又先為不可勝也。至四面夾擊。則異乎五軍擊強之道也。

擊衆

擊衆者利險阻。利昏夜。兵家固已言之。又當觀敵之用其衆者何如耳。倘其正兵倍我。而其餘皆奇也。截後擊旁。犄虛扼亢。匿伏以爭利。據險阻分其勢。出奇無窮。令我應接不暇。如此者名為智將。宜伺使相機。勿與輕戰。如悉勸其衆。當屯烏合。橫亙蔓延。以爭一戰之勝。此庸將也。雖衆可虜。擊之者使驍將統銳士。分為數道。一擊其前。一擊其後。一擊其左。一擊其右。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使其士伍讙囂。行陣錯亂。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若敵兵方行未艾。勢必先後稍至。吾掎前擣後。擊左獵右。蓋敵雖衆而不善其用。則分數不明。人心不協。受攻之處。聲息不聞。救應難及。一處潰散。轉相驚怖。勢若崩山。軍資器械。為我之用。是謂勝敵而益強也。

梁王景仁率其軍七萬餘人。與晉周德威戰於鄗南。梁軍橫亙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居東。晉人不戰。至未申時。梁軍饑且疲。將退。東偏塵起。德威鼓而進。譟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譟其東偏曰。汴宋軍走矣。梁陣動而不整。乃皆走。遂大敗。

劉曜圍石勒於洛陽。曜衆十餘萬。陣洛西。亙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自與石虎等分軍進擊。曜敗就擒。

苻堅伐晉。遣朱序來說謝元等降。序固晉臣也。先為秦所擄。私謂元曰。若秦百萬之衆俱至。誠難與為敵。宜及其未盡至。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從其言。遣劉牢之率兵五千。敗其先鋒梁成於洛澗。斬之。遂進與秦軍戰於淝水。堅麾諸軍稍退。欲俟晉半渡而以鐵騎蹂之。秦軍退不可復止。序在軍後呼曰。秦軍敗矣。軍遂走。

夫梁陣動而不可整。秦軍敗矣退而不可止。皆緣人衆陣大。視聽不一。轉相訛誤也。而石勒之分擊。則令衆人不及相救。雖衆安得不敗。夫敵衆而無紀律。固易敗也。然紀律之明。部伍之肅。自非羣盜。其孰不能。古以少擊衆。無如岳武穆。每以數百騎橫蹂大敵。雖緣士精將悍。還因見機。李光弼屢敗史思明。亦以寡也。其背城禦敵。必不野戰。是利險阻也。勅郝廷玉、論惟貞等各引數百人以攻其堅。是分數也。約大旆三麾至地。諸軍畢入。死生以之。是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也。以吾之寡。擊人之衆。倘非力戰。又弗觀變。難有濟矣。信乎不離成法者近是。

度險

凡大山大水。坷坎、狹隘、險阻、林木、沮澤之處。俱險也。敵人薄我。正惟此地。我欲渡之。其術安在。不得亂行。必以次序。先為不可勝以待之而已。次選精銳。索其有伏與否。伺敵之隙。預涉其所。相地結營。堅立壁壘。度涉備禦。然後大衆徐徐整列。以次而濟。敵雖審襲。我之家計業已先立。持重臨之。彼計自詘。設奇制敵。又周後圖。而嚴兵防後。倍宜留心。萬一敵人狡譎。知我前軍備則後必無虞。潛師間道。俟我半渡。從後反擊。無有不克。此為將者所宜防也。而既渡之後。即須防遏。勿使敵兵阻塞。斷其糧道。截我輜重。絕我歸路。此尤為是慮而卻顧者。

晉人伐鄭。鄭遣使求救於楚。使歸。鄭詢楚師何如。對曰。楚不可用也。其來甚速。過險不戒。其後楚果有鄢陵之敗。

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師遂不整。為羅所敗。

楚子庚伐鄭。欲過潁水。恐鄭襲之。乃使右師先城上棘。

趙充國伐先零至金城。兵不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數人者或如法。或不如法。而勝負因之。誰謂兵行險阻可輕進耶。至若謹備敵之從後反擊。如馬超之擊曹操於渭河。慮敵之窺我既渡以兵襲之。如成安君請騎三萬出井陘之險以截韓信之後。是亦理勢所必有者。可無防耶。

薄險

薄險者。迫諸險而擊之也。凡水澤沮洳之濱。山林傾側之所。地勢崎嶇。迂邪狹隘。若此之類。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隊伍不得森列。前者雖至而未整。後者方行而未息。人馬數顧。行陣絕續。人心未一。銳氣未張。備禦未嚴。此正可以擊破之也。我欲勝之。亟宜薄之。車馳卒奔。乘勢而擊。以一擊十。必使無措。須於敵之未至。飽士卒。蓄戰力。靜息以待。假令敵素持重。審而後涉。使宜斂軍秘迹。退處潛伏。俟其半渡。然後馳之。無弗勝矣。倘前軍有備。見擊亦宜。雖間道潛兵。襲其不虞。必敵無後援而後可。相機用智。總在將心。因地出奇。無庸錯過。

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阨。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世笑以為宋襄之仁。

宋興師北伐。遼冀王敵烈、及耶律沙救之。與宋師遇於白馬嶺。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陣未成列。宋將郭進薄之。遼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沙得免。

夫薄險之師。成列雖易。而進退之間。將有權宜。故孫子云。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地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此為智將。乃不墮機穽。持重以臨人。毋輕進而為人薄。是以晉楚隔一水而兩不濟。卒能兵而交退焉。倘欲必濟而進取。先濟師以掩襲其後。敵見我之掩其後

也.然怖而退.我始可進.而可以免于禍矣.

守險

險者內地之藩屏.得險而守之.則敵不能進.而境內安.故守城不如守險.以敵攻城易.而攻險難.而我守險易而守城難也.滾木壘石.守險之物.材士射手.守險之人.堅壁重壘.守險之備.毒弩火藥.長戟稍矛.守險之器也.險阻既守.則徑宜防.恐敵由之.襲我腹心.倘若交鋒.不宜浪戰.須乘高據險.出奇置伏.彼既勞疲.自應引退.愼勿輕追.恐爲所誘.第伏諸險道.旁而擊之.庶弗勝矣.即欲追敵.必審虛實.如果糧盡食乏.志切言旋.士心懈弛.銳氣沮喪.選吾驍勇.踵而擊之.如振槁葉.易於摧落.

劉曜克洛陽.圍石生於金墉.後趙王勒自統步騎救之.濟自大堨.謂徐光曰.曜陳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中策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及至成皋.勒見無兵.大喜曰.天也.竟至洛陽.破曜而虜之.

苻堅遣將呂光.破龜茲.光入其城.見城如長安宮室.甚盛.其境饒樂.入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乃以駝三萬頭.載外國珍寶.駿馬萬匹而還.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制之.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爲光所敗.

金人侵蜀.吳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米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夫石勒以守成皋爲上策.蓋以成皋既守.無路可通.洛水遠延.則津可涉.揣翰高梧之必勝.計在奪水.則敵勞.西北徼外.沙磧千里.從古至今.患難得水.胡人入貢.多以車載水而行.亦方城之不得不然也.吳玠堅壁守險.恃敵不敢越彼而進.懼躡其後.而審勢觀變.又在乎人.倘或敵人勢重.強逾十倍.以二與我立陣相守.以二沿途嚴備.其六則長驅直搗.傾其腹心.藩籬雖在.亦終無益.唐李淵以諸將守河東.而自以精兵入關者是也.

奪險

奪險之法.非力戰誠不可矣.然敵既據險以迎戰.我仰而攻之.損士卒不既多乎.敵見逼而偏禦嚴.我重傷而備不得.是自困之道也.須於進之之始.且勿急攻.陰令土人潛引死士.疾若猿猱者.或竊從間道.或攀緣巖谷.多帶旗幟鼓角.入彼左右.隱伏以俟.我大兵然後鳴鼓以進.外兵既交.內應張旗鼓譟.銃礮喧填.賊必謂我已入天險.無不恐懼潰散者.蓋山崇谷峻.鳥道縈迴.但非容易可登.豈得遽云無隙.明攻暗入.倏忽若神.從古英雄.多循此道.至若水險.法亦相同.彼阻水以堅守.我陣而佯渡.潛遣偏師.別取他津.銜枚迅濟.出其不意.彼自驚亂.大兵乘亂.如入無人之境矣.

德慶侯廖永忠攻瞿塘.其關山峻水激.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師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筩.以濟饑渴.由多草木.令軍多衣靑蓑衣.魚貫而出

崖谷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陸寨.以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知覺.盡銳來拒.而永忠已破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斬其將鄒興.遂焚三橋.斷橫江之鐵索.與湯和分道而進.

王新建伯受命攻桶岡.橫水.左谿賊會謝志山.藍貴模.聞官兵至.集衆禦之.各據險隘.設滾木壘石.守極高山頂.伏戰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礮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盡發其滾木壘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礮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擊之.賊大驚走.謂我兵已盡入其巢穴矣.官軍乘勝進.遂破橫水大巢.志山.貴模.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軍不能至.及見官軍四集.遂棄險而走.既而唐淳又破左谿.乃議攻桶岡.而桶岡尤險阨.賊首藍能.聞鄰巢破.恐甚.守仁招諭之.賊遲疑未決.守仁乘其無備.冒雨進師.遂破桶岡.

廣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鏌奏討之.分兵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嘗險者.沈希儀獨引兵嘗之.去工堯五十里而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十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鬭.我軍卻.麾而進.又卻.希儀親斬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後麾而進.先所遣則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幟.賊望見山上旗幟.大噪曰.大兵得工堯矣.此用奇兵奪山險也.

傅友德.沐英等伐雲南.師至白石江.達里麻陣於南岸.我師作欲濟勢.遣一軍泝流潛渡.於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於山谷.達里麻登駭.急列後兵拒之.岸上軍心動而亂.友德麾師渡江.以勇而善水者先之.執長刀蒙盾破敵軍.敵卻數里.我師悉渡.此用奇兵奪水險也.

險者敵之藩籬.險不奪.師不可進.舍死力爭.固應得巧.第恐敵人因我欲進不能.必將乘虛間出.伏兵要路.我至悉擒.或爲內應.佯示驚逃.誘我搶奪.臨險伏擊.或潛遣偏師.出我之後.或出左右.擊我不意.故奪險者宜詳審.而處險者宜陰備.

築險

險阻之處.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一或徑忽.使敵得之.便爲敵所制矣.故當築而守之.或扼彼之亢.而使不得進.或率彼之後.而絕其糧援.或睨彼之勢.而使之力分.敵進則不能入.守則有後患.必解而引退矣.但築之者先事宜秘密.版插宜夙具.用工宜迅速.兵衛宜張大.方其創始.敵猶弗知.逮知而爭.以正兵嚴待.以疑兵誑惑.必趦趄而不敢輕進.彼方猶豫.我已成功.迨其既至.業已無及.兵之善謀者也.

周宇文憲與齊.齊將獨狐永業.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及汾州見圍於齊.又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

孝寬在玉壁時.汾州之北.離石城以南.悉是爲生胡所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方營要處築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我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

方集議謀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行軍。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備矣。乃令築之。齊入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入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曹瑋守西邊。開壕邊塹深廣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耕以限敵。要害處為築堡。皆塹其地。為方田環之。

孟珙移鎮江陵。原所置三海。日久沮洳。有變為桑田。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至三汊。無所限隔。廼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蓄泄。三百里間。浩然巨浸。土木之工七十萬。民不知役。

余子俊鎮榆林。相度邊地。審形勢。於沿邊一帶高山陡崖。依山隨形。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為邊牆。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砦連比不絕。又於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形。以為偵探避箭之所。前二月而工畢。自是虜寇益希。而榆林至今為重鎮。及總督大同。上言。宜築宣大、山西、邊地。與延綏同。上然之。即敕有司預備器物。未幾為言者所論。敕令致仕。

余闕守安慶。亦大脩險阻。引江水以環其城。迄今為江淮一保障。皆刱其衆固。以為堅守之計者也。至於敵之未至。宜先於城外按視地形。據險阻。乘高環立壁壘。星羅棋布。不得太遠。立壘為犄角勢。比於脩險時迫切事異。此固宗澤之所以守東京。而非坐而待圍者也。

間道

夫必由之途。敵以嚴緊。吾之大軍。自不得進。而可遂退乎。須厚結土人。訪其間道。令之導引。潛兵入之。雖山林險要。跋涉為難。而心腹既入。藩籬自潰。蓋溪澗之鬼。敵所不得守。即或防守。兵亦不多。敵以為可懈之處。我以為絕要之途。輕齎約負。卷甲銜枚。死士當前。期在必克。此正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法。第冒險深入。與大將既遠。非可恃援也。非死戰不勝。非迅速不得。非必得不可得城得險。在我有濟。敵人聞之。心膽皆碎。腹背擊之。勢必不支。

王全斌伐蜀。至劍門。次益光。軍不得進。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莫前。諸軍宜各陳兵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益光東越大山數重。有狹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征。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主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師趨來蘇。若達青彊。北擊劍門。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蜀將王昭遠聞延德趨來蘇。至青彊。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師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

金撒離喝侵蜀。攻饒風關。吳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登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日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八千金。得士五千。將炎攻。令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道以祖溪間道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潁川侯傅友德討蜀。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山、果陽、盧空、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精兵五千為前鋒。趨陳倉。攀緣山谷。日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文州。連克階州、青山、果陽、而進。此由間道以成功者。

蓋間道人所不虞。不虞則不備。故易克也。我克而深入。則敵之守備。反在其外。所以必潰。其事與鑿險相類。但間道有途。而遠逕。狹小險峻崎嶇。非如鑿險者。僅入旂蹤鼓角。以為疑兵。俾之震而遁也。其入險之具。水則舁飛橋小舟。山則有鉤繩軟梯、鋤鍬、斧斤之屬。皆宜全備。

誤敵

從古兵家之取敗。率由一誤。誤則斯須之錯謬。勝負之相懸。譬若奕者。兩敵相當。並稱國手。其下人誤下一著。敵必乘之。而全局皆失。故良將之於敵。每多方以誤之。誤敵之法。難容悉數。或激之使躁於動。或誘之使人貪於得。或迫之使不得不往。或緩之使坐安其患。或欲東而佯擊其西。或實進而謬為之退。使敵當守而不守。當趨而不趨。或趨其所不必趨。守其所不必守。我有無不如意之算。彼有不可復追之悔。所謂形之而敵必從之。如後之怒敵、餌敵、驕敵、懈敵之類。皆是也。

岑彭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悉其軍邀彭。彭乃潛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其巢。豐回救。彭預為之備。出兵逆戰。豐敗走。追斬蔡宏。

班超發于闐諸國二萬五千人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人驚亂奔走。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降。龜茲等因各退散。

魏爾朱天光討醜奴。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眾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將俘囚。皆縱遣。諸柵皆降。追獲醜奴。

尉遲菩薩攻圍趙柵。賀拔岳救之。菩薩已出。岳故殺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其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率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出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俘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秦王世民討劉黑闥。自將列營洺水上以迫之。李勣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程名振載鼓六千

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遁。遣兵擊之大敗。

夫俘在虎穴。萬萬不能容易脫逃。其有所聞而逃。斷斷乎欲誤我也。我即其所能而揣其情。因敵情而用奇。無弗勝矣。至於誤人以事。非智將則不能辨。吳趨東南陬而亞夫使備西北。元昊要爲請和。而韓琦乃自行邊。彼其識見原自過人也。

怒敵

利害在前。人誰不知之。知之而鮮能趨避者。率由謀勝籌謀之將。爲敵所激怒。故盛氣所招。曾不顧其後患也。怒之之法。有斬使以示絕。有詈言以相犯。有辱其名城。示若輕忽。有戮其寵愛。令其必報。有驕傲其禮以褻之。有嫚張其詞以侮之。有敗其偏師以挑之。有掠其人民。有侵其土地。執辱其使以恥之。敵人不悟。斷欲甘心於我。則必淺慮而寡謀。天時不計其順與否也。地利不計其得與否也。事機不計其合與否也。糧餉不計其充與否也。兵刃不計其敵與否也。道路不計其迂與否也。敵情不計其深與密也。即明知之而明背之。縱橫陵轢。勁與勢違。雖有智計忠諫之士。不足以消忿兵之心萬一。然後我得而勝之矣。

城濮之戰。子玉使其偏將宛春之晉。請立曹衛而已撤宋之圍。以交解。晉文欲激子玉來戰。陰許復曹衛。使二國告絕於楚。而執宛春於衛。子玉怒。因舍宋而趨與晉戰。大敗。

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於夏口。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圍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他如高歡因殺竇大而西侵。漢武爲嫚書而北伐。耿弇遽城臨淄而激怒張步。皆怒也。然必策敵之可怒與。否者聞罵言而塞耳。見巾幗而笑受。答嫚書而益恭。報傲禮而益厚。城府密保。我不得窺。我尚得而怒耶。故料敵之將。先察其人。其機術因人而用。如良醫觀人受病之處。然後以對症之藥加也。

餌敵

夫見黃雀而忘背井。貪心所使也。士貪於利而違其將律。爭得則行陣必亂。既得則必無鬭心。吾乘其方亂而取之。俟其飽歸而擊之。如摧枯拉朽。無不傾敗。所以善將兵者。於臨陣之際。敵或佯棄輜重貨物牛馬旌鼓。必誅其擅取者。而禁戒其吏士。整飭其部伍。嚴陣以觀變。相機進退。防彼出奇。敵計雖狡。無如我何。倘敵人驍銳。入我重地。輕齎約負。師不宿飽。勢必肆掠。以足其食。吾以利委之。俟彼分兵抄掠。乃乘其懈而潛師襲之。縱兵擊之。其軍可覆。其將可虜。

韓信伐趙。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信所出奇兵三千騎。候趙空壁逐利。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曹操禦文醜於延津。軍行。令輜重在前。軍在後。左右曰。輜重在前。恐爲敵掠。操笑而不言。及至。文醜悉軍搶掠輜重。後軍拖救不及。操軍上山憩息。令軍吏皆解衣卸甲。盡放其馬。文醜軍奄至。諸將曰。賊至奈何。請急收馬。荀攸止曰。此可以餌敵。醜軍既得輜重。又來奪馬。不分隊伍。自相離亂。因擊斬醜。

杜弢遣杜宏保廬陵。周訪追敗之。賊嬰城自守。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宏因陣亂突圍而出。

姚興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傉檀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放牛馬於野。斂成縱兵抄掠。又擊破之。勃勃聞秦兵至。退保河曲。齊難逐野掠。勃勃潛兵襲破擒之。

鄧洪艘以饑卒與赤眉戰。赤眉知其無食也。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潰亂。是皆爲兵所餌也。餌兵勿食。兵志有之。而臨敵多謬。非緣利令智昏。便是師無紀律。誠審知敵謀。而將令森嚴。自不蹈其轍矣。第重地則掠。將之所恃。必使敵不敢攻。且務取之神速。故又曰侵掠如火。

草廬經略卷十

疑敵

兵以善斷而勝。以多疑而敗。故疑敵之法。兵家必有也。疑敵則審機而不進。事事而莫能斷。我乘其猶豫。因應變化。決策設奇。勢強則伺隙而突擊。或銜枚而掩襲。勢弱則嚴兵而更備。或潛師而引退。敵以疑而失事機。我以使敵之疑而得勝算。故當垂敗而轉敗以爲功。當垂成而遂一成而莫禦者。以其能乘敵之疑。而善其用也。疑敵之術。動而若靜。則疑我之休兵。而遂弛其防。靜而若動。則疑我之興師。而遂斂以守。實而若虛。則疑而不復備。虛而若實。則疑而不敢攻。佯爲必致之勢。難以必克之兵。亦佐勝之一端也。

李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鵰者。猝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吾留。虜必疑我爲大兵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去匈奴二里許。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於是匈奴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軍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夜半。胡兵疑爲漢有伏兵於旁。皆引兵而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曹孟德救漢中。與蜀隔水爲營。武侯命卒數百人。盡帶鼓角。伏上流頭土山中。或黃昏。或半夜。掛營中喊響。則鼓角齊鳴。操以爲劫營。視之無兵。去而休息。歇又響鼓角又鳴。如是數宵。操心怯。移營寬廣處。

武侯乃渡江背水爲營。操疑之。及戰。蜀兵佯敗。軍器滿道。操兵爭取之。操斬取者而收兵。既而大敗。比歸蜀。帝問武侯曰。操所以速敗者何也。武侯曰。曹操雖善用兵而多疑。疑則多敗。吾故以疑兵勝也。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乃還其馬。復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突厥寇定州。唐刺史羅王元範命開門。偃旗息鼓。虜疑有伏。懼而遁。

李靖佐孝恭伐蕭銑。大獲戰艦。命縱放江流。諸將曰。得舟當濟。焉用棄之。反資賊。奈何。靖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疑。舟雖多。何所用之。今令瀕江鎮戍。見艦蔽江而下。必謂江陵已破。不即進兵。覘候往返。動淹旬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隔絕。遂降。

驕敵

兵驕者敗。從古已然。故設法以驕之。使之目無強敵。然後我得乘其閒而攻其強。所謂勝於易地也。驕之之術。陽作北以示弱。爲卑禮以示卑。假厚賄以悅其心。因所喜以順其志。藉成卑而示若忠之。復甘言而示若親之。陽震怖而示若畏之。外若喪威。內實嚴備。卑詞委貌。廣侈其心。彼以我爲易敵也。故其中介不肅。守禦不精。斯敵者亡。此之謂也。然必察敵之平昔立威以自大。倨傲以陵人。我是以因而驕之。倘其智謀足備。愼動多虞。我用是術。彼必陽作矜高。僞爲驕慢。反足誘我。不可不知。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帥衆蠻聚焉。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然後可克。此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隋太僕楊義臣既敗張金稱。乘勝討高士達。竇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兵者。無如楊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士達果敗。斬之。此悉佯敗驕敵者也。

解敵

戰克之將。以嚴待懈。第恐敵無弛備之時。而我無可乘之隙。難得志矣。其道在使敵之懈。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詐久以緩之。佯退以寬之。久則備不及始之嚴。退則敵不疑我之進。示不能則敵輕我。示不用則敵不虞其守也。險阻必不備。溝壘必不脩。巡警必不嚴。其戰也。行陣必不堅。觀變必不深。銳氣必不勵。我乘此機。掩而擊之。突而擊之。無攻不取。無戰不勝矣。第防敵佯爲懈弛。僞作無備。出奇匿伏。待我之來。我遽投之。必爲所誘也。故參伍詳審。將之善謀也。

劉元德率衆伐吳。陸遜禦之。堅守不戰。令人五六百里相持。經八九月。此持久以緩之也。

馬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據險拒守。隆令軍中皆負農器。若將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唐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工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遣精騎出陣後擊之。虜衆大潰。

張宏範攻宋崖山。因四出其舟。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宏範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火石弓弩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此皆用而示之不用也。

饑敵

軍無糧食則亡。從古已然。敵之食足。我能使之不足。而後敵可乘也。策宜抄其委輸。斷其糧道。焚其廩庾。芟其田畝。敵軍在途。擾以輕兵。使其舍不得頓。士不得炊。若其對壘堅壁不出。擾延日暮。彼必枵腹。則遣精銳潛出其後。抄其饋餉。即使能竊伺其方食而擊。其能飽乎。餓敵之法。無踰於此。敵既饑困。萬竈呼庚。我復絕之。令不得去。饗士以戰。氣自百倍。

建武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民害。詔祭遵討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數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遵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潛師邀獲之。豹夜遁。

桓溫伐秦。懸軍深入。欲指秦麥以爲糧。至灞上。秦人悉刈其麥。溫軍乏食。遂歸。秦追敗之。

秦王世民救洛水。黑闥挑敵。世民不出。黑闥運糧米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闥糧盡。遂敗。

曹彬攻燕。至岐溝。休哥候其方食而擊。時方炎暑。宋兵還就糧不得。裹糧復進。遠來饑渴。休哥時間擾之。宋兵皆墮地兩邊。而行陣遂不能整。休哥縱擊之大敗。死者數萬。

待敵

兵法曰。後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師久則老。老則可擊。謂其求戰不得。怠玩必萌。所謀中格。兵力已疲。喪而擊之。蔑弗勝矣。至若敵人陣我壘前。欲求一戰。我亦堅以待之。俟其將退而後可擊。蓋彼陣既久。士卒饑疲。將士懈惰。惟有歸心。更無鬭志。吾飽吾士。激勵其銳。伺其陣動。突出掩之。彼必奔走。不能返顧。急躡其後。毋阻其前。長驅迅掃。賊必遁矣。待敵之法。久則彌月。速亦終日。持重隱忍。相機而待。倘其技癢於鋒前。嘗敵於方盛。譬如螳怒而走輪。隋珠而以彈雀。吾知其不免矣。

趙充國擊先零。欲以計困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不出。先零數相責曰。語汝亡反。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請一鬭而死可得耶。

魏陳顯達攻梁沘陽城．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待其力攻疲敝．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夜開門掩擊．遂乃遁．

秦王世民引兵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養馬．惟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擄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腹心．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此待之以歲月也．及攻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救之．營陣亙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逢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有不克．建德退．世民擊之．擒建德．此待之終日也．

李靖伐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與戰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覘其亂．縱兵擊之．乃勝．此氣盛宜待．而軍亂可擊也．

薄敵

兵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者．薄之也．故有乘其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人心未固．行列未整．喘息未定．大衆未合．銳氣未張．備禦未嚴．地利未得．而先擊之．如鷙鳥之擊．五步之內．敵不及拒者．由養銳於前．發機之速．而敵之神魄先已畏我也．倘敵既可薄．我復遲延不卽投機．是宋襄之於楚．孟德之於蜀．自失機會．追悔何裨．

邲之戰．晉人方怒．楚師出陣．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附舟．不得濟者．但以手指攀舟邊．舟上人斬其指．）

晉中行穆子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毀車爲行．爲五陣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列步卒爲五陣．互相救援．蓋以道狹難以用衆．故臨時制宜．制爲五陣．不相離屬．易于進退．）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前陣之名曰兩．後陣之名曰伍．右陣曰專．左陣曰參．前拒之陣曰偏．）以誘之．（爲離合之陣．以誘狄也．）狄人笑之．（晉常以車戰．今因地阨而用步卒．狄人不知．而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宋臣華氏亂．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獲其二帥．

離敵

敵相與之國．用事之臣．及我叛逃之人．凡能爲我患者．均不可不詭而離之．使其猜疑忽起．誅戮橫加也．夫與國叛人．自應異間．惟彼能臣．自相倚托．間所難入．然亦有術焉．夫木必先折也．而後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是當致察于心跡之間．歷觀其初終之變．備諳其遇合之勢．卽智勇絕人．專兵于外．而其所處之時．或主少國疑．大臣未信．百姓未附．或主昏當寵．權臣在側．嬖倖小人．忌功貪得．或寇仇內伏．廄彼中傷．或其主剛愎自用．嗜殺好察．或其臣視影彈劾．吹毛索瘢．莫肯保全善類．爲國家惜才．有一于

此．皆可離之徵．倘相抵牾．便用乘機．信乎賢毋投杼．三人市虎．能臣不用．我之福也．

宮他在西周．之東周．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與金三千．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遺宮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急亡．未久且洩．自令身死．因使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候得以獻東周．殺宮他．

魏江夏太守逯式．領兵馬頗爲吳邊患．而與北徙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陸遜聞之．遂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立．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韋孝寬守玉壁．會東魏揚州刺史牛道常．煽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邊．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與東魏將段琛之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時東魏丞相斛律光字明月．英雄善兵．孝寬深憚之．乘其主幼信讒．胥小在朝．乃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云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多傳此文．遺之鄴東．魏祖珽更潤色之以聞．明月卒誅．

曹瑋在渭州．有告戍兵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

靖難時．太宗都指揮卜萬智謀超衆．一心朝廷．陳亨有二心．文皇爲反間作書遺萬．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一俘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此何爲者．守者曰．遺歸通意．故得厚賚．卒餽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不敢望賚．守者如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萬終不能自明．

胡宗憲總兵討叛賊徐海、葉麻、陳東時．海．巨寇也．宗憲使諜諭之．海陽爲聽撫．而心實狐疑．憲料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以爲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決彼內附之心．于是遣諜就海帳下．諷海縛葉麻以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桐鄉之役．與海相雌雄．數遣諜持簪珥玩翠遺海之侍女．令日夜說海幷縛東．海許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葉麻囚中．令從爲書與東．令反兵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而陰洩之于海．激怒之．海竊其書詣雙下．益德宗憲之不忍爲東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乃出所掠千金與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故諸酋怨海．無鬭志．故其氣日窘．

夫離間者．或以書．或以謠．或以言．或以事．俱乘彼隙．須用巧投．我讒而彼不至疑．彼惑而牢不可破．斯無不誅之仇．無不成之功矣．是必專行于密邇相信之人．能諜善察之敵．

追敵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人知之矣．至追有宜緩宜急之分．可追不可追之別．則鮮能知之者．何也．敵勢尚強而無生路．則宜緩．敵勢宜摧而多外助．則宜速．兵敗而旗鼓參

遂。士卒亂奔。則可追。兵敗而旂齊鼓應。行列弗亂。則不可追。蓋陣亂則眞敗。而弗亂則佯敗也。眞敗者追。則乘勢蹙之而易滅。佯敗者追。一遇敵之伏而不支。宜緩而速。敵必死戰。安知不已勝而轉敗。宜速而緩。是爲縱敵。安知不既摧而復張。此追敵因機之巧訣也。追之之時。凡遇山林翳薈。堤崖谿谷。則搜之。惟有伏也。險阻狹隘。則舒之。縱其走。而弗令致死也。賊衆混淆。投戈請命。則追而降之。恐遲則潰散。收拾爲難也。

齊師伐我。曹劌相公與戰。齊師三鼓。魯始鼓之。齊敗。公欲追。曹劌曰、未可。乃登車而望之。復下視其轍。曰、可矣。公進而敗之。問其故。對曰。齊、大國也。大國難量。懼有伏焉。臣視其轍亂。望其旂靡。是以知其眞敗。此知可追與不可追之別也。

劉毅既勝桓元。以爲大事定。不急。及元死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桓振、收合餘燼。勢復張。攻之不能下。馬燧敗田悅于洹水。斬首二萬級。尸相枕藉三十里。其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潰者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兵不至。悅乃得入。燧覺不能勝而歸。此宜急而緩之失也。

秦王世民既破宗羅睺。急追之。仁杲降。諸將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急之散歸隴外。折墌空虛。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其追宋金剛也。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三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宏基諫之。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吾竭忠殉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追宋金剛至於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士卒分食之。此宜急而急之也。

後將軍趙翁孫追羌於湟水。羌見大軍。棄輜而遁。前途險狹。令徐追之。衆以爲不可。翁孫曰。此窮寇不可追。緩則走之不暇返顧。急之則致死於我。爾豈能當乎。此宜緩而緩之也。

夫緩急可否之間。固宜斟酌。而爲敵所追者。設伏誠爲上策。險阻亦是良圖。張疑而使猶豫不前。戰隘而向死中求活。倘望塵奔走。懷風鶴之驚。將一敗無遺矣。

躡敵

躡敵與追敵不同。追者。因其既敗而追之。而躡則所以制其強也。敵兵在前。吾議其後。彼銳氣前趨。不暇反顧。吾伺隙而圖之。或擊諸險阻。或擊之半渡。或擊其懈弛。或擊其疲勞。或擊其方食。或擊其休息。或擊其前後不相接。或擊其行陣之弗整。彼欲戰而我使退。彼方退而我隨之。擊勿懈。觀利而動。使其將軍皇皇欲奔前。軍不能還救。吾有應於前。則彼有腹背之患。吾無應於前。則彼有肘後之虞。此奇兵也。然必審其可躡而後圖之。乃爲得計。

秦李信、蒙恬伐荊、蒙恬大破荊軍。李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欲與蒙恬會於城父。楚軍項燕引兵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人走還。此擊其疲勞也。

宋北面緣邊巡檢使尹繼倫。領兵千餘巡邊。時上遣李繼隆發鎭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休哥諜知之。率銳騎數萬邀諸途。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謂麾下曰。寇蔑視我。俟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勢而驅我。不勝亦將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我今日計。但當捲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乃命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陣於前。繼倫隨後急擊。殺其將皮室。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衆遂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蹂躪。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此擊其方食。與其無備也。

金有元之難也。其大軍引歸。元人以三千騎尾之。金人相謂曰。彼寡我衆。不戰是怯矣。乃伏五千人於後。元兵前後被擒。遂去。此又分偏師以尾躡者之後也。項燕之躡敵也。敵明知之而故不躡。彼其勢均力敵。可以追脅。又以客兵而值隘途。既不能返擊。又不敢休息。茲所以大敗也。尹繼倫之躡敵也。以必死之志。擊玩敵之寇。潛行突出。以少克衆。利便不虞。足以成功。至若元人以三千兵尾敵十萬。徒欺敵之不敢抗耳。若金人稍有能者。豈令得去。

詭敵

兩敵相仇。言不足信。其信之者。必愚將也。惟智將不爲人所詭。而能詭人焉。必因敵有阻絕之勢。托或有之事。爲無稽之詞。以疑敵之心。或用以恐之使驚。或用以誘之使趨。或用以急之使速。或用以緩之使懈。或使之觀望躊躇。其心不決。而我亟乘其且疑且信。出其不意而攻之。若是者。因其可愚而愚之。如敵未可愚。必且因我之言。而逆知我之實。迎我之意而反以用彼之奇。是我不能愚彼。反爲彼所愚也。

孫權使呂蒙取長沙、桂林、零陵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先主自蜀親至公安。遣關公爭三郡。權飛書召蒙。使捨零陵。助魯肅拒關公。南陽鄧元之。郝普之舊也。蒙謂之曰。郝子太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其不可恃亦明矣。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執其手。與俱下船。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帝在公安。而關公在益陽。慚恨無地。此蒙之詭而普之愚也。

陳友諒既破姑孰。將犯建康。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太祖。太祖謂康茂才曰。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詐降。約爲內應。速之使來。吾事濟矣。茂才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也。乃遣閽答書曰。余某日至橋。呼老康。公即應我。茂才以書奉上。上喜曰。落吾彀中矣。即命李善長撤江東橋。友諒至。見橋皆鐵石。愕然連呼老康。無應之者。乃大驚曰。老康紿我矣。語未畢。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舸脫走。于其所乘舟臥榻下。得茂才書。上

31 R

曰。彼忽至此可曉也。皆因敵之可誑而誑者也。

火攻

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五火之變。而火人火隊尤喫緊而難。火人者、火其營柵。火其舟艦。火其部陣。部陣用火。必乘葭林木翳薈之處。順風而爇。敵陣必變。以兵掩之。無有不克。但防敵以大兵綴我。旌鼓相對。則我必引而前。以奇兵或乘昏夜。或乘陰雨。或伏林莽。俟我將兵前交。暗襲陣後。與我左右。出我不意。乘機疾進。勢便難支。尤慮敵人虛張鼓譟。欲進之勢。誘我留發而復進攻。此皆詭道。不可不察。諸葛地雷。暗伏敵陣。亦可驚亂而攻之。若今之發天雷、飛火槍。皆稱利器。宜倣其制。火攻之策。雖全勝而實至慘。火發兵應而宜紛擾。而畏靜安。擾則敵無備。靜則敵有備也。焚柵。用火車。焚木柵。用火舟火筏。近則冥支火隊。選特用兵誘之。至蘆葦草木之地。而烈焰相加。至時之燥與風之逆。并烟火之物。須預具備。已有成說。將素知矣。

魏攻齊。齊人邀斷津路。魏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軍遂潰。

魏攻梁之鍾離。跨水作浮橋。梁主曾曹景宗等預張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使馮道根乘艦擊魏舟。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死士拔柵斷橋。俄忽俱盡。

曹彬下江南。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南城木寨。

杜伏威輔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佯敗。引顥衆入葭葦中。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是火其人也。

李全使軍士穆椿焚臨安軍器庫。是火庫也。

馬燧之攻楊朝光。是火寨也。

曹操之焚烏巢。是火積也。而防火攻者。必敵將舉火。我已先知。慮其營。稍留餘卒。遍豎旌旗。傳布鼓角。人馬循環出入。以示未離營寨。兵伏左右。候火起。餘卒喧譟。佯爲擾亂。敵必進攻。吾伏兵夾擊。兩翼且襲其後。無不勝矣。布陣於野。偶見火起。亟攻吾軍。傍草葦而順風。預爇其前後左右。移軍既爇之地。嚴陣以待。敵火吾舟。惟水寨舳艫如織。倉卒難解。戰則舟散。防之可免。要知結營水次。未有不惓惓隄備火攻而得爲智將者。

草廬經略卷十一

水戰

聯舟以戰於水者。弓弩火器矣。而搖竿鐵鉤以碎其舟。順風鼓灰以翳其目。舟雖渺小。昔人曾用之。以取一勝之利者。據上流以藉水力。乘高艦以處勝勢。張牛革以蔽矢石。泥五綳以防火攻。因風道以爲進止。仍以小舟擢槳。縱橫出沒。以備奇擊。皆舟之用也。舟欲其接續而不暈散。則教應不難。卒欲其善水而習風波。方可奮斬馘之勇。故教悍卒以爲水兵。則教易成。用火桶噴筒以佐水戰。則戰必勝。立營瀕寨。巨艦環外。小舟居中。懸皮樹柵。開立門戶。艨艟密布。最忌聯鎖。以致火攻。戢而備之。存乎其人。

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使侯子鑒據姑孰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師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僧辯停軍十餘日。景以爲遁。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方挑戰時。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船夾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退。欲徑趨之。僧辯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岳飛討楊么。降其衆數萬。負固不服者。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敵舟遇之輒碎。飛乃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口。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

舟。其舟盡壞。斬楊么。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獲舟千餘。由是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

韓世忠戰兀朮于江也。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進。世忠分海舟爲兩道。絓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風息則出。以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策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宋軍帆弱不能運。金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世忠軍敗。

元人侵蜀。宋將呂文德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元主命史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帥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勝。

張宏範攻宋於崖山也。以火攻宋舟。宋人以泥塗篷。縛兩木。以拒其火。舟遂不能焚。宏範乃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幪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者不動。舟將接。鳴金徹幛。弓弩矢石皆作。頃刻破七舟。宋師潰。呂文煥之與敵舟戰於江也。文煥居下流。乃泊舟兩岸。而以中流之舟佯敗而退。敵追之。兩岸舟反在上流。出敵之背。而夾擊之。敵遂敗。

王濬平吳。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物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揚素平陳。造大艦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丈餘。而又前後六拍竿。容八百人有餘。黃龍乘、舴艋、各有差。陳將戚欣。率舟屯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灘流汎激。素率舟銜枚夜下掩之。別遣將佐引步卒襲其別柵。此皆用大舟者也。

大抵大舟處分難。高不利進退。須雜以小舟。兼而用之。大集漁舟師。授以堅甲利兵。教之鎗刀弓弩。不踰歲而皆精兵矣。

山戰

山戰者。須擇高地而處之。則勝矣。然而處山之上者。恐被其截。謂敵以強兵斷要路。奪水草。是坐斃之道也。處山之下者。恐被其困。謂敵或據我山頭。分遣偏師斷我走路。四面圍合。矢石交下。其能當乎。蓋山頭既占。則我之虛實盡窺。馳下不難。而仰攻之勢則逆。故戰於山者。必據高陽。利糧道。就水道。仍處其陽而備其陰。處其左而備其右。處其右而備其左。夫水草便則敵不能困。備禦周則敵不能襲。高陽據則我勢自強。長戟脩矛。強弩飛石。乘高陵下。威自百倍矣。　林戰之法。與山相似。第宜廣戰道。多設伏。宜以分擊爲務。庶使於進退而敵不測變幻之數。

馬援攻羌於唐翼谷中。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上。而分遣數百騎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呼。羌遂大潰。其破道縣羌也。時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

丹陽黠賊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出。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潰走還。大軍上攻。破之。

夫登高視下。破竹之勢。故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而又曰向阪陳爲廢軍。此在屯兵則然。若兩陳既交。遲勝據險。變化不測。又難預定也。

險戰

險地之戰。昔人譬之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然而不可無奇。正兵前禦。奇兵或擊其旁。或躡其後。強弩銃砲。緊如雨注。一處受敵。迴避無地。出彼不意。勢自奔潰。昔荀吳毀車爲行。分卒爲五陣。不相聯屬。以道險利進退也。蓋戰地既隘。人馬擁併。前後左右。必難顧盼。彼之銳氣方剛前趨。我之奇兵偪處分擊。地勢險巘。士衆窮逼。分合進退。皆不得施。敵惟無奇。爲我所制矣。　谷戰之法。與隘相似。第宜以輕兵銳卒從我前行。兩橫強弩衛我左右。與我陳後。以備敵。分遣奇兵潛出其左右山岡。乘高夾擊。吾正兵從中衝之。必勝之道也。

李密既降唐而復叛。乃斬唐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趨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取洛。行軍總管盛彥師期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夾路。分其衆夾道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入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谷隘狹。一夫殿後。賊不受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耳。密果南山半渡。彥師擊斬之。

哥舒翰守潼關。上使趨之出戰。遇賊於靈寶西原。賊將崔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自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佯爲遁狀。官兵懈不爲備。追之。賊乘高下木石擊之。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乾祐遣精兵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

段熲征羌。大敗之。羌復聚射虎口。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欲一舉滅之。不令散走。遣人于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夏育等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羌乃覺之。夜攻愷等。分遮汲水道。熲率步騎進擊。羌卻走。愷等夾攻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野戰

野戰非萬全策。從古記之。六韜之稱明無隘者。所以戰勇力也。必其士卒精強。將帥驍悍。旌幟鮮華。車騎咸備。而又部陣整齊。隊士密布。戰弩森然。敵不得衝。所謂先爲不可勝。然後可以勝敵矣。平原布陣。方圓行止。左右分合解結。俱已習熟。方可應敵。堅甲利兵。將須麾之。士殊死鬭。此正陣也。至若出奇設伏。左右犄擊。前後邀截。多方取勝。變化無端。又在主將臨時制宜。未容刻舟而求劍也。自昔好勇戰者。多鮮智。將欲藉此以恣衝突之能。不復爲持重必勝之計。故時而勝者。亦時而敗。未若先據利地。乘險用奇。料勝而動。即不大捷。亦不致敗。

宋宗澤謂岳武穆曰。卿之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勇戰。非萬全計也。乃授武穆以陣圖。武穆曰。陣而

後戰。兵法之常。通用之妙。存乎一心。蓋是其言。又見張所。所問曰。爾能敵幾何。武穆曰。勇不足恃。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以謀先定。觀武穆此言。其野戰非如常將第恃其勇者。有謀有勇。以律行師。用吾奇兵。變詐併至。此所以爲振古豪傑也。

夫我強敵弱。則宜野戰。我弱敵強。用之則危。故曰。知彼知己。與知地形之可以戰者。皆勝之主也。

夜戰

兵多。利晝戰。兵少。宜夜戰。兵法固然。蓋夜戰則敵兵雖多。我士不見。是以無怯心。而惟猛勇者勝矣。蓋多其火鼓。以爲疑兵。使敵不得測我之多。或以火鼓出敵前後左右。巡張其勢。敵必驚懼。而以死士銜枚衝突。或出其左。或出其右。或分其前。或出其後。敵人來。乘暗誘之。彼所驚懼而欲避者。爲我虛聲。彼所不見而以爲無虞者。正我必擊。策其走途。先爲之伏。以一擊十。必使無措。至於襲人城寨。尤宜昏夜。易於成功。

田單守即墨。卒少不堪戰。乃乘燕之懈。於夜鑿城數十穴。縱壯士五千人。隨火牛後。銜枚突擊燕軍。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火光照耀如同白日。燕軍大駭。敗走。

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兵少。欲移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暑戰

大寒大暑而興師。古人所忌。其決勝常在主兵。而主兵之決勝。又在日午以後。方此之際。官兵深入。炎暑蒸鑠。兵不解甲。流汗呻喘。勞瘁欲絕。勢必不支。凡客兵遠涉。當計其程。先據戰地。按兵靜處。以俟其至。未至以羸兵誘之。既至以輕兵擾之。令不得休且食也。直至未申。乃縱擊之。預令我士番休。則士不疲。更食則士宿飽。既佚且飽。銳氣自倍。擊彼饑疲。如迅風之掃秋葉耳。

劉錡順昌之捷。時兀朮以精兵數十萬攻之。天方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閑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從西門出戰。俄以數千人從南門出。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遂敗。

僞漢陳友諒寇太平。高皇帝誘至金陵。日午伏兵并出。擊友諒大敗。亦暑月也。勞師暑月。是豈爲宜。必不得已。寧致人而毋致於人焉。爲人所致者。彼爲主而我爲客。致之使來者。彼反爲客而我爲主。即未角力。勝負已分。

雨戰

雨可以襲。不可以戰。冒雨疾進。攻其不備。雖戰亦襲也。天久陰雨。烽火不通。警守懈弛。潛至城下。敵必不知。邊人入寇。全恃騎射。爲雨所淋。弓膠俱解。馬經泥淖。不利馳逐。乘而擊之。可以得勝。晦雪襲人。無異於雨。交戰之法。與雨不同。極望漫漫。洞徹無際。險阻高下。倉卒難辨。苟非素習地形。則車騎之用。非堪也。當此之時。人則僵立。風雪。馬亦無從得食。皆以佚待勞。以主待客。無有不勝。與暑戰同。

唐莊宗欲襲鄆州。以問諸將。時李嗣源自胡柳坡有渡河之慚。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曰。臣願獨當此役。

唐主遣之。將精兵五千。趨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此以雨而襲人也。

嘉靖十九年。寇入固原。三邊總督劉天和。督諸將以矢劍徇幣。師湎酒不戒。致寇登陣。天和召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躡寇。而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寇弓解。馬蹩淖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勇犄角強弩大砲虜奔走不暇。殺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此雨可利與虜戰也。

故元太尉納哈入寇遼陽。都指揮葉旺、馬雲。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守城。勿與戰。虜見有備。乃越蓋州。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弱。指揮王宮、韋勝。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射其驍將乃剌吾。獲之。虜退走。以蓋州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葉旺聚其將退。乃移兵於河。天方冰雪。旺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處緣河壘冰爲城。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爲城。藏釘板於山中。設陷馬阱於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捲旗登南山。間戒以聞砲即豎四旗。寂若無人。已而虜至。砲響。伏兵四起。旗幟蔽天。虜駭走。趨連雲島。遇兵。馬不能進。皆陷入阱中。遂大潰。旺等追擊殺獲。及凍死者無算。納哈僅以身免。

嘗觀古人當嚴冰時。有用水沃城。宛如良鐵。敵不能上者。有築壘輒崩。用水澆築。堅如鐵石者。此雖非持久計。亦乘時應變之權也。夫乘雨雪而襲人。兵家常事。所以出人不意也。是宜神速。不宜淹忽。宜一往即得。毋不得而久攻焉。久則雨雪之害。俱我受之。敵坐以致我矣。故晉人論桓溫伐蜀。以善博譬之。非必勝不博。良有以也。

風戰

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而待之。固風戰之法也。蓋風順利在攻人。故從之。風逆宜堅守。故待之。然不有風順而反敗。風逆而反勝者乎。風順而敗者。必其將帥之智勇不備。故紀律不肅。士心不協。以致倒操其兵。授敵以柄也。風逆而勝者。真智勇之將。見風逆不利。我勢已危。率勵士心。齊致死力。大呼陷陣。出敵之背也。又或伏兵兩旁。佯退以誘。腹背擊之。或堅陣不動。潛遣一師。襲敵之後。是皆用人力以奪天工。俾風爲我用也。倘若風自我後而來。便當鳴鼓奮呼。乘陵赴敵。乘機疾擊。取擊不離。敵播風而鬪。戰塵瞇目。必不得開。我順而攻。以明攻暗。以得勢攻失勢。故沙礫晦冥。益吾勝矣。

契丹南下至陽城。晉軍與戰。胡騎勢全如山。諸軍皆力拒之。人馬饑渴。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渴甚。鑿井風甚。契丹命鐵鷂軍下馬。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息。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守貞以中軍決死。馬軍擺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右廂副使藥元福曰。今軍中饑甚。若俟風回。吾屬無類。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擊之。諸軍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盛。晝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之。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

而走。勢若崩山。

魏主伐赫連昌。次其城下。衆退。昌鼓譟而進。舒陣爲兩翼。會有風自東南來。揚沙晦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一日之間。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哉。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齊徐嗣徽南侵。建康震駭。陳霸先拒之。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陣。破之。

以上皆逆風而取勝者。苟非奮萬死以求一生。不可也。魏人分軍隱出。擊其不意。尤是奇策。至於風甚取勝。古人得天助者不少。亦無異術。故不引證。亦有值大風而兩軍皆潰者。如郭子儀史思明之戰。是時官軍無主帥。賊亦猝遽無謀故也。亦有奇功垂成。偶值大風而敵逸患深者。天人之際。不可知也。

烟戰

燕烟而戰者。俾敵不知烟中之虛實。則當進而不敢進。或進而又入我之術中焉。長烟一川。萬衆咸隱。施設布疑。敵總不見。有伏銳而擊。蒼茫藏丁甲之奇。有寂無一人。標幟若歸屯之狀。有大鳴戰鼓數人。寒敵之心。而實從別道以出奇。有兵隨烟進。咫尺若千里之隔。忽不覺全師之頓至。有虛其中而分隱兩旁。俾冒烟突入者。類當夾擊之兵。有力已竭而休士整旅。俾迷而涎疑者。自失乘擊之算。有敵敗而逃。烟皆走徑。而佯誠若取物於釁。有聚烟設疑。散烟示虛。則敵笑必肆意而進。大抵烟飄非無故之合。定詭譎以多奇。烟戰匿兵馬之形。故變幻之由我。將兵者無以此爲小故而忽之也。

張益德與張郃戰宕西間。郃佯敗。伏兵以擊。翼德知之。以草車截伏出之路。火焚車。烟迷其徑。兵不得進。益德乘勢衝郃兵。郃敗走。此使敵當進而不敢進也。

賀若弼伐陳。陳將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陳兵退走。數回。弼縱烟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趨孔範。範兵潰走。此兵力已竭。故縱烟以休士整衆也。

哥舒翰之戰崔乾祐也。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祐以草車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此以煙疑敵。而從別道以出奇也。

李存勗禦契丹。以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多少。存勗因鼓入戰。趨後軍起而乘之。契丹敗走。此伏銳而擊。蒼茫藏丁甲之奇也。

以烟戰者。古名將不乏其事。然必觀風道之順逆。風順則烟瞇敵目。可以乘烟突擊。風逆則烟迷吾軍。須麾軍稍却。以之用奇設疑。以之自隱休士。又一道也。

分戰

合衆而戰者。兵多陣大。不利縈蹊。不利出入。於是有分擊之説焉。分擊者。少則數將。多則十餘將。將領士

卒。益衆寡爲增減。將各統士。士各隨將。人百其勇。衝入敵陣。進入則殺。馬不留行。縱橫還擾。出而復入。以突擊爲務。而無正對之陣。如斯而已。敵兵雖衆。敵陣雖大。其陣必亂。其將必走。此法。人自爲戰。可以衆擊衆。亦可以少擊衆。然惟平地可以馳突。乃宜用之。要之敵衆者未有不在平地也。

秦王苻堅。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鮮鎧爲死休字。每陣以劍矟爲方圓十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梁裴邃伐魏。連拔其城。河間王琛拒之。憚邃威名。累月不進。魏主趣之。乃出戰。邃分兵爲四甄以待之。使將軍李祖鄰先挑戰而僞退。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大敗。

尹子奇攻睢陽。張巡俟其懈。乃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斬士卒五千餘人。此法。宜用騎兵。蓋其攻敵疾。而敵備不及。所以必勝。惟擇精壯之士。分健將領之。俾各率所部深入賊陣。此時更不冀助於他人。亦不敢稍卻以就死。其勢之不得不然也。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也。

迭戰

迭戰者。恐其士卒之戰久而疲也。故更番進擊。更番休息。則我常有餘力。以制敵之敝。此古人坐作進退之精法也。能循此法而用之。敵雖耐戰。累日不決。而我迭戰迭息。坐餉戰士。有如平時。士之銳氣。前陣既絕。後陣復繼。竭者雖至。循環不已。其力不乏。敵雖勁強。必不能持久與我角也。若其不然。惟決勝負於一戰之頃。敵乘我之倦。蹈我之遐。變而復之。事非濟矣。

胡世將問吳玠所以致勝者於其弟璘。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於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屢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忍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擾之。與之爲無窮。俾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璘又嘗謂人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射。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隊矢。制其騎兵。以番休更息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以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遠者。謂漢人弓矢能制遠。而金人弓矢近也。強者。漢人弓強。而金人弓弱也。

死戰

兵法曰。必死則生。倖生則死。是以兵家貴死戰矣。然人情誰不好生惡死。安能責人以必死也。不有以致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故陷兵死地者。其兵不脩而戒。不得而求。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事先登。冒白刃。絕疑慮。讙戰血。皆不遑顧矣。故將於死地。則示之不活。於是有破釜沈舟。於是有棄糧焚幡。於是有背水斷梁。於是有去國越境。多背城邑。所謂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者。大都自絕其生路。俾士卒明知戰若不勝。必無遺類。故人人無不騰陵張膽致死於敵也。緣是奮激所加。鋒無前對。敵雖勁。安能

當我必死之衆哉。此外有受恩感激而願效死者。孫子所謂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是也。有嚴刑直罰而不敢不死者。尉繚所謂畏我則侮敵。是也。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即宋太祖所謂以錢千萬易一頭。是也。雖皆竭力致死之由。然終不如置之死地者。其效速而收功易。將恩威幷用。又投之無所往之地。則畢無不濟矣。此必士卒精強。可責以必勝也。而後用之。不然。祇自斃耳。

白起伐楚。絕糧焚舟。項羽救楚。破釜沈舟。韓信下趙。背水爲陣。皆示之以不活也。

王鎮惡伐秦。士卒皆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內艦內。泝流而進。艦外不見有人行船。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俟將士食畢。便乘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飛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大破秦軍。陷長安城。

鄢陵李復鼓衆爲亂。韓世忠討之。復衆數萬。世忠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反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其戰金人於大儀也。伐木爲柵。自斷歸路。大戰。遂破金之鐵騎軍。撻孛也等。此悉置之死地也。

逆擊

敵人初至之勢。如猛風驟雨。我遽逆之以當其銳。與待其衰以俟其隙者不侔。必預備之嚴。先使敵不得而勝我。然後我可以策勝。其法在敵未至之時。相便地。據險阻。堅營壘。勵兵馬。激士氣。固陣勢。審戰所。何處可以扼吭。何處可以出奇。何處可以勦殺。所謂先知地形之可以戰者勝也。至於度量機宜。因形用權。

遇其驍橫。挫其所恃。出其不意。誤其所謀。臨機變化。期在必勝。原不一道。是又難得以預籌也。倘恃勇輕敵。不擇形便。不設備禦。不堅營壘。不講奇謀。彼新至而氣盛。我僥倖而嘗試。一鼓不勝。輒潰不支。誤及國家。悔無及矣。

趙奢救閼與。卷甲趨之。一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必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從之。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止。奢縱兵擊之。大破秦兵。

夫趙奢先已增壘不進。忽一日一夜即至者。出其不意也。夫善射者軍。禦其驍橫也。先立軍壘。堅營柵也。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相便地。且扼吭也。厚積其陣。固陣勢也。先據北山。據險阻山也。奇兵也。宜奢之勝也夫。

必戰

凡與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軍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魏公孫文懿反遼東。司馬懿往討之。次於遼水。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沈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以老吾師。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

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敵大衆在此。巢穴必空。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

馬燧討田悅。軍渡洹水。悅知燧食乏。深溝堅壁不戰。燧令下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並洹趨魏州。賊至。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悅與李納等躡橋。乘風縱火而前。燧令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少衰。燧縱兵擊悅。悅敗奔橋。橋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悅敗還魏州。諸將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以動之。此致人之術耳。

徐達率諸將攻下元都。將分兵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帥兵方自保安謀擣居庸。襲故都。達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之師。足以扼禦。我直抵太原。擣其巢穴。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自潰矣。擴廓聞達兵向太原。果還軍來救。銳甚。達曰。步兵來集。輕與戰。危道也。鹵不解遠斥堠。因營壘可掩而取。會鹵豁鼻馬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襲之。擴廓大敗。走甘肅山西悉平。

邀擊

邀擊者。邀諸途而擊之也。敵之志前趨。我之兵從旁出截。彼不意。彼必驚潰。若是須擇地形險阻狹隘之處。潛師密旅。忽擊其中。彼前者不能反兵救應。後者不得整旅迎戰。雖有大衆。不足恃也。蓋敵進而我逆擊之。恐其氣盛。是用從旁阻其驟。敵退而我尾擊之。慮其有備。是用從旁取其惰。皆由別徑奇道疾趨而進。以取勝焉。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以爲吳兵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燕王垂圍苻丕於鄴。丕遣劉牢之救之。垂迎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津澤。爭輜重。垂邀擊大破之。

張郃守漢川。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與張飛相距五十餘日。飛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爬山而走。

橫擊

橫衝陷陣之兵。非將勇悍而士精銳。不可也。即將士精勇。而非力戰。亦不可。蓋敵之陣勢雖整且堅。而我之將士既勇且猛。是以能橫擊於其中。斷敵陣而爲二也。敵陣既分。前者有返復之虞。後者無常合之勢。我之正兵復擊其前。彼之救應不能相及。未有不驚且走者。此兵之奇也。

王含攻石頭城。帝出屯南塘禦之。時諸軍皆集。北中郎將劉遐、蘇峻帥精兵萬人至。帝夜見勞之。次日諸軍與賊戰未決。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

朱滔與回紇攻貝州。李抱真、王武俊救之。距貝三十里而軍。回紇見滔。滔曰。明日臨駐馬高邱觀之。爲

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眞列方陣於右。武俊引騎兵居前嬰回紇。趙琳中出橫擊之。回紇、滔軍皆敗走。抱眞、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遁。

東魏高歡伐魏。魏將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

大抵橫擊之兵。總是出人不意。而得地利爲尤要。敵兵未至。先擇高而伏吾之正兵。堅陣以待。吾橫擊之兵。適當敵陣之中。兩軍既交。乘高急出。無敵能當。無陣不入矣。

夾擊

兵家夾擊。欲分其勢也。彼勢既分。其陣自弱。禦前則後不支。禦左則右不支。無所不禦。則無所能支。所以勝也。況彼之趨戰。前陣方銳。我之夾擊無處不銳。受敵之處既多。固備之勢不密。以我之銳。擊彼無備。自應傾敗矣。且一處既敗。無處不驚。即有一將力戰。未有見勢去而不潰走者。乘卒獮散。合勢掩之。覆之如反手耳。此用衆之法。

劉曜圍金墉。石勒救之。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命石虎以步卒攻曜中軍。石堪以精騎擊其鋒。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

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揮步騎夾擊。浮橋弔橋並出。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擊之。三道夾擊。賊敗之。

古來以夾擊而取勝者多。惟背友開禦元於蜀。分命諸將。一擊其前軍。一擊其中軍。一擊其後軍。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而竟以敗死。是不度勢不度力也。元之兵勢。逾友開何啻十倍。分擊則愈弱。弱不敵強。理之自然。宜命諸將分部而伏。同力致死。夾擊其前。前軍既敗。中軍後軍便自奪氣。如此則蜀事尚可爲也。友開之見不及此。而忠義矯矯。可稱將臣之良。

反擊

唐之太宗。善兵者也。常語群臣曰。朕每觀敵陣。便知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吾強當其弱。彼乘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乘彼弱。必出其營後反擊之。無不摧敗。所以取勝多在於此。及觀其破竇建德、宗羅睺。皆此法。以傾其強而非弱之謂也。蓋敵勢雖強。志在前鬬。我出其後。彼所不虞。因其不虞而擊之。其神搖而氣自奪。此必大軍在前。而以精銳擊後以牽之也。敵既驚奔。急乘此機。疾趨而追。使其謀慮不暇。捍禦不及。乃得全勝矣。

鄭人侵衛。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秦王世民破宋金剛於介休也。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卻。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敬德尋降。其戰竇建德於虎牢之東也。按兵不出。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

世民曰。可擊矣。大軍直薄其陣。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唐總管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敵。堅壁不戰。伺師都稍懈。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戰方酣。德操自以精騎掩擊其後。師都軍潰。兵家交戰。其陣始列。朝氣方銳。防閑禦敵。總在前行。至其後陣。自謂無虞。稍爾遲留。士氣必惰。吾之正兵。張旗鳴鼓。大譟而進。吾之奇兵。卷旆息鼓。潛襲其後。以之取勝。勢所必然。唐太宗之反擊。率精銳直貫其陣後。又與別陣不同。

草廬經略卷十二

首尾擊

首尾擊者。建城立壘。一在敵前。則敵腹背受敵。未有能善其後者。其說與夾擊不同。夾擊者。臨陣合勢。取勝一時。首尾擊。則令敵常分應矣。敵應前而我擊其後。敵應後而我擊其前。我力常專。敵力常分。糧道難理。內援不通。進退維谷。所備皆急。曠日延久。情見勢詘。因而制勝。罔有不濟。爲敵後之師。蟠敵腹中。爲敵陵。必據險阻堅壘。足糧餉將智而勇。卒少而精。敵斷不得而欺我。方可成功。不然。徒委偏師於難相救之處。非計矣。

韓遂、馬超反。徐晃謂曹操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栅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從之。超、遂兵力分。操以故得破超等。

劉胡據濃湖上流。與臺軍相拒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以騎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糧運阻塞。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必薄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軍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笑曰。我軍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旦四更風起。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劉胡乃遣兵追之。興世遂前。道其將黃道

檄。帥七千舸徑取錢溪。立營柵。明日引兵據之。劉胡來戰。敗走建安。王休仁以錢溪城未固。命沈攸之攻濃湖。以分其勢。則劉胡果欲更攻興世。未至。聞攸之來攻。還兵自救。興世城乃得立。濃湖糧運不通。屢戰不利。遂遁。

徐達。常遇春等。攻張士信之湖州。偽丞相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塹溝洫。絕其歸路。敵衆大敗。

夫遇春之於士信。強弱不敵。士信固不得而陵之也。至若兵勢相當。偏師入截其要。初至之際。壘柵未固。人心未定。大軍亟宜頻頻挑戰。縱敵相救。然後腹裏之師。得以徐據形便。堅立城壘。高張兵勢。敵來連攻。以除返顧之患。我必奮擊速救之。庶可以自堅。而敵勢自屈矣。休仁、興世。眞良籌哉。

擊後

擊後與反擊。雖似而實異。反擊者。臨戰乃出其陣後反擊也。擊後者。謂敵壘於前。敵兵來拒。我潛遣偏師從間道出敵之背。或焚其輜重。或火其積聚。或敗其別旅。或劫其後營。或侵其糧運。輜重焚則軍窮。積聚火則軍饑。別旅敗則失援。後營劫則氣奪。糧運侵則難支。我正兵乘而擊之。可令莫支。蓋敵既以大兵向我。以爲我不能越彼。而使其內顧之虞。其後兵萬萬不虞我至。而懈弛無備。所以必勝也。此出人不意。掩襲一時。倏出倏入。而非可以持久者。又與首尾擊不侔。

王猛伐燕。燕將慕容評。率大衆拒之。猛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懼。

苻登將魏褐飛、秦雷惡地、率氐胡。攻姚萇之李潤杏城。萇潛以精兵一千六百赴之。褐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首尾不絕。見萇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褐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褐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

掩擊

掩擊者。襲其無備也。未備而掩之。則其上下必驚。士衆必亂。是兵也。潛如鬼神之無朕可窺。疾如迅雷之不及掩目。惟在乘其隙耳。過險不戒。吾掩之。卻陣未列。吾掩之。三軍方食。吾掩之。營柵未成。吾掩之。地利未得。吾掩之。師老疲敝。吾掩之。涉水半渡。吾掩之。人心怯弱。吾掩之。士衆駭惑。吾掩之。恃勝而驕。吾掩之。謀慮未定。吾掩之。上下攜貳。吾掩之。其衆方退。吾掩之。大寒大暑。吾掩之。營守未嚴。吾掩之。孤軍無援。吾掩之。枵腹待哺。吾掩之。遠來新至。吾掩之。將離士卒。吾掩之。其陣既亂。吾掩之。有此數者。疾趨而襲。固有不克。如嚴備焉。未可以得志也。

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吐蕃尚結贊入寇而歸。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

強敵在前。勝負之間。未可以旦夕決。與之游久。其隙自開。覷隙而速投之。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

突擊

將謀用密。攻敵欲速。是以兵家貴突擊焉。乘人不備。選死士衝突而前。其兵用少不用衆。將必驍。士必勇。心必一。氣必銳。力必奮。敵必近。所謂近者。敵至三十步外。方始突之。遠則敵既見而有備。我氣竭而難入。勢如旋風。疾若決機。或突其前。或突其脅。有進無退。使敵倉皇驚怖。無所措手。斯無堅不入。無陣不亂矣。

後魏主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郡小。志必滅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入擊之。魏主人馬皆驚。召善射者射之。乃免。

金人從襄漢。趙范、趙葵、扈再興、禦之。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步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火鼓。令軍中曰。聞擂鼓聲始動。若彼來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人稍下山衝。再興師果爲所乘。遂逼范軍。范擂鼓。揮軍突鬬。葵繼進。殲金兵數千。

鄧禹之破王匡也。令軍中無妄動。賊既至營。方鼓而進。

周訪之破杜曾也。自行酒。飲精銳。勅不得妄動。俟賊至二十餘步。乃鳴鼓而進。而將士騰赴。皆得勢險節短之意。蓋敵人趨攻。其氣竭。敵至始鼓。其氣盈。以盈殲竭。自應必勝。是突擊之訣也。

制突

敵以勇力恃死之士。衝突而前。志在必入。我無以待之。能保陣之不亂乎。必厚集其陣。使我之勢既固。而以強弩勁弓。叢而迭射。厚甲長戈。奮死抵敵。矢如蝟集。刃若堵進。嚴其督勵。峻其刑誅。隊伍微有開合。躍微有退卻者。在所必戮。士卒知不可犯。是以寧死鬬。毋動移。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至結車連騎。城憑險阻。令敵衝突萬不能施。斯又在臨地制宜。預爲之備。

慕容恪擊冉閔於廉臺也。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陣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以鐵鎖聯其馬。爲方陣而前。閔乘千里馬。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潰圍走。爲燕軍所執。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突韋叡軍。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次北邙。欲使傅山陣。是險阻也。吳玠富平之戰。欲先憑土阜。是據高也。

敵之來突。我若先知。制之不難。患在倉猝不虞。遂至爲其所敗。又必因我之師懈與勞、怯與飢、與地利之不利。數者能防。自無患矣。

先擊強

兵之所以先擊強者。蓋擊蛇擊首之說也。擇堅強之處。選銳以衝之。奮勇以入之。以我完力擊彼微瑕。可以逞矣。所謂瑕者。或乘其驕。或乘其懈。或乘其亂。或乘其勞。有可投焉。指麾三軍。竭力致死。期在必克。深入其陣。無不摧敗。強者既摧。餘自潰矣。苟無瑕可乘。又當觀釁。豈宜妄動。

中潬之戰。賊將安太清方陣而營。李光弼因擊之。及戰未決。光弼召諸將曰。彼強而可以破者亂也。今以亂攻亂。必無功。因問賊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請五百騎。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尾之。諸軍齊死畢入。大敗之。

劉錡守順昌。兀朮與諸步兵咸列城。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十萬。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方酷暑。敵遠來疲敝。錡故能破之。光弼乘亂。劉錡乘勢。皆投其瑕也。

先擊弱

兵有餘威奪人者。謂其乘既勝之威而薄之。則我有盪掃之勢。而彼有既褫之魄。無弗勝矣。其法在先攻其弱。弱者既破。強者可圖。我得勝而氣壯。彼孤立而失勢。然必審敵鋒之堅脆。將帥之能否。士卒之勇怯。紀律之治亂。如敵強鋒銳。將強士勇。而我又先攻其弱。無損其強。而我之戰力已疲矣。其能勝乎。

桓王既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爲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而敗。

夫鄭人之勝。在先擊弱。隨人之敗。病在不先弱而先強。皆足爲後事之鑑。先擊強者。謂強破弱自潰。先擊弱者。謂弱敗則強自孤。因勢而動。無容執一也。

用弩

弩者。國家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弩所叢射之處。無對立之兵。無橫亘之陣。爭山奪險。守壘制突。非弩不可。遞射則前後不能屬。伏射則左右莫可支。吾以衆弩而共射一人。則元戎立斃。鋒前乘高守隘。萬弩齊張。百步之內。射無不中。蓋地險則敵無所避。而處高則弩尤便用也。射之之法。當爲三迭。前發弩人。次進弩人。再次張弩人。更進更發。則矢不絕。而賊不得衝。箭鏃傅毒。及膚必死。敵雖精銳。無使當也。弩有強有弱。弱者小弩。臨敵對陣。可以爲往來之遊弩。不惟易發易張。且能使敵不見。伺隙而發。發俱命中。守險制突。非強弩不可。牀子弩尤極強者。大抵弛張倏忽。敵至則矢不及發。故必有溝而後可恃以無恐。溝山溝城。溝險溝車。用強之訣。不可不知。

何無忌御徐道覆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遂握節而死。此以邀射勝也。

魏公操兵至漢水。趙雲引兵拒賊。值操揚兵大出。追雲至營下。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有伏。引退。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射於後。魏兵驚潰。此以弩守壘也。

韋叡之於楊大眼。是以制突也。

吳玠駐隊射。是以迭射也。

孫臏射龐涓。武侯射張郃。此伏弩也。

虞詡守武都。羌人攻之。詡令軍中引強弩不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令二十張弩共射一人。此近則必中之說也。

夫兵器惟弩易習造。固宜人工其技也。分別賞罰。試其工拙。教習數月。穿楊貫蝨。人人善弩。則人人皆兵。又可勝乎。

備邊

備邊之策。堅城壘。浚溝塹。扼險要。謹斥堠。廣偵探。多間諜。選將帥。練士卒。積糧餉。明賞罰。精器械。示恩信。開屯田。搜樊巖。禁啓釁。茲十餘策。從古論邊者所不廢也。今世聞者。則鄙爲常談而非奇策。究竟誰能按常談而行。使無遺缺耶。卽孫吳再作。非此數者不能備邊。而選將帥爲尤急。將能則舉行無遺。而邊患息矣。天下不患有難爲之事。而患無了事之人。不患無了事之人。而患無曉事之人。平居而知某也當爲某也當急爲。灼然洞斷其利害得失伸縮之妙。則任事而可。更與振憊補弊。起廢。隱然萬里長城矣。

司馬師時。羣臣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尙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塉。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威信遠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細作易至。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發隙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擄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

祖逖鎮雍邱。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約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其子仕後趙者。皆聽兩屬。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

魏人侵宋北邊。何承天陳備邊之策凡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抗羣虜。三曰。纂偏牛車。以載糧械。參合句連。以衞其衆。四曰。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有素習。因民所利。道而帥之。則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與優游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傅嘏七策。皆可以施之於邊。惟奪其肥壤。蠶食其鄙。以吳晉勢不兩立故也。施之於華夷之界。一假啓釁。祖逖所行。但籌邊至計。宜後趙羈士。所以日蹙耳。何承天築城邑以抗羣虜。扼險要也。纂偏牛車以載糧械。欲富強也。計丁課仗。隨所便宜。因其服習。用土著也。受國重任者。須流覽今古。參合羣謀。因時而爲之去取。斷然舉行。無務因循。何邊之不可安。而功之不可立歟。

禦戎

禦戎之法。惟無僥倖野戰。謂中國之馬力與馳射。皆非彼敵也。況以弱當強。宜據險出奇。不宜浪戰。故張睢陽、李光弼。皆即其城下以破敵。而思明再敗。常恨其不得與光弼野戰也。善用兵者。以所長擊所短。不以所短擊所長。宜以強弩勁弓。乘城捍禦。堅壁險阻。伺隙出戰。因敵變化。應勝而動。不角長於易地。不貪利以窮追。易地之戰。廣造戰車。制其馳突。使千乘萬乘。雜以步騎。彼進則合勢以遏其衝橫。彼退則邀擊以遮其惰歸。此守法也。亦勝算也。更練士人以佐官兵。彼其生長邊陲。其地熟諳。其性耐寒。其勇悍強黠險於客戍。皆其風土使然。且備斷彼情。洞究虛實。倘寬其徭役。予以生業。立之長卒。撫之以恩。使安居富樂。無事耕牧。則爲吾民。寇至策應。以壯聲勢。彼且欲完其家室。欲固其生業。其力戰自倍於官軍。至於招攜懷遠之略。則有可言者。彼種落原自不一。其性爭和雄長。易合易離。若以恩信結之。詭謀間之。令其猜忌。以彼攻彼。中國之勢也。彼進不得合勢以長驅。退不得解嫌而安處。吾始可以不勞力而制之。大抵彼猶禽獸。不足深校。第宜遏之不來。不必窮兵追討。周伐玁狁。至於太原。良爲可師。秦皇漢武。外強內耗。則殷鑒也。其餘守法。具在備邊篇。

成祖文皇帝。勅寧夏守臣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彼擬七月率衆至辯難河。侯多發阿魯台。斯言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大抵禦戎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策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漢馬續守邊。梁商移書曰。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彼之所長。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彼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以觀其變。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隋使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因上書曰。玷厥之于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喉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如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回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隙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善之。此以彼攻彼之說也。而聖祖之論。則是守法。大抵中國備禦。無時可弛。牛羊布野。須懷無事之冰兢。阜蘇連天。乃發搶攘之安樂。終日凜凜。恆如敵至。怯防勇戰。壘震無聲。斯爲得之。

平蠻

蠻人兵力固強。敵亦無遠志。即稱兵犯順。僅亦流毒附近邊疆。肆爲抄掠。廣其境土耳。緣土官大率襲先業。飽宦豢。遠慕則離巢亦遠。以兵襲之。遠大未得。而根本先傾。進退失援。自取滅亡。故雖有跳梁之圖。亦止作守戶之犬。惟恃崇巒長標。憑山依險。出沒爲寇。叛服不常。而所以致之使叛者。復緣不善馭之也。非有以長其桀驁。則有以合其危疑。用是蠢動諸巢。轉相煽惑。惟有廣恩信以示招徠。勵威武以張撻伐。順者撫之。逆者誅之。俾善惡分別。勸懲昭著。遣兵進勦。須得其路徑。窮其巢穴。防其伏兵。招其諸屯。散其黨與。懸岸狹谷。線路縈迴。兵難並列。守前截後。邀擊旁擊。俾彼欲守。則所處卑隘而地不利。欲戰、則進身似束而勢不敵。夫天陷天獄。非兵之地。南蠻之中。險處皆是。險阨陡絕。彼必據守。宜用奇計。無與力爭。恐傷士伍。毋嗜殺以堅其守志。毋輕信以墮其詭計。毋延緩以坐困瘴疫。惟且誅且撫。威恩竝行。設奇用智。毋以蠻輕之。使既畏且悅。是平蠻之上策也。諸葛芳軌。寧非後人之所當法耶。

前五代宋時。三峽猿蠻。歲爲抄暴。故分荊益四郡。立府於白帝城以鎮之。又以孫謙爲巴東建平太守。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遂不受兵。至郡。開布恩信。猿蠻翕然懷之。此用撫也。

韓雍討大藤峽。以兵十六萬人。分五路入搗其巢穴。穴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絕。直抵其上。斬峽藤斷之。名爲斷藤峽。以志武功。此用誅者也。

唐元宗時。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十死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此延緩以坐困瘴疫者也。

宋藝祖之時。秦再雄。武健有奇略。各蠻素畏服。藝祖推爲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士卒。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傳朝廷恩柔意。莫不從風而靡。此且誅且撫。威恩竝行者也。

宋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等。因上元張燈。率夷人襲破梅嶺砦。四出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討之。漏據輪縛大囤。其上峭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爲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士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遣士丁捕之。伐去叢密。緣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爰束炬作燧。灌以脂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嶺。乃縋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呼號奔擾。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寧。抗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遹爲建城砦。召驍敢。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此用奇以奪險者也。

禦倭

禦倭之法。與其阻水列陣。禦之陸地。不若禦之水上。與其禦之內洋。不若出洋遠哨。禦之外洋。良以水戰非其所長。能據其險阨。彼邀延海島。不得越而出。入而掠。水盡糧絕。危可立俟也。矧倭跨海爲寇。勢不能久。舟小卒寡。惟以抄掠爲資。我用高艦巨舟。加以萬衆。則以大勝小。以衆勝寡。此戚繼光、俞大猷、所屢試而屢效。皆言之者。又令沿海之地。有警之處。堅壁清野。寇若登陸。前無可抑之積。後無轉運之資。勢必饑餒。我以兵綴之。不輕與戰。不旬日而可坐困。所可患者。浙省、閩、廣、齊、遼之區。延袤數省。皆與寇鄰。大海之中。風伯爲政。寇至倉卒。非可恃援他處。惟有申飭沿海城堡。風候之期。時時督守。時時偵望。各處土兵。時時操練。雖寇來無定處。而風汛有定期。期至而慎。猶易也。倘或疏虞不戒。縱其據城得邑。坐食我資。急難搖動。爲患必深矣。

倭之患。自古所無。至國朝而始有。太祖諭湯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年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堡

戊以固守備．和行築城海上．起登萊抵浙江．凡五十九城．民四丁取一爲兵守之．誠安邊禦倭之長策也．

廣寧伯劉江．鎭守遼東．初至．巡諸島．相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之西北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爲海濱咽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避之．翌日二千餘人．乘海舶直過堝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將士潛焚賊船．截其歸路．乃與衆約曰．旂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披髮舉旂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我師進逼．環而攻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兩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有潛脫而走船者．復爲陳所縛．無一人得免者．凱旋．諸將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雖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賊始魚貫而來．成蛇陣．故作眞武狀以鎭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惜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寧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掩擊之．此兵家圍師必缺之意也．

平光

今日之光．非漢、唐、宋之光也．自正德中．北虜亦不剌一種．竄據青海．其地南鄰松潘．北鄰甘肅．則虜與光爲一夷．昔漢人西通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故彼勢遂逆．今彼據有定之巢穴．而兼以富強之種落．蹤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伺劍外．幸而未動．是可不爲之豫籌哉．當循國初舊制．縻其酋貰．峽以茶利．推廣恩信．使諸羌內附之心益堅．計令北虜使還故土．以杜羌虜合勢之禍．至練兵選將．修險積糧．彈壓以威．使懾不敢動．與諸備禦之法．兵有常談．所不待言者．倘舍恩信．而第議征誅．羌急投虜．爲患滋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後漢時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白骨相望．左馮翊梁竝．恩信招誘．羌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請降．隴右不復．後羌又亂．漢以种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人質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服．信義分明．於是羌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方境晏然．此皆恩信以取羌者也．羌人肉食犬羊．無茶則生癰疽．多病死．而羌地非有茶者也．高皇帝乃立金牌之令．歲遣使者給以金牌．轉西蜀之茶．以賜羌人．以金牌按驗而徵其馬．羌乃如數納馬．如民間之納稅者焉．尊卑最爲得體．至今因之．

平盜

凡爲盜者．擄掠爲貧．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朝．非有決機制勝．宏謨遠略也．小醜羣居．爭相雄長．勝不相讓．敗各自救．無同憂共惜之心也．其中雖誤從邪．亦非有伏節秉義者之不可誘也．倘若不加矜惜．不分首從．一概殄戮．絕其求生之路．盜以免死爲急．如吳越同舟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而其勢自固矣．蔓延

浸廣．勢益加熾．誰爲之咎乎．故盜之難平．以平盜者之失策也．須多方引誘．招勦並行．離其腹心．散其黨與．俾自相猜忌．自相妒害．俟其瓦解．勢孤力弱．吾以大兵翦其負固．誅其元兇．如拾芥矣．

順帝時．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使勞問境內．赦除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年間．賊如數悉降．及爲太山太守時．盜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能遣歸農．但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服．

交趾多珍寶．前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怨叛．及賈琮爲刺史．到部．遣訪告示．使各安資業．招撫荒散．蠲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此皆以恩信平盜者也．

獻帝時．賊梁興寇掠馮翊．諸縣恐懼．欲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與等破散．竄匿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威信．而擇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與將餘衆聚鄜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此招討並行者也．

流賊劉六等．橫行北方．馬中錫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解散．檄諸路．劉六等經過與飲食．若欲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擄．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公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竟以是獲罪．各邊兵入討．始破之．賊趨黃州．三往來南京．如入無人之境．至通州狼山．颶風效靈．舟覆．賊始盡殲．此絕其生路而勢亦盛者也．

定亂

三軍之亂也．而欲定之．不誅無以懲後．悉誅之適以滋亂．宜先之隱忍．藏之祕密．處之鎭靜．謀之周悉．發之疾速．從容指麾．元惡授首．萬衆貼然．斯爲善矣．蓋亂之興也．非一軍盡亂也．緣一二跋扈者．以計惑之．以危恐之．以事激之．是以偶誤相從．轉相爲鼓譟．我急投之．漫應之．無奇策以制其變．不寬假以縱其降．彼其心愈懼而謀益深．黨未離而勢愈熾．是猶抱薪救火．必不戢之事也．若其歸降請命．不殲渠魁．以營其餘．而姑息以長惡．不幾如五代之兵驕將縱．以貽患於不可言乎．

朱泚反時．田希鑒附之．泚授以節．使守涇原．及泚敗．趨涇州．鑒閉門拒之．涇卒斬以降鑒．上因授鑒爲涇原節度使．李晟欲誅之．而慮其擁兵．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尋托巡邊詣涇．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事畢．即還鳳翔．希鑒不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原諸將至堂．晟曰．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諭衆以誅希鑒之意．皆股栗無敢動者．

陝號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使。領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之。上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撫慰之。抱暉喜。泌視事。賓有請屏人白事者。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謂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者。愼毋入關。自擇安便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藉陝虢亂者七十五人授泌誅之。泌業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竟亡命不知所之。

嘉靖十二年。大同軍亂。殺總兵李瑾。是時劉源清討之。源清大張殺戮。由是叛卒益懼。郤永兵至。亂卒迎敵。永禦之不利。諸卒鼓譟引寇入城。指宣府以爲醜。幾致不支。帝納夏言議。諭曰。叛卒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郤永、源清貪功嗜殺。妄傳屠城。以致勢困通寇。今辟出二人。於是以張瓚代。卒登陴懇曰。吾非殺主帥者。拚死自保耳。瓚令主事楚人諭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者三十人首。獻軍門。瓚乃撫慰。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城中大定。而逮源清、郤永於獄。

信乎定亂有術。不可輕也。夫禦衆無法。非激之而甘心生變。則縱之而肆意爲非。若推誠撫從。則將爲慈父。豈子弟而忍叛其親。用法無私。則將爲嚴君。豈士伍而敢背其主。恩威並用。斯亂自定耳。

居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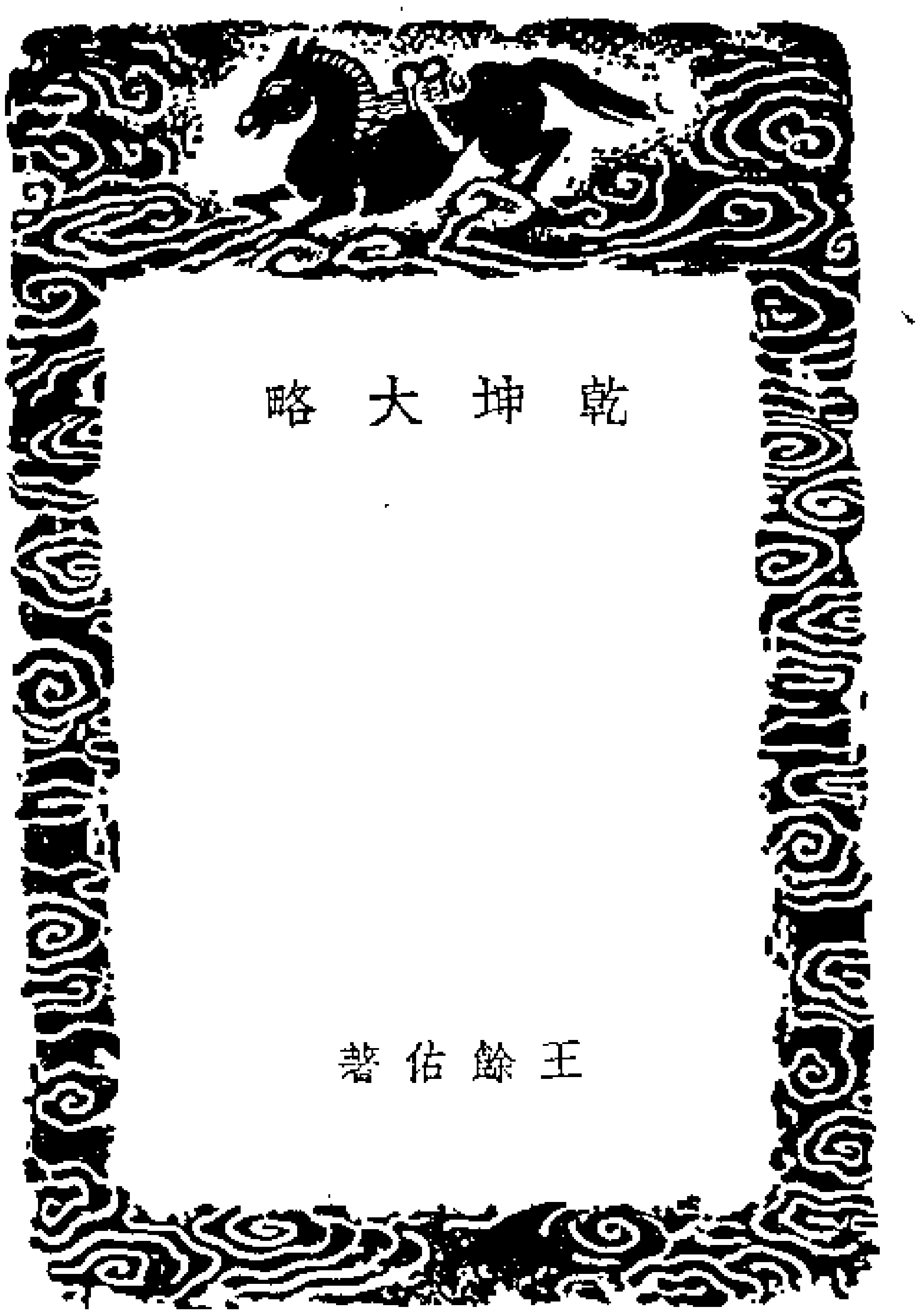
立功難矣。居功尤難。蓋功蓋天下者不賞。非明主之過。將臣之罪也。夫戰克之時。敵人所憚。國家所恃。有猛虎在山之勢者。而豈有自壞其萬里長城。令敵人酌酒相慶哉。良有位極而驕。勢重而肆。無居功之道。昧勇退之義。遂使從前勛業爲誅屠菹醢之媒。何如謙恭貶損。推讓爲先。以禮律身。以忠事主。杜門謝客。拂袖首旋。身名兩全之爲愈乎。

越王句踐。用范蠡之言。卒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越以伯。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及反國。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乘輕舟浮五湖。入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張良佐漢高祖。亡秦滅項。功既成。乃曰。家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之術。此兩人者。皆知機識遠。用舍明決。故能以功名終。而其高蹤芳躅。令千載下談者猶有餘馨也。若拔劍擊柱。從出不辭。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豈人臣之道哉。明哲保身。必不然矣。

跋

右草廬經略十二卷。明無名氏撰。按是書爲曾冕士庚文所藏鈔本。未知撰者何人。以書中有國初兩淮郡縣多爲張士誠所據。高皇帝欲取之云云。殆勝國人矣。卷中各分子目。其議論亦頗精審。末各援古事以證之。亦慎於持擇。其署曰草廬。無亦以諸葛自命者歟。夫爲將。運用存乎一心。霍去病且謂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孫吳古法。後人僞撰將苑、心書各種。其爲贗鼎。備然易見。前明如唐順之一代偉儒。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句股壬奇禽乙。劍鎗拳棍。莫不精心叩擊。究極原委。以資其經濟。毅然自任天下之重。倭人構患。志在捍牧圉以保鄉曲。備力行間。轉戰淮海。積勞而殞。周櫟園書影紀其佚事。且貽千古笑端。而況房琯劉秩之迂謬僨轅者。顧狄武襄良將材。范文正且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武襄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故即紙上之談。亦必閎攬百家。庶不融會。乃稱閫濟之才。庶不致以白面書生相誚耳。昔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明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即以顏其堂。此書視元儀所著。詳略迥殊。而自以該博。亦洵無愧色。爰付梓人。俾談兵者各有所攷焉。

道光庚戌立秋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乾坤大略

王餘佑著

序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五公山人所著。名曰此書者也。予幸晤水時。已鈔錄成帙。讀其跋語。謂十卷據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又云一字不可增減。一字不可顛倒。慎勿妄生揣摩。致啓參錯。反亂定讙。而細閱卷中。往往事不歸類。語駁頗多。心竊疑之。未甚究也。歲甲寅春暮。山人之裔孫丁懋亭茂才來晤。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書原本。因重校一周。始知篇中錯雜重復之處。爲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因自融貫也。當是時。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爲救時良劑。予深喜得覩此書原本。爰重錄之。以復其舊。其所竄入十三條。删其重復。另記於後。以資參覽。並以見前哲經綸世宙之作。全體大用。具有深心。後人不得參多妄爲增益云。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天中節後十日。辰州後學秦聚奎謹識於饒川官署。

乾坤大略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之曰。茅齋講書罷。扶杖臨前谿。蹣跚涉茂草。坐石讀古詞。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終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髭鬚眉如刀槊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嘯。提劍而舞。爲有其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尚嫌其意旨統括闊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用爲之次第。故復總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鬭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毫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撫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縱閱。英武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煙翳翡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間一開牧豎。蓼翟不充耳。何用此嘲嘲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槊鬚眉。稜稜奇漢者。竟消沈於嫩羅弱蘚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傅嚴謂水。何曾貯此寥疎無用雜嘔。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莫。今而後吾可以隱矣。獻縣五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乾坤大略目錄

卷一
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
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

卷八
據守必審形勝
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
兵聚必資重固
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補遺一卷

乾坤大略卷一自序

兵之未起。其說甚長。不必詳也。已起矣。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爲準。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翦其支者云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擊虛。則敵駭不及鬪。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聲先大振。而遠近向風。不觀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勝矣。不觀鯨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崙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事之堅瑕。又何足云。

乾坤大略卷一

獻縣王餘佑著

兵起先知所向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兵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洛以拒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周亞夫言

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壁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糧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覺走死。

漢高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微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黥布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遂引兵西。

虞詡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袁紹等諸軍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曹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

昭烈恥關羽之歿。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鬭。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毌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誅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今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行。肅又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不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守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毌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令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阻。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軍宜速攻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瀙水。閏月。次瀙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衆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厥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鬭。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為。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厲。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潰。孫峻進至橐皋。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動擾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案校原本無此條。）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使趙秋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率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為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乎。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宏。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宏達者元德也。裕託以游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流裴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

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益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元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循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將以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蔕。裕雖南還。無能爲已。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鬭。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遂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舟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賜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恟懼。將士北還者多疲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謂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

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戍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陣於南塘。

宋休範帥諸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趨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衞。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投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遂北趨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騾戰。殺道隆勔。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衞。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豪等。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案校原本無此條）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檄。朝廷洶懼。初。道成以世子賾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賾爲左衞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衆欲倍道兼行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盆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賾乃奉晉熙王燮鎮盆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

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請若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秦校原本無此條。）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危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首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敕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尙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軍事。羊侃爲軍師副之。（秦校原本無此條。）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邱。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若水陸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此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爲前驅。趨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寂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疲。疫死大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

隋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隷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嘗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

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曆是。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倡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閒。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䍦。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鬬。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己無所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綦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綦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出西陘。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以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閒。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疾進。塵埃漲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卽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

楊元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元感與爲深交。帝方事征伐。元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元感於黎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水火。何如。衆皆

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衞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策。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挺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盾。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戰敗走。元挺不追。宏策退收散兵。復結陣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元感。元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饑殍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

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於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以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

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塹。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校案原本無此條）

李敬業既起兵。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前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

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軍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壁。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并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纂校此條依原本）

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求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趨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至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從鄭祗德饗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病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而引賊將來降。質寇虞實。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爲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

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向日從吾謀。何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從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援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纂校此條依原本）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爲北朝掎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與沿江淮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纂校此條依原本）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

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今校本無此條。）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衝賊。中槍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淸。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浙江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後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淸河坊。賊犇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淸亦次第平。摶霄亦受代去。（今校本無此條。）

伯顏破二郢。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萬戶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卽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隨後。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鬭。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捷。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賈似道以精銳七

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船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將失利於鄂。恐將用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椑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乾坤大略卷二自序

兵只一道耶。曰。不然。所向既明。則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項羽戰章邯於鉅鹿。而後高祖得以乘虛入關。鍾會持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以踰險入蜀。故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卽有時正可爲奇。奇亦可爲正。而決然斷之曰必有。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黠將也。名之曰棄師。不觀之蘇氏扶門旁戶踰垣之喻乎。其論甚精。無以易也。昔劉濞之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移軍欲向延津。而潛以輕兵襲白馬。用此道也。然則用兵愼者勿曰吾兵可以一路直至。而無煩於旁趨曲徑爲也。是以人國僥倖也。戒之哉。

乾坤大略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龐涓仕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爲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辭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執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必爲二子所擒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覘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俟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

漢王走河北。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向。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耶。卒破延岑。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猝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曹操將擊烏桓。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卽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敵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尙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乃知之。尙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敵遇。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

馬超韓遂衆十餘萬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遣任子。乃設計以離間超遂。方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先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

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速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壘。賊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頗言許之。使不為備。因吾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鍾會伐蜀。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進。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敵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大敗。諸軍乘勝。遂入丸都。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據校本原補此）

桓溫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後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已也。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進至枋頭。後卒為慕容垂所破。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據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陣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據校原本補此條）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

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汋均口。馮道根曰。汋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詔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陣以持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燄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

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勅諸將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彼衆我寡。彼騎多。我步多。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彼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彼抄吾糧。我先自潰也。不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敵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卻。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遶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趨後陣乘之。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敵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兵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塞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浮橋。上設敵棚三重。沿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卽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富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蜀主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

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降表。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此。凡六十六日。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隙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濟沙河而爨。聞休哥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從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將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衞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衞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阻之。

韓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自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張敢招曹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乾坤大略卷三自序

兵之進也．固有所過城邑．不及下者矣．必以戰乎．曰．非我樂戰也．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御之．蓋兵旣深入．則敵必併力傾國以圖蹂躪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鬪．一爲所乘．魚散鳥驚．無可救矣．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衆喪膽．我軍氣倍．志定威立．而後可攻取以圖敵．古所謂一戰而定天下．其在斯乎．漢光武之於昆陽．唐太宗之於霍邑．可以觀也．昔沈田子以千餘人遇姚泓數萬之衆於靑泥．其言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不敵．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不如擊之．遂敗泓兵．此深合機要．百慮不易之道也．

乾坤大略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上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一日之閒．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固．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

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勿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慄、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王郎兵起、光武渡滹沱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軍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沈田子傅宏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張巡至眞源、哭於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只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增壘自衛、

乾坤大略卷四自序

戰固無疑矣、然不得其道、禍更深於無戰、古有百戰之說、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將從何處說起耶、曰、吾言吾初起之戰焉耳、以烏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旗原、堂堂正正而與之角、不俟智者而知其無幸矣、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李密之破張須陀以羣盜、用寡以覆衆、因弱而爲強、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舉萬當、不然者必敗、

乾坤大略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伏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

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滅庸。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言道遠險隘難救。趙奢曰。道遠險隘。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帥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

賊見勢弱。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

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欲與羣臣議還。荀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抄。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許攸犯法奔曹。說曹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守營。自將五千步騎。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曹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必不拔。若瓊等見獲。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燒其糧穀。張郃高覽降曹。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虜雙。

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大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故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此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寇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里。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尚。奔於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鬬志。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急進。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趣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免。

李密說翟讓攻下滎陽諸縣。隋遣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向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陣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李密取興洛倉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陣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赴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之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皆驚潰。休哥創遁。契丹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而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大敗之。因呼俊爲鐵山。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駭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

吾糧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將軍聶兒勃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董遂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遁和州。允文知亮明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遁。僞詔來諭王權若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

乾坤大略卷五自序

戰失其道。未有不敗者。得其道。未有不勝者。勝則破竹之勢成。迎刃之機順矣。自此招攬豪傑。部署長吏。撫輯人民。收按圖籍。頒布教章。所謂略地也。顧其策何先。曰是有機焉。蹈之而動耳。不煩兵也。昔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不能下。使非蒯徹之說。以侯印授范陽令。而使之朱輪華轂。以驅馳燕趙郊。則三十餘城。烏能不戰而服乎。善乎李左車之對淮陰也。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餘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以罷弊之卒。屯之燕堅城之下。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至今思之。雖孫吳復生。何以易焉。而要非戰勝之後。則斷不及此。何也。勝則人懾其威而庇吾勢。利害迫於前而禍福怵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言嚇衆。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此又不可不留意也。

乾坤大略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足下必攻得然後下城。戰勝然後得地。而今有策。可不動而下數十城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若不殺而以侯印授之。使之朱輪華轂。驅馳燕趙郊。燕趙人見之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則燕趙諸城。可勿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韓信破趙。獲李左車。問計。對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服。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詭

衆。未知所出。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馮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間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遠方。先附者受上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曹。曹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獲不復反。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讜守團城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遠。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

曰。此行得脚。三齊不足定也。

周韋孝寬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迥餉金。堅以爲疑。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請。上許之。宏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心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脅。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尚書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壍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諸軍救免。命悉平壍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悉出降。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疑懼。藉汝曹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羅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降者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衆鉤出之。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至。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陳敬瑄梟諸帥於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畝。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按之。刺史以憂死。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要害。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人心皆思歸。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待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膝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且出淘虜。薪芻乃還。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銳卒。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宜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走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眞定懷衛間金兵甚盛。方密修戰攻之具。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京城四壁。

各遣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

岳飛奉命討楊太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𤫊令.軍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筭.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也.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初.金唐鄧行省恆山公武仙屯兵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也.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獲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丁順復破黑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據岵山.駐軍其下.當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岵山.及半.文彬麾旗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授方略.明日攻石穴.雨夜蓐食起行.晨至石穴.時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乾坤大略卷六自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當審之以爲主.至於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勢相禁.於是反旗鳴鼓.以試吾鋒.瞿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塊也.昔高帝長驅入關.已行過宛西.張良云.今不下宛而西進.前有強敵.宛乘其後.我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夜迴兵圍宛克之.遂得前進無虞.夫以深入重地之師.計必制敵之死命.而留中梗以貽後患.豈良圖哉.古恆有軍旣全勝.而一城扼險.制吾首尾.幾覆大業者.皆由於謀之不早也.狄青之取崑崙.岬矣.不然.屈力殫貨.鈍兵挫銳之戒.豈不聞之.吾知有不顧而疾趨焉耳.何必攻.

乾坤大略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之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狃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囂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欲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

漢、是我獨以兗豫當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

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擊之、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降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關羽討樊、威震華夏、孫權與羣臣議所伐、權曰、今欲先取徐州何如、蒙對曰、今操撫輯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六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徒張、易爲守也、權善之、

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陸抗急圍之、晉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衆赴西陵、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北、平定天下、在此一舉矣、勒笑曰、卿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堨、謂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皐、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卒戰於西陽門外、擒曜、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之、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可不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率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伐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人皆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痛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李密說翟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

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議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

唐太宗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高延壽高惠眞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爲長孫無忌所阻。卒無功而還。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主。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値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客座。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渡崑崙關。既度。大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悉。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使驍勇者當前。蕃執長槍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賊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槍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張宏範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鎖以鐵絚。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絚。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阿里海涯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

乾坤大略卷七自序

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爲難。汛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爲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豨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舊京而守雒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爲可笑。試取當日諸巨公奏議觀之。了然矣。

乾坤大略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擒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誘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幷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

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因說馥舉冀州讓紹.馥性恇怯.然聽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詳見二卷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兵羸弱.操撫循激勸.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尙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尙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陳宮說張邈張超叛曹.迎呂布爲兗州牧.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鄄城范東阿三城不動.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士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泣謝許之.遂殺汎嶷.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閒收熟麥.一舉而布

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人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

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若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附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勇、以道御之、焉無所不可、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相守月餘、操引還長安、

曹爽與夏侯元兵十餘萬、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亙百餘里不絕、涪道費禕救之、魏兵不得進、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獲也、恪從之、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謂我並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克、乃引去、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殘虐而歸、其亡可立待也、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謀己、言上趣之出兵、果敗、

張巡守睢陽、爲東南屏蔽、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猨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率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整、賊不敢逼、

王稟守太原、粘沒喝攻之不下、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叛卒導金人兵入南北關、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陳規守德安、中原郡縣皆失守、獨此一城存、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蜀、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守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將等、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行、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隴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壞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璘以駐隊矢迭射、翼日、敵命攻西北樓、又御之、玠急遣田晟相救、金人宵遁、玠遣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度玠

終不可犯．乃還．援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不妄動矣．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扼．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與知府陳規共守．諸將欲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吾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淸議與錡合．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卒克大捷．

孟宗政守棗陽．金師完顏訛可步騎薄城．宗政百計禦之．金人屯城下八十餘日．氣已竭．宋師敗之於瀼河．又敗之城南．金人遁．追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倉廩賑之．給田糴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由是威震境外．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不至．至是詣玠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請於朝而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棋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又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詔孟珙收復荊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在皆以捷聞．珙奏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於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利害．備禦宜爲藩籬三層．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

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孟珙兼知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蒙古兵攻蔡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發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掠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國勢益衰．（此錄見一卷）

呂文德守鄂有威名．叛將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從之．遂徵兵諸路．命阿朮與整經略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不信．識者笑之．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困襄陽．

乾坤大略卷八自序

隆中數語。野夫常談。然亦曾有取其言細求之者乎。今其言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險。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事。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規模。孰大於是。所以當時英雄所見略同。周瑜既敗曹瞞。因言於孫權曰。今曹操既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所。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江南形勝可以進窺中原者。其論蓋本諸此。厥後六朝勝敗不常。力皆不副。至於南宋諸公。有其言而無其事。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及重鎮襄陽。以保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勢。居西北足以控制東南。居東南不足控制西北等語。俱闢至極。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若夫朝廷之上。設中書以總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緩急之序。崇體大。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輸志。處處嚮風。斯立國之初政。又不可以一非不周者也。嗚呼。盜賊之與帝王。無俟觀其成敗。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同矣。

乾坤大略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才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此條見一卷）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後復肆侵淩，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亦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請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則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福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見遠也，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已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執政議攻戰備禦，綏懷措置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識者或以敵馬既退，遂用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宜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荊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守防，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勝，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規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恃，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則率然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

乾坤大略卷九自序

干戈屢興，民不安業，郡縣蕭條，無雞犬聲，大兵一趨，立見此景，語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信非虛也，如此而擁大衆以征伐，掠無可掠，何況轉輸乎，古所謂百萬之衆，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釁，昔漢之興也，食敖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利，今天下俱匱，既無秦隋之富以貽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成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於此處求之，無煩詳載也，

乾坤大略卷九

兵糧必資屯田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軍取給蒲蠃。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給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餽餉之勞。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恆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岳飛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此興矣。

乾坤大略卷十自序

君見搏虎者乎。平原廣澤。不憚馳驁以逐之。至於虎負隅矣。則當設網羅。擴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鬬。鮮不傷人矣。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於勢成。敵境日蹙而力亦日專。此亦負隅之虎也。吾欲一舉而斃之。豈可不厚爲之防哉。昔周世宗既平關南。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卒還師。宋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至。帝訝其進軍之速。後果以諸將貪利。輕進至涿。竟爲耶律休哥所敗。非明鑑耶。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伺。利其器。然後堂堂陳。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不然。吾嘗畜全力以俟之。經綸庶政。振舉遺佚。大勢既定。彼將焉往哉。

乾坤大略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物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爲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歸良。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操還官渡。紹乃謀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北方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伺官軍之

去。必復而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陣。懷恩陣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陣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乾坤大略補遺自序

十卷中至矣盡矣。尙須補也與哉。曰。爲十勝而設也。江南肥弱。誰不啗之。然迹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遂併其佐勝之著。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此外仍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兵略最精。不可不一覽。

乾坤大略補遺一卷

補遺

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元有肥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

甘甯自黃祖亡奔孫權。乃獻策曰。今漢祚日衰。曹操終爲簒盜。荊南形便。誠國之西勢也。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曹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并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曹所先。

孔明說昭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周瑜謂孫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軍八十萬而各恐懾。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病。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曹操旣破還。瑜復見權曰。今曹操旣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

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建以旌旗。豫備走舸。繫於船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軍走。過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塡之。蹈藉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甯徑進取夷陵守之。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逖鎭雍邱。後趙鎭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鎭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泣。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皆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王健遣太子萇等率衆五萬.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失以萬數.苻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洛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俱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如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彼衆我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暗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退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能救.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范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由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

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已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舟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救南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碻磝。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旿率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裕先命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槊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走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乃悔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靑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靑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纔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此條見三卷）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艦。渭水迅速。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踴爭先。大破姚丕軍。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妻子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

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靑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靑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此條見七卷）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崔慧景救之。劉㬎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走。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士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尙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未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尙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梁領軍曹仲宗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壽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才二百人。放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尙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遂與諸將連營而進。

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任卑責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乃加裒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裒。裒遣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裒退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據河北。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尙千里。滑臺尙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淸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兗靑大亂。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

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明徹決策請行。故用之輒有功。初尉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甚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盧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法[illegible]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各齎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後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跋

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然亦一時俱有。各卷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蘊。皆須發明。皆待接補。其爲機也甚活。其爲用也甚廣。其爲體也甚約。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每摘其一字。可作十日讀。百日想也。故曰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須先識活局。而後識是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諜鄉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少者。則各有專書。不在此例矣。

歷代兵制

陳傅良撰

歷代兵制提要

歷代兵制八卷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藝祖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兵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蹶云云其言節節深切蓋傅良當南宋之時目覩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推言致弊之本可謂切于時務者矣

宋陳傅良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賈田）遠郊百里（官田賞田牧田牛田）郊爲鄉六鄉百里遂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車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甸爲乘故曰甸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羨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周禮所謂甸[illegible]）（司馬法[illegible]）二百里曰州州爲六遂遂如鄉之法（鄭氏云異其名相變耳遂之軍[illegible]）三百里曰野野爲削（制一作稍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縣（[illegible]）爲小都（小都卿之采地）五百里曰畺畺爲大都（大都公之采地[illegible]）爲鄙爲畺內諸侯治之者如遂之法（[illegible]）[illegible]方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爲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illegible]）隨[illegible]寬狹自成什伍（[illegible]）大司馬遂而征之（[illegible]）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十有一（[illegible]）則終身無過一再從公上事先王惠恤之至意[illegible]不欲竭民之力也遂征之法非偏額也（鄭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編以人數計之使佚勞[illegible]）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

案傳記如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皆全軍更役在軍之士無非鄉旅相堅守助猶之田里家有漢卒隸于師長閒里故不失守衛傳紀少康一旅出于一成魯頌僖公千乘賦于百里與公劉三單左氏春秋書社之法皆比屋通數非調兵之制也蓋三郊三遂可六軍而止三軍亦遂征也

古者五侯九伯一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試兵不輕出也

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謂我

衰矣幽王大軍漸漸之石爲東勞西遂而有不遑朝矣之歎更以周禮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整我六師[illegible]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illegible]司馬出征也[illegible]伯爲司馬見史記）則[illegible]兵不輕出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周所至皆成大師）劉文公平邱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司馬法論戎車之名周曰元戎先良也）則雖王人猶師毋過十乘以爲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戍甫揚之水始刺之案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伐僅矣未嘗見師之出雖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凡史記世家）赧王伐秦衛從天下銳師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illegible]）

凡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遞用千乘而實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車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春秋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次國七十里車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二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雖無侯作帥卿帥之以奉天子諸侯來教衛以尊元侯伯子男帥賦以從諸侯（寰內外所以不征同者寰內有還征入衛之勞各從其國制而寰外共四方之事勞佚適等也）

春秋

春秋諸侯見于傳者雖未盡信然要王制略可攷也晉自獻公二軍詩稱公徒三萬擧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成公元年謀伐齊作邱甲邱各一甲（司馬法四邑爲邱出甲士一人）明年戰于鞌四鄉于是乎與戶以出（[illegible]）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舞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季氏專一軍而孟叔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哀八年[illegible]（[illegible]）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

八百乘都六百乘蓋强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爲賦大變邱乘之制民無餘力矣齊威公相管仲參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五十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帥公將其一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參國[illegible]未詳）蓋如鄉之法五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乎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士十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illegible]）蓋如遂之法以遁國之戰而遂征之軍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倣周變從輕便（當寄）（地廣衆用周家之制）子產鄭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鳩作丘賦修井之法而兵止邱甲其後遂兵賦矣（制用甲兵）楚吳越秦初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荊戶以伐隨戎分二廣而爲三軍（傳伯氏曰將吾三軍哉）及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師潰惟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于傳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制名之屬王爲掩始井衍沃牧隰皋賦卒籍馬而行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楚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于是有五師（左氏傳吳人敗諸[illegible]）至平王又始爲舟師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鄉夫差伐齊（左氏傳哀公十）蓋可見者四軍其後益强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案國語三軍軍三萬人吳越春秋三萬六千人有中校左右軍）句踐棲于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名不一已見其非古制）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吳越春秋亦云中分其私而左右軍安廣之人事君子六千以爲中軍爲之私卒）戰國相并諸侯斥地益廣而邱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淄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爲技擊以兼魏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衆服兵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凡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比縣勝甲以上爲戍士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衆服之敗于趙也二軍十六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爲兵

齊桓晉文始爲召募料民之法（吳子齊桓募士五萬晉文召爲前行四萬）而是時秦有陷陳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迫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銳士胡服百金之習行于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徒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illegible]）

秦

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韓之役[illegible]三百乘）置陷陳（[illegible]）哀公救楚車五百乘（定公五年）爲戶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illegible]）遂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志考之法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有二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小于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萬戶）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爲長凡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司馬貞史記索隱云風俗通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五成陌而地里志有聚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創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illegible]）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illegible]）張民賦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音附）之疇官（[illegible]）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illegible]關內侯列侯二十級）一曰公士（[illegible]）二曰上造（[illegible]）三曰簪褭（[illegible]）四曰不更（[illegible]）五曰大夫（[illegible]）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illegible]）九曰五大夫（自公士至不更皆士也大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illegible]）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illegible]）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illegible]）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郡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illegible]）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戍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過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又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先發謫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宮徒刑者（[illegible]）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齎糧民不聊生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乃放驪山（[illegible]）奴產子授兵以擊盜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又發關中卒東擊盜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又二十餘萬人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啖于利沛公入而秦遂亡

商鞅破井田不過斥大阡陌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遂法然而古人寓兵于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于教而無鬭狠上籍其力下安于義自鞅始明以戰勝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鬭爲役隸使斯民要利于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貴棄禮義雖能卒制彊盛而楚之與其奏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制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于天下而利器專于京師可以弭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具蒼頭廝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蒼成戍心困以苛政被于背嗜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于秦哉逾過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彊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

歷代兵制卷二

歷代兵制卷二

西漢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衞士每立秋斬牲于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觀以角抵罷遣（王舊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衞士）

按魏晉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名曰乘之

二歲爲材官騎士（材官自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國亦常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六十五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孝[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入人自行其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更有三品每一月一更謂之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illegible]）（[illegible]）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illegible]）

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將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illegible]）事已則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縱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衞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臣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中尉爲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illegible]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動以萬數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謫吏次謫民次謫戍次七科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衞將軍尚屯關中至元朔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遷兵不聽至出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奔命（應劭曰常兵不足權選精勇聞命奔走故曰奔命）及命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師古曰被告劾而逃亡）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者邊兵盡北軍亦出矣

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

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徙居三輔陵邑以爲強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事畢則削罷衞霍勳高寵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案漢將軍皆以征伐無員職佐官命將旋罷是矣又案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或曰三百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illegible]）衞尉所領南宮衞門都候領衞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校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校大略可見高祖勝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衞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殽史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卽罷武帝雖置關內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

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變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爲給賦（見惠元年）（昭年）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有減遣有更賦則得爲君上之恩至于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韓安國）不爲左遷酒泉太守郎命破羌（辛武賢）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嚴精明寡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之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輸臺之詔敗亡不掩衞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驗見其時無有壅蔽誣謾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廪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石六斗有奇（漢人日米五升見李固傳注云升小歲五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侯七國變生倉卒備禦奏具南征北攘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識有以也

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壯根本而戢姦衞也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衞觀天象聖則爪牙之衞詎可一日而

鈇諸漢高祖素帝以神武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殄羅嬖而汗介冑其勤五載纔舉斬羽而後天下合爲一任罷之兵侯諸吳歃巴蜀北貉無勒遣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安于無事矣然方是時獫犹北張蠻唯南粵竊壤植大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與徵召而後來帝室居無武卒騎士以鎮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遏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與夫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始都洛陽從婁敬及張良議即命車駕西都秦故地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而襟帶金城千里巋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軍負城環拱路繼營巡棊羅星布平居無事虎視耽耽四征不定如火燎原而又衛尉擁護金吾徼巡武庫司兵司馬禁衛兼章溝虎威遠揮夜呵戎心奪膽戰栗駭落無敢弗率于茲天威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貽燕子孫規模宏遠也

王莽

莽奪民田爲王田倣古井牧置五威將帥七十二人分鎮天下而命十二將帥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專事北伐又以七公六卿兼號將軍與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塡邊郡而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鄉六尉六校六隊（音遂）鄉一帥尉一大夫郊一州長隊一大夫屬正又內置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將軍至吏士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仍置州牧及（[illegible]）皆兼將軍偏裨校尉之號又有豬突豨勇銳卒虎牙五威兵（[illegible]）尉九虎將軍捕盜都尉之屬置[illegible]不可勝數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則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馬職掌不傳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是自秦以戰爲尉卒以自變而王莽又滋彰焉凡公卿至于守宰皆兼將校之稱一切尊兵號爲豬豨徵天下明兵士六十三家數百人以備軍吏所以示民無非逆德凶器嚮方厭天下之亂已熏弩鎧之禁各虎符之發求以爲安而綠林新市之盜已起海內豪傑首殺其牧守自稱將軍旬月之間遍于天下敗亡之禍速于暴秦可不戒哉

莽兵大抵因漢而紛更其制不一統屬民不堪擾又務自振權雖邊將不與兵符必請而後動其伐邊乃欲同時俱出至久屯者數年常二十餘萬人仰給縣官野有暴骨而京師衛卒亦三歲不得更代由是民饑亦作盜遂大敗

案莽昆陽之戰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者千里不絕其他擁衆號數十萬者遍天下蓋自漢武帝征伐之後數世涵育不見煙火之警逮及始元之間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有奇是以郡國甲士所在而足及尋邑大敗盡棄山東之衆北軍精兵號九虎者尚數萬人亦可以見漢家養民強兵之制然自莽假權干戈競作至于光武遂定郡縣戶數遂守長中元末年方纔四百二十七萬十餘一二無復盛時之舊矣

東漢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于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并胡騎虎賁二校爲五營置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領于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皆旅賁衛士領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侯吏盡遣民伍惟更踐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徼候之職又自西都之事都試或以爲患韓延壽始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反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令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乎應劭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猝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雀捕鷹鸇豚魚舉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營搖八州並發牧守梟列流血成川爾遠徵三邊殊俗之兵忿鷙縱橫多虐民害事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遂其禍敗豈虛也哉

案從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古而法能射占校職復臨時補置（[illegible]）明帝之初以爲將軍無屬度乃世罷沿邊屯兵其後北方有變則復置度遼營（明帝永平八年）南單于或叛則置羽林兵（[illegible]）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illegible]）鮮卑寇邊則置（[illegible]）漁陽營（[illegible]）元其後役作沿邊緣海稍稍增兵（[illegible]）扶風漢陽（[illegible]）以令扶風漢陽築隴道三百塢（[illegible]）置屯兵（[illegible]）而（[illegible]）百一十六塢（[illegible]）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于白山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立校營號虎牙之士遂出征戍

漢氏略備周衛之制訖于西京郡兵無適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北二軍交警于境安順以來寶寇（元初）鄧騭（永初元年）何熙（[illegible]）三將以擊劉尚（[illegible]）任尚（[illegible]）朱寵（[illegible]）馬賢（[illegible]）張喬（[illegible]）六七將以討羌而鮮卑之寇（[illegible]）南單于之變（[illegible]）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鐵衛之威而勞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其爲陷陣（[illegible]）微爲務財召名爲義從大抵翔若鷙鳥所爲列屯坐食之兵累矣于中官之誅結援外將故大漢之禍光武之銷兵爲之也

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當是時邊郡守郡之兵不精內郡五衛之備不修徵兵（[illegible]）羌叛差盛二千石守令更無守戰意者皆徙避寇于是而無所勝至于順帝始令郡縣五人教習戰射然而有僅遠役而郡兵始振矣（[illegible]）

古人謂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鬼方（[illegible]）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淮（[illegible]）追貊以韓（[illegible]）平淮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齊桓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若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力征唯兵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伐氏以法大帥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寔騎則會稽豫章

擊朝鮮則發遼東擊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邊不過一郡自東都兵不能獨然後發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邊（[illegible]）（[illegible]）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興荊揚交豫四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遠李固所以懇惻也（[illegible]永和三年）羅段熲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餘戰羌寇略定黃巾遂作（[illegible]中平元年黃巾起反）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于是置八關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號無上將軍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卿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大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與發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于皇父整師尹氏構令程父由征則兵無專主將無重權大略可考是以兵滿天下卒然無思逆及叔季司馬世官矣以命氏驪參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師師譏臣專也自後兵多常衆師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事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戎相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屬而握兵之臣輕重于時太尉相國列爲三公城門領兵得加五府是故諸呂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代邸之臣宋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于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往往諸奴視相府無有也宣帝不堪至奪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恐易而付之所親子弟權臣私制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後蕭望之王鳳代爲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中興益制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役以銷患而其猶然當時榮陽不過千騎公孫監領超遷

牧守其任不輕自後令由房帷政歸奄閹戚宦迭將更相傾奪然五營長服中人公卿就戮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于是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豎雖殲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爭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于兵三代之制爲不可易矣

歷代兵制卷三

三國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置武衛營于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置中營于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并五校統之京師講武亦如漢唯改乘之曰治兵然訖魏一再講而已（文帝延康元年明帝太和元年）自納司馬朗之言復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董太守或刺史兼帥（[illegible]）（[illegible]）文帝初王朗因請寄軍政于職（[illegible]）時方外禦吳蜀內興土木未暇也黃初三年特置都督諸州軍事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太尉上（司馬[illegible]）而當時宗室諸王藩兵大數纔不過殘老二百人復時檢調之（[illegible]）（[illegible]）蓋兵僅外聚于州牧內歸于大將軍及太尉司馬懿與大將軍曹爽爭政誅爽而兵柄世在司馬氏于是淮南方而併營以二千已（[illegible]）是時天子親兵唯殿中宿衛黃門是以（[illegible]）高貴鄉公從手過禍然司馬師猶憚四征遂以司空召還諸葛誕以叛誅魏祚遂移矣吳蜀兵不詳見蜀置五軍其左右將軍督護一人其中師監護典參軍各一人其前師將軍監護督軍各一人其後督將軍兼一人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蓋不全用蜀人也是時戶籍士民異號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然諸葛治兵之法師十二更下張郃之戰在者八萬去者臨留亮卒後士卒亡命豈相董因爲巧非一（[illegible]）由是蜀兵耗矣吳多舟師營校略異于漢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illegible]）車下虎士（[illegible]）丹陽青巾（[illegible]）交州義士（[illegible]）及健兒武射之名吳調度亦最無法大國強者爲兵羸者補戶（[illegible]）至有六

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還補其處（見陳表傳）然孫權時兵籍不給他役惟春耕秋刈死事江渚而已亮皓以後始以數十兼充衆役（見陸凱傳）于是家有五人三人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役州縣民怨叛者成行矣其後皓子爲十一王王給兵三千而黃門宦官亦開召募陸抗都督欲足兵百萬而守者因循莫肯赴抗卒以其五子分將而兵遂亡

凡天下戶口纔一百四十餘萬耳而今之蒙奭州籍自喜得兵三十萬蓋有夫皆兵也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屯兵四十萬而蜀兵十萬一千吳兵二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有戶之數以供三帝之用斯民蓋已病矣又況三輔流人收入蜀郡（[illegible]）江淮南旅羈爲吳卒而魏武制結役之法分離天下使人役戶各據一方（[illegible]）其離遷轉徙之患又可勝言哉

八陣圖贊（并序）

夫八陣圖者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腹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圮難識在廣都者隘土爲魁基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一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腹者因江爲勢積石漂流而徹壁門後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一丈却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傳無聞焉惟見于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數舉其半趨排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爲江石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東下門壘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焉魚腹陣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體方八陣形圓却月壘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激奔衝不足以撥其勢回山轉石不足以言其怒然其八陣實瀨其衝石子如拳灘沙收積而歷年千數不曾回撓隱若敵國屹若長城故桓溫以爲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隱落鉤連隊陣相容觸處爲首則廣都魚腹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營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乎正而已先王寓兵于農而制之乎邱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行綴國有遊軌之制畫地有遂鄉之法文事武備未列爲二遂民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兩在易先天之象天圓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與乎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實武侯私智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明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肄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于天人之奧則八陣之變化誰能制之愍以爲八陣之存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興乎非虛言也觀古懷人敬爲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經端如置棊維縱與橫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再道如鄉循之如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雖形八天七伏存四轅輔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闔闢乾坤混離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熊羆虎旅龍旂鶯章奇正相生方員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在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啟閉無鑰而關觀之孔易行而爲陣居則爲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逆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遞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可衛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爲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生生體國邱甲作兵千歲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非字安取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其常在昔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黃老是討六十四陣演自發竅其奧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廢都肄誰其與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器營巢奄隊壁中雲岱巴蜀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戒之晉頭下墜蒼蒼匪測心服奇才吳興勍敵寓都之墓守偽胥匪石炎祚師物攸居廾崇古木自云無敗此圖之作其何能壞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兩晉

晉自文王建國陰謀傾魏置二衛（[illegible]）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強弩）以中領軍領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illegible]）命中虎賁驍騎游擊別領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爲五督（驍騎[illegible]）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中軍將軍羊祜統之（北軍中[illegible]）（[illegible]）其後更制殿中兵以寵驍騎步兵校尉以寵王濟而東宮亦備三衛（[illegible]）將相諸王始給兵衛或由中領出鎮方面亦將本營兵以行（[illegible]）遂爲後例凡在權寵必給多者兵三萬騎二千及其罷去親從如故有司復歸第家兵一千餘者（見王導傳）方鎮去官遣兵千餘家者（見范寧傳）由是空校可門壘立軍府動以百數（[illegible]）禁兵外散於四方矣（見干寶傳）淮南死士親七百人而趙王倫與戰輒敗（見淮南王允傳）其屬可見惠懷以來諸王交亂迭以國兵代去宿衛（[illegible]）（[illegible]）名將勁卒盡入私家（見東海王越傳）永嘉之亂長安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官省無復守衛府寺營署皆自守懷帝闕遇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而已（[illegible]）江東草創軍容寡弱鎮衛營校有名無兵識者皆謂并省（[illegible]）宿衛營府兼僅實役制（[illegible]）貸免僮客（大興八年）以充京師劉隗戴淵之徒得命守令（[illegible]）然而實不足用王敦蘇峻之叛每戰輒剋成帝僅得劉超義兵之衆號君子營峻衆一入未及成列而棄甲走矣初武帝懲魏氏孤立而州鎮太盛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自始封至于子孫漸減能盡欲特強宗盟以爲削弱方州之漸銷鋒刃罷武庫之辭形于貴具之衆久矣以吳存未能（[illegible]）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兵大郡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晚乃並遣諸王假之節鉞各統方州軍事（太康十年[illegible]）都督監軍至于參千（[illegible]五年）參軍司馬皆得增置由此諸王擅兵動以萬數內相爭攻京師數擾盜乃熾州縣無備不能擒制（見山濤傳[illegible]）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亂矣繼以五代之擾所在牧守弱者棄地強者擁盟民間豪傑亦各推擁主以籌抄爲事而官家大姓皆藏戶口以爲私附（[illegible]）京師以剽掠蹙天下兵卒無至者于是義兵繼熱大者兼爲方鎮小者聚爲塢壁（[illegible]）元帝南渡收以立國遂

逃北討竝以爲重因而撫之未嘗更立往往授以大將軍都督四鎮征四平之號故兼王者各自爲將而江東從綱不出三吳中流上流寄于大鎮宿衞大營無過三萬每議出討率取奴兵（自刁協[illegible]皆以奴爲兵會稽王道子元顯[illegible]號曰樂屬[illegible]京師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庾翼所發二州奴北伐百姓怨嗟何充悉發二州編戶[illegible]）百姓怨嗟臨戰輒敗是時雖嘗從賀循之議欲嚴分界差尋候脩休以備寇然竟無成績（循自元帝時建言）終東晉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北府兵而已（見劉牢之傳）

案晉武帝之初大抵內强宿衞領之貴戚外削州牧權于宗藩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衞散于司府禁衞單虛而州牧轉爲強鎮是以關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illegible]擧之甲欲強而反弱將削者滋大事不師古尋于弊崇私廢公而悉生于所偏也重以士民調度悉無良法自錯紛之制不改魏舊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戍守運漕父南子北戍更不寧（見劉頌傳）惠帝壬午之詔罷遣會運（[illegible]）三王己亥之詔將命擾雜（[illegible]）比及江左方國異制江州之兵或至單丁俱上不得番休王敦敗從衞士三番之是時民年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至有生兒不復擧養鰥寡不敢嫁娶者武雖上功不與論封（見晉書）嘗試緣一統論厚累世（見晉書）夫以相與之將胥怨之民上無所統下無所親人莫之恤而又災寇相仍公私虛之飢有流殍寇無擁衞斯民將安歸乎由是宗室受之則爲八王之亂遠方侯之則爲五代之擾方鎮聚之則爲王敦庾桓之叛自昔論變至晉滋極徵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勰馬隆用諸葛亮古陣遺法略試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克平西涼厥功彌著勰事雖不槩見然徒按標幟兵之一物耳更數大亂京闕圍逼而白虎幡一麾衆皆解甲不鬪麾號數信收功至此孰謂古法之不可施于後世而軍政之果無益于人國也

歷代兵制卷四

南朝

初晉兵不競惟北府有功方桓元篡竊高祖之興不過一千七百人卒定天下高祖既代晉亦惟內弱外強故首置立校殿中東宮置兵（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將[illegible]二十人[illegible]）而限荊州府置兵不得過二千人二年且以揚州本兵不付道憐（[illegible]）未幾自以幸國門從欲爲貽後之業以荊據上流甲兵半朝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由是宗室擁兵迭據方岳（[illegible]）而大州率加都督不可詳載文帝元嘉之政號爲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亟用其民備防將役煩遣滯而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武事[illegible]廢是時唯荊州尚完衆至十萬帝深懼焉所以制之

案宋鎭荊州者十有一人唯謝晦朱修之沈攸之三異姓耳初高祖用宜都王義隆次謝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誅次彭城王義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誅次江夏王義恭廢帝永光元年入相誅次臨川王義慶南譙王義宣孝武帝孝建元年以反誅次江州刺史臧質反誅次朱修之次臨海王子頊以鄧子勛反誅次山陽王休祐次巴陵王休若泰始七年皆誅次沈攸之反誅又竟陵王誕以南兗州反誅晉安王子勛桂陽王休範皆以江州反誅海陵王休茂以雍州反誅義陽王昶以徐州反奔魏建平王景素以南徐反誅子勛子頊死皆年十一乃更置東宮之兵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以爲宗室尾大不掉之防耳然不知以一旦議開廢立禍起於父子之間非獨兄弟亦居勢使然也

孝武裁義宣削平內難又謂前日之變近在東宮減甲與禁旅競強也乃增多殿閣衞屯（孝建元年初置殿門及上閤屯兵[illegible]）宋末雜將軍往往階爲高秩而宰禁兵則自二衞將軍下有隊主仗主幢主細仗主幢主軍主至是有直閤將軍防閣將軍閣主齋帥直廂左右捉刀之類大見寵任而中郎將驍騎諸營又爲外兵（[illegible]）并省太子營衞（太子步兵翊軍校尉[illegible]）既而南郡竟陵海陵諸王相繼以反誅又以揚州太重大割揚荊置二州（分揚州五郡置東揚州分荊州八郡置郢州）鎭王從兵無過大隊而封內官長皆

不臣於封君寺皆制吏守宰須手詔乃興軍且自謂傷[illegible]臣庶幾略定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兵既掃地於此事歸近習勢輕天下廢帝過害不出房闈泰始之初晉安傳檄尋陽而徐（薛安都）冀（[illegible]）青（[illegible]）兗（[illegible]）廣（[illegible]）梁（[illegible]）豫（[illegible]）會稽（孔覬）岷山（[illegible]）諸州郡響應而起南向之兵凡十餘萬朝廷號令不出百里當是時十萬四出（[illegible]）宮省危懼吳喜請定東吳僅配羽林三百而殷孝祖以偏裨壯士三千賓同以江西快手八百東赴將以為安然則孝建大明之制非徒無益祇以滋亂雖報釁安王支流悖之悉力勘定然一時軍功爵賞表叛不能供使用黃紙明帝晚遂荒忽中外多虞宗族方藩皆不可恃獨親信近侍至有僕隸皆獲不次之除捉車人為中郎將馬卒為員外郎驅使左右御刀專主天下（[illegible]）紀綱法度蕩然矣世祖二十八子既歸子道（[illegible]）未幾嫌隙日深故亦以有功見疑被誅而晉平巴陵次第鋤殄本根既蹶而蕭道成之業成矣大抵宋氏之禍無異於晉而又甚焉蓋起於高祖而成於文帝父子兄弟手足相尋無足論者

宋調役一如晉舊元嘉以來王玄始議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仗蓋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銳志中原不恤民力其一舉悉六州倩暫行而白丁不較輕進易退卒至敗衄當時徐州五軍僅免九百餘可略見帝猶不已於是盡戶發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再舉再敗邑里蕭然遂致子勛之亂丹陽統內男丁既盡婦女供役逮于大明數年兵禍少弭而孝武不恤數更為啟科語士族雜婚皆補將吏避役必斬由此奔竄山林衒為盜賊子勛之變曾不旬日圍境響應蓋有繇然季會削平而明帝浸驕因欲宣威淮北一敗塗地枕戶六十餘里至是虛罷州縣荒民無幾矣直以將由上御士無尊統元嘉北伐帝授戎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將帥趑趄莫敢自決而泰始之師十軍絡繹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況彼之以為將夫與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無惑乎斯民之至此極也

齊梁陳與亡相及兵無改制蓋晉宋兵禍不在敵國而日尋於臣子齊太祖乘釁得位猶諸王屯邸而外斷諸衆尊（[illegible]）因欲撿括民居稍立符伍以主偵諜乃止更定戶籍雖有其意無其法（[illegible]）永明以來凡上所寵昵付師旅蓋世祖任外監（[illegible]）則領軍但守虛位東昏信重閹（[illegible]）則都督實不領兵（[illegible]）甚者御刀應敕（[illegible]）用事謂之八要誅鋤舊臣諸將危不自安皆為逆黨（[illegible]）永元之後蕩然無備閱武故場鞠為荒圃（[illegible]）而文調民止於徐揚二州三丁取兩自徐州南援於譙勃惟荊益所部僅完既而元帝棄益於西（[illegible]）湘巴兼失荊揚殘令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陳祖因而取之募兵力畢徵也比于高宗江州守長亦僅羸縻不應徵發鎮將屯討[illegible]仰募兵於是大增之（[illegible]）湯擊（[illegible]）衆建雲旗義士（[illegible]）而舟師果俟所向奔捷然瘡痍未復輙謀彭汴清口之殲將士三萬由是江右尋亡南師不競閱武於大壯之觀陳於元武之湖號曰步騎十萬樓艦五百僅足緣江防守臺內空虛矣後主荒忽貴軍人之征以修宮室之役（[illegible]）奪故將之兵以配文吏（[illegible]）至禎明末散兵[illegible]會而邊鎮迷遠交廣赴江州配兵二千京師戒嚴則恐廢其遊戲衰弱之積殆此極矣隋師大至江中無一鬭船自謂有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曾不為備賦詩飲酒不罷隋師至而陳亡

歷代兵制卷五

北朝

漢光武始以南匈奴數萬徙入西河遂訖東都代有羌患晉迄之亂分晉驕然延及劉漢石趙符秦雖盛衰至於拓拔魏宇文周盛矣夫胡禍亂及魏衛復周更兵制驟至隋唐盛哉於古雖劉石之禍固不足書然將有其末不可不錄其本至於得失興亡亦可以為世鑑

劉淵匈奴冒頓之師五部者也晉氏弛馭將發其兵遂歸稱號劉聰入洛陽始盜華江建營衛凡有十六軍（[illegible]）而列置單于左右輔以主之而又分將此其始也既僭東夾洛則中軍宿衛等旋老不足用故石虎以漢遺卒惟氐羌三千餘人悉送襄國而坑數其餘若以漢兵無用云石勒初以單騎歸劉淵卒代漢稱趙亦以禁兵配世子（五十四營配世子）餘兵委諸將別以衣冠人物號君子營（集衣冠人物為君子營）石虎暴亂專信胡人以厭當氣者之說既而東宮衛士皆謫涼州（[illegible]）（[illegible]）京邑居守往往特舊之（[illegible]）於是冉閔厚撫禁旅以傾士（[illegible]）繫亦私結邊兵以圖石鑒（[illegible]）閔既克鑒乃募召人誅邊兵死者二十餘萬北部兵交然交錯殺掠中原始無更生者慕容又以鮮卑乘之併趙為燕當時中州喪亂坑卒子孫孤弱子立十室九然（[illegible]）而後徵發禁戶留一丁民不堪命自悋死垂舞將二十萬衆衆宜無繼水責以蒞賞資成廢戶戰士絕粮秦師來伐莫有鬭志遂至覆敗符堅之興王猛僭人稍為有法竭符融之言遷羌部之內附叛衛辰之眾歸邊民之遠徙四禁二衛悉令就學十丁一兵始有護夫當時未之有也崇劉曜河上之役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自以為長威而來者居三之二其調民可見石虎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凡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腰斬又括民馬四萬餘匹敢匿者斬百姓窮窘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慕容鄴中舊兵常五十餘萬州郡造甲者稱是然矣十有七萬不與焉西魏之興邊兵略盡然有戎卒三十餘萬有民始不能過燕欲經營秦晉稍斂隱漏戶留一

丁餘悉發為兵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雖以劉貲極為陳說復用三五然秦師之入拒兵四十餘萬視魏人為多苻役燕略有齊魏步兵二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乘是以觀諸邊之兵大抵空國而作敗亡之禍特不相遠王猛用秦而十丁一兵之制猶見忠厚王通以為有靜中原之功豈不信然借乎堅之驟斃亡也

然滅燕之日鮮卑四萬餘戶納之長安而又處烏桓於馮翊徙丁零於澠池關右編戶大抵殊類而遠配氐種散居方鎮晝已為分弱離析之漸矣既而國強氣盛略計士卒九十餘萬騎遂謀江南自謂投鞭足斷江流然發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鼓行而東為慕容垂所誤敗於淝元五年之東全關之地復為燕有矣後燕魏合之敗積骸如山溝壑之下士卒十萬寸刃不返瘦民以逞失律濫甚涼夏而下益無足譏焉至於利鹿南涼未嘗改作耕戰之民始判然攀矣嗚嗚一方遺患萬世利鹿孤自以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難以避患於是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備習戰射鄰則乘之強則避之置晉耆專耕出者專戰自此始矣厥後高歡入魏每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夫惟兵農之不相入則其患至於相令且相疾也先王之法其為慮患詳矣哉比及魏氏山東雜夷始徙代北江淮諸州滿伊闕之南矣孝任侍衛掌軍國伐又之役安有前者復繼之日其討柔然分道並出各列什伍將帥粗有紀號然而征卒南後士馬亡失過半初未有以寬民力也自闔門之論除於崔挺（[illegible]）三長之制立於李沖（太和十年）魏無鄉黨之制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一戶（[illegible]）李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既而疏糲有贊上下安之至孝靜興和二年臨淮王孝友表曰今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京師

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缺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閭止為二比計族省十二丁事下尚書竟不行也田與於尉虎子而成兵資絹自隨之團者（[illegible]）世業定於李安世而家強附逃役之弊均（[illegible]）定都中洛增置宿衛（[illegible]）分遣六鎮優復府戶初魏都平城以北邊為重鎮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猶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illegible]）既遷洛陽後往往邊任始重官頗衆海慄所謂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者也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與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邊任一輕惟屬凡才乃出為鎮將專事聚斂邊人無不切齒永平之後其法淩壞外則鎮將選舉官不擇人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重其選衰朝亦以為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濁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弱之卒苦役白端收其實絹給其虛粟雜冬歷夏死什七八內則耽濟嬴所至數百（[illegible]）而又痛施排抑武人選格不預清流（[illegible]）遂方子弟悉同廝役由是羽林虎賁幾千人詣尚書省（[illegible]）妖對鎮民就戮長觀丁擴朝廷不能討為之甄選以撫之或州因役之養識者知魏之將亂高歡始傾財結客矣當時六鎮俱發蠻充斥貴遊子弟衛林羅馬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氣喪皆冠強壯衛身（[illegible]）由是河洛淪為戰地矣齊氏初基不用周禮百保鮮卑內樹種落顧以華人簡備邊要別內外之領二曹（[illegible]）雖厥後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此法之行齊亂已兆後主之際收以賄成一時領軍二十人無謂甚矣宇文泰相魏補以羣緯經濟之略於軍尤詳六軍百府始倣周典而稍變兵農不分之舊（大統八年初置六軍）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

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都中外諸軍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蓋至是而廣州山南北山皆勁兵矣高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餘戶有遺奴寧有免隸丁有課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積而以家備民力日以裕矣惜乎自太祖爭政志移魏室六卿分命冢宰專兵既以此始無以貽後初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宇文護處分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武帝患之密謀誅護其後楊堅秉政都督諸軍勢傾中外卒以篡周

隋

隋高祖繼周統其兵制大抵乃周齊府兵之舊而特加潤飾焉自今考之其十二衛之制則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而置將軍以統諸府之兵故當時之兵互相統攝而權不分諸府之兵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之屬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之軍折衝果毅之軍雖增易不常（唐兵制云隋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而要其大槩則周家井田之遺制也故隋之兵威視南北之國爲尤強是以征伐四克而成一統之業皆府兵之效也

案魏周齊之世已行租調之法而府兵之制由是而始基（通鑑陳紀[illegible]齊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illegible]見而）加以宇文泰之賢尊意法古當時兵制增損尤詳然亦未易遽成也故其制雖始於周齊而其效則漸見於隋彰灼於唐以此知先王之制其廢既久則復之必以漸歟

隋取江南之役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於要害之地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晉王廣）或出於襄陽（秦王俊）或出於永安（清河公楊素）以至江陵（劉仁恩）蘄春（王世積）廬州（韓擒虎）廣陵（賀若弼）東海（燕榮）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亙數千里然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則歸之高熲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亦有所寓也故擒叔寶取金陵不啻如振槁之易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麗之役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耕稼失時田疇流荒加之饑饉穀價踴貴輓運勞弊（大業七年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以充糗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而遼東浪死之歌作矣（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歸之）隋遂以亡

案煬帝大業八年兵集平壤舉皆煩擾所取之兵皆非府衛之制故其間老癃羸弱殆居其半而訓練之制寂焉不問況驅而寘之堅城之下乎遂使全室之眾盡沒遼東（煬帝凡九軍度遼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狼狽而歸而黎陽江都之盜已熾矣

歷代兵制卷六

唐

唐高祖初興兵事屬之於子（高祖起太原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統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統右三軍元吉統中軍）庶事草創兵制未暇講及天下略定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府統之分關中爲十二道（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雖稍有更易（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然每更而輒善迨太宗貞觀初而其制遂定焉

案唐之兵制雖因隋舊而與隋亦異貞觀又與武德大異隋制每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始皆隸於十二衛之將軍惟驃騎車騎二府各自有將軍其後以將軍爲郎將而別置折衝果毅高祖之興有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關中驃騎車騎鎮之析關中之道爲十二未幾改爲十道並置府焉凡六百三十四而又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每府各置之而皆隸於諸衛謂之諸衛折衝府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帥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士以三百人爲團五十人爲隊十人爲火備駝驢馬甲冑器械戎具粟麥藏之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者惟給弓刀而已凡民年二十而爲兵六十而免故兵制至此若葺比之於隋則大備矣

武德三年初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隸焉皆取天星爲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貞觀更置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皆隸折衝及東宮十帥其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而番上者又有驍騎豹騎熊騎羿羽射羿佽飛之名

案唐本制謂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通鑑從此數而陸贄奏議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殆五百杜牧罪言外開果毅

折衝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額二百戍三百九十三此其數之不同也

唐府兵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爲十二番於是諸衛將軍受其名籍而配以職焉夫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隸於諸衛乃內任官也故官制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

案兵志述唐制之美曰府兵之制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自井田不復兵制之善莫出於此惜乎後人之不能遵也

三衛五府之制親衛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二此三衛五府也武德貞觀世重資廕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三品孫四品子補勳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每月番上宿衛內府及城門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廩祿故三衛益賤人罕趨之

案通鑑唐之寖置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不復點補其駱駝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者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人長羞之至相詆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所苦利其死而沒其財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夫豈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節目次第非可預爲之圖亦在夫繼之者有以維持而潤色之也爲元之君何足以知之

唐有南北衙南衙諸衛兵也北衙禁軍也南衙領於金吾北衙統于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也北衙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觀則曲）而兩衙之制布之中外綱維統攝實爲盡善其發府兵皆下符契制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尉位習戰陣之儀提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分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偃旗矟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隊[illegible]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illegible]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

案唐之兵制與漢之兵制大抵略同唐有南北衙則有南北軍之制唐之南衙領於金吾北衙領於漢則羽林爲南金吾爲北耳唐折衝府皆有木契廷檄發下敕符契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有銅虎符之制若唐每歲孟冬習戰陣之議漢則設八月都試唐惟折衝都尉自教而漢都試之日之官畢會也唐以民兵隸折衝府府置折衝果毅尉漢之都尉則唐之折衝漢之副尉則唐之果毅丞相則唐之長史也唐有越騎步兵驍騎豹騎熊射聲佽飛之名而漢則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兵宿衛以近給番漢之爲材官者亦爲衛士旅於與唐類唐之給番雖在千里外者亦不免而漢之遠類千里吏民往來徭役長安者甚苦貧苦是欲遠近均一終恐病兵也唐之府兵居關中者以爲固本以漢地里志攷之天下郡國凡百有三者九十三輔若山西之五原幾五郡耳唐之親衛以品官子弟爲之漢之期門羽林亦宿衛也而以弟爲之此其所以同也然其所興者唐盛十六衛將軍大將軍將軍其屬若郎將長史之類尤多漢勳衛尉二卿將其屬吏亦少漢有樓船之制而唐觀翊相兼統水陸（[illegible]）亦必有法矣而兵制不述惜哉

東宮有五率府各有左右共十率府左右衛左右司禦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猶天子衛也親衛府以二品五品子補勳衛府以四品孫五翊衛府以勳官二品散官五品子補猶天子之五府其番上宿衛之制略同折衝亦有番上於東宮者如府衛與外府宜遍之類是也

案唐東宮有十率府而折衝亦皆隸焉則太子主兵矣太子不宜有兵古制也春秋之府惟楚有東宮卒（僖公二十八年）其後太子商臣以宮甲弒成王故漢皇太子並無兵官惟有中盾主周衛徼道衛卒主門衛而已則唐制非古也唐初秦王齊王各有左右護軍府左右帳內府左右親事府皆有護軍統軍之官其後此制廢止有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而漢諸侯王則置中尉以掌其兵不得擅發若淮南濟北之稱兵叛逆甚封建之弊也

高宗以後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間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明年更號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爲之而府兵益廢彍騎之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之民而爲四番又別爲番頭羽林飛騎之日其初亦足以強京外自天寶後其法浸以廢弛士失拊循往往流散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校六軍諸衛皆市人稱山東不能受甲矣

案開元十年浩遣戍兵六十餘萬張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從之何自得精兵十三萬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命尚書蕭嵩與州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分衛十二衛而爲六番十三年更命曰彍騎天寶之後復稍變廢應募者皆市井無賴未嘗習兵承平日久議者謂兵可銷於是時民間挾兵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亦無武備祿山蹶起中國禍心一萌陷河朔二十四郡若入無人之境此豈非之不絕者如綫若非天命不替誰能振中興之業乎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故通天下十二道爲軍八十爲守捉六十有七爲城三十有八爲鎮三十有九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之不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

在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至景雲初而節度使之名興矣（高宗永徽已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是而後接于[illegible]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開元之際府兵之制既壞至天寶而彍騎之制又壞天子所恃節度方鎮之兵而安祿山止以范陽道節度使反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使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將驕兵悍天子無以制而卒以基亂

案唐杜佑云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平高昌蘇定方平百濟李敬元婁師德劉審禮皆以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兵罷久鎮此李唐之初所以上無叛將下無叛兵者職此之由也自彍騎之制壞天子衛方鎮之兵方鎮強天子弱安祿山叛逆遂陷兩京肅宗即位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反為和解之姑時為制甚寬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illegible]華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巴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而唐遂亡史臣謂措置之勢使然寧不信歟

唐之北衙諸軍者禁軍也高祖定天下以太原初起之兵三萬人留宿衛號元從禁軍後謂之父子軍（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曰百騎又擇有材勇者為北衙七營（太宗貞觀初擇善射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至十二年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及高宗龍朔初更置左右羽林軍（高宗龍朔二年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而禁軍日益盛矣至於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元宗改萬騎曰左右龍虎軍（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虎軍皆用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而印臂之法遂行於開元之（初元宗開元十二年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番羽林兵部少[illegible]之）迨天寶末禁軍寖耗入蜀之役從者纔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至德二年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又擇便騎射生手千人（至德初擇便騎射者衛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逮代宗以射生軍清內難而寶應之名立矣（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內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以後吐蕃入寇天子不能自立而陝州神策之軍遂為禁軍之首（上元中以衛伯玉為神策節度使鎮陝[illegible]哥舒翰破吐蕃[illegible]其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千人赴難伯玉與魚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迎扈幸其神策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然而朝恩貪肆無極自鳳翔京兆扶風等郡皆屬其節度（大曆四年朝恩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八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卒之軍政不立逮建中之初神策耗散略盡白志貞遂補之以市人一旦涇原叛卒一呼而天子無從衛之兵（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白志貞為使[illegible]）非李晟持軍赴難則唐室去矣（[illegible]）自後雖更易不常其權大抵歸之閹寺（[illegible]）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而事卒不克（[illegible]）至宗以藩臣跋扈而有宗室典禁兵之謀可謂見幾矣特諸王雖迭居閫外之寄皆不足以支難（[illegible]）

（相[illegible]觀乃去）[illegible]禍於朱溫可不戒夫

歷代兵制卷七

五代

梁祖以宛朐羣盜之黨而附黃巢為盜後歸命於王重榮（[illegible]）兼旄宣武（[illegible]）迨而拔聽命之唐鞭笞天下卒收神器其用兵嗜殺其言天怒我殺人少而殺降卒三千（[illegible]）州赤地數千里而不相救（[illegible]）於兵豈[illegible]封叟略五日而下山東三十州（[illegible]）然精（[illegible]）驍銳協效前軍（[illegible]）選落鴈都（[illegible]）又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帳前號廳子都一又曰寄貫大惡逆民心擢二弱子與莊宗為敵此所以亡也

案梁起於盜賊值唐之亂攘竊神器李以有成畧懸之時環境之外皆其強敵（[illegible]）李克用據河東與之屢戰蓋三十餘年李茂貞居鳳翔被圍經歲而不得食朱瑾以勁騎奔淮南楊行密據強兵于吳王鎔王趙羅紹威王魏劉仁恭王燕王師範節度青州使合謀并力連山東之卒以擊其東李茂貞關隴之眾以攻其西吳以江淮荊襄之兵挫其南趙以燕上之騎奪其北四面并合為梁者蓋僅于就虜耳雖僅免於身而失之於子矣

唐李克用以沙陀（[illegible]）因黃巢之亂有功於王室（[illegible]）至張濬之戰救趙魏（[illegible]）天復初為梁所圍鋒銳亦挫（[illegible]）僅保一隅比莊宗嗣位當時之兵楊行密號黑雲都（[illegible]）劉仁恭號定霸都（[illegible]）而麾下諸將皆老於行陣與武皇齊驅並駕之人莊宗皆能養之以恩折之以氣遂服其心從定山東以魏兼魏博選帳前銀槍都（[illegible]）然楊劉短兵之戰不其危乎（[illegible]）

（[illegible]）遣繼岌伐蜀凡七十五日蜀王衍降兵不血刃誠用兵之最易也案鄆之舉非郭崇韜勸之從鄆入汴八日而滅梁（[illegible]）明宗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illegible]）以肥戰馬養吾人為憾而敗契丹殺戍（[illegible]）之舉何其甚耶（[illegible]）

案歐陽公史論云朱邪部族之號耳沙陀者大磧也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後代遂以沙陀為實然克用以朱邪之裔奄踐汾晉莊宗襲位與梁對壘河上卒之朱氏失國既登大位日與優伶俳戲劉后喜聚斂而飢其師郭崇韜以數舊見戮曾未三年遽取顛覆清泰間呂琦言石敬瑭必以契丹為援卒立晉者契丹也使帝能從其言亦可以紓禍惜其莫之能用幾十年而易四姓禍亂極矣

晉高祖初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及帝立從鎮天平而不受命求援契丹以臨帝位（[illegible]）安重榮反為偃月陣以杜重威擊破之（[illegible]）出帝募兵為武定軍與契丹絕盟雖連戰敗之及梁漢璋王清繼以敗績而晉卒滅

案石敬瑭父臬捩雞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明宗妻之以女及地舉勢重擒衆既生衆隙而奮求援契丹自非耶律德光之師不足以亡唐立晉然彼雖有德於我其遂可無以弭其後患耶暨再傳而為其所滅桑維翰輩可謂失謀矣

漢祖乘契丹蹂踐之餘神器未有所歸視天下無復英雄乃建大號以應之天下亦帖然莫敢與之爭及幼小嗣立雖臣

奪而取之勢使然也況五代之君臣乎

周祖之討李守貞也居軍中裏衣博帶至河中立三柵以自持重（[illegible]）及守貞之死檢閱得紹王朝崇納降挾不賞之功乘危而竊取大位而宗族先戮矣世宗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乃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於五代之君亦可為賢矣逮聖人之興天命有歸不能自立乾旋坤轉否極泰來亦自然之數歟

案歐陽公史論云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illegible]）平淮右（[illegible]）復三關（[illegible]）威懾夷夏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跡不知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先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然則世宗亦賢主也

歷代兵制卷七

歷代兵制卷八

宋

我國祖宗兵制之善者蓋懲深鑒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逆起山陵藩鎮猖披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末流至朱溫以編戶殘寇挾宣武之師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衛神策之兵殲僨盡劫遷洛陽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楊行密非不忠義徒以遠方孤鎮同盟欲救王室皆恚咤憤激坐視兇逆終不能出一兵內嚮將宗親兵既盡朱溫羽翼已就行密崎嶇於一邦初務養練不能遂成此內外俱弊盜臣得志之原也後唐莊宗萃名將提精兵父子轉戰二十餘年僅能滅梁恃功而驕兵制不立莫知內外之畫一夫奮呼內外瓦解故李嗣源退將養病私第起提大兵與趙在禮合於耳陵返用莊宗直擣大梁之衛襲洛陽乘內輕外重之勢數日而濟大事其後耳賊恃功狂肆邀求無厭至一軍盡誅血肯原野而明宗為治少定如李從珂劉[illegible]逮郭威皆提本鎮之兵直入中原而內外拱手聽命者猶用莊宗明宗之舊也周世宗懲其弊始募壯士於帳下立親衛之兵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收澤潞取淮南內外兼濟其之能禦當是時藝祖皇帝歷試諸艱親總戎旅遂應天順人歷數有歸則鼎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勳爵優視公卿官至檢校僕射臺憲之長封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郡厭教若先務解實賽士金幣緡錢無所愛惜然令以威嚴峻其等為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俾各服其長待之盡善更為更戍法便更出迭入無繾戀室家之意殊方異邦不能斷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戍為轉易之制定其功賞超轉資給以被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歲歲有事親之俱偃府大臣俾便戰事主簿官外三日舉事命出之後一日遣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堅良日課其藝而忠衛無奕選其教首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號銳甲於中都二方制遣兵器旬一進觀為之旬課歲輸所造於五庫故器械精勁盈物充積前世所不逮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聽命不暇更用儒從館職邦官撿選術問代節度臣節罷朝散居假妾之惡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諸節令夕至破百年難制之弊使兵安泰於無窮者蓋其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荊湖取巴蜀浮二廣平江南者而後精兵不過二十餘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京師天下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內有親衛諸兵而京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城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眾其將副職三路者以懾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內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捍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州李漢超守關南以備北邊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遏西戎傾心委人邊旅形入來朝必升殿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精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偽諸國者此也州郡節察防團刺史雖召居京師割之遙授於郡則並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簽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推判推曰軍資庫蓋稅賦本以贍軍著其實於一州官吏與緡庫者使知一州必以兵為重咸知所先也置轉運使於逐路專一飛輓芻糧餉軍為職不務科斂不抑兼并曰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耳設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賦稅不增元元無愁歎之聲兵卒營於州郡民庶安於田畝外之租賦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衛民城郭與村鄉相資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穀之出入士卒之役使盡委之郡守當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擅預其防微杜漸深矣出銅虎符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革偽冒節度觀察州三印節度印隨本使所在闕則納於有司觀察使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晝付錄事掌用至暮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仗田賦之屬則置官用本使印發狀焉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軍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祖宗損益唐制軍民之務職分之守俾得各歸其屯逐縣置尉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責之守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隸屬偏卑稍節即除擢畜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者俾進指揮如臂應中庸不相負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皆勵知所懼動而奮矣不少踰繩墨之外事則必立功則必就也然征蜀大將之貪暴也而彬獨無所污自將帥使隨軍都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賞其藝能連營俱令轉資至於荊湖儒戰死者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雖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數乃止川班殿直訴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太祖嘗曰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然神化所暨及物無遺深入心之所欲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師則謂將士曰爾等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也或請郭進修第用筒瓦如諸王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祖宗寄託雖明誠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衛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邊境之役兵增至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故翰林學士孫洙號善論本朝兵者其言曰古者兵足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也別而為三四者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而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煩於今日者也臣嘗率計天下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而耗於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也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矣其衛士之縻又浮其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也以積習刓弊又數十年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懈散而已至借則重費害遷延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癃無堪而虛名具數元豐中神宗詔宰相與究曰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領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指揮置都指揮使都虞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則軍眾自齊責之既嚴遇之亦優故軍校轉員有由行伍不久已轉至團練使者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耳本朝太平百餘年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蓋祖宗相承其愛民之實若出一心謂民之

作兵者多與兵之仰民者不少而民不可羸困也故弘亦對欲聚盜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而眞宗以深念費動近人遂止河東北係置義勇軍韓琦請於備邊猶欲刺陝西民爲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爲言論其不可熙寧中命天下教閱保甲盡於元豐末周官寓兵於農之意庶亦略遺盡兵雖可續而未授也恭惟祖宗以聖神文武奄有六合鞭笞四夷悉本於兵其精神心術之微蓋不在迹然則效法祖宗宜規摹矩之成在本聖心而其迹顧豈能存今日之遙拊雖欲抽繹傳載有所不能知也

歷代兵制卷八終

旗軍志

金德純著

旗軍志

清　遼左金德純素公著

我　國家自

太祖武皇帝創業以上聖起東垂用兵威兼并傍小國及

太宗文皇帝撫有全遼臣服朝鮮百度漸舉爰立八旗曰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每旗析三部以從龍部落及傍小國臣順者子孫臣民爲滿洲諸漠北引弓之民影化內徙者別爲蒙古而以遼人故明指揮使子孫他中朝將卒來降及所掠得別隸爲漢軍各顯其部中賢才用爲大將將其衆階正一品曰都統都統之下副將二員曰副都統正二品參領五員正三品隸于都統副都統佐領正四品驍騎校正六品每一佐領置一驍騎校卒五十名無常員惟人數之多少而置焉謂之馬軍舉滿洲蒙古又選馬軍精壯便騎射者爲一軍置大將一員正一品位視都統而稍貴其選使統四旗曰護軍都統每旗復置大將一員正二品位視副都統而稍貴曰護軍統領而統五護軍參領正三品護軍校尉正六品亦因人卒之多少而置員如佐領驍騎校統騎二十而總號其軍曰護軍營更選護軍尤技精力勇者爲先鋒每旗先鋒參領五員正三品將騎多少無恆數亦隸于護軍都統統領曰先鋒營平時各統其軍執以作坐進退遇有事則各帥其卒執殳矛爲王先驅居則卒習其將如左右手之于臂將習大將入將一指揮可知諸將之才否故無有孱劣之將疲老之卒有事征伐事已而歸還其卒于天子大將不得私一人一卒故無有驕悍不可制之大將其制上下維持最爲周密後軍士立功者衆諸官爵不足以充賞爰置世職準方武功爵以待破軍殺將保城拓境者初半階曰拖沙喇哈番次正階曰拜他喇布勒哈番次二次三次四曰一等二等三等阿達哈哈番次五次六次七曰阿思哈呢哈番次八次九次十精奇呢哈番分等亦如之上此則伯三等侯三等公三等爲九階共階十九虛王國不與酬功而公侯伯非出人主意亦不得擅請封者爲制凡選卒伍之法一佐領壯丁二百名以五尺之表度人如表能勝騎射充壯丁入籍至六十而免籍有甲卒缺出卽以充選其餘爲餘丁不任征伐國有大役卽以役之及

世祖章皇帝卽位明綱失御李自成覆京師

世祖提一旅自東垂龍驤虎躍踏流寇于山海入宅京師臣一海內其間他小醜據險稱戈次第鏟削芟夷天威所暨無不如意迨四海既清鑑往古太平既久兵驕而弱不識金鼓之音戰陣之法命兵部尚書于春二月角射而賞罰之前期都統副都統率其屬及部卒習射于國郊日一往數月兵部尚書臨視而第其上下一卒步射十矢馬射五矢步射中的七馬射中的三爲上等賞以弓一矢十白金布帛各七步射中五馬射中二爲中等賞白金布帛各五無弓矢步射中三馬射中一爲下等無所賞馬步射或一不中或兩俱不中則笞之一佐領受笞之卒過十人則佐領有不善教練之罰至奪俸一旗滿六百人則都統副都統之罰亦如之護軍先鋒營閱射亦如馬軍之制歲八月教砲于拱極城先期八旗之將率其佐及步卒分二番上番月初往月中下番往代至月終卒事依山立十二營每營一大將一裨將晨出至砲所令每砲發三四出勒兵爲方陣進數十步退爲長陣首尾彌縫結圓陣歸營聚衆申令之歸奏異事至十月大閱甲冑軍器八旗各列隊伍于各門外大將及諸裨將皆被甲上馬諸軍士嚴裝手矛立旗下候兵部尚書閱其優劣兵部尚書至諸將馳馬迎數百步前導至大將所下馬升座復呈弓矢刀劍以次而閱善則已否則有罰卒事上奏亦如閱砲

世祖于軍政講之既精教之有素故所向無前平時賞賜優飫制產一壯丁予田三十畝以其所入爲馬芻秣之資一兵有三壯丁將不下十壯丁大將則壯丁數十連田數頃故八旗將佐居家皆彈箏擊筑衣文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讌一卒之享皆兼人之奉又設官學選八旗俊秀一佐領一人學于其中三年比其藝而升進之遇郎中員外郎主事缺選于佐領世職習文藝達治體者充之謂之保選故順治間一時得人入旗爲盛煌煌乎皆幹國材也今

上卽位承

世祖之法八年逆藩吳三桂據雲南反後耿精忠叛于

福建尙之信叛于廣州與三後遊衛上命將四出次第削平用都統趙璟議以安不忘危每歲秋冬較獵于塞上甲卒將佐分番從駕較獵暗寓營陣之法後復允左僉都御史陳汝器請增火器一營每旗選馬軍精健者五人拔二一佐領得二十人置操縱尉二員正五品副尉二員正六品一旗置參領一員正四品統領一員正三品四旗置副都統四員都統一員郎命馬軍都統副都統兼任其事平時月四五出練于郊冬至

上親閱于天壽山八旗軍爲三列步居前銃中列左右翼以砲騎殿鳴金陣南移二十步擊鼓砲作梅鳴金銃作進數十步陣開騎從中出策馬作窮追勢數百步歸陣如前鳴金步卒進如是者三卒事

天子頒諸軍牛醴三十四年上用火器軍踣厄魯得噶爾丹于厄魯倫河三十五年遂幷馬軍歸于火器營衙諸營仍其舊焉

論曰從古軍政大都善于始踣于末如周之季乘其始因民爲軍征行不覺其擾後東遷不振敗于鄭敗于戎晉作五軍非王朝之制至戰國猶然矣漢南北軍強幹弱枝武帝募兵召配天下閭里宣成以後反借用于四方唐府兵其始與周制暗合及天寶浸衰買人子皆竄身其中安史亂後漸失河北此三朝者其盛百餘年近或數十年卽浸失制作之意況其始未善而繼之以怠乎較三朝以論春秋戰國之亂極矣生民朝不保暮然有抗命之諸侯無匹夫特起之禍周之制爲優　國家自

太祖以來至今垂百年軍政日修余從故老聞其始末因著于篇爲旗軍志以備典籍之所未備焉

補漢兵志

并註

錢文子撰

補漢兵志序

宋　陳元粹撰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爲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閱。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基。次第剗削五代僭僞。收其精兵。聚于京師。天下既平。而已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倚兵以固國。而不及天下之形勢。嘗自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知後世以兵爲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蓋自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爲和。而西夏之叛。終莫得其要領。尋至永樂之衂。極爲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自振刷。和議既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糧犒賞。不可少殺。生息長養。而貪將黠吏得以浸容其姦。故老弱者雜汰。虛籍者雜聚。安坐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乘甲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爲額。而未嘗可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今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敝壞。皆爲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虖。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于漢家之遺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弱虛籍者異。

按補兵制。首當知用民之月。蓋漢法。民二十始傅。二十三爲正卒。五十六免。通爲三十六年。自始傅爲更卒。歲一月。止于三十有六月。卽今廂軍備廝役者是。爲衛士。止一歲。卽今禁衛扈從者是。爲材官騎士。止一歲。卽今禁軍備戰守者是。戍邊三日。卽今更遣戍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民之爲生。除其少與老。中間三十有六年之間。藉其強壯之日而用之。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月。加以戍邊通爲五歲有三日耳。其勢老弱虛籍自無所容于其間。夫兵不常役。則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兵所向。未嘗敗衄。橫行於四夷。而匈奴卒于摧敗破滅。款塞奉國珍。來朝闕下。近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常有四夷之變異矣。

有事徵召。事已能歸。無聚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以養兵者異。

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是年淮南王布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孝武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帝紀。五年夏五月。既誅項羽。兵皆能歸家。則知漢法。兵皆散于郡國。有事則以虎符徵召而用之。事已皆能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衣資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激賞者異。

按賈誼傳曰。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貨殖傳曰。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則知漢兵雖以征行調發。衣齎猶自備。而況無事而歲科和買。供給春秋二衣乎。

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

·已詳補志并註。

不立素將。無擁兵專制之虞。

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唯有漢氏。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勳高秩貴。身奉朝請。兵皆散歸。

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之患。

已詳補志并註。

故自文帝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文帝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後元六年。弛山澤。

尋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效也。誠使稍取漢制。斟酌劑量。參而行於今日。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間。國力可紓。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爲是哉。先生乃老矣。方力疾乞休。築室深山中。倘羊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此志蘊矣。顧每以予講肄甚久。俾窺蘊奧。粗可與語理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于靜退、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著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非大體。直關緊玄遠。要在成順我

利。不駭民聽。其條目次第。亦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幟。及凡兵閒調度。別爲一書。未果。蓋漢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舊書。先志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

補漢兵志綱目

凡用民（見下四項）

漢法。民二十始傅（止）。非調民爲之也。

更卒

更卒日踐更（止）。雖罷癃不免。

衛士

衛士屬衛尉（止）。有加恩焉。

材官騎士

材官騎士屬郡都尉（止）。蓋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戍邊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止）。漢之用民。所不過此。

復

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止）。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郎

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止）。其郎員悉省于先漢矣。

南北軍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止）。其所領士徒亦甚多矣。

三輔兵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止）。則中尉所專職。唯徼循而已。

城中兵

凡城中屬長安令（止）。蓋京師之兵大略具此。

滎陽屯兵

其外則滎陽屯兵（止）。無常屯之兵也。

郡國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止）。非虎符。不得輒發。

邊兵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止）。蓋其權重矣。

部都尉

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止）。不以從征也。

農都尉

農都尉武帝初置（止）。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

屬國

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止）。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元帝初不立此綱目。予慮學者未明。復表出之。非本旨也。元粹謹書。

補漢兵志（幷註）

宋　白石先生錢氏撰

漢法．民二十始傅．

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食考本末．

二十三爲正卒

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漢舊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水處爲樓船．

自始傅爲更卒．歲一月．正卒、爲衞士一歲．材官騎士一歲．

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三十倍多于古也．昭紀．元鳳四年．逋更賦勿收．如淳曰．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案正卒比更卒爲正也．更卒給郡縣．非正卒、仲舒所謂已復爲正．謂二十三歲後．應爲衞士材官者．顏說以爲給中都

官者．非也．給中都官．卽以衞士分戍中都官耳．非見魏相傳．循而未改．謂更卒歲一月、正卒二歲．大略與秦相似耳．其實漢人無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之事也．

戍邊歲三日．

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所謂徭戍．

五十六免．

漢儀注．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

至于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非調民爲之也．

惠紀．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武紀．元光三年．發卒十萬．救決河．食貨志．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食貨志．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案食貨志．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饟．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輯之．又築衞朔方．轉漕甚遼遠．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又溝洫志．成帝河平三年．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則知漢人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非調民爲之也．如養馬至調旁近郡．蓋更卒歟．

更卒曰踐更．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案更卒．非正卒也．人直一月．猶踐履而去．故曰踐更．踐更卽更卒也．若雇人爲之．當隨其月緩急貴賤爲之直．謂之平賈．漢錢重．不得定爲二千也．若不直而入錢于官．是爲更賦也．

秦爵不更．不爲更卒．左右中更．主領更卒．

百官表．爵四、不更．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左右中更、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

其番上尉主之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尉律．卒踐更一月．郭解傳．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

郡國役使過律者過員皆坐免

功臣表．信武侯靳亭、祝阿侯高成、孝文後三年．皆坐事國人過律免．案過律．如滿一月當代而過役之．類．功臣表．東茅侯劉到子告（增．二字校）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謂役使之員數也．按過

員謂當給郡國者有員數。其餘則出更賦。過員則更賦減矣。

其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雖罷癃不免。

昭紀。元鳳四年。三年以上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後漢書虞詡傳。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王莽下令云。漢氏常有更賦。罷癃咸出。高紀。二年。如淳曰。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按更卒給郡國。歲一月。不役者官收其庸。謂之更賦。其輕重未詳。唐庸法。歲役二旬。不役者收其庸日三尺。

衛士屬衛尉。

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後漢志。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高后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景武功臣表。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殺人。誅。霍光傳。地節三年。徙霍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徙光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其寺在宮內。

漢舊儀。衛尉寺在宮內。

周垣爲區廬。衛士分居之。

百官表。胡廣云。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

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不常置。

百官表。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高后紀。朱虛侯章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武五子傳。戾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宣紀。元平元年。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案長樂衛尉。自漢初有之。今云初置者。疑戾太子敗後罷之。至此方置。太初元年。起建章宮。宣紀。元康元年。置建章衛尉。元紀。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各就農。

衛尉之屬。有衛司馬、衛候、左右都候。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令丞。

百官表。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二十二官未詳。

司馬、候、主徼巡宿衛。

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元紀。初元五年。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後漢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云。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于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券（按漢書券作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吏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又胡廣云。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當兵以示威武。（按漢書云。其旁當兵以示威）

。北交戟以遮妄出入者。蓋寬饒傳。初拜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恩。元紀。初元五年。衛司馬谷吉使匈奴。鄭吉傳。以侍郎遷衛司馬。馮奉世傳。以衛尉持節（按漢書。作衛候。又持節上有使字。）。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案左氏春秋。晉悼公以祁奚爲中軍尉。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蓋秦皆開以尉、司馬、候、爲軍官。

左右都候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

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丞各一人。本註曰。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蔡質漢儀曰。宮中諸官（按漢書無府字。）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官（按漢書作在候。）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鞍。此其職也。

皆與中尉相表裏。

漢舊儀。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司馬掖門殿門。此衛士。皆屬衛尉。案百官表。中尉屬官。無衛司馬、候、左右都候。此云屬金吾者。蓋執金吾徼巡宮外。實相表裏。所謂聯事。

公車司馬令受章奏。及徵詣公車者。

三輔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劉向傳。章交公車。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丞尉各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爲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自林始。

衛士令領衛士。

後漢志。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南宮衛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北宮衛士。

旅賁令蓋主衛士之驍勇者。以備非常。

師古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後漢志中興省旅賁令。案周官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徒八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漢做此名。以衛士爲之中與以公車司馬衛故省之歟。

凡衛尉。太尉所部。

漢官目錄。太僕、光祿勳、衛尉、三卿。太尉所部。

時以領屬衛將軍。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爲相國。居南軍（按原本作後軍。今據漢書改正。）。文紀。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始罷衛將軍軍。案南軍即衛士。張安世傳。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其轉置送迎常二萬人。

武紀。建元元年。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漢舊儀。衛士萬五千人。應劭漢官。衛尉衛士六十人。南宮衛士令衛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宮衛士令衛士四百七十

二人．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衛士三百八十三人．南宮北屯司馬衛士百二人．北宮門蒼龍司馬衛士四十人．元武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雀司馬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衛士百一十七人．案衛尉所管衛士數．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不在其中．然後漢制度．大率減于西京．

有分戍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者．

韋元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魏相傳．爲河南太守．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雖時有減省．然用民多矣．

賈山傳．陛下卽位．減外繇衛卒．元帝時．貢禹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天子下其議．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

其始至．丞相迎勞．

漢舊儀．衛士初至未入．君侯到都國外．賜勞吏士．

歲盡罷遣．天子臨饗．勸以農桑．有加恩焉．

漢舊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丞相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于殿門下．後漢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其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材官騎士．

刑法志．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官儀．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屬郡都尉．

百官表．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諸侯王國中尉掌武職．

以歲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爲會都試．水處爲樓船．

漢舊儀．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材官騎士．習騎馳戰陣．（按參版漢官舊儀云、令、長、相、丞、尉、會・都試、）（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課殿最．水處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

令、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

翟義傳．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

于是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

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征西羌．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

江淮以南．多樓船士．

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按越字・衍漢書增・）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食貨志．元鼎五年．南粵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朱買臣傳．東越數反．朱買臣爲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嚴助傳．淮南王上書曰．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其興發．量地遠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蓋能民矣．

事見上．

郡國不擅斥騎士．

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腰斬．師古曰．斥除．謂逐遣之．

非教士不得徵發．

武五子傳．燕王旦賜策曰．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

以功推遷．得至將相．

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擊項籍．袁盎傳．君以材官蹶張．遷爲隊帥．積功至淮陽守．趙充國傳．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霍去病傳．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

然其試騎士．有爲伍分左右部．置軍假司馬千人．或至坐死．（按有爲伍一作有馬伍・）

韓延壽傳．蕭望之案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于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而諸侯王不得領庫兵．飭武備．

燕王旦傳．旦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于是下令羣臣曰．寡人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按諸侯王不得領庫兵．蓋七國敗後稍禁抑之．

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

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擊匈奴．李陵傳．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

以備胡、天漢二年．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曰犇命．

昭紀．始元元年．遣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

曰伉健．

宣紀．本始二年．大發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趙充國傳．奏云．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曰豪吏．

王溫舒傳．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曰應募．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按弛刑二字．據漢書增．）
及應募、佽飛射士．趙充國傳．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馮奉世傳．復發募士萬人．拜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常惠傳．家貧．自奮應募．淮南王傳．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雷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上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

曰私從．

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李廣傳．負私從者不與．

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

武紀．太初元年．遣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擊匈奴．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李廣利傳．太初元年．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又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又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案七科謫．張說非也．七謫蓋擇其罪之輕者．凡七科以謫發之．其名不詳．見武帝雖暴．未至如始皇之甚也．李廣利傳．伐宛罷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出五原．擊匈奴．無天漢四年擊匈奴事．紀傳必有誤．昭紀．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曰亡命．

武紀．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郭昌將以擊之．昭紀．發吏有告劾亡者．

曰徒．曰弛刑．

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

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釱赭衣．置任輸作也．

曰罪人．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路博德楊僕等．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曰應募罪人．

武紀．元封二年．楊僕、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昭紀．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

至于中興．併尉職．罷都試．

後漢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材官騎士．遂復民伍．

世祖紀．建武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舊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馬援傳．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反．援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擊之．應劭漢官曰．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僞．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謂之過更．

高紀．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婁敬傳．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蓋寬饒傳．家貧．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後漢安紀．永初四年．詔三輔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稾．

行者兼代他人．一歲而更．

史記大事記．高后五年．令戍卒歲更．鼂錯傳．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如淳曰．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按過更當三日之戍．過之即更．猶更卒一月名踐更也．安紀除逋租過更錢之逋者．非謂出錢入官．乃名過更．

謫發閭左之戍．寬矣．

陳勝傳．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應劭曰．秦時以謫發之．名謫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

邊無事。又時減外繇。

賈山傳。陛下卽位。減外繇。衞卒。省去病。使瑯邪王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宣紀。五鳳四年。以邊塞無寇。減戍卒什二。昭紀。元平元年。曰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案史記大事記。文十三年。除戍卒。今諸傳自文帝後。但言減之耳。未詳。

或以官奴婢代戍。

貢禹傳。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武帝時。始有以讁發者。

武紀。天漢元年。發讁戍。屯五原。食貨志。算緡令。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戍邊一歲

戍卒至邊。蓋領屬部都尉。

地理志。邊郡有部都尉。百官表無之。疑領戍卒。

其賜外繇著外繇者。皆計庸直。得受之其人也。

卜式傳。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錢三百。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溝洫志。成帝河平元年。治河卒著外繇六月。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案、謂著于簿籍也。後二歲。河復決。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按外繇無六月者。外繇歲不過三日。則六月可當六十人。今著之。俟調發時得受之。令庸除已當戍三日。他皆爲己有。猶卜式傳賜外繇四百人也。

漢之用民。殆不過此。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若三老。

高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若孝悌力田。

惠紀。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若吏卒從軍至平城者。

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若博士弟子。

儒林傳。武帝詔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若通一經者。

儒林傳。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若五大夫。

食貨志。鼂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按錯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蓋承舊制。爵九級至五大夫。乃復耳。鄭註周禮。鄉大夫貴者皆舍。若今

宗室及關內侯皆復。自後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關內侯乃復也。

若車騎馬。

食貨志。鼂錯奏云。民有車騎馬者。復卒三人。西域傳。武帝詔。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

若癃不可事。

周禮鄉大夫老者疾者皆舍註云。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漢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

有復其家。若豐沛。

高紀。十二年。謂沛父兄。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爲豐請。乃并復豐。比沛。

若吏二千石從入蜀漢者。

高紀。十二年。詔云。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若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者。

高紀。五年。詔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若吏六百石。及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二千石官印者。

惠紀。詔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毋有所與。按軍賦。卽算賦。

若民徙塞下者。

鼂錯傳。今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賈誼傳。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按邊郡與西羌匈奴接境。雖高爵應復之人。亦不免操兵爲守戰備。言匈奴爲邊郡害如此。非漢法不與之復也。

若宗室。

文紀。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周禮鄉大夫國中貴者皆舍。鄭注云。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是也。

若功臣後。

宣紀。地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臣表。元康四年。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按宣紀元康元年表必有誤。（按功臣表作元康四年。致本紀四年有賜功臣適後黃金事。表或因此而誤記也。）

至于關中卒從軍者。

高紀。二年。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諸侯子在關中者。

高紀．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流民還歸者．

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八十九十者子若孫．

賈山傳．九十者一子不事．武紀．建元元年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周禮鄉大夫老者皆舍．鄭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

民產子者．

高紀．七年詔．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有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復身若家．皆有期限．

宣紀．地節四年詔．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而復算復租．九不輕予．

宣紀．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勿算事．高紀．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

武帝始令民入粟、復．

食貨志．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入奴婢、復．

食貨志．兵連不解．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買爵至千夫、復．而徵發之士益鮮．

食貨志、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解．案秦爵．五大夫第九．武功爵．千夫第七．蓋武帝創武功爵．每級加舊爵二等．欲民貴之．故千夫比五大夫．皆得復除也．

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元紀．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

所謂天子之衞．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

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期門羽林皆屬焉．漢舊儀．殿外門署屬衞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文紀．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楊惲傳．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凡入郎者．以吏二千石以上．任其子若弟．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哀紀．卽位除任子令．張安世、陳咸、劉向、王崇、馮元、翟義、以父任爲郎．爰盎、霍光、楊惲、以兄任爲郎．

以明經．

高相傳．子康以明易爲郎．召信臣傳．以明經甲科爲郎．眭宏傳．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孔光傳．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翟方進傳．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劉向傳．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召向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

以孝廉．

董仲舒傳．臣愚以爲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王吉、王駿、蓋寬饒、鮑宣、京房、韋元成、杜鄴、師丹、馮奉世、子譚、駿、皆以孝廉爲郎．馮唐以孝廉爲郎中署長．

以射策甲科．

蕭望之、翟方進、馬宮、何武、王嘉、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以博士弟子高第．

儒林傳．武帝時．太常奏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

以上書若賦．

主父偃傳．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拜偃、樂、安、皆爲郎中．枚乘傳．乘子皐．（按此三字元本所缺．今爲增入．）召入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

時使民入羊．入奴婢．入穀．入財．或買武功爵．皆得補郎．郎選衰焉．

食貨志．武帝時．府庫竝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後四年．置武功爵以顯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及孔僅爲大司農．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其後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卜式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黃霸傳．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凡郎有議郎．

後漢志．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百官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

有中郎．

東方朔傳．復爲中郎．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默然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有侍郎．

東方朔傳．上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又設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有郎中．

司馬遷傳。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

有外郎。

惠紀。即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蘇林曰。外郎。散郎也。按惠帝即位賜爵。唯中郎、郎中、外郎。不言議郎、侍郎、又董仲舒云。今長吏多出於中郎、郎中、吏二千石子弟。則知漢初郎官。考其實。唯有三等。諸言郎者、外郎也。中郎者、內郎也。郎中者、在二郎之中也。自武帝後。始于中郎增議郎侍郎。

非議郎。皆更直。執戟宿衞殿門。

後漢志。凡郎皆更直。執戟宿衞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而內郎守黃門者。爲黃門郎。

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

百官表。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而又有期門羽林騎。期門亦至千人。

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蔡質漢儀。虎賁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

或曰。三百人。

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

羽林七百人。

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舊儀。羽林從官七百人。

孤兒無數。

漢舊儀。諸孤兒無數。

或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左右騎各八九百人。

蔡質漢儀。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漢官儀。羽林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人。右監主羽林右騎九百人。

皆以三輔六郡良家子。補期門羽林。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待期門下。從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騎。地理志。武帝選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補羽林。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後漢志。羽林郎無員。掌宿衞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

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漢舊儀。羽林從官士百人。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按漢用六郡良家補羽林期門。蓋三輔、園陵賴爲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備宿衞。猶高帝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也。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趙充國傳。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傳。北地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及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孤兒。父死子代、

百官表。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漢舊儀。諸孤兒無數。父死子代。皆武帝時擊胡死。子孫不能自活。養羽林官。比郎從。官。從車駕。不得冠。設令一人。名曰羽林騎。孤兒常幞大行喪車。王莽以卿大夫博士直弟子幞大行喪車。爲羽林郎。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未詳。

皆掌執兵送從。而羽林又有黃頭郎。習櫂船。

鄧通傳。以櫂船爲黃頭郎。師古曰。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故號黃頭。枚乘傳。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蘇林曰。羽林黃頭郎。蓋習水戰者。

宣帝發期門羽林從征。殆輕用之矣。

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穎川、沛郡、淮

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趙充國傳。神爵元年。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案卬所將爲支兵。即神爵元年所發詣金城者也。紀不言發期門。誤也。馮奉世傳。擊西羌。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

中郎分五官左右。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

郎中分車、戶、騎。仍有左右。

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李廣傳。景帝初爲騎郎將。蓋寬饒傳。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張安世子不下殿門。楊惲傳。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

與期門羽林皆有將。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漢志。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衞。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

光祿勳以歲時科第其行能。

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遜讓有行者。光祿勳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志。光祿勳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大將軍肄習射御戰陣。

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稱蹕。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霍光傳。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

將以兵法部屬之。

爰盎傳。爲中郎將。上曰。將軍怯耶。按中郎將稱將軍。則部屬諸郎當以兵法。猶周官諸子。

奏免其有罪而薦舉其高第者。

張釋之傳。爲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楊惲傳。遷中郎將。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中興以五官左右虎賁郎將并將中郎侍郎郎中。

後漢志。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左中郎將主左署郎。右中郎將主右署郎。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皆有中郎侍郎郎中。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

而廢車戶騎三將。

後漢志省車戶騎凡三將。

其郎員悉省于先漢矣。

百官表。謁者員七十人。後漢志。謁者三十人。按後漢制度。大率省約。以謁者推之。大率可見也。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南軍則衛士是也。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以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臨崩。戒祿產曰。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衞宮。謹毋送喪。爲人所制。高后紀。勃將北軍。然尙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衞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未敢誦言誅之也。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衞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勃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按外戚傳及本紀。考祿產本末。則南軍當是衞士。以其在北軍之南。故謂南軍。蓋漢初未有他兵也。是歲衞尉。營陵侯劉澤。

北軍在未央北。爲軍壘垣。置中壘校尉。以一校守之。

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并屯騎等。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刑法志。漢興。天下初定。踵秦。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晉灼曰。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云七校。按漢初有南北軍。則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當是高帝所置。諸呂反。太尉不得入北軍。則中壘

校尉所守也。武帝所置。自屯騎以下。凡七校尉。百官表以八校尉皆武帝所置。誤矣。北軍當在未央北。中壘、蓋中北軍而屯也。漢制每一校。少者七百人。多者千二百人。

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

文紀。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二年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衞。其罷衞將軍軍。黃霸傳。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

武帝時有諸校尉。則常屯矣。

胡建傳。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北軍有監軍御史。

胡建傳。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

或曰監北軍使者。

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金日磾傳。莽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按監北軍使者。與監軍御史職號略同。自天漢後更名。

有護軍都尉。皆監其軍。察舉非法。

陳平傳。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軍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或讒平曰。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漢王召讓平。平對云云。漢王乃謝。厚賜平。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百官表。護軍中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按漢書無都尉二字。）衞青傳。元朔五年。青將六將軍擊匈奴還。帝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按護軍不關大將軍。師公孫敖從青擊匈奴。故傅諸校。傅、音附。

有軍正、正丞掌軍法。

百官表。高帝五年。軍正陽咸延爲少府。昭紀。始元五年。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衞青傳。軍正閎。長史安。李廣利傳。擊大宛還。詔曰。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胡建傳。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

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斬以聞．按史記司馬穰苴傳．監軍莊賈後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蓋軍正古官．主軍法者．

非有事．不統于太尉諸將軍．

高后紀．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胡建傳．軍法曰．正無屬將軍．

而護軍之屬大司馬．自武帝始也．

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趙充國傳．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又充國為後將軍擊西羌．豪靡忘自歸．充國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王莽傳．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云云．

武帝增置七校．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

百官表．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校尉．秩皆二千石．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晉灼曰．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胡騎不常置．按．胡騎雖云不常置．而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蓋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而下為七校也．

各掌其兵以備宿衛．

三輔黃圖．漢有長水、中壘、屯騎、（按屯騎二字．從三輔黃圖增入．）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宿衛王宮．周廬直宿．後漢

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皆亦掌宿衛兵．

蓋選募精勇及胡越內附之人．比之期門羽林．無復更代．而京師始有長從坐食之兵矣．有事時．發五校、或胡越騎．

李陵傳．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趙充國傳．子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元紀．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任千秋別將五校並進．奉世復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按奉世復請益兵云云．見馮奉世傳．非元紀語也．）

而越騎尤重．率以所親信領之，（按註云云．當作而胡越騎尤重．疑脫胡字．）

金日磾傳．金敞子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霍光傳．兄孫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薨．帝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諸領胡越兵．（按漢書作騎．）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

中興．省中壘．以胡騎虎賁并長水射聲．而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

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九年．置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復置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是也．後漢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始謂五校為北軍．

吳漢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按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謂北軍及五校也．東都省中壘．無北軍中候．營遂通謂五校為北軍．

而胡越騎或以他軍充之．其名則猶故也．（按註云云．當作而越騎或以他軍充之．疑衍胡字．）

後漢志．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紀．光武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為允．按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增七校．又諸傳多言胡越騎．則胡越非超越明矣．蓋光武以他軍充越騎．其官則仍舊名也．

至於少府有佽飛．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居室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臣瓚曰．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于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而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師古曰．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

水衡有輯濯．

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丞．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讀與楫同音集．濯、直孝反．皆所以行船也．

武帝以後時備異變其所飭士徒亦甚多矣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詣金城．趙充國傳．子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孤兒胡越騎為支兵．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屈氂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是也．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中尉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後漢志．執金吾一人．秩中二千石．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

常以緹騎二百人巡京師．

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與服導從．光滿道路．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與衛尉相表裏．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于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

其督捕姦盜．則宮司馬都候屬焉．

漢舊儀．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案百官表．衛候司馬及左右都候．皆屬衛尉．蓋領督盜賊之事．則以屬中尉歟．

有大事．發兵屯衛．事已輒罷．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文紀。三年。上幸甘泉。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其征伐四夷。不輕用也。

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

其官有兩丞、司馬、候、千人。又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及式道左右中候、皆屬焉。

百官表。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按師古注云。千人。官名。）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

武帝置左右京輔都尉。分掌三輔。爲屬之中尉。則中尉所事職。唯徼循而已。

百官表。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

凡城中屬長安令。有左右尉。其外有廣部、明部尉。凡四尉。

漢舊儀。長安城中。皆屬長安令。置左右尉。城南置廣部尉。城西城北置明部尉。凡四尉。

自戾太子敗。乃置城門校尉。掌城門屯兵。

武紀。征和二年。太子亡。始置城門屯兵。

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百官表。城門校尉秩二千石。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門各有候。

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

其後以近臣領之。

張安世傳。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至開幕府如將軍。

外戚元后傳。王音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讓不受。後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而函谷關亦置關都尉屯兵守之。蓋京師之兵。大略具此。

百官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魏相傳。大將軍霍光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

其外則滎陽屯兵。臨事輒發。無常屯之兵也。

高紀。十二年。帝崩。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酈商見審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陳平傳。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文紀。三年。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于是詔罷丞相兵。以棠武爲大將軍。將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吳王濞傳。七國反。天子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漢創秦故。始令天下縣邑城。

高紀。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而材官騎士歲時講肄。然其給事郡國。唯更卒衛士。而材官騎士。非虎符不得輒發。

齊悼惠王傳。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自漢初置諸侯王。

高紀。五年。立番君芮爲長沙王。立盧綰爲燕王。六年。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七年。廢代王喜。立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意爲趙王。諸侯王表。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

以信臣監邊。

盧綰傳。陳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韓信傳。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案高紀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意爲趙王。蓋豨始爲代相。及如意王趙。復爲趙相。故二傳不同耳。

兵精地大。隨即叛亡。

高紀。六年。韓王信降匈奴。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十二年。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上使審食其迎綰。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

其後徙代地置雲中。

高紀。十一年。上擊陳豨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爲鄰。（按漢書云。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

而長沙、燕、代。皆割其南北邊爲郡。

諸侯王表。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

既又募民徙塞下。爲築室屋。復其家不輸賦。

鼂錯傳。錯上言。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

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能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巫

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不給衞士材官．

漢官儀．邊郡不給衞士材官．

又以令徙姦猾吏民於邊以扞寇虜．

武紀．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有征伐．則將其兵以從將軍．

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趙充國傳．虜絕轉道．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時上已發云云．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又云．上部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昭紀．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雖高爵得復．然不能不興發也．

賈誼傳．令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漢舊儀．邊郡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治亭徼．

食貨志．上北出蕭關．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按上下文當是元鼎中紀下書．（按此見食貨志．武紀不載．注本不誤．按語非也．）

置長史、司馬、候、千人、蓋其權重矣．

漢舊儀．邊郡太守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百官表．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後漢志．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馮奉世傳．譚以孝廉爲郎．補天水司馬．嚴助傳．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

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有東西部．或南北部．皆因秦故．隨地要害．稍損益之．

地理志．朔方、五原、雲中、定襄、代郡、遼東．有東西中部都尉．酒泉有東西北部都尉．鴈門、上谷、遼西、有東西部都尉．會稽有南西部都尉．隴西、樂浪、有南部都尉．北地、武威、張掖、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北部都尉．敦煌有中部都尉．按百官表．有長史典兵馬．則部都尉盖部戍卒守塞歟

乘塞列隧．不過數千人．

趙充國傳．充國奏云．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

有障塞尉．各領其士．

武紀．太初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按雲中二字．據漢書補．）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按何焯校汲古云．據雖作徐．宋本同誤．）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後漢志．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張湯傳．博士狄山言．湯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要以屯衞邊民．不以從征也．

案諸紀傳．無戍卒從軍攻戰事．

農都尉．武帝初置．領內郡卒屯田塞下．因以備虜．

百官表．農都尉．武帝置．後漢志．武帝時．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每聞虜入．則發兵屯邊．公卿大夫罷千乘命．遣者至六月輒罷歸．

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玆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月餘．三軍皆罷．武紀．元光元年．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二年．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罷．

武帝後．時有將屯之兵矣．

李陵傳．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以備胡．霍去病傳．路博德爲強弩都尉．屯居延．趙充國傳．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又充國傳．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

自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爲屬國．

鼂錯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霍去病傳．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乃分處降者于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原本誤趙充國傳．今訂正．）宣紀．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置屬國都尉領之．

百官表．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後漢竇融謂兄弟曰．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以備藩衞．從征伐．

趙充國傳．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功臣表．昆侯渠復累以屬國大首渠．擊匈奴．侯．騏侯駒幾．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侯．

而西域有都護．

百官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傳．自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其後匈奴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使吉幷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

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陳湯傳．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攻斬郅支單于．

車師有戊己校尉．

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西域傳．元帝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鎭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案戊己校尉在車師前王庭．非寄治．又車師在西域東．鄰匈奴．亦非處西域之中也．校尉名戊己．其義未詳．

監護諸國．屯田殖穀．以絕匈奴光道．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跋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嘗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即手鈔爲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之．忽得刊本于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于天下後世經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郞、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鋟板潛廨．益廣其傳．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版於淮南漕廨。予所鈔者。崑山錢氏藏本也。秀水朱彝尊識。

右補漢兵志一卷。宋樂清錢文子撰。門人陳元粹爲之註。蓋以補班史之闕。而實有慨于南渡後兵食冗濫。思復漢制以救其弊。其憂國之心深矣。當嘉定甲戌乙亥間。瑞昌淮南一再版行。閱世既深。流傳漸寡。予以重值購鈔本於吳江沈氏。反覆班書。詳加讎比。正訛補闕。頗于陳註有小補焉。鋟梓家塾。再廣其傳。考直齋書錄解題。建安王珨器之亦有兩漢兵志一卷。又呂夏卿撰唐史。別著兵志三篇。戒其子弟勿妄傳。吾家吏部好藏書。就其家苦求得之。著錄晁氏讀書志。惜未得與此書竝行耳。先生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歷官始末。詳具竹垞先生跋中。錄次左方。不更贅云。

乾隆己亥十月既望。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莅戎要略

戚繼光著

莅戎要略

行軍條款

明　東牟戚繼光著

一辭營行。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俱掌頭號。各官軍作飯訖。中軍官將塘報。預夜。派定人持小黃旗一面。各弓矢一副。腰刀一口。于未掌號之先。預行吃飯。收拾停當。俟掌頭號。俱到主將門首取齊。請定若干步為一塘。聽金邊鳴。自主將寓所起為一塘。行足步數。留二人為二塘。挨次存留至塘報人盡為止。各且坐息。專候兵行。挨塘傳去俱行。兵止。挨塘傳去俱止。乃自主將而前為第一塘起。若有樹木人家轉曲不見。臨賊將近。前一塘必回見後一塘。兩旗相應訖。方過平處。互相瞭應。再均步行哨。見賊急將旗搖擺。不用周身擺而不止。緩則只是點旗。賊勢衆大。圍擺周身。如前無路可行。水澤窄狹。則口傳一層如此。各層照前一時俱如此傳。賊來。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止。斷不許擺旗之後。不論賊之追不追來。一齊擁衆徑回。必以軍法示衆。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劄營。將完。掌三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馬為始。分頭委官于總路專擊。後期者。捆打一百。截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仍補捆打。各偏裨俱聽主將認旗擺動。俱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打鑼坐地。休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哱囉站起。舉號砲三

聲。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副。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單日左伍執器。右伍挑行李。雙日右伍執器。左伍挑行李。倘有賊近行營。或首或尾。或自中突出。將行李棄于地下。各火兵看守。即將對伍代執之器。取過手中。便遵號令對敵。中軍若違。不必候中軍號令。照遇猝警令行。決不可將兵器捆束。甚至沿途挈人扛抬。有被賊裝作士人。將軍器扛抬入寨。而衆兵盡為所戮者。戰勝畢。即擇地下方營休息。將伍樵汲。再聽令。路狹挨次。每一營盤營陣。雙人行。每十里。舉號砲一聲。即于腳下立定。鳴鑼坐息一二刻。若賊在三十里外。凡經險阻。塘報傳來。齊兵過險。報訖。先發中軍家丁精兵。馳赴險處埋伏訖。舉號砲一聲。點鼓。兵士過險。凡行營中軍別委的當知穀官一員。與前哨同行。給五方旗一副。招搖一副。有事方開。阻樹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阻兵馬開白旗。阻山險開黃旗。阻烟火開紅旗。過所見之物即捲。凡招搖。知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平行立二面。三路平行立三面。四路平行立四面。擬營行立五面。後隊遞相口傳。前路旗樹某色某色招。中軍即舉變營號砲。及提備號令。

一請火器。凡缺少軍火器械。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于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又不許匿無為有。通以畏避論。

一度水阻。凡渡大水處。先下方營近水。塘報于四遠高處瞭無伏賊。即非賊境。亦下營後渡。依次以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旗。即劄成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得法。即如賊在前面。就要厮殺一般。然后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哨過完。劄成哨陣。一司過完。劄成司營。一營過完。劄成大營。則一營方聽令而行。以后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即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爭船諠譁。不循行序。擠衆競先。第一要禁。惟哨隊挨次而渡。一人不致搶先越后。自然不諠爭。平時捆打。臨陣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一遇猝警。南方山水林本。蓊翳蘩籽。只得因地形措陣。因敵情異用。因兵情轉化。無一定之習。安有一定之陣哉。況兵列既長。卒然之變。出于意外。豈能候中軍號令。倘塘報失瞭。如賊自行營腰間或前後突出。不及下營者。把總哨官皆得自主。號令即用急營。凡同行營司俱聽。遇賊。把司之令。即如中軍號令一般。就于所行之地設伏。後營兵一面在遠處據險阻。安營壁。營各火兵作飯備守。

一嚴住箚。所至地方。如係安野營。另載野營款下。如當入人家安插。各兵到于城外。或村內空所。前哨第

一旗總傳報云。已到某處某城外了。旗總挨傳回來。主將傳來如何劄營。仍俟傳到前哨第一旗總。仍傳回云知道了。各官每一營為一路。一字劄定。每一營兵到齊。把總放砲一個。打鑼坐息。俟有若干司營到完。主將吹單哱囉。各哨官隊長總起身執旗。同火兵進城。或入村鎮。討歇家。每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即分開壁中。有衙門士大夫家相開者。即開一段。一隊人完然後。再安插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本哨官隨之。一司在一厢。本把總隨之。一營在一面。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哨。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首。出城買云。歇家討完。然后吹哱囉起身。聽放砲三聲。吹喇叭吶喊三聲。點鼓。挨營而入。大小將領于各兵所歇信地適中街面擺坐。待各項官兵

都到人家門首立定．聽放砲一個．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方進人家．即主將亦如之．若未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拏出捆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將官歇家一面先尋討已定．只是不入耳．

一申軍令．凡師行．動人一草一木．擅離隊伍．撥越行次．互相闘毆．恣行詐僞．奸淫婦女．俱以軍法處治．報賊情失實者斬．搶掠民財者斬．掩殺撫民者斬．違錯軍令者斬．臨陣退縮者斬．妄殺平人者斬．虛報功級者斬．殺匿被擄女子者斬．互爭首功者斬．該管人員分別輕重連坐．甚者與正犯同斬．

一剳野營．凡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同行營司內各選熟知營設官一員．同前哨行至未時．主將擇堪屯營地方．驗高熟視．必山木可據之處．如無山．即在平野．必進退便利之處．水草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旛預算同行兵數．相地當爲幾營．每營合若干步．鳴金邊．發立表旗．表旗定．聽舉號砲一聲．吹擺隊五喇叭．表旗麾動．各兵熖旗．蟻附下營．營定．金鳴喇叭止．如去賊遠．只以拒馬蒺藜爲營．中軍立主將帳房．遇晚．然燈伏路等項．俱如常操號令．樵汲時．馬軍三馬內．以二人牽一馬出．採三馬之草．同樵汲令收回．日逐輪流．若近賊地方．或係境外．或當疑地．應立木城．度夜須待塘報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麾．三捲．不再開．以子壁守營．四面兵聽號砲一聲．立黃旗擺鼓．俱分頭向有竹木山林．採取．每人立木二株．粗三寸不等．長八九尺皆可．橫木一株．稍細長一丈．上下．又竹一株．如竹多木少．則竹代木．木多竹少．只以竹爲蓮花簽．及柵外地釘．如無竹．則以硬木削尖爲釘．以細輭木削尖爲蓮花簽．以輭草爲繩縛柵．再舉號砲一聲．麾黃旗收回．俱單人身挨．每人分地一尺．立二木．相接爲城．完．再照前發兵．每隊一半．每名取小木一根．稻草一束．一半收木草．抓搭窩鋪．每隊一間．用草苫蓋及墊地．便于坐臥．吹打開營門．放樵汲飲馬等項．一如常操號令．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營司遣的當丁塘．領令箭出營覔之．若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夾來奸細．該營便當挨查．子營不樹柵．候外圍採完．營定．只採窩鋪竹木．每人帶採中軍所用木一株．立小樓一座．以便于瞭望．每把總將餘木亦各搭一小瞭望樓于營四角．可容四五人．

一限蔬水．每日五更盡．擂鼓已畢．聽掌第一號．各起梳洗．聽掌第二號．各兵通赴木城邊各聲鑼立定．作守城之勢．各營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大吹打．開營門．照常操號令放汲．其汲者即一刻照常操號令收回．入城市蔬等項者．分別市井遠近．限定時辰．到營外取齊．照常操號令收進．遲進及後出者罰．每隊二名以上．隊長同責．各隊俱有者．旗總同責．照連坐例．申時放汲一次．號令俱同．凡地方市買之人．許于營外三百步內聚爲一處．札成街道．委巡視官旗二名．監守在彼．聽軍士依令放出買辦飲食．如有短價生事者．即時拏赴營內處治．倍追給主．仍貫耳遊營．巡視官有犯加等．

一定樵採．除暫時下營．及初立營時．舉樵採一次．以後每間一日一次．于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遍．照常操號令．每隊以一伍守營．一伍出營．限一箇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遍．仍各赴木城邊擊鉊如前．方開四門放進．查發如常操例．

一撥伏路．以各營司所向之方爲信地．每面撥伏路兵五名爲一伏．每伏半里．每路五伏．或一路、二路、三路．每伏給銃三．火箭六．火繩二．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辰飯畢．將應出之人赴中軍領令箭．赴彼該同之人．見面交代．赴中軍銷報．伏路者日則便驗往來眞僞．盤詰奸細．遇有各衙門營差公差人役欲赴本營者．止以一人伴至營門稟白．夜則一人陪送到營外十步外止住．先許陪來兵高聲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即稟赴中軍．聽令進止．

一遏人畜．行營之間．行伍之內．與劄定營後．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不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聽營將差堪健親兵領令箭由門外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遠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稟．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警備．以待．若十步之內．喝之不退．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即開矢及發鳥銃射之．日間差二人請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一放廁所．無賊處．遠在營外百步間．每一面總開大廁坑二口．營內每一旗于隊後開小坑一口．凡自外登廁員役．由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準開門而出．回營到門．將腰牌對驗明白．方許放入．夜則大小解俱于營內小廁坑．不許放一人出門．天明吹打時．遇起則埋之．遇久住則打掃送出營外坑內．遇賊近．或對壘．晝夜皆在營內．

一辨巡箭．巡夜另有巡箭．主將發去．不拘何處起．凡箭過不許出聲．只于守更之人身上敲一下．失悞傳接者．軍法處治．合營內兵足三營．即輪將官一員總巡．每營輪把總一員巡本營．每司輪哨官一員巡本司．每哨輪旗總一人巡本哨．每旗輪隊長一名巡本旗．巡法嚴于三更四更五更．

對壘號令

一禁夜令．與賊對壘之時．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失火者斬．無故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驚營者斬．即賊來攻．將士輒呼動者斬．

一慎虛銃．凡鎗銃等手．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中軍號砲一舉．吹天鵝聲．銃手放銃．依令分爲幾層輪班點放．著正平平對賊直射．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聞中軍號砲響．不吹天鵝聲．便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發者便一銃打死賊．亦不準功．必以軍法斬首．平時火器收揩不如法．臨陣致藥遂線溼．或不及然．或終不然．或不能然發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悞事者．一體斬首．

一申戰火．凡列陣．須一息而定．列時勿使敵知尤妙．敵不知則用暗令列陣．敵知則用明令列陣．列畢．火器在先．援陣在後．或寇來沖我．或列陣待我．俟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令齊發．只有一次．次看起火．各射火箭弓箭．且行且射．兵士乘火烟如雲．一舉擁進．須是飛走．毋亂隊伍．蜂叢蟻附．如山崩．如牆堵．不可毫髮遲疑．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烟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自來兵見賊列陣一完．使如此飛跑向前

沖去。口中喊聲不絕。中途決不住脚。雖是強賊。未有不敗者。若賊見我兵方在列陣。一擁先來。我兵未有不奪氣者。凡接戰時。正砲開。閧有跌倒一二。或器械所累。或脚步遲緩。或一時發沙昏暈。或爲矢石鉛子所中。未必喪命。便是父兄子弟。且不必回顧。健者只是跑向前。殺敗了賊。回兵收拾。從容調理。必可保全性命。若不奮心向前。恒顧跌倒的。稍遲延。使賊又舉銃一輪。所傷愈多。被賊沖來。大勢一敗。不惟必竟救不出傷倒之兵。且幷健者亡之矣。此萬萬急要一著。蓋賊雖亦有鳥銃。惟一跑向前。不過一二發。跑到身邊。短器相接。銃無所用矣。若與賊各立定對打。傷多氣奪。再進不得也。

一原軍法。凡臨陣退縮。許隊長割兵耳。旗總割隊長耳。哨長割旗總耳。哨長徑將隊長斬首。把總徑將哨長斬首。若各故縱。明視退縮。不肯割斬者。罪坐不肯割斬之人。

一稍故避。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治本管旗隊人役。

一處水陷。凡軍前有水陷。我前据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一徑山谷。凡有山谷處遇戰。必先設伏。然後以兵誘之入。伏兵攻之。

一立逃約。若遇逃走。同隊之人各連坐。以一半從監。一半保舉。革去月糧。一年不獲。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軍發落收伍。支半糧發日乃役。

對壘條款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聲。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裏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住。也要依令退回。必是這等大家共作一個眼。共作一個耳。共作一個心。

守城軍法

每廠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本犯捆打四十。同垜同廠連坐。遇賊攻打城池之時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垜長割耳。同隊同廠捆打。旗廠器械矢口火銃鑼鼓一件不完者。本犯自當。二人不完者。連坐垜長。十垜以上。連坐城長。二十垜以上。連坐雉長。五十垜以上。連坐城將。若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炤前連坐者。皆重治。

一回頭者。割耳。

一擅動者。割耳。

一見賊大言喧譁者。或被傷大叫驚走者。比炤臨陣退縮者。軍法從事。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廠同垜本管者連坐。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幷墩堠號令遲悞者。該管官重治。瞭堠司號者。軍法示衆。

一各鋪內種火斷滅。與凡傳擊梆鑼鼓號。起止不明。俱罪鋪長。

一伏路瞭望之人。悞事致賊猝至者。皆以軍法示衆。

一伏路之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或徇縱不致大擊。以致閙城守城。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

舟師號令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船內吹打。通舉砲三聲。擂鼓鳴金。升太平旗。各營司依序列于水面。各擂鼓鳴金。亦升太平旗。

一中軍船擂鼓立黃旗。發標役。各船壓上岸買辦柴米。及編神船具者。赴中軍船給發票劄。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稟明。私自擅離。及該管隸長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坐。軍法治之。做陸軍號令行。

一各船領兵協總哨官捕柁兵夫。風汛時日。不許偷閒假托事故。在岸歇宿。虛糜錢糧。致誤事機者。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已起椗而方來。俱係長避。即發保候。無功者以軍法從事。

一各船柁隊長兵夫。各安名分。長幼尊卑。務要同舟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鬪毆。違令喧譁。俱依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直。

發船號令

一開日先行牌諭各捕兵將。出洋若干日。該備薪米水數目。限時查點。欠者捆打。罰賠本日。定第一號。打金邊各哨船出洋哨賊。掌二號。俱照水寨常操例行。掌三號。主將升船廳。舉號砲三聲。大吹打畢。一面起椗起帆。一面吹號笛。只是官捕旗隊俱坐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下。不必入座船。布告官稟官旗到齊[illegible]放。隨意發放所欲行之事畢。各官捕回船。一體發放畢。中軍船擂鼓。升行旗。舉號砲三聲。吶喊三次。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雁行而進。不許遠離柁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分總之罪。中軍投縮。把總之罪。其柁工繚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果出無心。非智力所及。覈實免罪。如有心爲之。故避征戰者。以軍法從事。

行泊號令

一凡設兵船水寨地方。預將各海船。洋巡哨船。所至處高山之巔。不拘幾處。各預採乾草在上。苫蓋的當。遇警急。哨船內兵夫即登山舉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前哨進勦。遇近山頭及烽堠。即時接舉傳報。以便寨哨發船策應。哨船乃探賊向往蹤跡。親報領兵總協。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使舟師成功。十級抽一賞哨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管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于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草不足。火微不能瞭遠。致悞事者。哨長柁工隊長。俱以軍法從事。

一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前往。須防今夜風起。無島收泊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來到。晚

黑使收島.寫山四隙.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知也.

一各船捕柁兵夫.遇泊船山島.無故不許上山閒游.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禀明白.照港給牌.方許上山.違令者以軍法捆打.

夜行號令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舉起火三枝.舉號砲三聲.上下一行懸燈五盞.無賊之處.各船懸燈二盞.遇有賊在前.所有燈籠.盡數懸于船之四面.其桅上高燈.專辦司哨.俱懸桅頂.前哨一盞.左哨二盞平列.后哨一盞.右哨二盞平列.中哨三盞上下列.隨滅隨補.失悞錯亂者.治其隊長.

一夜欲泊船.聽中軍舉號砲三聲.吹招柁喇叭.各船依序隨柁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疏虞.哨官連坐.

一守夜.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大船加鳥銃手二名.狼機一架.百子號一架.小船只用鳥銃手.點火執銃.遇疑即便對放.

一各船過夜有急.看中軍船舉號砲三聲.全燈懸起.每船燈俱盡懸起.以示勢衆.

水戰號令

退縮後至者罪.捕盜船行遲曲而後到者罪.捕盜柁工遇淺者罪.扳招手望賊減帆者罪.繚手捕盜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探過者.使風不正者俱罪.柁工繚手.如已使遇賊船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罪.捕盜各隊長.有能核查某兵不用力.即時割耳.鎖縛在船.捕盜免罪.以上所謂罪者.係臨陣.俱遵例斬首.

一禁逃.令每船內.必用兵二三種.人雖雜.但同在一舟.毋爰不共命也.凡見賊輒逃.跳水之兵.未必頃刻開便能遠我原船.其該船并鄰近船官捕隊長.即率別種兵.或擲鏢.或舉銃矢.遠射擊之.如射賊同射斃死者.以賊級論功行賞.

一敵人戲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不追賊者.許該船捕隊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事犒查治.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頭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逃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賊敗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皆斬.會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擄獲財物包裹.聽該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大半分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取.敢有官捕頭目勒分.甚至夾打追促.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于回日赴官告首.決行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口.依法科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

一各船遇賊.凡有一船吹天鵝喇叭聲.各船通要鳴鼓.齊大吶喊.以壯軍威.

一各船遇警.捕柁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查出.治以軍法.

補晉兵志

錢儀吉撰

補晉兵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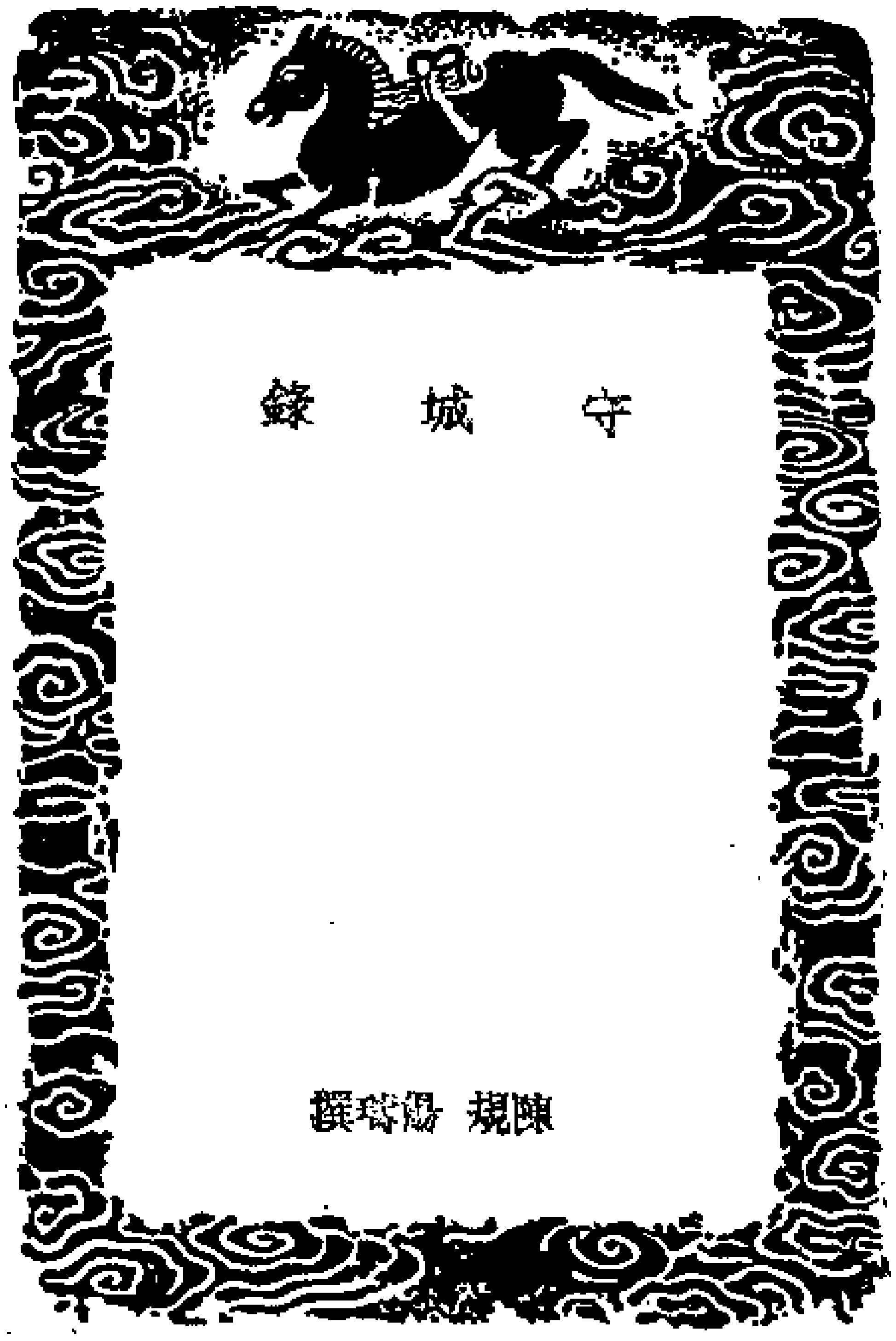
清　嘉興錢儀吉撰

晉初。宿衛禁兵。有七軍五校。七軍者。左衛、右衛、前軍、後軍、左軍、右軍、驍騎也。（唐六典注云。泰始元年。使中領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等七軍營兵。祜傳云。祜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亦云。羊祜爲中軍將軍。統宿衛。是七軍皆宿衛之證。）皆有將軍。而中領軍總統之。其前、後、左、右。亦稱四軍。（晉職官志云。魏明帝時有左軍。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領千兵爲營。（太平御覽引陶氏職官要錄云。五校皆承漢置。以爲宿衛官。各領千兵。潘岳閒居賦云。元戎禁營。李善注云。禁營。府五營也。是五校皆宿衛之證。）皆在城中。（閒居賦注。又引陸機洛陽記云。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又有翊軍營。爲王濬置也。濬平吳。欲以爲五官校尉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而以梁益所省兵爲營。（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之語如此。而今晉書唐彬傳云。吳平。徵拜翊軍校尉。濬傳則云。拜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惟五。置此營自濬始也。考五校之有步兵。自漢已然。不得謂吳平始置。故以王隱之言爲可信。而彬拜翊軍。亦在吳平。與濬同時。疑亦誤也。又武紀。太康元年六月。初置翊軍校尉官。）太康十年。又立積弩營。亦典宿衛。（太平御覽稱。太康十年。立積弩營。二千五百人。以將軍領之。孟觀傳云。遷積弩將軍。領宿衛兵。是積弩典宿衛之證。又文選[illegible]云。十五年立射聲營[illegible]。）而二衛所領。各有三部司馬。五部督。前驅、由基、強弩爲三部司馬。命中、虎賁、羽林、上騎、異力爲五督也。（見職官志。沈約宋志云。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是知三部五部皆宿衛之士。職官志又云。左衛熊渠虎賁。右衛佽飛虎賁。云宜虎賁隸左隸右者之異號耳。）其命中、虎賁、驍騎、游擊亦各領之。（見職官志。案以游擊爲六軍之一。乃東晉之制。而武帝

時已有其官。故太平御覽引山濤啟事門。遊擊將軍諸葛沖。精果有文。擬諸兗州。詔符門。沖領兵未欲出之。是亦領宿兵也。）止城外諸軍。則中護軍統之。（武帝紀云。泰始元年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四字疑衍作中。故領左將云。兩中護軍。統城外諸軍也。又王沈傳云。轉驃騎將軍。統城外諸軍。沖是驍騎。亦統城外軍也。）而領護。又各領營兵。（見職官志）西朝京城之兵。蓋如此。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清望。（職官志）而諸府軍士去留。皆制旨所及。（王尼傳云。尼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王澄、傅暢、劉輿、荀邃、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吳未平。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泰始五年十二月。）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泰始七年六月。俱見本紀。）泰始九年十一月丁酉。帝臨宣武觀。大閱諸軍。甲辰乃罷。其後頻歲冬大閱。其兵凡三十六軍。（見武紀。及王[illegible]傳。）咸寧五年。乃東西大舉以伐吳。衆二十餘萬。明年平之。收其圖籍。得兵二十三萬。五月。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家。（並見本紀。）定制。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晉食貨志。）淮南相劉頌言。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逮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幷。時未可以求安故也。至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自董卓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混幷。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希遵在昔。息放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盡三分之二。吏役不出千里之外。如斯而天下所蒙。已不訾矣。帝優詔答之。（頌傳）初。[illegible]綏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有功。（綏傳）天下既一統。於是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遂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而已。（山濤傳）冠軍將軍交州牧陶璜言。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臣以尪駑。昔爲故國所采。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從之。故交廣寧州。猶有兵數千人。（璜傳）山濤嘗因從講武宣武場。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時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亦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濤傳）而諸王國皆置軍。大國王三軍。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二軍。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郡王。制度如小國王。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並置一軍。千一百人。縣王如郡侯。亦一軍。而諸王之支庶推恩封者。公如五千戶國。侯如不滿五千戶國。亦各一軍千人。皆中尉領之。（職官

（志）．八王之兵由此起．初裴頠請增從太子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而愍懷竟廢．（頠傳）及楊駿以后父輔政．宿殿中有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十人．皆持兵出入．駿多樹親黨．領禁兵．怙肆之端見矣．（駿傳）駿誅．而督將侯者千八百一人．（在永平元年三月）及河間成都討長沙王乂．逼京師．王師不利．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爲兵．亦號爲四部司馬．以奴爲兵．自此始矣．（在太安二年八月．）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悉殺殿中宿所忌者．而以三部兵代宿衛．（永興元年．並惠紀）及東海王越專政．又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殿中武官先皆封侯．則皆涕泣去．而殿中軍略盡矣．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爲宿衛．（文獻通考）自是之後．禁兵外散於四方．劉石蹂躪州郡．曾無藩籬之固．（干寶晉紀總論．見文選）愍帝纘統．衆唯一旅．（愍紀）而元帝猶以國兵興建業．丁潭上書曰．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職之世．愈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猶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強．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丁潭傳）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或欲使諸縣領兵．賀循以爲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長官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今縱不能備．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強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迹．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不能益也．帝從之．（賀循傳）太興二年．庾預言．今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放兵侵掠．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無以應敵．願陛下諮之羣公．博稽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允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殺．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庾預傳）於是兵益少．用尚書刁協言．悉以奴爲兵．（刁協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在太興四年五月．見元紀．）於是戴淵以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而調揚州百姓家奴爲兵配之．亦僅萬人．（戴淵傳）然自後有所征討．大抵皆發僮奴．王敦領荊州．將爲亂．懼周訪在梁州．不敢發．訪卒．敦反．遂入京師．逾月還武昌鎮．無敢誰何者．太寧初．復入寇京師．已而敦死．（王敦傳）時軍校多無兵．咸和初．劉超爲射聲校尉．乃以義興人多義隨．超統其衆宿衛．號爲君子營．義隨爲兵自此始．（劉超傳）及蘇峻祖約反．荊州陶侃．江州溫嶠．徐州郗鑒．皆以方鎮兵討峻之．（見陶侃等傳．）而宣城內史桓彝糾合義壯．猶以郡兵破賊別帥．（桓彝傳）然殿中

兵多逃亡．（孔坦傳云．坦遷吳興內史．募江淮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奔．[illegible]．坦不知而納之．或讒朝廷以坦藏臺兵．坐免．）而左衛將軍陳光有兵五千．請伐胡．詔令致討壽陽．蔡謨曰．此五千人．皆王都精銳之衆．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蔡謨傳）及咸康末．庾冰爲中書監．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稍以充軍實．隱戶爲兵．自此始．（見本傳．又毛璩傳云．璩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璩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按此在安帝時．）建元初．庾翼以荊州刺史．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悉發所統州奴及車牛驢馬．請北伐石季龍．有衆四萬．朝議不同．卒無成．（庾翼傳）哀帝時．王彪之言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遊擊以對驍騎．（王彪之傳）於是詔改左軍將軍爲遊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在興寧二年二月．見哀紀．）及咸安元年．桓溫入京師．毛安之乃以魏郡太守帥所領宿衛殿中．明年．下詔曰．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鎮有疆理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敘．或行役彌久．儋石靡儲．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並問方伯．逮於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賜給．悉令周普．（並簡文紀）太元初．謝元鎮廣陵．多募勁勇．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皆應選．元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所謂北府兵也．卒以之破苻堅於肥水．（劉牢之傳）而方鎮之兵日盛．而鎮將去官．又有送故．范甯以爲言曰．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送兵多者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功勳之臣．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官制．送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不行．（范甯傳）會稽王道子用事．王國寶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乃以東宮兵悉配之．（王國寶傳）及會稽世子元顯代父任．桓元肆逆．劉牢之爲元顯前鋒討之．而牢之叛降於元．王師敗．劉裕以建武將軍起義兵誅元．遂以方鎮移晉祚云．



守城錄

陳規　湯璹撰

御製題陳規守城錄

靖康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論東京。（規於靖康丙午攝德安府事。盜王在等攻城。規在城上問賊何因到此。賊言東京已破。規不信。遣人[illegible]始知城陷。因嘆當時身不在圍城中以效守禦。並論官吏將帥戰守之失。更因靖康朝野僉言於所載攻守各條下附以己見。號爲後序）陳規歷禦應之暇。（規守德安事[illegible]守城機要備載城郭門禦樓櫓之制以及攻城備禦之方。凡四十餘條。極爲詳備。又載賊王在等攻德安[illegible]李孝義四日引去。曹成十六日引去。孔彥舟三次皆不克而去。[illegible]三萬人即日敗去。[illegible]三日引去。[illegible]九月始引去。桑仲[illegible]三月引去。李[illegible]六十五日引去。前後[illegible]其[illegible]陳規力保危城。又[illegible]安全可謂[illegible]於守矣。固由[illegible]之用得其人成見功效。然[illegible]靖康汴京之失。則由於平時政事之非[illegible]臨時擇將之[illegible]陳規果在圍城。又安能救其亡之禍乎）湯璹深知紀以精。小縣旁州或可類。通都大邑轉難行。四夷守在垂明訓。逮迫臨衝禍早成。

守城錄提要

守城錄四卷。宋右正議大夫陳規、德安禦寇事蹟也。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荊湖諸郡。所在盜起。規以安陸令攝守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羣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却金兵。又移知廬州。僉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爲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錄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略傳世。疑即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乃瀏陽湯璹作。璹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事。作爲此書。紹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璹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即乾道所頒之本。璹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爲帙。不知何人始併爲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寓內淪胥。規獨能支拄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爲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

圖。而不足爲有國有家者固圉之本。當時雖爲程式。原欲令沿邊肄習。漸保殘軀。然至元師南下。直破臨安。復爲東京之續。究未聞有一人登陴以抗敵者。豈非本根先撥。雖有守禦之術。亦無所用歟。伏讀睿題。闡晰精微。抉汴梁喪敗之由。申守在四夷之訓。夫然後知保邦謐命。自有常經。區區輪攻墨守之技。固其末務矣。謹錄存是帙。以不沒規一事之長。並恭錄宸翰弁於簡端。俾天下萬世知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守城錄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宋　陳　規　撰

陳規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羣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金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況禁旅衛士百萬。雖金人乘我厄運。一時强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爲敵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陪守禦之士。以効絲毫。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規自祠宮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偷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强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規不揆至愚。輒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將吏官師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卑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爲中國勢弱。敵勢方强。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强弱在人爲。我之計勝彼則强。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過敵人之强。用之則有强有弱。不用則

終止於弱而已。强者復弱。弱者復强。强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敵。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與其後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外。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便能爲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即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瑪哈（舊作粘罕今改正。）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能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砲於封邱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規以爲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紊治之術失也。敵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領用衆之人。蓋諸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此格用與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遏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團爲之。泥團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人必死傷。不中則泥團爲砲擊破。不致反資敵用。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座。尋碑石磨盤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

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横編。如荊竹笆相似。以備砲石來多。攻壞女頭牆。卽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數多。未易損壞。間有損者。卽逐旋抽換。假令只如此禦捍。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無虞也。

敵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衝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金人塡壕。橫底運對樓過壕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又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夾偏以洞子。皆可牆蔽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數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勢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更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者何。況對樓塡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過。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守人備禦。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猶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

敵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敵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鵲臺上。與牆立拼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敵至女頭牆上。必爲拼叉木隔住。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隨矢石來城上。以竿橫倒三座。城上士卒爭持草以使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火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旣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敵人攻械來路。可以賀而不聞。賀者失也。樓不引燒城樓。止燒了敵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敵燒。開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敵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牆。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敵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攻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敵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人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必能攻退兵。乃守禦之人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視人之能用與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

能者。亦難施設。竊聞金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而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叢。砲叢地步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其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表。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由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卽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路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轉轉砲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以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鵲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篦籬。惟可以遮隔弓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篦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撒。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之上下害敵之物。當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奪塡壕。止不過塡得裏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尙且不敢。則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爲備。則敵兵雖多。攻械百種。城可鬪笑以待之矣。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衆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逐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牆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旣備。然後招敵人入城。識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過。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敗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闕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爲敵閉其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闢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密門於城內運土出入。塡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敗人卒隊。稍得便處。卽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衆旣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塡壕欲爲出兵計。則其在外塡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擅開城門出塡壕者。非謂敵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敵必死耳。晉王浚遣都督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爲可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帥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疾陸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敵人用大砲摧擊。城高數丈。而敵人用天橋鵝車對樓豐遊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敵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於百。功不至於十。然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牆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避寒暑風雨。屋在牆裏。比牆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暫時隔斷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實橋。則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敵人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敵人落於阱。何謂落阱。蓋百步內兩邊城上。下臨敵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亦如大城上女頭牆。牆外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敵填平壕塹。及攻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敵於羊馬牆內兩邊要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卽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濟用。使敵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太遠。爲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敵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敵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牒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一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規嘗聞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爲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爲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然而有傳之於家。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破。迄及一紀有餘。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規於未知金人攻城設砲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矯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制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何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我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眞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爲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錄卷二

陳規守城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鏃。若遇敵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牆。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牆丈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覘。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牆。只於城門十步內。橫築高厚牆一堵。亦設鵲臺。高二丈。牆在鵲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突入牆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羊馬牆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去處。卽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爲牽制之計。常使彼勞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實塡壕作路。以爲突門。大抵守城常爲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爲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爲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比舊加厚。次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尺堅

石圍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一重以木爲棚。施於甕門牆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大段濟事。

一、城門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爲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卻。苟爲敵所逼逐。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先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頰板）舊制用鐵葉釘裹。設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設機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爲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爲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爲隄備。苟不改更。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是東南角攻。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爲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則必過入城裏。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一砲。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裏。若攻東城。卽便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爲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牆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腳木一條。挂搭皮竹籬笆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鏃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丈。闊五尺。鵲臺上再築牆。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徑八尺。）相離三尺。又留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留一竅。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牆。敵上登城。只於方眼中施槍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牆。卽是常用籬笆牌掛搭。不必臨時施設也。更於鵲臺上築牆。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牆五尺。横用細木夾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牆上。更兼牆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援。則刀斧斫之。鎗刃刺之。無不顚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覰城腳。其上皆有樓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舉偏。須用氈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爲所擊。無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預備樓子。隨卽架立。是未嘗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敵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則損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又可通過鎗刀。與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牆裏造瓦屋尾。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屋尾。就牆立高大排叉木。用粗繩横編。若造笆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爲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

丈而已。

一、羊馬牆。舊制州郡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逐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故皆不以爲意。然捍禦寇攘。爲利甚溥。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牆。高八尺。（一云高及一丈。）腳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箇。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卽出兵在羊馬牆裏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甎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轉長鎗。大凡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牆下。使其攻破羊馬牆。亦難爲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牆內兩下夾擊。又大城上甎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一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腳。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羊馬牆內須酌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檢。兼防姦細入城。

一、城郭舊制只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忽遇大敵圍城。無不畏怯。須是先爲隄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牆。與大城兩頭相副。卽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卽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攻於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牆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爲永久之計。實不可缺。

一、修築裏城。祇於裏壕堤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護險牆。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便能使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腳下。或臨壕栽了叉木。名爲鹿角。大爲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風用火。可以燒爇。不如除去爲便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郡城池。若非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於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向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特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革盡。

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牆。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豎。欲以搬運土木甎石。填壘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劉掘。今既有羊馬牆爲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

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鵝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腳。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腳道。或摺疊翻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牆既有人守。自可兩邊横施器刃。敵人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橋鵝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人識長有以備之。則不能害。

一、攻城多填幔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今羊馬牆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甎石。自

然雖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築城腳急開裏壕。壕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從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鐵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皆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緣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牆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牆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擄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敵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急於女頭裏栽埋排叉木。亦用大繩實編。如籬相似。向裏用斜柱撐搶。砲石雖多。亦難墜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鵝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

一、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用砲之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小偏則移定砲人腳。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腳步。以大砲施小砲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制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梢。須及時月。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槐木檀木。皆一生筍長成。少枝節者。就灘中淹浸百餘日。或半年。取出去皮。陰乾。用纏木上下自根至梢接續。如張弩弓相似。取略繫緊者。然後用魚鰾生皮相間繫扎。以防陰晴擱慢。日曬則皮緊索鬆。陰雨則索墜皮緩。若此繫扎。可保無失。）

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為團。每個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為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胸臆。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

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騷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遇有人過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

守城錄卷三

湯璹德安守禦錄上

王在黨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羣賊王在、黨忠、閻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遭擄。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羣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夥閻僅千餘人。在寮子市置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翔、應山縣丞權縣事夏鼎。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給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起召募人苗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川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滑、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凡八人。領衆入應山縣。掩殺羣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夥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規等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顏悅因賊至被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薛尉胥緣故繳家逃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驍勇。刷差軍兵。勾抽保甲。隄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交割。牒府乞折資歐當。即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府界劫掠。十

四日椎兵曹兼城壯濟田粹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著顏色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管界巡檢胡審、三州都巡檢張雅虞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嵕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申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規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諭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感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規及安陸縣尉葉貽、兵馬都監趙令猷、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權領府事．規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爇之．賊又用松柏長木及大竹架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鞓棒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擡鵝車洞子．樓座用牛皮并氈包設．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門空處．先以搭竿托叉抵定．次用搭鈎鈎去洞子上皮氈．墜大石及磚石摧擊．又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棉被并氈皮包裹．禦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擡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抵衝．雲梯傾倒．壓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甬道．用以登城．賊衆數十人擡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擡者止於十步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籠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棚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城上人看覷賊近遠向著．論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鬬敵．及四散燒劫．略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黨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著雜色衣．與王在兩夥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機宜閻孝周登城．招王在請會至城下．開說大義．薄許犒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宜入城．從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黨忠人馬仍用洞子火炬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攛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皷賊一名．是夜三更．賊乘暗忽由四邊擡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鎗及磚石刺打下．又攛火炬燒雲梯．朝天、齊安等門．又用長鈎鈎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荻把作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火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籠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攛竿托叉抵拒．及用磚石弓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鬬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規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第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黨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乘勢趕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溳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三面．鼓四十面．鑼五面．鎗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迎弓三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九十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圍二十日．今考具措置於後．

一、臨還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補官資．差撥職事．

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乃分認地頭．譏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其管押一隊內馬立、馬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濟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陸寶、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僧常知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是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能容立一人．及無女頭．尋於城上裏邊用鍬钁直剗向下三尺．以代女頭．下城磴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柵．開安籠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仗．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脚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間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遍邇．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湖怯損敝．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氈皮釘裹．上開門頂空隙．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仗．又於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鎗．

一、城上以千字文爲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爲一甲．十甲爲一隊．互相統制．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戶．量錢給甲．上城守禦．

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準備應援．如東壁有報警急．即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警急．無有不至者．

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城外側近圍繞之中．實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驟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備警．起五邑之夫．爲人竭作．不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壕塹．繞城壕塹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荊門軍、荊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擺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安．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全時發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

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拽屍以去。沈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築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乘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界。遣至城下應援掩殺。不至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二月初四日。羣賊楊進。號沒角牛。領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等州前來。逐州官員盡皆勦殺。本府城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路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喝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遏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砲石。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逐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幔。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矢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裹外撞奔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箭鑿并砲先射打退撞奔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轉木梯斜上。高過于城。其勢太重。推拽難行。兼被城上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近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湊成。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凡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逐戰鬪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恁也不出來共俺厮殺。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俺只待要些犒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恁受招安了。與恁犒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著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隔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威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尚齎讀示宗元帥咨目并劄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些犒設。并出券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犒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所受。改謝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盛被城上人施用弓弩箭鑿砲石磚石射打死損了人賊多及出兵衝殺入壕諒死者五十餘人及於壕內擒獲一賊就於沿身搜剝借補使臣文帖一道及被捷人同和松亦被箭射著頭又被磚砲打著額倒臥累日後起來更在邊將官不來扶救斫之又譚得楊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折了人卻到這裏折卻許多又折了強將四員見得楊進計窮力盡方要招安）

孔彥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羣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鄄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是夜。塡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

門地方。嚴行隄備。其賊遂遷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已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闊擺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敢近。當夜遁去。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團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隨州。十一月初一日。彥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處守禦人施放弓弩箭鑿砲石禦敵。至晚退卻。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荊南府。（正月二十七日攻城。當夜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

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即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羣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四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爲驅擄。乃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月。在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撥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琪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琪僅以身脫。其家并官屬皆沒於賊。平差人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并收逐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衆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還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殺賊千餘人。鉦鼓旗鎗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爲鄉村把隘人所殺

守城錄卷四

湯璹德安守禦錄下

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羣賊趙壽號不忙。自黃州領衆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奉郎守尙書兵部員外郎竊建廣南東西荊湖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本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遣人往壽寨。說以撫諭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外。是晩。馮親出城見壽。初三日。壽攜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壽令權於江州、黃州駐劄。聽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糧犒設訖。十二日。壽起發至東四十里環河鎭駐劄。忽夜遣人馬分頭項於本府八門。改換色衣。假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卽時以死捍禦。旋將弓弩砲石鬭敵。至巳時方退。復放箭砲不及處。擺布鬭城。迭來攻打。被城上弓弩砲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走。

曹成、李宏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衆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隋、郢州界。駐劄三龍河。時旱禾始熟。府被芟掠。本府以賊兵衆盛。不輟隄備。七月三十日。賊兵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

面旋放弓弩箭駱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鬭敵。賊不能破。巳時方退。八月十四日。衆賊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柏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圍困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劫擾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寖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開諭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爲賊。止爲鄉中不可居止。遂前來尋有糧乾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滿洗招安之民。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

桑仲、夏邢、尙、孫羣賊寇德安三月引去

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尙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卽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鑿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竊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適狀。准鎭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縣一十里臨潰河。地名紫潤。就周圍積水爲壕。創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衆。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老。適卽分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羣於壕外呼曰。恕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尙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郢州、信陽軍幷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贍軍。圍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潰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擁雲梯五十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回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爲一紋。用大竹紋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北。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適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擄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併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紋。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面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撐拽攻西壁。勢兇猛。適激勵人兵。兩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及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渰溺無數。盡奪所紋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卽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七十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過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木寨及兩邊連寨人。競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入可數。縱見城內稍以攏拽。卽舉旗。諸寨各爲備。夜於四外更互相應。把斷出入之路。困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鬬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崔明爲辭。詐執本府艱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磚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衙兵往隨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氈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梢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初四日攻具成。至城西南角下寨。裝斲天橋。衆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腳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柏木大椽密牌牛皮漫之。面與兩邊用木椽并厚氈籠。其腳高四尺五寸。厚似蹇車腳。其狀如兩間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椽紋成狗脊洞子。接連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磚石填裏壕。數日斷就天橋腳。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腳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氈毯棉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從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規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作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壕。使推天橋就城。因以上城。抵卽時令人於城上照賊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竪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腳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便下城。則必陷在城中。又於城上兩邊砲女頭牆。密用大木埋起高排叉柱。遮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叉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柄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殺入。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至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定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椽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鎗二十餘條。撞鎗鈎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爲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

檢兩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護板及打折排叉柱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著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挪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卽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天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二三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椽簾氈籠。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繃牛皮作籠。並籠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用。只擁驅擄到老少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卽馱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殺驅擄人并已下人。卽時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傅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盡。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弃土。相衆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少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腳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衆。以布袋盛土走奔向前來。并皮袋擲下。急走回去。其搬運填壕并定砲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并砲前後死損甚多。其賊漸窘。少闕糧食。襄、鄧、隨、郢四郡界內人田穢蕪。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備。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些裝著。餘人並藍縷。惟指望打城後爲飽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遞到襄、鄧、隨、郢州鎮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譚邁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橫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又將譚邁文字付李橫照驗。橫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喫著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遂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高阜處及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捎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擡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一千餘人。發喊並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卽於城上戰棚腳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手推墜下大石於城外腳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爭一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鈎鐮之次。其天橋腳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住。得一時辰以上。却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堅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腳。前來不得。却向後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賊人用命鬬敵。并城上磚石弓弩箭。擊城裏砲石并下。移時方始殺退賊兵。尋於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腳下焚之。其天橋上併中隔內賊兵。方始慌忙走下。一齊退却。并邊城四外賊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磚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大敗。當夜遁去。（契勘其賊方來之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圍擄人載並衆皆以正賊監押散刈稻穀搬剎木蛋造攻城器具徒來敵盛田稻并製糧等及造就攻具一齊道收回寨併使打城共對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亦爲甚多橋所造攻具雄壯布施設攻郭似乎不容人力可敵見昭實爲可與加之城內人飢饑雜草木皮叢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攝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須人精甚牢規丟城上見之橫日顧豹渠二百廚萬來左右研）

（如與賊曰我權無數橫來請曼觀我虛實不與即濟橫之攻登力去盡賊與之明通有日突即登寫之門日隨衆或城規坐城砲砲折足折容色不變幽登急擂不撤諸將請擒中以身規曰殺中代食盡開之國釋未等矣乃甚取酒登甎藥分檢之仍積家財得屬積以鑿軍丐叉丫人來云賦轉府之鏈歧面修龍此乾將曰城圍七十日突以一結人括一城之米不亦可乎規曰使橋卸退是衆以婦人求剩觀朱必逼乎其再來當斬其首以送之擧縣蘇令裨遲米皆曰斛有聚百斛錯艉不趙撫命衆風廚時歷斷塞賊軍疑其有神不敢降帳擁以天攝鄰軍還蟠規曰拔止此鬨緩大黃之卸迪困賞曰使橫更七日不解圍疆亦蓋矣）

湯璹、字君寶．澧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閒暇於城上築鵝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柵．賊至輒敗．後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起粟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敵．璹訪其事．編為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四年．璹除太學錄．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九拒．應敵無窮．十萬百萬．靡不退却．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指邊守者．細繹此書．思過半矣．

八陣圖合變說

龍正撰

提要

八陣合變圖說。明龍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萊陽藍章巡撫四川。駐兵漢中。道人至魚復江圖八陣壘石。正時在章幕中。遂推演爲圖說。刊於蜀中。

敍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于八陣者居多。諸葛之八陣。昉于黃帝、風后。而胥得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衡、地軸、天前衡、後衡、地前衡、後衡。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隙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數。若其內外之分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爲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陣之變數。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端。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之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之以取敗也。武侯已變。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腹洲者。因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署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在圖說。而於總圖後少却月陣圖。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且于擺陣未有號令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此吾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之時。所以慕其武侯。遣使魚腹。圖其納在之壘石。而詳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乃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擺變陣之舉。竟發其所未發。而成一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俾各誦而習之。無何揣熟。敵愾之氣。十倍尋常。乃制爲衡陣之法。遴選勇

敍以術之。術則見擒。無能脫者。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奮武揚威。屢戰屢勝。漢南鵝賊。相次授首。斬獲降散、無慮數萬計。漢中又安。班師奏凱。論功推報。雖公之忠貞知勇絕倫。何莫而非自八陣圖說中來耶。是漢中之功。成于陣圖之習。陣圖之習。成于藍公之教。人存政舉。余不能無深羨矣。余乃次第其槩于右。以冀陣圖之用于將來。則亦存乎其人云爾。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旦。賜進士第朝政大夫前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徐昂識。

八陣圖合變說

明　龍正撰　昭文　張海鵬訂

推演八陣。始于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爲伍。十伍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于生成之數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兩數陣也。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于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辦。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爲兩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花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一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閏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爲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豎于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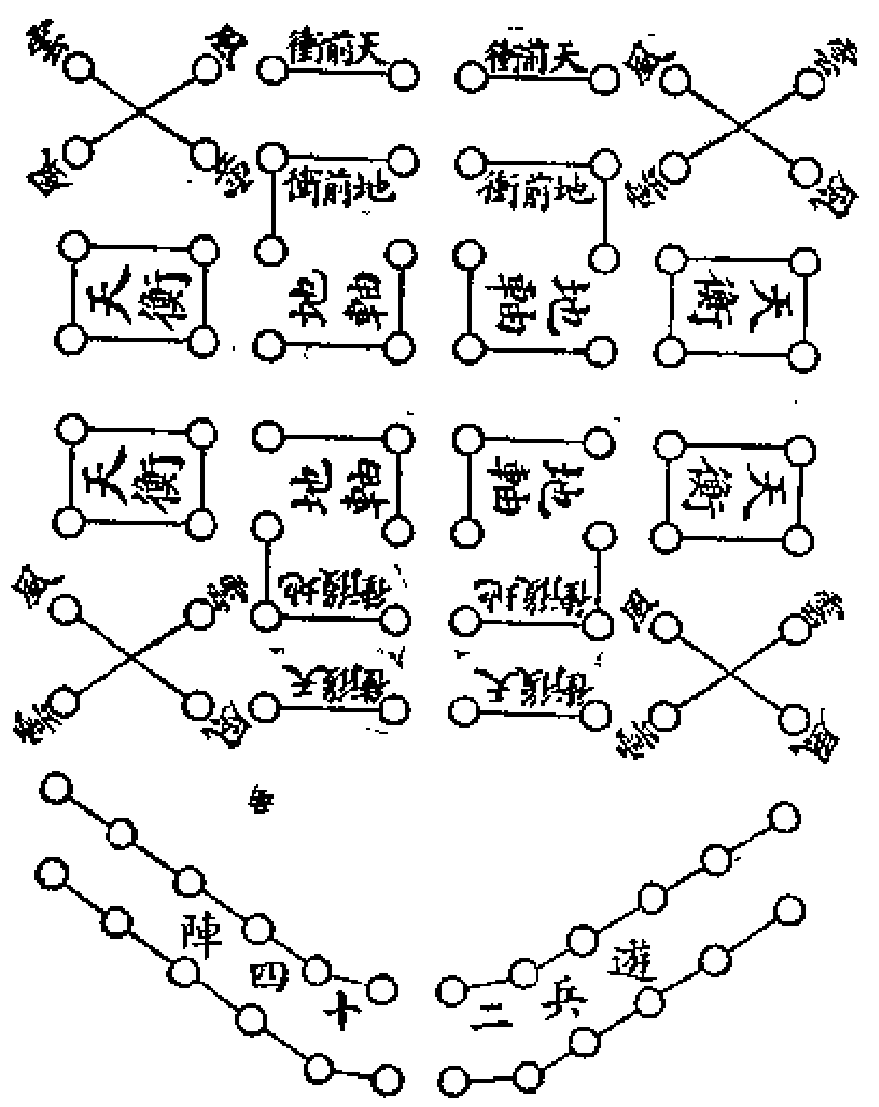
得錯亂。聞中軍舉號令。每陣皆間陣。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圖。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上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遊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是可忽乎哉。

八陣號令

凡合立陣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爲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劄駐。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示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哱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喂馬。第二聲哱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哱囉響。點鼓。間隊出綴行。一鼓一跴。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麾旗三次。發喊三聲。戰鼓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俱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齒出綴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鼓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綴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鼓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綴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鼓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箭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十八步上。各趨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朝外。金響止。戰鼓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圖。開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若欲衝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一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摔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牌如故。聽本哨官入天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爲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綴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綴行布地陣。各至地界。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鼓喇叭響。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箭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哱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擺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色二旗。則爲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綴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綴行布雲陣。其進止動靜回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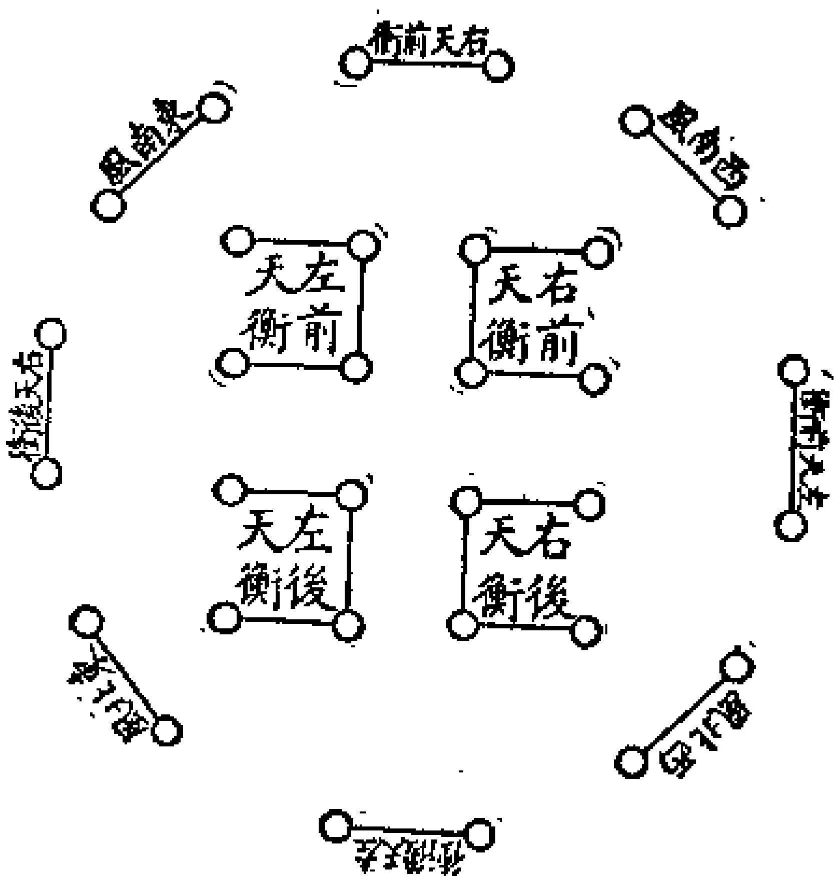
軍舉青白二旗爲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還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爲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八陣圖


天前衝
天前衝
地前衝
地前衝
天衝
天衝
天衝
天衝
地軸
地軸
地軸
地軸
遊兵二十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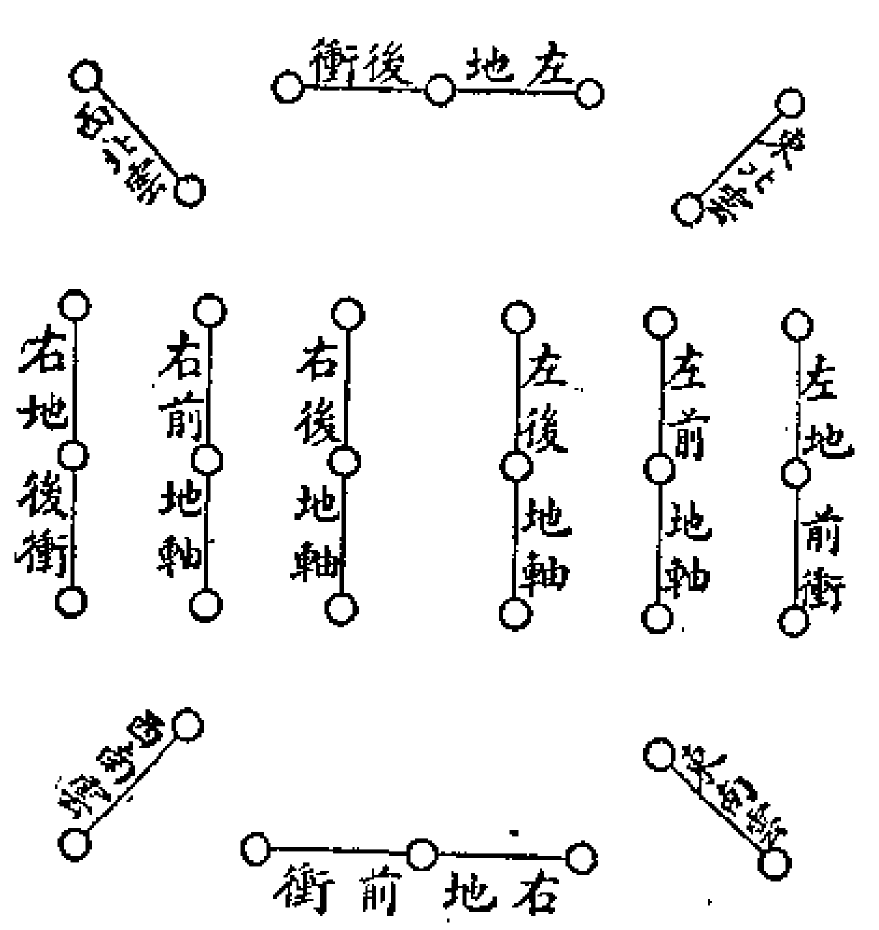
八陣變例

天覆陣


右天前衝
左天前衝
右天前衝
左天後衝
右天後衝
右天後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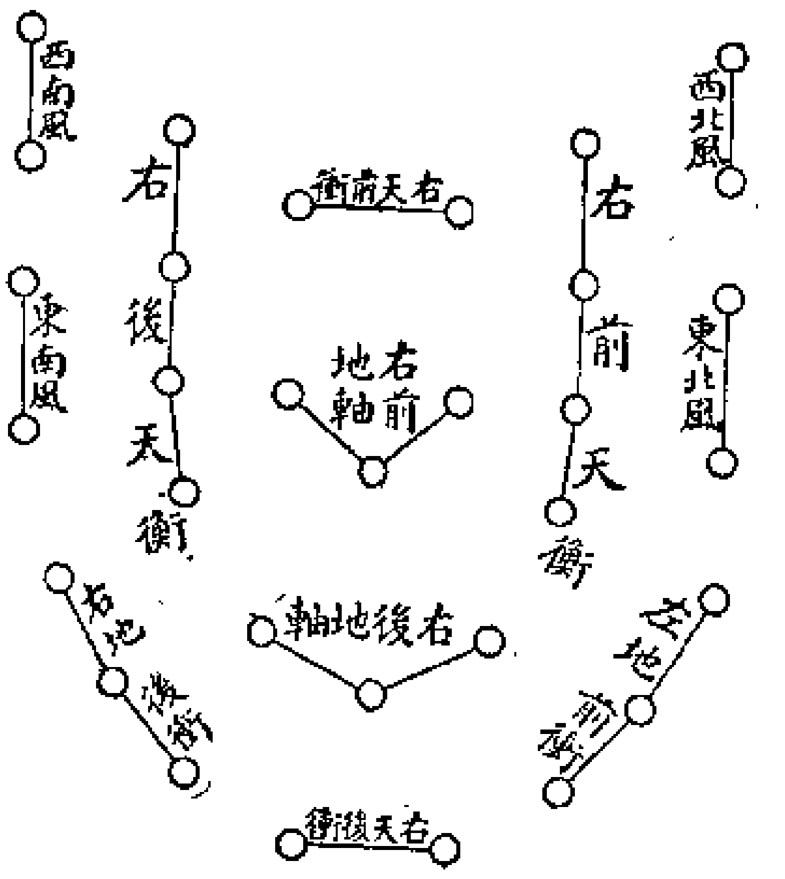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外之分變爲天覆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員也。

地載陣


左地後衝
右地後衝
右前地軸
右後地軸
左後地軸
左前地軸
左地前衝
右地前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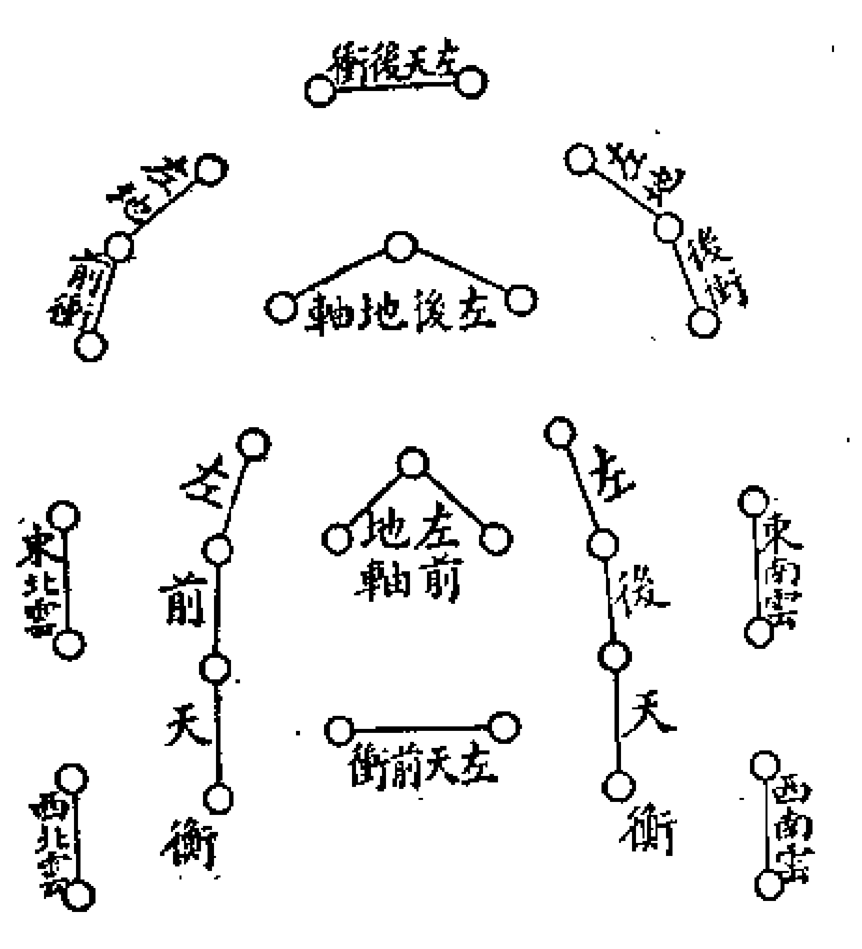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西南風
右後天衝
右天前衝
右前天衝
西北風
東南風
右前地軸
東北風
右後地軸
右地後衝
左地前衝
右天後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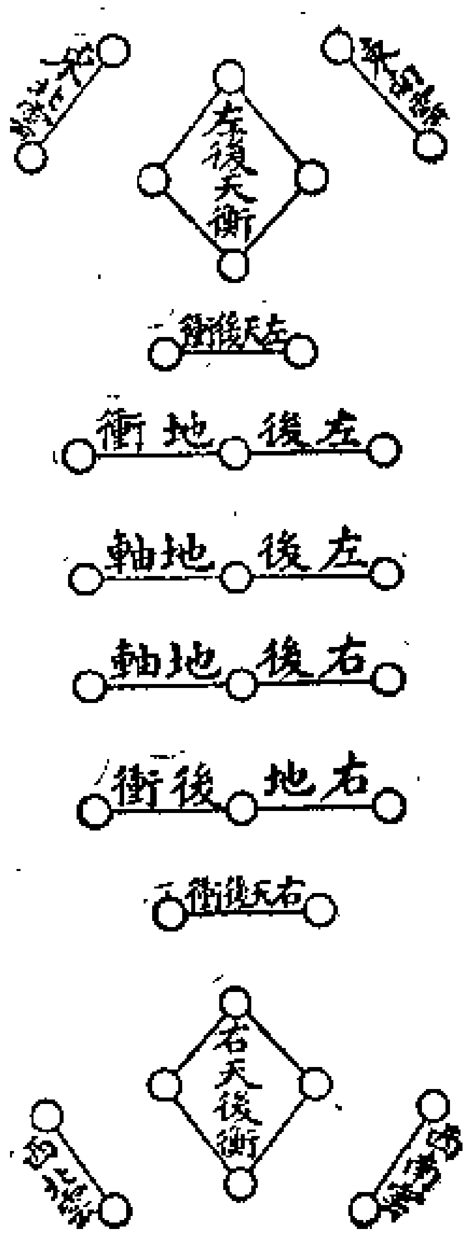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右之分變爲風揚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右邊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兩端。以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左天後衡
左地前衡
左地後衡
左後地軸
東北雲
左前天衡
左前地軸
左後天衡
東南雲
左天前衡
西北雲
西南雲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左邊一半隊.以左天後衡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衡各三隊列天後衡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衡各四隊次列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衡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衡兩端.以左天前衡兩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衡兩維.謂雲附衡而形有類有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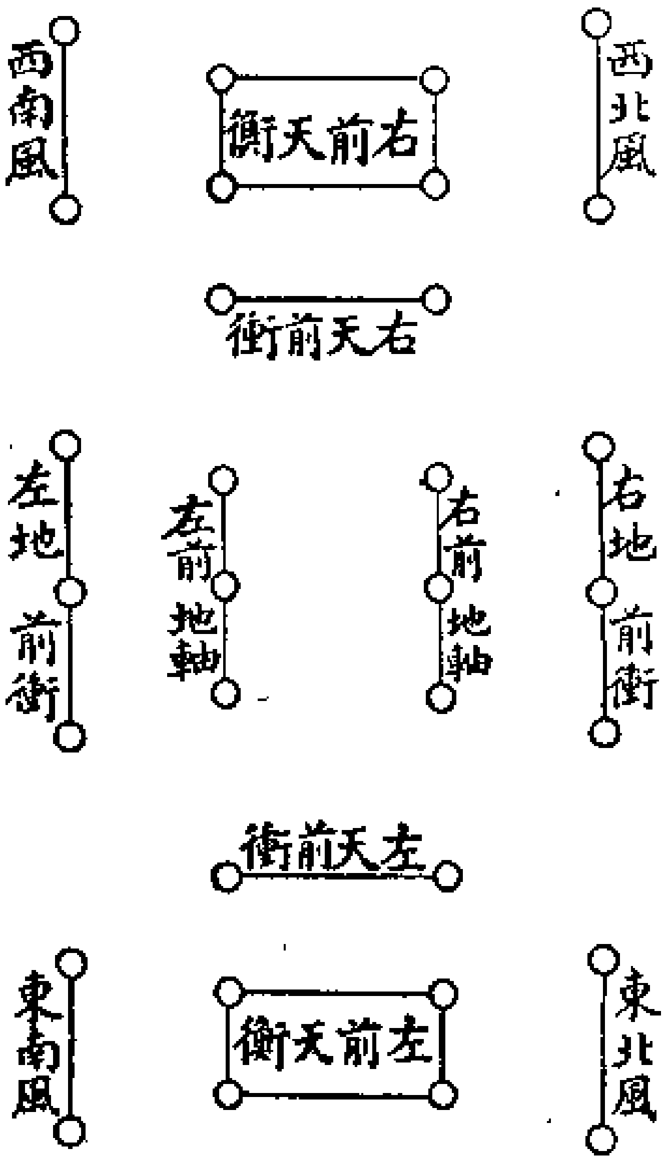
龍飛陣


東北雲
東南雲
左後天衡
左天後衡
左地後衡
左後地軸
右後地軸
右地後衡
右天後衡
右後天衡
西南雲
西北雲

前後之分爲第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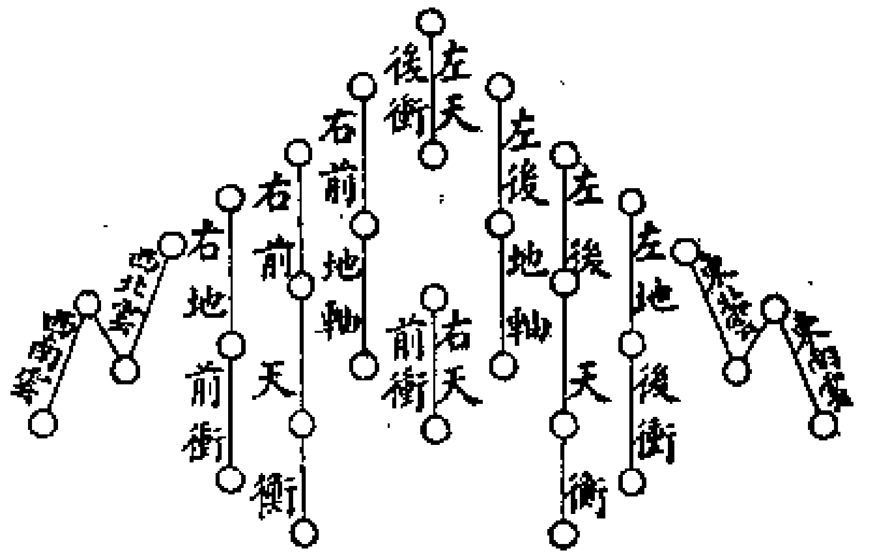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衡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衡二隊列天衡次.以左地後衡三隊列天衡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衡中.以右地後衡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後衡二隊列地衡次.以右天後衡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衡二維爲翼.謂雲後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西北風
右前天衡
西南風
右天前衡
右地前衡
右前地軸
左前地軸
左地前衡
左天前衡
東北風
左前天衡
東南風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尾.以右前天衡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衡二隊列天衡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衡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衡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衡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衡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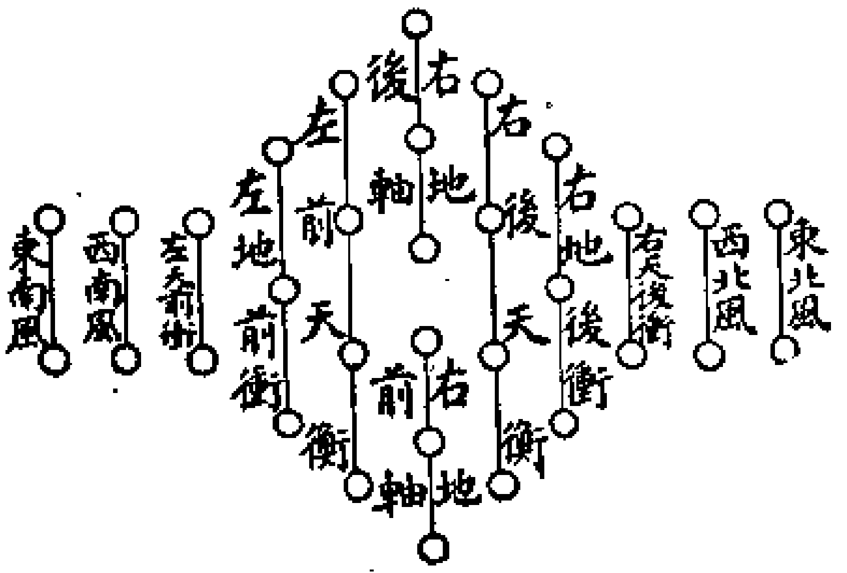
鳥翔陣


左天後衡
右前天衡
左後地軸
左後天衡
右前地軸
右地前衡
右天前衡
左地後衡
西北雲
西南雲
東北雲
東南雲

四隅之分爲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衡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衡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衡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衡左.以左後天衡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軸左.以左地後衡三隊列天衡右.以右地前衡三隊列天衡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衡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各二隊列地衡左爲羽翼.謂雲附衡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左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殷從謂其出于風后握機經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託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李衛公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腹。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遺壘。已不可識。閒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惟魚腹者迄今如故。予使人闚而觀之。六十有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荃太白陰經。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于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至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鈎連盤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自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遂圖註于左。以爲秘密。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如臂使指。隨機取勝。應敵無方。是在于神而明之也。

紀效新書

戚繼光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紀效新書十八卷明戚繼光撰是書乃其官浙江參將時前後分防寧波紹興台州金華嚴州諸處練兵備倭時作首爲申請訓練公移三篇所謂提督阮者阮鶚所謂總督軍門胡者胡宗憲也次爲或問題下有繼光自註云束伍既有成法信於衆則令可申苟一字之疑則百法之是廢故爲或問以明之蓋明人積習惟務自便其私而置國事於不問故己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身之利害爲可否以心之愛憎爲是非己在事外則嫉忌成功惡人勝己吹毛索瘢倡浮議以掣其肘繼光恐局外阻撓敗其成績故反覆論辨冠之簡端蓋爲當時文臣發也其下十八篇曰束伍曰操令曰陣令曰諭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練曰出征曰長兵曰牌筅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經曰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圖而爲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故曰紀效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蓋宜諭軍衆非如是則不曉耳或問第一條云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不爲韜略之陳言第四篇中一條云若犯軍令便是我的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可謂不愧所言矣宜其所向有功也

紀效新書自序

天下之事難者多矣至于兵則難之尤者也世有覩弓馬爲末藝等行伍爲愚民者是豈知本之論哉黃帝之法根于幾微湯武之兵本諸仁義幾微之所由起仁義之所從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然則兵豈細故哉愚嘗讀孫武書嘆曰兵法其武庫乎用兵者其取諸庫之器乎兵法其藥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及讀諸將傳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學者欲求下手着實工夫之門莫踰于此數年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於是乃集所練士卒條目自選畎畝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間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教練先後次第之各爲一卷以籌諸三軍俾習焉顧苦于繕寫之難也爰授梓人客爲題曰紀效新書夫曰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時措之宜也蓋嘗驗之技藝行陣特其粗中之一事耳然精微極于無聲無臭而小不能破放之格天地動鬼神而大莫能踰者乃躬行心得之學至誠無僞之道自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造詣其孰能與此是故根之于性發之以誠合民與上同意如是而終日乾乾時無滿假功愈盛而心愈下道愈行而守愈密則固之不以城郭居之不以宅室藏之胸臆而三軍服者此古之賢將也繼光則豈敢惟旦夕淬礪庶幾無負今日之言遂爲敘定遠戚繼光撰

紀效新書目錄

體秩
總敘
樂秩
束伍篇第一
操令篇第二
陣令篇第三
諭兵篇第四
法禁篇第五

比較篇第六
行營篇第七
射秩
操練篇第八
出征篇第九
御秩
長兵篇第十
牌筅篇第十一
短兵篇第十二
射法篇第十三
拳經篇第十四
書秩
諸器篇第十五
旌旗篇第十六
守哨篇第十七
數秩
水兵篇第十八

紀效新書總敘

一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

分守浙江寧紹台等處地方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戚繼光呈爲處練陸兵以便圖報事切照卑職一介武夫叨承祖廕驅馳北塞艱苦數年是以犬馬衷誠謬蒙剡薦方面再遷消埃未效尸位之慚徒極俯仰再叨前職水陸兼司陸戰尤切但情俗巽宜只得勉奮至於身先士卒臨敵忘身職雖武愚少所素講又況世荷豢養之恩正犬馬効力之日

且進有廕贈之榮退有典刑之及豈敢偷生但設使本職統有節制敢戰之兵經練素孚之卒一鼓齊進血戰抵敵我雖創艾賊亦破膽如此則數有不虞實所甘心願膏草野以圖補報惟恐即令既無堪戰練制之士若不呈鳴預處教訓必待有事仍如目前流寄雜兵以塞燃眉之責兵將睽違虛聲冗衆士心未附軍令不知及戒借取福廣船內水兵驅之陸戰數里以前望賊奔潰聞風破膽雖有武勇數人并爲遮擁而使本職孤身赴敵效死職分更於地方何益殊增賊勢猖狂以貽羞笑本職承命以來旦夕兢惕輿思及此無任悚惶況兩浙數年軍書警報並無一日之停武官兵卒俱渉經年之戰縱有練兵之志亦無可乘之時幸今大寇就殲萬里廓清本職何幸遭逢此暇微臆爲備但去來年風汎僅有二三月之日尤該將官惜力分隊之際再照水陸之兵險易不同戰鬭之間利害尤別其水戰固爲不易至於陸戰鋒刃旣合身手相接彼死則此生勢不俱存又況浙兵俱係赤

體尢敵身無甲胄之蔽而嘗慣戰必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銛熟巧之技行無齎裹食無炊爨戰無號令團無營壁窮追遠襲必寄食於旅店對巢拒守必夜旋於城郭而在今不得不然也爲今之計必隊設火頭行鍋負之以隨軍身帶乾糧齎裹備之以炊爨兵有營壁器具立之以相持宿飽于野庶爲有制故本職意以必用先創營壁之法退則後有可恃以更番進則對壘可恃以無虞或又謂方今寇至不時急求目前之用而必待從容創練營伍緩不濟事誠似迂談殊不知三年之艾不蓄不得而殺賊練兵可以並行不悖除將見在倭寇一面照常督集官兵戰勦一面統集新兵或備器教藝練營待教練有成即可期實用矣至於臨敵制變防詐設奇在將自出難以逆計及照本職本以一將之官故所思不出三千之法寧言粗鄙而有遺漏欲求實效不敢粉飾而繁辭章徒事虛文謹將創制營規缺欠該備器械逐一開載外查得接管前官任內並無交代水陸堪戰堪教

兵士欲行未便伏覩平倭疏內一款總參等官詳計某府縣某衛所應用防守若干名某港某寨應用守禦若干名每參將應用三千名副總兵分管隣路應用浙直兵三千名見在各衛所軍士堪用若干名會算既定前後令各參將協同兵備將所轄各府州縣新舊民快義勇嚴加揀選務得膂力驍壯之人但有老弱盡行汰去責取里老鄰右保結攢造花名文冊明白開注身材面貌給牌懸帶選完之日每兵備道將所轄地方通計若干就中挑取三千名責付參將管練專備本地陸路截殺及聽軍門調用又一款閱在參將者參將常川訓練揀選不精訓練不熟責在參將佐貳官名數不充工食不敷責在兵備及府州縣掌印官又開各兵備道將挑選過精壯之人務足三千之數交付參將與同官軍時加操備居常教練遇敵交戰參將之責平時關視臨陣監督兵備之責等因續蒙提督軍門阮白牌爲軍務事內開賊遇溫福仰戚參將駐劄紹興將兵備道原募兵勇三千名逐日

操練揀去庸弱無藝之人照數選補聽候調用爲今之計合無照議并遵牌內事理選練其不足額數者或許職亦量行自募充補其冊內應用營壁器具金鼓旗幟何項銀兩相應取辦伏乞批行應該衙門從公議處務千處練陳兵以便圖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理合備呈伏乞裁奪施行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呈詳欽差提督軍門阮蒙批兵備道行府照數處辦繳依奉備行紹興府委官經歷歸本估造該府庫貯並無海防銀兩堪動等項務由仍備呈欽差總督軍門胡批該府旣無堪動銀兩仰布政司查給繳通併行紹興府給造

新任台金嚴請任事公移

分守浙江台金嚴等處地方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戚繼光爲請乞專任責成殫瘁心力大振久沿海防軍伍以圖補報事切照本職本以廢棄之餘謬蒙使過之用看得任內台州一帶沿海衛所自初建置本以保障生民捍禦地方故民出膂脂以供餽餉今積承平二百年來一旦被有倭患其民社

供餽軍餉且如舊矣而軍伍不惟不能保障生民無益內地且每事急又請民兵以爲伊城守是供軍者民也殺賊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事體倒置如此殊失祖宗建牙之意況台海一帶遠在浙江一隅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爲但世情狃於四事其虛文誤日第一也間有任事者而不得弊源背緊二也又有見今日之軍疲憊懦弱略似人形遂謂必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也甚至以軍爲贅設恐壅用殺賊致有損軍之罪四也夫然則民兵獨非命耶但今日蠱壞之極幹蠱之事如創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體而少變其意以救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廢合無假職之方便宜之權凡利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悉容職隨時制宜次第修舉與兵備道計議允行一應掌印操陸管事軍官悉容職務在得人一面因才授能隨時便宜更置一面疏名分巡兵備道會詳請用及別衛門有所更置職或沿海管事軍官亦必行職查覆其措置之要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揮千百戶旗軍丁舍秩然有序而衛所之號令必行於上下二曰拿治剝軍貪官以蘇久困之卒使士氣漸舒三曰重治刁軍刁官使衛所之官敢於任事四曰禁所伍越序文移無印白呈以肅軍政五曰諭以忠義厚恤戰亡以勸親上使長之念六曰清磨戶口均編差役以養荷戈之力至於逃亡出外跟官清查影射役占操練鼓舞身先教習凡可以充實行伍激發士氣者悉聽職隨機轉環不必拘定惜措多方以振飭之如遇事體重大聽會兵巡道施行而

有司軍糧按月徵放如此而二年之外使沿海官軍不能堂堂一戰者皆職誤國罔上之罪也如蒙允論之後定知謗書盈篋積毀銷金然世祿臣子分在馬革裹尸成敗利鈍豈足瑕顧仰仗部院威明伏乞鈞斷爲此不勝激切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明示施行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呈詳欽差總督軍門胡奉批所據條陳數款深爲有見且切中時弊本官爲一方大將既肯挺身任事則一方軍務悉以委託俱許便宜施行若事體重大必須公議亦聽會同兵巡二道斟酌計議而行具由詳報此繳又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批前呈文蒙批所議皆有見且中時弊因以見本參攄忠殫慮與碌碌虛還者不侔但更張有漸上下乃孚若外至之言決不能損亦不必過防之也此繳

紀效或問（束伍既有成法必信於衆則令可申苟一字之種疑則百法之是廢故遂所急與可辯者寓或問以明之必其信於衆而後教練可施於是以或問諸疑爲卷首）

或問曰平時官府面前所用花鎗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於 否子所教亦有是歟光曰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鎗戳來叢鎗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衆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無敵未有臨陣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而能從容活潑者也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

法兵豈易言哉俞公棍所以單人打不得對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無虛花法也長鎗單人用之如圈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除此復有所謂單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鎗對較一照批迎切磋擷捞着拿大小門圈穿挨一字對戳一鎗每一字經過萬遍不失字字對得過乃爲成藝後方可隨意應敵因敵制勝也

藤牌單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從此學來內有悶滾之類亦是花法定須持標與長鎗對殺先標使去亦要不早不遲標既脫手要進得速出刀快方爲成藝

鈎鐮叉鈀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且學熟誤人第一叉鈀花法甚多剗去不盡只是照俞公棍法以使叉鈀鈎鐮庶無花法而堪實用

也

或問曰子所撰抑南北可通施之於今日耶抑水陸可兼用否耶無乃覓形索景未免使人有讀父書之變光曰如束伍之法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之信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其節制分數形名萬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陣勢之制特因浙江一方之地形倭賊出沒之情狀以形措圖以熟愚民分合之勢以教吠畝初用之官隨敵轉化苟用之異地是誠難免父書之變也不敢就爲誇誕以誤閱者故特備說于左夫倭性疑疑則進兵臨之時我若進而有制彼若先不預鬪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余數年百戰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持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于收兵錯雜

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盛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爲所怯余所著操練圖令內切切分詳退兵之法諄諄面諭鴛鴦陣勢並戰之條者良以此也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兵馬動以數萬衆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豈可以此用之者耶或曰必如何而可余曰北方之事須革車二千練騎萬餘甲兵數萬必與十萬之師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迹乃可收功尺寸出塞千里少報國恩之萬一也或又問其法何如余曰十萬之才非余所及但當別有十萬作用長嘆而作

或問曰主將者萬人之敵也而一技一藝似不必習光曰惡是何言哉夫主將固以司旗鼓調度爲職然不身履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得衆人之氣不肯堅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難而逆詐莫可辨斯賞罰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當前則身無精藝已膽不充謂習藝爲不屑可乎及其平日也士卒乃以藝而勝敵者非有督責愚人不知爲防身立功之本既多怠逸如欲教閱必須憑左右教師以定高下便致教師得以低昂其間爲索詐之計士心卽不平學技卽不眞而花法無益之藝得以入乎其間況爲將之道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而況技藝豈可獨使士卒該習主將不屑習乎乖乎以求執稍之子問一戎裝則面赤如丹執銳則慚笑莫禁爲主帥者苟能一身服習而凡下我一等者將焉敢慚愧惶惑赤面動心誰不曰位勢如彼其尊威令使我奔走者尚如此我又何疑怯而不屑使知披執非辱己之事醒然爲當然之役而良心矢發貌士如林矣孰謂一技一藝非主將之可屑爲耶分門習技者士卒而所以雜其長短隨其形便錯而用之者主將也不習而知之臨時焉能辨別某器可某用某形用某器以當前後臨時不知用盡由平日不能辨別精粗美惡之故也及或托之章句中不知器技之用者造之付與士卒無異閉目念文到底不識一字如此則器技必不精晁錯曰以其卒予敵也斯言可不信乎主將又可以爲一人之敵而不屑乎平時器技必須主將件件服習以兼諳卒之長既習則能辯又須件件親詣親手看試過方可付士卒勿謂我有捷法百件之中抽其一二試之此是三軍性命所係國家地方安危所關設有一件欠精臨事一人先失大衆被累勿謂我有抽看之法而造者不測便不敢草草勿要顧惜歲重勞冗而試較不全萬分可嚀告囑

或問祖宗自設官軍至今操練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爲習士官軍亦有陣法場中演習而皆不稗時用何也光曰且如一學生平日窗下講習的是五經四書解義策論一旦入場試官出來題目就是經書上的便可中得箇舉子來若平日雖是手不釋卷却讀些雜說詩詞作些歌賦傳奇一旦入場要作經義策論中選所習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學的也徒然耳今之軍士設使平日所習所學的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況二百年耶況自幼而爲武士者耶柰今所習所學通是一箇虛套其臨陣的眞法與今與營與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番新法令却與平日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臨時還是生的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在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觀爲戲局套數誰曾按圖對士一搯一字考問操法以至于終也此是花法勝而對手至失漸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眞營却廢制陣之病也就其器技營陣之中間一花法尚不可用況異教耶異教與不教同況不習耶司閱者可不端明雙目以任習服之人爲較量之衡耶

或問常操之套果可用於臨敵否而與操賞罰精微之處亦在此否耶光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撙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難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秉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讙譁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兢業爲將者辨此爲急知此可以語韜鈐之祕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恒人之情也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

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忍之而輕其死以求其生非果於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爲罰操之於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閒閤然亦謂之操乃眞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元之又元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章句之可擬耶況議之曰弓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烏乎可

一正行伍說

行伍大略前制於旗幟內已載今定每十人爲一小隊即伍也當立木腰牌各一面四伍一哨即大隊也腰牌一面每官方色腰牌一面各內應開姓名另圖牌式於前仍查軍律參酌人情定立罪法若干款緊要者印油于牌陰稍緩者并前令通刊爲一冊如一隊之長須知十人內某貧某富某強某弱某在某往一呼之間一名不道一見之間逐名

俱識大而百人之長千人之總偏裨大將各以此考之足辨兵士情意教練之勤惰也務使人有管轄之分方可望其同心戮力之歟

一制器說

造用之法中間將官多推於有司蓋避嫌耳殊不思既或誤事其咎誰歸雖曰嫌疑有不容於避者但銀兩出入不侵何嫌之有其買辦工料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任怨須將官親爲之方俾實用不然止遵成式受成雖使數更得精加倍不

無就誤時月則是航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焦勞困苦以庶其精司出納者惟知展估務至減價以爲省一金則民受一金之賜且估之不審司事者無從侵剋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如何估減愈減愈於器具上剋削而自侵之數原不減也誰肯又將己貲價造更不知器具造成無用並將給造之費盡數置於無用之地所謂惜小棄大掩耳偷鈴而他人坐邀一己之名重貽當事之害又復重估再造其時將以省

民耶將以遺害耶況誤大事者耶嗚呼有大計者思之

一教閱說

前兵既選充足輸進教場將官逐照常操教習將式悉去勢分各隨所長如法逐名教誨務使人知習服器藝之樂之益欲罷不能非止爲答應官役而爲之恩威兼著情法相融中有梗玩者重治以警其餘週而復始已完通行合營演總陣一日其營陣之制另具

一調發說

照得南方用兵已踰數年軍民兵士操集之久豈止曰善人七年之期不可謂無三年之艾至今稍習士節制者猶鮮蓋由平時操練既不惜光陰於無事間又教者非其所用而有事之際又復立名選鋒每哨隊內抽其愿者強者湊合而發咸知兵無選鋒之虛獨怨臨敵易將之危人心忽更不知所屬行伍分離上下易置已難責成至於功不能成則是授以藉口之柄此其所以積兵徒久而烏

合如初也合無今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既任教練之責於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於自任而亦皆殫心力於教練鼓舞之日也況選鋒之說蓋邀於無警之日非邀於對壘之秋一營之內未嘗盡強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惟一調發則練兵有暇軍士情通遇敵庶可以期齊勇之用

一操分合說

南服之地水田畦徑至稻青可縈紆途路寬者不過五尺小者一尺僅容側足皆水田茂禾深稻難行三五人即塞往往用兵于數百人窩相蟻附一路而行一週敗衄前後擠迫蹂踐落田中者復爲田港水泥所阻往往失事甚大蓋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紛須分兵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疏而不斷密而不雜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棄于中

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進止大規統於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分營式另具

一對敵說

我兵所以屢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先走二也既無營壁可恃人膽先怯卒皆野戰即使勝之不足以當賊更番繼於敗潰不勝亦無所奔依故奔北長往所謂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

三也今照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寂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賊必退去漸漸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敵次第俱隨牌立於濠岸高土之上如令打放空者復裝依者續放放者方裝裝者又發如此則雖終日砲聲不乏必無放盡而無砲之失弩射手坐於岸土之下亦如令間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竭再至十步之內方殺長牌聽鼓堵牆而進鎗刀短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

鼓火炬此節制正戰也戰間翼擊以分其力遊伏以疑其事出奇以乘其衆更番妙處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

一下夜營說

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鬪戰至夜復又饑奔二三十里之外入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尋覓賊所行疲氣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爲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竈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邀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晝伏無所飢竄必矣犄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旗上燈籠布罩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炊鑊等者治營之器也

今人治兵常曰古法整肅之具耳不足以施于實用

嗚呼天下有無方之營否耶蓋地方風氣不同人之情性各異不能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遂謂兵法不足以施于實用是豈爲能兵者哉此特自治于我之軍中爲然況敵情千變萬化地利到處殊形抑將何如以應之且如浙江鄉兵之稱可用者初爲處州繼而紹興繼而義烏繼而台州至于他處則雖韓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則處州爲鄉兵之始因其山鑛之夫素習爭鬭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殺倭不過僅一二勝而已以後遇敵輒敗何也蓋處兵性悍生產山中尚守信義如欲明日出戰先詢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許我以必戰至其期必不爽約或勝或負定與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勝負惟有一戰再用之疲矣氣勇而不堅者也此兵著名之時他兵尚未有聞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紹興之名

蓋紹興皆出于嵊縣諸暨蕭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雖畏怯而門面可觀不分難易無不領而嘗之惟緩急不能一其辭然其性頗爲無奈驅之則前見敵輒走敵回又追敵返又走至于誘賊守城剳營辛苦之役則能不避馭之以寬亦馴馭之以猛亦馴氣治而不可罷之短鋒者也此後方有台兵之名蓋台兵以太守譚公之嚴初集即有以攝其心故在譚公用之而著績他人則否其人性與溫州相類在于虛實之間若賓鼓舞之亦可用歲己未以義烏尹趙公之集兵予奉命會選而教練之爲部伍于是而始有義烏之名以前非無烏兵也蓋輒屢出屢敗故不爲重輕義烏之人性雜于機許勇銳之間尤事血氣督之衝鋒尚有懼心在處兵之下然一戰之外尤能再奮一陣之間尤能反戈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終爲所詐至于他處之兵伶便詭詐柔懦姦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衆已預思奇計爲之張本矣等而削之得其人而教練焉畢竟處州爲第一義烏次之台溫又次之紹興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其操治處兵之法在操其堅耐而使之屢陣不銷其氣其操義烏之法要破格恩威並稱必依其聽節制進退一

如約束不患其不強而患其不馴不患其不勝而患其驕其操台溫之兵必又加嚴一等其操紹興之兵必須重令以劫其心決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後可用也至于他處之兵必洗滌其腸胃盡去其故態施不測異常之令然後僅能及紹興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則無兵不可銜鋒無兵不可塵鬭浙之強兵不可勝用矣或又問曰今之處民觕廢怯弱極矣而君猶以處兵稱首何也予曰兵之勝負者氣也兵士能爲勝負而不能司氣氣有消長無常盈在司氣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爲兵任是何等壯氣一遇大戰後就或全勝氣必少餒又復治益之以再用庶氣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則竭三用則涸故無常勝之兵衆譬如清泉細流輒以巨罌遂汲之斯竭濁而不少間以蓄之則涸必汲其清而澄其濁又停其汲故能供再汲之罌斯罌常滿而流弗可涸是處兵之初用時正始達之泉也而將領不尚節制者用其氣而不蓄雖一二勝焉氣已竭矣猶未涸也

由是處兵之名著天下無處不募處兵而先浙次直次福建皆處兵矣夫處既募廣將領乃多豈能人人皆良知馮明盡節治氣用兵之機也于是用其名而鹵莽以耕滅裂以穫詭遇得禽遂至于潰遂至于大衄而不可復振今之義烏兵已蹈處兵故轍矣予變更甚夫義烏兵自隸予部下二年遂有台州辛酉數捷至或身親之人亦有云云者曰義烏兵天生性勇同不假將領教習之力而可用也今處處募義烏兵者遠自福省故不知義烏彈丸之地通計能幾十萬丁就中再擇其勇而壯者又復幾何今紛而應四方之募者二萬有餘矣編民之家老幼官吏生員雜役外十丁五丁可得一壯士否歟又加之以各處不一之將領未必人人知兵未必人人知義烏兵之性未必人人捐身家以御下一用之不審被一大劫東村痛子西村哭夫于此之後一邑奪氣而義烏之兵不可用在目前矣或曰如君所馭義烏兵何以能然予曰粵於己未冬初集之其在平時也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行臨陣事或以談笑開陳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之必行而無他處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其跋涉或夜宿隊伍之中或出其私積之物雖士卒一尺之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習之爲諸士倡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息雖累勝之卒而馭之更百倍于未勝之先也夫方寸之微出入無鄉一少恃其舊氣便着障根以漸變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嘗無百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于用兵臨敵則去戰期二三日之前先以共報約之重刑厚賞追隨賊之動靜關報賊之地利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踰一時辰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之前則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道四布賊之左右又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進兵路徑畢皆洞然矣方以其所得情形或以泥塑爲山谷巢穴狀或以硃墨筆圖劃分布使各頭目了然如素履然後剋期分路如所議給信票口令以進于敵所未陣而恐其遲及陣而恐其瑕支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舉無不流通于士卒敵人之間而凱收之餘又復如解衣以收亾骸出祭以恤孤發重其犇鋒之賞而明其連坐之条雖大收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隨查其心神志氣之利害處從宜鼓盈之而決其機器械行伍一戰即如故則不更兩戰之後雖全師如故則士卒輕傷亦多器械損折亦多斷然星夜搜其中軍一哨或頭目有事故者伍下之人分投補足以中軍所耆器械那移貸之務使戰營行伍一卒不缺一器不乏然後又爲再出之舉也公陣所謂遊兵二十四隊防備設疑補缺之用正謂此也是以各營時時有常足之額士卒有常盈之氣今予之中軍者即八陣之遊兵也此在主將決當常備數百之人親養練于中軍臨時方得如此設施若平日無是備一時豈能呼召也哉用之出征異地尤爲緊要一着此固多術亦爲局方至于因敵轉化因變用權因人異施因情措法消息之以神妙不測無方體之微者又非筆舌所能告也夫喋喋之言非誇將術以肆黠矜蓋欲闡諸同志慎用此兵共精壯士之力以盡職分以報君父與知己也不然他處之義烏兵壞則一邑之人一體相似區區部曲由此易慮矣今豈能獨恃予久遠也哉識予不得已之心然後予爲無罪予言庶萬一有補云

或曰如台州辛酉之捷寧能再得乎予曰可能者人也不可能者天也台州之捷人也予可槪也台州之全師非人也天也不可必也他日之遇賊必戰戰而多勝者人也予能也若如辛酉之每起必勝每勝必全師每戰無踰一時不獨算而必中且多苟中者予不可必也皆天也數也與督府司道帷幄之祕機也同志者宜鑒乎此毋謗之於義烏兵之力而自誤焉

今之鄉兵狃于平昔所習武藝之蔽不信師教遂誤大事者甚多何則如鄉兵所執名爲钂叉鈀鎗者橫頭用無刃鐵梁柄頭用平頂鐵箍長不踰肩其習之法又前後左右回頭跳舞雙手平拿兩頭所餘不過一尺巢蓋如此習之及其平日在鄉黨爭鬬每打必勝遂自謂無敵雖有他師教以別法皆不聽從蓋緣用之利習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知此器此習乃鄉中互相爭鬬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刃傷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傷就或打死終非刃殺之意其賊之來也利刃長鋒二丈有餘及身寸餘纔刃而撥以一尺無刃之物而當一二丈利鋒之鎗就能見肉分鎗亦只稍得他開去不

及我身幸矣便終日對局豈能跳進一二丈之遠以中彼哉就中彼不過打一鎗苟不中在頭顱便能死人否賊亦得之刃于我也逆而執之反爲所誤遂謂叉鈀鐮鎗不可用習藝爲無益有是理哉叉如長鎗近見浙江之習皆學處州狠筅法中分其半官單所傳之法亦有回轉但大敵穿鋒與平日揚上相對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擁而去叢如麻蓬豈能舞丈餘長竿迴轉走跳若此則一二丈儘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陣否耶至手中分其半

則又後尾垂帶一爲左右之援搶手中豈能出入遂乃遇敵而敗不曰習藝之非制器之誤乃曰鎗不可恃於鎗何尤哉故用鈀鐮鈎鐮叉鈀之類必如予所載短兵長用說篇內制之習之長鎗之屬必如予所載長鎗短用說篇內制之習之乃爲得宜今之司教士之責者須先一一隨其土著之所習尚器藝如善者曉之而求其精如非大敵所宜者須先一一說破執迷之病然後說我新制之利待彼曉然知舊習之不利以慕我之利然後督習既成人人自知足以恃而前則弱兵可勇勇兵必不爲習所陷没可以許成功也或者曰君用兵酷嗜以節制遂至成效節制工夫從何下手予曰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不能傳也當於糟粕中採其精華師以意而不泥實事中造其知識衡於己而通變推而進之于眞武直取上乘則率性之謂道格物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孔子云我戰則克是已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無本之小勇倖狙詐之一中也嗚呼

紀效新書總敘　終

紀效新書卷一

明　戚繼光元敬　撰

昭文張海鵬若雲　訂

束伍篇第一（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分數者治兵之綱也束伍者分數之目也故以束伍爲第一由此而十萬一法百萬一化咸基于此）

原選兵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忌戰軍書混同卒然之

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從分據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選取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有一等可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者乃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除己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則吾人

選士之術孤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選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盜渠皆生長同閈觀其所恕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目也所奈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膽爲主膽之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雖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悧油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恩氣易于振作先以異出常情之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威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愛先玩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威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己但威嚴不能自行亦守保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若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庶威嚴爲之畏爲有濟不然則威之反爲怨嚴之反爲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溺者則舟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此予數年之獨祕雖後日名將之出必不易于言也

原授器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如籐牌宜于少壯便健狼筅長牌宜于健大雄偉長鎗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鏑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則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同家渠盜此時既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係誰某官生管）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某官生管）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管）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管）五號記居住地名塡年月在此（某官生管）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務每牌下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一號牌下用卓一張櫈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于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于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應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横一字立先將隊長用束伍內腰牌紙一張于習藝空內塡領隊二字照束伍篇內給與方色隊旗一面連人先送至塡營伍處其塡營伍處先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選送人到將腰牌紙內照營伍塡畢又連人牌送與塡縣分都圖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連人牌送至塡年貌疤記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連人送至塡尺寸筋力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送至的當鄉土之官管塡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住處地名畢乃將本隊長帶過十二名兵內先擇年力老大一人付以長牌長牌無甚花法只欲有膽有力類之遮蔽其後兵前進耳次將年少便捷手足未硬一名爲籐牌籐牌如前說之謂也

次將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爲狼筅狼筅枝幹繁重足

以徵身而壯膽故用法明直易習便于老成手足已硬之人

次將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健好漢四人爲長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爲短兵長鎗用法多習學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于刺故選授又貴于精中取精

次老實有力能肩負甘爲人下者一人充爲火兵欲力負獨裹之重性下肯爲同類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爲某器卽塡于腰牌內習藝空內遵

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挨記牌下處處塡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又一處抄錄腰牌紙內所塡格根在冊卽將一隊兵送于空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塡完畢又坐如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塡照束伍篇內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卽執于先編過本哨該管幾隊頭坐定又如此與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二個哨長來編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長管兵每隊互相識認亦照束伍篇內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塡于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左右㤥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約在某日稟督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識腰牌如此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統束雖生兵烏

合今日人數今日卽可約束卽成軍容卽不能更換而制勝分數卽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卽便以軍法連坐其一二人便要立重信此時重律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也此一節已於練兵有五分工夫矣心之精微盡於此說識者詳之此一篇乃治兵之始初下手工夫百萬之綱領也節目由茲而寓幸勿畧焉敢告同志

原束伍

夫營陣之法全在編派伍什隊哨之際計算之定若無預於營陣然伍什隊哨之法則或爲八陣或九軍七軍十二辰古人各色陣法皆在于編伍時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則雖畎畝之夫十萬之衆一鼓而就列者人見其教成之易而知其功出于編伍者鮮矣故營陣以伍法隊哨爲首乃以束伍貫諸篇庶使知次第也今法長牌一面藤牌一面狼

筅二把長鎗四枝短兵二件火兵一名爲一隊方而爲九直之爲二伍分而爲三才爲五花四隊爲一哨虛其中哨長居之四哨爲一官虛其中爲銃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後左右四哨爲一總把總居之設與五方旗一付高招一付巡視旗四件掌號一名金鼓十二名初謂銃手自裝自點放不惟倉卒之際遲延且火繩照管不及每將火藥燒發常致營中自亂且一手托銃一手點火點畢且托之卽不中矣今砲手另聚爲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用一人擎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抽替其點火一人兼傳遞庶無他失可以成功但此法只可施于攻守若臨陣不無人路錯亂引單奪氣遲鈍可用此法鳥銃還是單人自放乃便

一器械

長牌手腰刀一口藤牌手腰刀一口火頭每名給銅鍋一口夾鎗棍一　後行卽負五人預便攻圍乾糧止卽專司炊爨每短兵又頭各帶火箭六後其挨牌藤牌上各帶蒺藜十串每串六箇接連式附

于後每小隊輪帶拒馬六付輪帶布城一堵銃手每名埜藥筒六十箇鐵匙錐各一把鉛子一百二十箇皮袋一箇布油單一張錫鱉一箇盛銃藥每隊或杴或钁一把該涤或射手或毒弩手或精健能行或大刀收入中軍專備衝鋒探報等項之用前開該用中軍把總是也此兵并不帶拒馬蒺藜等項每弓一把長箭一百枝邊箭一百枝每弩一張弩箭一百枝弩藥一瓶每哨大銃三門不用木馬止用新製極便合口大鉛子每三門如式送子一根鐵錘一把中軍九門中哨內火箭一百匣匣如式箭加新製又如千里翦等銃係中東巧法相機出奇所用此不載

以上圖式用法俱附後冊

一雜流匠役

每一營火藥線匠一名木匠一名鐵匠一名大銃手三名各帶全副器具每把總哼囉一名喇叭一名號笛一名鼓四名鑼手一名捧鼓一名中軍塞上下營吹鼓手共三十八名醫士二名獸醫一名

精占筮者驗留裁縫二名巧匠二名箭匠五名火藥匠十名大銃手一隊三十名

一旗幟

每伍小旗一面各隨方色

每隊中旗一面

每哨官藍旗二面　門旗二面

每總藍旗四面　五方旗五面

高招五方五面每桿燈一箇

中軍五方旗三付　五方招十面

藍旗十二面　門旗一十面

背上小招督戰軍令旗十二面

清道旗二面　金鼓二面

掌號官二員　坐纛一面

一夜營應備中軍大將旗鼓上各黃油紙鐵絲燈一盞俱粗四寸長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盞吹鼓手三十八名三十八盞角旗八面八盞將纛一面上燈四盞凡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粗同但長止用六寸低執隨身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鐵絲燈一箇高招一箇俱圓一尺五寸每一隊旗上一箇色同圓八寸

左總同前總數但用藍油紙長二尺粗五寸隊燈長一尺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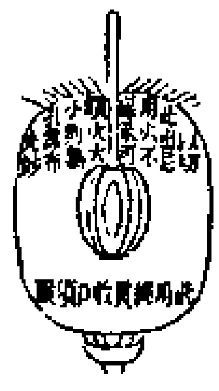
右總同前總數但用白油紙方形一尺二寸隊燈八寸

後總同前總數但用黑油紙匾形高一尺二寸横二尺匾四寸隊燈高八寸横一尺六寸匾四寸

中總與報等燈俱圓而黃小止用八寸

一凡各每燈一盞用黑油布四層單盔一箇以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管暗從或暗管倏明爲莫測之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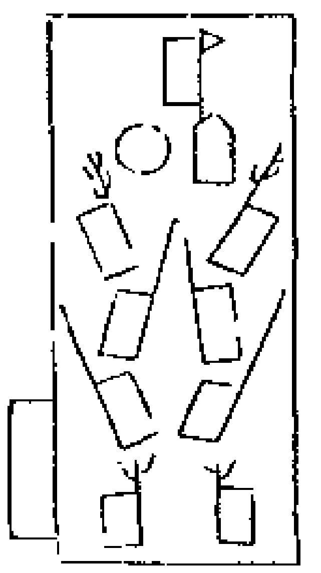
單盔圖



兵腰牌陽面

營　哨　哨長下　隊長
下兵　年　歲
縣　都人身長　尺　寸
面　鬚　有　膂力
百斤　地方住習　藝
年　月　日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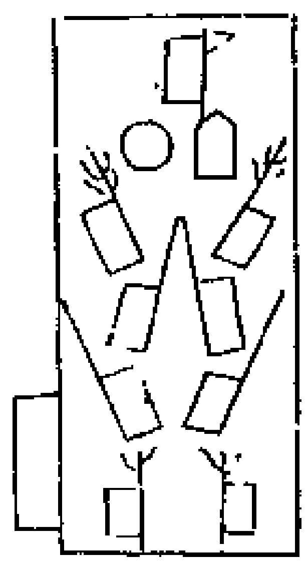
兵腰牌陰面



隊長腰牌陽面

營　哨　哨長下　隊長
年　歲　縣
都人身長　尺　寸　面
鬚　上有　膂力　百
斤　地方住習　藝
年　月　日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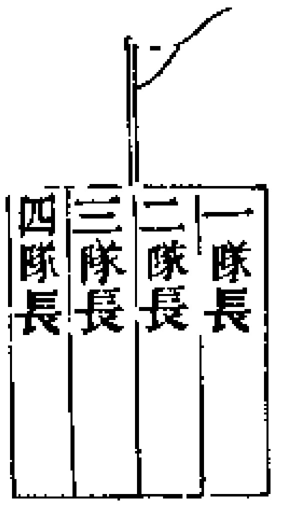
隊長腰牌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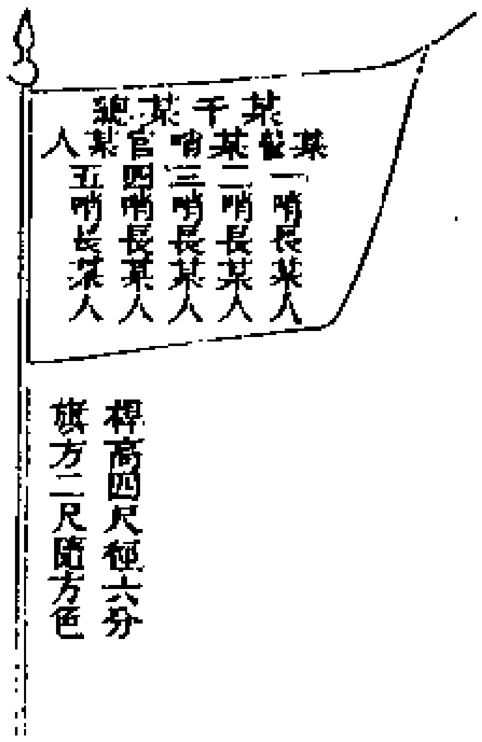
哨長腰牌陽面

營　哨　哨長　年
歲　縣　都人身
長、尺　寸　面　鬚上
有　處力　百　斤
地方住劄　營
年　月　日給

哨長腰牌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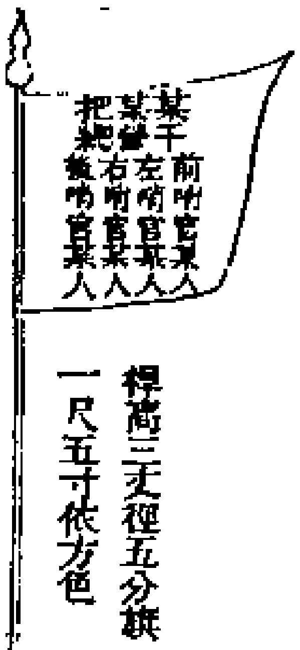

一隊長
二隊長
三隊長
四隊長

哨官腰旗


某營某哨官
千總某
某　人
一哨長某人
二哨長某人
三哨長某人
四哨長某人
五哨長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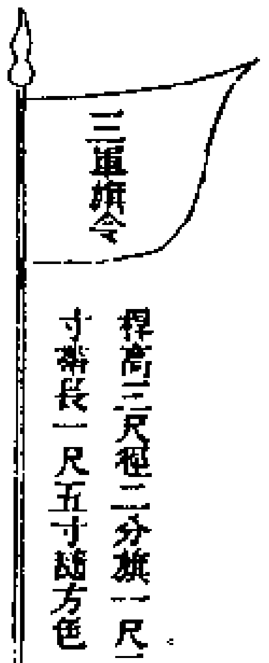
桿高四尺徑六分
旗方二尺隨方色

把總腰旗


某千
某營
把總
前哨官某人
左哨官某人
右哨官某人
後哨官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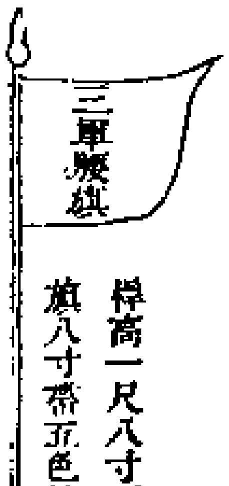
桿高三丈徑五分旗
一尺五寸依方色

中軍腰旗



桿高三尺徑二分旗一尺二
寸帶長一尺五寸隨方色

主將腰旗



桿高一尺八寸徑三分
旗八寸帶五色拔

紀效新書卷一　終

紀效新書卷二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旛而浪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春汛逼近一切戰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今時緊要必不可緩各便宜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

緊要操敵號令簡明條欵篇第二（關係如鬪事形名是也故萬人一心形名之效苟士不悉吾令而徒以手足為強者又其次也教握之夫可關名號形名定也束伍既明即當講習號令故以號令篇第二）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凡掌號笛即是吹鎖吶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付軍中事務

凡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即立定看

聽有何旗竪有何號令再行

凡歇處吹喇叭一遍火兵即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遍各兵吃飯吹喇叭第三遍各兵出赴信地割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

凡喇叭吹天鵝聲是要各兵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即於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擺定

凡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即便挨隊甲疏疏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凡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

凡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凡吹哱囉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

凡點步鼓是要各兵照先樹起的旗去發兵行營每點鼓一聲走十步

凡擂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

凡下營定擂鼓立中軍旗是放火兵出營樵汲掌號是收回

凡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各兵退還連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脚下便再轉身向前立定

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

凡舞鐵鞭是要各收隊即將原擺開的兵照舊收歸各哨再收成行伍一處

凡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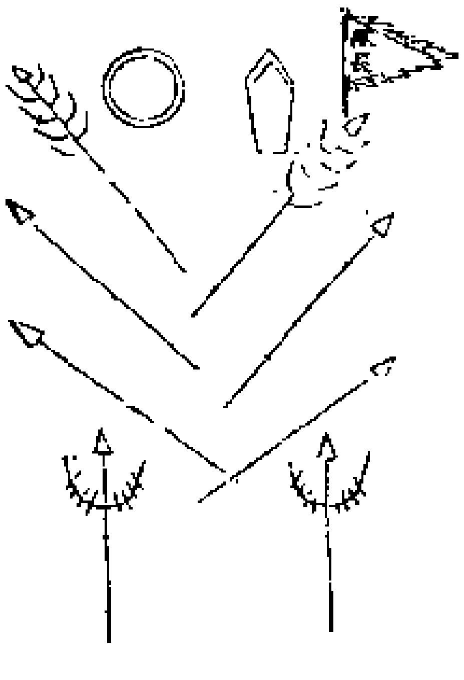
凡旗幟各兵認定各總哨顏色但才總旗立起即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則向左行右點則右行前點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總旗收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雖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

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誤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管放銃一箇纔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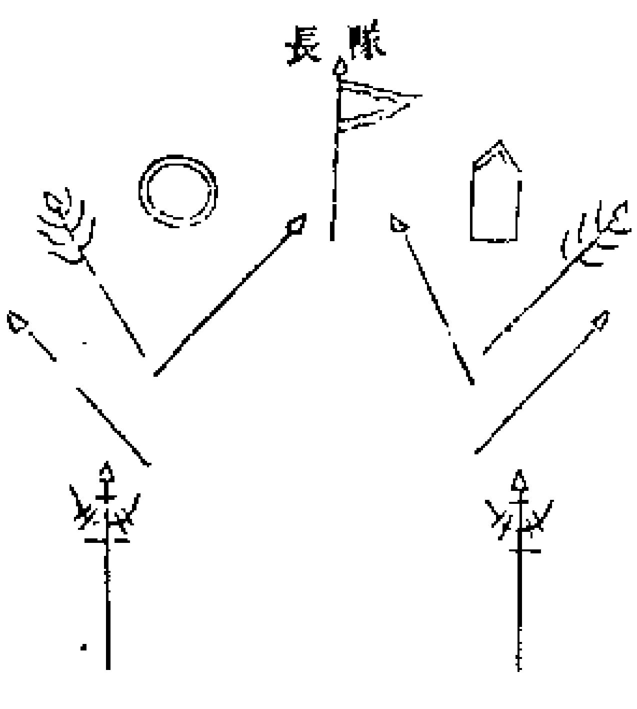
凡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起火放方許繼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

凡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束伍第一厥法今開式于後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手後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鴛鴦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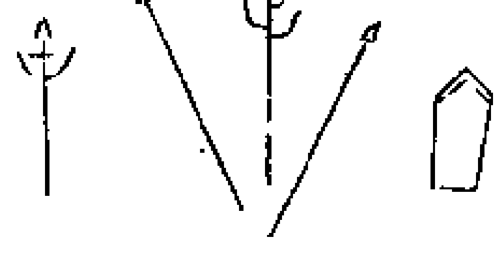


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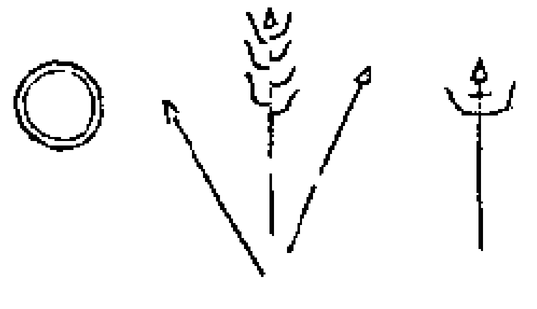


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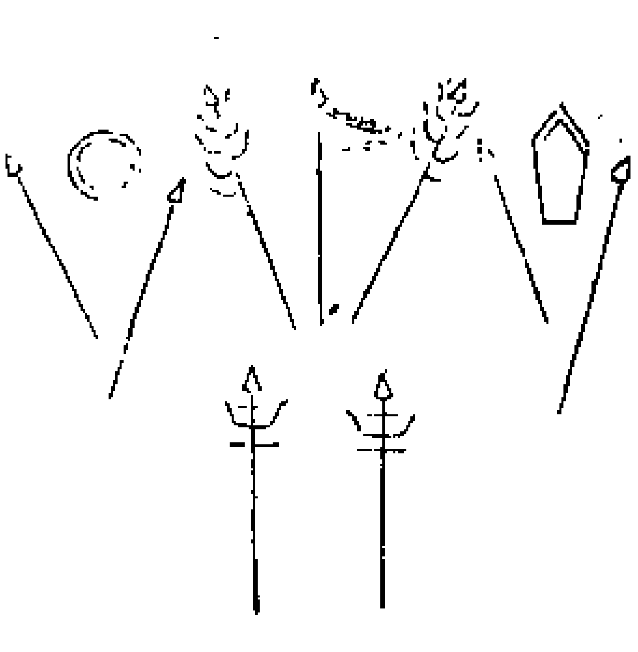
原右一伍變



原左一伍變



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卽難認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左右前後庶爲易曉而在讀書有位者自知卽五方五行之製也然不可以之責行伍之人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卽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卽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元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卽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卽方爲西行爲金金之色屬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卽行爲土土之色屬黃方爲中神爲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

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點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尤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賊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祕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爲可惜

凡新兵初集束伍既完卽摘出此卷每兵卽與一本使之誦熟以知號令方可言操也

紀效新書卷二終

紀效新書卷三

臨陣連坐軍法篇第三（旗鼓既習斯謂之名一衆人之目矣而心則未也于是申之連坐賞罰以感其心故軍法篇第三）

凡臨陣的奸弊只有數人每斬獲首級常是數十百人簇來報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來報功使衆兵相望慣認是敗走大家都走了況一箇賊首數十人報功若斬數十賊首就該數百人來報不知這一陣上能有幾箇數百人反是自悞了性命此臨陣第一禁約今後其長牌長鎗狼筅凡該當先長兵之數決不許帶解首刀只管當先殺去不許立定顧戀首級其殺倒之賊許各隊短兵砍首每一顆止許一人就提在陣後待殺完收兵右令催驗方許離陣赴驗其誰當先誰有分誰無分俱聽當先隊長對衆從公報審敢有因其恩讐報不公者軍法每顆首級以三十兩論之當先牌鎗筅分二十兩砍首兵二兩餘兵無分者一兩火兵雖不上陣本隊有功亦分五錢每顆本隊鳥銃手亦分二兩

凡戰間賊遺財寶金銀布帛器械之類此誘我兵爭財彼得乘機衝殺往往墮此套中今後臨陣遇有財帛每隊止留隊中一人收拾看守待賊平照隊收拾之多寡各給本隊兵均分百哨隊長加一倍必不許他官越留及後進次到隊伍仍留人輩類此正是賊當窮敗之際各兵照常奮勇前進務要加力百倍庶賊可滅如違令圖財致兵陷沒或賊衝突得脫搶財物之兵不分首從總哨官俱以軍法斬

凡臨陣退縮許甲長割兵耳隊長割甲長耳哨官哨長割隊長耳把總割哨官哨長耳回兵查無耳者斬若各故縱明視退縮不肯割耳者罪坐不肯割耳之人退縮之犯不究

凡伏兵遇賊不起及起早者領伏哨隊長通斬各兵扣工食給恤仍通綑打如正兵見奇兵伏兵已起不即回應者同例

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亾者八人俱斬陣亾一人即斬獲真賊一級八人免罪亾一得二八人通賞哨隊照例

凡當先者一甲被圍二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救一哨被圍別哨不救致令陷失者俱軍法斬其哨隊甲長

凡陣亾一人本甲無賊級者各扣工食一月給亾者之家優恤失隊者扣一隊失哨長扣一哨失官扣一枝但係亾者屬下頭目仍斬獲功如其所失通免究亦不扣工食亾兵亾官官爲給銀優恤

凡一人對敵先退斬其甲長若甲長不退而兵退陣

亾甲長從厚優恤餘兵斬首若甲長退走或各甲俱退走斬其隊長若隊長不退而甲下之兵退走致隊長陣亾者厚恤其隊長之家本隊兵各扣工食二箇月給亾隊長家領用隊下甲長俱斬若一哨下各隊長兵俱退走者斬其哨長如哨長不走致被陣亾而隊兵業已退走者斬其各隊長兵通罰工食二月恤哨長之家若一哨官之兵與哨官俱退走斬其哨官如哨官不走而哨長以下甲兵退走斬其各哨長通罰工食給恤哨官之家由是而上至把總領兵將領等官皆照此一體連坐行之凡所謂罰工食者仍以軍法綑打不死而又罰其工食非止於罰工食而免也凡所謂恤其家者不止于罰兵工食以恤之仍有題奏廕子世襲之恤也

凡若大陣敗走被賊殺死官兵傷在背後者還以敗事論并不優恤仍罪其各家并原募之人

凡器械借代頑鈍欠利私擅更易軍裝器械入場忘帶一件以上者軍法綑打照臨陣事例伍隊長總

哨官連坐

凡行列不齊行走錯亂擅離隊伍聞鼓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與開旗不接得令不傳傳令不明道路擠塞言語諠譁者俱治軍法

凡臨戰布陣已定移足回頭行伍擠挨稀密不均俱斬其哨隊長牌手并所犯

凡不拘晝夜但係中軍起火銃砲齊起即是忽然警急各官兵不必待候常令即各自劄營迎敵即戰不必取稟中軍號令

凡差探賊塘報及官兵有聞賊中消息不拘要緊不要緊不許官兵於中途邀截問答徑自開口遞赴主將陳說之後許宣於衆者方可與把總等官說若未見主將之先敢於中途因人問起即便說出但有一人先知在主將之前定以泄漏軍機問者答者皆坐軍法就是本管的把總哨影伴問也不許封他說又或有已經稟知主將之後蒙分付不許傳說者到底不許再泄敢有以强固行要問者許原人稟來一體重治

凡遇賊各隊嚴備聽令候探知賊人多寡以憑發兵不許違令爭先恐陷不測

凡臨陣抛棄軍器者及不銜鋒官兵臨戰易換軍士精利器械馬匹者各以軍法從事

凡臨陣詐稱疾病規避艱險者及故將軍器毀拆以圖躲避者斬

此亦另爲一卷候給旗鼓篇習熟之後即給此卷習之所以不同給者恐初用偏裨行伍下質一時其多苦難自畫夾故次第給而習之以誘其入

一爲禁革斬級以保全勝事照得衝鋒之士每因取級致妨戰殺以致失事今該本府會同兵巡道處集總哨頭目名勇員役當於教場公議今後臨陣大兵只管整隊殺將前去止以衝鋒殺敗賊寇爲功務求全勝不許斬取首級如有故取首級者當陣許頭目巡視旗哨隊長人等割耳回兵查無耳者與各兵仍又持首級報功者俱一聽斬首爲令之計別選親兵每哨官二甲每甲五名兩臂上纏有取功二字白布印二片爲號各聽派到本哨官

兵陣之後待兵殺倒賊人在地又戰過前去替兵割取賊級收兵之後將前項首級盡數派與本哨官部內衝鋒兵勇均分報功其割級親兵止是給賞並不干預若有隱藏不報者及割取不完親兵官哨隊伍長俱斬首除割首級哨隊長兵夫專委把總管束外爲此票仰各該官役遵照施行毋得自干重典未便

計開

某營某哨哨官某人下派該斬取首級哨官某人

哨長某人隊長某人兵夫某人

紀效新書卷三終

紀效新書卷四

論兵緊要禁令篇第四（號令既繁人無所倚賴復分此爲別卷其可以少從移也以號鼓號令之餘故以禁令篇爲第四）

凡軍中要緊的第一件只是不許喧譁說話凡欲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都要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千萬千萬

凡兵逃走同隊之人各綑打分一半監錮分一半保令如不獲各監一年通扣工食另募

凡征住地方每隊十二人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

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即分對門或間壁不許攙隔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一營在一隅各營不許相混各哨不許相混各隊不許相混及行營攙越前後非令先行先歇途中下路一體連坐哨隊長若解手許同隊一人立在道傍候畢催上不許離二里

凡立成營盤即是人家牆垣屋舍一般若人家不謹門戶及容人牆上扒走的事有也沒有但向營出人者不拘何官何人定要由門奉教令方准放出照入決容不得各處攙進攙出如行路時決不容別人兵馬閑人穿路與同路混行倘是賊假的劫不被詐劫了營盤此一節又至緊至緊臨賊而故縱者軍法示衆

凡行營三千人單行二三十里有事如何傳得到今定約令凡兵行不拘從何處起若有話該報來務要簡明不過二三句或在前傳或往後傳自起處俱隊長高聲接傳挨傳到止處明白仍傳稱知道

了再傳回原說之人回復若傳到半中途差錯許又傳回云纔傳的不明白只傳到原傳話人再傳明白隊長一例接傳前去若傳至中途閙而不接傳接傳又差錯者挨出軍法重治因而悞軍機者軍法示衆餘兵並不許閙口接助傳話多言者割耳

凡賞罰軍中要柄若該賞處就是平時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賞有患難也是扶持看顧若犯軍令就是我的般子姪也要依法施行決不干預患營

凡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你來當兵防身立功殺賊救命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武藝不如他也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的獃子況吃着官銀兩又有賞賜又有刑罰比那費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宜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器械不整的精利不肯着重甲只是因自家臨陣原無紀律號令不曾分別當先退後者施行軍法方纔安心臨陣與走料定不用鎗刀對手之故今番連坐

法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連坐營定軍法決照條內施行你們既無躲身之法不想學武藝不是與性命有讐的人不是獃子是何物身上有甲就使他戳砍我一下不能傷我就手段不濟第二下我也殺到他身上了敢是無甲的會死思之思之

一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精熟者則陞爲兵將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疏者改之每月一考卒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更

凡你們本爲立功名報效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不是要你們的殺賊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他如何不奉承你們只是你們到箇地方百姓不過怕賊搶擄你們也會搶擄百姓怕賊焚毀你們也會拆毀百姓怕賊殺你們若爭走也會殺他他這百姓如何不趁如何不關門鎖戶且如去年我往台州因是衆人家兵難制沿路百姓因也受害兵們宿無處炊無處又被百姓告來拿着的挨界官哨隊長打

死了多少如今年我自己的兵宿有程頭火兵先定歇處挨次而入起行依號劄營聽鼓挨次而行經過百姓們聞說到殺豬牛販酒米等待是箇店上也要留住一日他有生意這方是兵民相體的光景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箇兵五棍可不也省了多少打殺兩家多有便宜却不是好也

凡古人馭軍曾有兵因天雨取民間一笠以遮鎧甲郎也者亦斬首示衆況砍伐人樹株作踐人田產燒燬人房屋奸淫作盜割取凶兵的死頭殺被擄的男子污被擄的婦人甚至妄殺平民假充賊級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決以軍法從事抵命

凡軍中惟有號令一向都被混帳慣了是以賞也不感罰也不畏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你說凡出口就是軍令就說的差了寧任差到底決不改還你們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是看是怕不可違指望不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此在口之常談你們豈不知宋時北兵稱岳爺爺軍曰撼山容易撼他一箇軍難只是箇長將法

守號令之驗如此則將也成名你們也得成功又保全了性命多少好處今後不知學好的若再不時用好言好語箇箇說是勇猛忠義你就說得活現決不信你只是臨陣做出來便見高低改圖改圖

凡冒名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綑打所雇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凡兵在家生有父母教有師長戶有戶長里有里長老人你們思量那箇做百姓的少得這內一件你今既來當兵甲長就是你的戶長隊長就是你的里長哨長就是你的老人哨官把總就是你的父母官但能教着你們的號令武藝者都是你的師長你再思量世間有無里長老人管的百姓無有就知在軍中有無隊哨長管的兵無有世間有無父母生的人無有就知在軍中有無哨官把總管的兵無有世間有無師長教訓天生會識字念文的人無有就知在軍中有無不聽教師將領訓練的兵士無有這都是就你心上少不得的去處曉

諭你若抗違哨隊長比做百姓抗違里老的法度不同不聽教師將令習武操練比做童蒙時不聽師訓的法度與平日牧民的法度不同綑打倘是小事重便割去頭再可復生否此諄諄其正化誨你若不聽軍法無倘慎之

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徵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箇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量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

紀效新書卷四終

紀效新書卷五

教官兵法令禁約篇第五（此篇之中亦有兵士當知者但士卒者愚人也禁以嚴令而無所遵不如無令而氣壯故明以教官兵之禁爲第五）

凡哨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陷陷妒忌嫉敢言毀傳單令因而悞事者斬

凡各營分派已定先照各履歷格式共寫一函造書冊二部俱送本府印鈐一本發把總一收本府

凡有逃故缺伍該召補兵勇每月半隊長如式開新補手本呈哨官哨官呈總總呈府驗中式發給履歷發總總改發隊常操

凡遇有逃故本伍即刻報隊長隊長報哨長哨長報哨官哨官報把總即於本日開手本呈遞

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夥即報本隊長隊長親看緩急報赴哨官哨官報赴本總本總即日報本府以憑批醫療親遇在各戍本府親詣撫視

一常日每一名各將米三升炒黃包裹一升研爲細末一升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煤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曬乾再浸以不入爲度研爲麵另包四合用鹽醋醃浸亦以不入爲度曬研爲末另包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出兵隨行總帶者如失軍器同

凡各兵進教場過鼓聲後到者俱開不到究治各門封鎖後閑人出入及縱選兵買賣皆坐縱放之罪

凡每日進操候下營畢各官下地方即將所部兵士省令各隊填到單已到止開總數未到及有差俱開花名把總官類粘候下營畢赴臺呈遞如主將

不進教場操畢各官兼赴回操即日呈遞

凡器械不鮮明專罪哨長號令不明專罪把總武藝不精習專罪哨官逃走奸盜等事不詰首專罪隊長與同隊甲兵

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凡違悞遲玩畏避退縮器鈍事犯等項每甲三人以上連坐甲長每隊一甲以上連坐隊長每哨一隊以上連坐哨長五分以上連坐領兵官哨官

凡遇傳示號令巡視禁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官傳與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遲悞打四十棍臨陣軍法施行

我一人你們三四千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我有事要分付只是傳與把總哨官把總哨官須要一一傳說與哨隊長哨隊長須要一一傳說與兵勇若是分付去一時記不全了還許來問我我再說去分付他若傳說不明或忘了不來再問聽我條於隊內抽取數兵來問若問稱不知挨查隊長隊

長不知挨查哨長以次挨到把總各傳不明軍法重治

凡平時無警在久住地方哨官以上許冠帶哨長義士許青衣隊長許青布衫繫縧其體儀把總之待哨官哨官之待哨隊長哨隊長之待兵許以鄉情從便相待但坐須要側待不許齊肩平列離下至隊長與兵亦然

凡進操及征剿在外與凡掌號笛發放把總官即戎裝錦繡哨隊裝各小袖依方色戎衣執旗傳以軍客承接發放之際哨官凡有稟白號聽把總授成哨長號聽哨官授成隊長號聽哨長傳令發放小兵號聽隊長傳令發放哨長以下見把總叩頭俯伏隊長以下見哨官亦如之

凡公所哨官見把總一跪一揖哨長見把總兩跪一揖隊長不許作揖哨長見哨官一跪一揖隊長亦不許作揖隊長見哨長作揖侍立俗諺有曰軍中立草爲標況朝廷堂堂名分凡有屬下者既知屬下抗違不能行事卽知己身不可又效屬下之

人復抗在上頭目決待不得鄉曲故交軍裝乃國家重務情難掩法取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通以軍法重治

紀效新書卷五終

紀效新書卷六

比較武藝賞罰篇第六（號令既明刑賞以悉坐作進退當與戎教擊刺同教矣而比較不可無法不知較藝之習而任比較之責則從法入而正法賒矣故以比較藝爲第六）

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眞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鎗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各總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以上責成各伍長二分以上責成各教師隊長三分以上責成哨官四分以上責成把總

凡長鎗鋒要輕利重不過兩桿要稍輕腰硬根粗

凡狼筅各要利刃在頂長一尺四面竹枝須堅直粗大者

凡鈀叉棍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庶可入長鎗每人各帶利短刀一把

凡弓箭手弓要副各力箭要鐵鏃務三十枝仍各帶長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凡弩弓要力大新堅每弩弩藥一瓶鏢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凡立牌要高濶遮得後面持鎗之人每人利長腰刀一把

凡藤牌要堅大輕要遮一身每人長刀一把標鎗二枝藤牌無標鎗如無牌同蓋長短勢絕急不能入須用標鎗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隙徑入矣以上各條違犯照前分數軍令連坐

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藥線匙錐油單火藥一有不全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隊長同罰本犯加治

凡兵器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即明稟各總處呈覆給用把總官每平時調查

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惰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君相亦然況於兵乎但不宜過於太苦是謂練兵之力

凡兵平時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於交鋒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

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練足之力

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戰身輕進退自捷是謂練身之力

凡吶喊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拿來治以軍法

凡什物器械刻名隊裝油在上以便查考及賊失

一比弩以六十步爲式把高五尺濶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爲善射

一比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鎗對試眞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面高五尺濶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毬在內每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擂鼓擊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毬于鎗尖上如此遍五孔止

一試射官只八十步爲式把高六尺濶二尺每三矢中二矢爲熟

一試狼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次用鎗對較凡長鎗與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爲熟

一試叉鈀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合一復單人以長鎗短刀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翼狼筅出入殺人爲熟

一試刀以能衝入叉鈀狼筅不及遮隔爲熟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尚俟豪傑補之

一試挨牌每一人執牌面左一人執狼筅面右俱牌後遮蔽力面立定鎗等雜藝俱照鴛鴦陣立定前設長鎗一人爲敵俱鑼響坐定聽吹哱囉起身點鼓兩處俱進擂鼓吹天鵞聲喇叭吶喊一聲敵兵執長鎗以鎗高處戳入牌身高起鬪鎗頭上過陣內長鎗伸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戳腳下

牌兵用牌坐落陣內長鎗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由左戳進期傷牌兵之腳左面狼筅拿鎗長鎗出殺左面短兵即隨鎗以出防長鎗進老故短以枝之急收原伍次敵鎗戳右欲傷右邊後二箇鎗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腰刀砍其鎗右面長鎗出殺短兵隨出同左邊之例云如賊亦有數人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進左筅防左右筅防右左鎗臨左筅出殺右鎗臨右筅出殺左短兵防左鎗進的老了救援右短兵防右鎗進的老了救援藤牌乘二筅之勢於筅中滾出以殺爲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鬪隔左右前後態是如何厮殺定不可亂了原伍

一試藤牌先令自舞試其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及雖藏閉而目猶向外覷敵又能管腳下爲妙次以長鎗對較令牌持標一枝近敵打去乘彼

顧搖便抽刀殺進使人不及反手爲精

一試標鎗立銀錢三個小三十步內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爲熟

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濶木牌三發二中十發七中爲精

一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銃把平去中式爲精歪斜不中果係作不如法免究其兵製作既精放不如法究兵

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悞爲熟臨時奇遇不載數內失忘隨砲應用之物及損壞信藥等項俱重治

一旗法隨鼓緊慢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拳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竪起

一試打鼓之勢用以木槌二根起遲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鼓沈重爲可

一在場比較法

凡操畢各兵坐息稍久主將亦暫退休養精神即升堂吹哼囉各起身從便習學聽中軍官竪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狼筅手俱聽鼓由發放路

集中軍兩舉金鳴鼓止用後式裝成文冊點名比較如前條法比較賞罰畢仆藍旗各照原路回伍聽鳴鑼坐息蓋狼筅之功在竹屬木故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黃圓旗長牌籐牌手一照狼筅手點鼓趨集臺下比較如前條約賞罰畢仆旗各回原伍蓋牌主禦故舉黃旗以應之而圓則象形也次舉白旗各營長鎗手一照狼筅手號令赴臺下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仆旗各回原伍蓋長鎗之利在刃刃屬金故舉白旗以應之次舉黑旗各營各色叉鈀短兵一照狼筅手號令集臺下各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仆旗各回原伍蓋短兵勢節險短如水之激故舉黑旗以應之次舉紅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弩手俱赴臺下比較畢仆旗各還原伍蓋神器屬火而弓矢皆前行之器故舉紅旗以應之

左篇乃比較冊由頭

一比較武藝初試定爲上等三則中等三則下等三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

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如有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試藝考進之人充賞

一賞罰鳥銃三彈中一者平中二者賞銀一分中三者超賞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願打者每次罰銀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半弓弩同例

每冊式凡比較稍勝兵名填在下下之下當中空內點過陞等點在等上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右乃另刻板一片用時不拘刷印幾百張訂書兵名足爲數冊每用前賞罰由一頁在前

紀效新書卷六終

紀效新書卷七

行營野營軍令禁約篇第七（凡操中法令禁約既習將來必試敵而調發所不免也故即以行營篇爲第七）

凡爪探夜不收爪探不的聽人言語不親到賊所糊塗欺詐因而悞失事機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集兵遲延以致悞事罪同

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禀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

凡傍哨役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縱放

凡軍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纛如遇應該迎候禀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

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人家或進城郭則前哨至城門前面各把總哨官頭目即於通衢或在於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枝即爲幾路挨劄在彼候中軍到隊之中放静砲三個每隊差火頭先進城入人家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軍方傳令照敎場散隊安歇巡視旗分哨巡邏生事之人遇再起行仍照前初

出規矩

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即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僞

凡軍臨賊境或林木異常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差哨塘報搜覆無礙再聽令行

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即躐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禀覆中軍號令再行

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裹盔執器械庶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擔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更傳

凡火器應用鞭藥鉛子銃手須於出征頭一日請給完足不許臨賊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罪

劄野營說（野外屯劄對壘列營畫地以守於前樵蘇以繼于後夜防營壘晝結行陣其役也勞其事也險使吾氣常銳戰守兼舉豈易易哉）

凡每日五更畫角鼓已畢各起梳洗聽掌號一遍各

兵過赴木城邊各擧鎗立定作守城之勢各營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鳴鼓升旗各營開門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號發落旗同營進城蒐柴等項者限一箇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及役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中時放汲一次號令執鎗之法俱同早辰買蔬柴止許早辰一次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遍舉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遍各兵仍赴木城邊舉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凡登廁員役照各廁坑由各營門將腰牌懸於門上方准開門而出赴坑所事畢即還自認取腰牌回營如在間不許出營即於各自營邊方便天明即打掃送出坑內違者照前汲水例行法

凡中軍過晚鼓擂三次畢各營滅即斷火禁喧斷人

行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

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到彼該回之人即還赴中軍銷報

凡夜間遇有報事人役先令門外約近二十步之間即喝令立定守門人辨其聲音如係別衙門差來問其別衙門來歷如有書帖文移者令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語人取進由木城縫接進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放進無令箭者不准如有遲延不去及不遵禁止徑闖木城下者許即打射殺死者勿論

凡本營人夜來報事俱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於營外聽令

凡遇賊臨近不拘營內營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

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綑打一百棍遊營示衆二十名以上官同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

凡伏路之兵卽以各枝分劄地方所向之方爲信地每日辰時役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日則辨驗往來眞僞盤詰奸細照前更換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內令一人陪送到營二十步外止住先許陪來兵高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卽與稟赴中軍聽令進退

凡夜傳暗更等令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卽傳箭遞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法示衆

凡遇有警燎都各守信地木城閉聽令發兵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

凡更籌遇日暮夜暗行軍宿野必須定更則時以知早晚緩急之備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鑿二十四氣節爲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計珠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個爲數緊帶行數七百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個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箇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卽六千二百二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酌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籌均大同小異可爲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四氣皆有異同餘各倣此

凡下野營在賊不知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次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徹夜見賊卽與撥截勿近自營使我不能見賊賊自暗中望明來攻我

凡夜營俱照定遇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遞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視晝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大風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虛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設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卽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學鷄鳴爲某哨學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凡陸兵舟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鼓升行旗大吹打畢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之意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鵞聲吶喊三聲點鼓竪何旗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聲點鼓開船

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行爲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砲一箇晝磨旗夜車雙燈卽便駐船營各照方向泊齊圍住中軍號令

一到止宿去處前行之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離營約去一箭之遠每一營爲一隊一體落旗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俟掌號笛發放若不升旗各官目有緊事者赴稟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內

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從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役刷傳令一人挨遞

一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盤之

一物件挨次遞過卽便遵守陸路同

要住傳土塊　要行傳小短箭　要立傳草木枝

要坐傳石塊　要有警收拾器械預防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卽便於鄉下隨便每哨官爲一營搶擇地勢照給過原操令書內營陣立定聽候中軍傳令每總爲一處不許相連

一止宿處所每營四哨官內輪撥兵一小哨赴把總處巡夜每營輪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內衆恐火燭奸細之變俱罪坐本官其把總不時親自稽查

一止宿處所船隻各隨到齊各分營定訖到日晚聽中軍放砲三個打關門鼓畢俟擂鼓各營照中軍一體聚巡夜人在把總船邊聽下發放陸行同

發放云　官兵聽着（齊應）　夜巡謹愼（齊應）　毋得懈惰（齊應）　誤了事軍法不饒（齊應）　起去（齊應）

聽定更喇叭一聲凡把總處支更其每船一隻內不分大小輪撥五人每更一名在船頭執竹梆支更每打鼓一聲打梆一通天明各赴本營回話

一以上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遇臨時傳知即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即用巡視起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車旗及落旗不擂鼓不放砲吹打即是要行暗令

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哨赴本府執打器械緊隨轎馬進止擺圍于後夜則即以此哨巡夜每輪中軍官一員提更

兵兵兵
兵兵兵大刀藤牌鎗藤牌大叉藤牌兵兵兵
兵兵兵大刀藤牌鎗藤牌大叉藤牌兵兵兵
兵兵兵

一水陸住止處所遇本府馬到先於一里內差塘報二名進歇處搜過出衙門百步回報無事則不宣若衙門不便難宿或有奸細即便口稟

一本府進時親兵在前者擺進衙門內在後者即便于衙門外大街通人行處街口去衙門二十步內各執器械把定清禁人言仍輪一官坐巡邏俟本府閉門方許聚赴衙門首聽火兵送飯食用

一凡大開門時凡小開門聽中軍官即將輪日親兵在外照前項擺定一半帶進丹墀擺列乃用四人在堂上帶短刀立定口報乾方聽開門若在人家一體相同比在衙門更加謹慎在野宿亦與在城相同比在城更加謹慎

第一肅靜爲主凡有平時喧嚷者細打四十連坐遇傳號令下營陣止起之際耳只聽金鼓號頭眼只看旗幟決不許口發一言但有喧嚷出聲者拿治如前臨陣割耳回兵查若因而誤事者斬首示衆

紀效新書卷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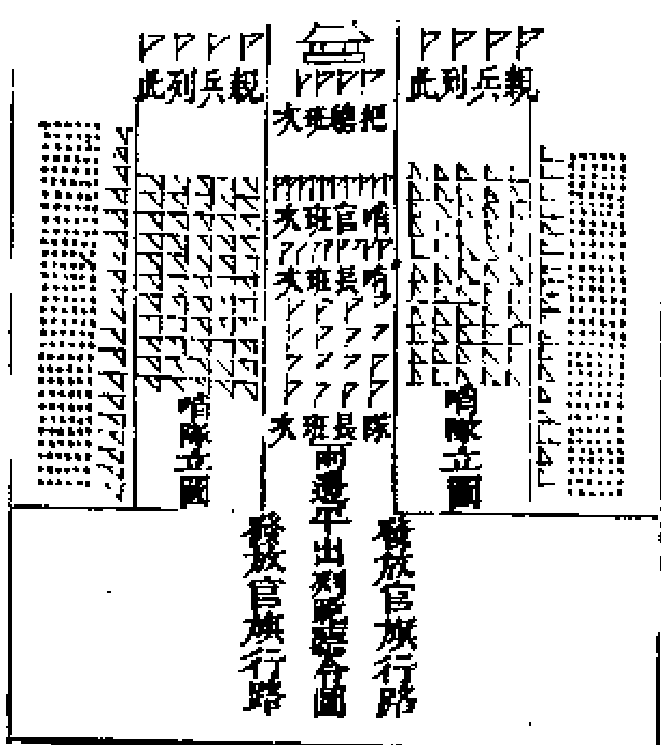
紀效新書卷八

操練營陣旗鼓篇第八（旗令既習刑賞俱知于是列于場肆而習以坐作進退之法爲營陣之制以施于用故以操練爲篇第八）

一發放候升帳威堂畢牙旗開中軍官稟升旗擧起即放砲一個擂鼓升旗待衆齊迹將定又稟放靜砲稟訖放砲三個三軍肅靜敢有喧譁者軍法施行又稟稱吹號笛聚官旗聽發放候官旗到齊立定金止中軍官斗官旗上來兩邊齊應一聲自畢而尊由隊長從下擺起務要行次疏直齊均各官

旗依次跪下中軍官執發放牌高聲發放云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步聞進退手習擊刺萬人一心惟將令是聽違犯的軍法不饒每一句衆應一聲分付畢若有別項講論各靜聽主將逐一親說記定依次分付自尊而卑起立分列如前中軍官傳令官旗下地方衆應一聲聽大吹打官旗由原路散回信地聽各把總吹號笛哨官哨隊長俱聽把總處照臺上發放但先一句云奉臺上號令如有分付一體字字論之仍照臺上規矩大吹打散回信地又哨隊長各到本管哨官處再行宣說但第一句云奉本總號令畢歸隊隊長率兵通聽哨長發放但第一句云奉本哨號令畢又兵聽隊長傳說約一刻拿下營號頭即各肅靜聽下營

一教場大列三軍聽吹掌號笛發放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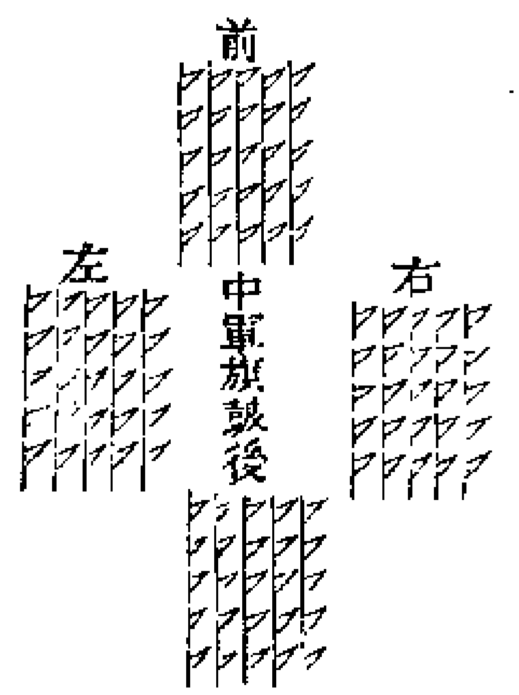


一中軍請鈞旨下營票訖中軍即撥下地方巡視八役每哨二名共十名旗上明書某哨巡視字樣俱赴臺下禀請下地方藍旗聽發放拿發官發放凡哨賊不齊行陣錯亂喧譁違令臨陣退縮拿送處治分付訖督戰旗牌每總一面五面付官懸牌執旗禀稱執旗牌下地方督陣旗牌上馬各巡視旗從之由發放路各歸營哨中軍吹哱囉各起身一遍喇叭必營二遍必齊再吹哱囉中軍擺金鼓旗幟掌旗者即將原列兩行旗取五方一副上將臺

二副擺定兩邊官兵聽點鼓于臺前如路廣則每哨四隊平行如路狹則每哨挨隊依鴛鴦陣行照圖行至極前俱層層立定金鑼鼓止

以下至收爲大營句止共八條共八圖此每每臨陣對敵所用者乃實效非飾觀觀之套路也數年屢戰一切號令行伍俱如圖教毫不更易是以每戰必全捷而我兵不損及至困攻賊雖竭力以刀石擲敵而我兵不爲所傷者此鴛鴦陣牌筅鎗鎲居次之功也須臨陣觀之便得妙處肯槃借或揭操之際肯有親入行伍內一試之者亦自知其利不可以口舌楮筆載也今將初出圖令開後次第之

一路狹一字行到極處遇警放砲一箇立定



侯定又點鼓點旗前營正兵即由正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即由左取路以出賊之右右營即由右取路以當賊之左俱依大鴛鴦陣勢單隊雙行如有五營則以後哨急出伏於左右因地勢山林而從便相機如欲侯賊來迎我我則伏兵出於前三枝大兵之前些許之地如我欲徑殺入賊中不待賊動則伏兵即于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此時料賊已相見不必衝行也侯前正兵將近賊一里之地急吹單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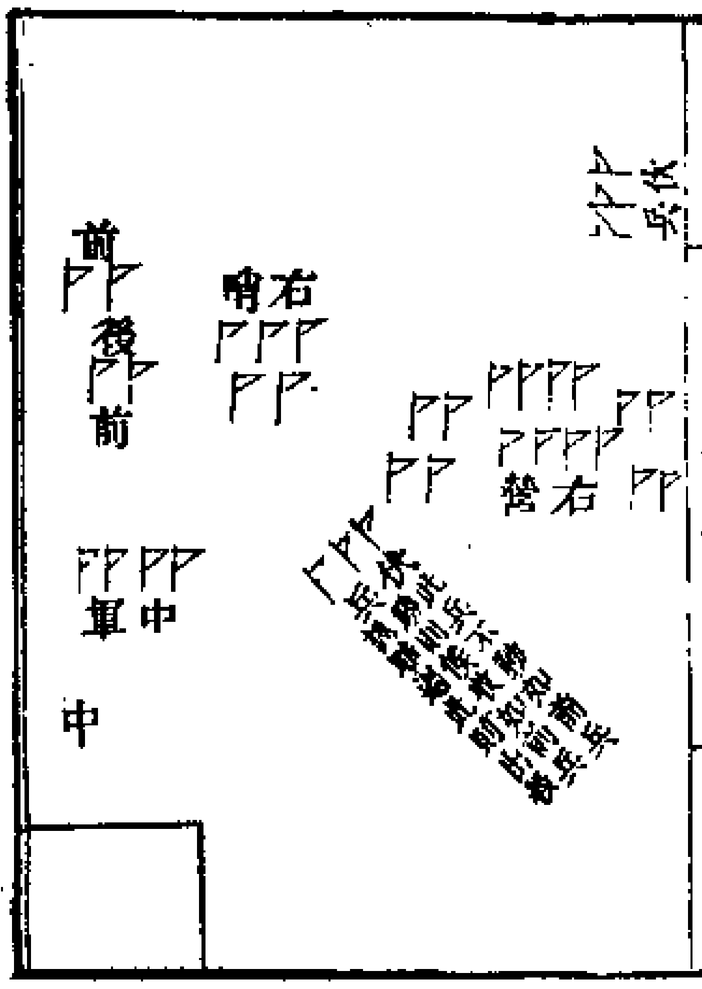
開喇叭將鼓急點前營正兵即大鴛鴦陣平平一字列開以前哨爲第一層後哨爲第二層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左營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爲正兵後哨爲二層接應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其右營奇兵亦照前營兵分于右通每一層爲平一字擺開如路狹則擺大鴛鴦陣如路寬則自大鴛鴦陣又分擺爲三才陣俱在臨時所變此者以場操兼對敵之實事言也若專在操式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後庶二者俱習矣但如伏兵在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發亦必賊勢迎頭而來者乃可也然此伏收功最易但伏之甚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成則大敗惟有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從便伏于兵後一着此只求穩當雖不大得亦不大失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爲第一功除此無所用其力如此攻伏恁是如何賊不可測何則有前行大兵遮護之耳其中軍兵一面在大兵後二三里之內據險劄老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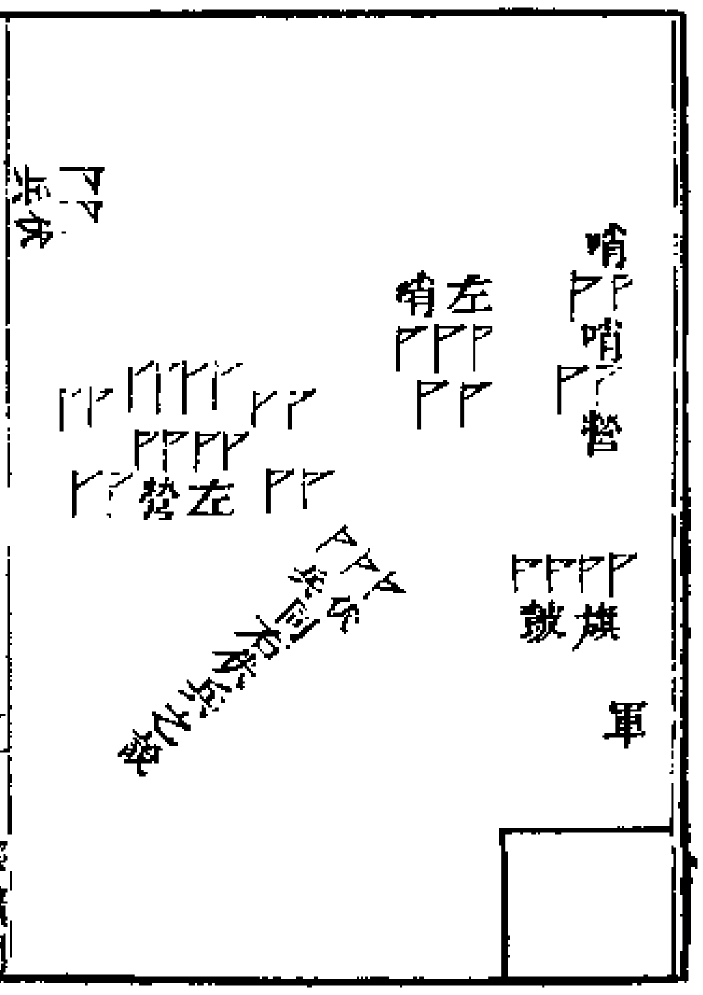
擺陣須速其定伏兵俱伏已畢候近賊百步之內中軍放銃一箇吹長聲喇叭鳥銃手在前打銃每長聲喇叭一聲打放一層只至擂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長聲連連不止是要鳥銃手一齊放了也不必抽放又近賊五十步外放起火一枝各射手兵放箭放弩放火箭畢吹天鵞聲喇叭擂鼓各兵奮勇徑奔賊鋒再不許時刻遲疑恁是如何厮殺不許亂了鴛鴦陣隨隊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筅鎗刀之法用時都如平日爭忿厮打一

般不慌不忙殺進一層又殺一層殺死倭賊恁從後兵斬級當前者只管殺去恁賊擲來金銀只是厮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擂鼓少緩又擂鼓第二層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少緩又擂鼓第一層又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原二層少整隊伍兩翼奇兵一體間層依令進戰整隊與正兵同待左右俱合之際扮賊奔走屯巢之象鼓又少緩再吹擺隊伍喇叭各兵即將賊所奔入之巢或上山林之內即時四面各整齊爲大隊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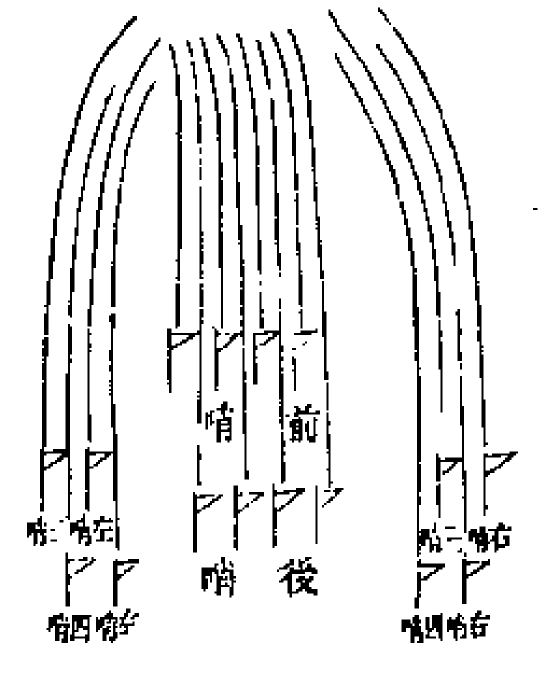
每遇門路處以厚兵一哨官者當之緊于門路要口整齊陣列定以備併力衝出殺入不許輕動擅進恐中賊伏及或一人有失誤事不小賊之銳鋒死鬬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爲功其弃門路之處各營哨分內信地之兵號即設計出奇從便攀登以入敵戰但責其取勝而已大捷既畢擂報無警各兵照舊困攻聽中軍差親兵入圍內搜報平安聽摔鈸響各子鄉下收成大隊再聽摔鈸響各哨爲一聚各營爲一大聚俱聽五方各該大旗下立定俱仍照原出戰大陣之規分前後層左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退出間隊退在後層之後連鳴金二聲齊鳴一聲立定又聽鳴金一聲又後一層不退之兵間隊退過已退兵之後又鳴金二聲齊鳴一聲立定如此間隊依金退至中軍大營放砲三個吶喊三聲鳴金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換衣看旗頭收回作大四變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以一營爲正二營爲左右以第四營一半設伏一半爲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爲正兵一營

分爲左右一營之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兵止二營則以一營中一半爲正兵一半分爲左右一營一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止一營則以各哨分之雖是一個人亦可如圖操習及如圖臨陣也刻舟求劍者豈足以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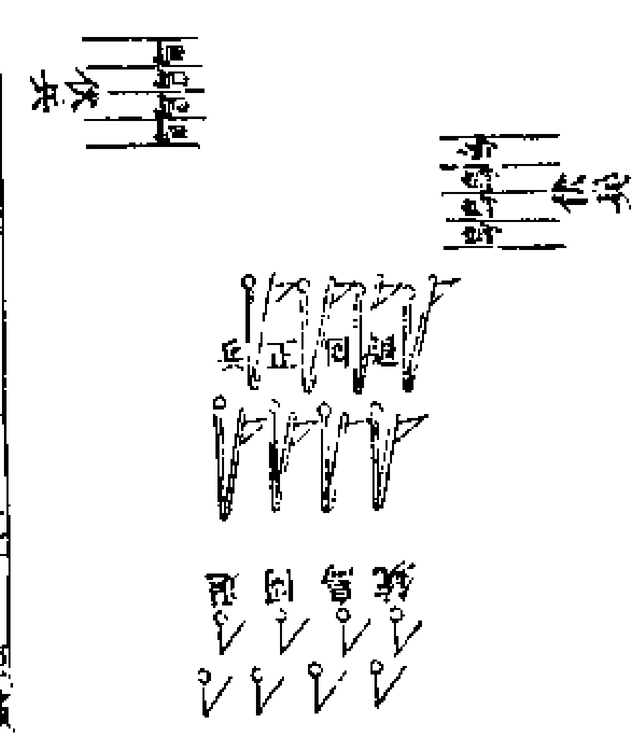


一定立交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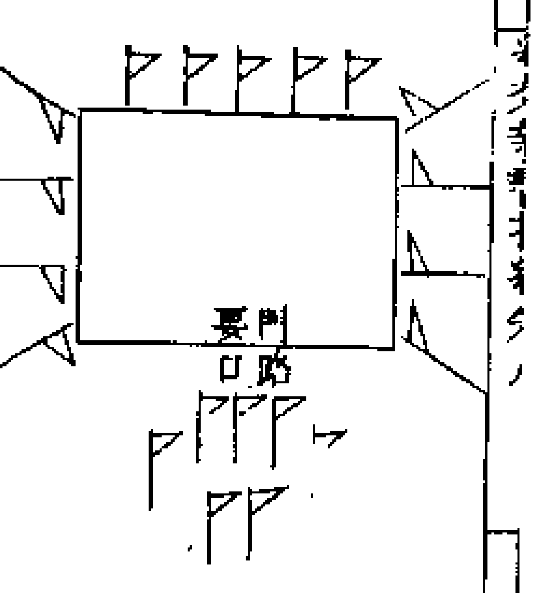


右如全營圖之方幅有限姑圖一營以例其全

一伏兵出戰圍兵策應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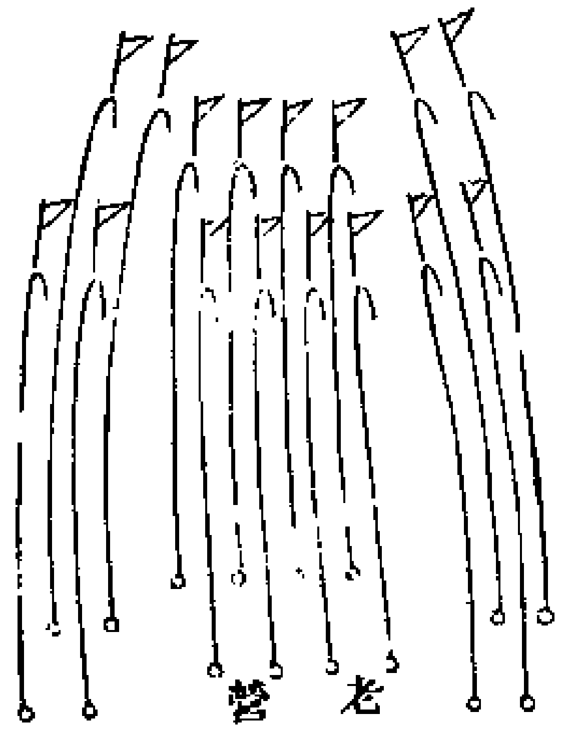
一攻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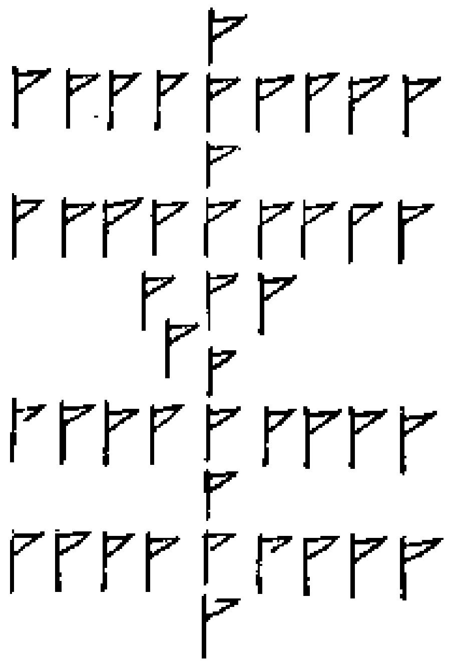
（右不能畫圖亦如前耳退出兩艄金正五方旗點打金邊發出爲四層立表聽大吹打五方旗齊點各兵照旗色分行各旗下爲大四營）

圍攻之法不可執一也如賊勢大敗賊少我衆所圍之處或山林人家又復狹窄方可四面合圍必使一倪不返如賊氣力盛我少賊衆或所圍之處散漫而我兵分守不足必缺生路一面分兵于去圍十里之外必經之路伏之

退兵之圖



收四疊圖



收畢吹打止鳴鑼坐地休息金鳴鑼止打金邊發塘報候塘報搖黃旗知有賊各兵聽吹哱囉起身先點後營旗不點跋後營兵分爲二枝照前次擺開圍設伏畢夾點鼓點旗發前營兵爲正兵左營爲左翼右營爲右翼中軍在後據險制老營通照前次擺開之圖立定聽吹擺隊伍喇叭擺爲大鴛鴦陣金鳴喇叭止又聽吹單擺開喇叭擺成三才陣金鳴喇叭止鳥銃手照前陣號令放砲畢中軍擂鼓鳴天鵝聲喇叭吶喊各兵一擁飛身追戰第二層隨上鼓少徒又急擂鼓第二層又飛身衝出前層之前衝戰前層少整隊伍右營等兵通照前陣內號令一體操戰候二層俱交鋒之初前伏兵一齊擁出賊之後至左右兵合戰得勝聽鳴金戰止摔鈸響各整在所立信地此時在兵後左右伏兵照舊伏不許動再聽連鳴金三聲退回退法俱照前陣圖號退至中軍之前押陣大旗巡視旗總搖中軍放銃一個原設在陣後左右伏兵與中軍正兵先將鳥銃一通盡放擂鼓吹天鵝聲喇叭合

正伏之兵一齊吶喊左右伏兵急進中軍退回正等兵俱一齊轉身便衝進其前與賊交鋒混戰必勝而後已摔鈸響收整隊伍又摔鈸響各押陣大旗收回先立爲長一字陣之表此先出一字稍加稀濶左右兩營橫離一百步鳴金大吹打各營照旗收回仍爲長一字陣立定金止中軍與對壘安

大方營裹範照後大方營圖號施行

一發兵出列之圖

一收兵退回之圖

（照前初出長一字圖但與前出戰收退之圖相同茲不重出寫取法）

（于前圖云）

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勢最狹惟有前二陣用無不宜此因地措形也何則善用兵者因敵情轉化其法已云然矣而不知善操習者亦因兵情轉化豈有一定之智哉善用形者亦因地形措戰豈有一定之陣哉况兵列既長緩急之變賊勢叵測尚或通出於此格之外偶有警急豈能候中軍號令若過未及令施行之中忽有前變則前哨把總即自主號令先以備戰左營右營各聽當前把總之號

即如中軍號令一般則後營伏兵即當于前哨之後左右或近山渠或林木人家或街巷灣曲可以潛躲身形之處假施斂迹銜枚充爲伏兵以備前哨萬一却回俟其走盡追過我伏來聽在後老營兵砲響即便突起截衝賊中或出賊之後如此必轉以爲功而前伏不及設亦不必設矣其制老營策應兵如賊徒戰進前哨兵來俟賊過伏兵所在即便衝上後營兵一面在後太寬處擇險爲家四担扼聚竪立營盤督三營火兵做飯備守

3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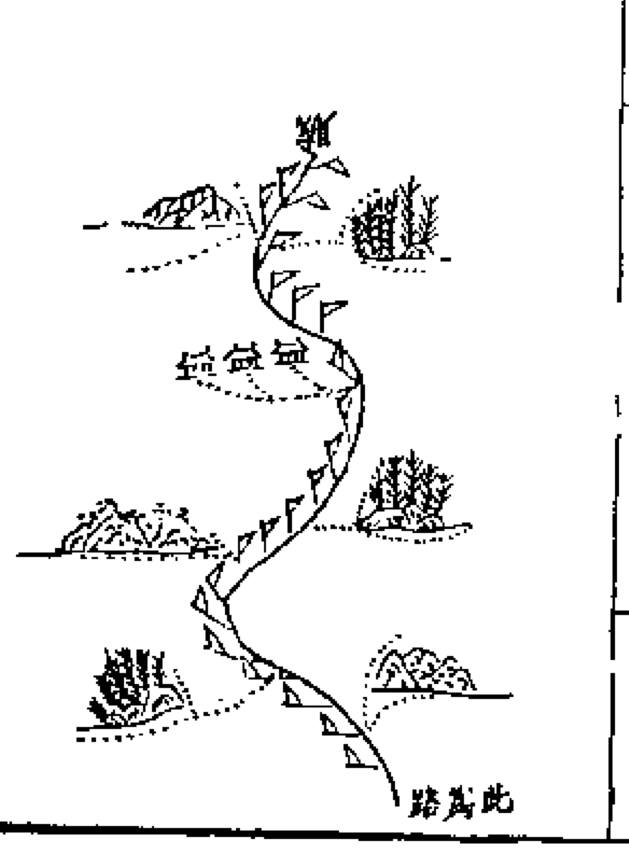
一戰勝追賊防伏之法

夫倭性人自爲戰若於抄出我役及雖大敗隨奔隨伏甚至一二人經過尺木斗草亦藏之往往堕其計中辛酉之役一月十捷我兵損不及六七人議者謂非兵之巧乃賊之拙此倭不如別倭之有伏也殊不知將前法已曾教熟于平時故如花街之捷戰追四十里而保全勝者非賊之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凡遇林木人家過溪轉角之處每一林木屋垣溝曲大小即留一隊或一哨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徑跑追上每遇一處即留一處又或村落極大者即通行攔止聽人進搜無賊高聲爲號又復前追其麥田茂草之地又皆可伏之所我兵每一哨內即留一隊分投下路星散麥田草中搜打吶喊一面正兵徑追故每戰多於麥田中搜獲生擒此非避我者正賊之伏也

一搜法以木牌上書麥田村屋分別大小等字懸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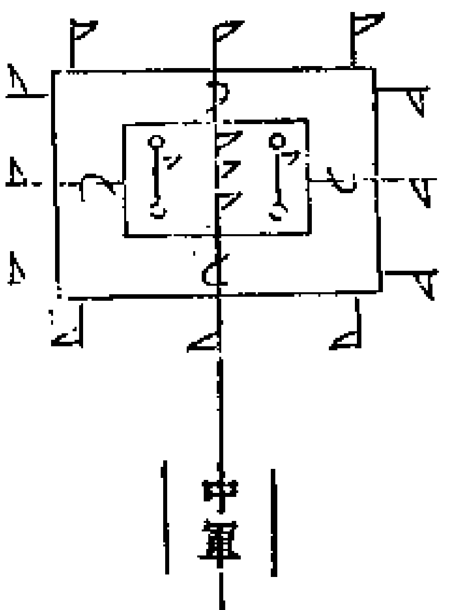
一人以便插于教場以灰畫爲委委曲曲羊腸大路一道插鼓交鋒既勝追賊照前說依圖分往下路于所立木牌處搜防今列圖于後

一搜伏防伏之圖



一中軍大戲全提對壘安大方營打金邊五方旗幟先出立表執旗立表之人執五方旗者先于中軍四直各數行足立定各四角表旗自門旗平看亦行步如數立定爲四角之表各須聽主將預計如每營營一隊該去一丈計之每面約若干隊爲若干步高招又少折一半立爲子營前營兵即爲前面左營即爲左面右營即爲右面後營即爲後面

五方旗招先出立定圖



一吹擺隊伍喇叭兵照各方旗位依本旗望表蟻附下營各擺爲一簇關聚門旗兩邊伏人定聽吹長聲單擺開喇叭照方營圖撒開依舊哉整陣立定司欣鑼者作摇擊勢立拒馬者立拒馬下寨裂者作安寨勢錨馬俱坐竪黃旗搖鼓發火兵樵汲鼓三通發出閉營門吹號笛官旗發放合議事俱照臺上發放號令施行候各到地方掌號吹長聲哱囉全營起身擎鎗作勢方伏黃旗收火兵進營起火一枝各營舉火炊食畢即隨報有賊之處看竪何旗如竪紅旗則前面備戰竪黑旗後面備戰竪藍旗左面備戰竪白旗右面備戰旗既竪聽哱囉一聲起身執拾器械點鼓鳴銃先行在前離本營一百小步立定其該營之兵前哨出在鳥銃後每哨各隊平列爲一層二哨在左三哨在右四哨在後照圖擺定其中軍親兵之類一字擺在出戰兵之後以補該面方營之缺聽吹擺隊伍剌叭前哨疏擺大營鴛陣在前爲正兵左哨出左邊右哨出右邊後哨摺上前與前哨相近二十步爲次層接戰兵共左右兩翼兵務與中間正兵相去各隔一哨之地切不許擠密相聯各以一哨二哨爲抄賊奇兵三哨四哨徑在大兵之前半里外左右或山或險或林木人家或溝渠但可遮藏形迹之處俱各銜枚偃旗卧定爲伏兵其交鋒之法聽中軍放砲一個吹長聲喇叭一聲銃手放砲一層吹過五次喇叭放過五次砲盡出戰如有令分付若喇叭吹長聲緊吹斂聲不止則凡在砲手一齊單列盡數放畢點鼓前哨慢行出鳥銃外擂鼓吹天鵝聲喇叭吶喊交鋒任是如何不許離亂鴛鴦陣法

一隊一陣任其亂殺鎗必不許與牌手相離一間金響即復原隊如賊不退尚在交鋒金不鳴中軍擂鼓忽止又點鼓則該二層間隊出約將到擂鼓吹天鵞聲喇叭急出前層之前接戰兩翼抄賊奇兵相夾而進如賊敗走原擂之鼓聲聞不歇則當交鋒之層只顧追殺上前二層緊隨擂鼓少止再擂又是二層間出只顧整隊間出上前追殺但聞鳴金三聲火速脚下立定聽擂鈸響速收整原隊鳴金一下第一層退至最後層兵之後聽連鳴金二聲復擊鈸回頭作勢齊喊一聲立定又如此鳴金二聲又退回已退後層之後又鳴金二聲又復擊鈸回頭作勢齊喊一聲立定再鳴金又該已退在前之兵又退又止如此依聽金令輪退只至鳥銃之後此時賊若追我過伏兵來中軍即放大銃三個兩邊伏兵一齊擁出打銃兵皆橫奔沖賊務出死力抵敵正面兵一齊回頭擁土四面合攻混戰老營發兵助勢此時伏兵已起若已退正兵而不即回頭拚命策應者全隊如禁令條約施行大得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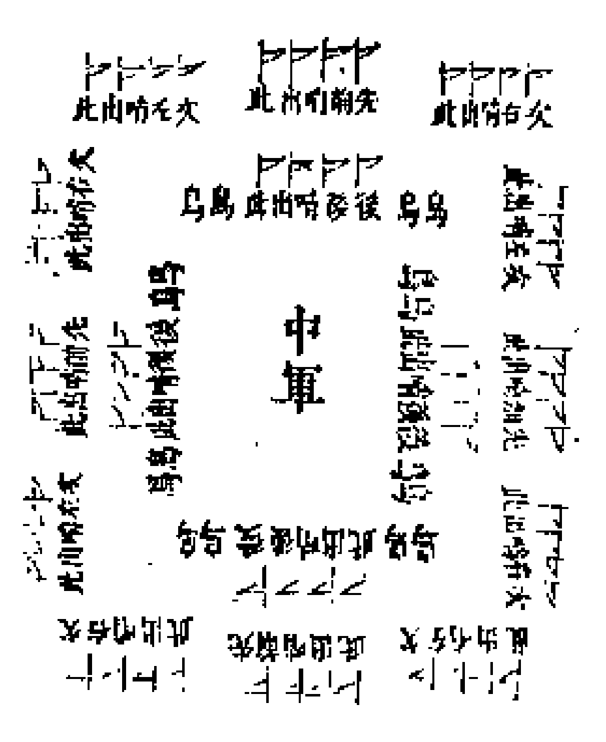
金響三聲各照前出退法退回原劄陣之地立定金止聽報無賊擂鈸響收隊再擂鈸響收成大隊前層不動後層少退留左右二哨之空左右二哨（俱各脚下立定再聽擂鈸響左右二哨各號回原空立定鳴金大吹打鳥銃先回進營門）即轉身向前伏定防前有賊來兵哨挨次徑歸原營每哨一聚畢喇叭吹單擺開仍擺方營條三面之營皆是一般號令出戰凡營中無故放砲是欲更變號令砲響後各營看中軍豎何色旗何營聽備出賊通報收已畢鑼鳴俱坐中軍眞收大營起營吹長聲哱囉各起身擂鈸響收成大哨再擂鈸響五方旗招回中軍各兵聽中軍旗招點各營照旗方向俱歸旗下爲一字面前擺開乃爲四疊聽令收營

凡戰但係正兵俱聽喇叭次數或擺鴛鴦陣或擺三才陣隨號無定其兩翼伏兵定要擺作三才決不用鴛鴦陣蓋伏兵要突出必是奔跑鴛鴦陣人衆跑遠易亂故只用三才陣人少易出應急爲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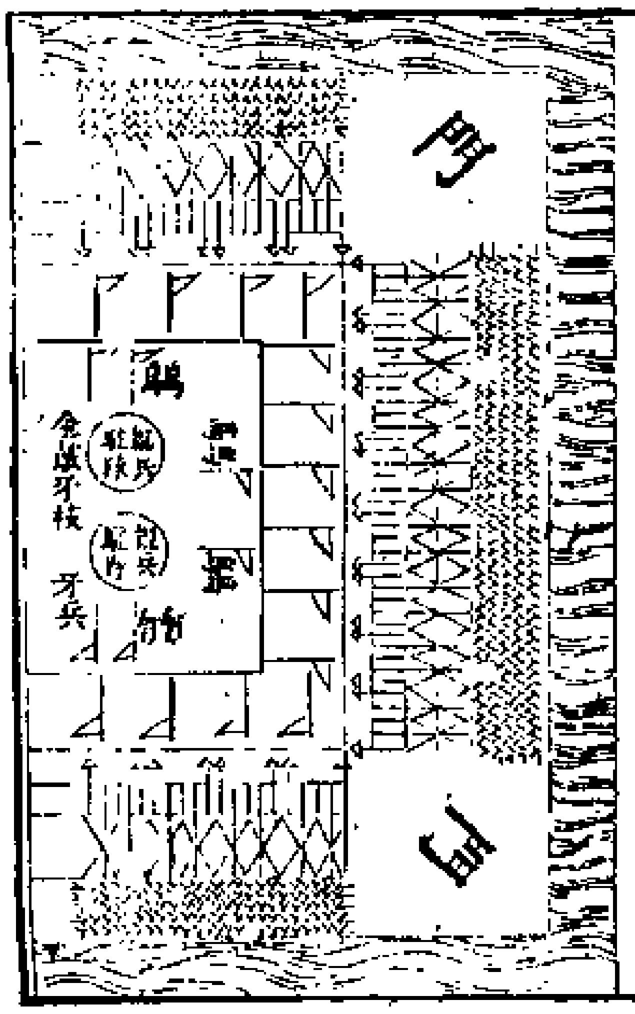
一交鋒之法兵在各伍牌後遮蔽緩步前行執牌在前只管低頭前進筅鎗伸出牌之兩邊身在牌之

後緊護牌而進聽擂鼓吹天鵞聲喇叭交戰執牌者專以前進爲務不許出頭看賊伍下恃賴牌遮其身只以筅鎗出牌之前戳殺爲務如不上前隊長牌兵之責如隊長牌兵被害伍下償命其兩翼之兵先大張其勢望外闊行候將戰急於賊之兩邊各分一半自外闖殺而來各令一半伏住候賊到正面兵俱將牌立定不動兩奇兵急合賊必分兵迎我兩來奇兵候賊四顧奪氣正面兵即擁牌夾戰如勝負未分前力已竭又即點鼓第二層由前層空內間出如圖接應對敵聞金得勝而止依退法退回架梁兵各帶小旗一面捲訖知賊已無別伏方纔打得勝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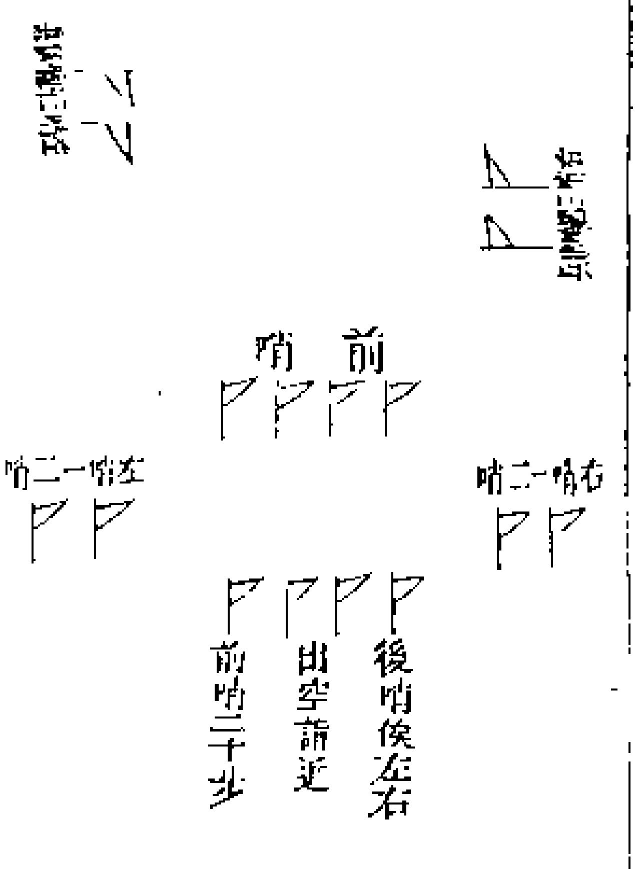
大擺隊伍喇叭點鼓一營一哨一聚圖



一再吹單擺開每鴛鴦一隊平去一丈五尺圖



立定吹擺隊伍又點鼓出發



一定立交鋒之圖

一退兵之圖

一伏兵出戰回兵策應之圖

以上俱載前操長營內已詳茲照前圖施行此不重出

一收營法即從方營收成四壁放銃三個吶喊三聲

一齊收至將臺鳴鑼過隊各回原劄兩行信地金聲鑼止又慢鳴鑼三聲散中軍歸列鳴鑼兵士坐息如出戰在野收回則放銃吶喊畢照行營隨地形變殺路收回以上操戰法假為定局或者曰所謂刻舟求劍也倘兵非四營將寡用此殊不知一隊一哨皆可操當照後演之式不拘人多少今將寄哨一哨起至合四營上常操分合之妙圖說列具于後

一操隊操演自一隊起至四隊畢又合一哨操四哨畢合一營操此以下操法號令俱附各圖右如此雖十人亦可用戰法亦有奇正不過一頭兩翼一尾中軍為心是謂握奇心運四肢當敵者為頭迎者尾即繼後與頭更番鬬出不窮兩翼隨之有遠而近迎合于前但遇敵處即為頭為正兵但在左右即為翼為抄賊奇兵但在後即為尾為策應兵其金鼓號令雖操五人十人由一隊以至一營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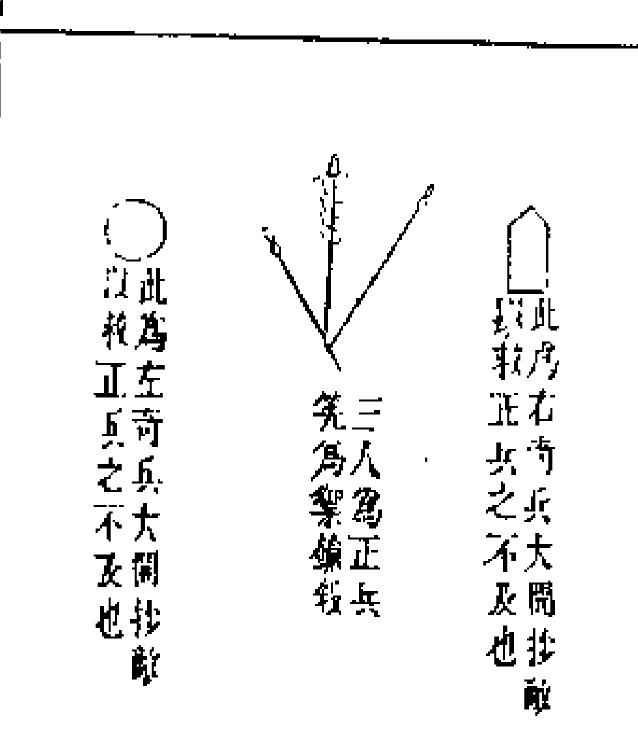
一營以至十營皆同

一操法一隊前來立定鑼鳴坐地聽吹長聲厖哱囉各起身執器械聽吹擺隊伍喇叭整隊為鴛鴦隊擺開再聽吹單擺開喇叭即變如後圖三才陣點鼓前行擂鼓吹天鵝聲喇叭吶喊交戰五人為正兵各三人為左右翼金響三聲立定鳴金一聲面前退回連鳴金三聲即向前齊喝一聲立定擂鼓響仍收鴛鴦隊打得勝鼓回在教場空地立定鳴鑼坐地休息如是又點哨長旗第二隊照前習戰二隊畢又點哨長旗第三隊習戰畢又點哨長旗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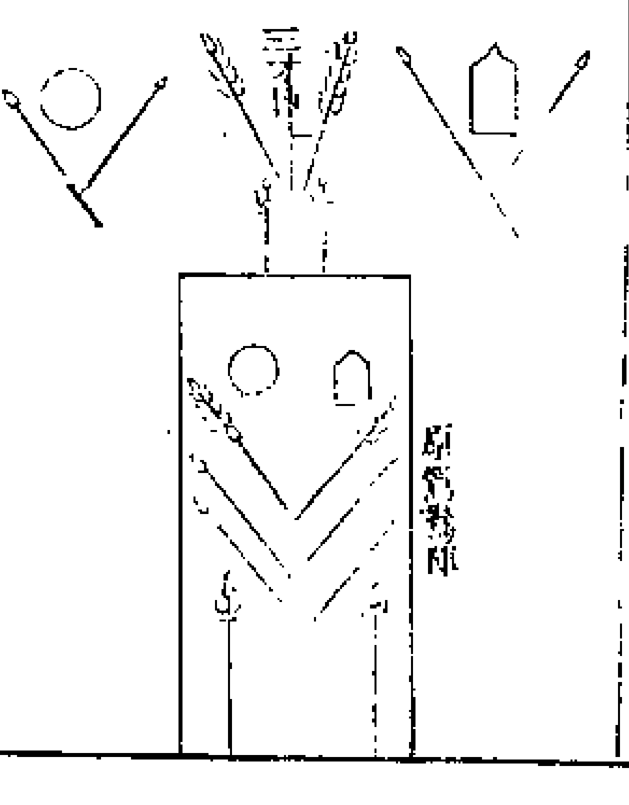
四隊習戰號令皆同第一隊習戰例四隊俱完是

一哨完

一伍操圖


此為右奇兵大開抄敵兵救正兵之不及也
三人為正兵竟為禦鏡救
此為左奇兵大開抄敵兵救正兵之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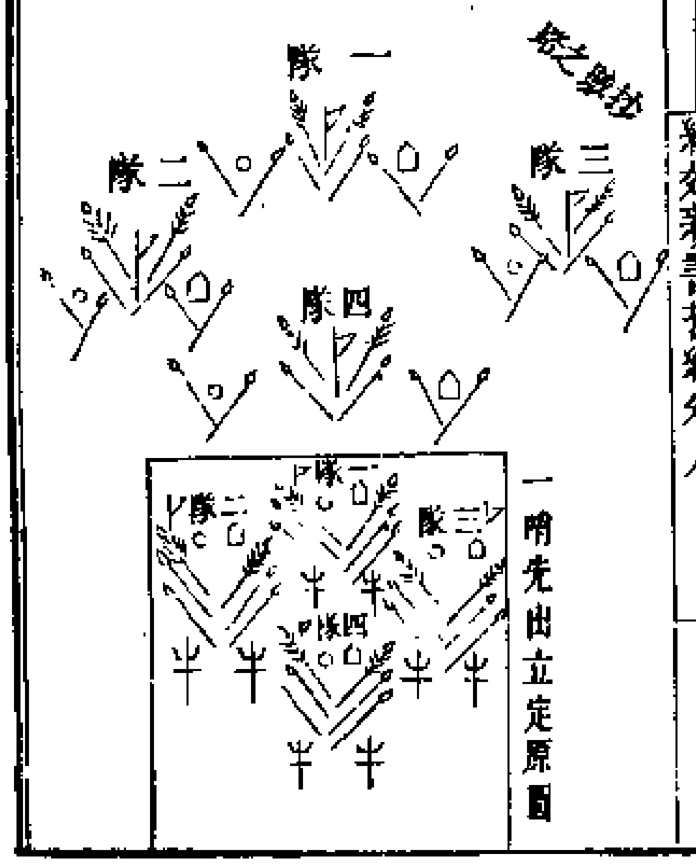
一隊操圖出為鴛鴦陣變三才陣



一四隊為一哨操完聽哨官點旗吹孛囉以上原操完的一哨俱起聽點鼓整鴛鴦隊一隊單行二隊三隊並行四隊單行立定鳴鑼坐息聽塘報在前摇旗報有賊至聽吹哱囉起身聽吹擺隊伍喇叭即整鴛鴦陣二隊在左者左出去正隊一十小步如野地不拘但以進退便利為界右者右出聽再吹單擺開喇叭即分三才陣如不再吹單擺開喇叭是不分三才陣只以鴛鴦陣聽號交鋒但以吹喇叭聲為准如擺三才陣已定聽點鼓頭層一隊

後行四隊在後跟上聽擂鼓吹天鵞聲喇叭吶喊第一隊交鋒任是如何厮殺不許亂了行陣又點鼓在後第四隊由一隊空中間出一隊之前交鋒如此相輪間出無窮左右二翼二隊三隊照居中正兵一層進一體進一次只進至兩翼抄抱相合在正兵之前止聽鳴金三聲各收原隊再鳴金一聲在前層退過在後一層兩翼一體各退原路連鳴金三聲齊喝一聲立定又聽鳴金一聲前層又退退至原地擺鈸響收成鴛鴦陣再擺鈸響收成原哨立定是一面操畢如後面塘報報有賊卽以四隊爲正兵一隊爲二層間出二隊爲右翼三隊爲左翼戰法收法俱同前例如操畢左面報有警卽以二隊爲正兵三隊爲第二層四隊爲左翼一隊爲右翼戰法收法號令俱同前例如右面報有賊卽以三隊爲正兵二隊爲第二層一隊爲左翼四隊爲右翼戰法收法號令俱同前例哨長居中調度爲中軍

一二哨出戰隨敵分應遇賊處爲首交鋒操圖



一哨先出立定原圖

一哨操畢回空地鳴鑼坐息又聽二哨三哨四哨各輪照一哨之法操畢又聽回空地鳴鑼坐息如此四哨俱完又鳴金退探賊待報警卽聽本總點本哨官方色相同之旗卽各聽吹長聲哱囉四哨通起身收拾器具鳴金邊發塘報四哨旗卽前至戰地立表每隊有三步長則左右旗各退第一哨之旗後十二步左右平立第四哨旗在後之中又退左右旗十二步立定點鼓先鳥銃次前哨挨次各就旗下立定聽點鼓則每哨四隊通擺到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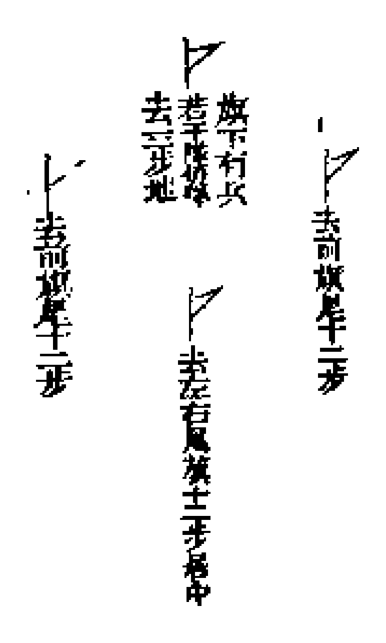
平列一字聽吹擺隊伍喇叭一哨鴛鴦陣擺開每隊相去三大步如不再吹單擺開喇叭是地形廣濶就用鴛鴦陣對敵如再吹單擺開喇叭是地險窄要仍擺三才陣對敵四哨亦照一哨擺作第二層聽令間出二哨卽由左面遠離正兵或三二十步或不拘只相地形之便或旁抄小路但不許太遠聲勢不相救應以一隊二隊徑出傍路抄裹賊後三隊四隊卽於出正兵三十步之前不拘遠近隨其山地形勢可以隱身之處偃旗息鼓銜枚按伏以爲伏兵三哨亦照二哨之法出正兵之在亦一體以一隊二隊比照二哨抄賊以三隊四隊比照二哨設伏若遇地形偏斜止有一邊可以伏裹臨時聽本哨便宜分布若一邊可伏一邊可抄則聽各哨之便可抄賊者盡數抄賊可埋伏者通哨埋伏該總內中軍等兵并不操之哨急撥一哨官帶在五十步後據險一字擺開爲老營如此布定疾速爲要賊至小百步聽本總放銃一箇每掌號一聲鳥銃放一層連掌號五次五層俱放畢

聽點鼓一哨緩行出鳥銃前聽擂鼓吹天鵞聲吶喊方才交鋒鼓卽少緩又點數聲第二層四哨兵急出又擂鼓聽天鵞聲挨應間出前層之前交鋒鼓又少緩又點第一層又出二層之前擂鼓吹天鵞聲吶喊交鋒塲操不拘幾層只管輪點鼓號喇叭吶喊間空抽進兩翼二哨三哨兵亦照正兵號挨層抄進若臨敵交鋒一層已接只有二層四哨接應二哨三哨抄裹之兵待正兵第二層四哨一合前層其戰則兩翼卽來抄裹以奪賊氣以壯兵久戰之膽或正兵佯却誘敵或由正路或由別所任便戰引決不許經由伏兵之處却同誤事俟賊追過伏兵來將近老營兵之時聽放大砲一箇伏兵聞砲左右二哨者兩邊齊吶喊蹕出或冲賊腰或出賊後賊必慌忙回顧奔回之兵火速轉身本總聽大擂鼓儘力一擁追殺前去萬勝無差戰畢聽連鳴金三聲卽各於脚下立定再聽擺鈸響卽各歸原隊哨聽鳴金一聲第一層先間隊退回後層之後聽連鳴金二聲喝一聲立定又鳴金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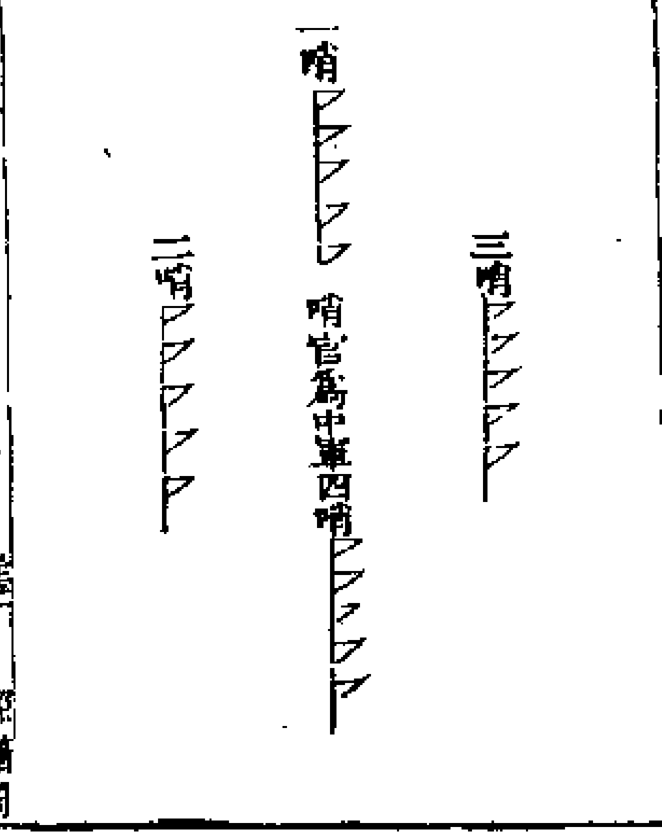
在前之層又退過已退兵之後依前合鳴金喝立如此輪間抽回只至老營原地聽擺鈸響擺原鴛擺開圍立定又聽擺鈸再響照原初出營隊立聽金鼓齊鳴魚貫收還回軍如賊從後來卽以四哨爲正兵迎鋒二哨一二隊爲右翼兵三四隊爲右伏兵三哨一二隊爲左翼兵三四隊爲左伏兵一哨爲後哨如賊從左來卽以二哨爲前哨正兵三哨爲後哨策應四哨一二隊爲左翼兵三四隊爲左伏兵一哨一二隊爲右翼兵三四隊爲右伏兵

如賊從右來即以三哨爲正兵迎鋒二哨爲策應一哨一二隊爲左翼兵三四隊爲左伏兵四哨一二隊爲右翼兵三四隊爲右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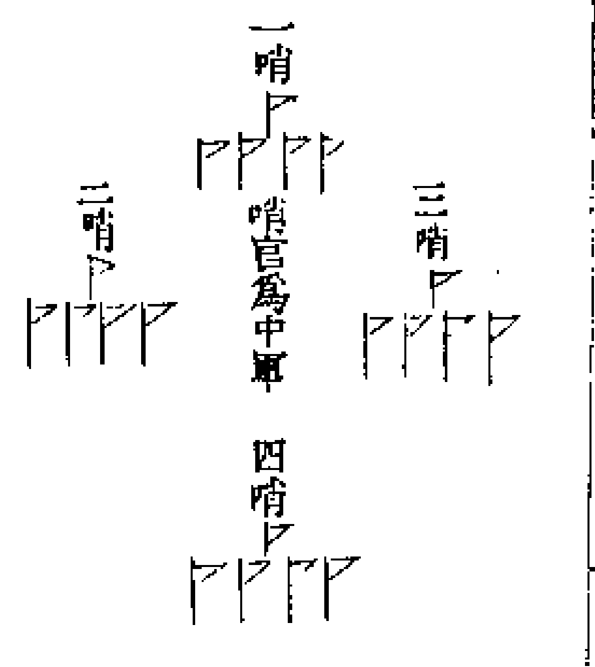
一哨立表圖


去前旗五十二步
旗下右兵去中線方去三步地
去左右風旗五十二步居中
去前旗五十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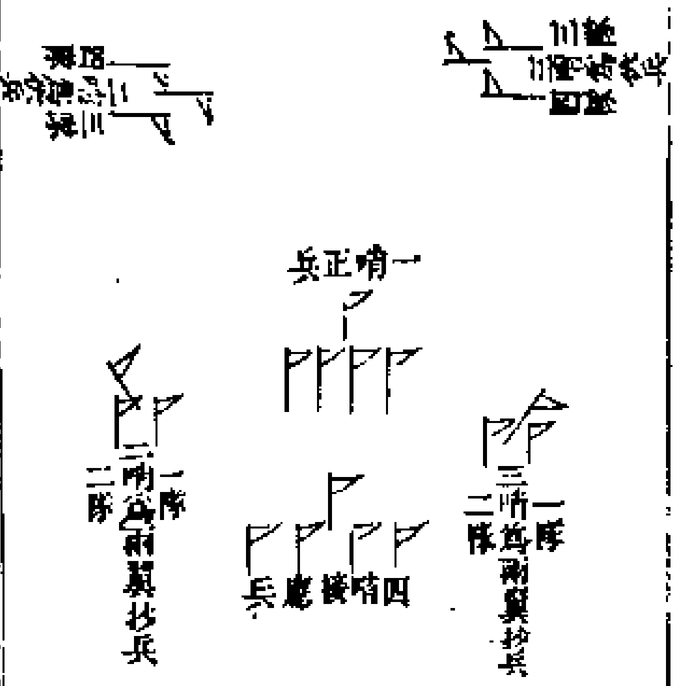
初出


一哨
哨官爲中軍四哨
三哨
二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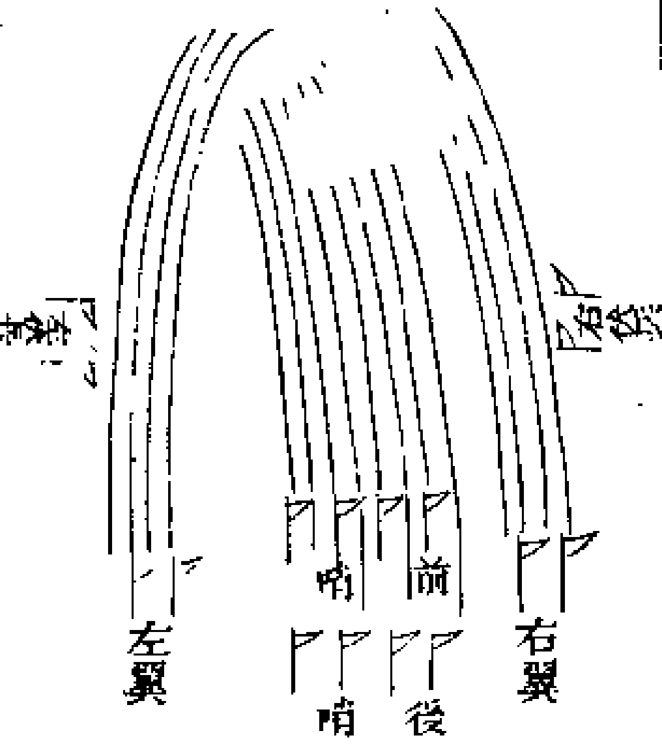
再吹擺隊伍圖


一哨
哨官爲中軍
二哨
三哨
四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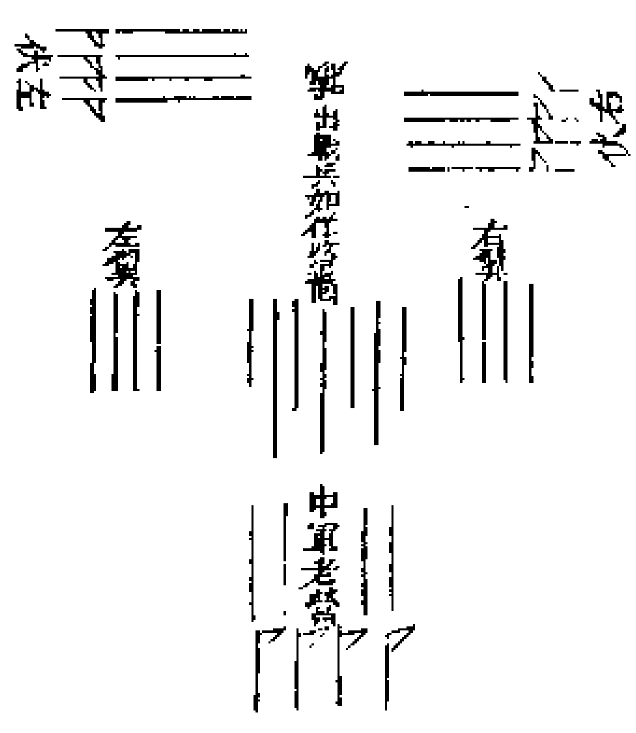
再吹單擺開圖


一哨正兵
三哨爲兩翼抄兵
一隊
二隊
二哨爲兩翼抄兵
一隊
二隊
四哨接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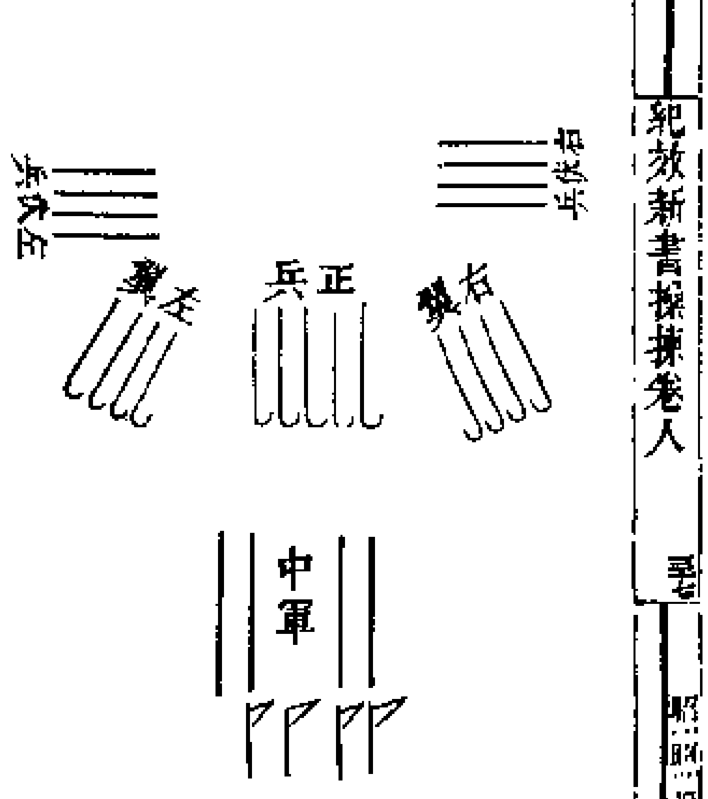
一出戰圖



一伏兵起身出敵圖


右伏
左伏
戰兵如在前
右翼
左翼
中軍老營

一伏兵復出老營兵急應原卻兵仰向回身向前


右伏
左伏
右翼
正兵
左翼
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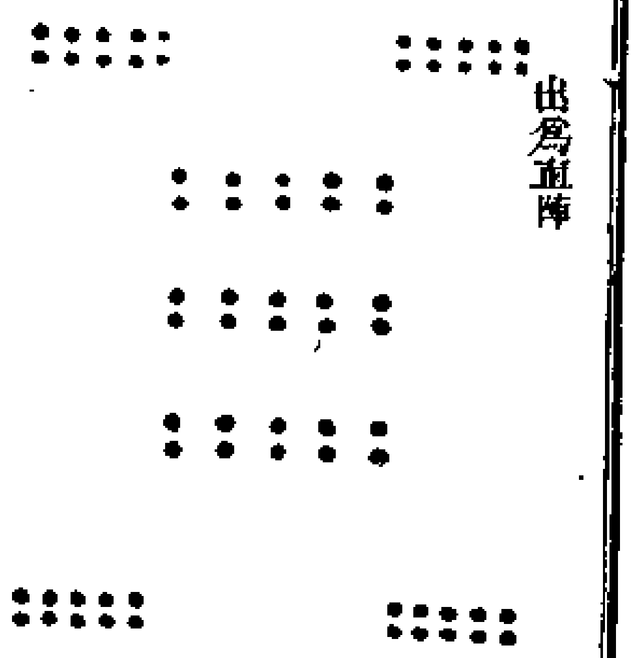
一如在教場前面操完收回原地方立定未及回軍忽報後面有警即以在後之哨爲第一層正兵先回之哨爲第二層策應正行之兵各於廓下鱗次爲鴛鴦陣轉身立定迎敵在左之哨一哨二哨爲左翼三哨四哨爲左伏在右之哨一哨二哨爲右翼三哨四哨爲右伏各照舊法但伏兵即於戰兵第二層之後左右即在陣中設伏不及別尋伏地抄兵急急張兩翼而上不必正兵二層輪進之時方親同二層進此是一總通出之法其出戰收兵埋

伏出敵號令俱與下方營時一面戰之例并不差更如支依令收回仍立定聽吹轉身喇叭仍轉前面再聽報左面有賊即以左面左哨為第一層正兵右哨為第二層策應前哨一哨二哨為右翼三哨四哨為右伏後哨一哨二哨為左翼三哨四哨為左伏對敵收軍一如前面號令先回原地仍聽吹轉身喇叭照前面初出圖立定未及回軍又聽報右面有警即以右面右哨為第一層正兵左哨為第二層間出前哨一哨二哨為左翼三哨四哨為左伏後哨一哨二哨為右翼三哨四哨為右伏對敵收軍一如前面號令所謂無不可為頭無不可為尾無不可為翼無不可為伏庶臨事任從何面有警任從前後左右無不即成營陣隊伍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無不由之如驅羣羊是也若不如此廣習通用萬一地窄賊近仍要調過前哨向賊為正兵誤事豈小小哉一總操定即大鳴金鼓照鴛鴦陣行回原劄大營信地依行伍立定鳴鑼坐息聽一總又看將臺何色旗點照旗色把總帶兵

點鼓聽吹哱囉起身赴中軍照先操一總號令布戰抄伏收退之法毫釐不許差錯如此五總通完各仍回信地擺列坐定休息聽中軍號令合營大操俱如一總之法四面報賊隨營調應亦同一總四面之法但因地形而加人數之多耳凡每謂之前後左右各以前後左右之總配之每謂之一二三四哨者則以前後左右所分之哨配之由此而增百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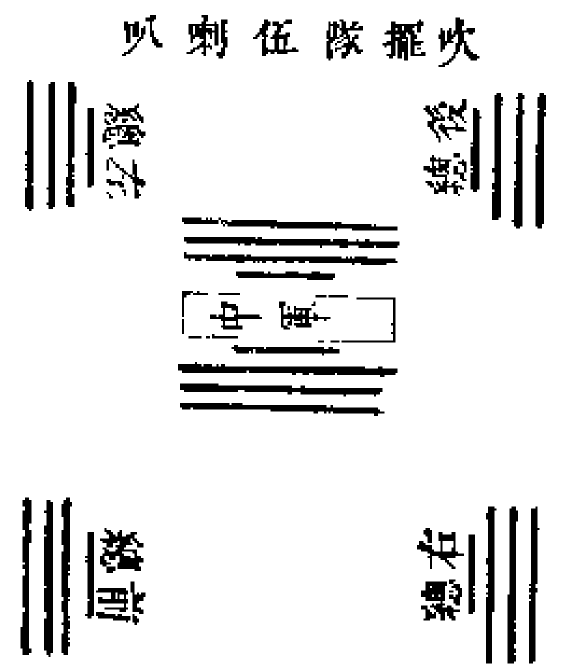
一附寧紹操練生兵陣圖其號令俱如見行並不重註

點鼓各分出引至其地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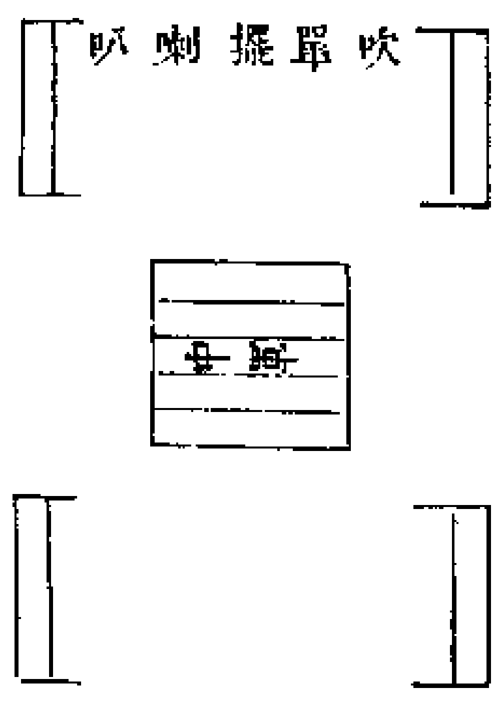
一變為三疊陣

吹擺隊伍喇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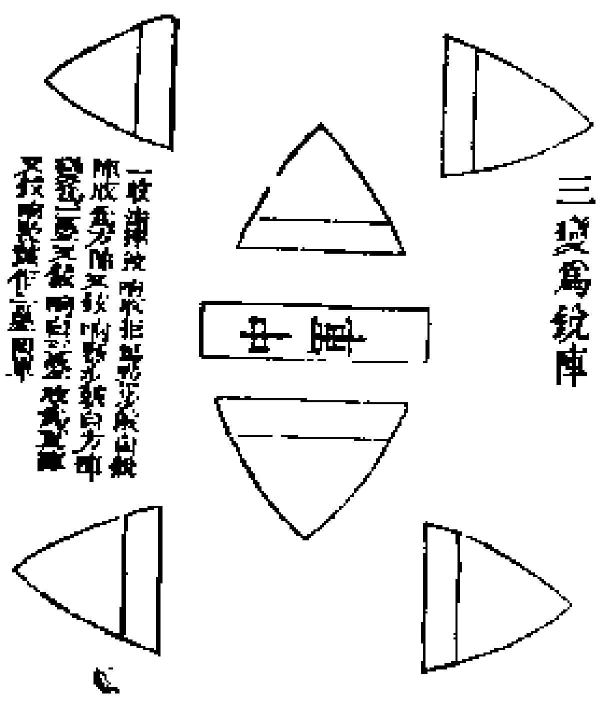
二變為方陣皆伏內圖

吹單擺喇叭



放砲一箇立起高招吹擺開喇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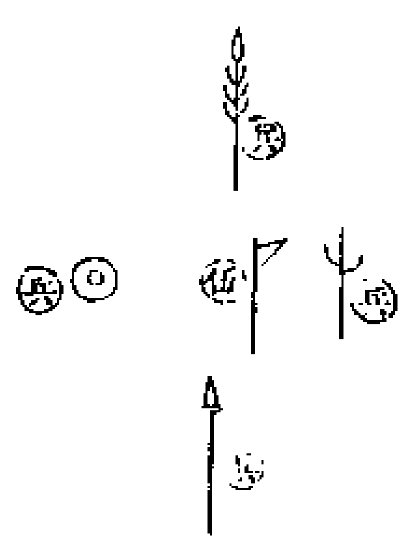
三變為銳陣



一鼓擂鼓收旗起哱囉收兵出陣
陣收為方陣又鼓喇叭收回方陣
變法一面又鼓喇叭三疊收成直陣
又鼓喇叭作三疊圖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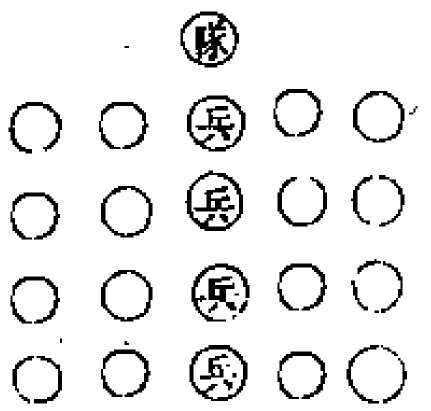
結伍法

以伍人為伍立一伍長主之必擇平素相識者晝取面貌足以相見夜取聲音足以相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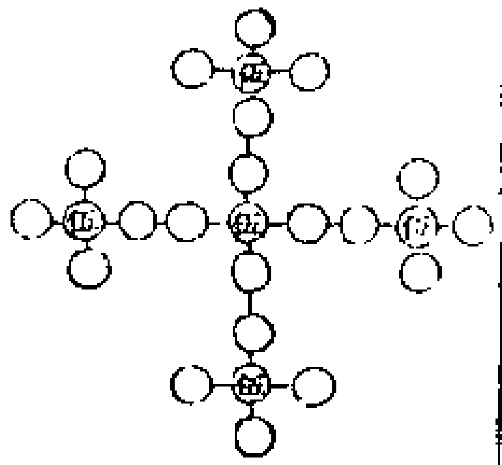
立隊法

一以伍層結立隊長居前伍長居中以成一方縱橫成行古所謂行伍即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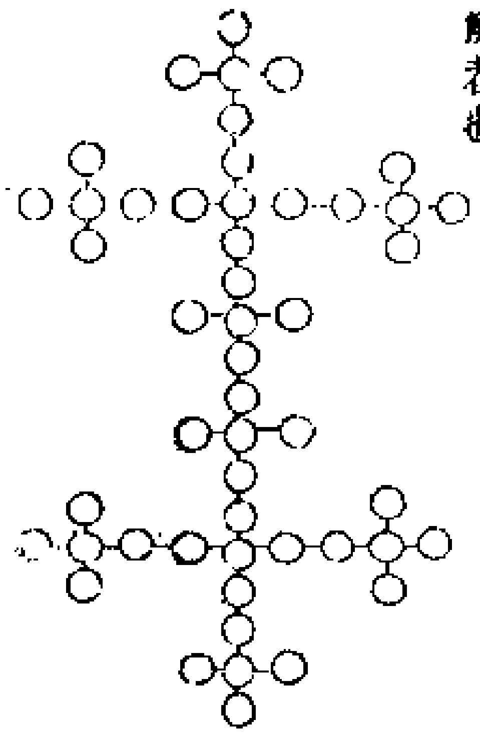
結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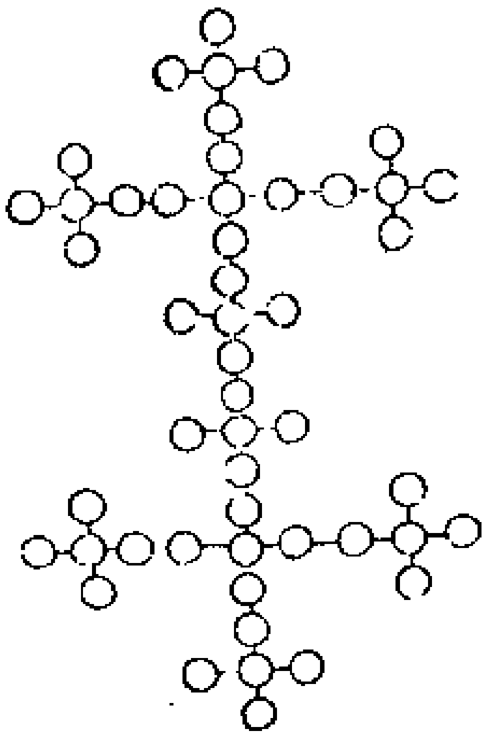
以伍伍二十五人爲一隊立一隊長主之首者元首也四伍四肢也四兵者拇指也臨陣立以連形之法如身使臂指是也



結攢法

以四隊爲一攢立一攢長主之其形如井字所以束伍之令古所謂耕春如繩之有紐而不可牽解者也





紀效新書卷八終

紀效新書卷九

出征起程在途行營篇第九

一主將先傳令票箭期會訖不拘時分但聞第一遍喇叭收拾軍裝做飯喫訖點査乾糧一面先將前哨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爲准不拘遠近每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內人馬聚處通該差塘報一齊令行至一里外或不及但彼此可以相望如親望不真即留住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只至留到二十

四層立完站候聽吹第二遍喇叭中軍擺清道旗出大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遍喇叭掌號笛官旗聽發放畢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俟各行開已畢中軍竪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圖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各於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即如圖聽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由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由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脚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竪高招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總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作三路行如路再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即於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竪起高招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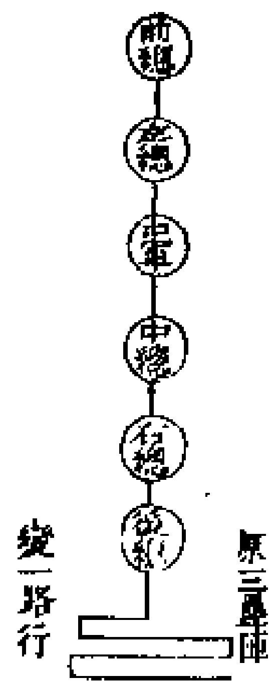
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左總之左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畢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作擺營而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一路皆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所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旣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某色旗卽依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卽變方營待敵如一三路行之際卽變照急營前總遠照一總操法備戰左右後三總卽各設伏出奇衛老營分投而作前兵見報如賊不來迎敵止許伏哨衛營以待中軍號令不許擅便輕易失事照節制圖式施行

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旗煙火開紅旗過所見之物卽捲其高招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路行立四面擺營行立五面後部挨隊遞相傳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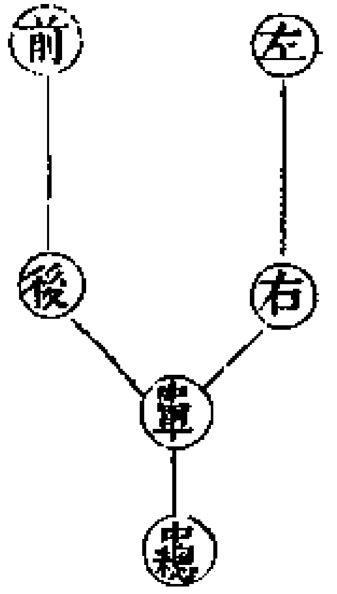
一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黃旗衆則磨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一層旣磨各層照前一時俱磨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斷不許見賊磨旗之後不論賊之追不追來一齊擁衆徑回如此軍法示衆

一如賊自塘馬腹內突出與我兵忽遇不及下營者卽下急營我兵卽時於所行之地立定近賊者不必拙間隊盡數備敵先銃平列打賊次挨牌短兵出戰其無賊處一面照操撥人應援一面安立釘牌拒馬爲一字牌剔部應發援兵者或包水港溝渠若賊可望見者止守營不許遣援奇兵恐賊乘之如賊不見之處雖有險隘溝渠正我兵出奇必勝之利亦須相險設智別選精銳一二百人遶出不意必可取勝此上策也蓋猝遇賊非伊前鋒則爲後殿及或四散搶刼零賊必無大衆惟有制必取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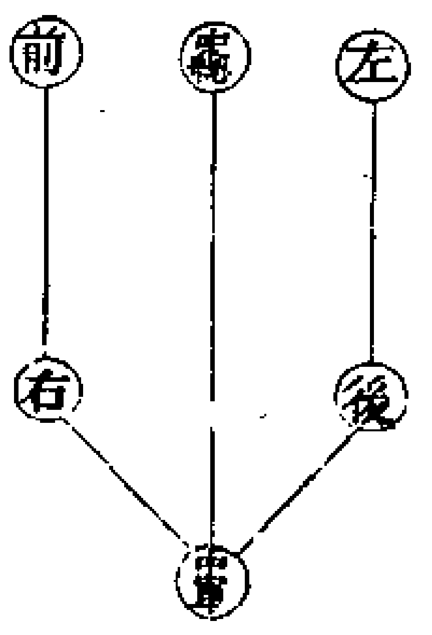
一一路行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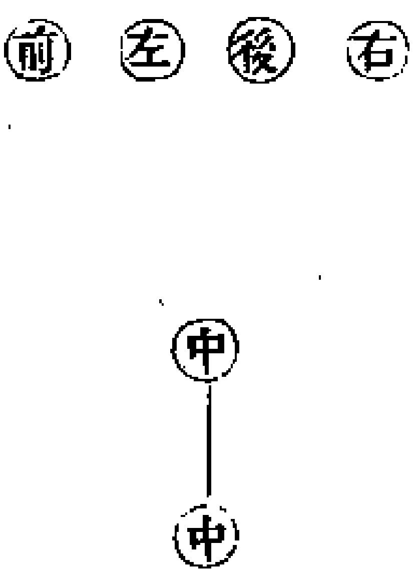
一一路變二路行營之圖



一二路變三路行營之圖



三路變四路行營之圖



一行營該傳接金鼓旗號

一大將旗鼓行軍擺列淸道臨時變戰營圖說

一擺列圖另開在後

一凡有職人員俱全裝披執軍器

單令牌四面可用四人

大門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

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擺飛虎旗五面五方擺五行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名

角旗十面每面一名

五方高招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

坐纛一面用人五名護纛親兵二十五名

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卽散營

內督察監軍

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

金鼓二副鉦二摔鈸二哱囉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板二細樂八共用吹鼓手三十八名每五方旗高招一面後護旗各精兵五名共十層用兵五十名

將馬前

令牌三面官三員

長短兵每排五名共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

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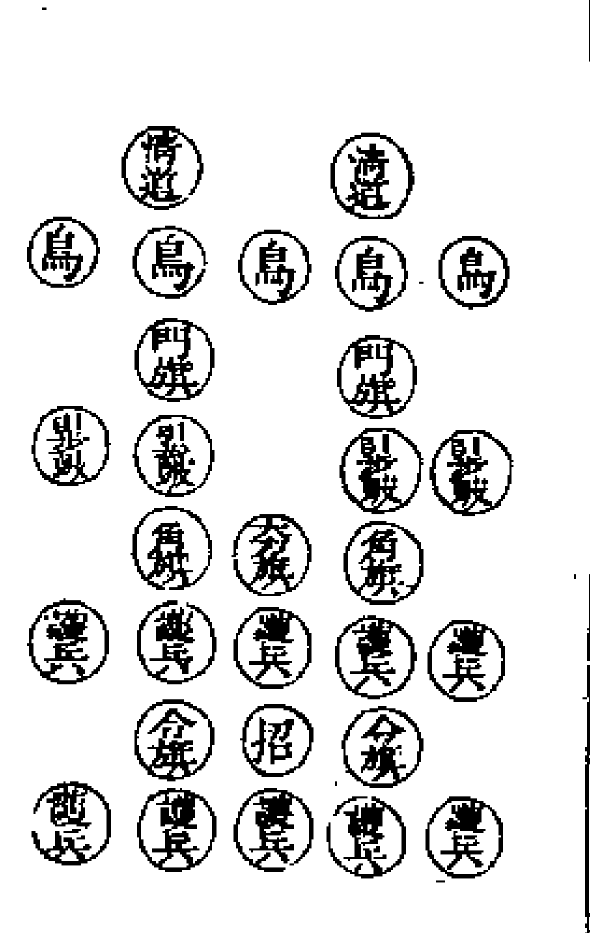
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二疋親信應勇員役執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專聽督遣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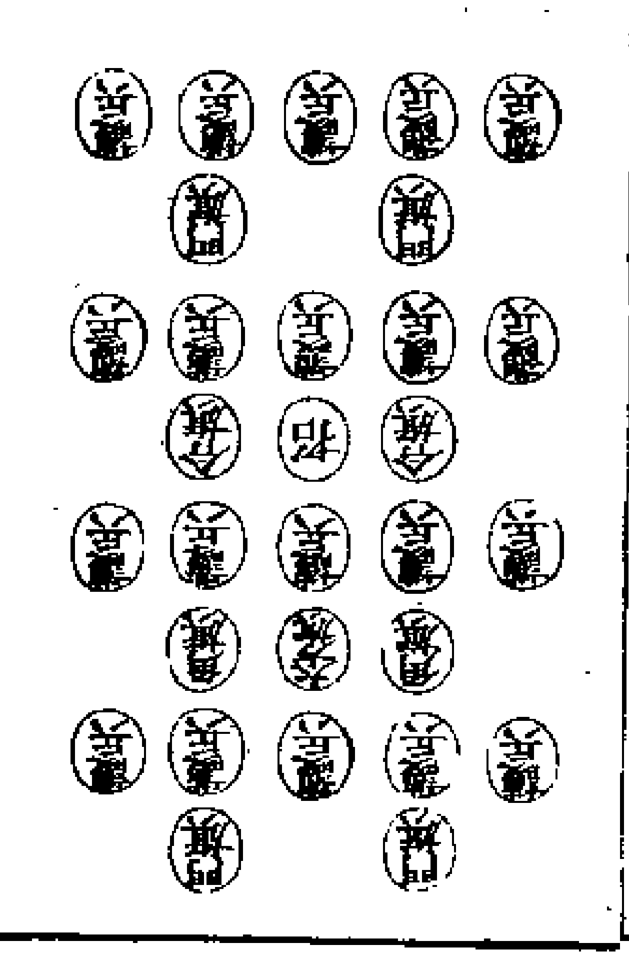
押後兵二十五名各用長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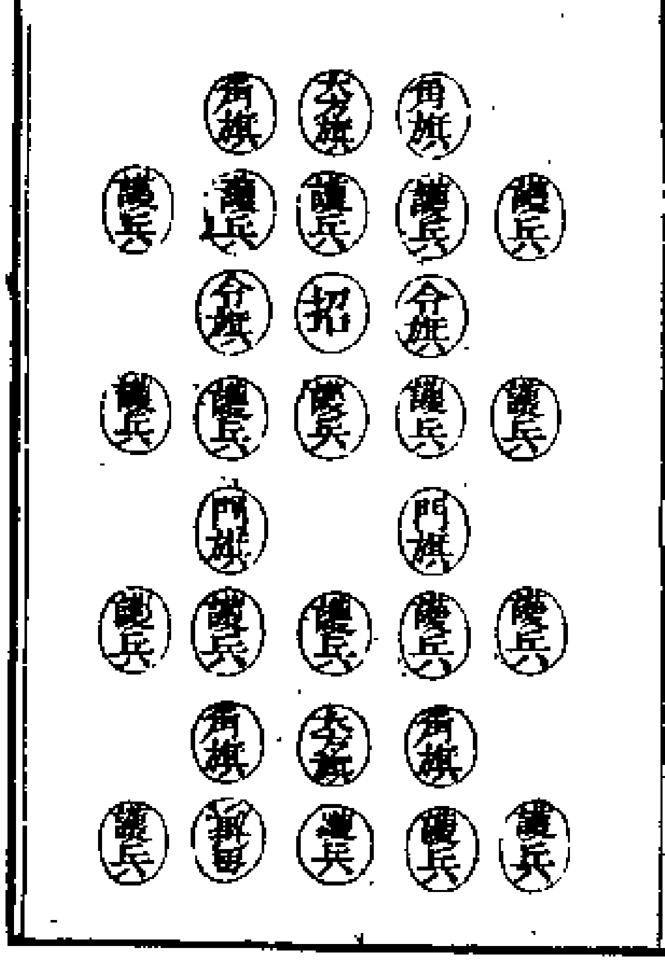
一細近路如線則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後四人分二層各去一步使不混別層之意前後層各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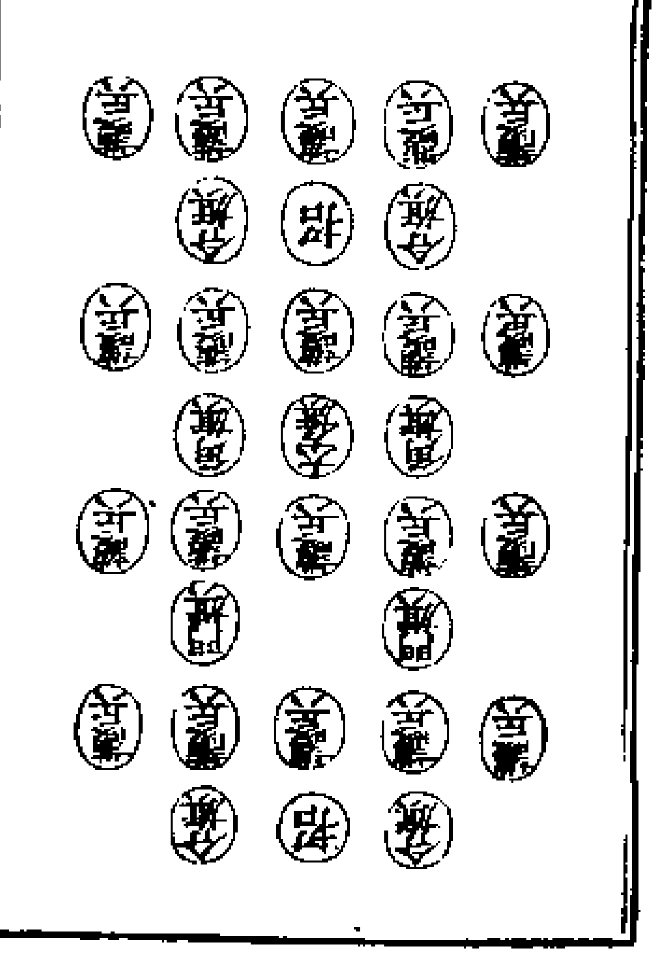
一路寬遠則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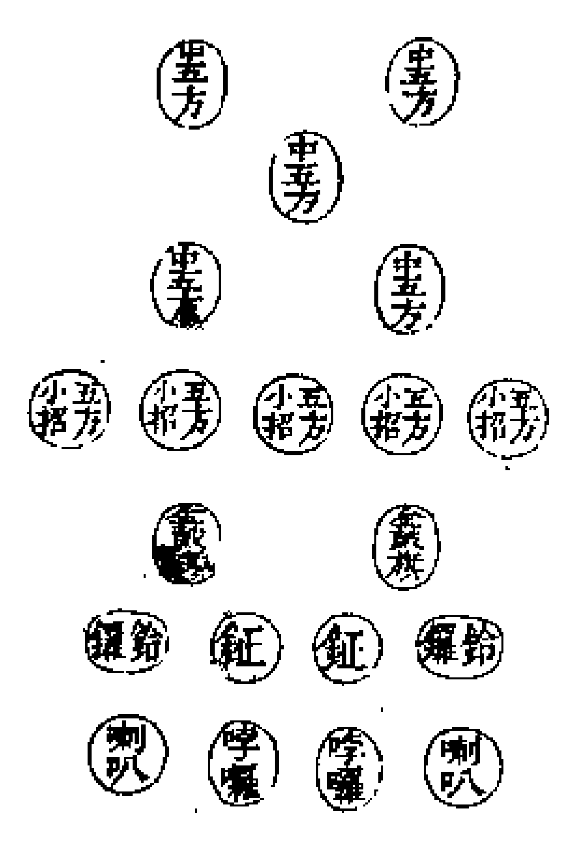
一遇賊報正行間中軍聞報放起火一枝砲響一聲五方大旗內黃旗即隨主將踏定戰地豎起前後旗號俱攢來黃旗下四方分出立表每方門旗以下旗招護兵等役俱隨各旗列方其本方旗居門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後招高於方旗方旗高於門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領金鼓居將之左右列前兵一隊居將前令字招旗居將後專聽指麾督兵戰殺後親兵一隊兩分列於金鼓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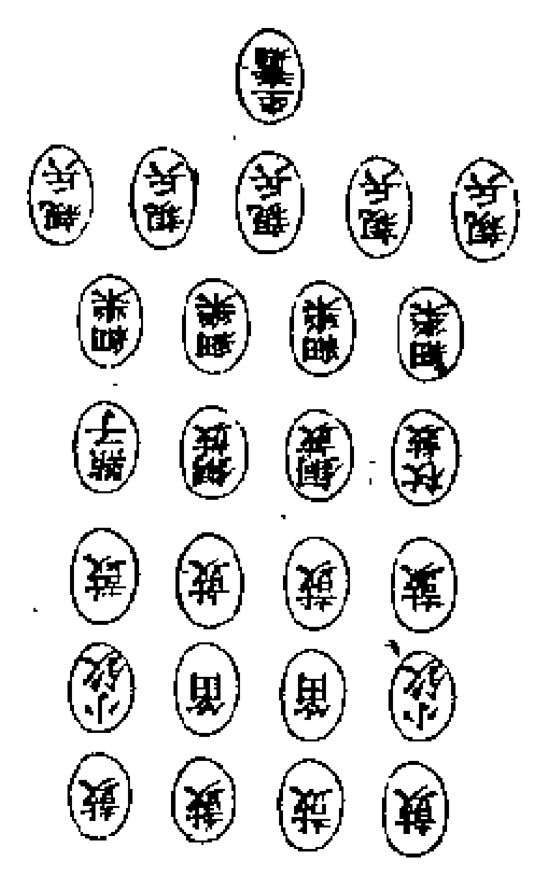

清道
清道
鳥
鳥
鳥
鳥
鳥
門旗
門旗
分旗
招
分旗
護兵




角旗
角旗
護兵
分旗
招
分旗
門旗
門旗




中五方
中五方
中五方
中五方
中五方
五方小招
五方小招
五方小招
五方小招
五方小招
金鼓旗
金鼓旗
鈴鑼
鉦
鉦
鈴鑼
喇叭
哱囉
哱囉
喇叭



紀效新書卷九終

紀效新書卷十

長兵短用說篇第十（器械不利以卒予敵手無搏殺之方徒驅之以刑是與肉乎吾士也器習利而無號令金鼓以一其心雖有藝與徒手同也三軍既熟悉號令則當精乎藝藝與法令當並行而不悖者故以長短兵說爲第九）

夫長器必短用何則長鎗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喫緊處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爲長所誤即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齊進其單手一鎗此謂之孤注此楊家鎗之弊也學者爲所誤甚多其短用法須手步俱要合一

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則用手法縮出鎗桿彼器不得交在我鎗身內彼自不敢輕進我手中鎗就退至一尺餘尚可殺人與短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祕也至若弓箭火器皆長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發力可至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萬殊一理

長鎗總說

夫長鎗之法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其妙在於熟之而已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圓神而不滯又莫貴於靜也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幻莫測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奧者蓋有之矣或祕焉而不傳傳之而失其眞是以行於世者卒皆沙家馬家之法蓋沙家竿子馬家長鎗各有其妙而有長短之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信其然乎施之於行陣則

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疎無以騰挪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長短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其氣展其能而不至於奔潰兵法曰氣盈則戰氣奪則避是已今將六合之法并二十四勢繪錄于後以廣其所傳云

八母鎗起手

你劄我我拏鎗你劄我我攔鎗你劄我我顛鎗你上劄我捉鎗你下劄我櫓鎗你上劄我捉鎗你下劄我顛鎗你鎗起我纏攔下你劄我我拏鎗

一合先有圈鎗爲母後有封閉捉拏梨花擺頭救護要分明裏把門外把門閃賺是花鎗名曰秦王磨旗

我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我劄你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儘頭鎗我顛鎗還鎗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拏鎗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劄我儘頭鎗我顛鎗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

鎗我拏鎗我搖花鎗乃秦王磨旗

二合先有纏鎗後有攔鎗黃龍占杆黑龍入洞拏鎗救護閃賺花鎗上名曰鳳點頭

我纏你鎗你劄我我攔下還鎗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劄我我拏下你起鎗我隨鎗纏拏下你攔鎗我還鎗你拏下還鎗我挪退救護拏你鎗你劄我我攔下我搖花鎗乃鳳點頭

三合先有穿指後有穿袖鷂子撲鵪鶉救護閃賺是花鎗四面是鎗法名曰白蛇弄風

你劄我我拏下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下還鎗我攔鎗我搖花鎗乃白蛇弄風

四合先有白拏鎗掤退鎗救護後有白攔進步如猫捉鼠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鐵掃箒

我白拏進步上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掤退救護拏鎗我白攔進步上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我白顛進步閃賺花鎗上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我搖花鎗乃鐵掃箒

五合先有四封四閉後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迎封接閃賺是花鎗名曰撥草尋蛇

你劄我我拏鎗進步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攔鎗進步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你拏下我鎗你鎗起我反拏你鎗你攔下我鎗你鎗起反攔下你鎗你拏我鎗我鎗閃過攔你鎗你攔直鎗我鎗閃過拏你鎗你劄低頭鎗我顛鬧提住你反起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鎗還鎗我攔鎗我搖花鎗乃撥草尋蛇

六合一截二進三攔四纏五拏六直閃賺是花鎗下遊塲撥草尋蛇上遊塲秦王磨旗

一接二進三拏四纏五攔六直大遊塲秦王磨旗

鐵掃子必無路裙攔鎗伏虎鎗地蛇破地蛇鎗儘頭鎗破中平鎗中平鎗破中平鎗鎗中王高低遠近都不妨高不攔低不拏當中一點難遮架去如箭來如線指人頭劄人面高低遠近都看見鎗是伏腰鎖先劄手和脚疾上又如疾劄了還嫌遲

鎗有三件大病一立身法不正二當劄不劄三三

尖不照必上照鼻尖中照鎗尖下照脚尖你鎗發我鎗拏你鎗不動我鎗劄來得緊去得硬不遮不架是個空

纏鎗　攔鎗　破纏　破攔　中平　死復生

一進一退　一上一下　進步虛下拏還鎗　拔法　守法　櫓法　顛提　校法　捉法　看法

接法　身法　坐法　遲法　六封六閉　邊鎗

裙攔（白鵝黑鷂白蛇弄風鐵掃箒架花鎗蜈蚣鑽板朝天鎗白牛轉角）

拗

一製長鎗法式後手如細則掌把不壯後手要粗可盈把庶有力後手要把在根盡頭庶鎗身活動不滯鎗腰要從根起漸漸細只至頭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拏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拏打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輭細要自後漸細方有力最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轉動鎗頭重不可過兩至妙至妙

一製鎗法　一鎗鑽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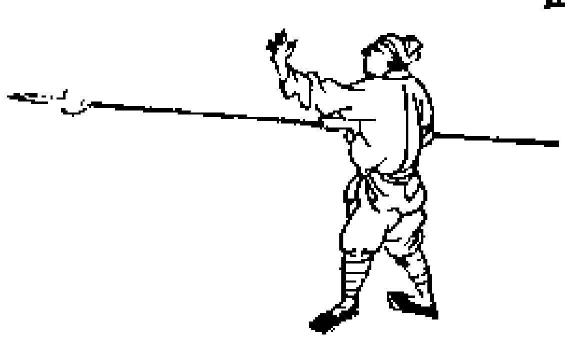
右鎗桿椆木第一枱木輕而稍軟次之要劈開者佳鋸開者紋斜易折撒打脮軟不可用

巡撫荆川唐公于西興江樓自持鎗教余繼光請曰每見他人用鎗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獨圈一尺者何也荆翁曰人身側形只有七八寸鎗圈但拏開他鎗一尺即不及我身膺可矣圖學既大彼鎗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此說極得其精余又問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荆翁曰工夫十年矣一藝之精其難如此

習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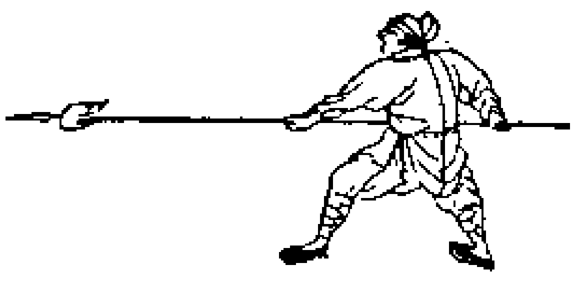
夜叉探海勢

乃持鎗行立看守之法遇敵變勢隨機應用無不中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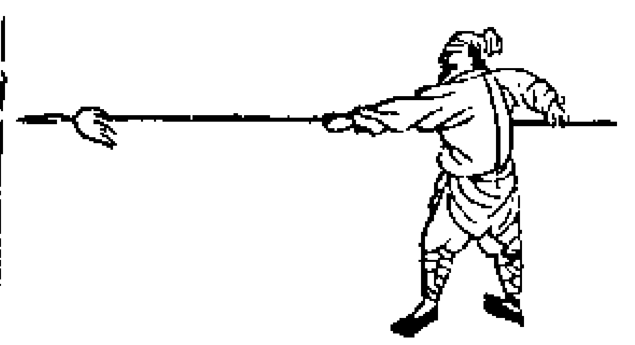
四夷賓服勢

乃中平鎗法爲六合鎗之主作二十四勢之元妙變無窮自古迄今各械鮮有當其鋒諸勢莫可同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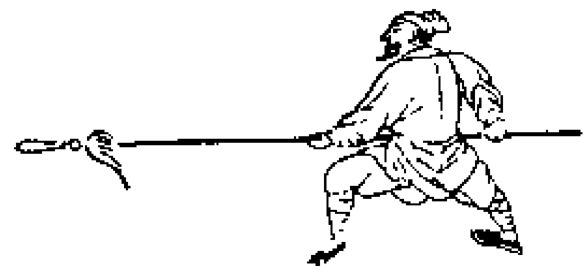
指南針勢

乃上平鎗法其類用近乎中平而着數不離六合之變有心演悟二十四勢之中可破其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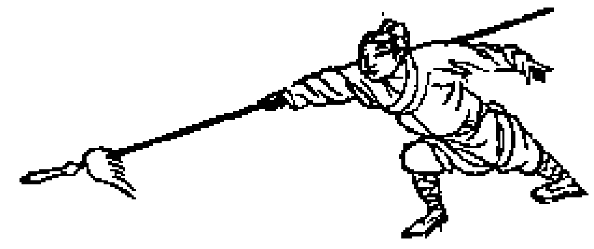
十面埋伏勢

乃下平鎗法門戶緊於上平機巧不亞中式精於此者諸勢可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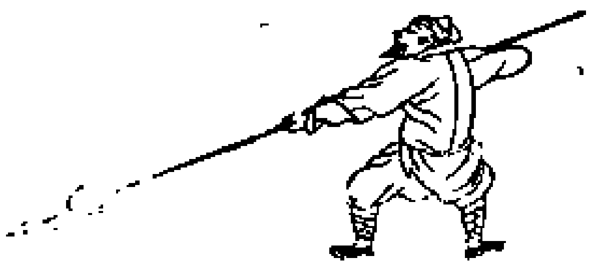
青龍獻爪勢

乃孤鴈出羣鎗法勢勢之中着着之內發鎗削人不離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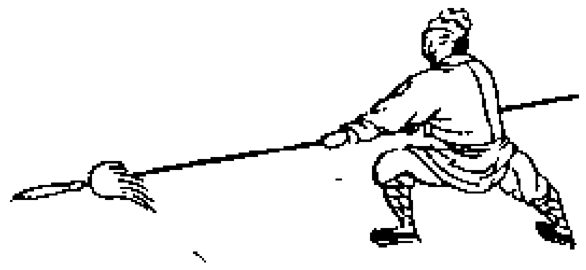
邊攔勢

乃裡把門封閉鎗法守門戶有穩捉順拏閃賺上穿指袖股倘他出馬一鎗迎抱着琵琶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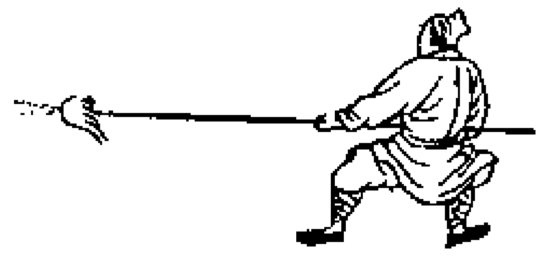
鐵翻竿勢

乃外把門黄龍點竿鎗法一截二進蛇弄風撥着鵪鶉不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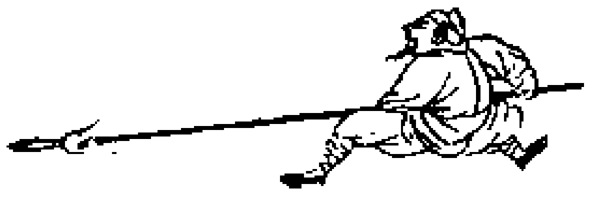
跨劍勢

乃裙攔鎗法大開門戶誘他來遂我中途拏剁他蘆我實掠花鎗他實我虛搠退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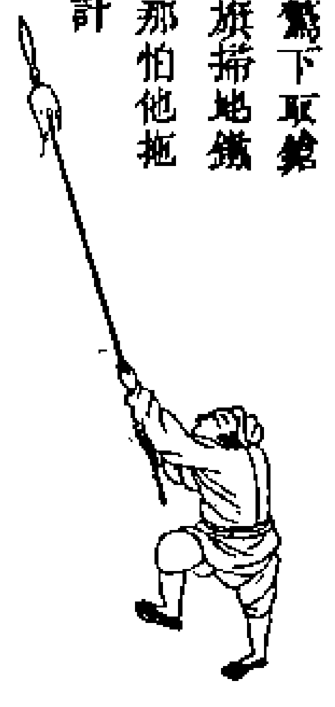
鋪地錦勢

乃地蛇鎗法起手披挨急刺高來直擦難饒若他滴水穩針穿甦法死中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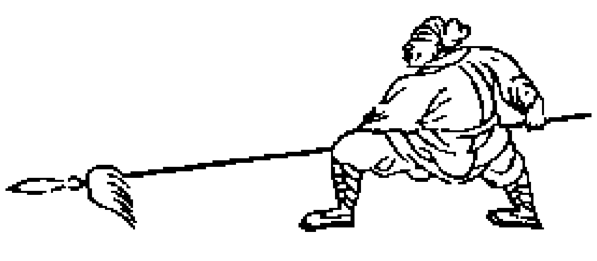
朝天勢

乃上驚下取鎗法搖旗掃地鐵牛耕那怕他拖刀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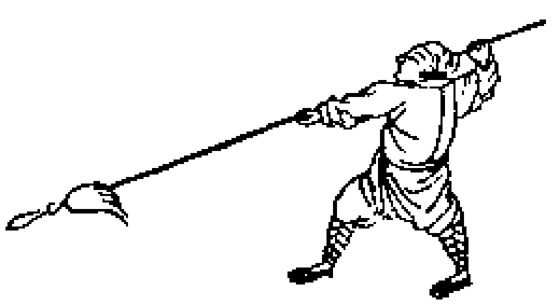
鐵牛耕地勢

乃急搗碓鎗法硬去硬回莫軟惟有此鎗無空他能平伏閃吾鎗就使黑龍入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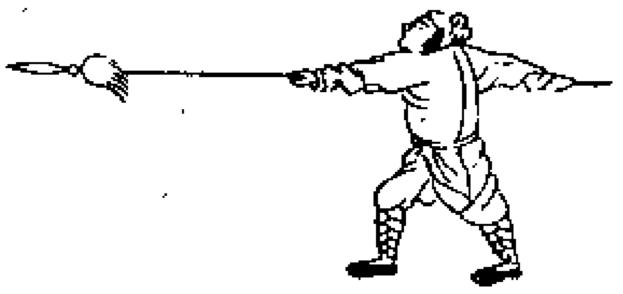
滴水勢

乃提顛之法順手鳳點頭披撲中取巧進勢用騎龍出可搠退勇若還破低勢難同伏地鎗百發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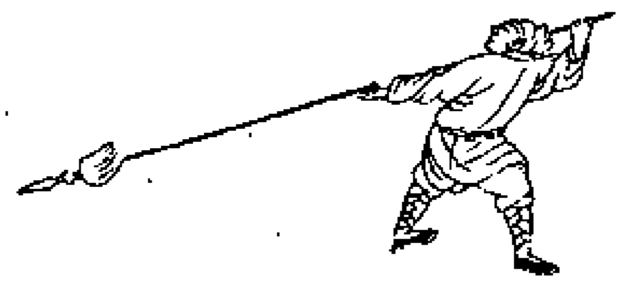
騎龍勢

乃扚步鎗法進有撥草尋蛇退有邊攔救護梨花滚袖似穿梭四而是鎗罩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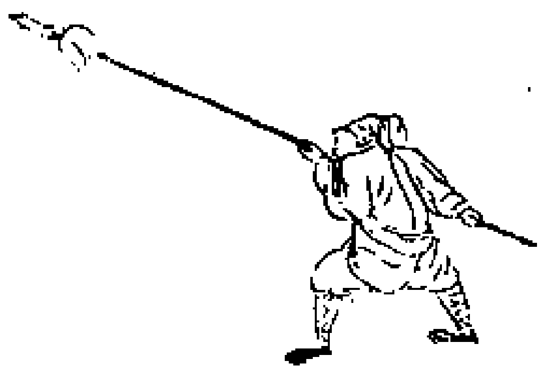
白猿拖刀勢

乃佯輸詐回鎗法逆轉硬上騎龍順步纏攔崩靠迎封接進弄花鎗就是中平也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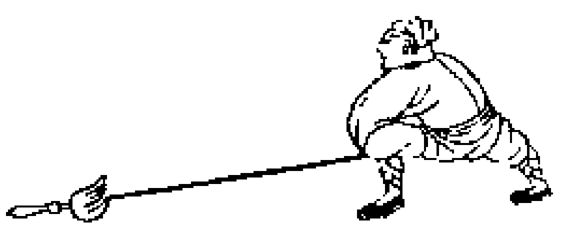
琵琶勢

乃白牛轉角鎗法上來鈎肋進挫中來滚剃按孥好下來提搯快如梭得手青龍獻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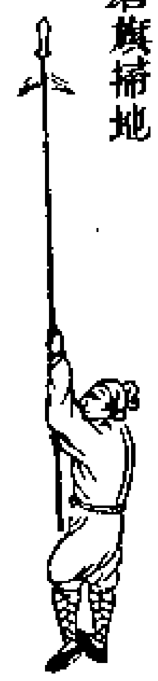
靈猫捉鼠勢

乃無中生有鎗法進步虛下撲纏賺伊鎗動使梨花遍壓挑天冲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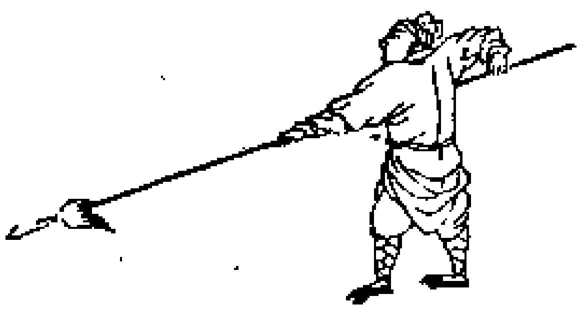
太山壓卵勢

乃鷹捉兎之法勢雖高發身中變異任他埋伏地蛇冲我又磨旗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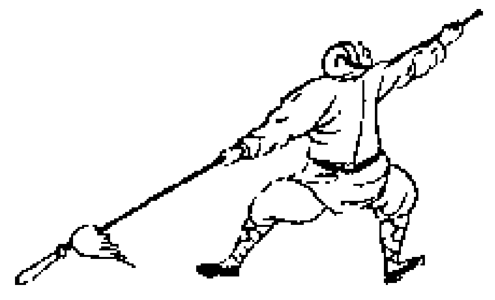
美人認針勢

乃儘頭鎗法好破地蛇防他順提起手鳳點頭披閃認直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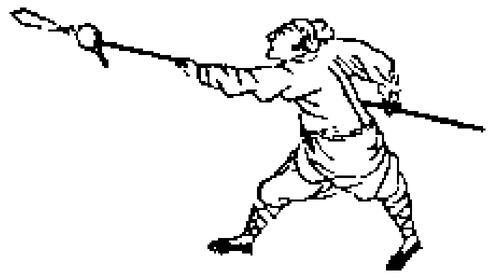
蒼龍擺尾勢

乃揶退救護之法電轉風回驚散梨花閃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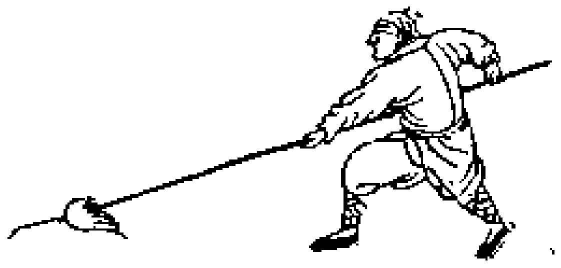
闖鴻門勢

乃拋梭鎗法身隨鎗進閃坐剗攔捉攻硬上輕日六直妙在其中用長貫短用短貫長此藝中妙理短而長用者謂其可禦被長長入短不中則反爲長所誤故用長以短節節饒嫌氣近身尺鎗法便不老彼見我長安心欲使我進深無用我忽留節短來彼乃智屈心違倉卒使彼對我不及此用長之妙訣萬古之秘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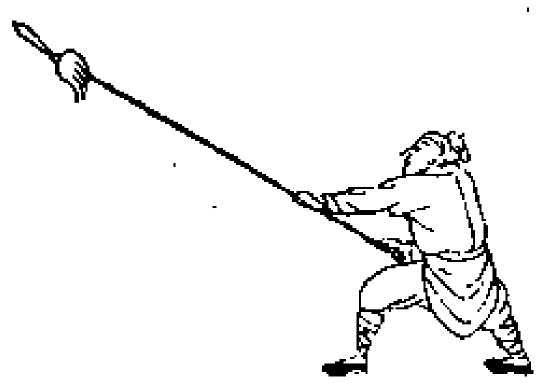
伏虎勢

乃六封鎗法斜倒硬上如鳳退閃提攔纏捉他如壓卵又朝天鐵掃迎封接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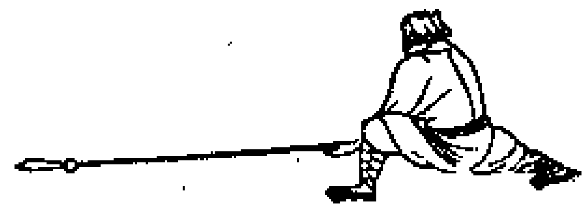
推山塞海勢

乃護膝鎗法高來搖旗扠捉低來鉄箒顛提中來如箭有虛與可用鉄牛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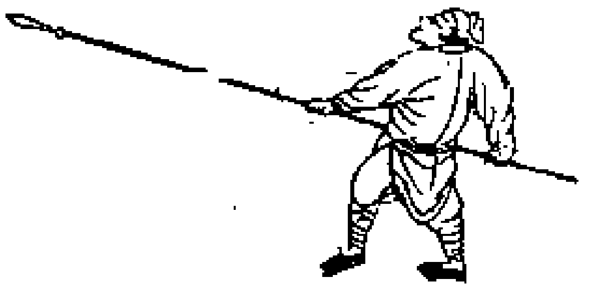
鷂子撲鵪鶉勢

乃撥草尋蛇鎗法高接難用騙馬逢中披挎直過倘他掤退把鎗還滾手中平一刺



太公釣魚勢

乃磨旗鎗法諸勢可敵輕挨縫捉順敵提拏進退如風剛柔得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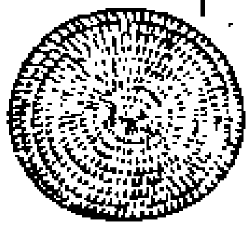
紀效新書卷十終

紀效新書卷十一

藤牌總說篇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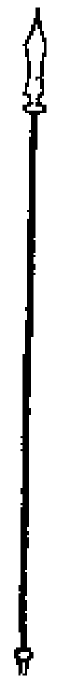
千古有圓長二色其來尚矣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本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爲牌近出福建銃子雖不能禦格而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頗稱極便其體須輕堅密務使遮蔽一身上下四旁無所不備用牌之間復有所謂標者所以奪人之目而爲我之疑兵所賴以勝人者也牌無標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標勿輕發以敗其事腰刀用於發標之後以殺敵非長利輒泛則不能接遍其習牌之人又須膽勇氣力輕足便捷少年然後可授之以此置於行伍之先爲衆人之藩蔽衛以長短之器爲彼之應援以之臨敵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此藤牌之功用也今將牌勢之可錄者備說于後

一習藤牌人牌一面內用大藤爲骨以藤篾條條退藤纏聯每面隨牌標鎗二枝腰刀一把其兵執牌作勢向敵以標執在右手腰刀橫在牌裏挽手之上以腕抵住待敵長鎗將及身擲標刺之中與不中敵必用鎗顧擾我即乘隙徑進急取出刀在右隨牌砍殺一入鎗身之內則鎗爲棄物我必勝彼矣但擲標後而倉皇不及取刀長一大病其禦短兵更易



右牌用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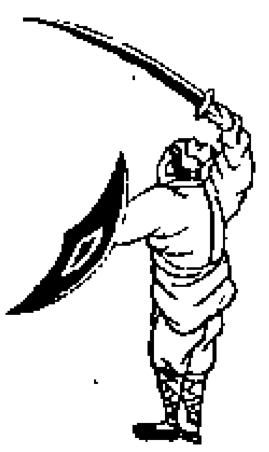
云木牌皮牌皆類此用



右標鎗或用稠木細竹皆可但前重而後輕前稍粗而後稍細爲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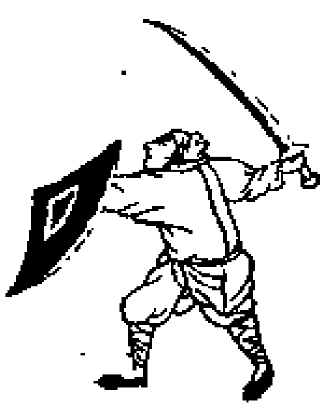
開扎衣勢

此起手勢也黑高管下橫行直進諸勢可變有躲閃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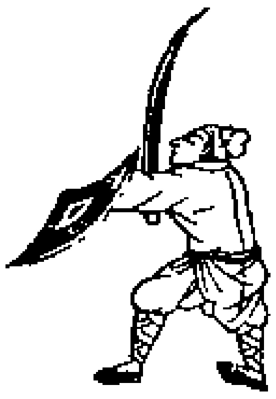


斜行勢

此乃直來橫受之法動偏步上硬騎能以進人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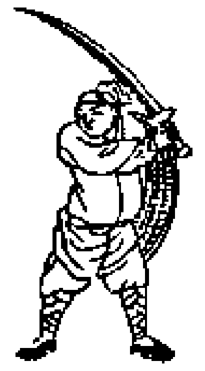


此仙人指路勢乃看賊之法拘步直進直退諸勢可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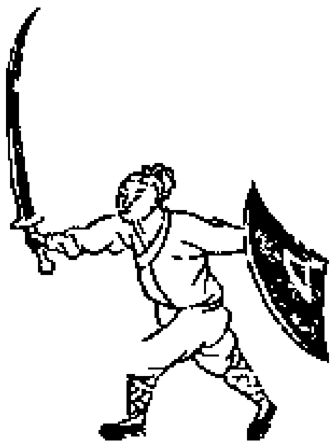
滚牌勢

此勢隨滚進以襲人之右先進刀後進牌疾速如風爲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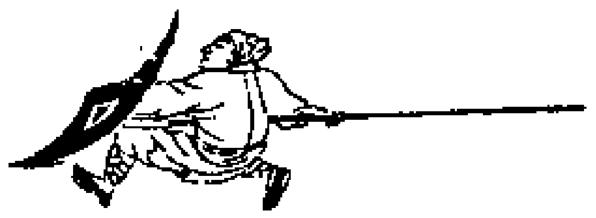
躍步勢

此乃騎龍如探馬刀前牌後誘人來轉過牌來刀在後低平坐下靠和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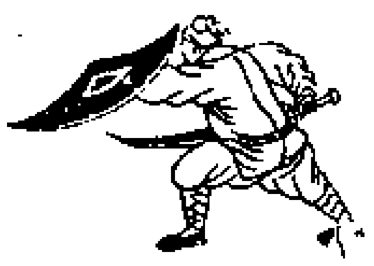
低平勢

此真正對敵勢也用推步須要帶標一根身在牌內標步齊進百發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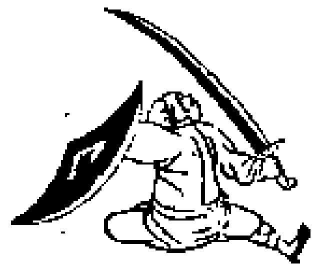
金雞畔頭勢

金雞畔頭之勢最爲良鎗上頭從牌下藏進步如風人莫變刀鎗牌鬭爲難當



埋伏勢

此勢進步甚速用小行或左或右如有鎗戳在牌不能脫手急用刀尖將牌借力頂開急進絕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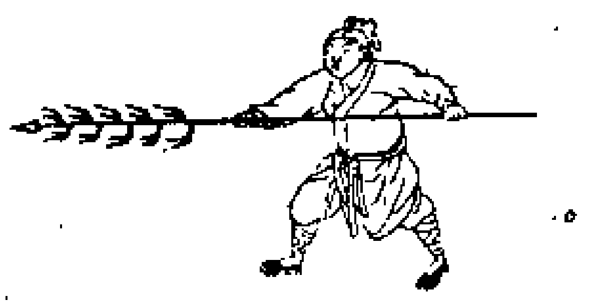
一試牌跳牌舊法聽鑼聲爲度覽牌如壁閃牌如電起伏得宜翻身下露身滚牌下露足惟牌能殺敵能藏身用之乃拒勁敵以衛兵也大士星牌歌覽牌砍刀上步再覽牌砍刀背牌拳刀殺絲步回撒花蓋頂收了出牌見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出牌截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閃馬牌歌曰截牌再截牌砍一刀復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又砍一刀又復一刀又砍一刀又復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

狼筅總說

狼筅之爲器也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户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户扃鍵而盜賊能入者兼繇得人而用之則可以制人不得其人則制於人矣干將太阿之利使童子而持於國門之外則必有袒背而奪之者何也其所能非其所使故也凡用狼筅須要節密枝堅杪加利刃要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爲物之所使矣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舉動疾齊必須叉鈀大刀接翼然筅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於用此者緣士心臨敵動怯他器單薄人膽搖奪雖平日十分精習便多張皇失錯忘其故態惟筅則枝梢茂盛遮蔽一身有餘眼前可恃足以壯膽助氣庶人敢站定若精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爲重賚之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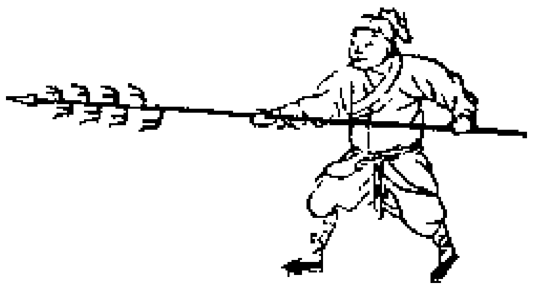
中平勢

此勢前弓後箭
陰陽要轉兩手
要直推步如風
天下莫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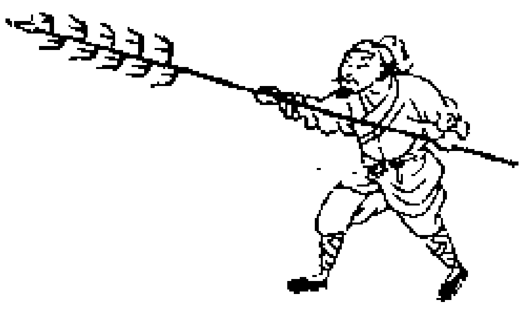
騎龍勢

閉門之法上騎
龍下閘高紮大
有功誤若當前
披一下勸君眼
快脚如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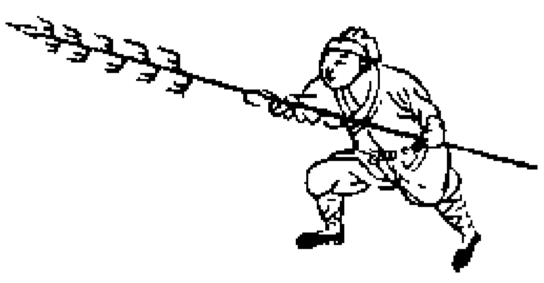
鈎開勢

鈎法由來阻大門
小門披下向前奔
若遇他使低來勢
鬬挫憑君利便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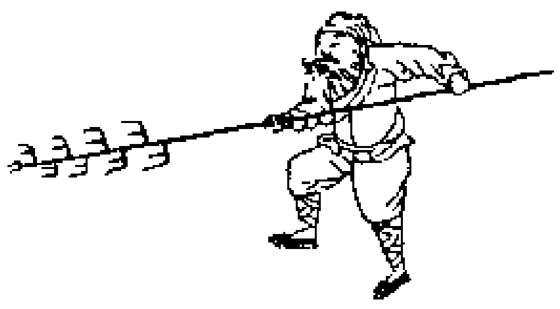
架上勢

鎗打高來須用架
架時管上又管下
陰陽反覆脚如風
鐵柱金剛也懺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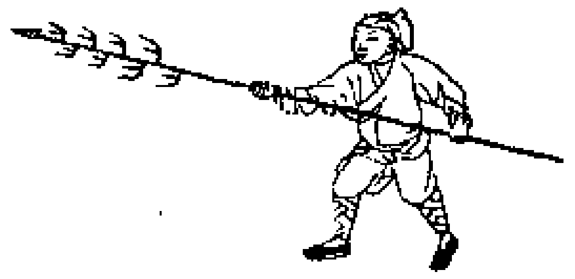
閘下勢

閘勢緣何要拏脚
拏脚乃是起步法
連身坐下向前冲
上面不着下面着



拗步退勢

直進直出君須記
站住即是中平勢
高低左右任君行
切挫鈎閘毋輕易



紀效新書卷十一終

紀效新書卷十二

短兵長用說第十二

夫叉鈀棍鎗偃月刀鉤鎗皆短兵也何則彼之鎗一丈七八尺我之器不過七八尺若如浙江叉鈀之法俱手握在頭下其手外頭柄通不及二尺長一棍不過六七尺又欲兩頭雙使而兩手握開所剩棍頭不過尺餘彼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格得彼鎗不中入我身耳及其我欲進則彼原進我又內不深一縮又復在外我不得擬定彼鎗使無反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難接長持久即爲所乘必如總戎公俞虛江之法則所執又棍鉤鈀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長入我必須進深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欲抽脫去豈能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兵縱橫長兵如赤手同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必用標鎗亦即短兵長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標非取以殺人盡彼以鎗器持定我牌無故不得進故用標一擲彼以顧標而動我則乘勢兩入彼若不爲標所動則必爲標所傷我亦有隙可入短兵長用之法千古奇秘匪欺人也

一用棍如讀四書鉤刀鎗鈀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矣

一總訣歌　以下錄校總戎俞公劍經

中直八剛十二柔　上剃下滾分左右
打殺高低左右接　手動足進參互就

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　柔乘他力後
彼忙我靜待　知拍任君鬬

一總訣歌

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
前腳要曲　後腳要直
一打一揭　遍身着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一習鈀簡步十進足如環無端進一足中平當大壓又進一足壓外又進一足小壓又進一足壓外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大壓外又進一足高小當又進一足小壓外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大壓外

一鈀習步法

中平起大斜壓他大飛天我轉角趕上壓他再大飛高我小高直當即小壓下他小飛高我小高直當即小壓下他再小飛高我大高直即當大壓下過小他抽直殺來我再大壓過小他入我大上角我用身力轉角趕上略收低他再入我大上角我轉角對手直殺去跳回一步他打來我伏回即趕上大起一掃下再跳回中攔止大壓小壓已粘他桿即大進上鋤外他

小直當　小斜壓
大直當　大斜壓

一總訣歌

視不能如能　生疏莫臨敵
後手須用功　遍身俱着力
動時把得固　一發未深入
打頭急進鑿　後發勝先實
步步俱要進　時時俱取直
更有陰陽訣　請君要熟識

一習步法

起中平　推牽　扁身殺　丁字回殺
旋手　進五步殺　跳退三步原位
直打直挑進五步殺　腰刀挑打
滴水獻花步殺　跳退三步原位進打
穿後手馬前雞啄進三步殺
馬前斬草進三步殺　跳退原位
打沉讓他先起穿後手　抽回
吊前抽回　三腳並進五步　殺進
大門趕棍走　小門趕棍走進直符殺
洗　倒頭　直打　直起磕
打殺擺腰　進三步　剪　殺
跳進原位

總步目

直破打剃大剪　小剪　揭（用手）　力上扁身　滴水獻在　弔剪　下起接

讓高低俱有大起棍從小門去打他手不論中不中須急退丁字回他決進我小門來傷我此時我一揭一進壓剃落打他手決中矣

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急退丁字一步急大進步弔剪他手急收回原勢立他進來

打我我就大門下起接他一大剪急變扁身中攔殺

一兩人小門對打對揭須急變（急變時勿使他揭着揭着則不及矣）大門下起接大剪（或順勢打）中攔殺或於揭時卽用小剪變大剪中攔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不進前脚不折後脚不能勝（須有順勢）（折脚卽是進閃之法）

一兩人大門齊對打我且將棍提在高（連脚抽回些些）遲斯須進步壓打下卽進變扁身中攔若我打去他棍提回讓我我須勿將棍尾打下只進步對他胸喉直殺去

一我從大門順用單鞭壓深入他用力來抵（若迫近）大剪我離了子午若迫近我急抽就下面過小門掛他手上一殺他用小剪我一揭一殺或急抽過大門剪殺或又過小門倒牽若未迫近卽打下小門作敗狀

一我從大門順入他用力來抵大剪我離了子午我大進步就小門急起滴水去捧他如前第三問者

一我起流水漸進他決來打我手我將脚坐下直對他手一捧或殺皆可又他來打我手我從小門一揭接或大門一起接要在我右手前七八寸之間與他棍尾相磕一響爲度二門起俱繼以剪急變扁身中攔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棍尾在地下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

一兩人大門對打我讓他先起就揭他小門用小剪變大剪（卽殺門殺）殺若他小門來壓我急就下面過大門剪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他弱我用強他強我弱讓兩在高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接連打殺李欽師父每每用此二步

一喜鵲過枝有四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隨用大剪一也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小門讓他下對胸殺去二也他直平打來我坐脚過枝進步小門殺他三也平直殺或打來我打後脚卽順勢大門剪殺四也以上過枝俱在下面過入他棍二尺卽過

一治伏棍低棍須用小剪離他手前一尺之間他急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飛鳳箭亦可）急變大剪殺亦可（又我小剪他他抽走我急進步起高棍打須在他手上小門）

一他打來踪身在小門則趁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又一大剪扁身中攔殺

一大門接兇棍有五扁身中攔接一也高捧接二也下起磕三也我棍畧橫離前手一尺受他打一下四也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各接後須急用大剪繼之以殺

一他雞啄我須起兇棍入剪他手前二尺之間他連起我連剪我雞啄他起兇提我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我接先棍步亦可）

一他直殺來須進脚向小門剪或向他棍尾小門起變大剪或端的直破閃展剪凡剪後須至進殺都不如定四步坐直趕上

一凡小門一揭一打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必須乘揭用小剪（如鐵門閂）過大門結尾或將身抽退他打來我就大門下起接剪他殺結尾

一凡起手要打要殺俱要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未可將手勢發盡待他趕來傷我他手勢已盡此時或大或小或剪或揭或自大下起接各將他棍死了然後進步扁身中攔結尾無不勝也法曰後人發先人至知此決不可一毫便要傷人徒使自勢發將盡爲他人反傷戒之戒之

一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

一我單鞭壓他變馬前斬草我且大進一步便用手力他棍自輪

一小剪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一凡棍動時須要把得極堅固方有力

一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務對他手直起直落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離他身五寸卽離亦須卽直

一凡日間將棍一打一揭自習打揭俱要有聲入則自有力高不過目低不過膝

一凡小門殺須在他手上方無後患大門亦然

一三脚時打須要習（有大僻）又定四打要習

一彼抽退勿急追彼急進勿遠離

一腰力爲上彼手力次之前手力又次之

一棍提起手陽殺去及打去俱手陰陰陽最要識

一凡小門殺來待來將到手丁字回一揭折進殺則中矣

一下哄待他剪向上直將送晋殺上大門哄（或打他手折脚）伏下小門殺或伏下待他來一揭殺更妙

一我將棍略高略侵入他來接我即丁字步蹺下殺

一他起高攔打我折進大門將他棍尾或半棍敲下進齊眉殺（須知有順勢敲時切不可沉自棍）

一凡進殺須急丁字回頭退方穩

一大門高拱殺去四五尺他來抵壓我回頭牽進殺小門亦然

一梗直大門拱殺去四五尺待他來抵剪就剪他大進殺小門亦然（須知有順勢丁字回頭亦可）

一侵他三四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大進赶棍進殺

一梗直拱殺去四五尺任他打或揭我就尋他虛處大進殺去

一凡他棍來我避他抽退我急隨殺極妙不急不可去

一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牽伏下他趕來我一牽揭進鑿

一我打棍後縱以殺殺後大門即當採洗洗而後殺小門須小牽

一兩棍相交他抽回伏地開小門我直捧慢慢指去待他發殺然後揭牽或鼎進殺他

一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陰陽盡殺去（莫非後發先至之意）

一他將棍打下丁字回頭伏我就移脚去就他棍尾進打連揭使他忙直進殺

一凡見棍打來我順勢敲一下就扁身中攔兼大斜連連疊革進去破雞啄亦是如此

一兩人大門對打連幾下待他忙時急抽回讓弔大進步打

一大門起高棍打移步盤山托

一擊定直符送書大小門托避他打

一直陽手殺去陰手打壓下大門殺臨手待他剪過小殺[redacted]一坐低閉四門

一將棍滾他一下侵入他自然提起須再一敲將他棍亦盡然後殺須記得變變蔽他初殺滾手直入次數大粗打揭亦要直後數輕牽順勢待他臨身二三寸之地全用折脚

又用閃退法又有跳退法前足先起或齊起要知採與牽不同

要在拱使虛乘之

一破直殺有七一步閃要打二步折脚二步滾二步流水

一我扁身入深此時不顧性命了只兩目認他胸前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下

一他大迴枝小直符指去一步他小過枝大我亦直符指去一步

一凡直符殺不得他棍尾

一我過枝小門用盤山托亦可用直符步亦可

一大拱過小待使來小壓急過大剪殺盡拱多則容易也剪而後殺則無後患也中有順勢須知之

一凡進殺先軟後硬今後勿用打

一破高攔務先順牽後剪殺（殺去待他落閘轉）要知順牽與剪不同

一殺在小門待他來即過大門剪後殺如小門先牽後殺之理但須防他回頭牽他回牽我又過去小門

又曰盤山托大折過小

一直入打剪他臨手一殺待他剪前後過小門容易

一對棍低入小門一小揭小剪殺或待變

一他躲打揭我對打二步對手殺大進待他打下大剪或殺

一我大入他過小門我就坐進前脚就他棍中滾入然後大打進殺

一他滴水我對他手慢慢指去待他動即坐脚剪下進鑿

一小門有揭亦有大揭與獻花不同

一他坐低我正好折過小門打

一凡將棍直指慢慢侵入待他動欲打我我就殺他他欲殺我我就進打他手

一何嘗叫人勿打要拱他棍來就我打若打他棍着響一聲便可進殺

一何嘗叫人勿殺要拱他棍開殺去勿使他打着方可殺深殺後在大門即洗小門即揭牽

一但凡接高棍須防他盤山托就坐下小剪

一他大門單鞭坐脚直滾入殺我折進前脚過大門直符殺他

一俯身揭順勢剃急接打未加俱要習熟

一紀對刀他入我四角我四下不相粘後手起高殺出（自忍）扁身中攔兼大斜（丁字步要大斜）他起高我就趕上（扁身中攔殺要剃後手高平胸去）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揭務要小剃又要疊疊押去大亦然手動時即下定四步門戶方密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對手穿入小門隨將兩手

捧高手動時即落定四步寸寸打上隨他小門殺

小門壓大門殺大門壓他起大高趕上剃要就殺

或先接後殺他起小高趕上大接或揭小剃

右此一步乃棍中之正兵不能離此以取勝者也

不能勝亦不能敗

一打時須記得進殺千萬千萬

一大門迫他壓低我抽下過小門如殺狀他夾盡力

來小壓急急抽過大門剪殺此步極妙

右此一步高打來亦要如此哄急翻剪殺且鐵牛

入石我揭起打下他方揭起我就抽他手邊過入

剃打亦可

一雙人大門對打他力雄我急變丁字步打用身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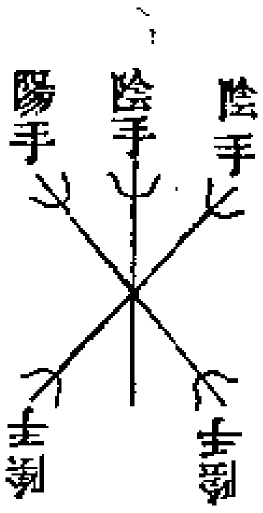
之然後變

一他小門殺來急我坐進前脚就他棍中滾入連剪

二三下然後殺

一把大門空起勾下勾步絕妙又有下流水勾不必

他



一對手直起對他身打落如是走離大併直是爲上

好

一他刀下來我或大門流水勾迫或小門流水俱不

叉他刀如棍用須繼以對手大請起（又起勢時就手大門流水）

（去亦可）

一大門扇出他刀尾伏同待他來不拘他刀高下俱

對他身直起他不來若近或他刀不高亦請得起

若不出他刀尾就將刀壓下對面直起有閃身

一小門陽手扇下陰手請起凡請起如不着即急對

他身他刀扇下大小門皆然

一他刀中攔直來我直就上壓下中攔有拔步可顧

勢轉角步又有鈀過他身將他身勾來

一我出中攔鈀他直打下我將鈀抽大門起上壓落

如我用棍步須勿使他打着

一凡他起我亦起他落我亦落俱要隨他

一凡又起他遊對須順他勢或左或右落凡下又起

亦然須知步步進脚

一凡被他刀入角即便坐退後脚稱起

一凡我伏同他只中攔立不來我就偷後脚進去深

扇入有哄

一他高攔打下我就大門揭起不用陰陽手只直揭

起則我在上而彼在下矣他若將棍如打下而不

打下當我揭起則彼下則我輸矣總不外棍深入

在上者取贏若我棍打沉了他打來我用別步皆

不及只直硬起妙

一把棍堅把住用身勢（提頭高）慢慢侵入他大門來我

大門接一下只離一寸他小門來我小門接一下

只離一寸待他何門來我盡身入

一鐵牛入石我打去他揭起我將棍尾勿墜就將棍

尾倒椓上一下即大剪他手或即打他手他打來

我揭起即入殺他小門極妙極妙

一凡接他大剪雞啄妙皆如此

一直磕一聲就殺去不用拔剃亦甚緊矣惜無因以

人棍之法大低用拔剃爲是

一凡左右門打來俱用手前一尺攺他棍尾凡左右

門殺來俱用棍尾攺他手前一尺蓋他打來勢重

必須吾手前一尺方接揭得他住他殺來手輕又

要過枝必須用吾棍尾攺他手前一尺

一學到上下高低硬軟直破打上下接俱是一手法

方是有得但直破順勢打是一套去接是後二節

去初學未易語之後手初曲後直硬處須悟得前

手肌須悟得

一我單鞭上他過小門若深入即用直符送書殺若

他入淺則不可恐他揭起只用趕上直打凡殺來

大小門皆如此例

一凡過小門殺來我就行過小門就他棍尾對手直

打下若變過大門殺來我就行過大門就他棍尾

對手直打下妙妙

總有三節

接高攔一肌磕一拔後手一尺剃一隻殺接低打

來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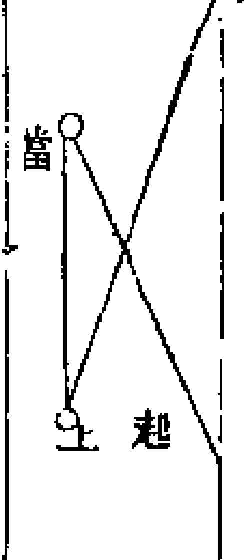
一直破對打肌磕帶抽後手剃相連後進殺

一入中攔只用一肌磕帶略拔剃五寸一進殺若未

侵入他棍未必亦用拔用手一尺剃下進殺

一踏過他小門進入如前法但自棍橫勢送進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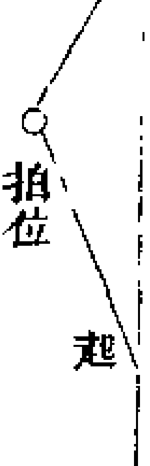
攔皆然



此當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贊之曰我肶他傷前手直當後直加拔有神在中學到此一貫乎萬矣千千萬萬步俱有拍位

一轉陰陽不可太早臨時一下乃不費力明之明之折脚不如直入

右李良欽之傳學到此一貫乎萬矣



右劉邦協之傳中間有拍位不用拔剃洗落只撒

手殺則又緊矣但無困人視之法大抵前用拔剃爲是小門亦然

右在偏頭關時得之教師林琰者其詩曰壯士執金鎗只用九寸長日日打一轉好將見閻王

三教師原來合一家

一千言萬語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一句李良欽之所以教得急者都是前一下哄我去然後轉鎗二下來接殺故教得速故能勝也

一不外乎後人發先人至一句不外乎不打他先一下只是打他第二一下

一俱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只要快便又要似進實退而後進則大勝矣

一俱要習上攔大小門剃下攔大小門剃下攔小門剃頻難須用功習之

一兩人大門對打對迫忽然變大僻兇猛打下甚妙甚妙兩人對雖豕亦如此變

一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全是手法前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琰父所謂尾相遇順滚至他手殺他身剃是他高打來或高殺來或他雖把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棍尾量一尺之處與他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大小門皆有滚剃順至他手殺他身此滚剃之不同也下起磕彈何以不滚剃磕既響一聲恐他棍開或沉無隙可乘（故不）（打剪然殺殺）

一先從二三尺一打坐身沉棍頭他必進殺我就下起磕一響大進步打剪或丁字回打剪然後扁身殺他喬教師曰彈鎗則在下面橫捧亦起磕之法但在下面橫則無不響之理矣童教師曰一聲響處直千金彼失隄防我便贏是也依喬教師之說乃知伏回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即起彈殺我也記之記之

一剪打急起磕起磕復急剪打剪打復急起臨時取

之力也我肶他傷亦是臨時取之力須要誆他臨時取力口訣

一但凡打敲採洗俱用後手功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提起不高打不重盡只是有前手之力無後手之功故耳

一伏回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即起彈殺我也記之

一記之

一全書總訣只是乘他舊力畧過新力未發八字耳至妙至妙此又是我肶他傷之秘旨語到此則不能復加一言矣

一凡此意味體認得真亦有七日不食彈琴詠歌之趣也

一滚剃後須早趕上當剪夾他棍然後殺記之記之大小門皆然是他低平面殺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磕相連而進彼從何處殺將來微乎神哉破金鎗第一法也穩面能勝習之習之

一他打下我揭起我哄他欲打下而實不打下待他

盡力揭起力使過了即趕他棍剃下

問如何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曰明破此則得其至妙至妙之訣矣盡須知他出力在何處我不於此處與他鬬力姑且忍之待他舊力畧過新力未發然後乘之所以順人之勢借人之力也上乘落下乘起俱有之雖盡書鈎刀鎗棍千步萬步俱是乘人舊力畧過新力未發而急進壓殺爲我想出舊力畧過新力未發八箇字妙之至也妙之至也前言拍位都是此理

一小門進對打須斟酌用之恐力大之人一挑打我走難離矣大抵小門只是哄他不真打他或殺爲穩

一與用左手人對在小門須坐極低在大門大折足過新

一他用極長軟鎗或竹鎗我須坐身將棍頭提高慢慢迫上待他下面殺來即變一攔粘定用黃龍轉尾步趕萬無一失

一學至於此則身手足應心全不扞格矣學至於此

全不看見他是鎗是刀只認定對他手前殺他身而已若他打來亂時必須忍畧退回坐足下中平待少頃他來即用硬手法進自勝總是以靜待動以逸待勞道理微乎道理微乎李良欽每每如此

一大門大侵入磕小門不可大侵入挑大門大侵入磕則彼必死無疑矣小門若大侵入挑恐彼力大挑不起則難救矣若挑起一響然後大侵入打他又俱妙

一他棍起就進步直當去不待他打落低攔亦然

一大剪下起手要直平不曲

一但凡先一下打他棍他自然提起再趕上直當大僻中要有順勢

一剃後待他起進步直當

一齊打下讓他起趕上直當如鈀步

一小門更勿直鑿只哄他棍起就過大門直當剃打

一兩人對雞隊大進步趕入對棍尾剃又起進殺待他起直當去

一打忙時須要認空處殺

一對手鑽去須他棍上

一打到中間忙時須記得收下再起

一我打他接我須不與他接着只是埋下引他打下我起接則我爲後發先至

一我打不與接着即轉小門挑起進打亦是後發先至之理

一把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即急再直當去則他自敗也

一我入被他打覺敗即急跳退記之記之

一師父初假意殺來或打來我或接着或挑着決不宜貪心就進去傷他待他動我再或接或挑進去傷他

一打認棍打咀認棍咀剃認棍剃入認棍入挑認棍挑凡舉手俱要認他棍若認人不認棍之說是彼棍已敗閉了只管認人坐去也

尋鎗頭就死求贏

一將棍頭低穿入他棍下或左邊一起一剃或右邊一起一剃起要有響爲度總是一理

一咀是脚去手去剃是脚去手回須是脚去手去剪是脚去手回

小當　小壓

鈀法（四者相連如環無端傢手鈀之用其止於是乎）

大當　大壓

一凡直當之後打下不如進脚坐頓下打下則自勢盡他反當我頓坐下則有有餘之勢即他再起則再當之大小門皆然

一凡鈀遇軟殺人須照我原大扇趕爲弟勢容易服人凡遇破進步起用入須不離分寸如今所製鈀譜入他爲穩

一大門輕打他棍下他用刀來抵即丁字步大進打彼自屈矣

一大當大頓坐小當小咀坐他大壓我偷過小咀坐他小壓我偷過大頓坐千步萬步此段盡之

一今以後打步少只是宮外他棍前後盤他

一千言萬語總是哄他舊力過去新力未發而乘之

一鈀所以終對不得鎗刀者鎗有哄鈀哄不得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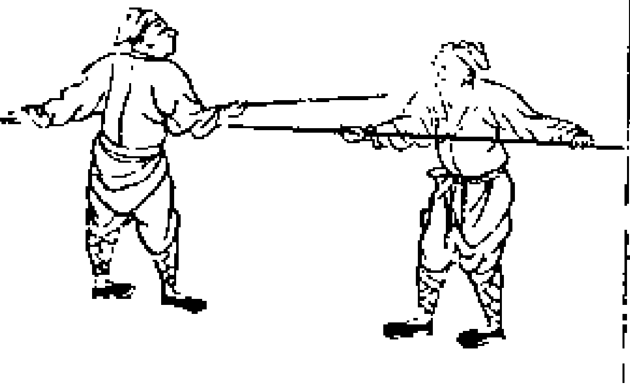
一響而後進進而後響分別明白可以語技矣

一山東河南各處教師相傳楊家鎗法其中陰陽虛實之理與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門拿他鎗手法其不如是攔手殺去而脚步不進今用彼之拿法兼我之進步將鎗收短連脚趕上且勿殺他只管定他鎗則無敵於天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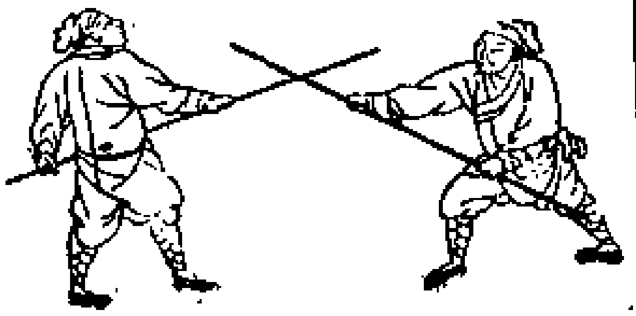
向見總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處已備載劍經內逐合註明無容再贅其最妙者只在一得手之後便一拿一戳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山再無住歇彼雖習藝勝我幾倍一失勢便無再復之隙雖有鎗家一敗永不可返矣不惟棍法雖長鎗各色之器械俱當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教長鎗收明效極妙極妙

已上劍經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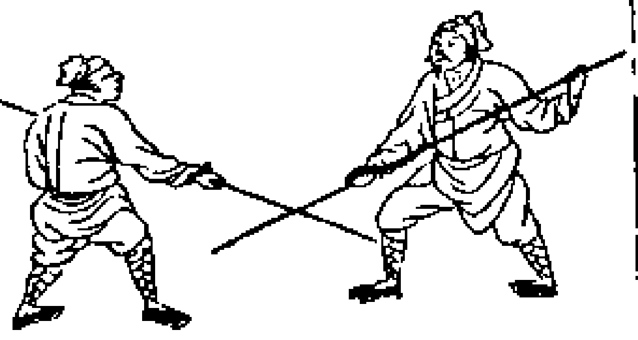
扁身中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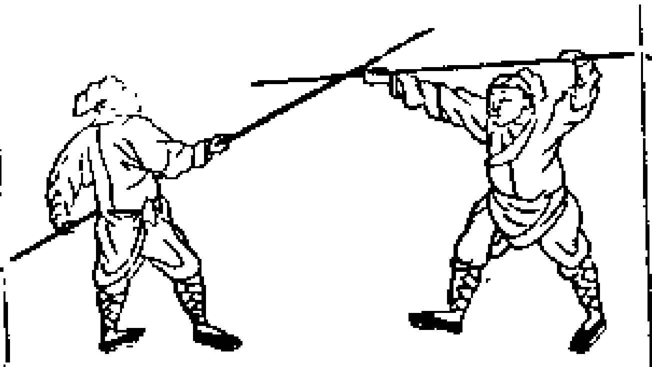
大當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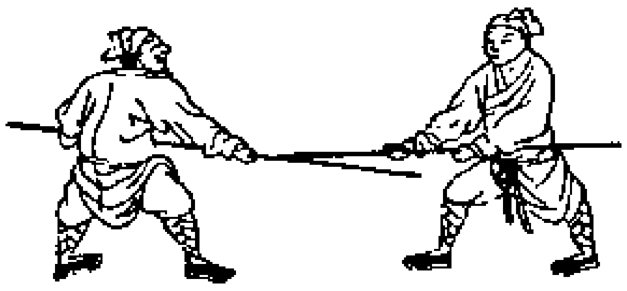
大頓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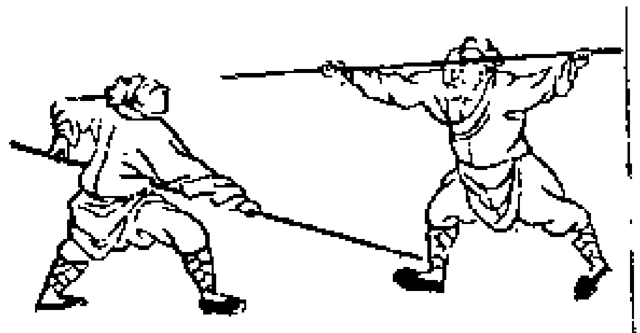
倭人捧盤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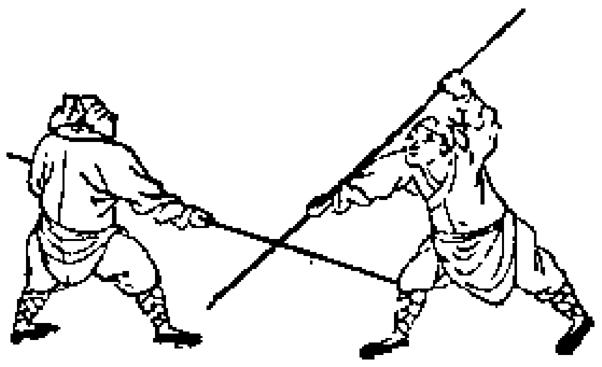
大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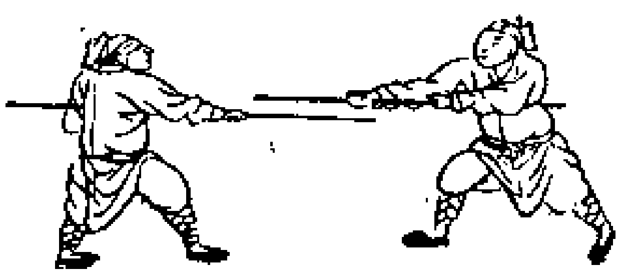
齊肩殺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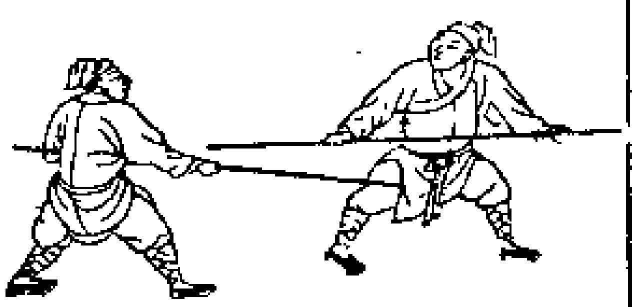
滴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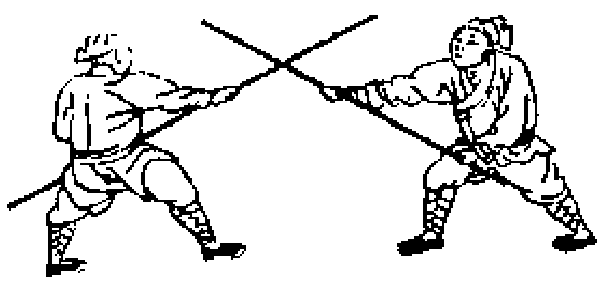
直符送書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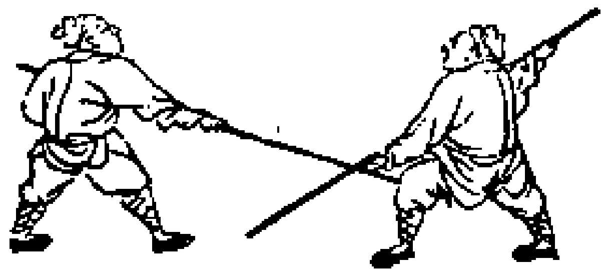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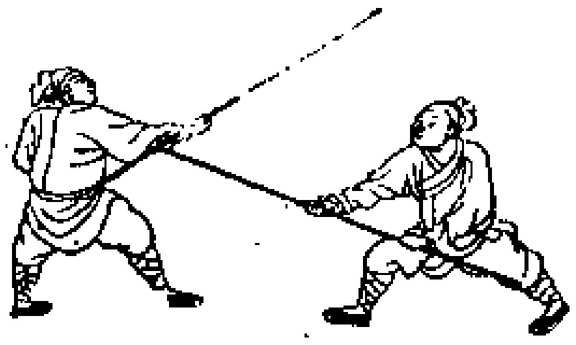
走馬回頭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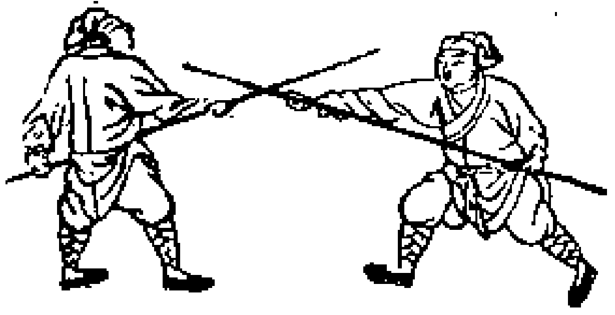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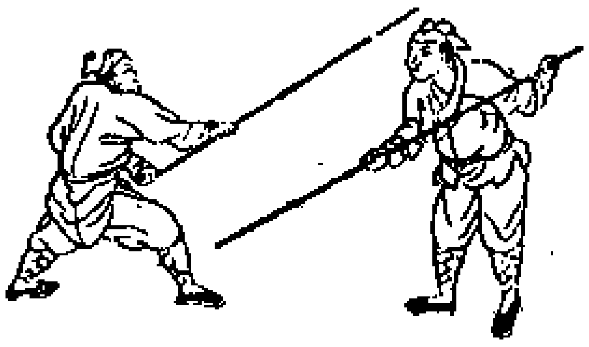
上剃勢




劍頭勢


下穿勢


閃展剪勢


下接勢

紀效新書卷十二終

紀效新書卷十三

射法篇第十三

一烈女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慮周

一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爲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孟子謂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射家要法

一持弓矢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

一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定

一凡矢搖而弱皆因鏃不上指也

一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於目也必指末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

一審者審於弓滿矢發之際今人多於大半矢之時審之亦何益乎

一審者今人皆以爲審的而已殊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必加審之使精神知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爲何

一射法中審字與大學慮而後能得慮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慮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焉而後中的可決欲知審字工夫合於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一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決不可不從

之

一馬弓決要開至九分滿記之記之若七八分亦難中也

一馬上射把箭須以箭二枝連弓弝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爲便其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決要從吾言

一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愼勿低而不及也此人人之病記之記之

一塲中射須要業業恐不中決不可有一毫自放之意都如無監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知鏃過一枝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一凡中的之前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閒暇中能必之未有忙忽而可取必者忙忽而有中者亦幸耳

一凡射至五矢之外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決不可因不中而自忙若忙則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也

一教騎射箭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懸衡

一步射箭法曰箭者殺人於百步之外者也射者必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往但力勝其弓必先持滿射之先近而遠此不易之法也大端還要舉扯滿射遠及到然後自近求準非如一人自未開弓便止射三二十步起也如此一爲所局豈能遠耶

凡射或對賊對把站定觀把子或賊人不許看扣（目睛瞬射不及避而制於人此取法也）

凡射前腿似橛後腿似瘸隨箭改移只在後脚左眉尖直射右脚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二句正中的之妙此足法也）

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拏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於小射小加於大（存壓其前手加舉其前手）務取水平前手撇後手絕（二句射之元機一撒一絕正相應之妙一齊着力使兩臂撐伸合則箭疾而加於尋常數等矣此手法也）

凡射頭惡傷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偃（乃身之病此身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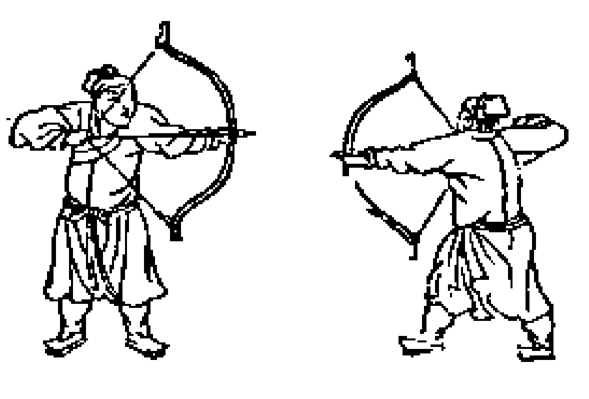
凡射法箭搖頭乃是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之故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學射者有此病射時用小草梢一寸用無名指小指共招於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

凡對敵射箭只是筒膽大力定勢險節短則無不中人無人能避矣此狀形容不出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發只是四平架手立定則勢自險矣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中敵必能殺人至少或思將切身或爲賊先鋒一中而收利十倍則節自短矣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諺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頭是也

凡馬須要平日道飼養時調度縱轡聽令進止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賊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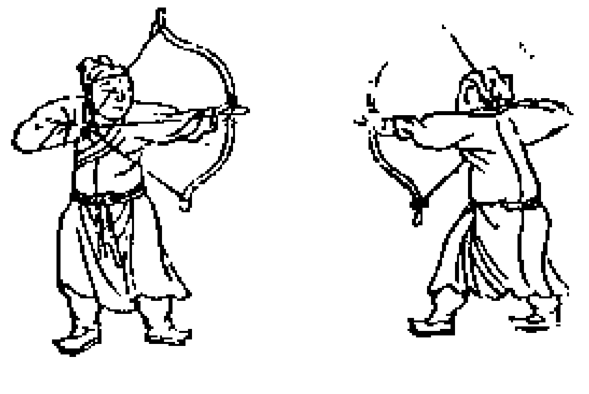
實握射圖

此法弓滿左肱直如弦而弓斜如月前平奶頭



拳心推射圖

此法弓滿則肱之曲心對下肘平如衡而弓須兼八分平勢



紀效新書卷十三終

紀效新書卷十四

拳經捷要篇第十四（此藝不甚預於兵能有餘力則亦武門所當習但衆之不能强者亦聽其所便耳於是以此爲諸篇之末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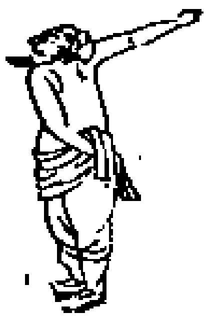
拳法似無預於大戰之技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爲初學入藝之門也故存于後以備一家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腳法輕固進退得宜腿可飛騰而其妙也顛起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閃故擇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勢勢勢相承遇敵制勝變化無窮

微妙莫測窈焉冥焉人不得而窺者謂之神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博記廣學多算而勝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勢長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名勢各有所稱而實大同小異至今之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呂紅八下雖剛未及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棍法相兼楊氏鎗法與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雖各有所取然傳有上而無下有下而無上就可取勝於人此不過偏於一隅若以各家拳法兼而習之正如常山蛇陣法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身而首尾相應此謂上下周全無有不勝大抵拳棍刀鎗叉鈀劍戟弓矢鈎鎌挨牌之類莫不先有拳法活動身手其拳也爲武藝之源今繪之以勢註之以訣以啟後學既得藝必試敵切不可以勝負爲愧爲奇當思何以勝之何以敗之勉而久試怯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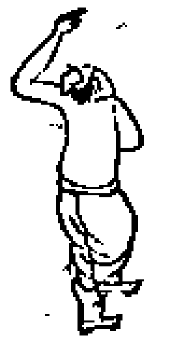
遑是藝淺善戰必定藝精古云藝高人胆大信不誣矣

余在舟山公署得參戎劉草堂打拳所謂犯了招架便是十下之謂也此最妙即棍中之連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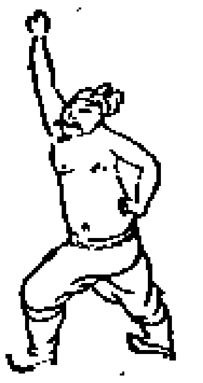
懶扎衣出門架子變
下勢霎步單鞭對敵
若無勝向先空自眼
明手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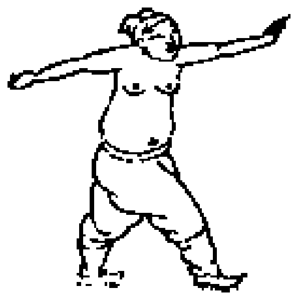
金雞獨立顛起裝腿
橫拳相兼搶背臥牛
雙倒遭着叫苦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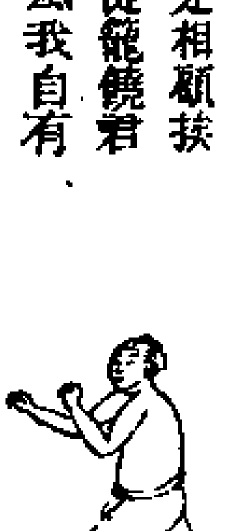
探馬傳自太祖諸勢
可降可變進攻退閃
弱生强接短拳之至
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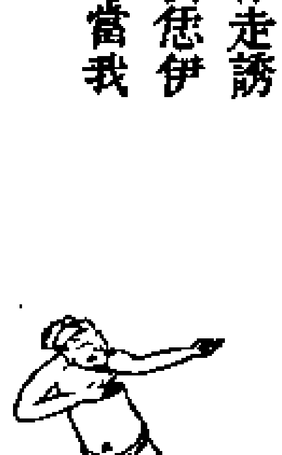
拗單鞭黃花緊進橫
挑腿左右難防搶步
上拳連劈揭沉香勢
推倒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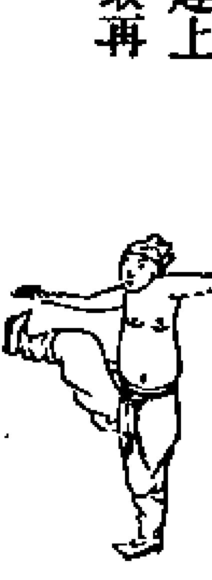
七星拳手足相顧挨
步逼上下提籠饒君
手快腳如風我自有
攪衝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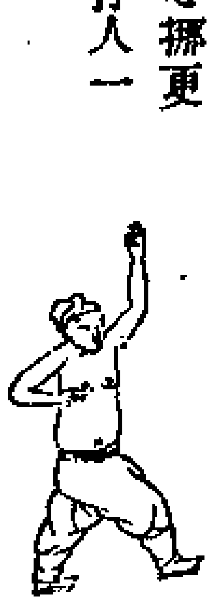
到騎龍詐輸佯走誘
追入遭我回衝恁伊
力猛硬來攻怎當我
連珠砲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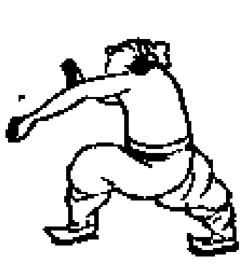
懸腳虛餌彼輕進二
換腿決不饒輕趕上
一掌滿天星誰敢再
來比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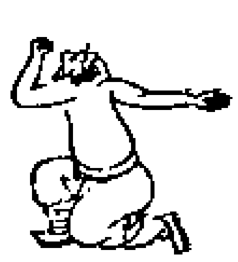
邱劉勢左搬右掌劈
架腳入步遭心挪更
拳法探馬均打人一
着命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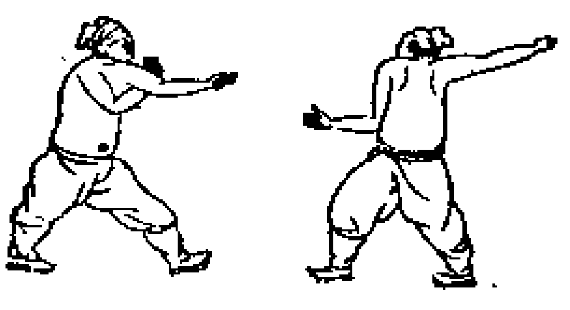
下插勢專降快腿得
進步攪靠無別鉤腳
鎖臂不容離上驚下
取一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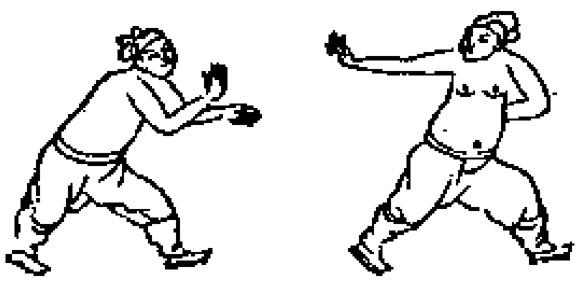
埋伏勢窩弓待虎犯
圈套寸步難移就機
連發蹬腿他受打必
定昏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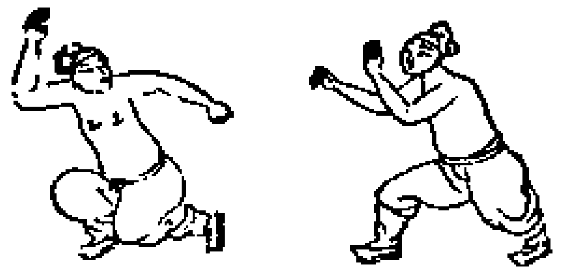
得架子搶步披掛補
上腿那怕他識右橫
左採快如飛架一掌
不知天地
拈肘勢防他弄腿我
截短須認高低劈打
推壓要皆依切勿手
腳忙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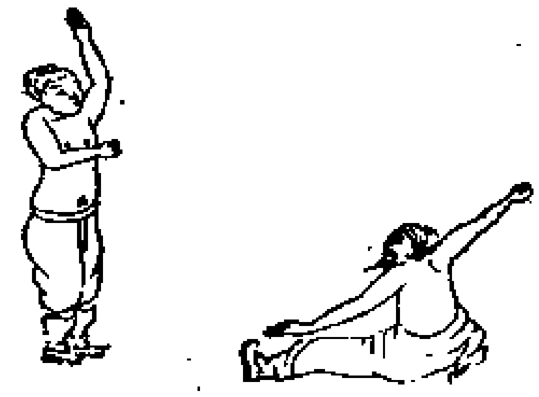
一霎步隨機應變左
右腿衝敵連珠恁伊
勢固手風雷怎當我
閃驚巧取
擒拿勢封腳套子左
右壓一如四平直來
拳逢我投活恁快腿
不得通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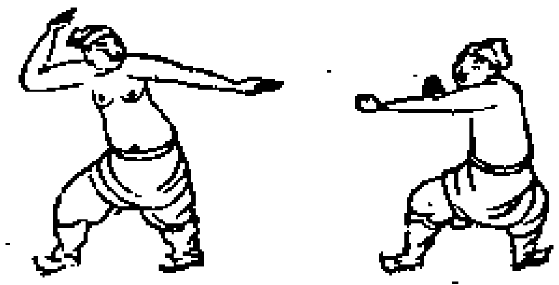
中四平勢實撐固硬
攻進快腿難來雙手
逼他單手短打以熟
爲乖
伏虎勢側身弄腿但
來湊我前撐看他立
站不穩後掃一跌分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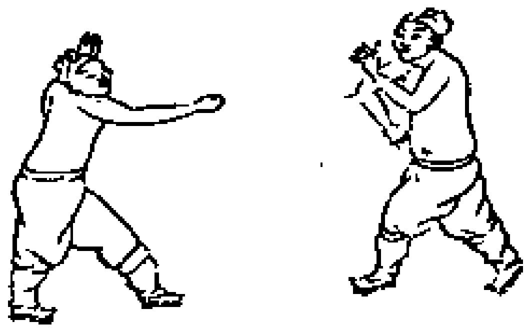
雀地龍下盤腿法前
揭起後進紅拳他退
我雖顛補衝來短當
休延
朝陽手偏身防腿無
縫鎖逼退豪英倒陣
勢彈他一腳好教他
師也喪身



鴈翅側身挨進快腿
走不留停追上穿庄
一腿要加剪劈推紅
跨虎勢那移發腳要
腿去不使他知左右
跟掃一連施失手剪
刀分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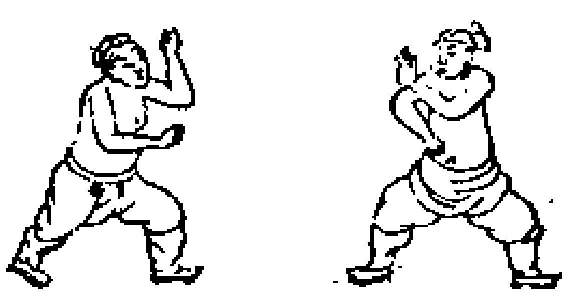


拗鸞肘出步顛剎搬
下掌摘打其心拿鷹
捉兎硬開弓手腳必
須相應
當頭砲勢衝人怕進
步虎直攛兩拳他退
閃我又顛踹不跌倒
他也忙然



順鸞肘靠身搬打滾
快他硬遮攔復外絞
刷回拴肚搭一跌誰
敢爭剪
旗鼓勢左右壓進近
他手橫劈雙行絞靠
跌人人識得虎抱頭
要躲無門

紀效新書拳經卷十四終



紀效新書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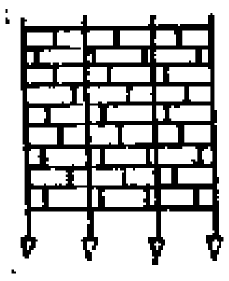
布城諸器圖說篇第十五

夫南方田水界地雨濕不可用車我兵卒然遇敵緩急無案可依賊皆洞見知我無拒禦之備是敢盡力向我一遇奔城全軍退走其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使賊忽然舉目無中生有眼前皆是遮賊造次便不得知我立此主何意且不得便知我布裏虛實外既立有拒馬蒺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賊至有誤爲眞城者緩急之間便

不敢輕易近我營壘如果賊人瞭料其情我已備之久矣爲銃俱向城而伏賊如來敵必須先取去我蒺藜拒馬攻取之間彼外不能觀內而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銃發鉛射弩無不復宜一豁之限足類金湯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條於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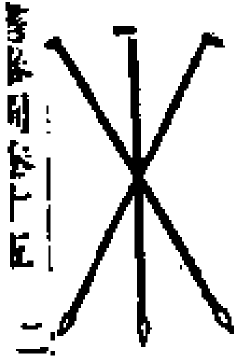
其法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

布城圖



一器具除武經總要圖象之所有人人可能者不備外今將武經總要所無及武經之所有而今不知用者倂開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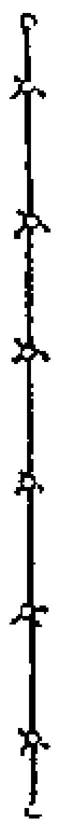
一拒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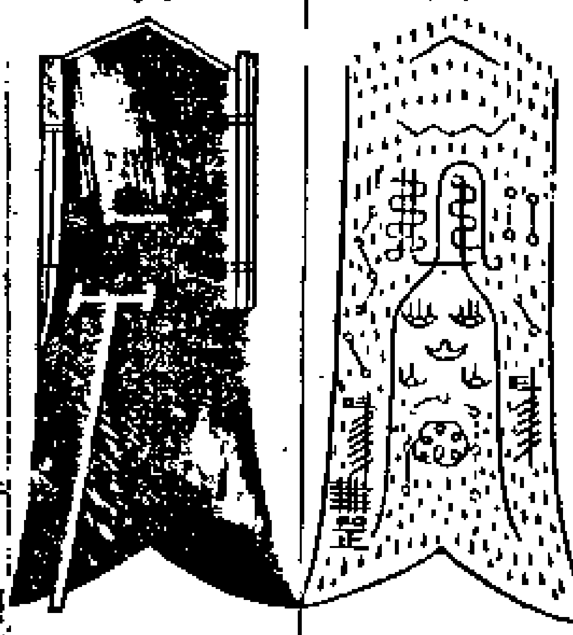
右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上用尖鐵頭下用鐵鐏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布取大木壓其中）

一蒺藜繩連利於收起

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爲一繩俱用繩串入蒺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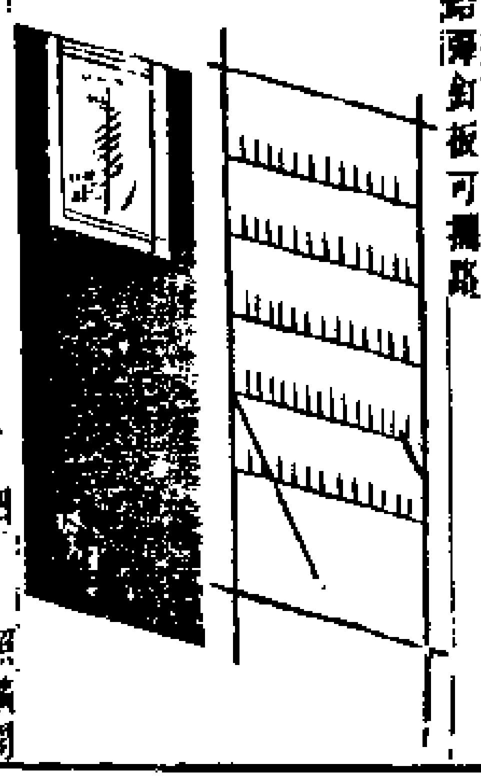


牌法造牌祀牌符咒各有大例日期


正面
背面

此物有數法或用皮襯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兵家厭勝之術備我士心而疑敵者也非眞以此爲恃後人毋惑之而爲所誤凡兵所帶繩串復條掛於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圖藤牌雖爲緊殺之器而不能立束部伍凡頭之以束整部伍齊進止遮人衆壯士疑進如堵牆退如風雨者惟有此牌之功爲大爲可用奈只可以禦隔刀鎗而不能隔鉛子尚俟天生豪傑之才更爲之其法長五尺橫闊二尺

軟壁（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架障前擋鉛彈釘板可攔路）



軟壁無他奇易用人所蓋綿被覆子水格上耳固一時從便之法然不若所製剛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銜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故定無一二十步可放之事今閒法于後不立圖者祕之也其法以輕木爲長桄中用一檔牌身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蠶綿三斤用布序爲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鬆鬆幅爲一毯挨行擺之又用蠶綿五斤序布袋一幅蒺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假意而官司不能辦耳除此之外或以鐵爲鋒或云用鵞毛人髮或用番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失其脊余昔復其智慮博采萬口之說盡以製造之方所費不知幾百金而竟皆不能遮銜鉛子未有勝此法者也

剛柔牌式

第一生牛皮

乙層內用好

大蠶綿布紬

乙層

第三薄柔

皮氈毛一

層箭擺栢

挨

第四層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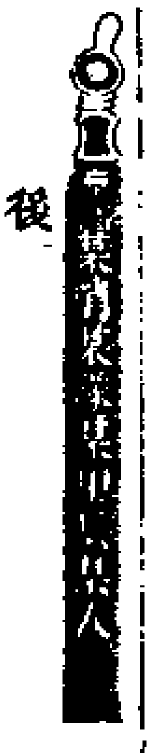
舊綿紬布

一層蓋裹

以上通用灰布漆油最忌水入坐臥務實

銜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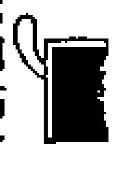
竹篾四寸長五分闊上書隊甲兵勇親隨官押油飾掛頸靜砲響各啣枚肅靜代囫枚而用更可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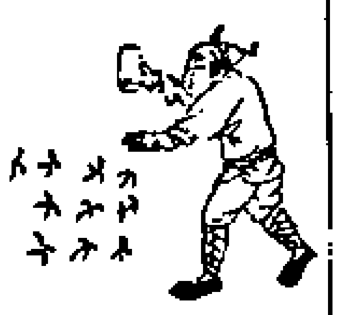
某官　押寫銜枚號令

鬼箭

鐵蒺藜糞汁炒染毒藥鐵脚曰鬼箭散地以爲阻路守險之用人擄竹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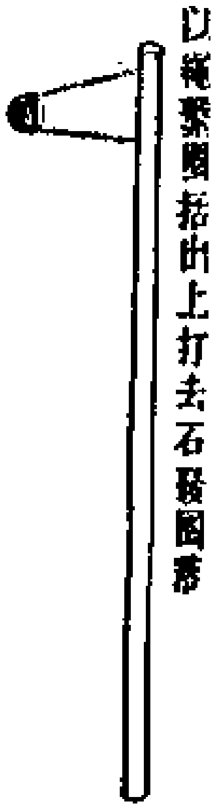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爲底貯蒺藜懸之於腰用時手提擺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粘除此皆乖擺蒺藜不利明矣



壓石

用一擲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搖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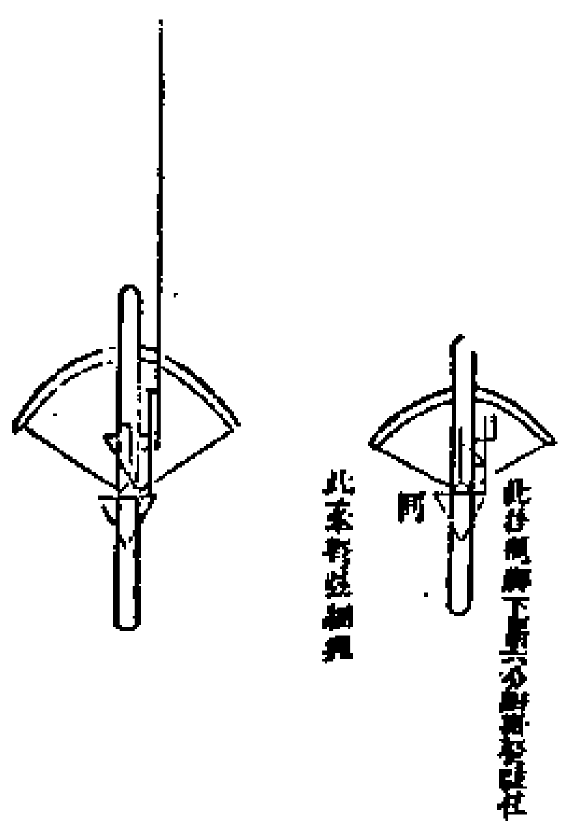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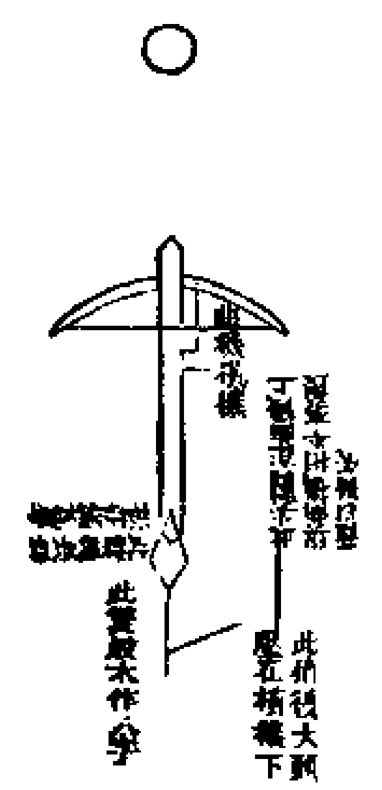
以繩繫圈搖出上打去石發圖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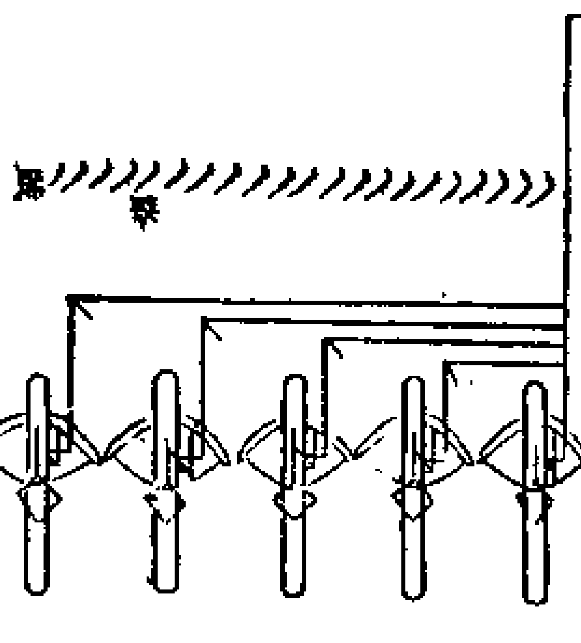
夜伏耕戈

弩機用浮輕藥葉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於三十步橫路而下堆草擺形兩邊兩藏發箭中恐害自人須粗斷行要緊

此張起弩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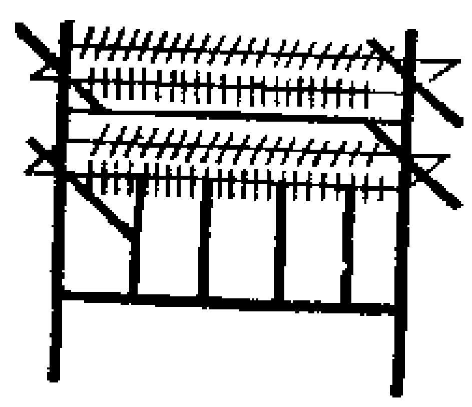




近水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之先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踏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其一機卽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尤妙若三五弩而搖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矢俱準着人身恰得正好也

木城

用大小木爲每扇闊五尺高業五尺蔽木二道贊大竹釘浮於拴上約可二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垜口防夜鐵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立戚帮盤



放鳥銃法式

放銃之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桶內約銃口一容幾錢鉛子一枚卽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銃用搠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搠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鳥銃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卽拿銃架後尾人面要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

手大食指搬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銃

手大食指搬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銃

響

鳥銃之中準在於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於前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繫而多誤勢難再發邊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一製合鳥銃藥方

硝一兩　黃一錢四分　柳炭一錢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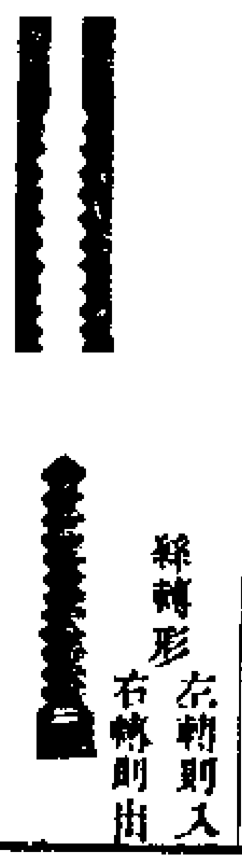
一製合鳥銃藥方

硝一兩　黃一錢四分　柳炭一錢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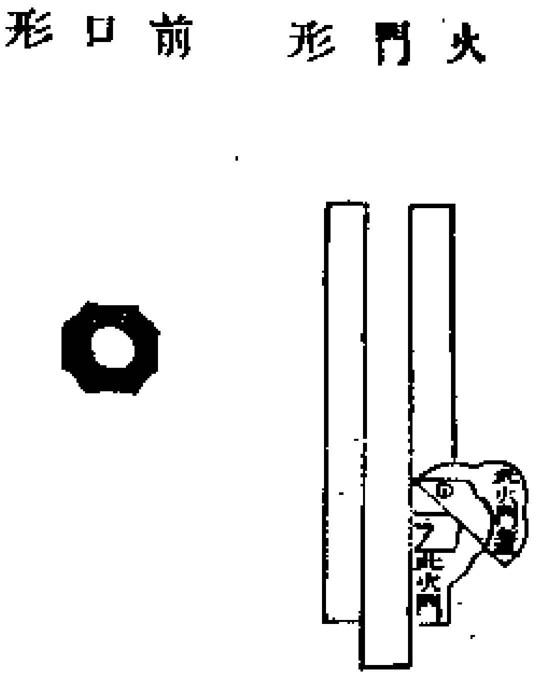
通共硝四十兩黃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用水三鍾舂得絕細爲妙秘法先將硝黃炭各研爲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桕木杵舂之不用石舂者恐有火也每一桕舂可萬杵若舂乾加水一碗又舂以細爲度舂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多舂數萬杵也大端如製合好製法和勻若添水舂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不敢

入銃矣只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卽可入銃但燃過有黑星白點與手心中燒熱者卽不作又當再加水舂之如式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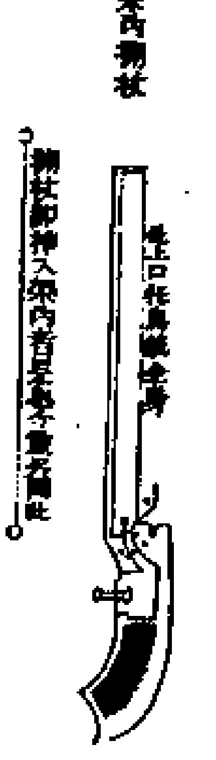
鳥銃後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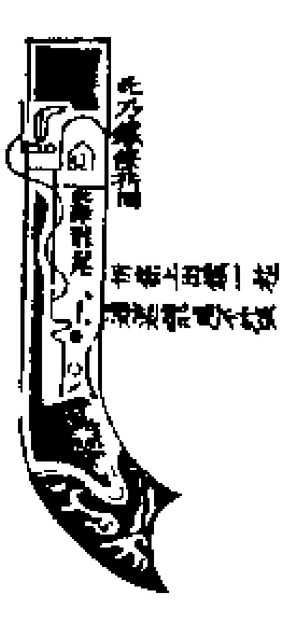
鳥銃分入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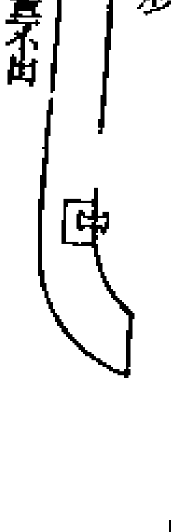
銃架形



鳥銃龍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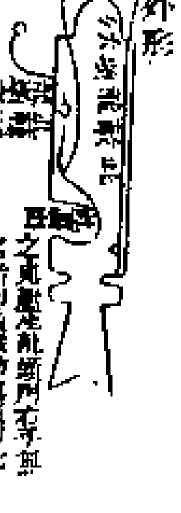


架內搬鬼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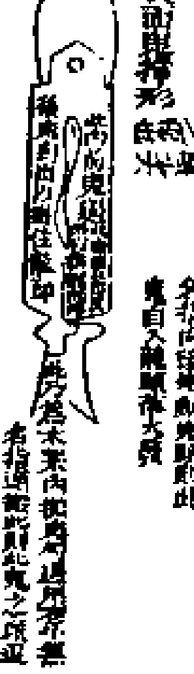


其鬼所勾畫不出

側立外形



側嵌而與搬形



一造鳥銃之法後門有螺轉者此銃腹長放過後內常作濕二三日要洗一次用搠杖展水布一方蘸水入洗之如鉛子在內或塞火門等項取開後門螺轉以便修整最爲易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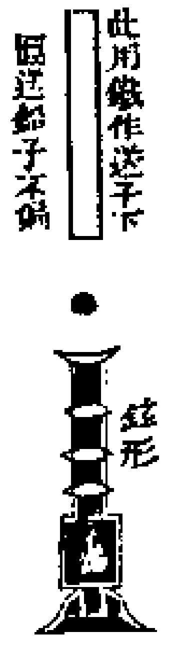
一行營之內鳥銃雖速準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佛狼機又大重難於扛隨今以臆創一器名爲賽貢銃旣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其鉛子猶將佛狼機之大其聲勢可比發貢其速卽可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甚妙

一銃式

銃長三小尺內口約容半觔鉛子藥在粗腹不可過鉛子送至腹口方好卽如此平臥地下隨其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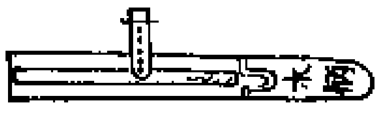
近加墪頭高並不用木馬等類此器之利者亦以項長而鉛子合口故也

送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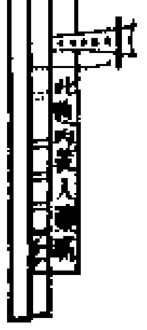
設有連子銃銃鉛皆繁巧放銃時多誤難以舉中無成功亦載之以備兵家之一法也

連子銃式因武經總要所無故圖出



銃如鳥銃但藥盡處用一吼上安一鐵筒入鉛子數枚門定口一個銃放去一個子又落入

銃內裝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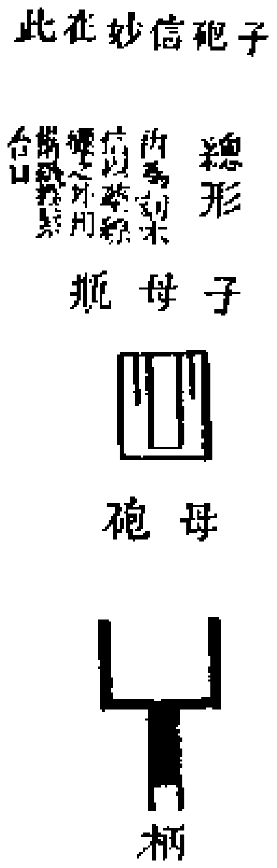


其法以藥裝入一節節以原稍紙鐵一箇中穿藥線一寸送入銃內又裝一箇藥入藥實又間以穿藥線紙錢如此裝至鉛子鐵管止

一子母砲

此用驚營或夜間遠遠放入賊壘少停於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烏合之衆奪氣之寇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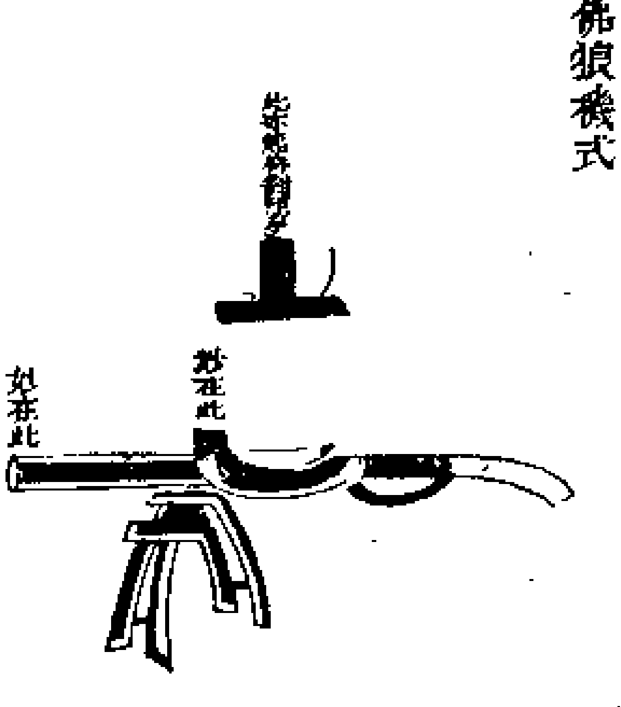
一裝放子母砲法



此砲用木信雕成螺絲轉形為渠以藥線隨渠纏足下露線一節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稍紙信外卷緊與子銃口合乃將好藥入瓶八分將信送入口即將瓶覆向下搖搖按入其信若仰瓶裝信則信底有藥放時藥催信出而瓶不破響惟覆裝其信則將信務入到底底底下無藥藥在週圍信線燃入藥乃作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將大銃裝畢以瓶入上大口先點瓶線燃入木信不見即點母砲線打去若瓶線點早母線大長則瓶不出口

而響矣若點瓶線太遲未及燃入打去則閃風而滅矣又有一法共拴一線居中點火終是不齊還是兩點為妙

佛狼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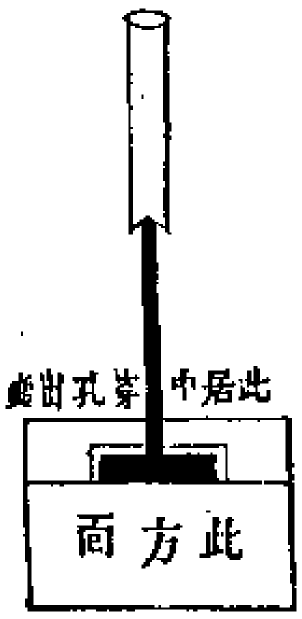


此乃天下通有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製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處要母銃管長長則直而利送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則火氣不泄子銃後方用斗筍轉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鐵門者佳其妙處在今添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礙托面以目照對其準否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銃內用木馬後下鉛子有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

小則出口亂而無力歪斜難準今法止用鉛子預將鉛子照子銃合口微大一分製就用將入藥之後即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每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每銃之口緊激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每銃每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也切記切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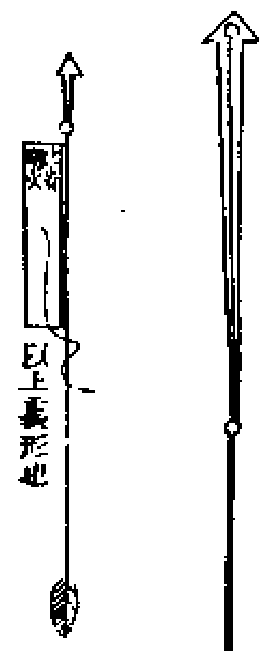
夫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此器之利也大端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者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其肯綮全係於線眼眼正則出之直不正則出必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每箇以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頸二寸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稍筒用襖紙鬪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此物最不耐久故也

自然打成線眼式



箭頭式中脊要厚兩刃要長而利爲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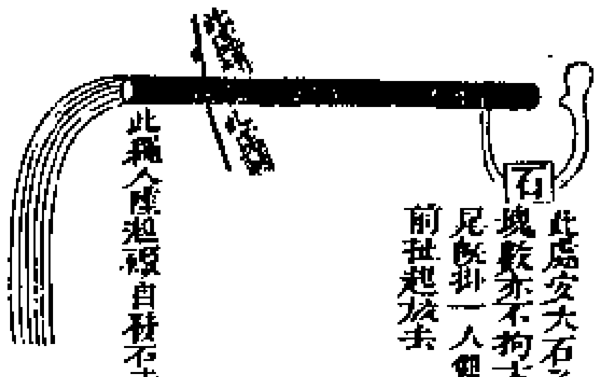
頭上將虎藥至妙


以上裹形也

一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鮮有人能悟之故重閱明其勢此爲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乏之資

此蝎尾套右梢頭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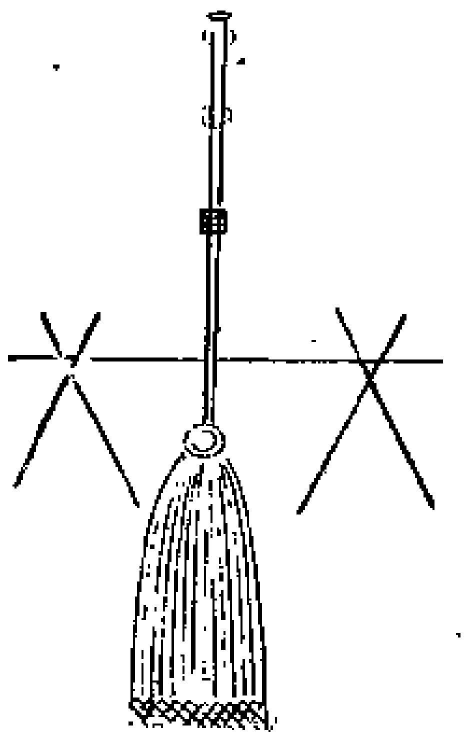
每繩長如梢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梢可矣每繩用二人扯之



此處安大石子不拘箇數塊數亦不拘方圓平厚蝎尾既掛一人與香陸石候前扯起放去

此繩入座起礮自發石去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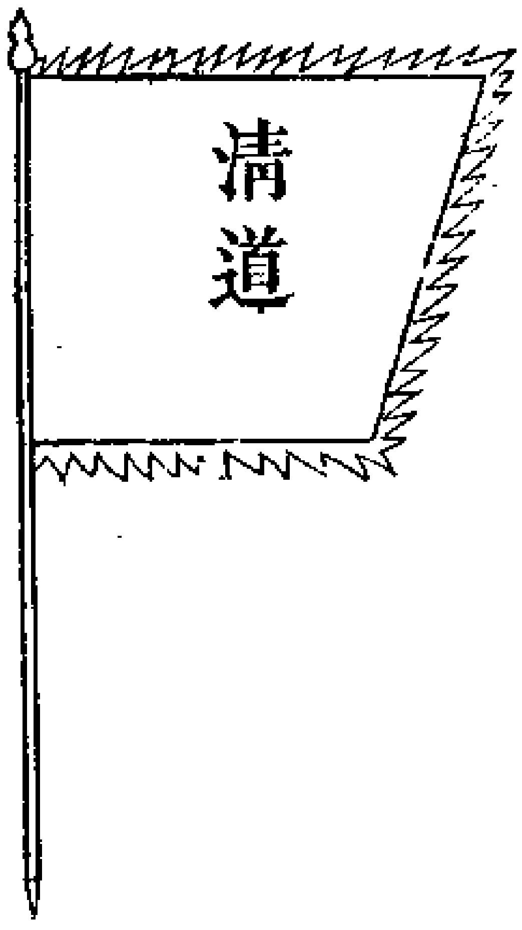
紀效新書卷十五終

紀效新書卷十六

旌旗金鼓圖說篇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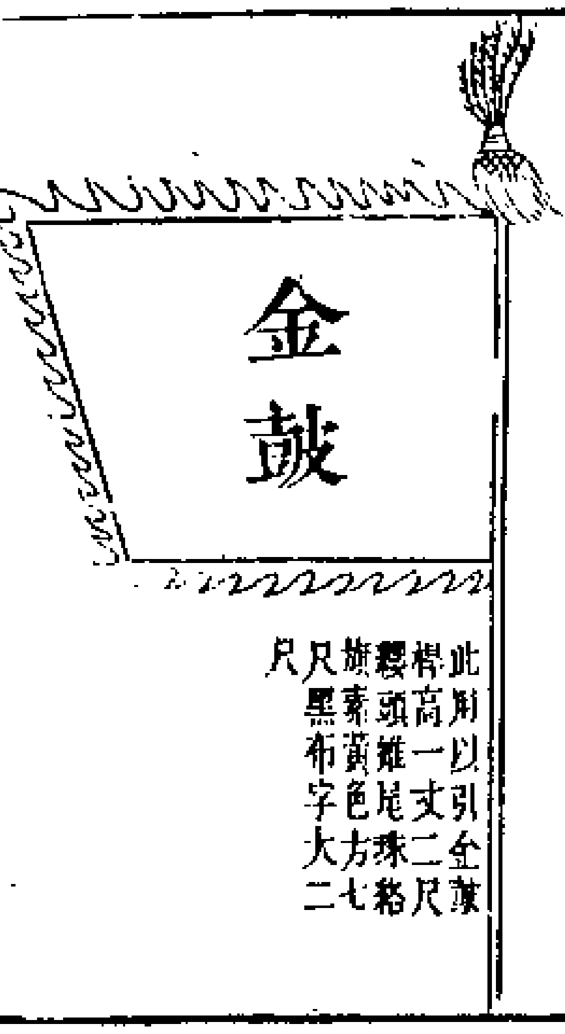
名將所先旗鼓而已近見東南人不知兵旗無法制率如兒戲或輕難覩遠或重難執馳方色混雜不可辨認而臨陣分合更與旗無干聽兵用手遍居爲哨聲却以旌旗爲擺隊之具金鼓爲飲宴之文至有大將名胄而亦烏合縱橫一噪兵士紛沓一隊數色一陣數令以勝負付之自然以進退付之無可柰何吁可勝嘆哉予故不得已而輯此篇

文以取義弄亮之亮之



右清道二旗軍行持衆之前以清途路操習則若掌號笛執在馬路引官哨隊回營旗桿長八尺仍領送官哨隊回營旗桿長八尺用木葫蘆或葫蘆上加以鎗頭亦可方四尺藍色邊用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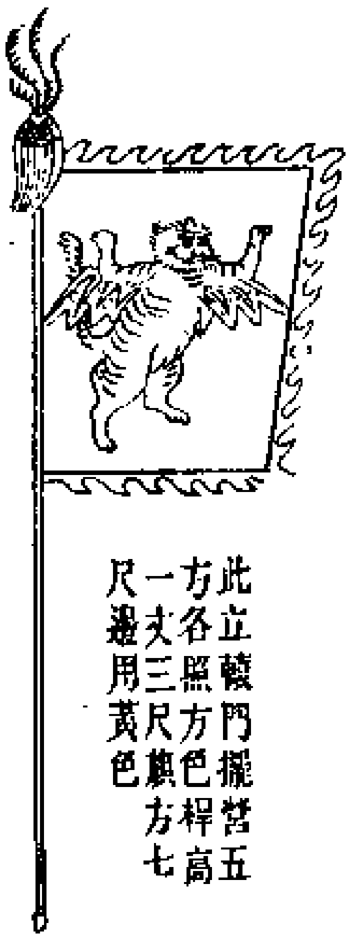
金鼓旗四面



此用以引金鼓桿高一丈二尺纓頭雉尾珠絡旗素黃色方七尺黑布字大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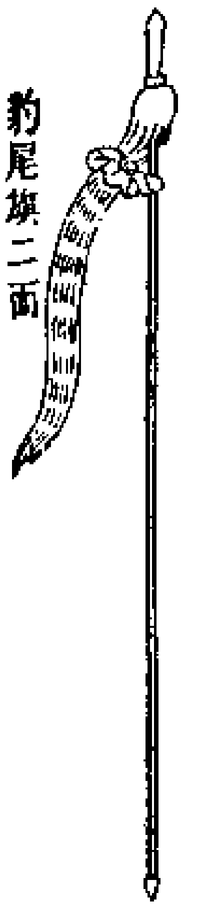
飛虎旗

門旗五方各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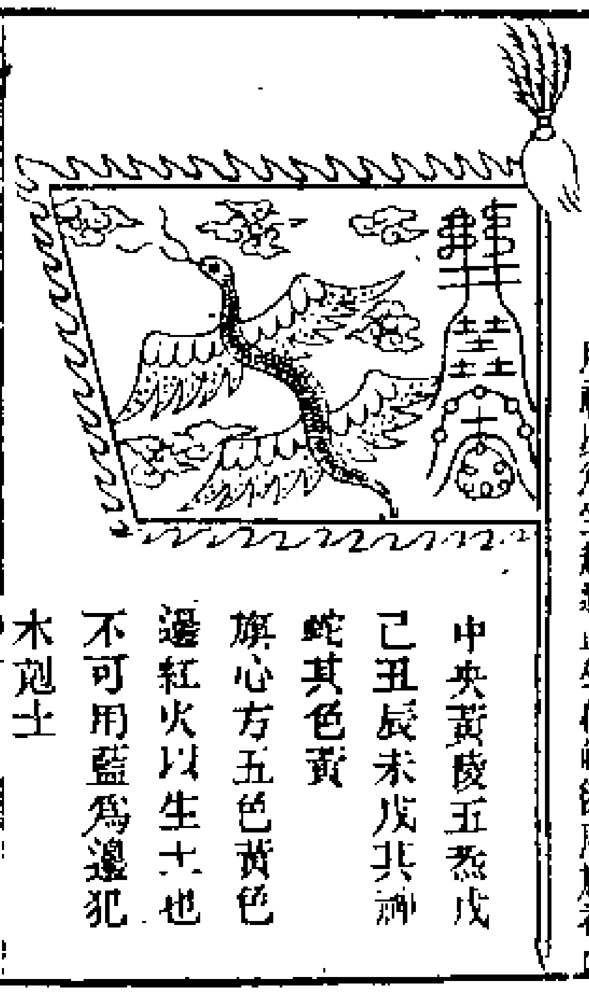
此立轅門擺營五方各照方色桿高一丈三尺旗方七尺邊用黃色

豹尾旗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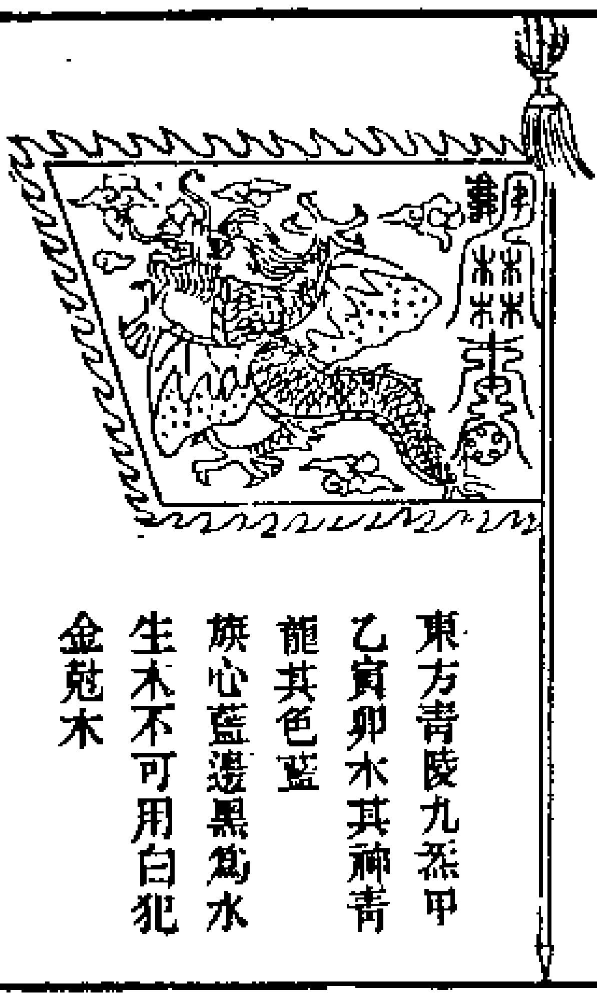


右旗所立之處再不容一人擅闖出入非有主將號令旗箭召放擅入者不問官員大小人等軍法捆拏　桿用堅木長九尺頭用利刃旗用絹裁折曲畫豹尾形綢幅雙折長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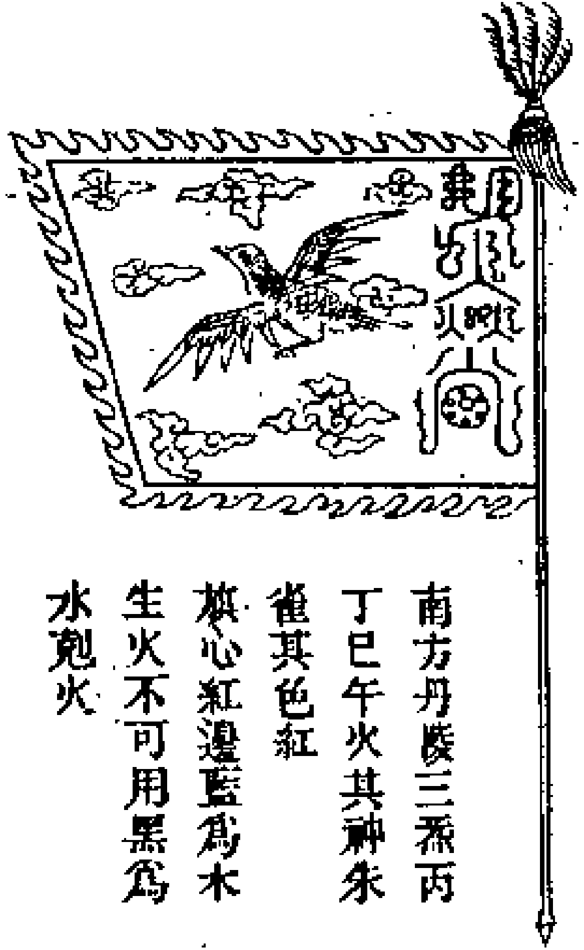
方形旗五面（桿各高一丈五尺以四面四方立表兵之所視以為坐起進止左右前後周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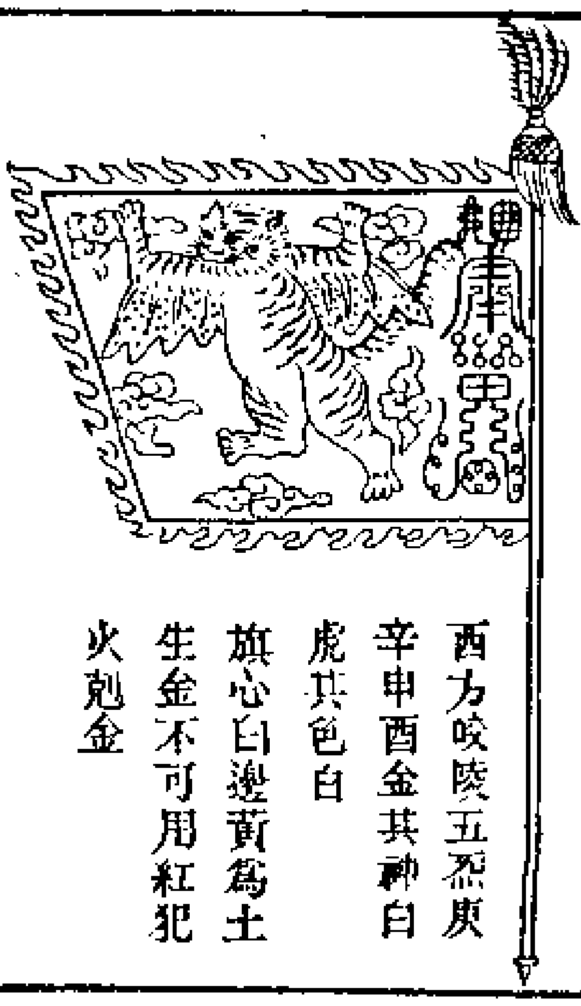
中央黃陵五炁戊
己丑辰未戌其神
蛇其色黃
旗心方五色黃色
邊紅火以生土也
不可用藍爲邊犯
木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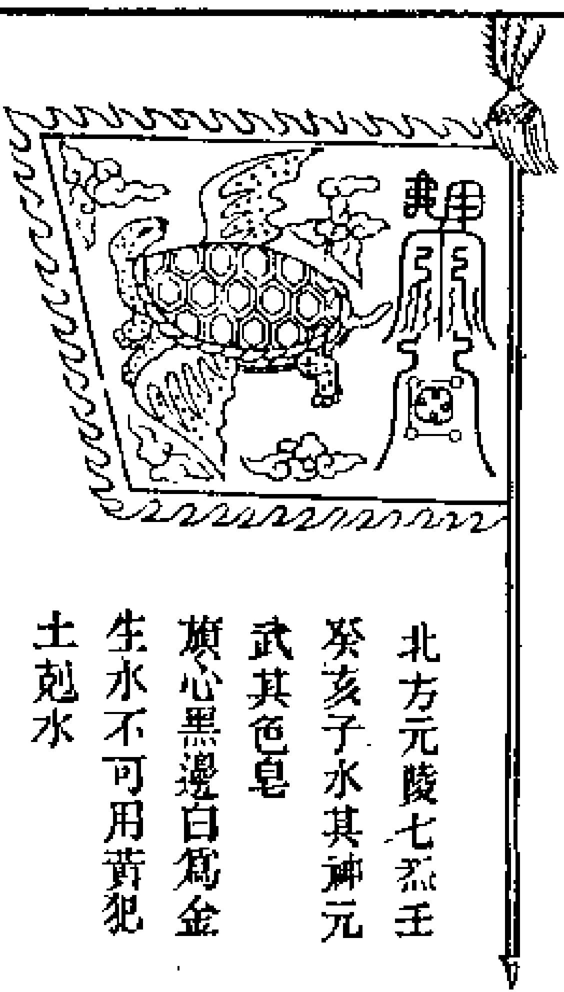
東方青陵九炁甲
乙寅卯木其神青
龍其色藍
旗心藍邊黑爲水
生木不可用白犯
金剋木



南方丹陵三炁丙
丁巳午火其神朱
雀其色紅
旗心紅邊藍爲木
生火不可用黑爲
水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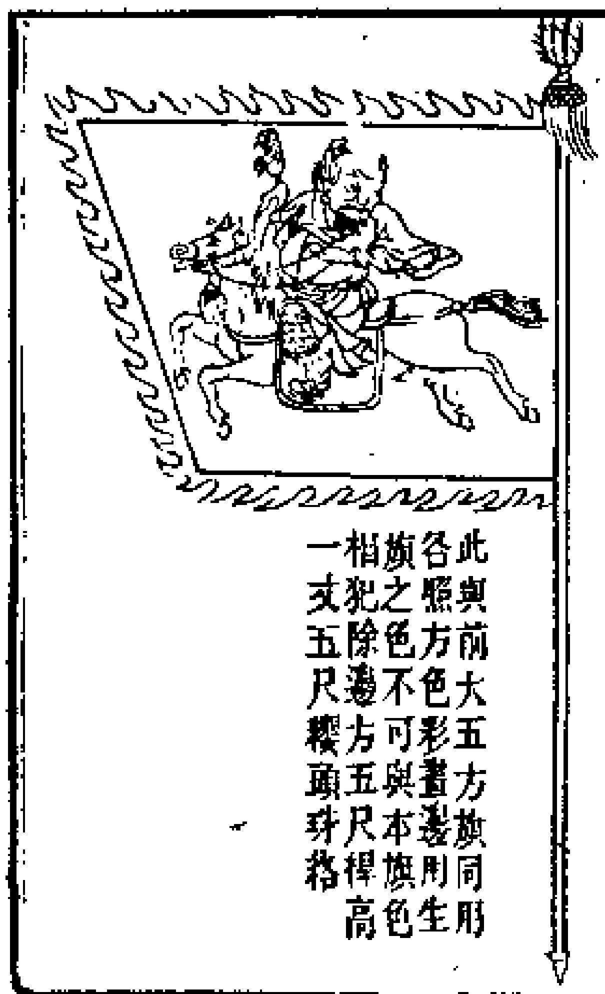


西方皓陵五炁庚
辛申酉金其神白
虎其色白
旗心白邊黃爲土
生金不可用紅犯
火剋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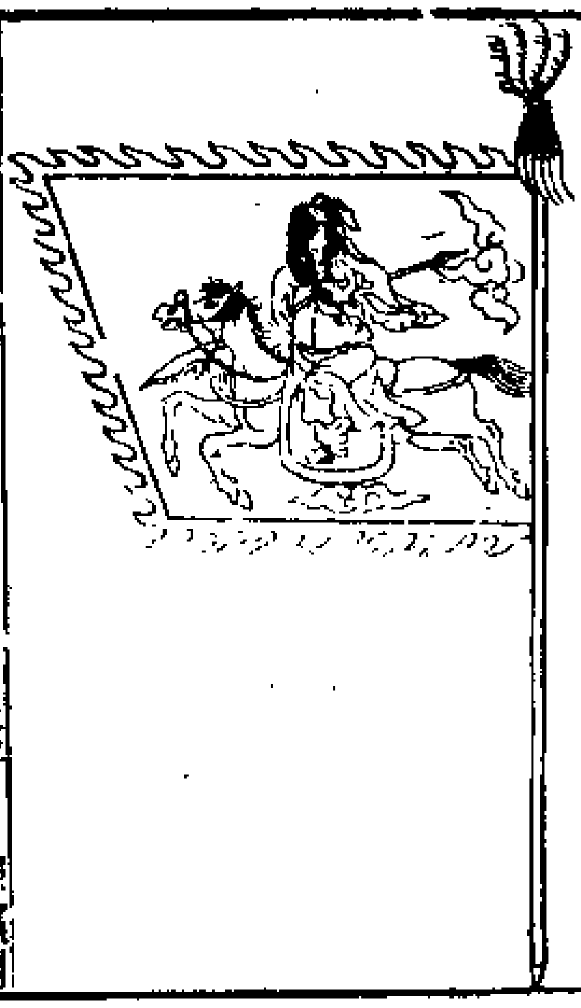
北方元陵七炁壬
癸亥子水其神元
武其色皂
旗心黑邊白爲金
生水不可用黃犯
土剋水

五方神旗伍面　東方溫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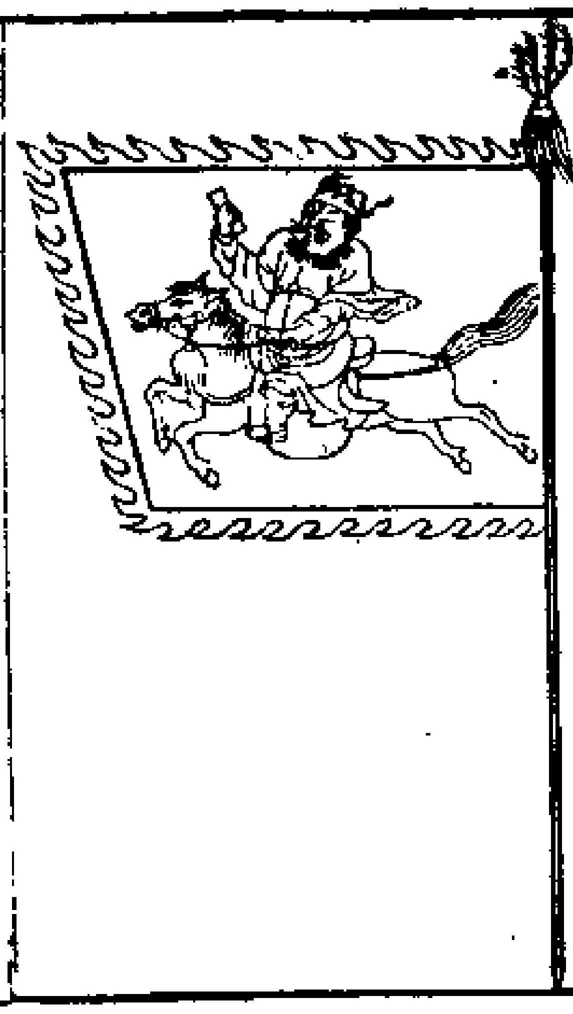


此與前大五方旗同形各照方色彩畫邊用生旗之色不可與本旗色相犯除邊方五尺桿高一丈五尺纓頭珠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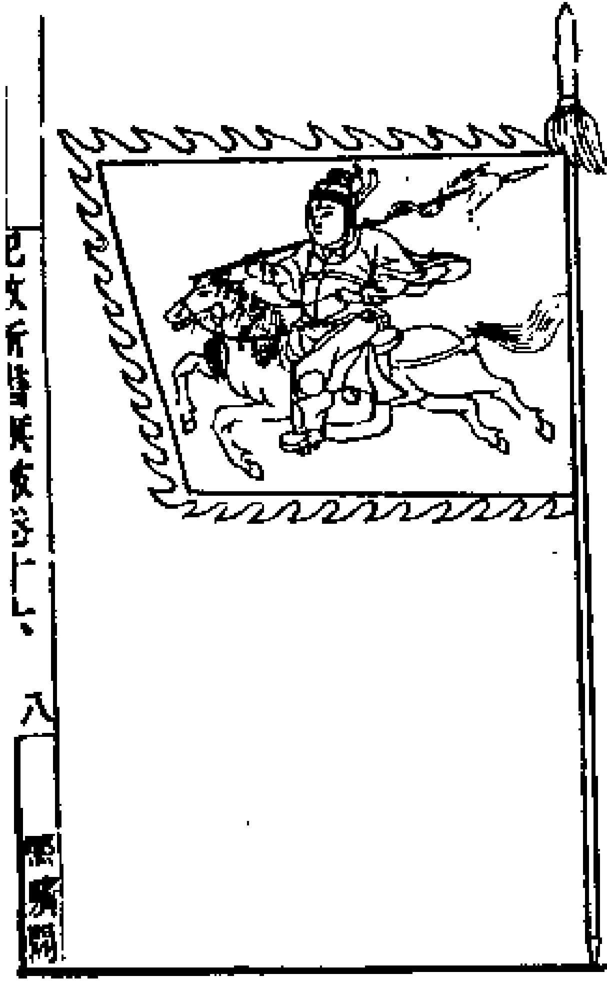
南方關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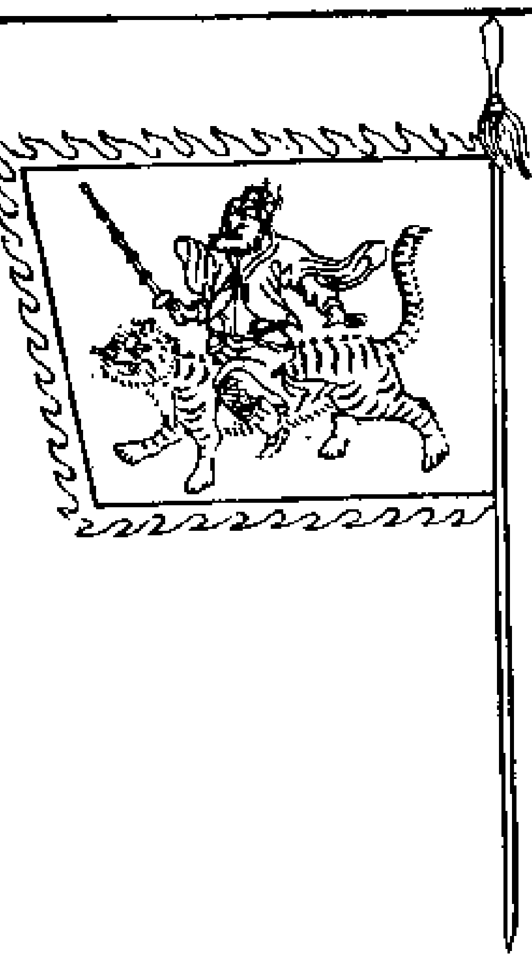
中央王靈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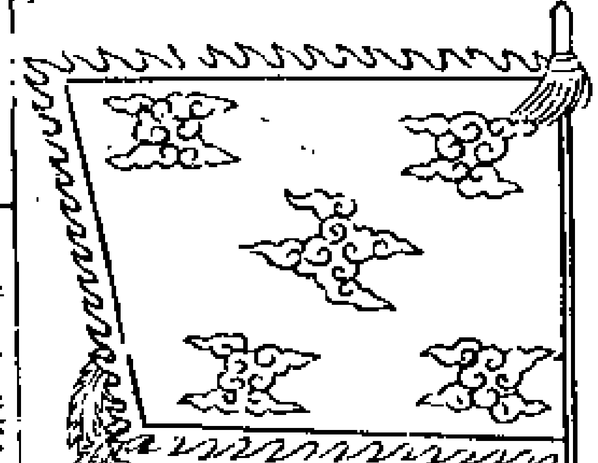
西方馬元帥



北方趙元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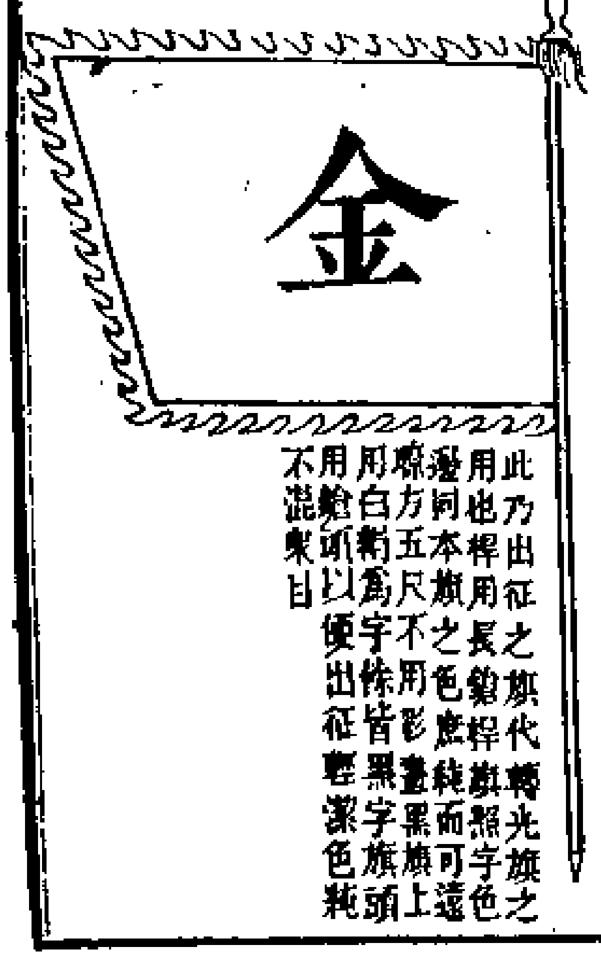


五方轉光旗五面各照方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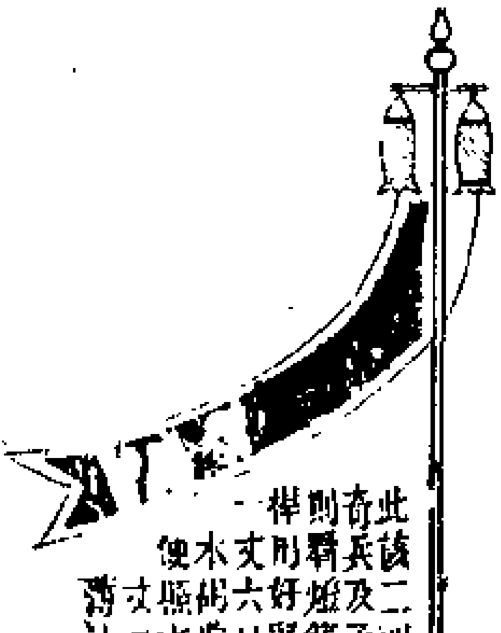
此用在將臺上行則隨主將以爲外表五方之應外表視此爲進止立伏桿高一丈五尺邊與旗幅同色用簇前二幅長四尺調三尺帶用五色自下相生而上長旗身有半旗頭用雉尾縷絡

五行旗　金木水火土五面各照五行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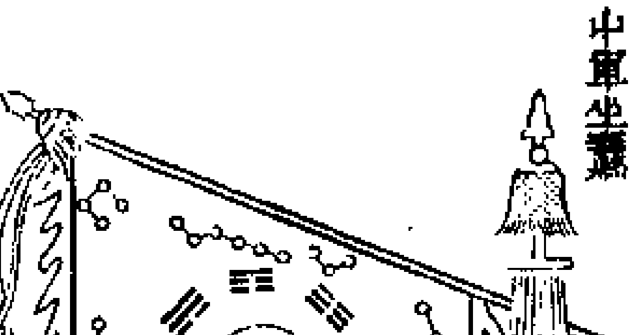
此乃出征之旗代轉光旗之用也桿用長鎗桿旗照字色邊同本旗之色底綫面可遠瞭方五尺不用彩畫黑旗上用白絹爲字條皆黑字旗頭用鎗頭以便出征壓潔色氈不混眾目

五方高招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氣之色與大旗之邊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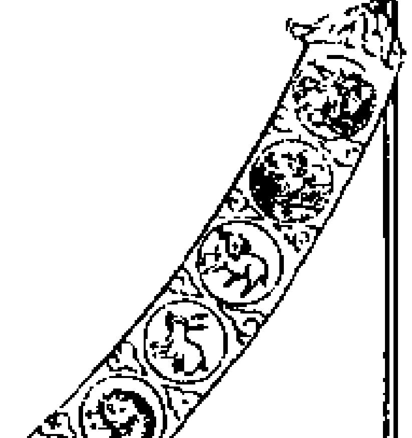
此該二副共十面晝則示奇兵及子營中軍劄兵夜則精燈籠以代五方之用桿用好堅竹去安紅漆長一丈六尺顛用小鎗頭金水鵝盧頂綠綵粉在桿便照方色全幡綃長一丈二尺燈用照方色濟油紙

中軍坐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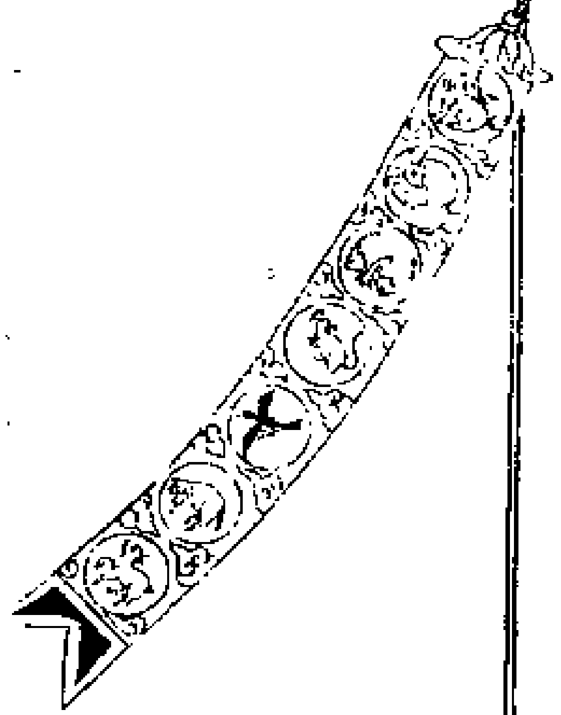
此不可用於行陣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旗大一丈黑緞段爲之白穗爲邊纓頭飾以珠絡極其華麗

二十八宿號帶　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演斜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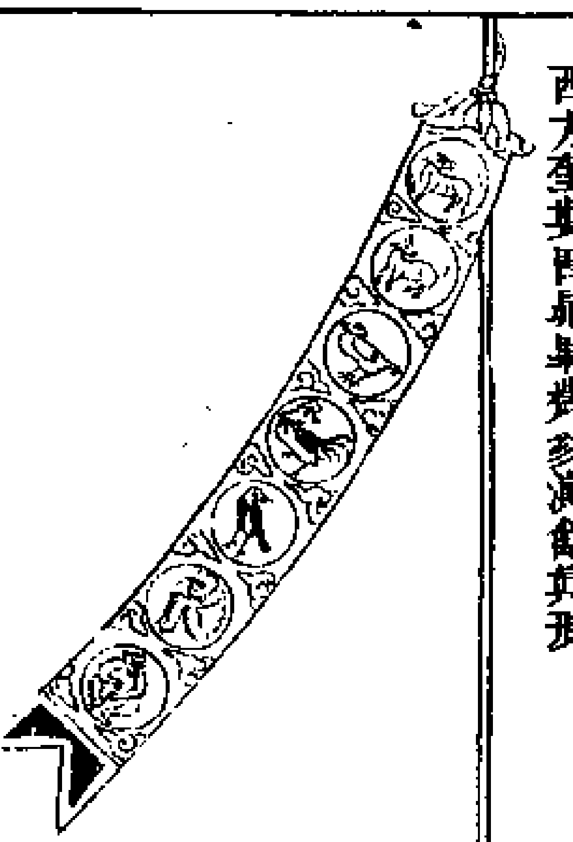


此帶四方各門方色並中央黃素帶俱畫坐纛上只爲四方之生但可張面不可用於廂隨以其大而重也桿無燈坐纛上用纓十字架以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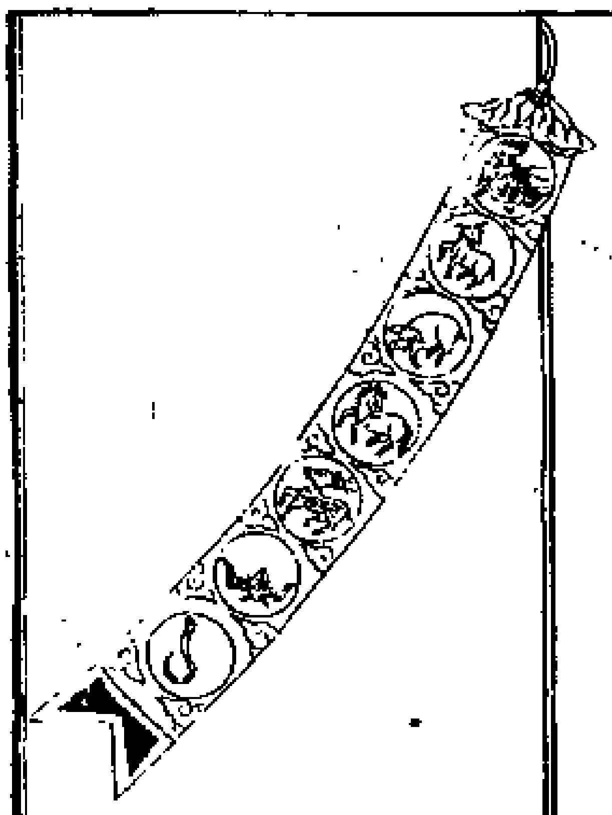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演禽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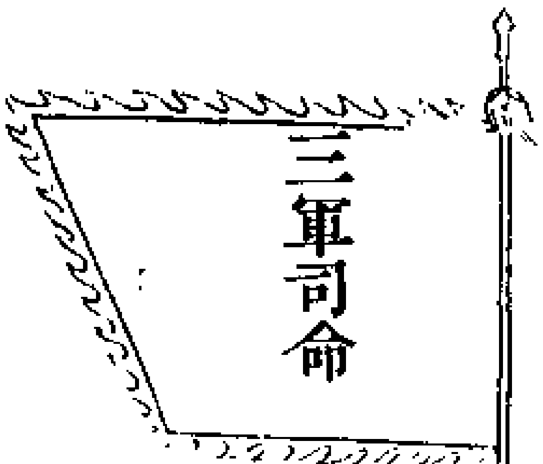


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演禽真形



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演禽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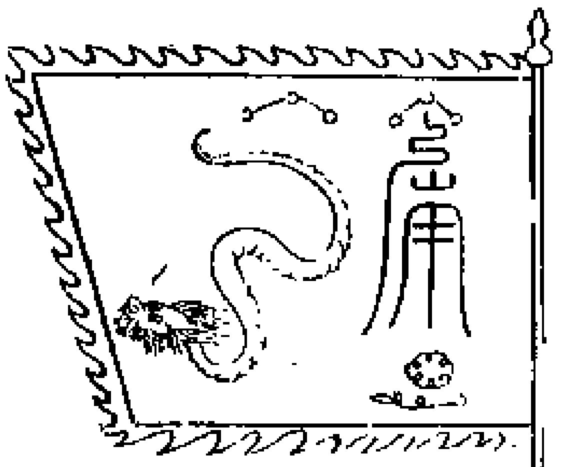




此主將號旗顏色隨方不可設以準機桿用長鎗旛方一丈六尺

角木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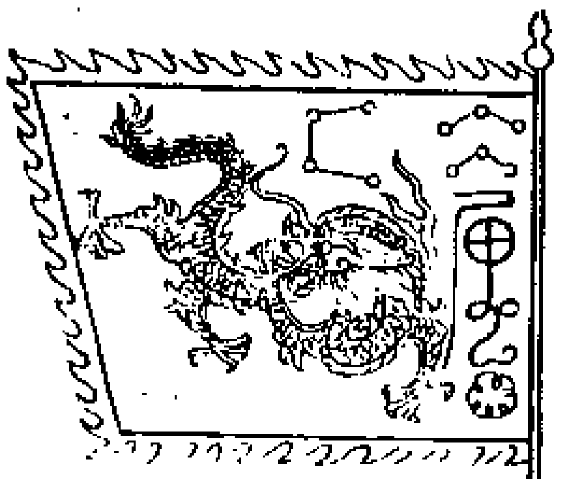
主將黃公政 李真



此後二十八宿形旗凡出軍立方向八門使兵由之而出則又凡遇出兵之日所輪該宿即以此旗引軍桿長一丈六尺頂用稷將雉尾邊幅之色俱同各照方向方可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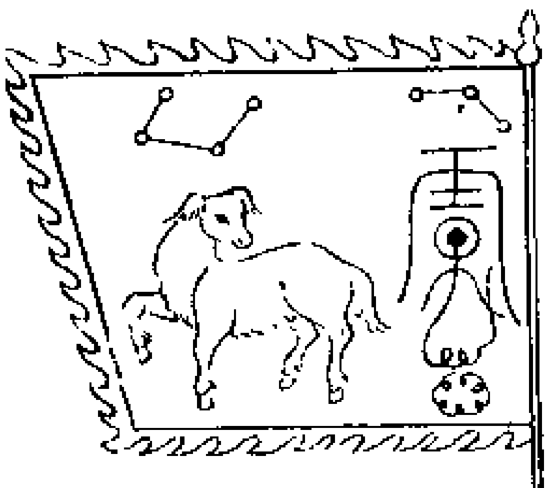
亢金龍

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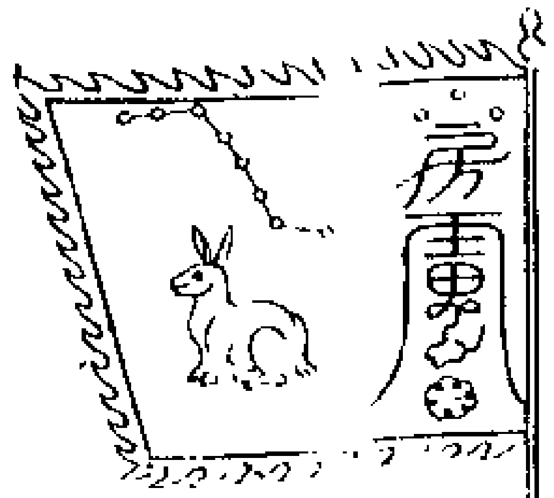
氐土貉

兵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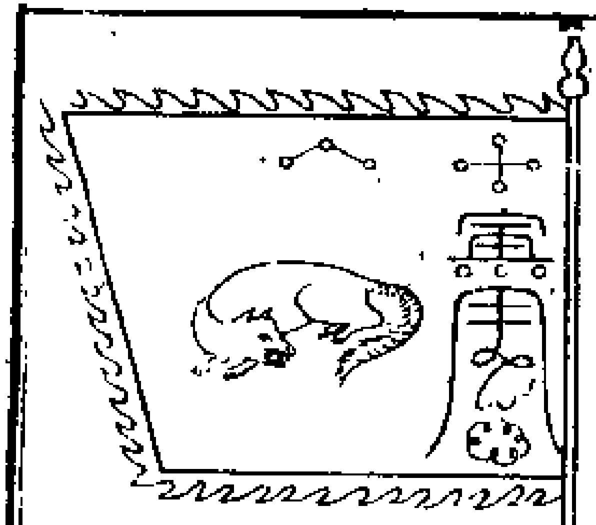
房日兔

封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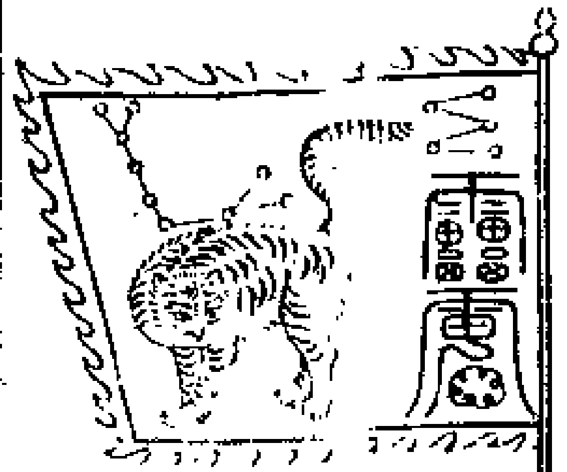


心月狐

逍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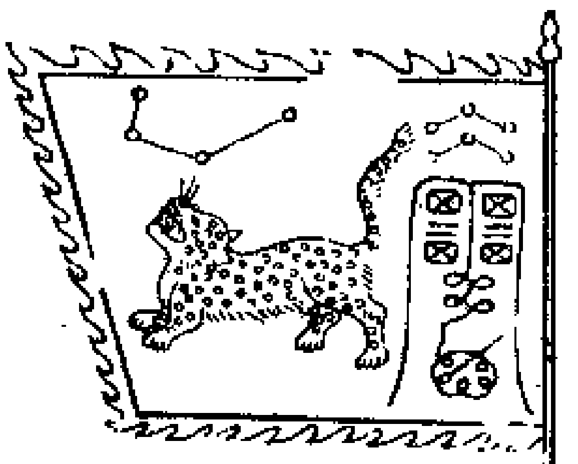


尾火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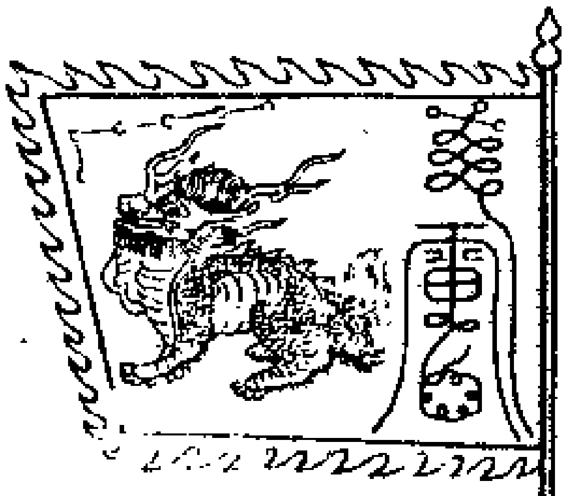
周雲

箕水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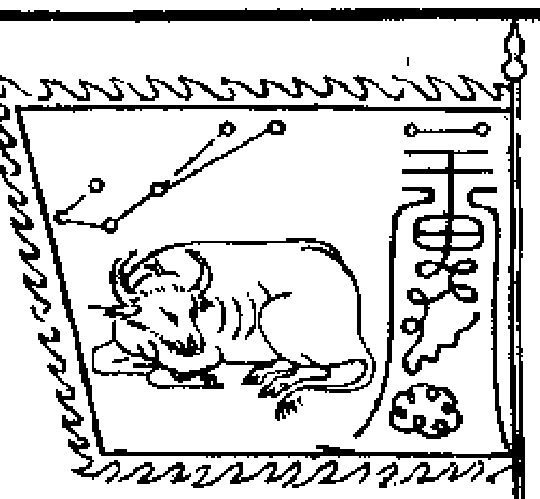
文相

斗木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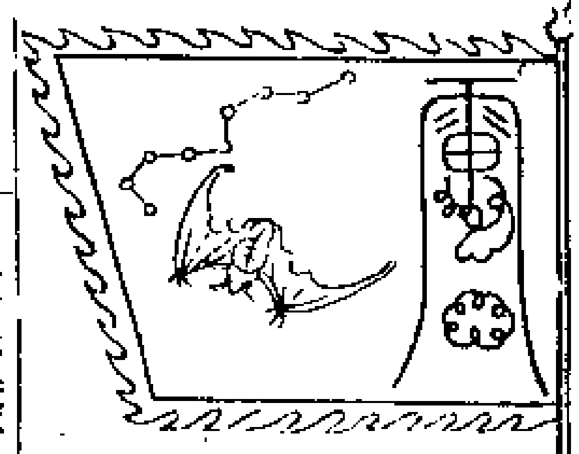
主廂獄與希節 郭湧

牛金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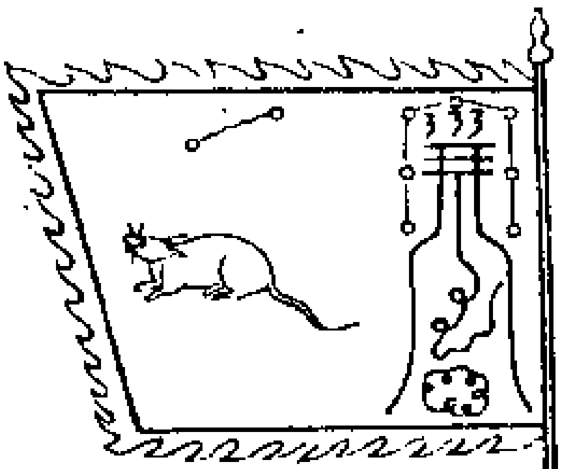
胡英

女土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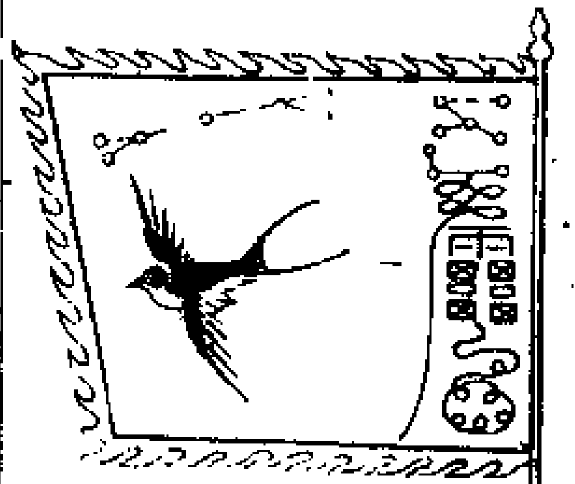
何佑

虛日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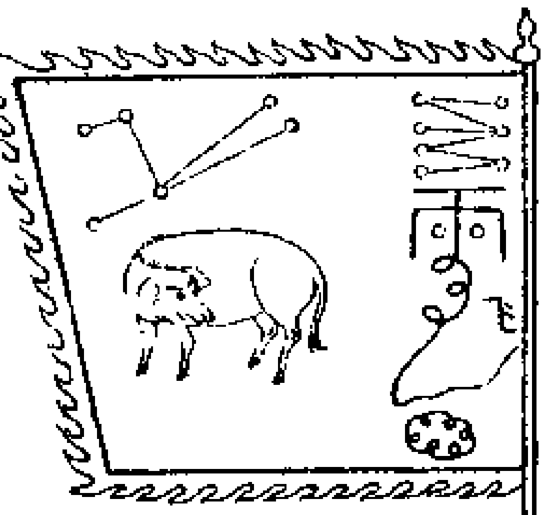
危車

危月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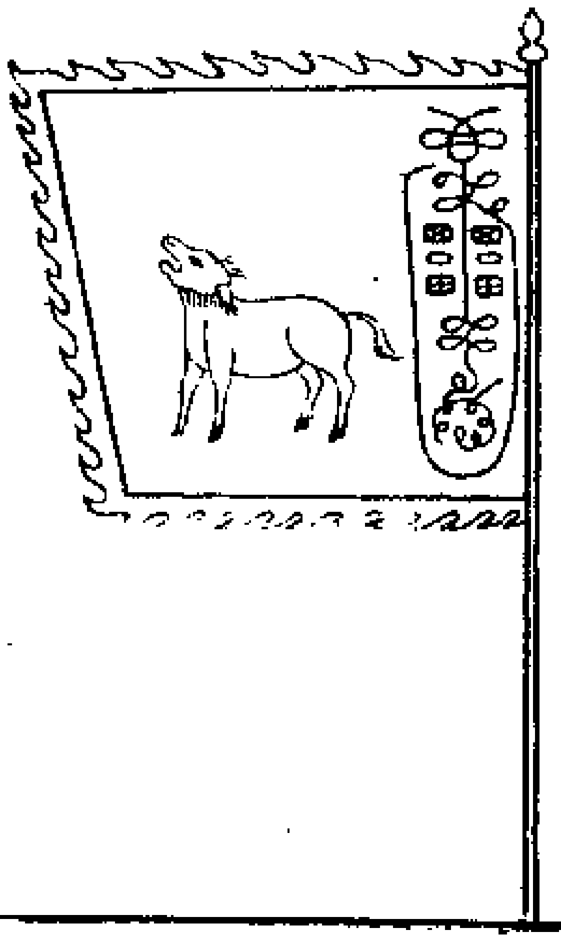
田立危

室火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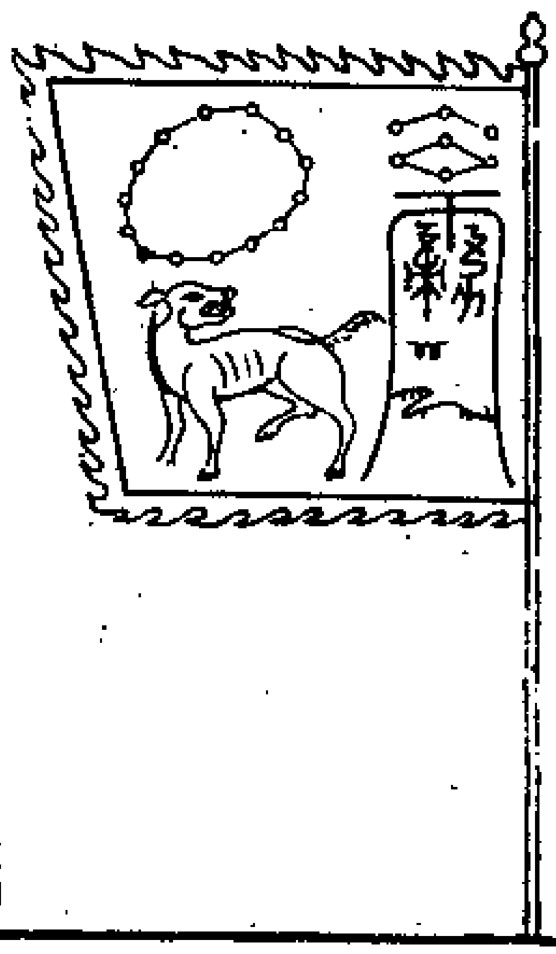
荷元

壁水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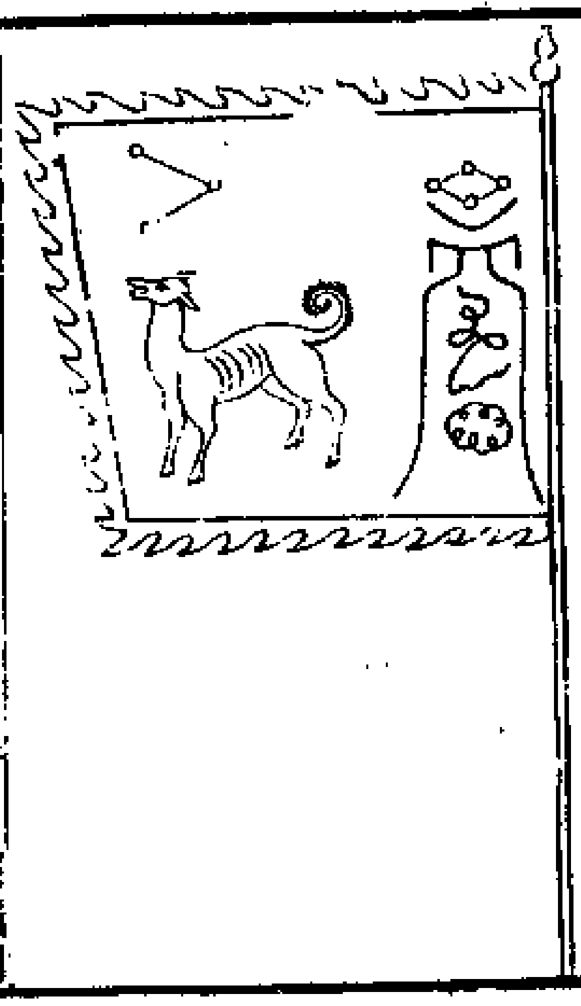


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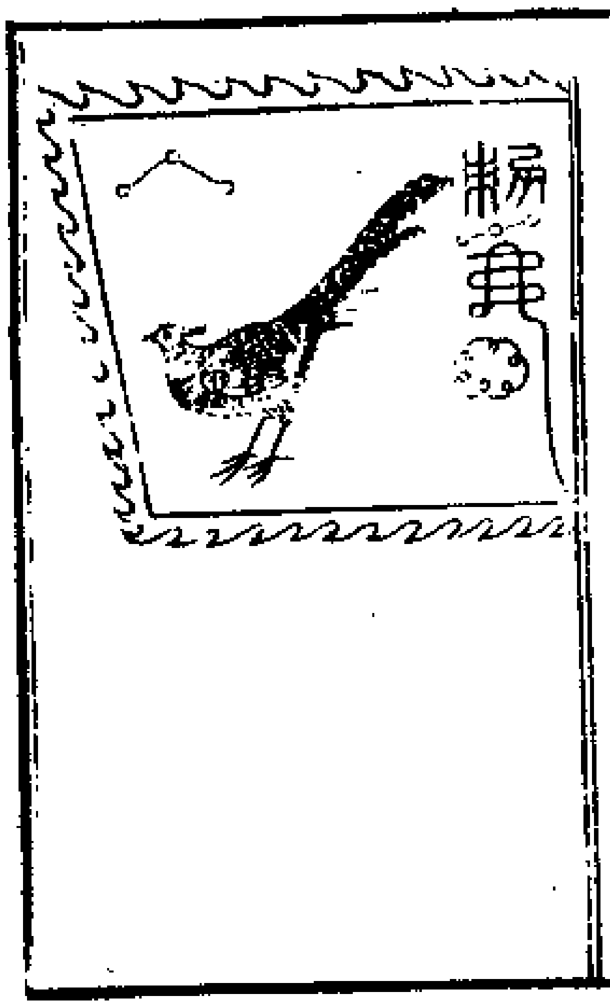
奎木狼　主將王珣忠　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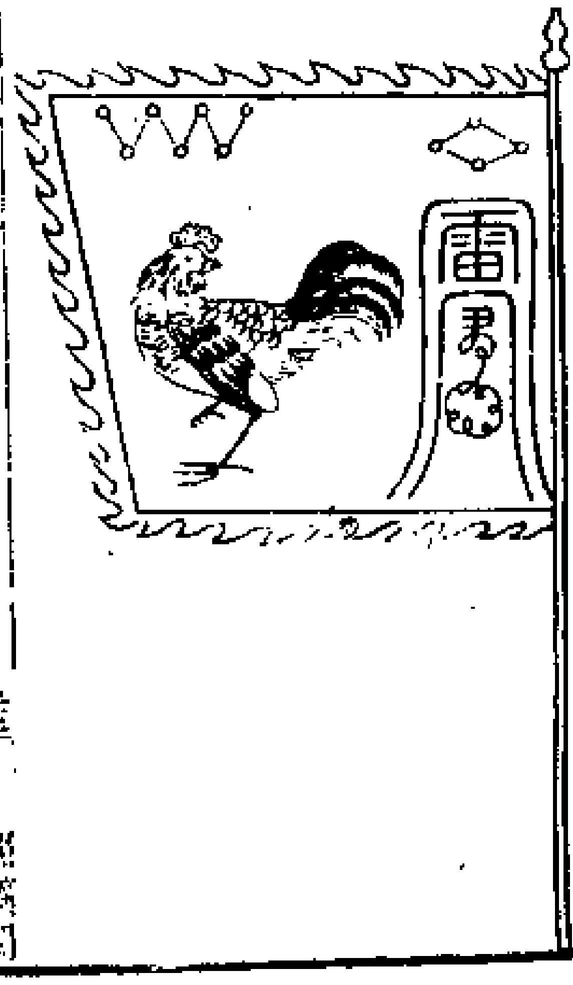
婁金狗　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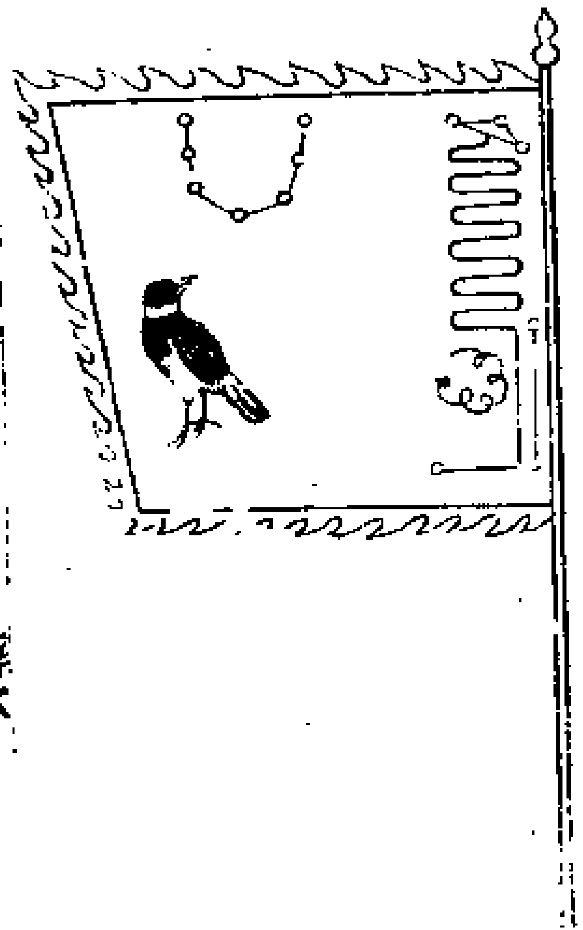
胃土雉　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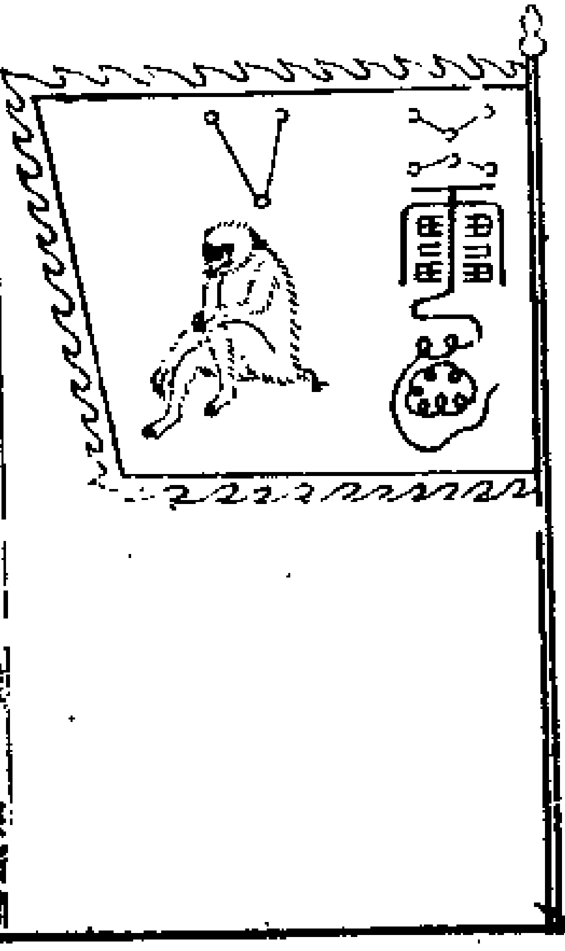
昴日雞　鄭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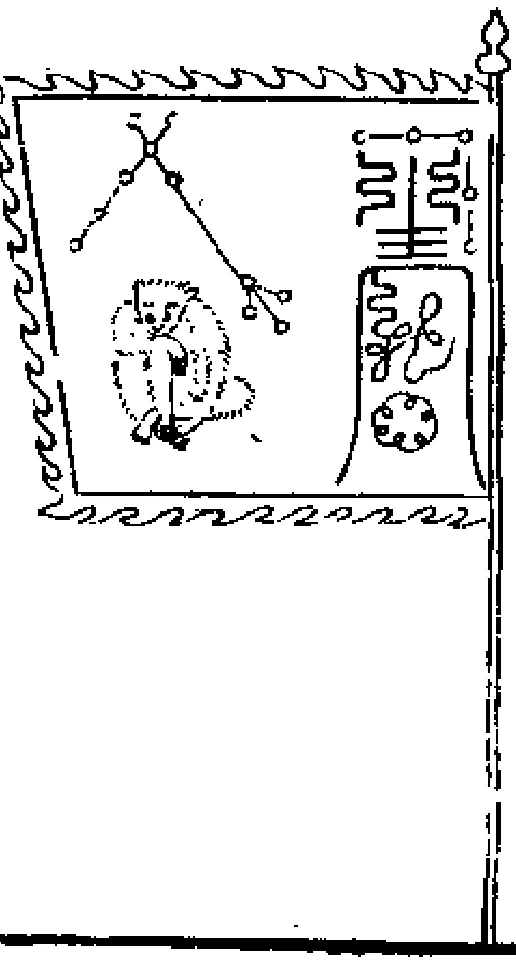
畢月烏　陳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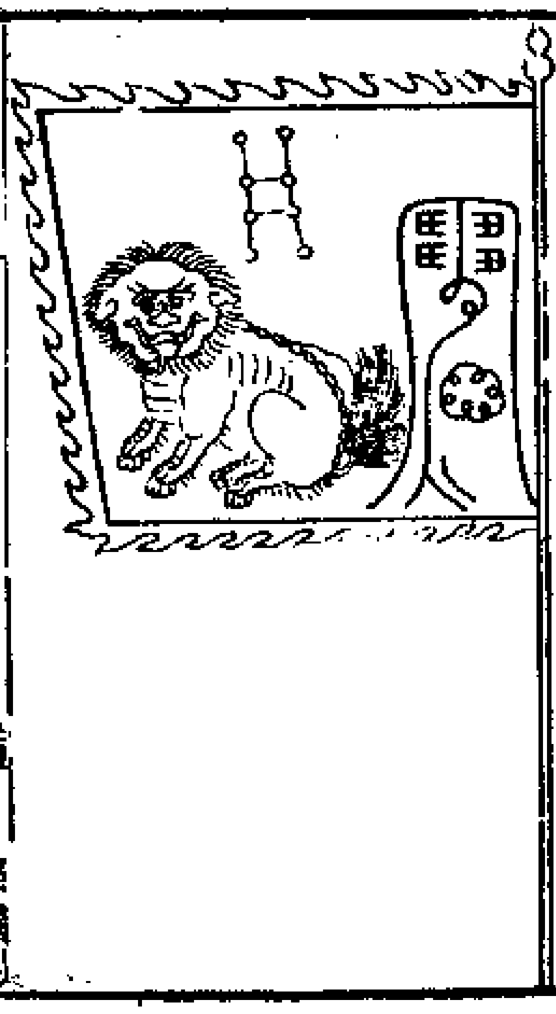
觜火猴　薛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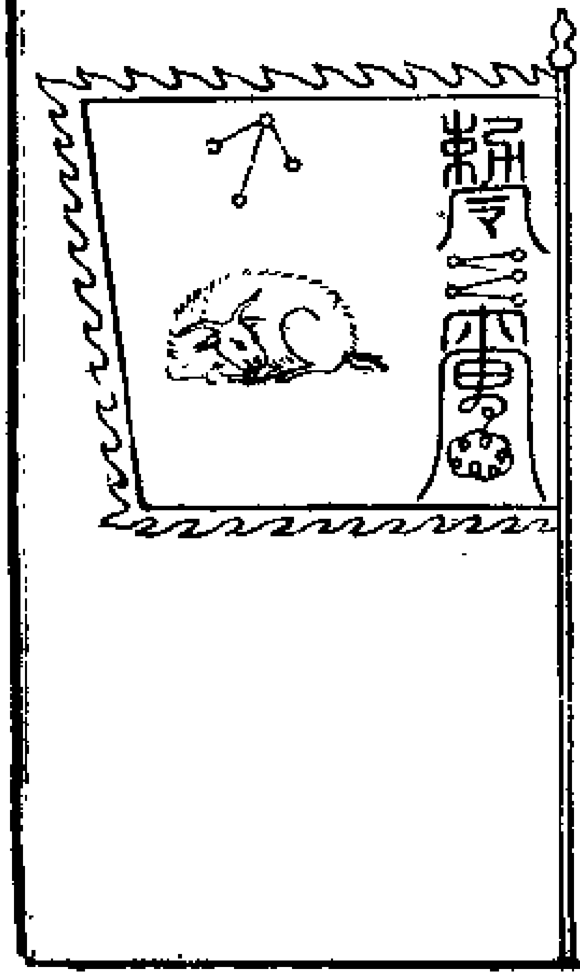
參水猿　宋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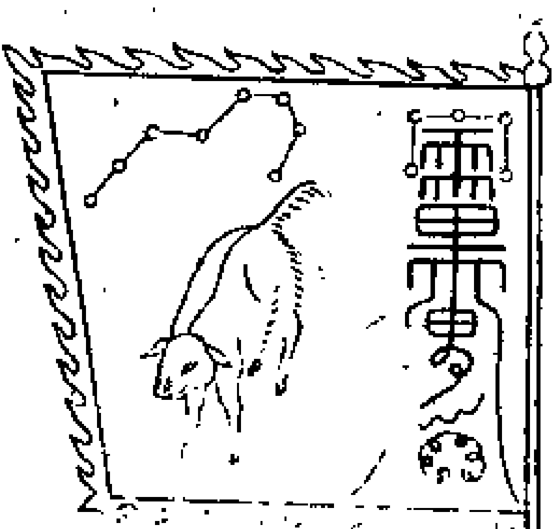
井木犴　主將林文鎮　徐貴



鬼金羊　視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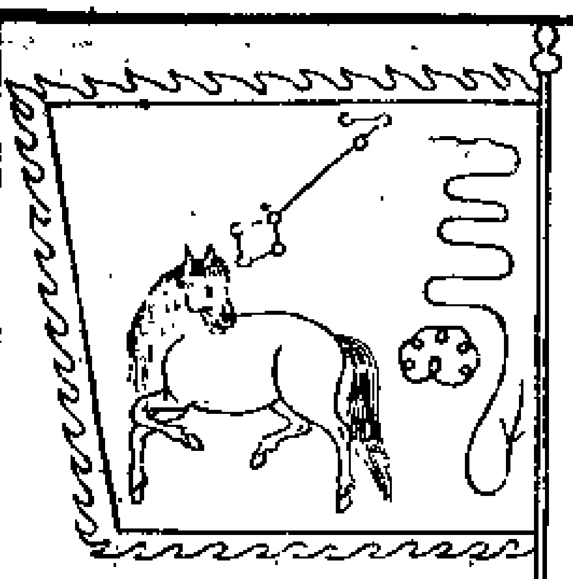


柳土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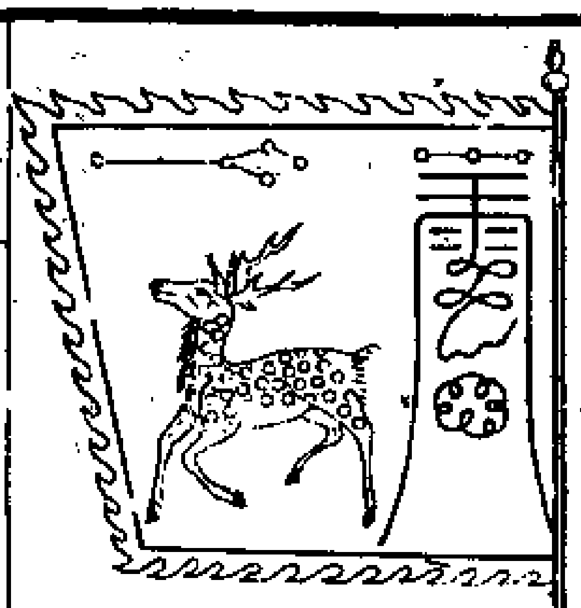
張本

星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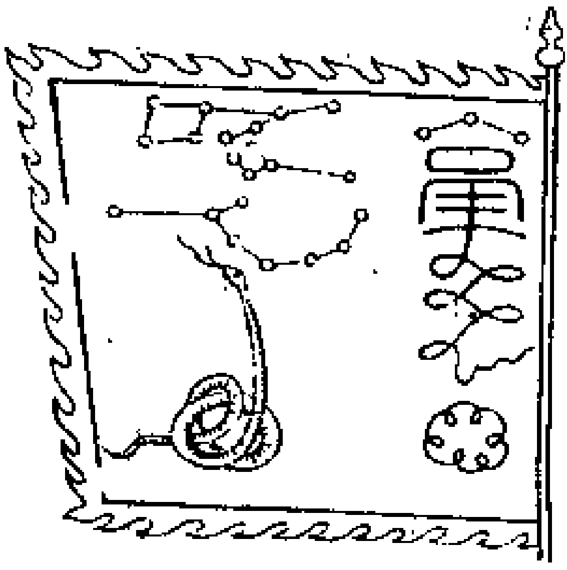
周肖

張月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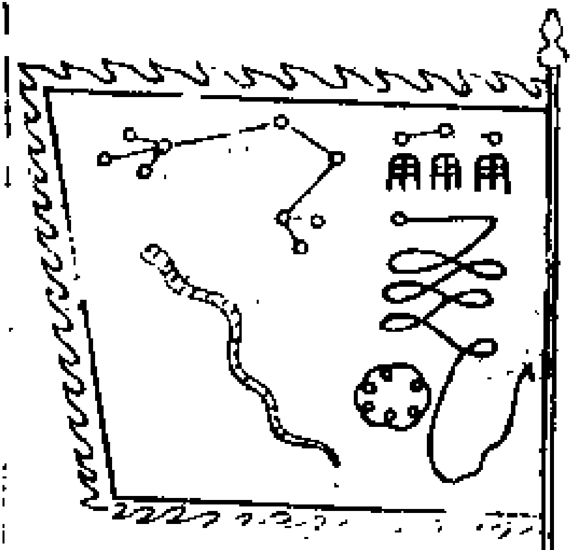
董午

翼火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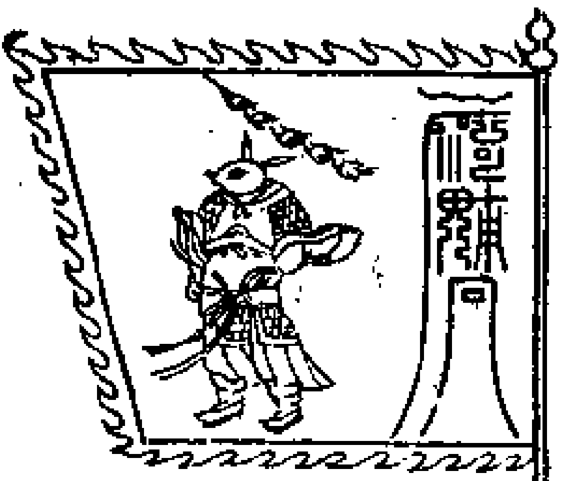
吉善

軫水蚓



呂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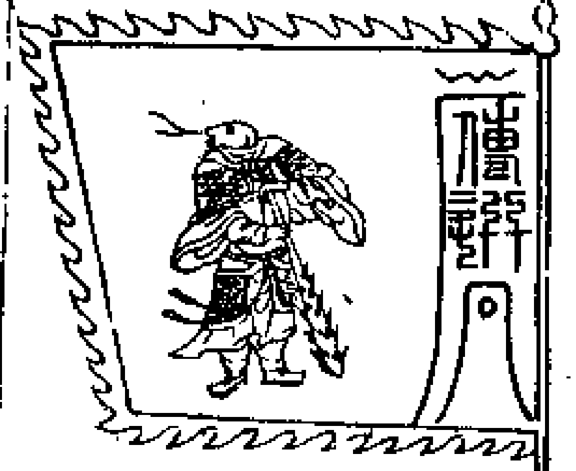
丁卯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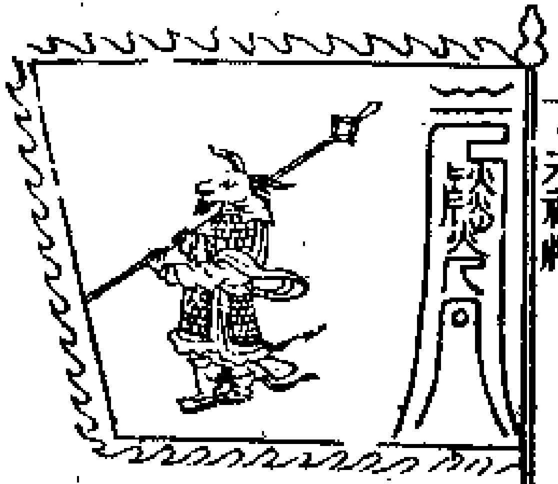
六丁神旗六

此後六丁六甲旗十二面用法與二十八宿旗俱同此旗色照方向邊向大旗之色桿長一丈三尺旗方五尺頂用纓頭雉尾珠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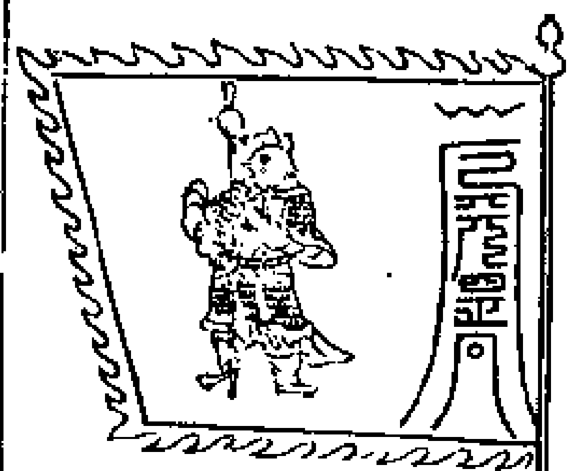
丁巳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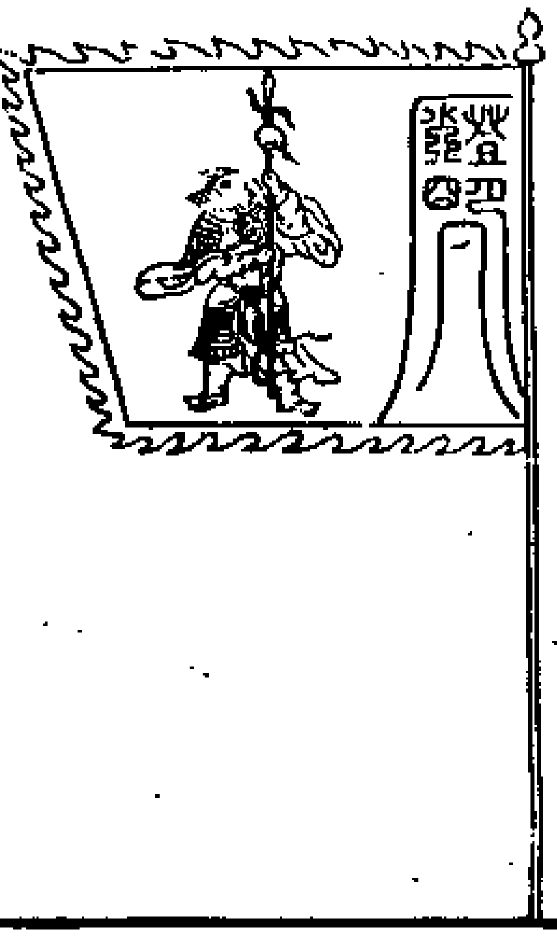
丁未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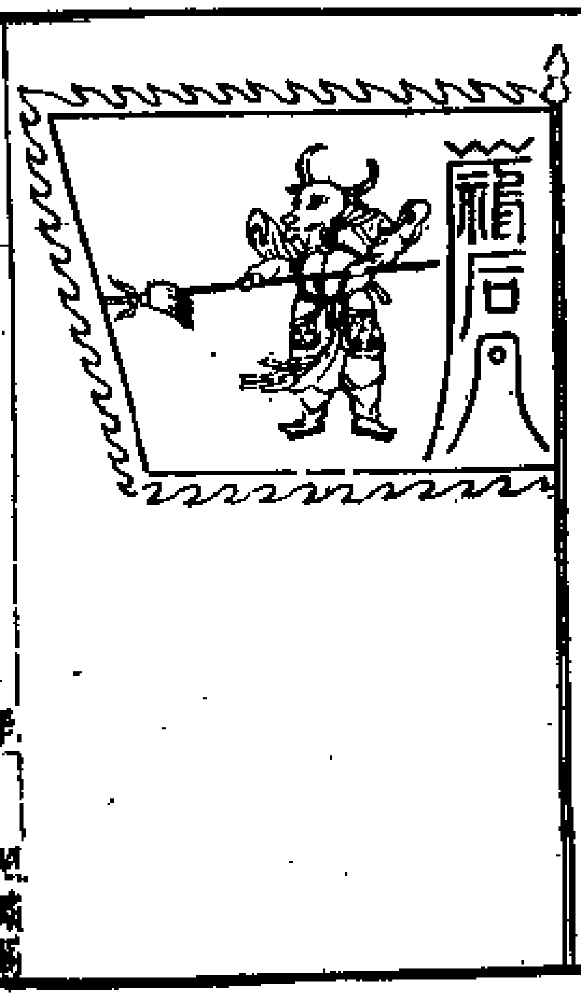
丁酉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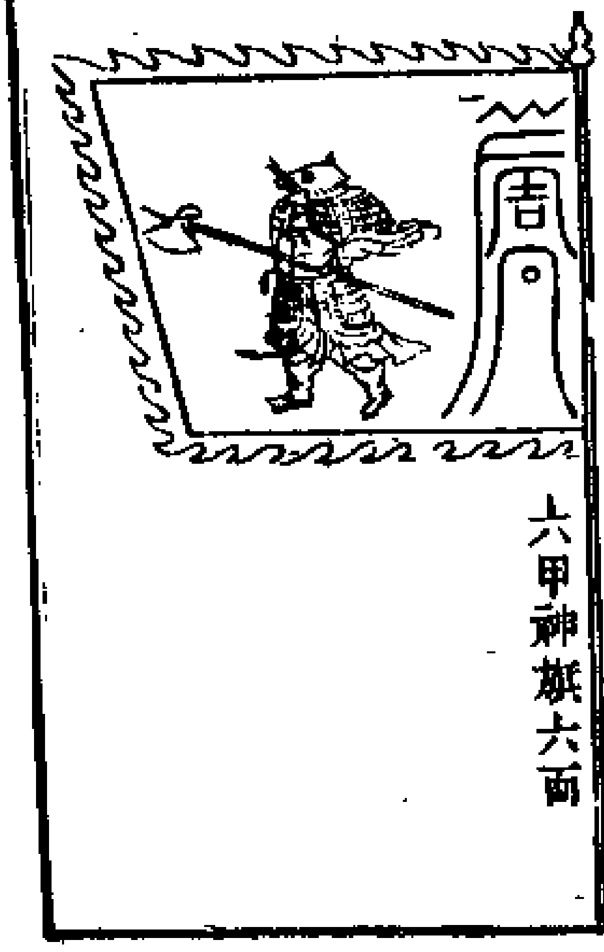
丁亥神將



丁丑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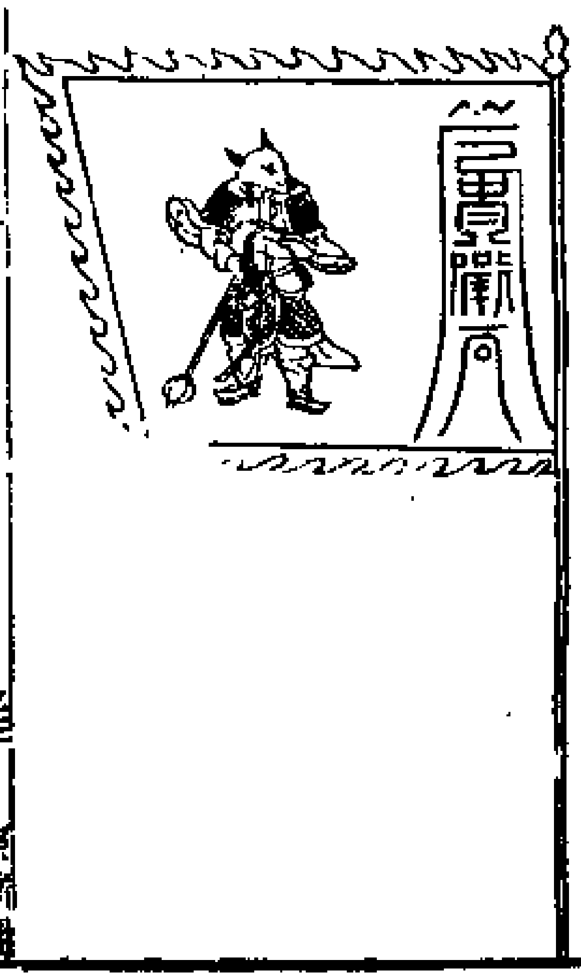


甲子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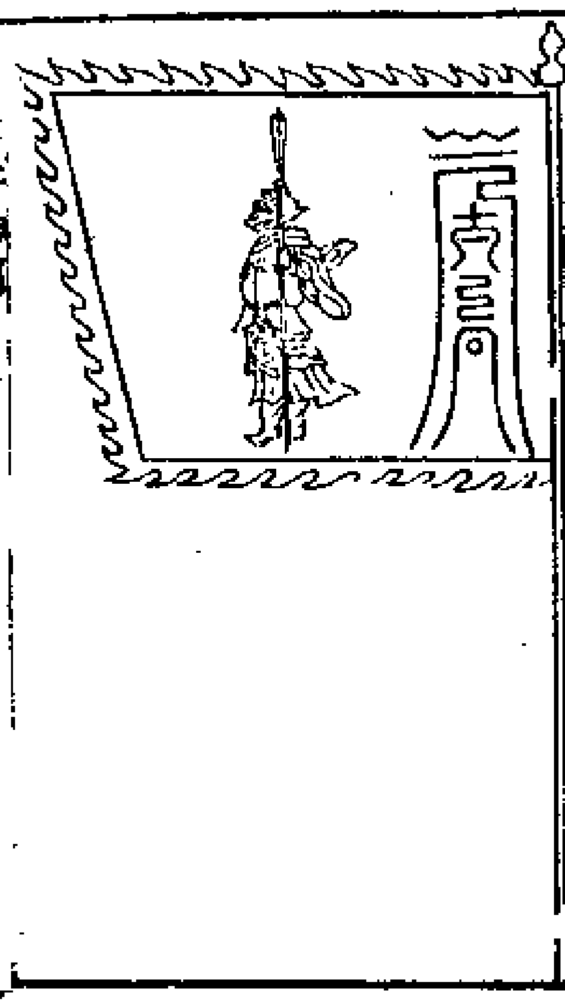


六甲神旗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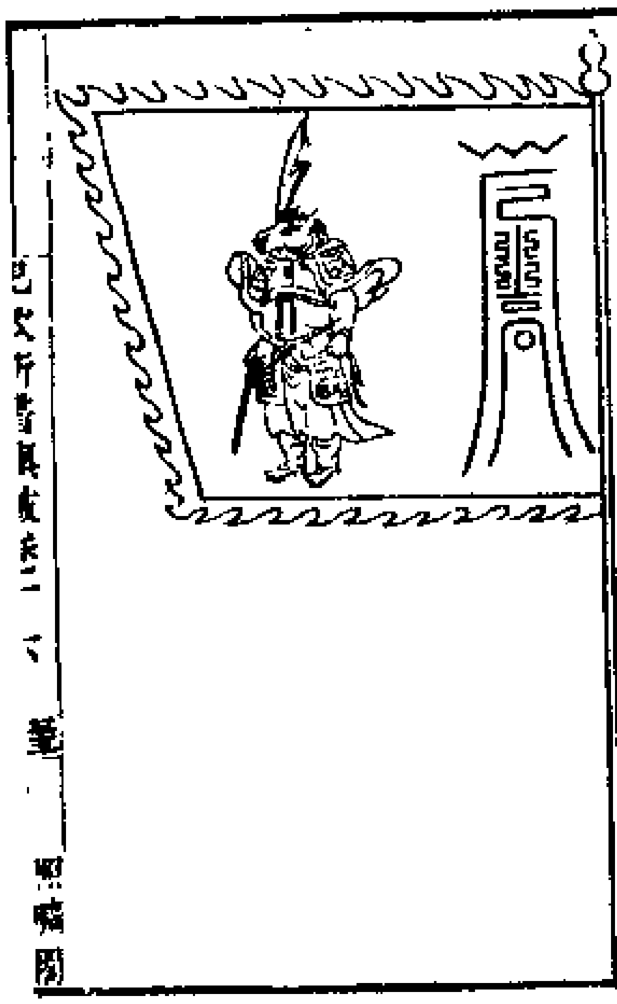
甲戌神將



甲申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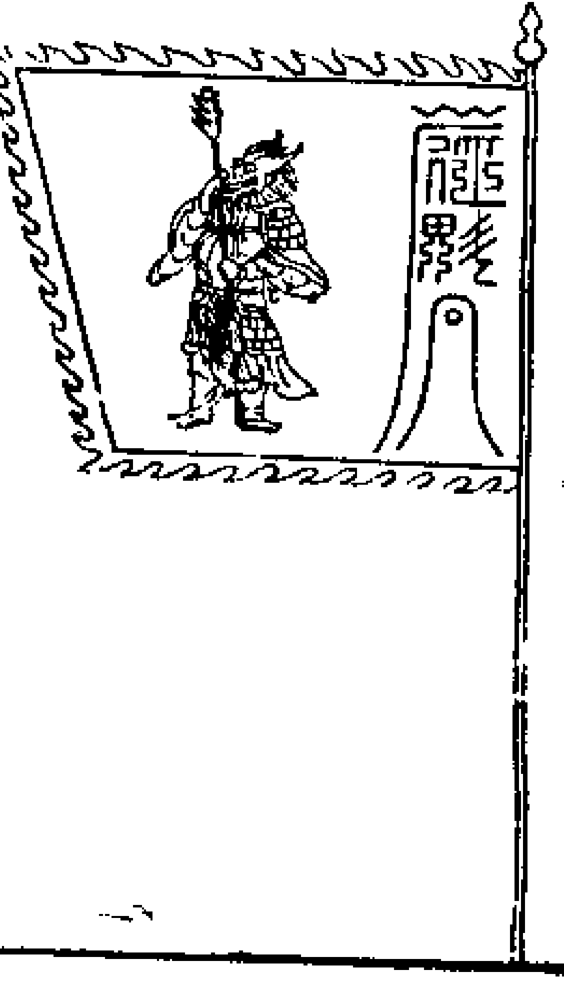


甲午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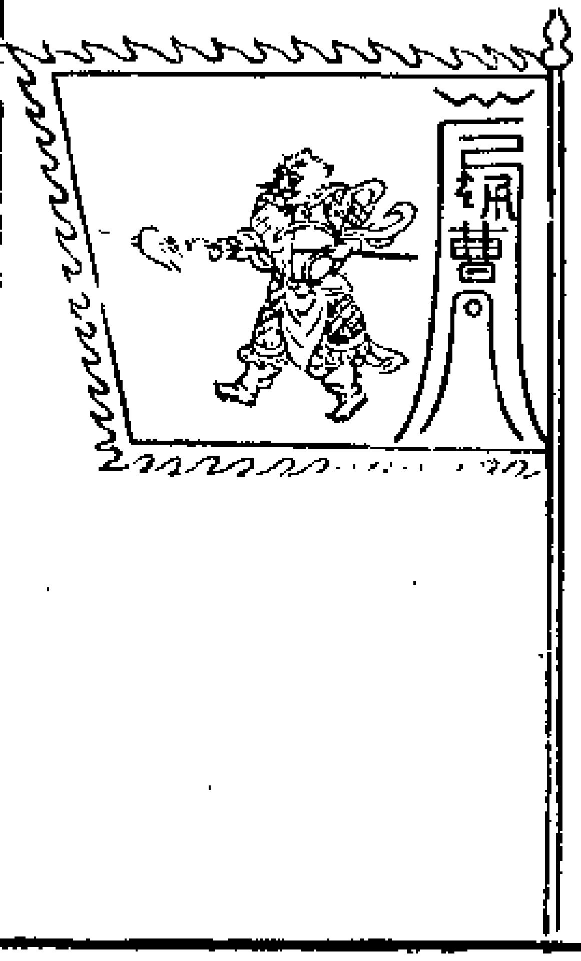


101

甲辰神將



甲寅神將



角旗八面高大俱同五方旗用木紅葫蘆頭雲錦頭行則夾五方神旗但矮於五方一尺其色則

東南上半幅藍下半幅紅　南東反是

東北上半幅藍下半幅黑　北東反是

西北上半幅白下半幅黑　北西反是

西南上半幅白下半幅紅　南西反是

花焰邊照本旗之色上下各一半

八卦正旗

高大式桿俱照五方眞形旗上用金木葫盧頂各
以八卦方向爲色四正方者色純四奇方者兼兩
旗各得一半上畫本方之卦於旗之中央

紀效新書卷十六終

紀效新書卷十七

守哨篇第十七（守是攻之策自古名將必先所候但此三事有不衛所之行務非教戰士之技不能編次諸篇之間故爲附卷）

一爲軍務事照得衛所烽堠爲邊防第一要務近來該管陸路官員多不曉此每遇考選是任備爲閑散之局甚至廢棄專守或盡撥不修或器械不整如軍士偷安畧各懲究寇犯地方則烽火之號不傳船隻在海則聲息之警不報萬一失事甘受衆提爲不知懲沸湯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自

能省此便當寒心豈可玩歲惕日甘蹈如前及查松門桃渚衛所軍設烽堠有遠在外海而軍士藉此偷安如獅子望火樓等處是也有置于內地而遇警瞭望不及若盤馬烏沙浦等堠是也已昔舊有行令堠軍於近海去處照依漁戶搭蓋箬架一般上則用草苫爲一厰各隻守瞭器具每堠每日輪軍三名遇有賊船出沒晝則豎大白旗一面夜則放砲起火在堠軍即接警傳報如在外海遠堠每寨切差人查閱比將地方廣濶未經覈實而奉行者十楫一二即令風汛正臨海洋賊船叵測內地安危居民趨避兵機預備城池警守均當責在一堠之司一堠失報則地方貽害萬萬矣爲今之計除行取各衛所管堠官軍前來本職面授烽火方畧形式號令使各遵守外所有條列報警事宜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將後開條約事件備錄每墩一本付軍讀誦背熟其條內事宜平日務各件件備完停當隨壞應用者隨補隨完遇有警勢務要依後條款舉放傳報敢有

一件不完一軍不到責問得出定照軍法連坐決不輕貸先將各堠旗軍備完件數該管官具結繳來查考以憑或時委官或本職自坐小網船巡遶瞭往親驗其給進牌內條款陸路官先行讀背痛熟面教各堠軍名名讀誦背記痛熟限一月外以憑本職調來或到墩考背生一句打一棍不恕

今開

墩堠該備什物

每墩立五人睡住臥房一間不拘草瓦
竈一口　水缸二箇　鍋一口　碗五箇
碟十箇　米一石　柴十斤　種火一盆種火
牛馬糞一担

一器械

碗口銃二箇　小平銃三箇　火箭九枝
大白布旗一面（方十二幅）　草架三座

草架法

每架務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高用木橫闌使草柴不着地不爲雨濕所浥上用稻草

苫蓋蓋如屋形伏覩祖宗墩法舉狼烟南方狼糞既少烟火失制拱把之草火燃不久十里之外豈能目視且遇陰霾晝晦何以相瞭故必用立此大茅屋積草柴既多火勢大而且久庶烽墩相望可見其屋內不拘柴草務相均停一層柴一層草填實盈滿

墩堠報警使令

一每墩不拘日夜分三人輪起火三枝碗口銃一箇手銃二箇在於極外海邊巡邏守哨遇有賊登畫

則搖旗放銃爲號夜則放起火放銃爲號墩上即便接應如天晴則車十二幅大白旗相隣之墩車起大旗一路直至本府所在之處止一路至本衛所城池而止如若遇天日陰霾或雲霧望旗不見則將原搭草屋舉火連草屋通聽燒燃一架隣墩接放火則已如不接放又燒放一架夜遇有警看近海下墩哨軍火箭號響止燒放草屋一座蓋夜間火甚明不必二座也隣墩即便一體點放草屋賊到之墩一面差一人由便路徑到本衛所并陸路官處報賊多寡登犯時日情由聽該衛照本府原發報式轉報

墩軍號火走報軍法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悞放火扯旗遇賊流至隣墩之下隣墩放火扯旗而本墩後接者全墩軍法示衆

一遣下墩海邊人役失悞者罪坐下墩海邊之人墩上者連坐綑打一百

一近賊本墩放火扯旗而全墩接應失悞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舉火遲延走報不時因而悞事者軍法示衆

一風汛時月墩軍不拘正墩隣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近墩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綑打一百割兩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綑打穿耳連坐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者墩軍綑打一百割耳仍罰月糧置辦該管官連坐綑打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綑打四十扣月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軍法

查點墩堠法式

一每月本職十次把總七次衛所五次各差人本府於見駐之處起南北分發人員點閘如有不到者即便綁解治罪或本府自坐小網船由潮不拘時日親閱查點

一凡差人員點堠敢有需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親逐墩到上却乃在於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綑打治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種火之處火種有無次看火箭收拾藥線可否次看大小銃裝收何如次看十二幅大旗有無損壞次看大旗得堅直何如次看烽火草屋三架柴草有無雨濕漏壞有無振用致欠原數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糧見有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卧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遇警之時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即要補完遲者治以缺欠法條

墩軍守瞭之法

一墩軍每風汛時月如三四五六盡數在墩不準以取米糧破調正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準以一名專運薪米每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每半月一更赴墩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鑼放小手銃一箇不許擅扯大小白旗燈籠烽火等項以疑隣墩違者以妄報賊息軍法重治

守城

一爲軍務事照得風汛迫臨海警叵測捍禦之方惟在戰守已該本職見在操練標下官兵臨機調發外但查各衛所城守無法每遇寇至則倉皇失措或致掩襲不備甚者守禦無法無警之時晝夜耗人精力及至五更往往倦怠失事是皆已往之轍而事豫則立正宜先機分布夫守城之法惟蓄養精力有餘而賊來貴在遠知預備其遠知預備之責又在陸路伏路官軍亦多因襲舊套虛應故事緩急之間全無實賴均合示授方畧號令以嚴責成爲此牌仰本衛所官照牌事理即照發去圖式號令條欵將本衛所旗軍丁舍人等止除出海墩陸人役不派垜口外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開條件圖式或四名一垜或三名一垜或二名一垜每五垜另編立知事勤勇一人充爲垜長專一執麾旗查督大約以一城人丁衆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窩鋪其陸路官員亦照原會發去方畧一一遵奉施行通將編派過旗軍丁舍照式攢造書册一本同各官依準申繳其守城號令仍動支不拘何項官銀刊刷成書每人一丁給與一本以便熟習毋得徇情遺逸及違玩軍令自甘重典未便

派守城規則

一除舍人并編中軍者俱聽策應官帶領隨賊緊處分投往來捍禦對敵不派垜口

次派神兵先將本城內衛要處所共幾處每處量其

險要該用佛狼機幾座大銃幾箇於各多所分抽其多者撥充其餘照各所地方城身均派

次派鳥銃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口見今通有若干邊鳥二銃各照原城所分派稀密得宜如有所伍太多者取加衝要之處

次派官將掌印官專管中軍高處號令四面皆聽所督仍兼附近中軍要城一處又將險要門臺幾處派以見在衛所指揮千戶之有力勤勇者次將各掌印百戶一官一旗分派各原經本府編過信地樓舖各相接界如一百戶署數印則本官止在本伍樓舖餘則以旗甲一名分守各舖本官仍往來兼管凡有力千戶與指揮同派無用指揮與千戶同派

次將在城生員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樓舖

次將各所伍信地一城共有若干垛口凡上圖下圖上下餘丁雜差供貼守城等軍餘丁通計共有若干每垛口一箇約合幾人計算已明然後挨所挨照本府所編信地一軍一餘或多許均附一軍一餘之外湊合派垛編成字號如一所垛口已盡而軍餘有餘則挨于下伍相隣垛口如垛口未盡而一所軍餘已盡即以相隣所伍軍餘兼搭挨派惟據軍餘照人均派不拘所伍定額以致厚薄殊害失宜

一每五垛為一厰內選年壯膽勇者一名立為垛長

一派定先演三日候本職親臨演之如派撥不明不均不公定將掌印官軍法處治當時委其管事罰以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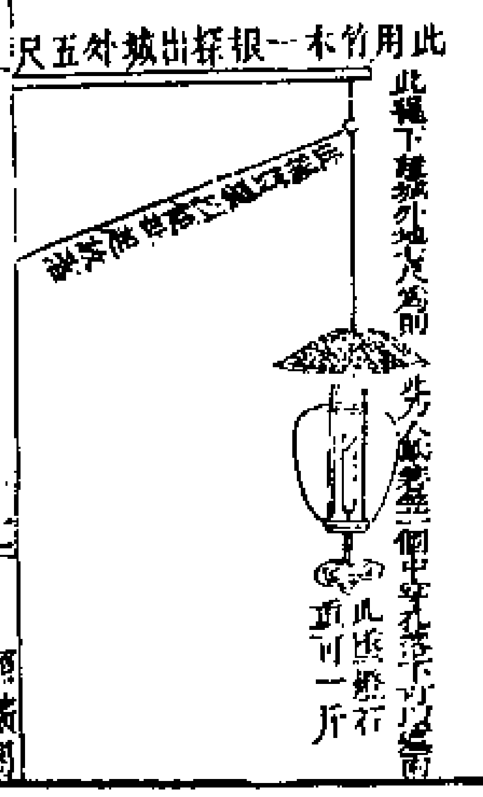
守城該備器具厰屋

一每垛口五箇立草厰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拋遮蔽風雨遇至樓舖者即就以樓舖充之不必另立每厰竹竿一根長一丈三尺上用布旗一面黍方二幅顏色照城方向

一每垛口有幾丁每丁用一尺高有底通節粗竹筒一箇埋在垛口裏面各軍所執器械或短鎗或斬馬刀或鳥銃或弓矢插于竹筒內立之

一垛口二箇共派過該守本垛之人不拘幾丁共出燈籠一盞其應扯燈毬桿燈底墜石雨罩俱照圖式

此預備點有警用



一每厰垛長出燈籠一盞扯於草厰橫竿上并樓舖橫竿上以照城裏面此厰完同驗

一每垛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圍三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

此文到即該預備完足欠一寸者罰糧一月無糧罰挑濠一丈

一有鐵架燒松節者從便每一架準燈一盞此預備

一每垛竹木梆一箇每舖百戶備大小鼓二面鑼一面但城內有鼓者皆許借用此待賊至方行賊去即還交還打壞以守舖軍糧扣賠新鼓無鼓時不許指此誆騙如無借處即便預將守城紀錄老小軍丁內扣糧速辦限文到十日內

此有警備用今先備候本職親到驗之

一每舖遇警種火一盆俱守舖人丁備

此臨守城日時備也

一每一厰大水缸一箇貯滿水

此臨時備

一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責合派到舖邊垛口之人管列在舖號候不時之用此預撥在舖

一各城兵照城過垛口所在每一架處搭高厰一箇將佛狼機等銃在其下遇警火草時時點候鉛子銃心裝盞停當藥線裝收乾燥其一應木馬鉛子石子銃送等項俱照本府舊日為緊急軍務事頭行內數目件件完足聽不時查點如遇敵用過敵退準從容五日之外補足如敵尚在限一時之內補足過期軍法重處

此預備點查各預收派到臨近舖內貯擱候臨警

取用

一守城鳥銃手每人藥一斤裝管五十三箇鉛子五十三箇火繩每根三丈

此該照查原營帶上城

一中軍惟看城外伏路及墩堠原定晝夜煙火旗砲起火號令但見前項有警號令掌印官即便將中軍高處晝則放火砲三箇扯起大白旗夜城大小官軍旗舍舉監生員致仕人等盡照派過垜口即將各執器械廠旗上垜乘城照依號令

一夜則放砲三箇扯起雙燈籠二盞在城前項人等一照白晝事例上城過夜中軍發擂樓舖一齊發擂中軍打更過夜舖處處打更一處斷絕更鼓依臨陣軍法連坐本管官旗

守城號令

一凡遇有警但看城上中軍內晝則放火砲三箇扯起大旗各人照派信地垜口火速上城夜則聽中軍高處放大銃三箇扯燈二盞各人照派信地垜口上城凡上城時即將器械插于竹筒內垜長將旗插于草廠邊照垜不拘一垜幾人俱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狼機近則鳥銃再近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晝如採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軍高處放砲落旗每垜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前令上城

一凡遇夜則五垜之人不拘通有幾丁看中軍高處放砲舉雙燈通上城照垜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每一廠內之人先輸一垜者或二名或三名支一更餘俱入廠安睡一更盡吹長聲喇叭轉更又

一垜者輸出敲梆守更守過者進廠同睡不許脫衣如此五更五輪輸完天明若遇夜間忽聽中軍高處砲響扯起雙燈是看賊來攻城各廠內不該支更人丁盡數起出向垜口備戰一處有賊擂鼓敲鑼滿城舖俱擂鼓敲鑼一舖鑼鼓止挨舖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燈各丁又俱進廠睡輪該守垜照舊執更

一人丁廠不令俱在垜下立到天明所以休息人力務使精神有餘免致每夜到四更人倦失更被賊掩襲入又不許一人因而乘機私歸家內安睡既許偶廠內輪睡又不許說話依舊說的困倦了及至輪該執更却值渴睡

守城軍法

一凡一廠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垜長各打二十棍本犯割耳同垜同廠連坐遇賊攻打城池之時而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垜長割耳同垜同廠綑打

一凡旗廠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件不完者本

犯綑打連坐同垜同廠五垜以上本官旗綑打衛城五舖以上所城二舖以上掌印官旗外管官綑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照前連坐者皆割耳

一回頭者割耳

一擅行動者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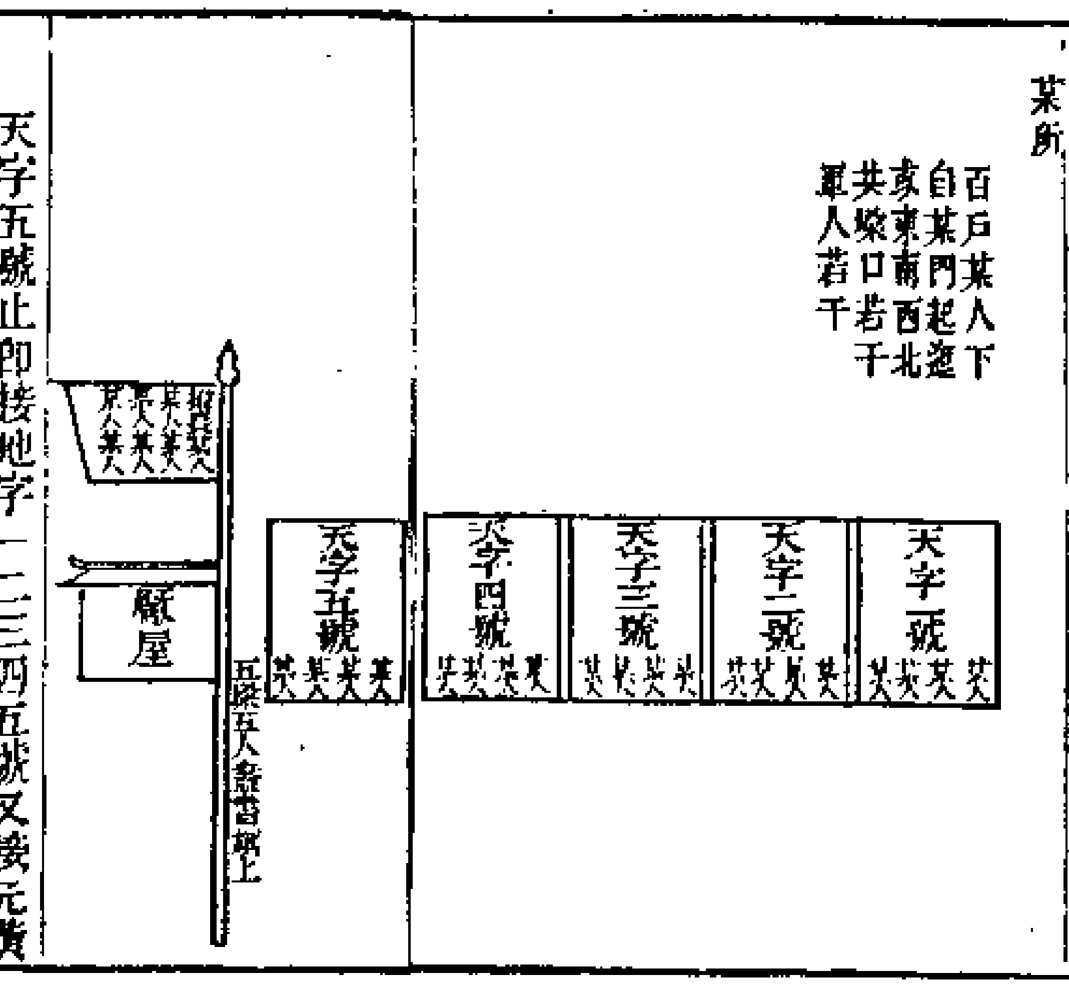
一見賊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並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廠同垜本管官旗連坐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并墩堠號令遲誤者掌印官重治瞭堠司號之人軍法示衆

一在外伏路墩堠悞事致賊猝至者究其伏路官軍同法

一各舖內遇守城時或致種火斷絕與凡傳敲鑼鼓或起或止不明俱罪該管百戶如一百戶而兼數印不得分身者罪其旗甲百戶從輕發落



天字五號止即接地字一二三四五號又接元黃字號俱倣此式刊板填造書冊

各城內建立中軍號令

一應備什物

先於本城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立桅竿一根粗徑一尺長五丈上用綜繩一條粗大耐久者大黃布十二幅旗一面即於旗竿下或就樓鋪或另立房屋一所預備燈籠四盞亮好油燭一百二十枝大將軍砲一筒碗口響炮四筒即以原派管銃兵守之其應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照神兵頭行備足仍將好軍十名專管積火一盆日夜分班四瞭城外陸路號火銃砲撥吹鼓手一副八名專執此處號令不拘何事不許差撥

號令

平時無警之日每早天明吹打一通守城人下城每晚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

凡遇有警每夜日入山不見但放大砲三口扯起雙燈城內人丁對砲看燈即便上城守夜俟定更砲響起更時雙燈放落各處支更守城人照守城項下條約施行所撥十人分更向四面瞭看城外伏路人動靜

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三個是有賊來偷城中軍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口扯起大旗城內人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城號令條約賊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砲響則扯起雙燈二盞放大砲三口城內人丁盡數出向垛口以備攻打賊退後落燈各人丁仍還廠內休息

一罰法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總不致大響以致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致賊來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新應備之人軍法施行掌印官連坐

伏路

一撥人伏路凡風汛時月每城陸路官將伏路人役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三人每人管二更俱於每日午時赴陸路官處領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照派過信地方向出城離三二里之遠

守伏每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路每方加撥五名每人止執一更

應備什物

一每陸路軍每一名自辦三眼手銃一把好起火六枝火繩臨時辦用每人燈籠一盞小黃旗一面面具一副

發伏路號令

一凡白晝遇有賊至即放手銃三個起火三枝揺展黃旗聽同中軍高處瞭給遞號令接應城內人丁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一凡夜遇賊至伏路人先覺即放手銃三個起火三枝一面奔告城下中軍高處瞭見照給遞號令舉動廠內人乘城備戰

伏路軍法

一凡伏路人出伏違期及備該衙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繩藥線濕落不堪兩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而輒回家者通以軍法綑打一百割耳如有悞事軍法示衆陸路官連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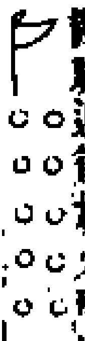
紀效新書卷十七終

治水兵篇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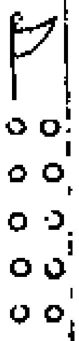
一兵船束伍法

每福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扳招一名上斗一名椗手二名上用甲長五名每甲兵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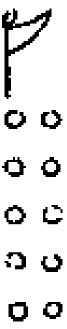
（第一甲佛狼機甲長專管放佛狼機賊近管放火磚烟罐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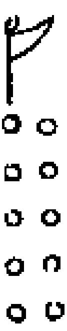
（第二甲鳥銃甲長專管放鳥銃賊近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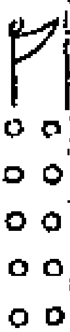
（第三甲標鎗牌藝甲長賊遠照舊船隻搖櫓賊近發鎗刀石藥等項）



（第四甲標鎗牌藝甲長賊遠照舊船隻搖櫓賊近發鎗刀石藥等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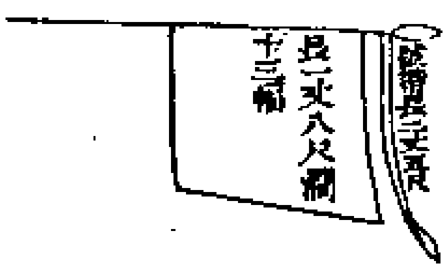
（第五甲火箭甲長以一半打錨以一半放火箭賊近從便攻打）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刀鎗戰殺有功各爲首者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照方色今以見在船分之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艙船船二隻爲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爲一營立一領兵官以松門關分右後二營海門關分前左二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其船上大旗則俱用黑布仍用白布做一大字在旗邊寫作台字各照方色製以號帶甲長旗各照號帶方色

福船大旗式



凡旗尺俱官尺

號帶顏色

前營紅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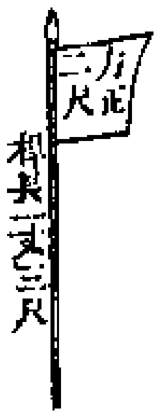
左營藍帶

中軍黃帶

右營白帶

後營黑帶

甲長旗式



前營紅

左營藍

右營白

後營黑

中營黃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營

紅旗紅邊一面

藍旗紅邊一面

白旗紅邊一面

黑旗紅邊一面

黃旗紅邊一面

左營

紅旗藍邊一面

藍旗藍邊一面

白旗藍邊一面

黑旗藍邊一面

黃旗藍邊一面

右營

紅旗白邊一面

藍旗白邊一面

白旗白邊一面

黑旗白邊一面

黃旗白邊一面

後營

紅旗黑邊一面

藍旗黑邊一面

白旗黑邊一面

黑旗黑邊一面

黃旗黑邊一面

中軍

紅旗黃邊一面

藍旗黃邊一面

白旗黃邊一面

黑旗黃邊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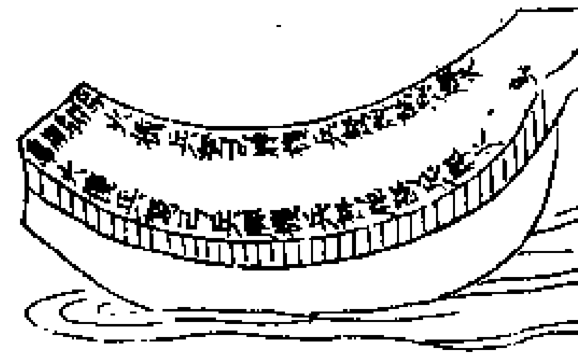
黃旗黃邊一面

兵夫列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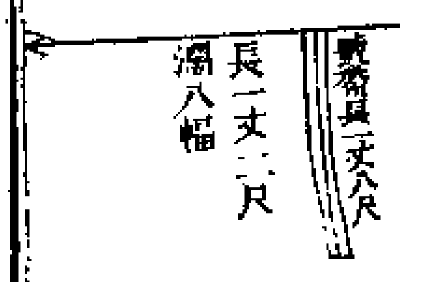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

賊處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閘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平時立船閱視圖



每海滄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一名碇手二名扳招一名甲長四名兵夫四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另開于旗圖之中



號帶長一丈八尺
長一丈二尺
濶八幅

第一甲佛狼機鳥銃甲長專管放鳥銃賊近管放火砲噴烟火藥等器

○○○○○
○○○○○

第二甲標鎗籐牌甲長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管使鎗刀打石傾放火藥等項

○○○○○
○○○○○

第三甲標鎗籐牌甲長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管使鎗刀打石傾放火藥等項

○○○○○
○○○○○

第四甲火箭甲長以一半打弩一半火箭賊近各色軍火器俱要便宜攻打

○○○○○
○○○○○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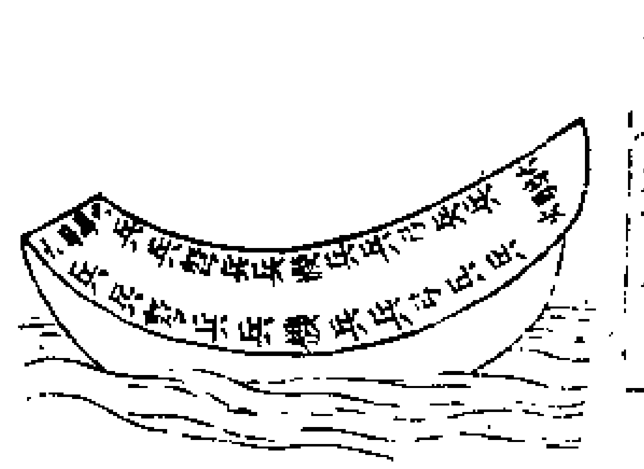
用何器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鎗刀殺有功者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方色同大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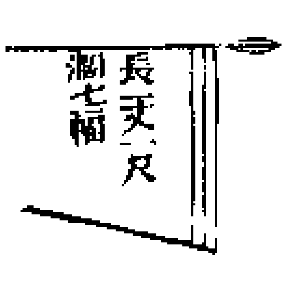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四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閘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平時立船閱視圖



艟𦨶一隻即大蒼山船也捕盜一名舵工一名椗手一名繚手一名甲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另開于旗圖之中



第一甲佛狼機鳥銃甲長專管放鳥銃賊近管放火砲烟藥等器

○○○○○
○○○○○

第二甲標鎗籐牌甲長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各色軍器俱聽持用專備攻戰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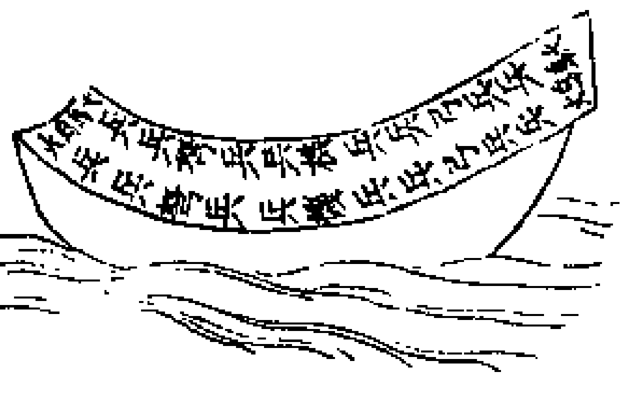
第三甲火箭甲長以一半弩手一半火箭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各色軍器俱聽持用專備攻賊

○○○○○
○○○○○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三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隨所在之面併立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

看平時立船閱視圖



水兵腰牌正面

營
年　歲
縣　都人身長　尺　寸
面　鬚上有　處
力　百斤習　藝
嘉靖　年　月　日給

水兵腰牌陰面

照大小船兵數擺列圖次序刻

平居執令禁約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　大佛狼機六座
碗口銃三個　噴筒六十個
鳥嘴銃十把　烟罐一百個
弩箭五百枝　藥弩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銃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二十個　鈎鐮十把
砍刀十把　過船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罐一百個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椗四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扳舵索一根

綠後手索二根　椗纜四根（每根長二十丈）
綜椗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碗八十個　鐵鍬四把
鐵鋸四把　鐵鑽四把
鐵鑿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銅鑼一面（重五斤）
大更鼓一面　小鼓四面
大桅旗一頂　正方旗五頂
水桶四擔（并[illegible]梁）　燈籠十盞

木梆鐵錚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火繩六十根　纜十根
鐵蒺藜一千個

捕盜自備用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用

簑笠一頂　隨身釘鎗一根　腰刀一把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四座　碗口銃三個

鳥嘴銃六把　噴筒五十個
烟罐八十個　火砲十個
火磚五十塊　火箭二百枝
粗火藥二百斤　鳥銃火藥六十斤
藥弩六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二百斤
鈎鐮六把　砍刀六把
過船釘鎗十根　標鎗八十枝
藤牌十二面　寧波弓二張
鐵箭二百枝　灰罐五十個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櫓二根
舵二門　椗三門
竹篙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綠後手索二根
扳舵索一根　椗纜四根（每根長二十丈）
綜椗索四根　鐵鍋二口
水桶二擔　花碗五十個

鐵鍬二把　鐵鋸二把
鐵鑽二把　鐵斧二把
薄刀一把　鐵鑿二把
更鼓一面　小鼓二面
銅鑼一面重五斤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梆鐵鏵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火繩三十六根
繩五根　鐵蒺藜八百個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四十斤　桐四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
篾盔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一座　碗口銃三個
鳥嘴銃四把　噴筒四十個
烟罐六十個　火磚五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藥一百五十斤
鳥銃火藥四十斤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一百六十斤　鈎鐮四把
砍刀四把　過船釘鎗八根
標鎗四十枝　灰罐三十個
大旗一面（幷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遮陽蓬八扇
大櫓一枝　邊櫓八枝
舵二門　椗二門
竹篙二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根舵索一根（每根長二十丈）
椗後手索二根　椗纜二根（每根長二十丈）
絞椗索一根　篾纜一更
鐵鐮二口（幷篙盖）　鐵鋸一把
花碗四十箇　鐵鑽一把
鐵斧一把　鐵鑿一把
薄刀一把　銅鑼一面
更鼓一面　小鼓一面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梆鐵鏵一副　火繩二十四根
備用杉松木五株　繩五根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三十斤　麻三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
篾盔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一平日各照派定武藝時常檢點船上器具每日一次看驗損壞火藥遇天晴五日一曬收關乾燥避火之處鐵刀鐵器半月一磨遮蔽風雨有一件收庫不如法扣罰工食甲長連坐

一每船斧口石大擂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分放在船面用過即補不補者扣工食

一每甲兵六名如有在逃一名將甲長綑打收監甲下兵夫以五名收監以五名齎文分投捉拿獲日即以本犯歷過工食充賞限三月拿不回將差過之兵各打四十監併又差在監一半去拿如此輪拿一年不獲全甲兵夫俱革其二年工食通扣在

船修艌船隻凡差出拿逃兵者工食即日扣收在官拿獲有功之日給與其逃兵自首免罪食到者春汛時月發船之期依臨陣在逃法示衆每甲俱有逃兵連坐捕盜每船俱有逃兵連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連坐領兵官依文連坐前行覺舉者自免罪

一兵逃甲長即時稟捕盜捕盜呈哨官轉呈把總呈府註冊拘該甲兵夫給文行拿

一每月初一十五補兵即於廿九十四日該管捕盜率兵到船送付哨官帶到領兵官驗呈把總類驗本府驗中給與腰牌發總呈着收冊發船駕操

各船捕盜遇夜出哨廝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不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滾頻流者一船兵役取水不便惧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軍法一面扣月糧賠造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船定號吹打三通放砲三個升太平旗左右前後四營依岸安擺各擂鼓鳴金亦升太平旗

一捕舵兵夫上岸買辦柴米及神福船具俱赴中軍

船給領票刻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稟明私自擅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治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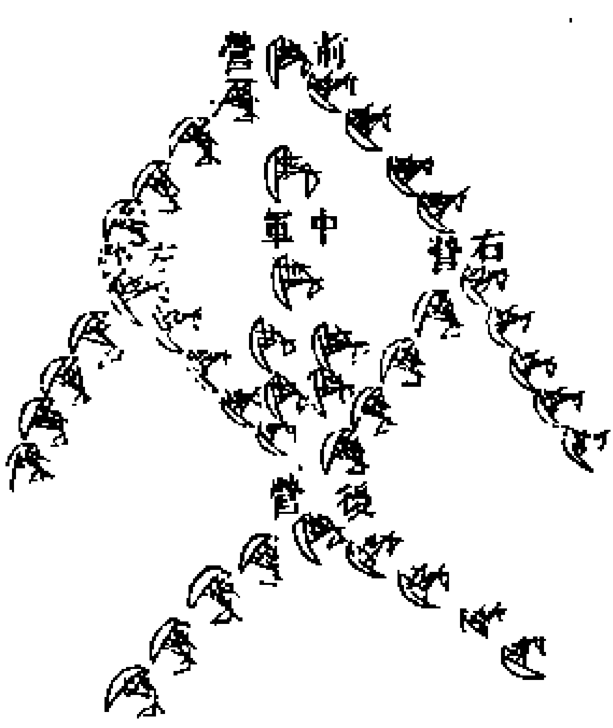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捕舵兵夫風汛時月不許偷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監糴錢糧致悞事機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營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已起椗面方來俱保長逃節殺保候無功者斬

一各船捕舵小甲兵夫各照拔名分長幼尊卑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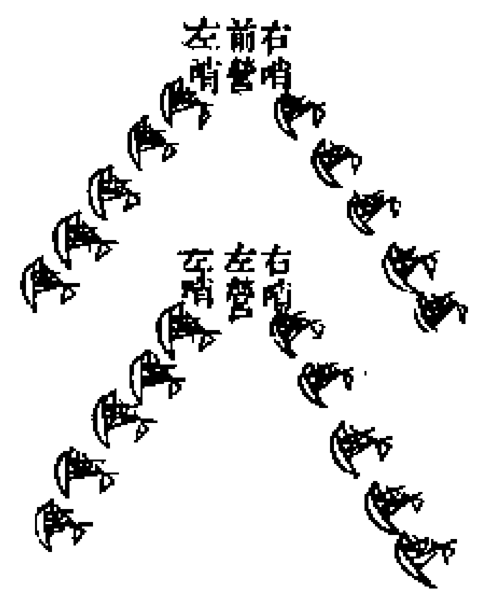
同船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在船爭打
違令喧嘩俱以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
直
一兵與甲長凡事務相推讓惟甲長是聽甲長平時
見捕盜一跪一揖遇耶中發放號聽號令
一捕盜見哨官平時青一撒一跪一揖遇在中軍或
臨敵以軍法施行
一哨官見領兵官一跪一揖臨敵臨操軍法施行
一領兵官戎裝見把總兩跪一揖平時許以冠帶臨

操臨陣戎裝聽令小則徑自綑打
一哨官見把總兩跪一揖臨操扣頭捕盜見把總扣
頭捕盜見領兵官平時兩跪一揖臨操扣頭跪見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應
用毋得抗違
或者曰兵船當在船上操豈有取兵下陸地而操水
戰之理耶繼光曰海舟比江中不同戰賊時惟用
風力帆檣之功但有舟利帆逆者隨便勁上以鬪
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潮汐非內地江湖搖櫓整夾
之比也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于陸以習之不
幾于棄之也或又曰取之操于水寨是矣而又何
以陸操繼光曰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還賊登山
將不捨舟步戰乎哉或者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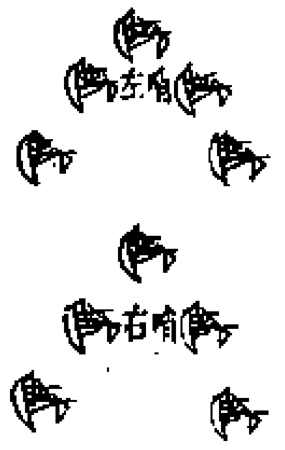
安擺船式之圖



分腙二營擺圖



一營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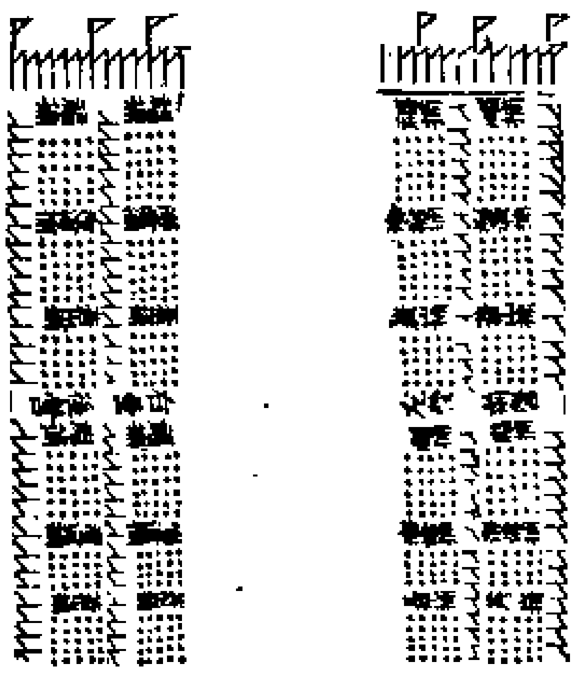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海濤洶湧港有灣曲濶狹當風
避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
寬廻水轡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

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一每日日落時分聽中軍船上吹打三遍放砲三個
各船一齊鳴金擂鼓落旗
一夜暮以腰鼓爲期中軍船發擂三遍起更各船齊
擊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響一遍每更用兵二
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卽便
鳴鑼各船齊備儆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跳
水偷從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呼本船捕兵
同看若是別物流入則已若是賊人卽便鳴鑼打

銃各船一體防備違令支更兵夫重治割耳因而
失事者斬首
常時水寨操習
一每隔夜把總官先掛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
示兵知之次日早掌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聲
喇叭一遍各兵起收拾做飯約中軍船炊熟吹第
二遍喇叭各兵食飯吹第三遍喇叭各官捕帶兵
先登岸赴水寨擺立照圖
一候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操兵船候泊
處闊港潮平依法操于舟知其闊港狹曲風潮不
可操大舟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兵一半用小
船三扳操其形狀之畧

擺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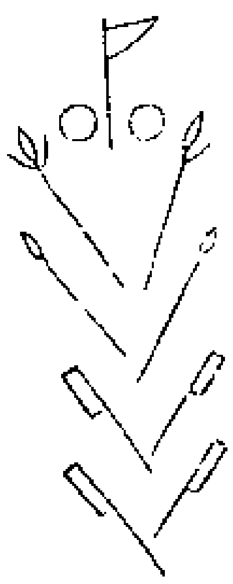


一本總擺情遊建五方旗鼓進場坐定中軍官禀放砲升旗又禀放靜砲三箇卽放砲三箇諸營一時肅靜禀掌號笛官旗聽發放掌號笛官捕甲各執旗由兩邊路到臺下立定金鑼號笛止其立定之法每一船捕盜在前甲長旗挨次在後中軍官呼官旗過來齊應一聲先甲長次捕盜次官號聽發放掌號官發放云官旗聽著耳聽金鼓眼視旗麾船如馬見賊爭先同舟共命奏凱還師依次分付起立舵工聽過禀稱舵工聽發放發放云舵工聽著一舟之功全賴爾舵稍有歪斜不能直射賊舟者軍法示衆舵工起此後如有別事發放逐一講明起立中軍分付官旗下地方各應一聲鳴金大吹打各照原路回信地各領兵官照依臺上規矩於各營掌號發放畢將各捕盜將本船甲兵盡數俱令跪聽其先發放扳招手曰船若著淺治爾之罪次發放碇手曰使風不正治爾之罪次發放舵工曰船去不能直射賊舟治爾之罪發放畢各營肅靜

一下營中軍掌長聲喇叭三遍吹哱囉各兵起身再吹哱囉中軍旗幟擺出當中立定點鼓各船捕兵依前畫港內列船式樣由中照前圖擺出仍爲每甲一行每船各甲平行俱在場之當中一行立畢金響鼓止一面預於場之盡首立左右二的左右相去一百步其的高六尺濶三尺每的下立高桅一根三丈粗不拘又立近的二座於左右的之中相去二十四步的高三尺濶一尺看中軍點何色旗其該營兵卽聽吹天鵞聲喇叭擂鼓各兵吶喊一船一船挨次近的一船之兵約去五十步卽照前圖內開觀擺船圖相間擺開爲一長圈遶的之中先鳥銃狼機射手照遠的打放火箭向高照遠桅放之其佛狼機預先立三架在彼臨時止用各船機兵到卽打放不必搶行將鳥銃一遍狼機各一箇火箭一枝弓箭三發其鳥銃兵卽向近的打石佛狼機手每人包火藥五兩向近的擲火然之各色火器各放一件其標鎗手打標弩手放弩俱中近的爲則各照方面攻打石矢各三發鼓少間一船兵卽於大前面抄傍而回又擂鼓吶喊又一船到的照前行之又遶傍抄回如此俱完則前一船兵復又如環輪轉再近的金響鼓止鑼響卽各於廨下上息乃將前四的四桅俱取立居中一字立之中衆掌哱囉各起身擂鼓吹天鵞聲吶喊各兵四面向中攻打一齊鳥銃不用銃子火箭高放火藥標石不必施以其四圍遠攻使賊不敢出露身體于船之上我可從遶而擒之此遠勢非逼近勢也如臨敵則自有一船逼近用標石火藥擲傾近攻不可預習如此一陣金鳴鼓止捧鈸響各收成每甲一行每船爲一方立定再捧鈸響收照原出在港圖次立定放砲三箇鳴金大吹打挨次照初出艭營序列回還原劄信地立定鳴鑼坐地休息各官起臺下聚操畢中軍票比較先列佛狼機六坐立一百步的一面竪起紅旗各船佛狼機手廹赴臺下立聽唱名打放每人三銃中一者量賞中二者平賞中三者起格重賞不中者打罰如比較陸兵格眼次立八十步的一面竪起紅高招各船鳥銃俱集臺下照佛狼機試打賞罰次立六十步的一面竪起黃旗各弩手射手火箭手廹赴臺下每人亦三發亦照銃手行賞罰次立二十步的一面竪起藍旗各船標鎗打石打俱赴臺下每人三發亦照銃手行賞罰次立白旗各船刀手勾鐮手鎗手俱赴臺下先每名單看使舞手法身法步法次斬馬刀與長鎗較次又鈀勾鎗與長鎗較看其遮當何如但能任鎗誘哄執立不動目不瞬視候到見肉分鎗就使不能遮架亦爲第一等若一見鎗來遠近迎架頭搖身傾手動足亂卽爲生疎且其人無膽或治或革惟公道行之是爲下等俱演畢放砲落旗散操各船二板俱來岸下候兵登船歸綜每演此一遍則演陸操一遍不拘二項但操一遍歇一日水操每月一五九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二十九日陸操每月三七十一十五十九二十三二十七日其陸操照依本府陸兵新書內止操自一隊起以至一官者止不操方營與前一半蓋水兵有水操大營故也其武藝各照所執

比較一如官旗調集高下之法

一變水兵爲陸兵小隊操束伍圖



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不然擲而滅就不滅賊可反手正當發時反爲所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弱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準

一打石者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往船上擲之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淡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鍬執灰火數鍬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裝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

發船號令

一隔日先行牌諭各船兵將以出洋若干日該備糧米水數目令備完限時點查欠者綑打罰工食凡

中軍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哨船出洋哨賊如報有警本總即升船廳聽砲三箇大吹打畢先吹哱囉一遍各船一面起舵掌號首官捕旗甲俱坐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定掌號官稟稱官旗到齊聽發放船上叫官旗進來水倉門報門俱赴船面掌號官叫官旗過來以下俱照常時在於水寨操練規矩發放畢各官擲回船亦照禁操一體發放畢中軍船擂鼓升行旗吹第二遍哱囉響各船起篷第三遍哱囉依次開船夜洋行使首尾相接鴈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䑸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之罪中軍異籍把總之罪其舵工繚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嚴實免罪

遇夜洋行船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放砲三箇懸燈一盞各船以營爲辨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懸燈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懸燈二盞平列後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者燈聽銃收䑸船到將近船上捕盜先自呼名識認

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䑸喇叭響各船依序隨䑸安插不許私求私便違泊因而疎虞斬首示衆哨官連坐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銃手二名點火執銃遇疑即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旗五方高豎燈五盞是欲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一盞前桅上加燈二盞

臨敵號令軍法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擂戰鼓大喊發熕對大聲吶喊奮勇勤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貨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船行遲曲而後到者斬其捕盜舵工遇淺者斬其執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擦過者斬其舵工繚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繚手如已使近賊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挨報某兵不用心某兵不用心者其不

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於綑打

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制耳示衆放縱者連坐斬首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逍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綑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挨應會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船遇敵有畏勢揚帆遠望迴避不進者捕盜舵工俱梟首示衆

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至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儻有失悞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

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撈獲財物包裹聽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多半付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處敢有官捕頭目勒分甚至夾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得於同日赴官告首決打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律治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

藏

一與賊船對泊船旋繩上用猫竹學開包裹繩上以防敵人夜竊之患違令旋手綑打

一各船遇警聽中軍船天鵝聲喇叭響各船鳴金鼓

一巡捕兵大聲吶喊以壯軍賊違令治以軍法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卧違令綁出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碇不前即使用大猫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於舵繩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舵手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灣無故不許上山剽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人拿治不恕

松海島嶼外洋哨船發火號令

一健跳者北至金齒門南至瀕西其信地則青珠山茶盤山青門黃茅覽

一桃渚者北至牛頭門南至瑆塘門其信地則獅鼷山白蒞山米篩門

一海門者北至擔門南至三山其信地則擔門山三山頭

一松門者北至深門南至鹿頭其信地則礁頭山胡孫夫道士冠山大高城山鹿頭山

一隘頑者北至雞膺南至派月洋其信地則沙角山盤門山

一楚門者北至邳山南至弄娘山其信地則久升山老宮前山

一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務在信地登高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煙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煙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船近烽燧即時接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向往蹤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悞事者該值哨船軍甲俱以軍法斬首

福船說

夫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海滄說

夫海滄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力功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鬬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蒼船說一名艟艑又蒼之大者

夫蒼船最小舊將太平縣地方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殊不知被將各漁人爲命負極之勢亦山賊之入我地是也今應官役便知愛命然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柵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既勢均不能冲犁若使徑遇賊舟兩舡相聯以短兵鬬力我兵決非長策多見悞事若賊以小舟入我裏海我大福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以追之此船吃水六七尺與賊舟等耳其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搖駛而快便三色之中又此爲利近者改制爲艟艑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爲得其中倘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之舟中則比陸戰加一舟險其功倍於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爲哉

三船利鈍說

大端天若風動勢頭則滄不如福蒼不如滄若風小勢逆則福不如滄滄不如蒼其開浪網船之類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者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吃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作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又不如八槳船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爲飛汛但坐臥處不冠晃耳網船形似織梭內容二人前後用二人以單槳之風波大又可拖之舡上且不能聽吃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一二三人蜂集蟻附沿淺沿塗而打之甚妙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相寇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

而復艘者無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揭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誘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襲彼也擲礮而即起者欲捍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於涯涘者鄉遁欲往也促艘而不呼者急欲遁也促艘及流懸燈於途者夜遁而消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備者偽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泊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船風至之處過龍源神廟不可於銃吹打吶喊或有警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船岩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十三十四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丑未長　辰戌平
廿五廿六寅申長　巳亥平
廿七廿八卯酉長　子午平
廿九三十辰戌長　丑未平

一潮生爲潮夕生爲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

於巳則汐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兎入雞腸
三七發甲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正九五更四點徹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起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illegible]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illegible]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也

一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臙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

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一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一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一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再多

一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沒

一防夜起之風必毒

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暈難得晴

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覺必靜

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煙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一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一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一海豬亂起主大風

一夜間聽九逍遙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一鼉龍聲得鱓魚主風水

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猶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二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

十一月冬至風

臘月廿三四掃塵風

戰船器用說

夫水戰于舟火攻為第一義固然也其火器之屬種目最多然可以應急用者甚少何則兩船相近立見勝負其諸器或有宜于用而制度繁巧一時倉忙不能如式擲放致屢發而無用或精巧宜用而勢不能遍及一舟或重贅而不能發及賊船最不宜者是見行火器安藥線在口如若候燃入口則發在我手若方燃即擲則擲下又為賊所救又有所謂灰瓶者內用石灰盞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脚一說用雞鴨卵擲下或擲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瓶是又濕賊之足而使之立牢也不可不可今屢試屢攧合以衆情共愛而數用無異者止有二種一遠一近至矣足矣愈淫巧然多愈無實用記之記之

一舊用火藥傾下賊舟此固長策然又則用火器或炭火再傾擲能之發藥每每或連桶擲入水中或被賊乘藥桶及伊舟以水沃濕亦皆未中肯綮可以必發故復重出此說因以見此法之萬分至妙也所謂二種者遠則只用飛天噴筒近則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萬用無差除此之外所謂火箭神機火磚噴筒之類皆遠不及此苟具此一種則他種又皆不必用也

桶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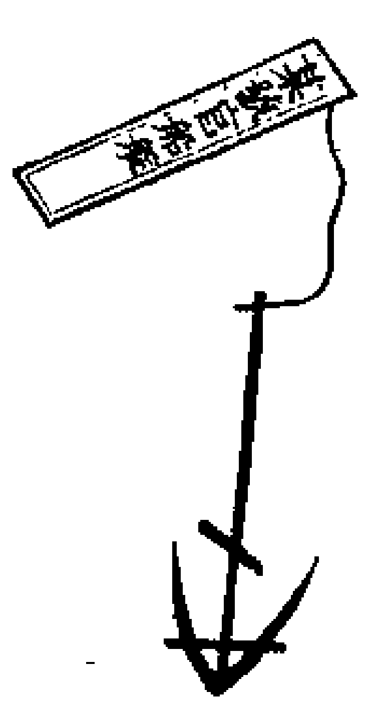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右約賊船在遠先將炭火燒紅盆盛一處約賊舟相近百十步以火入粗碗灰培再俟賊近三二十步以碗平放在藥桶內蓋了俟兩舟相遏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被磕動碗內之火跌泛而出與藥相埋即發時刻不失較之別器賊線不燃及線濕放早之病皆可無矣

船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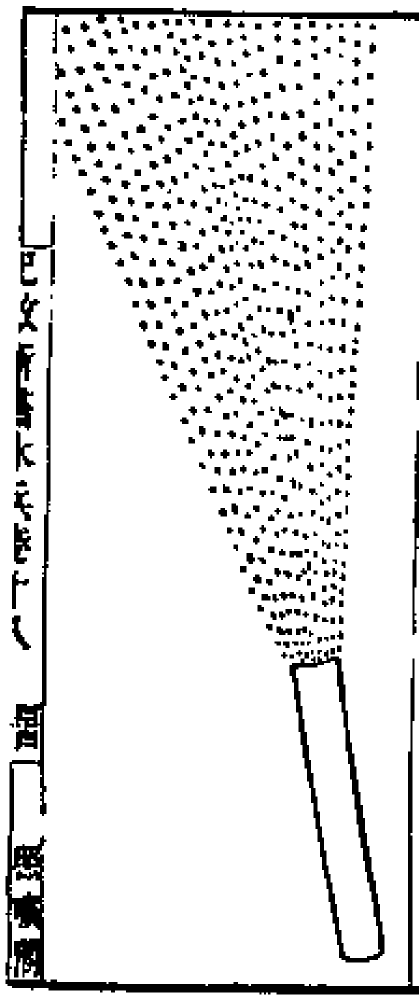
走風捉颶事急追賊車關人力起碇遲慢皆此碇急解纜繫尾泛之以便回取

此用桐木燒墨外一寸甚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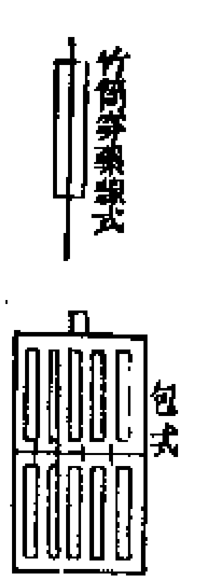
滿天煙噴筒

截粗徑二寸竹布箍用硝磺砒霜斑毛剛子硇沙磨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燕糞煙煤石灰斗蘭草草烏木鼈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磁沙王田沙炒毒繫鎗竿頭順風燃火則流淚噴涕閉氣禁口守城用戰船只用飛天噴筒燒帆為第一妙器此又不足用也此乃各處見用于兵船者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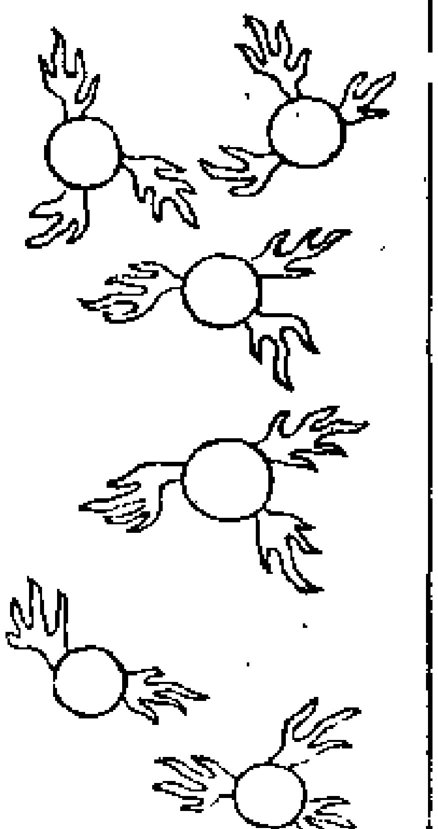
火磚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五箇排為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篾橫束合酒火藥松脂硫黃毒烟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糊以油塗密另於頭上開口下竹筒以藥線自竹筒穿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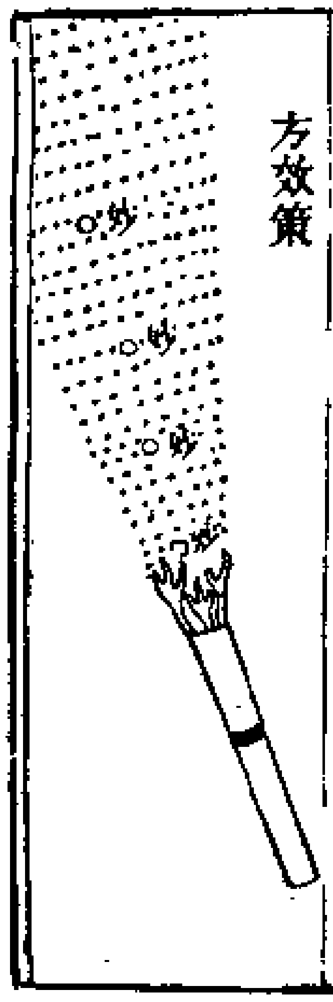
火妖

紙薄拳大內藏松脂入毒火外裹松脂柏油黃蠟然火拋打烟焰爽蒺藜脚利水戰守城俱擊短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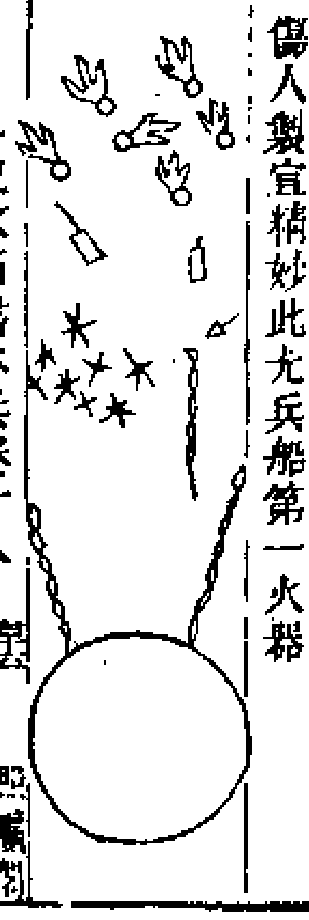
飛天噴筒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砒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餅兩邊取宋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用送入推緊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徑粘帆上如膠立見帆燃莫救此極妙極妙萬方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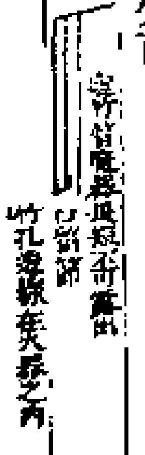


大蜂窠

範大匏紙糊內層間布十層內藏小砲半入毒半入火又間小砲入灰煤地鼠頭帶火磁炒炒毒鐵蒺藜實汁毒炒包松脂硫黃毒人髮角屑等件此一火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眩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妙此尤兵船第一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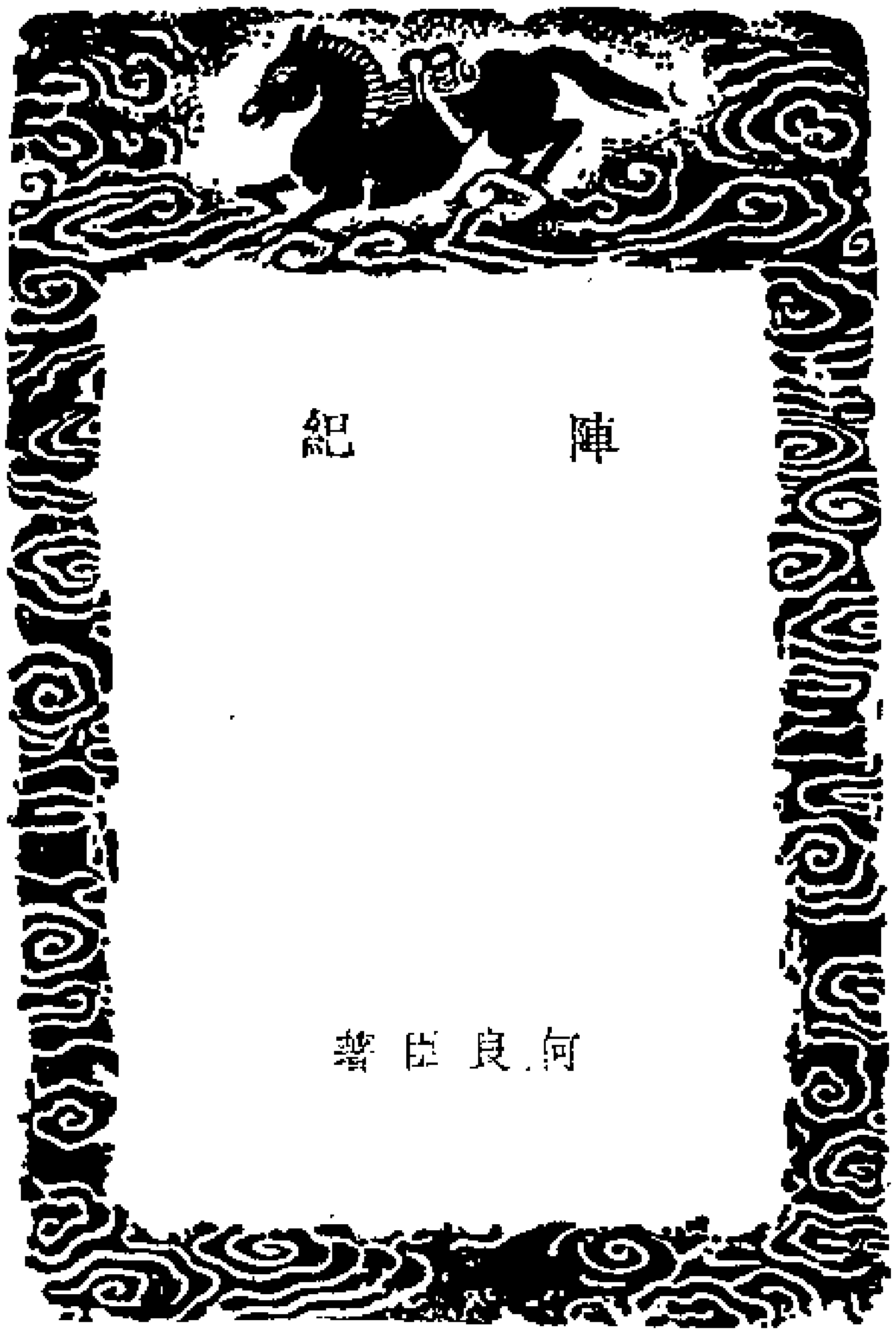
火器之法製度甚多其實大同小異皆不甚利若用只此數種盡其妙矣故不繁載至如弓射箭頭用火之類又不如火箭除水陸通用者先附陸兵技藝之後凡陸所不用只可用于水者故備于此以上藥線各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存于外每點藥之際一線閃風其藥線便滅或藥至則船如賊見其尚長而拔之或反藥我舟余今用子母銃藥線法凡火器一件其藥線之處用細竹管一箇直插于腹內至底藥線安于竹腹之內待外點火燃線已入竹管之內不見方纔擲下則線在竹內燃至竹底方透火器擲下之時則藥線在竹內燃並無閃滅之事且擲于賊船只見凝燃一物放不知點燃何處就擲在水內則線燃于腹火氣衝于口水為氣所迎亦不能入雖在水底尤能燃放而後已此極妙極驗萬無一失者其法附陸兵器藝之後子母銃信是也如要速燃則不必竈盤但止入竹管腹內亦可



戚少保紀效新書明南京兵部尚書周世選原刻嘉隆間少保更歷南北並著膚績而南方戰功特盛初自山東改浙江寧紹台參將以會剿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戴罪辦賊旋以平直功復改守台金嚴三郡叅首新任台金嚴請任事公移內有本以義烏之餘誤策使過之用蓋謂此也時而浙衛所軍伍廢弛人不習戰鄉兵之可用者處州第一義烏次之台溫又次之紹興又次之因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又以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南方地多藪澤水田畦徑紆曲寬者不過五尺反是一丈三五人即塞乃隨地形制陣法或單行雙行或三四五營並行步伐止齊分合無不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旗鼓精求而更置之號令嚴賞罰信士樂敢不用命故所戰必捷威寧軍名聞天下其後移鎮薊門徵浙兵三千至陳於郊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兵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其教浙兵之苦心亦可概見矣是編自束伍至水兵共十

八篇為十八卷其文取便口講使兵伍聽而易於曉暢不以潤色為工皆在浙時親試諸行陣具有明效而紀者也嘉慶甲子六月重校一過付梓虞山張海鵬識

紀效新書卷十八畢



陣紀

何良臣著

陣紀序

自班定遠起家投筆．後之爲武弁者．類嘐然曰．吾獨不得龍泉三尺．吾豈憂觚牘哉．其於文事．直敝箒視之耳．而操觚染翰之士．日師博士家言．亦惟嘐然謂一第可立致．其於韜鈐之籍．又奚啻敝箒視也．豈非文武異用．而通才難乎．迺際明何將軍．蚤歲翽于文辭．籍然以詩文名寓內．而宇內諸名公．僉以詩文知際明．其所著乾坤游等集．業赤幟詞林．而復出其緒餘．爲陣紀．如干篇．鑿鑿足當實用．匪徒拾前人咳唾．蕫蕫瓷泮辭也者．以故握管從戎．輒投輒効．總督李公、司馬楊公雅重之．入遊幕．日與訓飭府兵．及籌諸邊要務．蓋深當於其言也．嗟嗟．際明所謂今之通才非耶．走惟西府跳梁．隴右多事．今上方宵旰西顧．輿拊髀之思．藉令際明仗鉞登壇．得一出奇當虜．燕然勒勳．前無古人矣．際明文耶．武耶．噫嘻．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累世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際明爲不龜手有年矣．誠一試諸用．其何有於封．走晤際明燕市．而際明交懽雍丘徐直指善長．走往備兵黃龍．値善長行部遼左．手是編爲新序焉．輒爲題其端如此．善長其亦嘗余言乎．

萬曆辛卯三月長垣成遜題．

陣紀後序

何將軍良臣者．浙之餘姚人．人曰．將軍善辭賦．以其餘談將略．壯詩人氣．又曰．將軍善將略．以其餘工辭賦．銷武夫氣．二者局論也．將軍知兵．自結髮從戎海上．不能取偏裨任．近南烽甃．北市通．將軍蕫蕫供莫府牙門將．安得左秉鉞．右秉麾．一鼓一金．萬隊進止．隱非象指者乎．將軍愉愉乎悲焉．以故感槩亡聊．仰天而呼．不應．輒寄之歌詠．以暢發其所欲吐所受禁．而能爲不得爲之情也．將軍才．所著有軍權、陣紀、利器同考、制勝便宜凡四種．徐侍御善長獨當陣紀爲括兵將急事．先助諸梓．將軍辭賦集．猶不以乾坤游名乎．自嚴選吏說劍齋．說劍齋在燕市中．將軍曾以貸賣劍．王司馬元美止之．將軍忽貸以存劍．今顧說之其齋中．又辭賦所嗟．嗟將軍辭賦．迺傷夫知陣無所事陣．而託蹤于詩人吻也．第獨怪其兵術諸書．又溺于武．將軍曰．吾求人以武夫目我．而不得也．然余與徐侍御不局論將軍．

萬曆己丑仲春．賜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合肥友弟黃道月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陣紀四卷

明何良臣撰。良臣字惟聖。會稽人。弱冠棄諸生從軍。嘉靖間。官至薊鎮遊擊。是編皆述練兵之法。一卷曰募選、束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二卷曰奇正、虛實、衆寡、卒伍、技用。三卷曰陣宜、戰令、戰機。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火戰、夜戰、山林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三類。共六十六篇。明之中葉。武備廢弛。邊圉有警。大抵烏合以赴敵。十出九敗。故良臣所述。切切以選練爲先。其所列機要。亦多即中原野戰立說。夫事機萬變。應在一心。蘇軾所謂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也。明代談兵之家。自戚繼光諸書外。往往摭拾陳言。橫生議論。如湯光烈之掘穽藏錐。彭翊之木人火馬。殆如戲劇。惟良臣當嘉靖中海寇鴟張之時。身在軍中。目睹形勢。非懸虛理斷。據秋坐談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猶爲切實近理者矣。

陣紀目錄

卷一

募選二篇　束伍四篇
教練三篇　致用二篇
賞罰四篇　節制三篇

卷二

奇正虛實四篇　衆寡三篇
率然二篇　技用十五篇

卷三

陣宜三篇　戰令五篇
戰機三篇

卷四

摧陷一篇　因勢二篇
車戰一篇　騎戰一篇

步戰一篇
火戰一篇
山林澤谷之戰一篇
水戰三篇
夜戰一篇
風雨雪霧之戰一篇

以上共六十六篇

陣紀卷一

明　江左何良臣惟聖甫著

募選

募非握機、無以合衆、衆非精選、無以得用、所以倏忽而能合千百爲者、必握其機也、以數百卒而能橫行敵境者、善用其命也、善握機、能應變於倉卒、善用命、能出銳於不窮、故募貴多、選貴少、多則可致賢愚、少則乃有精銳、最喜誠實、獨忌游閒、不在武技勇偉、而在膽氣精神、宜於鄉落田農、深畏市井狡猾、衙門玩法、觸強偏拗、宿留女相、閑論迂談、膽小力弱之輩、於是首取精神膽氣、次取膂力便捷、須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選之、但四十以上、膽氣精力、日漸衰憊、不任勞苦、是爲老兵、然雖衰憊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經戰鬪、慣識夷情者、又當別選爲司教司戰、乖覺曉事、誠慎細密、備諳山川進退險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膽力倍人、精神出衆、而智識過一隊者、立爲伍隊之長、更於伍隊長內、揀選材藝使備揣作千百夫長者、爲一營之司率、負出羣異衆之才、果敢激發之氣者、宜卽舉爲偏裨將部曲侯、捷能飛檐走壁、而殺人放火、技能奇巧異人、而駭世驚俗、術能窺天測地、而預知吉凶之類、俱應選入中軍、爲心膂之用、大率其選務精、而其用在膽、伶俐而無膽者、臨敵必自利、有藝而無膽者、臨敵忘其技、偉大而無膽者、臨敵必累墮、有力而無膽者、臨敵心先怯、俱敗之道也、噫、日有短長、月有盈縮、一卒之才、烏有全具、苟無全具、須於四種內選之、分其類教之、而我之號令明嚴、進退有制、而卒之藝高技熟、樂奉指麾、則膽自張、氣自振矣、吳子謂短者持矛戟、長者習弓弩、強者掌旌旗、勇者司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主謀、雖未盡選兵之詳、大略亦是、

今之選卒、多以三百斤鐵石器、令其試力、然亦一說也、但徒試其力、而不觀其精神、是粗鄙鈍漢耳、臣謂能舉鐵石器、而更觀其耳目伶俐、手足便捷者、爲中選、年齒膂力耳目手足如式、而膽藝過者、爲上選、身軀偉大、而膽氣武技倍者、爲頭領、年齒相若、耳目手足如式、而力不能舉重涉遠者、爲下選、中有勤於學藝、敢於作氣者、卽是用命之士、又當復選於中上之上、或無學無才、無謀無識、而謬誇嘬大、云有秘能神術者、是爲誤軍之蠹、無藝無力、抑亦衰年、託分倩替、弄喉掉謊、來求錄用者、是爲亂紀之卒、獨鄉野之人、擢官設法、誠信易於孚感、而且不敢虞測我羈縻之術、卽繩以寬威、使其入伍、便設軍法、繼以恩信、彼既畏法、便知感恩、畏法感恩、心自制服、制得其心、則士可用、此承平選士不易之規也、假若一時有急、或當亂離、欲驅老幼、用烏合、集市人、而能必勝克敵者、另是一段機宜、與前之募選迥異、大抵不出致之以死地、而使其人自爲戰也、重誘以爵賞、而使其慕戰樂鬪也、激發以忠義、而啓之以怨仇也、諫告以利害、而怵之以多方也、此當與知兵豪傑、心合意符、而變化之耳、似不可對迂生庸將爭口舌之利鈍焉、惟束伍以致其節、因力以授其器、信必以服其心、分門以數其技、此四語、無分有急承平、但欲用兵、便不可缺其一、

束伍

凡束伍之法、在疾而條理、嚴而簡便、設或兵士募齊、隨卽過堂、唱名便選、選定就編伍隊、每隊用藍旗押下、記其本管營伍、本身籍甲、年貌疤記、尺寸、觔力、住居、習藝、分投塡註牌册、明白、次日兵士各領腰牌、衣甲、旗幟、器械、官目各領腰旗、符號、聲色、馬疋、或布古人已成之陣、或演自我新設之圖、謹其出入、必由營門、而士卒不得與鄰營他伍私相通好、所謂能使散亂之失、一鼓就列者、卽此理也、伍列既定、禁令已出、伍長必識伍人之情性音聲、隊長必察一隊之膽力強弱、自偏裨將以至於伍隊長、由上而下、各以結狀甘結於大將軍處、結云、並不致其有嫩惰怯弱嫖賭爲非逃脫頂替等情、犯者甘與同罪、少有犯禁違令、卽時處以重刑、更嚴連坐、使其心知畏法相信也、士畏我法、令乃行矣、令既行、則隨手指麾、驅之特易、故曰伍定而後令行、令行而後教戒、教戒而後陣堅、陣堅而節制自重、

伍編而分列、分列而陣成、但編列之義、古今諸將、用各不同、然不外乎前、後、左、右、中、若出五法、便似無源之水、取之卽竭也、周制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而臣之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五隊一百二十五人爲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爲總、五總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爲營、五營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人爲鎭、大約用一萬八千人成一鎭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爲奇營之用、餘皆倣此、其雜隊易伍、奇正相變之時、每徹二而存三、分三而合二、

授器之要。因其短長。編列之宜。隨其地勢。每以槍筅弓弩標銃爲長兵。刀鐮鈀牌斧爲短器。其錯雜利鈍。須教以不泥。故令年力稍大。而有膽氣者。習長牌。年力壯健。進退莊重者。習狼筅。年少利便。手足輕捷者。習藤牌。年壯偉大。殺氣精神者。習長槍。驍勇活潑。而迅便飛騰者。習短器。形小體輕。而堅健伶俐者。習鳥銃藥弩。老實本分。力能肩負。而甘爲人下者。爲火兵。以火兵而殷勤學藝。自致精銳者。亦必舉爲頭目。所以步隊有火兵。以供本隊飲食。騎隊有汲養。以贍本隊水草。車乘有典帳掌纍。以司進退食息。其各兵器械。皆刻本營本隊本兵姓名于上。以油漆罩之。無使模糊泥雜。雖遺棄可稽。仍置短柄槊繳一把。裝之以囊。背袋一箇。以繩二條。跨於兩肩。腰間繫緊。且不礙於用藝。其鞋襪。號衣。盔甲。短刀。椀筯。乾糧。茶脯。及救急藥餌。鹽梅之類。悉貯於內。或漆竹筒少可帶酒。以解倦也。須坐臥不離身畔。以備卒後調遣。最忌任意飲水。恐觸毒奸。亦慮陡生疾病。

伍束、列編、授器之後。皆卽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吳子謂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必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大足以戰。小足以守。惟其心能和。其氣能激。則士不勸而自戰。不守而自固矣。爲將用兵之道。已得大半。故法曰。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務令將吏與軍士。情同父子。義若弟兄。疾病相扶。患難相救。寒暑飢飽苦樂均之。不得倚強淩弱。恃先進而欺後來。必遵教令以習藝。必知忠義以自持。一入伍。使其便識生死必共之情。是爲不浮而同義也。軍能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則自無科剋虛空之弊耳。然科剋之弊。起自奔趨承奉。乞覓求名。既得患失。鑽剌應酬之事不已故也。伍隊虛空之弊。始自塘報、健步、巡綽、哨探、差遣、跟隨之役占多故也。當事者不籌良策。惟行禁裁。殊不知此項不但不可裁。而抑亦不可少用。然則如之何而處之也。必以名募精能之武。另設奇寄雜流之隊可也。議者又欲省費。勢必取諸衞所軍餘。及府州縣民快代之。夫軍餘民快之來者。多包

攬積年。熟於玩法。且其效用不敵募卒十之一。而其工食。尤不減於募卒之需。況深重軍情。大不利於積玩。爲國省費。詎在此乎。至如庸將貪鷙。故意虛空。復有納班買假之弊。甚於科剋之害者。是以知實伍之法。苟非同志英傑。誠通上意。明察下情。相倚而振。恐終不能致充足而得實用矣。且伍不實。則教不行。教不行。則進退自相靡墊。未有伍不實教不行。進退靡墊。而能變化不測。應命於無窮者也。以是而知實伍爲用兵之至要。

教練

世稱練兵。而不知練兵之法者多也。苟不得其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用。善練兵者。教藝有節。教戰有率。列不攢擠。亦不迂疎。前看心。後看背。左右看兩肩。此係整行齊伍之要言。知兵有長用。長兵有短用。長短因其宜。舉手無不利。此是教藝用器之切語。以形色之旗。教其目。以金鼓之聲。教其耳。以進退之節教其足。以長短之利。教其手。以賞罰之信。教其心。此卽五教。不易之大綱。五教既熟。器具亦精。迺使其意氣和順。情性逸閑。鼓而進。金而止。同其心。一其氣。指之前。麾之後。麾之左。應之右。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其梆鈴、板鈸、笳角之節。烽藥、鎖吶、嗶囉之音。起火、坐蹾、臥笛之號。悉皆變隊易伍。出伏用疑。分合

奇正。進退遠近。無窮不測之密令也。他如動靜啓息。解結徐疾。錯雜紛紜。方圓曲直。輕重衆寡。斜銳廣狹。晝夜風雨。行坐臥立。履歧臨險。每變皆習。習之既久。必致允協。而得其神化。雖散處鄉閭田野。自是不失矩度。卒然遇變。亦能以倉卒當之。其法以十人學戰。而教成百人。百人學戰。而教成千人。千人學戰。而教成萬人。萬人學戰。而教成三軍。於是嚴禁令。寬赦宥。開發人之志意。杜塞人之奸回。尉子謂明乎禁舍開塞之道者此也。教練經月。而有武藝不精。進退不熟。變號不識者。治之以法。教師、司戰、伍隊長連坐有差。三限不精熟者。重按以令。仍扣月餉。以賞能者。教師、司戰、伍隊長同罪。千把總、偏裨將連坐有差。必使其歷深溪也不煩舟楫。淩山阬也不待鉤梯。所謂徑其絕地。拔其恃固。獨出獨入。而人莫之能止。敵在山。緣而上攻。敵在淵。沒而下從。其奮擊也如怒霆。其輕迅也如飄風。致之於死亡之地。而人莫敢自爲之計。能如是。迺可稱教練之卒。用兵之雄。

前之所以教練武藝。節制行列者。總爲張膽作氣之根本。兵無膽氣。雖精勇。無所用也。故善練兵者。必練兵之膽氣。夫人之膽有大小。其大小不可預知。氣有勇怯。其勇怯不能遽識。人而膽小。雖勇弗用。膽不以氣。雖大弗張。是以氣爲一身之用。死生榮辱係焉。能作其氣。而張其膽。則膽與氣俱用之矣。然非絕技。不能衞張膽之身。所謂暴虎馮河者。徒恃其膽力也。設若兩軍初交。有人重被槍刃而先躓。一軍之氣挫矣。雖千百人有膽氣者見之。亦必倦抑。假使千百人負膽氣者。更精武藝而節制森行。自謂無所往矣。無所往則固。而膽氣自十倍於常時。將必騁其藝。奉其制。激其膽。奮其氣以登陵。其一人之先躓者。亦必忘其傷。振其怒。隨千百人以決進。故善練兵之膽氣者。必練兵之武藝。軍而無陣。猶人之無四維。虎之無山谷。不可以一日存也。陣而定營。出有節也。入有制也。予有權也。奪有衡也。負膽氣者。不得獨先而致蹶。精武藝者。不得恃技而亂衡。其進也。齊勇合一。如奔潮之入錢塘。其止也。如崇山深林。使

敵敢望而不敢進。其變也。分如掣電。合如烏雲。聚散率然。倏忽萬狀。其退也。前怒爲後。後怒爲前。虎正龍奇。旋坤轉乾。故善練兵之武藝者。必練兵之陣法。是以陣法爲武藝之綱紀。而武藝爲膽氣之元臣。而我之號令。又爲陣法之司率也。戚繼光曰。操手足之號令易。而操心氣之號令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難。斯言最當。如武場演跳。進退分合。縱諳熟教習。不過謂之答號。其無方之應變。皆出武場教習之外。所謂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能必令其無難。方可稱練銳之卒。故使士卒熟識我之陣法。而莫待其預測我之用變化也。

平時學藝。器械須重。臨陣。器械宜輕。此爲練手之力。學戰必以重鎧。使其負重利便。則臨戰身輕。古者練足裹沙。日漸加重。每跑里許。不令氣喘。是得捷趨之法也。大凡人之氣力。日用則強。日惰則脆。故不令其安閒自疲。抑不使其勞頓太過。水兵宜習陸戰。陸軍須慣水情。習慣既便。入舟則知水用。登陸不泥變分。況水陸之戰。其機則同。他如車騎之用。數變正奇。馬步之出。妙在首尾。三者迭更。翼前伏後。若使應變熟嫻。器藝利便。視聽一齊。就可取勝。原無異巧神術也。吳子謂治兵之要。教戒爲先。爲國之道。先戒爲寶。故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也。知兵者能深思必自得。不觀北人乘馬。南人架舟。習之也。

苟能分科督教、其藝自精、其習相成、藝精習成、猶耳目手足之從心、自然渾化、無所梗滯矣、昔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戊子戰於郕、勝之於巢門、武王以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甲子戰於氾、勝之於牧野、齊桓公以銳車三百、教卒萬人、威行海內、天下莫當、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接諸侯、莫之能難、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荊五戰而五勝之、東征庫盧、西伐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以王霸之兵、亦未嘗不以選練至精、而能致用、今之時將、兵不知選、選不知練、練不知精、精不知令、而欲驅驅險疲老不堪之卒、將應命率然以克敵者、不亦難哉、

致用

人莫不有賢愚、才莫不有奇拙、識莫不有淺深、事莫不有窮竭、善用人者、必盡用其賢愚、善用才者、必盡殿其奇拙、負遠識者、必預得其淺深、善料事者、先已料其窮竭、固亦有假人之長、以補其短、用人之才、以發其氣、所謂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純白之裘者、取諸衆白也、惟大將軍能致其所長、而必蓋之以長、因其所短而故適宜其短、乃能統率賢不肖之志、則其力自幷、而其用自神、顧欲得賢而才、靜而大、識天時地利人事之用、明分合進退盈虛之情、而復能羅下、遂使舉謀同列者、令其綢繆計謀、贊慮倉卒、揆度天道、綏保萬民、太公所謂心腹一人、操行能公賞罰、酌安危於未萌、決嫌疑於可否、太公所謂謀士五人、校災祥、明去就、驗讖推時、司占審候、太公所謂天文三人、備近險易、山澤斥鹵、形勢利害、無失其所、太公所謂地利三人、考歷代之興亡、究術家之闕異、制械選兵、教騎作氣、太公所謂兵法九人、預備蓄儲、通達餉道、量籌計多損益出入、太公所謂通糧四人、執銳被堅、風馳電擊、力能擒虎、亂敵部伍、太公所謂奮威四人、旗鼓令下、鬼偃神疑、倏忽進退、三軍一齊、太公所謂伏旗鼓三人、高閱遠望、深險難滯、任重持難、嚴我守禦、太公所謂股肱四人、考校藝文、博論今古、拾主將之遺、補主將之過、釋已成之仇、弭未然之禍、太公所謂通才二人、施卓異之事、行詭譎之謀、應變無窮、非人所測、太公所謂權士三人、察言觀色於軍中、因往知來於四境、太公所謂耳目七人、犯險難、攻輕銳、而心無所疑、恃威武、勵激勸、而使人奮勵、太公所謂爪牙五人、播主將之德能於遠近、挫敵人之聲勢於無形、太公所謂羽翼四人、開闔敵情、伺察姦變、因其所來、即以爲間、太公所謂游士八人、備爲譎怪之事、以誤人、依託鬼神之靈、以惑衆、太公所謂術士二人、治金瘡於陣上、療疾病於營中、太公所謂方士三人、計營壘之增減、算糧餉之缺饒、太公所謂算法二人、六韜之王翼、猶則以七十二人、各盡所長、分統輕重、爲股肱羽翼之佐也、然太公之審異僞、固未可考、但盡人之才、以致其用、似不失爲王者之略耳、今之爲將、不坐於自滿、則病於諱忌、如格外之賢、無以自見、設當有事勢、如拉朽、於是而知得致用之機權者、必無敵於天下、故軍中宜有儲將隊、材士隊、異術隊、秘技隊、殷勇隊、羞過隊、激恩隊、敢死隊、假敵隊、乞降隊、亡命隊、須另致一軍、馭以誠信、爲不時之使、必令其名實相稱、無孤設隊之義、則倖食自銷、貲用自得、又不可以省費爲說也、

軍中惟爲使之才尤難、而一言之得失、則三軍解結死生係耳、有因陳立竭、詳言足宣者、必能使人聽、泛

從古昔、暨喻今非者、必能使人悅、辨析至理、詰釋隱義者、必能使人信、啓閉利害、喜怒疾徐者、必能使人行、欲其行也、至易而不難、欲其信也、至切而似實、欲其悅也、至致而弗妄、欲其從也、至簡而不煩、四者俱得、適可爲使、於敵他如蛇行蟻伏者、可使爲報探、貧窮忿怒者、可使立功名、勇悍過人者、可使陷陣突圍、弓弩中的者、可使消射敵首、武技絕倫者、可使應危禦急、過犯亡命者、可使後殿先驅、巧辯饒辭、利口便舌者、可使爲激勸、粘諧世故、熟識高低者、可使爲門吏、消介不苟者、可使主分財、持正不屈者、可使爲犯難、因嶺知微者、可使察敵情、博見聞、多智略、精異技、妙神術者、可使爲臨輔、驍猛能格敵、恪密而沈審者、可使爲心膂、吳子謂一軍之中、有虎賁之士、力能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者、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又曰、利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淮南子曰、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大將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唯其爲五官之將也、則分統各有所司、而長短各有所便、其藝能之機緻、輕重之設施、所謂術業誠有專政也、使各任其所專政、則弱者自強、怯者自勇、癡者自益、疲者自銳、且瞽人聽聰、聾人視明、聾瞽不廢、況專政者乎、

賞罰

天子設紱冕以賞賢、制斧鉞以誅惡、其賞至重、而其罰至深、能行誅於貴顯、下賞於微賤、則威自伸、而明不弊、故殺及權倖、賞及牛童者、謂無論貴賤、不預恩讐、示至公也、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矣、又曰、用賞貴誠、用刑貴必、誠則人知感、必則人知畏、尉子謂發能中利、勸則有功者感其誠、畏其必也、蓋賞不遺賤、賞功不厭多者、虛其心、重其報也、所以重連坐之刑、信崇賞之令、行誅大之權、厚下士之賞、則軍不治而自整、藝不教而自精也、苟功不能賞、罪不能誅、事是而不能立、事非而不能廢、則令不畏刑矣、勸不信賞矣、進自不齊、退亦無制、使不齊無制、而能統衆用兵者、未之有也、善不可廢、惡不可賞、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不得者衆、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人心不勸、罰輕則人心忘懼、賞重則人心僥倖、罰重則人心無聊、然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若賞及無功、罰加無罪、行賞於人、而心怨恨、加罰於人、而心不甘者、下將叛背也、所以不令士卒輕刑而忽賞、輕刑則將威不行、故嚴刑罰、以明必死之路、忽賞則上恩不重、故信覈賞、以開必得之門、是以賞罰出自主將、必持至公、無容軍中私議、凡賞有功、而有干請不賞者斬、凡罰有罪、而有干請不罰者誅、以我之耳目見聞已真、而信賞必罰、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安得容其干請、不賞不罰者耶、故曰、軍中無二令、亦不得市私恩、借公議也、

敵勢軒然、如決積水於千仞之上、巍然如轉圓石於萬丈之巔、天下皆度吾兵之不敢進、而吾之士卒、無不齊勇負氣、雖死傷過半、而蟻進不止者、無他術焉、刑賞信也、必死故也、卒之所以能必死者、感上養之素隆也、而我之所以能令其必感者、爲積恩之不倦、威令之素行也、故曰、施積恩者、不可與戰、然亦有軍勢迫窮、恐人離散、故數賞以安之、人力倦之、已不用命、故數罰以督之、俱無濟于事、是以賞罰須

行於平日也．

能以威德服人．智謀屈敵．不假殺戮．底致投降．兼得敵之良將者．爲不世功．兵不血刃．軍不稱勞．而得敵之土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者．爲不世功．矢石鋒交．突入敵陣．輒斬敵將．及部曲之長．因而摧破敵營．以致大勝．多獲敵之糧草頭畜者．爲奇特功．敵勢強盛．我軍力竭．心怖欲走．有能急出奇兵．遏斷欲走之長．反兵死戰．因而決潰大敵者．爲奇特功．得敵之山川險易．進退利鈍之情．因而斬關奪賊．居城搗壘．威懾遠境者．爲上功．伏路出奇．生擒敵首．及奸細人員．因得機情．術偷營衍寨．致敵自擾．而我兵乘進者．爲上功．別部受敵困危．有能引軍力救．各保無虞．及奪回被擄．扶救傷殘者．爲中功．敵至境內．而高壘深溝．堅利甲兵．僅能固守．不致人民傷死者．爲中功．奮力拒敵．或因救護而致重傷．或帶重傷而復得敵級．非獲敵中利用器具之類者．爲下功．三數人共擒一敵．或共斬三五級．或人各得一二級者．爲下功．自偏裨以下．得不世功者．乃大將之望．當即表聞．拜左右副將、儲將、材官．以至部曲長．得奇特功．及上功者．亦即表聞．授以偏裨．得中下功者．重賞而復紀錄．緝得軍中與敵相通機事情實者．所犯腰斬．伍隊官目連坐有差．其家私妻子．俱賞緝者．有能訪舉賢士謀士異士．或即得其機略．因而以致勝者．勞所舉之人以千金外．酌彼士才之大小．功之高下．而授之以官．士卒背後有傷．以敗兵事論．雖傷不恤．伏路搜探在外．而賊徒至．伏者已疏掩覆．探者致誤地報．法所當斬．或探伏者自謂探伏已失．罪不可逃．乃拚死直抵賊營．能建奇功者．免死復賞．賞罰之例．多載戰令軍範二篇．故不縷敍．略其所原者．姑記之而復少定其賞格云．

節制

臣謂非分合．無能用衆也．非奇正．不能鬭衆也．節制行．則分合自開．分合開．則奇正自變．故節制之兵．或不能大勝．亦不致大敗．何也．解結不復越．凌驟各輕利．左右角犄．前後照應．曲直方圓．無不繩正．動靜死生．係乎旗鼓．離合聚散．不失行伍．似勇而不勇．似怯而不怯．似治而不治．似亂而不亂．紛紜渾沌．駐足成陣．面面受敵．威無不振．所以有制之兵．勇者不敢獨先也．怯者不敢私後也．祇以火角幢旛爲變化密號耳．故其進也．使敵不可遏．其退也．使敵不可阻．其分合也．使敵不可測．其攻掠也．使敵不可防．此又節制而任戰勢者也．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然非節制．何能立於不敗之地．又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堂堂正正者．節制之師也．節制之師．孫子且畏．況今之將乎．荀子曰．王者之軍制．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鼓而行．金而止．以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者．謂死其制也．吳子曰．兵以治爲勝．所以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禦．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者．謂有其節也．有其節．死其制．則強弱一其力．巧拙一其心．生死一其命．以無爲守其正．故明王不煩征討．而四夷自賓．將軍不煩殺戮．而威德自重．

兵法師合而交綏．師退而不逐者．謂兩軍各有節制．重防失覆者也．慮其作北所誘．故奔逐不百步．恐爲

敵計所陷．故縱綏不三舍．所以知戰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若勢必欲往也．須整我進術．開我軍退．謹束前後．勝迺不潰．孫子曰．避其朝銳．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治心治氣治力三者．固用兵之切要．然非節制素行．則治字無處著落矣．又曰．晝用旌旛．夜必火鼓．若夫山川委曲．林樹叢密之鄉．旗幟不能徧觀．雖晝亦用火鼓．而更遣驍卒輕騎八方哨探焉．凡出軍操演．閱獵揚兵．或傳蹤路進發．行止寢食之間．兵不得離伍．伍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營不得離鎮．設或停歇市鎮郊原．雖糞土汙穢之處．自依次序而止．不得取便撥越．所謂行由路．集成營．遵節制也．擺列若遠．偶傳急令．首尾難到．則令伍隊長高聲傳會．去而復轉．伍隊斷滯者誅．兵卒助言者斬．吏不得與別營人馬摻雜混行．防有敵奸詐劫．惟善兵者．勇怯之用若分．動靜之備必具．

嘉隆年間．浙直之南．山海多事．其四方調募之兵．非無膂力技藝超絕者．但其稍與賊合．如蠅聲泥．觀者無不喪魄．何也．蓋緣節制不明．人心不一．以無制之卒．而用不齊之心．則進退自不應麾．固有負膽先登者．死之．以致一軍恇懼而自敗．此將之過也．調集之兵卒．皆無制．應募之衆．盡係游閒．平時則重累資糧．臨戰則先爲逋北．欲其劄定腳跟．猶不可得．又何能望其取勝．此將之過也．弓弩可以致遠．矛筅利於接戰．火器稱爲無敵．法頗善矣．及其鼓譟互相喧嚷．遺兵滅火．各務其逃．徒騎混雜．迭失隊伍．軍棄其將．號息其鼓．雖有鬭心．猶犬之犯虎．此將之過也．臣謂斯時將乏賢明．兵集無制．兵無制矣．而爲將者．又不能握淮陰用市合之機．設若一人躑躅．萬夫寒心．縱有絕技驍勇．何益於用．虜云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謂其散漫有制．而更握戰機者也．死諸葛走生仲達．謂其節制素行．故不敢輕侮之也．使有明將而得精兵．教閱經年．銷盡武場套子．如出獵行營．登山涉水．寢食晦冥之際．每習至精．率然遇警．必能使其駐足陣成．舉手便戰．施不盡之號．出無窮之變．或伏或起．或正或奇．曲折相連．首尾顧應．絕而不離．卻而不散．似整不整．似亂不亂．所謂合亦成陣．散亦成陣．行亦成陣．坐亦成陣．敵固不知我之所以退．抑亦不識我之所以進．是爲有制之兵也．將縱橫天下．使智者亦不得窺測我之所從來．況山海之寇乎．惜乎四合之徒．萬人萬心．既無良將制練．且多中制撓之．將未得兵之情．而兵未達將之令．輒欲驅之赴死．戰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故騷擾十數年．餘寇雖殄滅．而民力竭矣．於是而知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而無節制．戰未可恃也．將不貴勇．而貴良．將良而上不信任．事未可爲也．

陣紀卷二

奇正虛實

伍束而後陣定。陣定而後節制行。節制行而後進止熟。進止熟而後奇正生。奇正生而後變化不竭。惟變化不竭者。迺能致勝於無形。淮南子曰。奇正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斯言是矣。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而輕疾悍敢。若滅若沒。無不是奇也。孫子謂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耳。又曰。善用奇者無不奇。善用正者無不正。正此。謂也。世之談兵者。執以旁擊爲奇。埋伏爲奇。後出爲奇。選鋒爲正。先合爲正。老營爲正。有等庸將泥定伍隊。正者只做正兵。奇者只做奇兵。習非也。善用奇正者。不但使敵人不識我之奇正。如三軍之衆。偏裨之多。亦不能預測我之孰爲奇。孰爲正也。故當敵處。即爲首、爲正、爲前衝。在左右。即爲伏、爲奇、爲補翼。在後即爲尾爲殿、爲策應。然亦有首內之尾。正內之奇。衝內之伏。尾內之首。奇內之正。殿內之衝。又以輔翼旁遶。內易正。正而奇。奇也。於是奇正之變。祇以聽號視旗。辨別火鼓。爲率然之出。無不可以爲首。無不可以爲尾。無不可以爲伏翊。無不可以爲奇正。所謂立定陣成。舉號鬪戰。烏有一定之則。而拘於方色前後也耶。故曰存亡死生。在枹之端。既知奇正相變之術。使可得敵人虛實之情。奇正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用正。敵虛用奇。理勢然也。敵意吾正。以奇擊之。敵意吾奇。以正擊之。敵意吾出奇

內之正。而吾出正內之奇也。敵意吾出正內之奇。而吾出奇內之正也。敵意吾以奇正必變。吾故奇奇而正正之也。所謂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故善用兵者。必使敵人不識我之孰爲正。孰爲奇。是以我常實而敵常虛。我常致人。而不爲人所致。但敵之意我。而吾何能知其意我也。故曰。端末未見。人莫能知。能因敵轉化。動而輒隨者。發機於無窮之源。迺可謂之得敵意。乃可謂之善奇正。

李靖曰。凡兵卻者。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人喧囂而不一。此真敗。非奇也。臣謂以爲不然。善用兵者。正使旗之參差。鼓之不應。語之喧囂。退如山頹。走若潮崩。似果敗矣。敵必擬追。倏忽變號。出卻內之正。用正外之奇。敵雖有見。亦必陷我之所不齊。靖曰。旗齊鼓應。號令如一。雖卻非敗。必有奇也。臣意亦以爲不然。如節制之師。進退有度。雖敗必整。雖退亦治。乃息鼓偃旗。反前爲後。似奔不奔。似驟不驟。勢似出伏。敵必可乘。兵法所謂以詐而施等類。則有幸與不幸焉。以詐而當節制。則必知其是聽矣。是以得節制奇正之用者。神於人。故能形人。而我則無形也。烏在乎真敗不真敗。開生測度哉。李靖曰。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似亦誤矣。奇而不教。則號無以別。變何以施。孫子謂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無端者耶。唐太宗問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己二而敵一。則一正而一奇。己五而敵一。則三正而二奇。此大略耳。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以二五之術。使其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此教戰之法也。教閱既成。衆知吾法。聽將所指。如驅群羊。孰有一一二三爲奇正之別哉。又曰。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衛公此際。似得孫子用奇正之理。然又既言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又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卻又鑿矣。惟無不正。無不奇。斯言乃得。靖曰。非正兵無能致遠。非奇兵無能致勝。乃有治力前拒。束部伍迭相爲用之說。此又指車營爲正兵。步騎爲奇兵也。似非無不正無不奇之本義耳。又曰。正而無奇。守將也。奇而無正。鬪將也。奇正皆得者。國之輔也。更又鑿矣。殊不知奇正原不可分。惟臨時因用。始有奇正之名。若以用正用奇。奇正皆得。而分守將、鬪將、國輔之別。則臣不敢服也。觀其說屢變。其意數更。似談兵者流。非用兵之傑。否則僞書耳。惟末引握機握奇無二法。在學者兼通稍爲可解。他如用兵之道。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二語極當。法云。有正無奇。雖整不烈。無以致勝也。有奇無正。雖銳無恃。難以控御也。所以正兵如人之身。奇兵如人之手。伏兵如人之足。有身而後有手足也。三者不可缺其一。三者能俱用。而旗鼓秘之。是爲神化。故三分其一爲奇伏。然伏出於奇者也。奇又出於正者也。善用伏者。自無處不伏耳。豈獨以叢林草木陵阜閒可伏耶。不觀孔明之八陣。外有游奕二十四陣。則伏備其中矣。然非牽節制。齊心力。諳奇正。而神出沒者。未可使爲伏。如敵入伏內。伏必勝也。敵當我頭而來。伏易爲也。恐其不入我伏。而反伏我後。敵或搜捕更嚴。抑亦先伏待我。不大勝必大敗矣。故用伏之難如此。不若與大隊同出。無得離遠。遇可伏處。得令便伏。以待我兵少卻可也。否則抄於敵後。瞰彼兵交。即鼓躁亂其根本。搗其怠弛。或衝其心腹可也。至於伏前伏後。伏左伏右。伏遠伏近之機。須因敵因地而設施之。固不可以遙度定制。故善兵者。自

能使正之變治．使奇之分移．使伏之出沒．如神如鬼．如山如雷．雖聖智對面．亦莫測我之所在．况敵之蒙昧．未若聖智者哉．世之庸將．尙不識何以爲奇．何以爲正．何以爲伏．又烏能出無朕之化．發不盡之機耶．此可與知兵者意會心符．似不能以形聲相授．

主將所持不亢．卒心日離．吏士不和．上下有隙．是謂氣虛．豈獨以兵疲食少爲虛哉．主明將賢．上下同欲．感激旣深．意氣俱起．是謂氣實．豈獨以兵強粮廣爲實哉．故勝在得機．敗在失氣．氣實則鬬．氣虛則走．勝兵非常實．敗兵非常虛．虛實之氣．係乎人心．是以明將常得．而闇將常失也．明戰得其實．偸營虛其虛．萃烏集其上．烟塵蔽其中．鼓鐸之音不節湊者．空營也．旁必有伏．無伏者遁也．當詭我聚散．止我號火．速出伏中．以免覆我．設有旌旗亂而陣數移．將離卒而心恐悸．道險狹而渡半涉．敵遠來而地未得．疲奔命而炊未食．失利便而行未息．敵已虛也．當選銳分兵．相繼襲擊．所以見敵之虛．而急攻其危者．得其虛之用也．見敵之實．而急避其銳者．得其實之用也．然亦有虛虛實實之情．隱然未見者．我則虛者反其實．而應之者以虛也．實者反其虛．而應之者以實也．此又握虛實之竅．而致用之以神．

衆寡

用衆．宜整宜治宜分．則利於平易．便於正守．妙在進止抽移．所謂如山如林．如風如雲．正正塡塡．皆蹙怒天者．用衆之勢也．用寡．宜剛宜輕宜銳．則務於隘阨．避之於易．變化不厭煩數．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齊力一心．死且不北者．用寡之勢也．故曰．用衆者進而止之．用寡者進而退之．所以識衆寡之用者勝．吳子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是故善用衆者必務易．用少者必務隘．猶宜於日暮．伏於必由．巧在偸襲擊虛．利在未舍半涉耳．

衆寡之用．法固稱難．而更當識衆寡之治也．求衆寡之情也．審衆寡之敵也．孫子謂治衆如治寡者．無所不任人也．是以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善任人者．總其綱．則萬目張．握其紀．則萬目起．雖治千百萬衆．何以勞爲．故曰．任人者多而不勞．管子謂民誠而信令也．其民雖少無畏．民僞而不從令也．其民雖衆爲寡．所以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然究其誠與僞．勢不齊．用力諧．皆由在上者政令作之化之而已矣．如孫武以三萬勝．吳起以五萬雄．管仲以七萬霸．湯武以萬人王．兵非不可用也．民非不可附也．不得其所以用之附之之方．雖多抑奚爲哉．故善用兵者不務多．善附民者求諸己．

我寡敵衆．忽被彼圍．須乘其圍勢未堅．行列未定．急出武勇．挫其來氣．謬用譎怪．示以神異．風突電馳．斂翼轉移．一擊亂之．敵衆不治．兵入敵境．衆寡不當．相持且久．被圍已厚．當合幷氣勿亂．待其少懈．從其兵厚而不治處突出．大抵圍師必闕．闕之前面．多有險伏．兵厚處必敵根本地也．俟其不治．使可衝之．不但得出．更亂其營．所謂一擊而百萬破矣．此又在用者審勢相機．亦未可執圍師必闕一語．如敵入我境而被圍者．又不同也．敵衆我寡．人心必懼．進退之間．或不用命．無得漫行殺戮．防有變也．宜從容自好顏色．開以必生之機．示以必死之路．則畏心銷釋．戰氣自生．戰氣生也．則衆寡未可爲不敵．然衆寡之勢．莫以土地廣大．兵馬繁盛．就爲衆也．但分守處多．使無處不寡矣．卽如府漫九邊．各有部統．勢似不多．苟府心合．使畏衆強．故善用兵者．能分合彼此之勢．使其各離異心．自相攻殺．則衆寡可乘之勢．因而兩用之矣．

卒然

所謂卒然之勢者．言其首尾顧應．斯須不離．腰不可斷．首不可擊．尾不可摧．故曰．卒然如常山之蛇．所以善用兵者．無不卒然．何也．蓋緣兵體將意．將合兵情．教因情措．陣因地列．氣自勢張．勢從機發．如心之役身．身之運臂．臂之使指．動靜卒然．隨心所使．雖風氣有南北之殊．其應變無一定之理．大要在節制素明．教戒有自者．必利急中之用．是以三軍行止．必嚴隊列．愼行伍．謹甲兵．哨遠近．如一伍一隊一哨一營一陣之中．或晝或夜．但係火角銃礮齊鳴．即是有急．恐令不及下．隨聽遇警之處．隊伍營哨之長．以二而三．以六而四．立定陣腳．舉手便殺．左右鄰隊．就是奇兵．進退迭更．人自爲戰．有驚營喧嚷．誤舉火礮者．須令靜待其亂自止．如有制之兵．隅落固密．連坐令嚴．自無此咎．縱營內有奸．亦不能動．

臣謂軍中卒然遇急之勢易爲．而天下卒然有變之勢難措．何也．軍中遇急．其節制機權．在於能將而已．能將之善任戰者．卒然如風之陡發．如雲之陡合．如轉圓石．潰積水於萬丈之上．使人莫識其來．莫知所禦．是謂握卒然之用．故能握卒然之用者．必能應變於不撓．而又能以卒然制敵於不測．法曰．恩與身先．兵雄天下．以是而知軍中卒然遇急之勢易爲也．天下有變．其冰消瓦裂之勢．以前古鑒之．則有五危．曰亂民也．曰罪棄也．曰荒淫也．曰四夷也．曰權篡也．亂民之所起．起自饑荒衣食迫之．罪棄之所起．起自貪墨．殺人無罪．高才不用於時．荒淫之所起．起自君上好奢．佞倖用事．四夷之所起．起自戰守不明．控禦無制．權篡之所起．起自威權日與．樹黨交私．有一則國貧．有二則國亂．有三則國危．有四則國分．有五則國滅．一者．五之漸也．設或有一．則五隨之矣．苟不幸而生此卒然遭變之世．雖賢智之才．班布而起．恐亦不能以卒然爲捍禦．將有驅不教之民．以勸王事者出焉．或喩之以必生．或縻之以必死．或激之以忠孝．或重之以功名．猶未識其所應之機．能爲必勝否．以是而知天下卒然有變之勢難措也．惟明君良將．能慮患於未形．措置於有道．自足以弭卒然之變耳．昔吳起以變賜激勸之法．行之日久．秦衆犯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將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數萬計．今也將吏懾於監司中制之煩．士卒疲於科剋工役之苦．偏裨困於誅求奔走之勞．則士氣何由而作．教戒何由而施．以故將乏良能．兵無練銳．縱竭盡民膏以養兵．將實無益於卒然．惜乎臣於是而知斯時也．非商君之變法．不可以言守國．非尉子之連刑．不可以言治旅．

技用（以下器具短式製法用法．別載利器圖考．）

古者旌旗幡幟．幢麾旐旆．不過束伍司方．使士卒別認本部之進退．爲分合之指麾耳．故曰．所麾從移．所指從死者是也．原無異巧之術．後世繪諸像者．詭道也．出生剋者．旅法也．繼而畫熊彪獅虎．以彰其猛．鵰鶚鷹隼．以彰其鷙．星辰日月．以彰其明．雲龍風怪．以彰其不測．故伍有伍旗．隊有隊旗．門有門旗．角

有角旗。纛隊旗。雜伍旗。官旗。將旗。司命豹尾。高照轉光。坐纛號帶。金鼓清道之類。大小方色雖殊。而名則曰旌旗也。他如五方五帝旗。二十八宿旗。三百六十日神旗。背門十二將旗。四時八神旗。司地十二祇旗。支干丁甲旗。八卦九星旗。司天罰纛。異名詭像之類。不可悉數。媲土以青。媲火以皂。媲金以紅。媲水以黃。媲木以白。又如坐罪人於白旗。殺罪人於黑纛。得敵刳心以祭旗。取血以釁鼓者。總不外多方誤人。惵彼觀望。示致其虛。以彰我威耳。能兵之士。當自識之。然旌旗不可不多用也。旌旗不多。則威儀不嚴。威儀不嚴。則軍容不整。故曰。多用旌旗。蔽我隊伍。使敵不得登高望我動靜虛實也。且旗爲進退之司。尤能遮蔽矢彈。如南夷慣用毒弩逖箭。鳥銃藥標。到身即死。是以南將多用健士擎旗當先。翼兵驟進。若綠弩箭彈標。著旗即下。自不及傷人也。用法以旗杆過人二尺。樹木爲之。旗用好紬。上至槍箭。下及槍鏢。少尺餘。以兩手托開。陰陽擊住。左右伏身。盤旋轉繞。遮緊急避。先於高招。鋒交即止。以讓短兵。

軍中樂器。則有銅鼓、椀鼓、鼙鼓、杖鼓、蘇鼓、鑼鼓、避鼓之類。用雖不同。大抵壯迸躍之勢。彰震天之威。故出軍有鼙鼓之法耳。其大金鉦、鐃鈸、號笛、篇管、觱篥、鎖吶、哱囉、板鼓、梆鈴者。齊心聽則晝夜用變率然之號。而奇正進退因之以分合焉。長六尺者曰角。五尺者曰蠡。蠡角之用。亦皆神出沒。一三軍也。昔洞曰。大將出師十萬。宜有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似亦泥矣。如深入敵境。欲彰其威盛者。更須多用。何必數拘。

凡射之理。開弓須雄而引滿。發矢須靜而慮周。故曰心清也。情逸也。性靜也。身正也。力狠也。審固也。所謂從容閒逸。射必中的。又曰蹤不上指。必無中理。若不知蹤。同於無目。蹤須至堅。桿宜挺直。弓須軟硬適宜。而收貯最畏潮溼。學射以十步立標。標眼如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二十步立標。標眼如酒鐘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三十步立標。標眼如燒餅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四十步立標。標眼如碗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五十步立標。標眼如碟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六十步立標。標眼比碟大一圈。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七十步立標。標眼比碟大二圈。平肩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八十步立標。標眼大八寸。平肩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九十步立標。標眼大一尺。平肩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卽於百步立標。標眼大尺許。平肩滿射爲率。標之高下。須以遠近相稱。雖立百步。不過高六尺是也。武場比射以八十步立把。亦高六尺。廣二尺許。三矢中二爲善射。但力能至百步者。當短五十步而發。力能至五十步者。當短二十五步而發。能如是。迺得射之妙機。馬射必以離把十五步而及者爲熟。又能以每把必發分騣對鐙抹鞦者爲精奇。

寨險守隘。非弩莫克。逖彼方張。非弩不可。弩之稱利。古人尙之。何獨不重於今世。此可與有志於邊事者籌之也。如絞車弩。能射七百步。大合蟬弩。能射五百步。蹶張弩。能射三百步。擘鶻弩。發十矢。飛槍弩。發

一矢。諸葛亮名之曰元戎。隴人呼之爲摧山。他如三弓鬥子弩。八牛床子弩。雌黃樺梢弩。大連環弩。跳鐙弩。小合蟬弩。自犯弩。大黃參連弩。大木單弩。黃肩弩。蹶張弩。毛胡盧毒藥弩。猛獾纏毒弩。八折弩。雙弓弩。神勁弩。馬黃弩。疊竹弩。角弓弩。伏遠弩。神機弩。木鶴弩。匱子弩。神臂弩。麻陽弩。蝎尾弩。神水弩。克敵弩。二意角弓弩。無敵流星弩。一字弩。靜塞弩。竹竿弩。雙趾弩。擐弩。槍弩。漆弩。小黃石弩。火弩。蠶弩。床弩。腰弩。連弩。竹耕戈之類。不止數十種。然弩雖一名。其制甚用各異。如伏弩者。藥非至毒。未必能殺人。鏃非至堅。未必能透甲。矢及卽死。方可稱弩。萬弩一機。適得弩用。故善伏弩者。站頭高下自準。而矢勿令其虛發。更藥須至急。機須至幽。用機之妙。妙在旋下。其旋下者。得機之用也。敵少不必下機。敵或嘗我。而大隊在後。亦不必下機。敵進大半而發者。爲之神蹤。鏃及馬倒人乃自斃。縱胡馬驍雄。必不能當我半寸之鏃。故知用弩之功。不在火下。猶宜潛設最便山林。欲以輕騎往來。利於小弩、小黃、腰弩、神臂。若將守壘堞危。須用絞車、合蟬、蹶張、自犯。比手弩以五十步立把。高五尺。廣尺許。三箭中二者爲善射。能及飛走之目者稱精奇。弓弩爲短兵之長用。但矢盡弓解。卽爲人困。故習射者必精刀劍。弓解則有接濟之兵矣。學弩者必熟杈鐮。矢盡則有利用之具矣。此在銳意練兵者。宜加意焉。

學藝先學拳。次學棍。拳棍法明。則刀槍諸技。特易易耳。所以拳棍爲諸藝之本源也。如宋太祖之三十六勢長拳。六步拳。猴拳。囮拳。名雖殊。而取勝則一焉。溫家之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又善之精者。呂紅之八下。綿張之短打。李半天、曹聾子之腿。王鷹爪、唐養吾之拿。張伯

敬之肘。千跌張之跌。他如童炎甫、劉邦協、李良欽、林琰之流。各有神授。世稱無敵。然皆失其傳。而不能竟所奧矣。杈棍長一丈二尺。精者能入槍破刀。惟東海邊城與閩中俞大猷之棍。相爲表裏。法有不傳之秘。少林棍俱是夜叉棍法。故有前中後三堂之稱。前堂棍名單手夜叉。中堂棍名陰手夜叉。類刀法也。後堂棍名夾槍帶棒。牛山僧能之。諺曰。棠薇山棍爲第一。張家棍爲第二。青田棍又次之。趙太祖騰蛇棒爲第一。賀居鉤杆、西山牛家棒皆次之。其孫家棒又出自宋江諸人之遺法耳。大抵練兵教藝。切須去了走跳虛文。但動棍須把得堅。變棍妙在下起。棍入必須上壓。一打一揭。欲我疾。陰手陽手。令人疑。大剪小剪神變用。大門小門藏正奇。使拔斫挨殺起磕俱得其妙。迺可稱棍。俞大猷劍經曰。待其舊力略過。新力未發而急乘之。似得用藝之總矣。棍法之妙。亦盡於大猷劍經。在學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長。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則自可稱無敵也。

能殺人於二十步之外者。六合槍法也。復有馬家長槍。沙家竿子。李家短槍之名。長短能兼用。虛實盡其宜。銳進不可當。速退不能及。而天下稱無敵者。惟楊氏梨花槍也。所以行有守。立有守。守內暗藏攻殺之機。槍鋒須短利而輕。以不過兩爲率。桿須腰硬。根粗稍稱。南方以竹爲桿。法稱省便。北地風高易裂。須得絲觔纏緊乃可。否則以樹木代之猶勝。凡學槍。先以進退身法步法與大小門闌串手法演熟。繼以六翼八母二十四勢的斷殺。使手能熟。心能靜。心手與槍法混而化溶。融則裕如。變不可測。但施於陣上。則伸縮騰挪之機。少稱不便。故花法不必習。習亦無用也。此在學者自妙而運用之。惟山東樊

氏。深得其傳。惜乎老矣。較比之時。先看單槍。試其手法身法。進退步法。陷串不宜甚大。尺餘便好。復以二十步外立木把。高五尺。闊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孔大寸許。內懸圓木球。每一人執槍立二十步外。聽鼓聲擂緊。翻然擎槍。飛身向前戳去。以得孔內木球於槍尖爲熟。五孔木球俱得爲精。若二人比藝。即不離封、閉、捉、拏、守五法而已。惟能守者力自閒。有隙便進。是得用槍之訣。

筅之出入頗稱不便。似非利器也。所可恃者。能作步卒之藩籬耳。然非長槍短兵夾持而進。則所謂能禦而不能殺者也。故學筅者。必以老成有力而筋骨已硬之人。謂其無活跳閃賺之勢。如精銳輕捷之兵。又不必以重贅之器爲利用焉。筅之竹節須密而稱。旁枝須堅而相。筅刃須長而利。以火熨之。或曲或直。四面扶疏。如刺如戟。炙以桐油。敷以毒藥。較鬪之時。先令其自便。觀其手法步法。六勢成熟。然後與長槍對比。槍哄不動。又能護我短兵進戰。捷架敵器不入爲精。

牌宜堅大而輕。使人蹲下可以遮一身有餘。凡學牌。先從八勢。曰賴札衣勢、斜行勢、仙人指路勢、滾進勢、躍起勢、低平勢、金雞闘步勢、埋伏勢。八勢既精。自得其巧。是以豎牌如壁。閃牌如電。遮蔽活潑。起伏得宜。全身藏蔽。觀聽外馳。更須翻滾不露頭足。此用牌之要訣耳。然非標子。無以用也。故學牌者先學標。每帶藥標數枝。啓手時。左挽牌。右持標。步動標起。近敵便投。標去敵必閃避。則牌隨隙滾進。使敵措手不及爲精。設若敵不爲標所動。亦必爲標所傷矣。故曰標者牌之疑兵。又所慮者。恐進標而抽刀不迭。此用牌之大病也。習者慎之。較比牌標之法。懸銀錢三箇於三十步內。滾牌進標。如臨敵勢。標中銀錢者。以銀錢賞之。三限不中者。罰而復責。惟三標百試不差者爲奇異。長牌主禦。駐則成營。行則蔽隊。僅可作營隊之藩衛也。所謂壯士氣。齊步伍。退如山。進如堵。然非長短之兵雜而用之。則不可恃。長短之兵。若非牌蔽。又不能以騁其利。故曰得長短剛柔之用者不敗也。牌須高廣過人。可以捍前遮後。護足止馬。但鉛子透入。無以爲禦。戚繼光曾以絲綿數層製度牌上。名曰剛柔牌。以拒鳥銃。終不能擋禦不若棘荊花蕩法爲妙。鉛子著之自下。但人鮮得其製法耳。

軍中諸技。惟刀劍法少傳。若能滾入。使長短兵不及遮攔。便爲熟矣。如日本刀。不過三兩下。往往人不能禦。則用刀之巧可知。假月刀頭大且重。使有力者用之。而更能精熟。三十六正刀。二十四閃伏。則諸兵械當之者。無不屈也。馬上雙刀。須長而輕。後過馬尾。前過馬頭爲要。劍用則有術也。法有劍經。術有劍俠。故不可測。識者數十氏焉。惟卞莊之紛絞法。王聚之起落法。劉先主之顧應法。馬明王之閃電法。馬超之出手法。其五家之劍。庸或有傳。此在學者悉心求之。自得其秘也。如鳳嘴刀、三尖兩刃刀、斬馬刀、鐮刀、苗刀、鱗西刀、猩刀、掉刀、屈刀、戟刀、眉鋒刀、鴈翎刀、將軍刀、長刀、提刀之類。各有妙用。只是要去走跳扁文花套手法。始得用刀之實。故曰不在多能。務求精熟。設或不精。反爲所累。所以秘技有神授。如無真授。未可強爲。授之不精。未可稱技。精而不能變。猶爲法之所泥。

短兵者爲接長兵之不便。然亦有長用也。馬杈有突越之勢。綽鈀有閃賺之機。然杈不出陰陽。鈀不離五路。如燕尾杈、虎尾杈、五龍鈀、三股杈、鈀尾鞭、丈八鞭、雙鉤槍、連珠鐵鞭、鷹爪、飛撾、開山斧、到子斧、鉤鐮

戟槍、鐵撫、鉤竿、天蓬鏟、搗馬槍、蒺藜椎、鵝項槍、拐突槍、魚肚槍、狼牙棒、豹尾鞭、蓋藥槍、流星椎、杈尾椎、杈竿、抓槍、鐵鋤、鐵鏈、擲撾、鐵梢、環子槍、抓子棒、紫金標、八尺棍之類。不可悉數。各有專門。但身法、手法、步法。皆由勞棍上來。其進退騰凌順逆之勢。俱有異樣神巧。殺著學之得精。俱可制敵。然非秘授不可強施。外如花刀花槍。套棍滾杈之類。誠無濟於實用。雖爲美看。抑何益於技哉。是以爲軍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藝。又所恨者在強不知而爲知。

鳥銃出自外夷。今作中華長技。妙在打眼聞中。神在火門急迅。利在藥細子堅。中在腹長照準。裝藥竹筒、火繩、信鎗、匙鈍、通杖、油單。須隨身懸帶。有臨場遺失。藥不燥乾。即連坐以法。火門損壞。藥彈短少。即與修添。較演以八十步立五尺木版二尺許。上懸鐵片如人頭大。中懸鐵片如心腹大。三發二中其頭腹爲熟。三發三中爲精。但不敢連放五七銃。恐內熱火起。且慮其破。惟倭銃不妨。今有以竹木代之。甚稱輕便。又在製者得其巧。則得其妙用矣。其所畏者。藥鍊淵花鐙。南烏油漆兒條甲。溼布幔耳。火箭古稱神器。而南北俱宜。功不在鳥銃之下。但軍中久無製之妙者。若造作失製。放手無法。徒費而無所恃也。大抵紙閉礬油以避溼。藥須極細而築實。線眼用錐桿打成。自然更要至中而至直。如筒長七寸。眼須五寸許。箭桿要直。翎宜勁。羽去頸二寸稱平。此其訣也。比試以八十步立把。平去能中爲精。歪斜起落不入把者。治其兵。逃坐其長。造法不精。責其匠。然亦有用強弩絞車豁竹射送者妙。其火則後出少而前出多。故利於燒積聚耳。子母礮者。妙在揀虜之馬。驚虜之營。亂虜之伍。奪虜之氣。須藥線不誤。放手慣熟爲神。所畏者母礮未發而子礮先發。則傷本處人矣。或至半途而礮發。或至敵營而火息。則礮無益於用矣。故線似螺螄旋轉。令不相見。鑽貫銃者。竹木俱可爲之。長三小尺。而鉛子合口。約重半斤。平臥地上。以彎頭高下得宜放之。且不用木馬。故神於佛狼。妙於鑽貫。亦軍中之利技耳。火之得用者如火瓢、火球、火盜、火妖、諸般火獸、異樣火禽、鼠鳶、蜂豕、火鴿、雲龍、燒球、藥桶、神彪、火屏、牌銃、牌箭、游龍、號鵝、灰瓶、火船、毒烟、毒火、線油、飯油合礮、火樓、火騎、飛炬、火蜇、火牌、十子銃、九龍鎗、大蜂王、大將軍、覆地雷、絞江龍、絞地龍、轟山礮、混天礮、流星礮、滑江龍、攻戎礮、旋風礮、天墜礮、虎蹲礮、五梢礮、七梢礮、天機礮、速復鎗、白犯礮、追魂箭、迷魂礮、一把連、三變虎、風塵礮、浮萍火、單梢礮、雙梢礮、大窩蜂、小窩蜂、十丈鎗、七筒箭、打陣礮、插翅虎、蕩枝礮、石榴礮、地涌鎗、千里勝、連聲礮、荷盧火、衝鋒馬、木石礮、拄腹礮、火鞭箭、鐵火牀、蒺藜球、先鋒礮、火龍刀、火龍鎗、火焰鎗、二虎追、火龍口、逐人鎗、虎尾礮、漫天霧、毒藥火、飛天噴筒、毒烟噴筒、神機火槍、旋風五礮、鋼身火龍、旋風牝猪、飛蛇逐馬、猛虎離山、五色障烟、飛空神砂、獨脚旋風礮、滾行火球、交鋒藥馬、羣虎嘯風、火龍爭勝、游鼠驚馬、百獸驚兔、衆虎奔羊、一母領十四子礮、旋風狼牙礮、月落星隨礮、五雷裂山礮、大裝戮、燕尾炬之類。製巧而名殊。用同而藥似。變而神異。用則奪魄者。約百餘種。製式用法。俱載利器圖考。須因敵異用。因地異施。舉放然線。不疾不徐。得法爲妙。顧宜預製於軍中。以備率然。祕用可也。歌曰。用陣須兼車步騎。用器應分南北利。用才若識致賢愚。木火得宜無不濟。

昔伍員教闔閭以舟師之戰，大翼者當重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有樓者當樓車，走舸者當驍騎。而後退拘遁拒之法以濟，故水戰利便。利用之器具，則有水牛、拍竿、皮船、木罌、渾脫、丫筏、皂斗、鑪、陰陽扣、燕尾牌、虎頭牌、發貢、拂猴、噴筒、火箭、鳥銃、藥弩、擲遠、飛標、火甁、灰桶、猛油、硝黃、被蒲筏、篺筏、浮囊、水袋、飛絙之類。水戰利走利鬭之應宜，則有蒙衝、鬭艦、游艇、天艎、絕術、飛江、樓船、走舸、海鶻、艅艎、下瀨、戈船、沙船、漁船、梭船、網船、鷹船、巨艦、橫海、追雲、護龍、滄兕、四輪舸、兩艉舸、八卦、六花船、鴛鴦槳、子母舟、破敵舸、高把梢船、開浪船、蜈蚣船、八槳船、大頭船、尖尾船、大福船、蒼山船、艟𦨴船、兩頭船、草撇舡、滄海江、廣東船、水虎捷、水虎翼、叭喇唬、混江龍、穿雲蚪、飛海鵰、赤天艘、鐵海青、四跳、三檣之名。率皆古今水戰之長技，有用而捷者，有用而頓者。其風濤順逆之勢，港汊大小之宜，江海淺深之用，此在明將審勢相機，因時變用，不可拘也。然不佐助以火，弗易有功。故軍中大利用者，必在水火，大為害者，亦在水火。若非水火，又無以見崩天裂地之勢，卻在用之得宜與不宜耳。

陣而無車，猶身之無甲。故車者，為軍之羽翼。始於軒轅，盛於三代，用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昔太公製武衛大扶胥者，輪高八尺，以二十四人推之，可陷大陣也。武翼大扶胥者，差小於武衛，輪高五尺，以一十八人推之，可比銳師也。提翼小櫓扶胥者，又差小於武翼，用以獨輪。大黃參連弩扶胥者，又稍大於小櫓，伏以飛鳧電影，皆可以摧堅破強，遮遏大勢。嗣而武王製戎車，宣王製元戎，楚子製兩乘，管人製五乘，衛青製武剛車，馬隆製偏箱鹿角車，馬燧製甘戰車，衛鋒製如意車，黃懷信製萬全車，王大智製雷電車。洪武四年，亦令造獨輪車，永樂宣德中，曾益其製。近如譚司馬奏造兩輪車於京營，翁重失製，運轉艱難，誠無益於用也。迄皆廢棄，惜乎。他如狻猊車、神獸車、橫陣車、翼虎車、自行車、必勝車、火廂車、雲軒車、行礮車、霹靂車、輶輜車、旋風礮車、各樣大小弩車、各樣大小蠍車、刀車、撞車、擒車、絞車、驅車、鬭車、衝車、轞車、火車、油車、乘車、飛車、象車、天梯車、離合車、蹲獅車、伏虎車、帳幕車、三輪車、輕車、小戎、木牛、流馬、騎寇、牌車、流車之類，皆古人用之。雖能霆擊風馳，何往而非取勝。獨不用於今時，何也。豈匠不能製，而地不宜用哉。豈製之非良，而用之不得其法哉。不能變通其用者，必以山水形勢不便為說。今之山水，即古之形勢，其宜與不宜，不待辨而自明矣。昔者以弩衛車，今則益以烈火，弩有毒藥，火有神方，而車有異製，其功固十倍於古人，又將然可見也。當事者不言因用之無方，而謂車之無益於用，誤矣哉。然則黃帝、太公而下，諸將用車致勝者，皆虛語耶。獨不觀衛青出塞，以武剛車自衛，黠虜不得騁其雄。李陵以步卒五千，橫行虜地，戰氣日銳，若非輕車，何以馳戰，何以褫虜魂。矢盡食絕，而懸援不至，要皆數耳，非用車弩之罪也。識者謂胡虜之勇悍，胡騎之輕慓，非車無以當禦，故制虜先制馬，制馬必以車。又謂破虜非難，在車製戰守有法，則用車之驗，如非不給之事矣。戚繼光曾與臣論將驅大車陷堅陣之法，欲以牛騾驢馬代人之勞，勢頗難當。臣謂用力於前，故不為濟。試有巧思者，能發機於後，或中或傍，仍以機前用火，甚善發其勢，斯為無敵也。大率製車以樸素衞堅，活潑機變，構思宜巧，法則宜新是也。若一時有急，能令市上及農間小大輕重之車，稍易製度，俱可赴戰。此又得用車之至要者矣。

飛樓、望遠、臨版、陷阬、飛橋、鉤橋、轉關、飢轎、誰何、刁斗、幭幪、地澀、天羅、地羅、武落、織女、穿環、暗門、泥插、木插、風扇、竹牌、甁搯、石搯、地猎、鐵屋、劍刃、儲行、擲號、捉馬、鏈旂、皮幔、麻搭、唧筒、狗腳、木簹、羅筐、垂鐘、版、拐子木、夜叉插、脛角木、木女頭、木馬子、鐵蒺藜、鐵菱角、鐵槍頭、狼牙拍、鐵飛鉤、闌杆棒、霹靂棒之類，率皆攻守之具。悉令備置於軍中可也。如布城、軟壁，用於南方，則野戰因有所恃，用於北部，而虜馬亦為之驚疑。或軍行失道，則以指南車子午針定其南北，欲還本境，乃放老馬引道於前。軍圍八面，欲知其進退，當令城內八方鑿井，深二丈許，取新甕以薄皮幔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枕甕而聽，去城五百步悉知之矣。或令少壯者枕大空葫蘆，臥幽靜處，人行二十里外，東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甕聽，曰地聽。器具雖有異名，如以鐵蒺藜為鬼箭，以擲遠為飄石，以伏弩為排戈，以火瓶為滿地錦，以竹片代銜枚，以木城為壁壘之類，不可悉數。為將者固宜識之。凡製器具，務在精奇。三軍生死相關，家國存亡所係，不可因中制而避嫌省費也。須令匠作自製，督中切勿推於有司，致誤大事。所謂負大計者，不避小嫌，不惜小費。軍中之樂，以圍獵觀進止之節耳。然賞罰之令必嚴，將帥之儀必肅。如戲劇音樂之類，亦必雄壯慷慨，教以激烈。凡無益於軍用者，不可有也。

平時用技，稱十分精熟，而對敵之際，能用出五分者不敗，能用出六七分者必勝。多有當場便忘了平素手段，況生死之際乎。且如長短器械，錯雜陣頭，一齊擁進，起手就戳，便欲，難轉手回頭，尚不可得，豈容活潑動跳，做作進退身勢手法耶。所以廬花武藝，一些用不得在陣頭上。正謂此耳。練兵者皆親經戰陣，當識諸此。然藝雖倍精於敵，又不可失勢也。勢一失，恐無隙復乘矣。無隙乘，則勝敗御未可定。

陣紀卷三

陣宜

天之稽卒、陣之宗也、內外方圓、左右廻應、曲折參連、互隱奇正、備而簡、固而整、雖神聖握兵、不外乎是、故伏羲氏觀稽卒而立五軍九營、謂順靜臨險、或不可測、遂名之曰師卦陣也、中奇正之用、明進退之理、而兵家節制、昭然始見、軒轅氏又發稽卒之祕、變師卦之體、立天地風雲衙軸衝之義、而成握奇陣也、其主持在兩軸、其司變在四衙、智巧之端、始根於是、呂望變軒轅之制、畫爲九區、方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陣也、其用相生、井然條理、實正兵之經緯、周公立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以六軍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兵之外、而立農兵陣也、此爲伍法、車騎徒因用之、則其功固不在師陣、握機之下矣、鄭子元按周制以偏爲前、以伍承偏之後、一軍二十五車、列方勢、而名魚麗陣也、其巧在彌縫、其勝在周密、楚武王以山澤車少人多、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偏後別有游闕、以三軍爲正、列左右二廣爲親戎、而列荆尸陣也、若有制、則不敗、其勝負抑在人耳、晉荀吳法周制而爲前拒、左右角、每伍分五方而立、每兩每卒亦分五方而立、地險則舍車爲步、步如車布、五車爲隊、隊之布如卒、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故車法起於步法、步法不外車法、因而作崇卒陣也、大抵因地行權、得用步之妙、吳闔閭以步兵三萬爲三軍、一軍分百行、一行卒百人、列成方勢、以白爲中、以

亦爲左、以黑爲右、惟取相生之義、不施詭譎、不雜戎車、故不敢抗於中國、後巫臣教吳以偏乘之法、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卒居先、戎車居後、與楚戰於雞父、乃稱雞父陣也、措在百行、後亦無制、然罪與步先、亦摧陷之始、管仲更周制、以三萬人、六百乘、一軍各五旅、小戎各四十乘、別有卒萬人、車二百、爲奇兵、而分先驅申驅、啓胠、廣戎、駟乘、大殿八名、欲使人相疇、福相共、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而立內政陣也、條達雖軒然、而制亦不簡、何能旬月而治齊、觀其入誣門、登太行、張武軍、封少水、一戰而服三十餘國者、恐非此陣、司馬穰苴廢管仲五偏、而行周公五乘、復黃帝之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營、而曰握奇營陣也、體方用圓、參錯泥變、守之僅可、其能戰乎、齊孫武因伏羲師卦、內外俱圓、黃帝握奇、內圓外方、迺變而爲內外俱方、取河洛經緯之義、八八相乘、爲六十四、奇正分合、大小包容、復配以鳥蛇龍虎、而爲乘之陣也、本易作圖、聚散瑣屑、輕重不分、變化易竭、當勿以此陣而累孫子之名、戰國巧士以象棋三十二子倍之、或方或圓、內外四層、而爲象棋陣也、得發機超距之源、盡進戰退守之術、韓信以三十萬人分爲五軍、孔將軍居東南而爲左、費將軍居西南而爲右、自將前軍、居漢王之先、絳侯柴將軍又居漢王之後、而有垓下陣也、惟項氏自恃侮人、施之則可、若遇智者、信必苦其搗左右脇矣、諸葛亮乃原握奇因乘之、推河洛之方圓、寓井田之遺制、分四奇四正、以西北乾位、故名天陣、西南坤位、故名地陣、東南巽位、故名風陣、東北艮位、故名雲陣、東方屬青、而爲龍陣、西方屬白、而爲虎陣、南方屬火、而爲鳥陣、北方屬水、而爲蛇陣、大將居其中、握四陣爲餘奇、別有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大抵陣隊相包、奇正數別、伸縮翕張、進退有節、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或進、或歸、或前、或後、合而爲一、列而有九、變之無窮、觸處爲首、名之曰八陣圖也、昭渺幽微、委曲周備、極明作陣之理、得非三代之遺才乎、惜後之庸將不識其去留盈縮、妄捏形勢、失其本來、故世俗相傳、舛謬甚矣、晉馬隆衛術李選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三百人爲游奕、依孔明八陣而爲四層、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向外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以低爲式、治力前拒、兼束部伍、且戰且進、故曰偏箱車陣也、能損益、即便利、尚可成出塞之營耳、李靖六花、本孔明八陣而變、其中隅落鉤聯、曲折相對、無不參綜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用、以車曰駐隊、步曰戰鋒、居前爲正、騎曰戰隊、又曰跳盪、居後爲奇、遂名六花七軍陣也、總不若後之五形分變爲妙、故隨其地勢、去其中營、而變爲曲、直、方、圓、銳五圖、而名之曰六花曲陣也、六花直陣也、六花方陣也、六花圓陣也、六花銳陣也、若遇險阻、仍用七軍、向背得法、作偃月營、其征逐也、乃結束七軍爲四圍、方楊高祖之制、爲四門斗底陣也、此即行營之法、其征突厥時、因乘之陣法、復變六花爲十二、以四奇八正、首尾相因、行止相隨、生死同義、名曰十二將兵陣也、此即牙角相制之意、其定遊時雜蕃漢之兵而用之、外營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卒之中、一奇各管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使人不知所謂、無不是奇、無不是正、名曰十二辰陣也、此即多方誤人之術、宋太宗以車四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匹、步卒一十四萬九百三十八人、布爲五軍、各以二行爲表裏、中

以三陣相從爲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焉。則曰平戎萬全陣也。迂營纍陸。恐爲分合所滯。未見宗之常陣。有先鋒隊。策先鋒前隊。東西拐子馬。後有拒後陣。內有無地分兵隊。大約與萬全陣小異也。凡用步兵。欲以寡鬬衆。弱勝強者。無如吳起之進止隊。李陵之馳驟隊。韓信之輕捷隊。張巡之聚散隊。李牧之若銳分。岳飛之任機勢。楊素之摧陷勢。吳璘之三疊陣。戚繼光之鴛鴦陣。及臣之連環、因之二陣而已。然皆參古法今而作。其用變取勝。各有神異。在學者變通之耳。能將握步根本。練之精。出之熟。變之神。自可驅步卒橫行而無敵也。故善作陣者。無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廣狹險易。即振方、圓、曲、直、銳而因之可也。又從敵之衆寡強弱治亂而因之可也。至於我之多少重疊。或爲犄角。或分五行。或列三才。卻在隨時布演。務須首尾相顧。必應表裏。陣隊能容。形名故別。衡之不亂。撼之不動。斯爲有得。是以出正兵不外三疊法。出奇兵不外犄前鼓二勢耳。地窄只用一伍。地廣使用十伍百伍千伍萬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地廣則加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夫兵以進輕退重。進易退難。所以非鳴金不退。苟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稍稍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以備敵之乘我。故止而齊。齊而整。渾沌而不亂。紛紜而條理。是爲有制。世稱孔明八陣曲而繁。管子內政直而簡。其說似矣。但言曲而繁者。尚不知其何以爲繁曲。言直而簡者。尚不知其何以爲簡直。惟以孳字相傳。訛舛不辯。浸淫妄談。何可爲式。須將古人已成之制。苦心求之巧思變之。務令前後左右。雖無不利。而後因時立宜。舉其可用之法。行之可也。若謂吾胷中自能行出千百萬陣。不必方效前哲。即我作始亦可也。或不能變用古法。而吾胷中又無自得之妙。只僅僅循守節制。以方、圓、曲、直、銳五勢。因地用之。縱不大勝。必無大潰也。議兵者若欲強執一圖。穿鑿附會。妄立繁曲直簡。謂吾必勝古人。足以應敵於無窮。恐終不免爲李希烈之縛。

陰符家每好穿鑿。或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陣圖。爲害深矣。豪傑之士。固宜識之。如風后之握機陣者。宋人所作。獨孤及附會而記之也。雖託之握奇營者。元人許洞之所作也。孫武之方陣、圓陣、牝陣、牡陣、鴈行陣、罘罝陣、車輪陣、衝方陣、常山陣者。皆唐人裴緒所作。闘而王氏分配八陣。李荃附之。而有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之名。張燧配而爲新變風揚陣、新變雲垂陣、新變龍飛陣、新變鳥翔陣、新變虎翼陣、新變蛇蟠陣。去天地二陣而爲六焉。再作太乙曲陣、太乙直陣。又并諸八陣。乃配天地風雲鳥蛇龍虎而復加之符咒。詭鑿甚矣。更以五行分配曲直方圓銳焉。又復變八陣六陣爲鉤連蟠曲焉。又作十二將兵。以配周制車乘焉。又作當頭陣法焉。又作論天星陣焉。又作八翼陣焉。又演馬隊偏箱車陣焉。又演李靖六花陣焉。又廣六花七軍陣爲五花陣焉。許洞曰。敵爲變陣。應以飛鴉。敵爲直陣。應以重霞。敵爲突陣。應以長虹。敵圍四面。應以八卦。是雖作陣應敵之一端。但勢在一面。四隅無兵。而中軍無握奇。外列無伍法。恐爲智者出奇兵以搗心腹也。他如許洞之穿鑿者。不可類數。大抵負誕好奇。不究根本。形勢日巧。實用日拙。若乃執而行之。不免爲武安君之所侮。穰苴謂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心欲一。正縱橫。察名實。吳子謂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自定矣。若徒以形名機巧爲宗。而不信二子之說。猶未得作陣之祕也。況可以奇名巧勢爲穿鑿哉。臣是以知二子得作陣之旨。

凡作陣。須安而靜。出而理。輕而簡。寬而治。變化前後。卒然進止。車騎相因。終以纖始。故曰。營陣靜治以爲固。甲兵堅利以爲雄。又曰。車列得式。騎出有翼。徒步懸陵。水潰雷發。然兵必雜以短長。行列欲其疏朗。士卒能以不猝。戰鬬自致齊一。且列不可疏。疏則難應。亦不可密。密則難用。大約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故陣因地勢而立。衆寡之則。楷閩神怪以彰殺伐之威。步雜車馬而變奇正之用。若夫用步貴知變動。用車貴知地形。用騎貴知別徑奇道。善兵者。不外三才而用陣焉。陣頭不宜遠過。陣尾必識變更。陣腹故須實整。陣翼務使輕捷。太公曰。臨敵必從衡陣。復以車騎分爲鳥雲。臣謂衡陣者。戰陣也。正兵也。鳥雲者。翼隊也。奇兵也。鳥之聚散無常。雲之行止不測。以鳥散雲合。而變化無端。故取義爲鳥雲陣焉。有衡陣。則有營陣矣。營陣者。大隊也。衡陣出自營陣之中。學兵者觀此。可見用陣之則。李靖曰。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殊不知車徒原不泥於奇。騎隊亦可以爲正。曹孟德用三騎之法。每回軍轉陣。則戰騎當後。游騎當先。以陷騎爲應變。此更番自備之意得矣。戚繼光曰。列陣無難。使人各識我陣爲難。入之各識我陣。亦未爲難。使人之能用我陣爲難。所謂非知之難。行之難也。斯語似能作陣者矣。臣謂雖能作陣用陣。而不知駐劄營陣之吉凶。譬之半也。故開宜向陽。以受生氣。不飲死水。無營死地。無居地柱。無息地牢。無處天竈。無棲龍頭。無當大谷之口。恐敵所衝。猶防決水。無止大山之端。慮敵所圍。不利水草。大將所處。必從九天。背龍華蓋。常坐我前。地無草木。不集禽獸。不可營也。古城古社。叢竈巨墓。不可營也。焦石砂礫。水道逆行。不可營也。必得水泉清徹爲上。黃黑濁者。即投膠礬澄之。水停不流。最有汙毒。源在敵所。無得輕食。水流有黑脈。散而不定者。食之必死。水多糞草人獸尸骸者。食之必病。須從傍鑿非。宜得甘泉。所謂軍非者。指旋鑿之非也。水流而盈減倏忽者。上有壅蓄之謀。水止而陂沮洳限於路者。下有澤淖之陷。水要在敵。而無甲士守者。或有陰伏之姦。

戰令

尉子之重刑令也。所統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所統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是故以守而破陷。則一軍上下受誅。以戰而敗北。則一軍貴賤皆斬。又曰。能殺士卒之半者。威加海內。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殺其十之一者。令行士卒。儒者論兵。以尉子慘刻。殊不知尉子者。無地無天。獨出獨入。誠所謂一人之將也。善兵者。能會其意而去留之。得作戰之機矣。今也民風偷薄。戰士困苦。而中制太過。將之賢能。令輕刑賤。臣謂非尉子之法。無能新軍政。啓疲弊也。乃減加其差等而爲之令。使號令必行。則士卒畏。士卒畏主將之刑。則偏裨畏君上之死矣。故上陣有保領牽制之法。軍士保領伍隊長。出戰無失伍。隊長保領千百夫長。出戰無失千百夫長保領偏裨將。出戰無失偏裨將保領左右將軍。出戰無失各投保狀於大將軍處。保云。並無逃失臨敵。自利不顧等情。凡陣上臨一左右將軍者。所轄下偏裨將千百夫長伍隊目俱斬。臨一偏裨將者。所統下千百夫長伍隊目俱斬。臨一千百

夫長者．所部下伍隊目俱斬．賊一伍隊長者．所領下軍士俱斬．如是則千萬人爲一體．而上下同一心．所謂以有本之兵．用必死之氣．勢固崩山而倒堤也．令出戰而軍士提縮者．許伍隊長割其耳．伍隊長提縮者．許千百夫長割其耳．千百夫長提縮者．許偏裨將割其耳．偏裨將提縮者．許左右將軍割其耳．回兵之日．驗無耳者悉斬．軍士見敵衆大．心先恟懼．不遵旗鼓．令進逗將旁顧徑北者．許伍隊長卽時殺之．伍隊長有如是者．許千百夫長卽時殺之．千百夫長有如是者．許偏裨將卽時殺之．左右將軍有如是者．惟聽大將軍卽時斬殺．臨戰行誅．法與平時逈異．如一伍之長不能誅五人之不用命．與無五人同．一隊之長．不能誅五伍之不用命．與無五伍同．千百夫之長．不能誅伍隊長之不用命．與無伍隊長同．偏裨將不能誅千百夫長之不用命．與無千百夫長同．左右將軍不能誅偏裨將之不用命．與無偏裨將同．大將軍不能誅左右將軍之不用命．與無左右將軍同．大將臨敵而死．則左右副、偏裨官、千百總、伍隊長、以至中軍近卒．力士技士．儲將謀士．悉應斬之．餘惟稍遠吏士．有軍功者免死．所以凡戰而亡其將吏頭領者．所轄并士卒皆死．將吏棄其士卒而逃者．亦許諸士卒捕而殺之．不捕者同罪．

陣亡一卒．而得敵二人者．本隊免死．亡一而得三四者．賞之．亡一而得敵十數者．賞而復陞其本隊隊伍之長．亡一二而不得敵者．本隊隊伍長并軍士悉斬之．抵敵負傷而不死者．以其全隊月糧賞不死之卒．亡卒而失其骸者．全隊家產通給亡者之家．亡五十卒而得敵百人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得以免死．亡五十人而全無斬獲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盡誅之．如左右將軍以身保其立功贖罪．而能奮死陷陣．得敵首功以上者．免之．因而大潰敵陣者．賞而復陞．出而無功．雖左右將軍保者亦斬．其各將領財產．盡給於死者之家．至于陣上回報首級一節．法所當禁．何也．一報首級．卽起爭心．而伍自亂．敵必乘我亂也．更無得取敵所遺財物．一取財物．自相奪攘．而隊不肅．敵必乘我疏也．只應銜聲風行．使敵無所措備．敵潰之後．令監軍者紀其某陣營某敵．某部勝某方．某隊進勦．某伍少卻．功罪應否明白．遇發刀斧找取．則心自一．而功自均也．不但心一功均．抑可免私殺平民報功之慘．故有前軍回報功級者斬之．除西夷外．則中國之戰．又不必以孜孜首級爲計也．固在任機權者臨戰應宜之耳．

未戰之前一二日．士卒敢有提戰逃者．捕而殺之．伍隊長不能捕者俱斬．仍將同伍同隊之卒．各打百棍．若有知其逃情．而不先首者亦斬．有能首而審伏所逃之路．擒捕其逃者．卽以所犯之糧并所犯家資賞之．不實并誣者反坐．如果陡病不能赴戰者．聽本營官吏伍隊長驗入中軍調理．詐者坐法．誣其詐者亦坐．或一卒一伍一隊．奮勇抵敵．而同伍鄰伍同隊．救應稍遲．致損奮勇伍隊頭目者．同伍鄰伍同隊頭目．以至軍士．悉斬之．或一部一營．拚死鏖戰．而諸部別營．疏於備援．致潰鏖戰之陣．而損將失事者．諸部別營大小頭領俱斬之．其偏裨將千把總之分布策應．原其地之遠近．遲速有差．卒能奮力陷陣．而復得敵之頭領者．當卽舉其爲千把總．或得其謀士．及正副敵將者．當卽拜其爲偏裨將．敵未入穀．而伏兵先起．敵已越穀．而伏兵未發．因而致誤機事者．領伏頭目俱斬．各兵綑打．仍扣月糧．奇正之兵．見伏已起．而不急應者同罪．凡塘報、夜不收、哨探之類．爲人欺惑．傳遞不眞．因而誤事者斬．哨探發行．不知敵至者斬．哨探不以敵情實告主將．而反與同輩言露者斬．哨探既爲遠近已的．衆寡已明．險易已得．惟聽主將分道發遣．無許負氣先登．貪功先動．若如期不到．未令先行．臨敵先退者俱斬．大將庸於料理．分措失宜．隱賢蔽能．引用不肖．以致覆軍折將者．監軍官奏斬其頭．夜其三世．監軍官偏執己私．不相大將．致誤國事者罪同．

分營列壘．各有汛地．上自左右將偏裨官．下至材官儲將．技士亡命．以及伍隊士卒．惟視聽主將進退．合分號令．各不得越界往來．私相言語．設有犯禁．卽治以法．臨敵違令者．橫鬥斬之．故曰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矣．陣定而足數移．頭數顧．行伍擠撥．稀密不均．前後紊次．旌旗亂搖．金鼓不節者．所犯與隊伍長俱斬之．故舉號差錯．則掌號者罪．行陣失序．則偏裨官亦坐．臨敵而誤號．則掌號者斬．臨戰而失序．則偏裨將亦及．其有出越行伍．爭前躐後．不遵將令．擅出擅入者斬之．陣列已成．從左右將已至監軍官而下．俱毋得乘車馬入營．違者斬之．更不許私抽營內一人一騎役用．抗者斬之．無主將符契至．而擅發兵者斬之．符契既至．而不卽發兵者斬之．失旌旗金鼓符節．或爲敵所竊者．全隊斬之．姦淫敵境及沿途婦女．或匿婦女在營．并凌虐所過人民者．全隊斬之．進退不遵金鼓、旗旛、火角、號令者斬之．借言敵人威勢．以悚其衆者斬之．巫覡私爲軍士卜其行軍之吉凶．所聞與巫者俱斬之．主將進退密令未出．攻伐機事未行．而有先聞者．告與所聞者俱斬之．結黨毀謗．譌言妖異者斬之．私察是非．因以索利者斬之．漏得失機事於敵人．匿奸細緣由於境內者斬之．嫉蔽賢良．使才士不得見用於緩急者斬之．更令、稽令、失令、玩令者斬之．違主將急時之令者斬之．

守城破陷．悉斬守者．綑敵潰圍．悉斬圍者．宜戰不戰．悉斬戰者．當援不援．悉斬鄰隊．遇急不舉烽號．及先舉而後斷續不應者死之．軍行在途．糧草遲到．所過而誤支給．則司餉者死之．出軍在道．若見前隊遺落器械銀錢等物．許所見本隊伍長收貯．待營定．則稟所管偏裨．以召失主認領．妄認及隱匿者俱斬．後隊見而不收者．亦打百棍．隱匿臨陣死亡士卒貲財者斬．吏士受賍．定罪紀功不實者斬．臨敵冒做傷殘．欲避戰鬬之險者斬．臨戰失去衣甲器械．或質爲賭飲之資者斬．敵有棄械解甲乞降．而輒殺者斬．獲得敵人私書．卽宜密送主將．或先開讀．及先與本管官看者斬．敵使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斬．擒獲敵人．及來降者．卽時領見主將．不得擅問敵中事宜．因而漏洩者斬．行軍出戰．捕探收殺不遵號令者斬．忽見怪異飛走之物入營．能捕獲者．急送主將．設有私自藏匿．傳告於人者斬．測度軍中事宜者斬．出師在道．雖値飄風驟雨．無令軍士棲止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家．違令者斬．軍臨敵境．有妄殺老少．發掘冢墓．擄掠貲財．焚燒廬舍．踐禾伐木者斬．夜深無故號呼．驚營動衆者斬．鄰隊鄰伍知其驚營．而不靜待．亦故附其號呼者俱斬．營中無故火起．燒其軍幕器具．斬其發火之伍．仍沒其家．除主將傳令某伍某隊救火外．餘皆不得輒離職掌．擅動者斬．若兵不利．衣甲不精．以致臨戰不堪施用者斬．倚其利口巧舌．般弄是非．以致軍士不協者斬．妄言神鬼夢寐禍福．動惑吏士者斬．竊人貨物爲己財．奪人首級爲己功者斬．指麾令出．有低眉俛首．結舌不應．而作難色者斬．懶弱使令．出言怨上者

斬。不守禁約。高聲喧笑。傍若無人者斬。託疾詐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而欲遁者斬。大將與左右腹裨緊或密事。有逼帳塌垣竊聽者斬。探敵不的。報敵不詳。多少失數。遠近罔實者斬。可勞掌賞。私厚所親。故為所怨。以致人心不平者斬。刁斗不振。更籌失遺。號火滅息者斬。非特設備無故發聲狂呼者斬。命者將之大柄。所謂內畏重刑。則外無堅敵。故不得不重也。然臨斬權宜。務使三軍心服為是。

戰機

得戰之機者。藏形於無。遊心於虛。故聖人常務靜以待敵之有形。所以戲乎九天之上。蹈乎九淵之下。以其無形可見也。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以其無隙可乘也。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欲待其形之先見也。見敵之有形矣。乃任我之氣勢。或擊其先動。或乘其營生。敵將堅壁。我則突其未成。急趨其可攻。敵欲衝我。我則絕其必返。先備其所從。敵長則截之。敵亂則乘之。敵薄則擊之。敵疑則擣之。敵恃則轉之。敵疏則襲之。若驚鳥之忽起。若飄風之陡發。倏忽上下。莫之止遏。如雷霆之震擊。如暴雨之傾注。左右後前。莫之所禦。是故有風雨之行。故能威絕域之民。有飛鳥之舉。故能服恃固之國。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是以善戰者。必以盛而乘衰。以實而擊虛。以疾而掩遲。以飽而制饑。應之以不窮。投之以不測。飄往忽來。莫知所之。獨出獨入。莫知所集。其合如雲。其變如龍。若從天降。若出地中。猶水之決火。無不息。湯之沃雪。無不融。既其退也。敵不知我之所守。其進也。敵不知我之所攻。若夫水性至柔。而能觸崩丘陵。性專而觸成也。市合至危。而能必勝勁敵。以死而易生也。苟能指士卒之進退。如驅羣羊。歷偏裨之赴戰。如縱鷹犬。使其上雲巔而不知其為高。入叢林而不知其為礙。蹈重淵而不知其為深者。迺可稱任戰。迺可稱將矣。

深入敵境而無一人動靜者。必有埋伏。絕我歸也。須令勁卒為搜捕。精強弩以翼之。發輕騎以應之。急守糧道。設犄角。堅壁大陣。數出奇兵。振其先聲。為左右遊掠。敵若空虛。急乘我之機勢。地勢相遠。彼此力均。不可挑戰。恐費奔趨之勞。敵或有隙。必速壓之。無使其復備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之地。必先居高通餉。其勢乃佚。其戰則利。孫子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所以善戰者能致人。而不為人所致。尉子謂敵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池廣而人寡者。則先絕其阨。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故作戰必因地勢之便。卒與敵遇。乃因地而發令焉。而復用其險阻。山林、水泉、丘墓之利也。地易遠曠。以車騎相因。草木蒙蔽。以步卒接戰。長林茂陵。以奇伏迭出。深峽隘口。止衆用少。踰水涉淵。緣以火弩。高下相懸。未可逼近。晝多旌旗。夜多火鼓。風雨晦霧。變以箭角。以寡擊衆。務於隘塞。必於昏夜。伏於叢茂。要於險阻。以衆擊寡。務於廣漫。利於旦晨。分守要津。絕彼運道。若驅水火。須知援後搏前。偶際晦冥。必識相機邀擊。與敵分險相拒。猶當塞谷備衢。廣我戰道。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我地險悖。動有掛礙。可以往。不便於返者。當謹我歸路。敵若無備。分兵擊之。敵若有備。不可出也。遣發哨探。密布埋伏。務得虛實遠近。衆寡之情。然必選精銳誠實。不以庸卒。伏兵詭詐。情狀萬端。若指以山谷蒙翳處伏藏之伏。為伏不過尋常之伏耳。是豈能應

命於不窮哉。故善伏者。敵雖巧智。無能測識我之所伏。迺為伏也。是以用伏之徵。非神化乎兵術者。未可與語伏。

淮南子謂敵躁我靜。必罷其力。敵先我動。必觀其形。別其邪正。以制其命。審其所處。或極其因。敵或反靜。先出我奇。敵誰後節。御與推移。敵有所積。必有所虧。敵若左轉。覆其右陂。故能先弱敵而後戰者。費不半而功自倍。管子曰。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士卒未附。教習未精。敵情未得。不可以言戰也。是故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王良、造父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后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而中微。所以善兵者。必使其兵利也。甲堅也。力治也。令信也。機得也。乃握彼己之勢。而後據必勝之權。故士卒倚其必勝。而自輕鬬。魏文侯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皆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吳起曰。大哉問。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卒。分謀五軍。軍各一衢。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嚴陣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敵。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而去之。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勿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臣謂吳起擊強之術。乃以五軍交至。而必有其利。管仲必勝之道。乃以卒附教精。兵甲堅利。而明敵人之情。敵人之將。敵人之士。而後戰也。劉安握戰之機。乃罷敵力。觀敵形。因敵勢而與之推移。謂先弱敵而後戰者。費不半而功自倍。三子論兵。其致則一。其用則不同耳。吳子雄而銳。管子重而堅。劉子巧而無定。巧而無定者。談兵者也。談兵者每作其形勢。難其機權。神其應變。直欲雄視千古。用兵者必盡諸人事。虛其乘威。觸處機隨。故無往而不利。所以談兵與用兵之才遠異。如能談而又能用者。豈不敢不讓管吳也。

陣紀卷四

擢陷

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夫一人必死。足敵十夫。十夫必死。足敵百夫。百夫必死。足敵千夫。千夫必死。足敵萬夫。萬夫必死。天下莫當。况義死者乎。設有義死之帥。出世固難敵矣。百人一心。則能陷千人之陣。亂千人之伍。千人齊刃。則能覆三軍之衆。殺萬人之將。萬人并力。則四海震驚。無敵可向。吳子曰。有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捕之。莫不梟視狼顧者何也。蓋恐死賊突至。棄命傷人。所謂一人挺刃。萬人避之。非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之心不同。今能使千萬衆之氣。如一死賊。而誓不俱生。則近不可當。退不可拒。雖有謀者。亦難克也。故善擢敵之堅。陷敵之勢者。能使三軍負必死之氣也。善用必死之氣者。皆法諸楊素。方諸淮陰。考諸竇軌可也。素每臨戰。必令弱卒赴敵。陷陣則已。不能陷者悉斬之。又令復進。不能陷者。更悉斬之。則將士惟知進退皆死。所向無不勝焉。信之背水。亦置軍於不能退走之地。謂無所往矣。無所往。則知非死戰不能生。非疾鬭不能出。自是并其力。齊其氣。皆其命。一其死。而決之戰。軌時赴敵。有部將稍卻者俱斬之。拔隊中小校以代。自率鐵騎以殿。乃令之曰。鼓發而有不進者。自後殺之。士聞鼓聲。無不爭馳以進鬭。所以擢[illegible]。爲作氣之基。作氣爲擢陷之本。擢陷爲決勝之權。故善決勝者。必使諸擢陷。能陷擢者、必振其死氣。善作氣者。必極其煩刑。法曰。剛柔皆得

地之利也。又曰。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然死地有特致之者。有誤至之者。死氣有令作之者。有自振之者。恐其亂目也。禁妖祥之事。恐其惑心也。去狐疑之患。乃焚其貨財。忘其生路。使人人豎髮裂眦。不待命令而皆自爲之戰。所以發命之要。在必信從。作氣之機。存乎心。法曰。兵無常勇。亦無常怯。氣使之耳。氣強則勇。氣懦則怯。氣勇則戰勝。氣怯則戰北。勇怯強懦。其由甚微。善作氣者得乎機。善用機者決諸勢。勢莫爲敵所用。而我當用敵之勢也。氣莫爲敵所奪。而我當奪敵之氣也。故其攻擊也。若迅雷飄風。其擢陷也。若崩潰倒決。其搏執也。若鷙鳥擊攫。使敵莫測我之所從來。莫禦我之所忽及。吳子謂戰鬭之場。止屍之地。是以喻之如坐漏船中。伏燒屋下。若能厲氣。舍死當敵之鋒。則敵之勇者。不及怒我。智者不及謀我。我反生而敵必死耳。所謂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能令人之必死者。勵士之功也。能使令人之必從者。教戒之法也。故曰。令以恩信行。氣以振作勇。又曰。士人盡力。我雖甚陷則不懼。

因勢

得機略者。不逆人之窮。不攻人之銳。不啓人之未及。必因其盛。而致之弛。擊其虛而待其疲。取其無備。而疾襲其逃。是以用兵之術。惟因字最妙。或因敵之險。以爲己固。或因敵之謀。以爲己計。或因其因而復變用其因。或審其因而急乘其所因。則用因而致勝者。不可言窮矣。敵雖有智。吾必知其不能逃我之所因也。吳子謂占將察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故敵處高燥。不利水草。因而困之。敵使水草已處卑下。因而灌之。敵居不便。出入艱難。糧道遠絕。因而陵之。敵地廣大。食匱兵少。因守失隘。因而急之。敵將貪利。可斷可啗。上驕下怨。可間可離。愚昧輕信。可詐可誘。喧譁不整。可薄可掠。乘勞務利。可襲可擊。陣進疑退。衆必失依。人有歸志。將不能禁。開險邪易。其軍必遂。若夫敵人疲怠。飢渴旅疑。前隊未濟。後軍未涉。偶值晦冥。風雨忽作。故可因敵之勢以致勝也。我勇且謀。士卒死戰。進如驟雨。發如飄風。故可因我之氣以決勝也。鬭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蹬。羊腸狗門。險喻飛鳥。守在一人。故可因地之利以必勝也。三者得一。敵已挫亡。俱得用者。所向莫當。所以善兵者。必因敵而用變也。因人而異施也。因地而作勢也。因情而措形也。因制而立法也。故曰。能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則所得者鮮矣。

舉不輕。勢不逆。以一匹夫而能施德義。協人心。信刑賞。新政令。使人不敢逆其命令。而必爲之致用者。惟伊尹、呂望、孫武、穰苴、管仲、吳起、韓信、孔明之輩能之。且輕舉者必敗也。逆勢者必亡也。善兵者、當窺識數子之不逆勢。不輕舉。而又能致人於必用之處。是得用因之根本矣。所謂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因人之力以決鬭。則湯武不能與爭勝。故能得其因而乘其因者。則萬軍之將可擒。而四海之英雄可制也。言兵者。動輒誇淮陰能驅市人用爲命。謂其致勝也有神術焉。此不通乎用兵之本甚矣。淮陰所處之時。有可驅之勢。有可合之機。故因其時。順其勢。而鼓舞之。迂誕之。激烈之。卒然之。死陷之。使人人無不怒目攘臂。齊勇皆戰者何也。蓋六國恨秦讎之深。萬姓怨秦法之慘。傲然若焦熱倒懸者苦烈。雞犬不相甯。貴賤不相保。不獨人心去秦。而天亦厭秦久矣。忽兵起山東。項、劉繼峙。淮陰適

際非時。輙捉其略。獨開孫子九地之竅。迺因勢而驅用之。投機而死致之。是易於啓發耳。假使彭、黥而亦讓此竅。則淮陰又未可恃以必能也。臣是以知淮陰生於斯世。欲厲兵本。外節制。撫盬可。驅市合以戰而必勝。以攻而必取。吾斷未敢爲之許。所以因時順勢。而利導之者。能者之事也。悖人逆天。而抗時勢者。妄者之事也。信因得其時。順其勢。而爲能者之事矣。學兵之士。當究其時事之可否難易。而得失其人。幸勿爲豪傑所欺笑焉。孫子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策之而知得失之機。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策者欲因其得失也。作者欲因其動靜也。形者欲因其死生也。角者欲因其有餘不足也。使深間不能窺。故因其間。以爲我用也。智者不能謀。故因其謀。以爲我計也。勇者不能鬬。故因其勇以爲我力也。所以能因敵轉化。用敵於無窮。因形措勝。用形於不竭者。爲之神。

車戰

法曰。車與步戰於易。則一車能當步卒八十人。戰於險。則一車能當步卒四十人。車與騎戰於易。則一車能當十騎。戰於險。則一車能當六騎。大約車用得法。十乘能勝千人。百乘能當萬卒。雖曰步不勝騎。騎不勝車。然有騎無車。則一騎不能當一卒也。務使步不離車。騎不遠殺。進退有制。循環反覆。得用車之法也。凡車利結營。猶使涉遠。宜於廣易陽燥。不利於卑濕窪洳。所以貴高而賤下。進止須從其道焉。其犯堅衆也。必先走其雷車。繼以小戎。急出馳車。或突或衝。火亂其西。弩射其東。半騎半徒。伏奇從錄。毋冥不使。謹壁勿攻。車營被圍。急擊有七。敵之行伍未定。前後未收。急出輕車擊之。士卒無常。旌旗亂動。急出武剛擊之。不堅行陣。人馬縱橫。急出火車擊之。進退疑怯。三軍互驚。急出弩車擊之。遠來亂合。暮不能去。急出衝車擊之。貪務掠。令不能止。急出驍騎擊之。敵陣既潰。輜積又多。固圍不解。急出神機車、離合車、蔽籠車三方擊之。出車有制。馳擊得機。敵雖萬衆。而克之必矣。所以欲擋胡馬之衝。非車壁不可。欲挫胡馬之銳。非車營不可。欲遏奔衝之勢。非車攻不可。欲彌隙塞罅。而御胡馬之不入。非車守不可。欲出塞開邊。以建不世之業。非車行不可。然用車之要。總不外搭力前拒。整束部伍而已。曠野最宜鹿角。廣地則使軍車。是以知戰車必不宜少。又烏可以不用耶。故知節制奇正之用者。必不舍是。欲應變於倉卒。間遠伐於數千里者。亦不舍是。故曰。非車無以致遠。非車無以行制。惟善用車戰者。不限南北。無拘山水。無論重輕。不泥分合。猶在用者之何如耳。不可以車爲無益於軍用也。

騎戰

騎者、軍之伺候。便於奔衝。利於速鬬。踐我敗軍。絕彼糧道。擊便寇也。然頓之則老。宜於平易。拙於險阻林谷陂洳。無令自苦。是以用騎而必避之道有八焉。敵人佯走。反我輕車。夾我毒弩。騎之致敗一也。追北長驅。踰險不止。奇伏或起。斷絕我後。騎之致敗二也。地勢四守。陷如天牢。往入雖易。退不可逃。騎之致敗三也。茂林叢木。大谿深谷。馳驟紛森。戰道窄促。騎之致敗四也。欲進而隘窄難從。欲出而迂遠難封。彼之寡弱。可以擊我之衆疑。騎之致敗五也。大阜在前。高山在後。左右夾以陁塞。敵處表裏。戰必艱難。

騎之致敗六也。既進而不能退。隊遠而不能收。敵又據我根本。拖我陣頭。騎之致敗七也。沮澤漸洳。草林崔蔓。敵或現或伏。我聚散。騎之致敗八也。用騎而取勝之法。亦有四焉。敵人初至未列。卒然摧其先部。擊其左右。搗其心腹。謂之突衝。敵或整治。壹有鬬心。必謹吾騎。倏忽往來。進如雷震。合如風雲。揚塵鼓烟。令自昏昏。疑以神陣。雖以小戎。密更號令。變化不窮。謂之術擊。敵處平易。結陣不固。據無險阻。卒無戰心。當急令驍騎薄擊前後。置騎兩傍。斷其糧道。以驟與馳。以夜爲晝。其心必恐。其敗不救。謂之乘亂。敵暮欲歸。無制者。其衆必亂。令我銳騎十而爲隊。或伏或馳。散而星布。起如烏飛。繼以毒弩。按號發機。敵雖百萬。其勢必破。謂之威劫。騎戰之機。不外乎八險四利。而分合聚散。猶宜條理。然非雜以車徒。進退無本。終是勢孤。恐爲智者所苦。故曰。輕捷之隊。奇伏之隊。跳盪之隊。突衝之隊。雖軍之隊。游奕之隊者。爲其馳驟便捷。利於邀擊奔趨。而不宜於正守老頓也。太公曰。騎與步戰於易。則一騎能當步卒八人。戰於險。則一騎能當步卒四人。大約十騎走百卒。百騎走千人耳。惟馬之所處。必乘水草之便。適飢飽之宜。冬欲其溫。夏欲其涼。勤剔毛鬣。謹其四下。齊其進止。慣其奔衝。調戢視聽。使無驚駭。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銜轡鞍勒。必令固完。況馬之爲病。不傷於馳逐始末。即傷於飲食失宜。吳子曰。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步戰

大率步兵先立老營爲守。然後分兵數處。以聽指揮。因變奇正。雖雜騎隊出戰。亦必迭更。迭更之術。盤陣法也。故進必輕捷。退必持重。鬬必率然。迺得用步之要。其次務險。其次務隘。務險隘者。握用寡之機也。法曰。步兵不能當車騎之蹂躪。必依丘陵林木險阻以爲固。廣易則用拒馬、儲胥、劍刃、蒺藜。倘一時拒馬不便。即伐木爲鹿角營。守者爲駐隊。戰者爲鋒隊。槍筅鐮牌。因勢而出。布伏突奇。必火必弩。著能稍開車騎。變以爲堅。動即令人無措。故教步戰之法。起號即陣。舉號即戰。而變號則易奇正。臨戰而忘教習者斬之。遇險而畏進趨者斬之。偶值形勢險阻。須因地而爲方、圓、曲、直、銳之營。以自待也。只勿失積卒握奇之旨。如韓信之用死地。李嗣源之教幽州。張睢陽之聚散掩擊。岳武穆之野戰更番。楊素之立陷陣令。李靖之作六花營。吳璘之用三疊法。戚繼光之鴛鴦勢。俱當爲步戰之紀。而臣之連環、因之二鬬。開以車騎。亦可謂之有制。然喊聲欲齊而堅。鼓聲欲重而沈。戰氣欲揚而銳。死心欲必而剛。勢必求其精練。兵必雜其短長。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故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學者能因其機。適其宜。而通變之。是得步戰之妙。步兵抵營。須列布城。設拒馬。環儲胥。以爲營壁。伍隊長旗上。宜懸鐵線燈籠。燈外有罩。罩以油布爲之。或使夜徒抱箱襲險。如舉號罩起。一望盡爲火城。敵雖有見。亦必驚悚。其傳箭支更。又在因時立制。但夜營以至靜至幽爲本。

水戰

江上之戰。必處上游。水上之禦。宜栅中流。或因風縱火。或因霧用徵。或壅沙決隄。或順逆故用。毋自處不

使。毋自當逆風。舟宜坦而旋轉便。器宜捷而火弩先。分更宜速。欄篷惟堅。旗幟須多張而數變。戰士須輕佻而素練。此水戰之機也。將須達其機。審其利。不得其利。必為所害也。故處水之軍。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敵。無自處其下而當客。所以視生據隘。察其所來。凡與敵遇於大水之澤。且止其傍。急令登高瞭望。必揣水情。得其廣隘淺深。乃可決策。敵若涉水。半渡薄擊。我不欲戰。拒水阻之。我必欲戰。故去水稍遠。上雨水沫至我欲涉者。必待其定也。敵船鼓譟而矢石不交者。兵器必少也。敵鼓促急而徐疾失度者。衆必疑懼也。敵令小舟往來不定者。必有謀誡也。敵旣進而復退者。探而欲襲也。敵泊而揚帆者。欲出我不意也。敵火夜明。喧呼不絕者。恐而少備也。敵火數明。靜寂無聲者。治器欲戰。不戰即走也。敵近村落。而不登劫者。心有所怯也。敵未困窮。而求降請縛者。必有所圖也。他如敵鼓無譟為偽聲。敵兵不動為偶勢。此庸將之所不識。而智者必反其所計。

百水戰之令。臨汛官兵。無得脫衣夜臥。無得擅離本船。凡角掌一號。礮放一聲。鼓擂一通。吏士皆嚴器具。聽令而去。角掌二號。礮放二聲。鼓擂二通。吏士各就本部旗幟。魚貫擺列。角掌三號。礮放三聲。鼓擂三通。大小戰船。依次進發。左右前後。無得攙越。臨戰而亡教習號令者誅之。違行緩到及進縮不至者。斬其捕盜。遇淺稍避者。斬其攀招手。雖先到而不直射敵船。或傍擦。及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繚手。前船與敵交鋒。而諸船不助致敵突走。或陷先戰之船者。傍觀後到捕盜、舵工俱斬之。敵船故棄物件於水。兵士戀於撈取而不追戰。許捕盜割其耳。回兵之日誅之。同船隊者連坐。一船勝敵而諸船攢擠爭功。不務分頭追殺者。以軍法治其捕、舵。同力勝者。不在令內也。

洋海之戰。所慮風濤不時。又慮迷失向往。當以斗建為正。加四時定之。知所進退矣。或昏晦之際。則以指南車子午針分其南北。故處水上之占驗與諸占家稍異者。似宜記之。如日暈主風。月暈主雨。風、雨必從暈闕處來。星光閃爍不定。及雲起四下散如烟霧者。皆主大風。雲若車形。及海猪亂起。發風必猛。東風急而雲起愈急者必雨。最難晴。夏秋之際。海沙雲起。即有颶風猛雨。水際旋青色。風雨連朝夕。水面浮黑灰。風雨時下來。海燕成羣飛。白肚主風。黑肚主雨。日沒後起臙脂紅。及雲若魚鱗者。皆主不風即雨也。單日起風單日止。雙日起風雙日止。風起早晚和。須防來日多。晝起之風慮其久。夜起之風防其暴。夜聞九道鷂鳥叫。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鰕龍得鰍魚風水作不止。水蛇蟠在蘆稍大水直至蛇蟠處。望上水稍漫。望下水即至。

火戰

惟善用水火者。有震天之威。故力不費。而功倍之耳。法曰。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因者。因天時之風燥。因敵處之荒穢也。具者。具我之火器。無所不備於軍中也。若得其天時。值敵之所處。乃用我之所素具。是以用火之法。考時審日。必得其風。順縱烟塵。必取其便。發火自幽。致敵無救。絕守去路。勿令其逃。如自犯火、覆地雷、解窟火、迸山礮之類。悉皆神器。所謂發一機以殺百萬者也。此固出塞之天兵。而亦守邊之秘事。然中國之用。又無往不宜。如古之名將。雄戰勢。大戰功。使敵無所措備。無所抵抗者。實無出

於水火之利也。故火器有陸用、水用、戰用、守用、伏用之不同。火製有飛火、烈火、法火、毒火、神火之各異。其勢在火。其機在器。孫子謂月在箕壁翼軫為風起之日。固亦無可據驗。能乘天燥復得地機。發其上風。火其神巧便可稱善用火戰者。若拘以孫子五火四宿。未可謂其得火之用也。火之最難其法者。在種火走線。如地雷埋地數尺。遠廣數里。水雷入水丈餘。沈伏港汊。但藥線入土即潮。入水即爛。又烏能旬日數月不溼。俟火機一動。而即發之耶。况竹筒油蠟之類。悉不能擋水。此非巧過李載者。不得其祕也。其燒楮燔營。放箭打礮。不過是遲速便滯。宜與不宜。巧法手法耳。何足道哉。所以善製火者。有不傳之祕。善用火者。有心得之巧。凡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萬一火發於外者。又當隨時應之。無待於內發也。火發而敵不動者。必有恃也。或空營也。宜少待勿攻。看其火勢。內外機應。亂則從之。靜則自避。如我入敵境。假縱薪蒭之所。又在燥時。且值暮矣。必先削去營前叢茂。設若燔我上風。當令我軍寂然不動。亦以火燒營前之草。使兩火相遇。草盡火滅。彼見火發。而我軍安靜。疑不敢進。懼而必驚。驚而必退。急令毒弩神器。按黑伏於必由之路。授以密號。八面角起。鼓譟亂擊。使敵莫知所逃。是謂以敵火而反其敵用者也。

夜戰

夜戰之法。或伏或邀。或聚或散。發號即行。起鼓便戰。金之而止。鼓之而進。掌笛隊分。吹角陣變。務於精少。必得鄉導。益以火鼓。亂敵部伍。一徐一疾。動靜按機。敵莫知我之去處。亦莫識我之分移。敵如靜固。故致其疲。敵將亂躁。直入不疑。凡夜以車為壘。以步為守。以騎為候。響箭暗支。燈炬有製。須案令各卒熟認本營本隊字號。設或進退合分。忽然舉火。則辨別明如白晝。錯誤者斬之。須慮大風暴雨忽作。故陣於夾塏。以防水衝。急出候騎。嚴備掩襲。及觀道路險易之情。敵人必走之徑。若與對壘。或去營百步。每方然火數堆。暗地可見敵之向往。風雨則以松節攬把為視。設欲遷移。預立空營數處。營外各有伏也。大抵夜營宜靜。在智者必懸火鼓。其所以備防之策。又無處不周。而古之名將。每務夜擊。謂其銳氣可以破堅衆。疑伏足以懾方張。所以用兵之妙。妙在夜戰。然夜戰之卒。非亡命不可也。非神術不可也。非精銳不可也。非強梁無賴不可也。將非驍悍不可也。非果敢不可也。非變通不可也。非絕技潑膽不可也。能識是機。握是竅。敵之勇也。無所恃其勇。敵之固也。無所恃其固。敵之衆也。無所恃其衆。風亦可進。雨亦可進。冥亦無礙。晦亦自宜。其制勝也。必使敵之無以逆料。抑使敵之無所不疑。

山林澤谷之戰

孫子曰。處山之軍。絕山依谷。視生處高。無登戰隆。又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大抵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也。所以山戰宜居高阜。近水草。通糧道。握形勢。以便衝刺。故山上之戰。不仰其高焉。凡屯於高山。而四面受敵者為戰隆。則為敵所棲矣。屯於中谿。而四面山高者為天井。則為敵所困矣。在智者固不為人所棲。亦不為敵所困。前後險峻。山水深大之處為絕澗。周圍險阻。急難退出者為天牢。草木蒙密。不便驅馳者為天羅。泥塗坑阱。車騎陷沒者為天陷。兩山相夾。澗道迫狹。一人守之。萬夫難越者為

天險。行軍過此。必亟去而遠。敵若遇之。相機絕蹊。兩山夾近者爲隘形。我若先居。必須塞滿隘口。作陣列勢以待。若敵先盈。塞陣而待我。不可從之。如隘處未盈。行列未就。急擊勿疑。太公有林戰之法。以弓弩爲表。戟楯爲裏。矛戟相與爲伍。樹木疏處。戰車居前。以騎爲輔。吏戰吏息。各按其部。臣謂林戰則車騎必爲之困矣。矛戟又何能施之。必須迷謹出入。各爲短兵。斬木開道。使利我行。毒弩烈火。迭進互更。旆向繇道。妙在晦冥。左右前後。遠索敵情。半伏半擊。獵獠騰踐。敵雖有見。莫得我形。故林戰與叢戰相作。其利害相半也。軍紀以爲當避。苟或遇之。勝在人耳。晝益旌旗。夜益笳鼓。無毀其強。必慮其火。法曰。處斥澤之軍。惟絕斥澤。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臣謂若交兵於斥澤。則勝負未可爲也。莫如翼出驍騎。展開道衢。整陣結伍。且戰且行。必謹游騎。以偵敵情。敵若強梁。急據高阜。兩軍角之。必有利路。其堅合環龜之說。未可即處。地狹山高。左右壁陡。卒與敵遇。兩不使走。故彼不能來。我不得往。吳起謂之谷戰。雖衆不能用也。須巧設伏奇。利在急出。進我輕足之卒。必登高陵。必死之士。以開前徑。或分車步。四旁伏定。敵必堅守營陣。不敢輕爲進止。乃急出旌旗。移營谷外。半隱半出。更番挑之。且擊且撥。繼以驍騎。列強弩而銜接。短兵而鬪。臣謂行軍而値山林澤谷險阻。是謂伏姦之地。控制之所。須疾過無殺。設或陡然遇敵。必觀其治亂而擊之也。如不可擊。只能謹我部伍。齊我進退。敵便不能爲我亂耳。兵法以處陸之軍。右當背乎高阜。死地當在軍前。生地當在軍後。然亦有故置死地於軍後者。又曰。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是太鑿矣。惟善兵者自不拘執。何也。精銳之兵。勢不可禦。其鎮靜如山林。其流利如江漢。其威烈如雷霆。雖歷羊腸。過鋸齒。緣高山。入深谷。涉大澤。渡重淵。而亦必不敗者。謂人人無不凌張勝。一絕乎疑慮。堂堂然決戰而去。所以致之死地亦勝也。致之險地亦勝也。致之陷地亦勝也。不能用兵者。雖處生地亦必死。雖處安地亦必危。雖處勝地亦必敗。何也。人事不齊也。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惟能盡諸人事者。自得地利之用。自合天時之宜。

風雨雪霧之戰

風雨雪霧之際。最難用兵。此智者之所深畏。而勇者之所怯出也。惟能握其機。而善儲其事者。又在此際爲必勝。何也。疾風暴雨之時。人皆爲我不能戰。大雪重霧之際。人皆爲我不能攻。其備自弛。其心必懈。若乃儲其事。握其機。將酌國鬪。懸千黃金萬戶爵。而復信之以必死之刑。置之以必死之地。將欲率衆寡而衆寡用命。强弱而强弱一心。自是一當百也。以一當百。則無不可勝者矣。但今之時將。無能知此術耳。人言戚繼光能之。臣每究其浙閩用兵方略。不過稍識其毫末。若謂其能集古名將之大成。應機宜以不測。則臣未敢以心許之也。所謂用兵之勢如轉圓。決勝之機如發弩。圓者無一定之方。弩者有扶定之迅。然又不可無一定之主。抑未可以必迅爲之。實在智者隨時化變。應形於不窮也。如營陣定而雨不止。馬沒蹄。車陷軸。步蹣跚滯進退。妨馳逐。此士卒之災也。其死生呼吸。係乎能將。是以安營必得高燥。先濬水渠。密守界道。正防有此。方進戰而當地險。又値怪風陡作。注雨如傾。飛沙障天。怒霆奪魄。此戰鬪之災也。當時勝敗。要在得機。風順縱火。乘勢搗之。逆則劃定陣基。應其迫我。須嚴令固壘。

止衆勿進。此亦用寡之時也。俟天變少開。審勢相機。敵若備嚴。謹守勿出。如我治彼亂。以輕銳乘之。而大陣不得妄動也。敵或順勢迫我。須令驍騎先馳。徑道從夜焚燬其積聚。撲殺其老幼。敵見根本有失。勢必退崩。取亂擊之。此其大槩也。如山寇海夷。慣在颶風忽作。注雨不止。重霧不開。大雪深厚之際。爲得志。何也。蓋南軍守以木寨。戰以散卒。陣無堅車。出無收騎。以脆弱步兵。遭此天變。自顧且不暇。何能備守其險阻。設或備禦少疏。寇必乘疏伺懈。猿攀蟻附而入。況道路素知。人即得志不已也。胡馬之來。關部重隔。而警息先聞。一當雨雪。彼且不利長驅。猶易爲防戒耳。惟大風重霧。亦其乘勢使昧。折牆奪險時也。善守者自宜識之。然亦有因其時。反其勢以致勝者也。故曰。能握其機。而善儲其事者。又在此際爲必勝。

陣紀跋

余喜與譚詩譚兵者游。入長安。得何際明者。爲司馬門偏裨。誦其詩。紀律嚴明。有正正堂堂之勢。登壇對壘。旗鼓相當者不數也。讀所爲陣紀。則縱橫十萬甲兵。即漁陽老將。恐無以過之。翹能攻五字城已耶。其書可傳。獨少叟氣一段。欲爲拈出。又涉祕密。際明當自得之。大用可需。願言努力。

萬歷十七年五月。賜進士吏科給事中侍經筵官川西張應登書。

愼守要錄

韓霖著

愼守要錄目錄

韓霖著

卷一
酌古
卷二
設險
卷三
制器
卷四
籌計
卷五
協力
卷六
申令上
卷七
申令中
卷八
申令下（附王臣直練鄉兵條約）
卷九
應變

愼守要錄卷之一

酌古篇

許洞虎鈐經曰何爲必守盡我力焉援之不到卽候敵困出奇以戰何謂節戰洞曰旣圍卽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爲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敵示以困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解困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武經總要曰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老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水高高城內低土脈疏而城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罰嚴重加之得高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江南經畧曰善守者守於城外不善守者守於城內

翰英子曰守者降敵必施反間之計彼吾間傳於敵敵殺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王鶴鳴曰兵不在多止在精精非選不能選之有道則精者留而冗者去冗兵旣去則食自可足○計城中兵糧可支三月則無足慮矣若兵多糧少則盡搜城中之無用冗食者乘敵未至先徙之於無事地方使各就食曉諭在城兵民當無事之時須日減一餐至臨敵時而用力之人須令其飽食城有隙地不拘何樣菜蔬皆先種之以備不繼有牲畜等項除馬供戰陣之用不容輕

殺其餘皆令殺之預爲燥乾毋過用雖可以食用

韓霖曰古之善用兵者謀定而後戰若勝負不可知寧堅壁淸野養銳蓄威以保萬全

韜英子曰守城有四可出擊凡敵來攻城已近郊而不卽攻者其衆未集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城而士卒不用命者其賞罰未當也其上下不和也可出擊二用命被傷而將督不止者不愛惜士卒而必力屈也可出擊三攻城日久而忽急攻不休者必糧盡力殫而欲解去也可出擊四

又曰凡立營而守者地勢欲其高所以廣水旱也壁壘欲其堅所以爲持久也林木欲其遠所以防火攻也水草欲其近所以慮困乏也

徐光啟曰城外立營必須良將精兵足以當敵然後可如或不然萬一兵勢外挫人心內搖其爲守豈不更難乎

韓霖曰不能戰而言守猶爲中策不能守而言戰則下策矣

何喬遠曰守城分畫墻垛多備瓦石燒滾人糞雜以毒藥投擲賊頭不惟穢觸且有潰爛

王鶴鳴曰人糞煮熱傷人則爛及於骨

又曰石灰瓶必用礦灰未經水泡者一星入眼見水卽爆

又曰賊若將大舊船底頂連直至城下上面矢石皆不能傷任意掘城祗先將大礮用絞闗放城下對而打之彼船底僅蔽其上豈能下衞人身哉若有飛鈎之制鈎翻其船彼何能施也

愼守要錄卷一終

愼守要錄卷之二

設險篇

城之患

築城者不悉攻之之具審攻之之謀徒壘石積土雖高峻美觀不能固圉久據等于無耳何益之有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退故先論城之患深其隍以蓄水或引源流繞城則可防地道火洞高其臺以遠眺則能偵敵人之來可以預備使之難迫於城彼以銃攻此以銃守故銃臺之設視他事爲尤急焉古今攻守之具新新不已至大銃極矣他器俱可置不問善用銃者無堅不破無勇不摧殉銃之患量銃之力作爲城隍壍堋可守可久

城之基

西洋築城全法惟上層三丈係板築之土其磚石所甃之下三丈則皆鑿闢入于地平平下以深至三丈之自然本土倘何論其基址不實乎

闢土丈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爲負重之本所或欲驗其自然之土質堅鬆與否其法取土成塊者浣于水竇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爲實土或大車經行其地而不震亦驗其下必實若其地爲沙或浮泥斯必開鑿令盡方可定基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爲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鑿可盡焉至如窪下沮洳之地則水椿之用又不可後矣椿用不朽堅木或長五尺或一丈其徑或一尺二尺更大更妙以火畧燒使其周圍有炭色方可入土始難朽爛

城之制

虎鈐經曰大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闊

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

甃垛法

垛面闊二丈深二丈底闊一丈

紀効新書曰大凡城高除垛城身必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垛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城除垛城身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闊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而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若內外俱周磚石基底只增濶一丈亦堅如土築必合前數凡城身第一磚第二石第三土蓋石本耐久今爲第二者可以火粉之也垛必高六尺每垛口相去牌堵中分淨七尺五寸垛口一尺各分五寸連垛空合八尺八丈十垛八十丈百垛俱官尺若除城垛身只丈五者則不可守

呂坤實政錄曰城根土堅止留一丈下面卽挑池池深三丈口濶十丈底濶三丈城根窄則賊無處容足又池深以助城高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濶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更好不則外引河水或內引城中雨潦之水常令丈深若土脈不堅城根之外須留三五丈池外不用高阜之土以防塡壕池外一里之內不可栽樹城門不可安在洞中常宜近外使賊無所容身城內附墻多留蹬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令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爲失計每蹬道須留一門以防賊人登城城上用木欄墻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山城則又擇其前後左右取去大城近處隨山形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壍兩池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卽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

環城中虛實

城外據山爲險或城或臺皆可援遠不便通道則分人守之

城內據山作堅城高臺設大礮守之賊卽入城可保小城或登臺遠擊

如恐城大難守附城另作小城大城縱破小城無恙也

今之城制鮮有合法者總論其弊有五而低小殘毀不與焉城大而人稀守陴之人不足一也敵臺之顧盼未必得宜而馬面敵臺三面受敵人器矢石難于施放二也城內外山川之險未必盡爲我用三也太平日久居民稠密附城而居者屋宇高大幾與城齊寇遠而毀之人心不服臨期析毀不及四也惑于堪輿之言高下向背不顧有形之利害而拘無形之陰陽五也

城雉

城雉卽敵臺也亦謂之銃臺亦謂之礮臺

凡雉出城身外每五十垛一雉左右遇角遇門或多少幾數丈從便均勻通變在人此大概耳

郭子章城書曰城墻正面不便俯視恐其矢彈正面對攻不能眺望故賊得以攻逼城下任意施爲如今之城且不必矢彈對雉銃發亦上剩有餘矣全仗敵臺兩邊顧視夾擊賊不得直至城下且又不能屏火斜彈以傷我臺上之人故我得放心肆力敵賊也有城無臺亦如無城臺非其制亦如無臺是城所以衛人敵臺又所以衛此城也敵臺之制緊靠城之外身貴於長出不貴橫濶臺脚基長出一丈五尺則收頂止有一丈一二尺矣臺基橫濶一丈二尺則收面止有八九尺矣原城有二丈高者臺比城身再高三四尺城無二丈高者臺比城

身再高五六尺臺上左右垛墻平牆之半各開三垛口每口要濶一尺四寸以便拋打磚石放發矢彈墻脚下中央各開一孔方圓八寸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上蓋瓦屋簷各出墻二尺許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避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或二三百步或一百餘步或七八十步隨其城局直遇折以爲遠近不必拘泥也

何良臣曰城有不可用銃者三一曰圓城謂銃能直放不能遶放也二曰直城謂銃能仰前不能俯下也三曰方形馬面臺謂方臺止能顧城脚不能顧臺脚也似此三種以致賊臨城我銃不及故得填壕扎寨築土而窺主客勝負事未可定則所稱衛城之臺可不於閒暇時一究心乎衛城之臺不宜築于城正面宜當築于城之四隅城委角處也城有五角六角者臺亦宜有五座六座也蓋城委角處左右顧盼歷歷分明角角有臺則彼此又互相照應臺式作三角形每臺居大銃六門臺基墊以石礎木樁墊以大石臺墻砌以磚用沙瓦屑石灰三合土築之築尺許以糯米汁扶之或以片糖汁扶之日久堅硬如鐵迸發猛銃可保無虞臺之中砌以磚窖以藏火藥若城門正面有月城者恐左右銃臺又爲月城所間宜于城角外另建方臺而斜形廣袤各十五丈務必遠過月城俾左右得相應援卽月城亦在所管顧也臺門竅于城角夾以石墻備防外盜冀入其築臺砌墻空窖如前每臺之銃編成字號鐫以平仰俯旋得至某地成法庶不致臨期忙迫失措夫鑄銃有遠銃有近銃一銃有近有遠法抑銃方可用臺乘臺卽可識銃惟在講明距對納度之法而已矣

孫元化曰夫銃我欲藉人先發人之奪我而且得困我也凡敵至城下則銃不及矣有柵梯則拋石尚不無用矣是以出爲馬面臺謂我得從馬面臺橫擊也然敵以柵梯薄馬面臺安從橫擊故法宜出爲銃角銃角者猶推敵于角外以就我擊故銃無不到而敵無得近也用大銃之處旁設土筐一以防銃二以代堵蓋銃是爲害器雖精猶恐其裂也故防之以筐隱人于後旣隔銃亦捍敵矣堵薄易震旣設筐遂不設堵矣用鎗矢之處不獨堵之因其堵以蓋其房因堵之口以爲其窗因窗之懸板以爲其牌我在牌之下房之內我得見敵擊敵敵不得見不得擊也故城之上設堵于墻卽爲營房臺之上設堵于角卽爲望房使其飲食坐臥于斯用志不分矣角之銃也外洋法堵之卽爲營房也閩粵亦有之卽近地邊臺亦有之也

新譯西洋法

敵臺亦有三類造于城角一也或于城墻居中造之二也或于城外另作三也城角上者謂之正敵臺此必不可無者城墻居中者因其角鈍謂之偏敵臺另作于城外者謂之獨敵臺

正臺之式具于後偏敵臺之爲用蓋緣城墻太長二臺相去甚遠彼此難于救援故于其中建一臺以爲犄角其臺之頭鼻眉眼以及銃所皆與正臺同但二頤所交之角爲種銃之形取其便于用也獨敵臺者對城門外建以禦門此更爲固守難攻計也蓋欲攻他臺必先攻此卽便攻破而在城外何損于守其形皆如他臺但此不作吭用橋從城上達之

又有雙敵臺其左右各有銃眼用以守山谷或關隘之夾洲則建之

又有雙鼻之臺此乃建于極銳角式之城者其鼻分作二角便于相救

城牆

城牆乃二臺相去之牆也其形貴直或牆太長二臺相去太遠離于銃守者則當於居中作偏臺獨臺矣

護門

護門亦有二法或門之外于左右二臺不相妨處建一獨臺以掩門或建于護門之內則更大益守者

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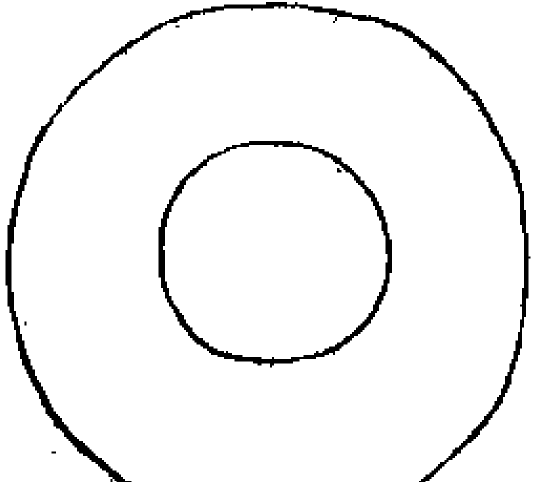
凡銃所之地宜畧低向前蓋銃發時勢必退後今後崇前卑是退而逆上也其退必少則銃士易于引往原所其下或實以石或襯以堅木厚板便銃進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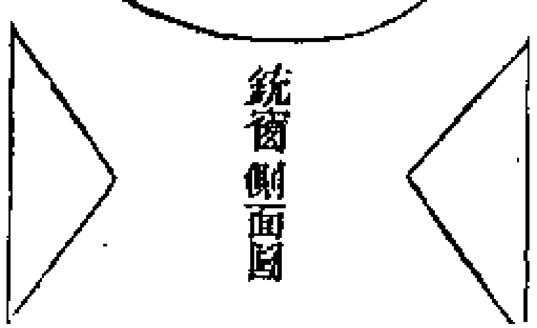
銃窗

窗之形長內外廣而中隘止容彈發而已制作之妙全在中隘暇時實之以土用備他虞

圖具于後

銃窗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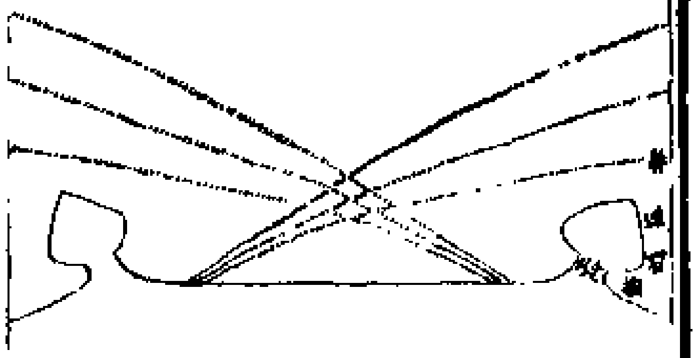




銃窗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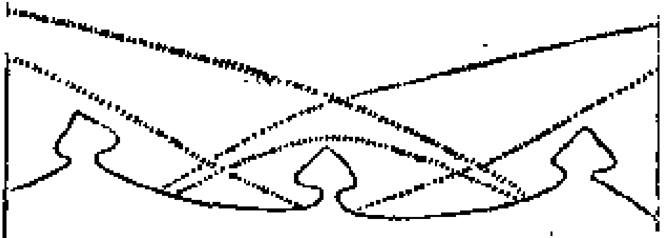
正敵臺圖

細點爲礮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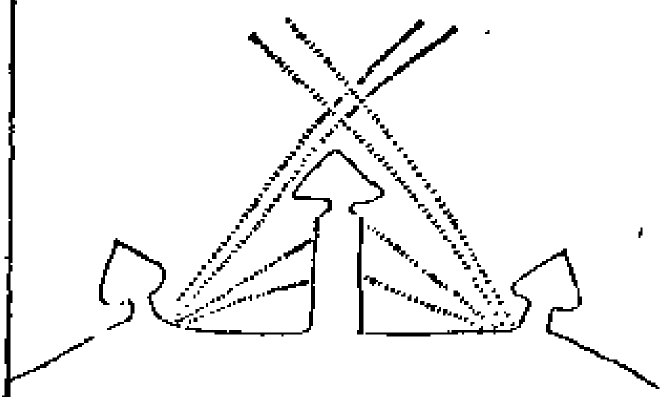


牆形貴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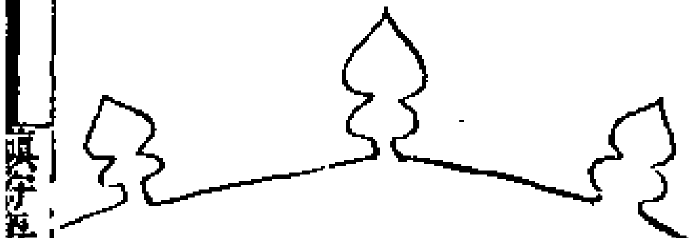
偏敵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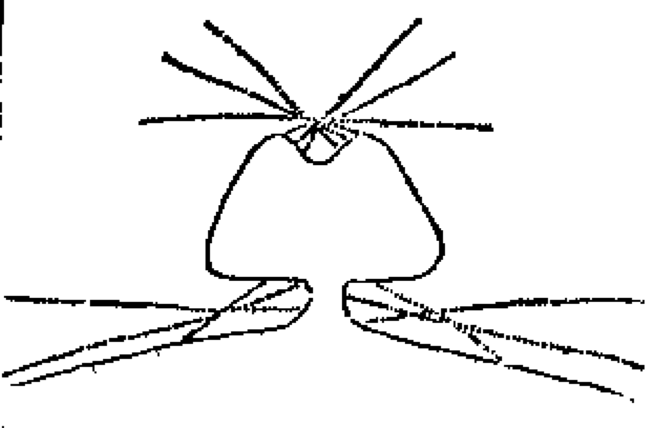
獨敵臺圖



雙肩雙眼敵臺圖



雙鼻敵臺圖



瞭臺

瞭臺者更高峙于城垣敵臺之上用以瞭遠者也或造于敵臺兜中或于兜之左右其形則方圓象限半月等數不拘第以一目能盡隍底城根爲宜不用磚石純用土堅築之其高大約以自本敵臺得見對城磚外爲度然亦不過高出土垣二丈倘太高或受敵銃之害則易於倒塌其巔則周以護牆其中平空處亦爲銃之所第較之敵臺畧小耳周圍皆成大袤向內一面不設護牆有城守者便于瞭望論其益有五其一高能瞭遠斯可預備且便用大銃俯擊敵臺其二敵欲作臺用銃破守此處偵知須用銃阻其三敵慮于對城礎後將入城隍眼中諸銃難見可發此處銃擊之其四城或失守攻者已得敵臺繇此在上猶能用銃橫逐其五或有奸細萌亂于內從此瞭見亦易于平

城之有敵臺也如人有元首四體如獸之有角距爪牙登陴而成營陣之形守禦而兼攻戰之利今郡邑城制亦畧存其意然合法者鮮矣求其盡善莫妙於西洋蓋西洋之城全恃此耳其制有兜有頸有鼻有肩有眼眼有殊殊能左右盼數里之外發必命中精于度數之學乃能造之

牛馬牆

牛馬牆在城外壕岸內凡城身下壕岸不拘寬狹狹卽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逾二丈于其外爲牆磚亦可石亦可土築亦可三合土亦可守法在後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暫於牆內收避兼此牆恃城爲險城以牆爲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此所以牛馬牆爲有用之

物○高一丈厚六尺

星池滅火

賊來攻門多用火燒門上鐵葉未足恃圖洞之內矢石所不能及須用淋水以滅其火預于城上緊貼門扇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濶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濶五寸鑿為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為度務令均勻其相連之處横鑿寸濶一縫臨城從城上泄水眼大可下礮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開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亦難于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外鎖

甕城內一層門須安外鎖撥謹慎有身家者十餘人守之以防城內奸細砍門而出

插板塹門

插板與城門為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幔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闊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寇至即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插板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揩一柱防傾折一說不用插板則鑿門為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強弩射之

釣橋

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榆上施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為槽（或在城上作轉幹更妙）以架鐵索並繩貫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礮及弓弩禦敵處以火燔燒及被攻斫

突門

突門於城對敵營自鑿內為暗道多少臨外之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于敵初來營勾未定精騎從突躍出擊其不意

城之隍

作隍之寬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率大抵為十五丈或相去太近則攻銃力猛且易為敵所填或太遠則守者鳥銃之力不及外礮敵得任意出入隍中又攻者易見城之下層而擊其根此臺眼中之銃難掃彼

臺對礮

隍底則更深更妙然以臺垣之土足用為準則止于三丈

隍外里許皆宜曠野斯于城守盡善若夫有村落則敵得以樓而與守持有臺塀則敵得以登而瞰虛實有豐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樹植等物則敵可資作臺堠故被困而為堅壁清野之計總不若預防之為愈耳

●濠險

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于水中高出水面尺許防樓船臨衝我城也

坑坎防車攻

山中城多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為高下坑坎或空閑安置石條或連絡厚築牛馬墻以拒臨衝呂公車翻梯踏雲車

城忌

城外二丈內有房屋賊勢衆則撤之撤不及則焚之係木壁者一焚而淨即日可守係磚石為壁者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燬撤不及若賊以百數伏屋脊外舉射

守城人賊衆將屋內打通鑿壁扛梯木到城下可以運登或就民房中運土幫城起閣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可守之城也

繕葺舊城新譯西洋法

舊城者或其墻垣傾圮隍池壅塞敵至不難於攻守者全無所措此雖有而實無者也至或不諳銃力壘垣鑿池雖則堅完難禦強敵然此二者皆可因其形勢加法繕葺即不能盡如崇臺厚垣之全美而猶庶幾守之者可以制勝云

一或傾圮者或堅完者皆當于隍中開鑿倍深倍廣即用其土幫厚墻垣將城對礮外培令稍高

二或先有敵臺為正方形人守于內亦可禦外即以此臺為新法之坑而別加作肩頭等賊

三或舊臺相去太近不及一箭之地當去其一或作稍遠

四先有臺或太小或為圓形須如法幫築廣大蓋圓而小不便用銃也

五用有甕門在城外者當改[illegible]為庶便臺銃護此

救援

野外礮臺

礮臺築於孔道要津之處如地方曠闊難守尤宜建築幾座勝于屯駐強兵其臺約高四五丈為三層樓四面開窗又多留小洞窗內置格門大小諸礮如遇賊來少用小器多用大器各起窗洞發火攻打無不糜爛但須度其近我方發勿慌張預先空發臺外掘壕通週築矮墻過壕外用木弔橋其下門內即掘深坑上蓋木板進則閉門撤板令賊入即陷其二層留一孔石板蓋掩之

第二層亦然也賊進樹板向孔中擲下火礮賊必不能上攻

孫化元曰善用銃者據高望之以我銃心對敵陣心藥力圍圓百步即所殺百步若置之平地雖一彈餘力能殺二三層而全銃之下半圓空費于地矣銃法宜依臺法地不善必不敢築臺臺不成必不敢造銃恐以不得地之臺爲敵設壘以不得臺之銃爲敵助器也

小城（即堡也）

西國建置郡邑斯爲大城其或村落結聚居民或地勢難築城池或費不足用或兵不足守則相度形勝圍一小所謂之小城然亦有建重臺者亦有備諸法者其損其益恆相等焉

城之小者閭閻相接奸究無所藏匿呼吸可通緩急互相保守于茲者舉凡軍火等器以至戍卒儲糧較守大城不過十之二三非若其背欲全備方能久據是益于易守一也建小城便于擇所或湖蕩之隅或山嶺之巔費既不多不礙民家農地城外不過築建五六敵臺即可禦寇是益于易作二也小城以全法築之較易大城則難且城小其守軍必鮮惟挑選最勇悍者屯之乘墉拒攻無不以十當百是益于難攻三也大城五方雜居一有寇警則內外戒嚴經營者出入不能自繇土著者疲於官司奔命或不逞之徒與敵人爲內應則開門延寇之虞恐所不免矧人情厭常喜新困苦之餘必樂于從亂小城則比屋可詰人不雜而守得專假使內有亂萌又可從睥壘瞭望是益于不懼內亂四也

西國大城之外欲互相守爲犄角亦有別築小城者蓋此處被破猶可退保于彼然大城當以土人守之蘇各有家室之虞其守必固而小城戍守以外來之兵或披奔竄之難民且無奸細之虞故也

或問郡邑作內外二城何如曰攻破外城猶可退守內城也曰否是二守軍之心也人盡以內城爲可退則守外者必至解弛其或外城失守敵反得以憑高內擊則是資敵利也故西國不作重城止一層者爲便

堡以高原作基依水作隍四面不近高山峻嶺爲第一此不易得今人平原堡築方圍墻墻不能站人賊來一掘即破今用此式墻根下取土築城于四角作三角形三角形之內三角以土築實便是敵臺人站立其上用火器擊賊若賊來鍋蓋就是防牌墻根外壕深一丈賊在壕內便見墻又高一丈矣墻根無留走路下作斜形雨水自不能壞

王鶴鳴曰使有心機之人相度地勢高阜宜城者則城之其低窪有水或溝澗之處則因勢利導更加深濶以阻截之却於敵入之路掘大河以環遶之又不欲使就明見吾之險其入也必迂其途使彼不察賊中委曲或窮日之力始得近我城壘及到城下必覓仍隔河水可望而不可到至于迂迴之間潛製有飛橋吾兵出入救援隨便而應或斷其歸或擊其半無不如意而其大要只在敵攻某堡而某堡出兵爲援某堡出兵斷後某堡出兵遏其奔衝其烽火號色之上皆有暗語如已派定而救遏不能如左右手則罪之不宥

王徵曰曾從代州而來見一路有磚堡十二座每相距十數里堡皆磚砌止兩門內設營房百間城外週圍皆深壕城上却不設垜城四隅相連出外作大圓角形各爲空心敵臺一座即從城內平地直入臺下臺外下面三面皆留礮眼守者從內發礮傍地衝脅而發足驚敵人之膽一臺足禦三面以墻代甲人心安定眞城守第一善法也

種氷

凡賊來遇嚴冬之時可相度城塘城岸高低處令軍士灌水乘寒結氷令賊不得趨馬不能馳又可灌水凍沙爲營壘

攔馬石　品字坑

攔馬石品字坑俱于空濶無城堅處布置

結草

掘溝濶斷橋塞住大路賊必漫野而行預先結合野草以絆馬足

斷木

度林木之處賊所必由則伐斷其木橫亘以塞其路又須留根一半相連使賊機移不便

青穽

於麻麥草芥生處掘井下插凶樁上覆竹竿鋪以蘆席仍移一樣麻麥草芥鋪之

白穽

於泥沙白地處掘井照前鋪置亦就發處沙土蓋之使賊不疑墮穽

扇白

賊馬入境必乏水飲宜于淺池溝澗中設置鋒刺使馬望水奔飲受傷

敵青

賊馬久不收放望有青草必奔食之宜于草中地插鐵刺使馬入陷

毒防

賊圍久鉄草勿許掘井下毒因罩上覆勿秣或置毒于內爲見而食卽傷

飼防

賊馬饑餓思食料炒香料菽豆鋪井上馬聞香食卽墮下死

愼守要錄卷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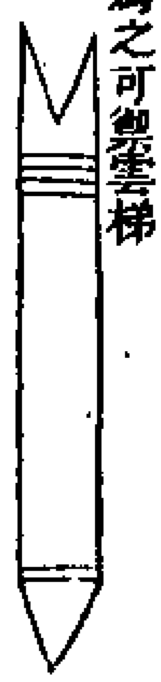
愼守要錄卷之三

制器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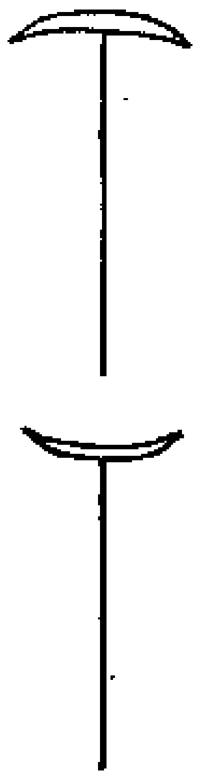
抵篙

用長堅木爲之可禦雲梯

抵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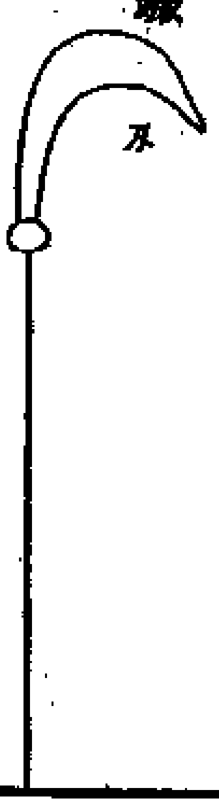


椎刀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刃向外須極鋒利安長木柄如賊用鈎竿上城待扒至半城之時順竿從上向下着實一推賊手卽斷每五垛置一件或曲而尖向上爲仰月鏟

鈎鐮



賊用車攻城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木五六人懸擡女墻頂刻墻倒此時須用鈎鐮待擡木至女墻邊用三四鈎鐮鈎挽割斷其繩木自墜下但鐮要純鋼鋒利一鈎卽斷方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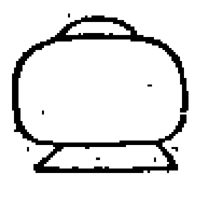
燈

每五垛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一小瓦片以防風若箬篷蓋尤佳每燈製一挑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我瞭垛口賊不見我換燭卽輪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躋每十垛用一火毬所費比燭油減易燈油須官備爲是

望遠鏡

視遠爲近視小爲大可以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鑑重此物來自西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

甕聽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掩耳聽人坐甕于甕下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急用火攻或毒烟熏之

弔車

每敵臺左右仍置小弔車四五架以便遊兵上下及逃難者婦女徑與弔入保男子須審聲音里籍

繩爲

以巨繩緊橫梲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灰瓶

取生石灰末入小瓶內每垛預積一堆瓶口塞住如賊臨城將瓶從上擲下擊打賊人石灰飛起昏天撲鼻損目不能久立

懸戶懸簾

懸戶懸簾垛口第一切要之物無此二者賊萬弩齊發城上不得存站今擬每垛口作木架一個兩足在內栽于城上緊貼兩垛之邊上安橫木向外可搭氈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垛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所挑裏面須用兩帶繫於垛內外用兩活柱撑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撑兩垛邊旁遠視高撑近視低撑下可矚十丈懸戶則以轉軸作爲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鷄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旁箭如垛口多兩人數少者隔口守之

其無人垜口多堆圓石二三百彼若用鉤竿雲梯撅動石子自然下落賊亦存立不住也

布幔

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挂去城七八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粗繩爲網如布幔張挂亦可護女墻樓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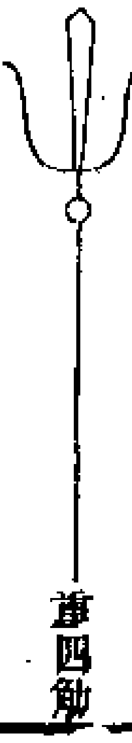
皮簾

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横綴皮耳七個凡城上有闗遮蔽則張掛之皮不可綳緊蓋柔能制剛也

戰器六種

軍中秘訣稱干比戈用衆首務一向不知較量異用之術惟以敵爲師彼以何利我即以本器當之不惟不敵便精長於彼且諺有云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此相敵說也殺人三千我不損一則稱比之術也譬如彼以何器我必求長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舉器先殺到他身上了他應手而死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無用矣是以我不損一人而彼常應手便靡此用衆之法也若用衆只待見肉分勝負未有不敗者何則用衆有進無退有勝無敗一步那移不得故必以萬全萬勝爲術焉兵識云一寸長一寸強此六字其秘訣乎

鏜鈀　重四觔



此器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刄横以彎股及用兩鋒中有一脊造法須用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刄自脊平減至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彎股四稜以稜爲刃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上之庫須加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銷之於馬上

最便可戳可格利器也

線鎗　重三觔

舊製柄短刄禿粗惡不堪新製鐵頭長二尺蓋因柄細防敵刀斫斷及用手奪去手柄長七尺粗使一寸鋒用兩脊兩刄形稍扁至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刄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鏟至刄左右面平乃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刄入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如長鎗但終不能禦長器於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腰刀

造法鐵要多煉刄用純鋼自背起用平鏟平削至刄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長三尺重一觔十兩但以刀與敵角鬬勢均之器殆不可勝敵也○馬上惟利輕捷鋒芒他如斧鉞錘撾大刀鈎鐮之類膂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堂堂當大敵

狼筅

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枝節枒杈長一丈五六尺重六觔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叢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爲前列百戰全勝恃此爲第一○有竹鐵二種

籐牌

此牌兵必以狼筅爲恃蓋短器不能常禦馬用筅拒其馬以牌出筅下斫其馬足出入陣中行伍之內進退便利且衞且殺利物也

長鎗

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刄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刄造法亦自脊平削至刄乃利必執持在根用楊家法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

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所閧折今觀之更可與敵戰蓋狼筅當鋒籐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藩衞去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戳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筅空戳去徑刺人馬咽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憂細弱也設若敵馬羣來齊衝我前無筅牌徑用鎗以當之戳馬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進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之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重三觔○此用竹北方乾燥風勁多脆折用攢竹腰軟用木北方無此木夫長鎗必利用但不知以何物爲之乃可今將竹杪內二尺餘實以木心外用籐扎亦可暫用

一線鎗亦可用於步軍繼長鎗之後

一鏜鈀亦可由步下直進敵羣一禦一刺且格殺之器也

一戚少保鎗鴛鴦陣二牌平列狼筅二各跟一牌以防拏牌人雜以二鎗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老殺上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加以弓箭火器爲要緊束伍第一戰法

銃

神器爲兵家第一長技

一神器附之車間功用甚大

一神器南方用之舟中益利緣有憑籍心膽俱定耳爲將者步下亦能設法使士卒如處舟中則制敵無難矣

一林木茂密邱陵崎嶇田塍洪濘村路委曲必須短兵護持挨牌翼衞與弓矢迭相爲用無弓矢則神器手自相背角更番策應因時制宜隨地作用庶幾萬全

畢竟將吏先明奇正之法處於不敗之地然後可以言戰

一製藥必須與研搗之人先約藥成卽放經手者手心點試自然不敢苟且銃筒亦令經手撿筒鐵匠點火試放縱世間極愚至賤無有不欲保全性命愛惜肌膚之人累經試驗極妙之法

火門要極到底

彈略小則免炸又有髮則炸

藥不精專雖多亦少藥能精製以少爲多

煮熟老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

土窶所以壓礮沸湯用以和藥

寧可長枝短用不可短枝長用

燕尾炬

東葦草下分兩岐如燕尾以脂油灌之火發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西瓜礮

又名皮礮此物原是守城第一美器蓋以高臨下方可用也礮中入小蒺藜一二百枝火老鼠五六十個每一鼠筒面倒縛細毛鉤三口各貫火縧俱入礮中然線入礮藥但使藥滿不可築實入藥之後緊閉其口再糊麻布二層堅紙二十層曬乾週迴分三停錐三細孔俱貫入藥線頂上正中錐一孔入二寸長細竹管夾一藥線貫入其中使其火當中發爆力均齊不致偏勝也四藥線會歸一束俟賊至城下點燃總待火將分擲落賊羣中火線必四者防拋滅也礮聲一響紙殼碎裂亦能傷人蒺藜布散滿地火鼠錯亂燒人人必走動腳蹈蒺藜自然傷跌斷不敢再至城下矣

地雷

地雷炸營多設關隘以竹九寸圍者鋸作段長五尺打通底留一節先以生羊皮繩縛以沸油灌入良久傾出下安藥線杵作炸礮藥滿八分入鉛鐵子以蠟封口空地坑五尺每處下用方木座豎其八枝木蓋隔土不侵藥信總合一處于坑內穿透藥線火機動發卽應矣地雷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掘數尺卽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竿通火線面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其制無論大小等礮俱掘成溝將礮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縧以內令一俟走之人暗隱于後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用鐵鑄石榴礮或石礮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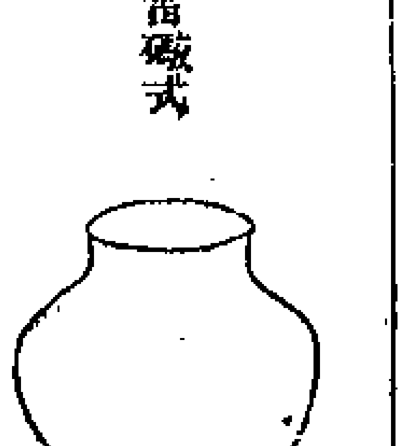
石炸礮

用石造圓形大小不等腹中鑿空裝炸藥滿杵實九分入小竹筒一節入引線再用紙隔藥上少覆乾土土上用紙觔泥泥平盤藥線于上守城設伏地雷用此炸礮火發礮碎且爲久埋妙器也

萬彈地雷礮

用大瓮罈一個盛炸藥儘滿中鑿眼一個以裝藥線罈口用土塡緊探賊出沒之處掘地丈餘上用亂鵞卵石堆滿仍用泥土蓋平埋藏如法將竹竿作爲藥路引入罈內火發其罈炸裂如雷泥土亂石衝天強寇遭之有不披靡者乎

萬彈地雷礮式



木礮

用堅木造式無論大小渾鑿空腹外鐵箍四道下開線眼裝火藥杵實口入黃土少許次進石鐵子藥線穿聯機楷火發礮碎飛傷便于守城事急爲易造耳只可置之城下

石礮解

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繩線葦筒置于城墻垛口遇賊至墻下則然線入筒以手按下賊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爲我拋擊不中不再隄防藥然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測所向故人人自危此爲第一利器且一時數萬可備仍有大至千觔者又有走兎引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固爲千變萬化而無窮然皆有制未可期必不若墻上推下之爲妙也夫賊至墻下勢不可匹如出頭窺賊而外方叢矢如蝟卽擲一石不過擊一人況仰視石下每可迴避十未得中其一此礮一落卽有百人莫知中誰莫不畏懼人人奔遁此所以爲利器也

竹將軍木發熕

竹將軍卽竹發熕雖木亦可爲之有七利其器跰一發而擴不似銅鐵崩燬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費廉工省一剎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

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負遠其利五易于分布易于搶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並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識者自能默會

竹將軍

用猫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形直抵竹節處週週用四肥釘犬牙樣釘之以苧蔴打成辮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緊纏固傍節底上先置潤黃泥二寸以一分厚殼筒口大鐵錢一個置泥上傍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雙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為妙方入藥一觔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殼竹筒圓大鐵錢一個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殼筒口大圓石彈一個置鐵錢上或再加碎生鐵小鉛彈于錢上更妙若單用石彈則蓮房式鐵錢不必用矣上用木蓋殼竹口大外加油紙或柿漆封固其竹火門用油灰抿訖方用辮藥線盤在竹眼用油紙或柿漆封固以徑寸粗柴二根長三尺許縛成杈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與放若欲遠則稍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須以大石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竹爆如何可立其旁）卽不用亦可惟蔴繩與辮用鬦石子鐵錢鐵釘火藥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鋸圓鑿等項預備多帶軍中卽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扛十數位而威力則猶在佛狠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每營共得數十位架在陣前分作十數層次第發之再以數位分架兩翼或橋口或田塍或津渡敵可往來之處以備衝突賢於數百精兵矣

見血封喉方（卽射虎藥）

取生鮮草烏或一二斗洗去土沙再用鎚搗人脚踹去黑皮以內肉白為度搗碎用布濾搾出汁汁乾為度去渣不用用磁盆澄汁盆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清汁有十碗用四碗入鍋內煎一滚起沫用篾片刮去沫傾入磁盆內再將存六碗生汁入煎熱汁內一順攪勻放露天下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于碗內下澄渣粉不用量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放日中晒至午時又取澄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晒至晚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綿紙鋪罩籬內濾過渣不用第二日第三日如前晒法澄法紙濾出渣粉每日晒時用竹片從碗底挑起順攪晒此法不致上熱下生之故也至第四日晚濾稠藥存留勿去另用碗盛晒第五日將濾稠藥入總晒用此稠藥先夜露一宿取澄清汁用底下存硬稠者不用晒至六七日各碗漸少減歸各碗晒時觀看碗弦上起黑沙點子面上結氷有五色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歸總磁盆內放淨處陰四五日聽用再用磚砌一爐高二尺週圍大可容藥盆放內中為度爐中從地上一尺五寸用木物架盆於上爐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盆之上不致烟透走爐旁取一火門如雞卵大從地起高三寸外用炭火十數塊並櫰底柴又名繫條又名梘毬又用皂角花椒同燒烟令煙入火門內燻藥盆熱藥面上結成氷是火候好矣約燻一時之候其結氷要厚如氷薄再燻再看氷厚則除火取藥出令冷收入磁瓶內封固聽用如冬天寒冷用緊物包放暖處勿令凍省如夏天熱時放於清涼之處勿令潮壞如冬凍省如夏潮壞出沫用磁盆盛如前法上爐燻之藥熱即止或將藥上於箭上用皂角花椒烟燻之如舊前藥晒時如遇日色太緊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殺不必露也初做藥之日觀天色晴明卽用烏頭如前法製之如遇日晒一二日有雨將照前燻藥爐上只用炭火烘熱為度攪勻又放得一二日候晴再照前法晒之烏頭取來不可堆厚恐爛壞必要濕地下攤開又不可風吹乾了無汁卽取卽搗為妙其藥制完[illegible]內封固日久下沉有稠者如[illegible]稠樣挑起取用上箭最快箭到身上不滿數步卽斃矣此藥名為晒藥比燻藥更妙或人悞中藥箭用松毛搗調冷水服之或香油服之如不及自溺泥中和泥漿水服之如旁有人用口啣水吸箭傷吐之再啣水吸再吐之不致藥散走封喉之故其藥忌見香油如人一點香油藥卽解無效其性有三飛見血飛見油飛見水飛造藏甚忌

煉造大小銃火藥法

磺用生者佳先搥碎去沙土約每十觔用牛油二斤煮溶磺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磺溶化時方以蔴布作濾巾濾在缸內則油浮搭於上磺質沉於下去油用磺研細聽用

硝用鷄蛋白煉約每十觔用蛋二個硝不潔者多用數枚先將鷄蛋白水攪勻訖次將硝下鍋水高二指復將蛋水傾入大滚數次則鷄蛋白雜硝滓俱浮鍋面以竹笊籬抄起又用細蔴布為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火煮底氷塊然後將鍋舉起放

在地上一日冷了則鹽在下硝在上只取上面硝研細聽用

炭稽骨爲上茄梗次之柳杉又次之大都輕浮之木皆可研細聽用

右三種細細製煉照後方秤準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鑲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後將酸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愼者莫使毫釐砂土灰塵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犯鐵器鐵亦易生火也藥搗萬杵後用木板試放略無渣滓烟氣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始即以粗細夾篩篩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宜用樹下日色曬乾不可用暴日慮日中有火耳曬乾後以內外有釉研罐收之如日久有濕氣再取酸果汁破雨水泉水洒濕搗過如前曬放自然遠到矣

大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　炭一觔

小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二兩（或十六兩二錢或十五兩）　炭一觔

火門藥與小銃藥分兩相同但硝用最上面一層者配以磺炭多搗數時不用篩採炭珠照乾研細即是

又煉硝法柴火煮之木片攪之沫浮水面撈去之清澈可鑑滴而試之成珠可用矣但鍋不宜近火近火恐熱則難凝而傷老亦不宜避火避火則易凝而傷嫩以草莖蘸出即轉身背火滴於指甲之上可也凝法同前

又煉磺法麻油牛油各一觔油既熟乃以磺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磺速化投時勿使纖毫着鍋恐其發火

又大銃藥方（當以此三方爲定）　硝四觔　磺十二兩　炭一觔

搗之膠結成塊用銅木刀切碎篩珠用細灰再搗

又鳥銃藥方　硝七觔　磺十兩　炭一觔

又火門藥方　硝一觔四兩　磺二兩三錢　炭三兩

搗至七日手試藥過不熱

捻藥綫法

先捻就麻綫數百根將薄綿紙割成紙條將麻綫順鋪入內復將信藥入內捻起接續相連可以不斷外用油紙纏之再用毛竹截尺半或二尺用鐵火箸燒烙透竹節上節用刀內刻略大下節用刀外削略小將下節插入上節內接連可數十丈先將接就藥綫穿入毛竹內隨穿隨插與敵火眼藥綫相連引扯山上用兵守之俟賊至數十步內點放雖險而不能援也

愼守要錄卷三終

愼守要錄卷之四

豫計篇

清四野

武經總要曰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棄積草撤屋烟井與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芻茭䅲糧畜收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內徙不逮者焚之

武備志曰四關百姓入城避兵凡關外一切私財除盡數搬入城中外其長木大板扁薄木鐵家伙柴草休留一件一則徒爲賊所燒燬二則賊借之爲攻城具萬分愼之城外有大樹宜伐之近城尤宜防禦竹木行貨多負郭者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也須飭各商將已登岸者依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去五六里外隱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役樂如遠俱入官公用城外各鄉鎭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糶糴律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嚴催搬運入城任民開糴堆積止許城中糶賣不許粒米出城其倉貯搬運難盡者有司嚴督糧長糴買上倉如有不肯領期搬運乘運在鄉致資盜糧者其米入官爲養守城兵夫用仍查大戶有以牛酒雞帑開門延寇俱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梟示○如攻圍日久勢不能支即城內芻種亦當付之烈焰而後爲借一之圖使其野無所掠內無所資欲戰不可欲舊不可不走矣待此于萬不得已之時酌量事機行之又不宜張惶輕動以自取內潰也

料糧食

呂新吾曰州縣倉積須有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遇凶年人不致於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

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飢卽倘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縣倉名預備非專救荒年也

凡富足人家聞有警息將各庄積聚收入城中城困之時但有不足者不分親疎除自已足用外盡數借貸與人急時救命百倍陰騭借衆人之精力萬分保障仍將所借登記簿籍令借人親筆畫押人有良心得命之後能不補還如不補還者官爲加倍追償俾不相負不然卽自已亦不得受用矣

武備志曰守城全賴居民居民全賴兵食須先料民料兵料食凡城中居民及城外避兵之民每人每日計米半升煤炭五觔或柴五觔計日計食須有三月之備不自備誰其顧之惟日求升合城閉絕糧之人我旣賴其守城必須代之備食不然彼先飢餓豈能敵賊

孫傳庭曰嘗倣古社倉之意而復參之已見酌之人情因得一法謂之公督私藏其法令各府州縣將本地殷富之家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分別上中次令各於城內積米有差如家在萬金之上卽派積米千石以次而下或數百石或數十石其平日積粟之家尤不妨多派派定之後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實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之物官不得用一粒故謂之公督私藏遇青黃不接之時許其糶賣一半出陳易新發賣之利亦本主享之但不許任情全糶糶過及見在之數仍赴官報知至秋收或糴買或以種地之所獲仍補完原數每常無事歲以爲常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閉城門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糶民間糴買買戶姓名及糶過米數令糶戶置簿登記明白以備查考恐其隱匿不糶輒稱糶盡官或因兵糧不足方許取用亦照十一加增之銀價如數給銀不許勒短分文如無事之日官取用一粒及有事之日官取用若干不行照數給價該府道申報撫按卽行糾參舉問重究如此則于民無損而于國有裨似無米而炊權宜之術實藏富于民制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實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爲生計始得不然或不明所以張惶倉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自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亦安見無損于民而有裨于國也是惟在各撫按道府及州縣之遵行若何耳

安頓鄉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選令守城止鋪卧房一處其餘公館寺院俱派鄉民棲止大率壯民旣各守城老弱共止數處婦女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設法防奸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宜先將本縣鄉居土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某人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男女老幼幾名口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警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于門外照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卽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爲賊內應

凡城中之人裳服用本州縣關防印記亦防奸一法

禦城外

守城者禦於境外固爲上策仍恐守力不及則當預於

城外週迴四面各札營寨據爲壕塹暗陷馬坑堆欄馬石列拒馬鎗插連機弩暗套馬索立火器臺埋遍地雷木柵鹿角杵行馬鐵蒺藜火屏火櫃火牌火車成遠砲連珠礮氈布圍竹營車釘牌之類都要預先製造禦於城外賊來犯之守器不可遽鬪攻器尤能堵截且前出後應左突右掩我有所依彼無所乘此守之城內不若守之城外者之爲得也

早分垛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託姓名于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詳見協力申令篇）

嚴城門

各門用石嚴砌或用土塡塞以防他虞如我兵尙可出戰恐反阻出入之路止于門扇中當胸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得近矣

備石塊

每垛下要石子五六觔重以至一觔半重者高圍三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觔者五塊如措辦不及卽令避賊人于進城之時各納數塊

備修築

城上每面備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觔水一百甕每十垛用鐵掀二張鍘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備傳警

每五垛備竹木梆一個每城門四角各備大小鼓二面鑼二面快馬數匹以傳警急各敵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遊兵援應各鋪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絕

備灰沙

守城遇有大風則撒灰揚塵石灰傷目而不能遠飛柴灰輕飛而入目無損不若以石灰攙于柴灰或黃沙之中

備井水

城中宜多濬井泉一以備人衆可飲一以火攻猝救又棚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貯大小水缸數口而五垜亦共貯一缸加爲飛火所然隨燃隨撲庶不致取救遠水而成燎原之勢

藏柴薪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稍草柴葦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爲便

護草場

城堡中堆垜草場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拿送究治

備筆硯紙條

每號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守城必用之人

鐵匠　木匠　石匠　（洗水）匠　皮匠　弓匠　箭匠
火藥匠　竹匠　弩匠　油漆匠　（紙紮）匠　窑匠
栽縫　畫工　醫士

守城必用之物

火器　弓箭　弩　（各樣）兵器　柳炭（多）　石灰（多）　煤炭（多）
水缸（多）　硝（多）　磺（多）　柴（多）　草（多）　油（多）　燭　桐油　白蠟
黃蠟　各樣紙　鉛（多）　鐵　鋼　捶帛石　鐵釘

鐵彈　木料　尿屎桶　板　席　蔴　磚（多）　（各樣）藥料
蒺針　鐵杴　荻葦　舊鞋底　钁　釜　盆　鋸
大木杵　石杵　長椎　竹料　牛皮　鹽　觔　梯
繩　石杵臼　鐵杵臼　鋼鏤木杵臼（搗火藥用多備）　布帛
膠漆　毒藥　鐵索　砂土　推鑿　松樺　蒿艾
氈毯　花罐

以上諸物或官備或民備其已具者必簡驗一番何者可因舊何者當修葺如未具何者當特造何者當預備至如秘器奇械必令知法者另幽僻公所密先製造但要任之得人無不精妙備具

守城緩急應用之物倘有缺乏或無處置買凡城中大家小戶果有收藏爭先送出父母官即記一簿各家據物各記一號事寧之日除義施外照其原數或領價或還物必不相負若慳吝不與致悞大事賊一入城汝父母身家妻子尚不知屬之何人況財物乎

管仲之言入無敵以財爲首守城之計非一端安能無米而炊乎勸募苦富厚斂苦貧與其苦貧也寧苦富然沿門托鉢非計也良有司能實心任事則積粟贖鐵用之不盡第難爲樸滿輩道耳

慎守要錄卷四終

慎守要錄卷之五

協力篇

主守事權

守土官爲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爲門面四角一人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宦舉監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爲之處斷一面之事練成民壯二十名督率城衆教演守法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寬緩柔懦避事徇情之人決不可用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于一面之失一城萬人之命付于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分派信地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人監生等及衞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舖分班輪管晝夜巡視分定信地庶事有責成

責人任事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必于未事之先搜賢才募智勇核忠勤及夫巧思奇技之士靡不羅致麾下隨才任用又當用謀諳度虛心獨斷使賢才者不失其賢才心計者不失其心計膂力者不失其膂力鼇鋒鞏力無不畢舉于是守法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且下至游擾俠徒鷄鳴狗盜及罪犯竄民之輩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當以顯其才効其用此用人爲守城第一義也

有事之際最貴和衷攘難之期尤要實念一切在城文武職官俱當忘爾我化町畦一應事機必同心商確不得營私任氣矜有異同又勿得以徇情故而姑示優容勿以勢要地面故承結納必或如殿上虎或如一家事

乃可堅守力禦否則畧有私念畧襲虛文兵事難容一誤縱不為國家計民人廬而吾之身家名節關係亦何如耶

守城要擇人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為長昏愚者不為長暴橫者不為長執拘者不為長奸私者不為長志不奮發力不強健者不為長

編派丁壯

守城必派垜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有大廈千間而貧家一室懸磬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但富者固有貲財而貧者亦有性命事到忙時不獨富者有利害也是在守士者酌量時勢情理而編派之務令貧富帖然各盡其道而已

一賣菜取水傭工貧棍朝來暮去之人免編

一六十以上無兒老夫婦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寡婦十五以下幼子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士大夫及武弁隨主將巡城提調本身免編

一瞽目殘疾勞癖之人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僞疾者不准

一一人兩處有房者住處編本身閑房編賃戶若本身住房已編別處另賃一間半間開鋪者免其重編

一每垜口須用兩人或三人輪流喫飯宿歇解手搬運若只一人豈能站一日一夜不勞倦乎賊乘勞倦而攻之豈有精力鬭敵哉

一編夫守城要近各人住處不得遠過里半二里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支重究

一城上自東面向南天字一號起每五垜為一號地字以下俱同其號寫于垜口內大如升口止寫天一兩字以便傳令

重兵鎮守

城池地寬平可容萬施守此面者人須倍于三兩又多列強弩硬弓火器而委任擇有膽智之人以統率之或正官坐鎮此面不然此處一失三面雖堅無救於敗矣

分派游兵

賊攻城固設有守垜兵夫然此輩係是百姓未必能諳武藝必須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膽畧善于火器弓箭者分游兵四支派守四面幫助守垜人失以壯其聲勢或射箭或放礮必使賊不能攻方好

添設援兵

一守四兩城垜既有民夫又有遊兵幫守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衆多久攻兵力不能支則設援兵二支一支屯于城之東北隅一支屯于城之西南隅遇有緊急之時各照信地急為應援以保萬全或城中有奸編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添設外柜

守者非特守於城也必搜境內山川形勢何處可扼要而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而令偏師犄角何處可埋伏兵而挫其先鋒何處可掩遊兵而絕其糧道又聯絡聲勢各為應援如犄然在山則遏之于遠勝于守之于近矣

總派軍馬

分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量其多寡城外營若干屯隘處若干牛馬墻若干守城垜若干各門臺若干各巡視若干各游兵若干放火兵若干中軍兵若干其餘多剩皆統于中軍以聽調用

體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病撫傷即至食餐飭飲糞汁民無離心

兵畧

俞大猷曰教兵之法練膽為先練膽之法習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

又曰陣隊之法即一人所習之法也一人之鬬有五體焉身為中二手二足為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于五萬五十萬人之鬬俱同一法也

又曰若使之習藝而得精兵以為用雖以一兵之養養一兵亦可也蓋習藝之兵非酒肉不飽衣鞋之類亦易弊壞我能以二兵之養養之及其藝成之後則精兵一人可當百人之用

慎守要錄卷五終

慎守要錄之六

申令篇上

中軍號令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或就樓鋪或立廠房主守居之設立中軍旗號用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圍竿長五丈預備黃紙雙燈一盞單燈分青紅白黑紙各一盞若黑紙難明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礮百枚巨鐘一口碗口礮四口用止三口多一口者以備不響也手銃亦四口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礮吹鼓手八名平時無警之日天明放礮三聲吹打一通催守城人下城天晚放礮三聲吹打一通催守城人上城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有警則放礮三口日間搖動黃旗如東方警則加青小旗東南隅則加半青紅小旗連撞鐘催兵放礮止之夜間放礮三口又起雙燈如東方警則加青單燈東南隅則半青紅燈連撞鐘催兵放礮落燈止之游兵戰隊各認方色策應而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策應而東方則坐援南方南方則坐援西方西方則坐援北方北方則坐援東方如南方有警例當東方援而北方無事西方又當援南方矣各方以類推之

協守號令

四面城樓四角樓亦各豎本方旗號以六丈布爲率而游兵將領雉城長各認本方色旗其旗大小以官爲差如本方有警晝則搖動本方旗夜則又起本方色單燈擊鼓催兵夜或再加流星無事則鑼聲止之本城雉有

警則搖動本城雉旗夜用小東燈城門及四隅油燭火藥選軍火種等項俱照中軍○主守須假協守以權乃可服眾

城外號令

營有結之城外者亦當照依四方旗色掌號流星而城上本方代爲傳號援應無事之時不許亂舉響器旗號城中禁高竿之物並樂器小礮概不許作

分垛定方

守垛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垛用灰粉白內書垛夫姓名各認定防守更番迭換以體養息力如頭班一晝一夜次日即換二班再須即換三班務置簿有定限彼此不得推諉五垛爲一伍立一伍長二十五垛有城長百垛有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旗伍長填五垛夫姓名在內城長書伍垛長姓名雉長填四城長姓名各有統領各有分責庶可齊一亦可查核○若人數多城長雉長常在垛數之外

編寫字號

東面自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城長寫東城一及東城二字號雉長旗寫東雉一東雉二字號餘可類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長白日止豎旗號各長輪守之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分派守具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口現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即令慣使官兵領之安置就近鋪廠其餘守具俱置城樓以候不時之用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裝放火器人帶火藥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弩

又堅固防禦若庵中封識不足借附近居民空房亦可垛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爲得力

派守敵臺

敵臺擊賊易于爲力每臺各置大礮鳥銃火箭選擇勇力者守之若敵臺大礮得法守城工夫已完大半

守垛條件（八條）

一垛夫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垛各置一石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既高則可以俯瞰五垛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臥倘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並時轉換應換之人每伍置一木牌註定某人某更不得推諉失悞

一每垛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鋪充之不必另立每五垛掛一口燈一盞藏在鋪內垛夫每五垛共懸一燈或燭蠟難繼則收用松柴然火必用鐵毬盛之須用竿六七尺長繩繫挑出城外下離地七八尺庶有無奸細可以洞見如用燈則當上以瓦蓋下繫鐵石以防風擺

一垛夫該值者晝夜俱要注定限亦不得滅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彈所傷夜間所睡之人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礮響懸起雙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拒候中軍落燈止號方許就睡該值者照舊執更每日夜便溺俱拋城下

一上城處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垛夫私下及閑雜人潛上一防攪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放飯換班關出至晚中軍放礮則封鎖不開如警急則茶飯挈

送城上止于換班放出

一城上每段立一典擧置小旗數面凡遇有需用物件寫字貼旗上擧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簡備用雜物各爲部分謹祠擧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雜役軍人量爲多寡專司負挈所需物件

一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厰加小火爐以禦寒冷皆官爲設處

一城脚下每段繫犬一隻以防夜警撥分管人經管犬食

巡邏巡官

各垜兵勤惰不一須常稽査但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垜者不能睡卧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爲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二字每更兵二名輪班絡繹巡視各止挑燈執旗往來垜口不許叫喝打梆搖鈴若有垜夫熟睡不行瞭望並垜口燈火斷滅者隨擊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責法

設巡邏役猶恐疎虞每門另選武職官二員各與馬匹置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二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爲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查巡邏十人若見各垜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掣其更旗巡邏次早並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守垜之人

遊兵協助

各門另設游兵若干人俟有警協力策應禦敵一門有警各門堅閉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尤禁垜兵驚擾離次至于疾風猛雨半夜黎明人易懈弛賊每乘間尤宜申飭

謹愼火藥

各門各臺火藥俱專派人司之如不如法細打及不謹愼失事者軍法從事

立監軍官

監軍官置紀功紀罪簿各一本某人有功係是何功某人有罪係是何罪登記明白以憑賞罰毋得徇情取咎

專主賞格

月餉賞格有專主者必擇廉謹者司焉更令心計員役時爲稽訪如有刻倒即從上刑本軍亦許自首但有揑情罔上者一體治之

預期演習

城上人夫認號既畢限于每日飯後已時照以前號令即一連教演三日已集未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

以上爲第一段

設伏探

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五人每人各一更俱于每日午時各領起火繩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黃旗一面雨具一副各照派過信地方可出城伏探每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二每路每方加撥五名器具同前如遇賊至即放手銃三個起火三枝搖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撥應城內人兵又聽中軍號令上城守禦如有人出伏違期及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繩藥線濕落不堪雨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而輒回家或偷藏人家屋

厰園林之內者逓以軍法綑打一百割耳如有悞事軍法示衆再外設偵探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優以重賞如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預爲守具如何詐謀我便可將計做事此尤喫緊一着也

設馬舖

每舖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有事警急烟塵人境即弃馳報

設烟墩

每縣境外必築有高墩瞭哨關警必愈爲嚴謹其墩或隔三里或隔四五里每墩以五人居之紅旗五竿火器木石鈎刀鎗弩備具上多積狼糞火種凡賊來放烟晝黑夜紅連絡不散如見賊結隊將犯者放一銃起紅旗一竿賊遠十里連放二銃起紅旗二竿賊逼墩五里連放三銃起紅旗三竿賊近墩放四銃起紅旗四竿或定爲口訣賊來某路放砲幾紅旗幾或擧旗何色夜則易燈籠流星亦照數各爲信驗賊若攻墩則發矢石火礮館鈎等器禦之其餉米等物皆預以一月如哨瞭人有違玩失誤者以軍法從事

走報軍法（五條墩軍宜熟背）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悞放火舉旗遇賊流至隣墩之下鄰墩放火舉旗而本墩後接者墩軍以軍法示衆

一墩軍於賊情緊急時及聞警報務要盡數在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住近墩下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綑打一百割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連坐綑打不准以取水米調用餘月准以一名專運薪水每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每半月一更赴墩

一近賊本墩放火卓旗而鄰墩接應失誤者將該墩軍法示衆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大缺一件者該墩軍綑打一百割耳仍罰月糧備辦該管官連坐綑打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雖不大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綑打四十扣月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軍法

查點法式（八條）

一每月定若干次差人于本處起四面分撥人員點查如有不到者即便綁解治罪

一凡差人員點墩敢有索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律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逐一親到墩查勘乃於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綑打沿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火種之處火種有無次看火器收拾藥線可否次看大小銃裝收何如旗有無損壞次看旗桿豎置何如拖繩車試是否堅壯次看草屋三架草柴有無雨濕短少用過有無補足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柴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臥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試銃試旗卓旗而不放銃放銃而不卓旗皆不接應知是演習也

一初立墩其號令必須照依報警習學演于十日前通行鄰近軍民之家及報令於上司知會使鄉野城市近墩遠墩之人悉知其由方可舉行習演否則恐驚地方耳目以後不信矣

一遇驚之後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即要補

完違者以缺少法治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梆鑼不許擅卓旗舉燈放銃砲等項以疑鄰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法重治

添設飛報

每門置飛報四人健卒善走者爲之或城寬可走馬則各置馬二匹每伏路警報一到除本門設備迎敵外即左右分報遞報各門知會預備此因城中並等不便而設也

以上爲第二段

防奸細（十條）

城中奸細萬分當防凡面生之人或一年半年粧爲客人僧道或充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柴販糞修脚鎚頭在於城中蹤探道路採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件爲心腹買囑在官人役爲耳目甚者包攬是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至圍城之時此人或舉火內應或領配城鑰開門或傷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須先謹防臨時收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概混留者查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同打死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爲之應多在夜間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處放火或放礮爲號即有十餘人雜於我軍偷至城上砍傷守垛軍士吶喊稱言城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驚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以延衆賊而入此千古覆轍也如遇有此等之人但嚴戒軍士守城者守城妄動即斬守門者守門妄動即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投首矣我軍不潰賊萬萬不

能奈城何也

凡欲守城必預先編定保甲十家爲牌又各人給一腰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者出入城門一概放行其行旅客商僑寓避難盤得言不支離而不生異亦令入城又或處賊有拘執吾民家屬令其裏應外合者必須仔細搜檢身上物件有疑拘住即如放民採樵出軍回城亦爲查考城中最慮潛伏須于各街巷口設置柵欄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即官府夜行亦須訊察以防奸細

城上四面各有巡官而在城中亦必設立專管巡邏城中以稽地盜乘機竊發如守柵巡夜之夫違玩者重究城中分爲各坊坊各立坊長一人大坊立坊長二人每巷立巷長一人視巷之大小又派分管五七人或三四人每日一查報坊長某巷清查訖每兩日各坊長報中軍某坊清查訖如拏獲真奸細一名有賞格犒之坊長另議公舉旌獎如知情隱眛有連坐之法公舉到官以憑處分又設稽察之法各巷長查分管每門查過否各坊長查巷長盡心否各坊長率人又互查別坊之長盡心否以上三項不必處處問但無心採訪之如分管不用心罰銀五分巷長不用心罰銀一錢坊長不用心罰銀五錢充公餉又每坊細編各巷號數如左某巷幾門其有廟有寺有空閒房屋寄洞等項俱要備細開明後書巷長某人各坊坊長處各存一張以便稽察若每坊細畫一圖更妙前街舖面店房以三十家爲率立舖長一人以當巷長分管四五人副之

坊第　號　巷

牆自　起　止共　門

墻自　　走　　止共　　門

寺　　廟　　在內

巷長

城中失火專立救火軍一枝量城寬狹爲數分布聽候中軍擊鼓即急趨救滅城中居民不許亂走混救其在守城垜夫巡官將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而街巷之中又當預令每家各貯一水缸備火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備實徑導請主將內外軍民不得輒相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將凡有睥睨氣術數人悉收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又禁論說怪異以惑衆人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言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拏解主將究問

城門選派壯丁數十人以防奸細開門發城門內層向外者晚用外鎖

凡詰奸須立木柵在壕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而待之遇警則閉令人聞警輒將城門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詰奸又在城門之內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孰從詰且辨之又每敵臺左右各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避難者吊人之法婦女隨即吊上若係男子須審其聲音貫址方許吊入又倘賊急人衆宜暫縣牛馬墻內陸續放進

嚴禁奸盜

壯下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姦爲盜但有拿獲者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設法賑借存恤

以上爲第三段

對敵號令（七件守城之人俱面對背）

遇有伏路警報城上中軍晝則放礮三箇卓起大旗夜則放礮三箇卓燈二盞各軍民照派信地垜口各執原給器械垜長城長雉長監旗懸燈俱向外立定賊如遠來則大礮佛狼機近則銃弩再近打石子灰罐石塊檑木鐵汁糞汁之類如有老少搪塞抗違不到諸般違令本犯以軍法從事垜長割耳同操細打

緊要七款開列於後

齊心

一守城要心齊城上四面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以性命爲急均有死亡之懼各爲自家身家守非爲他人效命也凡在城中城上之人先要誓諸天神齊心一體勿懷奸心我飽而人飢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見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違者各長審實送中軍處綑打一百至於一垜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者躲避不前一伍之人俱斬首示衆

壯膽

一守城要膽壯賊之膽須與我一般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彼以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得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打下有十倍之易人只見賊扒城便是膽戰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奮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個個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鬬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一人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定氣

一守城要定氣凡五十步之外賊吶喊衝搪或用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勿動離城數十步者敵臺方發箭石快鎗（用大炮遠轟爲是）守垜勿動賊到一二十步之內者垜口擂石打快鎗負門頂卓攻城者大銃擊之或下大石架車托城者投柴於車之兩傍火箭焚之賊至城下勢必仰面用撒灰三人搭鉤竿者用仰月鏟斷其皮條一人搭鉤竿者仰月鏟斜推之猛推即倒仍用大斧碎其鉤頭搭雲梯者四五人魚貫齊上用仰月鏟四五人使桂着力上城則外推而梯反傅城側斜推而梯傾仍用三刺鎗極力刺賊面賊心賊腹務必一處中傷賊手爬垜口時揮斧截其十指賊刀先犢垜口者大棒旁擊其刀或以雞捕鎗搭賊使上而殺之即使賊頭入垜口見盔用斧頭碎其腦見項用斧刃斬其頭跳入垜口內者手足俱不得定一伍人夫亂剁砍之切忌數十步之外妄發矢石火藥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是慌忙亂放鎗礮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禦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然殺賊之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垜口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有失守悮事切戒切戒違者定以軍法重處

定脚

一守城要脚定每垜各有信地見班守垜東西南北不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鬧撒得人護東門則西面必鬆他部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人備守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城上之人分定人數各照粉壁日夜防守不許越過一垛面目向外邊看城下賊如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游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傳語城中但許歇班離垛巡視城上惟許垛長往來其見班若過他人一垛割右耳示衆

目專

一守城要目專守垛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鎗發箭則端相賊之頭頸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毫髮之間生死所係凡垛長城長雖長巡視困倦者輪流歇息但有視班打盹亂瞧者穿耳示衆

聲靜

一守城要聲靜城上喧嘩則號令不聞心志不一警戒不離目力不專此最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至於夜間尤要安靜無聲以聽賊之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應一聲餘時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以掩我之形聲探我之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止豎旗號不許一人喧嘩且城上不嘩城外有警亦可傳報以便策應即如巡城守垛與賊攻打甚至被傷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垛關語者割左耳示衆

志堅

一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滚下城來賊遂登城原來曹成用了個烓營計一人訛言萬人驚

走以後守城丁牢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只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即斬首懸頭高竿示衆

游兵策應二條

一游兵聽四面號聲策應如南面東南隅以鍾三聲爲號西面西南隅則以鐘四聲爲號北面西北隅則以鐘五聲爲號東面東北隅則以鐘急撞數十聲稍歇又撞數十聲爲號須用預期曉諭然賊有實欲攻西而故急東以疑吾兵力者此不可不知〇恐鐘聲與中軍相混或傳八色小手旗亦可

一賊用攻車雲梯上城垛夫雖禦遊兵齊力用大力守禦禦之〇還當于敵臺禦之爲妙

遊兵捉逃

守垛夫下城逃走游兵拿獲立斬使人知守不必死退不必生不畏敵而畏我

敵臺擊賊

賊至城根扒城空城守垛之人只用礌石灰瓶之類箭不得加全憑敵臺兩下交打若敵臺無大礮者只可五十步一座如太稀須用有力量挽強弓發硬弩者守之否則遠不相及矣

傳報賊訪

一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回巡邏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令別面隄防暗算

專擊賊首

一賊來必有賊首指揮用火器選鋒手十人攢打一人斷乎必中打死一賊首餘賊自然退去照斬首級功加倍厚賞

紀錄功罪

一戰時監軍官執旗督戰不力者記之戰而有功或殺賊或敗賊鳴角一聲給與賞票以作士氣

隄防早夜

凡敵夜襲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悉衆攻我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故夜巡須嚴次早亦須換班人各到垛口方許散班

分別男女

一用婦人披掛挪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若非萬不得已亦不許編婦人

設立飯廠

一方戰時衆不暇食官爲備食犒之或立飯廠每三十人立一廠令老弱閒丁供爨每廠六人官給食米器具早晚一粥午一飯

申明法度

預委各官及分派巡邏雉長城長垛長垛夫游兵飛報柵夫巷長各色人等俱照派定執事用心幹辦依令施行各有重賞如有器具不備不遵號令者輕則綑打重則軍法處治

賞格十一條

一掌印官守城有法能却賊保境者特疏題荐同守城官無論現任或鄉官一體疏荐

一城內正奇游兵整辦鎮靜者領兵官紀錄

一各官臨敵身先督率攻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

一管理火器官火藥火器藥線件件預備如法臨敵不致缺用者賞銀若干兩

一號令官舉砲升旗及鑼鼓鐘聲不錯亂者賞銀若干

兩

一監軍官查核功罪分明無漏功冒功等項情弊賞銀若干兩

一雉長城長伍長督戰不違悞者賞銀若干兩

一兵丁奮力射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打中賊首者賞銀若干兩

一賊上城守垜人能獨殺一賊者賞銀若干兩左右應援者各分給若干

一正奇游兵應援攻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

一巡官巡邏伏探守門柵夫巷長八等盡心職掌者賞銀若干兩

罰格二十二條

器具不備兵器不堪火器不如法及軍丁喧嘩不整者各牢管分别細打記簿致有失事者斬

一正奇游兵不整辦鎮定者領兵官細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舉砲升旗及鑼鼓梆聲遲速不時者細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監軍官查核功罪不明致有冒功爭功搶功者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敵臨城雉長城長伍長不督率丁夫或身先退縮者斬

一垜丁專守本垜左急援左右急援右退避者斬

一垜兵器械不備不守本垜離次亂行臨敵回頭驚慌錯亂俱細打一百

一一伍内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垜長各打二十本犯割耳同垜連坐

一遇賊攻打城池之時而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垜長割耳同垜細打

一旗廠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件不完者本犯細打連坐同垜五垜以上本垛長細打二十十垜以上本雉長細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照前連坐者俱割耳

一各舖内遇守城時或致火種斷滅俱罪該管官

一見賊人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垜本管連坐

一巡邏人私放兵夫無論縱放暗放與逃兵同斬

一哨馬哨探不明馳報後時者斬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臺墩墩號令遲悞者經管官重治因而失事者軍法示衆

一揑造謠言搖惑衆心者斬

一奸暴亂羣損人利己者斬

一乘機竊刼姦污婦女者斬

一不遵將令私議軍法者斬

一窩藏奸細泄漏軍機者斬

一兒軍犯上率衆鼓噪者斬

明法一志（四條）

守者不足攻者有餘非信賞必罰人心整肅何以禦敵故必須預頒條令凡有微功薄罪者立時舉行無論貴賤銀怨從公一體處之

強寇臨境人情搖惑非稟令畫一何以遵守故自大將出號以後偏裨以下俱不得各異指揮

守城條約千思萬想既已立定三令五申便要通行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執一本如某項人某款要緊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熟背即不熟須解說明白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管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犯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

萬一城陷賊不過搶掠財物殺害家口城上之人不動亦可以避兵甚者賊將陷城家口俱登城上亦可以免死蓋賊以得財物爲第一殺人爲第二待其搶足出城行李須累我或出城而襲擊之縱不能襲彼既得財何苦攻我何暇攻我故城上薪水米糧須有十日之備可救城上之命蓋城中巷戰何自有兵果無兵而謂城上之人須中軍放大礮九聲方許下勁兵一卒不然不可下也故三令者是謂死將不遵令者是謂死軍不可不謹也尤要者賞欲信罰欲必行欲速不恕身不避勢不然令亦不行矣

以上爲第四段

前輩城守五有長短且先後次第未能愜心況申令俾衆不二聽可紛然淆亂乎一一釐之自須期演習以上爲第一段明職掌也添設飛報以上爲第二段重整暇也嚴禁奸盜以上爲第三段防内變也對敵號令以上爲第四段嚴紀律也而信賞必罰尤體解之斧斤乎

慎守要錄卷六終

慎守要錄卷之七

申令篇中（選練條格）

選士

凡選士以勇力捷技四者取之勇不可以度量而得舒徐察之臨事試之其畧可見者色壯而悍氣猛而沉目靜而朗此勇之端也力捷技皆試以權衡度量填入冊籍加以籍貫年貌瘢記營部隊伍倣古尺籍伍符自隊哨以上至主將皆有此籍可查可對籍不可易人不可代藝有進退隨時改定人有去留隨時更易

一力之凡有三曰舉曰挽曰蹶舉者提舉行動爲獲百鈞之類是也挽者挽強顏高弓六鈞之類是也蹶者蹶弩岳武穆蹶弩九十石之類是也

一捷之凡有三曰超曰走曰獲超有躍超有跳越走者疾行獲者接取慶忌手接飛鳥之類是也

一現有技藝者就行試驗分別等第技之凡有五曰遠曰長曰短曰奇曰騎遠者弓矢弩銃長者長鎗短者短槍棍棒鐵鐮刀劍之類凡藝俱要實法實步一面擊刺不用轉身倒頭花舞打滾奇者標鎗飛箭之類騎能左右蹁馬馳騁合法強弓命中兼熟鎗刀者爲及等弄閒買暇兩鐙藏身銃箭武藝精熟命中者爲上等入面升降衣袂無聲盤控周旋無須鞭策射打擊刺百不失一者爲超等

一籍貫須備細開寫係官舍軍者書衛所及本管千百戶長姓名係民匠等籍者書都鄙及里長姓名

一年貌備細開列務要分寸不差以防頂代量度俱用營造尺即今工匠所用每一尺當官尺八寸

一疤記開明幾處或青紅黑痣或瘡癬刀箭瘢痕火疤

練藝

凡練士先練一人始一人有五體即伍法也護首手必應舉手足必隨即常山蛇勢也攻守形勢奇正虛實備在一身四而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五隊爲哨五哨爲部五部爲營安營布陣變化出沒總是此理一人之技精兵盡在其中矣項羽謂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不知劍法亦不知兵法也故練士之法首技藝

一練器先銃砲次弓矢方今制敵利器第一火器有小有大小者爲鎗最利上自將領下至火兵人人俱要打放精熟此品於技藝中只消二三分功便有七八分用其餘技藝要七八分功只有二三分用都是都要精妙纔彀十分不得十分終不可見敵也學鳥銃要極准要極快其工夫半在製造半在習學腰直柄長照門照星毫末不差則準火門機軏藥囊諸器色色便利則快此在製造也身首足目事事合法則準精熟便捷勢如飄弄則快此在學習也銃須作三節學先習法次用藥次打把不可驟進與學書學射相似若圖驟進終不合法矣比銃于教場射的闊二尺高六尺相去八十步或三發或五發以打中多寡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若窄處演習設土把中心的方一二寸相去三五步亦可大概製度不等皆須試驗堪用演放精熟此須教場中及空濶去處立把比試一隊中須得五六人善于點放者餘人俱演習裝藥諸事弓矢之利全在強勁若弱弓輕箭豈能勝今弓箭手務須弓力七八斗以上方准合式比箭的方一尺相去三十步以射中多寡爲賞罰爲升降獻弓小箭降等論賞

一練長器先長鎗次狼筅步兵利用鎗筅五人之中一筅居前兩槍夾之法兼攻守兩短兵雁之以資救衛此古今不易之法內狼筅只要膽力堅定鈎開疾猛不必比試長槍設的設限進步捉拿抵限劄槍以中的多寡爲賞罰兩槍相併包尖施粉以勝負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

一練短器一刀二棍三鐮四鈀俱長九尺以上刀者長柄鍘刀一名鎗刀棍者俞家棍上施利刃鐮者鈎鐮鈀或用虎叉或用鏜任從其便四藝任習一事但都要俞家棍法方妙故用短器者皆宜先習俞棍也教練諸藝不及盡學全套只須除去花法將練實用擊刺剪鈎壓數法日夜演習務求精妙如神便可制勝比試皆設的設限如法進步抵限擊刺以中的多寡爲賞罰相併者設法護及以勝負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

一練短刀諺曰一寸長一寸強烏枝鳴又言用寡莫如用短可見兵器不論短長用得着時便爲救命立功無上之寶故短刀亦人人該學亦須除去花舞精學架隔擊刺數法其設的比試假刀相併亦同前例

一練拳法世稱拳爲武藝之源蓋用以活動身手貫串足目便習閃賺勞勤肢體都是習慣世俗拳法又處腰力柔軟脚步虛鬆是拳又爲學藝之累也今後學拳者全要認取輕疾堅重四字輕疾是後發先至堅重是遍身力了此四字不止百藝俱精亦是兵法要領

束伍

用衆之法全在分數欲明分數全在束伍今定以五人

爲伍伍有長長有伍旗四伍二十人分之爲前後左右四伍合之爲兩鴛鴦伍另立隊長一人並火兵四人爲中伍共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長有隊旗五隊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後中別立哨總一人雜流四人共一百三十人爲一哨哨總有哨旗不足一百三十人或三隊四隊附餘歸於中軍五哨六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立千總一人雜流十九人共六百七十人爲一部千總有旗鼓不足六百七十人者或二哨三哨四哨附餘歸于中軍五部三千三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立將官一人雜流九十九人共三千四百五十人爲一營營將有鼓旗不足三千四百五十人或二部三部四部附餘歸于中軍五營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人大將統之不足或二營四營附餘歸于中軍

一伍藝營伍中除鳥銃短刀人人習學外其一伍中選壯大老成者一人爲狼筅手選長健便捷者兩人爲長槍手選精悍短小者兩人爲短器手短器者或一刀一鈀或一鐮一棍或刀鈀鐮鈀棍俱要耑力習學不時試驗比併各藝既知就學伍法伍法者合五人爲一人也伍法既知就學隊法隊法者合二十五人爲一人也因此推廣爲哨爲部爲營爲大營其理皆同各將官下雜流應入行陣者俱要各習一藝酌量編集隊伍畧與兵伍同法一隊二十五人中選有力善負耐勞苦者四人爲火兵火兵亦佩短刀學鳥銃所持扁擔一頭加濶口又以備穿掘仍當棍用平時亦須學習

伍號各兵俱有腰牌陽面備書營部哨隊伍姓名年貌籍貫力觔技藝疤記陰面作同伍圖另有牌式火兵牌與兵畧同伍長牌亦與兵畧同隊長牌陽面畧同伍長陰面止書四伍長姓名下書四火兵姓名哨總有腰旗旗書營部哨姓名及五隊長姓名部千總有部旗旗書營部姓名及五哨總姓名將官有腰旗旗上橫書某營下書三軍司令大將有腰旗旗書三軍司令各將官下雜流腰牌畧與兵伍同法茲不具贅

一伍約伍法既定凡行立居止俱照伍圖次序不許錯亂直待號令方許移動五人居止要在一處一隊二十五人亦要相近同伍五人互相保結四伍長亦互相保結情願互相覺察不致爲非脫逃一伍中有爲非者報知隊長稟達將領治罪知而不舉者罪同本伍中覺有脫逃情形報知隊長稟達將領以便防範知而不舉致有一人脫逃者二人監候二人追獲全伍俱逃者隣伍五人監候五人追獲

一伍書古者將百人以上臨陣章教皆執經挾袍經者軍書軍令軍冊也今後自隊長以上各造本營軍兵花名並緊要號令法製彙成小冊隨身攜帶以便逐時查點遇便講習

形名

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形者旌旗名者金鼓旌旗金鼓三軍之耳目節制之師未有不用形名者故古兵法言目隨旌旗耳隨金鼓步隨長槍心隨號令今後將士但見中軍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枝兵收拾聽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不見旗幟不聞金鼓便是主將親口說亦不許動一味只看旗鼓兵看隊長隊長看哨總哨備看千總千總看中軍如擂鼓要進就赴湯蹈火也要進鳴金要退後面有水火也要退衆人共一耳共一目共一心此齊衆若一之法陣無有不堅敵無有不破矣

一服章古今卒今有五色之章或置于首或置于項或于胸或于腹或于腰雖百萬之衆皆逐一分明無有同者此之謂分數明也今以營部哨隊伍別之營章在首部章在項哨章在腰隊章伍章在背營章在首者盛上或插毛羽或加油漆或用包巾俱全者一色如左營用青右營用白也部章在項者盛上護項腦包或各包布絹或色巾後加飄風一片用各色布絹背依方色如左部用青前部用紅也哨章在腰者各用布束腰依其方色如中哨用黃後哨用黑也隊章在背者甲背心加圓布一片徑五寸依其方色如左隊用青前隊用紅也伍章亦在背者就于圓布上寫伍分伍數如左伍長即寫左一兩字右伍第二即寫右二兩字隊長即寫隊長火兵即寫火一火二也如此但點一兵見其首青項黃腰紅背黑又寫右三兩字便知爲左營中部前哨後隊右伍第三人按冊可知其名也

一旗章伍長以上皆有認旗以指揮本營伍長認旗桿長二尺徑四分旗方一尺上面有邊有帶旗用伍色邊用隊色帶用哨色如各營各部之右前隊左伍則青旗紅邊白帶也用繫之背上隊長認旗桿長二尺五寸徑四分旗方一尺二寸三面有邊有帶旗用隊色邊用哨色帶用部色如各營之前部右哨後隊則黑旗白邊紅帶也哨總認旗桿高一丈二尺徑一寸五分槍頭旗方二尺四面有邊有帶旗用哨色邊用

部色帶用營色如左營前部右哨則白旗紅邊青帶也千總認旗桿高一丈五尺徑一寸六分槍頭旗方二尺五寸四面有邊有帶旗用部色邊帶俱用營色如右營前部則紅旗白邊帶也營將認旗桿高一丈六尺徑一寸六分槍頭旗方二尺八寸四面有邊有帶旗用營色邊帶用生色如右營則白旗黃邊黃帶左營則青旗黑邊黑帶也大將認旗桿高一丈八尺徑一寸七分雉尾瓔珞旗方三尺五色備如腰黃旗帶色用紅外擺營旗幟每營該中軍千總巡視藍旗十二面門旗十六面角旗八面五方旗五面飛虎旗四面五方高照旗五面巡警旗一面令旗四面督陣紅旗五面清道旗二面凡旗有點動有起立有偃有摩有伏俱隨主將號令營部哨隊伍各依其令應之

一金鼓凡掌號節（即嗩吶）是聚官旗哨隊長分付軍務到齊鳴金方止凡吹哱囉三聲是要各兵起身再吹一次執器械站立有馬者上馬凡摔鈸聲是要各兵收隊即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收營部哨隊伍凡獨吹喇叭兒掌號第一次要人起收拾行李做飯第二次各兵吃飯第三次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凡吹天鵞聲即長聲喇叭是要各兵吶喊如放銃一個吹一聲摩旗是要轉身但有旗點處各兵同其處轉身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于脚下擺隊伍凡喇叭吹單擺開者是要各隊如法一字擺開凡鼓是進兵古有步鼓趨鼓或一步一鼓或十步一鼓雜于分別今定鼓點相間為步鼓每一鼓行十步又一點行十步純鼓為趨鼓一鼓行一步緊鼓緊行凡擂緊鼓是要趨跑向前交鋒下營後擂鼓是放樵汲掌號收回閉營門擂鼓是更鼓凡交鋒鬪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退還連鳴二聲是要于脚下再轉身向前立定作戰勢凡一切樂聲欲止鳴金一聲即止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凡升帳礮三舉即鳴金火吹打升旗礮一舉即擂鼓鳴金升旗靜營礮發放後三舉肅靜下營吶喊礮一舉吹天鵞一聲開營礮一舉即點旗閉營礮三舉即大吹打閉營門定更礮遇夜擂鼓畢一舉吹天鵞聲變合礮正行間忽舉礮是變號令即止聽新令或劄營時聞礮是欲變陣齊營中軍旗號照行以上金鼓旗章號礮只舉大畧其間用法多端或臨時出令不能盡述也

營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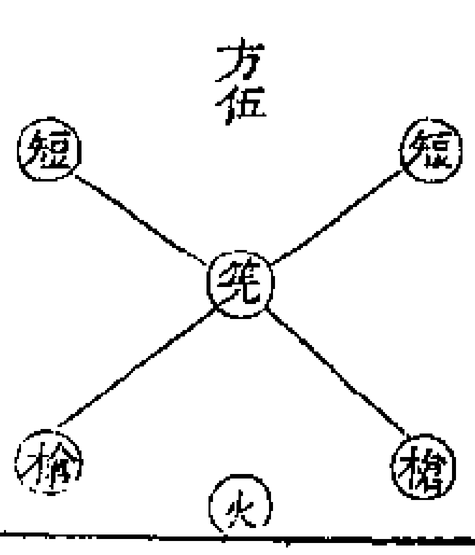
古來陣法相傳甚多大率談兵之家支離繁瑣用兵之家簡易直捷今欲求簡易直捷惟有方圓曲直銳五法也古法曰高平利方方利變四方高利圓圓利守左右高處利曲曲利吞前高後下利直直利爭險後高前下利銳銳利潰考之古人營法戰法不能出此數勢並不如相傳陣法纏繞紛紜者也但一營一部一哨一隊一伍皆有方圓曲直銳之法其練法宜先後一伍始伍合成隊隊合放哨哨合成部部合成營營合成為大軍

一練伍伍長兵器用狼筅伍二伍三用長槍伍四伍五用短器五人皆兼短器遠器皆用鳥銃銃少以弓箭雜之伍一伍二伍三遠器皆隨身伍四伍五用畢付火兵執之以便坐作進退火兵各執本用濶口鐵鏟扁挑未備以悶棍權代之仍裝鳥銃聽用其號令若集營部隊聽大號令若演伍則伍長口呼方圓曲直銳一字二字為號或擊筅一二三四五為號伍長亦可用槍特不得用短器

方伍筅居中一短一槍居左一短一槍居右此為結聚一面衆及齊鋒長短相救之勢縱橫相去連身六尺斜相去連身四尺二寸

每○為一人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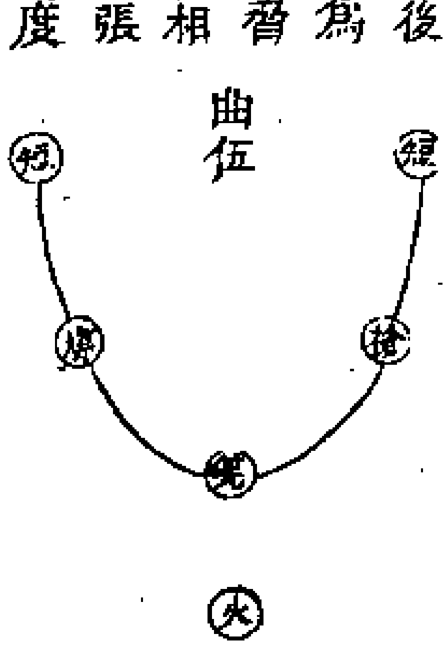
方伍



圓伍五人不能為圓為圓與方伍同故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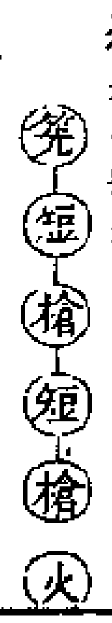
曲伍筅退居後二翼稍張此為兩頭圜繞吞脅翼擊之勢斜相去連身六尺張翕以相稱為度

曲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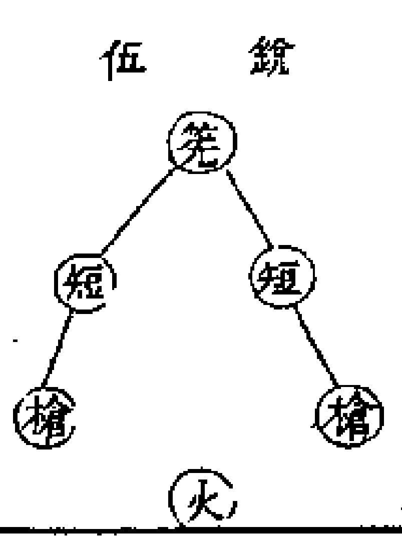
直伍筅進居前一短一槍相間魚貫而立此為鴈行直進爭利出險之勢前後相去連身六尺

直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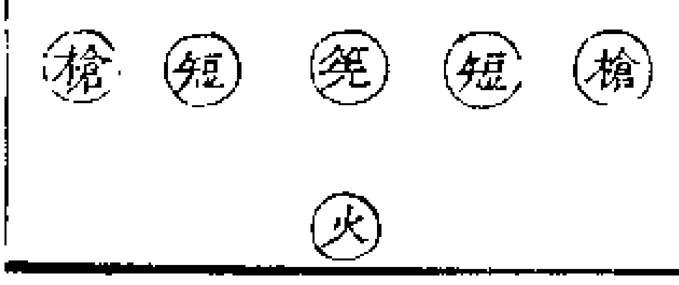
銳伍筅進居前一短稍後二槍又稍後正與曲伍相反此為直進無前衝敵潰堅之勢斜相去連身六尺張翕以相稱為度

銳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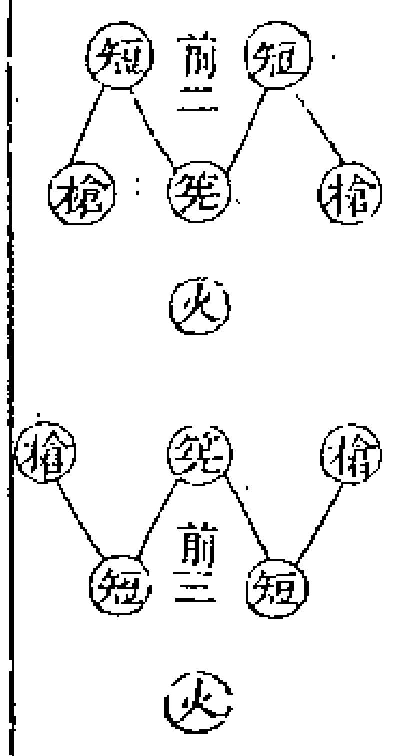
一字平伍直伍之變也筅退居中槍分左右二短居槍筅之間列成一字此爲人人前戰用寡齊力之勢橫相去進身四尺

一字平伍



二字平伍亦直伍之變也二短進前槍筅居後列成二字再間進二短站定槍筅進前如是迭進間退二短站定槍筅退後如是迭退此爲抽疊進退更迭治力之勢橫相去進身四尺

二字平伍



若以結營部集哨隊伍用方直平三伍其曲銳二伍獨五人可用之集陣不用也然兵法起于伍伍起于一人之身小大一理故當心知其意

若以二伍三伍皆依前法變通之如以二直伍齊出即鴛鴦陣也以二三方伍並列而出亦一字陣也以二三平伍更番迭出即二字三字陣也其餘法皆可視人視地隨便配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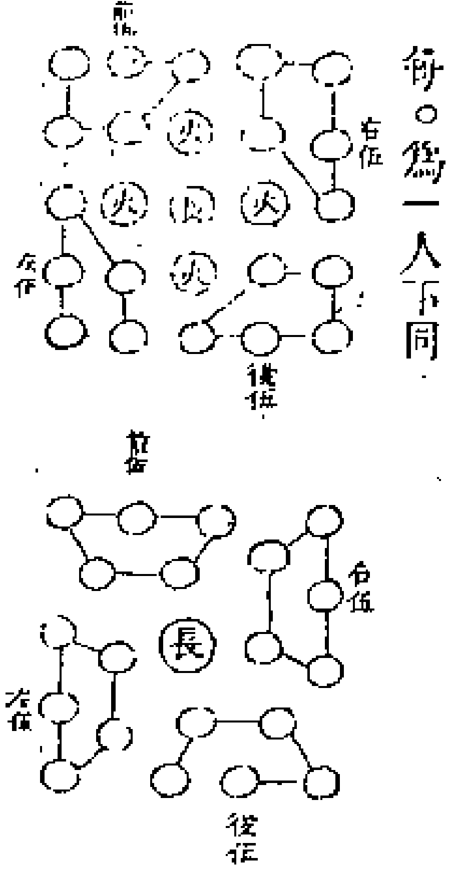
「練隊法四伍並火兵二十四人又立隊長一人共五伍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長背隊旗隊長爲木隊中軍火兵其雜流也亦或居四伍之前或居四伍之後或居前二伍之間若集營部聽大號令若獨隊隊長以小竹木梆爲號

四伍中前伍之長可兼轄左伍右伍之長可兼轄後伍爲集鴛鴦伍當聽之

方隊者四伍各依本方結爲方形又皆向外隊長居中隨敵四應常山蛇勢也可以守可以變一面應敵可以前後抽叠若帶火兵如上圖縱橫相去進身五尺不帶火兵如下圖相去進身六尺號聲用四是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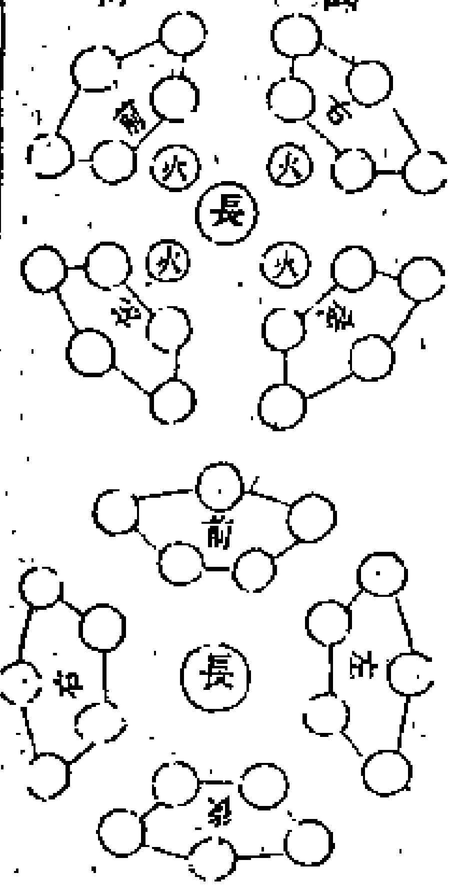
每○爲一人下同

方隊



圓隊者四伍各依本方結爲圓形又皆向外隊長居中火兵彌縫其闕內外層更迭擊刺隨敵四應無門角首尾混混沌沌形圓不可敗也最利守可以變受敵圍度其瑕處可忽作銳陣潰之如上圖外層相去各進身六尺每層相去各四尺如下圓中層相去各四尺號聲用五爲土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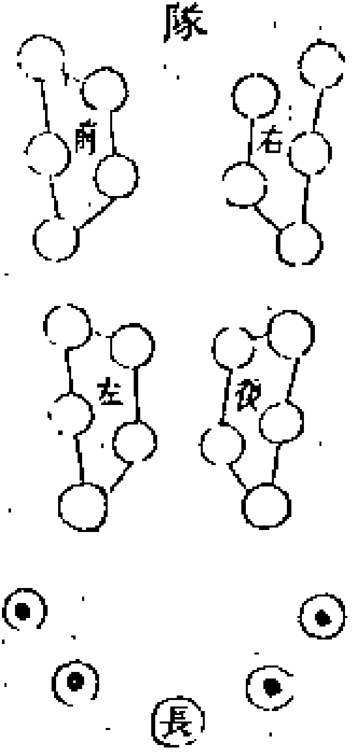
圓隊



曲隊者四伍分爲二首前張後合邀敵而翼擊之可以更迭出入本層相距各六尺前後層相距各五尺號聲用一爲水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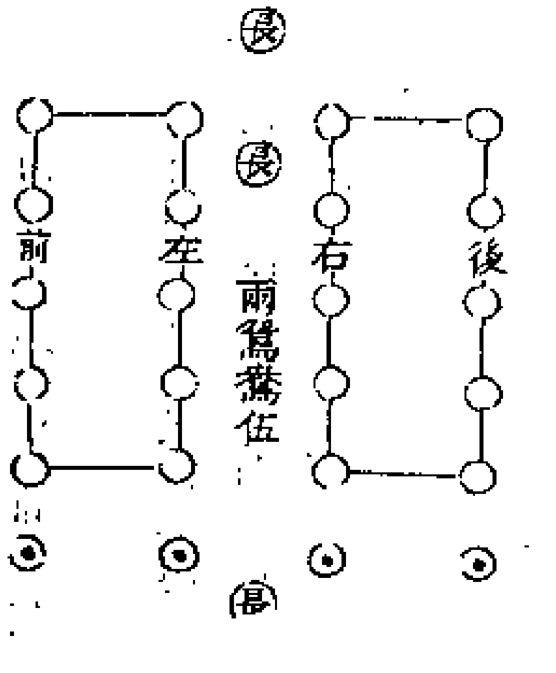
每○爲一兵每⊙爲一火兵下同

曲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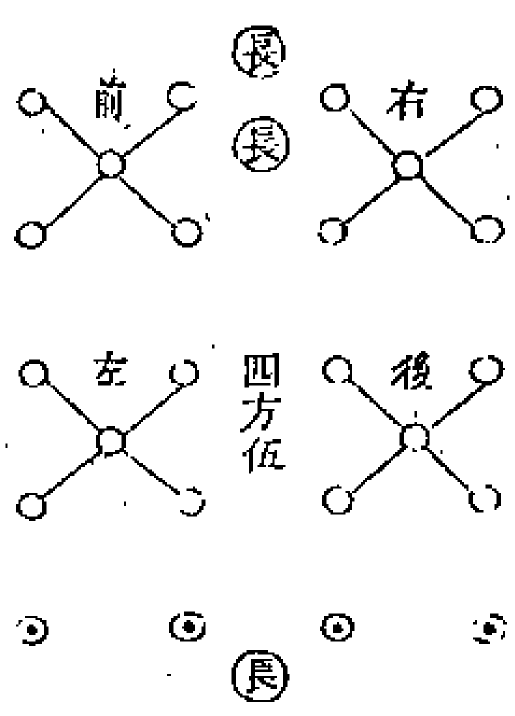


直隊者或以直伍或以方伍隊長可前可中可後皆四伍平列一面向前更迭攻戰用以爭利爭險亦可抽疊進退若行路或一行二行以上隨地廣狹爲變縱橫相去皆五尺號聲用三爲木數○隊長統領行動當居前監制調度當居後臨敵接及當居前二伍之中惟銳隊銳哨當前以斬鋒潰敵

直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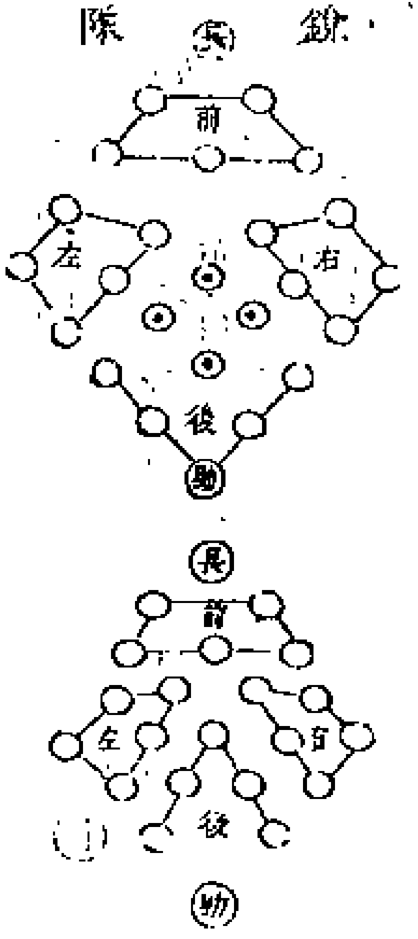


直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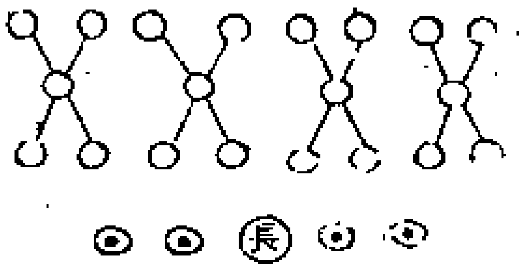
銳隊者隊長居前四伍前翕中張後翕人人齊力用以衝堅突圍縱橫相去各四尺號聲用二爲火數

銳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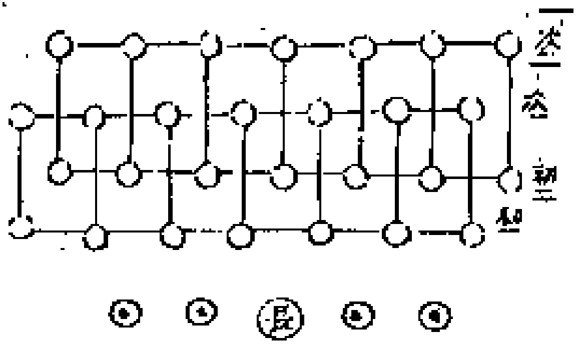
字隊者四方伍平列一面齊鋒敵小則用之若用平伍力勢太薄號聲用連二又一

方伍一字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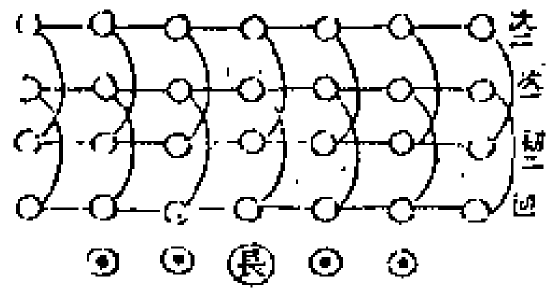


二字隊者或以平伍或以方伍皆抽叠出之前後相間爲抽相直爲叠或用叠或用抽或兼用之更休迭戰所以爲無窮也自此以上爲三字四字無所不可號聲用連二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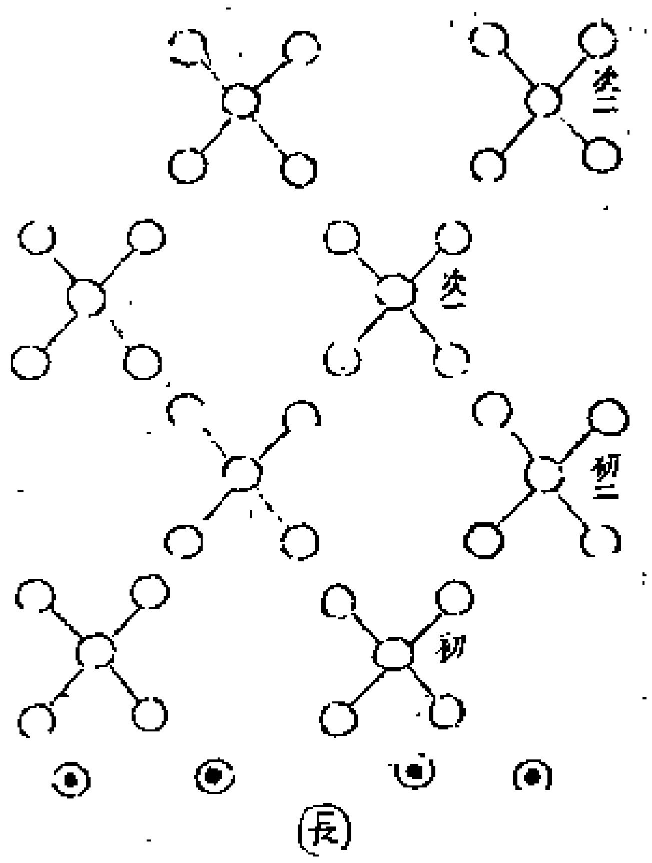
二字隊平伍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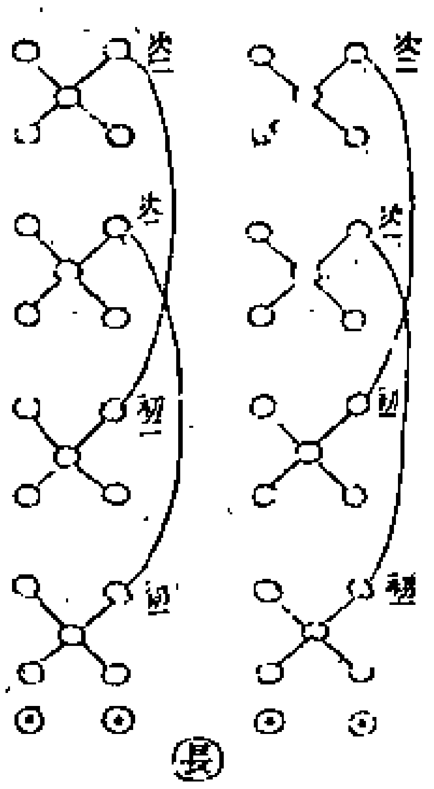
二字隊平伍叠法



二字隊方伍抽法



二字隊方伍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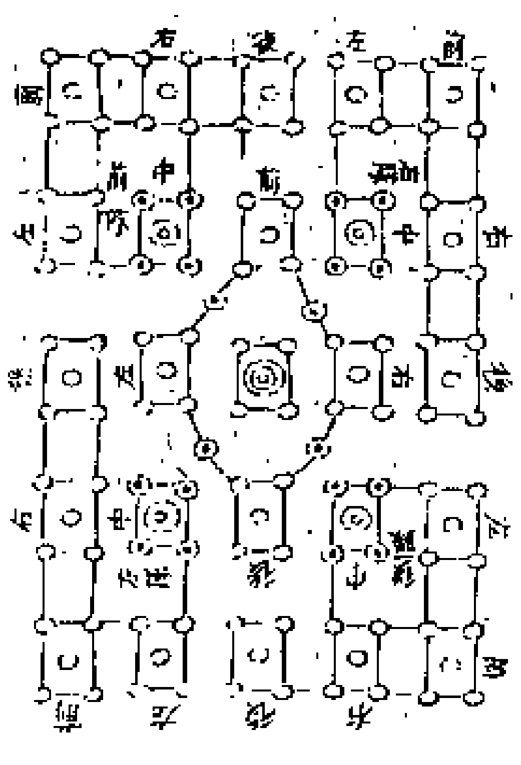
若以直隊抽叠非爲獨伍不可一隊止于四伍勢薄難用

一隷哨五隊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後中別立哨總一人雜流四人共二十六伍一百三十人爲一哨哨總三中哨爲中軍或不立中隊長則哨總自領之哨總不足一百三十人或二隊三隊四隊附餘歸于中軍哨總號令用哨笛小鼓小金若集營部聽大號令

方哨說見方隊下圖以方伍集之或用爲叠直伍或用一字平伍皆可哨總吹笛一聲摩旗是變隊須聽鼓四聲當爲方哨也依圖列之若縱橫相去五尺每面方五十尺占地二千五百五十尺是爲六十二步二分步之一得地二分六釐零四絲六分絲之一

每○爲一人⊙爲一火兵◎爲一隊長◉爲一哨總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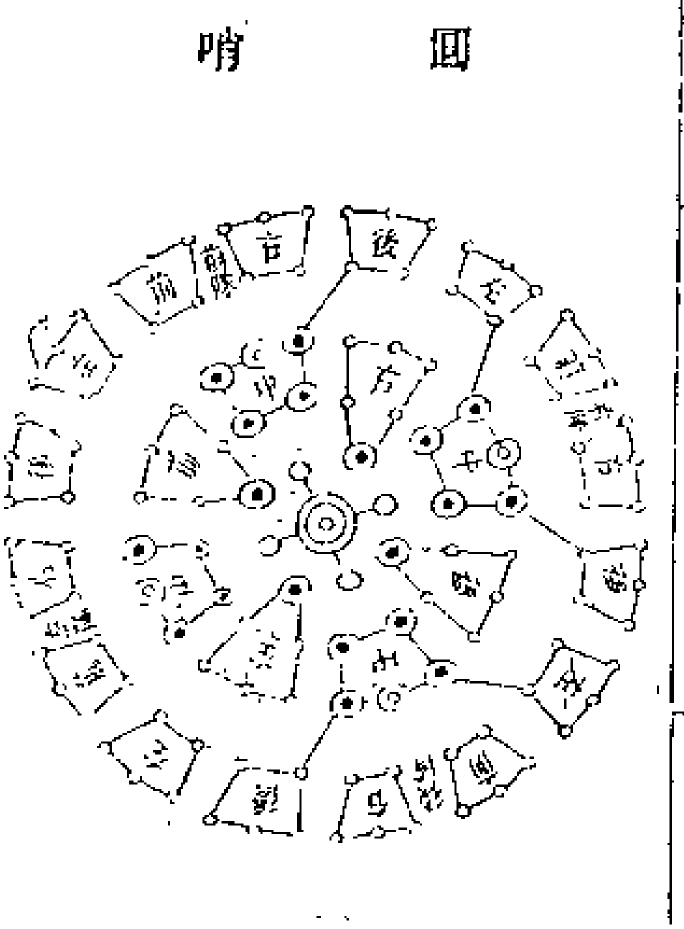
方哨



圓哨說見圓隊凡圓陣多以前三平伍集之或間用方伍吹笛摩旗鬧鼓五聲當爲圓哨依圖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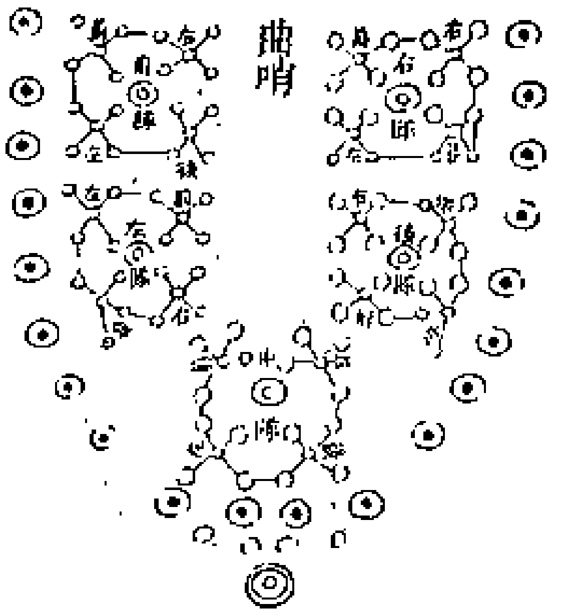
圓哨分八瓣列法變法須先明瓣數次以法命之若外層橫相去五尺則外周二百四十尺每瓣三十尺徑八十尺每層內外相去八尺成列之後第二層移前二尺或三尺子層更代亦如之子層外周一百四十四尺每瓣十八尺徑四十八尺橫相去六尺

圓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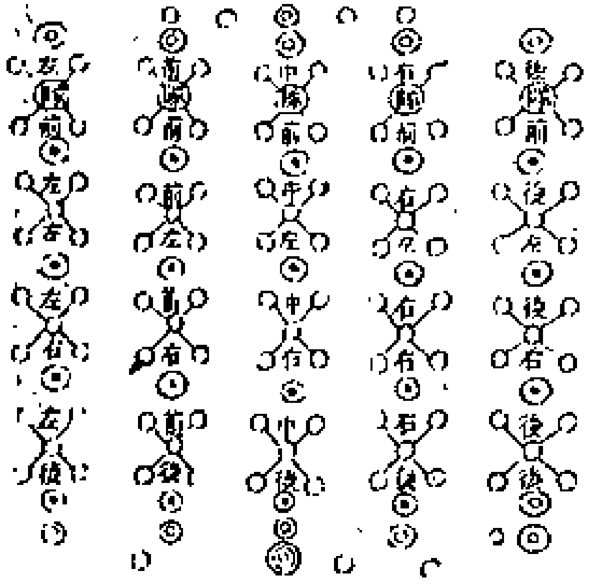
曲哨說見曲隊此以方伍集之或用鴛鴦直伍亦可次笛摩旗鼓一聲當爲曲哨依圖列之曲哨分五瓣中層相去四尺餘隨伍疏密布之若合圍既定宜用發法

曲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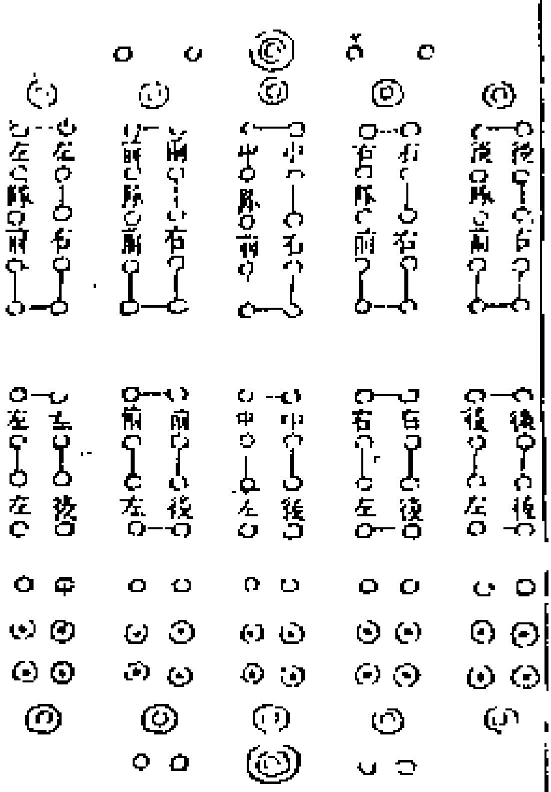


直哨說見直隊此以方伍或鴛鴦伍集之吹笛摩旗鼓三聲當爲直哨少止再鼓一聲當爲第二勢皆依圖列之直哨多用抽發法橫相去四尺以上六尺以下相機命之

直哨方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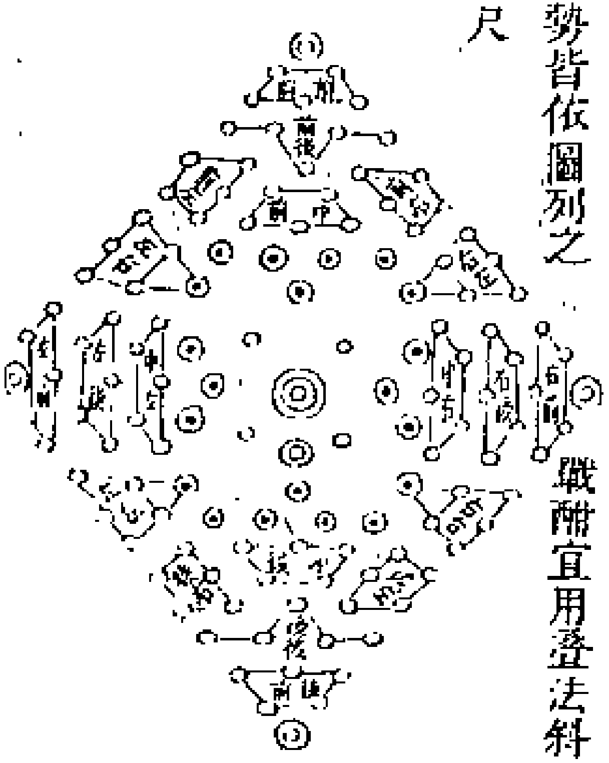


直哨鴛鴦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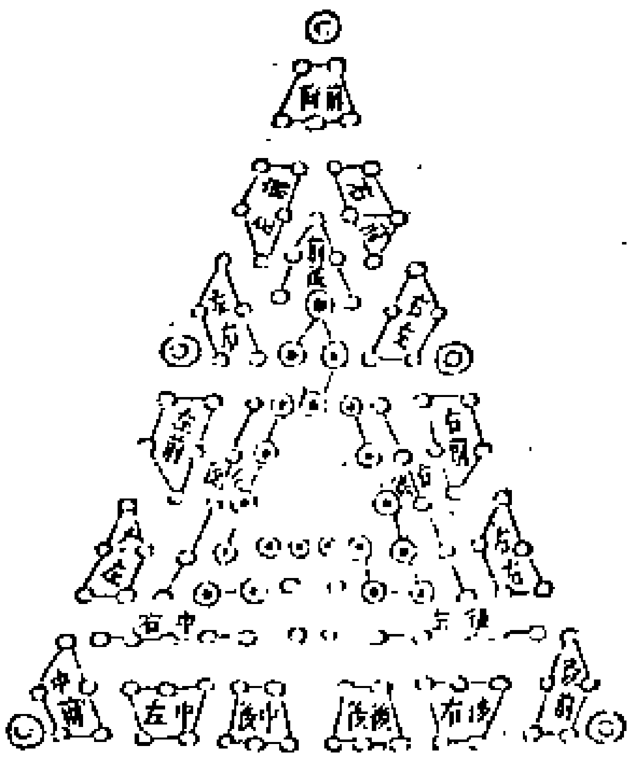


銳哨說見銳隊此多以前二前三伍雜合成之間用直伍前圖爲突圍勢二圖爲潰敵勢三圖爲分合勢吹笛摩旗鼓二聲當爲銳哨少止再鼓一聲爲第二勢三聲爲第三勢皆依圖列之（戰酣宜用疊法斜相）去皆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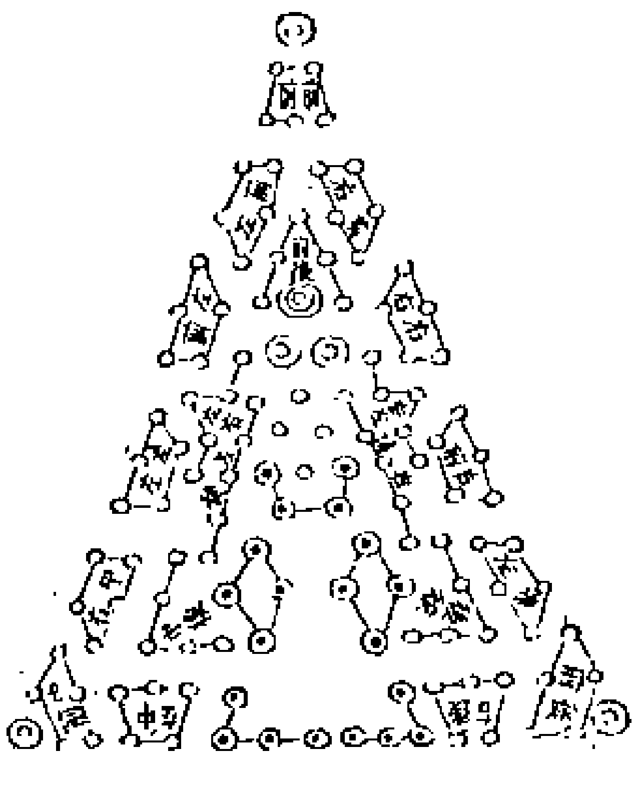
銳哨一



銳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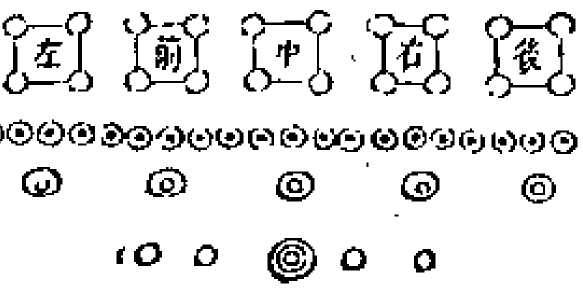


銳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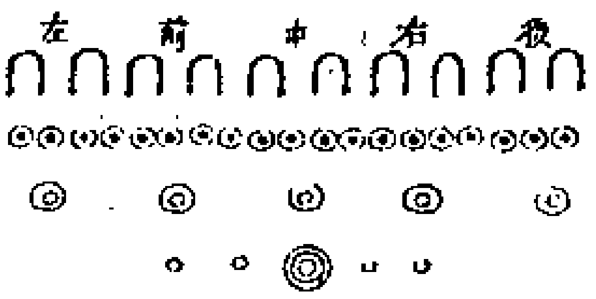
每○爲一方伍

一字哨方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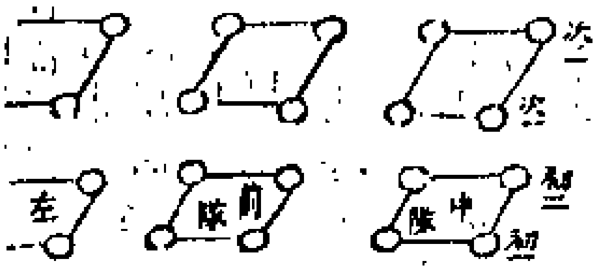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

一字哨直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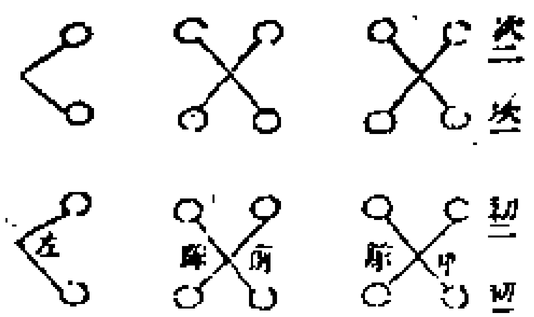
每○爲一方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占地太寬姑以二隊半爲例

二字哨方伍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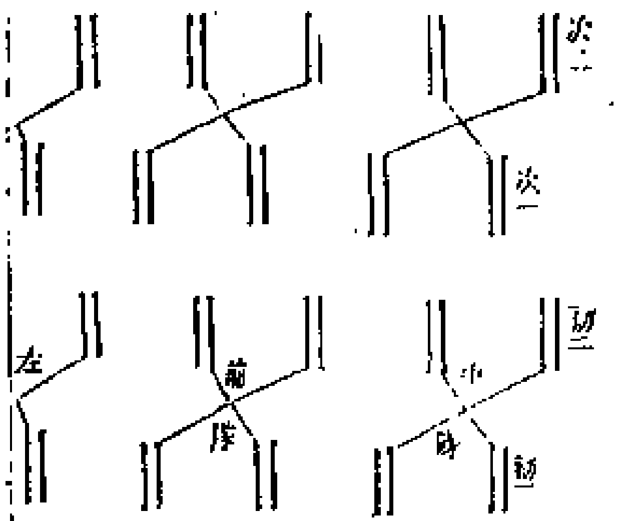
每○爲一方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占地太寬幅小姑以二隊半爲例

二字哨方伍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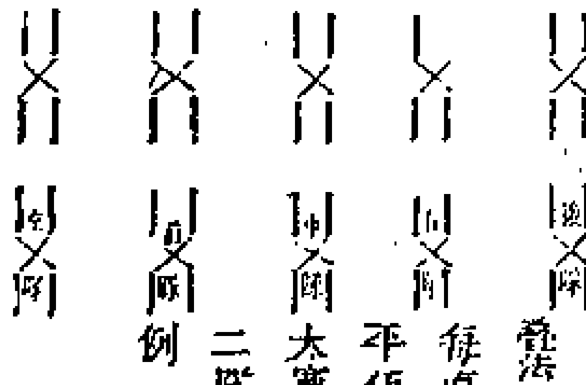

次二
次一
初二
初一
左
隊
前
中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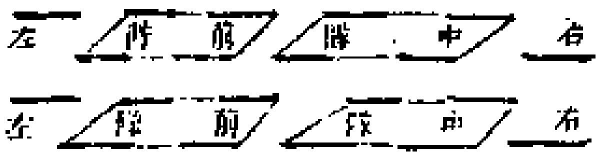
二字哨直伍抽法


次一
次一
初二
左
前隊
中隊
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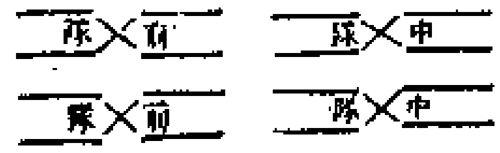
二字哨直伍疊法　每直爲鴛鴦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


丝二
丝二
初二
初二
左隊
前隊
中隊
右隊

二字哨平伍疊法　每直爲一平伍占地大寬恰以二隊半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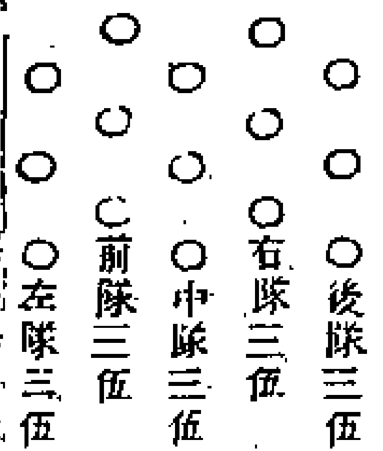

右
中
隊
前
隊
左
右
中
隊
前
隊
左

三字哨平伍疊法　每直爲一平伍占地大寬恰以二隊半爲例


丝二
丝二
初二
中
隊
中
隊
前
隊
前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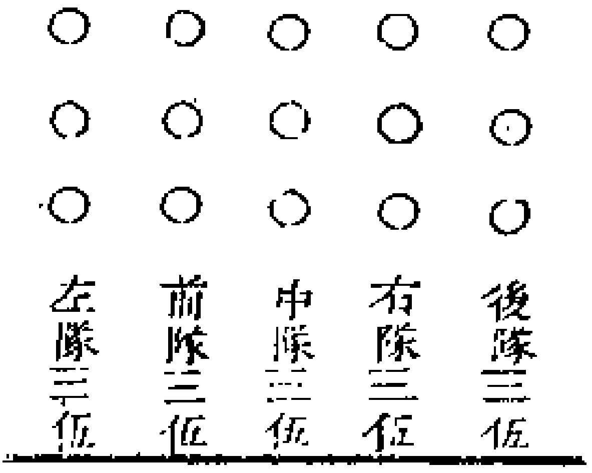
每○爲一方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撥隊也餘隨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疊則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方伍抽法


後隊三伍
右隊三伍
中隊三伍
前隊三伍
左隊三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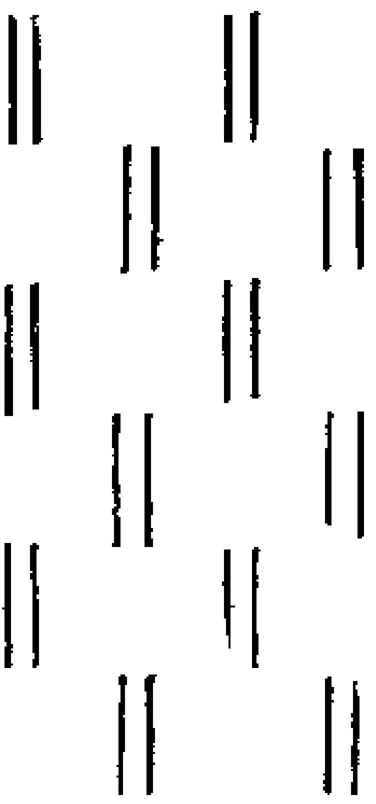
三字哨方伍疊法

每○爲一方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撥隊也餘隨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進退法同上


後隊三伍
右隊三伍
中隊三伍
前隊三伍
左隊三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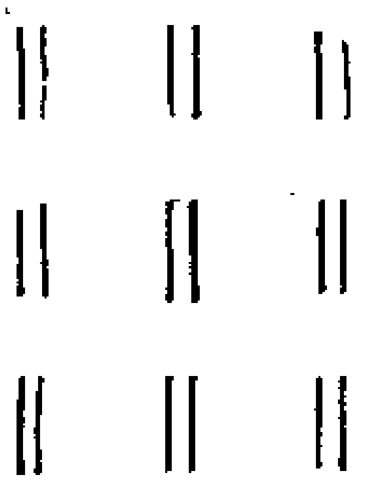
三字哨直伍抽法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並伍則一哨四隊人數不足須並哨作之餘分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疊則進退法同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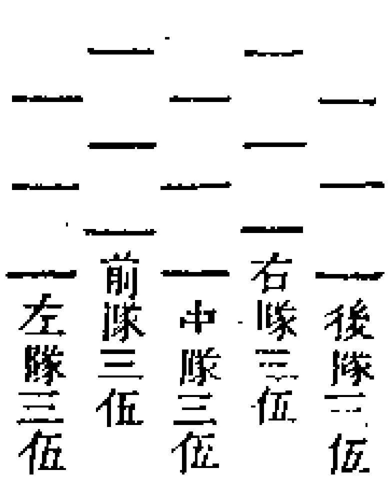
三字哨直伍疊法

每二直爲一鴛鴦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並隊也餘隨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進退法同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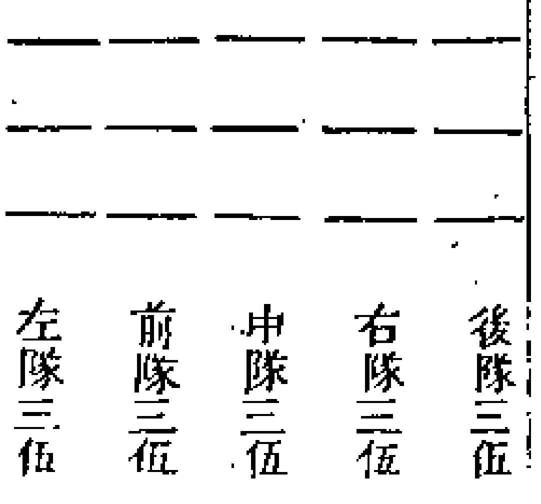
三字哨平伍抽法

每直爲一平伍三字哨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圖爲撥隊也餘隊哨官爲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疊則第三進皆出於一之前第一退皆出于三之後四層五層同此


後隊三伍
右隊三伍
中隊三伍
前隊三伍
左隊三伍

三字哨平伍疊法

每直爲一平伍此亦撥隊餘隨哨官爲駐隊凡第三進皆出於一之前第一退皆出于三之後四層五層同此


後隊三伍
右隊三伍
中隊三伍
前隊三伍
左隊三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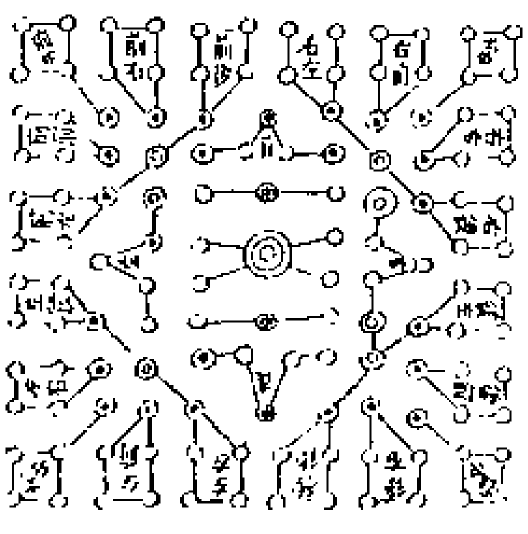
一練部五哨一百三十伍六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別立千總一人雜流十九人共二十五隊一百三十四伍六百七十人爲一部部總主中哨爲中軍或不立中哨總則千總自領之部總不足六百七十人或二哨三哨四哨附餘歸于中軍部總號令用喇叭中鼓中金若集營聽大號令

方部說見前下圖以方集之或用鴛鴦直伍或用一字平伍皆可部總下吹喇叭一聲摩旗是要變陣聽鼓四聲當爲方部也依圖列之若每人縱橫相去五尺每面二十四人爲一百二十尺古地一萬四千四百尺是爲四百步得一畝三分畝之二

若一部二哨爲五十六伍列方陣每面八伍中留間地八伍若三哨爲八十二伍中留間地十八伍若四哨爲一百一十伍每面十一伍中留間地十一伍

方部

每○爲一方伍
每⊙爲一隊長
四火兵
每◎爲一哨總
四雜流
每◎爲千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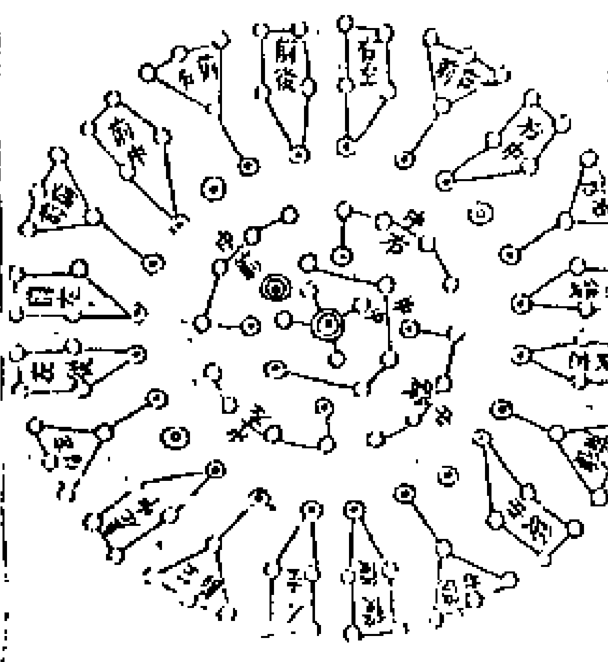


圓部說見前見分四瓣吹喇叭摩旗鬧鼓五聲當爲圓部也依圖列之　若外層每人相去四尺則四十八伍一百四十四人爲周五百七十六尺徑一百八十四尺中外一十三層徑分二十六節每節七尺一寸弱成列之後本伍移前自相依附子層更代亦如之中哨外同二百九十八尺每瓣七十四尺五寸每人橫相去六尺三寸弱

若一部二哨五十六伍分四瓣每瓣一十四伍開地一若三哨八十二伍分六瓣每瓣十四伍開地一若四哨一百一十伍分四瓣二十八伍開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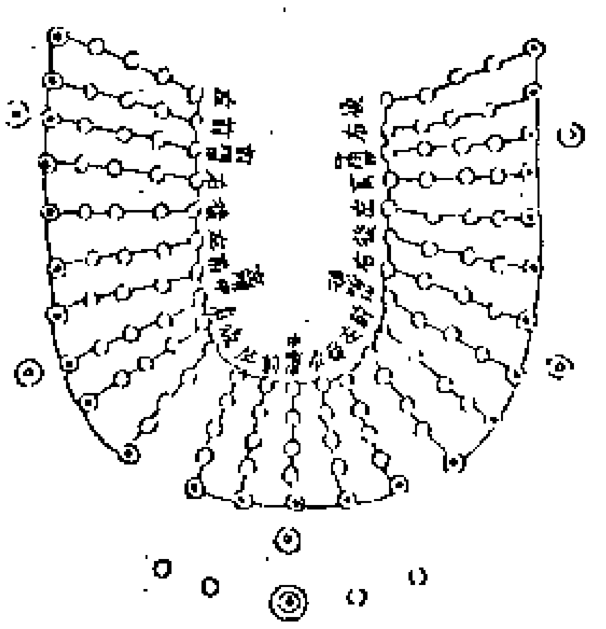
圓部

每○爲一伍
每⊙爲一隊
長四火兵
每◎爲一哨
總四雜流
每◎爲千總



曲部說見前鼓用鴛鴦直伍吹喇叭摩旗鼓一聲皆爲曲部依圖列之　凡曲部厚薄長短狹機宜從此圖特用爲例難可拘執

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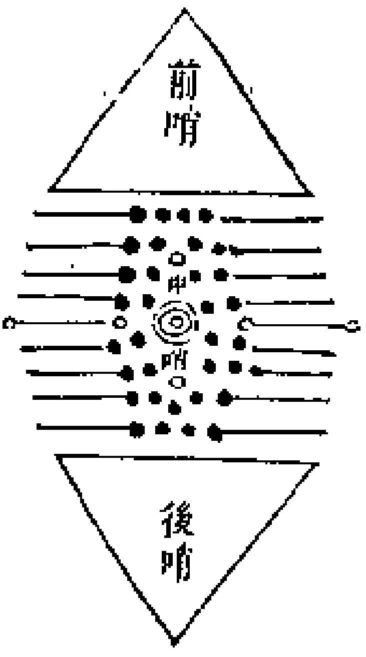
直部說見前或用方伍或用鴛鴦直伍皆以直哨合之吹喇叭摩旗鼓三聲當爲直部俱同前哨法　若二哨三哨四哨五哨合或前後直列或左右平列四哨合亦或兩兩平列

直部多用抽疊法見哨圖其廣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命之餘見哨說

銳部說見前吹喇叭摩旗鬧鼓二聲當爲銳部依法列之凡銳部多用前二後三伍皆以銳哨第三勢合之　若二哨合以一爲銳首一爲銳尾三哨四哨五哨合亦以一哨爲首一哨爲尾皆如第三勢其餘哨皆兩分之一爲左一爲右皆用鴛鴦伍如雁翅參差成列火兵居中令如第一勢餘見哨法

每直爲一伍每●爲火兵每○爲隊長◎爲哨總雜流

銳部三哨



一練營五部分左右前後中五將官一人雜流九十九人共二十五哨一百三十四隊六百九十伍三千四百五十人爲一營營將主中軍其中部千總管中軍事務不足三千四百五十人者或二部三部四部附餘歸于中軍營將號令有各色旗幟金鼓號器號礮起火若集大軍聽大號令

方營說見前下圖用方伍或鴛鴦直伍或用一字平伍皆可營將下放礮或起火摩旗是要變陣聽喇叭四聲當爲方陣也依圖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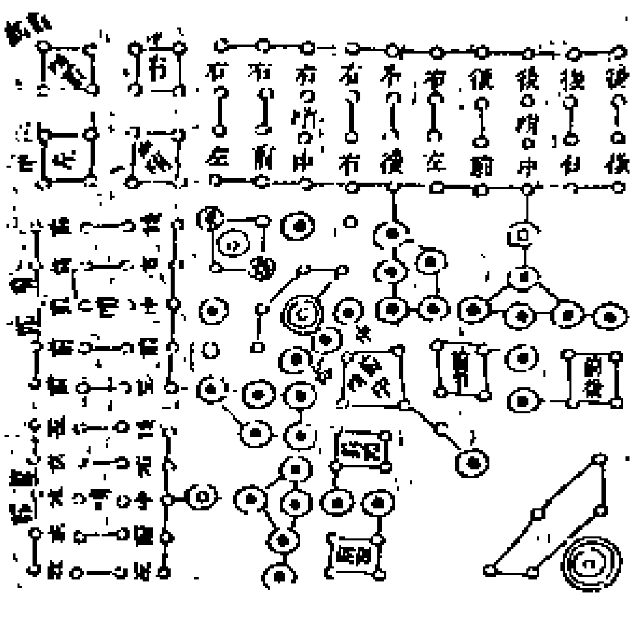
方營五部每面二十八伍若每人縱橫相去五尺每面五十八人爲二百八十尺積七萬八千四百尺是爲二千一百七十七步九分步之七得九畝七釐四毫二十四分毫之一

若一營二部爲二百六十八伍加營將二十伍爲二百八十八伍列方陣每面十八伍開地三十五伍若三部爲四百二十二伍每面二十二伍開地六十二伍若四部爲五百五十六伍每面二十四伍開地二十伍

方圓二營幅小姑以一隅爲例

方營

每○爲一伍每⊙爲一隊長四火兵每◎爲一哨總四雜流每◎爲千總每◉爲營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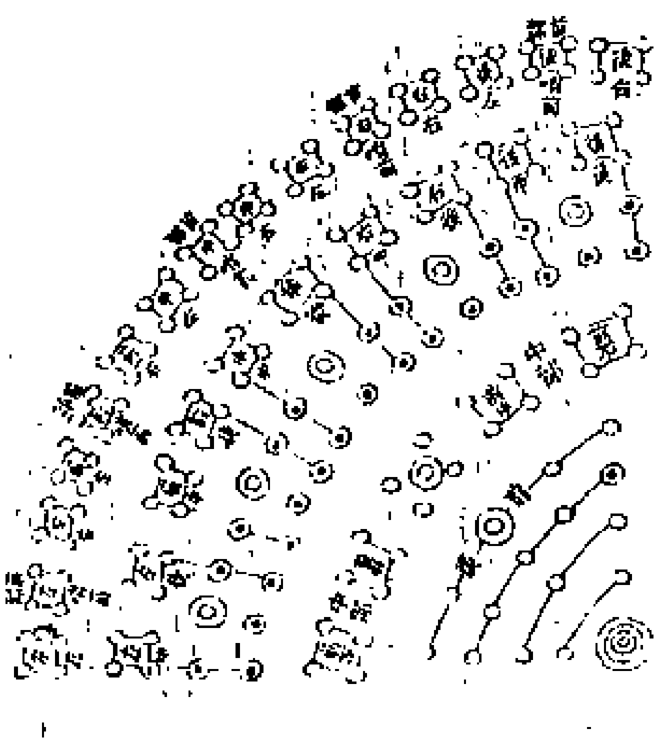


圓營說見前分四瓣亦可分五瓣十瓣二十瓣外圍第一層爲前三伍疊第四層爲方伍放號砲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五聲當爲圓營依圖列之圓營三部若外層每人相去四尺則一百二十伍三百六十人爲周一千四百四十尺徑四百八十尺中外二十四層徑分四十八節每節相去十尺成列之後本伍移前自相依附于層更代亦如之

中部外周七百二十尺每瓣一百八十尺每人橫相去六尺

若營二部爲二百八十八伍分入八瓣每瓣三十六伍無閒地若三部爲四百三十二伍分入八瓣每瓣五十三伍閒地二若四部爲五百五十六伍分入八瓣每瓣七十伍閒地四

圓營



全營曲勢說見前或用鴛鴦伍　放號砲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一聲當爲曲勢凡長短厚薄相機衰益別爲形名命之　不言曲營者爲疑於剳營剳營只用方圓二法或隨地曲折分合總之不離方圓若全營曲勢則戰陣也直銳同

全營直勢說見前或用鴛鴦直伍或用方伍皆以直哨直部合之　放號砲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三聲當爲直勢凡直勢或直列或平列或重疊列廣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斟酌別爲形名命之　直勢多用抽疊法其廣

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斟酌別爲形名命之圖畧見前

全營銳勢說見前　放號砲或起火摩旗吹喇叭二聲當爲銳勢　凡銳勢多用前二後三伍皆以銳哨第三勢一爲首一爲尾餘皆平分作鴛鴦伍雁翅參差成列將領居要少兵居中令如銳哨第一勢其厚薄相機斟酌別爲形名命之

慎守要錄卷七終

慎守要錄卷之八

申令篇下　兵訓

原軍禮

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急之務加以頭目總多無賴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不興也久矣爲今之法宜將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塲主將監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即得以徑行細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尅一節不在禁例牽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咸抵于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甚其同甘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總亦如之哨總之承千總亦如之以上皆然如是而威儀名禮既明于夙一旦臨壘偏將于千總千總于哨總哨總于隊長隊長于士卒舉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

原用人

用領兵之人寧過于誠實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顧身家而怠所事明恃其才足以庇緩急至于枹鼓之間先看得利害分明恃能顛倒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感召不能化之我之號令不能信之誠實之人感恩而不忍負畏威而不敢犯雖才有不逮而疵瑕不能遮掩則吾耳目不眩于是非然又有一等衝鋒陷陣之徒而不堪頂鋒率衆者於此處之盡其道而使偏于勇力者可以將兵偏于調度者可以衝鋒是在誠我良工之苦心矣哨總以上弓馬技藝皆其末節不足爲輕重然亦須各有藝然後使此無恐庶可當先且平時教練頭目先知此藝之利病庶可以使人知習向苟不可得兼寧用有

膽而無藝者

原信

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政裁諸條列須諸題奏充棟累牘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暮改而曾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如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榜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爲故事如此而雖日出一示何益哉着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信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軍禮既正在南則紀効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人教場先令每隊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人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背聲徹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輩能讀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諭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息事有誅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爲戰令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而敵人出己意謂之人自爲戰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挨簡取緊統萬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於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原火器

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無實用用火器者失法而

每以自恨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與柴可以敗賊况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往往打放無節賊未至而打放已盡賊既至而空手無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場操時不會部陣實演及對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殺手立得脚根定中軍復無主令以爲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平時即以草人約畧陣打放步數教之如對敵及臨陣之際用之則如在場叮嚀聽中軍呵令方才打放充者有誅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又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斜鉛子何由得準且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鉛子而泄則鉛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爲其銃身長腹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彈幾錢火發而銃不動者爲其一手把于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必中銃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挑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常執銃而臨發穩正此鳥銃之所以爲利器也

原用器

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也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賊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賊近與人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于場操者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俯于敵非此之用也今當前將銃手交於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違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償命

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于報賊將近時銃手雖列于外專聽中軍號令中軍主將自掌號銃看賊至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箇向賊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長聲喇叭放一次者中軍放起火一枝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號銃便賊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賊者即一銃打死二賊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賊打賊必能多中賊亦不敢衝我矣此放火器第一要務也至于叉鈀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鎗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舟又必盡柄着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若照前從容酧應如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學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賊時死生呼吸所繫面黃口乾手忙脚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已爲好漢如用得平日時一分武藝出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矣

原練兵分數

軍禮節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連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賞而當罰而當居二十分之二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二十分之一利軍火等器居二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二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之一節也仍有五分則在使站得脚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爲站得脚根之一事雖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該全體所謂五分者實心任事至誠懇下同甘苦恤患難以感召爲工夫使三軍心服恩威信於平日必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循士情

主將常察士卒飢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氣和則心齊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人

公賞罰

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即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患難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亦要依法施行决不許報施恩讐有此者以其所報之罪坐之

信口耳

發號施令須先决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笛各偏裨傳帶頭目自哨總以上赴聽而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尊者便是如職位相等則尊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笛各問係中軍千總哨總隊長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大主將一人耳官兵數萬一何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總千總只傳哨總哨總只傳隊長隊長只傳伍長伍長日撥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務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悞事者軍法重治干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畢差遞觀旗喚二三個軍來問之照不知係內查治所由

一號令

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俯次者）輒出號令及别改易旌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

詳責成

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悞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十名以上者六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二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先是爆者免坐至於賞亦如之若逃去奸盜等事不許首疾病患難不報官與罪伍長與同伍即兵器械損壞不充足與罪隊長武藝不精與罪哨總號令不通明與罪千總所罰與者特于此等人加重也非是只罪此項人員而本管大小頭目便不相干

勵火兵

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精熟者陞爲戰兵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爲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陞

申軍紀

平時恃強淩弱酗酒忿爭喧譟無禮蹂取人衆稱作踐人廬舍分別輕重治之貫耳遊營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軍法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來首餘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相容隱同夥同隊之人俱與以軍法連坐

禁爭毆

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鬬毆不論曲直各綑打然後查其所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伍長伍長與非管隊長隊長與非管哨總哨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其卑者以不守分之罪然後另剖曲直若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從事

禁喧嘩

凡軍中要緊第一件只是不許喧嘩說話每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不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禁妖妄

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悞事者軍法從事

禁乖異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妒忌因而誤事者軍法處之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决定違與執拗者處治

整軍械

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名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爲檢給或臨操易爲辨真官器不必書名以便更代者

練手力

凡平時各兵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于交鋒時所用之器蓋重者既熟則臨用輕者自然手便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也

練足力

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足纏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謂練足之力也

練身力

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陣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也

以上平日二十一條

作怒氣

臨陣各人壯起膽來發起怒來想起來我與他殺固怕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彼固在內不誓死職更有何計敗走時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務各一心發猛蕭肅靜靜惟主將號令是聽主將不必大官府但一營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壹隊中只有十箇人在彼再無別人則隊總便是主將以上類此

原戰祕

夫戰之有祕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密此乎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敵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尤妙列畢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士乘火烟如雲一齊擁進須趕飛走密布長器如蜂蠶蟻附一齊擁上不可毫髮遲疑短兵殺之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烟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申連坐

你們自來不知節制大小不相鈐束以故進前者徒死而無賞雖欲賞之無處查考退後者倖生而無罰雖欲罰之無處查考也今定節制取有甘結矣即如一伍同退只殺伍長一隊同退只殺隊長一哨同退只殺哨總一部同退只殺千總以上皆然如此看來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你衆人無干還可退也你不曾細思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所殺幾個人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聽我說其故且如一部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但見他一部人退時他決不退若是他不退必被賊殺了我便將他管下哨總都殺了以償千總之命哨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了千總就該償命便是哨總亦不敢退他所管下隊長見哨總不退恐賊殺了哨總所管下隊長怕我殺了就守着哨總不敢退隊長不退若被陣亡他所管下伍長都該殺伍長怕殺便不敢退他管下一伍軍怕賊殺了伍長必然官府殺他他也不敢退就護着伍長站定了如此不是我所殺止于陣亡的部下三五箇人便是百萬人也要同心那箇還敢輕先退走者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以首級先恤死者然後分與生者

齊士心

殺賊只是萬人一心强者不得先進弱者不得退後如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即斬賊首得賊馬而違亦以違令軍法從事

治貪級

自來壯軍殺賊專好爭功殺倒一賊三五十人互相爭奪郤將敗賊忘了追殺每每致賊以致人爲餌誘你上前都去爭功郤大衆一擁殺來一箇首級又不得不知倒被他殺了多少乘衆少郤將營盤衝破全軍沒了迷而不悟其故也此乃將官平日無嚴制教場內不曾千言萬語說得明白臨時又不曾殺了幾箇違令的以此養成夙弊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殺倒首級馬匹都不必管他衆手只管殺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級收馬匹但以殺退賊爲主即將殺級先賞衝鋒首級以十顆爲率衝鋒者六顆銃手二顆割首級與衝營者二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仍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首各官長一體連坐以分獨論罪

戒銃手

夫銃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敗自可保銃手之命即各藝雖有不同均爲彼此救護保全何況爭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顛搖後顧者斬首交鋒時許殺手伍長並本管隊長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本管官在近就送斬首

懲虛銃

凡鉛銃等手遇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于數百步外鉛子所不到處大小銃砲只管浪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盛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與擁衆衝來都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束手送死可乎今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軍中放銃一箇吹天鵞聲銃手就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照放着準打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號響不吹天鵞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銃者便一銃

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飭銃器

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千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

慮傷害

陣上血戰之時遇有兵被傷就聽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傷你只管向前殺去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即是與父子報讐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賊衆追來就守之扶之何處去也自已命不保如何救人違者斬

罰故避

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乘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報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本管人役

忘私讐

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軍法從事

慮水陷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以誘之

經山谷

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整追兵

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擇鉦響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鬪軍亂難整此令俱出于同戰將令爲主者不必稟中軍以其去遠不相關也候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出山頭林木都要留人搜瞭恐賊埋伏佯敗果係大敗亦即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前功不敘

給戰獲

凡軍中擄獲婦女係賞士將領不得輒取聽主將從宜分之

處陣降

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之向前者今給每哨降旗三面遠遠共呼丟了槍刀不殺若係丟槍刀者令徑往白旗下聽他投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鬬呼不改徑持槍刀前來者聽于陣上殺之報功之日即與開說明白

刑作姦

凡姦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賊婦未奉明文邀賞而姦淫者以軍法論

慎妄殺

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此等無天理之人決不宥所獲子女人口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者敢後殺取降人主將臨敵時面見鮮血猶存驗有前弊查其動手捉殺來報之人即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盡洗之

以上臨陣十八條

報戰傷

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哨總即開戰傷者爲一手本先儘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雖重不開趕等微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肩者爲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三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爲超等傷手足重者爲一等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亦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營將臨陣將首登字于手本末若衆軍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在准恤即不必開報若有幾人能于衆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者能阻賊回者即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超等者開超超等

報陣亡

凡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須面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一傷在前者即准血戰陣亡之類

報功級

凡首級另開手本哨共斬若干銜鋒某人某人斬取某人某人驗主將照前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已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共首級願紀錄銜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報人口

凡獲生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報軍器

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報馬匹

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銜鋒之軍並有功人員

以上戰後六條

韓霖曰尉繚子云戰所以守城也又云務戰者城不圍然非實選實練安能戰勝守固哉選練條格受之先師徐文定公而僭爲刪定此外尚有操行營諸條採取近年余戚兩家爲多兩家書具在余詳守畧戰不能一一

盜賊止鄭戚氏書擬十條爲兵訓而于火器尤三致意焉蓋今日之時務也

附王臣直練鄉兵條約

鄉兵皆不教之民也余不與之謹節制而與之謹野戰然野戰中亦未嘗無節制焉今爲爾删煩就簡約詳爲畧爾枝長既易爲教各鄉兵亦易爲習朝而農夫也夕而伍卒也且即我民之耕耨器具爲我民之堅甲利兵不費民財不費民力想我民亦樂從者爾枝長五日一小操半月一大操凡有不遵爾令者刑無赦本州于大操日親閱勤惰以爲賞罰至于探賊之虛實強弱衆寡進止而相機以制勝則本州事也臨時更相勸懲

一簡選

兵貴精而不貴多此至言也今除去老弱不用外將所選精勇者爲前驅其次勇者則屯札老營管戰車及軍中什物

鴛鴦伍戰法

兵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奇正相生于無窮不但枝枝有奇正營營亦有奇正即伍亦有奇正然必鴛鴦伍法不亂而後臨敵可決勝也每伍三人爲正兩人爲奇每鴛鴦伍長與四人爲正兩翼各一人爲奇務要同死同生並力以擊但有退後者本枝長斬之如一人有功十人同賞一人有失十人連坐

一認枝

如天字枝鄉兵凡旗幟衣履但書一天字使本枝易於辨識也餘皆倣此

一認旗

散兵只看定小旗以爲進退左右小旗看本營旗本營看本枝旗敢有擅進退及亂動者斬凡營旗色前紅後黑左藍右白中黃

一戰車

我步兵不能當賊馬車前着鎗則馬不能沖我兵不能當賊射車上着長板四尺則箭不能加我兵便可倚車自蔽而以火銃弓矢及賊此戰車必不可不備也

一盔甲

每鄉兵一名頭戴牛龍嘴一個或竹或皮內遍着舊鞋底刀箭不能傷急切無甲只每人右臂懸一鍋蓋防賊之遠射也

一器械

先火器次弓矢次長槍又次悶棍腰刀須長短相間

一臨敵

鼓之則進而接戰急鳴急進緩鳴緩進金之則退面結營急鳴急退緩鳴緩退

一營陣

每一鴛鴦伍戰車一輛立一小旗長統之每小旗若干立一營長統之枝長約人數多寡分前後左右中爲五營賊攻吾前則前即爲正兵後一營爲助左右張兩翼若攻左右則前後又爲兩翼互相奇正庶無臨敵易張之擾

一戰法

遇警則枝長擺子四面步步爲營弓銃長槍夾車而列賊來一二十步之內則擊之彼必不敢長驅若賊勢單弱則留中營屯車中爲家其四營出車前進戳然不可離車太遠恐賊以步兵誘之以騎薄之我兵難于歸車營也太抵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人千人而無用者然欲得實用不過伍法精熟奇正相生而已法不嚴則伍不整不公虛誠信則自不能嚴是在爾枝長加意圖之

韓霖曰閭里之民耳不習金鼓目不習旌旗手足不習步伐一旦驅以從戎有駭走耳吾鄉王聖鄰先生守墳淵作鄉兵條約從龍韜農器篇悟入簡約易遵非洞曉兵家之祕安能神而明之乎守閧一年民安盜息安得今之有司盡聖鄰其人者以固吾圉也

愼守要錄卷八終

慎守要錄卷之九

應變篇

禦石礮

賊有礧壽石碑石羊虎磨石爲砲擊傷守垛之人者當令守垛者近女頭墻坐高則于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又須用木與蔴繩造方高一丈洞子以備礮石衆多如賊攻壞女頭即于兩邊連進洞子以代女頭若此則礮石縱至大至多亦無壞損

備火礮

賊或用火礮攻城我以大而精者先發制之賊垛不能當砲擊須備大籠徑四五尺以上者內實以土人隱其旁擊賊其籠愈大愈妙南方編竹爲之北方編荊爲之

防排圍

賊戴木排門扇木船竹圍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土爲泥擲之泥在木土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于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戴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女扮男

城中人少事急壯年婦女須冒男子冠服上城防禦朝暮之賊男婦小兒俱要齊聲以示人多以揚精采仍須一家男婦聚在一處但有調戲褻狎者斬首示衆

備火飯

恐賊夜攻須多備油燭竹纜草把應用又急戰難候炊飯須備團飯游兵至即給食之

詭夜鼓

夜間宵擂鼓一二次若出師之狀令敵夜不得寢而我兵實安寢城上亦必先諭城上人知之然後不亂

認賊首

一使善打鳥銃者認打頭領然頭領多與衆賊粧成一樣不易認識須令能遠射者懸書一紙上寫謎語射至賊營衆賊拾起必送頭領觀看此時正好下手

偃月城

如賊把壞城墻城上兩邊多置火礮矢石以防賊急登城次于城內脚下取土爲深壕築偃月城圍之若賊上城畏石礮難立到壕內無不死者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去

防水

賊有水攻之法或塞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我田禾枯槁人畜焦渴我必築爲堤壅以守其要若旁爲游擊則出勁兵奪築爭决之倘賊寄上流則我多穿井以貯飲纍或兵勢寡弱不敢出城則賊壅水灌我我塞其門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修築則水自難入倘水已入城則又不得不選勇士望外水低窪處方決其渠或築攻或偷放此必爭之術也

守法（三條）

城守器械皆已先具則量其輕重緩急而次第行之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牌賊將近敵臺亟度視遠近施放矢石火球火鴿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鉤賊若塡壕則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水板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投飛器以燒其攻器既有灰糠麩以眯害其眼目擲火磚毒礮擊爛其身樓棚踏空板內雜短兵下剿登城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以手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環木鐶放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捶車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撞[illegible]尾炬焚之賊飛砲石則張布幔水濕賊爲地道來攻則掘塹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霹靂火毬烟毬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油火箱灼之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賊堙自壞或起堙相對盛兵拒禦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鐮榔子柳罐鐵手猫喞筒禦之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以泥塗覆亦須舉麻搭潤濕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加恐油焰愈熾賊若縱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晉水各實五分人覆面其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賊攻壞城門則以力車代之如鵝鶻木幔皮竹作洞屋來攻則以佛狼機碎之或伐大木盛作攻具凡爲守器所不能禦皆以巨銃推發遠器近器小器並發而更以埋器翻擊之

諸守械之所最利者莫如火器然使守城人能用攻城人不能避則攻者受屈矣若使攻者能禦守城人利屈雖有利器亦不能施火器且然而況于他技乎故用器者在乎人通變者在乎知必使敵萬變我萬應心運乎器之先技妙于神之輸則反攻者爲守而我守者反爲攻矣

應變器具

猝守孤城器械難具則急取民間竹笆或荊棘搭女墻多運磚石石灰瓶賊有頂門一樣者以大石壓之在城下者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眯之又收拾蘆葦火

以燒之用連竈行爐煮糞汁澆之令其肉爛滾湯潑之令其皮脫鎌刀斬其手鋤钁斷其頸衝錐穿其胸挑叉貫其喉鍋蓋窗戶可以抵弓矢木被濕袋可以禦火砲持竹緊縛作飃石以擊遠賊取木簪鏈爲鐵標以鑿扁筏又以小木作抵筒以禦雲梯以大木懸鐵石爲吊擣以拒攻車又斫木爲弩縛麻爲絃劈竹爲箭淬毒爲鏃以代弓矢此應急權變之術也

無城守法 二條

守無城堡亦在人之善守蓋能守者非徒守而已也必以戰爲守故賊之來也以攻爲志吾于四郊度其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士氣勇糧餉充號令肅賞罰明任用當或以山爲險或緣河爲限或相其地勢以立堡壘或因其衝衢以伏機弩或作陷穽以絆其馬或灌水田以濘其足或因凍以築沙或鋪錐以誘人或舉火于深林茂草之間或埋礮于要害必經之地則賊進之不能退亦抱恐心志驚惑手足無措而又設爲遊軍伏騎左右掩擊晝夜出沒彼欲戰而我不與之戰我欲戰而彼不得不與我戰我當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以土著之兵襲遠來之寇而又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自不能仰視而我可資地以守矣

如地方原未有城急難起築宜速挑深池卽將取出之土累爲高提四角築臺以大礮守之

出戰決機 二條

城內調度分布皆已得法號令嚴明軍心齊一則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或乘賊初至營陣未整或賊遠來及其勞疲或賊攻初息而犯其怠或賊圍已久而闕其疏或冒雨雪或襲暮夜或伐鼓以奮營或飛炎以攪衆忽塞暗門則賊不及拒矣編死士則一以當百或佯挑羸士以驕之或盛發奇兵以懾之或約降而反戰或偷背而示虛或出左而擊右或拊後而突前或作柵兵法或爲疊陣營或遊殺馬以犒士或因方食而進兵我不往彼不可以來彼常來我常以自逸城堅糧足不難久守因其師勢孤援絕必將背城以借一乘賊餉之耗竭則伏礮弩于糧車以劫之瞰賊馬之飢渴則置香蒿于溺水以餌之至若草人可以紿敵矢縱盜可以竊帷幬揚風沙以合陣則寡可勝衆假水火以致師則弱可爲強或驅獸以決戰或空營而破敵變變幻幻出出沒沒此皆用兵救守之法也

凡守各有時亦各有機有常必有變守在于先攻在于後旌旗必明鋒刃必密使賊知有備而不敢犯敵兵既出我兵後起此必倍道密據掩旗息鼓設計以待或開其前或赴其衆候賊近追我一舉礮而衆力齊奮焉矢石交集焉或繞其前或截其後使賊驚悸而莫知所之此爲守戰賊將可擒如賊發探兵而我兵三讓之或予以所利焉使入深地而後我計得行此爲誘攻誘攻之法持棒以待之設穽以追之毋作眞戰不幸而去兵失守地爲必要城爲必據敵疾發而搶至焉我總老弱編婦女持旗幟而影週之使知不虛又爲餓馬之銜羊蹄之鼓或發砲而偽練焉或束草而假卒焉必有遠應要爲三旋旗夜持數頭誘厠于山巖映于林木或不得已而坐將壘口獨用撥獸燃燈飲食揮扇自若飛檄隣郡以應之此皆需守之計也

斫夜營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裝敵哨以一聲爲暗號猝遇晦夜雨雪賊忽賊倦之時則開城門或從暗門縱出或以火礮或以白棒或以胃朵亂斫其營衆散倏忽人自爲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得便則取器械鞬勒馬匹驚則亂與同驚睡則亂與同睡但以無聲爲妙機暗傷爲妙手明所明攻是爲下者大率以二鼓初交出城五鼓鐘鳴入城斫西營入東門斫南營入北門仍以暗號論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鬼兵密如鷄探捷若鷙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礮齊放轟營亦可

詳計

攻者巧守者拙攻必設餌以誘焉守者必詳其計撤圍勿喜疾攻勿驚歸師勿躡示怯勿進約和勿信僞降勿乘忽退毋懈久持毋數有進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生

燭奸

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以飽待我之飢以寧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安我之意揚言增兵以寒我之膽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寨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知謀築壘增柵以示彼之久持我意已定一切勿動

結援 二條

守者必先結援援欲其應必彼此合期內外夾攻勝又欲我不應驅援者獨戰我休養士卒乘其疲而出戰勝

一援兵臨城且勿輕信須擇勇敢者縋城而下認識的眞方可延入或相約舉事恐賊有假我衣飾以賺我者

追敵

歸師勿遏固爲常法第歸不同或主將病亡內外攜貳境有他兵久師疲敝糧援殲絕皆爲可追早令吾間偵

知焉毋直進必旁擊之設預伏分合疑誘各有奇機如遇險阨之處必令探者詳察地形有可以往難以返謹止勿進

出圍

若守者籌處其變務在必危乃爲出圍計區揀壯者居前疲者惱後强者護外弱者處中必奇武衛武術使賊器無施焉會于晦夜啣枚疾奔欲出于東先開其西毋由正道必穴其城明告將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忽然而突敵不及拒望大爲號吹器卽聚又令村騎伏督殿其後賊不敢逼始可全生

僞出

若守者僞出出者欲復預埋巨礟各門陷機孔道正將總老弱蠅伏而守惟選銳士奉偏將疾走敵逐之不及廢然歸返其伍不齊其心不戒及城而機穽礟督其發焉賊衆必殲于是守者出擊逃者還嚴賊聚亂奔賊將可擒此爲孤注危可復安如其不能效死勿去寧守吾疆

偵探

每營設偵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內動靜每日一報以便城中設奇制勝或有方畧卽付偵探人帶回營將依計施行來往之間須要密記

察機

一守城要察機彼機我機不可不知或城中有奸人或身邊有漏口或羣小播冦防有內亂或事不服人防有激變或飢寒勞役無人存恤或隱微下情無人體悉或與敵人通信無人關防或敵人營中動靜無人偵窺或用度不足當早戒備或消息稍露當早安排諸如此類

當事者務要夜想晝思早閒預慮若變起倉卒收補難矣

感激

一守城要感激寧夏蕭總兵如蕙之守孤城也先向城中之衆激之曰賊叛敵攻孤城難守衆果懼敵願各降賊我一家惟當以死報國汝等各逃性命耳衆曰將軍指驅報國我等小人忍負將軍乎願以死守蕭乃設香案向闕慟哭又向衆人拜曰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先將家財分賞爲首之人其妻亦將衣服首飾盡數發出分賞當前之士衆感泣不受爭效力獻計滿城如一身故能卒守孤城抗賊斬敵乃知氣不激則精力不奮心不感則忠義不生此戰守之本而法令又其末也

韓霖曰兵法教正不教奇申令篇正也誨之諄諄矣應變篇奇也難以預設先傳張設輕重在于一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不過爲將者之鞭影云耳

愼守要錄卷九終

車營百八叩

孫承宗著

車營百八叩序

兵用水用陸遂用舟用車其舟車用步用騎其騎步用衆用寡用正用奇凡兵皆守動則戰凡戰皆衆而有寡凡戰皆正而有奇一兩之卒用伍爲寡餘爲衆用伍爲奇餘爲正或用餘爲奇伍仍爲正有我正而敵爲奇有我奇而敵爲正余欲用車爲正用舟爲奇而車自有奇舟自有正舟能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入行千里而不勞故鳧鳥鹿鳥其地生活而世曰死曰窮車且戰且前可自環爲營可縱敵乎騎往當敵故進不可禦退不可追車自可戰而世曰拒敵曰守兵有欲戰有必戰敵欲戰而我不能必戰敗敵欲戰而我不能不戰敗敵欲戰我欲戰而我無所以戰敗故戰者動如雷不動若山莫如用車其用車在用火其用火在用疊陣當用火合步騎舟車衆寡奇正無一非火其用疊陣合水陸步騎舟車衆寡奇正之用火無一非疊陣要在耦則互出奇亦迭變循環無端其出無窮故我欲靜而敵不得動我欲動而敵不得靜予既習五火之變於用士幾六萬六之四步六之二騎又爲書火於專騎可五萬則五之二前五之三後火以車習車以火用騎步合爲車而用火舟亦載車載騎載火覔征因地因天因人而因敵爲發蹤吾土也其寒煖燥溼鄉陵阪險原隰吾得備悉而敵聞我兵退廣甯退寧遠退新城余姑懼其退入老巢則負固怯露坐而致其來不來則乘其未入而數道擊之日與諸文武大吏肆撞號鐘而入幕獨坐則思漏四五下然而又思撞號鐘而起旦與諸文武大吏肆知則試之不知則相與探討發探子入其地習其山川部落所經由之水陸迺規河之廣狹量地道之夷險酌日短長占風旁正圖其地之城池向背合之得百有八借爲問以發諸文武大吏肆且曰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相與舂容而盡也諸文武大吏爲有以應我叩

天啟四年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侍知制誥起居經筵日講總裁實錄玉牒參詳奏章兼掌樞管率命督師致兼吏部尚書孫承宗稺繩甫題之穉忠樓左軒

車營百八叩

叢輯叢書

明高陽孫承宗著

一問周秦時專用車乘衛青始用武剛車主自環爲營夫自環爲營此楊素所爲不用兵車營嫌於自守也乃衛青所至有功其中必有奇正

二問古制七十五人先後於兵車一爲前拒一爲右角一爲左角戰則卒車相參居則以車爲營卒車相參何以用

三問晉裴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車徒亦有奇乎騎隊亦有正乎何以用

四問馬隆言地廣則以鹿角車營地狹則爲木屋施於車

且戰且前夫且戰且前誠得車之用然何以且戰且前

五問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以車百乘抱河爲卻月營凡兵必有左右爲夾擊爲奇正淮陰之兩翼在前以覆項武侯之兩翼在後以走懿左右三疊今可行乎

六問曹操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百人而分攻守何以用今如何可效之

七問裴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突厥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夫古者以糧車伏兵今人正恐兵不能護糧此法可行乎

八問李靖討突厥越險數千里營制不改有跳蕩騎兵有戰鋒隊步騎相半有駐隊兼車乘而出今之奇正盡之然如何以用

九問馬燧爲戰車行則以載止則爲陣其討田悅燧乃推大車焚悅將楊朝先柵破之夫車能焚柵何以用

十問魏勝列陣有如意戰車在外以旗蔽陣行爲載止爲營有弓車當陣門有礮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礮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捕則披陣追襲少卻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夫戰車礮車所在有之而弓車當陣門可行否

十一問車行當寬坦道路數營齊發作何調度前後遇急作何成營

十二問車行當偪仄道路不得成列作何擺設遇警如何成營

十三問車正行有敵迎頭衝來其勢猶慢甚重或先羸老弱不相干之人費我矢石卻以精銳悉突作何迎敵作何御敵令盡還我矢石追逐

十四問車正行我縱直有餘而敵橫擊之復兩翼以抄我旁我橫擺有餘而敵縱擊之伏兩翼以要我脇作何應防

十五問車正行遇泥淖而可陷人馬正在躊躇忽有敵兵作何迎敵

十六問車正行遇有汪洋大水未有舟楫方在整頓過渡敵或從旁突截我於此岸又或乘我半渡突截我於彼岸預先作何計算臨時有何方法

十七問車正行遇有叢林茂草伏火驟發我兵驚亂敵乃乘急來攻作何預備作何急應

十八問車正行遇有淄沙可陷人馬大風復作人力俱困忽有敵伏作何應防

十九問車正行遇有大木橫擱隘口或散置要路令我挪移費力敵卻因而衝突作何應防

二十問車薄敵巢敵堅城守我兵從車中出奇拔其外城而內城更堅欲悉眾力攻而內無車營外之車營又無人爲守野戰恃車巷戰恃何此當作何計將

二十一問車臨敵安營已定敵卻堅不來犯遲至十數日我兵勢不能久待作何誘敵令其不得不動

二十二問車未成陣敵驟來衝其一堵牆馬兵作何萬全令彼必退我陣立成

二十三問車臨敵城敵堅守不出欲作長圍作偏攻我之矢石不能仰攻敵之矢石反能下及作何應防

二十四問車臨敵地敵城守不動卻從旁從後有兵來犯我方整兵應敵城中忽大譟出攻作何兩應

二十五問車臨敵巢百計誘敵不出我方勤攻卻尾我後我一回應敵卻佯敗突有伏兵作何隄防其車營倉皇之際欲行未行亂而未整作何方法

二十六問車正行前方遇敵後有數車或陷或脫不得即行欲顧後恐前力弱不能當敵欲壹力於前恐此車遂爲敵害作何兩應

二十七問車遇山險不得安行欲以馬兵先行恐敵來突衝難敵欲車先行又恐車不能即有多擇可以成營者且探有伏兵欲起作何應守

二十八問車臨敵彼不肯來我不肯往各爲固守而我有糧食之患敵以飽待饑我欲襲敵不敢先發作何計算

二十九問草臨敵巢敵去城四五里爲壘以車騎居外以勇鋭埋伏使輕卒合戰而佯走我兵薄城敵乃發伏兵或衝內或擊外或擊前或擊後而又或令遠處別兵疾擊其後作何預防

三十問車營初定兵丁或相驚譁或有火礮震驚滿營欲動作何鎮定

三十一問戰車以衛護輜車如地方險仄只可容戰車卻又恐輜車不能自守又或突有敵邀輜重作何防固

三十二問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車一渡而敵先何則彼以佚待勞我先至則我以勞爲佚而又慮敵之堅守以老我師何以待而能佚何以趨而不勞

三十三問車臨敵境多下溼之地倘當霖雨數至何以防沈灌荒澤之中草穢當風何以防延燒

三十四問車薄敵城方左山右水壘壘強弓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此斷不可長守何以擊此壘

三十五問車以六營爲一股而一股之中作何分合其行路作何照顧其臨敵作何擺設欲相爲應援而相近則此車之礮易及於我人相遠則此車之礮難及於後地面騎步出車又防本營之擣虛作何分發

三十六問車臨水便可拆載爲船爲橋而人馬既渡尚未合車敵忽來犯或從上流以船筏衝我作何預防

三十七問車臨山車不問山之前後左右有敵在數里之外據之我營人馬動靜無一不見敵移則無可移或可移而恐其乘我作何預備

三十八問十二車營當分幾路其各路之車何以齊渡彼岸地遠則離合勢分則難應如欲分亦可以獨應合又不至於後時此非素有酌量未可齊一也作何預計

三十九問金蓋之閩圖初業爲二府軍所由取還東也車一登岸當先據各城以爲家抑徐觀其變乎或兵貴神速即前進薄之以擊其未備乎作何遲速之備

四十問車營布蓋海之地而耀州當二州之中或議於此設收錄遼人之營其強者可佐戰何所恃以爲兵其眾方枵腹將何以爲食且人眾雜遝慮有反側作何預備鎮輯

四十一問車營薄境如有陷番諸領兵者挺身獨來或相率以歸或領眾投順欲收之營中恐有他虞欲置之別所又無以得其死力而但有不定之思作何分別禮待以盡兵機

四十二問車營登岸遼人來歸其老弱家口安插何地或議以船西渡則兵方冒東而又渡遼人於西乎議安插四衛之間尚須以兵爲防否作何定議

四十三問車營自有奇正而車路之外更有騎路第車遲而騎兵速然騎之路卻遠而未盡熟先車以抵敵恐勢孤而難敵彼後車而不至又無以爲車之利使其返顧而失指也作何約期作何嚮導

四十四問車營抵海蓋閩當借遼之食食遼人之新附者而敵之糧多在開鐵其海蓋或少作何因糧之計

四十五問車一股分六營其分而相應合而相絡惟大將能令之而勢相懸隔敵在呼吸驟息之間立得應援立得分合作何預計

四十六問車營馬步戰輜相爲比合但而佐將分統步騎何以比之使相親何以合之使相應況應步而步出應騎而騎出一呼立應捷於呼吸有營將所見所不見者作何號令使之不相推諉

四十七問車行東北而錦蘐有伏敵或西虜邀我輜重又車去覺島方臨彼岸而水有敵舟如納哈之從長廣反攻也作何預計

四十八問車入敵境敵忽傾巢而奔回舊巢我兵可入據其城乎一入據而內無糧可因敵乃從舊巢復出以攻以圍作何預計

四十九問車入敵境徒得空城而敵還山險嵩藪中我軍既難深入我糧不可久待我議還兵而敵出乘之我還而敵復躡蹤及我至而敵仍還作何預計

五十問車既攻而殺敵餘敵何存勢當摧敗然大兵據城去蓄既還糧作何運兵作何食

五十一問車既臨敵人可因兵地可因糧而奪邊人之糧邊且為兵以抗王師即未敢抗而邊糧既盡邊人何以為生作何預計

五十二問車營下定中原有奸細當而相交兵之際營中忽有變動便可守兵忙亂戰兵驚慌是當預先戒令嚴防作何方略

五十三問車營主靜而動在奇兵當定營之夜議晴襲敵巢而地有險易道有近遠兵有馬步將有鈍敏古人劫寨之馬亦選迅快不鳴嘶者作何預計

五十四問車營既定敵於晝日寂然不動卻於黑夜偷營或於別路擊後而敵不數十人使我全營忙亂不得休息欲靜以待之卻又恐兵多猝至作何應策

五十五問車分幾路敵只專攻一路我各路未集其一路立定腳手便可鼓舞大眾少有差錯眾心駭懼作何方略卻一路可以應敵

五十六問車既薄敵尚未交鋒忽報而北有西虜助敵勢甚凶惡何以而設互敵勿致腳忙手亂

五十七問車營下定報有邊人之為敵兵者來投或西虜報來助順我方翹望為快而原是敵兵到即為亂預先作何防範作何覺察

五十八問車營各路抵境敵方隨路擺設於彼岸欲貫則兼登相持則兼待此當有搗空之計於其巢有攻虛之計於其營作何奇策

五十九問車營一處交鋒而敵效我別路之衣帽旗幟迎敵者方為所惑而策應者於倉忙之際見而軍對敵而不知誰為我兵甚有我居主地敵居客地而誑認如宋之西兵者作何預辨

六十問車一渡必據海蓋為要然敵棄金復而於海蓋尚有兵也倘一聞我兵之東而加兵於海蓋而我以蓋套等地為捷徑而近在十餘里遠才四五十里兵一渡則後背水而前臨堅城動敵作何應法作何出其後出其旁者

六十一問車臨敵地必資水草敵或糖料經行之地置有毒物又或以投順之民置食壺漿及獻料草我以為順民受用卻有毒害之法作何分別

六十二問車營大兵臨境短髮遼人何以遽能辨別不有殺戮乎而無心之中卻失人心或堅與我敵何以設法分別順逆收拾遼人而使之相率投順以為我兵

六十三問車臨蓋州則金復在我之後東江之於金州登鎮之於復州各能為聲勢乎平島之於鮮人相牽能為欲人之狀乎然地相去遠於敵何以能牽夫虛而為實也何以使二鎮為實

六十四問車外之奇兵仍為車也又有奇外之奇兵使其駭如從天而降第西虜之暮易毒趁也開鐵之西北有遍邏乎廣闊開鐵之民尚在何以得其相助而無他虞

六十五問車薄城邊而圍之乃敵實覘而備糧蓋欲乘我之惰而一旦猛擊之也我當闢一角以待其奔而伏精兵於所奔之路乎抑廣置遊兵四面環車待其出則矢石及之勿令逃去乎法曰奔則伏兵發戰則眾心散圍寇之道果不可以堅守為事乎作何變通

六十六問車方對敵敵無故自開一角詐欲出奔我方並力合備於此而敵卻從我之疏處以為衝或乘我之聚於此而奔於彼作何先覺而勿失其宜

六十七問車方深入敵境寂然不動而不見一人此當秣馬勵士坐待以觀其變然敵忽出奇兵合攻一營而一營或力戰可以何兵助之又或敵未見敗而忽退此可乘追而逐之乎其營亦可拔而前乎作何方略

六十八問車行平坦則分五方而近中軍矣如遇山川險狹何以分布法曰斂左右二軍而前後如故夫左右何以斂之當隨地為之乎抑盡置之後乎或右為前之後左為後之前乎作何布置使臨時不令而行

六十九問車入敵境凡地形順逆叢林厚薄我將士未必盡悉也而車又眾多所分行之地各有險易法曰利則進不利則止夫大兵行而止與進亦可不齊乎又曰貨則掠人則殺為深入之道而遼人吾人也遼人之貨吾之貨也可掠而殺之乎擇而為之何能分別

七十問車入境而敵人之情更當及未合而審之矣初以為兵不多不精而實多更精也初以為無備無糧而實有備有糧夫不能候敵之情而須與戰者舉眾與敵也知敵之情而避之不可輕戰又不可作何謹持而應之以能為勝

七十一問車所駐之地環衛無虛地也敵攻一面則引中權之權勇赴之他面不可減動法曰應敵人擊其一面牽精兵襲吾減損之地然敵愈益兵而我兵不加作何奇出以破其眾

七十二問車臨敵忽有敵中叛將密持約要言在某處為內應或某日時來投或言賊中消息及應我之計作何應答以無中於間無失於眞

七十三問車臨敵忽有自敵中跳身來歸者備言敵中情形如何備我又言我當如何制敵信之則恐為間不信又恐失機作何計略能得此人之心即間反為我用

七十四問車合馬步為馬步之衛而馬步不無以車費累願如法有繼所得牲口以需所急攻卻陰以兵猝乘所機

守又如廣爲舟船以示所必濟御令精兵銜枚於他處擧筏而濟擊又如大兵到而敵斷絕其路卽伺間以識敵令其殺防而陰令輕捷者間道急渡出其不意我卽同大軍以應之此皆騎步之專用不必有車今以車用而此法固兵所必需作何迅應而俾無照顧之勞

七十五問車利居生地惡死地糧道進退皆利曰生糧道水陸皆絕曰死用生地亦要士馬精利陣勢習熟將沈毅法令嚴吏士服從戰樂然而士卒顧家卽生地不可用而利害未審肯衆强爲死地更不可然法禁猶豫也今擧世怕進取而我等不發於矯衆乎然所行皆生地也作何抉斷

七十六問車退險地而天地震晦風雨交集山川不辨當此之際定當堅靜不動敵來勿戰俟天變少霽觀强弱之勢而後進退之然倉猝之際大將以何術卽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師徒不驚亂且煙霧迷塞風雷震驚旗不見礮不聞火不可擧作何探報以爲備

七十七問營與敵遇而所駐之地有溝渠迂洞有深狹隘口有草木叢密有高下相乘凡此皆兵之危地而更有車行而不便法曰此地之性作何用地

七十八問車營方定敵來突攻矢石疊擊敵必敗亂我兵追逐當以騎乎以步乎平廣則以騎山水則以步矢石雨墜可以猝而用乎騎出追而步制敵不慮營之虛乎何以暇而能整使應各有紀而不多不少不一生亂

七十九問車之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節動有度靜有方隨五行運轉是惟古所稱天將者以變用正以神用奇使敵人不知其所爲蓋至變而至精也作何通透

八十問草之行在審遠近險易高下淺深前後無阻左右無滯騎步便其往來戈鋋叶其所用人馬無遏塞之困攻守有備蓄之利此非詳審地理於平時明見情形於臨陣何以得此然有時順地而逆用之逆地而順用之又能不擇險易安而後動卽陷死地而能生卽致亡地而能存作何變通

八十一問車之步騎似强者不得先弱者不得後然古有强將無有天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卽行必無疑慮又有猛將軍無多少敵無强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匹馬單騎排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似此兩者拘於車之教不幾於礙才乎作何任用

八十二問車營外舊有拒懷蒺藜拒馬唐李藥師言此以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又言太公六韜多言守禦之具非攻戰所施此誠膚智之言然車要止可拒人而不能致人則胡不退守各城而以車遠涉敵境徒有拒敵之具乎車中之步騎自奇正敵來則拒之而拒之中自有奇兵或後擊或夾擊而引敵及車矢石及之拒亦致人也作何拒而能致

八十三問車營派定照營分數似難摘離別用卽如突厥方强李靖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此法儻可效之而車中之兵作何借移

八十四問車一營其自相援應具在營制無敢相失也然騎步不能盡相爲用也而六營各分能相用乎昔拓拔英擊漢中尹紹祖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師莫相統一我選精卒並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則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果俱潰然則多立營而不相聯古有之矣作何交制

八十五問車布狹隘之地及過險出隘難以今所定營行也古有約隊之法今何以用於車雖臨時相地勢爲法然地之形可預爲約略也孔明以斜谷路狹裁八陣爲六陣其說似妄而當斜谷必約隊可知也作何預計變通之法

八十六問車之初爲方營而圓曲直銳在所變故每一陣爲伍變而二十五或以爲此花步也臨敵無所用臨敵之時相觀地形或邱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生死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步騎多寡疏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非必眞有五行之地五行之陣也然則花步何以教之乎教花步正所以爲實用此中有機焉作何解悟

八十七問車之制要便利爽快車營之制要簡易直捷古人中軍與上下兩軍鼎足而立一鼓一麾而成列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變化如風雨如臂指今驅車策馬又互相照顧得毋煩亂乎抑隸熟而簡易直捷卽在其中乎作何發明

八十八問車營之隸向者據高而臨之盡見營中之虛實復踞射於其地而登高覽可射及營中也昔魏堅壁不戰而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魏爲霹靂車發石擊之其樓櫓皆破以此預計則憑高可射及營也我之車營矢石亦可仰攻乎

八十九問車近敵巢其城三面各有重城以居我叛將及逐人之爲生計者而敵之親兵居在內城其外西一面臨代子河不住人以城中乏水開小便門取水於河我兵東向阻河不得近城過河又逼城下而後背水敵立城之意便欲堅守難攻也當以何地爲先著而仍防此而之有敵出劫也作何預計

九十問車抵海蓋便當乘勝薄敵巢而各路未集可以數營探入而與大軍相隔此吳漢克廣都便抵成都遂與劉尙隔江南北二十里而幾爲賊乘也作何算計

九十一問車兵之動必須審得虛實而趨乘其危然防敵之乘我當令我無可乘如車抵敵境或行列未定或食未設備或奔走勤勞或未得地利或未合天時或涉長道後行未息或涉水半濟或險道狹路或旌旗亂動或陣數動移此皆乘之危也至或將離士卒而有怖心士輕其主將而有鳥志其危更大作何預備勿令敵乘

九十二問古之用車者險隘則停暘燥則起貴高賤下進止必從其道又曰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夫衆車深入何以得地爲高得時爲燥而進止以道乎見敵起而逐其迹是請且戰乎抑以獨逐乎天久連雨馬瘏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作何深計

九十三問車之行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其進不可當其退不可追前後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而大要在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與之安危而已作何比聯

九十四問車以密固今之車陣亦既審矣一二將領能練能用矣古人不云乎凡戰非陣之難使人人各能布陣爲難又云非知之難行之難今之諸將尚有不知者作何訓練令其知而能行

九十五問車之馬騾牛駝號爲五萬其秣飼之需當因於地而敵似習耕地之法是元昊所以誘契丹又觀王君㚟所以破吐番以其既疲也整兵以掩其後先令人暗入敵境於歸路燒草吐番至將息兵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其輜重及疲兵尚在水而吐番已渡水遂大破之觀所不備可以爲備作何防策

九十六問車之中權有權勇僅可爲奇兵凡設伏暗劫詐誘皆此兵所爲而將能智士乃愚今使士知其用而將反不知爲用何以乘機敵好假西虜衣裝而向時開原一路之兵實爲敵假我既潰之兵而詐迎爲計也將智而愿乃能用士士愚而忠乃能死戰作何振作

九十七問車有火器種種如拼武營所備信可禦敵亦可殺敵然其用有無窮者亦有易盡者對大敵遲時日當得種種如古夫古人火牛火雞要在駭亂其軍我乃因其亂隨而擊之則乘亂之精卒不可不預爲備也作何選練

九十八問車薄敵巢勢必渡其臨城之河敵如以精銳據河負城以拒我又如令羸馬弱兵背城爲陣以誘之我如渡水交兵而敵御有精騎伏於城側待我半渡邀擊我議從南北可賽處間道以攻而敵俱有防作何破散其計

九十九問車營自有奇正止供一營之用即策應他營亦一營之用也如大兵自西來而南與東御有奇兵如所稱裹蹕踰嶺用寡用奇此當不在車營之中而東南而鎮不足恃也作何揀擇百得此奇男子

一百問車行必擇晴乾而兵家之奇必用風霧雨雪如蔡定方而破突厥一乘霧而往一凌雪深二尺而行皆掩其不備而破其牙帳然楚之備吳也而十日夜吳必至不如備之吳人果至見有備而還楚乃乘其還破吳軍曰吳人來三十里還三十里其將必休其士必爲食我行三十里可掩其不備然則兵之用奇不禁其風霧雨雪奇兵之在車者亦可用乎作何發縱

百一問車利守而欲攻車利正而欲奇然攻有三道曰正曰奇曰伏故曰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者其將木偶人也昔蔡以精兵抗李光顏而李愬自文城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爲奇道鄧艾自陰平攀木緣磴而降蜀此爲伏道夫奇伏固攻之道也而車中何以行

百二問車之深入若敵堅壁不戰欲老我師也法在攻其所不備又曰攻其所必救故攻其主搗其巢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事之可敗今敵只一巢其備甚具無歸路之可截無糧車之可斷古法似不可行乎然一城之守亦有所不備則亦有所必救故險伏不得則併力偏攻之去偏攻之道作何計算

百三問車抵敵境便直薄其巢而敵果築舊遼城伏精銳以衛我左而又出我不意即廟山口於耀州亦可虞也作何哨探爲慮

百四問車之用專於敵爲攻戰而一發韌則兎首原自恭順其衆亦有可用乎虎酋近日爲恭或無可虞而部落衆矣如抽歹因稱桀驁也杪幸與敵爲邏郎近方播尾而何可信一有蠢動盡足爲防作何預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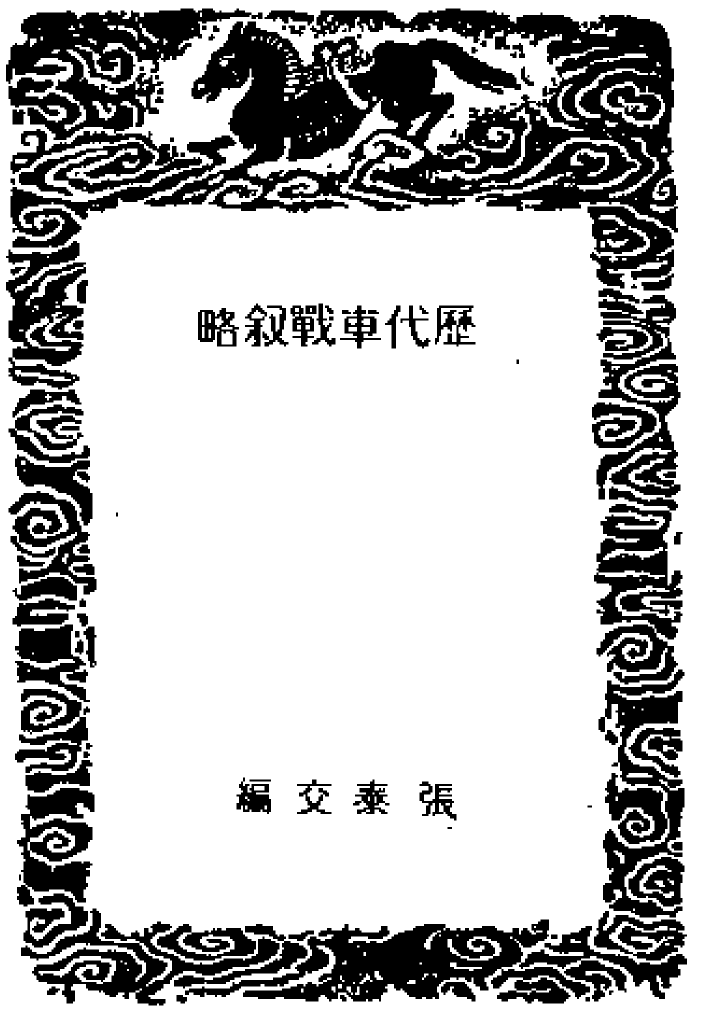
百五問車行糧從海蓋之地俱可以舟運而所攜之糧無幾也大兵一登岸而舟便可爲運乎或遼人之歸附或西虜之隨從其食俱在所攜之外而日後更須糧爲多今之津運固供十萬而惴惴也作何預計

百六問車營以爲守而出營以爲戰出營之法居者行者勞佚相均以戰以守車行不悖故敵兵少則一衝領一百之兵出戰而一面之中自爲兩翼爲奇爲伏兩餘面不動敵兵大則四衝之兵俱出各當其衝步戰則馬爲奇馬戰則步爲奇而中權以督以策端更出迭入動靜各半不盡營以行一戰一守用休相更不一方而戰故一營之中矢石馬步無一人一騎不有更番迭陣乃能無窮是當作何調度

百七問車之全得力在後勁而車一營之得力在中權夫五行之用水木金火土相生故方圓曲直銳以次爲變而銳仍變爲方其相破覩所尅火金木土水以次相尅而水仍尅火故五陣之變必始於方卷而藏之則爲方陣爲圓陣而握奇之數在中權舒而張之則爲曲爲直爲銳而握奇之數在陣後此一營之後勁也作何分別

百八問車營進而得勝有小營有大營深入千里戰非一合破擊退敵則或騎或步出營追殺面敵或佯敗或既敗而剩衆來援來之速當何以應來之緩當何以應夫兵欲暇欲整有功欲戰不欲玩收斂之精哨探之明小歸一營大歸各營紛紛紜紜而必不可亂作何制勝之略

車營百八叩終



歷代車戰叙略

張泰交編

歷代車戰敍略

清　陽城張泰交洎谷編

閒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故古之戰者必以車自夏啓誓御以正而勝有扈商湯龍旂十乘以克有夏則車戰其所由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乘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車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大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以車一圍又有倅車以備不測所謂不可敗之道也周禮巾車（車官之長）掌兵之正車僕掌兵車之副兵車凡五曰戎路（王在軍所乘也）曰廣車（橫陣之車也）曰闕車（補闕之車也）曰苹車（對敵自隱蔽之車也）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荆蠻魯僖以戎車孔博服淮戎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中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邲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之乘車戰陣以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出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惟魯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吾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未陳而薄之遂大敗自是而後車戰漸廢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閒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由軍于雍丘以兵車趣戰疾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武帝時衛青軍出塞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其鋒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置于塞上以拒敵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襲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微之裕師仗士七百人車百乘爲卻月陣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將之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曰駐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常用車矣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而馬燧亦爲狻猊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

又嘗用車矣僞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慄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車固以革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騸而琯用牛焉幾何而牛不髀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琯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哉宋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鞔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衝衛下嘗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初亦嘗用車也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兵車萬乘至崇甯三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彥圭式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八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虞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第當求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何

而收其效石守信之寨脚車如何而椒其利否則斂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況之言行載甲兵止爲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如徒曰此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爲獸面木牌垂氈幕槍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牆車在外以禦敵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扱陣追襲則步軍入陣間稍憩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至明成化間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槍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已命工製造竟以登高涉險不便遂已而邱濬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夫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效爲戰車一可以載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遇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柵挑壍之擾言之詳以備矣後潞安兵副陳大綱轉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置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衣甲卽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是

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于守不惟有芻秣之資而又資饋餉之饒誠備禦之長技也故嘉靖間戚將軍繼光創立車營每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鳥銃長刀籐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衞車馬一則可以爲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胄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息關蔡氏曰嘗讀周詩有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則其伐北者然也有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則其南征者然也車固用兵所必需乎所以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也革車則以載器械財貨衣食之用以至天子之車見于六月之元戎諸侯之車見于秦風之小戎二車皆藉以戰是爲兵車然車非所以出奇而求勝亦以之拒禦求爲不可敗而已觀司馬法曰先其車足之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不可以得車戰之法乎自世下衰諸侯或以車逐利于原隰草莽之閒于是有延澶而止洼水而止乃毀車戰而用徒則鄭莊公始也寢車戰而用騎則趙武靈王始也先王車制幾幾乎廢矣第去古未遠遺蹤猶存亦間有用之者若晉偪若秦襄若楚子若宋華元未嘗不恃車戰以爲利洎及漢代雖或用之而詳考其詞大都行則載以糗糧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殳之法已不復存在晉則偏箱車爲最著唐李靖稱其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深得古法今其制不可考然自古車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

可以盪摧矣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于狹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而終唐之世惟哥舒翰馬燧曾一再用之以成功若宋代郭固之式此馬燧之舊制也吳璘之法衛青之故智也外此有黃懷信之氈車王大志之運電擊車范仲淹請造小車而不用大車沈括請用兵車而不藉民車似車制至宋而轉盛蓋緣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故利以車戰然必有石守信之智而後可以極寨胍車之利有韓魏公之謀而後得箱車之用非是則勿漫言車戰也明則李賓請造之而不果行邱文莊詳議而不果用僅一于見戚南塘然究未當藉車以戰也則車戰之法其廢甚已久矣（泰交又書）

歷代車戰敘略一卷

國朝張泰交撰泰交字洎谷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官至浙江巡撫是書皆剿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後集車戰篇之文而稍附益之別無考正如述列國車戰而齊侯伐衞之先驅申驅失載敘唐代而裴行儉之絀車李光弼之楄車亦失載敘明代而給事中李侃所奏之贏車總兵官張泰所造之獨馬小車定襄伯郭登之仿古偏箱車皆不能徵引蓋不免於疎漏矣

歷代馬政志

蔡方炳述

歷代馬政志

清　平江蔡方炳九霞述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以戎馬定井田之賦則知馬政之關于六軍至重矣考其制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而鄉師辨其牛馬之物均人均其牛馬之力縣師辨其六畜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馬四匹此國馬之政也校人則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可以育種者）戎馬一物（可供戎事者）齊馬一物（毛足齊一者）道馬一物（善于馳走者）田馬一物（可供田獵者）駑馬一物（材下供雜役）畜五良一駑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而區分之獨給公家之用是爲公馬也惟天子有左右廐共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良馬三廐駑馬三廐）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良一廐駑三廐）馬止用駑二種所以辨降殺爲閑防也而凡馬特（特謂牡也）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馬祖（天駟星也）而執駒（二歲曰駒執拘之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以騬之猶齒不可乘也）秋祭馬社（始乘馬者）而臧僕（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冬祭馬步（神之爲馬災害者）獻馬（獻成馬于王也）而講馭夫（教御車者使善也）凡軍事物馬（謂齊其力）而頒之其趣馬則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進退行止馳驟）掌駕說之頒（用馬之次第）辨四時之居治（居謂牧庳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謂馳步以發其疾知其所病處而治之也）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可牧馬之處禁止其地之民不得擅牧牛馬）而頒之（授圉者以牧地也）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時其芻飼俾盛壯也）佚特（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三歲曰駣始乘習之也）攻駒（治其蹄者也）執駒（毋令近牝也）散其耳（以竹括押其耳項毋令著驚也）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成周之于養馬如此其重且詳也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于犬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賜命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械器以田車攻馬同賦焉戰國之際魏武侯問吳起以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乎人親而可施勒御轡之用此古人調習戰馬之法也漢初馬匹至百金天子不能具醇駟乃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以太僕掌輿馬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夫以太僕而專命司馬者始于漢代非周官本職也文帝時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置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至武帝時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于是衆庶之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塞上馬布野而無牧盜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塞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于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其息後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至輪臺之詔始修復馬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略宣帝時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元帝時省苑馬以資困乏成帝時減乘輿廄馬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廄令一人後置駿令廄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紀楊子阿言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爲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臣謹依儀氏騎中泉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有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焉若順帝時置承華廄靈帝時置騄驥廄皆不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廩粟而已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又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乃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歲列賦課功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以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豳涇甯間地廣千里爲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分爲四十八監地猶隘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焉凡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而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隴州三監于嵐州及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乃令王毛仲領內外閑廄專其事毛仲亦能于職其始官時馬僅二十餘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又突厥款塞歲

許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將校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而苑監所名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用魚朝恩言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供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牽駹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養馬務二又興葺舊馬務四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廐馬始備太宗時詔市吏民馬以備征討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國馬乃益多始分置諸州牧養之眞宗時置估馬市司凡馬市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監凡十有四景德時置羣牧使凡廐牧之政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則知州之通判兼領之大中祥符間立牧監賞罰之令于馬政亦極其籌畫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充之至和中歐陽修爲羣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彈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甯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于敵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率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可得復也臣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

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邃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閒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議如修言是時計內外坊監牧地總六萬八千頃諸班軍又三萬九百頃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甯行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歲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戶馬之法始此而監苑地咸賦之于民文彥博言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縶之維之皆可繁息乎既不繁息安可繼乎而言不見用彥博又言馬死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遂力請卒行之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民益病之元豐中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免保甲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二十匹置提舉保馬官限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教足于是戶馬變爲保馬矣元祐中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

大之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請中復舊制而推行括馬之命以禦敵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畜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而民困已極國用復闕遂專恃馬市按宋初所市之馬有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今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匹其閒良細不過三五匹中等十許匹餘皆不可服乘守貳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謂之至則隨死癸巳變故之後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博馬而茶錦不堪益藉口恣肆爲患焉然自坊監廐庫棚序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不得不求之邊域吁市馬于邊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言也講求國政者可不加之意耶明初設太僕寺于滁州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南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衞牧曰京府寄牧萬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爲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何七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

重騎而第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凡草場歲徵其租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市之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與諸番易馬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以十一戶共養一馬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之人請命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俾責償焉蓋倣宋熙甯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仁宗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畜散之衛伍操用尚餘千羣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匹命太僕歲徵駒如民例大學士楊士奇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不自執事今役之牧馬以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矣帝乃止成化中河南南直隸旱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承平既久馬漸爲民困而邱濬陳牧馬之害曰國家監牧之法唐宋行之于內地今則于民于邊方其蕃育生息雖不及往古而害固未及于民也若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甯間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而糧草戶役徵輸如故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則科賦徵役非止一端而又于郡邑正佐之外加設專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似爲人而差役爲馬而役既供芻粮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又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依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之馬率皆小弱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固已頓蹷矣況望其驍騰禦敵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宏治中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郊坰冬春支料餧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耕馬無所芻牧于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墾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以候買馬著爲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請求故典修舉茶馬之法初自宏治十年至十五年開止易馬五千四十三匹而邊馬不足邊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牌信制禁私販積貯茶四年開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奇貯慶陽府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上苑廣甯爲中苑清平爲小苑通六苑之數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三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邊之用夫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用而風土異宜難牧難蕃又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值馬習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廄雖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甚夥而邊以大紓一清懼後無專官制復圮也于正德初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甯邊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于馬乞巡茶御史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庶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此嘉靖中蘇松巡撫翁大立條奏江南養種馬之害言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太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以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又官收地租宏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寄養江南府縣甚夥而民困漸及明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避來人戶逃亡案派丁田由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焉害一馬頭中另編羣長歲斂貼戶銀三十兩羣長外又編獸醫歲斂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壤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溼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十兩害四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寺備用馬匹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解赴付京者倍之害六況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色而望芸鋤之成從入芻草根而欲芻秣之常給何可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羣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賠償銀十有二萬餘兩又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薪等費數百兩種馬一匹倣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也爲利已不訾矣時御史雖復執奏以爲不當革而歸有光亦建議曰國家令民養馬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俵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

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累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可矣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益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益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學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奸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反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妝其孕字絕其游牝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欲講明馬政則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淸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贊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使民得寬其力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舊制猶可復也甚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卽編戶恣芻牧而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嘗試盱衡計之夫天下非小弱也往古宜馬之地盡據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鹿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冀代最產馬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郷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郷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官然之則立爲一定之法而又愼擇其官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斯邊圍得馬之用何也如牧之在民者則于每縣擇其郷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爲一大廄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家爲一小廄小廄每廄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廄長老者一人爲廄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廄卒每廄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廄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罰收獲之際廄長及廄老計畝收之稈草料荳以飼馬而荳之萁卽以爲煮荳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屏必冬煖而夏凉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家自畜養者大不同矣至俵散閱換之法官軍領馬騎操選有倒死卽責以追償是故足爲不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餓損幷老弱羸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責馬軍攢槽共餧如居隔遠皆俾就近攢餧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領草料則嚴爲法不許變賣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知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倍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于邊方之馬宜于通城中擇空閑地爲馬廄不分衛所除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餧養每日遵官點視哺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筭就彼鞍鞽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而尤在重冏寺之權愼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任而綜覈其成則雲錦之盛匪降自天而淵塞之心奚獨在古也哉

息關蔡氏曰歷考古今馬政之變其官民通牧者周也其于民而用于官者漢也牧于官而給于民者唐也其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在民而又市之于邊境者宋也其內地則散之于民在邊地則牧之于軍而專易之于西番者明也其得失利病有不難歷數而見焉按成周之制邱甸歲取馬四匹平時則官給芻牧有事則民供調發以至邦國六閑家四閑則諸侯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養焉不獨天子有十二閑也此官民通牧者然也漢初勸民養馬而許之復卒蓋居閒則每匹免三人之筭有事則每匹當三人之卒內郡行之後則自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庶民之望復卒也難矣縱民畜牧而官不復禁之故烏氏則致馬千羣橋桃則致馬千匹邊郡行之後則官假馬母而歸其息邊民之廣畜牧也難矣此牧于民而用于官者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市値則給錢以市矣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給之于監牧則給馬以用矣始張萬歲尋其政馬之蕃庶至以一縑易一馬後王毛仲修其法馬各成羣至望之如雲錦官得其人明效如此此牧于官而給于民者然也宋有官馬焉則畜于牧監有戶馬焉則散于編戶有戎馬

爲則市于邊郡夫蓄之于民則馬多駑弱而民且受其害不若市之于邊爲利市之于邊則費日增加而蕃實享其利不若養之于官爲尤利故特重內外監牧之職卽蓄之于民亦不過聽民之蓄養市以本値如祥符之令民能蓄馬與免二丁如嘉祐之令民何憚而不從柰何熙甯大臣誤聽曾孝寬之說棄文潞公之議行戶馬之法又甚而爲保馬之法而民困始極矣庶幾以摘山之利易充廄之良猶足爲濟用良策乎然始也市茶易馬分任其事後始專官以兼任之其法迄今不變此宋制之得失有然也明則有民牧之者所以給京師之用有軍牧之者所以給邊方之用其以茶易之于番者亦以給邊方所不足也夫民牧行于內地雖有司提調孳牧之事而馬戶另籍他役勿擾歲免其半是以民得養馬之利而馬日蕃後則民有編番之害有二役之害有偷退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之害于是補馬之家許令輸銀一切折色之說遂由之起矣而又草場有子粒之徵課駒有買依之例民乃有質妻鬻子而不足償者其不趨于流徙死亡不止矣此內地馬耗之由民牧之苦也若邊地之馬所係最重而給馬之時所與未必良領馬之後飼之未必飽或從軍摧敵故牧之以趨征或臨敵帶傷輒棄之餌賊又或未嘗臨戰出陣而老死槽櫪之閒皆責令賠償夫責士卒之力以爲國防寇又責士卒之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賜予之衣糧不足以賠逐年倒死之馬匹則是以不戰之馬而坐困可用之士此邊地馬耗之由軍牧之苦也至番市所得之馬或多齒長而奄奄待斃者或年齒稍壯則必餓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舌往往市入廠而倒死者相籍數萬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良可惜已第番馬之佳者則上下山坂出入溪澗至捷也風雨能勞飢渴不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充我騎操陰令耗匱明收實效則又老成籌邊之至慮也況彼之得茶不足爲害而我之得馬深足爲用故其法不可得而議也此明制之得失有然也今日者川陝茶馬之利在所當行而南北俵散之弊亦所當革也倣監牧之制而圉師以蓄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時部轄有方則無地非渥洼之種矣必責市于外而賤棄于內也哉方炳文書

救荒活民書

附拾遺

董煟撰

序

臣聞水旱霜蝗之變。何世無之。然救荒無術。則民有流離餓莩轉死溝壑之患。臣不才。幼嘗竊忝先朝宮輿活河朔飢民五十餘萬。私心以爲賢於中書二十四考遠矣。困處閭閻。熟視民間利病。與夫州縣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異時獲預從政。願少攄活民之志。於是編次歷代荒政。釐爲三卷。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則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鑑可戒。可爲矜式者。以備緩急觀覽。名曰救荒活民書。然半生奇蹇。晚叨一第。而憂患薰心。齒髮疎落。深恐蒲柳之質。不任風霜。則臣之素志。無由獲伸。謹繕寫進呈。伏望聖慈萬機餘閒。俯賜乙夜之覽。倘或可備採擇。乞賜睿旨頒行州縣。庶幾上助九重惠澤黎元之萬一云。臣董煟謹序。

救荒活民書提要

救荒活民書三卷。宋董煟撰。煟字季興。鄱陽人。紹熙五年進士。嘗知瑞安縣。是書前有自序。謂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救荒之策。下卷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爲法戒者。書中所敍。如以常平爲始自隋。義倉爲始自唐太宗。皆不能遠考本原。然其敍常平粟米之數。因隋書所未及志也。其宋代蠲免優郵之典。載在宋史紀志及文獻通考續通鑑長編者。此撮其大要。不過得十之二三。而當時利弊。言之頗悉。實足補宋志之闕。勸分亦宋之政令。史所失載。而此書有焉。他若減租貸種。淳熙鄉災令格。皆可爲史氏拾遺。而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據與本傳相參證。猶古書中之有裨實用者也。

救荒活民書卷一

宋　董煟撰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煟曰。唐虞之時。國用尙簡。上之人取于民者甚少。凡山澤之利。盡在於民。故當阻飢之際。特使通融有無而已。今世民困財竭。則通融有無。須上之人有以考之。然規模淺陋者。猶滯於一隅。殊失唐虞懋遷之意。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

煟曰。公孫宏以湯之旱。爲桀之餘烈。遂有以啓武帝之玩心。大抵天變。如父母之震怒。爲人子者知其雖非在己。亦當恐懼敬事。以得父母之懽心。成湯聖人。平時豈有此六事。然必一一以爲言者。所以見其敬天之至也。況未至成湯者。可不自責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也。）七曰眚禮。（凶荒殺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蕃讀爲藩。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也。）十有二曰除盜賊。

煟曰。周禮救荒。以散利薄征居其首。今之郡縣。專促辦財賦。而諱言災傷。州縣之官。有抑民告訴者。檢視之官。有不敢報傷分數者。非不識古人活人之意。顧亦迫於諸司之征催。有所不暇計慮耳。然以生民社稷爲念者。忍無策以處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煟曰。謹按注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疾疫也。移民者。辟災就賤也。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梁王移民粟之舉。正得周禮救荒之遺意。而孟子不取者。非不取夫此也。特譏其平居無事。不能行仁政。徒知罪歲而已耳。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鰥厄。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煟曰。今之義倉。誠得遺人委積之遺意。然散貯于鄉里郊野縣都之間。故所及者均遍。比年義倉。專輸之州縣。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今有仁人在上。安保其無復做此意而行之者乎。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煟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率土臣民。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廩庾而已。後代失典籍備虛之意。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振儲。唯計廩庾。不知國富民貧。其禍尤速。今州縣有常平倉。有義倉。朝廷諸路。又有封樁米斛。至於大軍倉。豐儲倉。州倉。縣倉。皆不與焉。但賦斂繁重。民間實無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而不敢發。馴致積爲埃塵。盍亦講求古人凶年通財之義乎。

宣王承厲王之烈。而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詩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煟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者謂慰安人心。然山川禱祠。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民之切。至於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非常時有實惠及民。安能如是。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

煟曰。古人賑給。多在季春之月。蓋蠶麥未登。正宜行惠。非特饑荒之時。方行賑濟而已。

隱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衞齊鄭。禮也。莊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煟曰。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然同盟之國。猶有救患分災之義。未嘗遏糴也。今之郡縣。不知本原。但不容米下河出界。回視春秋列國。爲有愧矣。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煟曰。饑荒之年。古人雖鬯圭玉磬。皆不敢惜。猶以請糴。今常平義倉。本備飢荒。內帑之積。軍旅之外。

本文因年．若吝而不發．誠未考古耳．

僖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信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不與．信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焆曰．春秋於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絕之也．春秋之世．王道不絕如綫．一閉糴而聖人誅之．本朝列聖．視民如傷．屢降詔旨．不許諸路遏糴．坐以違制．而邇來官司．各專其民．輒違上意．此皆諸求未至耳．

信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其務也．

焆曰．有無相濟．真救荒之良法．今州縣各私其民．官司各私其職．莫肯通融．異縣貯儲．不恤鄰邑．哀哉．

春秋之時．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爲上卿．宋饑．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皆得國乎．

焆曰．子皮子罕．爲二國之卿．固與宰天下者大相遠．不知其志之所及者能幾．而天之祐善．罕氏遂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後於宋．蓋亦備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行道有福者．理必然耶．

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焆曰．李悝之平糴．壽昌之常平．其源蓋本於此．今之和糴者．務求小利以爲功．殊忘斂散所以爲民之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焆曰．聖賢救荒．大抵以寬征薄賦爲先．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葵邱之會．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

焆曰．趙岐注云．無曲防．無曲意．設防禁也．無遏糴．無止穀不通鄰國也．然必當時已有遏糴之患．故齊威因諸侯之會而預戒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遂以王政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焆曰．人君平居無事．橫征暴斂．不能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一遇水旱．雖移民移粟．孟子以爲不知本．

李悝爲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焆曰．今之和糴．其弊在于科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所爲患者．吏胥爲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賠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于民．以逃譴責．是其爲糴也．烏得謂之和哉．至於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故積而不散．化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漢食貨志曰．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焉．誠哉是言．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業．作而大饑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饑民就食蜀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濟民．

焆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並免民租稅．漢家救荒．大抵厚下．

景帝後元二年．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皁衣七緵布．止馬舂．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焆曰．謹按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凡可以利及于民者．靡不畢舉．景帝所行．皆得古人救荒之遺法．所以與文帝並稱爲賢君歟．

晁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焆曰．陸贄嘗謂國家．救荒．所費者財用．所得者人心．今錯謂腹饑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贄得之．

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時．赦勿收民租．如此．則德澤加於萬民．若遺水旱．民不困乏．其後上郡以水旱復修賣爵令．

焆曰．國家賑濟之賞．非不明白．五千石．承節郎．進士迪功郎．四千石．承信郎．進士補上州文學．然近年州縣行之無法．出粟之後．所費不一．故民有不願就者也．

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焆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識見施爲．與俗吏固不同也．黯時爲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率皆顧望．不敢專決．視黯當內媿矣．

元封元年。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宏羊。天乃雨。

煟曰。桑弘羊領大農。作平準之法于京師。令遠方之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盡器。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萬物不得騰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當時議者猶欲烹之。謂奪民之利。傷和氣也。今民利無遺矣。而聚斂之臣。默思宏羊可烹之語。可不寒心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丞相石慶上書乞骸骨。上詔報切責之。

煟曰。流民移徙。誠當安集勞來。乃欲徙之於邊。固非良策。顧乃切責宰相。武皇救荒之術疎矣。本朝富弼。青州賑救流民規畫。過於漢家遠甚。

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將士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飢民免其死者。具舉以聞。

煟曰。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其通融有無。不滯於一隅。與近來州縣配抑。認米賑糴有間矣。是時師旅宮室。百役並興。而發民之心。其切如此。武帝所以異于秦皇也。

宣帝五鳳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

煟曰。漢之常平。止立於北邊。李唐之時。亦不及於江淮以南。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蓋非漢唐之所能及也。

元帝卽位。大水。齊地饑。民多餓死。諸儒多言鹽鐵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

煟曰。鹽鐵可罷。而常平不可罷。但當革其弊可耳。今乃遽罷之。過矣。元帝之失。豈特優柔無斷歟。

王莽時。南方枯旱。使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又令飢人掘鳧茈食之。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以廩之。吏盜其廩。飢死十七。

煟曰。木豈可煮以爲酪。莽之規模如此。其卽日敗亡也宜哉。

後漢建武六年春。詔曰。往歲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其令郡國有穀者廩給。永興二年。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煟曰。飢年食蕨根。煮野菜。拾橡子。採聖米。凡可以度命之計者。隨所在而爲之。無遺餘。要是上之人。當有以通融之。使下無遏糴抑價閉糶之患。斯爲上也。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貧民開倉賑給。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廩之。永初二年。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廩貸流民。

煟曰。近歲溫台衢婺流民。過淮甸者接踵于道。衝冒風雪。扶老攜幼。狼狽者不可勝言。而爲政者不問。其留意者。不過張榜河渡。勸抑使還。豈知業已破蕩。歸無自安之路矣。回視所過郡國皆廩之者。寧不愧哉。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五年。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賑貸之。孫權赤烏三年。民飢。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州水。遣使賑恤。

煟曰。人主身居九重。每患下情不能上達。故遣使者。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使者所過無煩擾。本朝諸路置使。一有水旱。而諸司悉以上聞矣。此其享國之長。所以過于前代。

隋文帝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煟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積久不發。化爲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近有臣寮奏請。慮立法太重。而上下蔽蒙虛文爲害。乞令州縣各具見在常平錢米實數。與提舉司差官盤量檢點。自今日以後。不許他用。而盡赦其日前支移之罪。庶幾緩急之際。不至有誤。其說可行也。

唐太宗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煟曰。蓄積藏于民爲上。藏於官次之。積而不發者。又其最次。太宗咎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心。其規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儲廣惠等倉。又往往不支。動化爲埃塵。諒未悉太宗之意。

關中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其略曰。若使百姓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煟曰。王者以得民爲本。凡此舉動。皆是以得民之歡心。太宗眞至治不世出之主哉。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煟曰。太宗誠心愛民。觀其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之語。其愛民之心。眞切如此。宜其一念感通。蝗不能爲害也。

太宗置義倉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卽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餧死相食。不可勝紀。自陛下卽位。京城兩京置常平。雖頻少雨澤。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言。

煟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今之和糴者。可不鑒懲此弊乎。

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指

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衙浦尉。

烱曰。代宗斯言。眞得人君之體。然今之縣令。孰無疑民之心。顧惟一有荒歉。縣道固難支吾矣。而上司責令賑救。供報紛然。費擾不一。又有使者不時巡按。吏胥誅求。小不如意。則妄坐罪端。由是日棰月解。急難辦集。今須上官先灼見此弊。上下同心。勸恤民隱可也。

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免租。京兆尹韓皐慮帑已空。奏不敢實。其後事聞於上。貶撫州司馬。

烱曰。旱傷所當賑恤。儻不蠲租。則催科日迫。而民必思亂。其禍有不可測者。韓皐之貶也宜哉。

元和間。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深體此意。

烱曰。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謂之作民父母。當以斯民爲念。憲宗云。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非惟識人君之體。正與洪範父母之意合。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爲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卽命速蠲其租。

烱曰。陸贄論江淮水旱。有云流俗多狗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其惡聞。卽小其事。斯言正與李絳合。

咸通十年。陝民訴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尙有葉。何旱之有。秋至。民怒作亂。逐蕘。

烱曰。水旱災傷。而不知以民爲念。其禍必至於此。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若蕘者。失其所以爲民之義矣。安知輔上之德哉。

懿宗時。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人。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齏。乾符中。大旱。山東飢。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飢死。而唐祚遂亡。

烱曰。唐太宗時。元年饑。二年蝗。三年大水。上憂勤而撫之。至四年而米斗四五錢。觀此。則知廣明之亂。雖起於饑荒之餘。亦上之人無憂民之念耳。蓋天下非有水旱之可憂。而無水旱之備者爲可懼。

同光三年大水。兩河流徙。莊宗與后畋遊。是時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后不許。宰相論于延英。后居屏間竊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上曰。適得魏王報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盡給爾等。曰。與之太晚。得之亦不感恩。

烱曰。昔考周人財用之制。有內府以受其藏。有職內以受其用。宜可以縱一人之欲。然天子無私藏。王后無侈用者。以冢宰制財用之故。歲荒民乏。則權或薄征。或散利。皆可以通融算有無。天子斂其財。特以爲天下之用。而吾身無與焉。自漢人以私藏歸之少府。專供上用。後世因之爲私有。於是民

雖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欲損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邱山。蓋流弊之極。有如莊宗者可不鑒哉。

國朝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尙百餘萬斛。可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飢民。歲若荐飢。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難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而致豐年。豈復有水旱耶。帝卽命發廩貸民。

烱曰。聖主所爲。其英謀容斷。自有出人意表者。自漢文景唐太宗。莫不皆然。敬觀太祖皇帝。不惑羣議。發軍儲以救民飢。眞得通融有無以陳易新之術。

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租。不俟報。

烱曰。歲之災變。旱傷至易曉也。歷時不雨。孰不知旱。旱則命長吏上聞而蠲其租。何必俟報。臣見今時州縣。或遇災傷。兩次差官檢覆。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量減租入之數。所得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爲法。

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之。國馬以芻藁可矣。

烱曰。廏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孟子曰。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聖人貴人賤物如此。飢荒之年。其忍以菽粟給馬哉。

祥符中。道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所集不多。望勿受其訴。眞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及矣。朕以災沴蠲租。正爲貧民下戶。豈以多少爲限耶。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烱曰。自田制壞而兼并之法行。貧民下戶極多。而中產之家。賑貸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狽無策。祇有流離餓莩耳。今眞宗以災沴蠲租。正謂貧民下戶。此非聖謨宏遠。灼見閭閻之病乎。

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

烱曰。祖宗之時。上供之米。猶每歲截留以備賑濟。則常平義倉。無所吝惜可知矣。然則祥符之詔。可不端拜而大書乎。

仁宗初卽位。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慶歷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涌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濟貧民。四年正月。詔陝西穀價翔貴。其令轉運使。出常平倉米。減價以濟貧民。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曰。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糴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

烱曰。昔蘇軾論救荒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斗。若乘艱食之際。使行減價出糶。平準在市米價。則人皆受賜。亦可免流移之災。此外更無長策。若巡門俵米。關街散粥。終無救於饑饉。其俵散之利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也。觀此。則知蘇軾所論。眞得祖宗之遺意。但當推行村落。尤爲盡善盡美耳。

仁宗嘗謂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倚閣．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遣使安撫．始以事聞．不爾．則民間之弊．無由上達．其悉蠲之．

煟曰．李沆爲相．每奏對．嘗以四方水旱盜賊爲言．范仲淹爲江淮宣撫使．見民間以蝗蟲和野菜煮食．即自取以奏御．乞宣示六宮．非特下情當上達．亦誠相業所當爲也．

天禧元年四月．濮州侯日成上言．本州富民．儲蓄斛㪷不少．近來不住增其價直．乞差使臣與通判點檢逐戶數目．量留一年之費外．依祥符八年秋時．每斛止收錢十五文．省盡令出糶以濟貧民．詔只依前後敕旨．勸誘出糶．餘不得行．慮擾民也．

煟曰．富民有米．本欲糶錢．官司迫之．愈見藏匿．須當有術以出之．其術謂何．臣於勸分抑價篇論之詳矣．然則祖宗不從日成上言．真識大體．

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使．契丹流民．其令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閑田處之．並令所過日人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使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賑救之．故降是詔．

煟曰．境外之民．一遇饑歉．流徙過界．仁皇尚且賑救之．聖度廣大如此．況同路同郡之民．爲守令者其可不加意乎．

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爲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瘞者．官爲瘞埋．已檢放稅外．聽近輸官權停州縣配率．其經本倉庫營壁．亟修全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爲給道．坊監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煟曰．祖宗救災．非特旱傷蠲減而已．凡大水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濕官廩．其賑恤經畫之方．尤爲詳悉．真可端拜爲矜式也．

慶曆四年二月．遣內侍齎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

煟曰．水旱．先發常平賑糶．義倉賑濟．度其不足．則預覓度牒．借內庫錢．於豐熟去處．循環糴糶．以濟飢民．祖宗未嘗吝惜．今爲守令者．不知典故．惟以等第科抑．使出米賑糶．不知饑荒之年．中產之家．自不給足．安能有餘賑糶哉．

慶曆七年．以旱避正殿．詔中外臣僚．指陳當世切務．又下詔曰．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咎於人．不若降災於朕．辛丑．祈雨炎日．卻蓋不御．是歲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吏曰．國家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乃褒之．

煟曰．楊逸爲光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以此獲戾．乃所甘心．韓韶爲嬴長．他縣流民入界．韶聞之．乃開倉賑救．主藏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

獲罪．又何歎．祖宗每遇水旱．憂擾如此．今玆不俟取旨而發義倉．誠得二子之用心．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北蝗澇．時伯州文水縣．不依編敕告示災傷．百姓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爲言．上曰．朝廷之政．寄于郡縣．郡縣之政．寄于守令．守令之官．最爲親民．民罹災傷．倘當存恤．況有災傷而不爲管理．豈有心于恤民乎．主簿趙師錫．罰銅九斤．司戶晁舜之．錄事參軍周約．判官馮珌．各罰銅八斤．通判王嘉錫．罰銅七斤．知縣當守臣衝替．上謂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煟曰．祖宗之時．州縣災傷．不時差官檢踏．雖主簿司戶．至微之官．姓名亦徹于上．至勞聖斷責罰．可見下情無壅．聖主留意飢民如是也．

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盡罷保甲方田等事．以謂地方亦荒政急務．宜即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民之旱暵．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于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恤．

煟曰．神宗皇帝．每遇水旱．憂見容色．至云此豈小事．聖主憂民．誠如此．社稷安得不久長哉．

熙寧間．京師久旱．下求直言之詔．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于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

煟曰．謹按是時韓維知制誥．京師旱．上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憫災傷．損膳避

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近日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傷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發自英斷．過而發人．不猶愈于過而殺人也．神宗感悟．遂下詔．

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更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飢民．六月．詔常平倉司衛州封樁糧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

煟曰．以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濟飢民．此以工役救荒者也．凶年饑歲．上戶力厚．可以無飢．下戶賑濟．粗可以免飢．惟中等之戶．力既不逮．賑又不及．最爲狼狽．今以數萬石貸中等戶．國朝救荒．尤憫人情如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在．令州縣曉諭．丁壯各願歸鄉者．並聽保結．經所屬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輒強逐．

煟曰．近年江浙流移之民．過淮上者接踵于道．暨至失所．悔恨欲歸無策．憂愁而死者．不可勝數．然則熙寧之詔．州縣宜倣之以爲法．

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闕食．農之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爲盜者多．實可矜憫．若不優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羣黨．難以擒捕．陷溺其良民．投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京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貧戶．鵝岸待斷得替．官就村依乞人例賑濟．道殣無

主。官爲收瘞之。

烱曰。凶年饑歲。細民得錢。亦可糴諸他物。以充飢腸。神宗詔鬻常平錢。幷省倉米等第給散。蓋慮米不給足。而繼之以錢。眞得救荒之活法。然國家所失者財用。而所得者人心。陸贄之言。惟神宗得之。

政和七年九月。手詔。州縣遏糴以私擬內。殊失惠養元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烱曰。嘉祐四年。詔諸路運司。凡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至此復有是詔。非州縣不能奉行。蓋俗吏識見淺狹者多也。

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御批。大水飛蝗。爲害最亟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勿留保明奏聞。量輕重與免租稅。

烱曰。水旱檢放。止免田租而已。今御批欲與免稅。政合唐人免調之意。高宗眞中興聖主哉。

紹興中。福建帥臣奏乞措置救濟事。高宗曰。救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霑實惠矣。

烱曰。賑濟當及鄉村。嘗于義倉論之詳矣。然嘗聞蜀之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各有五母雞。一母豬。牀上有百錢。瓶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弊如此。高宗論拯濟。謂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所謂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歟。

紹興間。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樁一百萬斛。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糴。號豐儲倉。詔從之。上曰。所儲遇水旱。誠爲有補非細事也。

烱曰。豐儲乃上供所餘。本備水旱。助軍食耳。後之經國用者。倘遇水旱。可不明立倉之本意哉。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欠。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指礙計。上曰。止令具數。便于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復何所惜。

烱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知私藏爲意也。高宗撥內庫錢。除被水下戶之積欠。且曰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復何所惜。眞王者之度歟。

紹興戊寅。戶部侍郎趙令衿。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糴。恐失預備。上曰。逐郡自有米數。若量糶十之三。樁其價。來年復糴。亦何所損。

烱曰。義倉本民間所寄。在法不當糶錢。但太陳腐則不可食。高宗令樁其價。來年復糴。與今之糶錢移用者有間矣。

紹興間。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曰。祖宗義倉。以待水旱。最爲良法。州縣奉行不虔。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救。可令監司檢視實數。補還侵失。

烱曰。歷言義倉。本民間以義措率。寄之于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爲己物。吝而不發也。高宗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令檢視實數。補還侵失。大哉王言矣。

孝宗乾道御筆。有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時諸處賑濟。多止及于城郭。而不及鄉村。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

烱曰。韓愈詩云。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我欲進短策。無由到丹墀。聶夷中亦云。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羅綺筵。只照逃亡屋。蓋傷上之人不恤下也。今孝宗慮賑濟未均。不及村落。令卿等一一奏來。豈有下情之不上達哉。

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置賑濟米。本州義倉八萬餘石。又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幷截留在州樁管上供米三萬石。及獻助米二千石。幷立賞格勸諭上戶出米。措置賑糶。知饒州王秬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續收糴米麥之類。得旨依。江州旱傷。亦措置撥本州義倉米四千餘石。又截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勸誘到上戶認糶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截留贛州起到一萬石賑糶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糴米斛。又撥本路常平米十四萬石。去筠等州見起赴建康。有米八萬餘石。樁管米六萬七千餘石。

烱曰。救饑截留本州管上供。及借會子。收糴米麥賑糶。皆所當行。然非主聖。則事多齟齬。孝宗以天下生靈爲心。略無難色。然則萬世人主宜以爲法也。

乾道九年。詔江淮閩浙。或屢告饑。意者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朕將郎官吏部勤惰行殿最。各殫厥心。毋蹈貽悔。

烱曰。水利。凡農民之與稅戶。自知留心。不待言之人勸而後始興也。但農夫每患貧而無力。稅戶雖助之。然工用終不堅實。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意者亦留意于斯歟。

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

烱曰。當歉歲民窮于財。而百事減省。課利場務。安得如舊。臣竊觀本朝熙寧八年。災傷最甚。放苗米一百三十萬石。而酒課虧減。亦六七千萬餘貫。此可槩見。自高宗中興之後。陳亨伯等議立經總制窠名。而大抵多出酒稅茶鹽。與夫稅賦之所入。自紹興三十年。臣寮建請。始爲定額。行下諸路提刑司。每歲如數拘催。不管拖欠。其發納有限。其趲辦有賞。其違欠有罰。自立額之後。至凶年饑歲。而有司督辦益峻。而民始以爲病矣。孝宗著入令中。而州縣雖遇災傷。不聞舉行。蓋不知本末源流也。

淳熙九年。雨降。指揮諸路官司。不許遏糴。多出文榜曉諭。如敢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烱曰。本朝列聖。一有水旱。皆避內殿。減膳徹樂。或出宮人。理冤獄。此皆得古聖人用心。孝宗尤切惓惓焉。宜其享國長久。恩德在人。雖千百世而未艾也。

救荒活民書卷二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則亦庶乎其可矣。至于檢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遣使也。弛禁也。鬻爵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內庫之類。又在隨宜而施行焉。

常平

熠曰。常平之法。專爲凶荒賑糶。穀賤則增價而糴。使不害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窘匱。往往率多移用。差官覈實。亦不過文具而已。有乾道間給降會子一百萬道。起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甚患之。然則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臣前于李悝。後于和糴篇論之詳矣。但官司糴時。不可糴數定價。須視歲上中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患人之不競售哉。蓋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較。若以私家理財規式處之。則失其所以爲常平之意矣。

一常平法。本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近來熟無所糴。饑無可糶。其間有司之吝。閉爲埃塵。良可嘆息。

一常平錢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用。至于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旱傷去處。州縣抑一面計度。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一常平賑糶。其弊在于不能遍及鄉村。今委隅官里正監視。類多文具。無實惠及民。宜倣富弼青州監散米豆之法。變通而行之。但水脚之費。搬運之折。無所從出。故縣不敢請于州。村不敢請于縣。不知饑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每升增于官中所定之價一文。以充上件縻費。則自無折閱之虞矣。何患賑糶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歷零買。以防近上戶之人。頻買興販之弊。

一紹興庚午。高宗皇帝謂執政曰。國家常平。以待水旱。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侵用。若臨時貸于積穀之家。徒爲文具無實效也。

一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貧民。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貧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此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于此。臣謂蘇軾之法。止及于城市。若使縣鎮遍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此又爲政者所常知。

一或謂減價出糶官廪。以壓物價。固善矣。然饑荒之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臣曰。不然。元祐元年四月。左司諫王巖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湧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後起錢發上京。又何患于無米。即此例前賢行之甚多。盍不再舉。

義倉

熠曰。義倉。民間儲蓄以備水旱者也。一遇凶歉。宜常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發而遽有德色哉。謹按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建言。諸州立社倉。于當社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過歲不熟。則均給之。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隋開皇立天下社倉。終文皇得無飢。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橫斂。宜下有司具爲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無慮六千三百七十萬餘石。長慶大中以來。約束既嚴。貯貸不絕。至于五代。因之以饑饉。加之以戰伐。而義倉不得不廢矣。嘉祐間。王珙上言。以爲舊事久廢。當酌輕法以行之。如唐田畝之稅。其費太重。永徽中。別頒新格。自上戶以降。出粟又且不均。方今之宜。莫若第五等以上。于夏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隨常賦以入。各于州邑擇其便地。別置倉以儲之。領于本路轉運司。今天下大率取一中郡計之。夏秋正稅粟麥之屬。且以十萬斛爲率。則義倉米一中郡歲得五千石矣。（若夫官斗一升則又倍之。）矧天下所入之廣乎。使仍歲豐熟。損有餘。補不足。實天下之利。上于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所以爲斯民所寄之物矣。

一義倉。令于民間散貯。遠都擇人掌之。如社倉之法。令輸于州縣。非也。蓋樵悴之民。多在鄉村。于城郭頗少。諸儲州軍多時義倉米隨冬苗輸納州倉。一有饑饉。人民難以委棄廬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欲每遇凶歉之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米斛。其水脚之需。亦于米內量地里遠近消對。縣之于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不猶愈于閉為埃塵。耗于雀鼠。仍使斯民餓而死乎。

一檢準令文。州縣鎮寨。歲于十月初差官抄檢內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後到者隨支）。每人日支一升。七歲以下減半。每五日一次併支。至次年正月終止（遇凶及本年收成早晚者。官司相度給散時月日。通給百五十日止）。今江浙水田種麥不廣。多聞民未困乏。其困乏多在青黃未接之時。此為政者所宜究也。

一熙寧初。陳留知縣蘇涓言。臣領畿邑。請為文下倡。戶五等。自二石四斗。出粟有差。無社有倉。各從守者。耆為輸納。宜為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歲之久。則又為立法。使新陳相登。即詔行之。既而王安石沮之。遂不果行。石介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饉。量口以給。則民不乏矣。此法向來福建亦行之。若乃民間再自出米。不若即義倉行之之為善。　紹興著令。諸縣義倉米。斗收五合。即元豐舊法也。大觀初。乃令增斗收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之。然義倉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始也縣倉于民猶近收。後上三等戶皆令輸郡。則義米帶入郡倉。轉充軍食。或資妄費。豈復還民。故遇凶年。無以救民之死。今告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諸鄉。即民被實惠。豈不勝于科抑賑糶之策乎。

一慶元六年六月。臣寮劄子言。常平義倉。國家專恃以待賑救。據諸路提舉司申戶部數目。常平錢七十餘萬緡。義倉錢五千餘萬緡。二司之米各幾二百萬。緣提舉主管。略不經意。徒存虛名。二司遂為虛數。臣謂常平有糴本。固當有錢。義倉五千餘萬緡。則誠非令典也。據民所寄之物。而私用糶錢。廷臣方且昌言而不怪。習俗之移人如此。

一賑濟之弊如麻。抄劄之時。里正乞覓。強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也。賑或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實。使飢民自備餱糧。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困踣于風霜凜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今縣令宜每鄉委請一士戶。平時信義。為鄉里推服。官員一名。為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為監司。每月送朱墨點心錢。縣道委令監里正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覓。如有乞覓。可徑于提督官投狀申縣斷治。如更抑遏。可自于本縣或佐官廳陳訴。當痛懲一二以勵其餘。其發米賑糶亦如之。若此。則庶乎少革耳。

一賑濟所以救飢民者。多以支米為便。不知支米最為重費。弊倖又多。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般運極為費力。往往夫脚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減竊并和之弊。若是大荒年分。穀米絕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米斛。若不是十分荒歉。米斛流通。物價不踊。不如支錢最省便。更無偽濫之弊。小民將

錢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是一斗米錢。可買二斗雜斛。以二三升拌和菜茹。煮以為食。則是二斗之糴斛。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然恐官于支錢所委不得其人。亦有減尅之弊。不若錢米兼支。實為兩利。

勸分

煟曰。民戶有米。得價糶錢。何待官司之勸。只緣官司以五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測到場撿點。故人戶疑恐。藉以為名。閉糴深藏。以備不測。其往還道路。與無歷頭之人。反無告糴之所。推原其弊。皆緣吏無策。但欲認米之足數。假勸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圖觀美。不知適以病民也。臣居村落。目觀其弊。謂上戶固所當勸。自餘中下之家不必勸。所謂上戶者。田畝之跨連阡陌。富積之紅腐相因。然今之鄉落。所謂上戶者亦不多矣。中下之戶。凶荒之餘。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餘以賑糶哉。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出。惟以不勸勸之。則其米自出。臣謂今莫若勸誘上戶。官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于豐熟去處。販米豆各歸鄉里。以濟小民。結局日。以本錢還之。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率錢。其販。或鄉人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糴者聽。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舉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則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勸分之要術。更宜斟酌而行之。若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劄賑給就食散錢之法。初非執一。

一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惟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糴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以元價出糶。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宜付史館。誠以饑荒之年。人既闕米。官復以認米責之。則其勢頗逆。惟俾之出錢。各自運米。其策為最。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有無田而富之民。有田而富者。每歲輸官。困籍苗利。一遇饑饉。自能出其餘以濟佃客。至于無田而富者。平時射利。從漁百姓。緩急之際。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飢民。為異時根本之地哉。淡家重困商賈。蓋為此耳。今饑饉之年。勸誘此曹。使出錢糴販。初非重困。又況救荒乃暫時之役。彼亦安得而辭。

一淳熙間。臣寮上言。州縣荒政。所謂勸分者。蓋以豪家富室。儲積既多。因而勸之賑發。以惠窮民。以濟鄉里。此亦所當然。臣訪聞去歲州縣勸諭賑糶。乃有不問有無。只以五等高下。科定數目。俾之出備賑糶。于是吏乘為姦。多少任情。至有人戶名係上等。家實貧窘。逼而糴米者。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其餘乘日中之急。濟其奸利。緣此多受其害。臣竊見朝廷頒立賞格。勸諭賑糶。已是詳備。所有用等則科糶。理宜禁止。臣愚欲望睿旨下諸路漕臣嚴戒所部。如有依前用等則科糶。即許被勸仍許人戶越訴。重作施行。尋得旨止行勸諭。毋得科抑。則聖意誠知科抑之弊擾民矣。

一凶年糶粟以活百姓。可謂惠而不費。況所及者。皆鄉曲鄰里。可以結恩惠。可以積陰德。可以成名和氣。而馴致豐稔。可以使盜賊不作。而長保富盛。其于大姓亦有補矣。倘使小民轉徙溝壑。流移他所。大姓之田。何暇自耕。土地荒蕪。必有所損。況又有甚于此者也。止緣間有小民謂官司抑配。我所當

得.不知感謝.却使大姓有意于勸分之意.此爲縣令者所宜知.而以此意曉諭可也.

禁遏糴

煟曰.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閉之糴.而春秋譏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而州縣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宜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于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故丁丑詔諸路轉運司.凡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

一或者謂遏糴固非美名.然聽他處之人.恣行般運.不加禁止.本州本縣.自至艱糴.臣曰.此見識狹隘之論也.天下一家.饑荒亦有路分.今鄰郡以吾境內豐稔.而來告糴.義所當恤.此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勸誘大姓.或本州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糴販.非惟可活吾境內之民.又且可活鄰郡鄰路之饑民.倘何艱糴之有.脫使此間之米不許出吾界.他處之米.亦不許入吾界.一有饑饉.坐視壁立.無告糴之所.則饑民必起而作亂.以延旦夕之命.此禍亂之大速者也.淳熙八年八月.敕令.歲間有旱傷州縣全藉鄰境.或旁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已降指揮.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不能體認朝廷均一愛民之意.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帥.各檢坐條法.遍行所部州軍.恪意奉行.如敢違戾.仰監司覺察按劾.倘或容蔽.委御史臺彈奏.小民聞官司有榜禁遏.每遇外人糴米.則數十爲羣.脅持取錢.毆人傷損.村民亦不敢般米入市.民間遂致闕食.其令下詐起類如此.

一檢會編敕.諸興販斛㪷.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法.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腳力稅錢.注云.若收稅處依條.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觀此.則知條敕不許遏糴明矣.

不抑價

煟曰.常平令文.諸糶糴不得抑勒.謂之不得抑勒.則米價隨時低昂.官司不得禁抑可知也.比年爲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踊.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內之食.上戶之民.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皇皇.無告糴之所.其不肯甘心就死者.必起而爲亂.人情易于扇搖.此莫大之患.何者.饑荒之年.人雖賣妻鬻產.以延旦夕之命.亦所不顧.若販客不來.上戶閉糴.有飢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湊.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廩.而米價亦自低矣.

一昔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湧.斗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既來.米既輻湊.價亦隨減.包拯知廬州.亦不限米價.而賈至益多.不日米賤.此皆前賢已行之明驗.

一臣在村落.嘗見蓄積之家.不肯糶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

荒.官司自不敢輒加禁遏.止緣上司指揮.不得妄增.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小民從增價糴于上戶.輒爲小人脅持.牙儈乃平立文字.私加錢于糶主.謂之暗點.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是以牙儈可糴.而土民闕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將由近而及遠矣.安忍專糴于外邑人哉.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參政孟庾.戶部侍郎章誼.亦不抑價.大出陳廩.每升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既于小民大有所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贏餘.況村落騰湧極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檢旱

煟曰.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今之守令.專辦財賦.貪豐熟之美名.諱聞荒歉之事.不受災傷之狀.責令里正伏熟.里正者亦慮委官經過.所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免目前陪費.不慮他日流離餓莩劫掠之禍.良可嘆也.

一在法.陳訴旱傷之限.至八月終止.訴在限外.不得受理.昨來臣寮奏請.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今旱有淺深.得雨之處.有早晚之不同.乞寬期限.得旨展半月.臣寮申請.乞以指揮到縣日爲始.

一淳熙元年.孝宗御劄委帥監司.令從實檢放.不得信憑保正伏熟.時憲司揭榜.許人戶經本州陳狀.別差官檢放.時已十一月矣.及帖日到戶部.戶部以條文八月終止.出限者不合受理.皆不爲除放.而人戶恃憲司榜示.不肯輸納.鞭撻過多.反爲民害.

一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諸路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今民間縱有被訴災傷.縣道往往多不受理.間有受理去處.又不及時差官檢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服田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以就耕犁.官司惟見民間收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不容檢收.是時開場受納.並即標催全欠.貧民下戶.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于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流離轉徙.棄墳墓而之四方矣.

減租

煟曰.謹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唐人之調絹也.役錢則庸直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勺合之是計.全未識古人用其一緩其二之意.臣幼讀畢仲衍元豐備對錄.記熙寧全盛時.天下兩稅錢五百五十餘萬緡.頃年戶部侍郎劉邦翰上奏.天下經總制錢.歲額二千萬緡.而實到者亦千萬緡.夫斯錢者.唐人除陌之類.而其數乃倍于承平時正賦.且又東南之一隅.民困極矣.脫遇水旱.是可不爲寒心.而思所以寬恤之哉.

貸種

煟曰.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不必責其償也.人情易于貸而難于償.征催不集.必有勾追鞭撻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饑.貸民種糧十萬斛.既經倚閣.而官司督責不已.貧民不能自償.上

憐而獨之。周世宗亦謂淮南饑。當以之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爲之解者。安在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糧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防其濫請之弊耳。其所可疑者。抄劄之際。利未之及。而擾先之。若措置施行之得人。此等皆不足爲慮。

恤農

煟曰。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游食之民也。自來官司之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于農民耕夫。且農家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飢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食。不免採掘蕨根野葛以充飢腸。豈不甚可憐哉。臣謂今行抄劄之時。自五家爲甲。遞相保委。同其罪罰。曰某人爲游手。某人爲工。某人爲商。某人爲農。而官之賑給。以農爲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遣使

煟曰。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循行周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遣使。民間利害。悉以上聞。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缺者。在于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飢餓。官方窘匱。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未必實惠及民。而先被其擾者多矣。神宗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率監司守宰。使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刑賞。常好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于道。徒有煩擾之弊。而于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

弛禁

煟曰。古人澤梁無禁。關市譏而不征。今山林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開榜示。因而斫伐墳林。大起爭競。則弛澤梁之禁。已爲難行。惟有場務邀阻米船。此當禁約耳。然比年場務課額稍重。多藉舟車。雖令文米麥不許收稅。而場務別爲名色。號曰公使錢。多端邀阻。雖累降指揮。諸處場務。不得將客米船違法收稅。庶幾商賈興販。然終未能革。臣謂爲監司太守。莫若每遇凶荒去處。相度饑年大小。奏之朝廷。乞權減場務課額。或月或半月。如此。則少寬庶過之弊。自然不敢重困米船。亦古人凶年弛禁之意。況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于租額除豁。

鬻爵

煟曰。名器固不可濫。然饑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之命。權以濟事。又何患焉。謹按乾道七年八月敕節文。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令。勸誘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今來立定格目。補授名次。今具下項。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二千石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如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五千石承節郎。（如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仍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係選人循兩資。）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陞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補轉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

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勸會旱傷州縣。勸誘積粟之家賑濟。係尚風誼。即與進納事體不同。三省同奉聖旨依擬定。令帥臣監司將勸誘到米斛。依數著實從歷拘收。委官賑濟。務令實惠及民。仍開具出米人姓名并米數。保明申取朝廷指揮。依人米立定賞格。推恩出給付身。其賑糶之家。依此減放。推賞。如有不實。官吏重作施行。臣謂民間納米而即得官。誰不樂爲。止緣入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遽得。故多疑畏。今上下若能懲革此弊。先給空名告身付之。則救荒不患無米矣。或謂大將軍告身。才易一醉。其弊若何。不知鳳翔軍興用之無節。今只饑荒地分數月計耳。豐熟即已之。何濫之有。

度僧

煟曰。度牒換米。蓋亦一時權宜所當行。議者咸謂度牒廣行。人丁喪失。不知今日游民甚多。而所謂童行者不可數計。今日度牒一本。一人爲僧而活有十人之命。何憚而不爲。然平時所以不輕出者。正爲緩急之舉也。淳熙九年。敕勸會已降指揮。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爲僧道之人。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降指揮。給到空名度牒一百道。付紹興府。每道許人戶以米二百石請換。慮恐米數稍多。聖旨每道特與減五十石。餘依已降指揮。今乞依倣孝宗之法施行。然須州郡相度申請可也。

治盜

煟曰。凶年饑歲。民之不肯就死亡者。必起而爲盜。以延旦夕之命。儻不禁戢。則嘯聚猖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嘗聞乾道間。饒郡大饑。諸處嘯聚開廩劫奪者紛然。時通守柴謹封劍付諸縣曰。敢爲渠魁者斬之。羣盜望風遁跡。淳熙十五年。德興饑荒。民有剽劫道路者。縣令什栗止得二人。鎖項號令于地頭。日給米一升。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寢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倘曰。此皆斷刺則復爲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肅然。雖一時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

捕蝗

煟曰。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天。臣曰。不然。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旱。非人力所爲。姑得任之。至于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略以禦之可也。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故廣收豌豆。教民種食。非惟蝗蟲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周悉如此。臣謹按熙寧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色穀二升。給價錢者。作中等實直。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按以聞。卽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頃。則本朝之法。尤爲詳悉。

和糴

熠前嘗論和糴之弊.在于春數定價.不能因歲上中下熟.須一依民間實直.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或難臣以此說不可行.蓋今民間無錢.若官司和糴.增長米價.則小民日下之患.大爲不便.臣曰.不然.和糴本穀賤傷農.增價以稱提之耳.若此處不熟.米價騰湧.及何于此而糴哉.古人和糴.皆行于豐熟去處.其間止緣官司識見淺陋.以得小利爲己功.糴買之官.低價滿量.以備交納之折.交量之所.飛斛淋斛.以爲乞索之端.上下誅求.遂致失時.艱於及數.將來計無所出.必有配抑之患.今誠能及時收之.多寡相時.水脚之費.交量之弊.抑價之說.一切蠲革之.又何患焉.然臣之所深慮者.在于官司知糴而不知糶.夫積而不散.非惟化爲埃塵.虧折常平糴本.而民間之米.由是愈少矣.此爲政者所當致思.然饑荒之年.非獨收糴粳米而已.凡粟豆蕎麥之類.苟可以救民命者.亦在所擇.

存恤流民

熠曰.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爲力.遏其末則難爲功.若本處地方.賦斂稍寬.自然安土重遷.誰肯移徙.所以離鄉井.去親戚.棄墳墓.皆非其所得已也.臣親見浙人流移過淮甸者.姑婦扶老攜幼.接踵于道.或轉死于溝壑者.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動.于理固逆.至于一動之後.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復回.此又非所宜也.臣謂今未流者.固宜賑救.已流者.莫若令所過州縣.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然富弼之法.人罕得其詳.臣今編錄于末卷.

勸種二麥

熠曰.春秋于他穀不書.惟無麥則書.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蓋二麥于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不可不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之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今民非不知種.但貧而無力.故後時耳.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爲政者於饑之年.能措置.推行補助之法.此非徒救荒.亦因寓務農重本之意.

通融有無

熠曰.通融有無.真救荒活法.然而其法有公有私.何謂公.曰支撥官廩.借兌內庫.如假軍儲以救民飢者是也.何謂私.曰勸人發廩.勸人糴販.勸人商賈.率錢.販米歸鄉.其濟鄉人者是也.臣謹按淳熙九年.常州無錫饑.臣袁燮乞令提舉司.速急于平江府通融.支常平斗斛.或借撥別邑米.前去接續賑恤.得旨于平江府朝廷椿管米支三千石.接續賑濟.又乾道元年.浙西被水.臣僚言.太平州蘇湖秀見椿管常平米一十六萬石.未有支使.望旨令臨安府于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徑下差官.押發入船.前去般取.專充賑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逐項椿管.秋成收糴撥還.此則孝宗誠知通融之術.今日宜當舉行之.

借貸內庫

熠曰.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羨.則侈心生.李迪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傳詔對

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目.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佐國用.財賦寬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之州郡.間有仍歲凶歉去處.而留之無策者.可不斟酌多寡.撥賜以爲糴本耶.

守臣到任預講救荒之政

熠曰.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今欲諸州守臣到任.不以遠近.限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可以爲救荒之備.及其他措置之法.講求實惠.斷然可行者.不拘件數.條具奏聞.與斟酌可否行下.責令本州守臣.自守其說.如任內設遇旱澇.即檢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外委監司.內委臺諫.常切覺察.臣謂救荒有賑糶.有賑濟.有賑貸.三者寔名各不同.而其用亦各有體.誠能識認其體.則實惠及民矣.今條陳於後.

賑糶.

此係用常平米.其法在于平準市價.默消閉糴之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學糴時本錢.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然出糶之時.亦須遍及鄉縣村落之民.不可止及城郭游手而已.若所糴之米.度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于有米去處.循環糴糶.務在救民.不得計較所費.規圖小利.以爲己能.然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意乃可.

賑濟.

此係用義倉米.其法當在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存之人.使無告者免於夭亡.然亦不可止及城郭.或米不足.則近來州縣有義倉.當用此錢廣糴豆麥穀粟之類.同共賑給.或散錢與之.但抄劄之際.須當革弊.（臣親見徽州婺源村落賑濟.與正先赴抄劄.每家覓錢.無錢者不與抄名.遂于官司散米.皆疎略沙土不可食之物.得不償失.極爲可恨.）然今在施行.委選得人.村落之間.又各委本士公正有聲爲鄉閭所信服者.（不可信憑公人所舉.須要耆老及士人賢者之論.庶人服服.）仍先延見委論之.因察其人物.（不許子弟代名出官.）時以盃酒禮貌激勸.使樂爲効命.又須有術察其任私不職者.略責一二.以警其餘.然此等設施.非可一槩論.又在臨機應變也.

賑貸.

此係截留上供米.或者省倉米.或爲朝廷乞封樁米.故于諸色倉廒.權時挪用.一面申奏朝廷.乞內庫.乞度牒.糴米補還.其法專及中等之戶.與夫農民耕夫之無力者.既不取息.其勢必償.此真得以陳易新之術.家計不過一石.但支給之際.戒有虛僞.催索之時.或有騷擾.交納之時.戒有乞覓.仍不得用小斛量出.大斛交入.須用收支斛斛一同.又不得取民間頭子朱墨勘合抄紙等錢.其間實係流亡.或有不能償者.姑已之.譬之賑濟.一散無收.亦豈有責其必償哉.此乃官司一時救荒之舉.縱有陪費失陷.居上者亦當以社稷根本爲念.是乃利國家之大者也.

唐劉晏先進救荒仙方

唐永寧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黃門侍郎劉景先上表云。臣過允白山。隱士傳此法。聞京師米粒大貴。飢死人民。吾將此法令人服食。即得不飢。顏色充悅。氣力加倍。可以濟人之命。臣聞之疑愕。謂是狂言。又云。吾服此藥。五年不食矣。但依吾法。貴賤皆服。不問少長。永可不飢。臣遂依法修製。令家中兒女大小服之。五個月不食。耳目聰明。身輕體健。氣力強壯。臣家中七十餘口。更不食別物。惟飲水一匙。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誅戮。具方于後。

四季用黑豆五斗。淘洗乾後。蒸三遍。去皮。

火麻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開口。去殼。（用豆五升。麻子三升。作小料亦可。）

右先擣豆黃為細末。然後擣麻子仁極細。漸漸下豆黃。令勻。作團子。如拳頭大。入甑內蒸過。從晨著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至午時曬乾。擣為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為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飢。第四頓。得三千四百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問老少。但依服食。令人強壯。而色紅白。無有憔悴。渴中飲新汲井水。或研火麻子漿飲之。若要重吃物。用葵菜子擬為末。煎湯冷服。當下藥如金色。但吃諸物。並無所損。

今具旱傷檢放令格式下項

淳熙令

諸官私田災傷。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八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若應訴月。并次月過閏者。各展半月。訴在限外。不得受理。（非時災傷者。不拘月分。自被災傷後。限一月止。）諸所訴狀。縣錄或曉示。又具二本。不得連名。如未檢覆而即耕種者。並量留根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災傷者聽。）

諸受訴災傷者狀。限當日量傷災。每少元狀。差通判或幕職官。（本縣狀官申轉送司差。）即州給籍用印。限一日起發。仍同令佐同詣田所。躬親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畝。具所詣田所檢村及姓名。應放分數注籍。每五日一申州。其籍候檢畢繳申州。州以狀對籍點檢。自住受訴狀。復通限四十日。具應放稅租色額外分數榜示。元不曾布種者。不在放限。仍報縣申州。州自受狀及檢放畢。申所屬監門檢察。即監放有不當。監司還差鄰州官覆檢。（若非親檢。次第罪依州察官法。）失檢察者。提舉刑獄司覺察。究以士被差官。不許辭避。

諸官私田災傷。而訴狀多者。令佐分受。置籍具載。以稅租簿勘同受狀。五日內齊申州。本州限一月以聞。

諸訴災傷狀。不依全式者。即時籍記退換。理元下狀日月。不得出違申州日限。

淳熙敕

諸縣災傷。應訴而過時。不受狀。或抑遏者。徒二年。州及監司不覺察者。減三等。

諸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訴災傷者。各杖一百。因而受乞財物。贓重者。坐贓論。加一等。許人告。

諸州縣及被差檢覆災傷。于令有違者。杖一百。檢放官不躬親。徧詣田者。以違制論。

諸詐稱災傷減免租稅者。論避詐匿不輸律。許人告。

淳熙格

告獲詐稱災傷減免租稅者。

杖罪錢一十貫。　徒罪錢二十貫。

流罪錢三十貫。

告獲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訴災傷狀者。每名錢五十貫。（至三百貫止。）

淳熙式

訴災傷狀。

某縣某鄉村姓名。今具本戶災傷於後。

一戶內元管田若干頃畝。某都計夏秋稅若干。

夏稅某色若干。　秋稅某色若干。

（非已業田。依此別爲開拆。）

一今種到夏或秋某色田若干頃。

計某色若干田。係旱傷損。（減損餘災傷田。臨狀皆之。）

某色若干田。苗色見存。（如全損。亦言災傷及見存田。重。每段開拆。）

右所訴田段。各立土埄牌子。如經差官檢量。却與今狀不同。先甘虛妄之罪。後此額下飼。謹狀。年月日姓名。

檢覆災傷狀。

檢覆官具位。

准某處牒帖。據某鄉申人戶被訴災傷。某等尋與本縣某官姓名。詣所訴田段。檢覆到合放稅租數。取責村鄉。又結罪保證狀。入案如後。

某縣檢某人等若干戶。某月終以前。（閏聽以上。各依此例。）

被訴狀爲某色災傷。（如限外非時災傷。則別具某月日至某月日。投狀訴之外。）

正色共若干。　合放每色若干。　租課作正稅。

右件狀如前所檢後。只是權放某年夏或秋一料內租。即無夾帶。權時不數。及無狀被訴。并不係災傷妄破稅租。保明是實。如後具同。甘俟朝典。謹具申某處。謹狀。年月日依常式。

淳熙令

諸承買官田宅。納錢有限。而過災傷。本戶放稅及五分者。再展半年。再遇者各准此。

諸州雨雪過常。或愆亢。提舉常平司體量次第。申尚書戶部。

蟲蝗水旱。州申監司。各具司行次第以聞。如本州隱蔽。或所申不盡不實。監司體訪聞奏。

諸州縣豐熟災傷，轉運司約公數奏聞，其未收者，監司知州，不許預奏豐熟。

救荒活民書卷三

救荒雜說

臣嘗謂救荒之政，有人主所當行者，有宰執所當行者，有監司太守縣令所當行者。監司守令所當行，人主宰執之所不必行，人主宰執之所行，又非監司太守縣令之所宜行。今各條列於後。

人主救荒所當行：一曰恐懼修省，二曰減膳徹樂，三曰降詔求直言，四曰遣使發廩，五曰省奏章而從諫諍，六曰散積藏以厚黎元。

宰執救荒所當行：一曰以燮調爲己責，二曰以飢溺爲己任，三曰啓人主警畏之心，四曰慮社稷顛危之漸，五曰進寬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財發粟之策，七曰擇監司以察守令，八曰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救荒所當行：一曰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爲告糴之備，二曰視部內旱傷小大而行賑救之策，三曰通融有無，四曰糾察官吏，五曰寬州縣之財賦，六曰發常平之滯積，七曰無崇遏糴，八曰無啓抑價，九曰無厭奏請，十曰無拘文法。

太守救荒所當行：一曰稽考常平以賑糶，二曰準備儲蓄以賑濟，三曰視州縣三等之饑而爲之計，（小饑則勸分發廩，中饑則賑濟賑糶，大饑則告朝廷，發上供，乞度牒，乞賒借，借內庫錢爲糴本。）四曰視鄰郡三等之熟而爲之備，（饑饉荐臻，先發常平錢，責牙吏於鄰郡豐熟處皆糴，以備賑糶，米豆雜料皆可。）五曰申明遏糴之禁，六曰寬弛抑價之令，七曰計財用之盈虛，（存下一歲官吏支遣，餘皆以救荒，不給，則告糴它郡。）八曰察縣吏之能否，（縣令不職，勸糶則有遏遂之弊，請委佐官以輔之，不然，對移它邑之賢者。）九曰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十有一曰差官祈禱，十有二曰存恤流民，十有三曰早檢放以

安人情，十有四曰預措備以寬財用，十有五曰因所積以濟民饑，十有六曰散藥餌以救民疾。

縣令救荒所當行：一曰聞旱則誠心祈禱，二曰已旱則一面申州，三曰告旱不可邀阻，四曰檢旱不可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覓義倉以賑濟，七曰勸豪室之發廩，八曰誘富民之興販，九曰防滲漏之姦，十曰戢虛文之弊，十有一曰聽客人之糶糴，十有二曰任米價之低昂，十有三曰請提督，十有四曰擇監視，十有五曰參考是非，十有六曰激勸功勞，十有七曰旌賞孝弟以勵俗，（饑荒之年，有骨肉不相保者，令婦有適養於姑，孫能養其祖父母者，諸物色之。）十有八曰散施藥餌以救民，（饑荒之際，必有疾病。）十有九曰寬征催，二十曰除盜賊。

田錫論救災

臣近見滄州奏，全家飢死一十七口。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減價賑糶，卻未見別有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飢死，乃是陛下辜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辜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降玉音下饑餓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給貸人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不足，日即無可給貸，則是執政業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死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略而責宰相，觀其何辭以對。待三日而後無所建明，不拜章求退，疑忍人也。忍人而猶相之，是陛下不以百姓爲心矣。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以非次擢用。不然，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畢仲游救荒

耀州大旱，野無青草。仲游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飢，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歡然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鄰境流徙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衆稍之，而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乃故搜於長安，得二人焉，曰：此耀之流民也。送還郡。仲游驗問，皆中民之逐利者，所賫持自厚，即非流民。監司愧沮。

滕達道賑濟

滕達道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後淮南東京皆大饑，達道獨有所乞米，召城市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所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者凡五萬人。

吳遵路賑濟

民既餓米，即令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卻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弱。凡買柴二十二萬石，比至嚴冬雨雪，市無束薪，即依元價化糶，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之患，其說已見捕

韓門。

文彥博減價糶米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出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價終不能平。大抵臨事須當有術。臣謂此非特能止騰湧。亦以陳易新之法也。

韓琦平價濟村民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遇年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出糶之時。合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唯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糴常倉斛斗者。前賢處事精審如此。臣謂穀可留而米不可久留。若過三年已上。則不可食。不於飢荒之時糶錢。它日易新。則終化埃塵而已。

彭思永賑救水災

彭思永通判睦州。會海水夜敗台州城郭。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思永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思永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瘞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全舍。思永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想。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日而公私舍舉完。人復安其居。思永視故城頹壞。僅有勞觚。思爲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本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諭。後去台涖睦二州之民。喜躍悼戀者交於道。

呂公著賑濟

元祐三年冬。祈寒。民苦寒。多有凍死者。呂公著爲相。日與同列議所以救卹之術。乃發官米炭。遣官數十。分設場於京師。賤糶以惠貧民。又出內庫錢十萬緡。委開封府官吏。走遍閭閻。周視而賑之。又遣官按視四福田院。存撫丐者。給以日曆。須春暖而止。農民貧無糧。流移在道者。所過州縣存恤。寓以官舍。續其食。流配罪人。隨所在寄禁。亦委官吏安存之。或爲饘粥湯藥以救疾。或爲麄笠綿衣以禦寒。民有棄老稚於路者。皆設法救養之。凡待賑而活者。一路或數十萬口。賴貸以濟者又倍焉。

曾鞏勸諭賑糶

曾鞏知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自平。又出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處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臣曰。此策固善。但視常平價稍增。則視時價必稍損矣。恐或科抑。非本朝詔旨。不若前期勸諭商賈富民出錢。循環糴販之爲愈。亦須官司先有以獎率之。

范祖禹乞常平

元祐三年。范祖禹言。今以常平所有之錢。收糴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爲糴本。專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矣。濟民之惠。無大於此。況祖宗內藏庫。本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一百萬緡。以供常平糴本。此仁惠所以深結於民心。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致流亡。則今年散之。明年復有。何患無財也。

蘇軾乞糶官米

出糶官米。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亦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十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不能爲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豆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

程珦遇水種豆

程珦知徐州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計。珦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貸豪富家。得豆數十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涉盡涸而甲已露矣。是時遂不艱食。

王曾令水災寬賦

天聖五年八月。河北大水。上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沿邊視水災。如聞有能堰於海口。可遣致祭。王曾對曰。邊郡數大水。正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能堰。宜寬民賦以應天災。於是下詔。河北水災州軍。免今年秋稅。

謝絳論救蝗

竊見比日蝗蟲亘野。坌入郛郭。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謹按春秋書螟。爲哀公賦斂之虐。又漢儒推蝗爲兵象。臣願令公卿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參考不誣。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范鎮論救荒

范鎮知諫院。言今歲荒歉。朝廷爲放稅免役。及開常平倉軍食拯貸。存恤不爲不至。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能寬其力役。輕其租賦。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小歉。雖重施固已無及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故也。臣竊以謂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發愁無聊之聲。上薄天地之和耳。

程頤論賑濟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且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財。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但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

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時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此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使氣稍平。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狠籍。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浮浪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遊惰。至其飢餓。哀矜則一也。（占高岡高。但日與一食。恐飢民易成疾病。未甚爲得。）

李之純論糶不可廢

李之純爲成都路轉運時。成都每歲官出米六萬斛。減其直出糶以濟貧民。議者謂華民而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成都。蜀部根本。民恃此爲生百年矣。苟奪之。將轉徙無所不至。願仍舊貫。議遂格。

王堯臣乞饑民減死

堯臣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以法當死。堯臣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眞宗時。陳從易知處州事。歲饑。有持杖盜發囷倉。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千餘人。

劉彝給米收棄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閼者。

晁補之活飢民葬遺體

晁補之知齊州。歲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補之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爲流民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居。又日給糜粥藥物。補之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壙。使者頗媢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視。乃更嘆服。

劉安世救荒

劉安世請删常平之法。將一路所有錢穀同廳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從糶。此通融有無之法。但今亦難行。然爲政者當識前輩規模廣大不局一隅之意。

范純仁救荒法

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粟。許爲平糶。明春客米大至。而邑人遂賴以無飢。

折克柔保借米賑貸

熙寧七年。知河東府折克柔奏。今歲河外饑饉。雖蒙賑貸。尚未周給。人欲流散。必求生路。恐北人因而招誘。遂擄北邊民戶。臣乞保借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貸。俟熟令償。詔賜省倉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貸。

蘇杲賣田賑濟鄉里

蘇杲。眉州蘇洵之父。杲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凶歲賣田。以賑濟其鄉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破其業。危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

上官均賑恤五術

元祐初。河北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恤五術。一欲施予得實。二移粟就民。（此猶環轆糶也。）三隨厚薄散施。四選擇官吏。五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

王孝先不限時月糶米

紹聖元年七月。司農卿王孝先從場糶米。今以後遇斛㪷價高。須正月半已後。方許出糶。至麥熟罷。詔今後所在從場糶米。更不限時月。如遇在京斛價高。戶部取旨出糶。

黃寔乞減價出糶椿米

元符元年六月。河北轉運副使黃寔言。乞將封椿斛㪷。今後於新陳未接間。不虧元本。量減市價出糶。從之。

張詠減價糶米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變詠之法。貧民無所濟。復爲寇。文康奏復之。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張詠賑糶法

宣和五年正月。臣寮上言。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如賑糶米事。著在皇祐中令。常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歲止約小鐵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團甲給歷赴場請糶。歲計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缺食之際。悉被朝廷實惠。

向經以圭田租賑飢民

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甚衆。

扈稱出祿米賑濟

仁宗時。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萬數人。降敕獎諭。

蘇軾乞預救荒

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之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救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

三萬石濟之.沿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邱墟.兩稅課利.皆失其從.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稅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糶.又於十二月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㪷三分之二.爲米五十餘斛賑糶.並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在在歡呼.官既作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

富弼青州賑濟行遺

（此河北流移之民.逐熟青淄五州.非如本界分災傷而行賑濟也.蓋豐熟而出米濟流民.則其勢易.荒歉而出米濟飢民.則其勢難.此只爲政者所當知也.要當隨處當事規模.不有如此.）

擘畫屋舍安泊流民事指揮

當司.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地方.甚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逐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那趲房屋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止.日下漸向冬寒.竊慮老少人口.別致飢凍死損.甚損和氣.須議別行擘畫下項.

一州縣坊郭等人戶.雖有房屋人.緣見是出賃與人戶居住.難得空閑屋室.今逐等合那趲房屋間數如後.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五等一間.

一鄉村人戶.甚有空閑房屋.易得小可屋.今逐等合那趲間數如後.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三等三間.　第四等五等兩間.

右各請體認.見今流民不少.在州.即請本州出榜.在縣鎮鄉村.即指揮縣司.曉示人戶.依前項房屋間數.各令即趲.立定日限.須宜數足數.內城郭勒.廂界耆當.其鄉村即指揮逐地分耆壯.抄點逐等姓名.趲那到房屋間數申官.仍叮嚀約束管當人等.不得因緣騷擾.乞覓人戶錢物.如有違犯.嚴行斷決.仍指揮州縣城鎮門頭人.常切辨認才候.見有上件災傷流民老小到門內.其在州則引於司理處出頭.其在鄉即引於知縣處出頭.其在鎮內即引於監務處出頭.各仰逐官相度人數.指定那趲房屋主人姓名.令幹當人盡將引押於抄點下房屋內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於隨處官員處出頭.速取勘決訖.當使指揮安泊了當.如有流民欲前去.未肯安泊者.亦聽從便.如有流民不奔州縣.直往鄉村內安泊者.仰耆壯盡將引領於趲那下房內安泊訖.申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內有見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廳舍.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准無房屋那廳.不得一例施行.除此擘畫之外.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少.即指揮逐處僧尼等寺.道士女冠宮觀.門

樓廊廡.及更別趲那新居房屋.安泊河北逐熟老小.如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相度利害.一面指揮施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至暴露失所.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事指揮

當司.訪聞近者被災流民.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衣食不充.已逼飢寒.將棄溝壑.坐見死亡之厄.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倉廩所收.賙給有數.流民不絕.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衆力.庶幾凍餒.稍可安存.況乎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歲.而又諸郡物價.復數倍於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踊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己.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疼憫.兼日來累據諸處申報.以斛㪷不住增長價例.乞當司指揮諸州縣.城郭鄉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價.所貴飢民易得糧食.見今別路州縣.城郭鄉村.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曾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上居之人.須至期作擘畫.可使兩無所失.其上須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萬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濟.斂本路之物.救鄰封之民.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此.令其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後.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戶三斗.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右件事.須降此告諭.當云各令知悉.隨有其餘約束事件.並從別牒處分.慶歷八年十月日告諭.

約束事件.逐一指揮如後.

一逐州據封去告諭米數.約度縣分大小擘畫.逐縣仍令逐一相度耆分大小.散與耆分司.令遍告示鄉村等第.大戶一依告諭上六等糴斛.頭㪷出辦.救濟流民.務在及時措置.附近州城鎮縣耆分內第一第二等人戶.即於逐州縣送納.其第三第四第五等.并客戶.及不近州縣鎮城處第一等以下.應係合納斛㪷人戶.並只於本耆送納.仰縣司據逐耆人戶合納都數.均分與當耆內第一等人戶.令圓那房屋收貯.如耆長係第一等.即亦令均分收附.仍仰耆長同共專切提舉.管幹在耆都數.不至散失.及別致疏虞.

右具如前.各牒青淄濰登萊五州.候到.將降去本使告諭.若干本數收管.限管日內.一依上項.逐件約束.指揮施行.仍仰指揮逐縣官員.分頭專切提舉.管幹斷定.不得信縱交納幹當人等.亂有邀難.住滯人戶.乞覓錢物.并指揮逐縣.按此人戶收成之際.限三五日內.早令送納了足.直候備納了訖.開坐逐縣納到石斗諸實事狀.入馬遞供申當司.定取日近俵散飢民.不得信縱拖延誤事.若是內有係大段災傷人戶.委的難爲出辦.郡不得一例施行.亦不得爲有此指揮.別生弊情.透漏有力人戶.如稍有違.罪無輕恕.所有將來俵散救濟流民次第.別聽狀當司指揮.（臣曰.此係豐熟州軍.令民間出米.故行移稍寬.）

支散流民斛㪷畫一指揮

當司。昨爲河北遭水。失業流民。擁併過河南。於京東青淄濰登萊五州豐熟處。逐處散在城郭鄉村不少。當司雖已諸般擘畫。採取事件。指揮逐州官吏。多方安泊存恤。救濟施行。本使體量尚恐流民失所。尋出給告諭文字。送逐州給散諸縣。令逐耆長。將告諭指揮鄉村等第人戶。并客戶。依所定石斗出辦。米豆數內。近州縣鎮。只於城郭內送納。其去州縣鎮城遠處。只於逐耆令耆長置歷受納。於逐耆第一等人戶處間那房屋盛貯。收附封鎖施行。去訖日後。據逐州申報。已告諭到斛㪷數目。受納各有次第。今體量得飢餓死損。須至令上項五州。一例於正月一日。委官分頭支散。上件勸諭到斛㪷救濟飢民者。

一請本州才候牒到。立便酌量逐縣耆分多少差官。每一官令專管十耆或五七耆。據耆分合用員數。除逐縣正官外。請於見任并前資寄居及文學助教長史等官員內。須是揀擇有行止清廉幹當業不作過犯官員。仍勘會所差官員本貫。將縣分交互差委支散。免致所居縣分親故顧情。不肯盡公。及將封去帖牒。書填定官員職位姓名。所管耆分去處。給與逐官收執。火急發遣往差定縣分。計會縣司。盡時將在縣收到城郭錢或頭子錢。并檢取遠年不用故紙賣錢。收買小紙。依封去式樣字號空數。雕造印板。酌量流民多少。寬剩出給印押歷子頭。各於歷子後。粘連空紙三兩張。便令差定官員。令本縣約度逐耆流民家數。分擘書歷子。與所差官員。使令親自收執。分頭下鄉。勒耆壯引領。排門點檢抄劄流民。每見流民。逐家盡底喚出本家骨肉。親自當面審問的實人口。填定姓名口數。逐家便各給歷子一道收執。照證准備請領米豆。即不曾差委公人。耆壯抄劄別到作弊。虛僞重疊。

請却歷子

一指揮差委官。抄劄給歷子時。子細點檢逐處流民。如內有雖是流民。見今已與人家作客。鋤田養種。及有錢本機織販賣諸般買賣。圖運過日。不致失所人。更不得一例抄劄姓名。給與歷子。請領米豆。

一應保流民。雖有房舍權時居住。只是旋打州柴草。日逐旋求口食人等。並盡底抄劄。給與歷子。令請領米豆。

一應有流民。老小羸瘦。全然單寒。及孤獨之人。只是尋村乞丐安泊。居止不定等人。委所差官員擘畫。歸著耆分。或在廟寺院安泊。亦使出給歷子。請領米豆。又不得謂雖爲拘管。輒敢違弃。却致拋擲死損。請提舉官常切覺察。

一應係土居貧窮年老殘患孤獨。見求乞食子等。仰抄劄流民官員。躬親檢點。如果不是虛僞。亦各給歷子。令依此請領米豆。

一指揮差委官員。須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前。抄劄集定流民家口數。給散歷子了當。須管自皇祐元年正月一日起首。一齊支給。不得拖延有誤。至日支散。亦不得日數前後不齊。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日給五合。五歲以下男女不在支給。仍歷子頭上分別細算定一家口數。合請米豆都數。逐旋依都數支給。所貴更不臨時旋討者。

一緣已就門抄劄。見流民逐家口數及歲數。則支散日更不令全家到來。只每家一名。親執歷子請領。

一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即却從頭支散。所貴逐耆每日有官員躬親支散。如管五七耆者。即將耆分大者。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者。每日支散兩耆。亦須每日一次支遍。逐次併支五日口食。仍預先於村莊明出曉示。及令本耆壯丁四散告報流民。指定支散日分去處。分明開說某字號耆分。仍仰差去官員。須是及早親自先到關支斛斗去處。等候流民到來。逐旋支散。才候支絕一耆。速往下次合支耆分。不得自作遮護。拖延過時。別至流民歸家遲晚。道塗凍餒。

一指揮差委官員。相度逐處受納下米豆。如內有在耆分遙遠第一等戶人家收附。恐流民所去請領遙遠。即勸耆壯量事間那車乘般赴本耆地分中心穩便人家房屋內收附。就彼便行支散。貴要一耆之內。流民盡得就近請領。

一指揮所差官員。除抄劄籍定給流民外散。如有逐旋新到流民。並須官員親到審問。子細檢點本家的實口數安泊去處。如委不是重疊虛僞。立便給與歷子。據所到日分起請。如有已得歷子流民起移。仰居停主人。畫時令流民將元給歷子。於監散官員處毀抹。若是不來申報及稱帶却歷子。並仰量行科決。不得鹵莽重疊給印歷子。亦不得阻滯流民。

一逐耆各均勻納下斛米。竊恐流民於逐耆分安泊不均。仰縣司勘會。據流民多處耆分。酌量人數。發遣趲併於少處耆分安泊。令逐耆均勻支散救濟。若是流民安泊處穩便。不願起移。即趲併別耆斛斗。就便支使。不得抑勒流民。須令起移。

一州縣鎮城郭內流民。只差委本處見任官員。亦先且躬親排門抄劄逐戶家口數。依此給與歷子。每一度併支五日米豆。候食盡挨排日分。接續支給米豆。一般施行。

一逐州除逐處監散官員。仍請與通判。或選差清幹職官一員。往本州界內。往來都大提舉諸縣。支散米豆官吏。仍點檢逐耆元納并逐官支散文歷。一依逐件約束指揮施行。仍親到支散米豆處。子細體問流民所請米豆。委得均濟。別無漏落。如有官員弛慢。不切用心。信縱手下公人作弊。減尅流民合請米豆。不得均濟。即密具事由申報本州。別選差官員衝替訖。申當司。不得蓋庇。

一所支斛斗。如州縣內支絕已納到告諭斛斗。外有未催到數目。便且於省倉斛斗內權時借支。據見欠斛斗。立便催納。依數撥填。其鄉村所納斛斗。（如未足處。）亦逐旋請緊切催促。不得闕絕支散。闕誤流民。

一每官一員。在縣摘差手分鬪子各一名。隨行幹官。仍給升斗各一隻。差本縣公人三兩人當直。如在縣。公人數少。即權差壯丁。（亦不得過三人。）

一所差官員。除見任官外。應係權差請官。如手下幹當人并耆壯等。及流民內有作過者。本官不得一面區分。具事由押送本縣。勘斷施行。

一權差官。每月於前項贓罰頭子等錢內。支給食直錢五貫文。見任官不得一例支給。

一擺差官已有當司封去帖牒。若差見任官員。即請本州出給文字幹當。其賞罰一依當司封去擺差官帖牒內事理施行。

一才候起支。當司必然別州差官。徧詣逐州逐縣耆點檢。如有一事一件違慢。本州承牒手分幷縣司官吏。必然勘罪嚴斷。的不虛行指揮。

一逐州縣鎮。候差定官員。將印行指揮。盡一抄劄一本。付逐官收執。照會施行。

一勸會二麥將熟。諸處流民盡欲歸鄉。尋指揮逐州幷監散官員。將見今籍定流民。據每人合請米豆數目。自五月初一日。筭至五月終一併支與流民。充路糧。令各任便歸鄉。

一指揮出榜。青淄等州河口曉示。與免流民稅渡錢。仍不得邀難住滯。

一指揮青淄等州。曉示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錢事。

右具如前事類。各牒青淄濰萊登五州。候到。各請遵依前項。逐件指揮施行。就報所有當司。封去帖牒。如有剩數。却請封送當司。不得有違。

富問救濟流民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取索擘畫救濟流民等事件。令節略編修作四策。具狀繳奏去訖。臣部下九州軍。其間近河五州頗熟。遂勸於民。得粟十五萬斛。（第一等兩石。第五等三斗而已。民甚樂輸。）只令人戶就本村耆隨處收納。貴不勞我士民。（多差官員監之。見任不足。即指揮前資官待闕官。）又先時已於州縣城鎮鄉村。抄下舍宇十餘萬間。流民來者。隨其意散處民舍中。逐家給一歷。歷各有號。使不相侵欺。仍於歷前計定逐家口數。及合給物數。令官員詣逐鄉逐耆。就流人所居近處。每人日給生豆米各半升。流民至者安居而日享食物。又以其散在村野。薪水之利。甚不難致。似此直養活至去年五月終麥熟。仍各給與一去路糧而遣歸。而按籍總三十餘萬人。此是於必死之中救得活者也。與夫只於城中煑粥。使四遠飢羸老弱。每日奔走屯聚城下。終日等候。或得或不得。因誤死者。大不侔也。其餘未至羸病老弱。稍營運自給者。不預此籍。然亦遍曉示五州人民。應是山林河泊。有利可取者。其地主不得占却。一任流民採掇。如此救活者甚多。即不見數目。山林河泊地主專無所損。然損者無大害。而流民活利者便活性命。其利害較然也。又減利物。廣招兵徒一萬人。尋常利物。每一人可招三人。或有四五口及四五萬人。大約通計不下四五十萬人。傳云生全百萬者妄也。謹具劄子奏聞。

程迥代能仁院賑濟疏

伏以釋迦如來。以無礙神通。放大光明。照見一切衆生。受諸苦惱。乃發大慈悲願力。救度無量衆生。凡有飢渴。皆得飽滿。我釋氏子躬受佛教。成就志願。亦復如是。恭惟知縣某公。知丞某公。仙尉某公。皆宿植善根。與我士民有大因緣。故受天子命。來爲民主宰。今歲在庚子。水旱饑饉。委鄉官抄劄鰥寡孤獨。跛眇廢疾。不能自存之人。計一千五百九十九也。雖舉申上司。乞發下義倉米賑濟。然使府所臨一郡八縣。監司所統一路百城。雖許盡撥。至今未下。度其米斛。不足霑濟。今用米一升。可活一人一日之命。積之百五十日。則麥熟可自活。是用米石五官斗。可活一人之命。今我大檀越諸公。能傾囷倒廩。救活一人二人三人

以至十人百人之命。獲福無量。皆與佛等。下至貧庶之家老。節衣食以救飢困。以至童男女。能輟餅果之資以爲布施。一錢已上。皆獲善果。今敬對三寶前焚香禮拜。發此大願。天地鬼神皆臨之。凡我施主。官員則願加秩進祿。三錫九遷。儒士則聰明穎開。早擢科第。民庶公吏則家道昌盛。子孫榮顯。所求稱意。逢凶吉避。至於僧道齊行。皆於道法早得超度。昔童子聚沙以戲。見佛施佛。佛爲授記。爲轉輪如來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是以布施受福。若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誣也。伏願仁慈見聞喜捨。依間滿日具名宜懺。是時勸分賑糶。無所不至。復用此策。令僧道勸諭之。可見其不敢科亦明矣。

曾鞏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然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三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縣。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修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修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尙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之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矣。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邊陲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而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

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全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夫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今而又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則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受之弊。疾癘之變。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因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私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裔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桴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者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堯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米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資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萬貫。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趙抃救菑記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抃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有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檢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日。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五千。下戶乏食者賑糶。有田無力耕者與賑貸。闔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糴置場。每場以一總首主出納。十場以一官吏專伺察。越人至今稱之。

馮檝勸諭賑濟詩

紹興辛未。歲歉米貴。瀘帥馮檝。出俸錢買米。減價糶賣。賑濟救民。賦詩示幹事人。

我昔未第日。鄉閭逢歲饑。兩率閭里人。相共行賑濟。飢民僅得食。免困餓而斃。及我登第後。被罪歸田里。尋復拜召命。延遲治行計。忽見道途間。小兒有遺棄。復自勸鄉邦。割己用施惠。日飯八千人。八旬乃休止。於時已麥熟。糲食相接濟。我始趨行朝。蒙恩長宗寺。初本不望報。人以爲能事。銓司具劄奏。還官不容避。今年又少歉。我適帥瀘水。無戶備飯食。所濟俱用米。聊舍三百斛。十中活一二。又以一千石。減價平行市。每石減十錢。庶幾無湧貴。更有不熟處。資儲瀘川類。計用減價糶。所祈均獲濟。我非財有餘。但憫民不易。一時所施行。樂爲之誌記。

洪浩救荒法

宣和六年。浩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於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四隅。不能自食。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殺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戚不可杖。有使卑闘詈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啓也。罪死不赦。浩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弗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無何。廉訪使者王孝端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郡延公如兩寺驗視。孝端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諸卒以城畔廨掠。無一家免。過門曰。此洪佛子家也。汝毋得入。

趙令良賑濟法

趙令良。隆興二年帥紹興。是時流民聚城郭。待賑濟。餓而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悟閎立寧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況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之遠近。日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於聚於城郭。待升斗之給。困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市無一死人。歡呼盈道。全活者甚衆。此用曾南豐之美

意。

徐寧孫建賑濟三策

一賑濟飢民。令請自本州縣。當職官多方措置。從實抄劄。貧保孤老殘疾。幷貧乏不能自存。闕食飢民。大人小兒數目。籍定姓名。將義倉斛㪷。各逐坊巷逐村逐鎮分散賑濟。不必聚落。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處。請稅戶主管。置立救支給散關子。每五日一次併給。內大人日支一升。小兒減半。州縣鎮市鄉村。並令同日以巳時支散。用革重疊冒請之弊。仍將本州縣見養濟乞丐人亦同日別作一處支米。不得衮合飢民賑給。臣謂其說固是。但不言義倉之米。如何得到村鎮。

一糶買米斛。本謂接濟艱食之民。今訪聞州縣。却是在市牙儈與有力強猾之人。借倩人力。假爲襤褸之服。與賈所合千人通同攙奪。不及鄉村無食之民。今仰本州立賞錢一百貫。約束審切。委官譏察。不得容牙子停貯販。有力強猾公吏軍兵之家。假作貧民請買。務要實及鄉村民。無致冒濫。如有違犯者。斷罪追償。

一賑濟當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爲五處。每處分差指使二員。吏人二名。抄劄飢民。每一名給與牌子。幷小色旗。候支俵及數。前來賑濟所報覆。一處先了。先令赴請。所貴分頭集事。又且飢民不致併就一處喧鬧。

趙雄乞樁積錢給散

契勘四川諸州。多是不通水路。若從外處乞米搬運。實非良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總所朝廷樁積錢內。支降錢引二十萬道。撥赴帥司計臣。同本路漕臣。視諸州旱傷人戶數。隨宜給散。令守臣多方措置。於得熟去處。趁時收糴米。不足。則雜糴菽粟麥蕎之類。苟可以救死。亦何所擇。目今若不預爲之備。更候十月刈穫。見得十分飢荒。方行奏請。則緩不及事矣。

蘇次參賑濟法

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歷一本。用紙半幅。上書其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帖於各人門首壁上。內蹤迹如有虛僞。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備委官檢點。又患請米冗併。令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疾病婦女。皆得均糴。又任澧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檢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恤。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簡也。

救荒報應

張詠鎮蜀時。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黃幅巾道服。眞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詠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詠翊日命吏請黃。戒令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蒙眞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斛

㪷。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詠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令坐。索公裳拜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心。不爲嗜欲所惑。則必爲慳慢貪婪強橫姦詐所溺矣。黃能如此。宜爲眞君所重。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雷所擊。家人發倉米。救其所貯穀。亦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冥數如此。而上帝豈不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貴耶。宜其自取誅戮也。

慶歷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幷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所活者甚多。明詔嘉獎。琦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暴疾爲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金紫而坐者乃韓琦。勉以老幼無託告之。琦已惻然。密諭勉云。令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府。守衛者愈嚴。見廳上有三金紫者。坐在案頭。龐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金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泄此事。命加凌辱。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金紫者皆首肯嗟嘆曰。韓侍中在陽固。常存心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所活七百萬人。今在此。尚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少頃。數鬼舁一大木櫃至。三吏由廳而下。檢將上呈。西向坐者讀畢。諭龐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燭滅。勉亦得還。咋州府歲大疫。郡守儕之勸諭士民。令出粟拯濟。委官專領其事。此官頗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盡諸壩中。但日以一粥飯食之而已。然日出而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回視韓琦。相去遠甚。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漢州長者李發。遇歲不登。輒爲食以食饑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飢甚。官爲發廩賑粥。分而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通未復。而荒歉已罷。民愈困散。數百里間。扶老攜幼。挈釜束薪。而以李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李之爲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積愈茂。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孝宗皇帝嘉之。授初品官。其後孫寅仲登第。唱名第三。世皆以爲賑濟之報。

救荒活民書拾遺

貞元九年。鹽鐵使張滂奏。出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熠曰。張滂初請茶稅。本欲別貯其錢。俟有水旱。代民田租。其建議非不善。德宗收稅錢後。已不能行。故當時陸贄。亦謂歲收五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比年榷貨務。上言茶鹽稅錢。額二千萬緡。今每遇水旱。盡亦推原鹽茶之本意。少捐數十萬緡以濟之可乎。

梁末。侯景作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採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而終。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聚如邱山。

熠曰。春秋之時。戰爭相尋。秦晉之饑。猶且乞糴。梁末旱蝗。土宇雖狹。盜賊雖起。然百里之地。猶足以朝諸侯。況據大江之南乎。時宇文泰在魏。方講行府兵。有並吞黎元之志。儻走一介。賫寶玉以告濟積。仍乞護送。彼以生民為念。其忍坐視而弗救乎。惜也梁之君臣昏庸。不知布德施惠。百姓轉死乎溝壑。甚至衣羅錦懷金玉以待盡。悲夫。

大業十年。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饑饉荐臻。穀價踊貴。米斗直

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重以官吏侵漁。不知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

熠曰。自古盜賊之起。未嘗不始於饑饉。上之人不惜財用。知所以賑救之。則庶幾其少安。不然。鮮有不殃及社稷者。況夫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耕稼失時。田疇多荒。民力殊難也。於此猶欲以和糴抑配之。可不鑒乎。

十四年。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剝削以充貢獻。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賊。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採木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然官廩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熠曰。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今吏皆畏法。莫敢賑救。是必上之人諱聞荒歉也。以荒歉為諱者。其禍至此。然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子既飢饑。父推其忍坐視乎。今民至採木皮。擣藁本。以充飢腸。而上猶不知。煬帝不亡何待哉。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饑殍滿野。死者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於黎陽開倉。恣民就食。

熠曰。為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貯積。正為斯民饑饉計爾。不知發倉賑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沽譽。迹其禍患。可不鑒歟。然嘗觀密至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就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轢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西岸。千里之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潤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噫。食也者。民所賴以為命。而輕棄若此。使密得志。豈生靈之福歟。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抑豈為民父母之意。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食粟閉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以計斬仁恭。郡中無敢動者。開倉賑貧民。境內屬城皆下之。

熠曰。饑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召百姓以倡亂。臣觀義寧元年。左翼衛郭子和坐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之罪。斬之。開倉賑施。此雖盜賊之行。不足污齒頰。然亦足以為不留意賑卹者之戒。

天寶十三年。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是貶長沙太守。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善。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臣。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熠曰。自古姦臣固位。惟欲諂事人主。不樂聞四方水旱盜賊之警。故多為掩遏之計。不知稔成禍基。非國之福。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是欲使人主常懷恐懼也。況水旱不恤。民心日離。國忠不學無術。何足以知之。

唐崔坦爲宣歙觀察使。到郡。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益困矣。旣而商米輻湊。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煟曰。不抑價則商賈來。此不易之論。昧者反之。其意止欲沽譽。不知絕市無告糴之所。適以召變而起謗也。坦有定見如此哉。

除蝗條令

淳熙敕

諸蟲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耆保不卽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卽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

諸官私荒田。（牧地同。）經飛蝗住落處。令佐應差募人取掘蟲子。而取不盡。因致次年生發者。杖一百。

諸蝗蟲生發飛落。及遺子而撲掘不盡。致再生長者。地主耆保各杖一百。

諸給散捕取蟲蝗穀而減尅者。論如吏人鄉書手攬納稅受乞財物法。

諸係公人因撲掘蟲蝗。乞取人戶財物者。論如重祿公人因職受乞法。

諸令佐遇有蟲蝗生發。雖已差出而不離本界者。若緣蟲蝗論罪。並依在任法。

煟竊謂本朝捕蝗之法甚嚴。然蝗蟲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於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未已。是未知姚崇倪若水盧懷愼之辯論也。臣今錄于後。或遇蝗蝻生發去處。宜急刊此作手榜散示煩士夫父老。轉相告諭。亦開曉愚俗之一端也。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奏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此古除蝗義也。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使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誚之曰。聰僞王。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今坐視食苗。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問崇。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愼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呑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遂息。

捕蝗法

一蝗在麥苗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筲箕栲栳之類。左右抄掠。傾入布袋。或蒸焙。或澆以沸湯。或掘坑焚火。傾入其中。若只瘞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不可不知。

一蝗最難死。初生如蟻之時。用竹作搭。非惟擊之不盡。且易損壞。莫若只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蹲地摑搭。應手而斃。且狹小不損傷苗稼。一張牛皮。或截數十枚。散與甲頭。復收之。北人聞亦用此法。

一蝗有在光地者。宜掘坑於前。長闊爲佳。兩傍用板及門扇連接八字鋪擺。却集衆用木板發喊趕逐入坑。又於對坑用掃箒十數把。俟有跳躍而上者復掃下。覆以乾草。發火焚之。然其下終是不死。須

以七壓之。過一宿乃可。（一法。先燃火於坑。然後趕入。）

一捕蝗不必差官下鄉。非惟文具。且一行人從。未免蠶食里正。其里正又只取之民戶。未見除蝗之利。百姓先被捕蝗之擾。不可不戒。

一附郭鄉村。卽印捕蝗法。作手榜告示。每米一升。換蝗一斗。不問婦人小兒。攜到卽時交與。如此。則回環數十里內者可盡矣。

一五家爲甲。姑且警衆。使知不可不捕。其要法只在不惜常平義倉錢米。博換蝗蟲。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臨湊矣。然須於稽考錢米必支。儻或減尅邀勒。則捕者沮矣。國家貯積。本爲斯民。今蝗害稼。民有饑莩之憂。當之賑濟。因以捕蝗。豈不勝於化爲埃塵。耗於鼠雀乎。

一燒蝗法。掘一坑。深闊約五尺。長倍之。下用乾柴茅草。發火正炎。將袋中蝗蟲。傾下坑中。一經火氣。無能跳躍。此詩所謂秉畀炎火是也。古人亦知瘞埋可復出。故以火治之。事不師古。鮮克有濟。誠哉是言。

右件雖不仁之術。倘不屛除。則遺種昌熾。誠何以堪。姚崇所謂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眞賢相識是也。

李珏賑濟法

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幷薄有藝業。而飢荒難於求趁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並濟並給。歷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月一次委官支。毗陵與鄱陽嘗行此法。民至于今稱之。

鄱陽賑救法

丁卯鄱陽旱暵。憲使李珏招臣措置荒政。李昔守毗陵。賑救有聲。臣見約束簡明。無俟更改。但乞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納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實惠。且免減耗抑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博。會李不權州。臣迫官期出局。故行之未免作弊。良可嘆息。或謂賑饑給錢。非法令所載。臣曰。此庸儒之論。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以係其心。又可抽贖種子。收買雜斛。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爲數日之糧。豈不簡便。（已上見中卷賑濟條。）

不俟勸分村落有米法

發米下鄉。般運水脚。減耗抑和。弊端非一。故令稅戶等認米。謂之勸分。非惟抑配擾民。且適啓閉糴。今莫若責隅官交領常平錢。逐都給與所保士戶。每都數千緡。隨都分大小增減。令於豐熟處。循環收糴米豆。歸鄉置場。隨時價出糶。麥熟日以本錢還官。饑荒甚處。賑至小熟。官不抑價。只認都內有米。其價錢不與販。及與販而不歸本鄉糶者。皆有罰。利之所在。人自樂爲。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矣。何必勸分擾擾爲也。

雜記條畫

一、尋常官司賑濟、初無奇策、只下保抄劄丁口姓名、云已勸分到若干數目、用好紙裝寫數本申諸司、此是故紙救荒、徒擾百姓、實無所益、今宜革之、供報上司、只用幅紙、申述施行之方可也、

一、抄劄最當留意、急則鹵莽多遺落、緩則玩施不及事、其間有多狗私意者、須明賞罰以勵之、斷在必行、不當姑息、仍多出手榜、嚴行禁約、更用蘇次參實粘姓名口數于門首之法、

一、檢點抄劄、須逐縣得人以行之、然其法繁瑣、姦弊甚多、若夫要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村落則一頓支散義倉錢、（解見於前、）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戶、領錢興販、循環糴糶之法、簡要便民、無踰於此、

一、近臣寮劄子、官司平日預充抄劄、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此意亦善、今用四等之法、每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留當縣、以備緩急、庶免臨期里正賣弄之弊、一遇荒歉、按籍可濟賑救矣、

一、臣嘗親任州縣、救荒不先措置、臨時倉卒、輒摧里正抄劄、大段鹵莽、造抄劄既畢、未見施行、村民扶攜入郡、請米官司、米卽支給、裹糧既竭、餓死紛然、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亦有詐作流民、經過請乞、官吏多厭煩之、然此皆飢窮、實非得已、官司積藏、本爲斯民、正當矜憐、豈可坐視、今凡賑恤、須預印手榜曉諭、以見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

一、昨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用旗引之法、徐寧孫建蘇次參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已上、便處冗雜、不可平日無紀律者、況飢羸之驅易蹂踐乎、

一、徽布婺源東門縣學前、姓胡人平日不以賑恤爲念、出納斛秤、大小不同、開禧丙寅五月、坐閣上閱簿書、忽震雷擊死、簿書焚毀、斛秤剖折、其妻爲神物提下、肢體無傷、閭巷之人皆知之、

淳熙八年、赦浙西常平司奏、本路去歲旱傷、輕重不均、在法五分以上、方許賑濟、今來逐縣各鄉都分、有分數不等、若以統縣言之、則不該賑濟、若據各鄉都分、有旱至重去處、則理當存恤、除已逐一從實括責、五分以上、量行賑濟、五分以下、量行賑糶、得旨依行、

熠曰、饑荒大小不同、儻不分都分等降、則惠不均而力不給、今五分以上賑濟、五分以下賑糶、其法固簡易、然三分已下、都分窮弱猥狽之人亦多、不若四等抄劄爲均濟也、

代宗廣德中、歲大饑、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紘說曰、以君之才、宜在左右、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之墅、以濟孀寡、吾何用美官、使門內寒且餒乎、縉憾之、由是坐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尙書、

熠曰、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見稱於後世、蕭復以墅奉宰相、豈不立取富貴、不發觀察使儲粟、豈至削停刺史、然一時黜罷、其後亦爲兵部尙書、豈非官職自有定分、雖巧何益耶、後之賑濟者、但當誠心爲民、可行卽行、一已利害、非所當計、

儀鳳間、王方翼爲肅州刺史、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封民或餓死者、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簿其直濟飢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者甚衆、

熠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豪令樵採打魚之數、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同出議租賃民間蕩場或柴薪山、近縣郭市各去處、縱流民樵採、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濟廳細民、

南楚新聞、孫儒之亂、米斛四十千、將金玉換易、僅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廣煎米飲、可以稍通腸胃、

熠曰、昔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蓋久飢腸胃壅塞、作飽多死、惟米飲可以通腸胃、記乾道間、江西大饑、民有食白墡土藥殺者、時帥出勸農、飢民入狀借錢販糶度荒、帥判云、紛紛寫與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尙持片紙覓青苗、當時若責下戶領錢、往他處收買雜斛、循環糶糴、以救飢民、未必若此也、惜哉、

馬尋明習法律、皇祐四年、知襄州、會歲饑、或羣八人家掠囷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耳、其情與爲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爲例、

熠曰、荒政除盜、亦當原情、頃有尹京者、以死囚代爲盜者、沉之于江、此最爲得策、蓋凶荒之年、強有力者好倡亂、須當有以聳動之、使逡巡自戢之爲上、不然、則羣聚而起、殺傷多矣、

隋末、河內饑、人相食、李軌與義兵、僭稱兵號、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曹珍等曰、國以民爲本、豈惜倉粟坐視其死乎、時有惰官心不服、排珍曰、百姓飢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散、尋致敗、

熠曰、李軌飢賊耳、固不足論、然行反間者、多倡爲倉粟不可散之說、使失士民之心、況夫萬乘之主、欲爲根本慮者、豈愛惜倉粟、坐視百姓死亡乎、

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北與建陽接境、乃建炎初劇賊范汝爲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爲暴、小遇饑饉、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至夏、張大一李大二復于洞中作過、本路帥臣仍歲遣官軍蕩定、時進士魏掞之謂民易動、蓋緣艱食、乃請于提舉常平官、得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于邑之長灘鋪、自後每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息、人謂掞之所請、乃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倉儲粟、則緩急可恃矣、

熠曰、社倉乃公私儲積、救濟小民、使兼併者無所肆其侵漁之心、倘天下郡邑諸鄉、皆能行之、爲利

甚詳。今列社倉規約于後。

朱熹社倉奏請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士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前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從此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歉則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人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差本鄉士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員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保。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都上富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米二斛。仍差本都士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同共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士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紛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濟于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人必願從者。伏望聖慈詳察施行。聖旨戶部看詳聞奏。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隨下本路諸司縣曉示。任從而便。如照依上件施行。而本鄉士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得干預抑勒。十二月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崇安社倉條約

一逐年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產錢六百文以上及有營運衣食不缺之人。即注不合請米字外。有合請米人戶。即仰詢問願與不願請米。各令親押字。三月內將所抑保簿赴官交納。鄉官點檢抽摘審問。仍出榜許人告首。如有漏落及新添一戶一口不實。即申縣根治。如無欺弊。即與支貸。

一逐年五月下旬前後新陳未接之際。預于四月上旬申縣乞依例支貸。

一申縣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後遠近。）曉示人戶。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爲一保。遞相委保。如保內有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足。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並各赴倉辨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全押保明。其日鄉官同入倉。據狀支散給關子。具本息耗米數付令收執。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于十月上旬定日申縣。乞差吏斗前來取納。兩平交量。每石收息米二斗。（小歉蠲息之半。大歉全免收息。）候滿十年。以本米送去元借官司。每石量收耗米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倉子二名。每名支飯米一斗。鄉官併人役每名支飯米五升。（人從每位不過二人。）

金華縣倉規條

社倉穀本五百石。

社倉只置都簿一面。紙蠹從第二面。

一甲不許過三十人。甲頭一人。不滿十人附甲。不許詭名冒借。（現者出社。甲頭改替。許同甲告。罰甲頭所納給賞。）

散穀以三時。（謂春夏。秋冬不撥新。與甲頭相度。）

一戶借一戶。甲頭倍之。無居止及有藝人不得。（若口衆家多。惟田廣。甲頭保明。別議增借。）

借穀上簿不立契。（還穀就簿內銷。）

借穀日。每戶納錢五十文。甲頭免。（十五文給甲頭。十文守倉人。十文雜支。十五文掌倉量役。此外不許分文乞索。許甲內人告。以所得錢支賞。）

量穀本甲甲頭執槩。（與見請量掌倉分撞執槩改替。）

還以三限。限以三日。（假如十甲。每甲若干人。一限納若干。或甲頭預報定日子。一人不到。用內穀並倒倉。候足交量。）

息穀二分。（謂石取穀二斗。）中饑減半。大饑盡免。本戶納息已滿十年免收息。（謂第一年納至十一年免。）

耗穀三升。（謂穀一石。取耗三升。以備折閱及充每歲社倉雜費。）

甲內逃亡。甲頭同甲內均填。甲頭倍之。（若緣時疾身絕。甲頭申倉。差人審實。候還穀日填簿。若不審理者。雖已還出社。）

息穀有餘。遇饑荒給散。（計所有。每人大人二升。小兒一升。十日止。並以戶口爲定。）

社衆於規約犯一事不借。一年再犯出籍。

淸江縣社倉規約

一所給借貸均平。亦慮失陷米本。其支借時。鄉官審問社首及甲內人。某人可借若干。衆以爲可。方可支借。其素號游手及離農業而衆以爲懶惰頑慢者。亦不支貸。

一鄉官踏逐善書寫百姓一人（不得用罷任過犯人。）專充書寫簿書。如收支執槩。就差社首。遇收支日。日支飯米一斗。

一倉中事務。並委鄉官掌管。差使保正編排人戶。編磨簿曆。彈壓斂散。踏逐倉廒。追斷逋負之類。須官司行遣。於縣官內擇一時可委之人以司其事。

一鄉官從本軍給帖及木朱記。主執行遣。

一簿曆紙札。每歲於息內支破。

熠曰。社倉規約雖不同。使天下郡邑皆編欽此意以行之。雖有水旱。民不困乏矣。

救荒全書

董煟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荒政叢書十卷

國朝俞森撰森號存齋錢塘人由貢生歷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是書成于康熙庚午輯古人救荒之法于宋取董煟于明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鍾化民劉世教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義倉社倉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復究其獘使知所戒蓋其官河南僉事時所撰也末附鄖襄賑濟事宜及捕蝗集要則其官分守荊南道時所撰也救荒之策古人言之已詳至積儲尤爲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規班班具列而于三考尤極詳晰登之梨棗俾司牧者便于簡閲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

國朝俞森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宋董煟救荒全書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庶乎其可矣至于簡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遣使也弛禁也鬻爵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內庫之類又在隨宜而施蓋有大饑有中饑有小饑饑荒不同救之亦異臨政者辨別而行之故又以備荒政雜記條款終焉

常平

常平之法專爲凶荒賑糶穀賤則增價而糴使不傷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率多移用差官覈實文具而已自乾道間給降會子一百萬道兌起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甚患之然在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但官司糴時不可籍數定價須視歲上中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慮人之不競售哉蓋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較若以私家理財規模處之則失其所以爲常平之意矣

常平本法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近來熟無所糴饑無所糶常閉爲埃塵耳何謂常平

常平錢物不許移用謂他費不許移用至于救荒正所當用者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凶傷去處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常平賑糶其獘在于不能遍及鄉村委官監視類多文具宜倣富弼青州監散之法將米豆就鄉村分置所苦水腳搬運之費無出不知饑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較官中所定之價每升增一文以充上件腳費何患賑糶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歷要實以防頓買興販之獘

陳龍正曰令貧民跋遠因而給之以食即是賑饑一道何

愁虛費腳價耶

昔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飢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米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于此然蘇軾之法止及城市若使鄉村通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乎

陳龍正曰官米多則可操市價之權固也然此僅救中饑中戶之一事耳大饑之年下戶無錢在手雖減價不能糴是常平之米止及中戶偏遺下戶也況鄉村之民遠望城市即中戶得糴者亦少救荒各隨其時隨其地尤當隨其人以于嘴之懸乃欲執一已當日所爲而盡廢諸法不已疏乎董煟謂止及城市又云賑濟自有義倉蓋亦善其論常平之意而議其不能通于常平之外也

荒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曰元祐元年王巖叟言淮南旱甚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又何患無米也

陳龍正曰此即改折之活法蓋京儲有餘京中米價頗低于外故可行若六宮百官萬民倚命于上供米則此法窮矣故爲天下以足食爲本而足京儲必以治畿輔之田疇爲本上不寄命于遠方則遠方有急更可待命于上

義倉

義倉者民間儲蓄以備水旱也一遇凶歉直當給以還民唐太宗曰義倉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橫斂下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六千餘萬石至五代漸廢宋慶歷間王琪言唐稅太重當酌輕法以行之于春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取一中郡計之以正稅十萬石爲率則義倉歲得五千石矣于是詔天下立義倉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爲斯民所寄之物矣

義倉合于民間散貯逐都擇人掌之不當輸于州縣蓋憔悴之民多在鄉村于城郭頗少諸處州軍多將義倉米隨冬苗

輸納州倉一有飢饉人民豈能委棄廬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應每遇凶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原米其水脚之需亦于米內量地里遠近銷算縣之于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

義米入縣倉恐爲官吏移用縣倉于民猶近自今上三等戶皆輸郡倉于是轉充軍食或資煩費不復還民故遇荒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豈不勝于科抑賑糶乎檢查令文州縣歲于十月初差官抄檢內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每人日支一升七歲以下減半每五日一次併支至次年三月終止（遇閏及秋收）（歲旱歉者官司相度措數存月但通給至十月止）今江浙水田種麥不廣冬間民未困乏其困乏多在青黃未接之時爲政者所宜知也

賑濟之弊如麻抄劄之時里正乞覓強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也幬成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實使飢者自備裹糧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困踣于風霜凛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今縣令宜擇鄉委請一上戶平時信義爲鄉里推服官員一名爲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爲監視每月送米麥糶心錢縣道委令監里正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覓如有乞覓可徑于提督官司狀申縣斷治如更抑遏可自于本縣或佐官廳陳訴當痛懲一二以勵其餘其發米賑糶亦如之若此庶乎其少革耳

救饑者多以支米爲便然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搬運費力往往夫脚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盜竊拌和之弊若大荒年分穀米絶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若不是十分荒歉米斛流通則以支錢爲省便小民得錢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是一斗米錢可買二斗雜斛以三二升拌和菜茹煮以爲食則是二斗之雜斛可供一家五七日數日之費然恐純支錢亦有減剋之弊或錢米兼支則爲兩便

陳龍正曰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畝賦六升民困極矣宋于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大

病總在收貯于官假如遇饑饉悉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況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弊貧民猶苦奔走候領況不及貧民乎古之王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後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爲之蓄古之王者自節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于正賦之外而強半更留以自肥如之何豈不飢死朝與野不相胥以俱貧也惟朱子于崇安因歲凶起事仍隋社倉之名而默變其官貯之法隋唐粃政返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矣然當時亦但令民間自辦社倉未嘗革去官府義倉須令民間社倉既多官府義倉一槩不用然後全利而無害耳董煟義倉數條惟合于民間散貯一句道盡本朝監隋唐以來之失罷義倉惟立預備倉倉穀罰有罪者出之民爲得中惜近年多空乏飢歲無所賴

勸分

民戶有米得價而糶何待官勸只緣官司以戶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測到場檢點故人戶憂恐深藏貧人反無告糴之所是假勸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圖觀美不知實以病民也即謂上戶固所當勸顧今之鄉落上戶不多中下之戶凶荒之餘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餘以賑糶哉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肯出惟以不勸勸之莫若令上戶及富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于豐熟處販米各歸鄉里轉糶結局日以本錢還之村落無巨賈處計十餘家率錢共販或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糴販者聽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樂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則米不期而自出矣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劄賑給就食散錢之法

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誘富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買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災荒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特抱伸淹乞宣付史館

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每歲輸官固藉田利一遇饑饉自能出其餘以濟佃客有無田而富之民平時射利緩急之際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饑民爲異時根本之地哉勸誘此曹使出錢糴販初非重困又況救荒乃暫時之役耶

勸分者以爲富室儲積既多勸之賑發以濟鄉里近來州縣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戶等高下科定數目俾出備賑糶于是吏乘爲奸至有人戶名係上等家實貧窘至鬻田糴米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反乘中戶之急濟其奸利宜下諸路漕臣嚴戒所部如仍前用等則科糴即許按劾仍聽人戶越訴重治

凶年糶粟以活鄉里可以結恩惠可以消盜賊亦于大姓有補倘使小民轉死流移大姓占田何暇自耕所損不少況又有甚于此者乎止緣小民有謂官司抑配我所當得不知感謝以致大姓不甘爲令者宜以此意曉諭

禁遏糴

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宣布主恩乃坐視流離甚于春秋之世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耶詔諸路轉運司凡鄰郡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或謂聽他處搬運恐致本處缺糴曰此見狹之論也天下一家饑荒亦有路分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勸誘大姓或本州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糶販非惟活鄰郡鄰路之民實活吾境內之民不然使此間之米不許出吾界他處之米亦不許入吾界一有饑饉坐視斃立非速禍之尤者哉

淳熙八年救旱傷州縣全藉旁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已降指揮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不能體認朝廷均一愛民之意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理宜劄付諸路帥漕司各檢坐條法徧下所部州軍恪意奉行如敢違戾即遂司覺察按劾倘或容藏仰御史臺彈奏

條法興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災傷地方雖有收稅舊例亦免

小民聞官司有榜禁遏每遇外人糴米則數十爲羣恃持取錢凌人傷損村人亦不敢搬米入市民間遂致闕食其令下詳起類如此

不抑價

常平令文諸糶糴不得抑輪謂之不得抑勒則米價隨時低

易官司不當禁抑可知也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踊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內乏食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飢民皇皇無所告羅肯甘心就死乎必起而為亂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則不惟舟車輻輳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廩米價自低

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飢穀價方踊斗計錢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眾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輻輳價亦隨減包拯知廬州亦不限米價而買至益多不日米賤

蓄積之家不肯糶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荒官司自不敢禁遏止緣上司不許妄增米價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細民欲增錢糴于上戶輒為旁人脅持獨牙儈乃平立文字私加錢于糴主謂之暗點是以牙儈可糴而土民闕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又何必專糴于外邑人哉

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不抑價大出陳廩每升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民賴以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糴餘蓋村落艱糴鹽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俞森曰無論官米民米俱當隨時價低昂不可故為增減蓋價高則遠販自多米多則價值自平此理勢之必然者也即使時價果高官米果得厚利何妨益為多糴使民自然得平價之樂乎元祐之詔比市價量減常平之法只算糴本吳遵路之依元價出糶章誼之僅得時價四分之一皆未盡善蓋一時姑息之愛而非與民通局打算者也

簡旱

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今守令諱聞此事不受災傷之狀責令里正狀熟里正亦慮委官經過所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免目前賠費不慮他日流離餓殍劫奪之禍陳訴旱傷限八月終止限外不得受理然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旱有深淺得雨之處早晚不同近得旨展限半月仍以指揮到縣日為始

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諸路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今民間訴災官府不及時簡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服田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以就耕墾官司見收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遂催全畝貧民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于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棄墳墓而之四方矣

朱熹延和奏劄云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缺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旨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除放又旱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縣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

又曰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奸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二十日畢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即根查亦不復可見于是將旱損早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為荒又湊劄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騷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便近日諸郡行之其利甚溥除上三等戶隨分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其成五分間之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法最善乞詔有司定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併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

減租

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唐人之調絹也役錢則庸直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僅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稽

勾合之是許全未識古人用一緩二之意

貸種

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人情易于貸而難于償必有勾追鞭撻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飢貸民種糧十萬斛慶曆傳聞而官司督責不已上憐而蠲之周世宗亦謂淮南饑宜以米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為之解者安在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蓋防其濫請之弊耳

優農

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食之民也自來官司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于農家農家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飢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焉今行抄劄之時宜五家為甲遞相保委某人為游手某為工某為商某為農官之賑給以農為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遣使

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或遣使賑恤遣使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遣使民間利害悉以聞妄行水旱之不知其所關者在于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行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飢餓官方奮厲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神宗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常好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于道徒擾而于事無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

弛禁

古人澤梁無禁關市譏而不征今山林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聞榜示因而砍伐墳林大起爭競雖富弱令樵采打魚之類一時未免侵擾若官司出錢租貸民間園塲或柴薪山縱民樵採庶為善法否則難行

鬻爵

名器固不可濫然飢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權以濟事又何患乎乾道七年八月敕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今來立定格日補授名次無

官入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選）二千石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千石承節郎（如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一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仍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係選人循兩資）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補轉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勘會旱傷州縣勸誘積粟之家賑濟係崇尚風誼閭與進納事體不同帥臣監司將勸誘到米斛依數開具出米人姓名申奏朝廷指揮依格出給付身云云夫民間納米而即得官誰不樂爲且糶人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遂得故多疑畏若能懲革此弊先給空名告身付之則救荒不患無米

胡其重曰朝廷名器所以褒有德而勸有功者也外此何可濫及惟是凶年賑濟則一舉而功德兼備錫之以爵允爲當也

度牒

按朱熹奏雖降度牒換米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價錢千五百貫以此至今尚未有應募者後雖乞減去五十石其數尚多僧道富者有幾仍當多裁其數以便通行

胡其重曰僧道度牒古者平時不輕出必俟緩急之際故宋淳熙歲荒救降度牒博換米石以濟飢民凡願爲僧道者每名備米三百石換與度牒一道元時亦降度牒下諸郡但爲僧道者每道納免丁錢始折中納鈔五錠假爲可行亦備荒活民之一事也

治盜

凶年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爲盜不戢則其患滋大乾道間饑郡大亂劫奪者紛然時太守柴瑾封劄付諸縣曰敢爲渠魁者斬之羣盜擊風逃匿淳熙十五年穩興飢民有剽掠道路者縣令會粟廉得二人鎮項號令于地頭日給米一升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豈剽則復爲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帖然此雖一切之政然甚合周禮荒政除盜賊之意

胡其重曰弭荒年之盜不在乎使之畏威而不敢爲當使之懷德而不願爲此釜底抽薪之法也周禮救荒以散利薄征居首蓋以弛力舍禁而以除盜賊居其末蓋散利則散財發粟靡不賑矣薄征則免催科之擾矣弛力舍禁則得諸般採取以供食用矣如是而猶爲盜賊王法所不宥者矣然後除之毋使滋蔓又周禮之深意經世者所宜體究也

和糴

和糴之弊在于籍數定價不能視歲上中下熟須一依民間實值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或謂民間正苦錢錢若官司和糴增價則爲小民目下之患曰不然和糴本爲賤傷農增價以稱提之耳若此歲不熟米價騰踊又何于此而糴哉古人和糴皆行于豐熟先慮止糴官司見淺以得小利爲已功糴買之官低價減量以備交納之折交量之所飛斛弄斗以爲乞索之端上下誅求遂至失時艱于及數將來計無所出必有配抑之患今誠及時收之盡革諸弊又何患爲然所深慮者在于官司知糴而不知糶夫積而不散非惟化爲塵埃虧折常平糴本而民間之米出是愈少矣然飢荒之年非獨收糴粳米凡粟豆蕎麥之類苟可濟飢亦何所擇

存恤流民

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爲力遏其末則難爲功若本處賦斂稍寬自然安土重遷誰肯移徙凡所以離鄉井去親戚棄墳墓者非其所得已也嘗見浙人流移過淮甸者始焉扶老攜幼接踵于道及其既久行囊告竭棄其老幼或鬻與于道或轉死于溝壑者多矣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動于遷固逆至于一動之後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復回此又非所宜也愚謂今未流者固宜賑濟已流者莫若令所過州縣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

勸種二麥

春秋于他不書惟無麥即書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蓋二麥于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今民非不知種但貧而無力故後畢耳古人春秋補助爲政者于荒年能行補助之法非徒救荒亦陰寓務農重本之意

通融有無

通融有無莫救荒活法其法有公有私如撥官庫借內庫假軍儲等公也勸人發廩勸人糶販勸誘商賈平錢販米等私也淳熙九年無錫饑令提舉司于平江府朝廷樁管米內支二千石接糶賑濟乾道元年浙西被水令臨安府于常平米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即差官押發人船前去搬取專充賑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樁管秋成收糴撥還此誠通融之術所宜舉行

借貸內庫

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羨則侈心生李迪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召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佐國用則賦寬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無內外願陛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之州郡有仍歲凶歉而匱之無策者可不斟酌撥賜以爲糶本耶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宰執擬令戶部度有無損歲計上曰只令具數便于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卽爲民間用復何所惜爓按王者以天下爲家不以私藏爲意也高宗此言眞王者之度歟

預講荒政

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應令諸州守臣到任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可以備救荒及其他措置之策斷然可行者條奏取旨各令自守其說任內設遇旱澇卽嚴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外委監司內委臺諫常切覺察又救荒有賑糶賑濟賑貸三者名既不同其用亦各有體能識其體則實惠及民矣賑糶者用常平米其法在乎準市價減消閉糴之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算糴時本錢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須遍及鄉村

若度所畜米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循環糴糶務在救民不得計較所費規圓小利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意賑濟者用義倉米其法當及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存之人米不足則卽用義倉錢糴豆麥菽粟之類其給或散錢與之施行全在委選得人村落各委本土公正有望素爲鄉閭信服者以禮延見委諭激勸使樂爲效命察不職者畧責一二以警其餘賑貸者截留上供米或借省倉米或爲朝廷乞封樁米或于諸色倉廒樁貯那用一面申奏朝廷借內庫乞度牒糴米補還其法專及中等之戶與夫耕農之無力者旣不取息其勢必償此以陳易新之術家不許過二石嚴戒出納諸弊死亡或不能償者姑已之譬之賑濟一散擲收豈在責其必償哉大約救荒縱有賠費失陷居上者亦當以社稷根本爲念是乃利國家之大者也

嘗謂救荒之政有人主所當行者有宰執所當行者有監司守令所當行者今各條列于後

人主所當行

恐懼修省　減膳撤樂　降詔求言　遣使發廩　省奏章而從諫諍　散積藏以厚黎元

宰執所當行

以調燮爲己責　以飢溺爲己任　啟人主敬畏之心　慮社稷顚危之漸　進寬征固本之言　建散財發粟之策　擇監司以察守令　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所當行

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爲告糴之備　覘部內旱傷大小而行賑救之策　通融有無　糾察官吏　寬州縣之財賦　發常平之滯積　毋崇遏糴　毋啟抑價　毋厭奏請　毋拘文法

守所當行

稽攷常平以賑糶　準備義倉以賑濟　覘州縣三等之饑而爲之計（小飢則勸分發廩中飢則發廩賑糶大飢則告朝廷乞上供之斛斗借內帑爲糴本）　覘鄰郡三等之熟而爲之備（發覺旱潦先發常平錢遣牙吏于鄰郡糴穀麥出糶以備縣糴米豆等計皆可）　申明遏糴之禁　寬弛抑價之令　計州用之虛盈（以存下一戒官吏支遣諸當以殺費不許則告糴抑）　察縣吏之能否（縣吏不職勸誘難對有迺之費施有以情之不然對迺之賢者）　委諸縣各條

賑濟之方　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　差官祈禱　存恤流民　早檢放以安人情　預措備以寬州用　因所利以濟民飢（興修水利整理廢垣之類）　散藥餌以救民疾

令所當行　方旱則誠心祈禱　已旱則一面申州　告縣不可遏阻　檢旱不可後時　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　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　勸富室之發廩　誘富民之興販　防滲漏之奸　戢虛文之弊　禮客人之糶糴　任米價之低昂　請提督　擇監視　參攷是非　激勸功勞　旌賞孝弟以勵俗（飢荒之年有骨肉不能相保者令有能讓食于姑孫能義其孤兒毋者當物色之）　散施藥餌以救民疾（飢荒之際）　寬征催　除盜賊　雜記條畫

往時賑濟每抄丁口用好紙裝寫數本供報上司徒擾百姓今宜革之只用綿紙申述施行之方

賑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村落則一頓支散義倉錢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遂都上戶領錢興販循環糶糴之法

陳能正曰村落亦不可專主散錢尚須隨宜消息

近臣僚劄子官司平日預先抄劄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此意甚善今用四等之法每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縣庶免臨期里正胥吏之奸嘗見州縣抄劄旣畢未見施行村民扶攜入郡請米官司未卽支散襄糧旣竭餓死紛然是以賑濟之名誤其衆而殺之也亦有詐作流民經過請乞官吏多厭之然此皆飢窮貧非得已官司正當矜憐今凡販恤須預印手榜曉諭以見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紊亂名籍反無所得庶革前弊

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數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隊用旗引之法徐寧孫蘇次參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以上便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況飢羸之軀易踐蹂乎

發米下鄉弊非一令稅戶等第認米詣之勸分非惟抑配適啟閉糶莫若責保官交領常平錢逐都量給所保上戶數千緡令于豐熟處循環收糴米豆歸鄉隨時價出糶麥熟日以本錢還官其領錢不興販及興販而不歸本鄉糶者虗以

重罪利之所在人自樂爲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矣

拯荒事略

歐陽玄著

拯荒事略

元　廬陵歐陽元原功著

天災流行雖盛世猶或不免顧上之人所以拯恤之何如耳蕪湖本南方澤國比鄰數邑並在水鄉每當春夏之交陽侯不戢田舍漂沒民不得耕逮成饑歲余忝爲令長多方補救亦既心力交殫究未能保鴻鴈而安宅之也因輯拯荒事略一編以告我同爲民牧者

薄征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貨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平糴

魏李悝爲文侯作平糴法必謹觀歲上中下熟上熟則上之人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自足固以富强

矯詔發粟

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貽書貸糧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溥因歎曰民轉死溝壑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廩所活萬計因上章待罪降詔獎諭

木實爲酪

王莽時洛陽米石價二千莽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實爲酪

竹實春米

唐天復甲子歲隴西亢饑民多流散山中竹皆放花結實饑民采之春米而食

請租饑饉

宋漢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貧饑民

分俸贍貧

東漢黃香爲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頒贍貧民于是富戶各出義穀助官廩以貸荒民民賴以全

興役惠貧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之役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之間惟杭州饑民不流徙

作糜食餓

宋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適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皆爭出倉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民不若身先使其樂從也

勸令發粟

唐員半千上元初爲武陟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廩以賑貧餒不從會令赴州半千擅發賑之刺史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爲存撫使謂齊宗曰公有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勸民出粟　請免上供

此二條原抄脫（皆太守事可查補）

出俸錢得穀

宋王待制居白知漢州歲大饑乃出俸錢以率僚吏及鄉豪共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甚衆安撫使韓琦薦之

以家貲質廩

宋李允則知潭州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請以家貲質廩乃得發于是民列允則治狀以聞詔書嘉獎又趙抃知趙州吳越大饑公發廩勸民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

令增米價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又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米若價賤則商

船不來民益困矣已而米斗價至二百商旅輳集民賴以生

特寬鹽禁

宋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苟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賴以無擾

嚴出榜文

宋辛幼安帥湖南賑饑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不俟奏請

宋范堯夫知慶州饑殍滿路官無穀以賑值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憂吾甯獨坐罪

民不知荒

宋吳遵路字安道丹陽人明道末出知通州天下旱蝗公乘民未饑時募富民得金錢數萬貫分遣衙校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俟冬大雪之薪即以原價鬻于市其薪直仍糴官米予羸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慮飛蝗爲患教民廣種豌豆并結蓬茆以處流移病者給藥願歸者具舟續食遣之是歲諸郡多死惟通民安堵不知爲凶歲也

民得濟急

宋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眞君降階接之禮顏隆盛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郡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服衣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眞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坐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靑紫

截留綱運

宋洪皓爲秀州錄事州大水流移塞路倉府空虛無以爲賑會浙東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欄請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甯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詭留之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孝竭曰違制抵罪請爲君脫之呼吏寫奏皓曰食猶未足公能終惠更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上如數而將

拯荒事略一卷

舊本題元歐陽元撰元字原功瀏陽人延祐二年進士除同知平江州事調蕪湖武岡二縣尹召爲國子博士遷翰林待制天歷初授藝文少監纂修經世大典至正初以學士告歸詔修宋遼金三史起爲總裁官拜翰林學士承旨至正十七年卒謚曰文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稱蕪湖本南方澤國比歲數邑並在水鄉每當春夏之交陽侯不戢遂成饑歲余忝爲令長因輯拯荒事略一編云云與本傳稱嘗知蕪湖縣語相合然其書但引故實二十二條無一字之學證其唐天復甲子竹放花結米一條尤不近理竹米偶生非人力可致採食竹米亦何需官爲經理耶學海類編所載諸書十有五僞此書殆亦託名於元也

救荒事宜

張陛 著

引

此張登子救荒之十法也吾不難其一施五百石而難其五百石一粒一時俱到飢人之腹博施濟衆惟其濟而已矣善濟者實受其福何取於東鄰殺牛不善濟者有爭失是不止予小狐濡尾故濟之義又惟其實而已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登子從祖從母從兄起見鼎有實矣宜其濟也陳平割肉遂以宰天下爲己任司馬公破甕出兒人卽擬之爲救時公輔是濟之之道一均一速不但以德又以才也才固德之所出登子此刻凡以告夫同心濟世者須善用其才乃可以大行其德若夫三年有賞七日勿逐登子知之久矣王思任題

吾鄉有救荒之議人情頗在觀望開卽有好行其德者亦沾沾耳獨登子成其母若大父芝翁先生志盡發其家廪施及一城不數日而偏語詳登子自序中自此人人競勸自鄉先生以及素封稍有餘粮隔宿者皆爭出其所有以從事或平糴或賑口或設粥分投互應又因而及四郊遠近其爲鄉先生以下相勸如是一時恩膏所被如法雨慈雲得之者無不懽忻鼓舞頓忘其爲凶歲之苦也先是萬歷戊子告饑相傳富家皆扃門自守無一相顧者至死殣載道今歲斗米數百錢人情洶洶不減戊子實賴當事預爲徙薪而我儕士大夫又有以仰承之竟無一人塡溝壑世每謂人心不逮古昔日甚一日如江河以今而觀竟何如耶相距五十餘年昔何以人人秦越今何以在在恫瘝倘由此而進雖我夫子所稱大道之行當亦只在目前則士君子挽回風尚之微權洵有不可誣者先生立朝晚以遭讒不究大用姑以所未盡者施於鄉其樂行善事往往類此鄉人奉之如慈母然吾不喜先生以一身活滿城百姓而實喜先生以一人操挽回風尚之權不難返叔季而三五也若登子可爲善繼乃翁余又喜先生有孫矣書以最登子

劉宗周書

救荒事宜

明　山陰張　陛登子甫

古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無庸奇策也晉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後世如中叔偉之庚癸乞鄰汲黯之矯制發粟俱可以救一方一時之急則是舍鑄幣發粟之外更無救荒奇策矣故云救荒無奇策也時至今日無山可鑄無海可煮天不雨粟地不穴金上無倉儲外無鄰國一旦水旱頻仍饑饉洊至有束手待斃而已雖古人鑄幣發粟極尋常極膚腐之策亦不能行而徒藉口于救荒之無奇策果待奇策而後飽耶抑一飽之外更有何奇策耶今歲庚辰霪雨不止水潦盛昌菽麥瓜蔬徧野漂沒人情洶洶朝不保暮米價踊貴斗米値錢四百文居民日食一餐踞高望突多無烟諸上臺軫念黔黎萬方賑救而吾鑄爲甚紳先生聞風起議翁議助議賑濟奔走無虛日念臺劉先生主煮粥議楚畹金先生武貞余先生世培祁先生主平糶議而金先生糶然首事捐貲平糶七百餘石民食其惠已三十餘日矣陛與友人私餓諸先生之論偉矣第煮粥止可及乞人而不及寠士平糶止可及中戶而不及赤貧則飢餓不能出門戶者猶比閭是也陛欲捐貲糴米査什家版籍而櫛比之凡有故家寠士嫠婦孤兒耄耋瘝疾閉戶忍飢屏氣無告者靡得其實卽發粟糶之而不取其直寔請先生說並行之則救荒殆無遺策矣陛餓諸母氏母氏舉佛長齋生平布施如恆河沙等而常恐兒輩毋聞言

懨然曰爲之甚善若輩其如後飢何陸曰今日之飢荒兒飢也飢不可忍而儲粟以慮後日何爲者昔有人計家有一歲糧而尚缺七日于是先餓七日謂歲得終飽至六日而先爲餓殍矣兒飢莫甚于今日遑惟其後乎兒有薄田二頃願賫之以爲母作福母氏甚悅乃謀諸友人措金若干兩準其數可致米五百餘石偏告當道及薦紳先生皆慫慂贊嘆歡聲如雷陸思所儲濟石一郡計之涓滴耳然用之得當可使鄉人有五日之糧倘僅好虛名而不務實濟則倉鼠耗之飢鷹攫之所餘有幾一勺與萬石並之等瓦礫耳於是苦思熟慮條例其宜得十則焉觀之平平耳無奇也然十日之內能使兩縣飢民舉火而炊者無一人不餐母氏之粟而母氏之粟無一粒不入飢者之口自山陰飢人飽而米價減十分之二則諸謂之救荒奇策亦不能過也

一聚米法

郡城尚多米自昌言減價則米皆掩閉不出趙清獻治越州遇旱蝗增米價而米商畢集自是良法而後黃公震救撫州飢但大書八字閉糴者籍強糴者斬米價即平米價之斷不可減是通商急著陸諭令糶粟有市儈言某鋪戶藏米多多許以官撤致之必得賤價陸謂既行善事復苦一鋪戶于心何安遂普眾曰但毋遏糴石米願義市價五分於是牙家輻輳集米計千有餘石賑事遂辦

一踏勘法

初請查沿門冊則無遺屋查十家牌則無遺民孰知窮街僻巷隘不入閭架民不入保甲者如蜂房蟻垤苦辨曲巷之中雖二三破戶必步履親到三迴九轉櫛比而鱗次之鮮有漏焉從本至條穎穎見頂里總報聞什不得二三吾昔鄭公剛中親訪飢民與一押字錢詔毋拭去押字次日持錢至則悉賑之郡無遺貧今攜一印扎呼鄰里細訊之不能舉火者謂之赤貧稍能自食而蓄積不多及生齒繁盛者謂之次貧赤貧者以斗計次貧者以升計而書米數約期給米貧人持票有疑猶不信者有攜童稚羅拜者有含淚不能仰視者鵠面鳩形如看吳道子地獄變相安得鄭俠圖之以獻當宁

一憫恤法

嘑蹴之與誠爲乞人不屑驕盈之氣尤使貧儉難堪踏勘之時毋多攜僕從毋乘坐輿馬使鄉里睥睨貧人引避鮮衣怒馬毋論誰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即使身受其惠者一飯之恩未見而睚眦之怨已深終亦何益故凡至一里必邀其耆宿降心下氣逐戶查訊務得其情有故家寒士甯甘餓死不肯告人者偵得之不敢入冊另以禮饋使其可受凡爲飢戶至門者愉色和聲分給確當毋許僕從呵叱以逆嗟來者時至荒饉仁人君子惻然哀憐全以喜惻篤摯之念使人人自飽天道禍盈以驕氣出之反成孽業矣戒之戒之

一分別法

散米之日勿雜僧道辨緇素也勿乞雜丐別貴賤也僧道受十方供養其齋糧易辦乞丐有粥廠足以糊口俟飢民完日另作方便布施然有數項決不入冊者娼優隸卒牙門耆役與儈市猾游惰酒徒不孝不弟之輩有數項入冊加厚者皆緣至情不無私意以祖年八十老母孀居嫠兄雙瞽厚鰥寡爲老鰥起見也厚孤寡爲孀母起見也厚殘疾爲瞽兄起見也言之慘然泣數行下

一散米法

日惠而實不至者君子恥之凡米減升斗當逾其額勿使短少米必簸揚潔白毋糠粃使貧人得受實惠凡散米之日午上下分定坊數人少地寬既無蹂躪之患貧戶一到驗票查簿招數給米先發婦人童稚次發老者殘疾壯者少佇立以明長幼男女之禮領米者隨給隨散既無停留自少喧雜故陸家千人腹蹈絕無蚊虻之聲達于戶外

一踐實法

向來賑濟止博虛名蜂喧蟻擁團簇不開強有力者奔走攫奪去而復來老弱婦女徒嗁饑號恐遭踐踏門外望洋赤手空去極似觀風季考膳夫供給所利全在一亂持數升酸餲之飯誘秀才擁擠一搶則其米散不可復稽矣陸既設法稽查給散井井有減復請縣給官簿升斗戶口纖悉畢書僅完城市則報城市總數散完鄉村則報鄉村總數冊籍有名既不敢指鹿爲馬多寡有數斷不敢以羊易牛陸自矢願天人鑒知若以虛名博人厚譽則積福不如免禍矣

一漸及法

惻痌一體非不願洒雨空中使遐邇立徧力既有限勢亦不能諺云貪多嚼不碎誠哉言也今以次漸暨由家及族由族及鄰由鄰及里由里及城由城及坰由坰及縣由本縣及鄰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止求實濟不貴速成減爾蠶絲吐盡則已無問廣狹不計遲速也

一激勸法

一手障天所庇有幾止以一念悲憫破人慳貪惟願好

義舉起運抵成帷揮汗成雨泰山瀕雲亦爲甘澍今議賑者以窮民搶攘爲言則意近于刻又以司道獎賞爲勸則意近于邀陞之末見謂不若勸以溺由己溺飢由己飢之念蘇子瞻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我爲之酣適專以自爲未嘗爲人則莊者黎民菜色一旦得他仁人君子有不爲之捧腹大快乎古人祭酒豆明不忘所始自有金先生之平糶劉先生之煮粥遂有諸搢紳先生之聚賑遂有好義諸友輸金輓粟之舉勛遇事增革變本加厲倘嗣此以後有布大地之黃金作恆河沙功德後之君子追敘厥績問誰作椎輪乃爲大輅之始則余小子不敢多讓矣

一平糶法

平糶之議所以舒民財也使與市糶之價僅減毫末猶市糶也烏在其謂舒民財也故平糶之價斷須以一錢二分爲準市價平則遞減之是爲定議今越中平糶之米計千石有餘矣飢民不得沾口者一苦冒名一苦定額冒名者爲牙行丐戶所欺騙一人分身爲數十人日去幾担止是一家之米定額者許以斗糶不許以升糶則饔無一錢二分者有僵臥而已不敢過而問也故陛謂平糶之米總稽米數分給各坊每坊以一二義友主之止許一坊貧民糴一坊公米貧戶計其人口給一印單以五日爲率日需幾升五日需幾斗頓糶者頓發之零糶者零發之止許滿五日糧毋得多逾口數下戶有口數未滿者許五日內陸續補之每坊設一總簿明書某戶名下糴米幾次去米幾斗則米之出入纖悉可考以杜僥倖單中口數一足則禁其重來以防欺騙則是一坊之米自足供一方之用矣等若以一升二升到廠話糴者尤是窮黎銀水等頭更須假借是在任事義友臨時活變勿輕視此升斗一家之命係之矣陛之涓滴有限不能偏及中戶故于平糶之說願佐芻蕘焉

一協力法

爲人療飢視爲他人之飢則勿急爲人施惠視爲施人之惠則勿顧陛之姻友五六人皆實心任事飢任爲己飢惠亦任爲己惠拯溺救焚時不容緩暴烈日如入清涼見飢人如逢故舊聞臭穢如對栴檀陛所親歷者猶恐有挂減拾遺補缺至再至三日夜奔馳不知勞倦陛體質羸弱稍露倦容必動色相戒昔人謂忠臣施士須帶三分腐氣政諸友之謂也賑事始終贊成勸勉及劬奔走者爲王子孫荃章子錦胡子應遠應進沿門問乳不辭勞瘁者爲朱子紹祖收掌簿書填寫印票手腕幾脫者爲姜子肇津吳子英敬誌其名以彰好義

賑饑呈子

爲仰體德意捐貲賑饑懇恩立法稽查務求實濟事切見商羊肆虐石燕爲災霪雨不止者半年蠡城不浸者三版桂薪玉粒日不聊生沈竈產蛙民不堪命蓋聞自萬歷十六施大荒僅見兩年亦未有青蚨四百文糴米僅盈一斗人情洶洶眾口嗷嗷仰承上臺軫恤至情竊鑑鄉紳救荒碩論煮糜之說止爲乞人設法寒士不食嗟來平糶之籌併使中戶沾恩赤手未聞攀輿募賑者剜肉補孔書餅難充移粟者止渴望梅遠水莫救陛毋董嫠居奉佛立願濟人同爲涸轍之鱗自知淘沫何濟共此盈握之粟猶思嚶咏必呼甘霖附郭田二頃而盡困輸賑船米五百有奇聊爲鄉黨好義之倡願效鄰里同急之義但大海細流恩不竊自己出長風假某令必由于上行誠恐撲則易費多必難偏愚者怖點不滿羅鼠侵漁弱者畏強難禁飢腸攫奪牧民未沾實惠施主俾博虛名誠者僉議懇乞師臺選賢使能賜示給簿著各坊里總令逐戶挨查若果畢尖不黔陶甑無貯孤兒寡婦門外但可張羅爽時窮儒竈上僅堪塵甑計其家口入冊報名驗其荒涼書單給票予必需施使匹夫有數日之糧施不望酬俾一家無入口之累家傳戶曉飢無喧閧攘沓之煩灼見親知更無遺漏冒支之弊飢時一口升合必到遺黎盤內三餐顆粒皆成實濟片時含鼓均屬化天一滴涓埃盡歸惠海矣不敢體便謹據實上呈

救荒事宜一卷

明張陛撰陛字登子山陰人崇禎庚辰歲大饑劉宗周及祁彪佳皆里居宗周倡議煮粥彪佳倡議平糶陛更出其家粟五百石佐二人所不及慮賑或未周貲或虛糜於是斟酌情形創爲十法一聚米二踏勘三優恤四分別五散米六核實七漸及八激勸九平糶十協力聲氣具有條理多所全活陛因類其綱要爲此書

荒箸略

劉世教撰

矣七郡齊壤一時遂爲巨浸其未波者百不能一也有之則高陵荒原不毛之瘠耳盍觀昔不啻倍已未登之俟誠不能旦暮自必其命唯是遺穉未沒而斛且及一釜矣竊恐秋冬之交剝稼之望已絶而待哺者且日益衆焉寧復知所底止哉輕僥死而重爲亂介士之操也可概望之蚩蚩之衆乎其能無寒心也者今遠而遲來年則十閱月而盈也又遠而遲新穀則歲有五月而盈也人日不再食而餓七日而斃矣引西江以濟涸轍其能及乎且非獨于此也大祲之後必有大亂丁亥之已事可鑒也弱者轉溝壑强者散而流離焉勢所必不免也卽幸而無死與徙而札且祟之卽又幸而無及于札而力能綠南畝者鮮矣野不闢不能亡歲惡野不闢而

荒政叢書卷六

劉世教荒箸畧

萬曆戊申夏四月九日麥秋甫至雨晝夜不止凡四十有五日而後霽于是江以南靡非壑矣農人無所寧趾衆心眷眷旦暮莫能必其命輒不自量妄欲借前箸之而籌食者之謀謬嘗亡當于千慮之一又性不能甘觸前躊躇亡適與語者弟以脈薪故災木而存之是歲六月旣望乎

原劉世教識

吳興故澤國也其于國賦則外府也在昔丁亥嘗一中于鴻水矣于時粟價翔踊斛幾二金殣殍塞塗疫厲騈臻郊野之間四望烟絶迄今談者猶爲色動嘗未二紀而饑饉復肆虐賦無所自出不能亡虞國卽復欲蠲賦以寬民而民實重困矣民重困則不獨民受之是又不能亡虞國也故小浸小賑者一歲之祲也而大浸大賑者數歲之祲也祲之小者猶將有司之力而可辦乃若非常之祲則亦必有非常之舉而後濟自非朝廷沛德音發帑藏破拘攣之見越故常之規而能逆睽乖之天和收將渙之人心乎節之惠貴先防弊惟預定豫籌之則廟議所不廢也爰借前箸籌之曰蠲曰賑曰糴曰買曰禁賑之事八蠲以下並一凡十有二篇用備採擇

蠲

惟是七郡地不能當天下二十之一而賦乃幾十之五六蓋舉歲而力已竭矣矧茲千里爲壑天如之并不可復得民旦夕救死不暇安所得賦而輸之故蠲亦無賦不蠲亦無賦蠲則朝廷猶任其恩不則遂斂之怨矣蠲則吏得藉手以安集不則潰決而莫可支矣蠲則損之一歲而嗣之入者固亡涯也不則徒據其虛名而意外之芽蘖且漸長矣等失賦耳孰與蠲之之爲得哉頃此猶以利害言也夫寧有方千里之災民父子至不相保而聖明在上能不下哀痛之詔罷田租之入重計其安全而亟拯之溺乎謂國體何及今抗章力請凡今歲額賦悉與蠲除有如小緩而司農之尺一下有司以期會從事卽敲骨而推之徵自二三巨室外爲能神運而鬼輸之哉且得賦而失民智者不以易也矧賦必不得而弟以攖其怒乎藉令喜亂樂禍之夫乘之而起事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非不知司農之詘方甚藉歲入之不支出而九邊之需若灼府也者顧民之顚隮極矣司農卽告匱而水衡將作之儲可暫貸也冏寺留署之貯可稍括也甚而瓊林大盈之積亦可特發也是國計非遂終詘也彼窮民困厄不于朝廷請命而何所復之乎藉令主計者之持之也柰何則及茲稽天時請特使以行勘可乎夫非以使者之言能重于當道也又冠蓋之客從此而之長安者常相望于道非不足于咨諏也蓋必如是而司農之役言塞耳蠲得請而賑之事可徐策也

賑之一

夫遇祲而賑盡歷代之故事也其善不善視當其時與否耳猶之療疾然始病而藥藥未竟而僨然矣迫而投焉人重困而藥且倍矣濟不濟半矣若必俟其殆而後藥之則生氣盡而勢已亡及矣其瘉者幸而不濟者常矣賑之先後胡以異此哉已丑冬吳越大祲朝廷特發三十萬金以省臣蒞賑矣孑遺之俟實賴以全活而議者尚微謂其後時焉則丁亥之祲頗速太甚而至是弗能支也然先是者嘗以御史大夫與公卿來議扣存漕粟之十三是雖米賑而粟則已幸留矣顧獨失之于其春而溝壑者無及耳今而議賑其必于歲之春乎計入冬而粟且漸踊矣入春而且愈甚矣東作俶始將固不可失也顧今之祲非昔之祲也七郡之爲州若邑凡四十有二而靡非壑也被長補短邑可得田百萬畝一歲獲粟二斛而虧是總之失入九千萬斛矣然往者京口滸墅之閘百穀之舫無日夜不灌輸而南者蓋在豐歲而已猶資于境外矣何者其生齒繁而土之毛不能給耳今待哺者若故而粟則已烏有矣卽盡蠲兩都之供勢不能二十之一也將何策而可獨有大賑之而已夫賑之事有二曰金曰粟賑之所自出有三曰朝廷曰有司曰富家巨室夫朝廷待命者也有司則不待命矣富家巨室則又必待命于有司矣是其爲富家巨室也者靡非有司也而其爲有司也者又靡非朝廷也法則孰先請先核有司之積貯而嗣請之朝廷而嗣風之富家巨室之慕義者可乎蓋有司之蓄無幾卽朝廷之大資亦當有限勢必有所不逮也被其休戚利害之與共孰有切于富家巨室也者而能秦越視哉誠及今而亟圖之方春而徐賑焉將餓者藉以飽死者藉以生而耕者亦藉以耒已

賑之二

大賑之自朝廷出者則昔之斥帑金是已日者太倉之金錢匱大司農至仰屋咳驟而議賑金必不得之數也不再計而審矣藉令徼非常之恩而金非可食也亦安所得粟而易之卽有之非巨室之滯穫則豪商之居積輕千里而來者耳勢且必大踊貴金多而易粟寡寡乎之而民亡濟也多乎之而將不能堪也豈惟是不能宿飽而于主計者先已坐困矣非策也則莫若截留漕粟便今大祲違荊楚之漕艘獻春而入京州者尾相銜也其順流而下吳若越又甚便也請議截百萬分于兩地期以中春而集各畫設法行賑其他道路一切

之費道計而歸之司農籍謂其便有七上不廢騰湧之恩亦不致損廢支錄一民提于得粟二國中粟驟益則買必不大踴三當春耕時農有所藉四賑得其時民不致憊極而難拯五賑金則胥吏易緣爲奸粟則差不便六擠卒終歲道路暫而獲息肩且可稍殺其行糗七其便于賑金勢相百也而其得請于司農又不啻易也然而非百萬石不可何者今其委波濤者已不下八九千萬石矣卽幸而得請亦僅僅百之一而差盈耳損之而所濟幾何且以司農之折色例爲金可五十萬其浮于己丑十不能七也然而道里之費與行糗之殺計亦已當其半矣況今之祲又不啻倍之昔也者天子方將南顧而痌瘝大司農仰承德意直振廩竭粟之不暇而寧靳此爲是在力請之耳

賑之三

糴粟之請便矣然而事在獻歲也夫寧無遺穗計涉冬而罄耳能久枵其腹以待乎卽不然而詎能取必于百萬也矧其處于不給也將若之何則有郡國之積貯在往者固有成命矣曰以備不虞今獨非其時哉遠無復論自己丑迄今盡二十年所矣日積而歲累焉計當有陳陳而因者顧法久則弊生事久則竇起其不能無牟漁勢也請一切核以從事可乎其穀可賑也卽其或爲買者可合一郡之所有而擇廉幹吏以遠市也又膠序之義廩嚴邑以千計郎下者猶以百計其歲入固可披籍數稽之數年而不億矣然而弊亦與之等其名者輸于民而實不出自民者可核也其貌若斂于官而實不入于官者尤可核也蓋膠庠原非錢穀之媒而慢藏終爲誨盜之餌弊所從來久矣顧安得燭照而數計之乎昔人之論節儉曰無輕其毫釐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第取盈于故額而姑寬三尺以比于弛刑之誼奚不可且有甚于此者下終歲竭蹷以終事稍失期會而鞭笞待之矣然而堂簾邈絶問其所輸者何而將不能畧舉其概也上亦終歲竭蹷以從事稍失期會而停罰隨之矣然而符領般奏問其所徵者何而亦不能稽覈其悉也徒令積猾巨奸驀竇其間顛倒下上而盈厭焉非一日矣亦非一事矣夫寧知剜肉補創則齧髓血而輸之者乃以填若曹亡當之壑哉詎唯此二端而已且謂二者之遂足以謀賑乎夫賑公事也茲其在公者也不先核之在公而遽以風勵私室可乎

賑之四

蓋今之所最患而勢不能遏者不曰粟貴哉閈閭禁抑之不得唯賞有不貲之粟在使民左手予錢而右挈之粟則壟斷之子無所復用其巧將不禁而自平矣顧吾方欲爲民請命而惴惴焉不能亡虞于不盡得者以郡國之拮据歷二十年而未知所儲積爲幾可全活者若而人公家之力概可見矣請亦藉于富家巨室可乎夫中産而上故漸有餘粟矣今非若勸借者之擾也第稍令輸其所餘視市直而少損焉以市之窶人是于藏者初無大損而僅者不啻重受益矣嚮紳先生夫孰無撮簸之致此一時也當必有投袂而起者第無程以格而風之市義以自爲德也可若夫素封之家請覈其積而程之積不及三百石者聽五百石者二十而一千石者十而一二千石者十而一五三千石者十之二浮之十二而止官豫索其數而揭諸塗與衆共核之敢有挾匿者令得廉實以告告有實以匿之十一粟則仍糶于其家與告者以賞子主其匿而見告者役其半以賑是所損者特不過意外橫溢之賈而實未嘗少損于其貲也且可以博義聲可以爲德于鄉可以善完其所有一事而三善集焉詎唯無損抑亦重有利矣至于纖貲者流粟已棄離一切何復擁厚貲以自活卬在彼敎不能無禁矧其作奸嵬惡往往而是則實爲之詞姑罰而概核焉百石以下聽五百石以下微益之千石以上更益之何者彼固無所事此耳此非必盡粟也其藏穀者極獨慮夫拘曲之士不能亡泥于膠柱也夫死亡禍亂之月迫而必斤斤曰無動爲擾焉不因噎而廢食哉且財非從地出也銅山金穴其始能亡捨剋而致者鮮矣是故與捷之間一小緊起而方數里之內靡非其屬厭之餘也一巨豪起而方數十里之內無不被之矣滿則必溢天道固然茲固其全之之日也且昔之蓄聚斂者府漢元寶之屬有一能自全者乎卽齊奴元雍身都弁冕而何以卒不免也彼素封者而知之方將成守廩之難終規散之之不暇而尚區區滯穗之是靳也哉

賑之五

大素封之家卽有恒産而要之爲更輸輓其奔走于公家者亦甚繁且苦矣獨旅人之質庫不然其擁貲甚厚其牧利甚遲其經營又甚逸而名不挂版圖事不涉催科抑何其多倖甚也請極言之適不假援引姑以鹽論鹽自均甲以來田畝三百二十而役役稍重則破矣又重則蕩矣又甚則殺身者有之矣何者其最上腴不能及二千金而務者僅三四百金耳務無論上田歲得粟可三百斛以三之一輸公家稍十豐歲而不能二千斛也賈當中金千然而十歲中俛仰倚之矣公家之百需又倚之矣其能有贏焉誣矣質庫不然其上者每至盈萬金卽寡亦不下五六千是上者一而當沃壤之役田五六矣下者亦不啻三之其于瘠壤則上者遂三十而贏下者亦不啻十五六歲以什一計而子錢之入可知也矧其二之而三之乎是質庫之最下者其一歲之入已當上田之十歲矣顧此則終歲奔走而不給彼第高枕臥而子母倍息矣未幾子復爲母而又息之矣其上者若入弓入得猶之乎魏也不則一襆被之而去閩誡之法未聞稅金遂令若曹擅此全利卽比者權使出而始議及焉然僅僅歲數金止耳是以富室鮮累世之產而質庫多百年之業嘗十歲而更版圖一里之中慮無不易其三四甚且六七而質庫無論大小凡三年必益其一其甘苦利害較若列眉豈待智者而後辨哉冀非民也懸絶乃爾夫勢則腹其脂而則乘其衰而倍入焉且又坐視其薄斂也忍乎推有餘補不足天道人事固所宜然請計歲以爲之格歲輸粟若干石以賑未及三歲者勿輸輸至二十有五歲而止遠勿論其有慕義好施至溢額者或旌其廬或錫之冠服官司以禮優異用示風勵此非獨便于窮民也于質庫亦大有利焉不然而民無所得食睊睊而睨其厚入也終能高枕而假有之乎抑是說也卽無事時所不得遽而朔議以任其尾閭而逝波者也矧此日也哉

賑之六

夫漕粟截矣積貯發矣巨室之義糶廣矣質庫之奬輸者劇而集矣若是而賑不亦有藉哉唯是待哺之方衆也歲月之方邁也無已則請推廣令甲之意而稍開拘攣之路可乎生

而宮三殿之興建與漕河之有事也當事者嘗言疏開納之議矣其鬻爵諸事勿論乃若輸金而入太學亡議亡之夫太學賢士藪蓋自聖祖以來翠華萬屋歷世所親灑而廣厲者也然猶得以輸金入今獨不可推之郡邑以濟一時之急乎請下令曰民間少年有文藝稍通願遊黌序者聽輸粟若干石備廪準補博士弟子俟試試而異等如例敘補即或稍劣以六歲故事寬之至九歲踰期而試仍不前將以冠服終或以諸生名入太學如是彼才者得自見即駑者亦冀倖全而懋必夥矣顧得無以始進難之乎則太學又何異焉彼其取上第者纍纍也何傷乎其賢進也且天子尚不難收之太學而有司者何獨靳之黌序耶又往歲督學使者嘗創之令矣凡入田黌宮者得以諸生入太學其諸生而入田者得超等而以餼廪入夫田猶有之粟奚不可餼廪猶可以田得而何獨難于其始階也且夫收一士而遂可以活數百千人是仁人者之所甚褒而前者也不然將亡乃重惜士而輕忍人之死乎異日者鬻爵之令下且捐朽貫而夕疏仕籍儼然而緌緒矣而乘軒矣其遷除廠施而旅進退于郡邑之庭者亡論獨不有身列赤墀之下者乎其以視逢掖孰重輕焉是不可謂非賑之一策也

賑之七

贖爵非古也有之自漢始乃若刑之有贖唐虞以降蓋世守之而周爲甚其初第于鞭扑耳至乃五刑皆用之故周禮荒政十有二而弛刑居一焉贖所從來非一日矣豈其亡當而代毀之爲今即懸造士之令而邑可幾千石乎竊以爲贖可議也在制鬼薪城旦而下法得入粟以贖其重辟不然嘉靖間島夷之難作軍興不給即大辟且及之矣請自今以前凡已讞而赦令所不原者並不得贖其他稍可矜疑許以贖論或衡其罪之重輕或權其力之豐嗇而衰之其自今以後迄于歲蔵之麥秋諸大辟如制外其他雜犯以下非力不能贖者悉以贖從事其罪稍重而力饒于貲非亡意者從刑故論勿贖罪稍輕而非有意者且力不任贖者從弛刑論勿贖贖以粟以穀勿以金其多寡視罪而微以力爲軒輊計一笞贖而所活倍之矣一杖贖而所活更倍之矣若鬼薪以上則所贖一而所活者且十之而百千之矣于法初無大戾而于窮民則所濟博矣且三代已試之故事也宜若無不可然第其名爲賑而贖之也者必其實爲賑而用之者也夫尊有民之阽危如是而爲之上者忍復計其他哉是二策者固非聖世之所宜有也第不得已而佐時之急可耳則所謂破拘攣之見者也然管之于令甲故亦無逕庭也

賑之八

竊如是而賑之源辟已廣已請詳其事彼巨室之餘廪以義糶者非賑而賑者也法不必及春也時而昂昂而立斥以抑之可粟有餘日斥之亦可升可活二人日百石可活二萬人中邑倍之巨邑更倍之自十月迄四月而粟可計也第自升以上盈斗而止禁弗得多糴務使盡入于貧民之腹而毋令力可自活者與黠者得猥冒焉斯善矣若夫賑則難言哉往者稍具于里胥餒者不必籍籍者不必餒甚則一人耳而籍五六其姓名也又甚則五六其姓名未已也至并其一人者而無之民莫得而賀也官亦莫得而詰也不幾于虛明詔蠹賑典乎哉茲將蠲之其說有二其一曰擇人夫環一里之中寧無有饒于力而爲衆所諗信者乎凡里之人其家之豐嗇丁之多寡必其所稔知者也擇一人焉俾司其事次者副之而令具籍焉胥第供筆札毋得上下其手籍既成復環數里之內擇其更饒而材者一人主且副之俾家至而核焉其有未當者稍爲釐正是謂擇賑之人其一曰覈丁夫賑以賑乏也無論不當賑者即不計其人之幾何而等予之是寡者獲宿飽而衆者猶之乎餒也非法也請計丁以爲率家十人者爲上七人者爲中四人者爲下令籍者明疏之毋以幼稚入必若干歲乃與復令核者慎稽之是謂核賑之丁于是合一邑之籍而計焉凡上丁家若干中及下各若干賑之粟可若干家可賑粟若干損其下者以益上者凡三等一以丁爲差並計以授司者并出納畀之官親涖其地按籍以賑賑之時徧召里之人令得舉其失失三人有罰六人以上倍之十人以上并罰核者其無失有賞竊謂是舉也其便凡六居同井里豈約多寡必不敢顛倒懸絕一也方賑時目屬于一方之衆即欲爲欺罔不能亡憚于發露二也飢民無奔走期會之苦不致匍匐頓于道路三也粟皆入餓腹不致若往者之虛冒四也富者操籍與核之柄情相聯絡要人不致生他心五也富者即不無往來給散之勞而初無損其廣廪且令示德焉六也賑之便也亡善于此者矣顧此爲荒野言耳若夫城郭闤闠之間擇人而具之籍一佐貳之良者永至戶到核之爾無難也抑古有爲廪以食餓者意非不美也第其聚衆稠蒸勢不能亡熏蒸疫癘之虞請姑以是待流民之亡籍者可乎誠于四郊之外擇寺觀之宏敞者遴緇賢門主之而官予之粟若器具且時稽察焉其善若事者即以其官官之計無有弗令盡力者矣凡此第其大畧耳若夫斟酌損益講求盡善之策是在用之者矣

糴

蓋賑之力至是亦幾竭矣而賑之粟終不能亡廢賈也行百里者半九十豈其務之溝中而復委棄之也者于是乎有糴之事在昔官曰民必互用之而後可令郡國之儲偫不至大饒然獨無餘鑑可稍發者乎即所當上輸而獨無可稍緩者在乎請括而斥之又集一郡之所有而計之擇佐貳之強幹者二三人分領其事予之符繻及茲酉戌之先或之豫章或之荊楚爲移檄于所在而告糴焉返之日仍予彼案撤以報必明疏其價毋令得增益于閭而爲之竅其能勤于事而潔廉無議者予上考甚者特荐而敘遷之粟則合其賈與舟佣之費而共計焉石爲金幾何分予諸邑使設法平市如賑之衰糶法粟散于民金歸于帑使孰甚焉顧非獨粟可市也即菽麥亦無不可者此糶之在官者然也若夫民間之遠市者計必不乏特不無道路之虞與關市之阻耳今誠予之以符使亡虞于往來諸關市悉不得以稅榷爲名橫有科斂迫其歸也悉聽以時價受直毋有減抑則願往者必衆而粟必充牣于市矣此糴之在民者然也糴于官者壹以原價糶以陰制猾牙狙儈之命而持其衡糴于民者聽以時價糶以明關懋遷有無之路而通其權然有其在官者而民必不能過爲之昂也又有其在民者而官又不必過虞其不能繼也故曰官與民互用之而以濟賑之不逮者此也

1445950 081・18

拳糴耳而胡其出之異耶官傾儲而致之邑必不能盈數千也及旬而盡矣夫民也自非覬錙銖之潤而能驟之數千里之外以相灌輸乎且民之安土而不輕服賈莫此諸郡爲甚其躊躇而奮者鮮矣則所籍者亦唯是四境之內外素習于商者耳彼其左顧右盼徵貴賤而權乘取隸胥之所不能豫也今將鼓舞而招徠之使舵舸巨艑捆赧爭前以紛集于吾土令官無告糴之勞民無炊王之嘆其何術而可則請斟酌于限買之令而已蓋廝者商羊爲政市價驟騰自非禁令之[illegible]勢且得盡而未已一時單窶之子其幸脫于立槁者非[illegible]今之力歟第一歲之產止其一歲之食今之所及禁者大[illegible]境內之粒多計秋盡而罄矣請門令丞著爲令凡商賈以[illegible]手者賈高下悉聽民間時直官無所與若牙儈敢罔必重[illegible]宥夫非故昂之也物之不齊神聖所不能強而商賈之[illegible]則不啻若鶩也惟毋抑其賈而聚之至者日益多矣聚[illegible]者日益多又不必其抑之而自平矣即不然而勵禁之[illegible]外不仁也法非不善也彼虛夫數千里之僕僕而所獲之不償也必將有卻步而不前者矣且夫生生者造化之大機也機不暫息則不能長動而出故物生之數有大虧無大贏今吳越之粟槩而淪胥者至八九十萬石是所謂大虧者也彼荊楚豫章之間即幸而有年其必不能大贏茲數明矣即穀而取足其半彼中亦能無稍踊也者而焉能遙斷其賈之必廉而遂限之哉唯獨計其來之繁則必不能大踊云耳曰有如踊也若之何曰郡國之有積貯也巨室之有蓄藏也賈庫之有樂輸也官之有告糴也備之則已悉矣時出而抑之其何難之與有曰一市而二賈可乎曰官糴之爲法也糴勿得過斗以絕僥夫也彼民之自爲糴者多寡無制非矛盾也夫寧有乘廉而趨貴者乎且又不有賑之事在乎必如是而後足以濟官糴之窮也

禁

牧之去敗羣也耕之薙非種也夫豈不慈勢實使然今得無有不令之民藉口饑饉而飆肆其蠆尾也者有如上之人重愛其力而輕視其死亡則亦何解之有乃今所亟計而亟拯之者即令其自爲賑貸不是過而能無去之而薙之乎請事

制而坊之曰道路之禁凡一切周行叢地而戍五里一艘五艘一裨校十艘一偏校二十艘一都尉各警于其地毋令宵人得以竊發發則當地者坐之發而匿者罰終月而無事則勞終半歲則大勞或俾之事任曰荒野之禁卒伍追胥其人故非之也第令艘偵焉間有草竊攘奪能合其人而致之者勞非追胥者倍即不能亟以告而窮治焉匿則罰匿而有所私亟罰曰聚落之禁狹者艘一廣者倍之司以裨校其事若賞罰視荒野曰坊市之禁城郭之間干掫備矣然特故事耳宜益申飭而加嚴或殺其地而得以時及可夫如是不將有所加費而重靡粟哉曰非然也海艘之非汎而穀者不可庸乎其卒不可役乎郭之內外不可令盡地而戍乎不費斗粟不增一人而尺地無勿嚴矣然此第爲探囊胠篋者備耳夫氣祲者明聖之所憂而奸雄之所幸者也今之民非昔之民矣遠勿及兒即邇之十歲前而何其囂之甚哉重以比者廟堂之上百廢百敝豈其草野之氓人蚩蠢聵卓獨無占風角習讖緯若唐之巢宋之臘也者竊伺于其間乎無之宗社之靈也即萬一有之非蠹食者所敢深言也

21101000174051

賓致命．

鄭注．致其君之命也．

公左還北鄉．

鄭注．當拜．

擯者進．

鄭注．進阼階西．釋辭于賓．相公拜也．

公當楣再拜．

鄭注．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

釋曰．拜、拜受玉．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賓三退負序．

鄭注．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

釋曰．序、西序．司儀職曰．拜客三辟．凡爲人使者不荅拜．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鄭注．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釋曰．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間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爲兩楹間．凡敵者受玉于兩楹間．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也．下賓覿受幣當東楹．覿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據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閒爲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覿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又凡升堂皆當楣．昏禮咸當阿．當南北之中．在楣與阿之間．亦非例也．大射儀．小臣正贊公襲．士喪禮．主人襲于序東．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鄭注．反其等位．無事．

釋曰．等位、承擯以下門東之位．

賓降介逆出．

鄭注．逆出．由便．

釋曰．賓不拜送玉者．爲君使也．逆出、後入者先出．

賓出．

鄭注．聘事畢．

公側授宰玉．

鄭注．使藏之．授于序端．

裼．降立．

鄭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襢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于中庭．古文裼皆作賜．

釋曰．凡裘褻．必有衣以襲之．使之可裼也．裼衣皆象其上服與裘之色．冬裘上有裼衣．夏衣絺綌．春秋衣袷褶．袷褶上有中衣．裼衣中衣之上有上服．凡以禮事者袒左．士喪禮．主人亦左袒．惟覲禮侯氏右肉袒．聽刑故也．

擯者出請．

鄭注．不必賓事之有無．

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鄭注．許受之．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鄭注．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幷執前足．左手幷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凡君于臣．臣于君．麋鹿皮可也．

釋曰．皮右首．言也者．飾賓入也．

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

鄭注．張者．釋外足．見文也．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

鄭注．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

賓出．當之坐攝之．

鄭注．象受于賓．

釋曰．司儀職曰．客授幣．下出．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鄭注．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

釋曰．下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在庭．西上．居左首先入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與此禮同．惟左首逆退爲異耳．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鄭注。如公立于中庭以下。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

釋曰。司儀職云。每事如初之儀。

儀禮集釋卷十二

聘禮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鄭注。公事畢。

賓奉束錦以請覿。

鄭注。覿、見也。鄉將公事（案。鄉。各本作嚮。今從釋文及張淳儀禮識誤訂正。）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

釋曰。荀子曰。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

擯者入告出辭。

鄭注。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

請禮賓（案。禮賓之禮當作醴。注同。）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

鄭注。告賓許也。

宰夫徹几改筵。

鄭注。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廟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

鄭注。公出迎者。己之禮更端也。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

鄭注。漆几也。今文無升。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

鄭注。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

釋曰。內拂几、拂之向己也。坋、被也。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

鄭注。進、就賓也。

擯者告。

鄭注。告賓以公授几。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鄭注。未設也。今文訝爲梧。

釋曰。訝受、迎受也。公中攝几。賓以兩手從兩端受之。

公壹拜送。

鄭注。公尊也。古文壹作一。

賓以几辟。

鄭注。辟位逡遁。

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

鄭注。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凡賓左几。

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

鄭注。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擸。不訝授也。

釋曰。擸、即葉也。柶之大端爲葉。小端爲枋。面、前也。凡主人授賓醴者。皆面枋。賓迎受之。皆面葉。冠禮贊者酌醴以授主人。主人迎受。故贊者面葉。主人受之。得面枋。此宰夫實醴。公不迎受。故宰夫面枋。公受之亦得面枋也。下記曰。醴尊于東箱。宰夫不言升降者。略之。

公側受醴。

鄭注。將以飲賓。

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

鄭注。賓壹拜者。禮質。以少爲貴。

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

鄭注。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

釋曰。飲食之事。宰夫所主。故宰夫相也。

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

鄭注。庭實、乘馬。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

鄭注。降筵就階上。

公用束帛。

鄭注。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亦受之于序端。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

鄭注。糟醴不啐。（案，啐，今注疏本作卒，但李如圭所見本亦作卒。）

釋曰。不卒觶。（案，此下原本缺。）

擯者進相幣。

鄭注。贊以辭。

賓降辭幣。

鄭注。不敢當公禮也。

公降一等辭。

鄭注。辭賓降也。

栗階升聽命。

鄭注。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釋曰。連步者。足相隨。不相過。每等。先舉一足。而後足幷之。栗階者。始升連步。至上等。則不連步。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降拜。

鄭注。拜受。

公辭。

鄭注。不降一等。殺也。

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退。東面俟。

鄭注。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于己。己臣也。

鄭注。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

釋曰。鄉飲酒禮。賓主專階者。皆北面。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鄭注。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

賓執左馬以出。

鄭注。受摯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幷左右靮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鄭注。從者、士介。

釋曰。下記曰。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贄。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

鄭注。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案，鄉，各本作嚮，今從釋文及張淳儀禮識誤訂正。）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贄者居馬閒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贄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

釋曰。由闑右。自牽馬。不從介。不升堂授幣。皆臣禮。

擯者辭。

鄭注。辭其臣。

賓出。

鄭注。事畢。

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

鄭注。將還之也。贄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于庭。北面。

擯者請受。

鄭注。請以客禮受之。

賓禮辭。聽命。

鄭注。賓受其幣。贄者受馬。

牽馬、右之。入設。

鄭注。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于是牽馬者四人。事得伸也。（案，伸，今注疏本作申。）

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釋曰。言右之。知人牽一馬。

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鄭注。以客禮入。可從介。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鄭注。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

釋曰。公拜亦爲受幣。

賓三退。反還負序。

鄭注。反還者。不敢與授主同。

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

鄭注。不言君受。略之也。

釋曰。禮賓親受授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鄭伯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于兩楹間也。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

鄭注。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于受皮。

釋曰。馬在庭。北面西上。牽者各在其西。士受馬者從東方來。由牽者之前適其後。于人東馬而受馬。受不由其左者。欲牽者已授馬。右還而出便也。

牽馬者自前西。乃出。

鄭注。自、由也。

釋曰。自前西由馬前而西也。其西一人則否。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

鄭注。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鄭之。

釋曰。拜送者。已物也。凡致命者不拜送。

拜也。君降一等辭。

鄭注。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案。由猶古通用。）敬也。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

鄭注。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

鄭注。成拜。

公少退。

鄭注。爲敬。

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

鄭注。廟中宜清。

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鄭注。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

釋曰。玉錦。錦文纖縟如玉之縝密者。賓及上介不用玉錦。以少文爲貴也。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

鄭注。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于賓也。皮、麋鹿皮。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鄭注。皆者。皆衆介也。贊者奠皮出。

擯者辭。

鄭注。亦辭其臣。

介逆出。

鄭注。亦事畢也。

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鄭注。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釋曰。介在門西東面。故擯者西面請之。隨立、一一相隨而立。

委皮南面。

鄭注。擯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卽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

釋曰。委皮于門中。北上。賫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便。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鄭注。請于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

釋曰。雖衆幣。亦請于上介。介同時覿。統于上介也。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鄭注。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

鄭注。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介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古文重入。

公再拜。

鄭注。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

鄭注。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

鄭注。不側授。介禮輕。

釋曰。不云側授。蓋贊者受于公。轉以授宰。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

鄭注。納者出道入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

鄭注。終不敢以客禮見。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

鄭注。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于主君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

釋曰。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今擯者禮請受。明無固辭也。下士介面大夫時。賓亦一辭耳。

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

鄭注。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公乃遙答拜也。相者贊告之。

士介皆辟。

鄭注。辟、于其東面位逡遁也。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鄭注。俟擯者執上幣來也。

擯者進。

鄭注。就公所也。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

鄭注。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士。敬之差。

執幣者序從之。

鄭注、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鄭注。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

擯者入告。公出送賓。

鄭注。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竝行。間亦六步。

及大門內。公問君。

鄭注。鄉以公禮將事。（案鄉各本作嚮。今從釋文及張淳儀禮識誤訂正。）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于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于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

賓對。公再拜。

鄭注。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

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

鄭注。勞以道路之勤。

釋曰。司儀職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鄭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于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釋曰。凡去者不答拜。

賓請有事于大夫。

鄭注。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

公禮辭許。

鄭注。禮辭、一辭。

賓即館。

鄭注。少休息也。即、就也。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

鄭注。以己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

釋曰。公事、問大夫之公事。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

鄭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

勞上介亦如之。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鄭注。韋弁、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今文歸或爲饋。

釋曰。有毛曰皮。去毛熟治曰韋。韎、赤色也。春秋傳。鄢陵之戰。晉郤至衣韎韋。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致饔餼非兵事。衣以韎布爲之。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當亦與之同也。周禮司服先序祭服。次韋弁服。次皮弁服。則韋弁尊于皮弁。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鄭注。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

有司入陳。

鄭注。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

饔。

鄭注。謂飪與腥。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

鄭注。陪鼎三牲。臐、膷、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惟燖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

釋曰。陪者。陪牛羊豕正鼎之後也。不用豕腸胃者。君子不食圂腴。內廉、西階之東廉也。皆有東西兩廉。近堂之中者爲內廉。陪鼎陪正鼎之後。而當階內廉。則鼎設于西階之東矣。鼎以辟堂塗而設之。當階內廉。則堂塗直階也。識日景知陰陽者。視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視景短長以知陰陽之盈縮進退。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

鄭注。有腥者。所以優賓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

鄭注。戶、室戶也。東上。變于親食賓也。（案、于、今注疏本訛作乎。）醓醢、醓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爲併。

釋曰。屈者。句屈陳之。按公食下大夫。六豆。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上大夫八豆。鄭云加葵菹蝸醢。此賓亦上大夫。則八豆者。韭菹東上。其南、醓醢。以西、昌本、麋臡、菁菹。菁菹北、鹿臡。以東、葵菹、蝸醢。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鄭注。黍在北。

釋曰。繼豆以西。黍南、稷。稷西、黍。黍北、稷。八簋閒錯陳之。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鄭注。鉶、羹器也。

釋曰。此辯陳之也。不言辯者。文已具也。屈者、句而屈陳之。辯者、直屈陳之。錯者、閒雜而陳。既陳則皆有類。

兩簠繼之。粱在北。

鄭注。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鄭注。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錯雜爲味。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

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

鄭注。東陳在北墉下。統于豆。

饌于東方亦如之。

鄭注。東方、東夾室。

西北上。

鄭注。亦韭菹。其東醓醢也。

釋曰。雖陳于東墉下。其陳亦以西北爲上。悉與西夾同。嫌統于東墉、以東北爲上。故著之。

壺東上。西陳。

鄭注。亦在北墉下。統于豆。

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

鄭注。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

鄭注。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

釋曰。豕束其足。北首而臥其右。尚左也。士虞禮陳牲。北首。寢右。與生人禮同。陳于門內之西。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

鄭注。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北爲列。列當醯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

釋曰。醯醢言醯在東。則南北爲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爲列。米繼醯醢設之。知在醯醢南也。醯醢夾碑。米設于庭南北之中。而在醯醢南。則碑近北矣。設洗南北以堂深。而鄭言設碑如堂深。則碑東當洗也。米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故南北兩端陳黍稷。而稻粱于其閒設之。

門外米三十車。（案、三十、唐石經作卅。）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

鄭注。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

禾三十車。（案、三十、唐石經作卅。）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

鄭注。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

薪芻倍禾。

鄭注。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加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

鄭注。大夫、使者。卿也。

擯入。及廟門。賓揖入。

鄭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于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大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

大夫奉束帛。

鄭注。執其所以將命。

入。三揖。皆行。

鄭注。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鄭注。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

曰三讓。

釋曰。使者尊者。尊主君命也。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鄭注。北面于階上也。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

鄭注。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

大夫辭。升成拜。

鄭注。尊賓。

受幣堂中西。北面。

鄭注。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

釋曰。堂中西、蓋中堂與西楹之間。

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

鄭注。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儐之。（案儐原本訛作擯據今注疏本訂正。）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鄭注。賓先升。敵也。皆北面。

庭實設。馬乘。

鄭注。乘、四馬也。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鄭注。止不降。使之餘尊。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

鄭注。不言致命。非君命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鄭注。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

釋曰。體敵者當頓首。

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

鄭注。賓北面授。尊君之使。

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

鄭注。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

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于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

釋曰。按鄉射禮。明日。賓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知此拜饔餼亦于大門外也。拜于大門外。而曰拜于朝。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賓朝服受。明日。朝服拜賜受饔餼皮弁。則亦皮弁拜可知。

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鄭注。飪鼎七。無鮮魚鮮腊。（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賓介皆異館。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鄭注。六者。賓西夾之數。

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

鄭注。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鄭注。凡、凡飪以下。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

鄭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

鄭注。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

釋曰。設于門外。不言東西。明當門。牢亦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西上爲異耳。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鄭注。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介西面拜迎。

釋曰。車米不視死牢。士無死牢。故無米禾。無米禾。則無芻薪。

33
51A

七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鄭注。受于宰東拜。自宰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

無擯。（案。擯。今注疏本作儐。據集釋云當作儐。則其訛已久。）

鄭注。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于朝。

釋曰。擯當作儐。下經記無擯、及注不擯賓、同。

儀禮集釋卷十三

聘禮

賓朝服問卿。

鄭注。不皮弁。別于主君。卿、每國三人。

卿受于祖廟。

鄭注。重賓禮也。祖、王父也。

下大夫擯。

鄭注。無士擯者。既接于君所。急見之。

釋曰。不必備士擯。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

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

釋曰。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氏曰。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曰。正門內兩塾間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所宁立處也。按。人君路門外有正朝。故視朝則宁立于門內兩塾間。門屏之間者。謂門內屏外。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此經言大夫揖入。則既入門內矣。下云三揖竝行。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則

省內事之後。出俟于內霤南兩塾之間也。

擯者請命。

鄭注。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

庭實設四皮。

鄭注。麋鹿皮也。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

鄭注。皆、猶竝也。古文曰三讓。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鄭注。賓先升。使者尊。

釋曰。尊聘君之命。

賓東面致命。

鄭注。致其君命。

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

鄭注。于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案。擯。今注疏本作儐。據前無擯下集釋云當作儐。下經記無擯及注不擯賓。同。則其訛已久。）

鄭注。不擯賓。辟君也。

釋曰。按。卿受問之儀。與賓受饔餼禮同。惟在君側不擯賓爲異耳。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

鄭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

釋曰。如覿幣、亦東錦乘馬。春秋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非常禮。故見鄭伯亦曰私面。

賓奉幣。庭實從。

鄭注。庭實、四馬。

入門右。大夫辭。

鄭注。大夫于賓入。自階下辭迎之。

賓遂左。

鄭注。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于客。然後客復就西階。

庭實設、揖讓如初.

釋曰.復音服.

鄭注.大夫至庭中.旋並行.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鄭注.大夫先升.道賓.

大夫西面.賓稱面.

鄭注.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

鄭注.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

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

鄭注.特面者.異于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

釋曰.上賓面卿.亦從介如覿.介統于賓也.衆介不統于上介.上介面卿.雖不自同于衆介.亦不敢從衆介.

皮、二人贊.

鄭注.亦儷皮也.

入門右.奠幣.再拜.

鄭注.降等也.

大夫辭.

鄭注.于辭上介則出.

擯者反幣.

鄭注.出還于上介也.

釋曰.亦反皮.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鄭注.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介升.大夫再拜受.

鄭注.亦于楹間南面而受.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鄭注.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受老幣.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

鄭注.賓亦爲士介辭.

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

鄭注.不顧、言去.

擯者退.大夫拜辱.

鄭注.拜送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鄭注.嘗使至己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

釋曰.使、所吏反.下夫使同.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鄭注.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釋曰.小聘使下大夫.降于卿二等.三介.問下大夫.使上介者.同班敵也.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大夫若不見.

鄭注.有故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鄭注.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釋曰.不拜、猶奉使者不答拜也.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鄭注、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鄭注.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

釋曰.致饔餼堂上之饌八.設于戶西.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

鄭注.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

釋曰.上介四豆四籩四壺.知此六豆六籩六壺.

大夫以束帛致之.

鄭注.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

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

鄭注.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于君也.

釋曰.饔餼有牢.

館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于朝

鄭注于是乃言賓拜朝介從拜也今文禮爲醴

釋曰夫人禮不及士介亦下于君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鄭注其陳于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竝南陳無稻牲陳于後東上不饌于堂庭辟君也

釋曰君餼賓亦牲在米南東上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

鄭注老室老大夫之貴臣

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鄭注米六筐者又無粱也士亦大夫之貴臣

公于賓壹食再饗

鄭注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鄭注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

釋曰曰羞則若內羞庶羞知成熟煎和者聘義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

鄭注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

鄭注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于卿使卿致禮于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鄭注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

釋曰琥璜爵者用琥若璜以將酬幣也春秋傳秦后子享晉侯有酬幣聘義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鄭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釋曰燕不致者燕無幣故也春秋傳韓宣子來聘享于季氏則大夫亦有燕賓之禮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鄭注玉圭也君子于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于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

釋曰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鄭注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帥道也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爲率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

鄭注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鄭注聽命于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竝受也必竝受者若鄉君前耳（案鄉各本作嚮今從釋文及張淳儀禮識誤訂正）退爲大夫降逡遁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釋曰竝受者若在主國君前受也賓介初受圭于君前亦同面先儒說大夫士直有東房天子諸侯乃有左右房此大夫之廟而有右房或曰此公館也故有右房當致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鄭注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賓降節也授于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鄭注出請請事于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惟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

鄭注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縳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

釋曰還圭以報聘禮玉束帛乘皮以報享復加此束紡以厚聘君也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鄭注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

釋曰圭璋言還禮玉言禮則主國自以璧琮報享也卿不報聘君之幣者尊卑不敵

大夫出賓送不拜公館賓

鄭注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

賓辟

鄭注不敢受主國君見己于此館也（案今注疏本脫主字）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

于諸臣之家車造庿門乃下。

上介聽命。

鄭注。聽命于庿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鄭注。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

釋曰。孔子問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鄭注。賓從者。賓爲拜主君之館己也。言請命者。以己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

公辭。賓退。

鄭注。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鄭注。發去乃拜乘禽。明己受賜。大小無不識。

釋曰。乘禽、所謂禮賜。

遂行。舍于郊。

鄭注。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

公使卿贈。如覿幣。

鄭注。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今文公爲君。

釋曰。贈、贈賄也。布帛曰賄。賄用束紡。是也。春秋傳曰。入有郊勞。出有贈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則諸侯相朝。郊勞贈賄之節亦同也。贈賄之多少視覿幣。秦西乞術來聘。魯以爲君子。厚賄之。厚賄之。則所贈加于覿幣。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

鄭注。不入。無儐。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鄭注。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于君也。（案請今注疏本訛作言）必請之者。以己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

朝服。載旜。

鄭注。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旜作膳。

禳。乃入。

鄭注。禳、祭名也。爲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

鄭注。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于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賄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于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

釋曰。陳幣者。榮己之賜也。禮于君者。謂束紡束帛乘皮。不陳。執以反命也。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

鄭注。不加于其皮上。榮其多也。

公南鄉。

鄭注。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

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

鄭注。此主于反命。士介亦隨入。竝立東上。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

鄭注。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君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

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己君。不辱命。

宰自公左受玉。

鄭注。亦于使者之東。同面竝受也。不右使者。由使也。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鄭注。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略之。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

鄭注。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

禮玉亦如之。

鄭注。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案從今注疏本訛作後）

釋曰。士受皮者。亦如受享時。由執皮者後。惟左士介爲異耳。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

鄭注。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于贈。

公曰。然。而不善乎。

鄭注。善其能使于四方。而猶女也。

釋曰。使、所吏反。

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鄭注。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

釋曰。復陳于故處。

私幣不告。

鄭注。亦略卑也。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

鄭注。勞之以道路勤苦。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鄭注。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爲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君其以賜乎。

鄭注。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己也。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

鄭注。徒、謂空手不執其幣。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

鄭注。士介四人。旅答一拜。又賤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鄭注。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

鄭注。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

釋曰。至此不別上介。知與士介同拜賜。

乃退。

鄭注。君揖入。皆出去。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

鄭注。將行。俟于門。反。又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

乃退揖。

鄭注。揖別也。

使者拜其辱。

鄭注。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釋曰。士卑。禮之各一拜。

釋幣于門。

鄭注。門、大門也。主于闑。布席于闑西閾外。東面。設洗于門外東方。其餘如初于禰時。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

釋曰。特牲饋食設盥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此東面者。神位在西也。洗當東榮。故門外設之亦于東方。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

鄭注。告反也。薦、進也。

觴酒陳。

鄭注。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

釋曰。燕飲先獻而後薦。祭禮先薦而後奠。不言奠而曰陳者。陳者。次第之言。并後再獻俱列之。

席于阼。

鄭注。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于室。異于祭。

釋曰。饋食禮祝酌酢主人于室。

薦脯醢。

鄭注。成酢禮也。

三獻。

鄭注。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

一人舉爵。

鄭注。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

獻從者。

鄭注。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于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

行酬。乃出。

鄭注。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室老亦與焉也。

上介至。亦如之。

釋曰。士之初行不釋幣。故反亦不告祭。

儀禮集釋卷十四

聘禮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鄭注。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

釋曰。春秋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謂此禮。

不郊勞。

鄭注。子未君也。

釋曰。無使臣義。春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

不筵几。

鄭注。致命不于廟。就尸柩于殯宮。又不神之。

釋曰。凡殯宮不筵几者。未忍異于生。

不禮賓。（案禮當作醴）

鄭注。喪降事也。

主人畢歸禮。

鄭注。賓于飲食（案于今注疏本作所）。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

賓惟饔餼之受。

鄭注。受正不受加也。

釋曰。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不賄。不禮玉。不贈。

鄭注。喪殺禮。爲之不備。

釋曰。爲。于僞反。下爲鄰、爲之爲、致同。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

鄭注。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釋曰。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鄭注。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

釋曰。更曰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也。長衣制如深衣。皆用布。通衣裳爲之深衣。緣以采。長衣緣以素。且繼袂一尺爲異耳。練冠、練布爲冠也。雜記。大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則長衣練冠以凶接吉之服也。臣爲君斬。爲夫人世子期。今權制此服。略爲一等耳。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

鄭注。既接于主國君也。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

鄭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

釋曰。君訃未至主國。不敢專館爲位而哭。故哭于巷也。曾子與客立于門側。其徒之父死。將出哭于巷。

受禮。

鄭注。受饔餼也。

不受饗食。

鄭注。亦不受加。

赴者至。則衰而出。

鄭注。禮爲鄰國闕。于是可以凶服將事也。

惟稍受之。

鄭注。稍、廩食也。

釋曰。掌客職曰。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鄭注。復命于殯者。臣子之于君父。存亡同。

釋曰。春秋傳。吳子僚使季子聘于上國。公子光弑僚。季子至。復命。哭墓。復命者如字。

子即位不哭。

鄭注。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

辯復命如聘。

鄭注。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

子臣皆哭。

鄭注。使者既復命。子與群臣皆哭。

與介入北鄉哭。

鄭注。北鄉哭。新至。別于朝夕。

出。袒括髮。

鄭注。悲哀變于外臣也。

入門右。即位踊。

鄭注。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

釋曰。奔喪曰。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春秋傳。魯公孫歸父聘于晉。還至笙。聞君薨。家遣。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善之。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鄭注。私喪、謂其父母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案干、今注疏本訛作于）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釋曰。使、所吏反。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鄭注。己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于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

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

介攝其命。

鄭注。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

君弔。介爲主人。

鄭注。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鄭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

釋曰。周禮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介受賓禮。無辭也。

鄭注。介受主國賓己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

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鄭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

鄭注。卒殯、成節乃去。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鄭注。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

鄭注。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

君不弔焉。

鄭注。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釋曰。士喪禮。君有賜則視斂。常禮、君不親弔士。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鄭注。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案謂、今注疏本訛作請）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

釋曰。春秋傳。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對曰。君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事。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內之。據此傳。則賓入竟而死者。皆以柩造朝。

若介死。歸復命。惟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鄭注。往、謂送柩。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

鄭注。記貶于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今文禮作醴。（案各本脫此五字、據集說正誤補）

釋曰。周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殷、中也。聘義曰。比年小聘。五年大聘。不禮者。不禮賓。面不升

者。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

其禮。如爲介。三介。

鄭注。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

釋曰。其禮。謂得主國之禮也。三介者。大夫降于卿二等。然則公之卿聘、七介者。小聘使大夫。五介。子男之卿聘、三介者。小聘使大夫。一介。

記。久無事。則聘焉。

鄭注。事、謂盟會之屬。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鄭注。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鄭注。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讀之不于內者。（案。今注疏本不重讀之二字。係誤脫。）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

釋曰。周禮凡四方之事書內（案。此下原本缺。）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

鄭注。爲書報也。

明日。君館之。

鄭注。既報、館之。書問尙疾也。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

鄭注。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

使者受行日。（案。使者下原本及今注疏本皆有既字。據唐石經刪正。）朝同位。

鄭注。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處臣也。（案。原本作別其處臣也。今注疏本作別于其處臣也。據釋文舉別處二字。張淳儀禮識誤辨證甚明。今刪正。）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鄭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案。今注疏本脫或字。）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于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倉。（案。今注疏本作蒼。唐石經亦作倉。古通用。）

鄭注。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案。上今注疏本誤作三。）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

釋曰。剡、銳也。等、猶行也。每采竝之再行。三采故六等。一等爲一就。是爲三采三就。此注云再就者。一行爲一就。每色再就也。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子男則璧琮五寸。繅二采四等。繅文象水草。故字或作藻。孔穎達雜記正義引此記文。朱白倉下重有朱白倉三字。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

鄭注。二采再就。降于天子也。于天子曰朝。于諸侯曰問。記之于聘。文互相備。

釋曰。于朝舉天子。則自相朝亦然。于聘舉諸侯。則聘天子亦如之。此聘圭之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再行。與朝圭繅異。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八寸。亦謂上公之聘圭也。考工記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侯伯聘圭皆六寸。子男則四寸。各降其君之瑞一等。考工記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亦據上公禮互言之。則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璧琮大小各如其瑞。諸侯自相享見。降其瑞一等。

皆玄纁繫。長尺。絇組。

鄭注。采成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今文絇作約。

釋曰。纁、淺絳也。曰玄纁矣。而又曰絇。知以玄纁爲地而加五采組也。下、謂垂之在下者。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

鄭注。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于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于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爲肄。

辭無常。孫而說。

鄭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

釋曰。春秋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鄭注。史、謂策祝。

釋曰。論語曰。辭、達而已矣。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鄭注。至、極也。今文至爲砥。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鄭注。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釋曰。此皆贊賓辭。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

鄭注。館者必于廟。不館于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鄭注。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

飧不致。

鄭注。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

賓不拜。

鄭注。以不致命。

釋曰。明日不拜賜于朝。

沐浴而食之。

鄭注。自潔淸。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鄭注。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

賓即館。訝將公命。

鄭注。使己迎待之命。

又見之以其摯。

鄭注。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于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案之今注疏本作訝唐石經及敖繼公本亦作之）以其摯。

鄭注。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

釋曰。周禮掌訝。中士爲之。與士迎賓于疆。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又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彼天子之禮。掌訝與訝賓異人。此諸侯禮。無掌訝。通以訝賓爲之。賓即館。訝始將公命。明非與士逆于竟者。復如字。下復故同。

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鄭注。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鄭注。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鄭注。愼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鄭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案窮各本訛作躬釋文云鞠窮劉音弓張淳儀禮識誤云爾雅鞠究窮也鞠窮並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于其間安知非鞠窮爲厥語之節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

鄭注。重失隊也。（案此句上今注疏本有爭爭鬭之爭五字乃釋文誤入注內）而后、猶然後也。

釋曰。授如爭承。授玉時。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鄭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此云舉足。（案此云上今注疏本有至字）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窮如也。（案窮各本亦訛作躬據釋文訂正）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及門正焉。

鄭注。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于威儀。

執圭入門。鞠窮焉。如恐失之。（案此窮字各本亦訛作躬據釋文訂正魏氏儀禮要義云温本作鞠窮焉）

鄭注。記異說也。

及享。發氣焉盈容。

鄭注。發氣、舍氣也。孔子之于享禮。有容色。

衆介北面蹌焉。

鄭注。容貌舒揚。

私覿。愉愉焉。

鄭注。容貌和敬。

出如舒鴈。

鄭注。威儀自然而行列。舒鴈、鵝也。

釋曰。聘時戰色。及享舒緩。發氣盈容。私覿愉愉。出如舒鴈。又舒緩于愉愉矣。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鄭注。復記執玉異說。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鄭注。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間作干。

釋曰。皮北面西上。故左先。

賓之幣。惟馬出。其餘皆東。

鄭注。馬出當從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

多貨則傷于德。

鄭注。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于貨。傷其爲德。（案傷下今注疏本有敗字。）

幣美則沒禮。

鄭注。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于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釋曰。荀子曰。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賄、在聘于賄。

鄭注。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古文賄皆作悔。

凡執玉。無藉者襲。

鄭注。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

禮。不拜至。

鄭注。以賓不于是始至。今文禮爲醴。

釋曰。諸侯以國爲家。賓入竟。則既至矣。

醴尊于東箱（案箱各本作廂、唐石經作箱、古字通用。）瓦大一。有豐。

鄭注。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

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之。

鄭注。膱、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

鄭注。卒、謂後扱。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鄭注。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

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鄭注。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

擯者入告。出禮辭。

鄭注。辭其獻也。

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鄭注。奠獻不入者。奉物禮輕。

釋曰。司儀職云。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鄭注。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

釋曰。擯者自門東。適賓南。由賓後于賓北取幣。

賓固辭。公答再拜。

鄭注。拜受于賓也。固亦衍字。

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賓辟。

鄭注。相、贊也。古文闑爲蹙。

擯者授宰夫于中庭。

鄭注。東藏之。既乃介覿。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鄭注。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于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

若君不見。

鄭注。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

使大夫受。

鄭注。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鄭注。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今文無而。

釋曰。易處、大夫自賓左受之。

不禮。

鄭注。辟正主也。古文禮作醴。（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鄭注。以與賓接于君所。賓又請有事于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于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己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賜饔。惟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鄭注。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惟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古文羹爲羔。飪作腍。

僕爲祀。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鄭注。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如饋食之禮。

鄭注。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

假器于大夫。

鄭注。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

朌肉及廋車。

鄭注。朌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古文朌作紛。

聘日致饔。

鄭注。急歸大禮。（案今注疏本脫此注四字）

明日問大夫。

鄭注。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問夫人也。（案今注疏本訛作問大夫也）

夕夫人歸禮。

鄭注。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

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

鄭注。稍、稟食也。乘禽（案禽今注疏本訛作謂）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既爲餼。

釋曰。賓饔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致饔十日之後。賓不得時反。始有致稍歸

禽之禮。

士中日則二雙。

鄭注。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

釋曰。士介一牢。宜日一雙。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

鄭注。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案也今注疏本訛作則）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

釋曰。少儀曰。禽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云凡獻。知受之如受賓私獻之禮也。不辭者。歸禽禮輕。上介受如賓。士介受于門外。皆放受饔餼禮。

禽羞、俶獻比。

鄭注。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

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

鄭注。聘于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

釋曰。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皆其事。

訝帥之。自下門入。

鄭注。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

各以其爵朝服。

鄭注。此句似非其次。（案今注疏本脫似非其次四字）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案今注疏本脫絕爛在此四字）

士無饔。無饔者無擯。

鄭注。謂歸餼也。

釋曰。擯當爲儐。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

鄭注。此句亦非其次。（案今注疏本脫亦非其次四字）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鄭注。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罋筐。饗禮今亡。

釋曰。醯醢豆實也。歸饔餼有醯醢百罋。

無饔者無饗禮。

鄭注。士介無饗禮。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鄭注。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

釋曰。君餼以多爲榮。故米簋器小而數多也。

既將公事。賓請歸。

鄭注。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

凡賓拜于朝。訝聽之。

鄭注。拜、拜賜也。惟稍不拜。

釋曰。稍、米稾芻薪。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

鄭注。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己。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于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獻以上。

釋曰。燕禮記曰。君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外。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非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

宰夫獻。

鄭注。爲主人代公獻。

無行。則重賄反幣。

鄭注。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厚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鄭注。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

釋曰。公館賓。所拜者四辱。此其贊辭。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鄭注。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鄭注。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曰老。

又拜送。（案此經文及注今注疏本在君貺寡君之前。唐石經亦在此。）

鄭注。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案今注疏本脫自拜聘享至五字。及亦非其次四字。蓋後人所妄刪。）宜承上君館之下。

釋曰。謂宜在上文明日君館之下也。然愚按君館之自終上有故加書之文。此贊拜辭在重賄反幣下。釋皮帛謝主人上。與公館賓之節正相當。其次宜在此。

賓于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鄭注。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鄭注。樂與嘉賓爲禮。

過。則餼之。

鄭注。餼之、生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釋曰。春秋時有執行人。疑非古禮。

其介爲介。

鄭注。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

釋曰。春秋傳宋公兼饗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蓋爲趙孟介而從饗者。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鄭注。卑不與尊者齊禮。（案今注疏本脫者字。）

惟大聘有几筵。

鄭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

鄭注。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案文今注疏本訛作八。）

二百四十斗。

鄭注。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

四秉曰筥。

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

釋曰。米禾皆有秉筥。字同數異。

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

鄭注。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古文稯作緵。

儀禮集釋卷十五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于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鄭注。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釋曰。戒者必以其爵。嫌也。己輕則卑之。己重則是以其貴臨之。言各以其爵。則凡大夫聘賓。皆用此禮。

上介出請入告。

鄭注。問所以爲來事。（案。原本脫爲字。據釋文云。以爲。于僞反。則此也。今注疏本依釋文補。）

三辭。

鄭注。爲既先受賜。不敢當。

賓出。拜辱。

鄭注。拜使者屈辱來迎己。

大夫不答拜。將命。

鄭注。不答拜。爲人使也。將。猶致也。

賓再拜稽首。

鄭注。受命。

大夫還。

鄭注。復于君。

賓不拜送。遂從之。

鄭注。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鄭注。于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于次俟。

即位具。

鄭注。主人也。擯者俟君于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于廟門之外。

羹定。

鄭注。肉謂之羹。定。猶孰也。（案。孰。今注疏本作熟。古通用孰。）著之者。下以爲節。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

鄭注。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于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釋曰。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吉時陳鼎于門外者。北面。于阼階下者。西面。皆北上。茅之爲物潔白。故鼏疑用之。天官有甸師氏。又有亨人。諸侯甸人。兼亨人之事。

設洗如饗。

鄭注。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

釋曰。春秋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飲酒樂。此春秋時饗禮之可見者。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

鄭注。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于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

釋曰。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

宰夫設筵加席几。

鄭注。設筵于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湆醬。可以略此。

無尊。

鄭注。主于食。不獻酬。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鄭注。飲、飲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奠于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于六飲也。

釋曰。此酒漿以酳口耳。異于獻酬之酒與六飲也。截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曰截。酒人職云。共賓客之飲酒。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鄭注。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外。

鄭注。不出大門。降于國君。

釋曰。出門者。待其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迎賓于門內。所以順其尊君之意也。

大夫納賓。

鄭注。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

釋曰。卿爲上擯。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

鄭注。左、西方賓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

公揖入。賓從。

鄭注。揖入、道之。

及廟門。公揖入。

鄭注。廟、禰廟也。

釋曰。不言廟名者。皆禰廟。

賓入三揖。

鄭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

至于階三讓。

鄭注。讓先升。

公升二等。賓升。

鄭注。遠下人君。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

鄭注。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于堂。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鄭注。統于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鄭注。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鄭注。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

介門西。北面西上。

鄭注。西上、自統于賓也。然則承擯已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

釋曰。承擯、大夫也。故少進于士。上擯進相君。退則反其位。負東塾而立。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鄭注。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

釋曰。凡言也者。皆與下事爲節。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

鄭注。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

擯者辭。

鄭注。辭拜于下。

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

鄭注。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

栗階升。不拜。（案、頭上各本有賓字。致此句承上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不必更言賓。唐石經無賓字者是。今從之。）

鄭注。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案、說文引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今傳辵作躇。釋文云。丑略反。一本作辵。音同。）

釋曰。實栗、疾意。升階之節。前足涉一級。後足從之。併足相隨。不相過。是謂連步。曲禮所謂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是也。栗階者。其始升連步。至上二等。左右各一發而升堂。歷階則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禮記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公羊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謂左右足越三等。卽鄭所謂辵。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鄭注。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于主君之意猶爲不成。

士舉鼎去冪于外。（案、冪、石經誤作冪。今從釋文爲正。）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案、原本脫一南字。唐石經同。今據注疏本補。）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

鄭注。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鄭注。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

釋曰。大夫饌食禮。匕俎皆合執以從。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

鄭注。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前、洗南。

釋曰。北面盥。

載者西面。

鄭注。載者、左人。（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亦序自鼎東。西面于其前。大夫匕則載之。

魚腊飪。

鄭注。飪、孰也。（案孰今注疏本作熟）食禮宜孰。饗有腥者。

載體進奏。

鄭注。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箇。

魚七。縮俎。寢右。

鄭注。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近腴多骨鯁。

釋曰、縮、縱也。賓在戶西南面。俎東西陳其前。魚在俎縱之。于人爲橫。西首而寢其右。則腹腴鄉南而進鬐脊近賓矣。以少骨鯁者鄉賓。優賓也。祭祀、則體進下。魚進腴。

腸胃七。同俎。

鄭注。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

釋曰。君子不食圂腴。圂、謂犬豕也。取牛羊腴而已。牛與羊之腸及胃各七。

倫膚七。

鄭注、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今文倫或作論。

釋曰、膚取豕之脅革肉爲之。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

鄭注。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

釋曰。俎拒、脛中當橫節。

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鄭注。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又待設俎。

公降盥。

鄭注。將設醬。

賓降。公辭。

鄭注。辭其從己。

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鄭注。揖讓皆壹殺于初。古文壹皆作一。

宰夫自東房授醯醬。

鄭注、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

公設之。

鄭注。以其爲饌本。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鄭注。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也。（案原本無也字、釋文取處也二字、下云昌盧反、今據釋文補入）

釋曰。賓遷之。不敢當君設處。且若親授然。側、猶近也。

公立于序內。西鄉。

鄭注。不立阼階上。示親饌。

賓立于階西。疑立。

鄭注。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今文曰西階。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

鄭注、醓醢、醢有醓。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臡。菁、蔓菁菹也。今文臡皆作麋。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

鄭注、亞、次也。不言繹錯。俎尊也。

釋曰。設豆繹設黍稷錯。俎尊。具其文。

膚以爲特。

鄭注。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鄭注。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

釋曰。士不舉鼎出者。俟設俎。士喪禮亦甸人舉鼎。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竝。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

鄭注、竝、併也。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

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

鄭注。大羹湆、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今文湆爲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釋曰。湆升自阼階者。公親設之故也。

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

鄭注。亦東遷所。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鄭注。鉶、菜和羹之器。

釋曰。以鼎煮牲。取其骨體設之俎。其汁謂之大羹。芼之以菜。調以鹹酸。盛之于鉶。謂之鉶羹。（案、原本脫鉶字。今補。）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鄭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

釋曰。觶、之豉反。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鄭注。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于左。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

鄭注。會、簋蓋也。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

釋曰。合、古外反。後同。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

鄭注。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公再拜。揖食。

鄭注。再拜、拜賓饌具。

賓降拜。

鄭注。答公拜。

釋曰。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鄭注。不言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

鄭注。擩、猶染也。今文無于。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

鄭注。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于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

釋曰。簋俎去席遠。故贊者取以授賓。豆祭謂前祭豆處。上豆之閒。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

鄭注。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

釋曰。離、割也。刌、切也。刌肺、切之。離肺、離割之。不絕其中央少許。刌肺直取以祭。亦謂之祭肺。離肺則絕之以祭。亦謂之舉肺。刌肺惟祭祀乃有之。

賓興受。坐祭。

鄭注。于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于豆祭。

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

鄭注。扱以柶。扱其鉶菜也。捝、拭也。拭以巾。

祭飲酒于上豆之閒。魚腊醬湆不祭。

鄭注。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也。

釋曰。魚腊不祭。腸胃膚不祭可知。或曰。曲禮。殽之序、徧祭之。殽、謂出于牲體者。惟魚腊不祭耳。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鄭注。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釋曰。東上、統于正饌。

公與賓皆復初位。

鄭注。位、序內階西。

宰夫膳稻于粱西。

鄭注。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鄭注。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臛。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惟醯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湆。右執豆。左執蓋。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

鄭注。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于階上。復出取也。

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

鄭注。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也。

釋曰。庶羞與稻粱皆加。故繼稻言之。

旁四列。西北上。

鄭注。不統于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

釋曰。曲禮曰。左殽右胾。殽、骨體也。爲正饌。胾、切肉也。爲庶羞。肉謂之羹。羹則殽也。正饌在東。庶羞在西。羹胾中別也。管子弟子職篇曰。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

膷。以東臐、膮、牛炙。

鄭注。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膷作香。膮作蒿。

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

鄭注。先設醢。緆之以次也。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

釋曰。醢配胾而卑于胾。今設之胾上者。欲旣設之五醢相錯也。內則曰。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自魚膾以上。與此庶羞同。惟膮牛炙間衍醢字。雉以下。卽上大夫之加數。彼又以鷃爲鴽耳。

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

鄭注。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蔥。秋用芥。

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鄭注。騰當作媵。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

鄭注。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

贊升賓。

鄭注。以公命命賓升席。

釋曰。公不揖食者。加饌禮殺。

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湆間。

鄭注。卽、就也。祭稻粱不以豆。祭祭加宜于加。

釋曰。稻粱加饌也。醬湆不祭。亦正饌之加。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

鄭注。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于膷臐之間。以異饌也。

賓降拜。

鄭注。拜庶羞。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釋曰。賓先拜庶羞。公乃答拜。亦禮殺。

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

鄭注。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于階下然也。

釋曰。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于客。然後客坐。

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

鄭注。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爲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

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

鄭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鄭注。無事。

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鄭注。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

釋曰。公（案此下原本缺。）

賓三飯以湆醬。

鄭注。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殽。優賓。

釋曰。飯飯粱也。飯粱以湆醬者。公所設也。食禮。尸食舉殽。皆有次第。此則惟賓取之。

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

鄭注。此進漱也。非爲卒食。爲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

賓挩手。興受。

鄭注。受觶。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鄭注。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

釋曰。曲禮曰。酒漿處右。鄭云。若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按弟子職篇曰。左酒右醬。此云右漿。未詳。

庭實設。

鄭注。乘皮。

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鄭注。飲、漱。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

鄭注。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

賓降筵北面。

鄭注。以君將有命也。北面于西階上。

擯者進相幣。

鄭注。爲君釋幣辭于賓。

賓降辭幣。升聽命。

鄭注。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

降拜。

鄭注。當拜受幣。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鄭注。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

退．西楹西東面立．

鄭注．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鄭注．賓不敢俟成拜．

介逆出．

鄭注．以賓事畢．

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

鄭注．揖執者．示親受．

公降立．

鄭注．俟賓反．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鄭注．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今文曰梧受．

釋曰．按下經魚腸胃倫膚．下大夫則若七若九．九者．蓋侯伯大夫再命之數．七則子男之大夫一命之數也．小聘使大夫．此篇魚腸胃倫膚之數皆七．則所食者子男之小聘大夫也．其士介止一人．旣受賓幣．知受皮者府史之屬．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

鄭注．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

公辭．

鄭注．止其拜．使之卒食．

釋曰．食．如字．下至注卒食同．

揖讓如初．

鄭注．如初入也．

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鄭注．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

釋曰．下更云介逆出．明此時入．

賓降辭公如初．

鄭注．將復食．

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

鄭注．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

不以醬湆．

鄭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或時後用．

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

鄭注．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己得侑幣．

釋曰．醬湆粱公所設．故賓前擁粱與湆．此取粱與醬以降也．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又曰．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曲禮曰．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齊、醬屬也．

東面再拜稽首．

鄭注．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于辭．

公降再拜．

鄭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拜．明禮有終．

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

鄭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鄭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

釋曰．士虞禮．尸所舉牲體．皆盛于篚．以歸尸．釋、猶遺也．饋食禮．俎釋三个．此無所釋．故言卷也．

魚腊不與．

鄭注．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爲施惠．不言腊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鄭注．朝、謂大門外．

訝聽之．

鄭注．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鄭注．記公食上大夫異于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

釋曰．按周禮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醓醢．饋食之豆．葵菹蝸醢．少牢饋食禮．四豆兼而用之．此亦大夫禮．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鄭注．此以命數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鄭注．謂上下大夫也．古文毋爲無．

上大夫庶羞二十（案二十、唐石經作廿）加于下大夫以雉兎鶉鴽。

鄭注。鴽無母。

釋曰。爾雅釋鳥云。鴽鴾母。上大夫西東亦四列。南北則五列矣。此篇所食者。子男小聘之大夫也。食凡聘賓與大夫介同用此禮。故以食大夫名篇。惟饌數異耳。聘禮據侯伯之大聘。食禮據子男之小聘。互以見。

君不親食。

鄭注。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

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鄭注。執幣以將命。

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竝。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竝。南陳。

鄭注。陳罋筐于楹閒者。象授受于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罋北陳者。變于食。罋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竝作併。

釋曰。豆食每物爲一罋。黍稷稻粱各一筐。庶羞之醢芥醬與醢醯同類。故從豆實。醢芥醬宜各一罋。

庶羞陳于碑內。

鄭注。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兎鶉鴽。不陳于堂。辟正饌。

釋曰。生魚、卽庶羞所用爲膾者也。膾切之。此則用全。三牲之藏矣在牲未殺。醢芥醬從豆實。故所陳者生魚耳。乾魚乾腊同類。故從焉。雉兎鶉鴽亦生致之。牲不殺而有醢者。醢經百日乃成。不繫于殺。有芥醬者。以有生魚故也。

庭實陳于碑外。

鄭注。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

釋曰。凡陳庭實。三分庭。一在南。設碑。三分庭、一在北。碑外當南北之中庭。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鄭注。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

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

鄭注。朝服。食禮輕也。

釋曰。賓受饔皮弁服。

無擯。

鄭注。以己本宜往。

釋曰。擯、當作儐。下無擯同。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鄭注。亦謂食侑幣。

大夫相食。親戒速。

鄭注。記異于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旣具。復自召之。

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

鄭注。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古文饗或作鄉。

降盥。受醬、湇、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

鄭注。皆者。謂受醬受湇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

賓止也。

鄭注。主人三降。賓不從。

釋曰。三降受醬湇幣。主人降堂不盡等。故賓不降。

賓執粱與湇之西序端。

鄭注。不敢食于尊處。

釋曰。兩大夫敵。故賓不降食。堂如字。至卒食同。

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

鄭注。從、辭賓降。

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

鄭注。敵也。

辭于主人。降一等。主人從。

鄭注。辭、謂辭其臨己食。

卒食。徹于西序端。

鄭注。亦親徹。

東面再拜。降出。

鄭注。拜、亦拜卒食。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君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

鄭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賓受于堂。無擯。

鄭注。與受君禮同。

記。不宿戒。

鄭注。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

戒不速。

鄭注。食賓之朝。夙與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

不授几。

鄭注。異于醴也。

無阼席。

鄭注。公不坐。

亨于門外東方。

鄭注。必于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

鄭注。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作莞。（案。原本云皆爲莞。釋文取作莞二字。下云音官。今從釋文。）

釋曰。太宰之屬有宮人。諸侯則司宮兼之。

宰夫筵出自東房。

鄭注。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鄭注。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

釋曰。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賓主之間。謂主人未迎賓時。賓主相去之數也。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鄭注。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今文苦爲芐。

釋曰。菜者土之毛。故謂之芼。堇荁乾則滑。

贊者盥。從俎升。

鄭注。俎。其所有事。

簠有蓋冪。（案。冪今注疏本訛作羃。）

鄭注。稻粱將食乃設。去會于房。蓋以冪。冪。巾也。今文或作羃。

釋曰。簋至設時。冪亦去之。食如字。下食庶羞同。

凡炙無醬。

鄭注。已有鹹和也。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

鄭注。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

釋曰。言上下大夫筵席不殊。雖侯伯之卿。亦與子男之大夫同也。四命之孤。則異。莞筵繅席。司几筵。筵國賓之席。

卿擯由下。

鄭注。不升食也。

上贊。下大夫也。

鄭注。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

釋曰。擯。謂上擯。使卿。贊。謂贊賓食者。使下大夫。擯在堂下。贊在堂上。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鄭注。于食庶羞。宰去。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鄭注。嫌上大夫不稽首。

儀禮集釋卷十六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惟此存爾。覲禮于五禮屬賓禮。（案。今注疏本脫禮字。）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鄭注。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鄭注。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釋曰。（案。此下原本缺。）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鄭注。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于己。俟之也。還玉。重禮。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

鄭注。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釋曰。統者。統于主人也。使者不坐而設几。優賓也。諸侯之卿卑。聘禮卿勞。儐之。不設几。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鄭注。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于其階。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鄭注。驂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釋曰。馬在庭。北面西上。聘禮。賓亦執左馬以出。馬在旁者曰驂。天子使尊。雖從之。亦拜送。

天子賜舍。

鄭注。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儐。今文賜皆作錫。（案今注疏本脫皆字。）

釋曰。聘禮賓至卽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且使卽安者。若上之惠。勞。如字。

曰。（案唐石經無曰字。）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鄭注。此使者致館辭。

侯氏再拜稽首。

鄭注。受館。

儐之束帛乘馬。

鄭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使者于內。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鄭注。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今文帥作率。

侯氏再拜稽首。

鄭注。受覲日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鄭注。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踰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釋曰。諸侯受覲于祧。知天子受覲亦于祧。鄭以文武廟爲二祧。故謂受舍于文王廟門外也。下記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知受舍者亦上介。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鄭注。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于祧西階之東。今文冕皆作絻。（案今注疏本脫此六字。）

釋曰。諸侯玄冕以祭。今入天子廟。得伸其上服。故服裨冕。因告禰也。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諸侯去其國。亦然。冕服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畫以爲繢。藻、粉米、黼、黻四者。絺以爲繡。袞之衣五章。裳四章。鷩之衣三章。裳四章。毳之衣三章。裳二章。絺刺粉米。衣一章。裳二章。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皆玄衣纁裳。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鄭注。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璧。繅或爲璪。

釋曰。大宗伯之職。以玉作瑞。桓圭以下是也。各以其所琢飾名之。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

鄭注。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釋曰。釋宮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謂窗東戶西也。扆與依同。斧依亦以設于此處得名。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斧刃白而銎黑。據形言之。則謂之斧也。書顧命曰。設黼扆。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天子袞冕負斧依。

鄭注。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嚮而立。以俟諸侯見。

釋曰。袞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負依。謂背之也。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見、賢遍反。下見皆同。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鄭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案今注疏本脫于字。）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釋曰。此交擯也。按司儀。諸侯相爲賓。皆交擯。則見天子可知。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

鄭注。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釋曰。其入者。覲禮不出迎。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鄭注。入門而右（案今注疏本脫而字）。執臣道。不敢由賓之位也（案之各本訛作客。張淳儀禮識誤。胥據周顧從監本改正。今從之）。卑見尊奠摯而不授（案卑下各本衍者字。張淳儀禮識誤云。釋文見侯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從釋文）。

擯者謁。

鄭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鄭注。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

釋曰。階東。西階之東也。侯氏取圭。由門左升自西階致命。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鄭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于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案物上今注疏本衍地字）。唯國所有（案今注疏本脫國字）。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鄭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釋曰。中庭。庭南北之中也。凡庭實三分庭。一在南。此以三享同陳。故入庭深設之。書康王既尸天子。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彼因喪而見。與此禮異。乘黃朱。四黃馬朱鬣也。出應門。其當宁而立與。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鄭注。亦言王欲親受之。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鄭注。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于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案至原本訛作圭。據今注疏本改正）。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釋曰。幣謂束帛加璧也。宰。大宰也。大宰之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享者。貢其國所有。臣禮也。聘禮使人受賓覿之馬者。不臣人之臣。

事畢。

鄭注。三享訖。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鄭注。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无咎。

釋曰。士喪禮主人左袒。則雖凶禮亦袒左。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鄭注。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

釋曰。書文侯之命曰。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案敖繼公云。西下脫面字）。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鄭注。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于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釋曰。釋宮曰。屏謂之樹。論語曰。邦君樹塞門。謂立小牆當門中以自蔽也。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內屏在路門之內。外屏在路門之外。臣朝君至而加肅敬。故屏有遠近也。此出門乃自屏南。知天子外屏、道勞、如字。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鄭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釋曰。巾車掌五路。玉路以祀。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鷩冕。子男毳冕。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鄭注。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于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鄭注，說士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鄭注，受命。

升成拜。

鄭注，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鄭注，受篋服。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鄭注，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

釋曰，亦儐乃拜送，如儐勞者之禮。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鄭注，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饗禮乃歸。

鄭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釋曰，掌客職又曰，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春秋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則諸侯既朝，亦當有幣問公卿。

如聘問大夫禮。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鄭注，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釋曰，大宗伯職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合諸侯而發禁。殷見者，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畢，王亦合諸侯而命政，皆爲壇于國外，以命事。司盟職云，北面詔明神。春秋傳，盟于亳城北，載書有司愼司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鄭注，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

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釋曰，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此上下用圭璧，蓋禮日月也。典瑞職云，圭璧以祀日月。鄭下注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鄭注，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案者，今注疏本訛作皆。）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

釋曰，旂者，表朝位之旂也。與銘旌及作軍徽幟同，以尺易仞而爲之。錢虞曰，建旂者，所以殊爵命，示等威也。詩曰，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尚左，左者，東方也。公侯伯子男面位，鄭皆據朝事儀而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其位亦如此。或曰，壇三成者，即明堂也。爾雅，丘三成爲昆崙丘，謂三重也。此明堂形如昆崙丘，故公玉帶遂謂明堂名曰昆崙，謂之明堂者，或者以祀方明而名與。當攷。

四傳擯。

鄭注，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于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案今注疏本云上脫覲字。）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傅。

釋曰，康王之誥曰，帥諸侯入者，大保畢公，所謂王官伯。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鄭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案貳，各本訛作藏，今據周禮改正。）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于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釋曰，常禮既朝日，退而朝諸侯，若邦國有疑而盟，則既朝日，反祀方明，已祀方明，天子升壇見諸侯，禮畢，更加方明于壇而盟，則此覲禮所記是。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

鄭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于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

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釋曰。言禮者。容兼祀方明也。先北後西者。月尊也。四瀆亦極陰。故與月同配北方。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鄭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殪。

記。凡侯于東箱。

鄭注。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釋曰。公食大夫禮。賓食。公揖退于箱。

偏駕不入王門。

鄭注。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衞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偏駕不入王門。（案今注疏本脫一偏字。）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于館與。

釋曰。此車天子所乘者。諸侯亦乘之。故謂之偏。

奠圭于繅上。

鄭注。謂釋于地也。

儀禮集釋卷十七

喪服第十一〇子夏傳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于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

釋曰。凡十有一章。大傳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服之義也。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鄭注。斬者。明爲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案今注疏本脫此六字。）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釋曰。凡服。上曰衣。下曰裳。喪服以布爲衰。綴之于衣。因被名此衣爲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雜記曰。三年之喪若斬。春秋傳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苴絰、杖、絞帶。一苴冒三者。謂以苴色之麻爲首絰要絰。苴色之竹爲杖。絞帶與要絰同在于要。蓋亦以苴麻爲之。間傳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苴其內而見諸外也。喪服四制又曰。苴衰不補。則衰裳亦苴色矣。

冠繩纓者。以布爲冠。牡麻繩爲其纓也。冠纓不虞直文。故退次帶下。杖齊其心。故序帶上也。檀弓曰。絰也者實也。喪服皆因吉服製名。絰以明忠實之心。衰以表哀摧之義。惟此二者別制名耳。春秋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即此服。不言三年者。下齊衰云三年。此三年可知。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案柱唐石經與此同今注疏本訛作拄）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鄭注。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下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麤也。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案墼[illegible]今注疏本訛作墍）不塗墍。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釋曰。不緝者。不緶衺裳之邊側也。蕡、麻子也。爾雅曰。蕡、枲實。麻之有子者。其色惡。以蕡言之。謂之蕡。以色言之。謂之苴。本、麻根也。大功以上絰有本。左本在下者。麻根居右。其末自右來加其上也。絰文一絰包二者。別而言之。則首絰曰絰。要絰曰帶。士喪禮曰。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杖下本者。竹桐之根在下。順其性也。小記曰。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謂如要絰也。童子不杖。未成人。不能備禮也。雜記曰。童子不杖不菲。婦人亦謂童子婦人。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亦謂未成人者。爲婦人也。其成人者皆杖。喪服四制曰。杖者何。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繩帶者。絞麻爲繩。作帶也。五服之絰。皆絞麻兩股相交。繩帶則不但兩股交。絞帶輕于要絰。故加細而爲飾也。間傳曰。既虞卒哭。葛帶三重。三重者。四股糾之。要絰輕于首絰。既虞不但爲兩股。義與繩帶同。絞帶大小。王肅以爲如要絰。雷次宗以爲五分要絰而去一。條屬者。喪冠之制也。條、謂冠之纓武。其材以一條繩若布圍之。兩相交過。綴之以爲武。垂其餘者以爲纓。屬、謂著冠于武。冠與武相連屬也。吉冠纓武異材。冠與武各爲一物。冠時乃合之。惟燕居之冠少威儀。冠武相屬。玉藻所謂居冠屬武是也。喪冠則又因武之材以爲纓。謂之條屬。喪事質略故也。齊衰之冠纓用布。則繩纓蓋用牡麻。右縫者。冠之三辟積。其縫皆鄉右也。大功以下。乃從吉冠左縫。外畢者。冠之前後皆從武下出。鄉外而反縫之也。喪冠皆然。是謂厭冠、言冠厭伏于武下也。既夕禮記曰。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冠尊在首。升數當細于衣。其布鍛治之。不加灰耳。間傳曰。斬衰三升。菲、草屨也。茅已漚爲菅。外納者。以屨之餘末向外編納之。皆取醜惡不事飾也。居倚廬以下。傳因博記居喪之禮。虞、謂已葬而虞祭。練、謂期而練祭也。倚廬之制。于中門外東壁之西。橫一木著地以爲楣。立細木其上。倚就東壁。以草屏蔽之。開戶北鄉。既虞而施柱。柱起楣。翦正草而西其戶。是爲柱楣翦屏。既練。又別爲兩下之屋。不復倚東壁。謂之堊室。哭無時者。謂十日五日哭至則哭也。凡喪皆既虞卒哭。變而受以輕服。以初喪冠之布爲衰。冠降其衰一等。受麻絰以葛絰。其殺五分而去一。間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又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絞帶與冠纓。齊衰用布。則斬衰宜受以布帶布纓。傳曰。帶視其冠。則宜以七升布爲之。十三月而練。又以七升之冠爲衰。冠又降一等。以八升布爲之。帶亦然。七升者。始入大功之布。而以練衰謂之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是也。間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檀弓曰。練。葛要絰。繩屨無絇。既虞卒哭之屨無文。以既練用大功繩屨。蓋之其用齊衰藨蒯之屨乎。大率斬衰既葬如齊衰之服。既練如大功之服。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既練。遭大功之喪。乃爲之變服。義由于此。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杖。縞冠素紕。布純深衣。間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檀弓曰。祥而縞。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二十七月而禫。冠朝服。間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禫之屨無文。先儒以爲大祥白麻屨。禫屨無絇。禫踰月即吉。此章不言受服之月者。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虞大夫五。諸侯七。以七差之。天子七月葬。九虞。九月而卒哭矣。大夫以上既虞而卒哭受服。故不得定言其月數。溢一斛之米百升。其重一石。石九（案此二字有脫誤當云石百二十斤）名斛爲石。本此闇。鄭讀爲宗諒闇。爲梁闇。謂施梁（案此下原本空一字疑是也字）故引以釋柱楣之義。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釋曰。嫡孫爲祖亦然。下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爲此也。

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釋曰。諸侯爲天子斬衰。爲王后齊衰。皆義曰。斬衰服父之義也。爲王后齊衰。服母之義。以爲君之妻故服期也。諸侯之夫人爲天子。婦人爲夫之君。齊衰不杖期。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外宗爲君亦期也。服問又曰。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諸侯世子世國。卿大夫不世爵。故其服異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釋曰。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案原本脫衰斬二字今補）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

義制者也。尊尊。謂天子諸侯。貴貴。謂卿大夫君也。下傳曰。卿大夫君。謂有地者。士卑無臣。士庶人賓執摯者如弔服。祝淺爲經帶。則士之官屬爲其長弔服而加麻耳。凡與國君爲族親者。不敢以輕服服君。小記曰。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父爲長子。

鄭注。不言適子（案。適。今注疏本作嫡。下同。）通上下也。亦言立適以長。

釋曰。天子諸侯曰世子。大夫以下曰適子。天子諸侯亦爲世子三年。故通上下而言長子也。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言長者又以見斯義。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注。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釋曰。長子與所後父皆恩服本輕。故更發問也。父子一體也。而長適獨正。故曰正體。長子正體先祖。又將代己主宗廟所傳者重。故爲之三年。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禰故也。必己身繼祖繼禰。自祖而下。適適相承者。乃爲長子三年。蓋自義言之。則祖爲重。己承二重。故以重服服長子也。父在則否。周之道。有適子者無適孫。父在。己爲適。則己之子未成適。故必爲父後而後爲長子三年。凡言爲後者。謂所後者歿而己當其世也。若適子有廢疾。若他故不立。則否。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適婦不爲後者。服之與庶婦同。則適子不爲後者。服之與衆子同耳。凡將傳重而不爲之重服者有三。一則體而不正。庶子是也。二則正而不體。適孫是也。三則傳重而非正體。庶孫是也。與適子正體而不傳重者。服之皆期。庶子者。妾子之號。雖適妻第二子。欲遠別之。故亦謂之庶子。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鄭注。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釋曰。同宗、同大宗也。支子、適妻次子以下、及妾子也。禮。大宗無子。則同宗以支子後之。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于爲後者爲曾祖父母、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則爲後者之外祖父母、舅、舅之子也。傳舉正尊以見旁親。舉外親以明本族。餘有服者。服之一如親子。故經于斬衰章舉爲人後之目。空其文以包見之。後不重出也。若宗子爲殤而死。則宗人來後者。惟後死者之父。以昆弟之服服殤。死者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

釋曰。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夫者妻之天。三者皆至尊。故以斬服服之。

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

鄭注。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釋曰。士無臣。不得君稱。而妾之尊夫與臣不異。故雖士妾亦名夫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

鄭注。女子子者。女子也（案。女子各本誤作子女。杜佑通典所引鄭注。女子子者。女子子也。今據以訂正。）別于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

釋曰。上父條。女子子在其中矣。嫌許嫁即從降服。故重出此文。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鄭注。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于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案。注疏本脫竹字。）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蓋二字。）以麻者（案。今注疏本脫者字。）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衣（案。各本衣誤作衰。據上云凡服。則通吉服之上衣下裳言之。今改正。）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案。衰。嚴本誤作裳。據今注疏本改正。）又無衽。

釋曰。經杖冠服。婦人同于男子。其異者。總笄髽以易男子之冠纓。衰則連裳爲之。故別見此四者也。髽者。去纚而露其紒也。其別有二。婦人吉時。以纚韜髮。以笄固之。謂之纚笄。遭喪。去笄而纚。至小斂後。復去纚而露其紒。謂之髽。至成服而加以箭笄。此著笄之髽也。所謂男子冠而婦人笄也。其未成服之時。與既啓殯之後。當男子括髮之節。則婦人髽亦用麻。當免之節。則髽亦用布。用麻之時。如著幓頭。無笄。此麻布之髽也。所謂男子免而婦人髽也。經蓋指著笄之髽。鄭兼未成服之髽明之。三年者。因箭笄而言。箭笄有除無變。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年。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鄭注。總六升。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

釋曰。斬衰冠六升。亦以爲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爲姑齊衰期。而笄亦長尺。則五服之笄皆長尺也。大功以下。總之長短無文。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緦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吉笄之長同。下記有用吉笄折首之制。故于此并傳之。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鄭注。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

釋曰。出則爲父三年者。已絕夫族。于本親還服其本服也。喪之變服。必因虞祥之節。故變而重服者。亦因其節乃變。小記曰。婦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反、謂還歸夫家也。遂之、遂其三年。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鄭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釋曰。布帶、齊之帶。繩屨、大功之屨。其貴臣自著絞帶菅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鄭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釋曰。公卿大夫有采地者。有家相。有邑宰。仲弓爲季氏宰。家相也。子羔爲費宰。邑宰也。無地者。惟家相而已。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宰。是也。言君謂有地者。則無地者無斬服矣。即位、即朝夕哭位也。衆臣杖不以即位。下于貴臣。猶庶子不以杖即位。下于適子然也。近臣從君。亦絞帶菅屨。不借、漢時菲名。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鄭注。疏、猶麤也。

釋曰。疏衰裳、以疏布爲之。斬衰斬而後爲衰裳。故先言斬。疏衰裳已制而後齊。故後言齊也。斬衰固麤矣。而麤不足以言之。故以斬名衰。見其痛甚之意。至齊衰而始有麤稱。斬笄不曰惡笄。而齊衰擧笄曰惡笄。亦是意也。削杖、言削殺于父也。疏屨、草屨也。讀如周禮聚斂疏材之疏。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鄭注。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釋曰。牡麻、麻之無子者。枲其名也。閒傳曰。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服以稱其貌。故斬衰之絰用苴麻。齊衰用枲麻也。右本在上。麻本從左來。加右之上也。沽功、謂人功麤大也。下記曰。齊衰四升。冠七升。七升者大功之布。故曰冠者沽功也。藨、蒯、皆草名。玉藻曰。屨蒯席。閒傳曰。爲母疏衰四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又曰。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練而衰八升。冠九升。其他變除。如斬衰之禮。練而亦用大功繩屨。則既虞卒哭。或者用不杖期麻屨乎。

父卒則爲母。

鄭注。尊得伸也。

釋曰。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父卒君母存。爲其母當何服。按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則父在爲妾母亦杖期。同宮者惟不禫耳。父歿君母存。得伸三年。可知。其屈厭之節未聞。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鄭注。因、猶親也。

釋曰。緣父之意。視繼母與因母不殊故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鄭注。此主謂大夫士之妾。（案。今注疏本脫主字。又此句之下有也字。）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案。今注疏本脫此十五字。）不命爲母子。（案。今注疏本脫此三字。）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釋曰。傳曰者。引舊傳也。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言妾子亦可命之與庶祖母爲後也。公子爲其母。父卒乃大功。無命爲母子服三年之禮。終其身者。終慈母之身而已。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又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先儒謂嫡不服慈姑。孫不服慈祖母。義本于此。養、羊亮反。

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鄭注。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

釋曰。夫妻一體。故也。子爲母齊衰。故母亦爲之齊衰。父在。子爲母期。而母仍爲之三年者。自爲服祖禰之正體。無厭屈之義也。小記曰。母爲長子削杖。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又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鄭注。問之者。見斬衰有二。（案。今注疏本脫見字。）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耳。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

釋曰。此服與前章不殊。以一期與三年懸隔。嫌其服有異。故重列之。閒傳曰。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四升者。三年齊衰也。舊說。杖期之衰五升。不杖者五升六升。下惟記斬衰與三年齊衰之冠。杖期以下無文。故傳發何冠之問。冠其受者。以受衰之布爲冠也。冠其衰者。冠與衰同也。大功以上有受。故冠其受。小功以下無受。故冠其衰。率七升以上之衰。受衰降三等。此衰五升。則冠八升也。帶、布帶也。緣、喪中衣之緣也。吉時中衣用素。若布緣之以采。喪中衣則緣以布。故特著之。中衣之布。亦當視其冠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謂三年既練之中衣也。練而練冠。亦練中衣。哀殺稍飾。故縓緣也。此章本三年之喪。屈而服期。其與餘期異者。服而加杖。雖一期而練祥禫具有。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謂此章也。疏衰不廬。而父在爲母爲妻居廬。期三月不御于內。而父在爲母爲妻。終喪不御于內。期三月既葬。食肉飲酒。而父在爲母爲妻。終喪不食肉飲酒。皆其異者。杖期既虞卒哭。受以衰裳八升。冠九升。練衰冠又各降一等。其他變除。先儒以爲如三年齊衰之禮。

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釋曰。喪服四制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以權制者也。猶心喪三年。故父必三年然後娶。士妾之子。爲其母亦然。惟不禫耳。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謂士之庶子也。大夫以上妾子。父在降其母無期服。鄭氏以父在爲母衰五升。按閒傳止言爲母疏衰四升。無父卒父在之文。俟考。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鄭注。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

釋曰。夫妻一體。故曰至親。周穆后崩。王太子壽卒。叔向以爲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則妻本亦三年之喪也。雜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則適子父在。爲妻不以杖即位也。父母在爲妻亦不禫。小記曰。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之妻尊故也。父在爲母期。杖而禫。爲妻父母在不禫。適子父爲之主。則又不杖。此其異也。

出妻之子爲母。

鄭注。出、猶去也。

釋曰。妻有出義。而母無絕道。故不曰出母。而曰出妻之子爲母。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鄭注。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

釋曰。施、讀如詩葛藟施于條枚之施。妻出。則與夫族絕。惟母子自以至親而相爲服。不施出于條親也。服問曰。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爲後者傳重主祭。不敢以己私喪廢祖禰之祭。故爲出母無服。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衞。襄公請于桓公。使目夷立。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以爲父母者不敢私出母故也。

母雖出。自爲其子期。小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妾不服。則女君固自服之也。父卒母嫁。其服無文。王玄戴、蕭望之、鄭玄、皆謂當服杖期。爲父後者則不服。以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約此經爲服。譙周、袁準、吳商、以爲嫁母非父所絕。爲父後者亦當服期。或以爲子無絕母之義。爲嫁母應服三年。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鄭注。嘗爲母子。貴終其恩。

釋曰。從者。從乎繼母而寄育也。即下傳所爲夫死、妻穉、子幼、與之適人者也。如此。則爲之服。然繼母配父之尊已絕。故還以此服報之。王肅曰。從乎繼母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報。則不服。則不報。馬融、鄭玄、以繼母已服父喪。貴終母子之恩。故隨爲之服。王順經文。鄭附傳說。諸儒多從王義。皇密曰。婦無再醮之義。禮許其嫁者。以身穉子幼。不能自存。攜其孤幼。與之適人。使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爽貳。棄己如遺。何貴終之有。

不杖、麻屨者。

鄭注。此亦齊衰。言其異于上。

釋曰。自此已下。哀殺病輕。故不杖也。斬衰菅屨。齊衰蔬屨之屨。不杖者麻屨。屨輕重之節也。春秋傳曰。雖有緦麻。無菅屨。此章之衰裳五升六升。冠八升九升。五升者。正服也。六升者。義服也。凡名從服者服爲義服。既虞卒哭。各以其冠爲受。受冠降衰一等。服終而除。凡婦人之笄與要絰齊衰之上皆有除無變。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又曰。箭笄終喪三年。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鄭注。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資、取也。爲姑在室亦如之。（案。爲姑下。原本衍姊妹二字。今注疏本無之。據昆弟下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則此不應姊妹旨明矣。）

釋曰。伯父有繼世爲小宗。故謂之世父。五屬之服。同父者期。同祖者大功。同曾祖者小功。同高祖者緦。世父叔父。與己同出于祖。應服大功。以其與父爲一體。故進服期也。世母叔母。與世父叔父一體而生母名。故同乎世父叔父之服。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此名服之義也。雖以名服。其情則輕。喪大記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飲酒食肉。異于他期喪之未葬不飲酒食肉也。姑與世父叔父之親等。故在室者亦期。（案。姑下原本亦衍姊妹二字。據經世父母叔父母與昆弟分凡。姑與世父叔父之親等。姊妹與昆弟

之親等。此因姑連及姊妹。訛衍甚明。今刪正。）凡女子子適人者。皆降本服一等。經惟見其降服者。以其未成人則爲殤。已成人則當嫁。故沒其本服。欲明嫁皆及時之義。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鄭注。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釋曰。凡言子者。父在之稱。夫人不以尊降適婦。故適子亦不以厭降其妻。以父爲之主。辟尊者而不敢杖耳。杖者。所以扶病也。服問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曰。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則凡父在。適子爲妻亦不以杖即位矣。大夫之適子。爲妻雖得伸服。猶厭于其父。直去其杖。故在此章。尊厭降者。始于周。檀弓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至周而大夫以上始以尊降其親。惟正統不降。天子諸侯服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長子、適婦。旁期以下。尊不同者皆絕服。大夫于天子諸侯所絕者。降一等。緦則不服。司服職曰。凡凶事。服弁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是也。服弁服謂斬衰齊衰也。其尊同者。皆不降。大夫以上。其子厭于其父。降與不降。服與不服。一視其父

也．公之昆弟．其尊視大夫．大功以下．以旁尊降其尊不同者一等．期以上．則厭于先君．餘尊．先君所不服者．服之不過大功．又大夫以尊厭其子．而公之昆弟無厭．此其異也．其爲人後者及女子子嫁者．則通乎上下．皆以出降其親一等．大夫以上．于其尊不同者．則又以己尊累降之．此四品降服．不盡見于經．參互出之．小記曰．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則凡大夫大夫之子不降者．達于天子皆然．以大夫爲尊降之始．其子爲厭降之始．舉以例其餘．

昆弟．

鄭注．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衆子．

鄭注．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亦如之．（案．今注疏本脫一子字．原本女子子下有在室二字．據疏云．上姑姊妹云在室．此不云在室．可知．故略不言也．可證在室二字乃後人所加．今刪正．）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釋曰．喪服平文．皆據士．此云衆子．則士之稱也．經每云大夫之庶子．則大夫乃謂之庶子．內則所云適子者．止謂適妻之子．其云冢子．則此所謂長子．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鄭注．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鄭注．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鄭注．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鄭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于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釋曰．孫爲祖期．祖（案．此下原本缺．）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鄭注．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

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釋曰．其者．其私親也．凡爲其私親者．皆其．以別之．凡服．旁尊則皆報．正尊則降之．既持重大宗．（案．持．原本訛作特．今改正．）則其本生不足以加尊于此子．故報之也．降其小宗者．下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是也．禮．公子不得禰先君．又不敢宗君．謂之別子．而自爲其後世爲祖．其自他國而始來此國者．亦然．別子而下．適適相承．出于別子者．皆來宗之．齊衰．雖百世不遷．是謂大宗．小宗則惟統其五屬之內．亦以其適長爲宗．繼禰者．其弟宗之．繼祖者．從父昆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昆弟宗之．繼高祖者．族昆弟宗之．自如其本服．親盡宗易．五世而遷．是謂小宗．呂大臨曰．國君之次適爲別子．立以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子孫世繼之．爲大宗．每一君一大宗．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所自出則先君也．國君主先君之祀．上及先君之大祖．而下爲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別子爲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禰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爲小宗故也．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或曰．適子不後大宗．則無後亦有立後之義．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鄭注．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案．持．今注疏本訛作服．）不自絕于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

釋曰．女子子適人．爲昆弟爲父後期者．雖外成．猶重本統也．檀弓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父在．哭于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于異室．上傳止言不貳斬．此言婦人不貳斬者．彼謂不兩統貳父耳．爲君爲長子．猶有斬服．婦人則惟于所天服斬．故傳每連言婦人不貳斬以別之．或曰．鄭氏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何言乎婦人不貳斬也．曰．非也．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猶內宗之爲宗也．夫人爲天子期．則內宗爲君亦期矣．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之服不異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自爲男子生文．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服君乎．周禮曰．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之有爵者．謂嫁于卿大夫士者也．爲夫之君．自應服期．其異者．幷服夫人．猶之仕焉而已者．幷服小君．耳．遂以爲服斬．則誤矣．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案．此下唐石經有也字．）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鄭注．妻稚、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以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于家門之外．

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釋曰。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與傳義同。其或同居而異財。或繼父與己更自有子。或昔同居今異。則皆爲異居。繼父服此子、無文。如圭以繼母嫁報服推之。或者亦報服乎。同母異父之昆弟之服。經亦無文。檀弓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鄭氏謂服大功者。是同父。服期。同母。故降一等。服大功。或曰。母嫁之親。不過小功而已。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釋曰。從乎夫而服之也。凡從服、降所從一等。大傳曰。有屬從。有徒從。屬從者。所爲服者于己有血屬之親也。徒從者。與彼非親。空從而服之耳。子爲母之黨。妻爲夫之黨。屬從也。臣爲君之黨。妻子爲君母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子爲母之君母。妻爲夫之君。徒從也。小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從服、謂徒從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鄭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釋曰。檀弓曰。喪服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今無夫無子。則無厚之者矣。故爲之服其本服。女子子不貳斬。雖無主後。仍爲其父母期。故惟姑姊妹報。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鄭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

釋曰。父母長子。君服三年。故臣從服期也。爲母齊衰。而言君服斬者。連文而言耳。（案。文原本訛作矣。今改正。）妻則小君者。爲小君齊衰。自其本服。故傳別見其義。父卒爲祖後者服斬者。言君爲之服斬者。乃從服期也。非服之常。故經文次長子之下。君之父祖若爲君而卒。則羣臣固自服斬矣。以其不立。故止從君而服期也。凡此服雖重而恩則輕。雜記曰。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檀弓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小記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其緦若小功以下耳。君之適孫適婦從服無文。按下記。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則君爲之服者臣皆從服也。疏謂之以爲經。惟見重服之從。則輕服不從可知。未知然否。服問曰。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惟君所服者。其服視君。無所降也。稅、謂于喪服年月已過乃追服之。

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鄭注。女君、君適妻也。女君于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釋曰。妾爲女君之黨。雖爲從服。然猶之近臣君服斯服。故其服悉與女君同。不從降一等之例。且雖從服。而女君死。猶服其黨。所以防覬覦也。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差尊。故自從徒從之例。

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釋曰。夫爲父母三年。故婦從服期。小記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夫之昆弟之子。

鄭注。男女皆是。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釋曰。從乎夫而服。則當大功。報之。故期也。凡爲夫之黨。尊者皆從服。卑者皆報之。從服。故降其夫一等。卑者以名服。己與夫同。故己報之亦與夫同也。此報服之重者。故著之。餘皆例此。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鄭注。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惟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釋曰。妾無尊。君又不厭妾。故自爲其子伸其本服。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鄭注。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

釋曰。章首已著祖父母。今重出之。明爲已嫁者。生文下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之服。同。知此雖已嫁者。亦不降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爲祖父母、曾祖父母、皆與在室者同。然則女子子于正統之親。雖出猶不降。其爲父母期者。屈於不貳斬耳。鄭氏以爲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不敢降其祖。則得降其旁親。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惟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于朝。妻貴于室矣。

鄭注。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案。以上注文。今注疏本在經之下傳曰之上。）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惟子不報。男女同不報耳。傳以爲據。謂女子子。（案。據、原本訛作生。今注疏本作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于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案。此下今注疏本有大功二

53B

字。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于朝。與己同。妻貴于室。從夫爵也。

釋曰。六命夫者。世父一。叔父二。子三。昆四。弟五。昆弟之子六。六命婦者。世母一。叔母二。姑三。姊四。妹五。女子子六。大夫爲命夫命婦。以尊同不降。故其子亦不敢以賤降之。按下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則爲其大夫者期矣。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大功。則其無主者亦期也。此惟見大夫之子者。嫌此命夫命婦。猶以尊降大夫之子不報。故特著之。惟子不報者。子爲父斬。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期。自其本服。非報服也。傳止言女子子不報者。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期。與爲女子子無主者期其服適同。嫌是報服。故別其非報。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祭主者。言姑姊妹報。而不及于女子子。意與此同。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鄭注。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釋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祖與適。則稍殺矣。嫌得以尊降。故舉大夫以明之。按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案原本脫其字今補）春秋傳。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則大夫喪服與士服有異也。故鄭氏以爲士爲父服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爲母蓋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大夫以上。乃備儀飾。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則同。然按經斬衰章。不見大夫士服之異。孟子亦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記傳所言。蓋周衰禮壞。或自爲服制。以相別異。記者因雜記之。非舊典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鄭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釋曰。經嫌妾以厭降其私親。故明之。下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儀禮集釋卷十八

喪服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鄭注。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釋曰。凡喪皆既葬受以輕服。此服三月。既葬而除。其爲天子諸侯者。葬而又反服之。舊說此章衰裳六升。冠九升。如圭按。曾祖父母不當爲義服。其衰亦宜五升。冠八升。不言冠帶屨者。因服輕略之。繩屨者。以麻糾繩爲之。凡用麻者以繩爲絰。故齊衰期麻屨。無受者繩屨。

寄公爲所寓。

鄭注。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

釋曰。春秋傳。衞侯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衞侯。詩序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衞。是謂寄公。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鄭注。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案反今注疏本作更）既葬而除之。

釋曰．郊特牲曰．諸侯不臣寓公．故服所寓惟與民同．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鄭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

釋曰．宗子有君族之道．故族人皆爲齊衰三月．其在五屬之內．則三月之後．自以本服終之．宗子之母妻．統族人之婦．故族人亦爲之服．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義由于此．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釋曰．無二統．故也．下記．宗子不孤而殤．則族人不爲之服．孤爲殤者乃服之．義亦猶此．宗子母在．雖不爲宗子之妻服．然舅沒則姑老．宗子之妻．收族承祭之重．異于他人．故宗子母在．得爲妻禫．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

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鄭注．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于民．

釋曰．仕焉而已．則釋斬而齊者．別親疏．明貴賤也．按士相見禮．凡自稱于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宅者、謂致仕者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皆謂庶人．宅者稱謂與庶人正同．故其服亦同．

庶人爲國君．

鄭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釋曰．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庶人在官者不杖斬．同于民而已．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鄭注．在外、待放已去者．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鄭注．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竟逆女．（案、竟．今注疏本作境．）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釋曰．長子言未去．則妻已去矣．長子未去．固從庶人之服．而特著之者．以大夫之適子爲君．得服士服．雖大夫已去猶爲君斬也．士之妻服舊國君．與大夫妻同．經欲明大夫長子之服．故主大夫而言耳．大夫之庶子．士之子．未去則庶人服之．已去則皆不服．上下條曰舊君．此曰舊國君者．以在其國而服之．義繫于國．故與庶人爲國君之文同．

繼父不同居者．

鄭注．嘗同居．今不同．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鄭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于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案、今注疏本脫宜字．）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案、各本作高祖曾祖．據通典所引．先曾祖．方與下先曾孫語相貫．）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

釋曰．減其日月者．減五月爲三月也．兄弟、猶言族親也．記曰．小功以下．爲兄弟．與己同出于曾祖者．己皆爲之小功．故不敢以其服服曾祖也．曾猶重也．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曾孫以下．皆謂之曾孫．雖成王之于后稷．蒯聵之于康叔．皆稱曾孫．故喪服無高祖玄孫之文．雖十世之祖．苟相逮者．必爲之齊衰三月．小記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者．自爲旁親生文．旁親之殺極于九．正統則固無絕道也．不言以五爲七者．因曾祖以上曾孫以下之服皆同．故略爲一節言之．

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釋曰．大夫不殺宗故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小宗且然．大宗可知．

舊君．

鄭注．大夫待放未去者．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鄭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妻子自若民也．

釋曰．按傳言大夫去．又曰以道去君．蓋大夫已去而服舊君之有恩禮者．非待放未去者也．雜記曰．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其爲反服者．則此經是已．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齊宣王問孟子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之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爲之服．子思孟子所言．皆據此傳也．埽其宗廟．謂掃除之也．鄭以此經爲大夫待放未去．又以子思所論爲仕焉而已者．失之矣．雜記又曰．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此經舊君亦通謂大夫君．士去其國．爲舊君亦然．傳舉大夫而言耳．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鄭注．言嫁于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案、著．今注疏本訛作者．）明有所降．

釋曰．成人有出道．嫁即得降其祖．故特出以明之．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鄭注．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

釋曰．布用功麤略．故曰大功布也．大功則功差細密．緦則治其縷細如絲矣．閒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此章皆齊衰以上之殤降而服大功．其齊衰七升．冠十升．衰服不言齊者．齊之可知．無受者．既卒哭．不變服也．服問曰．殤非重服．爲其無卒哭之稅．所謂無受也．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鄭注．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案．傷．各本誤作殤．今改正．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

釋曰．言子者．長子亦在焉．以殤死略之．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春秋伯姬卒．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案．今注疏本脫皆字．唐石經亦有．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鄭注．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

釋曰．凡喪．小斂後皆服麻．大功以上．垂其帶．是謂散帶．至成服而絞之．小功以下．初而絞之．殤則自初以至成服．皆垂之而不絞．是謂不樛垂．其文不縟．與無受之義同．以日易月者．謂若滿七歲．則八十四日哭之．惟期親則然．故傳于此章發之．大功親以下．不復有以日易月之哭．馬融、王肅以爲以哭之日易服之月．謂若當服期者．則哭之十有三日．當服緦者．則哭之三日．非也．期親長中殤降而大功．下殤降而小功．猶有緦一等．以無服之殤．未及于禮．不以緦服之．隨其生月制爲哭日．若大功．則長中殤降而小功．下殤降而緦．無服之殤．服名已絕．與小功中殤緦之長殤．皆已無服矣．柰何生三月而更制哭日乎．束晳曰．緦麻不服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爲易月哭．惟齊衰乃備四殤．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鄭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釋曰．天子諸侯絕服旁親．大夫降一等．正統之親．則皆不降．故經兩見之．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鄭注．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以下．絰無纓也．

釋曰．纓所以固絰．亦於頤下結之．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之正無七月．七月者．謂此中殤之服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

鄭注．受、猶承也．

釋曰．此章衰裳三等．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三月既葬．各以其冠爲受．十升十一升者．小功之布．故曰受以小功衰也．下記曰．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記此受服之差也．纓絰者．絰有纓也．大功九月以上．絰有纓．故于此著之．即、就也．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鄭注．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于此也．又受麻絰以葛絰．閒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于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非內喪也．案．凡天子諸侯至此五十四字．今注疏本接上注受猶承也之下．古文依此禮也．案．今注疏本脫此六字．又古文二字下當有訛脫．

釋曰．傳據義服大功而言也．義服大功衰九升．受以小功衰十一升．服之有受者止于此．小功以下無受也．凡爲天子諸侯．必以重服服之．嫁于國君者．彼國雖以五月葬．此國自以三月受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鄭注．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

釋曰．雜記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絕地、離地也．伯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姑姊妹雖已出降．其情猶不殺也．

從父昆弟．

鄭注．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釋曰．世父叔父從父而別．故謂其子爲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

鄭注．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

適婦．

鄭注．適婦、適子之妻．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鄭注．婦言適者．從夫名．

釋曰．婦人從服夫黨之尊者．降于夫一等．所爲服者．亦降其夫一等報之．婦爲舅姑期．舅姑宜爲之大功．又以正尊降之．服小功．惟適婦則不降．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鄭注．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爲父後者服期也．案．爲父後者爲之服期．各本脫一爲字．今據文義補．

姪丈夫婦人報。

鄭注。為姪男女服同。

釋曰。姪者。謂其昆弟之子、女子子也。言婦人者。明已嫁者與在室之服同。下經。大夫之妻為姑姉妹嫁于大夫者大功。為人後者為其姉妹適人者小功。則以出降者。兩皆出。亦止降一等。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釋曰。春秋傳曰。姪其從姑。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鄭注。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于父行。則為母行。嫁于子行。則為婦行。（案。今注疏本脫此二十四字。）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案。今注疏本脫此八字。）言不可。（案。各本脫此三字。今據通典所引補。）嫂、猶叟也。叟、老人之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耳。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釋曰。母道者名之為母。以名服之。與其夫同。婦道者名之為婦。以服己之服報之。昆弟之妻。本非母婦之行。不可服以母婦之服。又不得以妻道屬其昆弟之妻。故昆弟之妻與夫之昆弟不相為服。其謂之嫂與婦者。以名遠之耳。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夫皆服期。故妻從服大功。為昆弟子、夫之昆弟子之妻之服經無文。按下經。為夫之姑小功。為夫之諸祖父母緦。皆言報。則夫之旁尊于卑者之婦皆報之。不並出耳。王肅以為與旁子之婦同服小功。非旁尊報之例也。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鄭注。子、謂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鄭注。尊同、謂亦為大夫者。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

鄭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

釋曰。昆弟者。對于今君之稱。言公之昆弟。則庶自明矣。更言庶者。注見為母者指妾子為其母。適子為母。自伸其本服。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鄭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于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于厭降之義。宜蒙此傳

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釋曰。大夫降其庶子。庶婦一等。為貴妾緦。故大夫庶子為其母妻昆弟。亦降期而大功。諸侯絕服。庶子庶婦不服妾。故公子不敢服其母妻昆弟。先君既沒。猶厭于餘尊。服大功而已。凡屈而降服者。皆以心喪終其月數。劉智曰。小功以下不稅服者。乃無心喪耳。厭降之與尊降異者。不降其正統之親及旁親之尊同者。厭降者。父所不服。則皆不敢服之。穀梁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公之昆弟。其尊與大夫等。而其服有不同者。以此。公之昆弟于大功以下。乃無餘尊之厭。得伸于尊不同者。則自以己旁尊降之一等。與大夫同。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鄭注。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

釋曰。皆者。皆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也。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為大夫不降者。以尊同。大夫之庶子不降者。以父所不降也。大夫之適子亦然。承上庶子之文。而不及于適耳。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鄭注。婦人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鄭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姉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案。以上乃本節經文之傳。）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案。此十六字乃上節經文之傳。鄭注以為文爛在下是也。）

鄭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案。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各本訛在經之下。傳曰之上。文勢遂不相貫。今改正。）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姉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案。此二十一字。各本接傳得與女君同下。為傳文。唐石經亦然。賈氏疏乃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據疏此說。以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姉妹十字為傳文。以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共十一字。為鄭所加。不知經既見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姉妹十字。傳不應重見此十字而經不釋其意。是二十一字通為鄭注無疑。且攷其文義。上云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云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一言字。一謂字。皆指舊讀者之意。如是。自舊讀至此不辭。凡五十六字。一氣連貫。不可截斷。今訂正。）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案。明。今注疏本作見。）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耳。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

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釋曰．未嫁者爲此期親當服期而服大功者．以其成人將出．欲其及時．故逆降旁親也．假年十九而遭期喪．降之爲大功．則得及時而嫁．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故也．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妻降其庶子大功．爲女子子未嫁者亦然．其嫁于大夫者．則以出降無尊降．亦大功．大夫之妾爲此三人者．悉從女君之服．其自服其私親世父以下．則無尊服降一如邦人出降一等．兩義各異．故經兩言爲．以別之．其義自通．鄭義于經文爲順．特成人未嫁者得逆降其旁親爲異耳．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

釋曰．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故大夫之妻得體夫之尊．其服與大夫同．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鄭注．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

釋曰．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春秋伯姬卒．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其尊不同者．則皆絕服也．所不臣者．鄭氏謂以其親服服之．苟顯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如圭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祿．恐不得以世數爲此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疑亦未然．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鄭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

釋曰．繐衰裳縷如小功．又服天子七月．既葬而除．故章次在大功九月下也．其冠八升．戴德謂絰亦當同小功之絰．馬融以小功帶絰言澡麻．此但言牡麻．則絰當從大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鄭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于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釋曰．會見、謂聘覲之屬．雖未會見．猶服之．周衰子柳之妻以繐衰繆絰服其舅叔仲皮．又有紛衰而繐衰者．皆非禮．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鄭注．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

釋曰．間傳曰．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此殤小功衰裳十升．冠亦如之．澡麻者．以牡麻澡戛之使潔淨也．小功以下皆然．凡言絰．則帶在其中矣．此又言帶者．欲見下殤之帶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異于餘帶也．凡絰．大功以上有本．小功以下斷本．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首絰無本而要絰猶有本．又凡殤皆散帶垂．下殤小功則屈所垂散帶上至于要．乃中分麻爲兩股合糾爲繩垂之．以明親重．故經帶絰兩見．而帶又在絰上．主爲下殤生文也．賀瑒曰．下殤小功之服．男子澡麻帶．婦人澡麻絰．故帶在絰上．男子絰、婦人帶、仍用牡麻．非鄭義也．凡喪年月已過而始聞喪者．大功以上皆追服之．謂之稅．小功則否．檀弓曰．小功不稅．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釋曰．此下少之長殤三字．

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鄭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大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釋曰．下傳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彼謂婦人爲夫族之殤生文．知此則主謂丈夫也．不見中殤者．以服差輕．從省文．

夫之叔父之長殤．

鄭注．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釋曰．昆弟之子女子子下殤在此章．則長中殤當大功矣．公大夫爲適長中殤大功．則下殤亦小功也．互文耳．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鄭注．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釋曰．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爲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大功章不見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者．爲大夫無殤服也．五十命爲大夫者．禮之常．其或少有才德．命爲大夫者．雖在殤年而死．亦不以殤服服之．故大夫無爲昆弟之殤大功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舊見大夫昆弟相爲期．而公之昆弟相爲大功．遂疑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等．此經大夫與公之昆弟爲庶子以下之殤服同．則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殊也．上章公之昆弟言庶者．主見妾母之服．此無取于庶之義．故不

言妾。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鄭注。君之庶子。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

鄭注。卽、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

釋曰。此章降服衰冠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牡麻不言澡。因上文也。絇、屨飾也。吉屨大飾。故去其絇。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鄭注。祖父之昆弟之親。

釋曰。從祖父者。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也。報者。爲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亦小功。故其長殤皆緦。凡旁尊之服皆報。從祖祖母從祖母云報。則凡夫之親屬皆報之。可知。

從祖昆弟。

鄭注。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釋曰。上三小功。與己同出于曾祖而別。故以從祖名之。

從父姊妹。

鄭注。父之昆弟之女。

孫適人者。

鄭注。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鄭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釋曰。上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而不言世叔父。猶此。

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釋曰。從乎母而服之也。母之正尊。故加緦而小功。

從母、丈夫婦人、報。

鄭注。從母、母之姊妹。

釋曰。從乎母而有母名。故曰從母。旁尊。故報之。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鄭注。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

釋曰。言婦人者。異姓無出降。已嫁。與在室者同服。故舉其成人之名。外親之服以緦。斷外祖有尊。從母

有名。因其可加而加之。男女異長。母子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加及子從母。而不及于舅。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鄭注。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

釋曰。從于夫而降一等。當大功。恩輕。故與嫁者皆小功。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釋曰。年小者曰娣。年大者曰姒。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伯華妻謂叔向妻爲長叔姒。則弟之妻亦曰姒也。兄妻非母道。弟妻非婦道。以相與居室而小功耳。娣姒婦兩見。則相爲服自明。報文指爲夫之姑姊妹而退在下者。要娣姒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幷蒙上文。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鄭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鄭注。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于大夫亦大功。

釋曰。上文云適士。則此亦適士也。適士者小功。則嫁于大夫者大功。大功章。大夫之妾與女子子嫁者。傳謂嫁于大夫是也。鄭氏曰。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蓋據此也。

庶婦。

鄭注。夫將不受重者。

釋曰。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婦。將不傳重于適。及將所傳重非適者。服之如庶子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鄭注。君母、君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鄭注。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

釋曰。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是則君母卒。雖爲後者。猶不服其黨。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庶子亦自服其母之黨。下記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馬氏以爲外親無二統。君母在。則降其外祖父母緦。君母卒。乃得申服。凡親母之黨。惟母出則無施服。母猶服之。母之君母則否。小記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亦徒從故也。爲繼母之黨無服。親母出。則服之。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故也。慈母恩不能及其黨。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鄭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鄭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于諸母（案今注疏本脫此七字）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于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釋曰父沒不服謂不服小功仍服緦也禮言貴人君子者皆謂大夫以上士之子賤無庶母慈己者國君子雖有此三母厭而不服故知君子子者指謂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其妾子賤亦無此三母也曾子問曰子游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則庶母慈己者公子不服梁武帝曰庶母慈己謂適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者適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故謂之庶母慈己者而服以小功若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者亦有慈母之名此母無服內則所云是也子游所問乃此慈母故夫子曰非禮

儀禮集釋卷十九

喪服

緦麻三月者

鄭注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鄭注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

釋曰閒傳曰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事猶治也朝服之布其經千二百縷緦半之升數雖少而縷之精麤如朝服故服次小功也冠之布與衰同纓則加澡治之又事其布也斬衰冠繩纓纓通于冠齊衰以下布纓纓與冠同緦冠澡纓纓輕于冠服輕者冠彌飾也三月既葬除之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鄭注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案原本脫此十字據今注疏本補）則高祖有服明矣

釋曰族父者族祖父之子父之從祖昆弟族昆弟者族父之子己之三從昆弟也族之爲言屬也骨肉相連屬也高祖玄孫之親謂之九族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喪同姓臨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

杜預云同族謂高祖以下也此四緦麻與己同出于高祖恐其親盡相疏故以族名之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庶孫之婦

釋曰適孫之婦服無文以次差之當小功也庶婦小功適婦則大功庶孫之婦緦故適孫之婦當小功

庶孫之中殤

鄭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耳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鄭注不見中殤者（案今注疏本脫者字）中從下

外孫

鄭注女子子之子

釋曰女外適所生故曰外孫外祖父母以尊加小功爲外孫自從其正服緦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鄭注言中殤者明中從下（案今注疏本脫明字）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鄭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

釋曰不敢服與不服出母義同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兄弟死既葬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緣此義而爲之三月異于出母之不同宮悉無服也此服自士上達天子皆然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曾子問又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謂蓋庶子王爲其母異代之制非周禮也皇氏以爲練冠者君母在之服君母沒則伸服緦

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釋曰喪服平文皆通據士庶人此特言士者庶人無妾無庶母大夫以上又降其庶母不服爲庶母服者惟士而已

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鄭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案此下各本衍則士二字據疏內舉注文無之今刪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案此注今注疏本在經文下傳曰上）

乳母

釋曰士妾之服見小記魯哀公爲悼公之母齊衰晉平公爲少妾衰絰皆非禮

鄭注。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己。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釋曰。荀子曰。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者也。三年畢乎哉。

從祖昆弟之子。

鄭注。族父母爲之服。

釋曰。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亦服從父昆弟之孫、昆弟之曾孫緦。從省文。可知。

曾孫。

鄭注。孫之子。

釋曰。曾玄以下。皆爲曾孫。曾祖、同服齊衰三月。故曾祖同服緦。

父之姑。

鄭注。歸孫爲祖父之姊妹。

釋曰。不言適人者。行屬己尊。適人可知。猶從祖祖父之不言殤服也。其在室者。自從上章從祖父之服。

釋親曰。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釋曰。從母之子也。以與己有昆弟之名而服之。

甥。

鄭注。姊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壻。

鄭注。女子子之夫也。

傳曰。何以緦。（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報之也。

釋曰。壻亦有甥名。孟子曰。帝館甥。是也。釋親曰。妻之父爲外舅。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鄭注。從于妻而服之。

釋曰。此服問所謂有從重而輕也。妻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緦。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凡以厭降者。皆降其妻之父母。服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是也。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適子得伸服其妻。故爲其黨亦不降。庾蔚之曰。適子服妻之父母。則天子諸侯亦服之矣。母之父母。其服可知。譙周曰。舊說外祖父母。母之正統。妻之父母。妻之正統。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不降。己亦不降。

姑之子。

鄭注。外兄弟也。

釋曰。姑外適而生。故曰外兄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釋曰。姑之子從于母而服己。己則報之。

舅。

鄭注。母之昆弟。（案、昆、今注疏本訛作兄、攷篇內及爾雅釋親、曰昆弟、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皆不稱兄弟、女子謂其五屬之內亦然、至若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及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皆不得稱昆弟、而兄弟又爲小功以下通稱、此經傳中辨別親疏之例、不宜混同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鄭注。從于母而服之。

舅之子。

鄭注。內兄弟也。

釋曰。從于母而服。故對姑之子而名內兄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鄭注。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于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

釋曰。馬融曰。夫之諸祖父母有四。曾祖父母也。從祖祖父母也。從祖父母也。外祖父母也。夫皆爲之小功。曾祖本亦小功之服。故妻皆降一等。從服緦。曾祖父母以正尊降之。不報。外祖父母亦降外孫之服。于其妻蓋亦不報。報之者。旁尊耳。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鄭注。從于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

釋曰。以其徒從。故緦每別出之。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鄭注。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釋曰。此例發于爲夫黨之下。知服夫黨之殤則然也。檀弓曰。同爨緦。大功同居同財。故從父昆弟之妻相爲緦。今人謂從父昆弟爲同堂。本此。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

鄭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縓冠葛絰帶、妻輕。

釋曰。此經麻下經朋友麻與緦麻之麻同文、知麻之大小如緦之絰帶也。練冠、練布冠也。其布麄與衣同。父在士之子爲其母妻期、大夫之子爲其母妻大功、則公子宜爲其母妻小功矣。知此麻衣用小功布也。麻衣與深衣皆用十五升布、延裳爲之、麻衣緣以布、深衣緣以采。此麻衣不用十五升布、而又縓緣、其名同耳。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鄭注。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

釋曰。諸侯絕旁期、公子亦從乎父而絕之。母妻本杖期三年之喪、雖不敢服、不奪其恩、猶制此服。三月旣葬除之。齊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謂此也。公子旣以厭降其母妻之黨無服、其妻于公子之黨自如其本服服之、則不厭婦故也。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是也。皇姑之服期、外兄弟謂母黨、夫爲之小功者、妻從服緦。公子之妻不厭于其舅、大夫之妻可知。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

鄭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案各本譌作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唐石經亦然。敖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者、上節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所爲後之兄弟、則其族親也、舉遠以該近之辭、若言兄弟之子、則義不可通矣。通典載賀循引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見經文未舛誤、今據以訂正。）

鄭注。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

釋曰。雖後大宗、其本親第依降服報之。小記曰、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則妻于夫本親兄弟、亦從夫而降一等。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鄭注。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仇。（案今注疏本作讎。）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鄭注。于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

釋曰。大功以上、同居同財、恩義自重、服稱其情、無所復加、故傳明記所加謂小功以下者。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鄭注。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朋友、麻。

鄭注。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案乃今注疏本作則。）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釋曰。朋友言麻而不言衰、則不別制衰、因士之弔服耳。弁絰者、素弁而加環絰。以一股麻爲骨、一股麻爲繩、纏之如環然、異于五服之絞絰也。朋友相爲服、士之弔服疑衰素裳而加麻絰帶。雖不當事、亦弁絰。大夫以上亦然。爲師之異于朋友者、出行亦絰。檀弓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是也。皆三月旣葬除之。爲師則有心喪三年者、隨其恩之輕重、無定制也。凡弔服皆有絰而無帶、故經止云弁絰。朋友則加帶。子游帶絰而入弔、鄭謂所弔者朋友是也。賈公彥以爲麻者不紳、凶服必用麻帶。君有友諸臣之義、弔服三衰所服皆朋友、絰帶具有也。帶未必如環、亦五分去一爲帶、糾之矣。未詳是否。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鄭注。公士大夫之君。

釋曰。邑宰、遠臣、不從服。旁期、國君不服。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釋曰。謂從服卑于己者。卑者則報之、與夫同。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釋曰。與尊者爲一體、降其母矣、故于其黨無服。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鄭注。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

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

釋曰．爲宗子齊衰．其殤中從上．

改葬．緦．

鄭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案今注疏本脫言字）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釋曰．穀梁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言舉服之下者．以其緬藐故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答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

童子惟當室緦．

鄭注．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家主．與族人爲禮．于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釋曰．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言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乃有緦服也．內則曰．男子二十而冠．惇行孝弟．則未冠者容有恩不至者．故不備禮．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鄭注．嫌厭降之也．私兄弟．自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案今注疏本脫然則二字）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案也今注疏本作者）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

釋曰．如鄭義．則繼禰之宗子．嫁者亦不敢以尊降也．爲父後者無出降．又不以尊降．則還服期矣．射慈、譙周、賀循．以爲大宗子亦不降．按上經婦人爲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嫁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

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于大夫．亦錫衰．

鄭注．弔于命婦．命婦死也．弔于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釋曰．雜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諸侯弔者．弔異國之臣也．雖當事亦皮弁耳．出謂以他事．非至喪所．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鄭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案今注疏本脫矣字）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

釋曰．灰治之．使錫錫然滑易．故曰錫也．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疑衰之布十四升．疑之言擬．擬于吉也．婦人笄總相將．男子弔服素冠．故婦人素總．爲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故弔服吉笄無首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鄭注．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

釋曰．舊蓋云髽無笄．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蓋榛以爲笄．髽笄之文相連．亦髽有笄之證．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鄭注．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于夫家．而著吉笄．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案此十二字今注疏本在下爲其大飾也之下）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于父母之恩．

釋曰．玉藻曰．沐櫛用樿櫛．此惡笄以樿木爲之．象笄者．象骨之笄也．婦人外成．卒哭歸夫家．可以加容．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釋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故其服皆同．其爲君之長子．雖與女君同三年．而情本輕．故從齊衰之笄總．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

鄭注．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

釋曰．外削幅者．削布之邊幅向外．內幅者．幅向內也．幅三袧者．拘裳而言裳．前三幅象陽．後四幅象陰．每幅三辟攝之．每辟攝兩邊相著．中央空也．吉冠與裳．辟積無數．喪服三辟積而已．

若齊．裳內衰外．

鄭注．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釋曰．展已乃行針功也．裳內衰外．順其削幅也．齊以裳爲主．故先言裳．

負、廣出于適寸．

鄭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于辟領外旁一寸．

釋曰．以一方布負之于背．故曰負．其上端綴著于領．其下垂之、辟領廣尺六寸．負廣尺八寸．

適、博四寸．出于衰．

鄭注．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于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釋曰．衣領當項處．左右各開四寸．向外辟摺之．是謂辟領．所開處則闊中也．辟領與闊中．每旁合爲八寸．通左右計之．則尺六寸．衰廣四寸．當心．辟領旁出衰外六寸．闊中或作闕中．謂闕去中央以安項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

鄭注．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釋曰．衰綴于外衿之上．表其哀摧之心．負、言負其悲哀．適、言主于念親．不及他事．張子厚曰．喪服變而之輕．而哀不變．著之變服之上．謂之受者．以此得名．不欲摧割之心亟忘．且表其本服也．

衣帶下、尺．

鄭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釋曰．衣身之下爲要．其闊一尺．以掩衣裳之際．

衽、二尺有五寸．

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案．燕尾一尺五寸．各本訛作二尺五寸．據三尺五寸之布．裁成兩衽．上下各留正一尺．中一尺五寸．交裁之．得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通正與燕尾．共二尺五寸．爲衽．今改正．）凡用布三尺五寸．

釋曰．取布三尺五寸．交解之．兩端各留全幅長一尺．其下横斷六寸．乃斜裁之．爲二燕尾．長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而得二衽．綴于衣要之兩旁．垂之以掩裳前後際．其闊頭在上．反于吉也．春秋傳、魯昭公比及葬．襄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即此衽．

袂、屬幅．

鄭注．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

釋曰．袂、袖也．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兩邊各去一寸爲縫削．此袂則全幅用之．屬之于衣．欲其與袂中縱横正方也．

衣、二尺有二寸．

鄭注．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如辟領八寸．而又倍之．（案．辟領．今注疏本作闊中．）凡衣用布一丈四寸．

釋曰．袂中、謂袂自上向掖下之廣狹也．中人之肘尺二寸．袂可以回肘．故袂中二尺二寸．左右袂中與身參齊．故舉衣之尺寸．以見袂中也．布幅二尺二寸．袂中與衣身長亦二尺二寸．以其正方．故謂之端衰．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無等者．自天子達于庶人也．辟領、賈氏作闕中．

袪、尺二寸．

鄭注．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

釋曰．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徹圜裁之．至袂口而狹．止闊尺二寸．深衣曰．袂圜以應規．是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侈袂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

鄭注．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

釋曰．義服者．爲君服也．六升者．義服之齊衰．故曰齊衰之下．三升半之衰．不見于閒傳．經記亦無降正義服之文．先儒以閒傳齊功之衰各有三差之爲三等．又此記之三升半爲義服．舊說服夫之族類爲義．而以名服者．其情亦輕．則凡服君與從服名服．皆義服也．夫妻雖以義合．然一體之名．均于天性．是曰至親．列于正服．與君臣之方喪有殊．爲夫之黨曰屬從．而爲君之黨曰徒從．蓋由于此．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鄭注．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于父母．

釋曰．七升者．降服之大功．故曰大功之上．

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鄭注．此謂諸侯之大夫（案．今注疏本脫一謂字．）爲天子繐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釋曰．齊衰五升者．冠八升．繐衰雖四升有半．而縷則細．故冠與之同．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鄭注．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于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

釋曰．自衰三升以下．主記受服．斬齊章經無受文．故記明言其受．大功章既言受以小功衰矣．故直記其受服之差而已．凡有喪服而重遭喪者．若遭重喪．則皆變而服後喪之服．遭輕喪．則惟大功以上乃得變前服．其變之節．必于前喪之葛與後喪之麻大小正等之時．閒傳曰．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小記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皆兼服之．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重絰而輕帶．絰重喪之葛．特之而不變．帶輕喪之麻．以包重喪之葛．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大功之麻．與三年之練葛同．

故大功之服。于三年既練乃變。練而首絰已除。故得重麻也。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其衰裳則皆從其麤者服之。後喪既虞卒哭。則反前喪之葛。若前喪已除。則自受以後喪之受矣。若遭小功以下之喪。則皆無所變。服問曰。小功無變也。又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又曰。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惟大功之長中殤降而在緦小功者。乃有變耳。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下殤則否。閒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而言也。然則下殤小功亦得變矣。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小功以下。麻斷本。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麻猶有本。得變可知。庾蔚之以爲殤長中絰無大功文。蓋謂齊衰之殤在大功者。其下殤雖麻有本。以在小功。亦不得變三年之葛。閒傳所云緦小功麻葛兼服者。因上文而幷言之耳。非鄭義也。凡遭輕喪而不得變者。皆爲之設服。當事則服之。卒事。反前服。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改服即位。又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其輕喪當除者。亦服其服而除之。雜記曰。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是也。曾子問曰。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則惟服君喪者有私喪不服亦不除爾。

儀禮集釋卷二十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殯之禮。喪于五禮屬凶禮。（案、今注疏本脫此禮字、）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

釋曰。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

鄭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衽。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幷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

鄭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

釋曰。連裳于衣。取其便也。凡復皆用死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以卷者。謂上公。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互舉之也。雜記又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則復所用非一服。復者非一人。蓋各如其命數。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故此經復者一人。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

鄭注。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釋曰。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陰之義也。士禮復于寢而已。檀弓曰。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周禮大喪。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

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

鄭注。受者。受之于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

釋曰。此衣浴而去之。不用襲斂。故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又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復者降自後西榮。

鄭注。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

釋曰。復者冀其生。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也。喪大記曰。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徹西北厞薪。用以爨沐。必毀屋厞。明于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前後各有東西榮。則屋有四榮。

楔齒用角柶。

鄭注。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

釋曰。周禮玉府。大喪共角枕角柶。

綴足用燕几。

鄭注。綴、猶拘也。爲將屨。（案、屨、今注疏本訛作履、）恐其辟戾也。今文綴爲對。

釋曰。燕几、燕寢所用以安體者。喪大記曰。小臣楔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檀弓曰。殷道毀竈以綴足。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

鄭注。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

釋曰。是謂始死之奠。自始死至葬之祭曰奠。不立尸。奠置之而已。

帷堂。

鄭注。事小訖也。

釋曰。帷之者。鬼神尚幽闇。檀弓曰。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

鄭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

有賓。則拜之。

鄭注。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

釋曰。因出命赴者而拜賓也。始死惟君命出。朝夕哭。賓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鄭注。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

親者在室。

鄭注。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

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鄭注。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

釋曰。喪大記曰。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下記。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大記據不命之士。下記據命士。故與大夫禮同。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鄭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㡖之。事畢則下之。

釋曰。不迎于外門外。降于君至也。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鄭注。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

鄭注。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

釋曰。稽顙、拜稽首而觸地無容也。踊、跳躍也。成踊、每踊三跳。三踊而九跳。成一節也。檀弓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者。

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

鄭注。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

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惟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

鄭注。惟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于士旅拜也。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

釋曰。因事曰遂。因君出而拜賓。非爲賓出也。旣小斂。主人位階下。不辭。不致弔辭也。喪大記曰。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

鄭注。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于主人也。卽陳、陳在房中。

釋曰。少儀曰。親者兄弟不襚進。

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

鄭注。庶兄弟、卽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襚。拜于位。室中位也。

釋曰。庶者疏遠之稱。同姓謂緦服者。君襚尊。故以衣尸。庶襚委于牀而已。下經曰。西面委衣。如于室禮。則委衣西面。

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

鄭注。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于君襚也。

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

鄭注。凡于襚者出。有司徹衣。

釋曰。如襚。亦右執要。左執領。房以卽陳。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鄭注。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旌（案旌今注疏本譌作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

釋曰。雜帛者以絳帛爲旒。緣以白緣之。按司常大夫同建物而杠之長短則異。經亦也。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司常大喪共銘旌。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案致堂公云。宇、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宇字蓋因下宇而衍也。周官小祝職。司喪注引此無宇字。）

鄭注。杠、銘橦也。宇、梠也。

釋曰。屋之邊垂謂之宇。宇西階上者。宇之下。西階之上也。宇卽檐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曰。屋梠。樀與梠。以承檐之材言之。西階上當宇。則堂廉迫近霤矣。是以鄉飲酒記言階間縮霤。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

鄭注。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垼塊竈。西牆、中庭之西。今文鄉爲面。

釋曰。中庭、庭南北之中也。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

鄭注。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承渜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于重者也。濯滌溉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

釋曰。凡物無足者曰廢。士虞禮有廢爵。足爵。致之有足者直名敦。下經敦啟會面足是也。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

鄭注。襲事謂衣服也。綪讀爲緒。綪屈也。（案今注疏本脫一綪字）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綪。古文綪皆爲精。

明衣裳用布。

鄭注。所以親身爲圭潔也。

釋曰。論語曰。齊必有明衣布。親如字。或清刃反。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

鄭注。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

釋曰。鬠即髻也。男子冠而婦人笄。下記云。母之喪。髽無笄。則知男子亦不冠。此笄四寸者。安髮之笄耳。纋中、謂狹其中央也。家語曰。孔子之喪。襲而冠。家語出于王肅。與禮異。

布巾。環幅。不鑿。

鄭注。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

釋曰。此巾含時設之。覆面。雜記曰。鑿巾以含。公羊賈爲之也。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

鄭注、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于頤下。又還結于項中。

瑱。用白纊。

鄭注。瑱、充耳。纊、新綿。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

鄭注。幎目、覆面者也。幎讀若詩云（案云今注疏本作曰）葛藟縈之之縈。赬、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爲可結也。古文幎爲涓。（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

鄭注、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爲纋。旁爲方。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

鄭注、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佽。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爲玉。（案玉今注疏本訛作三）今文檡爲澤。世俗謂王棘矺鼠。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鄭注、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案黼原本今注疏本皆作黻。張淳儀禮識誤云。監杭本黼作黻。巾箱嚴本之爲黼。其以禮記喪大記之文乎。禮器曰。君黼大夫黻。喪大記之文登誤也。從監杭本。）綴旁五。士緇冒經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釋曰。冒者總名。對殺言之。則亦爲在上之稱。其制爲兩囊。一旁不縫。韜尸已。乃綴之。自明衣至冒。皆喪具。以所用先後爲陳之次。

爵弁服。純衣。

鄭注。謂生時爵弁之服也。（案今注疏本作爵弁所衣之服也。據疏內舉注文。亦無所衣二字。）純衣者。絲衣。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

皮弁服。

鄭注。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

褖衣。

鄭注。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案原本作赤緣謂之褖。據釋文云。緣之則緣下。當有之字。今注疏本作赤緣之謂褖。刪去下之字。亦非也。注意謂黑衣裳以赤緣之謂之褖耳。）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褖爲緣。

釋曰。此玄端也。玄端有三裳。喪禮略。用玄裳而已。變名褖衣者。以其連裳爲之。與婦人赤緣之褖衣同。連衣裳者。用之以表袍。袍連衣裳故也。雜記曰。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褖衣爲一。繭爲繭緼爲袍。衣有著之異名耳。

緇帶。

鄭注。黑繒之帶。

韎韐。

鄭注。一命緼韍。

釋曰。韎、赤色也。韐、蔽膝也。合韋爲之。祭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士名韎韐。一命者名緼韍。不得直名韍襲三服。共一帶一韎韐。

竹笏。

鄭注。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今文笏作忽。

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純。（案。繶下各本衍絇字。據釋文繶純中無絇字。又周禮屨人注引此文。皆繶緇純。疏云。葛屨皮屨皆有繶也。繶純純用緇。可證漢及唐初之本皆無絇字。後人因注引士冠禮緇絇繶純訛入經耳。今刪正。）組綦繫于踵。

鄭注。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葛亦白。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

釋曰。踵、足跟也。士冠禮曰。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又曰。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素積、皮弁之服也。屨用皮弁。帶用玄端。韎韐用爵弁。蓋相備。自爵弁服至屨。皆主者常服。其陳之以貴賤爲次。

庶襚繼陳。不用。

鄭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

釋曰。庶襚至小斂則用之。

貝三。實于笄。

鄭注。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

稻米一豆。實于筐。

鄭注。豆、四升。

釋曰。春秋傳曰。四升爲豆。

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于笄。

鄭注。巾、所以拭污垢。（案。污今注疏本訛作汙。）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

櫛。于簞。

鄭注。簞、葦笥。（案。葦今注疏本訛作韋。）

釋曰。櫛、梳也。

浴衣。于篋。

鄭注。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

釋曰。浴衣無殺。布單衣以晞身者。巾、櫛、衣。既沐浴棄之。故饌次貝米口實之下。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鄭注。皆者。皆貝以下。（案。貝。嚴本訛作具。從今注疏本。）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

釋曰。堂半以北。近房與戶。多繼房戶言之。半以南無所繫屬者。則謂之堂。下文淅米于堂是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

鄭注。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

釋曰。聘禮記曰。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繘、綆也。易曰。汔至亦未繘井。

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

鄭注。祝、夏祝也。淅、汏也。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

鄭注。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案。今注疏本脫用字。）

釋曰。說文曰。潘、淅米汁也。用之以沐。故又曰沐。

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

鄭注。復于筐處。（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

釋曰。米未淅盛于筐。已淅盛于敦。還于筐處置之。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

鄭注。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笫。有枕。

釋曰。設冰于牀下。以寒尸也。春秋傳曰。命夫命婦喪。沐用冰。士加賜。則有冰。其無冰者。併瓦槃以盛水耳。周禮凌人。大喪共夷槃冰。諸侯曰大槃。天子大夫士曰夷槃。卑不嫌。

外御受沐入。

鄭注。外御、小臣侍從者。沐、管人所煮潘也。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鄭注。象平生沐浴裸程。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襢裸。

釋曰。襢笫去席。而盝其簀。盝水便也。

乃沐。櫛。挋用巾。

鄭注。挋、晞也。清也。古文挋皆作振。

釋曰。沐、沐髮也。挋、拭也。

浴。用巾。挋用浴衣。

鄭注。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

釋曰。盤、浴餘水之槃。于尸牀下置之。枓、酌水器。

渜濯棄于坎。

鄭注。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古文渜作緣。荊沔之間語。

蚤揃如他日。

鄭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人君則小臣爲之。他日、平生時。

釋曰。喪大記曰。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又曰。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周禮。大喪大祝以肆鬯渳尸。小祝贊渳。鬯人設斗共其釁鬯。鬱人共其肆器。喪大記云士沐粱者。蓋天子之士也。浴用絺巾。蓋亦君大夫禮。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亦與此士禮異也。潘已煮。故曰渜。已沐。故曰濯。渜濯棄于坎。則浴餘水與所用器服。當亦并棄之。

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

鄭注。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爲括。

主人入即位。

鄭注。已設明衣。可以入也。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

鄭注。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于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案。原本脫也字。從今注疏本。）襲衣于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鄭注。俱入戶西鄉也。今文宰不言執。

釋曰。面、前也。不言設盥。喪事遽也。周禮。大宰。大喪。贊含玉。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

鄭注。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

釋曰。尸南首。未葬。不忍異于生也。樂記曰。商祝辯乎喪禮。故後主人。

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

鄭注。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

釋曰。商祝不言由足西。則自尸首往來。

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鄭注。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

釋曰。祝奠貝。乃奠米。則米奠貝南爲便。而奠于貝北者。欲其北近主人也。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

鄭注。于右。尸口之右。（案。周禮大宰職疏內引此注。有左右齻及中央象齒堅九字。）惟盈。取滿而已。

釋曰。檀弓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曰。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主人襲。反位。

鄭注。襲、復衣也。位在尸東。

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

鄭注。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

釋曰。綦繫于踵。以兩端向前。結于足背。餘組穿兩絇連之。

乃襲三稱。

鄭注。遷尸于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于襲上。以其俱當牖。（案。俱。今注疏本訛作居。）無大異。

釋曰。三稱。祭服褖衣也。

明衣不在算。

鄭注。算、數也。不數明衣。（案。不下各本衍在字。張淳儀禮識誤云。釋文不數。中無在字。從釋文。）襌衣不成稱也。

設韐帶。搢笏。

鄭注。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于帶之右旁。古文韐爲合也。

釋曰。雜記曰。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譏其襲纁袡也。又曰。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也。申加大帶。重加于革帶也。革帶以繫韍佩。襲有韎韐。則亦有革帶。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公襲九稱。諸侯其七。天子其十二與。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鄭注。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藉。（案。爲下各本衍之字。張淳儀禮識誤云。釋文爲藉中無之字。從釋文。）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掔之表也。（案。擐。今注疏本訛作環。）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掔作捥。

釋曰。橫帶即紐繫也。

設冒。櫜之。幠用衾。

鄭注。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始死時斂衾。今文櫜爲橐。

釋曰。雜記曰。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

巾、柶、鬠、蚤埋于坎。

鄭注。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

釋曰。鬊所㨨之亂髮。蚤所斷之爪。喪大記曰。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此始死之奠。襲後因名襲奠。

儀禮集釋卷二十一

士喪禮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鄭注。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

釋曰。重者。相重累也。豎者三尺。橫者宜半之。士三尺。則重其約銘旌之杠與。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

鄭注。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于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

釋曰。凡奠皆夏祝爲之。饋食禮特牲二敦。少牢四敦。此二鬲。與特牲數同。人所嗜者飲食。始死未作主。故以飲食依之。

冪用疏布。（冪、冪今注疏本誤作冪、）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

鄭注。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靲。竹䈴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今文冪皆作密。（冪、今文、注疏本作古文、）

釋曰。北面以南爲後。以葦席覆重。乃以䈴束加之。

祝取銘置于重。

鄭注。祝。習周禮者也。

釋曰。重。主道。故置銘于重。荀子曰。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始卒沐浴鬠體飯含。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琀以槁骨。反生術矣。說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

鄭注。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

釋曰。謂析其末爲三也。喪大記又曰。大斂布絞。縮者三。則一幅通皆三析之矣。小斂之絞。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皆三析之。以爲堅之急也。凡陳衣斂時。在外者先陳之。布衣亦然。

緇衾。赬裏。無紞。

鄭注。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于前後可也。（紞、今注疏本脫可字、）凡衾制同。皆五幅也。

釋曰。被生時有紞。以組類爲之。以識被之前後。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衾亦紟類。故其制同。內則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祭服次。

鄭注。爵弁服。皮弁服。

釋曰。小斂祭服在中。而次絞衾。先陳祭服尊也。與陳襲衣之序同。

散衣次。

鄭注。褖衣以下。袍繭之屬。

凡十有九稱。

鄭注。祭服與散衣。

陳衣繼之。

鄭注。庶襚。

不必盡用。

鄭注。取稱而已。不務多。

釋曰。喪大記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不在列者。不成稱。不連數也。西領北上。蓋亦天子之士。

又曰。凡陳衣者實之篋。凡陳衣不詘。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

鄭注．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古文奠爲尊．

釋曰．爲羃用疏布．布之不灰治者也．下記曰．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東堂下在堂之東．堂隅曰坫．

設盆盥于饌東．有巾．

鄭注．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

釋曰．凡設洗盥者不言巾．巾在篚可知也．喪禮無洗篚．故見其巾．饋食禮尸盥亦然．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鄭注．苴絰．斬衰之絰也．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服重者尚麤惡．絰之言實也．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于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輕服本于陰而統于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

釋曰．帶卽要絰也．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散帶者．小斂後．垂其帶．至成服而絞之．婦人則初而絞之．與小功緦之男子同．饌于東方．不繼前饌而言．則非東堂下矣．下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則東方之饌亦然．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鄭注．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案．亦字下今注疏本衍有字．）

釋曰．絰本不散帶也．與男子異．故著之．

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

鄭注．第．簀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釋曰．用夷衾者．大斂之衾當陳．

西方盥．如東方．

鄭注．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于西堂下．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

鄭注．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去蹄．去其甲．爲不潔清也．胉．脅也．素俎．喪尚質．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今文鬄爲剔．胉爲迫．古文鼏爲密．

釋曰．孔叢曰．豕子曰豚．殊左右肩髀爲四．幷兩脅與脊而七體．是謂豚解．鼏以茅爲之．其本在冥．凡物無飾曰素．檀弓曰．奠用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士盥．二人以竝．東面立于西階下．

鄭注．立．俟舉尸也．今文竝爲併．

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

鄭注．有司布斂席也．

釋曰．不牀者．斂衣多．布之于地．喪大記曰．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細席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案．倒唐石經作到．）美者在中．

鄭注．斂者趨方．或傎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于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

釋曰．喪大記曰．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士舉遷尸．反位．

鄭注．遷尸于服上．

釋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喪大記曰．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旣斂必哭．

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

鄭注．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

卒斂．徹帷．

鄭注．尸已飾．

釋曰．喪大記曰．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檀弓曰．周人大事斂用日出．周禮王崩．小宗伯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大祝贊斂．

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鄭注．馮．服膺之．

釋曰．踊無算爲動尸也．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辟踊無數．馮．音憑．後同．

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鄭注．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案．髺．原本及今注疏本皆訛作髻．張淳儀禮識誤云．監本髻作髺．從監本．）髺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著幓頭矣．（案．原本及今注疏本著上有之字．張淳儀禮識誤云．釋文今著中無之字．從釋文．）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髺髮宜于隱者．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髺作括．

釋曰．檀弓曰．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凡袒必免．古者

冠加于武。有笄免冠。而武獨存。喪服之免。以布象而爲之。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讀如問。括髮之狀與免同。用麻爲異耳。按喪服小記及奔喪。爲父母皆括髮。則此云衆主人免者。謂將齊衰者也。下記云。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布帶者齊衰之服。明此衆主人謂齊衰以下。

婦人髽于室。

鄭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

釋曰。未成服之髽。無笄。至成服有笄。猶髽不改。

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

鄭注。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閒。牀第上也。今文侇作夷。

釋曰。牀曰夷牀。衾曰夷衾。槃曰夷槃。尸曰侇。皆依尸而爲言。檀弓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袒括髮爲奉尸。尸出戶。乃袒括髮。故子游嗤之。

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

鄭注。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卽位踊。東方位。襲絰于序東。東夾前。

釋曰。主人位在阼階下。衆主人亦降自西階。位繼主人而南。序東。堂下當東序之東。絰在東方。取之便。喪大記曰。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于堂上。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奔喪曰。奔親喪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曰。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免終事。奔喪禮亦與在家者同。惟不散帶爲母異于父者。于又哭不括髮而免耳。

乃奠。

鄭注。祝與執事爲之。

釋曰。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

鄭注。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錯鼎于此宜西面。錯俎北面。俎宜西順之。

釋曰。舉鼎者兼執匕俎。喪禮略也。鼎北上。凡陳鼎于外者北面。阼階下者西面。喪禮陳鼎門外西面者。變于吉。在東方者。未忍異于生。至虞反吉。乃設鼎于西階前。

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

鄭注。抽扃取鼏。加扃于鼏上。皆右手。今文扃爲鉉。古文予爲于。鼏爲密。

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案亞一牲半疑有衍文）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柢。執而俟。

鄭注。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于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塵。柢。本也。進本者。未異于生也。骨有本末。古文朼爲匕。髀爲脾。今文胉爲迫。柢皆爲胝。

釋曰。豐覆之。無尸不食也。

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

鄭注。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

釋曰。執者。執巾者。

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

鄭注。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後錯。要成也。

釋曰。檀弓曰。小斂之奠。子游曰。于東方。曾子曰。于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末失也。

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鄭注。巾之。爲塵也。東。反其位。

釋曰。言豆不言籩者。文散。俎者南面。辟執奠酒者也。巾之爲牲肉之劓露也。檀弓曰。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丈夫婦人以奠者之升降爲踊節。重主道。故奠者由之。丈夫又踊也。奠者位蓋在盆盥之東南。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鄭注。廟門外也。

釋曰。不送于外門外。降于君使。

乃代哭。不以官。

鄭注。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案防今注疏本作坊）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釋曰。喪大記曰。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鄭注。喪禮略于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

擯者出告須。以賓入。

鄭注。須亦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

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襲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

鄭注。朋友既委衣。又還哭于西階上。不背主人。

釋曰。拜君弔襚賵踊。朋友襚不踊。辟君也。

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

鄭注。帛謂褶。無絮。雖複與襌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古文褶為襲。

釋曰。如初左執領。右執要。雜記諸侯弔含襚賵之禮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于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以東。雜記言西面坐委。則亦于殯東委之。

宵。為燎于中庭。

鄭注。宵、夜也。燎、大燭。

釋曰。古者以荊燋為燭。其在地者曰燎。或曰庭燎。以布纏葦。以蠟灌之。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案。三十。唐石經作卅。）紟不在算。不必盡用。

鄭注。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三。

釋曰。紟不在算。以其單也。不盡用者。守祧職所謂其遺衣服藏焉是也。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士陳衣與大夫同。蓋亦天子之士。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嬴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

鄭注。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毼、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為芋。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案。柲。詩作閉。）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籩巾。今文嬴為蝸。古文縢為甸。

釋曰。細切為齏。全物為菹。長于四寸者。亦切之。喪菹葵雖長而不切。故得芋名。下記設於東堂下。饌豆二。即此東方之饌。

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

鄭注。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

掘肂見衽。

鄭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于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

用漆。二衽二束。

釋曰。古者棺不釘。鑿棺蓋之際。以衽連之。其形兩端大而中小。所謂小要也。每衽上以皮束之。見衽者。衽出見于平地。肂深淺之節也。君殯。居棺以龍輴。以木攢其四面。至于棺上。畫塗之。如屋然。大夫廢輴。置棺西牆下。覆以棺衣。攢其三面。攢中狹小。裁使塗不及棺。士掘地下棺。以木覆上而塗之耳。檀弓曰。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諸侯與君殯同。惟輴車畫轅為龍。攢木如椁。加斧文以覆棺。為異耳。檀弓曰。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

鄭注。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

釋曰。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被、猶合也。杝、椑也。梓、棺屬與大棺也。上公棺四重。革棺不被。諸侯再重。無革棺。大夫一重。無椑。士不重。惟有大棺耳。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

鄭注。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為舉者設盆盥于西。

釋曰。周官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

鄭注。合升。合左右體升于鼎。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匕俎之陳。如小斂時。合升四鬄。亦相互耳。

釋曰。凡言合升者。皆并髀升。體解則否。凡腊用全。此及虞祔用左胖者。喪禮略。周禮。喪紀。𩹉人其其魚之鱻薨。腊人共其脯腊。

燭俟于饌東。

鄭注。燭、燋也。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釋曰。喪大記曰。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鄭注。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小斂設盥于饌東。有巾。大斂設盥于門外。彌有威儀。

釋曰。盥當亦于饌奠後設之。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

鄭注。授執巾者于尸東。使先待于阼階下。為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也。

釋曰。周禮大祝。大喪。徹奠。

徹饌。（案。敖繼公云。饌字誤。當作奠。）先取醴酒。北面。

鄭注。北面立。相待俱降。

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

鄭注.爲求神于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

釋曰.畢事.後奠事畢也.不知神之所在.故復設于庭.以依之.不巾.不久設故也.

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

鄭注.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

釋曰.下徹設大斂奠.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與此同.奠時執事俎北西上.今變位東上.便其東適饌也.

乃適饌.

鄭注.東方之新饌.

帷堂.

鄭注.徹事畢.

儀禮集釋卷二十二

士喪禮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

鄭注.袒.大斂變也.不言髽免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

釋曰.至成服乃變.

士盥位如初.

鄭注.亦既盥.竝立西階下.

布席如初.

鄭注.亦下莞上簟.鋪于阼階上.于楹間爲少南.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

鄭注.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

釋曰.襲以明衣裳親身.則祭服當居外.小斂衣美者在中.大斂衣美者在外.三者相變.喪大記曰.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有大夫則告.

鄭注.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釋曰.喪大記曰.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按此禮.卒與喪大記禮同.惟君不在.而主人西面爲異爾.下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卽喪大記卿大夫堂廉楹西.視斂之位.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

鄭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

釋曰.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大夫士三日雖同.而士則通死日數之.故喪大記又謂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士之喪二日而殯.二日者.自死之明日數也.問喪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

鄭注.北面于西階東.

釋曰.雜記曰.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于士.旣事成踊.襲而後拜之.絕踊.止踊.大夫尊.斂竟.雖當踊.亦絕踊而拜.士則卒塗.主人既襲.乃拜之.

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

鄭注.阼階上下之位.

設熬.旁一筐（敖繼公云.喪大記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一黍稷也.黍當在南.）乃塗.

踊無算.

鄭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

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

鄭注.爲銘設柎.樹之肂東.

釋曰.小祝.大喪贊設熬.置銘.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

鄭注.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于席右.

祝反降。及執事執饌。

鄭注。東方之饌。

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

鄭注。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枕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于生也。凡未異于生者、不致死也。古文首爲手。鬐爲耆。

釋曰。左首。據執者言之。西面設于奧。于席前則右首也。公食大夫禮右首進鬐。

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

鄭注。如初、祝先升。

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

鄭注。右菹、菹在醴南也。此左右異于魚者。載者統于執。設者統于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

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鄭注。爲神馮依之也。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鄭注、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

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

鄭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笫可也。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

鄭注、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

釋曰。喪大記曰。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于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于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弔士宜如之。以未成服故皮弁服襲裘。雜記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既布衣矣。又鋪席者。榮君之來。爲之改始。且示若事由君然。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鄭注。不哭。厭于君。不敢伸其私恩。

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

鄭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案弭今注疏本亦作彌。據周禮改正。）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案原本小臣上有周禮二字。今注疏本移在下男巫上。蓋涉衍文。）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案此下今注疏本有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八字。當疏內所引。後人誤加入注耳。）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于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

釋曰。此殯宮。而曰廟門外。神之。書顧命。成王崩于翼室。而曰諸侯出廟門俟。是也。巫、祝、皆接神者。春秋傳曰。楚康王卒。楚人使魯公親襚。魯人患之。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檀弓亦云。桃茢執戈惡之。按此禮及喪大記。皆不云桃茢。桃茢其周之末造與。又傳說公子圍設君衛。曰、二執戈者前矣。則二人執戈疑亦君之常衛。

君釋采。入門。主人辟。

鄭注。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君升自阼階。西鄉。

釋曰。郊特牲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

鄭注。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

釋曰。中庭、庭南北之中。

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

鄭注。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

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

鄭注。大斂事。

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

鄭注。命主人使之升。

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

鄭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案今注疏本脫此二十八字）吾公在壑谷。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霄。（案今注疏本脫此十一字）

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

鄭注。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

釋曰。主人降出。不敢久留君。

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

鄭注、撫手案之。凡馮尸。興必踊。今文無成。

釋曰。撫、撫尸也。喪大記曰。君于臣撫之。子于父母馮之。

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

鄭注。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

釋曰。初位、中庭位也。燕禮。小臣師在東堂下南面。則此亦南面辟于坫東東堂下。

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鄭注。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

釋曰。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君所撫同處也。

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

鄭注。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

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

鄭注。亦復中庭位。

乃奠。升自西階。

鄭注。以君在阼。

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

鄭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

釋曰。喪大記曰。君弔。見尸柩而后踊。然則塗之後。雖往不踊。

卒奠。主人出。哭者止。

鄭注。以君將出。不敢讙囂聒尊者也。

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

鄭注。辟、逡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鄭注。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路。（案路今注疏本作輅）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釋曰。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按此禮君視斂。亦與喪大記君視大夫斂之禮同。彼主人房外南面。而此西楹東北面。爲異爾。喪大記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亦與此禮同。

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

鄭注。後至。布衣而後來者。

賓出。主人拜送。

鄭注。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鄭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己也。曲禮曰。生與來日。

釋曰。三日成服者。除死日數之也。孝經曰。三日而食。喪大記云。三日不食者。通死日數之。成服除死日數。生與來日也。殯斂以死日數。死與往日也。此士禮。貶于大夫。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檀弓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服、謂杖也。子亦三日而杖。七日國中男女服。七日而殯。殯後乃皆成服。

朝夕哭。不辟子卯。

鄭注。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

釋曰。檀弓曰。子卯不樂。雜記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自因、謂因其故。惟止哭耳。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

鄭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

釋曰。婦人哭。則門外亦哭矣。喪大記曰。辟而外無哭者。則外位有哭也。賓、弔賓也。少儀曰。喪俟事。不植弔。故以朝夕哭時而弔。喪服小記曰。無事不辟廟門。哭皆于其次。堂上之帷亦屢之。雜記曰。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自敬姜哭穆伯始。帷殯非古也。

婦人拊心不哭。

鄭注。方有事。止讙囂。

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

鄭注。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

釋曰。每面三拜。檀弓記君之喪。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鄭注。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于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于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

釋曰。內位、外兄弟亦在主人之南。以其少退于主人。故卿大夫繼主人言之。敵、謂其爵等也。先拜他國之賓。優遠客也。賓非異爵者。皆士也。主人爲之旁三拜。喪大記曰。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春秋傳。

衛疑公卒。曾大夫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異此者。曾大夫未復命。不敢成弔禮。衛人于門外設爽位逆之。故婦人亦自堂移位于門內。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鄭注。徹者。徹大斂之宿奠。

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

鄭注。序。次也。

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

鄭注。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

鄭注。入。入于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

釋曰。初設。謂大斂奠時無俎觶。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雜記曰。喪奠。脯醢而已。

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

鄭注。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文無拜。

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

釋曰。位。東方西面位。

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

鄭注。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

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

鄭注。黍稷併于甒北也。于是始有黍稷。死者之于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

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

鄭注。徹宿奠也。

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

鄭注。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

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

鄭注。當籩位。俎南黍。黍東稷。會。蓋也。今文無敦。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鄭注。共爲之也。

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

鄭注。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

釋曰。士言不者。大夫以上則有之。

有薦新。如朔奠。

鄭注。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如入。

鄭注。啟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閒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

其設于外。如于室。

鄭注。外。序西南。

筮宅。冢人營之。

鄭注。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釋曰。周禮大喪既有日。冢人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甫竁。謂始穿地。祭告后土。則爲之尸。或曰。謂成葬祭墓時。荀子曰。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卜宅。大夫禮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

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

鄭注。爲葬將北首故也。

釋曰。壤。柔土也。九章曰。穿地四。爲壤五。檀弓曰。葬于北方北首。

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

鄭注。兆。域也。所營之處。（案。所。今注疏本譌作新。）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

釋曰。免絰。去絰也。

命筮者在主人之右。

鄭注。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

鄭注。韇。藏筴之器也。兼與筴執之。今文無兼。

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

鄭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文無兆。基作期。

釋曰。哀子。喪稱也。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案、（此下原本缺）

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

鄭注。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卦者、謂爻卦畫地者。古文述皆作術。

釋曰。凡筮因述命以命筮。士禮則否。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

鄭注。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從、猶吉也。

釋曰。冠禮筮者主人受眂。知此亦然。

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

鄭注。更擇地而筮之。

釋曰。不踊者。得吉變也。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亦不純凶也。喪服小記曰。祔葬者不筮宅。

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鄭注。易位而哭。明非常。

釋曰。易位。易阼階下西面位。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

鄭注。既、已也。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于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

釋曰。檀弓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其施之竁中也。積壘亦上。四周于棺。故椁材之陳。亦井構之。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

鄭注。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釋曰。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周禮。王崩。大宗伯及執事視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

鄭注。楚、荊也。荊焞、所以鑽龜者。燋、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

鄭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

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

鄭注。扉、門扉也。

席于闑西閾外。

鄭注。爲卜者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

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

鄭注。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

鄭注。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

鄭注。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

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

鄭注。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卻也。

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

鄭注。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于咎悔者乎。

釋曰。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月。士之三月。亦踰死月數。故春秋傳又謂大夫三月。士踰月也。曲禮曰。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雜記曰。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春秋傳卜有令龜者。涖卜其令龜者乎。近、附近之近。

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

鄭注。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

釋曰。周禮大卜。大祭祀。則眂高命龜。凡喪事。命龜。

卜人坐。作龜。興。

鄭注。作、猶灼也。周禮卜師。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

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

鄭注。不釋龜。復執之也。古文曰爲日。

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

鄭注。不執龜者。下主人也。

告于異爵。使人告于衆賓。

鄭注。衆賓、僚友不來者也。

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儀禮集釋卷二十三

既夕第十三

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閒一日。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五。刪。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

既夕哭。

鄭注。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

釋曰。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

請啓期。告于賓。

鄭注。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于是乃請啓肂之期于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今文啓爲開。

釋曰。冠禮曰。夕爲期于廟門外。告期于賓之家。請。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鄭注。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

釋曰。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中士下士也。此經據一廟者。曰祖廟。舉尊者而言。

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

鄭注。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

侇牀饌于階閒。

鄭注。侇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

二燭俟于殯門外。

鄭注。早闇以爲明也。燭用蒸。

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

鄭注。爲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

釋曰。小斂後。男子髺髮免。散帶垂。婦人髽。今啓殯見柩。故變同小斂也。雜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堩。從柩言免。不言括髮。又既啓之後。皆無括髮之文。則啓後雖斬衰者亦免。爲母于即位又哭而免。斬衰啓殯乃免。禮之差也。

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

鄭注。此不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

釋曰。朝夕哭。主人即門外位。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門哭。即位。此啓之昕。主人主婦皆不哭。與朝夕哭異。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

鄭注。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扐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今文免作絻。

釋曰。袒必免者。問喪曰。冠至尊。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曾子問。君薨。告世子。亦祝聲三。乃告聲。

燭入。

鄭注。炤徹與啓肂者。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

鄭注。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啓肂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文銘皆作名。

釋曰。祝不言夏商。則周祝也。宿奠、昨日之奠。曰相右。降者在東。升者在西。

踊無筭。

鄭注。主人也。

釋曰。爲見柩。

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

鄭注。拂、去塵也。幠、覆之。（案、今注疏本脫幠字、）為其形露。

遷于祖。用軸。

鄭注。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軹焉。（案、軹、今注疏本訛作軸、）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

釋曰。載柩以輁。輓其軸而行也。轔、輪也。桯、謂輁之兩旁木如牀桯者。檀弓謂三家者廢輴。喪大記謂大夫葬用輴。當攷。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

鄭注。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

釋曰。奠、所徹宿奠也。周禮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升自西階。

鄭注。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

奠俟于下。東面北上。

鄭注。俟正柩也。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眾主人東即位。（案、各本脫上字、據唐石經補。）

鄭注。東方之位。

釋曰。東階下西面位也。主人既正柩。乃西面。

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

鄭注。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

釋曰。兩楹間。堂東西之中也。戶東牖西。尊者之處。其位西。柩居中而北首。象鄉之耳。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廟而後行。雜記。升正柩。諸侯大夫有銜枚執鐸之禮。

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鄭注。如殯宮時也。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

鄭注。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于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為禦當風塵。

釋曰。奠設如初。如于殯宮。席前東面也。殯宮設于奧。此設于柩西耳。奠統于柩。則當西面。不西面者。神位在奧。不在東也。不于廟奧者。奧、廟神所在。非死者之處也。凡奠有牲肉乃巾之。此宿奠無牲肉。以設于堂。堂多風塵。故巾之。異于在室。

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鄭注。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

釋曰。奠設于柩西。故婦人辟之。下記曰。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知婦人辟奠、 面位亦然。奠畢。遷東面。時主人猶在柩東。既降拜賓。婦人乃得西面。雜記曰。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薦車。直東榮。北輈。

鄭注。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于中庭。

釋曰。輈、車前持衡者。北輈者。鄉內也。中庭、庭南北之中。下記薦乘車道車稾車。乘車為首。下經陳明器于乘車之西。則陳車西上。

質明。滅燭。

鄭注。質、正也。

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鄭注。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為褻。

釋曰。將為遷祖奠。故徹宿夕奠。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

鄭注。為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

釋曰。亦柩西席前設之。

主人要節而踊。

鄭注。節、升降。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

鄭注。駕車之馬。每車二匹。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絛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為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

釋曰。下經公賵馬兩。則每車馬二匹也。周禮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絛纓五就。鄭謂象路已上以五采罽飾之。革路以絛絲飾之。此三色三就。則諸侯之大夫士皆同。不依命數也。凡陳于庭者。皆三分庭。繼堂言之者。皆庭一在北。繼門言之者。皆一在南。此言入門而不言門左門右。則當門北矣。既奠乃薦馬。使其既出不久停廟中也。周禮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

鄭注。主人于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于薦馬。

釋曰。馬以行車。薦馬則行期已至。故主人哭踊。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
鄭注．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
釋曰．呂氏云．朝廟祖賓．送而不拜．
曰日側．
鄭注．側、昳也．謂將過中之時．
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
鄭注．祖、爲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案．今注疏本脫乃字．）束、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
釋曰．下柩于階間載之．
降奠．當前束．
鄭注．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
釋曰．下記．始死．卽牀而奠．當腢．腢、肩頭也．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赬後緇．齊三采．無貝．
鄭注．飾柩．謂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于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

釋曰．柩飾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荒、蒙也．對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之牆壁．荒爲柳．柳之言聚．諸采之所聚．通言之．則帷荒總名柳．周禮縫人掌喪縫棺飾衣翣柳之材．是也．亦總名牆．下記云．巾奠乃牆．檀弓云．周人牆置翣．是也．齊三采．以纁稱例之．則宜朱白蒼．以其居中．若人之有齊．故謂之齊．
設披．
鄭注．披絡柳棺上．貫結于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案．今注疏本脫虧字．）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今文披皆爲藩．
釋曰．許叔重曰．從旁持曰披．以戴連繫棺束于柳材．又以披貫于戴結之．餘披出于外．使人持之．若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敧左則引右．敧右則引左．以防傾側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鄭謂僞當爲帷．綏當爲緌．大夫以上．有褚以襯棺．以銅爲魚．垂于池下．畫揄翟于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大夫不揄絞．士則去魚．士揄絞一貝．與此禮異．蓋亦天子之士．

屬引．
鄭注．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
釋曰．繩曰紼．用力曰紖．人引柩．所謂乘人也．雜記曰．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專道、謂行不辟人．屬、音燭．引、音胤．又如字．注引、所、後屬引、皆同．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
鄭注．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于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北也．（案．重下今注疏本衍之字．）
釋曰．薦車陳于南北之中庭．重三分庭一在南．明器陳于乘車之西．知在重北．
折．橫覆之．
鄭注．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絳于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釋曰．折以承抗木．抗木橫三縮二．折宜大于抗木．故縮三橫五．謂東西陳之．折加于壙．其善面下鄉于棺．今覆之而以善面鄉上．取觀之便也．
抗木．橫三．縮二．
鄭注．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
釋曰．抗木陳于折西．
加抗席三．
鄭注．席、所以禦塵．
釋曰．加者．加于抗木上．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鄭注．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
釋曰．加者．又加于抗席上也．茵用麤布．爲淺緇色．不去邊幅．縫合爲袋．更以物緣．因邊縫．因爲飾也．古之爲椁．累木于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棺之下藉以茵．其上加以折．次加抗席．次加抗木．故今亦而累陳之．後陳者先用．故窆時茵先入也．折不加于抗上者．爲其長大．故別陳之．
器．西南上．綪．
鄭注．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
茵．
鄭注．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
苞二．

鄭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

筲三。黍、稷、麥。

鄭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

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

鄭注。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也。今文冪皆作密。

甒二。醴、酒。冪用功布。

鄭注。甒亦瓦器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古文甒皆作廡。

釋曰。甕甒有冪者。溼物也。

皆木桁。久之。

鄭注。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

釋曰。言皆塞之異桁。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

鄭注。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今文杅爲桙。

釋曰。周禮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

無祭器。

鄭注。士禮略也。大夫已上。兼用鬼器人器也。

釋曰。檀弓曰。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士無祭器。故明器實之。兼用之。則虛明器而實祭器。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譏其與祭器皆實之。

有燕樂器可也。

鄭注。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

役器。甲。冑。干。笮。

釋曰。周禮笙師、鎛師、籥師、眡瞭。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注。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箙。

釋曰。周禮司兵。大喪。廞五兵。

燕器。杖。笠。翣。

鄭注。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洿蓋也。翣。扇。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

鄭注。巾席俟于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爲神馮依之久也。

祖。

鄭注。爲將祖變。

商祝御柩。

鄭注。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爲節。

乃祖。

鄭注。還柩鄉外。爲行始。

釋曰。還柩車。令轅鄉外。

踊。襲。少南。當前束。

鄭注。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

釋曰。柩未還時。亦當前束。今還柩。少南于故。

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鄭注。爲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

釋曰。東上。統于男子也。不位東西。辟祖奠。

祖。還車不還器。

鄭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若南上。（案若今注疏本作已）

祝取銘置于茵。

鄭注。重不藏。故于此移銘加于茵上。

二人還重左還。

鄭注。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

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

鄭注。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

釋曰。下記曰。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不言陳鼎。蓋止如朝夕之奠也。雜記曰。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

薦馬如初。

鄭注。柩動車還。宜新之也。

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

鄭注。亦因在外位時。

入。復位。

鄭注。主人也。自死至于殯。自啓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

釋曰。未小斂。位在戶東。小斂後。及啓後。朝廟位在阼階下。

公賵。玄纁束馬兩。

鄭注．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

釋曰．士常兩馬．出使若戎事．則乘駟馬．大夫已上．常乘四馬．春秋公羊傳曰．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以馬者．謂士不備四．卽此馬兩是也．書傳曰．士乘飾車兩馬．束帛玄三纁二．賵．芳鳳反．車馬曰賵．稱舉也．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鄭注．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

釋曰．釋杖迎及衆主人亦袒．皆尊君命也．衆主人不出．自若柩東西面．喪大記曰．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于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于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馬入設．

鄭注．設于庭．在重南．

釋曰．重北陳明器．故設重南．

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

鄭注．賓．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于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閒少前．參分庭之北．（案．參．今注疏本作三．）輅有前後．

釋曰．輅言前．知有後也．轅縛者．以木縛于轅上．屬引其上而挽之也．旣遷柩而婦人降．卽位于階閒．知柩車在階閒少前．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

鄭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今文棧作輚．

釋曰．周禮巾車職曰．士乘棧車．柩車鄉外．以東爲左．于戶柩南首．則東爲右也．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鄭注．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

釋曰．宰由柩東主人位之北舉幣也．時主人在門右．未復位．雜記．諸侯賵殯之禮曰．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輅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士受馬以出．

鄭注．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閒可也．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

鄭注．賓．卿大夫士也．

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

鄭注．不迎告曰孤某須．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

鄭注．初．公使者．

主人拜于位．不踊．

鄭注．柩車東位也．旣啓之後．與在室同．

釋曰．惟君命出．及受朋友襚不踊．皆與始死同．

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

鄭注．賓出在外．請之．爲其復有事．

若奠．

鄭注．賓致可以奠也．

釋曰．致可爲奠之物．

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

鄭注．士．亦謂胥徒之長．又．復也．

若賻．

鄭注．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

釋曰．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

鄭注．主人出者．賻主施于主人．

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

鄭注．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

釋曰．宰遂其位．而由主人之北舉幣．則位在主人後．少儀曰．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旣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賵馬入廟門．以其主于死者．

若無器．則捂受之．

鄭注．謂對相授受．（案．今注疏本脫受字．）不委地．

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

釋曰．雜記曰．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此賓賵奠賻亦相次．以一人行之耳．

贈者將命．

鄭注．贈．送．

擯者出請、納賓如初．

鄭注．如其入告出告須．

賓奠幣如初．

鄭注．亦于棧左服．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鄭注．就、猶善也．贈無常．惟翫好所有．陳、明器之陳．

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

鄭注．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

兄弟賻奠可也．

鄭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賻且奠．許其厚也．賻奠于死生兩施．

所知則賻而不奠．

鄭注．所知、通問相知也．降于兄弟．奠施于死者爲多．故不奠．

釋曰．上經賓賻若奠若賻者．亦任行其一．非必竝行也．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鄭注．各主于所知．

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

鄭注．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

釋曰．云書賵者．擧棻首也．曲禮曰．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書遣于策．

鄭注．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

釋曰．策者．簡之編連者也．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遣物多．故以策書之．

乃代哭如初．

鄭注．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時．

宵．爲燎于門內之右．

鄭注．爲哭者爲明．

釋曰．周禮閽人大喪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鄭注．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斂奠時．

釋曰．陳如大斂奠．鼎數則異．凡牢鼎用特牲者一鼎．或三鼎．冠禮醮子．昏禮饋舅姑．喪禮小斂奠、朔禰奠．皆特豚一鼎．昏禮同牢．喪禮大斂奠、朔奠、遷祖奠、祖奠．用特豚．虞禮、饋食禮．用特豕．皆三鼎．而以魚

腊配之．用少牢者．皆五鼎．饋食禮．其實羊、豕、魚、腊、膚．士葬奠加鮮獸而無膚．聘禮致飧．衆介少牢．鄭謂去膚而有腸胃．惟有司徹殺于正祭．用少牢而羊豕魚三鼎．用大牢者．公食大夫．鼎七若九．聘禮致飧饔．鼎十若十二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加鮮魚、鮮腊．而九．又各加陪鼎膷、臐、膮．而十與十二．鄭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鼎有十與十二．而曰奇者．正鼎與陪鼎各數之．

其實羊左胖．

鄭注．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髀不升．

鄭注．周貴肩賤髀．古文髀作脾．

釋曰．左胖骨體相連．惟去其體耳．然則前後體爲二．豚皆合升．成牲者則升其胖者．髀不升．合升者并髀升之．

腸五．胃五．

鄭注．亦盛之也．

釋曰．少牢饋食禮．腸三．胃三．

離肺．

鄭注．離、擡也．（案今注疏本缺也字．）

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

鄭注．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圂腴．

釋曰．豕升左胖．髀不升．與羊同．而豕解則異．豚解者．殊左右肩、左右髀、左右脅．并脊爲七體．臂臑屬于肩．肫胳屬于髀．此惟取右胖．亦屬肩肫脊脅爲四．惟去髀耳．

魚腊鮮獸．皆如初．

鄭注．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

釋曰．鮮獸亦兔．膚出于豕．豕不體解．故亦無膚．周禮喪紀．獸人共其生獸死獸．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

鄭注．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也．蜱、蜯也．今文蠃爲蝸．

釋曰．脾析、齏也．齏菹之稱．菜肉通．凡不言菹者．皆齏也．

四籩．棗．糗．栗．脯．

鄭注．糗、以豆糗粉餌．

釋曰．粉稻米黍米合蒸之以爲餌．擣煮大豆爲糗以粉之．籩人謂之糗餌．

醴．酒．

鄭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釋曰．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此葬奠與之同處．甒在北．次南豆．次南籩．

陳器．

鄭注．明器也．夜斂藏之．（案夜．今注疏本誤作遂．）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

鄭注．炤徹與葬奠也．

釋曰．輅西炤徹．輅東炤饌．

賓入者拜之．

鄭注．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

釋曰．拜賓于內位．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

鄭注．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

徹者東．

鄭注．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

鼎入．

鄭注．舉入陳之也．陳之蓋于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

釋曰．如小斂奠時．

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

鄭注．籩蠃醢南．辟醴酒也．

釋曰．脾析．其北蜱醢．蜱醢東葵菹．葵菹南蠃醢．醴酒將奠脾析南．故辟之而在蠃醢南．棗南糗．糗東栗．栗北脯．

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

鄭注．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古文特爲俎．

釋曰．不綪者．不屈陳．復以南爲始也．鮮獸在北．無偶．

醴酒在籩西．北上．

鄭注．統于豆也．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鄭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

釋曰．檀弓曰．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問諸子游曰．禮與．子

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鄭氏曰．填池當爲奠徹．謂徹遣奠更設祖奠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車于載處．婦人辟之升堂．而又降婦人．皆非禮．曾子之弔蓋在此時．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鄭注．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于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于道側．由此．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

鄭注．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

釋曰．薦馬凡三．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

鄭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

釋曰．臂、臑、膊、骼、下體也．少牢饋食禮．載俎．肩臂臑膊骼在兩端．特牲禮．取牲魚腊以飾尸．俎釋三个．此羊俎骨體有二家．俎有四．各折取其臂臑與骼．羊俎仍有二家．俎仍有四．所釋者通六个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牢具者．所苞牲體之个數也．檀弓曰．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自上差之．則士三个．遣車三乘矣．士葬用少牢而苞二．則每牲一苞也．用大牢者當苞三．以个數爲尊卑之別耳．遣車、呂大臨謂卽上所薦之車．士則乘車．道車．槀車也．先儒疑遣車載苞牲而藏于壙者．若然．則車各有苞．苞數亦視其个數矣．士禮二苞三个．各自爲數．而曰苞視牢具．非例也．呂義似長．惟說校人大喪共遣車之馬．及葬．埋之．以爲皆薦于神．備爲人裝用．故殺而埋之．當攷．

不以魚腊．

鄭注．非正牲也．

行器．

鄭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茵、苞、器序從．

鄭注．如其陳之先後．

釋曰．舉茵以兼抗折抗席．舉苞以兼筲甕甒．器謂用器以下．

車從．

鄭注．次器．

徹者出．踊如初．

鄭注．于是廟中當行者惟柩車．

儀禮集釋卷二十四

既夕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惟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

鄭注。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于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照書便也。古文筭皆爲筴。

釋曰。燭在右則筭在史南。

讀書釋筭則坐。

鄭注。必釋筭者。榮其多。

釋曰。算者坐。爲釋之。

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

鄭注。卒。已。（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

釋曰。雜記曰。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士禮異。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

鄭注。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

釋曰。公史尊。故命毋哭而主人主婦皆不哭。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

鄭注。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八人。今文無以。

釋曰。下記曰。執披者旁四人。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周禮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鄉師。大喪。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帥六遂之役。屬六綍。功布。士以上蓋通有之。御柩。天子以纛。君以羽葆。大夫以茅。士賤。無御柩之物。故在宮以功布拂柩。而出宮因以御柩。（案。原本脫出字。今補。）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

鄭注。袒。爲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

出宮。踊。襲。

鄭注。哀次。

釋曰。大門外有賓次。常時君大夫將葬。弔于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謂喪朝廟也。哀次。謂此出宮踊時也。三命引柩。以盡孝子之情。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鄭注。邦門。城門也。贈。送也。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

鄭注。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

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鄭注。升柩車之前。實其幣于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鄭注。統于壙。

釋曰。墓南鄉。周禮巾車。大喪。及墓。嘑啓關。陳車。方相氏。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茵先入。

鄭注。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

釋曰。元士用輁軸。未聞。

屬引。

鄭注。于是說載除飾。更屬引于緘耳。古文屬爲燭。

釋曰。棺束末皆爲緘耳。及壙。以紼貫之而下棺。人君又以木橫貫緘耳。屬紼于橫木。喪大記曰。君窆以

衡．大夫士以咸．咸卽緘也．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鄭注．俠羨道爲位．

釋曰．袒．爲下棺變也．不哭者．下棺宜靜．喪大記曰．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婦人亦北上．羨道者．入壙之道．明器之屬．皆自羨道入壙口．容下棺而已．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禮也．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

鄭注．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

襚．附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

鄭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

釋曰．玄纁束．蓋公使宰夫所贈者．重君物．故以送終也．雜記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禮幣用制．以儉爲節．魯禮幣用二丈．取成數．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卽位．拾踊三．襲．

鄭注．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卽位．反位也．

釋曰．反羨道東西位．賓位、男女各繼主人．言拾踊三者．主人踊．婦人踊．賓踊．

賓出．則拜送．

鄭注．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

藏器于旁．加見．

鄭注．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言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于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案．今注疏本脫此十五字．）周人牆置翣．

釋曰．棺飾在柩外．若牆然．其外設翣．後王之制文也．周禮冢人．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

藏苞筲于旁．

鄭注．于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釋曰．雜記曰．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後折入．衡卽桁也．

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

鄭注．宜次也．

釋曰．卻、仰也．折、抗席、皆善面鄉下．折于陳時則爲仰．自茵至抗木．相重累之．此士禮重．禮器曰．天子五重八翣．諸侯三重六翣．大夫再重四翣．以多爲貴．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鄭注．謝其勤勞．

釋曰．雜記曰．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鄉人助事．故于實土拜之．

卽位．踊．襲．如初．

鄭注．哀親之在斯．

釋曰．上無袒文．而言襲．疑．杜佑曰．將踊袒．旣踊卽襲．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鄭注．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于其祖廟．不于阼階西面．西方、神位．

釋曰．所作者．廟堂親平日所行禮之處．

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

鄭注．辟主人也．

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

鄭注．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卽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

釋曰．所養．廟室親所饋食之處．自小斂以後．主婦位常在阼階上西面．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養羊尙反．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

鄭注．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爲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于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今文無曰．（案．今注疏本作古文無曰字．）

釋曰．此相見之賓也．升無改面文．則北面也．反哭、主人之位在西．故因其位而拜．坊記曰．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殷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

鄭注．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卽中庭之位．

釋曰．啓位亦朝夕哭位也．二廟者先朝禰．次朝祖．乃行．其反哭．亦當于祖廟．次禰廟．乃適殯宮．

兄弟出．主人拜送．

鄭注。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

鄭注、次、倚廬也。

釋曰。間傳曰。成殯而歸、不敢入處室、居于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猶朝夕哭、不奠。

鄭注。是日也、以虞易奠。

三虞。

鄭注、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也。（案今注疏本無也字。）

卒哭。

鄭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

釋曰。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明日、以其班祔。

鄭注、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今文班爲胖。（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釋曰。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鄭注、將有疾、乃寢于適室。今文處爲居、于爲於。

有疾、疾者齊。

鄭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

養者皆齊。

鄭注、憂也。

釋曰。曲禮曰。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徹琴瑟。

鄭注、去樂。

疾病、外內皆埽。

鄭注、爲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

徹褻衣、加新衣。

鄭注。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鄭注、爲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

屬纊以俟絕氣。（案此條之前、今注疏本有記文男女改服四字、注文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十三字、與禮記喪大記篇正文及注並同、蓋後人取彼混入、故李如圭集釋所據之本無之。）

鄭注、爲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

鄭注、備褻。

釋曰。謂持體者。春秋傳曰。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乃行禱于五祀。

鄭注、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釋曰。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禱、禮也。請之、非也。五祀當考。

乃卒。

鄭注、卒、終也。

主人啼、兄弟哭。

鄭注、哀有甚有否。于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

釋曰。主人啼者、發聲則氣絕而息、若往而不反也。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

鄭注、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事相變。衽、臥席。古文第爲茨。

遷尸。

鄭注、徙于牖下也。于是幠用斂衾。

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鄭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

釋曰。復以求生、未可變服凶服。

楔、貌如軛、上兩末。

鄭注、事便也。今文軛作厄。

釋曰。軛、馬鞅。軛馬領者也。角柶屈之如軛、中間入口、兩末向上、與扱醴之柶異。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

鄭注。校、歷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古文校爲枝。（案此與士喪禮主人拂几授校注云古文校爲技有異與注疏本同）

釋曰。几兩端各二足。今縱用之。以夾尸足。又使御者坐持之。恐几敧側也。

卽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

鄭注。腢、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

釋曰。腼醢亦取閣上所餘者。卒遽不用故新也。檀弓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鄭注。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訃。

釋曰。雜記曰。凡訃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

鄭注。別尊卑也。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

鄭注。不二主。

襚者委衣于牀。不坐。

鄭注。牀高。由便。

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

鄭注。始死時也。

夏祝淅米。差盛之。

鄭注。差、擇之。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

鄭注。抗衾、爲其裸裎蔽之也。襢、袒也。袒簀、去席。盝水便也。（案今注疏本說也字）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

鄭注。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

釋曰。周禮女御。大喪掌沐浴。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鄭注。中帶、若今之褌襂。

卒洗。貝反于笲。實貝。柱右顱左顱。

鄭注。象齒堅。

夏祝徹餘飯。

鄭注。徹去鬻。

瑱塞耳。

鄭注。塞、充窒。

釋曰。瑱縣耳旁。今以塞耳。與生時異。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鄭注。南順、統于堂。輪、從也。今文掘爲坅。

垼用塊。

鄭注。塊、墣也。古文垼爲役。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

鄭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于蔽下體深也。

釋曰。長下膝。衣長至膝下也。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

鄭注。不辟、積也。轂、足跗也。凡他服。短不見膚。長無被土。

縓綼緆。

鄭注。一染謂之縓。今之淺紅也。（案今注疏本脫之淺二字）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緇純。

鄭注。七入爲緇。緇、黑也。（案今注疏本作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釋曰。按自掘坎南順至緇純。經文當在夏祝淅米之前。疑脫簡在此。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擥。

鄭注。擥、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擥。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

甸人築坅坎。

鄭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

隸人涅廁。

鄭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塞也。爲人復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

釋曰。周禮司隸。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既襲。宵爲燎于中庭。

鄭注。宵、夜。

厥明。滅燎。陳衣。

鄭注。記節。

釋曰。記陳衣之時。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鄭注。凡、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今文無紟。古文倫爲輪。

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竝。籩亦如之。

鄭注。棜、今之轝也。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爲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竝。則是大斂饌也。記于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古文角觶爲角柶。

釋曰。醴用觶一柶一。酒用觶一。而實四觶二柶者。後奠醴酒不同今器。兼饌之。

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

鄭注。籩豆偶而爲具。具則于饌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

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鄭注。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釋曰。建、扱之于醴中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

鄭注。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于室。設于序西南。畢事而去之。

釋曰。辟奠而不遠徹也。

無踊節。

鄭注。其哀未可節也。

既馮尸。主人袒。髺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鄭注。衆主人。齊衰以下。

大斂于阼。

鄭注。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

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

鄭注。視斂。

釋曰。此大夫、未大斂而先至者。其視斂位與君在之位同。君視斂。主人西楹東北面。大夫繼主人東上。

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

鄭注。中庭西面位。

釋曰。位在主人之南。同朝夕哭位。

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

鄭注。巾奠而室事已。

既殯。主人說髦。

鄭注。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

釋曰。內則曰。子事父母。笄總拂髦。冠緌纓。玉藻曰。親沒不髦。

三日。絞垂。

鄭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

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

鄭注。縪、謂縫著于武也。外者（案外下今注疏本衍之字）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

釋曰。武、冠卷也。喪冠纓武同材。以冠屬之武。謂之條屬。蓋以一條繩交過兩旁綴之爲武。垂其餘爲纓。乃以冠前後著武。從下鄉外縫之。

衰三升。

鄭注。衣與裳也。

屨外納。

鄭注。納、收餘也。

杖下本。竹桐一也。

鄭注。順其性也。

居倚廬。

鄭注。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釋曰。朝夕哭位在東方。故廬亦在門外之東。橫一木著地。立細木其上。倚就東墉。北其戶。既虞。乃柱起橫木之著地者。而西其戶。喪服傳謂之外寢。

寢苫枕塊。

鄭注。苫、編藁（案各本作藁。據釋文改正）塊、堛也。

不說絰帶。

鄭注。哀戚不在于安。

哭晝夜無時。

鄭注。哀至則哭。非必朝夕。

釋曰。始喪至殯。哭不絕聲。既殯。哭晝夜無時。既卒哭。惟朝夕哭。既練。朝夕止哭。或一月二日哀至則哭。亦無時。

非喪事不言。

鄭注。不忘所以爲親。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鄭注。不在于飽與滋味。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主人乘惡車。

鄭注。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

白狗幦。

鄭注。未成豪。狗。幦、覆笭也。以狗皮爲之。取其臑也。白于喪飾宜。古文幦爲幂。

釋曰。車前有式。以幦覆之。式之材謂之軨。故通謂式爲軨也。禮記謂之幦。周禮謂之禎。詩謂之幭。其實一也。釋畜曰。犬未成豪、狗。

蒲蔽。

鄭注。蔽、藩。

御以蒲菆。

鄭注。不在于驅馳。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

釋曰。御者以蒲菆策馬。春秋傳蒲菆可爲矢。

犬服。

鄭注。笭閒兵服。以犬皮爲之。取堅也。亦白。今文犬爲大。（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木錧。

鄭注。取少聲。今文錧爲轄。

釋曰。常時車錧馬鑣以金爲之。

約綏約轡。

鄭注。約、繩。綏、所以引升車。

木鑣。

鄭注。亦取少聲。古文鑣爲苞。

馬不齊髦。

鄭注。齊、翦也。今文髦爲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繰車駹車漆車與。

釋曰。周禮蒲蔽犬禎。鄭謂始喪所乘也。卒哭乘素車。既練乘繰車。大祥乘駹車。禪乘漆車。喪車無等。齊衰以下蓋差次乘之。

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

鄭注。裧者車裳幃。于蓋弓垂之。

釋曰。裧、周禮謂之容。詩謂之幃裳。

貳車白狗攝服。

鄭注。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

其他皆如乘車。

鄭注。如所乘惡車。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

鄭注。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卻之、示未用。

釋曰。曲禮。拚者加帚于箕上。

從徹者而入。

鄭注。童子不專禮事。

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

鄭注。比、猶先也。室中東南隅謂之窔。（案、今注疏本脫中字。）

釋曰。窔、近戶隱闇處也。入時燭先徹者。童子從徹者。出時徹者先燭。童子從燭。童子常後于成人。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鄭注。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于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

釋曰。下室、燕寢也。如其頃。如食頃。

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

鄭注。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

筮宅。冢人物土。

鄭注。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卜曰。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

鄭注。事畢。

啟之昕。外內不哭。

鄭注。將有事。爲其讙譁。既啟。命哭。古文啟爲開。

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

鄭注。明階閒者。位近西也。夷牀饌于祖廟。輁軸饌于殯宮。其二廟者。于禰亦饌輁軸焉。古文輁或作拱。

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

鄭注。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

鄭注。重不入者。主于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

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

鄭注．照正柩者．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于此．

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案、今注疏本脫降字．）主人踊如初．

鄭注．如其降拜賓至于要節而踊．不膺車．不從此行．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

鄭注．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今文無從．

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

鄭注．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盾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旜．旌旗之屬．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朝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古文靾爲殺．旜爲膳．

釋曰．纓轡貝勒．馬所用也．及薦馬．又取纓用．

道車．載朝服．

鄭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槀車．載蓑笠．

鄭注．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槀爲潦．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

釋曰．槀車．游散所乘也．詩都人士曰．臺笠緇撮．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

鄭注．將于柩西當前束設之．

巾奠．乃牆．

鄭注．牆、柩飾也．

抗木刊．

鄭注．剝削之．古文刊爲竿．

茵著用荼．實綏澤焉．

鄭注．荼、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溼．

葦苞長三尺．一編．

鄭注．用便易也．

菅筲三．其實皆瀹．

鄭注．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爲敬．

釋曰．不以食道．謂不孰之飯用米．其義亦然．

祖．還車不易位．

鄭注．爲鄉外耳．未行．

執披者旁四人．

鄭注．前後左右各二人．

凡贈幣無常．

鄭注．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

凡糗不煎．

鄭注．以脊煎之則褻．非敬．

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

鄭注．不敢留神也．堩．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于堩．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鄭注．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

釋曰．不北上．統于壙者．車不入壙．

柩至于壙．斂服載之．

鄭注．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遂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

卒窆而歸．不驅．

鄭注．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爲親之在彼．

釋曰．檀弓曰．衞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鄭注．爲有他故及辟忌也．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

鄭注．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鄭注．言饌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饌．

弓矢之新．沽功．

鄭注．設之宜新．沽．示不用．今文沽作古．

釋曰。沽功、麤功也。

有弭飾焉。

鄭注。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

釋曰。弭、弓梢末也。

亦張可也。

鄭注。亦使可張。

有柲。

鄭注。柲、弓檠。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緄縢。古文柲爲枈。

釋曰。柲狀如弓。緄縢謂繩約之。

設依撻焉。

鄭注。依、纏絃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爲之。今文撻爲銛。

有韣。

鄭注。韣、弓衣也。以緇布爲之。

矢。（案各本脫此字據釋文補）翭矢一乘。骨鏃短衛。

鄭注。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案示今注疏本誤作云）生時翭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

釋曰。衛、謂羽也。羽以防衛矢。使之調。故名羽爲衛。釋器曰。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短衛、即翦羽也。

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鄭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輖、摯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爲矢。前重後輕也。

釋曰。志矢不言鏃。則無鏃也。軒輖中者。矢前後之輕重等也。自君視斂至此。記者更自前記之。

儀禮集釋卷二十五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猶安也。（案今注疏本脫猶字）士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于殯宮。以安之之禮。（案今注疏本脫之禮二字）虞于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十四。

士虞禮。特豕饋食。

鄭注。饋、猶歸也。

釋曰。大夫士之祭曰饋食。虞、喪祭也。雜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虞同牲。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

鄭注。側亨、亨一胖也。亨于爨用鑊。不于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

釋曰。吉禮左右胖皆亨。虞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俎。亨一胖而已。特牲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

魚腊爨亞之。北上。

鄭注。爨、竈。

釋曰。特牲饋食禮記。魚腊爨在牲爨南。

饎爨在東壁。西面。

鄭注。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于屋宇。于廩有亭饎之爨。彌吉。

釋曰。特牲記。饎爨在西壁。西壁堂之西牆也。廩在東壁。亦反吉。黍爨爲上。上爨與堂檐齊。周禮饎人。掌凡祭祀共盛。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

鄭注。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綌布。加勺。南枋。

鄭注。酒在東。上醴也。綌布。葛屬。

釋曰。喪祭無玄酒。以醴代之。凡酌者之左爲上尊。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言綌布。蓋麻葛雜。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

鄭注。有几。始鬼神也。

釋曰。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

鄭注。苴。猶藉也。

釋曰。刌。切也。易曰。藉用白茅。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鄭注。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

釋曰。與席（案此下原本缺）

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

鄭注。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于正。

釋曰。亞之次鉶。以東也。入設者皆東面取之。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

鄭注。藉。猶薦也。古文藉爲席。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案巾今注疏本訛作布）

鄭注。流。匜吐水口也。

釋曰。爲尸設盥也。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

鄭注。門外之右。門西也。今文扃爲鉉。

釋曰。鼎門外北面北上。與士昏及特牲禮同。惟陳于門外之右耳。

匕俎在西塾之西。

鄭注。不饌于塾上。統于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

釋曰。塾有東西。有內外。一門而塾四也。外塾南鄉。則內塾北鄉。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鄭注。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肵俎在燔東。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于堂。亦如之。

鄭注。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

釋曰。髽散帶垂。自啓至葬之服也。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鄭注。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至于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几。于席近南也。

釋曰。祝有絰帶。則官屬加麻也。喪服小記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祝親祭。宜賓面從重。接神宜變而之輕。南上。祝爲上。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

鄭注。臨。朝夕哭。

釋曰。請拜賓。禮漸文也。

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如反哭位。

鄭注。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此則異于朝夕。（案今注疏本脫此則二字）

祝入門左。北面。

鄭注。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

釋曰。執事兄弟及賓也。

宗人西階前北面。

鄭注。當詔主人及賓之事。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

鄭注。縮。從也。古文縮爲蹙。

釋曰。苴東西設之。順神東面也。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鄭注。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然則練杖不入于門明矣。

贊薦菹醢。醢在北。

鄭注。主婦不服衰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

釋曰。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祭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君。其臣不執事。兄弟齊衰者執事。士賤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執事。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不取齊衰者。又辟大夫也。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

鄭注。舉。舉鼎也。長在左。西方位也。（案西上今注疏本衍在字）凡事宗人詔之。

釋曰。吉禮長在右。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

鄭注。載、載于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卒。杖者逆退復位。

鄭注。復賓位也。

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

鄭注。亞、次也。今文無之。

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

鄭注。簋實尊黍也。

設一鉶于豆南。

鄭注。鉶、菜羹也。

佐食出。立于戶西。

鄭注。饌已也。今文無于戶西。

贊者徹鼎。

鄭注。反于門外。

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

鄭注。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今文啓爲開。

釋曰。言酌醴。不言酌奠。此醴酒並有明所酌者醴也。吉禮以玄酒配酒。不嫌酌玄酒。故言酌奠而已。

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

鄭注。復位、復主人之左。（案此注今注疏本在主人再拜稽首經文之上）

祝饗。命佐食祭。

鄭注。饗、告神饗。（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此祭。祭于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尙饗是也。（案今注疏本脫尙字）

釋曰。相、息亮切。下相爵同。

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

鄭注。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案何今注疏本誤作可）

釋曰。益反奠之。復酌醴而祝奠于鉶南也。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蒩館。蒩即此苴也。張子厚曰。苴、主道也。大夫士有重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已作主則否。愚按重既虞而埋。則此時未埋也。當考。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鄭注。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釋曰。祭辭即饗神辭。按少牢饋食禮。辭至此乃釋之。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

鄭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鄭注。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

淳尸盥。宗人授巾。

鄭注。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

尸及階。祝延尸。

鄭注。延、進也。告之以升。

釋曰。在後詔侑曰延。尸升入。祝在後。尸謖。祝在前。禮器所謂詔侑無方也。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鄭注。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

鄭注。哭止。尊尸。

婦人入于房。

鄭注。辟執事者。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鄭注。妥、安坐也。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

鄭注。北、席北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隋祭（案隋今注疏本從釋文于鄭注猶墮刻作墮而此作墮實則墮乃隋之俗體隋與墮同）

鄭注下祭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案言字今注疏本誤在猶字下）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

釋曰奠所奠觶也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

鄭注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

釋曰下記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即此祝辭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

鄭注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

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

鄭注邇近也

尸祭鉶嘗鉶

鄭注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

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

鄭注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

釋曰士昏禮大羹湆在爨公食禮大羹皆設于薦右虞未忍異于生少牢饋食禮胾豆設于薦豆之北

尸飯播餘于篚

鄭注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古文播爲半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

鄭注飯間啗肉安食氣

釋曰幹脅也

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

鄭注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

又三飯舉肩祭如初

鄭注後舉肩者貴要成也

舉魚腊俎俎釋三个

鄭注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

釋曰牲七體已舉脊脅胳肩所釋亦三體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鄭注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

釋曰肵俎尸盛牲體之俎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荅拜尸祭酒嘗之

鄭注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古文酳作酌

釋曰特牲禮主人西面拜送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

鄭注縮從也從實肝炙于俎也喪祭進柢右鹽于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

釋曰柢本也進其本于尸執俎者左肝右鹽西面而設于席前尸得右取肝也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鄭注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于味

釋曰特牲少牢禮尸嚌肝加于菹豆豆近而俎遠遠之者不志于味也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荅拜

鄭注不相爵喪祭于禮略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

鄭注醋報

主人坐祭卒爵拜尸荅拜筵祝南面

鄭注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

釋曰萑如葦而細尸葦席祝萑席可也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

鄭注獻祝因反西面位

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荅拜

鄭注今文無擩鹽（案此注今注疏本在祝坐授主人經文之下）

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鄭注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鄭注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釋曰。主婦服輕于主人。

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

鄭注。尙棗。棗美。

釋曰。自反、反而取籩。無贊之者也。喪事縱。縱反吉。自薦者獻己所有事。非執事。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鄭注。初、主人儀。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鄭注。繶爵、口足之閒有篆又彌飾。

釋曰。繶、履縫飾也。

婦人復位。

鄭注。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鄭注。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于尸閒嫌。

釋曰。告利成。致尸意于主人也。虞三獻而已。特牲饋食禮凡六獻。三獻之後。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獻賓酬賓。奠觶。其後賓舉以行旅酬。賓兄弟弟子又各舉觶于其長。行無算爵。乃告利成。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不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以衰麻之處不致爵。練不旅酬。大祥無算爵。彌吉。雜記又曰。自諸侯達于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則皆飲之。可也。蓋謂致爵以後受酢則然。其受尸酢。雖虞。主人猶卒爵。重神惠。

皆哭。

鄭注。丈夫婦人于主人哭。斯哭矣。

祝入。尸謖。

鄭注。謖、起也。（案。今注疏本脫此三字。）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古文謖或爲休。

從者奉篚。哭。如初。

鄭注。初、哭從尸。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鄭注。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

鄭注。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

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

釋曰。如其設。如奧之設也。特牲禮。改設饌東面。几在南。少牢禮。南面。明同于特牲禮東面也。東西不反吉者。示向吉有漸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鄭注。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

釋曰。席初在房。今還于房也。冠、昏、公食禮筵皆在房。

贊闔牖戶。

鄭注。鬼神尙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

主人降。賓出。

鄭注。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鄭注。門外未入位。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鄭注。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皆去。則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釋曰。荀子曰。凡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于面北牖。易服。楊倞謂易祭服。蓋謂練祥之祭也。當攷。

記。虞。浴。不櫛。（案。各本浴上有沐字。據注云。今文曰沐浴。是鄭從古文無沐字。甚明。）

鄭注。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于飾也。惟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

釋曰。雜記曰。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三年者。至祔而櫛。則期虞而櫛可。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鄭注。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檀弓曰。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釋曰。特豕而曰西上。明兼兔腊也。少牢禮。東上。特牲禮。升右胖。牲北首。東足。

日中而行事。

鄭注。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

鄭注。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今文無廟。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

鄭注。肉謂之羹。飪、熟也。脊、正脊也。脅、正脅也。喪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膉、脰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案。今注疏本脫此字。肉下有從字。）殳矛之殳聲。

釋曰肩臂臑膞胳脊脅爲七體特牲禮則增橫脊短脅而九少牢又增脡脊代脅而十一離肺與脊同
舉者虞祭尸未入前所祭肺祭尸所祭

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

鄭注差減之

釋曰特牲禮魚十有五

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

鄭注腊亦七體牲之類

釋曰特牲記曰腊如牲骨

皆設扃鼏陳之

鄭注嫌既陳乃設扃鼏也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

載猶進柢魚進鬐

鄭注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今文柢爲胝古文鬐爲耆

釋曰吉祭進下進腠

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

鄭注不升于鼎賤也統于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

鄭注槃以盛棄水爲淺汙人也執巾不授巾卑也

釋曰槃匜在西階南執槃西面執匜東面亦反于吉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

鄭注當詔主人室事

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

鄭注室中尊不空立戶牖之間謂之依

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

鄭注苦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芐

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

鄭注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楬籩有縢也

釋曰大斂之奠豆兩葵菹芋兩籩無縢栗不擇芋全菹也

尸入祝從尸

鄭注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尙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

尸坐不說屨

鄭注侍神不敢燕惰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今文說爲稅

釋曰少儀曰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飲酒燕禮降說屨乃升坐

尸謖祝前鄉尸

鄭注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

鄭注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鄭注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案鄉今注疏本作向）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

鄭注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

釋曰特牲禮主人服玄端主婦宵衣故尸還服此祭服也曾子問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爲君尸或弁者君之先祖或爲大夫士者也以其子孫爲君故先祖爲士者之尸得還服助祭于君之服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鄭注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釋曰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自禮祭以前男女別尸吉祭云以某妃配則男女共尸鄭曰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鄭注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

既饗祭于苴祝祝卒

鄭注記異者之節

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

鄭注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于綏祭終于從獻綏當爲墮

釋曰從獻肝燔也

主人哭出復位

鄭注于祝祝卒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

鄭注門西北面位也

釋曰初入門左北面位

男女拾踊三。

鄭注。拾、更也。三更踊。

如食閒。

鄭注。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

祝升。止哭。聲三。啓戶。

鄭注。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今文啓爲開。

主人入。

鄭注。親之。

祝從。啓牖鄉。如初。

鄭注。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

主人哭出復位。

鄭注。堂上位也。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

鄭注。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

釋曰。佐食、賓也。設于西北隅。則當更闔牖戶。惟其褻。

宗人詔降如初。

鄭注。初、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

始虞用柔日。

鄭注。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

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

鄭注。曰、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不寧、悲思不安。

敢用絜牲剛鬣。

鄭注。敢、昧冒之辭。豕曰剛鬣。

釋曰。祭以牲爲主。故先言之。

香合。

鄭注。黍也。大夫士于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

釋曰。曲禮云。豕曰剛鬣。兔曰明視。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黍稷別號者。人君禮。特牲少牢禮惟言普淖。

嘉薦普淖。

鄭注。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

明齊溲酒。

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

釋曰。明視當次牲上。已見普淖。不得又言明粢。

哀薦祫事。

鄭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合事。

適爾皇祖某甫。

鄭注。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

釋曰。至祔始合先祖。于此豫言之。雜記曰。男子祔于王父。

饗。

鄭注。勸彊之也。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

鄭注。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鄭注。當祔于祖廟。爲神安于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虞。（案各本訛作葬日中而虞據禮記刪正）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今文他爲它。

釋曰。下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卒哭對虞爲吉祭。對禫後吉祭則猶爲喪祭。

獻畢。未徹。乃餞。

鄭注。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古文餞爲踐。

釋曰。虞卒哭在寢。祔在廟。故餞之。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

鄭注。少南、將有事于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案鼏今注疏本訛作冪）不久陳。古文甒爲廡也。

釋曰。水、吉禮謂之玄酒。凶禮反吉。洗篚案饌皆在西方。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

鄭注．在門之左又少南．

饌籩豆脯四脡．

鄭注．酒宜脯也．古文脡爲挺．

釋曰．鄉飲射脯五脡．大夫禮也．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

鄭注．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案．烏今注疏本訛作鳥．）折以爲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古文縮爲蹙．

釋曰．從饌半尹于上以爲祭．

尸出．執几從．席從．

鄭注．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

尸出門右南面．

鄭注．俟設席也．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

鄭注．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

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

鄭注．婦人出者．重餞尸．

釋曰．喪之常．婦人無外位．

尸卽席坐．惟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胊在南．

鄭注．胊、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于吉．

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

鄭注．授乾肉之祭．

釋曰．旣祭．嚌之．故謂祭爲嚌．

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

鄭注．反之．反于佐食．佐食反之于俎．尸奠爵．禮有終．

釋曰．尸不酢而奠爵．猶送賓賓不答拜然．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

釋曰．無從者．無籩燔從．

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

鄭注．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猶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古文謖作休．

釋曰．事尸在廟．以廟門爲限．餞在寢門外．故以大門爲限．

尸出門．哭者止．

鄭注．以餞于外．大門猶廟門．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鄭注．送賓．拜于大門外．

主婦亦拜賓．

鄭注．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釋曰．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春秋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

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

鄭注．旣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今文說爲稅．

釋曰．夕當爲祔期．故前爲期而受服．

入徹．主人不與．

鄭注．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爲豫．

釋曰．不徹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吉祭則君婦廢徹．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鄭注．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案．變今注疏本訛作說．）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卽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

釋曰．喪服小記曰．齊衰帶惡笄以終喪．則斬衰者不變可知．檀弓所謂不葛帶．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

鄭注．以餞尸者本爲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爲筵．

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鄭注．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閒．其義或殊．

將旦而祔．則薦．

鄭注．薦、謂卒哭之祭．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

鄭注．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尙、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爲告祔也．今文隮爲齊．

女子．曰皇祖妣某氏．

鄭注．女孫祔于祖母．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

鄭注。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也。今文無某氏。（案、今注疏本、差疏也句上少一婦字、句下脫今文無某氏五字。）

釋曰。喪服小記曰。妻祔于諸祖姑。

其他辭、一也。

鄭注。來日某隮祔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

鄭注。饗辭、勸彊尸之辭也。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案鄭康成注周禮秋官蜡氏除不蠲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毛詩吉蠲爲饎云、蠲、絜也。至此注引詩、則爲與惟、圭與蠲、互異。陸德明賈此注所引吉圭非釋、而于詩吉蠲、周禮不蠲、皆云古玄反、蠲音圭、竟若未見本文有作圭者。宋董逌讀廣川詩故、其時韓嬰章句尚存、知韓詩作吉圭、因以鄭注周禮之吉圭惟饎、證明圭字作蠲音、足補賈疏釋文所未備、附識于此。）

明日。以其班祔。

鄭注。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旣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胙。

釋曰。穀梁傳曰。于練焉壞廟。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浴。櫛。搔。揃。（案、浴上各本衍沐字、揃訛作翦。據注云、今文曰沐浴、是鄭從古文無沐字甚明。釋文揃子淺反、注鬋同、則經注皆無翦字甚明。）

鄭注。彌自飾也。搔當爲爪。（案、爲、今注疏本訛作首、）今文曰沐浴。搔或爲蚤。揃或爲鬋。（案、今注疏本訛作搔頭或爲蚤揃揃或爲鬋。）

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

鄭注。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今以脰膉。貶于純吉。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肵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膉爲頭嗌也。

釋曰。特牲禮。主婦佐食俎皆觳折。

其他如饋食。

鄭注。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

釋曰。特牲饋食禮。尸俎右臂。阼俎臂用左。阼俎、（案、原本脫阼字、今補、）主人俎也。今文阼作作肵。非。

用嗣尸。

鄭注。虞祔尚質。未暇筮尸。

釋曰。嗣、主人嗣子也。特牲饋食禮曰。嗣舉奠。喪服小記曰。練筮日筮尸。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

鄭注。稱孝者吉祭。

釋曰。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用尹祭。

鄭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

鄭注。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爲醙。

釋曰、鉶設于黍稷後。酌奠前。故其辭次如此。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鄭注。欲其祔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朞而小祥。

鄭注。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古文朞皆作基。

曰薦此常事。

鄭注。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鄭注。又、復也。

中月而禫。

鄭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案、此、今注疏本訛作中、）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爲導。

釋曰。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喪服小記。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學記。中年考校。中皆謂間也。大祥中月而禫。與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同。王肅據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謂禫在祥是月之中。識此中月與文王中身享國之中同。按是月禫自爲下生文。猶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是日之文。亦上無所屬。王義非也。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鄭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儀禮集釋卷二十六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而于五禮屬吉禮。（案此條有脫誤。釋文引鄭云。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又疏云。鄭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諸侯之士者。似釋文所引。乃鄭目錄本文。此云非天子之士。及而字。皆疏內字。誤入注文。于五禮屬吉禮下。又脫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別錄第十五。凡十四字。）

釋曰。諸侯之士祭其祖禰之禮。特牲。一豕也。韋昭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曲禮曰。凡祭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謂天子之大夫士。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

鄭注。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于廟門諏丁巳之日。今文諏皆爲詛。（案今注疏本脫此六字。）

釋曰。饋食。薦孰也。大夫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故名其禮曰饋食。天子諸侯。薦孰以前。有祼鬯薦血腥之禮。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

鄭注。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門。謂廟門。

釋曰。玄冠一冠。冠玄端朝服二服。士冠禮言筮于廟門。此祭于廟。筮于廟門可知。筮日者。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期。故因卜筮以請。敬之至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

鄭注。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

釋曰。姓之言生也。兄弟猶言族親也。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鄭注。士之屬吏也。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

鄭注。爲筮人設之也。古文闑作槷。（案槷今注疏本訛作槷。）閾作蹙。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鄭注。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

釋曰。塾。門側之堂。士冠禮筮饌于西塾。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

鄭注。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

釋曰。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禫月之吉祭。猶未配。喪祭又不言歲事。故空其文。兼見此祭。少牢饋食禮曰。用薦歲事。以某妃配。此下宿賓辭。亦曰薦歲事。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

鄭注。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釋曰。三正記曰。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少牢禮立筮。

主人受視。反之。

鄭注。反。還。

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

鄭注。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鄭注。遠日。旬之外日。

釋曰。曲禮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上旬內筮不吉。則筮中旬。不吉。復筮下旬。復不吉。則止。大夫以上。則前一旬筮之。

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尙饗．

鄭注．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

釋曰．祭前二日．宿賓．前一日．視濯．曲禮曰．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尸筮無父者．天子諸侯之祭．亦用孫之倫爲尸．取有爵者爲之．

乃宿尸．

鄭注．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

釋曰．速賓．肅客．宿眡濯是也．乃、緩辭．宿尸宿賓同日．

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

鄭注．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

釋曰．祭統曰．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鄭注．不敢南面當尊．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

鄭注．順尸．

主人再拜．尸荅拜．

鄭注．主人先拜．尊尸．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

鄭注．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今文無敢．（案今注疏本脫此四字）

祝許諾．致命．

鄭注．受宗人辭．許之．傳命于尸．始宗人祝北面．至于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

釋曰．始時宗人祝從主人北面．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

鄭注．其許．亦宗人受于祝．而告主人．

尸入．主人退．

鄭注．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

鄭注．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

釋曰．賓卽筮時有司．知有祭事矣．不筮賓者．主人爲獻主．賓助祭而已．

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

鄭注．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古文鼏爲密．

釋曰．不言門之東西．知當門．

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

鄭注．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鄭注．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尙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

釋曰．牲、豕也．縛其足．寢左．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鄭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案西夾下各本衍室字．據疏引注文刪正．）

釋曰．大夫士直曰房．此言東房．明在房中之東．當東夾室之北也．西堂、西廂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曰．夾室前堂．

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

鄭注．初、筮位也．

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鄭注．不蒙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案今注疏本宰作衆．宰作賓．俱誤．）

釋曰．賓及衆賓．卽筮時有司羣執事也．筮時祝宗人在其中．惟宰在門東．今宰在衆賓中．祝宗人別自爲位．與筮位異．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

鄭注．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于祭宜近廟．

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

鄭注．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釋曰．少牢下篇．大夫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不再拜者．辟國君．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

鄭注．爲視濯也．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鄭注．濯、漑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

釋曰．几席不濯．告具而已．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鄭注.爲祝牲也.今文復爲反.（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鄭注.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

釋曰.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牷.牲無疾.則聲氣和.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

鄭注.備.具.

請期.曰羹飪.

鄭注.肉謂之羹.飪.孰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孰.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

釋曰.少牢饋食禮.爲期.宗人北面.

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

鄭注.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

釋曰.不記賓及兄弟.服朝服.惟尸祝佐食同主人服玄端.側猶特也.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鄭注.炊黍稷曰饎.宗婦爲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案陸德明釋文于既夕記分亦齊于坫三字至此注則連書齊坫二字似此注無于字因各本皆有仍之）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

釋曰.坫在堂角.既夕記曰.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如在東西堂下者.皆齊于坫.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

鄭注.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

鄭注.初.視濯也.

尊于戶東.玄酒在西.

鄭注.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

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

鄭注.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

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

鄭注.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于神.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

鄭注.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古文用爲于.

戶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鄭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

釋曰.尸盥在門右.據鄉內也.揮.振去水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鄭注.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

釋曰.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筵于室中西南隅.

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

鄭注.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案詩素衣朱襮毛傳云襮領也鄭箋襮當爲綃其注士昏禮之姆纚笄宵衣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似綃乃魯詩原文賈公彥之疏周官[illegible]其[illegible]圭惟[illegible]注所謂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即謂是類矣至此注引詩則云其綃本名曰宵并禮記玉藻篇玄綃衣之綃亦改作宵猶七月詩箋引月令鮮羔開冰句鄭作獻羔但取音義相合不仍原文而賈疏概以詩及禮記皆作宵轉滋淆惑附辨于此.）

釋曰.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

鄭注.具.猶辦也.

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

鄭注.初.視濯也.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鄭注.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

釋曰.虞禮.主人即位于堂.如反哭.東面.宗人西階前北面詔主人.此禮.主人位堂下西面.宗人當在阼階南擯主人.知佐食在主人之西.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

鄭注.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

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

鄭注.主婦盥.盥于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釋曰.薦豆于奧席前.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

鄭注.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

鄭注。及、與也。主人在右。統于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兔。

釋曰。入以東爲右。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載、賤者之事。曲禮曰。兔曰明視。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鄭注。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枇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三尺（案三尺上今注疏本有長字）。刊其本與末。枇畢同材明矣。今此枇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案以今注疏本訛作似）。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

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

鄭注。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

贊者錯俎。加匕。

鄭注。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案今注疏本作枋）。既則退西左人北面也。

釋曰。左人北面于其南載之。昏禮曰。北面載。少牢饋食禮。俎皆設于鼎西。

乃枇。

鄭注。右人也。尊者于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

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

鄭注。肵俎（案今注疏本脫俎字）。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爲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古文鼏皆作密。

卒載。加匕于鼎。

鄭注。卒、已也。已載。畢亦加焉。

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鄭注。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南陳（案各本脫一鉶字。據唐石經補）。

鄭注。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

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案今注疏本脫戶字。唐石經亦有）。

鄭注。酌奠。奠其爵觶也。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

釋曰。會、敦蓋也。卻、仰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鄭注。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于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

鄭注。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鄭注。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

釋曰。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

鄭注。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箪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

釋曰。尸盥在門右。侍盥者執以之門左就尸。

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

鄭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

釋曰。無方、無常也。

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

鄭注。妥、安坐也。

釋曰。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

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

鄭注。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醢（案各本作擩于醢。釋文舉擩醢二字。可證于字乃衍文）。祭于豆間。

鄭注。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案隋今注疏本訛作墮。下同）。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隋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擩醢者。染于醢。

釋曰。鄉者設饌厭飫神。謂之陰厭（案此下原本缺）。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

鄭注。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共之。惟恐不美。告之美（案美上今注疏本有以字）。達其心。明神享之。

釋曰。尸俎具有離肺刌肺。此所祭者刌肺。郊特牲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明堂位曰。夏后氏祭心。殷祭

肝。周祭肺。

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

鄭注。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曲禮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釋曰。鉶羹有菜和。故告旨。盛之鉶器。故名鉶羹。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

鄭注。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

設大羹湆于醢北。

鄭注。大羹湆、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今文湆皆爲汁。

釋曰。士虞禮記曰。無尸。則無大羹湆。大羹在左者。神禮變于食。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

鄭注。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

釋曰。肺離肺也。周禮九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擩祭者。擩于醢以祭。不食也。振祭者。將食。既擩。必振乃祭也。黍稷牢肉魚皆擩于醢。

乃食。食舉。

鄭注。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

釋曰。食舉、卽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曰舉。以其可食。故又曰食舉。凡體皆連肉。以骨爲主耳。

主人羞所俎于腊北。

鄭注。所俎主于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

鄭注。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

釋曰。實、飽也。詩楚茨曰。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所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

鄭注。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

釋曰。正脅曰幹。此禮無正脅。則幹者通謂長脅。公羊傳曰。搚幹而殺之。

尸實舉于菹豆。

鄭注。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

鄭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爲上。以有醢。不得繹也。

釋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按公食大夫禮。醢與胾炙繹設。此進一醢。故不得繹。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鄭注。禮再成也。

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鄭注。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

舉肩及獸魚如初。

鄭注。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繹而前。終始之次也。

釋曰。按少牢饋食禮載牲體之次。肩、臂、臑、膊、骼在俎兩端。脊、脅、肺在上。其序。肩、脊、脅、骼。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卻也。後舉骼。下繹也。終舉肩。前也。尸舉牲體如繹也。

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

鄭注。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于所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爲改饌于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案今注疏本作有若干个者）此讀然。

釋曰。按下記。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今已舉肩、胳、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前脛宜盛臂。後脛宜盛肫。脊脅宜盛橫脊、短脅。知所釋者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

舉肺脊加于所俎。反黍稷于其所。

鄭注。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鄭注。酳、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酳者。（案謂之二字今注疏本作云字）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略者。（案者今注疏本訛作也）今文酳皆爲酌。

釋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少牢饋食禮。酳尸用爵。此辟大夫。不用爵。次當用觚。而用角者。角用功少。彖質也。

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

鄭注。肝、肝炙也。今文曰啐之。（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古文無長。

釋曰。羞肝亦以祭右鹽。

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

鄭注。曰送爵者。節主人拜。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

鄭注。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尸親醋。相報之義。（案今注疏本脫此七字）古文醋作酢。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案挼各本訛作授據注訂正）

鄭注。退者。進受爵反位。妥亦當爲挼。（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今文或皆改妥作挼。（案今注疏本作今文妥作綏）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

鄭注。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

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

鄭注。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

鄭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少牢饋食禮曰。興受黍。坐振祭。嚌之。古文挂作卦。（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釋曰。內則曰。詩負之。詩含神霧曰。詩、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袂、袖也。袪、袖口。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鄭注。變黍言嗇。（案言今注疏本訛作以）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

筵祝南面。

鄭注。主人自房還時。

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

鄭注。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

釋曰。神坐及亞獻致爵之籩豆。皆主婦設之。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佐食設俎。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

釋曰。下記。祝俎離肺。則祝絕肺以祭。此不見者。省文。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

鄭注。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

釋曰。爵、房中爵也。少牢饋食禮。主婦拜獻尸。尸拜受。主婦拜送。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

鄭注。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于主人之北。西面。

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

鄭注。兩籩。棗栗。棗在西。

釋曰。士虞禮。主婦亞獻尸。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

鄭注。籩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于豆祭。

釋曰。祝贊者。猶前命挼祭也。籩豆同祭于豆間。少牢下篇曰。尸取麷蕡白黑。兼祭于豆祭。

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

鄭注。燔、炙肉也。

釋曰。反之。反于長兄弟。楚茨曰。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羞燔者受。加于肵。出。

鄭注。出者。俟後事也。

釋曰。俟羞燔于祝也。

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

鄭注。送者。送卒爵。

酢。如主人儀。

鄭注。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

釋曰。上尸酢主人。不易爵。此如之。亦不易爵也。禮。男女不相襲爵。少牢饋食禮。尸酢主婦。祝易爵洗。以授尸。此襲爵者。辟大夫之妻。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

鄭注。撫挼祭。示親祭。佐食不受而祭于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于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

釋曰。少牢禮。主婦受祭。祭之。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鄭注。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

釋曰。佐食北面受獻。主婦不宜同面拜送。言如初。明同主人西面拜。與內子禮同。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

鄭注。初、亞獻也。尸止爵者。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儀禮集釋卷二十七

特牲饋食禮

席于戶內.

鄭注.爲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

鄭注.主婦拜.拜于北面也.今文曰.主婦洗酌爵.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

鄭注.初.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

俎入設.

鄭注.佐食設之.

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

鄭注.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爲絕肺染汙也.刌肺不挩手.（案.刌.今注疏本作忖.）古文挩皆作說.

釋曰.刌肺忖切之.直取以祭.離肺四面離割之.不絕其中央少許.時絕之以祭.下記.主人以下俎.皆離肺.無刌肺.

肝從.左執爵.取肝揀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

鄭注.于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

釋曰.尸再獻而具肝從.主人一酌而肝燔從.與尸均.坐振祭.重出坐字.疑.

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出.反于房.

釋曰.主婦醋不更爵.殺也.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鄭注.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古文更爲受.（案.今注疏本訛作今文授爲受.）

釋曰.更爵.更房內之爵也.庭篚惟有二爵.其一獻尸爵止.其一主人致爵于主婦.少牢下篇.賓致爵于主婦之俎.亦佐食設之.

三獻.作止爵.

鄭注.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

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鄭注.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今文曰洗致.古文更爲受.（案.今注疏本脫此十字.）

釋曰.下記.佐食旅.旅齒于兄弟.故其薦俎亦然.賓三獻節中有十一爵.獻尸.一.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主婦自酢.三.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主人自酢.五.尸卒爵酢賓.六.賓獻祝.七.獻佐食.八.賓致爵于主人.九.致爵于主婦.十.賓酢于主人.十一.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

鄭注.拜賓而洗爵.爲將獻之.如初.如視濯時.（案.今注疏本脫上如字.）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者.

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

鄭注.就賓拜者.此禮不主乎尊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于其位.今文無洗.（案.今注疏本脫此四字.）

釋曰.賓有司耳.不得專階.故主人就而獻之.主人之位在東.

薦脯醢.設折俎.

鄭注.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

釋曰.少牢下篇曰.司士設賓俎.羊骼.衆賓其脅體儀也.儀者.儀度可用者用之.

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

鄭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

主人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

鄭注。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

釋曰。祭、肺。

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于篚。

鄭注。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荅拜。

釋曰。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

鄭注。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

釋曰。旅酬禮殺。不敢與神靈共尊。故就賓及兄弟之位尊之。不用玄酒。澄酒在下。人君禮也。按司尊彝。四時之祭皆有彝。諸臣之所酢。少牢饋食禮上下大夫堂下皆無尊者。辟人君。士卑。不嫌與人君同。

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

鄭注。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

主人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

鄭注。西面者。鄉賓位。立于西階之前。賓所荅拜之東北。

主人奠觶于薦北。

鄭注。奠酬于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于飲酒。

釋曰。鄉飲酒記云。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

賓坐取觶。還東面。（案。此下各本衍拜字。故上經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下云主人荅拜。荅賓北面之拜也。賓坐取觶。還東面。下乃云賓奠觶于薦南。賓方執觶在手。不得拜明矣。）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

鄭注。還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

釋曰。揖復位。則奠觶時少南于位。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

鄭注。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于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位。私人爲之與。

釋曰。下記。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衆兄弟。賓薦俎蓋公有司設之。兄弟薦俎蓋私臣設之。

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

鄭注。獻卑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賓儀。則知獻衆賓洗明矣。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

鄭注。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于其位而立。內賓、其位在房中之尊北。（案。今注疏本脫其字。）不殊其長。略婦人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

釋曰。下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

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鄭注。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鄭注。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于主人主婦。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鄭注。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

鄭注。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

釋曰。奠、鉶南所奠觶也。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也。以此禮言之。受爵、謂嗣舉奠。獻、謂舉奠洗酌入。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

鄭注。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荅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古文備爲復。

釋曰。肝、酳尸所從獻者。舉奠者、嗣也。以事名之。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鄭注。啐之者。荅其欲酢己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于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

釋曰。尸復神之奠觶。故惟啐之。與挼祭同時。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鄭注。弟子、後生也。

宗人告祭脀。

鄭注。脀、俎也。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賓也。（案。今注疏本兄弟上脫一衆字。）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

乃羞。

鄭注。羞、庶羞也。下尸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于內賓。無內羞。

釋曰。少牢下篇乃有內羞。此庶羞降于尸。無胾炙。少牢下篇曰。羞及私人。辯。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鄭注。薦南奠觶。

釋曰。主人酬賓之觶。

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

鄭注。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

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

鄭注。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

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

釋曰。其尊、西面之尊。

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

鄭注。交錯、猶言東西。

釋曰。楚茨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于旅也語。謂此時。

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鄭注。于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

釋曰。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二觶繼舉。至此禮殺。故不俟其舉而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

鄭注。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禮終于此。其文省。

釋曰。長兄弟亦取兄弟弟子所舉之觶。酬賓以相報。故互文以見之。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

鄭注。奠觶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今文曰奠于薦右。

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

鄭注。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于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

爵皆無算。

鄭注。算、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

鄭注。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于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鄭注。事尸禮畢。

祝東面告利成。

鄭注。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于尸閒之嫌。

尸謖。祝前。主人降。

鄭注。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

釋曰。楚茨曰。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致告、告利成也。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

鄭注。俎所載于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

鄭注。爲將餕。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案今注疏本脫祭字。）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

釋曰。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

鄭注。爲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案此下今注疏本有也字）。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

鄭注。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餕。其惠不過族親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古文籑皆作餕。

釋曰。餕者舉肵降于尸也。祭統曰。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少牢饋食禮。二佐食及二賓長餕。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

鄭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曰餕（案曰今注疏本誤作告）。釋辭以戒之。言女餕乎此。（案今注疏本脫乎字。）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其坐餕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餕席南。

若是者三。

鄭注。丁寧戒之。

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

鄭注.食乃祭鉶.禮殺.

釋曰.食舉脊也.尸祭鉶.嘗之.乃備黍.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荅拜.酳下餕.亦如之.

鄭注.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案.今注疏本脫酌字.）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下餕爵.

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

鄭注.主人復拜.爲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

兩餕執爵拜.

鄭注.荅主人也.

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

鄭注.下餕復兄弟位.不復升也.

上餕即位坐.荅拜.

鄭注.既授爵戶內.乃就坐.

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荅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鄭注.事餕者禮畢.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鄭注.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

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

鄭注.俟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

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

鄭注.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

鄭注.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案.今注疏本謂訛作爲.）

釋曰.釋宮曰.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郭璞曰.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厭者.無尸.直厭飫神.尸未入.饌于奧.故曰陰厭.厞.謂以席爲障蔽也.祭時厞西北隅.因謂西北隅爲厞.喪大記曰.取西北厞薪.

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鄭注.拜送賓也.凡去者不荅拜.

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鄭注.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惟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案.也.今注疏本訛作者.）

釋曰.賓出.主人拜送.明賓不自徹也.曲禮曰.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

鄭注.于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

釋曰.凡朝服素韠.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

鄭注.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

釋曰.可者.惟其所當服服之.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鄭注.榮.屋翼也.

水在洗東.

鄭注.祖天地之左海.（案.左.今注疏本訛作右.）

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鄭注.順.從也.言南從.統于堂也.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案.宜.今注疏本作迎.）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釋曰.賓獻尸之爵止.主人當致爵于主婦.故爵二.長兄弟與衆賓長班同.接並爲加爵.宜各用一觚.故觚二.長兄弟酬賓之觶.未奠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已各舉觶于其長.其一觶酌奠于鉶南.故觶四.

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

鄭注.覆壺者.盝瀝水.且爲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絜.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

釋曰.卒奠.酌奠于鉶南時.即位.尸即席坐時.鄉飲酒.賓至徹冪.禮器曰.禮有以下爲貴者.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棜無足.禁有足.士卑.故以禁戒爲稱.棜又曰斯禁.鄉飲酒鄉射雖大夫.以非祭禮.猶曰斯禁.至祭乃名曰棜.士祭禮言棜禁.得與大夫同名.

簋巾以絺也。纁裏。棗烝。栗擇。

鄭注。簋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

釋曰。聘禮竹簋（案此下原本缺）。

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

鄭注。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于葵。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今文苦爲芐。芐乃地黃。非也。

釋曰。內則曰。堇荁以滑之。

棘心匕刻。

鄭注。刻、若今龍頭。

釋曰。詩大東曰。有捄棘匕。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

鄭注。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

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

鄭注。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性。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

釋曰。一從一橫曰午。四面皆鄉中割之。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鄭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

鄭注。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今文淳作激。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

鄭注。宗人代授巾。庭長尊。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

鄭注。辟位、逡遁。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鄭注。肵宜鹽也。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

鄭注。當事、將有事而未至。

凡祝呼。佐食許諾。

鄭注。呼、猶命也。

宗人獻與旅齒于衆賓。

鄭注。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

佐食。于旅齒于兄弟。

釋曰。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及羣兄弟。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

鄭注。爲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

釋曰。尊壺于西方。已乃尊于房。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鄭注。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于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鄭注。西面者。異于獻也。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娣婦。舉觶于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于其長。並行交錯。無筭。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于主婦之東南。（案今注疏本脫于字。）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

鄭注。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于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鄭注。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鄭注。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于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于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于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

釋曰。尸餕鬼神之餘。故謂神俎爲尸俎也。尸先舉正脊。次舉長脅。故皆二骨。少牢饋食禮又有脡脊代脅。爲十一體。

膚三。

鄭注。爲豬用二。厭飫一也。

離肺一。

鄭注。離、猶掔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

刌肺三。

鄭注.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爲切.

釋曰.尸酢主人.主人不絕祭.知用尸俎之刌肺.

魚十有五.

鄭注.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于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

腊如牲骨.

鄭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

鄭注.凡接于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

釋曰.脅蓋代脅也.與脡脊皆尸俎所不備者.

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鄭注.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

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

鄭注.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古文觳皆作穀.（案今注疏本脫此六字.）

其餘如阼俎.

鄭注.餘、謂脊脅膚肺.

佐食俎.觳折.脊.脅.

鄭注.三體.卑者從正.

釋曰.無加骨也.脊脅不名.無定體.

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鄭注.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

釋曰.祝佐食接神.賓三獻.長兄弟爲加爵.宗人庭長授巾.皆接尸.而祝爲尊.故祝五體.而餘皆三體.衆賓長亦爲加爵.接于尸.蓋亦三體.下文惟衆賓殽脀耳.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

鄭注.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者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案今注疏本脫明字.）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于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

釋曰.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百官、謂衆助祭者.

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鄭注.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非執事者亦皆與旅.

釋曰.擇公有司以爲賓者.衆賓位西階下.執祭事.其不執事者.則在門西.兄弟雖無上事.亦在堂下西面.族親故也.宗人獻與旅齒于衆賓.則公有司爲之佐食.齒于兄弟.其選于私臣.與公有司私臣薦俎.蓋徒隸爲之.

儀禮集釋卷二十八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于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鄭注.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

日用丁巳.

鄭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

筮旬有一日.

鄭注.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

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鄭注.史、家臣主筮事者.

釋曰.主人朝服者.服祭服以筮也.特牲筮日.主人亦服祭時玄端.司服職曰.享先王則袞冕.祭義曰.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則天子卜祭亦服其祭服.雜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筮蓍也.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

鄭注．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祖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召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也．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尙．庶幾．饗．歆也．

釋曰．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案．原本訛作萬入大學．據大戴禮記改正．）丁亥者．吉日也．筮不同士禮贊命者．蓋辟君．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

鄭注．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

鄭注．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

乃釋韇立筮．

鄭注．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

鄭注．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于板．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

釋曰．示主人．石本上有以字．

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

鄭注．從者．求吉得吉之言．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

鄭注．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鄭注．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

宿．

鄭注．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案．矣．今注疏本訛作也．）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

釋曰．申戒爲宿．宿諸官宜在宿尸之後．宿尸之夕爲期．則宿前于祭一日．

前宿一日．宿戒尸．

鄭注．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案．儀．唐石經及原本皆作禮．從今注疏本．）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尙饗．筮卦占如初．

鄭注．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

釋曰．周禮大宰．享先王．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統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天子諸侯前祭十日卜日而戒諸官散齋．前期三日致齋．士卑．亦前期三日筮尸．不嫌與人君同．惟不得散齋七日耳．大夫不敢同君．散齋九日．前祭一日乃筮尸而致齋．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

鄭注．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

鄭注．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肅．（案．今注疏本脫肅字．）

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

鄭注．尸不拜者．尸尊．

釋曰．祝釋辭．尸乃拜．異于士．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鄭注．卽改筮之．不及遠日．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

鄭注．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肅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

釋曰．特牲饋食禮．親宿賓．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

鄭注．比次早晏在于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于諸官有君道也．爲期．亦惟尸不來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

鄭注．旦明、旦日質明．

釋曰．周禮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時、謂此旦明之時．

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

鄭注．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案．今注疏本作省文也．）尙書傳曰．（案．今注疏本脫曰字．）羊屬火．豕屬水．

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

鄭注．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于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

之而後告絜。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

鄭注。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甑爲烝。

釋曰。甗、無底甑也。

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鄭注。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鄭注。魚腊從羊。膚從豕。統于牲。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鄭注。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膊、胳、股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綼也。並、併也。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今文並皆爲併。

釋曰。肩至代脅。凡十一體。脊脅言一。見其體。言二以並。見其骨。腸胃各三。蓋取脊脅之數。尸主人主婦各取一。（案。此下原本缺。）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鄭注。豕無腸胃。君子不食圂腴。

釋曰。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亦作圂。犬豕食米穀。腸胃有似人穢。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鄭注。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

釋曰。膚、豕肉也。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

鄭注。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

釋曰。升鼎同時。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

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

鄭注。北面北上。鄉內相隨。古文鼏皆爲密。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案。冪各本訛作羃。據唐石經改正。）甒有玄酒。

鄭注。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古文甒皆

作廡。今文冪作鼏。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

鄭注。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

鄭注。改、更也。爲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

釋曰。如設于奧時。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鄭注。爲尸將盥。

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

鄭注。爲將祭也。

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鄭注。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爲右。

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

鄭注。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

鄭注。二尊、兩甒也。今文啓爲開。古文柄皆爲枋。（案。今注疏本脫啓爲開古文皆共六字。）

釋曰。玄酒亦有勺。重古。如酌者然。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

鄭注。相、助。

釋曰。雍正、雍官之長。府、其屬也。鼎一匕。二俎。正俎五。與肵俎而六。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

鄭注。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

釋曰。榮在序外。鼎當序。洗當榮。膚升鼎先魚腊。從其牲。陳之在下。如其次。

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

鄭注。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

釋曰。肵俎不言在羊鼎西。知不當鼎。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

鄭注。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枇。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枇作匕。

釋曰。此臣也。而曰賓者。祭以得賓客之助爲榮也。禮運曰。仲尼與于蜡賓。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

其載于胏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

鄭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于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也。（案今注疏本脫也字。）勿沒、爲其分散也。肺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刌。

釋曰凡言牢者、羊豕具有也。午割、從橫割之、勿沒、不絕其中央少許、在纔割之已。然特牲饋食禮曰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論語曰割不正不食。

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膞、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膞、胳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鄭注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于此。

釋曰俎距、謂中足爲橫距、猶雞距也。凡牲體、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三、膞、胳、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膞之（案此下原本缺。）

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

鄭注進下、變于食生也。所以交于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

釋曰骨有本末、進腠、進本也。進下、進末也。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

鄭注右首進腴、亦變于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

釋曰凡載魚皆右首、食生則亦右而進鬐。下篇賓尸魚橫于人爲縮、蓋進其尾也。又與此正祭異。

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鄭注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

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鄭注列載于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

釋曰牲體進下、則俎亦橫載、于此互見之。

卒晉、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

鄭注將納祭也。

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

鄭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葵菹在北、辟。今文錫爲緆、蠃爲蝸。

釋曰追師有次、次第髮之長短爲之、亦見士昏禮。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則其餘如士之妻、纚笄宵衣耳。士妻與助祭婦人同宵衣、無異服者、禮窮則同故也。袂、袖也。袪、袂口也。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朝事、薦血腥之事也。周禮醢人、朝事八豆、有韭菹、醓醢。饋食八豆、有葵菹、蠃醢。士饋食禮、惟取葵菹、蠃醢、豐大夫禮、故兼取朝事二豆。豆皆右菹左醢、而此葵菹在北者、與韭菹辟設之。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王肅以爲大夫妻助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于奧、奧即牖下。朝士當作朝事。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

鄭注相、助也。

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

鄭注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

鄭注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重累之。

釋曰儀由尊者而成、故酒後設之。下經鉶設于韭菹之南、此時鉶未設、故奠處亦空其文。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

鄭注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釋曰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羊肥則毛柔、豕肥則鬣剛、並皆成。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

鄭注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

釋曰不迎尸、伸尸之尊。

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

鄭注庭南、沒霤。

釋曰尸盥設于西階東、尸入門左、至門內霤、侍盥者奉器就之、門內霤在庭之南。特牲饋食禮曰尸入

門左。北面盥。亦繼門言之。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

鄭注。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

鄭注。祝接神。先入宜也。

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

鄭注。主人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乃卻居主人左。

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荅拜。遂坐。

鄭注。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荅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所謂由而殺。

釋曰。不嘗鉶。不嘗豕鉶也。不饗。祝不釋勸彊之辭。蓋辟人君。

祝反南面。

鄭注。未有事也。隋祭。爾敦。（案隋各本訛作墮。下同。據釋文改正。）官各肅其職。不命。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

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

鄭注。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于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爲隋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今文辯爲徧。

釋曰。切肺。祭肺也。神俎祭肺二。取其一也。言牢者。羊豕兼取之。俎豆當作菹豆。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

鄭注。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

釋曰。牢肺、離肺也。授尸下。賈氏有尸受祭肺四字。不設大羹者。大羹爲尸。不爲神。賓尸乃有之。

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案置各本訛作設。據釋文改正。）

鄭注。羞、進也。肵、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

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

鄭注。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

釋曰。苦、薇、滑。見公食記。

食舉。

鄭注。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爲道也。

三飯。

鄭注。食以黍。

釋曰。飯、扶晚切。下同。

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

鄭注。幹、正脅也。古文幹爲肝。

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

鄭注。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綼。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

釋曰。綼者。羊胾北醢。醢東豕胾。胾南醢。

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

鄭注。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于肉。

釋曰。魚縮俎。今則橫之。牲橫載。加于肵。其縮之與。

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

鄭注。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腊必舉肩。以肩爲終也。別舉魚腊。崇威儀。

釋曰。特牲魚腊皆從時三舉。肩尊牲體。亦後舉之。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

鄭注。如舉幹也。

又食。

鄭注。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

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

鄭注。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

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

鄭注。四舉牢體。始于正脊。終于肩。尊于終始。

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

鄭注。祝當贊主人辭。

主人不言。拜侑。

鄭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

釋曰。周禮大祝。辨九𢴃以享侑祭祀。

尸又三飯。

鄭注。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案凡今注疏本訛作尸。）下人君也。

釋曰。下、戶稼切。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鄭注。言受者。尸授之也。尸受牢幹而實舉于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

釋曰．菹豆、韮菹之豆．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鄭注．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古文酳作酌．

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

鄭注．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右．便尸擩之．古文縮爲蹙．

釋曰．鹽在右．據賓長西面設者而言．于尸爲鹽在左．右取肝．鄉左擩之．

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

鄭注．兼、兼羊豕．

釋曰．少儀曰．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

鄭注．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

鄭注．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古文綏爲肵．（案．綏各本訛作墮．據盛云以綏祭．又後注云．綏亦當作挼．古文爲肵．可證此墮字乃綏之訛．）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

鄭注．右受佐食．右手受墮于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尸恆坐．有事則起．主人恆立．有事則坐．

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

鄭注．命祝以嘏辭．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鄭注．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古文嘏爲格．祿爲福．眉爲微．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

釋曰．詩天保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楚茨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予也．此皆序嘏主人之辭．

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鄭注．詩、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古文挂作卦．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

鄭注．室中迫狹．

釋曰．亦變于尸．

主人西面荅拜．

鄭注．不言拜送．下尸．

釋曰．下、戶嫁切．後下尸同．

薦兩豆菹醢．

鄭注．葵菹、蠃醢．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

鄭注．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

釋曰．髀、橫脊、短脅、皆下體也．四物、羊豕魚腊．腊升左右胖．故尻在兩髀中連屬之．

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

鄭注．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不嚌之．膚不盛．

釋曰．大夫尸亦祝無祭肺．又無離肺．其祭用膚．與餕者同耳．

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

鄭注．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

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

鄭注．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略．

釋曰．授、石本作受．

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

鄭注．佐食不得成禮于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脀而無薦．亦遠下尸．

釋曰．無肺．又無菹醢．

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

鄭注．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

鄭注．男女不相因．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

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

鄭注．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釋曰．特牲．主婦北面拜．凡大夫所辟者．士多得與君同．卑不嫌也．

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

　鄭注。拜于主人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此拜于北。則上拜于南矣。（案。此今注疏本譌作也。脫矣字。）由便也。

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

　鄭注。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

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

　鄭注。不嘏。夫婦一體。綏亦當作挼。古文爲肵。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鄭注。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

　鄭注。不俠拜。下尸也。今文曰祝拜受。

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鄭注。不言拜于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于內篚。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鄭注。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

　釋曰。啐爵當作卒爵。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

　鄭注。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釋曰。特牲饋食禮。戶外告利成。此禮于階上。脊者彌遠于尸。

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

　鄭注。謖、起也。謖或作休。

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

　鄭注。事尸之禮。訖于廟門外。

　釋曰。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爲斷。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

　鄭注。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肵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尸。

　釋曰。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俎。出于廟門。即此肵俎。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籑。

　鄭注。大夫禮。四人餕。（案。餕。今注疏本作籑。）明惠大也。

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

　鄭注。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

　釋曰。上佐食坐尸之處。

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

　鄭注。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

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

　鄭注。資、猶減也。減置于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今文資作齎。

　釋曰。餕當如上下文作籑。

司士乃辯舉。籑者皆祭黍祭舉。

　鄭注。舉、舉膚。今文辯爲徧。

主人西面三拜籑者。籑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

　鄭注。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

　釋曰。在西面者與主人同面。故南面拜。

司士進一鉶于上籑。又進一鉶于次籑。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

　鄭注。湆、肉汁也。

　釋曰。神坐止有羊豕二鉶。故兩下進湆也。皆食、食黍也。食舉、食膚。

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籑。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籑。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籑者。籑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

　鄭注。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答壹拜。略也。古文壹爲一也。

　釋曰。周禮九拜有奇拜。謂一拜也。答臣下之拜。

籑者三人興出。

　鄭注。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

上籑止。主人受上籑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籑答拜。坐祭酒。啐酒。

　鄭注。主人自酢者。上籑獨止。當尸位。尊不酌也。

上籑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鄭注。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

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籑答拜。上籑興。出。主人送、乃退。

鄭注、送佐食不拜、賤。

儀禮集釋卷二十九

有司徹第十七

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于室中。無別行儐尸于堂之事。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于五禮屬吉禮。（案、今注疏本脫此字。）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

有司徹。

鄭注。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于祊而繹。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爾雅曰、繹又祭也。

埽堂。

鄭注。爲儐尸新之。少儀曰。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

司宮攝酒。

鄭注。更洗益整頓之。今文攝爲聶。

乃燅尸俎。

鄭注、燅、溫也。溫尸俎于爨。肵亦溫焉。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

釋曰。燅說文曰。于湯中爚肉也。尸俎、神俎也。尸所舉肩胳加于肵者。下皆復載于俎。知肵俎亦燅。

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

鄭注。腊爲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儐尸之禮殺于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鄭注、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古文侑皆作宥。

宗人戒侑。

鄭注、戒猶告也。南面告于其位。戒曰。請子爲侑。

侑出。俟于廟門之外。

鄭注、俟、待也。待于外。當與尸更入。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

鄭注。爲尸席也。

又筵于西序。東面。

鄭注。爲侑席也。

釋曰。尸侑席位與鄉飲酒賓介之位同。

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

鄭注。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西上、統于賓客。

主人出迎尸。宗人擯。

鄭注。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

釋曰。鄉者祝擯。尸神象。今宗人擯。賓尸也。

主人拜。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

鄭注。道尸。

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

鄭注。沒霤相揖。至階又讓。

釋曰。沒霤、至門內霤。

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

鄭注。東上、統于其席。

釋曰．巽于門外西上也．戶西之席東上．侑席亦西于戶席．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

鄭注．拜至．喜之．

乃舉．

鄭注．舉、舉鼎也．舉者不盥．殺也．

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

鄭注．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

鄭注．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凡三匕．鼎一匕．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其二俎設于豕鼎魚鼎之西．陳之宜具也．古文縮皆爲蹙．

釋曰．四俎皆載羊體之正俎．而分陳二鼎西者．欲使鼎具有俎．

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竝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

鄭注．竝、併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古文竝皆作併．

釋曰．二俎上有匕．知以羞匕湆．既則以羞羊肉湆．豕脀．下經．羊肉湆載于南俎．匕湆皆次賓羞之．侑魚湆司馬羞之．而概云司馬司士者．因司馬割羊．司士擊豕而統言之．疏者．疏通刻飾之名．明堂有疏屛．豕肉湆三字衍．卽豕脀也．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

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

鄭注．獨揖尸．几禮主于尸．

主人升．尸侑升．復位．

鄭注．位．阼階賓階上位．

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

鄭注．衣袖謂之袂．（案此下今注疏本有拂者外拂之也六字．）推拂、去塵示新．

尸進．二手受于手閒．

鄭注．受從手閒．謙也．

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

鄭注．左之者．異于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

鄭注．拜送几也．

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荅拜．

鄭注．侑拜者．從于尸．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荅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

鄭注．降盥者．爲土汚手．不可酌．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

鄭注．昌、昌本也．韭菹．醓醢．昌本．麋臡．麷、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興者．以儐異親之．當外列．辟鉶也．退、退入房也．

釋曰．先獻後薦．異于祭也．陪設．重列之也．籩人掌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醢人掌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凡無骨爲醓．有骨爲臡．當外列．麷在昌菹西韭菹西．以俟亞獻設鉶．

乃升．

鄭注．升牲體于俎也．

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

鄭注．言載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亦著脊脅皆一骨也．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爲肉湆俎也．案（脡今注疏本訛作俎）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

釋曰．此尸之羊正俎也．復肩骼于俎．與正祭神俎同．其異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又無舉肺．且折分其臑．故降臑在骼下．第一俎．謂羊鼎西之南俎．羊肉湆俎在豕俎之南．知尸俎亦在侑俎南．

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

鄭注．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嚌肺．離肺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于此．歷說之爾．今文湆爲汁．

釋曰．此羊加俎也．以肉初在湆中．故異其名曰羊肉湆．臑折．折分正俎之臑也．凡祭肺．切之．嚌肺．離之．祭肺祭而不嚌．嚌肺嚌而亦祭．祭肺尊．故加俎用嚌肺．祭肺又名切肺．刌肺．嚌肺又名離肺．舉肺．南俎、羊俎西之南俎．尸羊俎以下凡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之正俎．餘八俎．以雍人所設二俎往還載之．

司士枇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

鄭注。臑在下者。順羊也。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

釋曰。此豕脀也。豕無正俎。不折臑。臑亦在下。順上文也。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

鄭注。侑俎用左體。侑賤。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無羊湆。下尸也。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俎。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豕俎與尸同。

釋曰。體數奇而侑羊俎四體。尊侑而加肫也。羊正俎用祭肺。豕加俎。當用嚌肺。此豕俎與尸同。用雍人羊俎西之北俎。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

鄭注。阼俎。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于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阼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

釋曰。侑無羊肉湆。尸酢主人而有之。三體降于侑羊俎一。爲屈。膚三。增于主婦俎二。則申。摭之石反。猶拾也。拾取上體用之。

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

鄭注。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嚌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言嚌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

釋曰。豕之膚猶羊之腸胃。故膚次腸胃下羊肺上。言羊肺。嫌是豕肺。嚌肺同于侑。

司士枇。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

鄭注。橫載之者。異于牲體。彌變于神。膴讀如殷冔之冔。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

釋曰。食生爲神。魚俎縮俎右首。此橫于俎。則進其尾也。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濡魚。此所謂魚濟。冔、或呼孤反。殺也。

卒升。

鄭注。卒、已也。已載尸羊俎。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

鄭注。賓、長上賓。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

鄭注。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挑長枋可以抒物于器中者。注猶寫也。案。寫今注疏本作瀉。今文挑作抌。挹皆爲扱。

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

鄭注。肺、羊祭肺。

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

鄭注。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

釋曰。此匕湆也。匕湆無肉。肉湆無汁。匕湆羊豕皆有之。豕不曰肉湆而曰豕脀。曰肉湆者。言肉初在湆中。曰脀者。明在俎時無汁。羊豕互文也。魚無匕湆。言湆魚者。明魚在湆耳。俎降以俟羞羊肉湆。

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

鄭注。旨、美也。拜告酒美。荅主人意。古文曰東楹之東。

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以降。（案。各本作縮執俎以降。唐石經無俎字。）

鄭注。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

釋曰。正俎。皆橫執。于席前橫設之。加俎皆縮執。于席前縮奠之。羊湆俎。湆字衍。下尸酢主人。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

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

鄭注。燔、炙。

釋曰。羞羊燔亦當以羊肉湆之俎。鄭不言。或者自有俎與。當致主人獻尸之從獻五。籩豆一。俎二。羊匕湆三。羊肉湆四。羊燔五。侑降于尸。無羊匕湆。羊肉湆。主人受酢。從獻與尸同五。主婦與侑同三。尊卑之差也。

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

鄭注。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

釋曰。獻間無他酢酬。故不洗也。若爵自卑者來獻尊者則否。

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

麷東.主婦入于房.

鄭注.醓在南方者.立侑爲尸.使正饌統焉.

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醓.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荅拜.

鄭注.荅拜.拜于侑之右.

釋曰.侑與主婦無羊肉湆.故羊俎皆司馬設之.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荅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

鄭注.酌者.將酢主人.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西荅拜.主婦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

鄭注.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鉶.今文無二籩.（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釋曰.菹北當設籩豆.于鉶西設籩.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

鄭注.奠爵于左者.神惠變于常也.言受肺者.明有授.言虛俎者.羊湆俎訖于此.虛不復用.

釋曰.神惠右不舉.變于飲酒也.賈氏曰.羊俎西之南俎不復用.則羞羊燔用北之豕俎.

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荅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

鄭注.不降奠爵于篚.急崇酒.

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

鄭注.見主人不反位.知將與己爲禮.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

鄭注.崇.充也.拜謝尸侑以酒薄充滿.

尸侑皆荅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

鄭注.房東.房戶外之東.

主婦洗于房中（案今注疏本作洗爵于房中唐石經亦無爵字）.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

鄭注.尊南西面拜.由便也.

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

鄭注.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無黍稷.殺也.糗.糗餌也.腶脩.擣肉之脯.今文腶爲斷.

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

鄭注.酌獻者主婦.今文無西面.

釋曰.亞獻之從獻五.鉶一.糗脩二.豕匕湆三.豕脀四.豕燔五.侑無鉶與豕匕湆.主人與尸同五.

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

鄭注.豕脀無湆.于侑禮殺.

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

鄭注.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併敬.

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

鄭注.主人如尸禮.尊也.其異者.不告旨.

釋曰.尸啐酒不拜.而云拜啐酒如尸禮者.特牲少牢饋食禮.尸嘗鉶不拜.則此尸嘗鉶拜.仍爲啐酒也.或拜字衍.

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

鄭注.將酢主婦.

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

鄭注.俟尸洗.

尸易爵于篚.盥.洗爵.

鄭注.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

主人揖尸侑.

鄭注.將升.

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西立.

鄭注.俟尸酌.

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西.主婦立于席西.

鄭注。設席者。主婦贊。今文曰南面立于席面。

婦贊者薦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

鄭注。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

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

鄭注。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挩作說。

釋曰。主婦羊俎嚌肺不祭肺。故絕祭挩手。

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面北面荅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鄭注。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于主人也。執爵拜。變于男子也。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鄭注。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爵止也。

釋曰。奠于薦左。尸後舉之。神惠右不舉。

主人降洗觶（案。觶今注疏本作爵。下酬賓觶同。唐石經亦並作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

鄭注。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

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

鄭注。降洗者主人。

釋曰。奠于薦左者。奠酬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而此左不舉者。賓尸而酬之。同于賓客。異于神惠。

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鄭注。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

釋曰。內羞穀物。庶羞牲物。內羞周禮曰羞籩羞豆。膮、許堯反。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

鄭注。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壹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古文壹爲一。

釋曰。特牲饋食禮記。私臣門東北面。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

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

鄭注。羊骼、羊左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古文骼爲胳。

釋曰。俟、俟執薦俎從賓降。鄉飲酒。司正升相旅。退立于序端。

賓坐。左執爵。右取肺㨎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爵以興（案。各本脫爵字。據唐石經補。）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

鄭注。成祭于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祭脯肺。

釋曰。賓自門東而位西階西南。猶燕禮士卒于面方。已獻而位于東方也。衆賓以下。則已獻而設薦俎于其位。

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鄭注。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

鄭注。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于尊南。今文若爲如。辯皆爲徧。

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

鄭注。徧獻乃薦。略之。亦宰夫薦。司士脀。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作騰。或爲議。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

鄭注。言升長賓。則有贊者爲之。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

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荅拜。賓降。

鄭注。降反位。

儀禮集釋卷三十

有司徹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

鄭注。宰夫受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古文酌爲爵。（案今注疏本脫此五字。）

釋曰。上主人卒爵不言降。知虛爵。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釋曰。奠于左者。後舉之。與不儐尸之禮奠酬同。神惠右不舉。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

鄭注。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于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

釋曰。兄弟雖賤而親。故主人親酌之。士之兄弟長則賓。衆兄弟如衆賓。

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

鄭注。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于上。乃後云薦脀設于其位。明位初在是也。位不繼于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于尊。此薦脀皆使私人。

釋曰。賓拜受。受爵。拜既爵。衆賓及長兄弟不拜既爵。衆兄弟又不拜受爵。故別言升受爵也。兄弟已獻不變其位。特牲饋食禮兄弟位主人之南者。士卑。故繼主人言之。士冠禮兄弟立于洗東西面北上。

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

鄭注。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

釋曰。折。分侑俎豕左肩之折。

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

鄭注。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于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

釋曰。特牲主人西面。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

鄭注。亦設薦脀于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

鄭注。私人、家臣也。（案今注疏本無也字。）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脀。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

釋曰。大夫曰私人。辟君。特牲饋食禮私臣門東北面。此亦然。既獻乃位兄弟之南。北上。繼于兄弟。不敢別自爲列。凡尊其位者。雖其方皆別自爲上。士喪禮朝夕哭大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兄弟在南。南上。賓繼之北上。是也。謁除、謂謁于君。除其課役。

主人就筵。

鄭注。古文曰升就筵。

尸作三獻之爵。

鄭注。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

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

鄭注。不羞魚匕湆。略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湆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汙之殺。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

鄭注。司馬羞湆魚。變于尸。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

鄭注。賓拜于東楹東。以主人拜受于席。就之。

釋曰。賓之禮當于西階。

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案今注疏本脫爵字．）酌以酢之．

鄭注．既致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

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受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降．實于篚．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荅拜．皆降．

鄭注．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于尸侑．

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

鄭注．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于飲酒．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

鄭注．尸拜于阼階上．酬禮殺．

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

鄭注．言就者．主人立待之．

主人拜受．（案此下各本有爵字．據唐石經刪．）尸拜送．

鄭注．酬不奠者．急酬侑也．

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立．侑拜受．主人拜送．

鄭注．言酌復位．明授于西階上．

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

鄭注．遂旅也．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

鄭注．上、西階上．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

鄭注．私人之長拜于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

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

鄭注．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

釋曰．卒爵受獻．惟答其長拜．故受酬亦其長得升受．羣私人、以之其位相酬耳．

卒飲者實爵于篚．

鄭注．末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鄭注．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觶于內賓．遂及宗婦．

釋曰．羞內賓文在私人之上．私人得酬．則內賓亦旅可知．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

鄭注．後生、年少也．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

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

鄭注．長在左．辟主人．

釋曰．獻酬之位．主人在右．

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爵止．

鄭注．拜受荅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

釋曰．爵止、謂奠之．此爵與前主人酬賓之觶．後竝行．爲無算爵．特牲饋食禮．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皆北面拜送．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

鄭注．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也．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

釋曰．賓長、衆賓之長次上賓者．湆、湆魚也．特牲饋食禮長兄弟洗觚爲加爵．衆賓長亦爲加爵．此言獻者．若三獻之外更容有獻．殺之也．用爵者．爵尊于觚．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

鄭注．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爲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是言亦遂之于下．（案今注疏本作故言亦遂之于下也．）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

釋曰．賓長獻．一人舉爵．皆如初．無湆．爵不止．別其異者．亦遂之于下．明其同者．此禮皆如上二人洗觶．至卒飲者實爵于篚．惟不奠爵于薦耳．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

鄭注．算、數也．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

鄭注．拜送之．

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

鄭注．從者．不拜送也．

司士歸尸侑之俎．

鄭注．尸侑尊．送其家．

主人退．

鄭注．反于寢也．

有司徹。

鄭注。徹室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

若不儐尸。（案。儐。各本作賓。據唐石經訂正。）

鄭注。不儐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矣。

釋曰。厭祭。陽厭也。旅、旅酬也。假、嘏主人也。綏祭。主人墮減黍稷牢肉以祭也。配、言某妃配也。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奠謂取觶奠于薦南、舉、舉之以行旅酬也。此不儐之禮。亦具有之。

則祝侑亦如之。

鄭注。謂尸七飯時。

尸食。

鄭注。八飯。

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

鄭注。盛者。盛于肵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

釋曰。俎有十一體。三脊三脅皆二骨。既舉而三脊三脅各遺一骨。

魚七。

鄭注。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于牲象脊脅而已。

釋曰。牲脊脅亦各盛半。

腊辯。無髀。

鄭注。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古文髀作脾。

釋云。下云摭于魚腊俎。則腊不盡盛。亦盛半。與魚同。辯者。蓋辯盛右體也。右胖骨五。與脊骨三而八。前已舉右肩。今盡盛其餘三脊骨。亦盛焉。俎所存者。左胖骨與脊骨八箇耳。上篇云。腊一純而俎。其兩髀在祝俎。尸俎無髀自明。不儐尸之禮。髀之所用無文。故云無髀以明之。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

鄭注。卒、已。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

鄭注。不言魚俎東。主于尊。

釋曰。魚在羊東。此俎又奠于魚東。繼羊言之耳。

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

鄭注。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古文摭爲揲。

釋曰。祝主人之腊用脛體。取于所摭。則所釋者。盡三脅骨。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

鄭注。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于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此皆于鼎側更載焉。不言主婦。未聞。

釋曰。特牲主人主婦祝皆無魚腊。下主婦俎有腊臑。此經不言主婦。未聞其義。或傳寫脫耳。

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

鄭注。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

佐食受牢舉。如儐。

鄭注。舉、肺、脊。

釋曰。儐謂上篇及此篇有儐尸之禮者。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

鄭注。肝、牢肝也。綏皆當作挼。挼讀爲隳其隋之隋。古文爲挼。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

鄭注。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

鄭注。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位。（案。送今注疏本訛作選。）

釋曰。籩人掌饋食之籩。其實棗㮚。加籩之實、㮚脯。羞籩之實、糗餌。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

鄭注。自主婦反取籩（案。各本脫取字。據經文補。）至祝受加于肵。此異于儐。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荅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荅拜。

鄭注。主婦夾爵拜。爲不儐尸。（案。儐。今注疏本訛作賓。）降崇敬。今文醋曰酢。

釋曰。士妻獻尸。不夾爵。內子獻尸。夾爵拜。下大夫不儐尸。雖與士同。仍同內子夾爵拜。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荅拜。

鄭注。自尸卒爵至此。亦與儐同者。亦在上篇。

釋曰。經無尸卒爵之文。鄭注云尸者。以經有卒爵之文多。故言尸以別之也。

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

鄭注。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儐。

釋曰。特牲。主婦設籩。

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荅拜。爵止。

鄭注。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

鄭注。拜受乃設席。變于士也。

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

鄭注。臂左臂也。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

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鄭注。無從者。變于士也。亦所謂順而摭也。

主婦荅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

鄭注。自酢不更爵。殺。

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荅拜。

鄭注。作止爵乃祭酒。亦變于士。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于儐。

釋曰。一止爵。順上大夫儐尸之禮也。特牲饋食禮。再止爵。

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

鄭注。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

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

鄭注。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于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

釋曰。特牲饋食禮。主婦房中南面。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內賓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與主婦易處。宗婦統于主婦。今西上。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荅拜。

鄭注。席北東面者。北爲下。

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

鄭注。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案今注疏本脫此十七字）

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

鄭注。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略之。特牲。主婦觳折。豕無脊脅。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

釋曰。下文絕祭。則獻肺也。曰祭。主人以下肺。或者因而名之乎。特牲禮其用以祭皆離肺。

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

鄭注。立飲拜既爵者。變于大夫。

賓荅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奠于篚。

鄭注。自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于儐。

釋曰。上篇賓長獻不及佐食。此賓長獻節內有十爵。獻尸、一。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主人酢主婦、三。尸酢賓、四。賓獻祝、五。獻上佐食、六。下佐食、七。賓致爵于主人、八。于主婦、九。賓受主人酢、十。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

鄭注。自乃羞至私人之薦脀。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不儐尸。則祝猶侑耳。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

釋曰。儐尸之禮羞于侑。不儐尸則羞于祝。賓以下無內羞。

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

鄭注。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鄭注。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

釋曰。特牲饋食禮。堂下別尊。旅酬無算爵兩有之。下大夫不敢同君禮。闕旅酬。直爲無算爵而已。兄弟舉觶于其長。亦當如儐禮。在羞于私人之後。賓長加獻之前。文不具耳。

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

鄭注。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于儐。

釋曰。上篇此篇皆無佐食獻。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

鄭注。自主人出至此。與儐異者也。先籑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特牲饋食禮曰。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乃籑。如儐。

鄭注。謂上篇自司宮設對席至上餕與出也。古文籑作餕。

卒餕。有司官徹餕。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餕之設。右几。厞用席。

鄭注。官徹餕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于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于此。所以爲厭飫。不令婦人改徹饌敦豆。變于始也。尚使官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厞。隱也。古文右作侑。厞作茀。

釋曰。主婦獻祝。宰夫薦。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故敦豆宰夫徹之。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

納一尊于室中。

鄭注。陽厭殺。無玄酒。

司宮埽祭。

鄭注。埽豆閒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

釋曰。神位在西。故埋近西階也。曾子問。凡幣帛皮圭爲主命。埋之階閒。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

鄭注。闔牖與戶。爲鬼神或者欲幽闇。

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

鄭注。拜送賓者。（案賓下今注疏本有也字）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

婦人乃徹。

鄭注。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

徹室中之饌。

鄭注。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三二
作者＝
页数＝７７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